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建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莊子小傳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

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
書爲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序

始余讀莊子頗疑齊物之論荒怪汗漫若與
物情戾偶緣病卧夢中有以木雞之說告者
因復取其書而繹焉始悟其立言本指最切
於救時而人或未之識蓋自周德下衰禮樂

征伐不自天子出戰國諸侯蠻觸並鬪以靡爛其生民其禍實起於不知分莊子於是時思有以覺其迷而砭其疾故於逍遙遊篇首寓微言其曰鳩鷃之不敢自擬於大鵬物之知分者也其曰許由不敢受堯之天下人之知分者也夫使天下而皆知分則賤不慕貴小不圖大強不淩弱衆不暴寡君君而臣臣父父而子子舉一世莫不各安其天分之當然而無僭踰爭奪夭閼之患則夫物之不齊者非必物物而齊之而無不齊矣且莊子與

孟子同時使其言而悖道無補於世教則孟子固亦距之矣讀者泥其辭而不求其意往往例以不經目之如郭象所云者是豈真知莊子哉一日中都道士褚伯秀持所集莊子解且附以已見示余余喜其會粹之勤去取之精而所見之多有超詣也因舉余言告之矍然謝曰以分一字斷齊物之說此非我所及也願得以爲序錄諸木可乎余曰此臆說也世豈無深於是書者子其博訪而求印可焉他日以復於我相與訂之未晚也若夫爲

序則不敢感淳元年夏四月東北人劉震孫書于姑蘇寓舍木雞窠

道一而已形於言即爲二故曰道無問問無應又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然則忘言可乎言可忘則南華經不作矣言不可忘是以有南華經既有南華經是以有諸家解雖然南華經十萬餘言未嘗不言而亦未嘗言何者其言皆寓言也後之人求其所已言而不求其所未言尋行數墨分章析句言愈支而道愈離矣

雪巘羽衣褚伯秀身近尼五之天而神遊乎漆園濮水之上輯諸家解斷以已見筆之書以爲末足且刻之梓以傳不朽其用心亦勤矣嗚呼道以言而傳昭氏之鼓琴也道不可以言傳昭氏之不鼓琴也大音希聲鼓不鼓琴與音固無恙也抑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可也筌蹄豈魚兎哉道也言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噫南華之經諸家之解褚之管見予之臆說是又寓言中之寓焉耳矣咸淳元年夏五月五日本心翁文及翁書于道山堂

古諸子之書若孟氏之正蒙莊之竒皆立言之極至後世雖有作者無以加之矣而莊子尤難讀大聰明如東坡翁自謂於莊子有得今觀其文間有說莊者往往猶未契本旨況雺惠卿流毒蠻滿懷而可與於帝之縣解乎近時釋莊者孟衆其說亦有超於昔人然未免翼以吾聖人言挾以禪門關鍵似則似矣是則未是余謂不若直以莊子解莊子上絕攀援下無拖帶庶幾調適上遂之宗可以見其端涯也武林褚君伯秀道家者流非儒非

壘故其讀此書也用志不分無多歧亡羊之失特欲索祖意於千載之上會稡衆說附以已見采獲所安不以人廢白首成書志亦勤矣余親其目端而明氣爽而靖斯學之力也余舊喜讀莊時有欣然會心處然未嘗筆之於册今老病目昏嘉褚君之志有成而已不暇一二勘其得失矣君旣竭力以板行其言且屬余序其篇首余笑曰彼刻雕之工未竟歟則釋椎鑿而上者能爲君序之矣咸淳乙丑歲八月甲申鄱陽湯漢書

張湛列子釋文載莊子宋之蒙城人爲梁漆
園吏著書五十二篇郭象合爲三十三篇註
之一云向秀先註莊子二十八篇而卒郭象
得其書足成之以行於世後向氏别本出故
向郭二註文義一同碧虛子陳景元註卷首

敘云莊子師長桑公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
言目曰南華論内篇三字標題者是其舊外
雜篇則爲郭象所删修今通計正文止存六
萬五千九百餘字唐開元十九年侍中裴光
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詔冊莊子宜依舊號

曰南華眞經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竊詳南華之號其來久矣似是上天職任所司猶東華南極之類不可以人間義理臆度故諸解無聞焉謹表出以備解題一難俟傳識考訂之

陳碧虛解義卷末載覽過莊子註

景德三年國子監刋行本

江南古藏本 徐鉉 葛湍 校

天台山方瀛宮本 徐靈府 校

郭象註中太一宮本 張君房 校

成玄英疏中太一宫本 張君房校

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宫本 成文並唐道士

江南李氏書庫本 張潛夫補註

散人劉得一本 大中祥符時人

今所纂諸家註義姓名

郭象註 吴門官本

吕惠卿註 川本

林疑獨註 舊麻沙本

陳詳道註 藏本

陳景元註 字太初號碧虚子建昌人熙寧間主中太一宫召對進道德南

華二經解須行入藏

王雱註内篇

劉槩註外雜篇繼雱之後

吴儔註已上五家並見道藏崇觀間人

虛齋趙以夫註内篇福本

竹溪林希逸口義福本

李士表莊子十論

王旦莊子發題

無隱范先生講語名元應字善甫蜀之順慶人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内篇逍遥遊第一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

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

郭象註鯤鵬之實吾所未詳莊子大意在乎逍遥遊放無爲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

其所寄鯤之化鵬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風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生於大處大處必生此大物理固然也夫鵬翼大難舉故摶扶摇而後能上九萬里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也野

馬遊氣鵬憑以飛鵬之自上以視地亦猶人之自地觀天也

呂惠卿註通天下一氣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如環之無端萬物隨之以消息盈虛者莫非是也北冥之鯤化爲南冥之鵬由陰而入陽也陰陽之極皆冥於天而已三千九萬皆數之奇六月則子與巳午與亥之相距也言鵬之數奇而去以六月息則鯤之數耦而去以六月消可知也野馬塵埃皆生物之以息相吹息者氣之所爲免

塞天地而無間人於其間自下視天見其蒼蒼果正色邪遠而無所至極不可知也唯不可知故未嘗以所居爲下則鵬之自上視下亦豈知所以爲高哉

林疑獨註北者水之方冥者明之藏北冥則陰陽之所出入也莊子以鵾鵬明陰陽變化故以北冥爲始鯤陰物也鵬陽物也太玄云幽無形深不測靜曰復命者其象在鯤夫物芸芸瑩天功明萬物者其象在鵬也鯤之初化爲鵬雖曰陽類而未離幽

眇故不知幾千里次言三千里數之未遂也終言九萬里動必有極也蓋有體之物雖至遠至大亦不逃乎陰陽之數故動則九止則六也去以六月息乃反歸於陰陰陽迭運相爲無窮而不可致詰者也野馬塵埃生物之息以明風起於微而積之至於厚然後鵬待之以圖南也

陳詳道註道散而爲陰陽陰陽散而爲萬物出陰陽而復於道則無適而不逍遥入陰陽而麗於物則無適而不係累冥者明

之藏明者冥之發北冥則入而爲道南冥則出而爲事莊子所以於北則寓淵潛之魚於南則寓摶飛之鳥水於方爲北於氣爲精於時爲冬於數爲一物之化也常始於此夫鯤之爲物陰中陽也鵬之爲物陽中陰也潛北徙南不離陰陽之方九萬六月不離陰陽之數背若太山翼若垂雲不免乎有體化則資水摶則資風不免乎有待怒而飛不能無情飛而息不能無窮以鯤鵬之大其圄於陰陽也如此況蜩鳩斥

鵾乎

碧虛子陳景元註夫道以生化爲先以陰陽爲原北冥生鵾化而爲鵬氣形已具皆不知所以然而然蓋陰陽生化神變莫測者也物之初變量未可窮故云不知其幾

千里有生必有所詰故怒飛而徙於南冥有生有詰材力不能無限故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去以六月息六陰數故云息也天地之間元氣氤氳昇降往復故有野馬塵埃之喻有生之物莫不

至以息氣鼓吹而交相乘御故彷徨東西莫之夭閼也若以形之小大而有所域則陰陽隔絶上下異見莫之能適矣

王雱註鯤潛則處於北鵬飛則徙於南冥有體之物雖至大而能變亦不免乎陰陽之類是以攝制於造化而不能逍遙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所謂逍遙遊者其唯無方無體者乎水擊三千里陽數始暢也動必有極故搏扶九萬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馬塵埃則鵬之所待以飛者其在上而

視下亦猶人之在地觀天自大視小者不明則鵬亦以大爲累也

虛齋趙以夫註莊子鯤鵬以明天地陰陽之氣魚化而鳥北徙而南由陰而陽由靜而動也經以南冥爲天池天包地外則北

冥亦天池也三爲陽之始一函三也九爲陽之極三三九也一陽生於子六陽極於巳故以六月息野馬塵埃生息相吹細大雖殊其氣則一人之視天亦猶鵬之視下高卑雖殊其理一也

林希逸鬳齋口義云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胷中廣大之樂盖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外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粒粟也鯤鵬亦寓言不必拘陰陽之說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三千九萬只形容其高遠去以六月息者一舉必歇半年也野馬塵埃生息相吹三句正發明下文視天無極以形容鵬飛之高却如此下語可見筆力

褚氏管見云冥者一氣之混同而無間

者也北主潤氣所以滋孕萬物南主烜氣所以長養萬物先北而後南陽由陰生也位雖有殊而氣本無間特以相去遼遠漸化不覺猶四時之運祁寒隆暑非一朝成故鯤潛鵬化靜極而動搏風九萬六月而息不出乎陰陽之互變亦在乎一氣混冥中耳是以南北皆謂之冥焉南華老仙蓋病列國戰爭習趨隘陋一時學者局於見聞以縱橫捭闔為能掠取聲利為急而昧夫自己之天遂

慷慨著書設爲遠大之論以發明至理開豁人心言得此道者與天地合德陰陽同運隨時隱顯無往而不逍遙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水火因之以發源性情資之以通化上際下蟠無所不極然非視聽所可及故立鯤鵬以强名

使學者始因物而明心終忘形以契道深根寧極妙合化機吾身之陰陽無時不運吾身之天地未嘗或息也由是知人之本性具足逍遙而世俗冥迷忘真

遂僞當生憂死處得患失罔知所謂逍遥故申言以破其惑謂人之生死如魚變鳥失鱗甲而得羽翰舍游泳而從飛舉情隨形化各全其天造化無極與之無極何所容其愛惡哉物之初化其變

未量故不知幾千里及乎鵬徙南冥之後三千九萬之數形焉去以六月息者陰消陽長造化不停之機野馬塵埃即事物過前之譬儻善操其本而得鵬飛之要則超逸絶塵徜徉物表六合之遊

氣潛運萬彙之生息交羅適所以相吹
舉而莫足爲之累動容周旋無入而不
自得所以爲逍遥遊也故以冠一經之
首其間怒而飛一句諸解罕詳及偶得
言外意附于條末云天地稟乎一氣者

也萬物稟乎天地者也自一氣分而爲
天地天地交而生萬物互離互合生化
無窮小大短長咸足其分由受氣至於
具形數極至於變質負陰抱陽時各有
待當化者不得不化當飛者不得不飛

皆天機所運受化者不自知也怒而飛
者不得已而後動之義怒猶勇也爲氣
所使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激不平
之謂也凡物之潛久者必奮屈久者必
伸豈厭常樂變而爲此哉蓋圓形大化
中則隨二氣而運盈虛消長理不可逃
齊物論萬竅怒呺外物篇草木怒生亦
此意道德經所謂萬物並作是也於此
以觀其復則六月息之義可知世人見
其怒而不見其息知其作而不知其復

故背夫逍遙之鄉日趨有爲之域以至事物膠葛憂累糾纏薾然疲役不知所歸可不哀邪關尹子云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夫欲免爲二氣所役者請於冥魚未形已前求之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

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
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
南爲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
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
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
然也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
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
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
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
悲乎

此段起喻以衍上文次設蜩鳩對辯以明小大之分各足其足而無企羨之心此所以為逍遥遊也又論所適有遠近則所資有少多曾二蟲之何知者指蜩鳩無知而同於同也小知大知小年大年重重起喻不

鉞此義經文大意明白不復集解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

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氣
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
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陸德明音義載棘子湯時賢人崔氏云亦
齊諧之徒能識冥靈大椿之名者也郭象
註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
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呂惠卿云此引湯
之問棘者以其言自古有之所謂重言也
棘之言鯤鵬即今所引者見於列子蓋其
畧也林疑獨註載殷湯夏革之事始於古

初有物終於無盡之中復無無無盡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上文相貫故引以爲證而郭氏乃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非莊子本意觀者求正於列子可也

褚氏管見云按列子作殷湯問夏革革

棘聲相近而義亦通皆訓急也崔說以此句結承上文靈椿之論吕註從此句起下文冥海之談各據所見分章耳大觀八註本以此句獨立條似亦牽於上下文未決所附故也林氏註正與上文

相貫則同崔論碧虛陳景元本第二章
從此句始則同呂說今詳考經意蓋欲
實鯤鵬之義故一唱題而兩舉證首引
齊諧所志次以湯之問棘再參列子湯
問篇冥海天池之論以印莊子之言則

此章自合始於湯之問棘句末加是已
若謚上文而生下語觀者多不明辯誤
作前章結句若以為結句則意已盡矣
後章從窮髮之北重起論端非立言之
體也故僭述所以附于條末以釋其疑

竹溪林氏亦云據此句合在下以結句爲起句是其作文鼓舞處下文乃再舉鯤鵬之論不在重釋知效官行比鄉等語言人知能小大各有所施以得用爲適耳宋榮子猶然笑之則不以榮利動其心而全無用之用者也超出知能一等矣而真人猶以爲未立則所見超詣可知如列子能御風而不能無待必至於御六氣以遊無窮斯爲至也故斷之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此三

者人道之極用以總結逍遥遊首章大
意蓋至道窮神妙躋聖域不越乎三無
之論入而言至出而言聖神運於其中
無方而不測弘之在人理亦寄耳因言
立教則不無序焉凡厥有生私利易植

貴乎忘己驕矜易萌次當忘功已功既
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以遠世累累遠
身全道純德粹以之處人應物無不盡
善而三者之名亦混融俱化矣竊觀古
今才能英傑之士建功立名不為不多

而明哲自全者無幾豈其智弗及邪道
心未明有以障之耳夫幼學壯行期於
立功功所以及物也而功成必見忌修
身立業期於揚名名所以厲俗也而名
下難久居非功名之過病在於有我信
能無己則避功逃名隱迹全道若五湖
之泛赤松之遊桐江之釣四海一身將
有餘樂何危機之足慮哉太上云功成
弗居名遂身退良有以也儻致知力行
動與理合則善窮善達樂生樂死無往

而不逍遙所謂至神聖者物被其德而
歸美之稱何足以極天遊之妙郭氏註
理至則迹滅其說盡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

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郭象註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許由方明旣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得以治之者許由也失之遠矣夫治由乎不治爲出於無爲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山林之中然後稱無爲者此老莊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也夫自任者對物順物

者與物無對堯無對於天下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之與物冥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已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爲天下君矣次舉庖人尸祝各安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所受帝堯許由各靜所遇此乃天下之至實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遙一也

呂惠卿註自堯言之由雖無爲而未嘗不

可以有爲故請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
堯雖有爲而未嘗不出於無爲故以天下
旣治而不肯受自言以其迹言人以其心
故也夫以無事取天下而天下治此無爲
之實也天下旣治而吾猶代之則是取天
下而爲之將見其不得也是取其無爲之
名而已名者實之賓吾肯爲之乎是故方
其有爲也四海九州樂推而不爲有餘及
其無爲也一枝滿腹歸休而不爲不足此
所以無用天下爲而堯許之所以逍遙也

林疑獨註日月時雨出於自然故不見其有爲而功大爝火浸灌出於人力故見其有爲而效淺堯謂許由無爲之道既行則有爲之道不能無愧故請致天下許由謂子治天下天下既治則雖無爲而無不爲矣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神也聖人之功以神爲體神何嘗有功哉唯堯也言凶與民同患故不免於有爲有爲之極復歸無爲所以讓天下於由也夫聖之在神有爲在無爲猶滴水之在溟海也適

雖有爲但無累於心亦天下之至妙不必
羨手無爲也後舉庖人宰割以喻有爲尸
祝接神以喻無爲神人不得不無爲聖人
不得不有爲也
陳詳道註堯治天下者也由忘天下者也
治天下則實喪而名立忘天下則實衆而
名泯治天下而天下已治則不可致之於
人忘天下而天下兼忘則不可代之於彼
此堯之忘所以不得行於由而由之志所
以不屈於堯也日月出矣智周萬物之譬

也時雨降矣道濟天下之譬也鷦鷯一枝足乎外也偃鼠滿腹足乎內也庖人有事於事者也尸祝無事於事者也有事則多累故無事者未嘗過而問焉此由所以不越分而代堯也

陳碧虛註名器不可假人大寶惡敢輕受許由貴身賤物不以天下爲利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自治矣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志可則也夫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不知人則無以通利害而處人間不自知則無以

知天命而寘自然此堯之所以知由而由之所以自知也

王旦論云天出於無爲人出於有爲無爲者以有爲爲累有爲者以無爲爲宗方其有爲也堯爲天子富有天下不爲有餘及其無爲也由爲匹夫隱於箕山不爲不足以由喻天之所爲日月時雨是也以堯喻人之所爲爝火浸灌是也夫𢍆以由能治天下而不敢尸由以堯能治天下而不肯代然則天下將誰治之曰治於堯則有爲

而無爲者也治於由則無爲而有爲者也蓋道之在聖人出則堯也隱則由也庸何擇乎

虛齋趙以夫註堯與許由非二人也觀者當於言外求之天運篇中堯舜問答即此意

褚氏管見云伏讀堯讓章淳古揖遜之風儼然在目有以見聖人尊道貴德後已先人真以治身土苴以治天下之意彼戰爭攘奪於尺寸土地之間何後世

之澡薄耶堯以爝灌比功其謙虚至矣
豈以黄屋爲心哉由以鷦鼠喻量其素
分足矣豈僥倖富貴者哉爲有神堯在
位斯有許由在野氣類感召理有由然
堯之憂天下也深謂四海雖已治非由
莫能繼由之待天下以忘謂四海旣已
治吾將曷與哉非大任而不疑無以見
堯之真知卓絶非高視而不受無以見
由之抱道精純蓋聖人不以出處分重
輕而以義理爲去就此有係乎道之卷

舒時之當否耳夫堯之知由也審故不
俟歷試而舉以代己使由懵然受禪不
失乎端拱巖廊之尊使堯儵然得謝則
可以鞠老太古之上聖人顯晦在道若
合符節豈世俗得以窺其藴哉且由之
於堯以分則民以道則師其啓沃之微
心傳之妙由之所以資堯者至矣雖受
之天下亦未爲過而由也誠何以天下
爲至若名者實之賓一語足爲萬世法
即此語而推非惟醒邯鄲之夢息觸蠻

之爭抑使後人想像箕山潁水之趣而風樹一瓢猶以爲累也終以尸祝不越俎而代庖言堯之至德明於知人由之隱德明於處已各安所安各足其足而天下無事矣夫尸祝之於庖人雖尊卑

勞逸勢若不侔然均於以誠接神臨事尚敬有可代之理古人猶不爲之季世薄俗乃有叛倫背理而妄希代者幸是經不泯足以明進退之節量授受之分而絕天下姦倖之心吁南華老仙亦聖

矣知世道交喪之後有人與人相食者故具述先聖揖遜之迹覬由迹而求其心是亦盧扁投藥於未病之義誠有以啓輔世教而人罕知者敬衍其所以言之意而表出之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
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
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

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
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
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
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
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

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
然喪其天下焉
郭象註神人即所謂聖人也雖處廊廟之
上無異山林之中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
此山將明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絕垠之
外推之視聽之表耳
吕惠卿註藐姑射山唯有道者能登之神
人即人心之所同有唯窮神者能見之藐
猶眇視姑且也射厭也言登此山者視天
下事舉無足為故藐且射之非神人孰能

與於此

林疑獨註此一節皆至理聖人所秘而不言者蓋道至於此不可以言言故引接輿之言以明神聖之道而寓意於姑射藐言其遠非必有是山也猶列子云五山之類

神人者聖而不可知又惡可以言盡哉

陳詳道註藐姑射山以喻道也神人無體即道爲體神人無用即道爲用則神人之所居者道而已矣

陳碧虛註神人者寓言體道聖君淡泊無

爲與化升降言無治跡故有爲者笑之以爲狂而不信也

吴儔註藐姑射山此託辭於寰海之外以妙神人之妙處而非世俗所知也

王雱註藐姑射山在北海中以喻歸根復命之意

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至靈者人能求諸幽眇之中而得吾身之至靈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過論也或者

求之於外不亦遠乎

褚氏管見云姑射神人章非食煙火語不因親接聖訓何由下教人間寓道真切莫要乎此而言微旨與初學難窺詳前諸解呂林二公得其端緒後有無隱講師盡畧衍義直指玄微發先聖不言之秘開學人固有之天恨不手挈羣生俱登姑射同爲逍遥之遊其用心可謂普矣伯秀幸聆懿誨不敢已私敬附諸解之末以弘法施併推廣餘意詳釋

文云肌膚若冰雪體抱純素塵莫能汙

也綽約若處子守柔自全害莫能及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則絶除世味納天

地之清泠乘雲御龍遊乎四海則淩厲

太空同元氣之冥漠所謂不行而至與

造物遊者也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則養神之極者非唯自全而已又

足以賛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此

言推已以及物之效所以合神不測契

道無方也歟或者爲名相所移求是山

於絶垠之外則所謂神人者益遠矣竊謂經中窮神極化之妙備見此章而聞者以爲狂而不信豈止一肩吾而已哉按此與列子黃帝篇第二章文小異而義實同南華託之於接輿又所以神其迹也餘文平易可通不復贅釋獨猶時女也一句有二說郭成諸解並云猶及時之女自然爲物所求但智之聾瞽者謂無此理盧齋趙氏以時訓是女音汝尚書時女功義同連叔謂肩吾神人似

是汝也列子所謂生生形形者膚齋口義同趙音訓又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之語若輕堯舜然及考經旨所歸實尊之至也謂世人所稱堯舜推尊之爲聖人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堯舜之實惡可得而名言耶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四子說亦不同按陸德明音義載司馬舊註謂王倪齧缺被衣許由也郭象註四子者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内外

異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寔哉故
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之所見因謂
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遙也成法師
疏四子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
四非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
境超茲四句故云往見四子呂惠卿註
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是見神人也
神人即吾心見吾心則無我無我則雖
有天下亦何以天下爲哉又解堯之師
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

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四子皆能窮神而堯因之以入是往見之也林疑獨註堯資治天下之功業往見許由齧缺王倪被衣而不爲四子所售猶宋人資章甫而適越也陳詳道註四子者不以天下與物爲事者也連叔以大浸不溺大旱不焦歸之神人王倪以澤焚不熱河沍不寒歸之至人河伯以寒暑不害禽獸不賊歸之德人仲尼以經太山而不介入淵泉而不濡歸之真人此四人者

皆心與元氣合體與陰陽冥堯得四子之道故云往見之也陳碧虛註夫忘天下者無寄託之近名然歸之愈衆而忘之愈冥故外其身而身存後其身而身先此天下樂推而不厭者也吳儔註自迹觀堯則内外異境治天下平海内者見其迹而已若乃堯之爲心豁然四達遠在遼絶一方不足以係之也虛齋趙以夫註堯往見四子豈真有人之可見哉亦反而求之耳能知許由即堯者可

以語此本篇主意在肩吾連叔問答能
通此則首尾之意皆貫矣林氏鬳齋口
義云四子旣無名或以爲許由齧鈌王
倪被衣或云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
非非本迹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

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
要學者於此揣摸蓋謂世人局於所見
不自知其迷必有大見識方能照破也
西蜀無隱范講師云四子喻四大藐射
言其幽眇謂堯雖治天下平海內迹若

有爲而心不離道能反觀四大於幽眇之中故累盡而逍遙也褚氏管見云已上諸解四子之論不齊或大意混成而於數不合或稽數合符而考義差遠求之近解中虛齋實爲理勝范講義數兼該皆可服膺者也按此所謂四子乃寓言以明道而道之爲物恍惚窅宣難以形數定在學者用志不分親有所見始究端的非語言能盡今據經意擬爲之說堯之師曰許由由之道蓋出於齧缺

王倪被衣則四子之道一而已矣堯能忘形以求道是爲往見之藐姑射山即前反觀身中幽眇之喻此道古今無殊君民罔間君得此道即今之帝堯民得此道即今之許由也汾水堯所都不離

當處而得見四子言道不在乎遠求窅然喪其天下棄如弊屣之謂也又因研味祖經密有所契敬以有象有物有精有信參解四子義若脗合既見四子則至貴在我萬乘之尊四海之富有不足

顧者矣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

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

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

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郭象註其藥能令手不拘拆故常漂絮於水中逢非直達者也蓋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適夫小大之物若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遥也

吕惠卿註惠子拘於形器謂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故以大瓠況之自其種而樹之成

明我於其言始終察之也而實五石至不能自舉則求之於形器而累於有身者也剖之以爲瓢瓠落無所容則用之而域於宇宙不能出者也夫用大物必於大處今惠子累於有身是以疑而有問故莊子答以拙於用大遂引不龜手之藥爲喻道之爲言一也不善用之不足以周四體則世世洴澼絖不過數金之謂也善用之非特周吾身而已雖天下淪溺猶將拯之則用之水戰裂地而封之謂也夫注焉不滿酌

焉不竭此亦人之江湖也今子有大器不能浮之於大處而患其無所容則謂之有蓬之心也宜矣惠子未悟又以大樗爲問夫物以有用爲用用之小以無用爲用用之大狸狌跳梁死於網罟不能無爲而以

知巧殺身之譬也犛牛至大不能執鼠逍遙無爲全其形生之譬也聖人之於道體之以深根固蔕則其爲樹也大矣欲樹之者莫若反求吾心心之爲物莫知其鄉得其莫知之處而安之是樹之於無何有之

鄉也充之而彌廣六虛靜之而萬物莫撓
逍遙其側寢卧其下未始須叟離也則所
謂大而無用者安所困苦而子患之乎蓋
惠子雖至聰明未能剗心去知以至於未
始有物則於道不能無疑故莊子於無用
無情之說而致其辭焉後之疑者可思而
得之矣
林疑獨註魏王貽我大瓠之種喻天遺我
虛中之性樹之成喻受而全之實五石喻
充以五常以盛水漿清淨可爲萬物鑑也

其堅不能自舉五常在身不亦重乎剖以爲瓢則分而爲二瓠落無所容以爲無用而掊棄之喻性散而不能全亦莫不瑩然在耳遂自以爲不可復而弗悟其爲情所奪也今子不能全大瓠之用猶人不能盡

其性也故引宋人不龜手之藥以明所用之異人有虛中之性當充以逍遥任其無爲猶因大瓠之形慮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反憂其無所容邪未盡性則不直達故云有蓬之心惠子復以大樗爲問擁腫卷

曲衆所同去以譏莊子之言大而無用遂
引狸狌犛牛以荅之雖小大有異敏鈍亦
殊而長於用者不免有所困苦是以聖人
全其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爲用樗者深其
根而枝葉榮命者固其本而萬事理易曰
貞者事之幹此又幹之所以爲本也何有
言其虛無廣莫言其寬大今子有大樹亦
猶人之有正命也何不寘之於虛無廣莫
之地任眞逍遥無爲不夭不害此神人所
以爲大祥也

陳詳道註物有所宜事有所適患不善用之而已不龜手之藥一也宋人用之其利小吳人用之其利大弱七國之術一也晁錯用之則禍興主父偃用之則亂息大瓠之用豈異是哉瓠之爲物中虛而善容外圓而善浮實之於地則失浮之性而其堅不能舉剖以爲瓢則毀圓之體而瓠落無所容若夫慮以爲樽浮於江湖則不勞而自舉無適而不宜矣凡天下之物小者爲用易大者爲用難而人之情用小者常工

用大者或拙於其難而處之以工非因性任理去蓬心之累者孰與於此惠子又以莊子之言大而無用況之大樗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莊子答以狸狌小而有用不免於禍犛牛大而無用物莫

之害是有用之用不若無用之用也大樗無用矣又樹之無用之地則樹之者得以彷徨逍遥而爲樹者得免斧斤之患與轉徙於利害之塗而掊擊於世俗者豈可同日而語哉

陳碧虛註物有不適世用者或便棓棄之是未明無用之用也故物無小大精粗在人善用繼又寓言大樗再釋無用狸狌以輕脫中機犛牛以無技全質才能之速禍愚鈍之全身久矣夫前論鵬鷃以有情逍遥遠貴其飛翔自適結以瓠樗以無情逍遥要在不夭不棓達茲趣者何往而非善遊哉王雱註大同疑獨而節其文

趙虛齋註惠子以大瓠大木爲無用而發問莊子以不龜手與犛牛答之以明無用

之用也
林氏鬳齋曰義云樽浮水壺繫腰可渡中
流失船一壺千金謂此莊子旣以不龜手
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
思爲浮江之湖達心茅塞其心也惠子又

以大樗擁腫譏莊子之言答以狸狌小而
桀頡卒中機網犛牛大而無技亦可全生
謂物有大小所適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
無用也無何廣莫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
自有可樂之地雖無用於世而禍害亦可

幸免矣

褚氏管見云造化生物盈天地間有用無用係一時之逢林不材又其次焉故或用於昔而棄於今或棄於今而用於後此出於人爲非物所能必也觀夫芻狗之陳朱陳𦡆胲之散未散可見矣況魏王之瓠異於凡種見者張皇鷩駭之不暇又惡知所以爲用哉宜惠子恠而有問也莊子知其拙於用大遂以不龜手之事諭之物本一也而其貴賤或相

什伯或相千萬者在人善用不善用之間耳人多工於用小世亦甘於就小則所成可知矣世多拙於用大人或安於中大則所蘊可知矣夫五石之瓠樹之成也豈一朝之功令則非唯不能成其大用而又掊擊暴殄之何斯瓠之不幸耶凡出類之物亦造化間氣所鍾其無用也意或有待旣大而不可剖爲室家之用當思全而爲江湖之用濟深利涉與舟楫同功則大瓠之無用適爲妙用

矣以惠子之多方而不知出此蓬塞其心也夫惠子又以大樗擁腫不中規矩譏莊子之大言無用對以狸狌黠慧死於機辟犛牛無技幸全其生得失果何如哉今子有大樹不能樹之於無用之地以全逍遙之樂而乃反憂匠者之不顧此南華所深惜故因其問而救正之使脫形器之桎梏保性命於虛玄超有爲而入無爲以不用而成大用庶乎逍遙遊之本旨也

逍遥遊篇敷叙宏博引喻高遠辭源浩
渺意趣卓絶使讀之者若御泠風而登
汗漫忘世累而極天遊真所謂超衆義
徹重關解粘釋縛之洪規通玄究微之
捷逕也伯秀不揆荒蕪縣陳管見復於
篇末爲之統論云循至理者以道通乎
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理性得
而不逍遥者未之有也夫赤子之心本
無知識識隨形長物接乎前得失存懷
氷炭交作舍彼役此無休歇期儻非獨

理洞明道義戰勝雖居至貴至富亦有
所不免焉故學道之要先須求聖賢樂
處切身體究方爲得力易云樂天知命
顔氏簞瓢自樂孟子養浩而充塞天地
原憲行歌而聲出金石此皆超外物之

累全自己之天出處動靜無適非樂斯
可以論逍遥遊矣北冥之鯤化而爲鵬
搏風擊水徙於南冥蓋謂學者見聞狹
陋趨向細微罔知性海之淵澄併與命
珠而淪失遂舉此大物生於大處以明

己之所自來涵養既久體神合變出陰
入陽其用莫測俾夫知效一官行比一
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悟外物之可
輕己天之當重將見培風絶雲與化無
極何世累之能及哉故必至於秉天地
御六氣以遊無窮然後爲逍遥極致所
謂至神聖者亦混融俱化而已功名皆
外物矣堯讓許由章所以證成前義啓
廉遜之風警省後人絶務外之慕裨益
治道爲多及肩吾聞言於接輿發揮神

人之祕以喻身中至靈務操存涵養以
致之初不在乎遠求也塵垢粃糠陶鑄
堯舜言神人之德與天同運推其緒餘
猶足以成唐虞之治而其真則非世人
所知也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中存

妙理難以臆度必須親造姑射四子當
不言而喻學者勉之是篇首論鯤鵬蜩
鳩靈椿朝菌知年小大皆窮理之談末
舉大瓠以虛中自全大樗以深根自固
喻盡性以至於命學道之大成而入乎

神者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何往而非逍遥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建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建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一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激者嗃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

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郭象註同天人忘彼我故嗒然解體若失

其配槁木死灰言其寂寞無情止若枯木行若遊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心自爾吾所不能二也夫我既喪矣何物足識哉簫籟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而所禀之度一也咸其自取天地之籟見矣大塊噫氣豈有物哉天地塊然而自噫耳萬竅之怒號衆木之異竅衆竅之殊聲莫不稱其所受調調刁刁風欲止而微動貌已上既明人籟地籟子游遂問天籟子綦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已此天籟也天籟者豈復別有物哉即人籟地籟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夫生者塊然而自生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自己而然謂之天然豈蒼蒼之謂哉

呂惠卿註人之所以有其形心者以其有我而已苟爲無我則如死灰槁木不足異也子游不知我之所自起爲形心所役而不得息不知何居而可使至此也然於嗒然之間知今昔隱几之不同則其觀之亦

察矣蓋昔之隱几應物時也今之隱几遺物時也苟知我之所自起則存與喪未始不在我也比竹之爲物人皆聞之知其空虛無有也我之所以爲我者亦然萬竅怒號何異有我而役其心形之時邪衆竅爲虛何異喪我而若槁木死灰之時邪曰而獨不聞獨不見者言地籟之作止汝之所嘗聞見而心之起滅汝之所未嘗聞見也以其所嘗聞見而究其所未嘗聞見則天籟可知矣

林疑獨註風出空虛尋求無迹起於靜而
復於靜生於無而歸於無惟竅之所受不
同在人之所聞亦異比於萬物稟受亦然
衆竅爲風所鳴萬形爲化所役風不能鳴
則萬竅虛化不能役則萬物息若夫無聲
無竅者非風所能入列子所謂疑獨是也

王雱註大同林說

陳詳道註人籟出於使然天籟則有自然
者存而尸之者誰邪咸其自取怒而已夫
日晷有常度憂喜者視之有長短之異月

行有常遡往來者視之則東西俱馳風之吹萬不同而咸其自取豈異是哉此所以爲天籟也風以虛而善入竅以虛而善容籟者出於虛而已即虛以觀物物無不齊即實以觀物物無不異也

陳碧虛註天地之有風猶人身之有元氣是爲無作猶人坐忘時也萬竅怒號猶人應用時也惟其竅穴有異所以聲籟萬殊蓋亦出於自然耳詳夫三籟之自然理歸坐忘之冥極者也

趙虛齋註聲出衆竅誰實怒之蓋有聲聲
者存乎其中不可得而聞見此地籟中之
天籟也人籟亦猶是而非比竹所能盡故
後章喻以知言夢覺喜怒哀樂日夜相代
不知所萌萌者生之始旦暮得此所由以

生即籟之天也所謂真宰真君亦此意
林氏鬳齋口義云莊子之文如此一段妙
中之妙者古言詩爲有聲畫謂其能寫難
狀之景也未嘗見畫得聲出來自激者至
咬者八字八聲于喁又是其相和之聲也

天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不可見之聲
却就筆端寫出此所以爲妙
褚氏管見云竊考上文形固可使如槁
木正言之也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反問
之也子綦曰今者吾喪我知其爲吾則
心不應如死灰是有真我存滅動不滅
照之義子游請問其方答以大塊噫氣
特證以地籟而已洎再請子綦乃曰吹
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至此始泄天籟
真機惜乎子游知形可槁心不可灰之

爲真我而弗悟此即籟之天也心爲天
君籟即吾心之用凡所以致知格物酬
機應變形諸言動者皆是不必見於聲
而後爲籟也君可端拱無爲不可一日
失位心可寂靜無思不可一時泯滅心
雖無聲而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如鍾鼓
在懸不待扣而後知昧者泥夫形相之
起滅是以聲聞有間斷耳人籟地籟有
動有寂天籟自然超乎動寂而有真宰
真君實聲聲聞聞之主後文言非吹也

言者有言是矣百姓日用不知與接爲搆滑神勞精而病物之不齊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學者儻能反而求之得其歸趣則内揆諸身外觀諸物始終各契於本源小大皆均於一致安有不齊者哉

續考大塊之義郭氏謂無物成法師云造物是也亦自然之稱又云天也按本經大塊載我以形列子云地積塊耳釋之以地義或近之詳此所謂大塊似指天地之間噫氣即道德經所謂其猶槖

籥乎是也闢闔之機陰陽之本一元之氣運化於斯所以鼓舞萬物動蕩振發而使之敷舒長茂焉大而飛屋拔木摧山立海此奮發之暴戾者及其機停籟息寂然歸無則向之鼓舞者安在真人以此喻心之起滅實爲至論而所以起滅者在人精思而善求之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

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之
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勝
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
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
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莫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
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
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

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郭象註夫知言寐覺之不同交接恐怖之異態以至衰殺日消溺而遂往性情事變

日夜相代若有真宰而不得其眹迹明物皆自然無使物然也今夫行者信己可行情當其物形不别見則百骸九竅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悅之則有所私上下相冒而莫爲臣妾矣夫君臣之分若天高地卑

措於自當真君則任其自爾而非僞也凡得真性用其自爲者知與不知皆自若然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偏見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人人未嘗以此爲

悲性故然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悲哉然則
終身役役薾然疲困雖生而實與死同比
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爲哀則凡所哀者
不足哀也

呂惠卿註閑閑間間明量小大之不同也

寐覺接構有縵窖密之不同也好惡藏於
中而物觸之則其發若機栝名節臨於外
而物引之則其留如詛盟是其趣之向背
不同也殺如秋冬至莫使復陽則欲之淺
深不同也喜怒哀樂至姚佚啓態則其情

狀發見之不同凡此皆吹萬不同而使其
自已也如樂之出虛蒸之成菌日夜相代
莫知所萌乃天籟無爲之爲也夫器之小
大趣欲向背淺深之不同不乃似畏佳竅
穴之異形乎閑間縵惴喜怒哀樂情狀之
不同不乃似怒號乎喁之異聲乎樂之出
虛蒸之成菌求其所萌而不可得不乃似
風濟竅虛調調刁刁而不知所歸乎由此
觀之則我之爲我者寔在形安有不如槁
木心安有不如死灰者乎夫天籟之難知

眞君之難見唯嗒然喪我以心契之斯可
得旦暮得此所由以生是知其莫知所萌
而以心契之者也不得其眹不見其形則
不得其所爲使而遍索於形骸之內知其
未嘗有存也人之一身無不愛則百骸九

竅吾誰與親無所獨親則皆爲臣妾莫有
君之者臣妾不足以相治則遞相爲君臣
非眞君也於形骸之內求其所爲使者不
可得則有眞君存焉可知矣人莫不有眞
君不爲求得其情而加益不得其情而加

損何則彼非無心之所得近非有心之所
得遠故也
林疑獨註以至約之心闘至多之物終亦
疲潰而後已縵者蔽之淺窖者蔽之深密
則尤深者也機栝言其發不可追詛盟言

其守不可奪遂於是非係於守勝其精氣
之殺如秋冬摇落其沈溺利欲不能使復
之於善也自上文炎炎閑閑至姚佚啓態
皆論不能見獨者爲陰陽所役有此情態
萬殊樂出虛則聲出於無聲蒸成菌則形

生於無形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所生之始旦暮得此以生而不知所以然也非真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真宰之名無所取真君出命而無爲宰則承君之命而有所宰制其爲物也不屬陰陽内外可以神會不可象求性命之至情待真宰而後行而真宰之形不可見也夫人之百骸九竅宜任其自然苟不能忘而愛之則有私親於其間所悅者爲君不悅者爲臣妾臣妾不足以相治必有真君以治之真君者無爲而

居中虛之地百體九竅皆爲役用而不自
知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老子云絶學無憂言求無益於得也夫物
在造化中其變無極而真君固不亡世人
偶得爲人遂至於有我而不知有不亡者
與物相刃相靡薾然疲役形與心化則亦
已矣可不大哀乎

陳詳道註夫以知言應於外鬬恐攻於内
則其發有是非之累其留有守勝之敝消
殺其德而至於不可復厭塞其心而至於

不復陽則喜怒哀樂唯物之感而已豈知
所謂逍遙哉樂出於虛蒸而成菌陰陽之
變日夜相代乎無窮之中即形形聲而觀所
以形聲者遠矣而莫知其所萌即彼我而
觀則亦近矣而莫知所為使故若有真宰
而不得其眹真宰道之用也夫目視耳聽
手執足行吾皆存之而已又孰親私之哉
臣妾者事人而不足以相使遞相為君臣
則不能無為有真君存焉則未嘗有為當
視之時目為君而使然者有尊目存焉當

行之時足爲君而使然者有尊足存焉凡
此皆人之固有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
乎其真夫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則形
奚足有彼生生之厚者有之而不亡與物
轉徙於是非之塗至於形化而心與之然

此哀之大者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
趙虛齋註知言寐覺接鬬窖容酬酢萬變
猶風作竅鳴吹萬不同也發者方動之初
有機焉留者既動之後有守焉豐者殺長
者消已之衛也入而不出閉而不開至於

凋竭歸盡巳之終也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此所謂使其自己也喜怒至啓態十二者
發乎情見乎聲音顏色是孰使之然邪樂
由虛出菌由蒸成所以明十二者之咸其
自取也情與物接起伏相因不知其所生
之始凡有生於無無之中有主宰存焉旦

暮得此所由以生即籟之天也非彼無我
中庸謂不誠無物然非物無以見誠故曰
非我無所取此言幾於道矣不知誰實使
之若有真宰存於中而無端之可尋信者

率性而行情者性之已發性則無形之可見也人之一身百骸九竅不能相統吾誰與親其有私焉言其中必有真君然後能統之仁者見之謂之仁求得其情也百性日用而不知不得其情得與不得其真無所加損一受此以成形形有盡而性不亡世之人顛冥於是非利害而不知止甘與草木俱腐是可哀已膚儒口義云大知之人從容自得小知之人計星筭兩大言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

此一句內小言詹詹瞻前顧後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一句內蒐交則神集於心形開則四體背動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言人夜則安寢平旦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役心如戰鬬然即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者是也縵者縵縵不切窖者語存機穽窖者深思一線不露此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皆憂苦畏懼不得自在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謂堯舜周孔皆爲戚戚矣

議論主於是非如射之謀中的好勝之心自守不化若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消月鑠意有所溺一往無回此等入身雖暫生而心已不可復活也已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等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變態如樂之出虛氣之𤋮菌皆造物使之是爲吹萬不同也日夜相代言造物往來而莫見所起之處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生此指造物非造物則我不能生造物所爲必因人而見如此論之若近而可覩而所

以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真宰即造
物若有者不敢以爲實有也不得其朕即
是莫知其所萌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但
不見其形故莫知所爲使有情言有實即
已信也自日夜相代以下言造物之所爲

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欲人於此着意黙
檢也百骸九竅六藏人皆備此吾何所獨
親而私喜乎如頭痒手搔則手爲頭之役
目望足行則足爲目之役役者臣妾也不
足以相治手足耳目鼻口互相爲用以受

役者爲臣役之者爲君百體之君臣既不可定名則心者一身之主宜以爲君心又不能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爲眞君矣如此尋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所謂眞君者初何加損乎人受形造物

相守不亡待此形歸盡而後已而不能委順乃爲外物所汨盡其一生如駒過隙薾然疲役可不哀邪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形衰而心亦疲是其心與之然也可不謂大哀乎重歎其不可復救也

已上集解詳明茲不復贅其間慮歎變
慹姚佚啓態八字真人矢口成文他書
無所見諸論多不及獨成法師疏云慮
則預度未來歎則咨嗟既往變則改易
舊事慹則屈伏不伸據慮歎疏釋誠善
而變慹之義尚欠發明今擬解云變則
輕躁而務作爲慹則畏懼而不敢動庶
盡經意云又疏姚則輕浮佚則奢縱啓
則開張情欲態則嬌淫妖冶似亦未稱
上文今擬解云姚則悦美以自肥佚則

縱樂而忘反啓則情開而受物態則驕
矜而長慠言人之徇物忘己者一體之
中有此異狀計得慮失焦火凝冰是以
形化心俱日消而近死也然此豈性所
有哉由厭溺物欲情識顛倒忘其所不
忘不忘其所忘譬夫樂之出虛蒸而成
菌幻塵泡影倏起倏滅何足以介浩然
之懷當知有湛然寂然者亘古常存而
此擾擾特其變境塵緣偶遇識破即空
反究我之與物原於本無暫寄世間姑

酬宿業思所以解胎根於厚地襲氣母於先天不將不迎常淸常靜則雖身處囂塗神超聖境何世累之能及哉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且有言邪其未嘗有言

邪其以為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

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郭象註今夫知者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故曰天下莫不芒也人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自師其成心則各自有師付之自當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有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

未成心而有是非猶今日適越而云昔至
明夫是非者羣品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
之理無是非而惑者以爲有此以無有爲
有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也言者各有
所說故異於吹我是彼非以爲有言邪未
足有所定以爲無言邪據此以有言言與
鷇音有辯無辯亦未可定是天下之情不
必同而所言不能異也夫道焉不在言何
所隱蔽而有真僞是非不知此道之皆存
皆可也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

則真僞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小成而滅於大全也儒墨更相是非各私所見今欲是儒墨之所非非儒墨之所是不若以儒墨反覆相明則知其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然物皆自是故無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彼無是所以玄同物皆不知彼之所見而自知其所知自以爲是則彼以爲非譬之生者方自以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可不可也亦然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至於各冥其分

吾所不能異因天下之是非而是非無不當也是亦彼也則我爲彼所彼彼亦是也則彼自以爲是彼是有無未果定也是非相尋反覆無窮謂之環環中空者也今以是非爲環而得其中空則無是無非故能應乎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呂惠卿註我與物敵形與心化而不自知芒昧之甚者至人之心其靜如鑑非有待而然得其成心而已我不得其成心所以獨芒彼至人者固不芒也人誠能隨其成

心而師之誰獨無師乎奚必知代其故習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不芒而可師者不知求之耳成心吾所受於天而無虧者故足以明真是非苟爲物所虧則所謂是非者未定也是非本無而以爲有雖禹之神猶不能爲之方吾將柰何哉言非吹也言者有言是爲物之所吹非吹物而使之者故所言未定則有言之與未嘗有言其異於鷇音不可得而辯也道無不在則言莫非道道惡乎隱而有真僞物無非道

則言亦道也言惡乎隱而有是非知道無不在則何往而不存知言莫非道則何存而不可然有不存不可者以道隱於小成而不知大全言隱於榮華而不知本實由是有儒墨之是非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則莫若以明明者復命知常之驗也今儒墨之是非不離乎智識而未嘗以明故不足爲是非之正若釋知回光以明觀之則物所謂彼是者果無定體無定體則無非彼無非是矣自彼則不見故以彼爲彼

自知則知之故以已爲是在彼之論亦然
則是本無定體也而世以爲有彼是猶方
生者以生爲生而方死者以死爲生是以
無有爲有也自道觀之物之方生也求其
所以生自何來其方死也求其所以死自
何去知死生之一體則方生乃所以爲方
死方死乃所以爲方生可不可也亦然此
皆吾心之所造盡心窮神復乎無我則其
體未甞有異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叓相
爲用而已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則以明

之謂也
林疑獨註人生芒昧之中非無不芒之真性也爲物所蔽而不自知耳聖人則不由是非之塗忘懷息慮照之于天然吾之所照特因世有是非者耳故曰亦因是也以此爲是亦爲彼所彼以彼爲非彼亦自以爲是彼之與此各有一是一非莊子欲明其無彼是而不定其所以然故託以果且有無之語既忘彼是又忘其所以彼是彼是不得與我爲偶此謂道樞樞者運轉開

圜之機環者虛而未離乎形樞之體圓而
動妙有也環之體圓而靜真空也妙有真
空相資爲用所以應無窮也非天下之至
明孰能與於此
陳詳道註人心固清明於水火與物相馳
與形俱化而至於芒乎無知者無明覆之
耳蓋芒者人也不芒者天也善養心者不
以人滅天存其不芒者而已人之生也天
與之形道與之成心隨其成心而師之
則冥與道契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代者陰陽之變知代而心自取道則知者也人皆有成心可師奚必知者爲然未成心而有是非是以無爲有榮華其言雖有神禹且不能知況非神禹乎夫人之心以道尊之則君以道求之則師有是非之心而師之則是是非非而全於知有是非之心而役之則是非非是而歸於愚古之人始乎師心而卒乎忘心師心則是非所以彰忘心則是非所以泯也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吹出於自然而無所停言出於有

辯而無瑕讁𣪠音不出於所倡而猶有辯
言始於有言而卒於無言故有異於吹辯
始於有辯而卒於無辯故異於𣪠音道惡
乎往而不存則道固無隱矣而隱於小成
言惡乎存而不可則言固無隱矣而隱於

榮華小成則不冥於大道而真偽所以生
榮華則不要於實際而是非所以著今欲
是儒墨之所非而歸於真是非儒墨之所
是而歸於真是非聖人不由彼是而照之于
天亦因是也樞所以運轉開闔環則圓虛

善應樞得環中以爲運轉萬物得樞以爲
之應所以付是非於兩行而無窮也陳碧
虛註人之生也皆以欲惡蕩真是非滑性
芒昧而不明至人超然生死妙理昭明豈
有芒昧者乎夫不師道法古而自執己見
謂之成心若隨成心師之誰獨無師人人
自有師則不須賢以代不肖也若以成心
自取而爲有所得者則愚人黨與亦衆矣
故道者同於道失者同於失也心未成而
有是非越未適而云先至理本無而强謂

之有因是有而有有莫窮雖至德神人亦不能知其所以吹猶鳴也故與與言異彼此持勝故無定言言者所以宣意吹則無義可取若不以義取言其與鷇音何異大道未嘗隱而學者有真偽至言未嘗晦而語者有是非道人無間何適不有言化羣品何往不通大道廢有仁義小成之謂也知慧出有大偽榮華之謂也儒學周孔墨宗夏禹儒之所是墨之所非墨之所是儒又非之今欲是儒者所非而非墨者所是莫

若反覆相明而彼此是非兩行矣物情本
無非彼因其對偶故也本無非是因其自
勝故也自彼則不見如緩之成儒不見彼
翟之爲墨自知則知之翟之守墨出於自
勝緩以儒自是亦因有翟而已彼此是非
亦猶方生者貴生方死者樂死是以聖人
照之於天不由於人亦不得謂無因是也
彼是各一是非而求其果且有無歸於忘
言之極則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者中空
轉而不滯戶樞之用要在環中以應無窮

若乃道之樞則以理轉物物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無有能對道樞之妙者矣

虛齋註芒即役役而不知所歸則不芒矣成心即子思所謂誠者自成也此本然之性能盡其性則無所不通人皆有是心矣

必他求師邪代者晝夜生死之理人能師其成心則此理自明矣必求知如子路之問鬼神與死是必欲知代也故孔子答以事人知生欲其自取於心耳理未明而先有是非以無有為有此妄人也雖聖人亦

無如之何言心聲吹風聲與比竹聲鷇音
鳥子欲出卵之聲三者不同而有聲聲者
存乎其中則未嘗有異言者有言謂欲言
未言之間故未定果有言邪則其言未出
未嘗有言邪則其言將出於此之時不可

得而辯猶鷇音也道無不存而有眞僞之
辯言無不可而有是非之分儒墨互相是
非非明莫辯也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是天
也彼人也自人而求之不可得而見自知
則知之知性則知天矣彼出於是有形生

於無形也是亦因彼無形依於有形也彼彼
是方生之說有無動靜相生也世世人昏迷
於是非之塗莫之能辯聖人灼見是非之
理要亦不過因其是者是之而已彼是相
因有無相生皆不能以相異莫得其偶者
離彼是有無而獨立此乃道之樞要樞者
處中而運外酬酢萬變如環無端惟知者
知之

鬳齋口義云芒芒然無見識貌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天理未甞不明以人欲昏蔽故

至於芒眛知道之人豈如是乎成心者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若能以此爲師誰獨無之知代古賢者之稱代謂變化言其知變化之理自取言其有所見若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强別是非猶今日適越而昔至

本無所見强以爲有雖聖人亦不能曉悟也吹萬不同皆聲而已聲成文謂之言則非吹比言者有言各宣其意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所由生其所言者出於汝邪出於造物邪故云未定𣪊音未有所知亦由

是也道本無真僞因何隱晦而有此眞僞言本無是非因何隱晦而有此是非道則小大精粗皆存言則是是非非皆可小成謂小識偏見榮華者自誇詡而求名偏見之言勝則至言隱矣自此而有儒墨相非之論若欲一定是非須燭以自然天理物我對立而後有是非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亦猶生必有死死必有生二者不可相離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聖人所以不任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混彼我而一

之爲得道之樞要始如環中之空而應物
無窮是非各無窮亦照之以天理而已
按諸解多以成心爲善或以成心爲吾
考之下文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
適越而昔至則成心者是非分別之所

自萌不可以善言之也愚嘗侍西蜀無
隱范先生講席竊聆師誨云未成心則
真性混融太虛同量成心則已離乎性
有善有惡矣人處世間應酬之際有不
免乎成心即當師而求之於未成之前

則善惡不萌是非無朕何所不齊哉其
論精當足以盡袪前惑再衍餘意輙陳
管見云夫人之止念非難不續爲難能
自初成心即師而求之於未成心之前
則念不續而性可復矣是故對物則心
生忘物則性現心者性之用萬法之本
原一身之主宰蓋不可蔑無若曰成心
則流乎意矣心之爲物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然方寸之所欲爲未有不因物而
生者心离也离主火火不能自形必有

所麗而後見心同太虛則無所麗矣且
心麗物而爲善猶不若無心無爲况麗
物而爲惡手關尹子云來干我者如石
火頃以性對之物浮浮然此遺物離人
攝性歸性之要道也學者歸而求之有
餘師矣知字舊音去聲或讀如字以下
文愚者與有證之則音智爲當與音須
碧虛以黨與釋之獨異於衆知代之義
諸解不同審詳經意知代而心自取者
正指師心之人以知代用自取於道以

爲成心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建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二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

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陳碧虛云指馬之喻自司馬彪向秀郭象

至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使解者指歸不同今閱公孫龍六論内白馬指物二論有白馬非馬而指非指之說乃知漆園述作有自來也

郭象註自是而非彼天下之常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爲非指覆以彼指喻我指則我指於彼復爲非指矣彼我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耳聖人知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故浩然大寧各當其分同於自得無復是非可於

已者即謂之可不可於已謂之不可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譬夫莛橫楹縱厲施西施好所謂齊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夫物或此以爲毀而彼以爲成我所謂成彼謂之毀者皆生於自見而不見彼唯達者無滯於一方寄當於自用因而不作故也不知所以因而因謂之道道即一也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爲一與彼不一無異矣亦同衆狙因所好而自

是也是以聖人莫之偏任付之自均聽天下之是非兩行而已

呂惠卿註以指喻指之非指雖有名實小大之辯不出於同體曷足爲非指乎以馬喻馬之非馬雖有毛色駑良之辯不離於同類曷足爲非馬乎唯能不由是非而照之于天則出乎同體離乎同類然後足以定天下之真是非故天地雖大無異一指以其與我並生而同體也萬物雖衆無異一馬以其與我爲一而同類也則物之可

不可其孰自哉道行之而成非無爲而成
也物謂之而然非本有而然也其所然所
可乃不然不可之所自起而求其爲之者
不可得則知其本無有此物之所齊也胡
爲趨舍於其間哉小大美惡固常相反今

以道通而一之則其分也乃所以成其成
也乃所以毁而萬物無成與毁復通爲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之
自用寄物則通通則無入而不自得適得
而近道未可以爲道以其猶知其然也知

是之無體而因之已而不知其然而後謂之道道所以通爲一者以其小大美惡之所自起有在於是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爲之乃所以爲不一也猶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不離乎七而皆怒皆悅此羣狙所以見畜於公而公所以籠羣狙也亦因是而已

林疑獨註是非各執彼我異情以我指比他指則以我指爲是他指爲非今欲息是非之辯反以他指爲主以比我指則他指

爲是我指爲非矣以馬喻馬其義亦然反覆相喻則彼我既同於自是又同於相非是非同歸於道則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近取諸身則一指遠取諸物則一馬也夫無可無不可無然無不然者天下之至理

也可道之道行之而成可物之物謂之而然已以爲然而然之已以爲不然而不然之皆不免於所係莫若任物之自然自可縱横美惡復通爲一則道無不成物無不然也其分也成也言道散爲物其成也毁

也有始必有終夫道無成毀成毀者物之獨見分木以爲器器成而木毀固在造化之間耳達者廢獨見而寘至理爲是不用而寓諸庸蓋寄之常用則無往而不通無入而不自得斯爲近道矣道本無通無得

爲物不通不得所以有通得之名因是而復歸於無則已矣既已而不知其然強名之曰道也夫神明在身宜任其自然今勞而求其爲一失之遠矣何異狙公賦芧朝暮四三名實無虧喜怒爲用世人不通至

理者與衆狙同乎喜怒是以聖人和同乎是非而休乎自然聽其兩行而歸乎一致也

陳詳道註近取諸身以明天地則天地一指也遠取諸物以明萬物則萬物一馬也葢天地雖大不離乎有體萬物雖衆不離乎有用不離有體則於空中猶一指而巳不離有用則於天下猶一馬而巳若夫道則無體而體以之成無用而用以之備無在無不在無爲無不爲豈一指一馬之謂

哉
陳碧虛註指者指斥是非也凡人之情皆以此爲是指彼爲非彼不知非又指此爲未是因執此指爲是而謂彼指爲非若天下無有相指者則物自爲物不爲人強物指自爲指不矜此妄指物不爲人強物則忘物指不矜此妄指則非指矣且不指物之指元無彼此是非爲指物之指強生彼此是爲非指也馬固有形色捨色命名蓋言馬耳言馬則天下之馬一馬也白墨不

與馬今求色命馬故曰白馬求白馬則黄黑之馬去矣是因求色而失其形求色失形則白馬非馬也若乃時之尚白則以白爲是以馬爲非斯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也夫懐是非之心而不能齊者指物有彼此忘彼此則雖天地之殊猶一指也分種類之多而不能一者形色有去取脫去取則雖萬物之繁猶一馬也自其同者視之可乎可也自其異者視之不可乎不可也非道行之則敗敗則孰謂之然凡順理則

然於然無物不然也逆理則不然於不然
無物然也若諸理全當則無不然無不可
而自然冥會也夫物狀萬態形類不同唯
道通而一之譬工之造器計其成器孰慮
其毀樸哉論成則無毀論毀則無成其於

道也復通爲一故達者因道樸之不爲世
用而寄諸自用是用之者假不用也知不
用之用則有得於已適得而盡矣猶有迹
存焉知道之深者心冥體會而已已而不
知其然無因是之迹也若勞神明以爲一

則如狙公之役知以籠羣狙羣狙之以喜
怒為用亦因是也
王雱註舉指馬以喻非指非馬據此已有
指有馬矣故必至於未始有物而後為得
也天地異體萬物異用有體故雖大而均
於有在有用故雖衆而均於有窮若無不
該無不遍者豈一指一馬之謂乎萬物之
變固自有可不可然不然者但當冥夫至
理不係於心而已道無不成物無不然則
可不可然不然皆為至理合乎至理則物

之縱橫美惡皆爲一矣道又散而爲物終則有始也成毁者物之妄見寘於理則無成與毁道通爲一也雖然固不廢萬物之成毁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耳故無往而不通通則得得則近矣若勞神明而爲一

豈知其同哉故繼以狙公之喻朝暮雖異而芧無增減事變雖殊而心無得失任世情而不覈至理未有不同乎衆狙者聖人則和是非之有無而聽其兩行也

趙虛齋註知指之外別有運動之者則知

指之非指知馬之外別有驅馳之者則知
馬之非馬指馬有形者也非指非馬無形
者也以有形喻形之非形不若以無形喻
形之非形也則知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
別有主宰之者求之於天地萬物之外可

也可不可然不然縱橫美惡恢恑憰怪是
非成毀復通爲一則無是非雖是亦不用
也庸常也常者無用之用所以爲通通則
得得則近於道矣因是已已則不特非者
息是者亦息是非皆息而猶不知其然是

未嘗有真知而離形去知以爲坐忘非勞而何神即明也明即神也朝三暮四即朝四暮三惑於是非先後而不知其同也狙公因衆狙之喜而從之亦因是也膚齋口義云指手指也以我指爲是指則以人指爲非指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指物我對立是非不可得而定也馬博塞簺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緣有彼我故有是非若天職覆地職載亦豈可以彼我分乎此言物論之不可不

齊也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道行而成皆自然也物謂而然說底便是亦何所然何所不然言物物分上本來有所然有所可既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横直者各當其分美惡者各全其質皆通而一之歸諸造

物也凡物無毁則無成無成則無毁如伐木以作室室成而木毁知此理則去其是者不用而寓諸庸常以爲用隨用皆通通則得得則盡矣人有勞苦神明自爲一偏之說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做此二

字以設喻與方生文法同名實未變喜怒隨之喻是非之名雖異而實理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而任是非之兩行也

褚氏管見云彼我異情是非互指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天地之先亦太極之

後此亘古今而不齊者也而真人舉非指非馬之喻可謂善齊物論矣以指喻指之非指常人之見也以非指喻指之非指至人之見也非馬之義亦然世之至見少而常見多則天地一指萬物一

馬之論又所以重增其惑也請解之曰所異者天下之情所同者天下之理一理可以通萬情則非指亦是也萬情不能歸一理則是馬亦非也蓋指馬涉乎形迹所以不免是非非指非馬則超乎

形數言議之表故天地雖大而一指可明以其與我並生也萬物雖多而一馬可喻以其與我爲一也凡得其情而通其理則物雖萬殊融會在我事隔千里契之以心古之一羣情有大物者得諸

此太上云得一萬事畢此物之所齊論
之所止而非言之極議也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其次以為有
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
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
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
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
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

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眛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郭象註人而知夫未始有物則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覺其一身故曠然無累無所不應其次有物而未有封雖未都忘猶能忘

其彼此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雖未忘彼
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無是非道乃全道
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果且有無成
與虧乎哉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絃
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絃者欲以
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
成而虧者昭文之鼓琴不成而無虧昭文
不鼓琴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而
明之故知盡形勞枝策假寤據梧而瞑賴
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三子自以殊於

衆人欲使同已所好而彼竟不明故已之道術終於昧然文之子又終文之緒亦卒不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我之不成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物與我無成也聖人各冥其所能曲成而不遺令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彼不亦妄乎聖人無我者也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所安衆人不失所是則已不用而萬物之用用矣故蕩之變佹奇之異曲而從之用雖萬殊歷然自明也

呂惠卿註道無不在則物無非道物無非
道則道外無物此古之人所以爲未始有
物能即物而爲道者也知止於此則至矣
其次以爲有物而未有封域未能即物爲
道而能以道通物其次以爲有封而未有
是非未能以道通物而能遺物以合道二
者所知雖未盡善於道猶未虧也至於是
非之彰道所以虧道虧而情生愛之所以
成也然自達者觀之未始有物果且有無
成虧乎哉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

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是而
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
成則物與我卒無成也奈何役心於有無
成虧之間而欲以爲成哉凡光耀未盡以
滑吾心而疑於有無者猶圖而去之復歸
於明而後止況容有物乎所以爲是不用

而寓諸萬物之自功此之謂以明
林疑獨註死生物之至大能無死生則餘
物不待無而自無故以爲未始有物者至
矣其次有物而未有封未忘死生爲有物

猶未至於彼此封疆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離俗學道已有封矣猶能知彼我異情任其自是自非而無是非也夫道體渾淪本無彼此是非既立各止一隅此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有愛則有惡而彼是具焉君子論道本以救虧而言有所彰更成分別故莊子於此不定成虧之有無得意忘言有在於是古之聖人極高明則寂然不動此昭氏之不鼓琴也道中庸則感而遂通此昭氏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惠

子之據梧三子之知皆近道而未至然其藝術之盛載之末年言終身不悟也不盡性則滑不窮理則疑耀者光之散也聖人之所圖不在於覺而在於妄故寄之衆人之常用而能不昧也

陳詳道註太易者未見氣也而體之者以爲未始有物至矣盡矣太初者氣之始而體之者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太始者形之始而體之者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蓋以生死爲喪反者已犯於物而未

離乎道故未始有封有封者德也以無有
生死爲首體尻者已圓於封未涉於事故
未有是非道未甞虧而虧於是非之彰愛
未甞成而成於道之所虧道樸也是非器
也器成則樸毀道江湖也愛濡沫也江湖
失則濡沫與此成虧之所以長相仍而莊
子亦不定言其有無在人以意求之夫不
資物而樂天樂也資物而後樂人樂也昭
文師曠惠子之樂皆不免於資物其好徒
異於衆人身之所欲明者卒於似是而非

也凡物未嘗無成亦未嘗有成以俗觀三
子之術則無不成此所以耀矣不光而天
下爲之滑疑也
陳碧虛註未始有物即遊於物之初謂隱
几者也其次有物而未有封嗒然喪偶之
謂也其次有封而未有是非吾喪我汝知
之乎是也是非彰而道虧道虧愛所以成
果且有無成虧乎哉昭文師曠惠子之技
性所長者而欲使性短者明之則知盡精
竭不能兩得也大意在乎自明自治而已

若以明示他人皆嚮技者也安可謂之成
哉聖人以精奇卓異之事爲熗亂非常故
規畫限域處物之分內而寄諸自用則三
子之技各有所明矣
趙虛齋註列子曰生物者則不得謂之無
無極而太極也有太極則有陰陽是謂有
封陰陽分而剛柔有體善惡生焉喜怒哀
樂未發則未始有物謂之中則未始無物
喜怒哀樂封也中節不中節是非之彰也
中既發則性動而情矣愛者情之根本有

動靜則有成虧矣昭文之琴非師曠不知其音惠子之辯非莊子不知其旨三子各造於妙而不鼓之鼓不聽之聽不辯之辯蓋未之知也故莊子後之莊子自謂所以異惠子者我之所明異於彼彼於不足明而明之雖肆堅白同異之辯終於昏昧不明若昭文之子不知無絃之玄終於無成而已如此而謂之成亦可謂之不成亦可皆不係乎其真是故滑亂疑惑之中而明出焉聖人之所尚也

鬳齋口義云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是未始有物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有物有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便有是非未能回思一念未起之時但見胷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虧若能如此體認皆是切身受用先說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喻之繼以師曠惠子三子之技皆有盛名於世以終其身三子之好自以

爲異於天下故誇說以明之而聽者不能
曉故終身無成堅白公孫龍之事莊子却
以爲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滑亂
而可疑似明不明也言聖人之心所主未
嘗着跡故所見若有若無圖字訓欲聖人
之所欲者正若此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
諸尋常之中此之謂以明

古之人貴真知而遣妄知去滯有而存
妙有所以保性命之真全自然之道也
人心澆漓世道愈降有物以窒其虛明

有封以限其疆域物我對而是非彰是非彰而道虧愛成也果且有無成虧乎哉又重提唱以警省人心俾悟夫齊物之本旨也夫成虧者物之粗迹信能復乎無物何成虧之有昭文鼓琴之至精者以其未超乎形聲度數故不逃成虧枝策謂以杖擊樂據梧者隱几談論此師曠惠子之所長各以其能自是至老好之不衰非唯己好之又將以明彼不度彼之所宜徒強聒以求合以至昧然

而終莫覺莫悟而文之子又以綸終終身無成明前三子成於技而虧於道固自以爲成文之子既虧於技又虧於道亦自以爲是言彼是之各偏成虧之無定也滑疑之耀謂三子之技滑亂於世

而疑眩耳目故聖人之所圖爲此不可用而寓之於常道求以漸復其初是謂善用其光而不耀者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

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郭象註令言無是非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此雖是非不同亦未免於有是非則與彼類矣故類與不類相與爲類與彼無異也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旣遣其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是非去矣雖然試嘗言之有始也者言必有終有未始有始也者無終始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

始有始也者言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
斯又忘其一也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是
非具焉有無也者有無則未知無無是非
好惡猶未離懷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
矣而猶未能無知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

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俄然始了無耳了無
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又不
知吾所謂之果有果無爾乃蕩然無纖芥
於胷中也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

若各據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小不爲不足足於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大未有過於秋毫若其性足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秋毫爲大則天下無小足於天然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爲一也萬物萬形自得則一已自一矣理無所言物或不能自明其一故謂一以正之旣謂之一即是

有言一與言爲二二一本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以言言一猶乃成三凡物殊稱何可勝紀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也

呂惠卿註夫人所以不能遺彼我忘是非以至於未始有物者以不知彼我是非之心所自始也欲達此理必於其始觀之故曰有始也者始本無自有此始則有自矣又曰未始有始也者所以遺其所自也遺之而所遺者不去亦不免爲有所自而已

又曰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也者所以遣其所遣也旣無所自又無所遣則我心之所自起豁然得之知今之所有者舉出於無也唯能知此則存亡在我我欲無之不起而已故曰有無也者然有此無亦未免爲有曰未始有無也者所以遣其無也曰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遣其所遣也夫求其所始者不可得又求其所無者亦不可得則其悟在俛仰之間豁然自合故曰俄而有無矣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使

學者忘言而以心契之雖然吾今所言亦未始有物也則有謂無謂吾安得而知之又使學者知夫言之未嘗有言也夫唯知吾心之所自起則毫末太山殤子彭祖以至天地萬物莫不起於此也則小大久近豈有常體哉無名天地之始苟知此則我亦始於無名也有我則有天地故天地與我並生有名萬物之母苟知此則我亦生於有名也無我則無萬物故萬物與我爲一也

林疑獨註無言然後見獨見獨然後不類今且有言者欲遣其有而言出更自爲有遣有歸無以求不類而遣之則更與爲類故類與不類復同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然不言則無以悟天下之迷故試言之有

始也者有形而可見見物不見道也有未始有始也者見道未忘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此道之極致有有也者非妙有也有無也者非真無也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

無哉一陰一陽謂之道陰陽不測之謂神
然而未能忘言不得已而有謂其果有謂
乎果無謂乎世人所謂小大者言其形吾
所謂小大者言其道世人所謂壽夭者言
其生吾所謂壽夭者言其無也秋毫近於
無形以太山言之足以爲大對無成虧而
言太山又爲小矣殤子近於無生以彭祖
言之足以爲壽對無死生而言彭祖又爲
夭矣近於無生故能與天地並生近於無
形故能與萬物爲一也

陳詳道註夫道之在天下無終無始非有非無及散而寓於物則終始相循有無相生故自徼觀之則有始也者有也者自妙觀之極於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斯爲至矣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無者體始者用也今先以有始而繼以有無即用以原其體而已夫道之爲物無而非虛有而非實無在無不在無爲無不爲故古之言道者常處以疑似而不膠於有無所以遣爲言之累也

陳碧虛註有始謂道生一未始有始混洞太無未始有夫未始有始視聽不及虛之虛者也此三者敘道未始有氣有有謂物形獨化塊然自有有無謂物形未兆怕然虛寂未始有無謂形兆之先沈默空同至無者也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謂冥寂虛廓摶之不得無之無也此四者敘道未始有形儀而有無矣謂道無不在生化無時萬物卓然而疑獨翩然而往復天地密移疇覺其有無哉有謂無謂未免其迹欲超二

者其唯忘言乎

趙虛齋註有始有有皆有也等而上之至於無始無有旣以爲無而有我者存則不得謂之無然則所謂有無何從而知之乎天地與我並生無壽夭也萬物與我爲一無巨細也纔說一卽涉有言有言卽有數自無適有不可勝窮唯無所適則所謂因是者亦無之矣況於非乎

鬳齋口義云有始未始有始未始有夫未始有始卽列子所謂太質太素太初之意

又謂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大於太山故太山亦可謂之小彭祖至壽比之天地又爲夭矣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萬物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草木昆蟲亦與我混然爲一矣

凡天下之論大莫過乎太山壽莫過乎彭祖此以形論不能無限若以虛空性體觀之太山直細物彭祖直嬰孩耳秋毫雖細而有形之初同具此理何嘗無至大者存殤子雖幼而有生之初同禀

此性何嘗無上壽者寓天地特形之大
萬物特形之衆原其所自來盖未嘗不
一也故翻覆互言以破世人執着之見
以開物理造極之機由是而進黍珠容
黎土芥子納須彌之義可類通矣學者
信能得其環中之空休乎天均之分則
大秋毫而小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之
論非徒矯流俗之弊救貪生之失究理
之極有誠然者奈何世眼徒見萬物之
迹擾擾不齊而方寸澄明之區與之俱

滑如水赴壑莫覩還源故真人諄諄訓導使之反究本初混融物我同胞同體無間吾仁皞皞熙熙共樂清静則羲黄帝代今日是也聖賢密傳此心是也復何壽夭彼此大小古今之辯哉並生為

一大槩與前一指一馬之喻相類雖語若乖宜而理實精到所謂正言若反可與知者道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

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圓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

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郭象註道未始有封冥然無不在言未始有常是非無定也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左右異便物物有理羣分類別遂競辯爭畧而判之有此八德六合之外謂物性分之表雖有理存焉未甞以感聖人故

不論六合之內陳其性而安之先王之志順其成迹凝乎至當故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若由己以分別之不見彼之自別也聖人以不辯爲懷衆人則辯已所知以示之故有不見也大道無稱付之自稱大辯不

言而自別大仁無愛而自存大廉無所容其嗛盈大勇無所往而不順以道明彼彼此俱失以言分彼不及自分物常愛必不周廉激然則非清忮逆之勇天下疾之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不能止乎本性而外

求無已猶以圓學方以魚羨鳥耳故所不知皆性分之外不求強知止於不知之内而至矣不言不道此謂天府浩然都任之也至人之心應而不藏理存無迹任其自明而光不蔽也昔堯欲伐三國而問於舜

舜謂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若不釋然何哉十日並出無不光被德進乎日則又無所不照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道未弘故不釋然神解若物暢其性各安所安則彼無不當我無

不怡也
呂惠卿註道無往而不存未始有封也言
惡存而不可未始有常也由其自無適有
於是有畛域矣夫惟有畛故有左右以至
於有競爭言其不能不德遂至於此是以

或存而不論或論而不議或議而不辯觀
六經之言則聖人之所以論不論議不議
辯不辯者可知矣盖理極則分有不分辯
有不辯若欲事事物物分而辯之卒至於
有競有爭聖人知理不可辯懷之而已衆

人則辯以相示而有不見也故道言仁廉勇五者皆圓而剉其銳則趨於道矣心之出爲銳圓而剉其銳則不以生其心豈容有知於其間哉此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天府者有萬不同而至富故注不滿酌不竭而不知所由來此光而不耀者也堯欲伐宗膾胥敖而不釋然三子猶存乎蓬艾之間是未伐之也未伐而不釋然非應物而不藏物攖而後出者也德進於日其有不釋然者乎言智日之所未照故猶有是

論也宗膽胥教之事吏所未聞林疑獨註道有分者物物自分有不分者我未甞分辯也者事事自辯有不辯者我未甞辯物自分故分而不分事自辯故辯而不辯聖人藏而不言衆人辯以示之故

有不見也夫道無不在不可名稱不言之辯斯真辯也萬物各正性命吾何所施其仁哉大廉無隅故無所容其嗛大勇不忮神武而不殺者也凡物滯則有圭角通則無方隅五者皆患在於滯道滯於昭言滯

於辯仁滯於常廉滯於清勇滯於技若圓剉其圭角以同乎大全則幾於道之方矣天府者自然之藏萬物所歸故注焉不滿酌焉不竭此性命之情不增不減求其所自來而不可得此之謂葆光其光在內蔽而不發也夫聖心冥寂各安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得此天府之所自藏葆光之所自出也

陳詳道註道未始有封稊稗瓦礫無乎不在也言未始有常存而不論議而不辯也

及道降爲德出而有畛以體則有左右以
理則有倫義以言則有分辯以事則有競
爭何望乎物之齊哉道昭而不道公孫休
之徒是也言辯而不及公孫龍之徒是也
仁常而不成墨翟之徒是也廉清而不信
於陵仲子之徒是也勇忮而不成北宫黝
之徒是也此五者皆鋭其圭角能刓而圓
之則近於道矣推而上之極於不可知之
神所謂真知無知是也無乎不藏天府也
不危其真葆光也此性之無喪無得者也

不言之辯無所不舉不道之道無所不通此即道以盡性之效也弘於道者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若以物我爲心是非爲辯而欲攻人於蓬艾之間至南面而不釋然則所希者小所損者大非所謂知葆光也

陳碧虛註無有入無間有封孰所礙至言無不當有常孰爲定然可道可言豈得無規法左右倫義屬封分辯競爭屬言其封其言理有實際故謂之德六合之外聖人

不論理存則事遺也六合之内聖人不議
事當則言忘也歷代帝王治亂聖人詳議
褒貶垂戒將來非矜其博辯也故分於内
者不分於外辯於此者不辯於彼聖人懷
之知者不言衆人辯之言者不知也大道
不稱謂無所不宜辯仁廉勇五者備矣則
於道無爲於理自齊若乃一事傷當如以
圓向方必與物迕矣故不越分求知以戕
自然之性不言之辯不道之道皆藏于人
心豈非天府哉有形則注必滿有源則酌

必竭令不滿不竭者是知無源源之深無
形形之大深大莫覩故曰蓀光三子猶存
蓬艾之閒猶鷦鷯安於一枝十日比堯之
德言其無幽不燭也道德經云大國不過
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兩者各得

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趙虛齋註道未始有封無往不存也言未
始有常無存不可也爲欲明其是然後有
封畛左右至競爭八者是也六合之外無
形者也六合之內有形者也有形生於無

形必有無形者爲之本存而不論無言也論而不議有言也事至於議辯論紛起矣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是非於褒貶盖出於不得已而諸傳又未必得聖人之心故曰有不見也莊子借此以自明其著書之意大道不稱至大勇不忮五者圓而幾向方也圓乃破觚爲圜之義幾向方近於道也道昭至勇忮五者皆道一名立則道裂矣知止乎其所不知則無能名爲道之至也不言之言有言言者不道之道有道道

者若人能知此則其中虛故曰天府言物之所自出也至於注不滿酌不竭則是無所底止不知其所由來併與知去之矣葆光言自晦其明也宗膻胥敖不見於經史下章言正處正味正色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四肢之於安佚有性存焉竟欲亮而去之雖處至尊不以爲樂舜告堯以帝有真見則是三者安其所當安何必去之哉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以是觀之則宗膾胥敖似是寓言

鬳齋口義云有封即彼我有常有所主也
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
字生出許多畛域八德只是物我對立之
意纔彼此對立說理說事便各有所主分
辯無已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釋氏所謂

四維上下不可思量六合之内有許多道
理聖人何嘗不說但不詳議以強天下之
知見於史冊者皆先王經世之意聖人豈
容不議然亦何嘗爭競是非凡天下之理
忘言爲至纔到分辯則是胷中無見故有

不分有不辯也大道不稱謂無對立者大辯不言迺至言也大仁不仁無仁之迹猴藏食處曰嗛滿也以廉爲廉則意自滿不得爲大廉矣不忮者不見其用勇之迹圓圓也巳上五者皆是圓物本自混成若稍有迹則近於方物有圭角也真知無知便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欲益不能欲損不可而不知其所由來藏其光而不露是曰葆光宗膾胥敖事無經見亦寓言耳逢艾之閒喻物欲障蔽謂彼三子物欲自蔽

不能向化我纔有不悅之心則物我對立矣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德進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乎物我是非聖人所以實之不辯者照之于天也十日之說即莫若以明之喻

堯欲伐宗膾胥敖一節似與上文不貫然向首加故昔者則是因上文而引證無疑第此事不見他經無所考訂三國之名義亦難分諸解缺而不論獨音義載崔氏云宗一膾二胥敖三也陳碧虛

音義亦引崔說一云宗膾叢支胥敖三
國人間世篇亦有堯攻叢支胥敖之語
然觀者又當究其立言之意不可以事
迹拘也偶得管見附于編後以俟博識
竊詳經旨自上文有封有常有畛而來

意三國者借喻前六合内外先王之志
曰論曰議曰辯三條皆欲攻而去之所
以離言辯之是非復道德之玄默而堯
猶未能自勝以問於舜舜答以三子者
猶存蓬艾之間謂皆已存而不論莫若

聽其自處於無人之境則在我不必介懷在彼無所礙累何不釋然之有復證云昔者十日並出羣陰皆退有目有趾待是成功況今帝德又過乎日則彼三者不待攻而自去理固然也蓋以寓言夫論議辯不生則是非自息此齊物之大旨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建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建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齊物論第三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

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猿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
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
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

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
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
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
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郭象註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彼我莫能相正故無所用其知若自知不知即爲有知而不知不能任羣才之自當故齧缺三問而王倪答以三不知也汝豈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魚泳於水水物

所同咸謂之知自鳥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故舉民鰌猿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次舉民鹿蛆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又舉猿猵麋鹿鰌魚毛麗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

同之必是唯莫之辯蕩然俱得齧缺未能妙其不知猶疑至人當知之斯懸之未解也至人神矣言體與物冥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也

呂惠卿註知止乎不知物之所同是也知物所同是則非不知也唯道不可知知之所以不知不知所以知之則道之爲體可見矣今夫民以體知安佚爲正處口知芻豢爲正味目知好色爲正色至於鰌猨之所安蛆鴉之所甘魚鳥麋鹿之相與爲偶

者如彼是各以其知爲知之正則民與萬
物之所知豈有正處正味正色哉誠不得
正處正味正色而知之則其所知者非正
可知矣故自我觀之仁義是非樊然殽亂
吾安能知其辯所以四問四不知也至人
神矣神則妙萬物而爲言萬物莫非我而
我則無矣孰能寒熱而驚懼之哉
林疑獨註民人之與鳥獸各隨所好交相
憎愛孰知天下之正處正味正色哉天下
之正處無處是也天下之正味無味是也

天下之正色無色是也雖然以無爲是者見無而已故但言有處有味有色之殊而不言無之爲正自我觀之是非仁義樊然殽亂孰從而正之故不知其辯乃所以辯也

陳詳道註道以不知爲內知之爲外故知乃不知不知乃知然不知而知其不知亦不免於有故不定云知與不知又不言無處味色之爲正凡以遣其爲言之累而已

夫澤焚不熱河沍不寒疾雷不驚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郤故也乘雲氣騎日月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

陳碧虛註以同爲是則無非以非爲同則無是凡物形類不同各不相知雖都忘其知而物各存焉且吾所知者庸言不知彼不知此也吾所不知者庸言知之物各不相知也吾所謂知者萬物之理所不知者萬物之性故濠梁之上知儵魚之樂庸詎信之哉蟬飲而不食蠶食而不飲自不知其所以然凡物之形類不同色味亦爾性

情所禀豈可強齊則仁義是非豈聖人所不辯也至人神變不測故造化莫移方寸之地虛矣身非我有雲氣可乘也視聽不用日月可騎也所在皆適四海可遊也生死莫變利害何有哉

趙虛齋註吾所謂知未必知所謂不知未必不知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斯爲真知居處味色人與鳥獸各適所欲不能皆同孟子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正類此言欲識居處

色味之正必離居處色味而後有真識欲
知仁義是非之正必離仁義是非而後有
真知齧缺復以至人爲問王倪遂以姑射
神人之說告之二子皆寓言也
鬳齋口義云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
對即是知止其所不知知之非不知不知

之非知蓋謂不知即真知也次論正處正
味正色皆是非物我之喻結以仁義是非
紛然殽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
而辯哉王倪即至人神矣妙萬物而無迹

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也見生且不爲之動心況利害是非乎

諸解於醫欸首問物之所同是一句似欠發明竊考經意盖謂人物之所同者性所異者情性流爲情物各自是彼此偏見指馬相非論殊而嫌隙生辯極而忿爭起以至肝膽楚越父子路人者有之其患實始於知之一字妄生分別故王倪三答吾惡乎知之欲醫欸反求其所不知得其同然之性而𡧍𡧍大通之

理則近道矣又恐未能心會繼以嘗試言之引喻人鳥獸之異宜以證處味色之非正然則所謂知者豈其真知所謂不知豈真不知哉

太上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今旣有言矣如知何曰舍其多知而求其所不知因其有言而究其所言則孰知不知之非真知有言之非無言邪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

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
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
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
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
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湣
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
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
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
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

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
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

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
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
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吊詭萬世
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郭象註務來理自應非從而事之任而直

前無所避就斯獨至者也無彼有謂有此
無謂是以言之者孟浪聞之者聽瑩付當
於塵垢之外玄合手視聽之表今瞿鵲方
聞孟浪之言便以爲妙道之行無異見卵
而責司晨之功見彈而求鴞炙之實子試

妄言之子試妄聽之以死生爲晝夜旁日
月之謂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謂也
以有所賤故尊卑生滑涽紛亂莫之能正
不若委之自爾脗合自然也故衆人馳鶩
役役聖人芚然無知舉萬世而參其變可

謂雜矣而與化爲一常遊於獨積是於萬
歲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萬物一然也
惡知悅生惡死之非惑邪如麗姬者一生
之內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惡能相知哉
觀寤寐之間事變情異則死生之願不得
同矣死生雖異而各得所願以方夢而不
知其夢則方死亦不知其死必有大覺而
後知其大夢愚者夢中自以爲寤竊竊然
以所好爲君上所惡爲牧圉可謂固陋況
復夢中占夢哉此非常之談弔當詭異萬

世一遇猶旦暮然言玄同生死者至希也
呂惠卿註聖人不知利害故無就違無不
足故不喜求無非道故不緣道有謂乃所
以無謂無謂乃所以有謂唯無心者足以
與此瞿鵲子嘗聞夫子言之以爲孟浪而
已則以爲妙道然二者皆非夫道非言默
所載故黃帝之所聽瑩夫子何足以知之
時夜生於卵而卵非時夜鴞炙得於彈而
彈非鴞炙妙道因於所聞而所聞非妙道
也今之聞道者自以爲悟而不知日損以

至於無爲皆瞿鵲之徒也道不可以言傳耳聽予言之而汝聽之皆妄而已欲其忘言而以心契之也知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而與之合其明則可旁矣知宇宙之所以爲宇宙而其機在乎手則可挾矣爲其脗合此所以爲妙道之行非特聞之而已滑涽而以隸相尊者固置而不取矣衆人役役不見成功聖人則愚而無知芚而不散雖萬歲之久參而一之則成純矣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藴我體備萬物萬物即吾體

之謂也參萬歲而一成純則殤子可以壽於彭祖矣萬物盡然以是相蘊則秋毫可以大於太山矣以麗姬觀之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又何生之可悅死之可惡乎

林疑獨註聖人應之於不得已何嘗從事於務哉無揀擇故無就違心至足故無求緣乃能默時説説時默而遊乎塵垢之外也聽主乎聰瑩主乎明謂黃帝之聰明乃能不惑不蔽而丘也何足以知之如脗之

合者爲之滑亂而湣者置之使各盡其桎
臣隷於君僕隷於臣自然之勢也任其不
齊而不廢吾心之平等故愚芚不別參萬
歲之變而一成純粹也夫人莫不悅生而
生不能延莫不惡死而死不能免在生安

生麗姬之在艾封也在死安死麗姬之在
王所也惡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陳詳道註聖人不以己絕物物未嘗忘務而
不應不以物累己未嘗役務而從事利之
不吾益故不就害之不吾損故不違供物

之求故不喜求與道爲一故不縁道終日
不言而未甞無言終日言而未甞有言也
以孟浪則不中平聽瑩者聽而明也夫子以
爲孟浪則不及瞿鵲以爲妙道則過矣故
曰太早計居日月之下而旁日月生宇宙
之中而挾宇宙非役陰陽官天地者不足
以與此脗合則爲之爲其所可爲也滑涽
則置之不爲所不可爲也雖相與爲君臣
時適然耳役役愚芚老子所謂衆人皆有
以我獨頑且鄙是也參萬歲則古猶今一

成純則衆由一也人皆知生之樂不知生之苦皆知死之惡不知死之息是以生生死死不知悅惡之爲妄況知生死乎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弱喪不知歸人以爲迷生而不知死非迷邪生死往反猶覺夢然知夢之悲樂不足爲是則覺之悲樂豈誠然哉

陳碧虛註孟浪不精要貌瑩玉色辯玉當以視而云聽豈非惑哉黃帝道之宗師視聽不以耳目若未忘言是猶聽瑩也夫司

晨在雞造炙須鵠契道由心此有其本也
今見未而喜者早計輕侻脫音之徒耳旁日
月者常照也挾宇宙者總攬也爲其脗合
從事無迹也置其滑涽忘其違就也以隸
相尊世俗役役也聖人愚芚灰心槁形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通古今如旦暮合萬
變爲渾成也夫安生樂死未出陰陽之域
惡得體寘乎道故麗戎之女失艾封之樂
得晉國之歡舍彼從此本爲無着一生之
内悲喜莫知生死之際安可輕議夫夢飲

酒夢哭泣者情變之所致非至人所有以萬世爲一旦此大覺者也以死生爲一條豈復有夢哉愚者於夢中自以爲覺尊己爲君視人如牧斯固陋之甚也至人以生死爲大夢超生死爲大覺衆人以魂交爲夢形開爲覺顛倒詭異感於生死是故達人發此覺夢之至言以吊趣死之詭異夫生死之係雖無繩約而不可解若乃經歷萬世一遇大聖釋此生死之縛者是猶旦暮之遇也

王雱註儒者之所以知孔子不出乎形器之間故於道未全然所謂不知乃真知也凡有言有聽不足以盡其真故皆曰妄旁日月挾宇宙此蓋識者所了不可為衆人道如脗之合者為之置世之滑涽使各盡其極而不以縈懷若臣隷於君僕隷於臣自然之勢本無高下衆人役於滑涽聖人冥於無物萬歲之間萬物之化殽雜多矣參合其變俱為純粹此可以心了不可以言受也次論悅生惡死證以麗姬之喻義

甚切當盖謂齊物論者始於齊彼是終於
一死生死生旣一物安有不齊者乎夫大
覺者本自無覺對未悟而言强立覺名即
是不覺之覺覺與不覺俱不可着愚者之
竊竊然自以爲覺亦夢也直爲其有是夢
故吾不得不爲之言夢然大覺者知覺與
夢本無異也古之人不得已而有言盖爲
發明此處吊當於至理而詭異於衆人也
趙虛齋註聖人不從事至塵垢之外乃長
梧平時告瞿鵲者瞿鵲以爲妙道而長梧

以為孟浪瞿鵲未免有疑長梧又語之曰
此數語乃黃帝之所聞見非我所知且汝
未造此而遽以為妙無乃太早計乎世之
養生家不知大道之所存以乾坤為門戶
坎離為轂軸求合吾身之造化其不可曉

者置之不言而以百骸九竅六藏遞為君
臣是何足以相治所謂以隸相尊而不知
有真君者存衆人役役顛冥於利害聖人
愚芚則知而不言萬物各具此理而出機
入機安知死之不樂於生邪列子載周之

尹氏大治產夜則夢爲人僕其役夫夜則
夢爲國君夢中爲君爲牧若固有之也令
吾與子問答已是夢語告子此語是夢亦
是夢説其名爲吊詭言舉世爲夢幻眩惑
而不自覺是可吊憫也萬世之後一遇大
聖言舉世未有知之者能知其解是旦暮
遇之言悟此理在頃刻間耳
鬳齋口義云孟浪不看實聽瑩聽而能明
也太早計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以爲
妙道之行見少而自多之意旁附日月挾

懷宇宙脗合至理混而爲一世人謂潛以
隷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臣僕皆隷也而
自爲尊卑衆人役役聖人則渾然無知合
萬歲而觀上此一理更無間雜麗姬悔泣
以破悅生惡死之惑飲酒哭泣覺夢之間

變幻若此夢中占夢之説皆曲盡人情則
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未爲深達大覺即
大悟君牧貴賤之分吊詭至怪也我爲此
言可謂至怪而中存妙理萬世之後有大
聖人出知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

此亦後世有楊子雲必知我之意
聖人無爲任物自爲故利害莫得而及
非有心於避就也不喜求則方寸內虛
不緣道則虛亦忘矣不言而令行無謂
有謂也言而無滯迹有謂無謂也若是

則何塵垢之能染哉此瞿鵲平日聞於
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自以爲妙道之
行舉以求證於長梧長梧謂此言識妙
唯黃帝聽之始能明了恐夫子亦未盡
知之況汝踐履未充徒歎羨其美是爲

太早計猶見卵而求時夜也予試妄言
汝試妄聽以爲何如旁日月挾宇宙此
神人之事非與日月參光天地爲常未
易語此儻能行前所論聖人之事則可
進乎是要在審其脗合自然者爲之滑
湣於俗者置之從徵至妙由階而升亦
如以隸相尊士隸大夫大夫隸公卿等
而上之聖而入於神矣衆人昧此役於
知見不能暫息聖人如愚不分故雖萬
歲之久事變之雜合而一之混然純備

無今古而忘死生也聖人不獨善而已又使萬物同證此道相蘊而熟成之故能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也凡人所以不能造此者悅生惡死惑其心喜怒哀樂戕其性遂於後文申言以破其迷觀

麗姬之先泣後悔則安知死者不悔其向之蘄生乎飲酒哭泣之無據覺夢變幻之多端夢中占夢以喻世人迷之尤者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也而愚者於夢中自以爲覺以君牧貴賤於其間

何固蔽不通之甚舉世皆夢又何分予彼我哉是以此言達者喜其吊當迷者驚其詭異萬世一遇知其解者若旦暮然重歎世人明此道者至希也竊詳本章指歸開人耳目正在大覺二字觀者宜究心焉瞿鵲長梧製名以問答夫子指孔子亦是寓言

旣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
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
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旣同
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旣
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
正之旣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
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
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
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
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

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郭象註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莫能正當付之自正耳同故是之異故非之皆未足信是若果是則不復有非之者非若果非則無復有是之者故是非生乎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任其自正而已是非然否彼我無辯故和之

以自然之分不待彼以正之也是非之辯爲化聲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和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則是非之境自泯性命之致自窮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呂惠卿註天下之所謂是非者不過我是若非若是我非或是或非俱是俱非四者皆出於我與若而我與若俱不能相知則

所謂是非者卒不明人固受其黮闇誰與正之必正於人也而人者非同乎己則同乎若非異乎己則異乎若非同乎我與若必異乎我與若亦不過四者而皆不能正之則是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其待

彼也邪言不相待也唯聖人知其然故雖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則彼是莫得其耦而休乎天均矣何則言之是非非有實也聲之出於化而已我之與人相待與不相待又出於識心之妄計也我則和之以

天倪而不爲之分辯因之以曼衍觸類而長之則萬物不累乎心矣窮年則參萬歲而一成純之謂也是不是然不然之無辯者知其同體而物物皆然也窮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始起於無竟故終亦寓於無竟也

林疑獨註莊子蓋欲忘言故立是論使我與若辯至我果非也邪設辭以遣之也我勝若若不吾勝吾誰使正之又遣其所遣也使同乎若者正之至同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此遣之又遣而至於無所復遣斯其至矣凡言是未必是言然未必然故其異同亦皆無辯然之與是復自相對又均於辯也有化者有化化者有聲者有聲聲者化者之化非聲則不顯聲者之聲非化則不彰化者聲之體聲者化之用此化化聲之相待也然而聲出乎化非化之所能知化統乎聲非聲之所能識此又若其不相待也夫相待生於兩物若合萬化為一則相待之迹無由而生夫聲者常聲不待物

而後聲聞者自因物而生聽耳化者常化不待聲而後化見者自因聲而生識耳此其所以相待而若不相待也若夫化化者非化之所能化聲聲者非聲之所能聲又何相待不相待之有和之以性命之本因之以變化之餘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而所以爲我者不古不今而無極也

陳詳道註天倪者性命之端曼衍者無窮之變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則物我不蔽於是非而各盡其性命之分此其所以窮年

也忘年則死生爲一條忘義則可不可爲一貫死生可不可固無竟矣而知忘之者豈以爲有物邪特寓之而已

陳碧虛註悟則不辯辯則不悟對辯不已黮闇莫明彼我不自信故也夫水清則可以鑒妍醜心虛則可以齊同異若中無主則待於外是逐物而遷者也從箕子視比干則愚以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夷齊則戇以夷齊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將使誰正之若乃飛者棲巢

走者宿穴各安所安孰曰不齊哉夫彼我之情相待者也是非之辯化聲者也情不相待惡有彼我辯無是非惡有化聲是以虛心以和崖分妙用以釋留滯所以窮天年而無是非也窮天年則忘年無是非則忘義故能振舉於無竟以無盡之物無極之理寄諸無盡無極而已矣

趙虛齋註自得之學難爲人言言之則辯論鋒起誰能正之孔子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我者其天乎亦此意化聲相待啐啄

同時也和以天倪因以曼衍和其光同其塵也是不是然不然皆不可得而辯則是舉世不相知與人言無解者是化聲之不相待也如此則但當和光同塵以樂其天年何必強聒哉忘年忘義言此生此理皆付之於忘言造物者無窮吾亦與之無窮而已

鬳齋口義云勝負不足爲是非則我與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黮闇言所見不明我與若皆不明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

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則是三者皆不能相知必須待彼也此彼字指造化即所謂天倪天倪者自然之分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不是然不然皆兩存

之若定其然是則有不然不是便有是非之爭化聲者以言語相化服相待對敵也若以是非言語相對敵以求化服何似因其所是而不相敵故曰若其不相待不相敵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游衍以窮盡

歲月如此則併與歲月義理俱忘之振動
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亦逍遥之意信
能如是則終身寓於無物之境矣
是非勝負各執一偏不能相正則我與
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言
必付之造化耳此一節諸解備悉獨化

聲之義隱奥難明相待不相待之機亦
未易以言盡唯窮神通化者以心獨之
至理自見諸解中疑獨立論最高自成
一家之言與經文相表裏非訓詁之學

所能及鬳齋論化聲獨異於衆而無竟
立說尤長若以簡要論之死生覺夢之
分出於化者也彼我是非之辯出於聲
者也覺夢依乎形是非生乎情有若相
待也然而化者自化不知其所以化聲
者自聲不知其所以聲又若不相待也
要夫物理之至極莫逃造化之自然此
萬化之所出入萬物之所以齊也詳此
化聲之相待與形景之相待義同前後
互發明耳呂氏註後附說云化聲之相

待至所以窮年也合在何謂和之以天
倪之上簡編脫略誤次於此觀文意可
知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
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
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
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
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
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

謂物化

郭象註罔兩景外微陰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責其所待尋其所由卒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耳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造物有邪無邪無則胡能造物有則不足以物衆形明衆形之自物自造無所待焉此造物之正也今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

待也故罔兩非景之所制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則化不化然不然從人之與由已吾惡識其所以哉方其夢爲蝴而不知周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今之不知胡蝶無異夢之不知周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也覺夢之分無異死生之辯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夫時不暫停

今不遂存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

呂惠卿註罔兩之於景同類也而不知景之無待於形猶我與若與人亦同類也而不知其無待於彼蓋景之行止坐起唯形是隨則無特操者也然本無情豈知有待若謂景待於形形又何待而然邪景之待形非若蛇之待蚹而行蜩之待翼而飛也惡識所以然不然哉人能通乎物之無知則蛇蚹蜩翼亦無待而已故方其爲蝶也

栩栩然不知有周及其爲周也蘧蘧然不知有蝶一身之變猶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其能相知乎物物不相知則各歸其根物物不相待則莫得其偶其有不齊者耶

林疑獨註景由形生似乎相待而實不相待也而罔兩者不知形景皆屬造物遂以爲行止坐起在乎形然非日火之光則雖有形景何由生哉此所謂不相待也景曰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景之所待者形而

形亦未能無待言待於造化耳夫景之待形則亦微小而形在造化中益又小矣故曰吾待蛇蚹蜩翼言物之至微薄者也外篇蟲臂鼠肝亦此義莊子寓意於蝶以明夢覺無復分知莊子夢蝶之理則死生之

說盡矣夢而爲蝶不知有周覺而爲周不知有蝶其勢不能合并必有時而分矣萬物之化亦如此

陳詳道註罔兩待景而後有景待形而後見形待造物然後生形之於造物已幻矣

況景乎景之於形已外矣況罔兩乎凡此皆非真實故不足辯況認其非真實者以爲有而即其不足辯者以爲問此莊子所以託景之答以袪其惑夫天下之物自迹觀之未嘗不相待自理觀之未始有待今景之爲物以爲待形邪非日火則無見以爲待日火邪非形則無有然則形也景也日火也果有待邪無待邪惡識所以然不然哉蛇蚹蜩翼言其用之小者耳悟而爲道者撫實而不撫華迷而通物者撫華而

不撫實蝶之爲物撫華者也而周夢爲之是爲道而不免通物之想撫實而不免撫華之夢也及其覺也然後不以想累神不以夢易真而周與胡蝶固有分矣唯大通物化之情者斯可與於此

陳碧虛註景不待形形不待陰陽豈比蛇蚹蜩殼有物者邪夫物之相因無如形景今尚言其不相待明外物不可必萬類皆自爾唯因待都忘卓然獨化方可論超生死而反混冥是謂帝之縣解也周蝶之性

妙有之一氣也昔爲胡蝶乃周之夢今復爲周豈非蝶之夢哉周蝶之分雖異妙有之氣一也夫造化之機精微莫測儻能知此則造化在已而不遷於物是謂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既已爲物惡有不化者哉死生之華形類所遷漆園之夢其理盡矣

趙虛齋註景之行止坐起皆依於形而所以行止坐起必有形形者存乎其中蛇藉蚹以行蜩藉翼以飛而所以行飛者非蚹

翼也人物之一動一靜皆有待而然景待
形而形之所待者非形也形且不知其所
以然何責於景哉是以莊周胡蝶物我俱
化栩栩蘧蘧覺夢如一也
鬳齋口義云景言吾之運動待形而形又
待造物形之爲形猶蛇蚹蜩翼而已蛇蜩
旣蛻而蚹翼猶存豈能自動邪我旣待形
形又有待惡知所以然不然此即是非待
彼之喻周昔夢蝶不知周也及覺爲周得
非蝶之夢乎然此覺夢須有箇分別到此

似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於此參究此之謂物化言萬物變化之理不過如是蛇蚹蜩翼或謂蛻甲者不若齟齬翅翼之說爲優蓋蛇藉以行蜩藉以飛喻人身中所以運動者有若相待而終於無待則獨化之理明矣故翻覆辯論卒歸

無待而止人之一身耳聽目視手執足行有待而然也而所以用形者若待造物而實無待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然則有

無利用未嘗不相生也人能反究至無
之妙遊乎物初則知所以生有所以用
形者矣今有形以運動有心以思慮尚
不自知其主宰之者則自形以生景又
豈罔兩所可知宜其惑而有問也寓言
篇有衆罔兩問景章喻世之迷者益多
故不一言之有云予蜩甲也蛇蛻也與
此蝤蜞義同本經嘗言古之真人其寢
不夢而南華自謂夢為胡蝶何邪蓋借
覺夢以立言明死生之一致生不知死

亦猶死不知生二者雖不相知而理本
齊一請以覺夢觀之槩可見矣何爲當
生而憂死當死而羡生乎蝶之爲物無
巢穴之營無飢渴之患翩翩栩栩遊放
乎天地間人見之者亦欣其自適而莫
加害焉其所由生非關種類往往他蟲
所化或朽麥所爲至樂篇載烏足之根
爲蠐螬其葉爲胡蝶則亦出於草化莫
究其始而終亦不知所歸葢翱飛中之
得道者故真人或夢爲之夫人之與物

形分多類咸禀自然自然者至道之妙
本萬化所由立也故莊蝶夢覺各不相
知終歸於化則未嘗有異是知動植萬
形生死萬變有情無情卒齊於化化者
形數之始終萬類之出入由於造物之

推排勇有力者莫能拒物受雕琢形歸
鼓鑄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達人委而
順之故覺夢混融生死為一也周與胡
蝶則必有分分即物之天物雖各有天
固同一天也或讀分如字則分別無已

天下物論何由而齊學者又當究夫性命之精微以通物理之一致與物同化而有不化者存以死生爲覺夢視古今如朝昏將無物之可齊容有論乎然則莊與蝶與夢與覺與旣有論之者矣必有知之者矣

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子名篇以齊物論或疑其與儒家悖重增不齊之情殊不思孟子特爲許子言之耳況孟之所言者情莊之所言者理理一

分殊則情之不齊也宜矣故南華原本究極主一理以齊天下之物論篇首設二子問答詳論人籟地籟之不齊明天籟之自然非惟理不待齊亦非齊之所及故於其間旁證側引而不指言天籟欲人心契而自得之夫生物糺紛榮謝萬變自形自色自消自息卒歸天籟而止天籟者無形無聲而形聲之所自出神化之所發見也儻能究夫人籟地籟之所由作則天籟可知故郭註云豈復

別有物哉即衆竅比竹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至論知言覺夢成心言吹可否是非方生方死無異乎萬竅怒號及乎得其環中以應無窮則虛以待物物亦無礙此忘而彼自化風濟竅

虛之謂也天地一指萬物一馬則以不齊齊之恢恑憰怪道通爲一有不待齊而自齊矣若夫狙公賦茅喜怒所由生昭文鼓琴成虧所以著言有心有爲不足以化物何望於齊哉至於天地與我

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可以言齊矣又慮
或者以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此又
散而不齊之兆也唯造乎未始有物注
酌無窮以大覺而知大夢參萬歲而一
成純所以槩天下之物而齊之之道也

罔兩問景不知即異而同南華夢蝶孰
究非同非異蓋極論物我生死覺夢之
不齊而終歸於物化南華之所謂化即
大易所謂神潛於恍惚見於日用而不
可以知知知識識由是悟萬物一形也萬

形一化也萬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
通之孰爲物孰爲我夫是之謂大齊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

仁山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建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建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養生主第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郭象註生也有涯分有極也夫舉重攜輕力有所限好勝者雖絶膂未足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知知之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

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雖負萬鈞忽然不覺重之在身雖應萬務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此養生之主也若以有限之生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已困又爲知以救之因養而傷真大殆也必須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盖能順中以爲常則事事無不可養生非求過分全理盡年而已矣

呂惠卿註生隨形而有盡知逐物而無窮

以生隨知則有殆而已已而繼之以知卒於殆而已矣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惡皆生於知其相去何若唯上不爲仁義之操以近名下不爲淫僻之行以近刑善惡兩遺而緣於不得已以爲常是乃剗心去知而止乎不知之道也保身全生養親盡年何以加此

林疑獨註有形者陰陽不能續無形者歷數不能窮故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殆

已夫真性裂而有善惡善惡立而有名刑爲善不近於名斯天下之真善爲惡不近於刑斯天下之真惡唯順性命之情而不損不加於萬物混同而無毀無譽則刑名之所不能及也天下所以有善名因不及

者立所以有惡名因過之者生或輕生趨義以要一時之名或貪生逐利以陷中道之夭皆所謂近名之善近刑之惡非順性命之情而去其已甚者也

陳詳道註善養生者内我以爲主外物以

爲實不以有涯隨無涯斯免危殆從心而
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娱非所去也故
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身
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縁督而
應不得已而起以是爲常而不爲已甚則

在我無忤於物在彼無害於我故可以保
身而養親全生而盡年也易曰善不積不
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則爲善未
嘗不近名爲惡未嘗不近刑而莊子言此
者盖莊子所謂善非離道也忘其券內而

已所謂惡非犯義也特異於善而已老子謂南榮趎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所謂惡者如此則所謂善者可知矣

陳碧虛註壽夭者生之有涯博通者知之無涯天與則深不可識人爲則勞而多弊故生理之主要在善養而乃貪名逐利不知休息重增其僞以益其生卒至於危殆而已夫自全之善理無近名謂守朴少變漢陰丈人之徒是也自損之惡理無近刑謂沉溺嗜好公孫朝穆之徒是也無爲善

無爲惡由正以爲常者聖人之中道可以
保身全生養親盡年此所生之主也
趙虛齋註人從少至壯從壯至老從老至
死此生之有涯經綸萬事亘古今而常存
此知之無涯人惟昧於真知而終身役役
以爲知危矣生有盡而知亦盡其形化其
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處世間爲善
則有無窮之譽爲惡則有無窮之毀伯夷
死名盜跖死利雖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
也惡固不可爲善亦不必爲爲則有心矣

但當緣督以爲經督中也喜怒哀樂之未
發其感於物也一出乎性之自然形諸外
者即此中也率性之謂道緣督爲經之義
也奇經八脉中脉爲督
林氏鬳齋口義云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
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危可
畏於危殆之中又用心思筭自以爲知終
於危殆而已爲善無近名至可以盡年數
句正是養生家之學莊子所自受用者若
以爲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若以爲惡又

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爲常則可以保身全生養親盡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

褚氏管見云内篇始於逍遥遊盡性之學所以明道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生主至命之要所以脩身也故首論無以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夭閼之患知復乎無知

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旣除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而善之因天下之惡而惡之雖爲非爲也又何有近名近刑之累哉夫人之處身應世有當爲之善惡至若聖賢任天下之重

紀綱世道扶持生靈於善惡尤有不得不爲者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戒以天下之愛惡行天下之賞罰若天地之運行春夏生成而不以爲恩秋冬肅殺而不以爲怨蓋天地無心寒暑

自運物自生成物自肅殺時當然耳恩
怨無與焉若羿之工乎中微而拙乎藏
譽近名之善也能如飄瓦之中人不怨
斯無近刑矣按此二句即道德經建德
若偷之義諸解或引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證則是爲而
近名刑也或引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
不敢爲淫僻之行則是不爲而不近名
刑也語雖相類義實不同今經意蓋謂
世人所謂善惡私而有迹特見其小者

耳聖賢所謂善惡公而無畛爲於無爲
豈淺識所能窺哉若四凶之惡而帝堯
除之桀紂之惡而湯武放之少正卯之
惡而夫子誅之則聖賢所謂善惡者可
見矣夫爲善惡而近名刑不爲善惡而
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爲之而不近
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爲善惡而聖賢之
心常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
利害不能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
中乃喜怒哀樂之未發非特善惡兩間

之中也苟於七情未發之時循之以爲常道則虛徹靈通有無莫係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郭氏以中釋督而不明所以後得虛齋引證切當盖人身背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復有壬脉爲之配乃命本所係非精於養生罕能究此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禮記深衣註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

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

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郭註自手之所觸至乃中經首之會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既適牛理又合音節直寄道於技所好非技也所見無非牛未

見其理間未甞見全牛但見其理間也以
神遇不目視闇與理會也官知止神欲行
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也依乎天理不
橫絶也有郤之處批之令離節解窾空就
導令殊因其固然刀不妄加遊刃於空奏

甞經槩於微礙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
每至交錯聚結之處視止行遲動刀甚微
謋然已解理解而無刀迹如聚土也逸豫
自得拭刀而藏之刀以善用而全生亦以
善養而全也

呂註物以有而礙道以虛而通道人未聞道則所見無非物既聞道則所見無非道神遇不目視喻聞道者能以心契而不以知知識識也目官知止神欲自行依乎天理至大郤乎是乃未嘗見全牛也天下無物非道而無適不通亦若是而已矣所見無非牛更刀傷生之譬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不以傷其生之譬也其爲形也未始有物不乃似其節之有閒乎其爲生也未始有生不乃似其刃之無厚乎其於遊刃恢

有餘地不乃似其體道而遊萬物之間乎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則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也怵然爲戒視止行遲以至善
刀而藏則慎終如始無敗事矣
疑獨註牛喻性命之理刀乃生之譬也順
性命之理而無爲則生不傷順牛體之理
而不用力則刀不虧故手觸足履疾徐動
止之間因其自然順其常理是以中於五
音合於樂舞桑林湯樂經首堯樂會者合
音與舞而言之庖丁自謂寄道之微妙於

技之粗末所好非技也始見無非牛以目
視也久則無全牛以神遇也今一於神遇
而不目視則筋骨之內皮膚之間固已冥
會矣老子曰絕聖棄知官止之謂也易曰
不疾而速神行之謂也依乎自然之理大
御則批而離之大窾則導而通之凡此皆
因其固然豈復強爲私巧哉若然則肯綮
微礙之處未嘗或經而況軱戾大骨乎良
庖之與族庖雖歲月有遠近更刀有遲速
其於傷刀一也族言其衆良言其寡則庖

丁者言其獨斯爲神庖也歟以無厚入有間所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族者骨肉結聚之處見其難爲運刀須當戒慎視止行遲喻性命之精微養之爲尤難提刀四顧躊躇滿志解牛至此無復解矣善刀而藏則知至人以應爲不得已而復退藏於密也

詳道註目視者見物不見理所見無非牛也神遇者見理不見物未甞見全牛也所見無非理故以無厚入有間而遊刃有餘

地矣養生之道豈異此哉處心以虛而不以實應物以順而不以逆於其易也遇之以適無異砉然而中音於其難也處之以愼無異怵然而爲戒其成也視履考祥無異提刀而四顧其終也全而歸之無異善刀而藏也善解牛者所解雖多而刀不剉善應物者所遇雖煩而生不傷也

碧虛註識明則達理技妙則中節庖丁素學養生之道假技以進耳始則見牛不見理後乃見理不見牛以神遇不目視治內

者遺外也官知止神欲行視聽不以耳目也依乎天理自然冥會批卻導窾遊刃於虛未嘗經肯綮之礙況大軱乎是以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也動刃甚微謋然已解牛不知其死也夫解牛者觀其空卻之處遊刃舞蹈以全妙技養生者豈不能避患深隱保形不虧以全天真乎

李士表論云物本無物其體自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莊子所謂解牛者離物冥心而未嘗見牛秉虛順理而未嘗經刃是亦

解於無解耳且以十九年則歷陰陽之數不爲不久所解數千牛則應世故之變不爲不多而刃若新發硎者蓋執迹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一身已幻孰爲可奏之刀萬物皆妄孰爲可解之牛哉物我

旣忘能所斯泯故未甞批而大郤自離未甞導而大窾自釋奏刀騞然而無應物之勞釋刀而對而無留物之累其終也善刀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以道觀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

亦不立以庖丁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
族庖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遣虛
而已矣以是道而遊乎萬物之表彼且惡
乎礙哉

趙註庖丁解牛進退周旋合乎音節牛之
經絡皆會於首屠者剸刃於首正中其會
則百骸立解所以發文惠君之歎丁又自
言其技之精蓋進乎道至於難處未嘗不
戒謹恐懼心爲之怵視爲之戒行爲之止
動爲之遲惟恐一毫之傷其刃所以十九

年若新發硎他人則歲月之間不缺則折

此善養生者也

鬳齋口義云奏刀進用其刀中音言合律

呂桑林經首皆樂名未嘗見全牛言牛身

可解處一目而見也神遇猶言心會也官

知止言耳目皆無所見聞而不言之神自

行依牛身自然之腠理骨節空竅皆固然

者我但因而解之其用刀也未嘗經涉肯

綮之間而況大軱乎良庖族庖歲月更刀

之不同均不免於損今經十九年而刃若

新發硎言其無損也以無厚之刀入有間之體遊刃於其間言無滯礙也喻世事皆有自然之理但順而行之我心泰然物亦不能傷也至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爲順境或遇逆境之時多忙

亂失措然正當委曲順以處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一似元無事時始爲養生得力也

庖丁章敘述養生要旨最爲親切故寫其動作進止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

閒未始須臾離也而畫筆之工曾不是過蓋天下事無小大有理存焉解牛而得其理則目無全牛刃有遊地養生而得其理則身有餘適事無廢功奏刀中音喻應物之當理釋刀而對喻忘生而

得理也有心乎應物則所見無非牛體道而寘物未嘗見全牛也神遇不目視則依乎自然以虛爲用而亦無所事乎知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發硎言與物無迕者生無所傷養神有道者久而不

弊也然而每至於族見其難為骨肉盤結曰族以喻應酬世故事物繁劇之時當加戒謹以成厥功定而後能應也世人徒從事乎厚味侈服華居顯位聲色悅樂以為養養愈至而生愈失經所謂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是已庖丁所好者道則所見無非道故事物之間恬無滯礙雖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不嘗遊塵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生之主則玄德內充真機外應處已處

物無不適宜應已而復歸於無是謂善刀而藏安有月更之弊哉真人慮後世學養生者溺於沈寂無爲無以酬酢世故廢人事而道可立其爲道也鮮矣故寓道於技以立言而牛之解不解無庸

疌五　十二

辯冊考每至於族似指族庖見族庖之難爲故怵然爲戒而終無難也李士表論意亦同此怵然爲戒已下趙氏點句獨異說亦可通但末後刀甚微三字句不圓耳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郭註介者偏刖之名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獨指偏刖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全其足則知之所無奈何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心神內困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兩足共行曰有與有

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有與爲命則
知獨者非我也夫逍遥乎自得之場固養
生之妙處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言雉
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自放於清曠之地忽
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畫五 十三

呂註右師蓋人貌而天者也介然獨立故
公文軒見而疑其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
言所得於性命之理本如此若夫與物接
而其貌有與者則人而已矣澤雉飲啄自
如心與天遊而適其性命之譬也不蘄畜

樊神王不善制乎人間而不得逍遥之譬也樊中之養雖至於神王非其所善不若澤中飲啄之希而自得也

疑獨註天生斯人使之獨足而人之貌則有與也言養生不在形骸要在神王而已

故澤雉自適雖飲啄至少而神不虧樊中稻粱充足適所以累身而已夫養神在於適性故古人一畒之宮簞食瓢飲以爲至樂正明此理

詳道註介者不與物通獨而無與右師盡

其所受乎天者如此而與人之貌有與者異故公文軒曰云云雉之爲物資養於澤而憂畜於樊樊其養於澤也神可謂王矣其憂於樊中雖王不善也盖處世而與物遊者未嘗無所防離人而入於天者未嘗不自適右師驚於人則神王而善可知矣雉神王而不善則驚於人可知矣

碧虛註作善不免天也爲惡近刑人也有與猶相與今介獨者是罹禍於天雖犯法令盖禀受愚昧亦非人也人之儀形全美

相與而行固難企慕而忘已醜也久矣夫不知世事感變之所起事至則惑其所由然惑則外物害之矣其害也知其所由然則委之自爾而內無驚怛所以免乎重傷也

趙註右師臄腰也介相師者也人莫不有目而我獨無是天使我獨非人所能爲因引雉以自解雉在澤中十步方一啄百步方一飲不能忘機者以目有所見懼物之害已也慮患如此豈料實身樊籠爲人所

盡是兩目之明不足恃故曰神雖三不善
也神寓於目精采發見謂之王言恃目防
患而不得免不若無目者之一委於天也
膚齋云右師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介獨
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如

此邪刖則分明是人卻曰天之生是使獨
者言人之形貌皆兩足相並而行此則獨
異便是天使非人也蓋謂世間有餘不足
雖是人爲皆由造物人處患難當安之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言得食之難若

受養籠中則飲啄皆足而為雉者不願盖
籠中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王而終不樂
故曰不善也
介一音兀斷足也崔氏本作跀據前諸
解立說不同亦各有意義詳定從本音

以偏刖釋之為當有與說亦未明今擬
以與訓類說之盖右師之介雖舊於人
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
類耳況稟形最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
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

安於命而歸之天知所當全者在乎德性德者與生俱生性則爲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命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

後文澤雉之喻以全性爲樂畜樊爲憂再詳經旨謂澤雉飲啄雖艱而不願就養若受畜樊中則雖飲啄有餘而飛行失所形雖王不善也諸本多作神使其神王豈得謂之不善哉況受縶樊中無

神王之理傳寫之訛失於訂正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六之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七同卷　建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内篇養生主第二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
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郭註秦失見人弔亦弔人號亦號弟子怪
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然至人無情與
衆號耳老者如哭子少者如哭母嫌其先

物施惠不在理上往致此甚愛也夫天性
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感物太
深不止於當遯天者也馳鶩於憂樂之境
雖未加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時自
生適去理當死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

冥然與造化爲一哀樂無所措其間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爲薪猶前薪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不絕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呂註弔之爲禮哭死而弔生三號則哭死

為不哀無言而出則弔生為不足此弟子所以疑其為非友弔焉若此為不可也始吾以為其人意從老聃者皆得聃之道今見其老者少者愛慕而哭泣之不能安時處順所以知非其人也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內外相成此所以會之也人之所受於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哀樂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無適非天而欲遁之不免於刑而已矣知其適來而安之適去而順之古者謂是帝之縣

解以其未嘗有死也火之所託者薪而火之
非薪其爲薪也雖窮於指而火傳不知其
盡何則火之在此薪猶彼薪也其傳豈有
盡哉火以喻生薪以喻形達此則知生之
所以爲生者未嘗有死也何哀樂之能入

哉

疑獨註至人本無情老聃死而秦失弔號
者若堯死而百姓如喪考妣自非土木無
情安能使天下兼忘哉然聃之所以爲有
情者特未定也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秦失弔之弔其生人三號而出傷其死也
弟子怪其止於三號非與老子爲友也答
以三號爲可矣始也吾以爲其人故人弔
亦弔人號亦號而今見其遁天倍情忘其
所受之爲非也夫形骸如贅疣生死如夜

旦安知生人之非死鬼死鬼之非生人何
乃切切然以生死哀樂於胷中爲哉夫大
塊吐精噓氣鞠而成物固莫知其所自來
雖天地陰陽不得爲之父母而世之昧者
乃執子母之愛而號泣之又況哀他人之

親如已之子母者乎蓋所以相會人合而
致此甚哀故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此
方內之事秦失以爲遁逃自然倍益哀情
忘吾所受於造化者之本無也天刑即命
遁於命則累於刑而憂患生矣以適來爲
時適去爲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
之縣解有生爲縣無生爲解也致命之極
則吾之有生長於上古而不老如指窮於
爲薪火傳不知其盡也
劉槩註薪火之論以譬神舍於形而屢移

者也古之至人所以載營魄而視形骸爲
逆旅者以此況肯𠂊形而䙴其尊形者乎
趙註秦失哭老子而不哀弟子疑焉失乃
告以所見說者於此以爲失不滿於老子
謂不合使人哀慕如是之切殊失本意盖

老子平日和光同塵不與物迕人自愛之
故不蘄人言而言不蘄人哭而哭其死也
逃乎造化背乎世情忘其所受於天者至
此則天亦無如之何故曰遁天之刑適來
不以爲樂適去不以爲哀所謂安時處順

也縣者大患有身解者吾今而後知免也
帝之縣解謂造物者勞我以生息我以死
也指窮於爲薪薪薪盡則火息而所以不息
者常存故曰火傳不知其盡
鬳齋云秦失老子之友也三號而出言其
不用情故弟子疑而有問失謂始吾以老

子爲非常人今見其弟子之哭若老若少
如此過哀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有以感
會其心不期然而然也夫天之所受本無
物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

而遁逃天理背棄情實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人之生也適然而來死也適然而去當隨其時而順之不足以爲哀樂知此理則天亦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故曰帝之縣解爲薪火傳生死之喻以薪爓火指其薪以觀之則薪有盡時而世間之火古今不絕講理到此却以三句譬喻結末真奇筆也

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盖以爲訓前則指在其中矣竊詳經意指應同

旨猶云理也理盡於爲薪故火傳不知
其盡義甚顯明知北遊篇周遍咸三者
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
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爲薪者有以
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

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薪猶此
薪也而焰焰不同神之託後身猶今身
也而息息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
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
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

若鑑日擊石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火性遍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也亦然去是薪火何麗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乎得薪託神在乎得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達養形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爲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爲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

失故真人誨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

硎則剸繁治劇不知其幾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爲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其善養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斂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

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鄽接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爲先非虛無以全神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攖事拂理得失交患滿心戚戚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得終而遯形飛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

是也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爲方外剩法
然弟子猶不能無疑遂告以去來適然
安之勿拒是謂帝之縣解造物不得以
係之矣盡爲薪之理者火傳無窮盡養
形之理者神全不喪有形終於有盡在

我不得不養假幻以修真亦相資之理
特不必如張毅無足之過養耳是以卒
貫乎全而歸之形得全歸則神無謬適
出有入無何往而非正伏羲得之而襲
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傅說得之騎

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壽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一

顏子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
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
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
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
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
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

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熒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

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技
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
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
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
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

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
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
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
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
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

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正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

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郭註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舉國而輸之死
地視若草芥民無依歸故顏回欲往救之
仲尼言回之道不足以救彼如百醫守患
適足致疑不能一愈已有其具然後可接

物苟役思以犯難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
也德所以流蕩知所以橫出者矜名爭善
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名知名起
則相軋知用則爭興必遺名知而後行可
盡也今回之德信彼所未達雖欲繩以仁

義彼將謂欲毀人以自成必反蓄之苟悅賢惡愚闇義而服便爲明君君明則不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奇且必有害汝唯寂然不言言則彼必乘君人之勢以角捷飾非使汝目眩色平自救不暇乃釋已以從彼非唯不能救更成彼之惡昔龍逢比干居下而任上之憂故其君擠之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仍復求名但求非其道耳惜名貪欲之君雖堯禹不能化而不免攻之汝

乃欲空手而往化之邪回曰正其形虛其心言遜而不二則可乎曰惡惡可衞君亢陽之性充內揚外人以事感己淩挫以求遂其箯心將執而不化庸詎可乎回又更說三條內直者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與古爲徒仲尼猶以爲未可爲其政與事不冥也雖未弘大亦可免罪然於化則未以其挾三術以往未能無心故也

呂註年壯故輕用其國行獨故輕用民死

死者以國國事死也則報之宜湛厚汪濊
而量乎澤至於若蕉屯膏之甚民之所以
無如也顏回欲屈己伸道夫子不許惡雜
多之爲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己而後存諸
人則無適不可今回存諸己者未定何暇

至於暴人之所行德蕩知出爭之器也且
德厚信矼足以達人氣而使不至於鄙倍
名分不爭足以達人心而使不至於忌疑
而後可與有言也今回未及此而強以仁
義繩墨之言閑道於暴人之前者有其美

而人惡之也彼好名而巳軋之以名彼好知而已出之以知使之由乎凶器是當之也觀其所出知其所反則回之徒殆爲菑耳苟人君悅賢惡不肖則與汝同矣汝惡用求異哉汝與之言徒唯諾而無詔告彼必乘人而鬬其捷辯氣色拂厲而目熒心成求解免順從之不暇是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則順始無窮矣彼不以信厚期我而與之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身拊民疑於斂恩故其君擠之亦好

名而已堯禹之於蕃國猶不能化必至於滅之是名實者聖人不能勝而況若乎端而虛非至虛也勉而一非至一也驕滿於中發見於外抑人所感求快其心小德猶不成況大德乎以之格其君不過外合內不訾而已又何足以化彼夫以已之言而

蘄人之善不善以已賤而又貴故也自道觀之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何分別於其間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回謂以三者趨變應乎其可然以此應物非得一而無心

此所以爲太多也外則寓直於古則是政人以法不以人而易其所知是不諜也諜者寄覘人意而得之則固矣雖亦無罪惡可以及化以其師心而未能無心故也疑獨註年壯者其氣剛行獨者其德孤此所以輕用其國民死若蕉也賢者之於國猶醫之治病治國本治賢者無所施則去之亂國不治賢者負其術以就之有疾者多往醫門有國者多求賢士願以所聞於夫子之言思其法則而行之庶幾衛國有

瘳乎仲尼以其術淺不足往化聖人抱一
爲天下式則夫雜多者宜其憂而不救先
存諸巳則在人者不言而喻存諸巳者未
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而行其道哉夫德
因有名而後蕩知因有爭而後出二者凶

器不可以盡行於世也養氣至於充然後
能達人之氣養心至於靜然後能達人之
心未能如是徒以繩墨之言行法於暴人
之前彼必惡有其美而害之矣且衛君苟
悅賢惡不肖惡用求汝以取異於彼耶汝

唯無言則已若其有言彼必乘君人之勢
以角其捷辯汝必容色形見於外心亦順
之於內順其始而後無窮也汝苟不信吾
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昔龍逢比干脩
身以拊人之民其君因以陷之此好名之
建六　十二
過也叢枝胥敖有扈三國相攻以求名實
堯禹猶不能化興兵伐之使國虛身戮而
後止由是知求名實者皆不能自免也顏
子又告以端虛勉一夫子言衛君以陽為
充案人所感小德無成況大德乎回又陳

三條與人與天與古爲徒庶可免經世之患夫子復不許太多致法而不諜諜私察亦間諜之意雖固亦無罪言猶有內外古今之論所以不免世患若以命物之化者言之又豈有天人與古之異哉唯無心者然後能與於此

詳道註至人之於天下未嘗有思而足以悅有思者之心未嘗有爲而足以研有爲者之慮是何邪感而後應迫而後動豈弊弊然以天下爲事哉顏子知有思有爲以

經世而不知無思無爲以應物將欲救衛
君威虐之過拯民於無如之中仲尼所以
譏其雜擾也至人先存諸已抱一也後存
諸人爲天下式也存諸已者未定則雜暴
人之所行則擾夫德者名之實名勝則德
蕩知者爭之器爭興則知出德厚信矼內
也未達人氣名聞不爭外也未達人心而
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交淺
言深適致其惡也自悅賢惡不肖至必死
於暴人之前言知之爲患自桀殺關龍逢

至聖人之所不能勝言名之爲患也端虛勉一以陽爲充者也以陽爲充則實自有回也回回之始也欲尚知以濟世患知其不可則欲攝知以歸虛一旣又知其不可欲通虛一以歸於三術故與天爲徒則推已直前不斬人之善否與人爲徒則爲人所爲而不犯人之所疵與古爲徒則陳古剌今而不爲人所病端虛勉一固執而已不足以言德謂不化者不知通變也三術則諜察而已不足以言政所謂未及化者安

能化人也

碧虛註輕用其國固不重己輕用民死又不重人死者莫知其數故以國量蕉者質虛之草衛君雖有德澤如蕉之不實民無所往矣回謂醫門多疾願思所以救之道

不欲雜多則惑也先存諸己立其本也其本末立安能化人喪德者名也役知者爭也人不能知者大名也人不與爭者大知也不知不爭所以盡行也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是以人惡有其美若

殆爲人葘夫若乃尊賢遠佞是爲明哲安
用更求異邪彼將乘勢角其捷辯則汝目
熒以驚外色平以忍內口成而依違容形
而失措心成則無守而順始無窮終於不
逆也若殆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遂舉龍逢比干以證無道則逆順之事彰
有道則逆順之理忘昔堯禹之於三國尚
不能化必攻以滅之而回欲空言以化衛
君非徒無益也端則未虛勉則不一驕盈
於外人所不違性不可違其可以虛一而

化諸顏子又陳與天與人與古爲徒或可以免患而夫子不許以其猶師成心而未能體冥之道故也

趙註死者以國量乎澤積尸平澤以澤爲量也若蕉刈民如草菅也顏回欲往救之夫子歎曰汝往必遭刑耳說人而憂其不合必多爲之說期人必從是爲雜矣自雜而至於憂自救之不暇安能救人汝胷中所守尚未定暴人之所豈可輕往夫名立則德失爭起則知生諫言行則過歸於君

善歸於臣故名相軋軋而知起爭非所以盡
行也汝雖德厚信矼而心氣未達乃揚已
之直以招人之過人必疾之此之謂菑人
必反受其菑也彼若有悅賢惡不肖之心
將求汝不暇何待汝往汝不言則已苟有
言焉彼將強辯以求勝當此之時汝目眩
而不敢視色和而不敢抗汝之口自解不
暇汝之容必且面從汝之心必且成其所
欲爲如是則不惟無補抑又甚焉順適其
意方得其不我窮也龍逢比干忠諫被殺

是不與其名也叢技胥教有扈用兵交爭
爲堯禹所攻是不與其實也名實者聖人
且不能勝汝乃欲正衛君乎汝欲往必有
道試以語我回告以端虛勉一夫子以爲
不可衛君驕矜肆欲朝夕以善言漸漬猶
且不入況遽欲正之彼既執而不變汝將
外與之合而內不敢議斯尤不可矣顏子
又更辭以告與天與人與古爲徒夫子謂
衛君政法所失甚多安可以古爲比彼雖
不改亦不汝罪然技止此耳胡可以及化

彼之所爲與自是其心者同豈復師古哉
膚齋云嘗聞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莊
子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者謂如
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
已治之國又何用我欲以所聞於夫子者

告衛君庶乎其國可安也夫子以爲不可
往自雜至憂言其自苦何能救人當先存
其在已者纔有求名之心則自然之德已
蕩私知用而爭競起矣名知者天下之凶
事不可以盡行故雖德厚信實未達人之

性氣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陳術於惡人之前蓄將及汝矣汝既不召而自往彼以王公之貴將乘汝言語爭以求勝汝爲其所困則目必眩然屈服其色以求平於彼口則營救解說形必擎跽曲拳用心以成順之順此而往其惡無窮也昔龍逢比干以忠見殺好名之過也堯禹之伐三國言彼求名自利之人堯禹且不能堪而況汝欲求名諫衛君乎顏子謂吾將端虛勉一庶可往化夫子以爲甚不可衛君陽氣充

滿汝欲以言感之彼將寀服汝心以快其意汝將執而不回則外以端虛求合內守勉而一者詎自以爲可手顏子又設三條庶可以說衛君夫子復不許謂汝所言政法太多終不安諜能此三者固亦無罪然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盖汝三說皆是師其有爲之心纔容心便有迹非自然之道也

諸解大意詳悉茲不復贅字義或有遺論僭附編末云按澤若蕉頗難釋或從

澤絶句則下二字爲句未圓澤字說有二義蕉亦解者不一音義舊註以澤爲野蕉同樵其論却通死者以國量猶史載谷量牛馬之義言其其多不可數也民死旣衆則穀粟草木不得遂其生澤中如見樵刈其國政可知矣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術字諸本一同獨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衒下文又照崔氏本作惡育其美育賣也以貫上文衒字之義於經

旨終有未安考之史記樂書識禮樂之
文能術又曰術者之明術通作述存古
可也此章暴人凡三諸解例以凶暴立
說審詳前二處宜作表暴解謂表暴人
之所行術暴於人之前辭意頗暢上下
文亦通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蒯聵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肆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二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齊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

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
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
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
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
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
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

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
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
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

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郭象註有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若一志謂去異端而任獨遺耳目忘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未使心齋故有其身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放心於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使物自若無門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也不得已者理之必然體至一之宅會必然之符

理盡於斯矣夫欲不行則易行不踐地不可得也無爲則易爲不傷性不可得也視聽所得者粗故易欺自然之報細故難爲也失真少者不全亦少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各當其分而欲違天爲僞不亦難乎有翼有知之喻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生吉祥之所集也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以應坐之日而馳騖不息外敵未至而內已

困矣豈能化物哉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責而況人間之累乎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通者故世之所謂知見豈欲知而知欲見而見哉世人因欲爲知以知爲見以見心神馳於內耳目喪於外故處身不適與物不冥矣

呂註仲尼謂顏回凡事有爲而爲之未有易而無難者心齋者無思無爲而復乎無心也非一志不足以告此無聽以耳而以

心則聽無聞矣無聽以心而以氣則心無
知矣聽無聞而止於耳心無知而止於符
虛以待物唯氣而已唯道集虛此所以復
乎無心也人之於其心未有得其所爲使
者所以不能無我故回之未得使實自有

其身得使之也則能無我矣無感其名忘
其虛也入遊其樊則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入則鳴不入則止金石有聲不考不鳴也
方其止也無門可由而羣動不能踰無毒
可施而衆邪不能病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而動以此涉人間世亦幾矣夫子又告以
絶迹易無行地難欲無行地則莫若絶迹
欲免物累則莫若忘身忘身不真不免於
僞而已人則有知而有所不知故爲人使
易以僞天則無知而無所不知故爲天使
難以僞存吾心之所以事天爲天使者也
其可容僞邪人之有知者以知爲翼拔其
翼則止而不飛矣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則
吉事有祥止於所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
馳此吉凶悔吝之所以生乎動也夫止止

者耳如目目如耳心凝形釋骨肉都融耳目内通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此萬物之化古聖之所行終者也疑獨註齋貴虛心若心猶存有則其爲齋也難矣以齋爲易而忽之者皥天不宜聽之以耳正聽也聽之以心反聽也聽之以氣無聽也正聽以耳將以窮理反聽以神將以盡性無聽以虛將以至命也聽止於耳不若於心心有分别符則分而有合意至於氣則無所復聽虛以待物而已道由

此而集心齋之妙用也列子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與此義同顏子旣悟乃曰回未得仲尼使之心齋實自有回旣得使心齋之後未始有回則無我矣夫子又語以汝雖已至虛若入於有爲之地當

不動心於名可也心如管籥虛以待氣氣入則鳴不入則止何嘗容心於其間哉任萬物之出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治無毒者也抱一自居不得已而後起以應物寓其理於物而不自有則盡矣盡性命之

理而有爲者其爲莫非天也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則爲僞也難矣翼飛知知以喻顔子必有至虛之宅方能化物瞻彼前境了然空虛以喻心也生白則道集之謂性含神定則吉祥來止不能止者形坐而神馳矣夫能定者耳目非必在外心志非必在内故雖有思有爲而無涉世之患鬼神將來舍而況於人乎

詳道註有而爲者古人嘗難之有思必齋有爲必戒故欲神明其德者必齋心焉此

仲尼所以告顔回也文子曰上學以神聽
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聽止於耳則極
於耳之所聞心止於符則極於心之所合
而已聽之以氣則無乎不在廣大流通所
以用形而非用於形所以待物而非待於
物虛而無礙應而不藏故一志所以全氣
全氣所以致虛致虛所以集道此心齋之
義也回之未得使猶以大患有身得使之
也未始有回則無其身矣故能入其樊而
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攝

有爲以歸無爲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推
無爲以寄有爲也天不行地則易行不踐
地則難無爲則易涉世不犯難則難爲人
之所爲人使也故易以僞爲天之所爲天
使也故難以僞鳥非翼無以飛人非知無
以知室非虛無以生白吉祥何由而止止
哉夫苟不止則雖拱默山林亦坐馳也夫
耳目內通則無聞無見外於心知則無思
無知如此則虛極靜篤鬼神來舍況於人
乎此所以命萬物之化而不化於物古聖

之所服行終身者也
碧虛註祭祀之齋涉迹心齋則悟本也無
聽以耳而以心遺照觀妙也無聽以心而
以氣渾一太漠也初學到此散漫而難攝
然有妙門焉在乎聽止於耳神專所司則

內景不逸外塵不入心止於符祥光凝合
則靈府湛然心君寂爾是故沖氣洞虛本
無所待然無待之中靈物自集所謂交梨
火棗不生於荊棘之地此理惟修習者知
之得使者心齋之容用實自回也未能虛

心未始有回虛亦忘矣若能入乎法令之所於物不動不矜者庶幾免患矣入謂聽納鳴謂無機巧之言聽之則言不聽則止言辭廣大曰無門理趣淡泊曰無毒心無二者一宅寓於不得已寄功羣林也止步

絕迹則易行不踐地則難喻人使易誑自任難欺有翼斯可以衝天有道斯可以應變也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身坐閑堂內懷好惡是猶馬伏槽櫪馳意千里矣夫不逆六鑿於外則反收靈光於內人

間事物無緣染汙也
趙註聽止於耳心止於符寂然不動也氣虛以待物感而遂通也唯道集虛虛則衆理之所會此之謂心齋顏子豁然而悟曰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無我也夫子歎其盡善又告之曰汝能入其國中而不爲名所動合則言不合則止無門者我無隙之可乗無毒者彼不以我爲害一處之以不得已則庶幾焉絕迹易無行地難亦不得已之意爲人使則

有心故易以僞爲天使則任理故難以僞
以無翼飛無知知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也闋者虛空之性虛室生白泰宇發光也
吉祥止止禍亦不至福亦不來也若有徵
福之心是謂坐馳矣夫徇耳目內通其中

明也外於心知其中虛也如是則將與鬼
神爲徒人其有不信者乎
盧齋云汝有其伎倆而欲爲之纔萌此心
則天意亦不樂矣先令一志欲其不雜也
聽以耳則猶在外聽以心則猶有我聽以

氣則無物矣聽止於耳則不入於心心止於符則與物相合便是物我對立虛者道之所在唯道集虛只此虛字便是心齋也顏子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忘我則虛矣夫子又告以入世如樊籠汝能入遊其中而不爲名所感動入則鳴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不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無方所則無門無臭味則無毒此皆無心無迹之喻以混一爲吾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則

於人間世之道盡矣絕迹不行則易行地
無迹則難爲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僞唯
冥心而聽造物所使則無所容僞矣無翼
而飛便是不行而至所謂神也以喻下句
有知爲知人之常也唯知其所不知則爲
無知之知斯造道之妙視彼室中空處必
有光入以彼闋者喻我虛中生明即此虛
明之地便是吉祥所止下止字是虛處止
則虛虛則明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坐
而神馳矣夫耳目所聞見皆內通於心我

無容心則耳目雖通於內若無所聞見也心虛則鬼神來舍豈有人而不能感化乎夫涉人間世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首以孔顏問答歷述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方顏子以虛一進其本議亦正矣

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由中之機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全仲尼猶以為太多政法而不諜胡可以及化以心未能忘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由是知夫子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

斷絕之地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齋肅形
神而後告之自明而誠之謂也諜字以
間諜釋之不通庸齋訓安為近接聽止
於耳心止於符及氣也者重舉以釋上
文解者或分析立說義不貫適今據其
大意以求印正云聽之以耳止於聞道
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
能盡忘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聞無
所不契彷徨周浹混合太虛太虛何處
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物亦不能逃也耳

之所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則靜極無爲虛以待物孟子所謂浩然充塞者也觀夫注焉不滿酌焉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何待不待之有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虛之所同攝也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以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以化天下之剛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已故能靜鎮百爲明燭萬有如鏡開匣

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妍醜莫逃而無
恩怨予奪之累以是而處人間世特遊
戲耳顔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用
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
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常謂其終日不
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顔子將
之衛而夫子告以此者盖平日心傳內
學皆性命之精微真以治身者也今將
出而有為翊扶治道故詳及於君臣交
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形氣交和中虛

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以臨及代
之真機聖人所以與天爲徒而不涉人
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仲尼曰王使諸梁也
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
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
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
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
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

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
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
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
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
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
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
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
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

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郭註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爲歡者以成爲歡不成則怒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

也使事成而人患去固已結冰炭於五藏
矣成敗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唯有德
者能之今爨夫對火而不思涼所饌之
儉薄而內熱飲冰者誠憂事之難也事未
成則恐其不成若果不成則恐懼結於內

刑網羅於外也仲尼告以命義大戒自然
結固不可解者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
足戒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則無
哀樂何易施之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
不施心於其間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

況君親乎事有必至理固常通當任所遇直前耳若信道不篤悅惡存懷謀生慮死未見其成事也夫喜怒之言常過其實傳之者宜兩不失中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者獲罪故不傳臨時之過言必傳其常情而要其誠致斯近於全也

呂註外物不可必而事無小大以成為歡是必之也若成若不成而有人道陰陽之患是多兵也唯有德者則能無我無我則無必無必則無患矣今使未行而其憂至

於內熱則未至乎事之情而有陰陽之患
不能忘身之甚也故仲尼告以愛親命也
事君義也不可解於心事親不擇地之夷
險事君不擇事之難易而一皆安之所以
爲忠孝之盛則事其心者哀樂之來豈易

施乎前哉哀樂易施乎前是有所擇而不
能安能事其心則以之事親事君未有不
安者誠能無所擇而安則行事之情而忘
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乎
疑獨註凡欲立事者莫不樂成而憂毀故

若成若不成舉不免乎患能逃斯患其唯有德者乎子高自陳吾食粗而不精故其爨也用火不久而不思涼今朝受命而夕飲冰內熱可知矣未至於行事之情而陰陽人道之患皆不可免為人臣者不足當之宜有以語我仲尼告以臣子大戒命在天而義在人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適而非君也心者人之真君能求之於己而事之則亦不知有君親任其自然而忘哀樂之變事有不可奈何者行事

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哉
仲尼又告以為使傳言之道凡與人交近
則可以責其實故相靡以信遠則不可失
其傳故忠之以言然兩家喜怒之言傳之
最難而溢美溢惡則類乎妄信之也莫則
傳言者殃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庶乎全
矣

碧虛註釁無欲清明所饌淡泊内熱飲冰
蓋憂煩所致欲免陰陽人道之患所以請
教於仲尼仲尼告以父子天合曰命君臣

道合曰義且造化之下皆係君親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是曰大戒故不擇事地而安
之擇之則非忠孝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
易施乎前唯信道任命而已矣爲人臣子
者固有所不得已舜之陶漁禹之治水唯

盡節忘身安乎命義可也相靡以信忠之
以言皆迹也觀迹可以知其本傳言循履
迹貴乎適中過與不及皆差矣差則傳言
者殃盖失常則虧也
趙註圖事不成則屈辱隨之人道之患也

圖事若成喜懼交集陰陽之患也吾所食
粗糲爨無欲清可謂節約矣初無內熱之
病而胷中已如焚是不待事之成不成而
二患集於吾身夫子何以教我遂告以命
義大戒以事親喻事君既委質爲臣皇恤
其身哉又教以爲使之道主乎忠信喜怒
之際謹於傳言庶乎全矣
膚齋云爲國謀事不成必有刑責爲人道
之患若勞心計較成事憂思致疾爲陰陽
之患今我自受命以來食不知味胷中焦

勞來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又有刑責是兩受患夫子何以教我仲尼告以二大戒戒猶法也命得於天事親與生俱俱生故不可解於心義則人所當爲事君第一件事事親盡孝則東西南北唯命之從豈擇地而安心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變易蓋事有難易既出君命則是所當爲天命一同無可奈何安之而已爲人臣子不幸而遇其難但行其事之實豈復顧其身哉

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
夫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冰炭交戰之
意覬有以發藥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
忠孝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逃
於天地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

要亦槩見乎此然心爲天君萬化所出
人能事心盡道則於君親可知矣不可
奈何而安之則平居暇日可知矣信道
篤而自知明何死生之悅惡哉此所以
訓天下之爲人臣子者於其所難安而

安之忠孝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傳言之難而誨以幾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齋之論而造坐忘之極子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才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

甘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建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建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三

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

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
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
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
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
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郭註始陽卒陰欲勝情至潛興害彼而不
復循理也始治卒亂旅酬有次湛湎淫佚
而無所不至也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
至之理夫言者風波行之則實喪事得其
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忿怒之作常由

巧言過實偏辭失當譬蹴獸窮地意急情盡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瘢疵以對之尅核太精則鄙吝心生而不自覺又安能知禍福之所諳邪遷令勸成事之危殆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彼之所惡而勸強成之則悔改尋至且夫寄物以爲意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斯接物之至當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直爲致命最易而以喜怒施心故難也

呂註人心善淵而靜則言者所以爲風波而易動止則居實而安則行者所以爲實喪而易危然於易動易危之際不可不謹夫事其心忘其身則無陰陽之患無遷令無勸成則無人道之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是乘物以遊心也有爲也緣於不得已託不得已以養中也今使於齊莫若爲致命而已致命則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而事之情得矣夫何作爲以報哉唯致命盡情此爲難而已矣

疑獨註以巧鬬力者始於喜卒於怒以禮飲酒者始於治卒於亂奇巧謂詐僞奇樂謂異歡始於信諒卒於鄙野始也尚簡其終必大此亦人事之常心以喻水言渝風波德實也行華也無行則德不虧無華則實不喪心已歡故易以動德已失故易以危夫忿怒之施因巧言不實偏辭失理猶迫獸窮地鳴不擇音氣息茀欝疵癘並生此喻事其心者當放之無爲之地若引之憂患之途與迫獸窮地無以異矣尅者責

人太切核者迫人太甚不肖之心寘然應之而不自知也爲使者遷改其令勸助其成皆危殆之事美成在久仁在乎熟是也彼所惡者勸強成之則改悔尋至可不慎歟秉萬物以遊心託至理以養中理所當爲者不得已也緣督以爲經即不得已以養中之義斯爲至矣又何必強有作爲以報人君之德莫如爲致命而不辱此其爲難也

碧虛註巧變則必爭樂變則必亂風波之

言易動實喪之行難安逼獸窮地則惡聲出責人太深則和氣喪理自爾耳莫知所以然也遵法令者不遷明自成者不勸美成在久大器晚成也惡成不及改將奪必與也乘物遊心則任物託不得已則虛已作爲以報則僞矣自忘則易欲致君命所以爲難非難非易唯有道者能之

趙註始陽卒陰始治卒亂此理之必然水遇風而波作獸將死而咆哮亦勢所必至一言之發激怒於人非風波乎人旣激矣

將行其怒非實喪乎遷令勸成是謂過度
從而益之事必危矣美成者因喜而得成
猶貴在乎久惡成者本無成意而强之使
成必不久也心寄於物一寓於不得已而
心不爲之動養中之道無加於此何必逆
料其難成而作爲報也莫若致命盡情此
其難者
鬳齋云陽喜也陰惡也戲劇太甚則有過
用奇巧者招飲以禮也治初筵秩秩時也
亂載號載呶時也飲酒過當故樂多異常

或成爭競諒信也鄙詐也人世相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行有名迹則喪實矣忿怒之設由於巧言偏辭如獸死之時音又何擇氣息茀怒狠戾並生是爲尅核故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到此就奉使上結無遷令即傳其常情也無勸成聽其自然也纔起過當之念便是求益謀事必危美成在久言人之相與盡善非一日可成一事不相順有轉步便成惡者是不及改也若乘物以遊心於自然托不得已以

養其中正此爲至矣何必有所作爲而後
反命邪但當真實致其君命不必過慮事
之成否也

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
是爲出世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却
泛說世事感召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
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誠爲
切當尅核太至核同劾諸解罕詳及唯
疑獨分爲二字釋之令擬從核字本義
爲之說云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

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之意今謂菟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意盡菟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爲蓋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周公篇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以惡音去聲今擬從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

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其無遷易
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侯之
驕志也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慮
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失
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爲以報
其君哉莫若爲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
福則處此亦何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
義大戒終亦歸於本意觀此一段曲盡
物情孰謂南華傲睨物表而略於世故
邪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

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郭註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己縱其

無度則亂邦不知民過之由已責民而不自改吾將奈之何反覆與會俱所以為正身形不乖迕和而不同就者形順入則遂與同和者義濟出則自顯伐與同則是危而不扶與彼俱亡矣自顯和之且有含垢

之聲彼將惡其勝已妄生妖孽故當玄同先塵然後不得而親疎利害也與之為嬰兒不立圭角以逆其鱗也令知之所無奈何而強當其任猶螳螂怒臂以當車轍積才伐美以犯危殆之道故順理則異類生

變逆節則至親交兵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謹也

呂註其德天殺則人所不能生與之無方則危吾國與之有方則危吾身無所施而可也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則尤難事者也就之失在入入則與之同和之失在出出則與之異故爲顛滅崩蹶爲聲名妖孽者以其與之同而不知所以扶持與之異而不知所以將順故也與之爲嬰兒以至於與之爲無崖則雖與之無方不至

於危國雖與之有方不至於危身盖因其性之所有而達之如宣王好勇好貨而孟子導之以王道是也後文螳螂愛馬皆引喻之言大意明白不復全解

疑獨註天殺者言其惡德禀於自然而不可化方矩也與之遊矩之外則恣欲敗度吾國危矣與之入矩之內則制欲奪情吾身危矣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吾奈之何哉答以先正汝身形在外宜與人同故莫若就心在內宜與人異故莫若和就

不欲入懼其褻狎也和不欲出惡其自顯也入而褻狎則爲顛滅崩蹶出而自顯則爲聲名妖孽此所以宜戒愼嬰兒無知町畦界畔崖岸也順彼所爲隨而不逆然後導達之使入於無疵也螳蜋怒臂戒顏闔勿攖其鋒 養虎養馬俾顏闔導之以理也

詳道註臣人易傳人難傳人易傳太子難勢尊位重理所難化況其德天殺此所以慄之也形就者比而不雜外曲也心和者異而不乖內直也外曲則不失人內直則

不失已就而入則與之爲無方而危吾國和而出則與之爲有方而危吾身則當與之爲嬰兒而無畦無崖達之入於無疵矣古之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者以此餘註槩同前說

碧虛註相與爲惡則亂邦率之以道則害己唯善歙張之權者斯能傳之若省己過則無凶德矣正身者不言之教形莫若就與之無方也心莫若和奪之有道也就入則同惡爲顛滅崩蹶所以危吾國和出則

自矜爲聲名妖孽所以危吾身故自嬰兒以至於無崖此所以歛張子夸之道也螳螂怒臂以當車轍才美力微不敗而何養虎養馬喻制物在乎術役人在乎權亡其權術而欲御物斯自害而已矣

趙註形就則使不我䟽心和濟其所不及和猶和羹非以同爲和也雖若是猶恐不免就而入則逢君之惡和而出則彰君之惡顛滅崩蹶是論胥以亡聲名妖孽是求名而撥禍故必和光同塵使無得而瑕疵

乃爲至也螳螂養虎愛馬三喻事異而意同

鬳齋云其德天殺言爲天所銷鑠無方無法度也言縱彼敗度必危吾國若救正之則禍必及身吾奈之何教以正汝身者率己以律人也就隨順之和調和也外隨順而內調和然猶無患隨順而與之爲一是就而入也調和而圭角稍露是和而出也不免顛滅妖孽而已嬰兒無町畦無崖是形容無知妄爲之狀彼方如此我且順之

到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螳螂怒臂騟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養虎愛馬義自顯明

觀伯玉之教顏闔又下夫子教子高者一等矣盖子高猶知尊楚君有奉命憂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戒終之以乘物遊心託不得已雖委身爲使而猶知存所天未至徇人而忘己也闔則既知蒯聵之不可傳而欲傳之先已懷疑

而求彼之信已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告以正汝身哉立其本而後末可舉也形就心和是見其勢不可以力正姑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傳之道也況就而入和而出者乎至於與之爲嬰兒爲無町畦爲無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點化一着然師傅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遽至於是縱由此而達之僅可無疵而已安能化物哉螳螂怒臂正以喻蘧將恐不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喻而

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潔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
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
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櫨
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
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
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
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
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

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
之不亦遠乎
郭註不在可用之數曰散木可用之材爲
文木物皆以用自傷數有睥睨已着唯今
匠石明其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弟子猶
嫌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匠石謂社
自來寄非求爲之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
見辱病豈榮之哉夫以無用爲用雖不爲
社終不近於翦伐是彼以無保爲保而衆
以有保爲保無用者泊然無爲而羣材自

用汝以社譽之不亦遠乎
呂註櫟社不材而神者也其大蔽牛則其
本根深固可知彼以不材爲用而觀者以
爲美是不知己也知其散木故壽此所以
爲匠伯器羣材而用之之道也自爲舟則
沈至爲柱則蠹此所以爲不材也櫟之不
材是木之質則樝梨橘柚乃所以爲文折
泄掊擊以文滅質也先操斧斤而觀後舍
之而去則幾死而乃得之爲予大用使可
以爲舟楫棺槨且得有此大也邪唯不物

乃能物物而物物與物奈何相物也夫無用者固不知其無用而趣取之則爲社者固非彼所知而曰求無所可用者向之不知已者以己材爲美是詬厲也直寄之無用而已彼安知其無用而趣取之乎彼所以不爾者在於不材雖不爲社豈有翦乎則爲社者非彼所保也衆以有保爲保而彼之所保與衆異非可以義譽之欲學者忘義而求之也

疑獨註散木非規矩繩墨所能制散人非

仁義禮樂所能拘唯至命者斯足此語櫨
梨橘柚以實而害其生凡物以有用自傷
者莫不若此且我求無所可用久矣幾爲
匠者睥睨是幾死矣今得匠石以爲不材
此無用之用實爲大用也使其有用豈得

若此大邪予與汝皆受命於造物均爲物
而已奈何相物也匠石弟子謂櫟樹何不
疾取無用而又爲社邪匠石曰櫟非求爲
社社直來寄耳汝言此則櫟樹以汝爲不
知己而詬厲之也彼以無用保其生縱不

爲社亦豈有翦伐乎彼以無保保爲保衆以
有保爲保此其所以異也
碧虛註櫟社巨材人皆厭觀若非匠石別
識幾爲執斤者所伐今以全朴爲大用也
奈何相物猶嫌匠石有分別之意然弟子
尚以爲良材而託社自詬匠石謂彼社直
來寄木非木求爲社也以曲轅鄉俗爲不
知已者以社爲辱謂之詬厲至人以無用
全生世俗以不材見棄櫟社與文木有異
唯匠石知之耳夫木猶不可以義譽而況

至人之道乎

趙註匠石章發明大木無用之用與逍遙遊意同鬳齋口義頗類呂氏疑獨但趣取無用則如本音謂此木志趣取於無用何必為社邪章末以義譽之謂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

前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復引櫟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問以發明之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是一句奈何哉其相物也言予汝

皆稟形爲物汝乃欲用我邪幾死之散
人謂汝以能自役亦幾死矣予安於無
用豈汝所知哉弟子又謂櫟之本趣旣
取無用則何以社爲匠石令其不必言
彼社直來寄耳非求爲社也正以社爲

不知已而加詬厲且旣安無用縱不爲
社亦何得有翦伐乎盖彼所保者不材
故與衆異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
喻淳朴之人自全於世不顧人之吹噓
奬借或得譽於鄉黨亦寄焉耳豈以爲

桀哉唯其不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

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

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郭註天王不材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明者爲之視聽者爲之聽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扞夫何爲哉玄默而已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者乃材之所至賴也

呂註前論大木以不材終天年次論荆氏楸栢夭於斧斤以材爲之患是以聖人神人之於用致之爲尤深藏之爲尤密故無用而用以之通不材而材爲之使則遊人世間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疑獨註高名之麗高顯之屋也禪傍棺材也此言文木有材所以夭折解祭祀解賽也白額亢鼻痔疾此三者解賽靈河不可用之彼祝以爲不祥神人貴無用之用則所以爲大祥也

詳道註老子云曲則全枉則直龜以神而見夢不若曳尾於塗中狙以便而見巧不若全軀於深蓁然則不材者神人所以爲材不祥者神人所以爲大祥也

碧虛註七竅馳用則昏塞不通百骸勞役則疲薾莫支唯有無名靈物統御一體光耀弗竭充滿太虛故衆神得以芘籟巫覡嫌病物不殺神人以瀹祭爲尊

趙註商丘大木與櫟社義同荆氏楸栢以有用而不能終天年不若牛之白顙豕之

亢鼻人之痔病者以不材而自全也

膚齋云商丘之木與前章大意相類言神人之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不材而已荊氏之地宜楸栢桑三木杙椿也麗屋棟高名大家也即高明之家音同而字異耳解

古巫祝者書名解之中有曰牛白額者豚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此三者巫祝以為不祥唯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以神人觀之則大祥也

諸解發明大意盡矣而字義有未釋者今附于後云隱將芘其所賴言隱然芘其蔭也或以隱字屬上句說之不通必有異材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非軸解謂木紋旋散也杙所以樓獮猴禪傍棺

之全一邊者高名之麗麗釋以屋字當從欐列子餘音繞梁欐高名則是高明無疑庸齋說甚當此章與前章義同後添人以疾而免祭河之厄又結以神人所以為大祥經意顯明茲不贅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脇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建八　十六

郭註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自用歸功名於羣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者支離其德者也

呂註支非體之全離非物之合疏則通而明支分而離散之則疏通而無有身之患故支離其形者征役所不能加支離其德者事爲所不能累也

疑獨註支離其形則忘形而以理自勝支離其德則忘德而以命自處墮體黜聰忘形之謂也上德不德忘德之謂也忘形之人保身盡年以遠人閒之害而已若夫忘德者知周萬物而反知於愚明並日月而歸明於昧豈忘形者可同日而語哉

碧虛註處身無用支離其形也懷道若愚
支離其德也
趙註世人知德之爲美而不知德之爲累
故莊子以支離疏譬之
鬳齋云會撮椎髻兩髀腿兩邊也挫鍼縫
衣治繲浣衣鼓筴所以播米而得其精也
支離疏以形病不受役又因得粟與薪亦
不材自全之意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
以無用爲大用也
會撮音檜最又會古活切撮子活切切項

椎司馬云䯻䯻也古者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䯻指天向氏云兩肩聳上會撮然也今讀多從首音與大宗師篇句贅指天字異而義同自顚隱於齊至兩髀爲脇形容殘疾之狀鼓筴播精司馬云筴著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同策小箕也簡米曰精崔氏云鼓筴揲技衣食所資切於日用故可籍之以食十人此亦設辭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有餘也彼支離其形猶若此況支離其

德者乎此段切緊在後句盖德忌乎執執則非德矣支離謂踈散自在於德而踈散自在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其形者徵役不及而粟薪可沾則支離其德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

共刈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之之十

建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　建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人間世第四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

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郭註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世之盛衰蔑然不覺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豈爲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盡當今之會冥然與

時世爲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恣其性內而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無爲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

命全而非福者理未聞也福者即向所謂全非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之至輕也釋此無爲之至易行彼有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取夫載彼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爲內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禍重而莫之避此世之大迷也畫地而循之其迹不可掩有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付之自

得故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内外同福也迷
陽猶亡陽亡陽任獨不蕩於外曲成其行
各自足矣
呂註聖人成焉成己而成物聖人生焉則
全其生而已天下之至善莫如道則福莫
大於是其爲物也視聽莫及輕如羽而世
莫之載也天下之至惡莫如非道則禍莫
大於是其爲物也自無爲有重如地而人
莫之避也臨人以德則有己畫地而趨不
免殆而已迷陽則不知所如往雖曲乃所

以全也山木桂漆之見伐皆自有以取之是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人之處世有治有亂遭亂而能曲全斯爲善處人間矣

疑獨註聖人當有道之時則制禮作樂成功於當世當無道之時則全身遠害以保其生聖人非有係乎生也欲其身存垂法後世謂之成可也周公之於周聖人之成也孔子之於魯聖人之生也福不出於性內而罕求之禍多生於分外而求不止性

內者舉則能勝載則能行豈有鴻毛之重哉分外者寄於吾身其重如地迷者沒溺於其間而不避蓋不明禍福之本故也所謂本者戒定慧即性內之福貪嗔癡即分外之禍也臨人以德則未能寘於道畫地而趨則未能藏其迹迷陽則晦其明而無傷吾全生之行空卻其心曲順於物則各足乎性分矣山木桂漆之召患以踰不能遠害而求用以傷身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心豈弊弊然以經世爲事

特因時秉理應之而已世之知孔子者止於形器之間而不見其無事之際故始陳其經世之迹卒接輿之歌以信之則迹絶而心見矣所謂聖人成焉者以身徇道而成功聖人生焉者以道徇身而全生也已乎已乎至晝地而趨言今之從政者如此迷陽迷陽至無傷吾足言今之體道者如此也

碧虛註有道則樂成無道則全生能載輕羽之福者無爲之士不避重地之禍者勢

利之徒夸德臨人有我厚矣驅人徇迹其
道尤危迷陽謂晦明晦明則行完卻曲謂
退身曲全安於分内木火桂漆之喻皆適
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逍註接輿之歌蓋傷孔子不遇時非譏孔
子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言鳳出非時也
人處斯時僅免刑戮足矣微福莫能勝重
禍不知避言世人迷惑若此臨人以德則
人惡有其美畫地而趨則人徇其迹已乎
已乎言不可不止殆乎殆乎言不勝其危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晦其明則吾行全矣山木至無用之用乃莊子之語用以結上文數章之義

鬳齋云天下有道聖人可以成功天下無道聖人全生而已方今亂世苟免於刑爲幸何敢他求處亂世而免刑全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不知有亂世之禍常至殺戮是重於地而汝不知避臨人以德取禍之道不若已之畫地而趨言其拘束自苦誠危殆也迷陽喻失本性之光明曷行於世

卻曲言回護避就必至於傷吾足言其不可行也

諸解已詳不復贅釋按文中子述史篇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雖同而反其意各有所主耳愚

嘗謂秦漢以來諸子立言者襲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愈出愈竒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卻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卻多音隙獨碧虛如字復正經文作卻曲卻

曲庶協上文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差謬
誤疊吾行二字識者自能鑒之
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爲大不可不盡
焉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
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美矣是以

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之多患名
知之相軋心氣未達譽終毀至弓旌在前
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遠如愚之臣
遽欲往化年壯行獨之君焉保其無悔所
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

尊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往以資驕志
攖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外曲
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
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
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
是人欲空而天理將見之時也夫子乘其
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聽以
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悟
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
難矣子高將使齊誨以行事情而忘其身

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傳衛誨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馬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以義可也至於曲轅櫟社以無保爲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申言

材之爲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妬害生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可得也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僨罔不審

由斯遒遂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復結以膏火桂漆之喻警世尤切唯其知涉世之難可以處世而無難矣

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六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名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名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一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敎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敎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不知耳目之所宜而

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

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郭註虛往實歸各自得而足也王駘形毀心全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況一國乎死生人之大變彼與變俱故死生不得與

之變也夫恬苦性殊美惡情異各美其所美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天下一是也因其所異而異之而浩然大觀者知異之不足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又知同之不足同故因其所無而無之無美惡則耳目無不宜無不宜而不和者未之有也視死生如一則喪足猶遺土耳常季猶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遺心而自得得其常心平往者也不能平往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仲尼喻以止水致鑑非駘引物從己也

夫下首唯有松栢上首唯有聖人故不正
者皆來求正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松栢人
皆自正則無羡大聖而趨之也幸自能正
非爲正以正之生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
寘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擇日而登
以不失會爲擇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
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彼何
肯以物爲事乎
呂註學道者學其所不能學行其所不能
行故寓言於王駘從仲尼遊者知從其所

能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則雖全魯歸之與王駘猶中分也從其能行者則立有教坐有議其教不得無言其成不得無形也從其不能行者則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仲尼王駘相爲表裏而已不以

其所能而當君師之任則無用之用與庸亦遠矣孰爲死生而與之變孰爲覆墜而與之遺乎審乎無假知其所得者真不與物遷則死生覆墜而不變命物化而已不化守其宗本不離也人唯不能自其同者

視之則耳目不內通能自其同者視之則
耳目不知其所宜故物視其所同不見其
所喪也常季謂駘懷內聖之道則爲已而
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
爲最之而推爲君師邪唯止能止衆止此
人所以從之求鑑也夫木莫不受命於地
唯松栢獨全人莫不受命於天唯舜也獨
正則舜豈不以正生爲幸而正衆生哉今
夫士之以勇自名者猶能雄入九軍而況
官天地府萬物死生不得與之變者非求

名自要之比也彼且擇日而登假其去來
容與如此人安得不從而最之
疑獨註學者始未有得則虛而往終焉有
悟則實而歸教者默然而喻學者亦默然
而得列子云用無言爲言亦言用無知爲
知亦知是也受制於陰陽而後有死生乘
雲氣騎日月則死生不得與之變矣無假
則盡性故不與物遷命物則至命故常守
其宗也膽附於肝本同一體楚越相去蓋
數千里自其異而觀雖同體而有數千之

隔自其同而觀則與道玄合而萬物皆一
也王駘自聞自見故不知耳目之所宜所
一言其德所喪言其形盖不獨自忘其形
而又使物忘已也常季謂王駘未能忘知
以為己忘心以得心得其常心未大過於
人物何為最之答以王駘獲最猶止水來
鑑止者性之本然唯止於先者然後能止
衆止莫非木也而松栢獨正淩霜雪以寇
衆木莫非人也而舜獨正明庶物而察人
倫幸能正生以正衆生正已而物正之謂

也夫勇士忘生雄入九軍求名自要而猶若是況體道者乎以無形司有形曰官天地以無物藏萬物曰府萬物寓六骸者寄而無畜象耳目者存而不用一知之所知則與造化爲一其心未嘗死故能擇日以登假去留自在也

詳道註德之充者形雖兀而全德不全者形雖完而虧王駘德充於內形忘於外死生不變覆墜不遺則利害之小者可知矣審乎無假則不以內徇外命物之化則不

以末傷本萬物與我雖殊類我與萬物爲
一體故物視其一而不見其所喪也德充
之人視聽不以耳目故不知其所宜在我
忘其形之喪而全其德所有在物視吾德
所一而忘吾形之虧盖聽以耳而聞非耳

視以目而見非目所以立不教而教以之
有坐不議而議以之信也常心則一迷悟
自殊水性本同流止斯異水以止而取鑑
人以正而取最也松栢不以寒暑易其色
故在木爲長舜不以窮達移其正故在人

爲聖駘之於舜雖隱顯不同其受天地正命則一所以皆能正生以正衆生然正生者聖人之本務正衆生者聖人之餘事故稱幸焉夫勇士內存不懼之實外驗保始之名猶不以死生經懷而雄入九軍此全於氣也況全於道者乎全於道者官天地以爲已役府萬物以爲已備寓六骸而不有象耳目而不用一知而不爲物所貳心存而不與形偕制命在內而不在外所以能擇日而登假也

碧虛註不治而不亂立不教也不言而自信坐不議也齋心問道則虛而往悟理而反則實而歸無形而心成介兀而德充也夫至人者天地不能易其德死生不能革其性即境皆冥獨立不改天地容移而我常存府藏氣異則一體之中楚越也動植道同則天地之間不二也逐聲色則耳目異宜混物我則事無好惡是故心無係着所諳皆通彼此委和得喪自泯今見學者盈門而謂得其心覲淡泊自守而謂以其

心常心無迹物何為最之哉觀容必鑑止
水求道當訪賢師唯其自上故能止絕衆
心也植物産乎地得地氣之正者松栢動
物育乎天得天氣之正者聖人率己以正
而行沖默之訓是以大丈夫以道戰死生

而名勢不足稱焉覆載有官動植有稟身
非我有故視聽不用所知不二心奚有死
哉擇日而登去留有時也假人則從是真
人則任己也
趙註王駘殘兀人皆賤之夫子乃欲率天

下而往從焉先生之見與常人遠矣遂問
其用心若何仲尼言王駘之道萬物有死
生而此無死生天地有覆墜而此無覆墜
蓋能審乎無假而守其宗也常季未達仲
尼又以一身萬物之同異爲肝膽楚越

同而異也物與我一異而同也如是則無
視無聽適乎自然物我混融又安知其足
之喪哉常季豁然而悟曰彼爲己之學以
其知得其心言虛靈知覺之心自致知而
得以其心得其常心言由虛靈知覺而入

於不死不生也王駘所得不過如是天下何爲最之哉仲尼又舉唯止能止衆止正生以正衆生以明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又告以保始之證不懼之實始者先天地生人能保之則死生臨乎前而不懼彼

勇士徇名而猶若是況未常死者乎此道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特寄之六骸形之耳目亘萬古而長存也登假猶昇天云

鬳齋云無形無所見心成感之而化也直後猶尚遲奚假豈特也死生亦大矣一句

釋氏議論皆從此出天地覆墜猶大傳云
乾坤毀遺亦墜落之義審乎無假盡見其
實也命物之化言萬物受命於我宗者物
之始也常人不知物同一初至肝膽亦分
楚越苟知此則萬物與我爲一不特以耳
聽目視也物視所一不見所喪言其觀於
萬物無所欠剩讀蠖蛣章便見此意爲巳
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
身得其心以其心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
得其本然之心本然知覺非二物特如此

下語耳盖謂人皆有知有心苟能盡之則
可以爲己可以得心得其常心而已物何
爲最之流水止水皆以喻心能止其心所
以賢於衆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
故曰唯止能止衆止此語大竒松栢堯舜
得於天者獨異故能正其生以正衆生生
與性字義同保守始初徵驗必有不懼之
實謂荆軻聶政之徒尚能不變死生況有
道者乎官天地府萬物各職其職而聚所
聚也六骸特吾所寄目象目而不止於視

耳象耳而不止於聽故能一知之所知而無所不知也心無所見曰死彼豈擇日而登至於道言無時不在道也

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內物符於外者不足以與此此王駘所止而有以來鑑

之道也學者洗心求教故虛而往終則真見內充故實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非實則不能悟理悟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爲道之要無

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之也太上云我無為而民自化則不教之教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為如何又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郭氏從以其知以其心為句得其常心遺而不論成林王氏並同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心為句

上下文義自明虛齋無隱皆宗吕義今從之又受命於地至唯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七七字文順義全考之郭註下首唯有松栢上首唯有聖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登絕句假如字屬下文碧虛因之吕氏以假

音遐絶句疑獨詳道王雱虛齋希宗呂
説竊詳假人無義華從登遐文義顯明
謂得此道者去留無礙而昇於玄遠之
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
同遐可證膚齋以假音格絶句蓋本於
後篇登假於道之語云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
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
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
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
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
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

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甞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郭註我出子止羞與刖者並行以執政自多明其不遜申徒謂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子產荅以子既殘形而輕蔑在位欲與有德者並計子之德不足以補殘形之過

申徒謂自陳其過以爲不當亡者衆默然知過自以應死者少夫利害相攻天下皆羿也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羿之彀中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中與不中唯任命耳人以全足笑吾不全是不知命而我怒之又不知命也見至人知命遺形故廢其怒而復常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能自反邪形外也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而索我外好不亦過乎子產曰子無乃稱已悟則厭其多言也

呂註申徒能外形骸以忘人之勢子産悅
執政而不能忘己之勢凡爲道者所以洗
心去垢而歸之明猶鑑而已今猶出言若
是則是不明而塵垢所以止也我則非自
狀其過以不當亡者故知其不可奈何而
安之遊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則行至於
無憾而可以免焉之譬不中者命也則不
幸而不免焉之譬人笑吾不全不免怫然
而怒適先生之所則化於道而忘之不知
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十九年則極陰

陽之數遊於形骸之内未嘗知吾兀也而
今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林註不違猶不避齊與之肩也子産自多
執政而後人申徒所以引鑑爲喻而責之
子産以申徒形殘若是而與我爭猶與堯
爭善也申徒謂世人自分解其過以爲已
當存者衆不分解其過以爲已當亡者寡
言子産未能忘物遺形自重執政而輕兀
者之德又謂與堯爭善此自狀其過而不
知亡者也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知命者

也弓力所及爲彀中𣃼已無取兀之道而兀者命也形骸之内謂道德性命之理形骸之外謂手足狀貌之間也

詳道註德充之人視富貴如浮雲以形骸爲逆旅子產挾貴以驕賤恃全以薄兀則不足以言德又何足以言命故曰遊羿之彀中不中者命也忿怒者性之塵垢既悟則垢去而鑑明此始迷而終悟者也

碧虛註子產師伯昏之道而未能忘我申徒同出師門而未能忘德況其下者乎以

不當亡者衆飾非者多也以不當存者寡
罪已者鮮也遊羿彀中脩欲全而不免皆
天命也人笑吾不全則怫然而怒風火猶
存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鑑於止水也
與遊十九年而未甞知兀忘徳忘形者也

趙註世人多自文其過以爲吾不當亡足
鮮以爲吾實有罪者盖有幸不幸焉如羿
善射彀之中央乃必中之地萬有一免焉
命也曾不自幸顧乃笑人我爲所笑未免
不平是亦不知命也至伯昏之前則釋然

矣吾與伯昏遊未甞知吾兀令々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言寓六骸耳目則子即我也而索我於形骸之外言爾爲爾我爲我而不相知也子産謝曰子無重陳我知過矣

膚齋云與堯爭善四字亦奇言子旣兀矣縱能爲善得如堯乎不自反猶不自量自述其過以爲足不當亡者衆不述其過以爲足不當存者寡唯有德者知其有命豈人所能奈何此三句說三等人遊羿彀中

數語尤奇絕言人處世動是危機彀中者張弓而箭端所直之地喻世之危如此幸而不中者命也形骸內外之語皆前賢所未發

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感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徇乎外者不明乎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爲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棄不當存者

寡此蓋申徒論足存亡言人之處兀知
己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
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
或以此二句爲指子產未能忘形取義
差遠遊羿彀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
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
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吾之不幸我猶
有怒未忘己也廢然而反己亦忘矣不
知先生洗我以善邪吾之自悟邪則彼
己俱忘物我交化何喜怒之可動何形

骸之可索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一　廿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名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二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
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
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
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
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
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
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

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
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
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
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
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
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
安可解

郭註踵頻也人生莫之爲而任其自生重
身知務者也若忘其自生謹而矜之輕用
其身者也猶有尊足存言則一足未虧其

德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所以務全也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無趾聞所聞而出猶怪孔子方復學於老聃師人以自得是率其常然舍己而效人求非常之名也故學非爲幻怪也而幻怪以之生禮非爲華薄也而華薄由之與故至人以爲桎梏欲以真理冥之仲尼非不冥也順物則名迹立終不免乎名其爲桎梏也孰能解之哉

呂註無趾亡足而所以行者未嘗忘所以

行者尊足之謂也仲尼欲入而講所聞性與天道非所以況語學者也無趾不言而出則所以相與有不容聲者矣賓賓以學疑至人其猶未邪道以絶學爲至則世之所學者至人觀之皆諔詭幻怪而爲己桎梏夫唯以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則桎梏解矣胡爲不使之然哉蓋可解者人刑天刑則不可解也

疑獨註不知務謂忘物輕用吾身謂忘形尊足謂道也無趾務全道而忘身外身而

身存也以夫子之德配天地猶責其不謹不及此以心言則孔子辭以陋以迹言若以心言則孔子辭以陋請入而講所聞者是也無趾默然而喻故夫子勉弟子識之又見老聃疑夫子賓賓以學蘄以諔詭名聞而不知至人之以是爲桎梏胡不思所以解之盖夫子學老聃亦世事當爲非有所覬也老子以無趾未明其心故使解其桎梏無趾以爲天命使然不可解也

詳道註申徒叔山之於王駘其兀同其所

以處兀則異叔山之於申徒其務學同異
所以爲學則異即事觀之名於教爲尊即
道觀之名於身爲累故古之得道者冥得
喪於一己還功名於衆人是謂帝之懸解
孰得而榮辱之哉而世人競一時之虛譽

規死後之餘榮疲薾而不知歸窘束而不
自適重囚桎梏何以異此然孔子非好異
以蘄名也苟惡其桎梏而思解之則是任
我違命而更有爲安在其爲孔子哉
碧虛註尊足謂性性不虧則可稱全矣仲

尼請無趾入室講道而無趾目擊意達不言而出孔子以無趾之迹誨門人之心無趾語老聃孔子何賓賓以學子爲彼蘄以幻怪名聞而不知至人以此爲刑戮也胡不思所以解之上與造化同死生一條也下與物我齊可不可一貫也天刑不可解未能泯迹也

趙註叔山仲尼問答與前章申徒子產意同孔子傳道修教使天下學者贏糧而趨之此所謂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者也聃

謂無趾胡不使仲尼思所以解其桎梏言
知此理則無係累無趾謂人生有形則有
累安能高舉不在世間故曰天刑之安可
解
鬳齋云不知務猶云不曉事尊足性也二
字下得奇賓賓恭謹諔詭幻怪言其好名
桎梏者言名爲己累天刑猶天罰也此皆
寓言至若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
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有益於世教
首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

有德而知命者也此章無趾務學以補過者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唯其知過斯能補

過故聖門不棄焉尊足即所謂使其形者也於此而務全求得其道矣無趾以夫子爲天地圖有以覆載之夫子措其前失以爲今來何及矣無趾歎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殊不知夫子之言正

所以覆載之之道也使無跡恩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爲全人形之殘兀何加損焉有以見聖賢化治曲成萬物而不遺人品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降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

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
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
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
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
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
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

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
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
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
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

形者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
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
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
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
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
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
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
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
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
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
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
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

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
自以爲至通矣今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
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
友而已矣

郭註惡駭天下而人歸之者明不由權勢

飲食而往不由形美招致而往也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而爲萬物之林藪哀公與處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趣不至期年委以國政悶然而應氾若而辭寵辱不驚也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失類而走情苟類焉形雖不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母子不足以固其志矣使形者才德也翣者武所資戰死則無武翣將安施揀擇嬪御燕爾新婚皆以形好爲意故足以降至尊之

情回貞女之操德全而物愛之也宜矣死生存亡飢渴寒暑其理固當不可逃也人之生也非誤生生之所有非妄有天地雖大萬物雖多而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絶力至知弗能違也命行事變不舍晝夜始

非知之所規故非情之所留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苟知性命之固當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而湛然自若和理在身靈府者精神之宅不以憂患驚神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不失其

兊泯然任之順四時而俱化也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內保其明外無情僞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行其法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者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也

呂註無無君位則至貴之德不足名無聚祿則至富之業不足比天下皆以情求之而不得則以爲至賾而思之神無方而無不在則知不出乎四域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則分矣雌雄合前妙乎陰陽而不測是以

意其異乎人悶然汜若則非肯以物爲事
卒授之國亦寓焉耳無幾何而行覔然喪
之也豚子死母之喻言神之在母乃所以
在子相與爲類也神離其母則不得類所
以去之戰之有翣所以自衛戰死則無所
事翣刖者之不愛其屨皆無其本矣神使
其形所以爲本也嬪御新婚猶以形全而
致重況德全乎不言而信無功而親是必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死生存亡等目在人
則事之變在天則命之行日夜相代知不

能規吾何容心哉和者神之所好靈府神之所宅其神和豫通而不失於兌則其神無郤而不見有晝夜之間與物爲春是與物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水平而明其性然也内保外不蕩勿撓之也喻人之性亦然

萬物皆備則成然萬物爲一則和德者成和之脩德不形則同於初物安得離其所自生哉

林註哀駘它無位無祿惡駭天下唯才德内充所以衆歸之不役乎分外故知不出

乎四域與物爲一故雌雄合乎前也悶然
汜若無心而不係貌無幾何而去難進易
退也豚子之於母生爲已類死則不類矣
喻君子以才德爲類而不以形骸爲愛形
謂六骸耳目使其形者道德性命之理也
戰死而無用翣刖者之無用屨喻形以才
德爲本非其本則形無用也嬪御前爪穿
耳娶妻者以形傷不使盖擇形全者爲用
況全德之人乎死生存亡飢渴寒暑事變
命行日夜相代雖有至知不能度其所始

唯才全者無得無喪任之而已故不足以滑和不失於兊悅日夜無郤忘變之至與物為春有以生之也此言造化無極事物日生而不物者未嘗死接而生時乎心謂至人因時接物感而遂通而已停水均平

天下取法德不形者亦若是也德者和成之脩化行而不知所以化德不形者物不離功成而不知所以功也

詳道註王駘以兀而取物最哀駘它以惡而物不離盖有尊形存焉雖兀猶全也有

至貌存焉雖惡猶美也所謂至貌者才全
而德不形是也故丈夫婦人之所慕鳥獸
之所親以至國君願授之國非使物保而
物自保之也毋變以使形爲本戰者以勇
爲本行者以足爲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

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也德全則顯而爲
才才全則入而爲德德不形則自死生存
亡以至不失於兌不以物易已也自日夜
無卻以至生時乎心不以已忘物也内保
之則無失其實外不蕩則無感其名所謂

德者脩其性而復於成和而已哀公之於孔子始爲君臣而終爲德友其悟也蓋亦微矣

碧虛註權勢爵禄可以活人故衆歸之今匹夫而衆歸者以德爲丘也已性也生則已類死則失類豚毋亡其已性豚子失其已類故棄而走喻哀公解德而至人遠之也翣以旌武屨以飾足戰死刖足皆忘其本飾安用哉死生至寒暑十六目是爲塵網凡涉世者莫能逃委之天命是曰德充

然猶爲方內之士彼遊方之外者翛然縣解入於大妙故仲尼得以忘言哀公絕其所問也炎涼事變晨夕不停雖巧歷規度莫定乎前誰復計其終乎靈府既虛自然和理閑豫通達不滯常有兌悅之懷虛妙之心未嘗閒斷也春氣茂養同聖賢育物之心水停之盛爲大匠之所取法德在內則成身施於外則和物成和之理非脩莫就也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未能芻狗萬物忘國則身富忘勢則德充矣

趙註哀駘它即不言之仲尼時仲尼自衛反魯形容醜惡故曰衛有惡人焉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喻諸侯敬之婦人願爲妾喻弟子從之和而不唱述而不作也君位聚祿喻道濟天下而爲素王也知不出

域雌雄合前言所知不過日用之常所見不越夫婦之愚而所以與人異者何也哀公遺形取德授之國政未幾而去仲尼喻以豚子食於死母少焉覺非已類棄之而走燔肉不至孔子不稅冕而行豈得已哉

戰死之無用翣猶刖者之無用屨也嬪御新婚又以喻才全德不形死生至寒暑十六者人所不能免循環晝夜莫規始終而不足以亂吾天和入吾方寸盎然歡然萬象皆春接而生時感而遂通也水停之盛

天下爲法也德脩而成和和則同物德離物則形形則非德矣此哀公所以稱孔子爲德友也

鬳齋云知不出乎四域言所知不出乎世外雌雄合乎前與物狎也即漚鳥不驚之

意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形之美惡戰死不用翣非行禮之喪猶刖者之屨無所施也此明德在內而不在外嬪御不翦爪不穿耳貴全其形不事脩飾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此借全形以喻全德死生窮達事變命行日夜迭運於前雖知者不能求其始而不足以滑胷中之和不入於靈府不動其心也日夜無郤言日新不已與物爲春遇事皆樂也接而生時乎心接猶感時猶時中之時隨事所感而應之才全

謂全質性德不形言不顯伐內保外不蕩形容水平可法之意成全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德不形者無所往而非德故物不能離焉非君臣也德友而已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

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爲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羣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爲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

不以翣資舊來從資絶句翣者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夾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隱講師從翣絶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

旨大明續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翣孔子之喪飾棺牆置翣又置絞衾設蔞翣絞音爻蔞音柳周禮作柳翣又明堂位云周之壁翣鄭氏註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儒係

錐切冠纓據此則古者喪禮通用翣非特爲飾武設竊原南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周以棺衾飾以柳翣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道故其葬也不以翣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物

名二　十二

之備哉亦猶刖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從上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餒於中者外飾無益也與物爲

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内蘊接物無間若青陽流布無不被生育之恩盖以無心爲心故能無感不應濂溪先生不去窻前草云與自家意思一同亦此義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乎爾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名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名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德充符第三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
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
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

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

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郭註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德者世之所不忘形者理之所不存故忘形非忘而忘德乃誠忘也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才德全者也而知約德工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已物無棄然皆至理所趨當任之而已形貌同人而掘若槁木故

浩然無不任而獨成其天也天人非情之所生則生豈情之所知惠子未解形貌之非情而復有問莊子謂以是非爲情則無是非好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不以好惡傷身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因自然而不益生止於當也惠子猶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莊子又告以生理自足於形貌之中任之則自存好惡之情秪足以自傷耳倚樹據梧言有情者之自困此世之所謂情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

之所生而況他哉

呂註無脤大癭以德長而見美於二君形有所忘也人不知存其神是所忘役於視聽思慮是所不忘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非特形有所忘而已誠忘

則聖人之所遊物不得遯而皆存者也若然者以知爲孼孼非本幹也以約爲膠所以約散也 以德爲接所以續異體以工爲商非所以爲器也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得不貨惡用商四者天

鬻也故無待於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以其所遊在誠忘故也羣於人則遊于世俗是非不得於身則体乎天均得其小者屬於人大者屬於天也貌則動作威儀無非道形則六骸九竅天而生所以爲人者足

矣奚爲疑其不可以無情乎惠子直謂無情若木石不可以爲人莊子謂吾所謂情是非不得於身也吾所謂無情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也若是則足以有其身何必益生哉惠子不知即動而静乃據梧以求静

唯不知此即是不得其所爲使形爲天之
所選而以堅白鳴也

林註形者世所不忘德者世所忘也人能
不忘世所忘而忘世所不忘則才德全矣
是謂誠忘聖人所遊列子謂觀其所變遊
之至者也智者謀所出故爲孽約者物之
東故爲膠德成已以應物故爲接工造器
以營利故爲商此四者世人之所由聖人
則不謀不斲無喪無貨惡用四者爲四者
雖人事亦天所以養人者既受食於天惡

用人爲哉聖人形與人同故羣於人情與人異故是非不得於身形所以屬乎人情大所以成其天也惠子知其情而不知所以情莊子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者合性命之情而言所以成乎天者也好惡之情應物而也身無與焉不益生則能盡其生理而無所措其情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斯足以有其身矣今子外神勞精何樹據梧此皆有情之所累也天選子之形容與物獨異子又益生惑衆若公孫龍堅白之

掄能勝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此不知
性命之情而受役於造化者也
詳道註聖人之道無方而無乎不在無體
而無乎不為則其心無適而非遊也遊者
逍遙自放無所係累之稱所謂惡用知惡

用膠惡用德惡用商者乃其所遊也知因
謀而出約因斲而興德因喪而有工因貨
而作四者皆世人相養之具德充之人無
所用之天食而已聖人形與人同故眇乎
小哉情與人異故獨成其天聖人非無情

也好出於不好惡出於不惡因其自然而不益生謂之無情可也人之生也形選於天性靈於物其德未嘗不充特牽於物而有以害之去其害而德充矣惠子之多言害之尤者故是篇以非惠終焉

碧虛註二君之中其說忘形而未能忘德也聖人遊於志形忘德之外雖日用知德而不自矜故勝孽等事無由萌兆不謀利害何用知不斷情性何用膠無喪於物何用德不植貨財可用商巳上四事一日天然

而養者也蛣蟯轉丸蜘蛛結網不謀之知也雲龍風虎松栢女蘿不斷之膠也禽獸林藪魚鼈江湖無喪之德也物物自利各各營生不貸之商也此乃天之所養故曰天食有形無情望之似木雞矣一尺之面容貌不同者道與之也六尺之體空竅無殊者天與之也皆非情之所有天任子之形者豈有情哉喑聾而自生耳今子有人之形與衆無別而強以堅白同異之辯鳴喿於衆人之前而自謂賢者猶躍冶之金

何得不怪哉

趙註無脤大癭形惡可知二君悅之而視全人忘其形而親其德也形惡可忘而世人不忘德不可忘而世人忘之此真忘矣聖人遊於斯世處知過而至於欺立約以固之處德不足以及人敎以貿遷有無聚天下之貨也聖人之所以爲聖則無此四者故曰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也眇乎小哉形也謷乎大哉德也惠子猶疑無情何以爲人答以吾謂無情者不以好惡內傷其

身此直指以告而惠子猶有枝辭莊子警之曰夫子外神勞精疲役甚矣若子之形一旦爲天之所取尚能騰口說以肆堅白同異之辯邪

鬳齋口義云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世人知有形而不知有德此真忘也聖人有所遊即心有天遊知以處事約以檢身接於外而忘於內商賈猶賣名聲於天下也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爲吾累故無所用之天食猶天爵德知前

論皆以爲美此則以爲惡鼓舞其筆有失
黙檢處有人之形已下乃莊子尋常有此
語惠子因而問之天與之形有物也道與
之貌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者忘好惡
而不傷因自然而不益令惠子外神勞精
於堅白同異之辯且天授子形何乃自苦
如此邪

德有所長者悦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
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
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

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間世從容逍遥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遯形人無遯情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妖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爲知由是貪詐生焉結繩之約由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欺誕生焉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貿易爲商由是巧僞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真人猶覬有以反之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

亦切矣此還淳反朴之要道聖人復出
不易斯論人能毀去膠孽等累則與天
爲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飲食起
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中
也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謷乎大哉
此德之在性情也以巳之性情復己之
自然豈假他人哉道與之貌無論美惡
安之而巳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
巳常因自然而不益生知不益則必不
損夫復何所措其情今惠子不務內充

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據梧而瞑則其爲知能所役亦困苦矣故告以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爲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噪於人間而已由階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奧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弗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有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

無情之情何以辯爲使惠子而頓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患乎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

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

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愛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印德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王駘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

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己出其能至是乎視所一遺所喪以見得道普忘形唯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鑑凡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栢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己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蔕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視兀猶全也子産以執政之貴而傲兀雖貴猶賤也無趾

而尊足存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安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癘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為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為友德尊而位可忘也靈公視無脤為全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學於

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己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

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符之謂也而南華發揮爲尤詳至取殘兀厲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爲尚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名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名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一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

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郭象註知天之所爲皆自然也則內放其身外冥於物任之而無不至夫爲者不能

爲而爲自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真人遺知而知不爲而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爲名去人之生也凡天地所有者不可一日無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知之所知者寡

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理之所存者博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而真喪矣知人之所爲有分故任而不強知人之所知有極故用而不蕩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比准知之盛

而未知遺知任天必有待也若任天而生則遇物而當吾生有涯天也欲益之者人也人莫非天治亂成敗皆自然耳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不逆寡則所順者衆不雄成則非恃其爲縱心直前羣士

自全非謀慕以至之真自全當而無過非以得失經心言能登至於道若此之遠也呂惠卿註知天之所爲則知吾之所自生者天也莫之爲而人無與焉知之所不能知也知之所能知者人之所爲則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以知養生非以生隨知所以能盡年而不中夭世所謂知之盛者無過於此然不免有患蓋所謂知天知人必待知而後當知非道之真而待以爲當所待固未定也則安知吾向之所

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唯眞人
有眞知則以不知知之而無所待也天下
是非不一則從衆而已從衆則不免於逆
寡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剛則不免於雄
成也詢謀僉同則不免於暮士此皆聖人
應世之迹而非其眞眞人者體純素而無
我則雖過也不得不過何悔之有雖當也
不得不當何自得之有若然則登高我所
爲也將誰慄水火亦我所爲也將誰濡且
熟知固非道而眞人眞知能登假於道也

若此

林疑獨註天之所為人所不知而必以人之知養之一身之中凡在形骸之內吾所不知形骸之外吾所知也為之飲食為之動止皆所以養其不知也夫思者有形無思者無迹今以有形之思而思其無思則知養不知亦明矣知之所養者薄而不知者不逃其養故曰盛也知雖盛而不免患猶有待而後當故也有待則未定而忘其知與不知豈復有所待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唯其不逆寡衆以是而順之不雄成衆以是而先之不謩士衆以是而歸之其過其當理之適然何悔何得之有若然者登高不慄不濡不熱此至妙之理非真人莫能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

陳詳道註知天之所爲命也知人之所爲義也知天不知人則以命廢義知人不知天則以義廢命皆道之一偏而非至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則其生也自然而已

人之所爲必資所養而後致夫知非道也資之以入道必有待而後當也知天之所爲所待者天也雖當乎天不知有人知人之所爲所待者人也雖當乎人不知有天是所待者特未定所知不能無偏非真知也真人之於知無億也故不逆寡無爲也故不雄成無待也故不謩士若然者或過在於經世而吾不知其所以過或當在於循理吾不知其所以當也不知其爲高故登而不慄不知其爲水火故入而不濡不

孰是知之登假於道也
陳碧虛註天之所爲降清妙之氣覆育萬物人之所爲運神和之氣營衛百骸若乃知天無爲而不空人有爲而不滯者斯爲至矣清妙之氣不知其所從來謂之獨化獨化者天然而生也知之所知者有涯之知知之所不知者無涯之知以有涯之知養無涯之知不越分而求知是知之盛也然猶患在乎知有待有當莫若都忘而任之境之對待特未定也豈知天然之非人

事人事之非天然乎若然者心冥沖漠迹
混囂塵昇入太虛脗然無際也
王雱註凡有知者必用知以傷生雖學道
者知不出乎道知不出乎道此養其所不
知而能登假於道者也
趙虛齋註天之所爲出於自然知之所不
知也人之所爲出於使然知之所知也以
知所知養知之所不知是由知人以知天
由知天以事天有考終命無凶短折蔑以
加矣而猶有患死生之變不可預期有所

待則未定也若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朝聞夕死彼且惡乎待哉孟子盡心章正明此理

鬳齋口義云人事盡時天理見是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知在我所待在外或不求而得或必求而得皆不可得而定若謂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謂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寡不足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

功雖成亦不以爲雄誇也士同事東山詩勿士行枚無心而爲故曰不謩事不以失爲悔不以成爲喜皆委之自然也不慄不濡不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之義登假猶云深造也

褚氏管見云由知己而知人由知人而知天此知之正也天本無爲今言天之所爲者日月星辰之所以運陰陽寒暑之所以行也人之所爲者善惡逆順之所以著禍福得喪之所以成也既知此

矣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所知謂知之所及人事可料天理可推者是也所不知謂非知可料非數可推恍惚杳冥神鬼神帝者是也終天年而不天此特爲知人而言故云知之盛耳猶待知而後當故所待者特未定也又豈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乎天人混融乃真知也齊物論云知止乎其所不知是已寡謂貧約之時成喻盛大之時處約當以順逆則害生處盛當以謙

雄則禍至譽士以事釋之義長即經所謂不思慮不擇謀是也若然者應酬接物之間過於事情適然耳何悔之有當於事情亦適然耳何自得之有譬夫飄瓦虛舟無心於迕物故物亦不忌之以是而登高何者爲慄以是而入水何者爲濡以是而入火何者爲熱哉因知而升至於道猶若此況忘知而頓悟者乎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

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郭註寢不夢無意想也覺無憂遇即安也食不甘理當食耳真人之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嗌言若哇氣不平暢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與化為體泰然任之故往來

而不難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
生猶復探求死意邪不問所受者何遇之
無不適也夫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物無
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
則傷生故不爲也

呂註無思慮則寢不夢無嗜欲則食不甘
然後其息深深而以踵矣踵者氣之元息
之所自起身以足爲踵息以所自起爲踵
皆以其至下言之深之又深則至於無息
矣衆人失守而屈服者其嗌言若哇求息

以踵可得乎其天機淺物觸則發也其息
以踵則去物遠矣知生而悅死而惡出而
訢入而距以棄其所謂翛然者則是以心
捐道受生而忘其生之所始畏死而求其
死之所終不能喜而受之忘而復之昧於

自然而益生焉是以人助天也

疑獨註真人夜寢旦覺不異於人不夢無
憂則異於人盖心無忌者魂閑而不遊乎
物其寢所以無夢形無爲者神閑而不役
乎物其覺所以無憂其食不甘猶不食也

其息深深者真人之氣藏於深眇踵者身之下極氣藏於密而不暴於外也息者鼻其所自而心爲之主屈服者爲人沮制其氣挫折故嗌言不平暢而若哇嗌者受食之竅耆欲深者神馳識昧察其天機止在

肝膈之上面目之前去本遠矣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是也不知悅生則其出何訢不知惡死則其入何距翛然往來至神不動而已不忘所始歸其根也不求所終一付之命耳方其生也不

間無物喜而受之及其終也不思所歸忘而復之是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也

詳遺註古之真人其寢也魂不交故無夢其覺也形不開故無憂味味而不味於味故食不甘直養而不耗其真故其息深不恍生不惡死則其生死也任天出不訢入不距則其出入也任物若然者翛然往來而已夫果於物者忘其始趨於利者求其終其受有所不適其復有待乎思唯真人不忘所始而歸其根不求所終而至於命

故受而喜之忘而復之無畏也不以心捐
道無爲也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碧虛註神凝者不夢心空者無憂無所嗜
故不甘也真人火在水下故其息無所不
之衆人水火相亢故不寧極嗜欲深者天
機淺真水濁則天光昏爲道者無悅惡自
任者無訢距不忘始則存其本不求終則
不預謀不用心而棄大道不益生以致不
祥此真人之行也
虛齋註無寢無覺無食無息此真人也息

自喉出衆人皆然至於寐熟喉中咯咯所謂嗌言若哇也悅生惡死出訢入距所謂欲深機淺也真人無是則往來自由矣故能不昧本然之天與物相爲無窮也受而喜之不累於生忘而復之反其本也不以

心捐道則心與道一不以人助天則人與天一也真人之於天道安乎自然而已慮構云其寢不夢神定也其覺無憂與接爲構而不以心鬬也其食不甘即無求飽之意其息深深道家修養之論實原於此

神定則息深自踵而上至於口鼻神無所
養則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静躁不同
體於身者見之者内無真見言語只在口
頭所以易屈服於人看參禪問話者可知
嗜欲即人欲天機即天理深淺言消長之

分數也此段一句是一條貫道書釋典皆
從此出自不知悦生巳下只說出生入死
事不忘始不求終即是原始要終之說受
形於天安得不喜全而歸之無所係念也
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也不以人助天壽

天有命人力無所加也

其寢不夢與覺同也其覺無憂與道同也食不甘則淡乎無味息深深則不離其根真人之息以踵此是養生家與學南華爲憫世人逐物喪真神衰氣耗不得已而發露斯旨人多疑踵字說之難通蓋以喻身之下極若能反求諸身見其息之深深則知所謂踵矣衆息以喉人所共知息之所自來者即踵也嗜欲熏蒸重闔湮塞息離踵而不能復止往

來於喉間是以略爲外物抑挫則其氣屈服不伸而嗌言若哇易繫云失其所守者其辭屈此皆由於嗜欲深錮有以賊其天機非天機之淺也不忘所始即受而喜之不求所終即忘而復之不以

心捐道竊疑捐應是緣徇也逐也庶協下文不以人助天之義齊物論不喜求不緣道可證音存而字訛耳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不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
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
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
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
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郭註所居而安爲志雖行而無傷於靜其
顙頯然大朴之貌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
其温嚴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
故莫知其極其亡國也因人心欲亡而亡

之煖若陽春蒙澤者不謝凄若秋霜凋落
者不怨夫聖人無樂也莫塞而物自通無
親也任理而物自存時人者未若忘時自
合之賢也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
則傷德累當矣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

名當其實福應其身自失其性而矯以從
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若狐不偕務光之
徒皆舍己效人徇彼傷我者也
呂註其心志者志於道也容寂則神凝不
動顡顡則反朴無態淒然似秋非有所惡

煖然似春非有所愛喜怒通四時則同乎天和所以與物宜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吾無心於惡之也澤萬世不爲愛吾無心於愛之也其於物也因其自通其於仁也天下兼忘其於時也行藏在我困而不失其所守者君子所守異乎凡民者士也忘高深遺死生者役人也故自聖人仁賢以至役人雖尊卑貴賤之不同要皆有所謂眞然後足以充其名若狐不偕務光之徒皆役人之役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唯無所爲

而爲之乃所以自適其適也
林註其心志忘已也其容寂忘物也其顙
頯忘形也凄然似秋真人之義煖然似春
真人之仁喜怒通四時則人民鳥獸各得
其宜其神不疲其德不喪何有窮極哉聖

人用兵非得已也因其有罪而伐之故不
失人心湯武之事可見矣聖人利澤所及
者廣所施者遠而未始有心以愛人堯舜
之心可見矣聖人任物之自通非有心而
樂通之也不可得而親踈是所謂至仁也

賢者動與天時實會非求會於天時也欲
一夫道必齊利害而通之反是則非君子
也行名則唯名之逐而失己之修非士也
役人者自立而足以使人失其本性而忘
身作僞則受制於人非役人也

詳道註內無所汩故其心志外無所動故
其容寂殺非爲威也生非爲仁也其顙頯
然則不爲物感可知矣聖人用兵因人所
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義之盡也因人
所欲利而利之故不爲愛人仁之至也其

於物也以不通通之其於仁也以不親親之蔽於天時則人事廢非賢也闇於利害則情僞紛非君子也行名失己伯夷之徒是也亡身不真申徒狄之徒是也

碧虛註心志一之而已容寂反照也顙如額之不動敦兮若朴也知天則通四時知人則與物宜忘外利則得内利慎内害則遠外害身名兩全謂之善士忘身徇物受役多矣若狐不偕之徒皆受役亡身者也

趙註其心志志當作忘其容寂靜也其顙

頯然確實之貌凄然煖然順乎四時與物宜而莫知其極無所往而非順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則殺之而不怨澤施萬世不爲愛人則利之而不庸通物近利不足以言聖有親則私不足以言仁隨時變遷不足

爲賢利害不通不足爲君子行名失己不足爲士有所徇而亡其身則不能役羣動矣若狐不偕之徒皆亡身不真者也

鬳齋云志者有所主而一定之意頯然大貌凄然怒也煖然喜也無心之喜怒猶四時

之春秋隨事而處各得其宜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接而生時乎心也用兵毒天下施澤愛天下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自樂通物已下一段皆譏誚聖賢以明真人之道不可及也

志字諸解多牽強不通趙氏正爲忘字與容寂義恊其論甚當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小差耳其顙頯然若老聃出沐之時也自前古之真人形容至此言其不

以死生利害動于中故外貌能若此喜怒通四時則與天合道與物有宜則與人合德又惡知其窮盡哉用兵亡國而不失人心人忘乎我也澤施萬世不為愛人我忘乎人也聖人盡己之性而通物之性蓋出乎自然非用心而樂通之也至仁無親而博愛賢者無時而不中君子之於利害通而一之無所避就而禍患亦未嘗妄及焉行所以成名名所以表行失己則無其實非士也亡身而

趨於僞者受役而已何足以役人不役於人而自適者其唯真人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名五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名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内篇大宗師第二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

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郭註真人與物同宜非朋黨也下之而無不上若不足而不承也常遊於獨而非固守曠然無懷乃至於實暢然和適故似喜也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不以物傷已而無所趨也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謷乎未可制高放而自得連乎其好閉綿邈深遠也刑者治之體而非我為禮者

世自行而非我制知者時之動而非我當德者彼所循而非我作以刑爲體者任治之自殺雖殺而寛以禮爲翼者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小大相君不得已之勢承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任時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巳矣丘者性之本物各足於本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呂註眞人與物有義而非朋盛德若不足

而不承也先聖嘗嘆觚不觚真人之觚觚矣與世推移非堅而不能自舉者也其道彌滿六合而未始有物然而居其實者也邴之言炳受而喜之崔亦猶催迫而後動滀乎進我色而容物也與乎止我德不失

已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則厲乎似世猶可制也謷乎大哉則不可制也連乎好閉不與物通故悗乎忘其言也此皆言其似而不可以狀求也仁者於殺則矜之以其愛之也不仁者於殺則快之以其惡之也

真人無所愛惡則其殺也豈不綽乎哉此則見其所體矣克己復禮則視聽言動莫非禮也用之爲翼以行於世而已入於不古不今則豈有時哉物採而後有知是其不得已於事也以德如軌轍之可循則有足者皆可與之至於丘也丘者中高之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凡此皆用吾眞而已何勤行之有哉

林註真人與物宜而不爲黨心若不足而其道首出萬物之上老子云後其身而身

先若不足而不承也與者自適觚者獨立
而人皆可入故曰不堅其道舒張雖虛而
不華也喜則其色炳煥崔則迫而後動進
其色而不藏止於德而常靜夫惟進我德
故厲乎其似世夫惟止我德故謷乎未可
制終則退藏於密連乎好閉悗乎忘言而
至矣以刑為體者其殺如秋冬理之當然
雖殺而綽然有餘也禮者德之華所以行
於外有翼之象以知為時者因時之自然
不得已於事也丘者地之高有足者皆可

至以德爲循亦猶是也此皆真人出而與人同者亦何嘗經心哉

詳道註其狀義而不朋不可得而覩蹤若不足而不承不可得而貴賤觚而不堅行雖弗圜而非固守虛而不華文雖弗實而非誠質邴乎其似喜暢然自適也崔乎不得已迫而後應也滀乎進我色蓄精於内發神於外也與乎止我德利用於外不蕩於内也厲乎謷乎連乎三者至爲去爲也悗乎其言至言去言也真人之道至於去

爲去言者以刑禮知德爲本而已矣經中多以山喻道丘喻德藐姑射之山隱弅(音枌)之丘具茨之山崑崙之丘是也真人之道用之不勤而人真以爲勤行者是覩萬物之衆而疑天地雖斷之勞也

碧虛註真人之容狀非有朋黨也復能謙沖若愚卑而不受觚而不堅虛而不華邴乎似喜崔乎不得已言其虛曠悅懌應物有節也滀乎與乎言其溫顏教育厲乎警乎則聽厲而仰高也連乎好閉悗乎忘言

此真人之道不可測識者也而刑禮知德治世之具必有以體翼時循之刑不寬則失治體禮不興則化不行知不明則事留滯以德循禮然後能行於道也土高曰丘人物之所歸聚有足言能行者皆可至也

真人無為自合天理世人見其成功則以為勤行者也

趙註與物宜而非黨周而不比也中不足則外物易入此無所入實若虛也觚有稜角易與物忤堅而不觚則觚不觚矣虛而

不華大而非夸也郁乎崔乎外洋洋見於
顏色中實迫而後動也滀乎進我色安安
而能遷與乎止我德和而不流也厲乎其
似世有人之形無人之情也謷乎禾可制
廣矣大矣物莫禦也連乎好閉無關鍵而
不可開悗乎忘言默而成之也刑禮知德
不得已而應世之道也以刑爲體象刑惟
明藏於不用也以禮爲翼知和而和必以
禮節之也以知爲時動靜不失其時也以
德爲循言與有足者至於丘丘山也有足

人也與〻之者無足也特寓形骸象耳目人見其不行而自至真以爲有足也

鬳齋云義而不朋中立不倚也慊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貌虛者有若無不華實也邴邴似喜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滀乎充悅貌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與乎自得之貌進我德吉祥止止也望之厲然與世人同而其中實有崔乎不得已之意謷乎

未可制不屈於世也連乎密也好閉不欲開口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旣言亦若不言故悗乎其忘言也兩句一意以刑爲體雖殺而綽綽乎無忤我心也以禮爲翼行於世而徇俗也時乎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天德之自然而無所容力譬人登丘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不必謂勤勞而後至也

此言眞人之狀者其心善淵而不可測姑即其形似者論之義而不朋與物宜

而非黨也若不足而不承自卑者人尊之也在衆人則宜物必黨不足必承矣觚而不堅廉而不劌也虛而不華實若虛也邴乎崔乎則言其情似喜於濟人利物又似乎不得已盖無心之應斯真

應也滀乎進我色睟然見於面人喜即之也與乎止我德愛人也以德人亦樂得之此皆言其德容之盛有以化物厲乎難釋崔本作廣乎言德量廣無不包足以容斯世所以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也連乎其好閑莫見其根門若是則真人之道不容聲矣禮刑知德皆先王治世之具行乎自然與民宜之德則循之而皆可至於高循謂安而行之非必勤勞而可得也陳碧虛照文如海張君房校本喜已世下三乎字並作也與上下句協似亦有理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死生命也其

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郭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惡善惡與彼無二無有不一者天也彼彼而我我人也真人同天人齊彼我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任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真人在晝

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今人有所不得而憂虞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獨化之謂人之所因者天天之所生者獨化人以天爲父晝夜寒暑皆安之而不敢惡況卓爾獨化於玄冥之境又安得不任之哉真者不假於物自然不

可違豈真君命而已故譬以涸魚之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夫非譽皆生於不足至足者忘善惡遺死生與變化爲一又安知堯桀之所在邪

呂註天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異故其好之者美與善也而美善出於此不好之者惡與不善而惡與不善亦出於此則好與不好一也一猶水之湛然者其不一猶水之波流亦水而已知此則非獨止而後止也然有一有不一者其一與天爲徒退藏於密也不一與人爲徒吉凶與民同患也莫之致而致者命莫之爲而爲者天死生之相爲夜旦出於命與天則人之有所不得與此物之情也吾何爲哀樂於其間

哉以天爲吾之所自生身猶愛之況生之所自生其爲父也卓矣獨不愛之乎苟惟知其卓者而愛之則生無足忻明矣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巳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苟知其眞者而聽之則死無足距明矣雖

命之源涸處乎人僞之陸而呴濡以仁義之濕沬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而不知死生聚散也盖悅生惡死者情無死無生者道譽堯非桀亦情而巳知兩忘非譽而化其道則所以忘死生者未始不同也

袾註此言刑禮知德皆真也故復明好與不好冥爲一致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天人齊等無有高下豈復有一與不一之相勝哉死生之理命也陰陽之常天也真人任其自然在晝得

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與然猶有患慮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卓者天地之祖真者萬物之母物自天生以天爲父樂從而不敢違況天之祖乎以君爲勝乎已猶以身死難況萬物之母乎涸

魚濡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大道之世物各逍遥雞犬相聞民不往來及至後世道散朴離跂蹊爲仁蹩躠爲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始思所以治之譽堯非桀紛爭無已不若相忘於自然也

陳詳道註一者無迹於天下卓然獨立塊然獨處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侯王得之以爲天下正是以古之得道者始於致一中於抱一終於反一此真人所以無適而非一也萬物本一而不一者物之私意

寘夫一者則知物之私意亦一而已故入而一則與天爲徒出而不一則與人爲徒與天爲徒而不失人與人爲徒而不廢天則一與不一復爲一矣夜者旦之藏死者生之始觀夜旦之不足係則死生豈足卹哉故真人無情於生死而生死與之皆則夫人之有所不得與皆者物之情也人知以天爲父以君爲尊而不知所謂卓者尤當愛真者尤當守也至仁無親則有恩以相生養者不足於仁也至知無知則有情

以相非譽者不足於知也江湖譬道之廣大故言道者多以水喻之

碧虛註得與猶相與人之不能一好惡同天人齊彼我者皆物情之所係也彼唯知尊愛天命而未識保其妙道唯知死節事君而不知外身修真魚失水則相濡沫適江湖則忘矣人昧理則相非譽得此道則化矣

趙註好之也一弗好之也一好惡在人我則無好惡也天則無好惡人自有好惡耳

何勝負之有知夜旦相代天之所爲死生相代命之所爲通乎晝夜之道則知死生之說人而不知此理則悅生惡死情皆然也子之所以孝其父者以父爲天也而在己之天不知愛可乎臣之所以忠其君者

雖死不顧而真君之所存不知尊可乎魚處陸而思水人處亂而思治皆不免悅生惡死之情相忘江湖相忘道術則生死一理何喜何懼哉

鬳齋云一自然也造化也好惡之異同皆

不出乎造化之外故一與不一皆一也人能同好惡則知天故與天爲徒以好惡爲異則知人而已故與人爲徒眞人無好惡異同無分乎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涸魚之相濡沫喻人處世有爲相忘於江湖喻體道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是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譽亦無毀兩忘而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

此論眞人好惡出於至公亦猶無好惡也故好亦一弗好亦一其一也一不一

亦一其一與天爲徒本乎自然無所不一也其不一與人爲徒或出使然不純乎一也以道觀之一與不一亦一而已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不成亦何相勝之有蓋恐世人泥夫迹之不一而失其理之大同故又喻以人之生死猶天之有夜旦凡戴天履地者俱不免而有所不得與知者皆物情蔽之耳若攝情歸性混合天人則可以與知死生之理猶夜旦之常而不足芥蔕也人以天爲父而

猶尊愛之況已之卓然者乎君愈乎已
而身猶死之況已之至真者乎此又直
指道體以示人人能反求其卓然至真
者則知吾之生死乃一念之起滅一氣
之往來耳儻不明此則失其所以生何

異魚之處陸而呴濡以濕沫視相忘於
江湖爲何如哉
南華自謂吾爲是論亦無異譽堯非桀
未能相忘而化其道蓋欲人忘言而以
心契之又所以掃其迹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㑹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恆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

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郭註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我我奚惜哉死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吾死亦善也言生死變化之不可逃故又舉無逃之極然後明以必變之符將任之而無係也夫有力之大莫大於變化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

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不移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山日易而視之若前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不知與化爲體而思藏之使不化雖至深至固無以禁其日變也無所藏而任之則體天地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此乃常物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也人形是萬化中之一遇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

流萬物萬化與之萬化萬化無極與之無
極誰得遯之哉夫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
少而否老猶足以師於人況玄同萬物與
化爲體其爲天下所樂不亦宜乎
呂註大塊之於我固無情也苟爲善吾生

則善吾死必矣吾何悅惡哉物無大小心
存則存心亡則亡苟爲非道未有存而不
去者故藏舟藏山於壑澤可謂固矣吾心
一遺則忽然失之夜半玄極之時有物於
此徙而藏之玄極之處非有力者能若是

乎夫藏小大得宜而猶有所遯以有涯之生藏無窮之宇宙而欲其無遯豈常物之情哉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得所一而藏於所一則彼有力者雖欲負之而走將安之哉非真知不足以與此

林註大塊造物之名於形言載於生言勞老則無能爲而自佚死則不期息而自息真人無佚無息此特爲勞生者言耳夫能善吾生之理則死亦善矣生而不能充其善死何望於善乎舟取其浮而能移山取

其止而不動夜半喻冥理無迹有力者指造化負之而走言其推移也夫形隨化遷物豈守故俯仰之間已涉萬變世人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爲化所遷不自知也故莊子有舟山壑澤之喻唯物物而不物

於物者造化所不能移也鬻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與此意同若夫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藏而都任之索所遯而不得此常物之大情合於性命之理而與化爲一也夫以無生無死之性託於有

變化之形亦萬化之一遇耳何獨喜之有形有生不出百年而使其形者固無終始所遇何極其樂可勝計邪聖人之所遊者藏天下於天下之道故無所不存也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雖未忘生死亦能盡性故可爲人師法而況至命而能物物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

詳道註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載我勞我爲可惡矣而人悅之佚我息我爲可樂矣而人惡之此無他無道以善之也道之善

吾生乃所以善吾死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吾之在我任其所存而不使負趨之在彼
豈私其藏以固其所有喜其形以矜其所
遇哉夫藏舟於壑藏小也藏山於澤藏大
也夜半非可見也有力非可禦也舟之於

山小大動止雖殊而爲有力者所負趨則
一然則人之於化將爲靜以藏之與將爲
動以藏之與化非動靜所能免孰若藏天
下於天下曠然與化爲一邪常物之六情
莫不與化爲一特累於物而論於小者而

已聖人遊於物之所不得遯故不係於物而物之所係不待於化而化之所待也碧虛註大塊元氣也我者靈物之稱靈物本無生老死於何而有由其有形也則是我本不載爲有形故我本不勞爲有生故我本不佚爲有老故我本不息爲有死故觀此道之善能生物則必亦善能死物矣今且以樂天爲善吾生知命爲善吾死又何㪅爲夜半有力者陰陽不測之神負之而走造化不停之謂也且藏物者寧無術

而物將逃也曷能禁之然物不在藏理有不遷者庸詎知之乎夫飛不知沈則沈藏矣此不知彼則彼藏矣是謂自藏非物藏也此常物之大情而非假借達人以宇宙爲一室則失天下之有矣非藏而何天下者動植萬類之總名所謂藏者密移而不覺也夢爲鳥而厲天夢爲魚而沒淵所化無極樂亦無極何獨遇人形而喜之乎物之所不得遯者造化也聖人遊於無心無化之途則物皆存矣人之儌儌徒美其迹

至一無迹萬化所宗有善有待皆非懸解
也

趙註生爲行人死爲歸人生必有死行必
有歸造物之所以善吾生善吾死者在此
安乎自然而已舟壑山澤是藏小大有宜
陰有以轉移之而不自覺也言有形終有
變遷若藏天下於天下則上下四方古往
今來須臾不能離又安得而遯哉形色即
天性天性即形色常物之大情言人與物
理皆然也夫具百骸而爲人猶喜悅之況

使其形者乎聖人知圓形世間不逃乎數與之爲無方所以皆存也夭老始終處得其善人猶效之况運於無形而能形此形者乃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善之善者也可不尊之乎物有萬而化則一一者此也

鬳齋云藏舟藏山夜半負走之喻言人之爲計雖至深密而有不得自由者藏天下於天下則付之自然無所遯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萬物皆備於我其樂可

勝計哉聖人遊心自然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況道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只是說道其立言則一節高一節莊子筆勢如此

大塊本以言地據此經意則指造物載我以形猶云以形載我百骸具而神乘之蓋不得不載也勞我以生者起居飲食痛痒寒溫皆所以役我蓋不得不勞也佚我以老者血氣既衰形體日耄志

處日消蓋不得不佚也息我以死者氣竭神逝四大各離偃然寢於巨室蓋不得不息也由是知世人當生而憂死皆妄情耳但於其生也思所以善吾生凡傷生悖理損人害物者不必為則吾之死也惡得而不善蓋生吾者造物而善吾者我也其生其死何有異哉藏舟藏山喻人處造化中而欲逃造化之遷變不可得也凡天下之物有藏必有遯遯則不存矣唯其無所藏故物不得遯而

皆存物不得遯而皆存之處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是也得是而遊焉任其無心之遇曠然達觀無往不存此藏天下於天下之道也雖出機入機生化萬變見其日新耳物安所遯哉世人執於私

見往往認物以爲已有謂舟山爲不遯之物壑澤爲可藏之地形質有不化之方不悟夫冥樞潛運寸晷不停物與地者與形俱化而不自知也然則欲超遯化將有道乎曰無藏無執心與天遊欲

求見在猶不可得又惡知所謂遯化哉
善夭善老諸本皆然唯陳碧虛照張君
房校本作善少善老於義爲優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
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
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
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
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

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郭註無情之情無爲也常無之情無形也古今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咸得自容莫見其狀未有天地自古固存明無者不得有而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

帝自神不生天地而天地自生故知神之果不足以神而不神則神也夫道在高無高在深無深在久不久在老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上下無不之不可以高卑稱內外無不至不可以表裏名與化推移不得言久終始常無不得謂老也自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至騎箕尾而比列星道不可得此言得之明其自得耳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既得其生又何患生之不得而為之哉為之則傷其生矣

呂註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運動豈不有情乎寒暑得之而往來萬物得之而生育豈不有信乎然求其爲之者不可得是無形也或不言而喻或目擊而存是可傳也而莫得而有之不可受也以心契之脗然而合是可得也而莫得其眹不可見也萬物之生未嘗無本根而此則自本自根萬物因天地而後有此則未有天地自古固存鬼帝得我以神我則不神雖鬼帝猶無靈響也天地得我以生我則不生

雖今日猶爲太極也高深言其形久老言其時我則無形無時所以道隱無名也古之聖人雖隱顯不同未有不得道而爲聖者非特狶韋氏至於傅說而已道爲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非人情所能測然亦不過得道者能之此其所以爲大宗師歟

林註情謂性命之情信者其中有信莫之爲而常自然陰陽之所不能役也道有情於萬物故物生而不違然成功而未嘗有

爲應物而未嘗有形也夫可傳可受者未
離乎物可得可見者未離乎色傳無所傳
故不可受得無所得故不可見輪扁之子
不能受之於父也象罔求珠可得而不可
見也靜曰復命自本也各歸其根自根也

自古以固存能存存而不變也神之在人
爲鬼神之在天爲帝聖人之死曰神言其
死無異乎生也凡人之死曰鬼言其生無
異乎死也然則盡人之神吾先乎天地矣
老子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故在高爲

無高在深爲無深在生爲不生在老爲不老也自狶韋氏至傳說總論得道之人意與老子昔之得一章相類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未見氣爲父則氣者母也斗爲天之綱維堪坯神名馮夷水神肩吾製名禺強北海神名西王母以至於傳說皆古之得道者其事不可盡考當以心求之無泥其迹也

詳道註感而遂通有情也有情故有信寂然不動無爲也無無爲故無形齊物論云可

行己信而不見其形又曰有情而無形道其可易知邪唯其如此故可傳之於心而不可受可得之以性而不可見以其傳無所傳得無所得故也其原則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莫用則神鬼神帝生

天生地上下無常存非可以高深言也變化無常體非可以久老言也神鬼神帝則道者神之父也生天生地則道者神之母也自豨韋氏以至傳說言古之得道者或升于天或蟠于山或潛于淵而皆能全其

不亡之壽不測之神此所以爲大宗師之妙也

碧虛註常善救物有情也感而遂通有信也有情而無爲有信而無形所以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也鬼爲陰主帝爲陽君陰陽之所以不測者爲其有神也天地之

所以生生者爲其有道也道之高深久老固不可以心思言議而無所不在焉老君自天地谷神萬物侯王而言得一漆園自狶韋至傳說皆言得之斯又忘其一矣是

以道之通變千聖莫窮也

趙註有情有信可得而名言無為無形不可得而名言可傳而不可受有情有信而實無可受者可得而不可見無為無形而實無可見者鬼之所以能靈帝之所以能主宰者皆以此而神也此下申言道之功用其義甚明不待詳釋

鬳齋云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道字說大宗師也情信皆實也無為無下手處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一可得不可見

唯造道者知之關尹子一章發得傳授字甚明自本自根原其始也未有天地此道固存是曰無極而太極鬼者造化之迹帝者天之主宰鬼帝之所以能神者此道爲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是曰太極生兩儀

故不知其高深久老也自狶韋氏以至傳說言皆得道而後能如此也

自篇首敘真人之道死生之理至此則又論道之體及上古得道之人以證之語雖奇異理實明白諸解論之詳矣其

問神鬼帝之語尤爲弔詭輙陳管見
附于條末云鬼帝即陰陽自本自根無
形而神者也運動而生天地可名可道
有形而神者也其爲體也無在無不在
無爲無不爲又何高深久老之足議哉
竊詳此義本於道德經玄牝之門是謂
天地根玄牝亦陰陽異名能知玄牝之
門則知鬼帝之說神則處陰陽之中而
互爲體用是謂無方不測之妙也信能
知夫生天生地者則我身之所自來不

期知而知既知所自來則其去也有昧
然者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六　廿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名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名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四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敎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

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
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
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

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
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
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

寥參寥參聞之疑始

郭註外猶遺也物者朝夕所須切己難忘外生則都遺之也遺生則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幾而作斯朝徹也忘先後爲見獨無古今與獨俱也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無係無惡則無死無生矣任其將迎故無不將迎任其毀成故無不毀成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未始不寧縈而任之莫不曲成也自聞之副墨以至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又推寄於參寥玄之又玄

也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故七重而後
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呂註人聞道則憂患不能入所以年長而
色緈有聖人之道者得其大本大宗有聖
人之才者能以是道推之天下國家也卜

梁倚有其才而無其道故守而告之由粗
以至精已外天下而後外物外物而後外
生外生而後朝徹言沉冥於有身自省至
是徹而爲旦也見獨者彼是莫得其偶無
古無今參萬歲而一成純也不死不生則

死者我殺之而我未嘗死生者我生之而我未嘗生將迎成毀雖皆攖之而我未嘗殆故名曰攖寧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道以體之爲正則文墨所論者乃其副也洛誦謂綿絡貫穿而誦之子孫者言道之所生在乎此也瞻明見理之明聶許蹈而行之也需役需物而使之於謳詠歌以樂之也自副墨至瞻明學而有所見自聶許至於謳行而至於樂然皆未足以爲道之體玄冥則無見無知參寥則無亦不立疑其

爲始而莫知其爲始乃其所以始也
林註道者命之配才者性之能有聖人之
才已盡性矣有聖人之道則至命也言聖
人之才非無道也出而濟世所主者才也
言聖人之道非無才也入而無爲所主者

道也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引之而入
於無爲似亦易矣猶守而告之三日然後
外天下七日而後外物九日而後外生天
下與物忘之猶易生者人所難忘外生則
不生而能生生是爲道之極致夜氣存而

朝亦徹之然後能見獨獨者離陰陽而無偶見非目之所及也無古無今非世變所推不死不生則至於命矣命物而不命於物能殺生者也物物而不物於物能生生者也其爲物也亦強名故任物之將迎成毀也夫物爲物所攖則動亂而不寧唯道則攖而後成也副墨翰墨貳本洛者出書之地誦者記習之也瞻明有見而明理聶許附耳而相許也需役有待而行於謳見於詠歌玄者妙之體冥者明之藏參者一

所以絶有二所以絶無寥者空寂之名而後疑無是始也製此九名以喻聞道必有漸也

詳道註物着身之累故外物而後能外生生者道之累故外生而後能朝徹蓋夜氣不忘故朝而能徹道無與偶故所見者獨合古今爲一時通死生爲一貫則無將無迎無成無毀純氣不虧於内萬物莫攖其外而色若孺子不足怪也彼生之徒則殺生矣而殺生者不死彼殺之徒則生生矣

而生生者不生其爲物也往者無不將來者無不迎成者無不毀毀者無不成此以攖而成者也

碧虛註有聖人之才質必資聖人之妙用蘊聖人之妙用必資聖人之才質若守朴不變未可言其備守而告之謂其可傳也外天下則知土苴之可遺外物明緒餘之不足顧外生者悟喑醷憶之虛幻朝徹者獨見曉焉見獨視道無匹也無古無今適萬世也不生不死復於宗也殺生者不死

生生者不生謂戮貪生之賊者身存進益生之妄者速死也物縈而已寧隨成不能傾副墨敎典也洛誦習讀也見理曰瞻明耳告曰聶許需役則待用於謳則詠歌玄冥謂幽漠參寥謂造極疑始則莫知其未始有始也

趙註外天下外物外生三者同一外但由粗而精耳既能外生罔不洞照所謂朝徹也朝徹則所見若卓所見者卓則古今常存古今常亡何尚何生死之有列子生物者

不生化物著不化正明此理自將自迎自
毀自成一任乎物之自然而無不將迎無
不毀成未嘗不與物攖也縈寧者人爲此
語所縈絆忽有所悟衆理皆解是攖而後
成也子葵又問何從而聞斯語副墨書也

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
於謳歌也玄冥默會參寥求之於遠也疑
始意其有初皆寓言也
鬳齋云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
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解

但言一節高一節耳朝徹者胷中朗然如平旦澄清之氣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矣殺生不死生生不生言雖殺之而不爲死生之而不爲生也無將迎成毁即是自然而然也雖攖擾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是攖而後成也因言而後書之簡策則墨之副也苞絡而讀誦之依文而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也後文同前解謂道從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到了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

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道者所以建中立極啓迪人心才者所以開物成務恢規創業聖人以天下爲心任教化之重於斯二者蓋不可偏廢焉權夫二者之重輕則寧處道而有餘無或流於才勝所以女偊之化卜梁猶守而告之恐才之障道而難入也始外天下特遺其粗外物遺其在彼者外生遺其在我者在我猶遺則無所不忘矣

朝徹明物之所未明見獨覩物之所不
覩無古今則時不可拘無死生則形不
能定以死爲扈則不能殺生以生爲恩
則不能生物矣唯其無將無迎無成無
毀所以無不將無不迎無不成無不毀
也其名爲攖寧郭氏攖同縈今定如字

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罕有不攖拂其心
者衆人則攖之而亂聖人則攖之而寧
之而亂道之所以喪攖之而寧道之所
以成也亦猶常應常靜之義但立言頗

寄後文副墨王疑始諸解備悉盡不復
贅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
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
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
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
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
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跰𨇤而
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

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而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郭註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順任而去世謂

之失安時處順謂之懸解一不能自解則
衆物共結之能解則無所不解也天不能
無晝夜我安得無死生而惡之哉
呂註曲僂發背至句贅指天言痪之拘攣
而可惡此特陰陽之氣有沴耳其心閑而
無事是以䟽𨇤躃鑑井者鑑井者
反照於性之譬又將以予爲此拘拘若厭
其生而以發予祀之問浸假而化者凡三
而予之所體者則一此所謂萬化而未始
有極也予何惡哉以無有爲首以生爲脊

以死爲尻神則轉之者也故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生之來不能知則得者時也其去不能禦則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無所懸此所以爲解也若非時而求當順而逆則是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者也來不能却去不可禦則知物不勝天矣吾何爲惡之哉

林註四人皆知道之士能以無有生死爲一體遂與爲友自曲僂至揹天言子輿之病狀人受陰陽之氣而生今有此疾是二

氣災沴之所致然形雖有疾心閑無事跰
躚鑒井歸之造物欲顯物理故寄茲嗟嘆
耳夫身屬造物則隨陰陽之變浸假而化
臂爲雞爲彈予因而求時夜鴞炙浸假而
化尻爲輪神爲馬予因乘之而不辭蓋隨
化而安何所違哉有生死則有得失得非
我得係乎時而已失非我失順乎理而已
此所謂懸解有生則懸無生則解也子輿
謂使我如此者天也天者物之所不能勝
吾何惡哉

詳道註首與脊尻高下不同而同於幻形無與生死去來不同而同於幻事此所謂死生存亡一體者也左陽主生故左臂言爲雞右陰主殺故右臂言爲彈得爲可樂而安之不爲樂所動失爲可哀而處之不爲哀所遷有哀樂之謂懸無哀樂則懸解也夫水性非凝也凝而爲冰則水失其所融土性非立也立而爲墉則土失其所安人性之結於物亦猶是也要在解之以復其本而已

碧虛註以七尺之軀即太空之體無有死生存亡而一貫之也莫逆於心逆則非友矣左臂爲雞因而求司晨右臂爲彈因而求鴞炙尻柔陰以喻輪神強陽以況馬子因秉之而遊豈更駕哉死生猶外之而況哀樂予得其變則秉時而動失其化則委順而靜此乃達觀明脫者也其不能自解者爲死生變化之所結縛也

趙註子輿舉化雞化彈輪馬之喻因而求時夜鴞炙秉之而遊固無是理但借以明

浸假化而爲異物不過順物所宜而已何容心哉繫者爲形係累解者吾令而後知免也

膚齋云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人自無而有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偉哉已下皆言其病狀使我爲此拘拘者造物也浸假一段最奇言假使造物漸漸化予之身以爲他物吾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懸解者心無所係着不能自釋者有物結之萬物豈能

勝自然之理哉
按此四人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與之爲友與庚桑楚篇始無有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無有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義同諸解論之詳矣下文郭氏從有沴爲句餘解因之音義載崔氏本從其心爲句閑而無事屬下文亦自有理人之囿形天地間已爲造物所拘而今所病攣拳若

此是又爲形所拘也雖陰陽之氣有診於外而心閑無事跰𨇤鑑井始嘆爲形所拘似亦未能忘情終安於天所賦則亦何惡之有假使化予之臂爲雞彈因而求雞彈之實假使化予尻神爲輪馬因而求輪馬之用既入化機當隨所遇而任之其可拒邪得者時失者順即是適來夫子時適去夫子順也此所謂懸解懸則係於造物解則造物不得以係之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唯順

自然之理而不忻不距可以解此結縛

故曰物不勝天也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犂往問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

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郭註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將化而死無爲怛之自古或有違父母之命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者也當死非所禁横有不聽之心適爲悍逆以速其死非死之罪也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理常

俱也人耳人耳唯願爲人也金之踊躍世知不祥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人知金之有係爲不祥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寤寐自若而不以死生累心也

呂註鼠蟲人之所甚賤而氣形之散爲肝與臂又其所惡者也於斯時也問以所賤所惡盖以考子來之所安知陰陽之於人不翅父母而聽之知大塊之息我以死而善之則安用問其奚以汝爲奚以汝適邪

夫躍冶之金人必以爲不祥人之願爲人也亦然今一以天地造化爲爐冶則鼠肝蟲臂無往而不可吾何容心哉成然寐蘧然覺言死生之際若寤寐之從容不爲之變也

林註鼠肝蟲臂物之微小者與齊物論蛇蚹蜩翼義同言造化之變無窮人所不能知也子之於父唯命之從而不敢違人受命於陰陽奚翅父母死生變化亦聽之而矣或爲鼠肝或爲蟲臂隨所遇而安彼造

化者近吾死安敢拒捍苟或拒之罪在於子彼何罪哉

詳道註鼠肝怒之存乎內者也蟲臂怒之見乎外者也人生天地間欲捍陰陽之命而莫之聽何異乎鼠肝蟲臂乎陰陽之於

人不翅於父母而不可不從也以身譬治金不可以踊躍而必爲鏌鋣凡以明其無喜怒於生死耳

碧虛註道在屎溺而況於鼠肝蟲臂乎世之違尊親之命者謂之不孝則逆變化之

理者豈曰順道邪造化近吾死若不聽而抵捍者是自悖其天真於化何罪譬夫大冶鑄金範猶不可違化豈得逆哉成然寤交則寐蘧然形開則覺交開之形雖殊寂寞之性一也

趙註奚以汝爲奚以汝適言無所用汝也將化爲鼠肝蟲臂之微不可知也鑄金爲劒唯大冶之所爲犯形爲人唯化工之所命爲鼠肝爲蟲臂吾又安能知之哉成然寐全歸之義蘧然覺蘇醒之義也

膚齋云鼠肝蟲臂言物之至小者便是趙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之論唯命之從不聽則捍即前段物不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奇絶賈誼陰陽爲炭萬物爲銅自此中出成然寐遽然覺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却下六字如此結上一段文意真奇筆也

古之所謂友者唯其莫逆於平日故能規正其將死當子來妻子環泣之際叱之使避無驚其化則異於常人之所爲

矣又語以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爲此又釋其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鼠肝蟲臂言生之至微而不足道者設使造物所命亦安之而已其可距乎於此有以見

灼知生死之理則無適而非樂無時而不安推其緒餘足以濟朋友之危解世俗之惑豈小補哉大塊載我以形至善吾死也重舉前文以證蓋慮常人之情畏死而不得免則預爲他生之計毫釐

係念萬劫縈纏譬夫躍冶之金亦秖以異而鏌鋣不可必得矣是以至人以天地爲爐造化爲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憂其不得邪又况於鼠乎蟲乎肝乎臂乎觀古人之所以自處者若此則豈生死所能拘蓋以生爲寐死爲覺故也以死爲覺則何時而非覺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七

共卌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名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五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

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

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郭註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五藏未嘗

相與而百節同和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
相爲而表裏俱濟相爲於無相爲也若乃
役心志以恤手足運股肱以營五藏則相
爲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能忘其生則無不
忘隨變任化何所窮極相視而笑莫逆於

心明至親而無愛念之情也人哭亦哭俗
內之迹臨尸而歌方外之志夫知禮意者
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若乃矜乎名
聲牽乎情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
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夫理有至

極內外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
內者也弔者方內之事施於方外則陋矣
以生爲附贅懸疣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
死爲決疣潰癰氣之自散非所惜也死生
代謝未始有極故不知勝負之所在聚散
變化皆異物也所假雖異共成一體故忘
肝膽遺耳目任理而直往五藏猶忘何物
足識哉其所以觀示衆人者皆其塵垢耳
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
無以天下爲也雖爲世梏桎但與汝共之

明已常自在外也人之與魚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莫不皆然各自足而相忘也能遊外以冥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呂註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歸根復命之處也登天則遂於大明之上遊霧則入於杳冥之門故撓挑無極無所終窮

彼以反眞爲樂則臨尸而歌乃所宜也先王制禮使人平好惡而復人道之正則以反眞爲樂者豈非禮意哉遊方之外則與天爲徒故以死爲樂而不足哀遊方之内則與人爲徒故以死爲哀而無敢樂若三人者與之爲徒而樂其死則倍死忘生者衆矣無三人者則綢繆於死生之間而不能解亦至人之所哀也内外之志不同此所以不相及孔子使子貢往弔欲其知禮意不出乎性命之情而天下之妙理有不

在禮法之間也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非陰非陽以生爲附贅懸疣則以生爲喪而侈之以死爲決疣潰癰則以死爲反而樂之也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則非以爲實肝膽耳目忘而遺之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又

安能爲世俗之禮哉孔子以爲己則遊方之內而盛稱方外之高子貢疑其雖遊方內而所依者或不在此盖所遊者迹而所依者心也天之戮民言天刑之不可解若孔子則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安有所依足

以累其心哉是以遊方內而不必出安天刑而不必解也此非吾所獨與汝共之又引魚以喻人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特無事而已畸

人侔天所以外而不內也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則謹於禮法而不知性命之情者是也

林註有相與之道無相與之事有相爲之心無相爲之迹登天遊霧致虛極也撓挑

者宛轉於造化之表相忘以生者不戀生無所終窮未常死也編曲織簾也而已反真我猶爲人所以發猗嘆之聲子貢怪而發問二人以子貢不知禮意所以相視而笑也脩已德行無有禮法外忘形骸俱同死生其道難測無以命之孔子曰彼遊方域之外者予遊方域之内者方外禮之意方内禮之文内外勢殊則不相及矣與造物者爲人則造化不足擬其用遊乎天地之一氣則天地不足極其壽附贅懸疣者

氣之聚決疣潰癰者氣之散異物者生死
變化同體者六骸耳目異物既爲假同體
豈其眞哉遺内忘外莫知終始言其與化
爲一也孔子拘於仁義禮法故以爲桎梏
亦猶天刑之不可解也盖不得不然故云

與汝共之子貢見三人者不耦於人道故
問畸人孔子曰不耦於人道者求似於天
道則侔於天者以天言之爲君子侔於人
者以天言之則小人也聖人能天能人混
同萬物又何畸人侔天之有哉

詳道註形者造化之所爲命者造化之所
賦不能順形則於拘拘不無惡不能順命
則於喘喘不無怛子祀順形子來順命二
者雖殊其於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
尻一也然而順形未能忘形順命未能忘
命若子桑三友登天遊霧撓挑無極此忘
形也臨尸而歌顔色不變此忘命也忘形
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忘命故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此方外者之所爲若夫孔子則
居方内而不辭安天戮而不避無事而生

定不必方外而後樂猶魚之穿池養給不必江湖而後安以道觀之孰知小人之非君子君子之非小人邪然則君子小人以畸侔於天人者言之彼三人者特賢於天之小人而已聖人混同物我無往不適又何區區於畸人侔天手

碧虛註無相與者自與無相爲者自爲自與則自治自爲則無爲此所以爲相忘友登天遊霧高蹈絕塵也事撓而挑去莫然無際故能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也編次歌

曲鼓琴相和非爲桑戶也欲嗟警衆人耳哭泣擗踊禮之文安生順死禮之意修行無有不見踐言之迹無以命之未知其爲君子乎方外者妙意方內者粗迹彼數子者方將與化俱而遊乎太空同混茫而不

二以生死爲水漚之生滅豈天雨之固爲哉假合五行之異物託乎造化之一體墮形體故忘肝膽黜聰明故遺耳目出自虛無入於空洞溷世莫染自得方外之趣安能爲憒憒之禮以示衆人哉達人以目依

爲務而以依聖迹爲戮辱故雖聖賢趣異
而應物不別也魚得水則相忘於波瀾人
得道則相忘於行路由其穿池而各養無
事而全生也順天然則忘禮法修禮法則
失天然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失天然者也
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脩禮法者也能兩全
者其爲孟孫才乎
趙註相與於無相與以至無所終窮此姑
射神人之道也前章但能齊死生此則有
不死不生者焉子反琴張鼓琴歌和以反

真爲樂而笑子貢之不知禮意孔子知其
道之所存發明忘肝膽遺耳目之妙子貢
因問夫子將依方外邪方內邪孔子謂我
與汝皆桎梏於禮法是天刑之不可解也
穿池而養給求安乎水也無事而生定求

安乎道也魚不離乎水人不離乎道遊方
之內也相忘於江湖相忘於道術遊方之
外也畸人者與人不耦而與天合矣天道
則真人道則僞此其所以異也
鬳齋云相與以無心相爲於無爲登天遊

霧撓挑無極即遊乎萬物之表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即不忘所始不求所終也往待事猶馯原壤沐椁之類編曲織箔也反真即復初禮意猶云禮之本也此或謂莊子寓言按禮記載原壤狸首之歌則知自古以來有此離世絶俗之人不待學道而後有也脩行無有言無德行與造物爲人即是與造物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乎物之初贅疣疣癰喻此身爲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即勞生息死之意假

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地水火風假合為身之論反覆終始不知端倪則彷徨逍遙何所不適哉子貢問夫子所依者方內邪方外邪天之戮民即天刑不可解故不得為方外之人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

樂也穿池而養亦足自給言得水不拘多少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為生畸人獨異之人故合於天天以為君子則人以為小人人以為君子則天以為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有譏侮聖賢之意蓋謂禮樂法度

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相與於無相與淡以成交也相爲於無相爲靜以成德也登天遊霧則飛行無所拘相忘以生則不知有身世逍遙物外何所終窮哉一笑莫逆則神交心契目擊道存非後世薄俗當面論心背面笑之比也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則桑戶之爲人可知二友鼓琴相和

以反真為樂則其旨趣亦不凡矣子貢習乎禮文宜其怪而見問盖禮意所在唯遊方外者知之且夫子非不知此也使子貢往觀而發其所問欲有以誨之耳與造化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則陰陽之變不得以二之故以生為贅疣聽其懸附死為疣癰終於潰決惡知先後之所在哉假四大而為身混內外而兼忘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此其所以為大宗師之道也子貢復問夫子何方之

依夫子謂予以仁義禮樂化人乃桎梏
於造物者與汝共之言舉不逃乎此也
魚藉水而活人藉道而生安乎水者穿
池足以給安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此喻
遊方内者亦安於方内而已至於相忘

江湖道術之間喻遊方之外非世禮所
拘故處死生之變從容而不怛也子貢
聞方外之風離世絶俗遂問畸人答以
畸於人者侔於天言其違俗必合道也
由是知天之小人乃人之君子人之君

子即天之小人也兩句只是一句明畸
倖之不同天人之各異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

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没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郭註夫盡死生之理應内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無所不安與化

為一猶忘所知於當今豈待所知而預憂哉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今在夢中自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邪以變化為形之駭動不以損累其心以形變為旦宅日新其情不以為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故人哭亦哭自是其所宜也死生變化吾皆吾之玄同内外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夢為鳥夢為魚無往

而不自得死生之變亦無時而足惜也所造皆適故不及笑排者推移之謂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安於推排與化俱往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

呂註夫惟知其未始有物則不見有內外死生之異奚必遊方之外以死爲樂至於臨尸而歌邪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爲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寓之孟孫氏以明至至者不離乎世俗之同生猶是死猶

是哭泣猶是雖欲簡之而不得彼三子者雖不知死生存亡之所在而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未爲不知所以生所以死也以反真爲樂爲人爲歎則未爲不就先不就後也孟孫氏不知所以生所以死則生無所喪死無所反也不就先不就後則死無足樂生無足歎也非特如是而若化爲物者固待其所不知之化而彼亦不知也蓋方將化惡知不化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則吾今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彼有人之形

故有駭形而心不動故無損心死生猶夜
旦故有旦宅無人之情故無情死此孟孫
氏所以特覺也夫唯知此故人哭亦哭無
涕不哀是自其所以乃而不足怪也且汝
方夢爲鳥爲魚亦不知其夢則今之所言
爲覺爲夢殊未可知以明孟孫氏則忘吾
而特覺者也適所以笑適而造之非自適
也故不及笑笑所以排笑而獻之非樂笑
也故不及排排者排遣憂愁而去之則孟
孫之忘死生亦不可造而獻也安排則非

有爲而排之去化則知其不可禦而順之
寥則不礙天則不人一則不二道盡乎此
矣
疑獨註凡人知生而不知死盂孫氏知人
之所不知故曰進於知矣夫安生安死何
簡擇之有盂孫所簡者道不知死生之異
而避就之也化者來不可却去不可追忘
而待之理至則應唯化所不能移者在生
而達死之理故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有係於世皆夢也及

其旣覺死生不能累況世俗之禮乎彼孟孫氏當其母死見人駭亦駭而心不損旦屬陽生也形以喻宅凡人以情徇形故情形俱死至人知形非吾有視爲旦宅故形有死而情不死孟孫脫塵獨悟故曰特覺

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言孟孫哭不出於本心因人哭而哭之此所以爲難也吾生吾死無往非吾夢爲鳥夢爲魚隨所遇而安之不知今之說者覺而說乎夢而說乎蓋未達死生之理雖覺亦在夢中及其旣

覺更無覺夢也偶然而適適非常而強爲適故不至於笑心不樂而爲人笑此獻笑也排者推移造化之理唯無所不適者適而及於笑樂然後笑者笑而及於排故至人安其推移忘其變化入於寥寥而與天爲一也

詳道註孟孫之善喪者道也顏回責之者情也孟孫唯簡之而不得則所簡而取者道而已又安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夫徇於形而累於生者常人之情有駭形而無損

心則不以以形爲徇有旦宅而無情死則不以生爲累如此則順其在彼者而無所逆故人哭亦哭安其在已著而無所憂故哭而不哀也夫適生於所安笑發於所樂强爲適則不至於笑爲人笑則不能排而去

之孟孫之心未嘗哀樂特因人哭亦哭造而獻之之謂也其不至於哀宜矣安其推移而無損心去其變化而無情死乃入於寥遠而與天爲一也

碧虛註哭泣居喪事死之禮無涕不哀達

死之道此能盡行而進於知者也以死生為一條故莫可簡雖簡略死生而未能簡略哭泣也夫有所避就者常情今之有身者化物既為化物從其所化今將化也安知死入空寥而不再為人哉今將不化也安知生居短景而交臂已失哉形隨化遷故有駭形心同空寥故無損心形乃神之傳舍今旦居之則修治明旦遷徙為棄物唯達者隨變而常生故無情死也說文乃象氣出之難謂忘哀戚而哭泣之不易也

生亦吾死亦吾故曰相與吾之至人無己何處不吾夢爲魚鳥而厲天沒淵亦猶是也人之迷惑死生覺夢久矣不識居長景者無覺夢超象外者無生死也夫造作適樂不及笑之自然陳獻笑容不及排排之無着孟孫氏安於推排不怛去化乃入於寥寥之天混冥而不二也

趙註孟孫才母死不哀而以善喪之名蓋魯國夫子謂孟孫盡死生之理造致知之域然不得不居喪不得不哭泣所謂簡之

而不得也然不戚不哀則已有所簡矣不
知所以生死先後言孝於其母事生事死
一也若化爲物謂彼既化爲異物矣其所
不知者不生不化也又豈待其所不知者
與之俱化而後已邪化者形也不化者非

形其化不化惡能相知哉有駭形而無損
心有旦宅而無情死所謂有人之形無人
之情也夫乎謂回吾與汝未覺者也孟孫
氏已覺者也人哭亦哭不知其然乃且也
言且爲生夜爲死世人認生以爲我而不

知爲夜之旦也吾所謂吾者亘古今而常存夢爲魚鳥不知夢也今之言夢有以異於夢乎造適者無入而不自得故不及笑獻笑者觸機而喜故不及排安於造物之推排而離於生生化化之域乃造於高遠而與天爲徒也

盧齋云進於知者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雖欲簡不得而所爲已甚簡矣不知所以生死先後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順

造化而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
自然又安知將化已化化與不化哉彼知道
而我怪之是我之夢未覺也形有老少之
變雖可駭異心閑無事故無損心旦生也
宅居也死生猶夜旦知生之所居者暫則
死非實死故曰無情死特覺人哭亦哭言
隨衆耳此是欲簡而不得處是自其所以
乃言其自得之妙欲簡而不得乃隨衆以
哭也且今之相與旣以我而怪之又安知
我之所謂我果何如邪此莊子鼓舞其文

觀者當別具一隻眼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其夢即周夢為蝶與蝶夢為周與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適之甚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出於自然何待安排世間萬事窮達得喪皆已排定我但安其所排隨化而去乃可入於寥天一寥天一只是造化做成名字如此

前章子祀子輿子犂子來相與為友子輿形病而心無事子來將死而神不懾

達理無順化者也次章子桑戶死二友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忘形而樂化者也至此音不居母喪也欲簡之而不得故哭無涕而心不哀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又惡知以辟踊哭泣而爲禮哉大意

明死生之不足異使人安而順之樂而忘之生者不至摧毀死者免於驚怛神遊所至其樂融融則所栖託必不入於暴戾之軀矣請觀蜩蟬蜻蝶之化其理可推將化未化凝然寂然罔知彼我之

分殊消候天地之氣應則蛻甲于此而化形于彼矣方其化也或誤爲他物所觸則喜怒而變爲惡類心變於內形移於外並有以感召之夫化雖由於造物亦有以見物之自造也其機可不謹哉

心之所適爲造適造適則真樂內全不在乎笑而後樂因物而笑爲獻笑獻笑則出於勉強不及推排之自然物之窮通係於造化之推排人之哀樂係於推排之所遇能安於推排順於去化乃入

於寥遂合乎自然天人混融無二道矣此言豈並孫氏明數達變順化忘情壹以死生晝[illegible]夜旦姑寓覺夢於其間何足以係哀樂邪或問孟孫氏情忘死生心無哀戚之迹則達矣然施之於母喪薄親悖禮得不爲名教罪人乎曰彼方外之士所以報親者以實不以文蓋有在乎陰功察行解胎散結而極乎全神超化之妙豈屑屑爲世俗之禮哉昔孔子之友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則尤甚焉者孔子

過之若不聞亦卒不加責此遊方內外之辨禮教文質之殊非達觀不足以語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名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名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內篇大宗師第六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顔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黄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

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
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
師乎韲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
不爲巧此所遊已

名九 一

郭註黥以仁義劓以是非言其以形教自
虧不能遊自得之場意而不敢求涉中道
願遊其藩籬而已許由不然之意而謂天

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亦有須冶煅而為器者故無莊據梁黃帝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此寄言以遣云為之累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黥補劓而乘可

成之道以隨夫子邪韲澤萬物皆自爾耳亦無愛惡於其間安所寄其仁義故見其日新而非巧也遊於無為師於無師而已矣

呂註道之大通逍遙蕩恣雖轉徙之塗是也

無莊自美而累於美據梁恃力而累於力
黄帝嘗齋心服形以復乎無知則其始不
能無用知也鑪所以鎔鑄錘所以煅煉言
三人之亡其累非天性無之亦在於鎔鑄
煅煉之間則安知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補
我劓使我乘其成心以隨先生之無爲邪

夫䪡澤萬物長於上古刻彫衆形此吾之
所遊而以爲師者也子欲息黥而補劓亦
以是爲師而已
林註躬服仁義所以盡性明言是非所以

窮理堯方內之治天下者故其告意而若此許由謂堯既黥汝以仁義劓汝以是非矣汝來何爲遙蕩遠泛恣睢轉徙往來自適貌意而既悟爲仁義是非之所拘而不能出今願遊於道之藩籬而許由以盲瞽喻之意而心願受教故舉三子之亡其美力知者皆在鑪錘之間人之所以至於道亦由學耳詎知造物者不息補我黥劓使乘其所成之道以隨先生邪許由謂物皆自造我與物俱不可知冥之而已吾師乎

指道而言釐碎萬物而不爲義與亡國而
不失人心意同蓋萬物皆自然仁義之名
將誰寄哉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言道之至
久也覆載天地道之體刻彫衆形道之用
凡吾之所遊者如此已

詳道註古之論道者再變而及仁義八變
而及是非仁義者道之散是非又仁義之
薄則仁義之害猶黥汝是非之害猶劓汝
也亡其知則無知甚於失美與力者矣許
由謂仁義是非之所盲聾者不是以見道

意而謂美力知者冶煅而去之皆可以入
道則前之所虧者在補息後之所成者在
訓道于耳故鳌碎萬物非戾之也澤及萬世
非愛之也長上古而不老則其變日新彫
衆形而非巧則其用日藏非其遊於仁義是
非之表者能如是乎
碧虛註以聖迹爲刑戮於何遊夫縱散自
得無係之場夫知力美者禀受所有斯難
去者皆因聞道而亡失此言聖賢情性猶
假鍛鍊而成况中下之才乎今雖爲聖迹

所虧豈知造物者不有息補乎旦性之虛
靈黥劓何損今秉此成全之性以隨先生
之後又何猜嫌夫道師未嘗有仁義之名
今汝招黥劓之訴得不怪哉若并景都亡
始可遊道之區域矣

趙註由謂意而堯既以仁義是非黥劓汝
之身無復有彷徨逍遙之樂矣意而願遊
其藩由以盲瞽告之意而方悟仁義是非
存於胷中果足以害道也於是引美力知
為喻言一經大冶怡然理解安知我之黥

不息劓不補邪吾師乎言吾所師之道吾所謂仁義非子之仁義也陰慘而萬物殺非義也陽舒而萬物生非仁也亘古窮今非老也範圍曲成非巧也吾道如是而已當於此而遊之

鬳齋云遥蕩放蕩恣睢縱橫轉徙變動也盲瞽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意而謂去故習而自悟在轉移之間顥秉自然之理以事先生由嘆未可知言未必汝能如此也吾師乎已下方說出本篇大宗師

四

蓋無爲而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仁義名之也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此意長於上古等三句皆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吾之所遊者如此而已矣

許由一於無爲兼忘天下者也堯不免於有爲兼濟天下者也兼忘則已逸而天下化兼濟則已勞而天下逸聖人一出一處而有方内方外之分所異者迹所同者心也躬服仁義明言是非方内

之學也逍遙恣睢轉徙之塗方外之遊也意而爲方內禮教黥涅殘劓之餘而聞言心悟願舍方內而遊方外志亦可嘉然由未之許意而遂引三子天禀殊絶猶聞道而化則吾之此來也亦在陶鎔錘鍊之間耳夫學道者所以求復其初保其全而勿傷也既黥既劓而望造物之息補不亦難乎信能明夫物之自造則所謂黥劓者亦在乎自息自補造物何與焉意而謂儻黥可息而劓可補

吾將復爲全人秉此成全之機以蹟先生之後而進乎道未晚也人患過不知改迷不思復意而悟昨非而今是亦可謂善復者矣人之所師者道吾師乎指道而言也下四句發明大宗師之道超仁義而貫古今盖出於無爲之爲不化之化豈世間技巧所能及哉遊謂徜徉自得於其間無適而非逍遥也故經中不一言之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郭註顏子以損之為益而夫子謂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

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猶未玄達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具生忘者旣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迹內不覺其一身外不知有天地然後曠然與化爲體而無不同也

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故無好惡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呂註人之爲人也久矣其悟道雖在一言之頃而復於無物非一日之積也回聞心齋而未始有回則悟道於一言其忘仁義

禮樂以至於坐忘則非一日之積也同則
物視其所一故無好化則未始有極也故
無常同於大通則同於化而已矣
林註忘仁義而進於忘禮樂猶未離乎封
域則有物也又進而至於無物則肢體於
是乎墮聰明於是乎黜離形去知同乎大
通此其至也蓋墮黜猶出乎勉强離去則
自然矣同乎大通與物爲一也好惡起於
不同同則無好惡命萬物之謂化化則無
常也言回能與物爲一與化爲人予亦願

從其後蓋孔子謙辭也
詳道註枝海以爲百川則見川不見海合百川以歸海則見海不見川道海也仁義禮樂百川也回得道而忘仁義禮樂是覩海而忘百川然猶未忘道也至於離形而忘物去知而忘心宴然無所係累則道果何在哉與我兼忘而已此回之所以賢也義近禮仁近樂故忘義而後忘禮忘仁而後忘樂蓋回之忘有所不忘而其益有所謂損不忘其所忘以歸於誠忘損之又損

之以至於無損非造坐忘之妙何足以與此

碧虛註顔子之益謂損外益內也愛物之謂仁利物之謂義愛利屬乎外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禮者體之威儀樂者心之沖和心體係乎內忘之則可於道則未也坐忘者無時而不忘墮肢體謂即應而忘黜聰明謂即照而忘即應而忘離形去知也即照而忘同乎大通也體同太空則無好惡心同造化則無斷常矣

趙註仁義禮樂君子不可一日去顏子心融乎理則四者之名不立而忘之矣隳肢體離形也黜聰明去智也同於大通則與道爲一矣夫子之意蓋謂好惡兩捐常變俱泯是所謂同是所謂化汝果能是吾將汝師意其未必然也曰墮黜曰離去未免於有心亦不得謂之忘也

膚齋云坐忘之說乃莊子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益矣言有所得也先忘仁義而後忘禮樂猶外天下而後外萬物至

於坐忘則有無俱遣四肢耳目皆不自知
而同於大通之道也與道爲一則化化則
無所住而生其心矣
仁義本乎心心致虛則忘之易禮樂由
乎習習旣久則忘之難顏子於斯二者
旣已俱忘則亦能人之所難能矣而夫
子猶以爲未盡欲進之而造夫道之極
於此有以見鑄顏之意他人至是則望
崖而反矣顏子又從而進坐忘之妙夫
子乃驚駭反問訝其得之之速也回告

以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必由忘己而後忘物斯爲坐忘矣夫不知所以同而同是爲大通之道豈好同而同之哉猶大化之運頃刻不停人處其中與之俱運幼豪長慧壯勞老逸其間出處動靜與廢變遷亦何常之有蓋非欲化而求化也物理自然古今一致唯得道者我欲不化忘之而已此二句乃夫子印證坐忘一段公案欲人求同於異安化爲常寘形於忘合道於虛則至矣盡矣人而

信能無以外習滑湛然之真則夫坐忘
者亦學道分內事夫子推之爲賢蓋所
以獎成之而誘進其徒云耳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
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
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
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
郭註此二人相爲於無相爲者也今裹飯而往食之亦天理自爾非相爲而後往也子桑鼓琴哀歌求其爲之者而不得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呂註莊子論大宗師而卒之以孟孫才顏回以爲如孔子之徒體性抱神以遊世俗而後爲至也然恐學者以子桑之徒爲不及孟孫氏子輿之徒爲不及子桑於是復合而論之其言則皆至於命而安之之辭

諸子之迹雖不同以道爲大宗所至於
命則一也
林註子桑忘形遺生故當其病也不以病
爲病一歸之命而已不任其聲以病而力
微故舉詩如此其趣也父母至親天地至
公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則亦
命焉耳萬化咸歸於一命此道之極也
碧虛註寒與之衣飢與之食猶魚之相濡
以沫非矯情也不任其聲憊也趣舉其詩
不成章曲分其病之極求其爲之者而不得

卒歸之於命任命則無不達矣

趙註子桑固窮安命與夫子厄於陳蔡而絃歌不輟顏子居陋巷而樂不改意同

鬳齋云不任其聲無力而聲微也趣舉其詩情隘而辭蹙也父母豈欲吾貧天地豈私貧我語最精絕求其爲之者不得而歸之命蓋謂自然之理在天地之上命即自然之理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高於列子力命篇矣

古之所謂友者道義相資成德就業急

難相濟生死不渝者也觀子輿之於子桑無愧於交道矣淋雨而憂其病知子桑之貧也裹飯而往食之知子桑之飢也入門聞歌而驚問恐子桑困窮而怨尤失其操守也子桑謂父母豈欲吾貧

天地豈私貧我可謂達人高論非困窮所能厄也第以為至此極猶未能忘情於其間旣而歸諸命則能以理勝而處之有道使子輿所以忘言也

南華用以結大宗師之旨即西銘所謂

貧賤憂戚玉汝於成盡非磨礪之久涵
養之極不足以大任故也學道君子宜
深體之
民物之衆主之者君學徒之衆訓之者師
天生聖賢作之君師所以建隆治體恢拓
化源使人知道德之可尊性命所當究君
臣父子無失其倫天下國家同歸于治者
也然而正心誠意之本傳道授業之微非
師無以任其爲道也至矣宗師則爲學者
所主而尊之之稱冠之以大猶云衆父父

也首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以知
之所知養知所不知則以人合天知出於
不知是知之盛也故繼以真人真知寢不
夢而覺無憂出不訢而入不距虛而不華
悗乎忘言誠若無爲也而刑禮知德治世
之具容有以體翼之而至極乎內聖外王
之道者也夫人之愛其父忠其君而身猶
死之況其卓然至真者乎真之可貴有尊
於君父之命而世俗罔知徒從事乎呴濡
濕沫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愈也大塊載形

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遯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遷有以見造物者無形而有力也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遯哉

知則究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大宗師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名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冬字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一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郭註有虞泰氏皆世事之迹非所以迹也

所以迹者世孰名之哉故秉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迹有不及也夫以所好為是人所惡為非人者以是非為域也能出於非人之域必入於無非人之境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邪一以己

為馬一以己為牛夫如是則奚必是人非人之有任其自知故情信任其自得故無僞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有虞之世也

呂註齧缺問王倪即子知物之所同是邪子知子之所不知邪然則物無知邪所謂

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邪四問而王倪一答以不知夫物之所同是者止於所不知王倪之不知乃真不知而體之者也有虞亦訓憂虞泰氏亦泰定之義謂有知而有虞不若無知而泰定有虞氏之迹猶藏

仁以要人而人從之固得人矣然以仁為藏而是之不免以不仁為否而非之是未始出於非人有人有非人樊然殽亂矣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以已為馬以已為牛莫之惡也故其知信而不疑其得真而

不僞惡知不仁之爲否而入於非人乎自王倪觀之則有虞氏不及泰氏可知矣不及者言其迹泰氏則有虞氏之所以迹也欲得其所以迹者解心釋神深造乎王倪之所不知而已

林註泰氏上古淳朴之世至堯則朴散而法成舜又因堯之法而增大之所以不及泰氏非聖人之道不同蓋時事之變聖人應迹亦不得不異耳有虞氏以仁爲善而要天下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人之

有仁則以不仁爲非人以人道言之有虞氏固出於非人矣以天道言之則有人者亦未免於非人也徐徐于于皆舒緩貌以形容其淳朴或以已爲馬或以已爲牛一安之而已故其知情信而其德甚真未始入於非人言其無是非也

詳道註道以不知爲内知之爲外不知爲深知之爲淺故齧鈌四問而王倪一荅以不知齧鈌因悟喜而以告蒲衣蒲衣乃語以無爲之迹經曰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

之民又曰有虞氏之藥瘍舜有殪行皆藏仁以要人於道已不淳矣故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則物我兼忘無所係累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其所知者情信其所得者甚真於道淳而不漓故曰未始入於非人泰失之於老聃曰吾以爲

人也而今非也所謂非人義蓋如此

碧虛註聖人行不言之教則四問四不知者乃應帝王之綱紐也虞氏喻有知泰氏喻無知藏人以要人有善惡也未始出於

非人謂趣同流俗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無物我也知性不僞故曰情信所行不喪故曰德真未始入於非人謂超出塵表也

趙註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言必至於無知然後爲真知齧缺躍然而悟以告蒲衣蒲衣曰子何知之晚也有虞以仁爲善求以得百姓之歡心此人之合未始離乎天也泰氏則覺寐自得以我爲馬可也以我爲牛亦可也喜怒不作物我兩忘此真

人之道也其知情信覆載寒暑無差也其德甚真無一毫之僞也此天之合未始離乎人也有虞之於泰氏猶堯之於許由也鬳齋云四問而四不答即維摩經以不言爲不二法門之意齧缺悟其不言之言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今方悟邪泰氏古帝王懷仁以結人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爲徒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是其竒筆以已爲

馬以己爲牛皆置之不問聽人譁何也其所知皆實理其德在己皆天真也到此處天亦不足以名之任其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

齧缺問王倪即齊物篇中四問是篇復舉以摽其首明真知無知是以能無不知而帝王之道尤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爲之聽明者爲之視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捍吾則端拱而致無爲之治豈

不偉歟故醫鈇因王倪之對喜而告蒲衣蒲衣謂汝乃今知有虞不及泰氏葢以仁爲善不能不虞而出之未始出於非人德合乎人而已泰氏覺卧自得知德俱真未始入於非人則道合乎天何有出入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藏字音義舊作藏故崔註云懷仁義以結人也成疏因之吕氏從藏釋之以善林陳諸解皆從吕說或謂藏藏二字通借用按漢書食貨志輕微

易臧則是借臧爲藏而無以藏代臧之
理今本多作臧以善釋之爲當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
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

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
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
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
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郭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

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爲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是以帝王任之而不爲使萬物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呂註君人者聲爲律身爲度而用人惟已則固有所謂以己出經者矣以義制事而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則固有所謂式義度人者矣此特其明之用非命物而化之者則所謂經者未必經所謂義者未必義不

免爲欺德而已是猶涉海鑿河不足以有
成使蚉負山不足以勝任也夫大物之至
重神器之不可爲而以己出經式義度人
則治外而已正而後行確乎能事則非治
外之謂也若然者無有偏陂而人不見其

所向無有反側而人不見其所背無有好
惡人不可得而就避也凡吾之所爲者皆
出於玄同則天下之真情僞得矣孰敢操
奇器以探我領珠於九重之淵哉今夫鳥
鼠之高飛深穴以避患也曾謂二虫之無

知乎人又知知於二蟲不能無已而使彼有以窺之則二蟲之不若也

林註用己出法度以治天下終不能成功如涉海鑿河使蚉負山言不勝其任也古者聖人治天下使民各安居物皆遂性何弊弊於法度以治外哉言聖人順民物之性於事確乎有能之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內耳夫鳥高飛鼠深穴所以避患也不待教而然民有常性使之盡分而已何必作爲經式義度以拂亂其常性哉詳道註曰

中不以晦蒞衆不以權應物不以晦
蒞衆故以己出經不以權應物故式義度
人如此則如渉海鑿河不循其理使畚負
山不量其才也不循其理非所謂正而後
行者也不量其才非所謂確乎能其事者
也夫鳥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則聖人
之治豈可以己出經而取患哉
碧虛註出經濟之術用仁義之道庶民孰
敢不聽而化諸不修己而飾人故曰欺德
治外乎言必先治内也正而後行邪則不

能率衆也禽鼠微物尚違害以全生理而
況於人乎言出經式義乃治世之具非君
人者之所以具也
趙註日中始告肩吾以聖人之治天下立
經陳紀爲萬世法則天下莫不服從矣接
輿謂大海無際涉而鑿河蚉蝱至小使之
負山喻藉區區之經式義度以整齊天下
俾之向化萬無是理我好靜而民自正我
無爲而民自化聖人盡其在我者而已豈
以治外爲務哉鳥鼠猶知避危就安而不

待教人而不若二蟲邪

膚齋云經式義皆出於已以身為天下化也度人即化民經式義句法與和豫通同歟德言自欺非實德也治外者言化之以身則有跡也正而後行順性命之理也能其事者盡此自然之事也鳥鼠之避患言有迹者必有累曾不若二蟲之知也

日中始務明而好為首者也故告肩吾君人之道若此以已出經式義度則正人以法而不安其性命之情人孰敢不

聽而化諸則必人之已從非心悅誠服
也故接輿揖爲欺德謂非實德不特欺
人抑自欺耳以是而治天下憑虛莫濟
必不勝任也夫聖人之治豈務外乎言
經式義度皆治外之具正而後行確乎

能事謂道德性命之理吾身之内務本
立於内則施之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也
且禽鼠猶知高飛深穴以避害況欲君
人而欺德以召患乎曾二蟲之不若也
故古之應帝王者無欲無爲天下自化

若任知能以爲之則君勞於上民亂於下何望乎治哉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諸解多從經從人爲句林趙從度爲句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以己出經式義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

續考吴門官本作以己制經制字獨異博參衆說林趙斷句爲優今從之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

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郭註問爲天下則非超於太初止於玄冥者也與造化者爲人則任人之自爲莽眇羣碎貌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故乎自得之場不治而自治也任性則淡漠靜於性而止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

也容私果不足以生而順公乃全也

吕註無名人則體道者也體道者無所忻厭此云忻厭與人同也忻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乘莽眇之鳥出六極之外何則彼其爲人存亡在己出入無迹孰肯以天下爲事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其心爲遊心於淡至無容私焉是乃無事而取天下之道也

林註天根自然之本無名指聖人不豫謂不見於其先而乃發問也與造物者爲人

倦則又乘夫杳冥而能飛者出六極之外
此言聖人之道無乎不在而實無爲斯足
以應帝王矣汝又何法以治天下感予之
心爲言其不足以感動我也天根又問答
以遊心於淡則無味合氣於漠則無暴無
味所以清神無暴所以養氣也則物來而
不逆大同而無私不期於治而天下治矣
詳道註天根以言本無名以言聖天根起
本以應末出晦以趨明而問爲天下無名
人所以鄙之夫與造物者爲人已涉於有

事矣故厭則乘莽眇出六極遊何有處壙埌也莽眇喻心乘之以遊即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而無私者也若是則不爲天下而天下自治又奚以法治之哉

碧虛註與造物者爲人有意自造也乘莽眇出六極凌虛履妙超陰陽也遊何有處壙埌造道之域居空同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私則失自然矣

趙註天根者宗主之稱無名者真人之號殷陽盛明之地蓼水寥寞之鄉造物者覆

載天地彫刻衆形本非有心乎猶厭之而
超乎形氣之表又何必以治天下感動我
心爲無名人又問乃以順物自然之理答
之凡有心於爲者皆容私也天根此問之
失在爲之一字無爲則天下自治矣

鬳齋云與造物者爲人處世而順自然也
遊於世間已足將遊乎造物之外莽眇虛
無之氣何有壙埌太虛無極也何故以治
天下感觸予之心帠字崔本作爲亦何故
之意淡漠無形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

合於自然前云無聽以心而聽以氣則此
氣字合以性釋之順造物而無容心則天
下自治何必爲天下乎無名人即子虛烏
有之類
天根喻自然之本當隱晦涵育任物自
化令趨於盛明之方自顯以求有爲故
問爲天下無名聖人所以鄙之謂何所
問之不悅我心也乃自陳無爲放曠之
樂就以點化之與造物者爲人言與化
俱運任而不助也莽眇猶杳冥鳥喻飛

行無迹壙埌虛豁貌言我逍遥自適若此汝何法以治天下感動予心哉天根又問無名人告以遊心於淡無嗜欲也合氣於漠無所暴也順物自然而無容私有心於爲天下則有私而失其自然名曰治之而亂之所由生也蓋治天下之道無他善復其自然之本則身脩而天下治矣天根不知反求諸己而懷實自迷哀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

[illegible]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立二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五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二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强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郭註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蓋以文彩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脩乎無方者也天下無明王則莫能自得然功在無爲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而民莫知恃賴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己名物皆自以爲得而喜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何暇遊虛哉

呂註嚮疾者趨事之速强梁則非以柔勝
物而徹之非能無知疏之而明非明之所
自出學道不勸則未能日損以爲道者也
能有所技則勞其形思有所係則怵其心
猶百工以短長有無胥易非聖人所以用

天下也虎豹猿狗之來田藉皆有以取之
則夫勞形怵心而爲天下用者亦强梁疏
明之所自取也藉猶借言巧力爲人所借
也有力弗居化貸弗恃則凡有者不得舉
而名我使物自喜而已所以然者立於不

測遊於無有故也則向之所以比明王者不亦踈乎

林註明者神之散王者聖之動應帝王者出而治世故以嚮疾疏明爲問答以如是而可比明王則是胥徒好易技係勞形怵心者皆可望於聖人虎豹以文而來田獵猿狗以便而招繩籍皆可以比明王乎予居驚問明王之治答以功蓋天下而不有化貸萬物而不恃言古之明王無意於天下而天下歸之以至運精神以化天地之

德動心術以應事物之變其本莫不始於此故雖有功而不舉以爲名化物而不自以爲喜是以天下以功歸之物自喜之立乎不測之上而陰陽莫能制遊乎無有之鄉而萬物莫能累也

詳道註嚮疾强梁則與能如嬰兒異矣物徹疏明則與明道若昧者異矣學道不勸則與絶學無憂者異矣明王即聖人聖人無爲而天下化今弊弊於三者而與物爲事猶以技係交易而年利者也豈惟勞形

怵心外患將至矣夫明王之治有功弗居
則我何力於民化物不恃則民何得於我
是以名不舉而迹不彰實不聚而患莫及
以虛而爲羣實之宗以無而供萬物之求
也

碧虛註所嚮之處嫌疾强梁不容惡也徹
通事物疏豁明白尚聰明也以此妄知易
彼自然使其技能相係勞苦其形怵惕其
心者也虎豹猿狙揄以能召患似不自已
忘我也而民弗恃忘功也有莫舉名忘名

也遊乎無有兼忘也明王之治如是而已
趙註嚮疾者所志捷疾强梁者剛果敢為
物來能明力行不勧如此可比明王否答
以道尚柔晦無為若此則與道相反而為
才所累豈惟勞形怵心又有害焉猶虎豹
猨狙來田來藉皆以才掇禍不足以治天
下也予居更請蓋鋭於有為老子則安於
無為故答以功成而若不自我出物化而
弗恃以為能物各自適而莫能名吾之功
即孔子賛堯所謂民無能名而巍乎有功

者也
鬳齋云嚮疾强梁等語雖不指名而譏孔
子胥刑徒易更也猶云卒更也必古有此
語猶漢云覓薪授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
術之人也言如此爲學身心俱勞猶虎豹
以文而招田獵猿狗以便而招繩藉此賤
之之甚也子居冉問卒告以功蓋天下似
不自已至使物自喜即功成不有帝力何
加之意立於不測即是遊於無有鼓舞其
筆端耳已上數段皆述其命篇之意

嚮疾諸解不同音義載梁簡文以嚮同響猶庖丁章砉然嚮然讀同響之義然考本章大意呂林碧虛如字釋之爲優今擬解云嚮疾謂應物之速强梁則非守柔者也物徹謂樂通物疏明則非篠先者也學道貴於無爲而乃以不勸爲功猶以技能相易相係不免於勞形怵心言所求者非其道也且也至可比明王乎乃老聃反問之辭謂若以前論嚮疾强梁等可比明王則虎豹因文彩以

致獑猿因便捷狗因執狸而致繩藉亦足以比明王乎子居始悟蹵然問明王之治乃告以忘功善貸逃名遁形始可以論明王之治蓋子居所論者迹而老聃所論者心心迹之判久矣夫執斄說之不通斄有離來二音至大之牛豈狗能執音義載李氏本作狸爲當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

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
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
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
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
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
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
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郭註未懷道則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濕灰同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

也淵默雖動靜流止之不同無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坐忘即謂將死觀其神動天隨即謂有生可誠能應不以心理自玄符與化昇降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非相者所測此應帝王之大意也

德機不發曰杜權亦機也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感應之容也存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利名之飾皆爲棄物機發於踵常在極上起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居太沖之極浩然無

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物各不平混然一之管窺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淵者靜默之謂雖流水之與止水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至人用舍雖異玄默一焉故略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無爲深根寧極虛而委蛇無心而順物不知誰何汎然無所係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食豕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與親唯所遇耳去華取實雖

動而真不散一以是終使物各自終也
呂註既其文未既其實實則不識不知之
處是也夫道未始有物虛空無相莫之與
匹猶衆雌無雄吾非應物居然有藏於胷
中猶無雄而卵是以道與世亢而必信者

故使人得而相也地地與陰同德則莫得而
見示以地文使得而見也不震則不動不
正即不止機者動之微也初見濕灰以爲
死不知其杜也及其有生然後知向之所
見爲杜權而非正也天則與陽同波莫得

而見示以天壤使得而見也名實不入則無爲機發於踵所以示之也壤者物所自生踵者息所自起是以知其有生而爲善者機也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太沖則莫之勝而不一是以疑其不齊莫勝則平故謂衡氣機也三淵之義以喻心善淵雖流止之與鯢桓蓋未嘗不淵也太沖莫勝亦若是而已矣及乎未始出吾宗則藏於天而示以無所示彼莫得而見故自失而走蓋季咸以其心相人之心我無心

則彼所以相者亦不能獨立是以失滅而不可復得也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無心無爲其止也因以爲茅靡則莫知其爲靡也其動也因以爲波流則莫知其爲流也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此其所以

逃也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於事無與親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塊然獨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雖萬物擾擾而吾之封自若終莫之變也

林註列子見季咸而疑其師道之不及壺

子告以質由文顯道即事彰言我與汝盡其文未盡其實何由得道與猶衆雌無雄何由而卵汝既未盡我道之實其道猶與世亢而必信於人故季咸得而相汝也濕灰言將死之證示之以地文不示則無文矣不震則寂然不動正者貞也貞夫一故體安靜不正則非一所以爲地文德雖有機杜而不發彼所不能知也天壤者覆載之功已及於物猶道德之機發於本根而名實未能入也踵者形之下極善者可欲

之謂彼之所見曰機壺子自謂爲權權則所見者粗機則所存者妙故也始則杜機於至寂之中而相者疑其死次則發機於至極之下而相者疑其生巳而不動不靜非死非生參差不齊無得而相也太沖者至虛而中莫勝列子所謂莫眹是也衡至平也應物則參差不齊氣虛而待物猶未離乎機壺子藏神於至虛無眹之際而動靜陰陽之不齊猶衡之應物故使季咸不可得而相也鯢大魚審停審止水爲淵喻

示以地文流水爲淵喩示以天壤大魚盤桓以爲淵澄湛湍疾參差不齊示以太沖莫眹之謂也列子有九淵此引其三以明壺子之事耳太沖猶未離乎氣機至於未始出吾宗則與天同矣此季咸所以自失而走也無心而順物故虛而委蛇不知其人是誰是何也弟者放任靡者順從彼且爲弟靡因以爲弟靡彼且爲波流因以爲波流此言壺子之變化在巳也列子見壺子之道遂自覺悟以爲若未始學也歸爲

妻爨食豕如人不知有貴賤物我也不役於務去華就實塊然獨立事雖紛擾而守其封域終不為之變也

詳道註與道遊則無心故死生禍福之機泯於內不可得而相也與俗交則有累故死生禍福之機兆於外可得而相也此季咸所以於衆人則其術神於壺子則其術窮也地文者陰柔之體凝天壤者覆育之功見太沖者天地之中氣也陰柔體凝所以應物者靜故曰杜德機止水之淵是也

覆育功見所以應物者美故曰善者機流水之淵是也至於太沖莫勝則非動非静若死若生不上不下當中若衡故曰衡氣機鯢桓之淵是也水之或上或流或爲鯢桓其淵一也壷子之機或杜或發或爲太

沖其道一也善觀水者察其淵善觀人者察其道而已列子悟壷子之道自知不足爲其妻爨忘我也食豕如人忘物也忘我故無内外之殊忘物故無貴賤之別心若死灰形如槁木紛而封哉而莫之動一以

是終而莫之變也

碧虛註理猶實也事猶文也壺子謂吾與汝無其文故未既其實而固執以爲得道猶有雌無雄奚以生化今有季咸之文斯足以顯壺子之實以道爲有而與物亢敵故爲術者所相地以不動爲文見其深根寧極不震不止動靜不發蘊道息念杜德機也反常曰權杜權則復常之義天以發生爲壞見其神采外耀也真人之息以踵生氣一動沖和遍軀發自根本豈止眉守

而已哉子之先生不齊但見形質而已太沖莫勝謂太空無勝負而不知所以然衡氣機則輕重平一不可以動靜觀也夫水之波蕩無涯而淵渟鑒物一也猶至人靈府虛豁洞鑒故相者無所施其術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形之語言則已出宗矣弟靡波流皆罔測貌食豕如人視彼若此塊然獨立無比儗也紛而封哉外蕩而內澄一以是終如此而已矣

趙註列子神季咸之術以為愈於其師壺

子告以我之所以許汝者盡其文耳而其
實則木汝固以爲得道與衆雌無雄而又
奚卵言有形之類皆陰也必有無形者爲
之主宰而汝以道與世亢必欲人之見信
非無心而任理故人得而覘汝示以地文

寂然而止也萌乎不萌也不震動故正之
正則動矣此謂杜德機老子云塞其兌閉
其門是也天壤與地文對坤靜而乾動也
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以萬物爲芻狗而
勃勃乎有生意此謂善者機老子云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是也始見以爲弗活再見
以爲有生又見而死生不可測故以爲不
齊太沖莫勝列子作莫眹是也示以太空
漠然無眹而中有機緘老子云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是也大魚盤桓以爲淵靜中有
動衡氣機也止水爲淵杜德機也流水爲
淵善者機也示以未始出吾宗泛應萬變
而本然者常存也弟靡列子作茅靡茅靡
波流即與之虛而委蛇也列子悔其學之
未至於是去文反質槁木其形雖處紛擾

之中而所守不移一以是終而已莊子論
應帝王而言此者蓋有深意夫爲國在仁
義禮樂今乃泯然不見其迹人以爲國將
亡矣及發政施令犂然當於人心又以爲
國將興矣至於寓威武於文德之中行爵
賞於刑罰之外則覘國者不可得而測識
矣此聖人治天下之妙道而託之於神巫
之相也

鬳齋云文簡外實簡內汝未盡見其實固
以爲得道乎無雄奚卵言無心亦無迹也

此句喻其心未化故可以形見目以其道
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便是有迹使人得
而相汝也濕灰言其生氣欲滅地文禪家
修觀名萌乎若生之意不震不動也不正
者不可以指定言此不正與孟子必有事

焉而勿正同德機生意閉其機而不動有
生意欲滅之狀遂以爲弗活矣於杜閉之
中而動機巳露故以爲有生天壤亦是觀
名天田者自然之壤猶今修養家以舌間
爲天津之類名實不入有無俱遺也機發

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太沖即太虛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平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所以為不齊也鯢桓止水流水釋氏皆以為觀名雷信也壷子到此方說出向之所以示季咸者皆此淵也九淵方示其三耳太沖莫勝未始出吾宗皆是觀名頹靡拉扱波流茀蕩故自失而走也為其妻爨巳下皆墮體黜聰之意不復贅釋李士表論云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

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
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
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之直以是為直
故棄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於無形之表
超數於無數之先又惡得而相哉故始示

以地文而疑其死次示以天壤而疑其生
殊不知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
見之有無也壺子未始有心靜與陰同德
動與陽同波沖則陰陽之中莫勝天地之
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一謂不

齊耳三者皆謂之機以其動之微可得而見也及其未始出吾宗則示以無所示彼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役見有盡此之離人入天無盡所以自失而走也壺子謂見吾三機則猶立我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則我亦忘矣示之者誰邪見之者誰邪莊子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之應世唯寂然不動故感而遂通唯退藏於密故吉凶同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焉以天下爲事則人得而

相之矣古之帝王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以此

王旦論云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有不測之用故使人不可得而相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及其即之又變而為温然聽其言也又變而為厲是豈可執一而相哉夫堯一而已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若此之多變然則聖人出而治天下使人不可得而相者固所以取天下而用之之道也歟

季咸以心感人而知其心者也道與世亢則不能無心有心則有跡使人得而相也始見壺子而哀其弗活蓋至人心若死灰季咸無所施其感耳不震者地之體不止者坤之化萌所以示之文可

見者也杜則楗閉莫窺機則微有可睹此至人潛德内蘊之貌有非術者所能測識也再見壺子喜其有生謂見杜權矣權又機之顯者始欲杜而令微顯所以知其有生也天壤謂自然之地生物

之本也名實不入心不動也唯能至靜
故其機發於下極吾身生意之所自始
養而爲浩然之氣廣而爲及物之仁是
謂繼性發見生生而不窮者也又見壺
子而疑其動靜不齊無得而相則至人
之妙用有出於術數之表者矣太沖者
虛之至故莫窺其眹兆也衡以平而善
應氣以虛而善入皆無心於物故不待
感而自應然謂之機者以所以示之者
言也三淵喻前三機之有深意九淵僅

示其三而季咸之技已窮至人非有心
於出奇以屈人也特示之以未始出吾
宗蓋不示之示無宗之宗亦虛而已何
出入之有然則壺子所示者愈近而季
咸所相者愈遠宜其自失而走也季咸

既滅既失壺子亦無有也然則列子將
奚爲哉因悟向所學者皆其土苴而今
始識其真紛而封哉一以是終隤然而
道盡之謂也此章實寓應帝王之妙旨
託之季咸之相所以神壺子之道使後

之心醉技術者亦將少醒焉耳吾與汝
與許也孔子曰吾與點也義同既其文
一本作無其文天屈西北爲無側加小
卜爲無字詁既不正當是不止不齊如字
莫勝是眹無疑三淵審字列子並作潘
音盤水盤洄也本經音義云司馬本作
蟠聚也義或近之弟靡舊註同顏未詳
所據今依列文茅靡爲正即草上之風
必偃庶協下文波流之義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六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三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物自當其名而各自謀物自任其事而主其知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見得則不知

止不虛則不能任羣實用心若鏡鑒而無情來即應去即止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也

呂註無爲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之能名無爲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爲之謀無爲事任則我無爲而任事者責無爲知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爲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乎無朕則鬼神莫睹況於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

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以盡其受於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林註至人之心物感則通事成而寂有若鏡然明無情應物而妍醜莫欺是謂勝物而不傷至人無爭而是非莫欺因時循理而神亦莫之傷也

詳道註鏡之於物至則應之而其光不藏去則聽之而其光自若不迎於其來不將

於其徃來者不窮而吾應之也常虛而無心此所以勝物而不傷也自無爲名尸至而無見得以心之虛而致道也自至人之心至應而不藏以道之虛而至用也

碧虛註爲名尸則形必瘁爲謀府則神必殆爲事任則才必竭爲知主則識必昏體未盡則有窮有迹則不足遊矣盡其所受乎天則任之而已有見有得則不妙無見亦虛而已用心若鏡物來斯鑑彼自來徃而妍醜無隱無心於勝物故物亦不能害

也

鬳齋云無爲名尸爲善無近名是也無爲謀府不謀焉用知是也無爲事任事雖不可不爲而不以事自任也無爲知主人雖不能無知而不以知爲主也此四無字是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乎無物之始也天受我以此理我能盡之而不自以爲有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鋪叙至此以一爲虛字結之用心若鏡已下數句只是

解一虛字文勢起伏平淡之中自有神巧豈不奇哉

趙虛齋以此段連南海之帝爲一章其註義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前季咸章而立說用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言季咸恃知謀以察物而要名任事也體盡無窮已下言壺子之道不可測識至人則指壺子明矣非有心於勝物而不能不勝使季咸自失而走是也雖其不爭所以善勝物又

惡能傷之哉蓋明任道則其用無窮任

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郭註爲者敗之呂註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之也儵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

異故去待之甚善知其爲善而謀報之則
所以視聽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
朴之不喪不可得也
疑獨註道體全而爲渾沌判而爲儵忽其
精在乎中其粗在乎外分中央以爲南也

此道之所以喪也喪道者必自外至故曰
相遇於渾沌之地渾沌無所不可故曰待
之甚善日鑿一竅以明有所害也七日而
渾沌死言不待數之極已足以喪道矣
詳道註陰陽合而爲渾沌渾沌散而爲陰

陽以合者善乎散則其用無方以散者鑿乎合則其爲易敗老子云有象有物有精即渾沌儵忽之謂也謀報渾沌之德則以情滅道鑿竅而渾沌死則以人滅天七日者言不待數之究已足以死渾沌矣

碧虛註南帝寓有爲北帝寓無爲中央之帝寓大朴也三氣未分謂之渾五行未彰謂之沌有無不分故曰善待南北二帝不識渾沌之真而妄興空鑿以致朴散老子云開其兌濟其事終身莫究是也

吳儔註儵者幽而有形忽者微而有數渾沌之全體散矣謂之中央之帝亦不離乎儵忽之間耳然則儵忽之相遇莫非渾沌之地也待之甚善以其公而無私謀報其德則私而有意矣道之全體將受其害故不待數之究而渾者分沌者散此所以爲死也

趙註應帝王篇前四章論治天下之道後章發明前意而歸功於渾沌之德南離也主目司視北坎也主耳司聽言人恃其耳

目之聰明而强其所不知則其真始離矣
此知者所以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也
慮齋云此段只言聰明能爲身累故以此
形容隳肢體出聰明則爲渾沌矣本是平
常說話撰成日鑿一竅之說真奇筆也渾

沌即元氣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
目鼻口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知
識萌而有喜怒好惡渾沌之竅鑿矣孟子
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
鑿莊子飜說得來更是奇特如此機軸豈

後世學者可及哉

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德經一言以蔽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之餘偶得管見附于衆說之後云

南華經所謂渾沌道德經所謂混成沖虛經所謂混淪皆以況道之全體本來具足不假修爲者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偕儵化而爲有忽化而爲無道體於是乎裂矣自一生三猶未至於鑿也及乎時相遇於渾沌之地則物交物

而心生猶薪火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分別待之固亦盡善使儵忽不能忘情而思所以爲報則渾沌之德未能不德故不免夫恩害相生之累日鑿一竅患由漸入也七日而渾沌死則情實開而沖和喪也宜矣帝王之迹著而大道之體亡何以異此

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後王法之以垂統立極豈以知治國汲

汲於謀術者之比哉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爲是篇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爲無爲足以配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而億兆民命之所寄託者也若夫以巳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下之民無異矰弋熏掘

而致鳥鼠是速其高飛深穴之逃蓋有爲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其於君民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乎是以天根問爲天下答以心澹氣漠順物無私子居

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爲爲之凡有天下國家者盡求諸此鄭有神巫期人生死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蓍龜然而一見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瘳三見疑其不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技於是乎有限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多變而季咸之不神邪此言料國者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爲之僞所以用之有窮而

無爲之主憲天體道垂衣一堂精神四達
與化無極巍巍蕩蕩民無能若則豈知謀
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北二帝遇於中
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有儵忽即有無異
號徼妙之所以分今會而一之非不善也

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雖其善待
之必有善鑿者不若彼化無心相忘而交
化也萬斛之舟不容灌針何怪乎七日而
死渾沌哉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浩湍激
籟號作新出奇跌宕乎諸子之表若不可

以繩墨求而內篇之與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初學未得其要鮮不迷眩日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創意立辭具有倫理始於逍遥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已無適非樂

然後外觀萬物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已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已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爲師標立道原範模天下爲聖賢續命脉爲萬世開迷雲大宗師之本立

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爲聖爲神外則
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身不爲有
餘散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帝王之功雖曰
聖人餘事然躋世真淳挈民清靜應化極
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儵忽生而

渾沌死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
夫今之人鑿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
以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是爲真修
渾沌之術歟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
間或舉例稠繁混淆莫辨竊窺的指以古

人德合者配于逐條之下云逍遥遊之極
議當歸之許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
梏而各全自己之天也齊物論之極議當
歸之子綦王倪以袪彼我是非之惑得其
同然而合乎大通也養生主之極議當歸

之老聃彭祖以糺過養形骸之謬知生道
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議當歸之蘧瑗接
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勿攖逆鱗以貽患
也德充符之極議當歸之王駘申徒嘉言
内充者不假乎外德盛者物不能離也大

宗師之極議當歸之孔子顏回有聖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帝王之極議唯舜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所歸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企慕往古聖賢筆而爲經標準萬世若夫真人之所造詣即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脗合所以外混光塵內存慧照出凡入聖闔闢化機而不可以形教拘也善學南華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㈢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立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一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郭象註駢枝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

不騈其性各足而此獨騈枝則於性爲多
故云侈耳或云非性欲割棄之是道有所
不存德有所不載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
豈至治之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
即騈所多即贅騈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

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
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羅列於五藏然自
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各正性命也
方之少多未嘗有限少多之差則有定分
不可相跂各守其分無不自得或者聞多

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駢枝之於手足且自性命不得不然非有用而然猶五藏之情自多方耳而少者横復尚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各有本分多方不爲有餘少方不爲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若忘其所貴保其素分則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吕惠卿註駢拇枝指非不出乎性而德則所無也附贅縣疣非不出乎形而性則所

無也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爲修其氣爲五行其德爲五常其事爲五事其形爲五藏則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爲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爲以反一而已

林疑獨註駢枝與形俱生出於性也疣贅因形而有出乎形也以性配德性在天而德在人以形對性性在内而形在外出乎天者人以爲修出乎外者内以爲修此自

然之理也夫仁義道德未嘗不相爲用而仁義之迹所以見惡於道德者猶疣贅見惡於形也駢枝喻仁義之本疣贅喻仁義之迹形性喻道德之正駢枝出於性而不可去猶仁義之本亦出於性也疣贅出於形而可去猶仁義之迹出於人爲故可去也若能忘仁義之迹則冥於性命之理與道德爲一矣忘形骸之累則駢枝亦出於形性與四肢同矣贅疣乃形外之物仁義之迹亦性外之物去之所以全其形忘之

所以渾其道也
陳詳道註性以德立形以性成駢拇枝指在德無是也故曰侈於性仁義之端具於始生之時則道之駢枝者也而其用見於已生之後則道之贅疣者也人知駢枝之無用贅疣之爲累而不知仁義之行亦然蓋尚道德則仁義爲無用用仁義則道德爲有累也
碧虛子陳景元註駢枝與生俱生故出乎性而爲生德之餘贅疣生後而有是出乎

形而爲性之外累故皆曰侈夫五行均則
五常無偏乃道德之正今多於仁義是五
藏之氣禀受必有少之者故非道德之正
也且駢枝之於手足皆無用之指何足決
齧哉若夫駢枝於五藏之情淫僻於仁義
之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乃駢枝於有用
之處所以重增其弊也
竹溪林希逸鬳齋口義云與生俱生曰性
人所獨得曰德駢枝本於自然比人所同
得者則爲侈矣贅疣之爲累亦然似此性

形而爲性之外累故皆曰侈夫五行均則五常無偏乃道德之正今多於仁義是五藏之氣禀受必有少之者故非道德之正也且駢枝之於手足皆無用之指何足決齧哉若夫駢枝於五藏之情淫僻於仁義之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乃駢枝於有用之處所以重增其弊也

竹溪林希逸鬳齋口義云與生俱生曰性人所獨得曰德駢枝本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侈矣贅疣之爲累亦然似此性

德二字與吾聖經稍異多方猶多端列於
五藏哉言非出於内故曰非道德之正告
子言義外莊子併以仁爲外矣以仁義爲
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非務内之學
故但見其多事也

褚氏管見云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
謂德會德性而充之之謂形是皆禀乎
自然所以尊生配道體天立極至誠而
不息者也凡在德性之外皆爲駢枝贅
疣所謂多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

正故漆園立是論爲外篇之首而議者
謂薄仁義爲太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爲
高大而固薄仁義也蓋尊道德則仁義
在其中然當時所謂仁義皆多駢旁枝
而非正者耳故不得不辭而闢之若仁

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德也何遠夫
駢枝贅疣氣之暫聚初無痛痒之切身
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形而欲
決齕之其爲害愈甚故真人善巧設喻
以祛其惑覬學者心寘體會即僞明真

則天命之至理可全得以生之良貴可
復道物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
何足爲吾形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
自吾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徼也但不徇
其迹以求善於物思復其本而同乎大
通則亦終歸乎道德之妙而已何淫僻
之有哉多方於聰明之用一句今本皆
然碧虛子陳景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
無方字引後文多於聰者爲證其論頗
長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是故鳧

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郭象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聾盲自困所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而性短者横復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其真性甚於桀跖騁其音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

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是一家之正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爲跂以短正長乃謂長爲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爲不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矣

呂惠卿註明者謂其自見令以所見爲明

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己不爲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則厭其所生唯其爲之太過以救名聲則

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之所以枝於仁也道在不言則辯非道也瓦貴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敝行跬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累

瓦結繩然者此楊墨之所以駢於辯也凡
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
命之情則無爲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林疑獨註駢於明者爲五色所亂不知道
在内者可以返視也多於聦者爲五聲所
亂不知無聲之和非聽所及也枝於仁者
仁之散故擢其德蔽其性以收名聲使天
下如吹笙鼓簧更相扇動以奉其法常若
不及也駢於辯者其辭如累瓦之險其埶
若結繩之固邪説隱微曰竄句堅執白馬

異同之論分外用力於無用之言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天下之至正道德是也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已彼正正者正物而不正於物不失其性命之情而萬物之分明矣故合者不爲駢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各任其自然之分則憂無所遣而自去矣

陳詳道註擢德塞性以明曾參仁其親之過史鰌仁其君之過也累瓦結繩危辭敝敝然譽之也聖人無名而技於仁者收名

聲仁者不憂而仁者反多憂則其去道也遠矣形無駢枝而駢枝生於形非形之常然也道無仁義而仁義出於道非道之常然也形安其常然則駢枝不足爲之累故合不爲駢枝不爲跂道安其常然則仁義不足爲之患故臧於其德善於其性而已矣今世之人已陷身於仁義之患且蒿目以憂之是決駢齕枝者也不仁之人復强仁義以饕富貴是決性命之情而爲駢枝者也

陳碧虛註駢拇者比五指之數則爲不足駢明者以兼倍之性謂之有餘聖人收視反聽以養內暎世俗慕離曠之聰明縱耳目於外景以困弊其形骸則離曠爲亂耳目之帥矣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奔馳四方失其真性則曾史爲惑人心之宗矣辯之縱橫如累瓦重疊學之慱喻如結繩屈積論之眇微者其竄句隱語之謂乎遊之卓詭者其離合是非之謂乎譽之小道者其敝跬不進之謂乎大辯若訥多

言數窮故楊墨爲恢詭憰怪之首也夫形
性之有餘不足皆非至正之道以所稟正
性而能自正者謂之正正若役彼從已役
已從彼皆失其性命之情矣合不爲騈枝
不爲跂相忘形骸也鶴脛不斷鳧脛不續
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膚齋口義云五色文章古者以養目而莊
子以爲亂淫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
離朱用明者也若以爲非乎而用明之人
則以爲是矣多於聰者亦然德性本靜而

強於爲仁是擢德塞性使天下簧鼓動以奉難行之法也多言而無味者比之累瓦結繩竄改言句以爲辯故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也敝跬勞跂也其言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也以爲非乎則楊墨之徒以爲是矣多駢旁枝言皆餘賸之事非至正也正正正猶云自然而然不失性命之實理故合不爲駢枝不爲跂長不爲有餘短不爲不足此數句即大秋毫小太山之義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自在矣鳧鶴

短長出於本然之性性之所安無憂可去
也仁人何其多憂一句堯舜孔孟皆在其
中

此段發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
良能能各有分量一毫不可强跂故慕

離朱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曾
史者過於仁學楊墨者僻於辯此皆以
不足企有餘等而上之攀援無極非天
下之至正也彼至正者盡性命之情而
無所企羨人安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爲

駢枝不爲跂長短各適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性然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己之樂也與竊詳經文纍瓦當是累丸彼正正者宜照上文作至正不爲跂當作岐皆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五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二

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
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
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
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
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
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
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
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
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
間爲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
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

與
郭象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俱當任之恐
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可謂多憂也駢於
拇者謂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有
餘故啼而齕之如是則羣品萬殊無釋憂
之地矣惟各安天性曲成而無傷又何憂
哉及兼愛之迹可尚天下之目亂矣以可
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
難而後拯之然今世政以此爲仁若無可
尚之迹則人安其分豈有決已效彼以饕

竊非望哉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同然皆得而不自覺故與物無二而常全任道自得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為其間也仁義連連秖足以惑物使喪其真耳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

地乃大惑也夫與物無傷非為仁也而仁迹行萬理皆當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當而無傷非仁義之招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色撓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

者撓天下之具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
虞氏無易之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呂註仁義列於五藏而大仁不仁至義不
義奚爲而非人情乎惟其爲之太過而不
由道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
憂則爲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於手足或
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至於去之而憂則
一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於數
之類決性命而饕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
然莫知其非性命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

泣齕之而啼之類也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其常然常然者不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於其間而使天下惑耶易方則以東爲西易性則以無爲有人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疑獨註仁義本於人之情性今且擢德塞性以爲仁義非出自然故莊子意其非人

情不然則彼曾史之爲仁何其多憂也古
人所以行仁義者自其本性而充之後世
乃徇仁義之迹入人爲之僞故但見其多
憂耳苟不以天道任之則以駢枝爲人道
之患欲傷而去之所以啼泣憂悲也蓋以
駢枝譬仁義信能冥其本乎自然則與道
德同體而不可去不能如是而徒徇其迹
人見其迹則思去之此所以爲憂也今世
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心憂則目爲之亂也
凡物任其自然則安傷其性命則憂駢枝

亦性之自然今欲決齕而去之猶仁人憂世患而欲救之徒益其憂耳不仁之人決裂其性命之情以饕富貴良由仁義之迹故得緣而爲僞是以疑仁義非人情也自三代以下樸散而不可復何其囂囂也夫待鉤繩規矩而正非自然之正曰削其性待纆約膠漆而固非自然之固曰侵其德屈折者禮樂之末呴俞者仁義之迹以此慰天下之心是失其常然也天下之常然豈有所待而爲正固哉不知所以生而自

生不知所以得而自得故能合古今齊生死物不能傷而無虧矣則仁義之迹又何必連連相續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哉此言曾史之徒不能無心以遊道德反爲仁義束縛而不能解何天下之人競慕仁義之名而惑亂其心也易方猶易以悟易性則迷而不返此小大之辨也曾史襲仁義之迹故可非之有虞氏之仁義亢其性者也而莊子非之何耶蓋責其所始不得不然且先王之於仁義將以成民性

而復於道也後世因其所陳之緒餘而尊嚴其迹以爲天命之至盡在此矣操所以成性之迹遂以爲性豈能使棄其名而樂其實哉所非者虞氏之迹所存者虞氏之心經曰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此取其存心也

碧虛註刓揉成就削性者也牽合附會侵德者也此皆失其常然夫蓬麻曲直孰爲鉤繩珠玉圓方孰爲規矩松栢女蘿孰爲膠漆連理合穗孰爲纆索物材天性皆由

自然故誘然皆生同然皆得古今若一無興廢也舍道德而趨仁義是爲易方徇利名而殘生是爲易性自有虞氏舉賢流凶招呼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奔趨喪命者由是夸跂以致惑易也

鬳齋口義云駢枝雖爲手足之病而不可強去強去則爲憂苦矣蒿目者半閉其目目睫葺葺然有獨坐憂愁之意憂世自勞貪饕富貴此皆自苦故並言之又歎仁義非人情乎言其非出於本然自三代而下

此說盛行何其嘈雜耶夫性德出於自然
非人力所為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
戕賊矣鉤繩繩約膠漆皆修為之譬故屈
折呴俞以慰天下皆失其常然而曲直方
圓不用人力則為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
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不知其
所生不知其所得故古今若一無加損也
連連不已貌膠漆自固纆索自拘也離性
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泥執固束何以遊
於道德之間徒以惑天下也小惑則四方

易位大惑則易天地之性矣立仁義之名以撓天下天下為其所使而奔趨之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

仁義出於情性非其人者僞之駢枝出於形體累於形者惡之南華為見世之尚仁義者舍己以效人徇迹而忘本故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為之不出於安行是攪天下之患為己憂者也恐天下之不理乃奔馳以救之而猶不勝也蒿目以憂焦心以慮豈非決駢齕

枝之謂與彼不仁之人決性命而不顧
饕富貴而不止及其禍發必剋則人貨
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性之之真必有
假之之僞惡夫假僞貪者器以虐天下
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

而下爲仁義者何其囂囂浮薄耶夫物
之本性正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則非
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侵
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
夫常然者其爲曲直方圓不待乎鉤繩

規矩也自生自得不知古今之殊成虧之異道德混成仁義爲無用矣又何必膠固其迹以惑天下哉小惑易方東西錯位未甚害事也大惑易性則失其常然叛道背德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病源浸淫已久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舉以仁義易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僞矣天下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之所哀也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

其性矣小人則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大
夫則以身徇家聖人則以身徇天下故此數
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
徇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
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
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
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
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徇也彼其所徇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徇貨財也則俗

謂之小人其徇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故爲有爲者所尚尚之則失其自然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瘢痍之事易垂拱之性者夫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亦何往而不徇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亦徇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瘢痍禿脛之變其迹則傷世之迹也然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變手足

瘢痍而居形不擾則奚徇哉無徇也乃不徇其所徇而迹則與世同徇也天下所惜者生今徇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徇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爲殘性奚爲易皆由尚無爲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爲而成則絶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神降而爲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下一見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爲神者隱而不見矣如禹之胼胝湯武之征伐雖出

於不得巳而其迹則不免於徇天下之弊
也莊子欲絶其迹而反於神天之本宗則
其論聖人固宜如此非小之也男婿婢爲
臧穀則良家子牧羊以偷守意守意乃所
以養心也挾筴讀書則無不善而不免與
不善匹博塞以遊則放逸無良而其所出
則良也二者皆害於守意雖與事業不同忘
羊均也伯夷死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
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
生傷性均也此爲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

化其道且天下盡徇也所徇仁義則不知身之親於名也所徇貨財則不知身之多於貨其徇一也而有君子有小人焉其殘生傷性則盜跖亦伯夷不知得之病於亡則均也

疑獨註伯夷爲清之名而身死焉盜跖爲貪之利而身死焉二人皆未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而所逐者特外之塵垢粃糠耳夫首陽之名長在而伯夷之身孰存東陵之貨常積而盜跖之魄孰有故曰其

於殘生傷性均也如是則伯夷奚必是盜
跖奚必非此道〻之所以一也伯夷聖之淸
莊子深詆之者以其迹見於世而與盜跖
爲對故言此以矯當時襲伯夷之弊以刻
意尚行者也其名雖與盜跖爲對而神與

孔子同遊學者不可不知也夫天下盡徇
苟不徇仁義以求名則必徇貨財以適欲
天下之大致不離乎利名之閒所徇仁義
則世俗謂之君子而不知己爲天之小人
所徇貨財則世俗謂之小人而不知與世

所謂君子者均矣徇仁義者損其分而益其性徇貨財者損其性而益其分皆能安其性命之情則天之君子非俗之君子俗之小人經所謂人之小人是也

詳道註三代而上天下以仁義易其性三代而下天下以物易其性世愈久樸愈散矣伯夷死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死利蓋不能强其骨也臧者義之善穀者信之善男而婚婢曰臧女而婦奴曰穀男貴義女貴信故也羊之爲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

其性未嘗不善也制字者以羊從言爲善羊從大爲美莊子以忘羊譬忘德宜矣臧穀之拘縱不同而均於亡羊夷跖之善惡不同而均於殘生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

碧虛註凡有迹者皆徇也名聲既彰迹不可逃矣臧穀亡羊小惑易方也夷跖殘生大惑易性也天下盡徇則盜跖亦伯夷矣又何君子小人之分哉

鬳齋云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

大以下抑高也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
事業不同殘生則一讀書博塞不同亡羊
則均皆徇物之失也夫莊子豈不知夷跖
之賢否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
之亦以下抑高之意

上古淳朴民俗熙熙不待治而自治是
以民安乎性分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
無爲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遂僞
喪真雖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爲
是而弗悟其遠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

無以異然後爲民上者設爲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之懲之上下俱僡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所不能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原於上下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臧穀亡羊義甚切當且天下盡徇則俱失其本然之天而滯于一偏之見反指不殉者爲非何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萬世之下昭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者以所徇而言舉不免乎有迹聖人猶

不逃評議而況跖乎治道之在天下者
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不然嗟
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傷
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
以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聖知之外
觀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廿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二十五之二十六

（五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二十六同卷 立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

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郭註屬性於仁徇仁者耳率性通味乃善也不付之我而屬於彼雖通如彼我已喪矣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

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爲善捐身以徇之比於性命還自不仁身且不仁其如人何任其性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己同於自得可謂善也夫絶離棄曠自任闇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舍己效人者也效之若人己已亡矣雖所失之異塗其失一也故愧道德而不爲謝冥復之無迹絶操行忘名利從容炊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呂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屬於仁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吾所謂臧也臧於其德乃臧之體非謂仁義能臧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以有謂其所臧者特未定也任性

命之情則無謂而不可名真所謂臧也聰明者亦然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見聞聞者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伯夷豈有間哉以

其皆非道德之正也上不為道德下不為淫僻則兩忘矣夫伯夷聖人也安有不自得適而可為聖人哉蓋其制行方且欲廉頑立懦則其迹不免於有為莊子方言性命之情以兩忘名利故以夷跖同為淫僻

及其論高節戾行足以矯世則夷齊之節與許由善卷孔子顏闔同列於讓王矣疑獨註屬著性有所係著非大同於物而無私者也故曾史俞兒師曠離朱之於仁味聲色皆不免乎徇非吾所謂臧也臧於

德者任其性命之情性命之情即正性正味正色正聲萬物之所自有者而數子強爲之非自得自適也唯能性性而後不屬性於物而味味聲聲色色者見矣舍其聰則反聽舍其明則內視反聽則聞道內視則見道道得而性得矣不自見而見彼者喪已而逐物不自得而得彼者離性以求道雖夷跖之不同其淫僻一也則知仁義所以喪道淫僻所以亂德皆莊子所不爲也

詳道註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蓋人之耳目本自希夷聲色在前真從妄廢口之於味亦復如是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又況多駢旁枝以屬其性者邪

碧虛註曾史俞兒師曠離朱皆偏於一能役性著物失其天真豈得謂之善哉臧於

德者以自得爲善任其性命之情自聞自見而已若得人之得適人之適皆喪已於物者也故上不敢爲仁義下不敢爲淫僻

此養正性正命者也

鬳齋云任其性命之情即是順自然自聞自見之論是其獨到不可及處一大藏數不過此意自得自適即是自見自悟大抵欲分別本心與外物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者皆爲淫僻也上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爲善無近名爲惡無

近刑也道德即自然近名近刑則非自然矣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譏評堯舜夫子曾史伯夷皆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耳

性若太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所屬則涉乎偏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曾史離曠特受異氣工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爲淫僻況以所短睎所長不至學邯鄲之步者鮮矣故皆不足以爲善所善在任其性命之情出乎道德之

正無强跂偏徇之失耳目口之於聲色
味也未嘗强通亦不强閼任其自然而
無容私焉此天下之至正也何物足以
撓之人之聰明而至於自聞自見則有
異乎世俗之聰明所善在乎自得自適

則有異乎世俗所謂善仁義去而真性
全𦵔於其德而已德主乎中道將來舍
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適一徇
乎人則是同爲淫僻耳賢不肖也奚擇
南華自謂上下不敢爲而安於性命之

自得斯爲道德之正也歟本經內篇命題本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爲郭象所刪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

疣之於形也竊謂當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而南華敷演滂流浩瀚若此蓋弘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而達其意以袪世俗之迷使之復乎自然而合乎道也

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其所漸被
木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但
知求善於物在已之真淳喪矣故舉曾
史離曠揚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為
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
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
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
容斷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為近道矣
然天下皆惑吾將奈何遂設臧穀亡羊
以喻伯夷盜跖各以所徇為君子小人

之分而其殘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絶尙性無所屬反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爲至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不聞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與顏子所謂仁者自愛知者自知義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羡之心則夷跖之賢否將有辨之者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馬蹄第一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

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郭註駑驥各適性而足非辭鞍而惡乘但無羨於榮華有意治之則不治也治之爲善斯不善巳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

之性全矣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狂而不返哉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治能以規矩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不亦過乎

呂註馬之齕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寢則民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譬也伯樂以燒剔刻雒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強爲仁義而天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死者過半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

也天下有常然因其性而爲之今陶匠之善爲方圓曲直皆失其常然者也爲天下而失其常然是乃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之過也

疑獨註馬之真性逍遥於原野之間而不羨義臺路寢及至伯樂燒剔刻雒而馬之死者十二三飢渴馳驟而馬死已過半此皆尚人爲之僞以賊其真性故也陶匠之治木埴而中規矩鉤繩豈木埴所欲哉聖人以仁義禮樂治天下亦猶是也而世皆

稱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木埴聖人善治
天下此皆大道已散不見天地之全而唯
治人之爲稱莊子所以深詆之
詳道註土有形而無生木有生而無知馬
有知而無義三者雖殊而善治之者莫不
因其性而不違其自然循其理而不示其
或使故馬盡其能而埴木盡其用然則善
治天下者豈異是哉
碧虛註夫馬之知齕飲翹陸而已無用義
臺路寢猶澤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

則治之將興物性已弊才不勝任抑死過半矣土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而匠者施鉤繩馬有駑驥而伯樂用鞭筴民有賢愚而聖人興法度皆順其情而爲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而反歸罪於伯樂聖人是未知其所善漆園所以興歎也

鬳齋云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一作羲臺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燒剔刻削皆治之也雒謂絡其頭馬馽謂絆其足連列也橛銜

也飾鑣纓之類焉制於人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多陶匠以土木為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雒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猶秦氏而下以治天下為能也

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矣何在乎過求過養以損德傷性哉真人為見世俗澆薄以人滅天不安本然之分而求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下下之事上舉不免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不肖之心應雖嚴刑峻法有所不能禁

也靖原其端由於上之人好知之過啓其多知而又爲知以救之不亦勞且多事乎欲正本澄源痛革其弊故借馬立喻以明治之之失覬任治道之君子有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既離刑政賞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下之櫛飾鞭筴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并聖知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爲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爲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

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馬之受害者不少矣若其不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已能而有心以為治何以復民性而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毁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爲仁義聖人

之過也
郭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
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
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
斯道者無爲之至故放之而自一非黨也
是曰天放塡塡顚顚自足而無求於外之
貌不求非望之利止於一家而足混芒同
得與一世澹漠焉豈國異而家殊哉足性
而止無吞夷之欲故與物全而無害德不
離而民性素樸無煩乎知欲也聖人者民

得性之迹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
云及至其迹聖迹旣彰則仁義不真禮樂
離性徒得形表而已有聖人則有斯弊將
若之何殘樸爲器毁玉爲璋以至色爲采
聲應律皆變朴爲華棄本崇末其於天素
有殘廢矣世雖貴之而非其貴工匠則有
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也
吕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
不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
同德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

所謂聖人者出爲仁爲義不由乎自然爲
禮爲樂不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矣始分矣
殘樸爲樽以況毀道德爲仁義毀玉爲璋
以況離情性爲禮樂皆多駢旁枝之道也
絶巧而返乎朴則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

立五　十一

任道德則聖人之過免矣
疑獨註古之神人在宥天下則無意於治
順民之常性會於正命之極而已織而衣
耕而食同德相親而不偏黨天放者出乎
自然而非人爲也塡者實充乎内顛者眞

顯乎外任足之所行而不由邏信目之所視而不入邪禽獸草木皆得遂性命之理而無夭閼之患獸可係巢可闚以明人無機心則物無所憚同居族並人民自樂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非無良知也

同乎無欲非無可欲也始於其德不離終於是謂素樸民之常性得矣蹩躠踶跂皆用力貌爲仁義而不順性命之理天下始疑矣澶漫樂之散摘擗禮之偏由仁義而有禮樂有禮樂而性情離此天下所以分

也夫仁義出於道德禮樂出於性情上古
世質民淳仁義與道德爲一禮樂與性情
不離後世廢道德以言仁義離性情而議
禮樂是以有曾史之仁義非堯舜之仁義
有世俗之禮樂非三代之禮樂老子所以
槌提絶滅之在莊子亦所不取也殘樸爲
器工匠固不能無罪因救弊之迹聖人亦
不能無過也
詳道註夫至德之世養生不奪於嗜欲而
其行塡塡其視顛顛所求不出於分外而

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如是則視人如已視已如物物我兼忘内外無間所以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也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心有知而擇腹無知而容志有欲而動骨無欲而立聖人之治天下虛其有知者實

立五　十二

其無知者故能使民同乎無知弱其有欲者强其無欲者故能使民同乎無欲無知所以德不離無欲所以民素樸素者性之質言純白而不染於物也樸者性之全言混成而不散於器也老子云見素抱樸少

私寡欲經曰素朴而天下莫與之爭美由於民性得故也

碧虛註民有常性織衣耕食一而不黨游於自然貿易未興不相往來俗儉約而物繁滋中無機而外無忌素朴而民性得矣

不善爲治者用力行仁矜持尚義離道以善懷疑弗信矣屈折爲禮縱逸爲樂險德以行沖和分裂矣犧樽六律皆治世之法過則爲亂此云工匠之罪聖人之過者見其末敗而推責其古今之常情也

鬳齋云同德謂其得於天者同常性前篇所謂常然也純一而無偏黨肆樂於自然之中填填滿足顛顛直視皆形容其拙朴無心之狀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津未通也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雜居

五五　十二

物無害者草木遂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獸而遊攀巢而闚人與物相忘也如是則安有君子小人之分哉無知無欲純乎天理及至聖人强行仁義流蕩禮樂然後心迹始分不純一也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

義爲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爲強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所以結上文也

前論治道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善治者不然上陳至德之世民性真淳而無所企慕衣食足用而無求羨餘山無蹊隧澤無舟梁即民不往來舟車無所乘之謂也羣生連屬草木遂長言其

生物繁茂禽獸可羈鳥巢可闚言無心而與物化也由是知鳳巢于閣麟遊于囿至和感召理誠有之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知德不離而民素朴又惡有君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世聖人以有為治天下致力於仁義勉強為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故南華以殘樸毀玉為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為聖人之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為器仁義不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患乎

乏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爲仁義再變而爲禮樂三變而仁義禮樂徒存其名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終

五五　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七

五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馬蹄第二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

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郭註御其真知乘其自然則萬里之路可至而羣馬之性不失夫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者含哺鼓腹民之真能及至聖人屈折以禮樂懸跂以仁義而民始好知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呂註馬之食草飲水相靡相踶知已此矣猶赫胥氏之民無知無為含哺鼓腹也加之衡扼齊以月題猶屈折禮樂懸跂仁義

以臣慰天下也馬知介倪詭銜竊轡而至盜者猶民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介閒端倪闉曲控扼鷙曼則馬之很曼則馬之謾知夫衡扼銜轡介倪闉扼之所在而施其鷙曼以詭銜竊轡此馬之知所以至盜也然欲馬知不至於盜人心不至於好知者無它反其真性而已矣

疑獨註馬之真性安於飢食渴飲喜則相順怒則相踏而已不知其它也及加以衡扼齊以月題額上的顱象月齊謂整飾之

唯其勞役馬之形體故馬知介倪介猶賓介之介介兩旁助馬者倪同耄倪之倪牧馬者也言馬因人制遂知有介倪而詭詐生矣闉者志之窒扼者體不伸鷙如鷙擊曼如病曼皆形容其憤怒之狀詭銜自出其

銜竊轡自脫其轡言人害馬之真性故矯詐而至於爲盜此伯樂之罪也赫胥氏上古帝王之號居不知爲行不知適含哺鼓腹民如嬰兒此外非所知也屈折禮之末徒能正其形而不能正其性情懸跂仁義

之末蹩足慰其心而不能常安之也是以
民好知而不止此亦聖人之過也
詳道註聖人以仁義慰天下之心而民始
疑以禮樂匡天下之形而民始分夫馬之
食草飲水猶民之耕而食織而衣也喜則
相靡怒則相踶猶民之一而不黨也穿牛
絡馬皆人爲之過馬之知而能至盜豈善
治馬哉故是篇始終言此以排人僞之極
蓋謂棄道德而徇仁義則君臣父子不能
無分疑棄仁義而任道德則雖禽獸萬物

可與族處故以赫胥氏終焉
碧虛註馬之真知唯造父秦丙知之不施
鞭策有日行萬里者至伯樂而下加之衡
扼齊以月題而不免詭銜竊轡之弊也民
之常性唯赫胥氏知之不立法度而民咸
遂其天性至堯舜而下則屈折禮樂懸跂
仁義因之以賞罰而鬭爭莫止其弊益甚
矣故曰聖人之過也
鬳齋口義云此段又把前論翻出愈奇看
它交頸分背字便見喜怒之狀月題令所

謂額鏡介獨也獨立而睨怒之狀也闉扼
曲頸以扼拒鷙猛曼突也言其抵拒不受
羈絡之狀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與人
抗敵故曰盜是伯樂使之也若無銜扼銜
轡之事則豈見其介倪闉扼之態哉民之
好知爭利無異馬之詭銜竊轡也
古之聖人以康濟天下爲己任唯恐一
夫之失所思有以撫育安全之豈有求
於世而然哉蓋出乎性情之真道德之
正在已所當爲者也是謂上德不德下

知有之而親譽不及焉逮乎後世樸散民澆知詐日作出應聖人之運者匍匐重趼以拯民於水火諄諄善誘以覺民於迷塗愛利之而仁迹彰裁決之而義功見節文之而禮興和樂之而樂出是亦因民所尚適事之宜而爲之制度猶未至甚失也然而治久則民玩法久則弊生一更張則法苛令嚴則易犯亦勢所必至矣吁七竅既鑿其有復於渾沌者乎此馬蹄之所以作旁譬曲喻之所以

繁且廣也末章又論馬之真知以歸當篇本意至舉赫胥之世民知含哺鼓腹而已無爲自得之意繫見于此則上之人不擾可知

南華引古證今覬復淳風於萬一奈何世道交喪爭歸於利而不可止卒歸過於聖人豈立言君子所得已哉切於警人心救時弊不得不反以矯之而或者議其爲憤悱之雄則過矣善觀莊子者究其意略其辭可也介倪舊音戞睨聲

聱牙而義難通今定從本音言人以知
御馬而馬之知介然已見端倪思爲詭
銜竊轡之計則是馬本無知而人啓其
知也
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
明治民與尚書御馬喻臨民義同而此
篇首尾形容馬之性情喜怒曲盡其態
雖畫筆之工曾不是過然則人心之善
否又安能逃其精鑒哉次借陶埴立論
以演上文言有心有爲於治而攖拂天

下之性情不若無爲而任物之自化也又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王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樂之從事乎燒剔刻雒以求追風之步名曰治之而害莫甚焉所謂聖人之過者設爲仁義禮樂以教

民號之令之唯恐其不至殊弗悟枝葉繁而根榦衰政迹彰而姦弊作此淳朴之所以散刑罰之所以興上下交兵而不息也故漆園高言以矯之博喻以化之使天下舍僞還真知所趨向有以見

至人之心猶未忍恝然於世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熙熙自樂以證皇王無爲之効後世聖人束以禮樂慰以仁義求治太過而至於不可治矣

太上曰治大國若烹小鮮

南華之論得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七 共一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八

五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胠篋第一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

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
四境之内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
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
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
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
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
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
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郭註爲大盜積爲大盜守知之不足恃也
如此法聖人者法其迹迹者已去之物非

應變之具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
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為
人守之為大盜者不盜其聖法則無以敗
其國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為全當之具
呂註攝緘縢固扃鐍以防胠篋發匱之盜
世俗所謂知也及巨盜至則負之而趨唯
恐其不固然則世俗所謂知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立宗廟社稷屋邑州閭以守四境
者世俗所謂聖也田成子竊齊國并其聖
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世俗所謂聖有

不爲大盜守者乎世俗所謂聖知者如此
真聖知者固不然也
疑獨註胠者潛開也攝緘縢固扃鐍此世
俗之知禦小盜而已大盜至則負揭而趨
向之緘鐍非唯不能禦盜適足以資盜也
世俗所謂知非周萬物之知故不免爲大
盜積世俗所謂聖非不可知之聖故不免
爲大盜守此老莊所以欲絶棄之也田成
竊國并與聖知之法以守盜賊之身則凡
聖人之迹見於法度者皆不免於盜然以

田成之安比堯舜不亦過乎曰凡有身而爲天下之所寄託者皆粃糠緒餘何足校優劣若夫堯舜之不可寄託天下者豈田成子得以擬議邪

碧虛註知謂造篋匱緘縢扃鐍者積謂裒斂實貨而畜聚者聖謂掌符璽權衡斧鉞者守謂保宗廟社稷封疆者且齊國之創制立度何嘗不法聖人而田恒奪其聖知據有其國則聖知者乃大盜之資也

鬳齋云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

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見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備盜以緘縢扃鐍者世俗之知穴室負匱探囊者超俗之知也人有超俗之知造化間幾何而一遇哉以之上盜天和以養形保神下盜地利以肥家富國何不可者而乃甘於妄意室中之藏以希不義之貨而不顧公論之不可逃遺

臭之不可掩何弗思之甚邪竊嘗考其所由亦有以致之者世無積而守之彼惡得而奪之然自胠篋之欲充之而至於竊國信乎履霜堅氷之不可不謹也夫竊國者非并其聖知之法而竊之雖得國無以自立則聖知者天下之利器在人用之如何耳其權或墮于姦雄之彀中未有不反爲所制者後文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小盜有誅而大盜無禁是豈齊氏之術

哉彼既竊國爲君而又禁民爲盜亦知
仁義之不可廢也得非以聖知之法守
其盜賊之身乎漆園慨立是論所以誅
千古姦雄之心麟經直筆之嚴可以並
行於世矣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
胥靡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
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
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
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
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
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

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
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
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
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

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郭註暴主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臣而莫之敢抗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放其毒而使天下側目哉聖勇義知仁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則聖人之利天下少害天下多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鎭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之害雖多猶愈

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夫唇竭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數也且聖人不立尚於物而不能使物不尚人無貴賤事無真僞苟尚聖法則天下吞聲闇服此乃桀跖所至賴以成其大盜者也若乃絶尚守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所以掊擊聖人而我樸自全

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矣竭川非以虛谷
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絶聖非以
止盜而盜止盜止而華尚之迹都去矣將
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
所資者重所利不得輕則小盜之所因大
盜之所利也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所以
禁盜也大盜又逐而竊之反爲彼用是以
成其大盜而大盜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
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
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適

足以誅竊鉤者耳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魚失淵則爲人禽利器明則爲盜資故不可以示人也

呂註世俗所謂知所謂聖者皆以法爲之所謂至知至聖亦不出乎聖勇義知仁之名而不知知之所以知聖之所以聖也故四子者不能全其身而跖之徒反資以爲盜則世俗之所謂聖知者不免爲大盜積守耳至知在於不知至聖在於無名而世

俗之聖知反所以資盜則利天下少害天下多非虛言也脣齒以沉相因魯酒邯鄲以沉非相因而相因然則欲治天下莫若掊擊聖人縱舍盜賊善惡兩忘而已夫心谷不虛而賊心得以起其間者以聖爲淵而壅之也竭聖川而涸之則谷虛而盜不生矣心淵不實而賊心得入於其間者以聖爲丘而傾之也夷聖丘而損之則淵實而盜不侵矣此聖人已死大盜不起天下所以無故也所謂死者不生其心是已賊

心生而大盜起雖重聖人以治天下是重
利盜也詳見下文并竊之語故竊之鉤者
誅竊國者爲諸侯而莫之能禁也諸侯之
門仁義存焉則是并聖知仁義而竊之也
況其尤大而揭諸侯者乎雖軒冕斧鉞有

所不能禁勸凡此皆離真爲聖之過而猶
以聖法明天下是示人以利器故大盜得
以奪之也

疑獨註道有君子有小人得道之正則聖
勇義知仁皆正就其不正者而充之則爲

大盜而已盜之所謂道者妄意所藏先入後出知可否分均也凡得其一者爲小盜跖得其全者也莊子嘗寓言於雜篇與吾夫子爲對以明大盜與大聖其知一也所用不同耳善人則資五者以立已惡人則資五者以爲盜善惡皆本於人心而天下爲善者常少爲惡者常多莊子所以深矯之魯酒薄邯鄲圍聖人生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理且聖人制法豈有意於起人之僞人自襲其迹以爲僞所謂掊擊聖

人者深惡聖人之迹也若禪家所謂我當
時若見釋迦瞿曇出世一棒打殺意同縱
舍盜賊亦欲息詐僞耳川谷之水相通丘
淵之土相資喻聖人之迹大盜所資聖人
已死絕聖棄知之意大盜不起爭尚之迹

都去矣茍不絕聖知以止盜反重聖法以
治天下跖之徒將乘之以爲盜是重利之
也夫斗斛權衡符璽仁義皆聖人治天下
之具莊子意謂凡涉形器法度者皆大盜
所資爲盜而至於竊國則斗斛權衡符璽

皆爲所有而刑賞自己出矣且堯舜三代之所賴以爲治者其形器法度與後世同而治亂之迹異者彼所賴雖在此及其成功則此雖存而可以無用也後世認認然唯此之爲賴其權一墮姦人之彀則所賴以安者往往以致危田成子之事是也聖人退處幽密而操至權以斡萬化故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機威服海内而人不名以武此所以行萬物於術内而天下莫能禦又豈以利器示人哉

詳道註以知治人莫如齊國以知治身莫如四子以暴亂人莫如盜跖皆曰嘗法聖人矣然齊國不免田氏之簒四子不逃時君之戮而盜跖竟以壽終是法聖人而爲治者無益竊聖迹而爲惡者無害則聖人之於天下也不足以止盜適足以起盜也莊子非不知聖人應物適時而已後世禍亂隨之而起者蓋脣亡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其可以齒寒而責脣邯鄲圍而咎魯耶率歸過於聖人者遣其有迹之累也

碧虛註知之出也或利或害聖之顯也或生或死利害不能惑者至知也生死不能動者至聖也若四子者皆矜知誇聖而自取滅亡又惡知至知至聖哉聖知大盜相因者也聖知生則大盜起大盜止則聖知亡掊擊聖人絶棄之也縱舍盜賊不貴貨也聖知泯絶民性淳厚天下平而無事矣夫竊仁義聖知者欲其貴也盜金寳珠玉者欲其富也然天與之則公人取之則私若公公而私私豈軒冕所能勸斧鉞所能

禁哉
膚齋云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
自免此言賢者不足恃而竊聖知者或以
自利也爲盜之道是莊子撰出以譏世其
言雖怪而實有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
利天下少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絶唇齒川
谷之喻明聖人不爲盜設反爲大盜之資
聖人不生大盜不起言無聖人亦無盜賊
而天下自治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
而制法姦人得之益以欺世戰國諸侯篡

奪而得皆大盜也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既爲侯立國則亦以愛民利物爲事是并竊仁義聖知也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諸侯竊國立於人上故曰揭而世未有用刑以禁止之者皆憤世而爲此言

世之所謂至知至聖者例不免爲大盜積反不若不以聖知稱者無所積而盜莫能窺也故引四賢以證聖知之不足恃夫天生忠賢臣君輔國節義所在有死無貳而上或不之察惡其逆耳拂情

始則踈遠之甚則譴斥之而彼忠不能自泯終於戮參之而後已吁忠賢之戮參姦臣之幸也咎證若此國其能久乎夫爲巨姦大盜豈無其術所謂術者亦不越乎聖知之法以所資者重故所取不容輕然其厲階非一日之積必酌其君上之可罔有司之可欺因時乘勢以遂其悖道之舉然猶不免資聖知仁義以爲治如前立國者所云一廢而一興川谷丘淵之消長也聖生而盜起魯酒邯鄲

之相因也雖重以聖知而爲治重利盜跖也宜矣且竊鉤者受制於聖知之法而竊國者奪聖知之法以制人是以善人少而不善人多雖軒冕斧鉞不足以爲勸懲也信知聖知者天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竊窺其機將爲所奪猶魚之脫淵螻蟻得以困之矣語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然則聖人之治天下必有神而化之之術歟此一節自曷嘗不法聖人至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凡十

一處聖人字今本皆然雖陳碧虛照張
君房校本並作聖知考之前文世俗所
謂知世俗所謂聖之語則說亦可通據
篋篇本意正論立法之多弊則從 元本
可也竊意張氏當時被旨校定及碧虛
述解進呈之時恐其間論聖人處語或
有嫌權易以聖知因而傳襲耳然有當
用聖人處若曷嘗不法聖人不得聖人
之道不立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聖人已
死聖人不死此不可易者餘易爲聖知

亦自有理至若聖人者天下之利器則
是聖知無疑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㊅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胠篋第二

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絶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絶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

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郭註云其所貧則不施禁而自止賊其所貴則不加刑而自息除矯之所賴則無以行其姦巧小不平者大不平之所用也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害矣夫

聲色離曠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夫以蜘蛛蛣蟯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

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任其所能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自能則大巧矣用其自能是以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攦也去其亂性之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彼曾史楊墨離

曠工倕者所稟多方使天下躍而效之教
則失我我失由彼彼爲亂主矣若夫法之
所用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
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
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

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羣德無不當安用
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
能自反邪

呂註莊子所謂絕聖棄知者非滅典籍棄
政教也不以生於心而已擿玉毀珠者非

出府庫棄諸山也不以貴之心而已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掊斗折衡非果掊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而斗衡非所恃也然後民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

塞師曠耳欲反聽也我反聽則天下含其聰膠離朱目欲内視也我内視則天下含其明攦工倕之指天下始有其巧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天下之德始玄同則在我棄知絶巧不見可欲而已彼外立其德

而爚亂天下者則非舍其聰明知德而反於性命之情者法之所無用也而或者謂莊子真欲掊擊聖人縱舍盜賊殫殘法度者豈可與之微言乎

疑獨註大盜盜法小盜盜物盜物者禁之以法盜法者化之以道符璽本以行信斗衡本以致平及其弊也行信者反爲大不信致平者反爲大不平此莊子所以欲焚破掊折之使人目不入色耳不入聲心不入觸種種色相隔越於外而以性命爲主

收視反聽不慕離曠而得其性之固有是謂大巧若拙也曾史楊墨惑亂天下所以欲削其行鉗其口使之咸反於一天下之德始復於道而玄同矣人含其明則天下之明皆足以自照人含其聰則天下之聰皆足以自聞人含其知則天下之知皆足以自知人含其德則天下之德皆足以自得此所以不爍不累不惑不僻也彼曾史離曠數子者皆非充其固有之性使天下勞神疲慮以殉之則是爚亂天下法所無

用也
詳道註荀卿曰符節契券所以爲信也上
好權謀則下乗是而後欺探籌投鉤所以
爲公也上好曲私則下乗是而後偏衡石
稱懸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下乗是而
後險斗斛量槩所以爲均也上好貪利則
下乗是而後鄙蓋法生於聖人之所不得
已而行於後王之善守有是人無是法上
古不失爲善治有是法無是人末世不免
於竊亂莊子之論不該於人法相資至謂

爲是以量之爲是以矯之則并是而竊之乃欲焚破掊折而後已者葢欲歛其散而一之落其華而實之以復歸於道德之本而已矣○碧虛畧而不論○鬳齋云擿玉毀珠以至掊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絶聖

棄知之意非實論也與老子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義亦相類但說得過當耳東坡云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邪擢亂抽紊之爍絶焚棄之外立其德重外物而失本心爚亂熏灼而撓亂

之也此段不過數演前文以結絶聖知棄
聰明之意使人全性同德而已諸解已詳
不復贅釋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
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
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
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
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

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

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郭註民結繩而用之足以紀要而已適迹常甘當故常美雞狗相聞不相往來無求之至也今贏糧趍賢而棄親去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上好知之過也夫攻之逾密避之逾巧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況於人

乎上之所多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逐多則迷矣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不止其分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君人者胡可不忘其知哉

呂註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也故結繩而用之無欲也故甘食美服樂俗安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此至德之世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

善斯不善已皆知非其所不善惡與、不善
也莫知非其所已善美與善也復乎無爲
則雖美與善亦非性命之情也民不往來
而自爲族是謂種種之民其所有賢贏糧
而趍則役役之使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諫
我也似子則嘐嘐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
過由有知而後有聖人有聖人而後有大
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
以去知爲言
疑獨註當上古十二帝之時天下之民食

無所擇而甘衣無所擇而美其居其俗不擇地而安樂之雞狗相聞不相往來人物繁息無求於外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今矗糧趍賢不憚其遠者以名利滑其天性此上之人好知之過也自弓弩畢弋至㓞詬同異復明上好知之過以致魚鳥人獸皆亂而失其性矣所不知者多知所已知者良知所不善者非可欲所已善者可欲也莊子欲人忘其外好充其自然之理而不見可欲之善也上好知而無道曰

月山川之悖爍四時之施隳矣下至小蟲小物皆失其性則大者可知種種之民言各隨其所受性而生淳朴未散也今舍淳朴而悅役役舍恬淡而悅啍啍宜其亂天下也

詳道註軍多令則亂言多給則辯故知多則事多事多則患多此治天下者所以貴夫小知而大知明也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則於窮理之知爲贅知非其所不善莫知非其所已善則於盡性

之仁爲虧虧於仁贅於知則所知非真知所非非當非矣天運曰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與此喘耎肖翹義同傳曰多事生之𠏉多言德之賊役役多事者也啍啍多言者也天下惡得而不亂哉

碧虛註南華引上古容成大庭十二氏無爲之治以證今世爲治者之弊結繩則立法之始事不可終靜靜久則動也至於上

好知而天下亂矣鳥獸蟲魚不安其生況於人乎機詐之毒上干天和故草木昆蟲咸被其害太上云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之福信哉斯言

㢘齋云十二氏只伏羲神農軒轅見於經餘無聞焉或得於上古所傳或莊子撰出如佛言我於過去某刼也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可考者三千餘年伏羲已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未可遽以爲無也其所有賢者贏糧而趍之蹔說孔孟在

其間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皆當時辯者之事以取魚取鳥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亦是以曾史與升斛權衡並譏之意求其不知者務外以求異求其已知者曉然易見自然之理也所不善在人者所已善在我者

即齊物論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它人之非而不知已之所是者亦非也大而日月山川微而喘耎肖翹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歎息一句結了卻以三代實之逍遥遊曰湯之問華也

八

是已起起句也此此曰三代已下是已結句也
起結雖異同一機軸
此章舉至德之世上下無求民各自足
以證今時之不然十二君者其間或典
籍未聞祝融已下迹漸可考竊意伏羲
已前民性素樸則繩猶未結也故所食
皆甘所服皆美樂俗安居何知帝力隣
國相望而無攻掠之憂雞犬相聞而有
阜豐之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則耕鑿
自給無求於外只此數句寫出太古淳

朴之風蓋引道德經小國寡民章語云後世遂至延頸舉踵贏糧趨賢棄主去親不遠千里而求之尚賢之迹著使民求奇務異以尊耳目所不及必有名浮于實者應之是相率而爲僞欲天下不亂可得乎下文明好知之害物使生民失性雖禽獸蟲魚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皆知求其所不知謂分外求知如測天地問鬼神之類所已知謂已之良知辨微危尊德性之類所不善已自以

爲非者責人求備之類所以善己自以爲是者叅能自用之類信能於此精擇而謹趨之則知善皆出於真性情各歸於正不治天下而天下自治矣茍或反是則日月山川爲之悖爍人民其能自

安乎此皆原於上好知之過種種之民謂得祖氣之正可爲種於天下者也是篇以胠篋命題諸解罕及胠字之義唯林疑獨云潛開也今考監韻胠脅也則胠篋者從篋之脅旁開而取物此竊

盜之行也經意謂治失其道法令滋彰
上以知防民民亦以知窺其上防之弗
周必將乘間而有之故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田成子盜齊并竊其聖知之法
以致身安國霸則知盜亦有道而世俗

之聖知不足恃也如此四子之不免乎
戮宜矣世間善惡二塗皆資聖人之道
而立然而爲惡者常多趨善者常少則
其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也可知蓋消
長之理猶脣齒川谷之相因若重以聖

知治天下其爲盜跖之利不輕矣爲器以平之并器而竊之立法以治之并法而竊之吾將奈何哉此實由乎爲治者不能弘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姦雄得竊其權以爲私利天下有被其害者矣○南華務在絶聖棄知掊斗折衡思

復上古無爲之治然其還淳反朴之要在明乎眞知以正其所趨復乎眞善以全其所受而已爲欲矯世俗之弊其言不免乎過訐覬有以激回之馬蹄未足

盡其喻至胠篋而極矣奈何道大難用徒託空言獨唱於前卒無和者無怪乎古今抱道之士高蹈山海而不返也吁使任治道之君子皆如漆園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

究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在宥第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

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郭象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真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

無爲故有誘慕好惡而民性淫矣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無治乃不遷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此皆堯桀之流使致斯患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亂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夭落也慕賞乃善賞不能供畏罰

乃止罰不能勝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所以當功過非所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而三代已下匈匈然與迹競逐以所寄為事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三九　二

呂惠卿註天下者萬物之所一、其常性常德即我之性德是也在宥天下在宥我而已在者存之而不亡任自然而不益有者放之而不縱如囿之宥物也不淫不遷無為而已無為則無我無我則治天下者誰

哉故兩忘堯桀之是非也人生而靜何有樂苦使之樂苦是淫其性淫其性未有不遷其德者也萬物負陰抱陽沖氣爲和人莫不有沖氣之和以與天地通而堯使民樂其性至太喜而毗於陽桀使民苦其性至太怒而毗於陰故傷其沖氣而隳四時之施寒暑之和不成反傷人形矣至於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所謂兩相傷也於是天下始有喬詰卓鷙非常之行喬則尚高詰則窮盡卓則難及鷙則不羣皆非平

易中正此賞罰所以不給性命之情所以
不得而安也
林疑獨註天下所自生者莫不自在天下
所自得者莫不自宥聖人觀天下自在之
性而在之使各適逍遥之遊因天下自宥
之德而宥之使各安其理義之悦在之者
使天下成其性宥之者使天下順其德故
性不淫德不遷聖人亦無為矣豈有治天
下者哉心無所苦謂之恬恬有安靜意心
相承順謂之愉愉有權悦意喜則氣散而

心動故不恬怒則氣逆而心鬱故不愉人心未嘗不虛而至於悲喜者有物觸之也堯桀之治天下雖善惡不同其觸人心而至於害性則一非先王自得之理也其可長久乎人過喜則陽氣常舒過怒則陰氣常慘喜怒始由於君政失中以致民心失節上干天地之和而反傷人之形此相因之理也故使人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皆言人形被傷陰陽不和之狀喬詰言之好高卓鷙行之尚異天下因堯之迹而有

曾史因桀之迹而有盜跖旣舉堯非桀善惡交紛竭天下之物不足以爲賞罰況其它乎上之人終以賞罰爲事則天下之民豈能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詳道註有天下者欲開天而不開人爲福而不爲賊莫若在宥之而已在則莫之攖宥則莫之廹莫之攖則性不淫故誘然皆生而不知所以生莫廹則德不遷故同然皆得而不知所以得又孰治天下哉治天下者不失於不恬必失於不愉不恬則太

喜而毗於陽不愉則太怒而毗於陰蓋人身之氣與天地通流吾之陰陽毗於此天地之陰陽應於彼寒暑之和不成而反傷人之形矣於是天下始有求高探深尚異務捷者出皆非中道也不過於爲善必過於爲惡故舉天下不足以爲賞罰何服安其性命之情哉

陳碧虛註上古之君存天下者寛之而已非有心以治之也故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斯無爲而自治也昔堯亡自存之道

而施仁愛使民失常性以至親之舋之桀
無寬物之恩而務苛急使民失常德以至
畏之侮之性淫德遷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人之喜怒通乎陰陽陰陽不和反傷人刑
矣喬詰高奇之論喻曾史之流卓鷙獨行
勇猛比盜跖之徒也賞善不足言詐善衆
罰惡不給言實惡多故喧譁競逐以勢利
爲務何暇事恬愉壽考邪
林氏鬳齋口義云在者優游自在宥者寬
容自得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又

何用治之哉恬靜也愉樂也喜屬陽怒屬
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致中和則
天地位失其中和則四時不調而人亦病
矣居處無常謂妄動不成章失中道也喬
者好高而過當詰者議論相詰責卓者孤

立鷙者猛厲皆形容不和之意曾史盜跖
只代賢不肖字用心不和則賢不肖皆非
矣今賞賢而罰不肖則賢非真賢舉世皆
然賞之而不足言此等人多也人皆慕賞
避罰以僞相與則豈能安其性命自然之

理哉
在者存之而已有天下而不與焉宥者
矜而恤之故視民如傷焉是以聖君端
拱乎廟堂之上百姓恬愉於畎畝之中
性不淫而德不遷形聲和而天地應上
古至治之風也自三代而下匈匈然以
賞罰爲事使民無以安其性命之情至
戰國縱橫則有賞之而不勸罰之而不
畏者矣南華立在宥之論有心於復古
者歟人處世間日與物接理有逆順喜

怒不能盡忘在乎調之以宣發而中節不失乎和而已若過喜過怒偏陰偏陽則寒暑為之失序況於人乎原其太過之由本於堯桀之治一使民欣欣一使民瘁瘁此喜怒之所由生也由是而善惡著焉賞罰立焉天下始高亢其行窮詰其辭卓異鷙勇於事為之間善者為曾史惡者為桀跖舉天下不足以為勸懲何暇安其性命任治道者至是亦無所施其術矣而江海山林之士猶拳拳

在念覬有以救藥而瘥復之其言雖諔詭而心則羲黃之心也豈可以迹異而輕議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

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郭象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存亡無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然存

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巒卷傖囊也不能遺之已爲誤矣而又尊之豈不甚惑哉非直曰寄而過去乃珍貴之如此且無爲者非拱默之謂各任其自然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抱道懷朴任

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故出處語默付之無心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若遊塵之動任其自然而已矣

吕惠卿註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德

悖理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益損乎其真臠割而不全卷束而不舒傖積而不散囊結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之齋戒以言鼓歌以儛以爲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夫臨莅天下誠出於不得已而無爲則我奚爲不貴愛以身於爲天下而以徇之哉斯則可以寄託天下者也貴則不輕其身愛則不危其身託如託身寄如寄物則貴重於愛託重於寄也無解五藏則不散而淫乎仁義無

擢聰明則不引而屬乎聲色尸居龍見其見出於無爲淵默雷聲其聲出於不言神動則感而後應天隨則不召自來如此則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即萬物之以息相吹累則炊之積也萬物歸之如塵自集又何暇治天下哉

林疑獨註仁義者禮樂之體禮樂者仁義之文由性以充於内則與道爲一由聰明以求於外則離道爲名天下苟安其性命之在已者則此八者存之所以立人德亡

之所以立天道若夫徇名逐迹則此八者
始臠割卷束傖聚橐括而亂天下此皆言
其拘滯不通之意而天下乃始尊惜之齋
戒至僻之形容其尊惜之狀吾亦無如之
何矣夫君子為天下所歸不得已而臨莅
莫若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無為所以治
已無不為所以應物堯舜之道不過此耳
聖人入而同乎天則無貴無愛天下亦不
知有可尊可親故無所寄託及出而之乎
人則有貴有愛天下知有尊斯託之矣天

下知有親斯寄之矣無貴無愛寞乎神有貴有愛存乎身身者神之所寄託天下又寄託於吾身吾身寄託於天地天地寄託於虛空以是考之凡有形者皆不免有所寄託也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意同而辭異蓋於有往意而未至若有似意而不實老子因有天下者而言莊子爲未有天下者而言若可者見其已有天下而心不係於天下古之人若堯舜者是也言可以者

見其未有天下而心不忘於天下古之人
若孔孟者是也各有所主而已解其五藏
則精神魂魄意散而不全擢其聰明則耳
目鼻口形逐而不返豈君子治心養性之
道哉是故居則如尸見則如龍默則如淵
聲則如雷四者皆出於無心應時順理而
已動如神之應物行如天之隨時唯其如
此故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若遊塵之自
動我何與焉
陳詳道註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於天下

聖人豈强爲哉凡以應時適變不得已耳昧者守芻狗爲神明指蘧廬爲聖宅豈直過而去之乃齋戒以言鼓歌以儛如此而欲天下不惑也難矣貴以身於爲天下則爲天下不若吾身之重愛以身於爲天下

則爲天下不若吾身之親此忘天下者也貴以身爲天下愛以身爲天下非忘天下者也忘天下則適己而已非忘天下則有以適人然皆未能無身也老子曰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則無身者何

貴愛之有哉貴愛其身雖下於聖人亦天下之所願爲君也故可以寄託天下然老子於貴以身言若可寄愛以身言若可託可以必辭也若可疑辭也寄其所付託其所恃也以忘天下與非忘天下言之則可

以若可之辯明矣若夫寄託之說當從老子爲正無解五藏則道德不支於仁義之岐無擢聰明則耳目不沉於聲色之僞尸居則無事龍見則事出於無事而未始有事淵默則不言雷聲則言出於不言而未

始有言如是則順物而動其動也不以心而以神乘理而行其行也不以天而以人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如在槖籥之中而已又何暇治天下哉

陳碧虛註收視聽於內則聲色莫能惑藏

仁義於己則道德何由失約禮樂於身則邪偽莫能干絶聖知之迹則疵病莫能襲斯八者古人卷之以治身末世張之以喪本臠卷難其卷傖囊亂其囊謂陳迹難其卷懷必至於亂天下天下不貴重簡易而

反尊惜繁難其惑甚矣故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而性命之情不安者未之有也貴身愛身於爲天下者是貴愛天下非貴愛其身也若是則得喪不在己憂樂不爲身故可以寄託天下也尸者不言而整肅龍者變化而彰明道性真常如淵之靜默號令應時如雷之發聲神運于内象見于外寬裕自守羣物動昇雖云不治天下而治法存焉

林氏鬳齋口義云悦聖之聖近似能字猶

言草聖故於盜亦曰聖此皆不可以語孟
字義釋之安其自然則此八者雖有亦不
能爲累臠卷局束傖囊多事齋戒跪坐言
鄭重致恭鼓歌以儛不知手舞足蹈也蓋
譏一時學者吾指它人而言汝輩如此果

如何哉不得已而下說無爲自然之治此
三字便見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
可貴猶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託之
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
天下寄之此二句文奇而理正禮記曰筋

骸之束解其五藏即是不束擢抽也謂過
用其聰明尸居即禮云坐如尸龍喻文彩
威儀可則也淵默深静不言雷聲感動人
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神動天
隨言動容周旋無非天理也此三句理到
而文竒萬物炊累即是萬物以息相吹言
我但無為於上而民自作自息如遊塵之
炊累又何容心以治之哉
聰明仁義禮樂聖知八者雖出於人為
各具自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亡之

不爲失存之不爲得也若心有所悅則滯迹成弊害有甚焉者矣行其無事則安其性命之情滯迹成弊則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臠卷謂拘束於仁義禮樂傖囊謂馳騁其聰明聖知一人膠擾於

上何望天下之泰寧然天下猶慕而尊惜之齋戒以言則神其說跪坐以進則重其傳至於鼓歌以儛則樂之無厭其惑不可解矣吾奈此何哉此重歎之辭不得已而臨莅迫而後動也莫若無爲

任物性之自然故貴以身爲天下則不賤其民愛以身爲天下則能親其民若是然後可以寄託天下矣寄託互其文不必分輕重無解五藏斂五常而歸於道也無擢聰明泯聲色而全其真也是

故善處者以時而出其出必神善寂者以時而鳴其鳴必大皆由己涵養之功以符至神之運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從容無爲我自得也萬物炊累物自得也物我俱得而天下治矣又何暇治天

下哉○傖囊二字諸解並以亂釋之而無音切按毛晃增韻以傖囊之囊附獰字條引莊子爲註續考漢書賈誼傳國制搶攘上音傖仕庚切下女庚切亂也詳此經文傖囊字舊以亂釋之則當與漢書搶攘音訓一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　　　　五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在宥第二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綽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

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
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
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
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
而儒墨畢起於是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

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
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
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
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乎大山嵁巖之
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

者相桄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絶聖棄知

天下大治

郭象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摇蕩也焦火凝冰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樸何冰炭之有俛仰之間再撫四海風俗之所動也靜之可使如淵

動之則係天而躡躍人心之變靡所不爲
任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
僨驕僨驕者不可制之勢夫黃帝非爲仁
義也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見迹見則世世必
徇之是使物攖也至若堯舜之名皆迹耳

我寄斯迹而迹非我故駭者自世世彌駭
迹愈粗粗之與妙猶塗之夷險遊者豈嘗
改其足哉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
所異者時世之名未足以名聖人之實雖
有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自喜怒

相疑至誕信相譏莫能齊於自得立小異而不止於分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於是有斤鋸椎鑿之禍雕琢性命遂至於此若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天下無患矣斯迹也遂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惡直醜正蕃徒相引任真者失其據業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方復攘臂用迹治迹可謂無媿而不知恥也桁楊以

椄槢爲管桎梏以鑿枘爲用聖知仁義者
遠罪之迹迹遠罪民斯尚之尚之則矯詐
生矯詐生而禦侮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
呂惠卿註在宥而不治所以不攖人心治
而感之則是攖之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莫
知其鄉也上下囚殺至其寒凝氷則非所
宜攖者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則出入無
時也居也淵靜動也懸天僨驕而不可係
所謂操存而舍亡者也真人恐學者直以
堯舜爲末至故又言黄帝以仁義攖人心

其旨在於絶聖棄知非其人有間然也聖知不去不能無以仁義攖人心以我有心故也有心則有迹不免以身徇天下以至於有所謂凶德而去之也自股無胈至規法度此以身徇天下者猶不能勝以不能

絶聖棄知也施及三王則下有桀跖之窮凶上有曾史之過善儒墨畢起交相疑欺未有得天下之至正者所以性命爛漫百姓求竭於是有斤鋸椎鑿之禍不得不然也故賢者退伏而避患萬乘憂慄而不知

所以爲之之方凡以不能無爲以反其性
命之情而已今世殊死至刑戮相望三語
則又非三代之比而儒墨乃離跂攘臂於
罪人之間而欲與之論議是不知恥之甚
也今欲救之而不反性命之情重之以聖
知仁義則是適天之刑增固而不解重利
桀跖使得爲先聲而從之也
林疑獨註進上者好高排下者趨卑各有
所制縛所以爲因殺綽約柔乎剛强廉劌
所以喪真雕琢所以損樸名爲治之實有

以攖拂之也於是有陰陽之患焦火凝氷
即躁勝寒靜勝熱之意俛仰之間再撫四
海言夢寐之頃得天下者如南柯枕中之
事淵靜即潛默懸天則所係高遠僨驕言
其縱逸與心猿意馬喻同法始乎伏羲至

堯舜而迹著又述黃帝之迹而行之以至
股瘦而無胈脛禿而無毛徒能養天下之
形不能安天下之性憂苦其五藏以爲仁
義矜莊其血氣以規法度陰陽交戰於一
身其能安於性命乎性命不安其能勝天

下之情僞乎於是有流放之事施及三王則法愈久而迹愈弊故有桀跖曾史之分儒墨競起相疑相欺淳風旣喪天下衰矣性命爛漫百姓竭矣釿鋸喻仁義繩墨喻禮法推鑿喻刑辟皆攖人心之具也故天下脊脊大亂萬乘之君無以安其位矣殊死至相望形容囚殺之多而儒墨猶徇仁義之迹離跂攘臂於其間欲有以救之此不知本者也蓋以迹治迹猶以火救火其能有功乎接槢校梁也淮南子云大者爲

桂梁小者爲椄槢鑿枘者鑿頭圜木如桂頭枘也嚆矢之鳴者桁楊因椄槢而後成桎梏因鑿枘而後立聖知仁義者欲民遠罪之迹也民尚迹則矯詐生桁楊椄槢於是而具唯去其所以攖人心者則天下治矣

陳詳道註孟子論人心曰操則存舍則亡莊子論人心曰僨驕而不可係蓋操之而不舍者人也放之而不係者天也爲治者不可以人廢天以人廢天非所以在宥之

也爲學者不可以夭廢人以夭廢人非所
以充養之也夫人心排而下之則拘以因
進而上之則怒而殺廉而劌之使傷而不
全雕而琢之使文而不質則隂陽之氣沴
矣其僵也僨其起也驕執而係之使閉而
不舒則不肖之心應矣仁義内也故愁五
藏法度外也故矜血氣然仁義行而姦僞
生法度彰而暴亂作故堯之至治不免四
凶之誅況三代以下乎夫桀紂貴爲天子
臧獲所不爲孔墨窮爲匹夫而宰相所憚

貴賤之分在行不在位此所以言下有桀跖上有曾史也相疑相欺以至脊脊大亂內刑也殊死桁楊外刑也有外鑠則內刑至有內刑則外刑作故儒墨起而天下亂然後刑戮相望也殊者絶之戮者辱之椄槢者桁楊之梁椄槢非桁楊桁楊因椄槢而後具鑿枘非桎梏桎梏因鑿枘而後成聖知仁義非罪惡罪惡因聖知仁義而後致故以聖知譬椄槢仁義譬鑿枘也

碧虛註人心本靜攖之而亂排攖謂毀之進

謂譽之炎涼其外氷炭其內機心一發即徧空際成心縱蕩甚於奔馬也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心堯舜又勤苦以養天下爲仁義規法度然猶不勝也是以流放四凶延及三王天下驚駭儒墨並興相疑相欺德異而真散知流而民竭故聖賢必慮以全其生在位者憂危而莫救也法令之嚴由於攖撓至刑戮交馳於道術之罔者其搢紳高論之所致乎始有聖知仁義之利終成桁楊桎梏之害故賢者在位日約

其法昧者在位日滋其令治迹澆淳在人而已無道之君亦必假聖賢法度以行其暴虐豈非曾史爲桀跖嚆矢哉

鬳齋云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觀尤妙排下者不得志之時心趨向下得志則好進不已心愈向上上下皆爲囚殺自累自苦也剛强之人或爲綽約所柔項弭滯泣於虞美人是也廉劌圭角雕琢磨礱少年得志多少圭角更涉世故皆消磨了焦火凝冰形容其喜怒憂恐一俯

仰聞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言疾
急如此淵靜喻不動念一起時如懸係於
天也債同憒債驕亢厲之狀係猶制也此
段摸寫人心最爲奇妙股無胈髀肉不生
之意脛無毛勞其足也矜挭其血氣猶云

柴其內規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猶無如
天下何故有流放之刑四罪而天下咸服
本舜事而莊子喚作堯此是其辭參差而
詼詭可觀者也延及三王下而小人則爲
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起儒

墨之爭而相疑相譏性命之情到此都狼籍了百姓求竭言無以應之也旣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故賢者隱遁而君自勞被罪者益衆而儒墨於此時猶高自標致支離踶跂於衆罪人之中可謂不知恥也甚矣桁楊椄槢也接槢枷中横木㮙鑿矢今之響箭也

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民心不臧然後用臧之之術治術之設興於中古立法之君而弊於後世徇迹之臣經所

謂不植之性豈欲規矩鉤繩哉崔瞿不明人心本具至善乃欲以政治善天下之心老聃告以但勿攖之足矣何作爲以善之今人心之弊多好抑下尊高所以至於爭競因殺而不知綽約所以爲

柔剛强之道遂廉劌其鋒雕琢其質喜怒外觸水炭內攻一點沖和幾何而不銷鑠哉況念頭一舉萬水千山淵靜天懸不足爲喻此所謂僨驕而不可係者也上古無爲君民各適處混芒而得澹

漢焉黃帝爲治始以仁義攖人心至堯
舜則政治畢具攖之愈深攖之旣深犯
之必力故不免施四凶之誅而天下大
駭恩害相生理之必至者也上有不同
之治下有不同之德性命爛漫而無以

復百姓求竭而無以供於是釿鋸椎鑿
之禍興天下大亂不可救藥賢者伏處
以避禍萬乘憂慄而苟存以至殊死者
相枕於道路刑罰不中可知矣而爲治
者乃始攘臂乎桎梏之間謂已足以任

繁劇而善治亂也殊弗悟致亂之由實爲自召無異置人於塹溺而後褰裳力拯以爲恩非唯彼遭困厄而已亦勞且憊矣由是知世所謂聖知仁義未必不爲桁楊桎梏曾史楊墨未必不爲桀跖利器也道德經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斯爲不治之治歟

黄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

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
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
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
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
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

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
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
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
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

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

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郭註闇至道之精可謂質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窈冥昏默皆了無也老莊之所以屢稱無者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忘

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任其自動故閉靜
而不夭慎內全其真閉外守其分知無涯
故敗也極陰陽之原則有官有藏但當任
之任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身不夭乃能
及物也物無窮而人以為終徒見其一偏

耳皇王之稱隨世上下得通變之道以應
無窮一也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偏不
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土無心者也生
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入無窮遊
無極則與化俱日月參光天地為常都任

之也物之去來皆不覺故以死生為一體
無往而非存也
呂註空同之上無物而大通之處道為無
名之樸故曰質陰陽道之散故曰殘雲氣
不待族至益以荒矣則非輔其自然而有
以虧之間居三月齋潔之至順下風而進
循本以求之治身而可長久者唯道為然
是乃問其質也窮冥則無形言所不能論
意所不能致而有所謂精者可知言則非
其極也必至於昏昏默默乃所以為道之

極此言道之體無視無聽至乃可長生則
與之入道也抱神以靜則形不期正而自
正必靜必清言其不可撓而濁之形不勞
而全精不搖而復乃可長生矣夫神無形
而麗物不麗於物而反乎無見無知不守
其形將安知乎愼内則塞其兌閉外則閉
其門此養神而保之之道反是則多知而
敗矣人未知道則域於陰陽而未嘗至其
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於大明之上入於
窈冥之門得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

官也以此陰陽有藏其藏也在此愼守汝
身物將自壯則奚爲而外求哉黃帝又語
以向之所謂無見聞知道之體而已至其
用則無見乃其所自見無聞乃其所自聞
無知乃其所自知也蓋道之爲物無窮無

測而遂止於無見聞知則是無窮而以爲
終無測而以爲極也得道者爲皇爲王以
其神明而皇王之所興起也失道者見光
爲土以其形不出照臨覆載之閒也百昌
生土反土以其形而已故余將去汝入無

窮遊無極則以爲終極者非知我者也與
日月參光則其明不息與天地爲常則其
久無窮當我緡乎不知其爲當也遠我昏
乎不知其爲遠也人盡死而我獨存則求
之吾身不知何物而可以至於此也萬物

之靈唯人爲最造化之爲人不知幾何而
一遇而人之聰明恂達可以與此者又幾
何而一遇也而不孜孜焉則彼以慈爲實
者固不厭數數言之也
疑獨註黄帝爲天子歴年廿巳更陰陽之數

以治天下故言其迹廣成不治天下故言其道黃帝欲取天地官陰陽此至命體神者所爲陰陽言其氣天地言其形氣精而形粗精者神之質陰陽者道之殘蓋可問可答者易散而爲天地也可官可任者神散而爲陰陽也雲氣未族而雨則陰陽失其理草木未黃而落則萬物失其道以至日月昏晦皆非神人之治也間居不以物累三月數之小成至道之精太易也至道之極太極也陰陽生於太易天地生於太

極窈冥昏默則未有象數故謂之精謂之
極目不亂於色耳不亂於聲故神全不動
邪氣不干而形止於一矣無勞汝形老子
曰載營魄是也無搖汝精老子曰抱一是
也魄者形之主一者精之數學道者當靡
其志勿累於形使神常載魄而不載於魄
則可抱一而體神矣今人死而有升沉之
異者由滅神徇形以神從魄故至淪於幽
陰化爲異物若神全之人雖魄之陰滯將
與神爲一而無所不之也目無見則內視

耳無聞則反聽心無知則無思故塵自外
隔根自內固而形可長生也愼內則眞不
散閉外則塵不入此爲道日損之意多知
則務日益所以爲敗也大明之上顯道也
窈冥之門玄德也至陽無陰至陰無陽原

者陰陽之本萬物所自出彼物無窮無測
而以爲終極者以人言之耳皇者王之所
自出天道也王者出於皇人道也先以言
天主以言地蓋得道者出爲王入爲皇無
所不可失道則有所偏在上見先在下爲

土而已今天下百昌之物始出於土終化爲土土豈有心於物哉人生於無形死於無形豈能係於人間余將去汝言身雖在人間而心已離之而與造物者游矣無極不見其始無窮不見其終門者出入所自

野者空曠而無適莫也與日月合其明與天地合其德故至人之心若鏡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當我物來也紛乎有係物意遠我物去也昏乎有忘物意物之去來皆不覺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言神人與造化

爲一死生不得與之變也

詳道註夫天地有官可任而不可違陰陽有藏可委而不可離欲官陰陽以遂羣生則是以人御天而逆其自然物幾何而不殘乎老子曰道甚夷而民好逕又曰益生曰祥苟欲速而益之則子生未孩而始誰雲氣不待族而雨何異乎揠苗者哉此所以上悖日月益以荒矣黃帝退捐天下能外物矣未能外生所以問治身之道廣成子告以必靜必清則於外生得之矣故又

告以物無窮極也昏默則視聽不可見聞窈冥則搏之不可得也耳目者心之寇故必無視無聽然後抱神以靜動濁者形精之蠹故必靜然後無勞形必清然後無勞精此所以貴閑慎而不貴多知也陽爲顯

故遂於大明之上陰爲幽故入於窈冥之間守其一精之至也處其和和之至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精和之至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夫道前無始而後無終與有數者異上不皦而下不昧與有體者異光

者陽之精土者陰之質失道則上役於陽故見光下制於陰故爲上而巳萬物生於土又反於土吾將去之也與日月糸光則合其明與天地爲常則合其德當我緡乎與我合者緡而爲道遠我昏乎與我遠者昏而爲物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謂彼則盛其枝葉以傷根柢此則深根固蔕以存枝葉也

碧虛註有所欲有所取非精妙也乃粗質爾有所法有所治非全真也必傷殘矣自

而治天下陽災陰沴二景失明又奚足以
語至道哉黃帝退捐天下膝行而問修身
廣成始告以窈窈冥冥强名道之精昏昏
默默强名道之極不以色爲色不以聲爲
聲故神靜而形正靜則神不勞清則精不
搖不妄視故無見不妄聽故無聞不妄想
故無思三者皆真故神住形留也慎內則
虛心閉外則塞兊蓋懼夫多知之爲敗故
能超乎陰陽會乎道域也三辰煥明五嶽
安鎮天地有官也四時資生萬物結成陰

陽有藏也自治則物化而曰强純一則沖和之所聚故脩身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李淳風天元主物簿云千二百謂之大剋一曰陰陽之小紀也道本無始豈有終不知誰子豈有極上爲皇而下爲王域中之大也上見光而下爲土同一物也萬物自生自滅吾亦倏來倏去太虛之門無窮造化之野無極與日月參光不自顯也與天地爲常不自異也物之當我如緜緡然而不覺物之遠我如晴冥昏然而不知人

其盡死理當隱景而我獨存吾有不亡者是也

鬳齋云官陰陽使陰陽各當其職物之本然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謂害物之事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犀生亦自

生自遂有心以官之反爲物害矣雲不聚而雨此有而彼無不待黃而落失時也窈冥昏默微不可見無視無聽耳目俱忘靜而無爲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動揺則可長生今修煉之學原於此無

勞無搖此無與多字同有禁止之意無見
無聞無知又解無視抱神兩句慎內不動
其心閉外不使物得以動吾心也不識不
知而後德全多知則敗事矣大明即太虛
窈冥即無極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我之

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安其所則此
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堅固物謂我身所
有之物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
順所以千二百歲而形不衰廣成子之謂
天言其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

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以有涯隨無涯也易不終於旣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無測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亦指無窮無測者言之上爲皇下爲王如天下篇內聖外王皇無爲王有爲非

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下爲土者地也言居天地懵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物生於土反於土神奇臭腐交相化也去汝者離去人間無窮之門無極之野言天地之外故可

與天地日月同其長久也緡同冥昏暗也當我迎我而來遠我背我而去物之去來我皆泯然而不知也

空同一作崆峒司馬舊註云當北斗下山也爾雅北戴斗極爲崆峒山自古雖有此山似亦意有所寓斗居天中斡運萬化山戴斗極地之中也空同當天地之中喻人之一心處中以制外善居之者物莫不聽命焉廣成子或云老子亦不必泥迹但言古聖人也黃帝往問至

道答以天地之精渾淪曰質陰陽之氣
已判曰殘汝所欲問者猶近乎道汝所
欲官者殘餘而已去道已遠何足議哉
黄帝退而閒居復往問治身之道始告
以無視無聽抱神正形必靜必清無勞
無揺至彼陰陽之原修身之道極矣天
地有官陰陽有藏蓋指身内而言使人
善求之千二百歳特撥人間短景一紀
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源則亘
古窮今可也自有天地陰陽則有人有

物後乎吾身巧歷莫筭斯爲無窮無測而人以爲終爲極者以形化觀而不覩其不化者耳上爲皇而下爲王此以得道而言不在有位而稱也故雖時有不同命物之化則一上見光而下爲土言

失道之人精魄化燐火骨肉歸塵土是爲虛生浪死徒勞造化之鼓鑄者也百昌之生土反土亦在乎得道失道之分道無得失物有去來出機入機所以爲化余將去汝言我不歸土而昇於太虛

則與二儀兩曜同其長久矣當我近我者綿乎與道合也遠我背我者昏乎冥暗無知也人其盡死謂衆人終於化而我獨存此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

立十 十八

聲求是以先天地生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薄俗好奇尚怪設爲存想抽添交媾採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至有以盲引盲騁

氷車於火山而弗悟者幾何而不喪其所自生哉吁世無真鑒久矣因伏讀廣成遺訓得以發余之狂言亦將有以狂而恥之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一終

纂微卷之三十二

形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二　形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在宥第三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

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
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
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
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
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
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
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
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
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

難顧闚一言鴻蒙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爲而
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
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
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
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
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郭註不知所求而自得所求不知所往而
自得所往故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夫乘
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

往是以爲民所傚效而不得已也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也自然得解獸群而鳥夜鳴則離其所以靜草木昆蟲坐而受害矣蓋有治迹亂之所由生也噫毒哉歎治人之過深僊僊坐

起貌嫌不能隤然遠放故遣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付之自然則無爲自化同乎溟涬與物無際莫然無魂坐忘任獨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知

而復之與復乖矣有隱有闕失其自生默
而知之常自得也
呂詩雲將以澤天下爲己任者扶搖之枝
動之末也鴻大而蒙被觀其名可知顧合
六氣以育羣生則有意乎澤天下曰吾弗
知是真知也人莫不有求有往我則不知
所求不知所往凡以無知而已鞅掌拘係
貌雖遊者若有所拘係而吾觀天下之真
不過此物而已萬物並作吾觀其復復則
不妄朕又何知自以爲猖狂則無爲已民

之放則未能無爲天則無爲物則無知有知有爲則亂天經逆物情而玄天弗成矣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而人亦有玄天古之求正氣之所在而以存其精神美其根本者未有不知此非所以彰彰言之也夫唯玄天所以弗成而灾及鳥獸昆蟲者凡以不知無爲而治之之過也毒所以治疾無爲而治之猶無疾而毒之僊僊乎歸矣欲其反本以求之人莫不有成心在乎自養

而已自養則無所事爲而物自化隳形體則不知有六骸吐聰明則不知有耳目倫則理之在我物在外者也涬溟氣之虛而待物者我與物忘而同乎涬溟則心解神釋而莫然無魂此所以處無爲之道也云云物之方與我則不知使物歸根亦不自知則渾沌旁礴而爲一以至終身不離無問無闚而物自生也方其無知不知其無知也而曰此名無知邪則是問其名此果無知邪則是闚其情猶物之方生剔其根

而視之未有能生者也天之所以造物亦若是而已矣

疑獨註雲將雲主帥鴻蒙陰陽未判之氣扶搖指風喻其無形遊者任其自適列子所謂至遊是也雲將未見道體故指時事爲問而願合六氣以育羣生鴻蒙曰遊未能無對次則仰視曰吁已無對矣未能無示終曰吾弗知吾弗知則無示矣此道之極致也鞅掌謂制縛始雖有所制縛而終亦自得舉目皆正而無妄矣其所觀如此

我又何知蓋以不知爲知是真知也天有經物有情亂而逆之玄天所以不成玄者妙之體天言自然也鳥獸昆蟲皆具性命之理順理則安逆理則亂令強治之是解其羣而使夜鳴也曰心養者萬法由心起養之以理鎮之以靜物來則應物去則忘然後能無爲而無不爲離形去知同乎大通人倫物理混而爲一故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此人道之極由之而合乎天者也夫物云云指幻化各歸其根言空性幻化有

滅空性無壞故至於命者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則道離矣始有所制於是有名性命所在於是有情名與情皆非神人復命之事無問其名則名不害實無關其情則情不勝性物故自生言萬物之理得矣雲將聞言而悟天措鴻蒙降德示默皆言神人接物之意得無所得故起辭而行

碧虛註雲將主雨澤之帥東遊行仁惠之方扶搖之枝風先所經鴻蒙元氣也遊者

元氣運動之謂上不降則下不昇五運乖則六氣悖有宋之野膏澤之所也不知所來則於物無係不知所往則縱步無心物雖衆多羣分自正朕又何知哉雲本無心而民隨之即有心也將不得已而民效之

則有迹也有意變常則亂任己役情則逆旣亂且逆天理難成故山林無靜景林藪少和氣由於法度太明制割深刻之所致也心養謂以心惻養無爲則養心有爲則心養心非我有性原本空動靜不知同乎

涬溟光景俱滅歸於窈冥渾沌不離不知則離矣無名無情何問何闕哉在默何求云德不得起辭而行即是妙用也

膚齋云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育羣生之問與前章黄帝之問同鞅掌紛汨無妄真也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絶之而不可民之放以我爲法也天經物情皆自然以有心爲之則亂逆其自然故玄天弗成玄虛也猶云先天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

皆被禍矣此有心以治人之過故歎曰毒
哉僊僊乎使之急歸也心養者言止汝此
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
細體認汝但處於無爲而物自生自化將
從前聰明皆吐去之倫與淪同泯沒而與

物相忘則與涬溟大同矣涬溟無形無氣
之始解去有心之心釋去有知之神無魂
猶無知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
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
渾沌沌無知無覺則終身不離乎道纔有

知覺則是離之凡有分別之謂名有好惡之謂情無問無闚則無分別好惡此即無爲自然故物各遂其生矣天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已得此道得其所得拜謝而去也

雲將施雨澤調陰陽者過扶摇之枝喻趨動境明其欲出而澤物也鴻蒙元氣爵躍而遊言運動自適元氣運而雨澤施以譬聖君在宥之化雲將願合六氣以育羣生不免於有心與前章取天地

官陰陽義同鴻蒙以不知知之道盡於此雲將不能領會而退洎再遭鴻蒙復有問始告以不知所求不知所往言求諸已而足不在遠問他人浮遊於世鞅掌自得故足以觀見真理又何必向外求知哉此數句發明有以教之而雲將猶未悟乃自陳其猖狂不得已於民之狀鴻蒙就簸其失謂汝徒務多言多事以亂天常逆物理敗其玄默之天故飛走草木昆蟲皆失其所此治人之過也

毒訓治言有治天下哉汝歸休乎無復
多問雲將心疑未釋再願聞一言鴻蒙
告以汝所疑者爲心失其養心者神之
舍養以無爲則神全神全斯足以化物
自墮爾形體至莫然無魂乃心養之訣

至極則養亦忘矣萬物云云各歸其根
動極必靜自然之理何容知識於其間
但當渾渾沌沌守而勿失知識一萌則
離道矣問名闚情皆屬乎知倘能絕此
則任物自化何在乎合六氣以育羣生

識雲將乃悟多言足以害道示默之爲
降德在反求諸身而已由是知以澤物
爲已任者勞而罔功任天下之自治者
逸而俱化盖育萬物和天下不越乎全
神養心之功古之神人使物不疵癘而
年穀熟者以此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
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
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
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

人之國者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

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
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
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
著天地之友

郭註心欲出羣爲衆儁者皆以出衆爲心

所以爲衆人不能相出矣衆皆以出衆爲
心而我獨無往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
主也吾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多故因衆
則寧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夫欲
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

此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三王之所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已以一己專制天下天下既塞己何由通故一身不成而萬有餘喪悲夫有土之君不知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言不能

用物即是物耳不足以有大物夫用物者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明其自爲而不窮也人皆自異而已獨群遊是乃獨往獨來獨有斯獨矣且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

也若信其偏見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
致故是俗中一物耳非獨有者也夫百姓
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敎影響也大人之於
天下何心哉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問者
爲主應者爲配處乎無響則寂以待物行
乎無方隨物轉化也挈提萬物使復歸自
動之性即無爲之至矣以遊無端則與化
俱出入無旁玄同無表與日俱新故無始
終也頌論大人之形容與天地無異有已
則不能大同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旣無

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覩有者昔之君子能美其名者耳覩無者天地之友任其獨生者也

呂註道之無爲自然非特人君體之而以道佐人主者亦當因衆以寧無事於爲人之國也一人所聞不如衆技之衆而欲自任以爲人之國則其不喪者僥倖而已三王之興君臣之相與固有以是爲利者而末世多以是爲患欲爲人之國者攬其利而不見其患也黄帝問廣成堯之見四子

皆以夫物爲患欲明物物者之非物而已
吾所體者道道外無物是以謂之獨有夫
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響而不爲天下
先此所以爲之配也處乎無響則寂然不
動行乎無方則未始有封故能挈天下而

往以復之撓撓而不必靜是所謂萬物並
作吾以觀其復而藏天下於天下也故能
遊乎物之終始而方之所不能閡時之所
不能拘也頌論言也言則出於不言形軀
形也形則象於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已

矣無已烏得有有哉熏然慈仁謂之君子
聖人所以與人同也則覩有者特可謂之
君子而已至於覩無則天地之友與人同
者不足以名之也
疑獨註惟至於命者喜怒好惡皆出於正
若同乎已而喜之異乎已而惡之此欲以
出衆爲心曷嘗出乎衆哉惟學以窮理思
以盡性而至於命則不求出衆而在萬物
之上矣明先王之道因衆人之知以安其
心則已之所聞不如衆技衆矣合衆技以

成巳之能非聖人孰能與於此三代之王爲國而受其利末必有害後世襲其迹而不明其本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其成人之國一猶不足而喪人之國萬猶有餘蓋恐當時有土之君不知僥倖喪國之患也凡

爲人所有者皆物而有土爲大今有生者雖至久不能生生有物者雖至大不能物物唯不生者能生生不物者能物物故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也聖人不物於物物物非有也非不物於物物

非無也明乎此則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
蓋能出入六合遊乎九州治天下百姓聖
人之妙理也獨者離陰陽而無對獨往無
所因而往獨來無所從而來獨有無所有
而有也至貴者莫之爵而常自然無所受
命者是矣夫人之教聖人之應物也嚮之

答影之隨皆無心於形聲而不知所以然
聖人之於物亦若是而已無問則寂有問
則應任其自然而盡天下之所懷使各安
其性命而爲天下配此論聖人之業前云

獨有至貴則論聖人之道也處乎無響故不聞其聲行乎無方故不見其形此至靜也挈汝萬物同適乎至靜然後出而應物於撓撓之間故能與造物者遊乎無端出入無旁也日新無故則無始無終矣樂其意然後能頌得其理然後能論孟子曰惟聖人可以踐形言可者僅可也莊子論神人則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與孟子相表裏大同則公而無私故能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有非常有無非常無故觀有者不見

其無覩無者不見其有不見無是溺於色不見有是溺於空二者皆倚於一偏而非全也故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昔之君子施之於今則泥矣天地之友施之於天地之父則不通也

詳道註古之得道者虛其心弱其志心虛則無分別之妄志弱則無夸企之非如是則和光同塵豈以人之同異於己而爲之喜惡哉是故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求出乎衆而不得不出乎衆矣世俗

則不然因衆之同以立己所聞之異則衆之千百皆吾敵也吾一人之所聞安能出乎彼哉此所以不如衆技衆矣雲將猖狂而民隨所往皆以出衆爲異至於災及鳥獸禍及昆蟲非夫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

患者乎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故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吾心非物也心非物故能物物物物非特物物又能窅然喪其大物乘雲御龍出入六合而獨往獨來矣有大物者不能無之不物

者不有之也吾能不物而吾之所以不物
者又非物孰有出衆之心哉不出乎衆是
出乎衆也心不出乎衆是不有其有而其
實歸於獨有不貴其貴而其名歸於至貴
老子所謂不居不去無私成私是也影固

無情於形形立則影見響固無情於聲聲
至則響應其見也枉直不在我而在形其
應也清濁大小不在我而在聲大人之教
如此故有問應之盡其所懷不惑愚也爲
天下配不爲主也處乎無響則其默足以

應物行乎無方則其動足以周物復之撓撓與鞅掌以觀無妄意同遊乎無端與遊乎物之終始意同形者生之質軀者形之別頌之所以樂其生論之所以究其本合乎大同則天地並生萬物爲一庸有已

之累哉

碧虛註大人者聖人之總名大人以自治之道提挈萬類適性而動歸乎本源道無首尾日新無故頌美大人之容儀而與道冥也冥已則藏物物我都忘惡得有有人

之君子未能忘形若自忘者始能化物也
虙齋云欲人同己而不欲異己是以我出
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
歸向而後安則雖欲出衆而不出乎衆矣
若謂之獨見必衆皆不知而後可旣欲人
人同我則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知此而
欲爲人之國是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
必爲患害也以此謀人之國是以僥倖爲
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有國者未知其人
而爲其所惑也此分明識當時歷聘遊說

之士物物者有心有迹不物者無爲自然
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
知物物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出入
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
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

得而二之故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
至貴矣大人即獨有之人形必有影聲必
有響自然之理有問於我則盡此懷而應
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當天下之
大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聲無自大無方

無迹也撓撓羣動無已貌挈舉世之人往歸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世間是出世世間非二法無端無旁皆無極也不見其始安知其終以形軀而論賛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既與萬物皆同則無已矣何者爲有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爲友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與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惡異而喜同壹已而輕彼此世之常情以出衆爲心者也衆同已而喜之則已

與衆無異矣曷嘗出乎衆哉若此而欲爲人之國是覽已往之利而不見方來之患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其存人之國至萬有餘喪乃衍文奇筆悉夫有土者之不知蓋警其爲民上者有土大物也有而不與焉斯可以物天下之物若執而有之爲物役矣儻能明乎物物者之非物則奚止治天下而已出入六合遊乎九州即乘雲御龍遊乎四海之義故能獨往獨來物無與偶獨有斯道

非至貴而何大人之教若形聲之於影
響隨扣隨荅不違民願爲天下配對一乎
敢爲主而爲客應出乎感非求應迎應
乎無響響讀同嚮言居無不在也[illegible]
無方動無不之也挈汝適復之撓撓一

句頗難釋諸解亦未甚顯明審詳經旨
與道德經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意同
蓋大人之教主在動而化物故遊乎無
端無旁而與日俱新無始終也頌論無
議論議論大人之形容合乎大同與道

無異即道德經孔德之容唯道是從之義諸解多著意於頌論二字故於下文說之不通大人則無已已既無矣何物足有哉君子則務學期造乎道是以未能忘物而所觀無非有猶庖丁始解牛所見無非牛昔之君子尚然今之君子又可知矣故恩觀無之人而尊之觀無則絕學而至於道猶庖丁三年之後目無全牛矣天地生於無者也能觀天地之所生則與之為友非過論也若夫德

契自然道超象外揮斥八極出有入無可以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豈上乎與之友哉故康節先生云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響字舊無它音似與下文不協宜讀同嚮嚮猶方也養生主砉然嚮然讀同嚮應帝王嚮疾强梁舊註云如響應聲之疾則二字古通互用此處緣上文有聲之於響字混看差誤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二

[illegible]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三

形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在宥第四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

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郭註曰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淩之則亂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事藏於彼故匿彼各自為不可不為但

當因任耳法者妙事之迹安可以迹粗而不陳妙事哉當乃居之所以爲遠親則苦偏故廣乃仁夫禮節者患於係一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事之下者雖中非德事之難者雖一非道執意不爲雖神非大況不中不一不神者哉故聖人順其自爲自然與高會也不謀而一所以爲易恃於仁則不廣率性居遠非積也自然應禮非由忌諱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民之自爲而不

輕用因物而就任不去其本也夫爲者豈以足爲故爲哉自體此爲不可得而止也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德不純矣不能虛已以待物則事事失會此不明於道者之可悲也天道任萬物之自爲人道亦有

爲爲累不能率其自得也同乎天之任物自然居物上而各當所任君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語也

吕註人貴物賤賤則宜若可以不任而不可不任也故因於物而不去以其賤則莫足爲而不可不爲其爲也輔其自然而已君尊民卑卑則宜若可以不因而天之視聽猶且因之故恃於民而不輕通變之謂

事非覩未然則不能知其匿也故接於事而不辭制而用之之謂法法非妙道而天下以爲分故齊於法而不亂仁則君子所體而行仁近而義遠然非義則仁不能獨行雖遠而不可不居故薄於義而不積仁

本孝弟義以利物義疎而仁親親止於父
子虎狼之所同非所以爲至故會於仁而
不恃禮以節民心爲事而無一物不由則
不可不積故應於禮而不諱德者性之所
同有不明於天則不純故成於德而不累

莫非道也所以爲一然而不易則萬物之
應不備故出於道而不謀無爲則天之所
以爲神而有不爲則非無爲之全故觀於
天而不助向之所論絶去聖知擯棄仁義
與夫符璽斗衡之末皆欲焚破剖折而無

遺此則自天道之精微至於事法之匿粗皆不可無何也夫天之所以神也一噏而萬物盈一吹而萬物虛其所以成物一而已矣莊子猶是也向之所言則一吹而萬物虛之時也今之所言一噏而萬物盈之時也亦以成物而已此其所以體神而入天也歟夫道一而已不明於天則不能無爲而不純於德由人而下猶可强焉者也道則有天有人不通之則無爲有爲皆無自而可不通且不可況不明乎無爲者使

物有爲者使於物天道則無爲而尊者也有爲者貴人無爲者貴於人人道則有爲而累者也莊子非深乎涉世而有爲者而諄諄若此蓋觀之天地之理古今之效知其得失甞在此而已矣

疑獨註物至賤也不以其賤而不任其自然民至卑也不以其卑而不因其常性賤而不任是無物也卑而不因是無民也天下其可無民無物乎夫事不爲則蠧壞而難興不匿則太顯而害道法不粗則民不

知不陳則世不畏也義路也遠而可遊仁
宅也近而可居然義不可以不居者以其
不可無仁也仁不廣則無以愽施濟衆不
親則愛無差等禮不節則放而無法義不
積則薄而不厚德不高則無以異衆人不

中則不能與有足者皆至一則屬數道之
散也易則無窮道之變也道無數則學者
不能窮道不變則萬世受其弊天不神則
功不妙不爲則物不成孟子曰莫之爲而
爲者是也此十者由用以入體之序聖人

與天合故觀天之自然而不相助德出於
性因而成之而不以爲累也謀者指事而
言顯於道以應物豈指事而言哉會者自
然相合恃者心有所賴與仁相合與性爲
一故無所恃也義者因理而動諱者言違
於心薄於義而不積大義也應於禮而不
諱大禮也事成則接之而不辭法成則齊
之而不亂民爲邦本恃之而不輕物爲國
用因之而不去此一節言聖人因體以致
用之序任其自然而順之者也物生於道

道統乎物聖人爲道不爲物而物物物自遂
故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荀子曰精於
物者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蓋欲其精於
道而不役於物也古之言道者先明天而
道德次之明乎在天以求乎在已則純於
德矣苟不通於道無所往而不滯礙大道
散而有天人之分君無爲而在上天道也
臣有爲而在下人道也天者自然人者使
然人而非天者有之未有天而非人者也
詳道註有物而後有民有民而後有事有

事而後有法行法在義行義在仁禮所以節文仁義者由是而至於中而不可不髙者德一而不可易者道卒乎神而不可不爲之天此由人而入乎天也及由天以之人則德自得者也道施諸物者也民育物者也物有於民者也不明於天者以人賊之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以事汩之故無自而可然則不明於道者又豈能通道哉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故良匠無爲於斲木而有爲於運斤良

御無爲於布武有爲於攬轡然則爲人君者豈與下同事爲人臣者豈與上同德哉經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君坐而論之者以言臣作而行之者以能此有爲無爲之别也

碧虚註物無棄物不可謂賊而不任用人無棄人不可謂卑而不就使事有顯晦不可謂隱匿而不爲法貴適時不可謂粗迹而不陳義有裁斷不可謂近遠而不處仁者博愛不可謂親疎而不廣禮能治亂不

可謂撙節而不積德有高下不可謂中順而不高道之虛無不可謂守一而不易天理自然不可謂神妙而不爲觀於天而不助至因於物而不去又覆衍前十條夫外物弊弊何足云爲而有生所須不可不爲昧於天理者專禮法滯陳迹喪已於物著無自而可也不言而在言所以爲尊受役而居下所以屬人王者法天無爲臣下事君有職天道人道勞佚不同若不察而倒置亂自此始矣

庸齋云觀此一段有精粗不相離之意道爲貴物爲賤人豈能遺物哉道爲尊民爲卑君豈能離民哉明白者道也以之對事則事晦匿矣然亦豈能盡遺世事故不可不爲道精而法粗法豈能盡棄故不可不陳言義則去道遠而義豈可去故不可不居仁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故不可不廣禮有節文似於强世故不可不積德者人所同得然有當自立處雖與世和同而不可不高也一於自然者道然有當變易

處故不可不易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爲固不可知然人事不容不盡故不可不爲觀於天而不助謂不容力成於德而不累積以爲高言其無容心也不謀不計度不恃不自以爲恩薄迫近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不諱不拘忌不讓無所退縮不亂

有簡直之意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幹轉從上數向到此已盡却提起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此物字即精者爲道粗者爲物事

事物物皆在其中若以道心皆不足爲然有不可不爲者此便是人心處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事雖不可不爲必知自然之理則可若不明天理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不通於道即是不明於天故無往而不窒碍也無爲而尊者天道自然有爲而累人道不容不爲者也上句屬道心下句屬人心累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以道心爲主也臣者人道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論身中君臣齊物論遞相爲

君臣其有真君存焉是矣此段自賤而不可不任至篇終乃莊子中大綱領與天下篇同東坡云莊子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余謂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為一之理於此篇得之

此段始於任物因民即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之義次敘事法義仁禮德皆不可不為以其紀綱治道一日不可闕者也繼以一而不可易者道則一得萬畢操縱在我前八者之存亡無益損焉

而其妙用則又超乎八目之表結以神
而不可不爲者天言其皆出乎自然也
自觀於天而不助翻序前十條以歸於
民物又明十條之所以然使學者知所
持守不至泛然無統也至精莫過乎道

至粗莫過乎物末又舉物者莫足爲而
不可不爲然則物之於人難去也省矣
但能明於天通於道純於德則不待去
物而物自不能爲之累矣關尹子云聖
人不去物去識唯不通乎道者無所往

而非累也道一而已此又有天人之別以明君臣之分猶元氣之判爲陰陽也陰陽之迭運天人之相因葢不可偏廢此云相去遠矣則以分言之所以警天下之爲人臣者也孰謂南華之論一於清虛而無關治道哉○是篇大意謂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故以存民宥衆爲懷未嘗有心乎治之也是以天下之民性不淫而德不遷爲民上者喜怒乎而賞罰中葢因天下之自治

而無為治之勞故民易從而法不撓也後世君天下者失其輔世長民之要而專以賞罰為事上有儒墨曾史之是非下有桁楊桎梏之拘制然後為治者不勝其勞而民無所措手足矣猶且以仁義聖知為足以得天下之情尊之惜之家傳國效而弗悟其為撓民之具此南華所以願絕棄之也信如所言則天下之所寄託淵雷之所發見者有在於是國政不至於傖囊人心不至於蠹壞從

容無爲而任萬物之吹噓鼓舞又何暇
治天下哉次設崔瞿之問以發老聃之
旨明乎無治者罪在攖人心此桁楊桎
梏之所自來而桀跖之所以爲利者也
故黃帝問道於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淸
靜長生之要身爲本家國次之未有身
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
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
官陰陽皆在吾無爲中此所以爲在宥
之道鴻蒙告雲將以墮體黜聰守根不

雜所以爲治身之道也其篇末歷叙君臣禮法殆無遺論及天道人道之分在有爲無爲之別相去雖若不侔發於其心見於事業一也特以表君臣之分正其所當爲者耳

太上云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形二十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四

形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四　　形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一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

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郭象註天地均於不爲而自化萬物一以自得而爲治天下異心無心者爲之主也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而不謝所以成天無爲則任自然之運動自然而爲君非邪也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官得其能而治矣上無爲則天下各以無爲應

之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道不塞萬物自得其行人人自得其事而技者物之所不用也夫本末相兼猶手臂之相包一身和則百節皆通天道順則本末俱暢一人垂拱玄默百姓比屋可封故一無爲辯理都舉矣

呂惠卿註天地之大萬化而未始有極雖化而非其所以化均則無小大美惡長短之辨乃其所以化也道生一而至於萬何從而治哉一則各復其根而不知乃其所

以治也人卒雖衆其主者君原於德則其化通於天地之均成於天則其治反乎萬物之一此二者同謂之玄古之君天下者無爲也天德而已則是以真君君天下物其有不化者乎以道觀言則未嘗有言言

而無言天下之君其有不正者乎以道觀分則無爲爲君有爲爲臣君臣之義其有不明者乎以道觀能則無能無不能天下之官其有不治者乎以道汎觀則物無非道萬物之應其有不備者乎天地之所以

爲天地者得是而已人而得是則德與天地通而萬物莫非我道之爲物如此其大在上者用之以治人則事而已能有所藝則技而已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宜矣誠知其莫不兼於天則所以畜天下者豈有於技能事爲之閒哉故其天天下足天下化百姓定者在我而已凡以通於一而所得者無心故也萬事莫不出於一鬼神之所以靈則出於吾心而已

林疑獨註萬物生於天地人卒靈於萬物天地未離乎有形人物又形之至繁而不可勝數者然其所宗道而已矣其化均者若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遺其治一者若天下之動正夫一其主君者寡者衆之所宗是也君主人物以德爲本而終成於天玄者數之所起揚雄以一玄生三方玄古之君謂三皇以上無爲乃所以合天德也在上無爲唯出命以正乎下在下有爲唯盡瘁以事乎上以道觀其出命之言則

天下之君正辨而制之謂之分以善爲尚謂之義以寡君御衆民其貴賤勞逸莫不有辨制之分以道觀之其義明矣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孟子曰能者在職是也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殊塗同歸百慮一致是也夫道有本末本所以立體末所以明用莊子遊方之外者非其言之過高蓋立體然也及四觀而入於遊方之内非其言之太卑蓋明用然也通貫天地謂之德周行萬物謂之道上順理而治人者變

通之事能有所藝者技而巳矣技者事之末故兼於事事者義之末故兼於義至於德兼於道道兼於天皆本末相因故古之養天下者下達於技上達於天天下百姓萬物至繁且廣而使之自足自定自化者本於天道無爲而巳故明足以畢萬事幽足以服鬼神也

陳詳道註天地至大其化均於無爲萬物至衆其治均於自得則人君之所以治人卒者豈外是哉君原於中而不可不髙之

德成於神而不可不爲之天則其爲實未嘗爲也故古之以道蒞天下者任其自然而已君之用天下也以言臣之爲天下用也以能君臣之合有義萬物之交有應然言非道不正能非道不治分非道不明應

非道不備則凡見於云爲之間者無非道也藝則有所極技則有所工技兼於事而義存焉以事兼於義故也義兼於德而道存焉以德兼於道故也明夫本末精粗之相兼則稊稗瓦礫無非道人與萬物無非

天居天下者豈它求哉推此以畜之而已
夫情之無欲也行之無爲也性之淵靜也
無心者能之是以一之中未嘗不該萬萬
之多未嘗不歸一傳曰能知一則無一之
不知不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此聖人抱一
所以爲天下式侯王得一所以爲天下正
無心得而鬼神服也宜矣
陳碧虛註天地無心所以均化物物自治
所以齊一衆各異業唯君無爲不德
成於自然也天德者自治而有妙用存焉

以自然之道觀世之言教清靜無爲者其君必正職分不越者君臣義明方能稱任者其官必治同覽萬物咸得應用者庶可備具矣道者虛通昇乎上德者柔順降乎下義者流行通乎物事者應治役乎人技

者隨能應乎藝故技兼於事則治事兼於義則適義兼於德則順德兼於道則通道兼於天則合乎自然矣無欲而天下足三句即道德經無欲而民自朴無爲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混茲三者通乎一真則

事無不畢神無不服矣
林氏鬳齋口義云其化均者皆是元氣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主之者君而已天之與我者爲德人力無加焉人君體此則無爲自然天德玄遠玄古猶云邃古也名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有此分則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已陳貴賤位矣天下事非一人所能隨能而盡其職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耳萬物未嘗無對上下前後各各相應皆出乎自然天能覆

能生地能載能成通同此德也故萬物各
具自然之理上之所以治者禮樂刑政皆
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
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事藝粗者精粗皆
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
道道即天兼者合二爲一之意義合作藝
音同而字訛
褚氏管見云天地至大人物至衆其化
其治不知其幾而主之者君則夫君之
應世豈偶然哉原於德故物不能離成

於天而人自歸往其道微妙強名曰玄是以古之君天下者無爲而德合自然所以可久可大其出言作命莫不聽從以道觀言而言合乎道則君無不正以道觀分而分合乎道則義無不明以道觀能而能合乎道則官無不治以道汎觀而物合乎道則應無不備由是知天下事物苟離乎道未有能自立者通於天地者德與天地合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以道通乎物也凡以治人爲上縱意

乎刑政賞罰皆事而已況以藝能而入於技其去道德益遠矣古之善畜天下者無它無欲而天下自足無爲而萬物自化心如淵水之靜撓之而不濁也民惡得而不定哉又舉記曰者古書有云

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

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郭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不

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利之者任其性命之情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德者人之綱要非德而成

不可謂立道非偏物故内自得心大則事無不容沛乎任萬物之自往也不貴難得之物乃能忘我況貨財乎富貴來寄心常遠之壽夭兼忘所謂懸解況窮通之閒哉不私世利委之萬物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不顯則默而止蜕然無所在也
呂註夫道如此其大心不刳不足以體之
體道而無爲則人貌而天矣以是而愛利
之謂之仁以是而得所一謂之大行不殊
俗寬之至也有萬不同富之至也執德之
人通一畢萬若紀之在綱也德成則無待
而自立道在我則無應而不備萬物莫足
以傾之則完矣君子所以刳心在此十者
而已反求諸已以明其心之大事無不容
則已刳之效沛乎爲萬物逝周行而不殆

也若然則藏金珠於山淵不知貨利之可欲窮天之可醜不私一世之利藏之天下而已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物之所利非已也顯則明明以德而非以位處上則帝王天子之德處下則玄聖素王之道也萬

物備於我則一府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同狀而已矣

疑獨註刳心去其欲而使之虛也爲者人也無爲者天也日月星辰運於上飛走動植交於下其化也不知所以化其功也不

知所以功此無爲而爲也言者聖人不得已此無爲而言也天則言其自然德者自得而已愛利所以爲仁能同所以爲大寬者能容不可畜之物富則所同者廣也執德不回則能立紀一而能大則能立德循道而行乃能事事謂之備不以物挫志則無所喪矣明此十者則心無所不包沛然與物往所樂在内貨財富貴何足以動之壽夭窮通亦餘事耳故不以世利爲有不以天下爲泰若以爲顯則明矣不顯則闇

然而日彰也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則與造
化玄合非體道者不能與於此
詳道註萬物皆備於我能有之而勿失則
富矣紀散則衆目亂德失則衆行乖故循
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也韜乎
其事心之大則執大象之謂沛乎其爲萬
物逝則天下往之謂也古之以道莅天下
者示之不以迹詔之不以言使人自得之
上之化下也無樂餌之可悅下之樂上也
非慕羶而來求藏金珠於山淵不以物累

身也不計壽夭窮通不以身揹道也一世之利厚矣而不以為巳私天下之權重矣而不以為巳顯終至於萬物不得與之殊死生不得與之變非無心者能然乎

碧虛註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夫道汪洋流注充塞太空唯靈府虛者方能容納焉自治而為合乎天然守中而言遠離沮喪度生接物心不退轉人之所惡我無嫌猜和光同塵不立圭角萬類滋茂共豐區宇持至德而為紀循至理而

善建順真常而不偏離外景以全內明此以鍊心則事無不藴理無不容恩無不沛物無不遂者矣金珠貨財患本也壽夭窮通內疚也私分處顯情病也一有係乎心則患不完矣

鬳齋云剗心去其知覺之心也爲以自然謂之天得於己者謂之德無爲言之謂無所容言異者亦同曰不同同之崖異有迹也物物不同而我皆有之之謂富所執之德各有條理之謂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

成也循道而行無所不備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明於此十者包括萬事皆歸我心則此心之大無外故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藏金珠於山淵藏富於天下也不以壽夭窮通爲榮辱不以一世之利

爲己私人亡弓人得之之義雖王天下不自以爲尊顯黃屋非心也胷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爲顯故不以王天下爲顯也聚萬物而歸一故曰一府死生無變於己故曰同狀也

天地非能覆載所以覆載者道也聖人非能爲能言所以爲言者道也洋洋乎大哉謂道無不在然非刳心使虛則無以容道室虛而後生白也天道無爲自然人能以無爲而爲則合乎天道以無爲而言則爲已之得施之於外則愛利之謂仁物不同而視者一則所有者大行不異物非寛而何萬物事齊吾悉有之可謂富矣執德猶有所持德成則不待乎持由有紀而後能立也順於道而

大備物孰能挫其志哉信明斯理則此
心足以韜藏萬事與物偕往事物無極
吾與之無極是謂與化爲人斯能化人
矣至使金珠無用藏於山淵貨財富貴
皆爲外物則壽夭窮通又孰得而患之

不以世利爲巳私忘利也不以王天下
爲巳顯忘名也然所顯者在明乎萬物
一府死生同狀耳萬物一府則無彼我
之分死生同狀則無去來之累此爲刳
心之極致歟○郭氏從顯則明爲句後

來諸解多因之似與下文不貫無隱范
先生連下文爲句義長今從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五

彤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五　形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二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

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
聞和焉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
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
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郭註聲由寂彰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

任素而往非好通於事也本立而知不逆
然後其德彌廣心由物採而出非先物而
唱也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故能存形窮
生立德明道而成王德也若夫視聽而不
寄之於寂則闇昧而不和故窮其源而後

能物物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我確斯而都
任彼則彼求自供忽而任之會其所極而
已矣
呂註淵乎其居言湛而不動漻乎其清言
通而不獨夫道若是而已矣以爲無邪金
石不得無以鳴以爲有邪金石不考則不
鳴萬物孰能定之素則無所與雜逝則無
乎不在通於事則物徹跡明知通於神則
周萬物而不遺奚以通於事爲哉本原者
道事其末也立之本原則韜乎其事而事

自通心非物採寂然而巳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也夫耳聞目見口言心思無非道也則形非道不生日用不知非得之在我不能明也則生非德不明惟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則在我得之而執古御今矣忽然

出動而萬物從之則藏不虞以生心而未嘗强謀也夫道之爲物雖不可見乃見之所自見雖不可聞乃聞之所自聞深而能物其中有物是也神而能精其中有精是也至無而供其求則天府之富無窮時騁

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則其分未嘗不足易所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者是也疑獨註淵乎其居言天下之至深漻乎其清言天下之至精此託淵水以明道金石不得無以鳴亦在考之而已蓋鳴由寂彰聲由考應至幽而不可測故萬物孰能定之素逝則抱朴而往故不從事於務也事者道之末神者道之本去末立本故其德廣有物採之言應而不唱形不自生所以生者道生不自明所以明者德存形以明

道所以踐形也窮生以立德所以盡性也
故其出動也萬物莫不從之此謂王德之
人見曉於冥冥聞和於無聲道之極致也
故深而能物神而能精其接物也至無而
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此道之所以無窮
也

詳道註道以清靜而有神非感則不應金
石以清靜而有聲非考則不鳴其應也萬
化相推而無方其鳴也五音相變而無窮
孰能定之哉通物則失己辭事則失物聖

人因於物而不樂通接於事而不敢辭故能定能應也譬夫木有火不鑽則不發土有水不鑿則不達而水火之用常周于天下者以其能應而已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心之出有物採之也世人不明乎此

弊弊然以物爲事名尸謀府事任知主莫不攬而有之其弊至於亂天經逆物情而不知已可不悲乎夫存形窮生非忘形生也而忘形生者始於存與窮立德明道非忘道德也而忘道德者在乎立與明如是

則可不出動以同民吉凶之患故忽然勃然而萬物從之冥冥見曉視不以目而以神也無聲聞和聽不以耳而以氣也深之又深入而與物辨矣而能物焉不以物忘已也與易精義入神以致用同神之又神出而與物通矣而能精焉不以物累已也與易利用安身以崇德同深而能物故至無而供其求神而能精故時騁而要其宿也

碧虛註水之幾於道者其居也淵乎其渟

其動也滲乎其清猶金石不考不鳴物有其性因而求之乃可得也質素獨往恥通於事立之本原歸根復命也知通於神知常曰明也德無不被故動涉真趣爲物取採也道體生物德用昭明善存形者必能究生之理善建德者必能獲道之微是故德業蕩蕩其出無形其動無迹冥冥之中見曉闇和實玉久藏夜闇有煇煥之景精神内揵靜默有靈光之祥能物能精謂恍惚妙物窈冥真精也至無而供其求無爲

無不爲也時騁而要其宿動極歸乎靜也
大小長短脩遠一貫之以道而已矣
鬳齋云金石能鳴自然之天人之考擊亦
天機也庸詎知所謂天之非人乎人之非
天乎素逝素朴而往恥通於事能之而不

爲本原即物之初心出謂應物採之猶感
也凡有形生皆同此道然非自得於己則
此道不明言不知存我之形以究始生之
理立我之德以明自然之道非聖人不能
也忽然而首出庶物勃然不得已而動萬

物從之猶云萬物觀也見曉聞知亦自見自聞而已深之又深而能應乎物言其能精能粗存於我者虛應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時出而用之要其歸宿不可以一言定也或大或小或長或短或近或遠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近遠其意方足

道之淵乎寥乎天也金石有聲亦天也感之而動人也考之而鳴亦人也天人相因寓物而見以喻王德之人素朴而

往聦通於事非不能也待扣而應耳立之本原猶金石之爲器知通於神猶聲之在考擊也然有聲聲者存乎其中其德豈不廣大哉心因物採而出即感而遂通之義蓋能存守此形斯能盡其生之理能立己德斯能明道之自然善充養其在我者則其出動也物安得不從之乎至於冥冥見曉無聲聞和則其視聽有非常人所及者故深而能物則物不遠道神而能精則精不離神至無而

供其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時騁而要其宿逝曰遠遠曰反之義結以大小長短脩遠六字乃作文奇筆言舉不逃乎此也脩遠當是近遠鬳齋之論得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郭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得真也聰明喫詬失真愈遠得真者非用

心象罔然即真也

呂註赤水之北喻玄之極處崑崙之丘形中最高也南望則向明而觀之珠之爲物不可以知知識識言求故皆索之而不得象則非無罔則非有非有非無不皦不昧

此玄珠之所以得也

疑獨註南望旋歸則自明明以求復其根遂至遺其真性使知索之真性愈遠以聰明言辯索之皆不得也唯離形去知黜聰明忘言說謂之象罔乃可以得真性也

碧虛註動心則真水失照慕高則至理有乖急欲反本妙道已喪矣彼無不聽故知不能符彼無不明故覩不能偶彼無不辯故說不能契象罔恍惚也人無心而合道道無心而合人亦强云得之耳黃帝歎曰乃可以得之乎言實無所得也

鬳齋口義云此言求道不在於聰明言語即佛經云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彌山玄珠喻道象罔無心也

世之求道者往往以知識聰明言辯爲

務而喪失其本真弗悟有所謂無知之
知無見之見不言之言乃所以無不知
無不見無不言也珠喻心之圓明玄謂
心之妙用唯當養之以晦然後用之無
窮令乃向明而求此所以遺之也使三

著索之不得皆以有心故若夫象罔則
形亦無矣心何有哉乃可以得玄珠而
起黄帝之歎是珠也人皆有之耀古騰
今輝天爍地静則凝聚動則散離心淵
塵汩而障其光明性海濤飜而失其位

置一身不能自照何暇燭物哉黃帝始以聰明知識爲足以得珠而不知其爲賊珠也及使象罔而後得之蓋欲人屏除聰明知識復還性海之淵澄則玄珠不求而自見矣篤信之士當從此入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

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郭註配天謂爲天子聰明過人則使人跂之而又用知以求復其自然過彌甚矣故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若與之天下且

使後世任知而失真矣夫以萬物爲本則羣變可一異形可同斯迹也遂使後世由已以制物則與物乖矣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將興事役之端使狗牽而制物指麾動物令應上務不能

意善而利人以應宜與物逐而不自得於内今日受其德明日承其弊未始有常何足以配天乎有族有祖言其事類可得而祖效衆父迹也衆父父所以迹也若與之天下非但治主乃爲亂率夫桀紂非能殺

賢臣乃賴聖知之迹而禍之由恒非能篡齊國乃資仁義以賊之故曰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呂註鬻鈌之其性過人則非黠聰棄知而動於不得已者以人受天則非全於天也

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乃在禁之之處以是爲合於無爲而與之配天其能不以人廢天乎本身而異形則不能無我尊知而火馳則不能去知是以爲天下所役物有結之而不能自解也四顧而物應非尸居

而使民不知所如往方且應衆宜非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者故與物化而未始有常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無為之所出未嘗不始於損之而已則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損之者非衆父所由出故不可為衆父父也蓋謂不能無知則堯桀之所以分而治亂之率也是知以知治國者乃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疑獨註齧缺之聰明睿知徒知大道之迹又以人為而受天自然之性失之遠矣夫

過生於聰明又爲知以禁之其過愈生而不可禁也本身異形則未能忘形尊知火馳則勞神奔逐緒使興事役之端物絯任知以礙物也四顧而物應使物歸己也方且應衆宜應物之宜也未能與造化冥與萬物相逐而化若然者皆不出於自然知有時而盡力有時而窮本荷其德復承其弊而未始有常也雖且應衆宜與物化而未知大道之本故曰有族有祖可爲衆父而不可爲衆父父衆父父者有祖之謂也

得道之真則無治無亂任己無爲則非禍
非賊若徇於有迹資於聖知不免爲禍賊
也

詳道註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齾缺齾物而
缺之也自聰明睿知至未始有常者齾也

自治亂之率至南面之賊者缺也族其所
歸祖其所始也古之臨民者未嘗不以聰
明睿知而其妙至於神武而不殺然後爲
至今齾缺聰明睿知而已所以可爲衆父
而不可爲衆父父也乾爲萬物之父衆父

也太始爲乾之父衆父也衆父治天下
者也衆父父在宥天下者也在宥則無治
無亂治之則亂生焉故曰治亂之率也明
此以北面則非臣故曰北面之禍明此以
南面則非君故曰南面之賊也

碧虛註恃聰明則福鮮性越羣則害多以
機械之心望純白之應則遠矣其可與之
配天乎彼且恃君人之勢而慢天理自尊
貴其形而運知速作法束物周覽衆務以
一應萬逐物不息何足以合自然然術有

始末政教嚴峻未能忘迹可以戡難定禍
而難爲臣下所謂以知治國者是也
慮齋云配天謂王天下聰明睿知給數敏
捷此其過人處修人事以應天故曰受禁
過猶持心而未化知過之所由生則不待
禁止矣秉人而無天知有爲而不知無爲
也以我對物曰本身而異形尊其知而急
用之有若火馳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
本曰緒使物絯爲事物所拘礙也物來必
應各度其宜爲物所汩而失其自然之常

非能定而應也雖然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衆父者出於衆而可爲父衆父之父又高一等矣率謂將帥言此人之用於世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以此以爲君爲臣皆有患害也

由謂齧缺聰明睿知其性過人是論其才而不言其道以人受天謂尚有爲而求合於無爲是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若與之天下彼且乘有爲之迹以臨民使天下失其自然之性矣本

身而異形肝膽楚越也尊知而火馳機諆急速也爲緒使則役於事爲物絃則礙於物四顧而物物應物未能忘我也方且應衆宜我未能忘物也與物化則遂物而遷未始有常則失其本然之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謂齧缺之學亦有宗有君縣嘗聞道者也可爲衆父特不可爲衆父父耳衆父則玄之又玄之謂唯其不可爲衆父父故以有爲治天下適所以亂之爲君爲臣俱

不免乎禍賊而已此言周知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若此夫齧缺為許由之師而由不許其配天何邪蓋配天乃外王之學而四子所傳者内聖之道出則為帝王師入則為衆父父彼何以天下為哉故由不頌齧缺之所長而示其短使不為蟻慕而得以全其高是為尊師之至衛道之切也學者當以心求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形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三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

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郭註多男子而授之職則物皆得所而志定分富而寄之天下故無事也鶉居則無意求安鷇食則仰物而足率性而動非常迹也與物皆昌則猖狂妄行自蹈大方脩

德就問則雖湯武之事應天順人未為一不間也故至極壽命之長任窮通之變其生天行其死物化厭世上僊乘雲帝鄉一氣之散無不之也三患莫至何辱之有

呂註聖人盡天道故體合變化而物莫能累君子盡人道故吉凶與民同患而壽富多男與人所欲不得不以多事多懼多辱為辭也堯非不盡天道所以與人同者盡人道而已鶉居則不知所處鷇食不知所由來鳥行而無章其迹莫覩也神僊之說

有求之於服食吐納之間世儒以爲狂而不信皆非也蓋生而抱神其歿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其歿也亦必全天而不隕詩書皆有在天之説則去而上僊奚爲而不信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則封人之退巳乃其所體也

疑獨許華地守封疆之人請祝聖人使壽富多男而堯皆辭之答以多男則爲屬累所役而多懼富則爲財所役而多事壽則爲生所役而多辱是三者不足以養無爲

之德適所以爲有生之累耳封人曰始也以堯爲體道聖人今舍有趨無適爲賢人君子矣多男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分人何事之有鶉居無常處鷇食仰物而足鳥行無章無文迹也與物皆昌兼善天下脩德就閒獨善其身壽極千歲厭世上僊則三患何由至哉

碧虛註多男而授之職令各自治也富而使人分之藏金珠於山淵也鶉居不營巢穴鷇食無求而飽鳥行則無留迹與物皆

昌乘時立事脩德就閒雖靜自守也脫去
塵氛躡景乘虛白雲喻道烝帝鄉真境也
封人所祝世俗所貴堯不惑而辭之隨而
毋問封人曰退已將有忘身之深旨乎
鬳齋云富壽多男人所欲也學道者則以
為不足介意天生萬民必授之職言人生

墮地便有衣食分富而使人分之各付諸
人也鶉居無定所鷇食非自求鳥飛而無
迹皆言其無心也與物皆昌物我各得其
生脩德就閒無道則隱也厭世上僊解脫

之意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謂少壯老即楞嚴經恒河水之喻堯猶欲問而封人不答但曰退巳接輿趨而辟荷蓧丈人至則行矣亦此意

大哉堯之為君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天下旣治遊觀乎華彼封人者亦隱淪以樂堯之道三祝聖人取天下之至美歸以報上以為道之可獻者也而堯則㑭辭之知非所以養德也封人申而言之為道之贅及觀其以九男二女事

舜於畎畝之中富有四海而不與上壽
百十八而徂落巍巍蕩蕩超乎三患之
外矣封人之論冥合於堯之迹則亦堯
之徒也然其如天如神如日如雲之極
致豈封人所可測哉無彰當是無章文
迹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
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
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吾子辭爲諸

侯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郭註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

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閒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固一堯耳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也

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絶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録其絶聖棄知之意焉

呂註古之稱禹者以爲神禹德至於神則

其於堯舜宜無間然則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與賞罰而民且不仁亦時而已矣而言此者明天下以德其於賞罰固非得已也

疑獨註伯成子高當堯而爲諸侯至禹而退耕於野盡謂堯治天下以無爲民不待賞罰而有所勸畏今禹用賞罰民且不仁德衰刑立從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廢吾農事用力而耕無復回顧也

詳道註玄古之民實而不知其爲忠當而

不知其爲信爲善無近名而不知有所勸爲惡無近刑而不知有所畏堯雖不賞不罰而民勸畏方之不知所勸畏者固已薄矣又況賞之而使勸罰之而使畏哉此所以德衰而刑立也夫堯非不賞不罰也蓋賞一人而天下悅善賞也罰一人而天下服善罰也賞罰少而悅服多謂之不賞不罰可也華封以聖人責堯子高以堯責禹禹之視堯可謂玄矣堯視聖人玄之又玄者也

碧虚註堯舜禹之治天下猶道德仁之利萬民其利廣慱而伯成子高之論亢志絶俗端方不屈若此真王者之師也言訖而耕俋俋不顧有務農崇本還淳反朴之意

鬳齋云此一言世變愈下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言無廢吾耕事也俋俋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賞罰而民不仁蓋言嘗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借三聖以言之

已上經旨顯明諸解詳備無待贅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郭註無有故無所名一者有之初至妙者未有物理之形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莊子所以屢稱初者以其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無下不

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又何營生於已生而失其自生哉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所以明物生之自得斯可謂德也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性脩反德以不爲而自得之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爲則其懷中爲有物有物而養之德小矣無心爲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天地亦無心而自動其合緡緡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呂註無則一亦不可得無名則一之所起而未形天地之始是也既已謂之一且得無名乎此物得以生而謂之德是爲萬物之母也未成者有分且然而已而謂之命命則無間乎未形之初也至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而後謂之形形體保神而未嘗失各有儀則而未嘗妄謂之性性則不失乎已形之後者也凡此無它萬物均之得一以生命則有分而無間性則保神而不失神則妙萬物而充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故性脩反德則合乎一之未形德至同於初則無亦不可得矣同乃虛其虛至於未始有物虛乃大其大至於不同同之若是則以無爲言之而合喙鳴喙鳴合則適於天地而與天地合矣天地之間其猶橐籥喙鳴合與天地爲合亦若是而已其合緡緡非斷合而合非有所知見而合也是謂玄德則原於德而成於天同乎大順則無所與逆之謂也

疑獨註太初者氣之始以其未見形故曰

有無物有則名隨之此既無有名將安寄一者道之所以名物之所以命莫得而有莫得而無一之所起起於至妙未有形也物得以生言其受命則命在我故謂之德得其在我者也未形造化之始然已有辨

制之分是分不在物成形之後雖有分而且然無間此物之命也且者不可以爲常之義物有生則有形生出於命形出於生人之有生則與道同體有形則與道合容留動者陰靜陽動而生物物之成就則自

然生理故命之在我謂之性性之在物謂之理形者道之象也形體賴神而存能保其神各有儀則謂之性命出於生之前性顯於神之後也天下失性既久聖人教以脩性性脩而至於無所復脩則反於德反

於德則冥於極而同於初初者未始有物無物則虛故同乃虛虛而後有無窮之體故曰大大者有為而未嘗為故合喙喙鳴鳴者無心於言為之間也喙鳴既合蓋以事業合天地天地與我而我與之合也與

天地爲合者豈知之所能爲哉緡緡若昏無心而自合耳是謂玄妙之德無往而不順聖人之道極矣

詳道註自泰初以至於無名推而上之也自一之所起至謂之性推而下之也離乎芒芴之間太易也變而有氣太初也氣變而有形太始也形變而有生太素也有六初故有一而未形有太始故物成生理有太素故各有儀則有一而未形其精甚真是也未形者有分其中有信是也且者方

來而未知其所始無間則方生方死方死
方生也留者陰動者陽物以陰陽留動而
後生理以物成而後具形體所以建神而
保之神所以統形體而使之萬物備於我
莫不有儀象法則存焉此所以謂之性有
德而後有性故始以物得以生繼以各有
儀則人之脩也由性而後至德故性脩而
後德至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則復
歸於嬰兒大人之事也合喙鳴喙鳴合而
至於與天地爲合則復歸於樸聖人之事

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則復歸於無極神人之事也至於神而無以加矣
碧虛註有則非初强名太初一之所起尚未有迹有迹則屬元氣矣靈光之物卓然而生謂之德氣降未兆清濁已分所禀無有間斷謂之命一靜一動化生萬物物成生理故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脩自然之性反初生之德德同太初乃虛乃大而無邊際也合喙猶脗合脗合自然其鳴無心所謂終日言未嘗言也喙有

上下如天地之合塞兊閉門妙理冲默至
德冥深同乎大順之道矣
劉槩註太初氣之始故有無太始形之始
故無名一之所起則有名矣一雖未形而
物得以生者以有一故也一未形則渾淪
而已可名渾淪固已有分矣且著非久安
之意無間者始卒若環無端之可指也其
中有精其中有信未形有分之謂也建德
若偷且然之謂也綿綿若存無間之謂也
然命之降也不留則不足以生物留而不

動足以生一物而不能生萬物方其留也未嘗不動方其動也不害其流故能生物也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有生則有性寘性則足以知天知天則反於德德至則合乎道矣

鬳齋云太初造化之始所有者無而已未有此有字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起也一便是無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若有分矣而又分它不得故且然無

間無間便是渭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運動生而爲物則是動者留於此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爲陰此句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成則生生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爲我之生者此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便是詩有物有則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皆此神爲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知之意脩性以復其自然之德德至則與

無物之初同同於初則虛虛則大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不言也鳴者言也喙鳴合之合又與上合字不同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緡緡猶泯泯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玄妙之德與大順同矣大順即泰初自然之理也一氣未兆無亦無稱及稱泰初有無而已不可得而名言是爲未形之一而一之所自起也一立則有名矣萬物得一

以生各具自然之德造化分靈降秀實
肇於斯而爲人物之本雖形狀未覩而
氣之清濁所鍾已有分際人得之而爲
人物得之而爲物是也且然猶齟齬不
齊萬物羣生種類不齊而元氣流行殊

無間隙此之謂命天所命而物受之以
爲命者也凡此皆造化密運莫窺其迹
唯聖人通化能以理測之至於留動而
生物成生理謂之形然後人物動植
昭然可覩世俗以此爲始而不知其來

遠矣物物各有生理唯神主之能保其神儀則自備蓋有是物必有是則皆已性之所發見有生之所以立也性本不假乎脩今謂脩者不失其儀則全天之所與而復乎向之得以生之德德至則

同乎泰初是又反流歸源以人合天者也同乃虛則還於本無無虛乃大無物足以喻大亦强名耳喙鳴即鷇音之義鳥喙之鳴出於無心無心之言合於喙鳴則喙鳴亦與之合天地之無心苦應亦

若是而已矣夫人與天地爲合非有心
有爲可致坐忘而自合故緡緡若昏猶
子母氣應啐啄同時不知所以然而然
此德至同於初之良驗也若是則其德
玄同無天人物我之間天下至順莫大
刑五

於此留動說之不通應是流動猶云運
動也音存而字訛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形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四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

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
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郭註强以不可為可不然為然斯矯其性
情矣懸宇言其高顯易見執狸之狗猿狙
之便此皆失其常然者也首趾猶終始無

心無耳言其自化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
形無狀者並存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
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死生未始有常
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
得有治在人不在乎自用也天物皆忘非

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呂註可不可然不然則以齊物爲事離堅白若縣寓則以辯物爲事是若果是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則可不可然不不然曷爲其不可哉然以是爲事則是知齊而不知其所以齊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則堅與白雖未嘗離而離之若縣寓胡爲而不可哉然以是爲事則是知辯而不知其所以辯也此二者雖

相反物之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而已奚足以爲聖人乎能有所技則勞形思有所係則怵心猨狙之便則以技而勞形也執狸之狗則以思而怵心也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在

天則日月星辰在地則山川草木凡有首趾無心耳者不害其爲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也奚獨至於人之無知無情而疑之哉苟爲無知無情則有形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而已有形者人物無形者鬼神

無狀則造化是也此三者有介然之有則不得皆存所以皆存者盡無而已矣苟爲盡無豈而所聞而所能言哉則其動止死生廢起此又非其所以也其所以者有超於六目何以齊與辯爲所謂亂而非治也有所謂治者其在人也忘物忘天其名忘已忘已之人是謂入於天入於天則治而不亂矣

疑獨註有人治道若相放效制物以已可乎不可然乎不然不知以道自信徒以堅

白自鳴言我能離堅白之説若縣寓髙顯
可比聖人乎答以此不過以是非相易用
此技藝係累其身勞形怵心如狗之係頸
而獵獲狙自山林來皆失其常性者也遂
告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首趾猶云天

地大道之窅冥不可以聲聞言盡凡有天
地終始言與道冥會而無心無耳者衆矣
有形者身無形無狀者心也人皆以爲有
而我以其所有者盡無之則其死生動止
廢起皆陰陽消息之理不知所以然也有

治道者皆在人耳我旣忘物忘天何暇於
治人乎天物俱忘名爲忘已如是則寘於
自然之理又何必張縣寓之辯哉
詳道註可不可然不然此倒置於所爲者
也離堅白若縣寓此多駢於所辯者也執
狸之狗成思以其能執也故不得適其適
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以其能便也故不得
安其安自有以觀之則有首有趾無心無
耳者衆自無以觀之則有形與無形無狀
而皆存盡無非有死生廢起也所以有是

者豈其所以哉故聖人亦應之以無有治
則在人而已若夫在已則無所不忘與夫
設倒置之能張縣寓之辯者固有間矣
碧虛註可不可然不然飾知以求異也離
堅白之辯若縣寓高空使衆昭然也以妄

相易以技相係疲薾形體下驚怵心神猶獮
犬被繫猨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有
首有趾形可覩也無心無耳意莫知也無
耳故不能聞無心故不能言有形者有首
有趾無形無狀者無心無耳也皆存者體

與化冥盡無者亦無無盡也其動止死生廢起又非其所以也夫復於何留意有治在人自治而已忘物則同物忘天則同天忘已則不二矣何所不入哉

鬳齋云治道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

以我之可明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雖堅白同異之多端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寓之間胥易技係解見前篇成思者爲人繫縛而愁思自山林來爲人捕而來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

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凡動止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不自知耳因人事而治之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天物俱忘是謂忘己忘己則入於自然入於自然則與天爲一矣

今有人焉若放效先王之治道立法度

以律衆與教化以導民而法度不近乎人情教化不循乎物理可天下之不可然天下之不然所謂離堅白若懸寓者也若是者可比聖人乎蓋譏當時尚楊墨以爲治而自比聖人者老聃曰是猶

胥徒在圖以能相易以技相係而勞形怵心無異獵犬被縛猨狙出林皆以能而召患此喻鄙之之極也余告若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直指道之微妙難明處以啓其蒙有首有趾謂凡頂天立

地之人無心無耳謂不能思道不能聞
道者往往皆是也有形者人無形無狀
而皆存者道也盡無則至於俱忘前所
謂不能思不能聞者可見矣其動止死
生廢起特人事之代謝若認而有之以
爲治在人而已何足以入天乎倘能忘
物則天與已不期忘而自忘是之謂入
於天言道合自然無容人爲於其間也
此章與應帝王篇楊子居見老聃問答
相類但結語有優劣耳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

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郭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覩將使物不止於性分而矯跂以附之舉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因其自摇而摇之雖摇而非爲因其自蕩而蕩之雖蕩而非動故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

成俗易汎然無迹復性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溟涬自貴之謂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爲兄心居者不逐於外故德同也呂註必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民則其自爲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爲臺觀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衆夫大聖之治天下揺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盡神也民不窺觀以投上之迹則滅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爲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遺堯舜而不

爲豈兄堯舜之教民而推先之溟涬然弟
之而繼其後哉欲同乎德而心居心居則
無爲而萬物化矣
疑獨註蔣誾葂以必服恭儉拔出公忠爲
輯民之要季徹以其未能安於無爲自然

故局局然俯身而笑且若以斯言治國是
自處至高以聳動天下之視聽使物皆歸
之投迹於臺觀之下者衆矣葂聞言若失
願言其流及於下風而自化矣季徹告以
大聖之治天下也因民心之自然如風雨

摇蕩萬物而使之成教易俗也外物入害其良心曰賊心賊心既滅則獨志進矣獨言其無偶而不累於物若性之自爲而不知其所由然百姓日用而不知此神人之治也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豈以堯舜之教民爲兄而以己自然之道爲弟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心居則不逐外物也詳道註必服恭儉非無爲也拔出公忠是尚賢也帝王之德爲無爲則天下無瘢爾之患不尚賢則天下無夸跂之爭如此則

因其自搖而搖之因其自蕩而蕩之故其賊心隨滅獨知日進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令也勉以服恭儉拔公忠爲事則是開人之天而導其賊心闢天之天而捐其獨志其於帝王之德不亦遠乎夫

樂餌以可悅而過者止利於暫而不可以常濕沫以不足而不相忘利於寡而不該乎衆此所以神人惡衆至而執大象天下往也若夫鼓螳螂之怒臂設臺觀之危形使人奔合而投迹豈非樂餌濕沫之論與

昔舜以卷婁累其聖列子以饋漿驚其誠南郭子綦以知而鬻之爲憂庚桑楚以社稷之爲患要在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然後爲至也

碧虛註恭儉公忠非無爲也危其臺觀非

安穩也尚賢則倖歸迹衆則僞集民之搖動聖人因而任之民之放蕩聖人因而安之使教成俗易則賊害之心隨化絕滅民各進其己志若性之自然也兄堯舜之教者尊其聖知民溟滓然弟之者下之散漫

不明也今既民安其自然何用尊堯舜之
聖知而使民散漫哉欲同乎德而心有所
著矣言其有所尚非自然也
鬳齋云螳螂怒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
任大也其自爲處者言自然之地如此則
似危其臺觀以示人人往歸之投足者衆
矣言以名聲自累也搖蕩猶轉移賊心有
爲之心獨志獨得之志民既成教易俗滅
去私心而進於道如生知之性而不知爲
上之化以堯舜爲高而我次之故曰兄堯

舜之教民而弟之溟涬有低頭甘心之意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有爲而化物者其用勞無爲而自化者其濟博拔公忠危臺觀此有爲而化者

滅賊心進獨志無爲而化也搖蕩猶鼓舞鼓舞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順導之而勿攖此化之始也滅賊心而進獨志則因病施藥化之中也至於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化之終也堯舜之

治民不過此耳奚必尊之爲兄溟涬然弟之哉溟涬無分別貌如此則是欲同乎堯舜之德而心有所著矣凡此皆所以祛有爲之治掃堯舜之迹而歸乎絶聖棄知之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形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五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槹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

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

風波之民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
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
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
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混沌氏之
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郭註用時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欲脩淳備
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不忘不墮則無庶
幾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夫神
全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闇其淳備
之説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於世此宋

榮子之徒未足以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若列子心醉於季咸孔子以其背今向古蓋爲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徒知脩古抱灌之朴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夫真渾沌者豈以外內爲異而偏有所治哉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者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彼世俗所識特識其迹耳

呂註能執古以御今則凡日用無非渾沌之術豈必天地之初哉彼以有機械者有

機事機心而不知機心之所自生者未始有物則是識其一不知其二也知忘神氣黜形骸以蘄道德之全不知行於萬物者無非道則是治其內不治其外也明白入素至以遊世俗即所謂廢心而用形者是

也彼闇子貢之言始忿然而後乃笑宜其以機械爲累而不肯爲則不識不知乃所以爲渾沌也此篇方論天德無爲恐或者謂必無爲如漢陰丈人然者則不可與經世矣故論眞渾沌之術乃遊乎世俗之間

而不爲累也矣
疑獨註揩揩然用力貌前輕所以入水後
重所以上水也機者動之妙處械者機見
於器事者機見於爲然皆起於心機事外
也機心内也凡有諸外本於内心主中貴
虛物不可雜色不可染故曰純白若機動
於中則物得以雜色得以染故純白不備
則精亂而神生不定神者所以載道也若
夫不定則爲物之所載矣吾非不知桔槔
之械羞而不爲耳自博學至賣名聲於天

下不過期人之知忘神氣則無心驀形骸則忘我乃庶幾於道矣汝未能如此則身猶不治何暇治天下哉汝宜行矣無妨吾事天下一人言孔子不知復有夫人指漢陰丈人也孔子極高明之道子貢所不能

知故見假脩至道而心惑之聖人之於事也無可無不可於功也無成無不成或用力寡而見功多或用力多而見功寡未嘗滯於一隅子貢之知孔子蓋孔子之龔諸人間者耳故訝其今徒不然而見其神全

者聖人之道至於極致則同乎天矣故出
則與民並行而民不知其所往芒昧乎其
性淳其行備世之所謂功利機巧者皆出
於人爲此人之心必忘之矣此子貢之心
不明而以假聖人之道爲真也夫聖人之

志無之無不之聖人之心無爲無不爲顧
天下之譽亦非不顧天下之譽受天下之
非亦非不受天下之非得其所謂得其言
之意失其所謂失其言之意也然不顧天
下之譽易不受天下之非難漢陰丈人非

其志不之非其爲不爲則未能忘非譽故
有所不顧不受也若聖人之性雖天行不
加窮居不損及其應物則亦隨時而已今
夫人之徒不以天下之非譽爲增損未知
其心果何如耶子貢未聞夫子性與天道
之說故以彼爲全德之人而自爲風波之
民若以夫子觀之則彼猶蹈一偏之弊也
渾沌者離乎形氣數之强名術所以對道
而言也執一而廢二樂內而忘外皆非聖
人之全道明白則顯其白入素則不知矣

無爲則顯無爲復樸則不知矣體性則與
性合一抱神則不離於神以是而遊世俗
與人爲徒而不失其天若是者汝將固驚
邪言汝亦不知而不驚也則真脩之與假
脩可見矣

詳道註渾沌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
所之視不以目而以神聽不以耳而以氣
則機械何自而生聖人之於天下抱一以
周萬遊內以應外人之所爲不可不爲器
存所用不可不用則機械在物而不在心

機事在時而不在械曠然與世偃仰莫知所以然而然則雖子貢之時使渾沌復作其能逆天違人而不爲機械乎機械之作特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已機械由於機心機心必虧純白是識一而不知二治內而不治外此假脩渾沌者不免夫驚世之患也至人之於德不脩而物不能離脩渾沌之術其德固已淺矣又況假脩者乎

碧虛註子貢謂爲圃者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是果與衆異耶功利機巧必

不入斯人之心矣非譽不受如渾沌也風波之民易動搖也渾沌自然脩之則非真故云假也一謂體二謂用脩心者離境治外者同塵體性抱神以遊世俗此古之民也渾沌無竅則鬼神莫識況於人乎

鬳齋云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不能純一虛明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所以不能載道也擬聖慕聖人於于自大貌獨絃哀歌言人不己知而自誦自說或比之擊磬於衛則非

矣忘神氣猶黠聰明墮形體即忘己也汝
能如此猶且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
人卑陬慙恧頊頊自失貌託生於世雖所
行與人同而自不知其所徃此人心中必
無功利機巧之事也譽且不顧況於毀乎

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不行於世曰失
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不定假大
也渾沌即天地之初識其一所守純一也
不知其二心不分也內心也外物也明白
則可入於素無爲則復歸自然之朴體性

全其性抱神與神爲一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也

舍勞就逸人之常情聲名功利亦人所欲而世有棄至易而從至難甘藜藿而安陸沈者豈土木乎身心而至是耶蓋見道篤而自知明立志堅凝有以勝之久則安安則化矣此漢陰丈人所以恥機械而甘抱甕身畎畝而目雲霄也卒使善說辭者不能回其心易其操古長沮桀溺之徒歟此雖本於氣禀高潔亦

積學涵養之功何謂學睎其勝己者何謂養充其在我者而已作色而笑笑當是答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郭註行其所爲因而任之使物爲之則不化矣指揮顧眄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爲

故也共利共給而無自私之懷德者神人之迹故曰容又願聞其所以迹答以乘光乃無光故與形滅亡無我而任物虛空無所懷者非闇塞也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矣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吕註注焉不滿酌焉不竭則天府之富也苑風不知其至無而供萬物之求故以爲無意於横目之民也官施拔舉不失其宜則非無意於尚賢使能也畢見情事行其所爲則非使人匿情而投迹者也行言自

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而民俱至則非以
賞勸罰沮也此聖人見於治而非所以爲
德德人者無思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
未嘗不虛也四海共利共給之之爲悅則
天下樂推而不厭也若嬰兒失母則不知

所依若行而失道則不知所往財用有餘
則四海共利之而已飲食取足則四海共
給之而已此德人之容而非所以爲神也
泰宇發光所以照也神則乘之以照而非
光與形滅亡而已所以雖照而曠也致命

則去故而復常盡情則離僞而居實萬事
消亡致虛之極萬物復情芸芸歸根混則
合而爲一冥則照亦忘矣
疑獨註水幾於道注不滿酌不竭其神之
謂乎欲其出而治民故願聞聖治言官則
知技舉不失其職言能則知官施不失其
宜畢見其情事則無有不當言行出於自
然則天下俱化手指目顧遠民皆至言聖
人出而爲治也無思慮忘美惡以其無累
於物也四海共利之之爲悅非自給也嬰

兒失母言無所恃行而失道言無所止財用飲食不知所從來言無求而自足也上神謂神之又神乘光則在光之上而乘之形影莫覩歸於無而已矣致命者莫之致而至盡情則性無不盡矣神人者命之已

致性之已盡天地猶樂況於人乎況於物乎萬物各復其性命之情則與道爲一故曰混冥首論聖治即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次論德人即大而化之之謂聖末論神人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治言其業德

人言其德神人言其道其實皆聖人之事
也
詳道註以言則諄諄所以應物以道則芒
昧所以冥物故出則言聖治入則言德神
拔舉而不失其能與拔出公忠之屬同乎
撓顧指四方俱至與投迹者衆同此謂聖
治非以不治治之也無思無慮至飲食取
足通神之道不過如此特以德人名之者
德者神之體神者德之用盡其體者未必
妙於用妙於用則必本於體此德人神人

之所以分也神於五行屬火火無常形乘
物而有物存則光物盡則亡神之利用出
入民咸用之而乘光照曠亦若此也
碧虛註大壑即東海注不滿酌不竭以喻
道源無窮無所宜無所能不見其情行所

不爲者治之要也行言自爲而天下化蓋
不治者聖治之妙也無思無慮用心若鏡
故四海顧共利給之嬰兒失母所託皆親
也行而失道所向皆安也遊心於澹故物
饒而自至合氣於漠故腹充而忘知此有

德者之容也上乘元氣之光乃無光也光旣無矣形何有哉此謂照曠太虛一體也得天命則物情盡樂內忘外萬物復情各歸其根此謂混冥靜曰復命之謂也

鬳齋云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官施得宜拔舉得賢盡見事事可爲之實順而行之所行所言皆是自爲不爲人而爲天下自然化之矣舉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聖人之治天下如此居行靜動也靜動無心故不藏是非美惡即

是不思善不思惡也共給共利與人同樂
之意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言其無意於
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置之不
問言其無心也上神言其神上騰出乎天
地之外日月之光在下故曰乘光與形滅
亡有身猶無身照曠大昭晰也致極乎天
命盡其性中之情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
事無累於我也復情復於實理復於實理
則萬物與我爲一混冥即渾沌之義

諄芒將之大壑蓋厭世隘陋故慕其往

酌不竭而欲遊焉苑風疑其無意於民
遂問聖治答以官施拔舉得宜盡能則
在位者稱職遺逸者得升政事之間畢
見其人情事理而得以行其所當爲行
者言者皆出於自爲而無矯揉之弊以

誠格物天下惡有不化者哉手撓顧指
遠民皆至則近者可知此聖人之治效
也繼問德人答以居無思行無慮言其
動靜無心美惡自泯四海之民有未得
其所者皆願利給悅安之則修之天下

其德普矣若嬰兒失母行而失道皆視民如傷之意財用有餘儉則常給飲食取足充腸而已不知其所從來言未嘗著意於財食而自供其用蓋本於利給天下之所致也此德人之容儀見於外而可觀者而非其實所謂實則有不容聲矣又問神人答以上神乘光所謂遂於大明之上是已與形滅亡所謂入於窈冥之門是已此言神人出陽入陰變化莫測也上神神之至極乘光凌虛躡

景之義蓋非虛則不能發光非曠則不能容照也必至於已之命斯能盡天下之情天地之樂揆之民心可見天視天聽亦猶是也萬事銷亡本於我無爲而已使萬物各復其本情是謂混冥混冥則我亦忘矣況於物乎論神人而結以混冥此又明其所以神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

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
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
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
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
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
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
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郭註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
師直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均治則
願各足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

君哉且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操藥脩父其色燋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也夫至德之世賢當其位非尚之也能者自爲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不自高下如野鹿放之而自得也其義仁忠信率性自然非由於知蠢動相使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主能任其自行故行無迹事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呂註有虞氏以亂而後治之則武王亦以亂而後治之孰不以天下爲事而有不及

哉故有虞氏之藥瘍也秃而施髢病而求醫則是亂而後治之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道不至於兼忘而六親不和有孝慈固聖人之所羞也則有虞之治亦豈得已而謂過於武王哉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猶不得爲至德之世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妙處乃所謂至德之世也以其無爲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孰得擬議於其間哉

疑獨註莊子之意欲如太古之世使人各

安其性命之情若堯舜治天下之道皆糠粃緒餘非所貴也民有亂者有虞氏以仁義治之猶藥之治瘍也髢者所以飾無髮醫者所以攻有病皆非任其自然亦猶亂而求治也操藥脩父其色燋然世人以爲孝而聖人羞之者主天道而言所以救人道之弊也夫至德之世不尚賢則人不爭名不使能則人不爭藝標枝無情於在上而自在上野鹿無情於在野而自在野端正者義之本相愛者仁之本仁義者端正

相愛之名迹也實者忠之本當者信之本
世俗所謂實當者求忠信之名耳蓋至德
之世以仁義忠信與性爲一體未嘗離而
求其名迹也蠢動而相使言各任其性交
相使役不以爲賜亦適然耳行而無迹事

而無傳無意於行事故也
詳道註瘍之爲患非疾之爲患患之淺深
雖殊其資於藥一也五帝之世非三王之
世世之淳漓雖殊其資於治均也由此觀
之其可以舜之藥瘍爲是武王之藥疾爲

非乎莊子以治天下者爲孝子以天下爲慈父尹文以巳爲弟子以天下爲先生蓋以天下爲心者未嘗不自卑以尊人然後得天下之親譽也然與宵然喪其天下者異矣

碧虛註丹朱不肖有仁聖盛明以代之殷紂殘惡有戡定禍亂以伐之皆非恬然均治也黔首有病重華以仁義之藥治之病而求醫亂而求治豈良醫孝子所願聞邪不尚賢故無爭不使能故無敗上如標枝

之無心下如野鹿之自得此亦感召之理
有衰則義見焉有憎則仁出焉有詐則忠
顯焉有誕則信彰焉無上四條則下四事
亦亡矣蠢動之相使役物情自然不以為
賜也無迹無傳不以為特異也
慮齋云滿稽以征伐不及揖遜因無鬼之
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治因
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為累無瘍何用藥不
禿何用髢不病何用醫孝子爲父操藥其
色燋然不若父之無病也脩慈父與盍同

進也後羞之恥也至德之世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不尚不使標枝枯枝與野鹿皆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相愛相親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有生之民相使相友助賜猶恩也無迹無傳言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

唯其天下不治然後有治之之名唯其堯子不肖然後有禪舜之舉蓋有揖遜於其前必有征伐於其後者亦猶有瘍

而後有藥有秃而後施髢有病而後求醫也夫孝子脩藥此分内事而聖人羞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爲愈也況以征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末俗之澆薄覬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爲尊也端正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知乃所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淳朴之

民相使而不以爲賜友助而無責望之
心也行而無迹即鳥行無章事而無傳
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爲至德之世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seal]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地第六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
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
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
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

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
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
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
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
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
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

致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
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
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
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
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
正在何許俗不爲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不
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在
於從俗是以聖人未嘗隔異於世必與時

消息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豈背俗而用
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導諛則
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諛亦不問道理期於
相善耳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
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恒不

見罪坐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聖人
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
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向至道
之情而終不可得堯舜湯武隨時而已故
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嘖曲則同聲動

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强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天下皆不願爲惡其爲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

厲者自思善也

呂註臣子然君親之所然而善其所善則世俗以其諂諛而謂之不肖不知其然而善之爲非者果必然邪至於然世俗之然而善則不謂之諂諛所以嚴於君而尊於

親果安在邪謂已導諛則必作色惡其名之惡也而終身導諛合譬飾辭聚衆不免爲其實則終始本末不相當也合譬飾辭皆非其理之當而以此羣於人所以爲導諛也夫合譬飾辭聚衆恥爲導諛且不可

則夫不知反性命之情而垂衣設采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乃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則所謂病者能言其病其病之者猶未病是猶可爲也至於終身不解

不靈則病而不能言其病是無可爲者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猶可致譬道興之
世得道者多失道者少二人惑則勞而不
至喻道喪之世失道者多而得道者少今
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則世道交
喪無可與明此者民之迷也其日已久則
雖祈其嚮此亦莫之從此乃至人之所深
悲也大言不入於里耳至俗言勝也以惠
子之聰明猶謂莊子之言爲無用則世可
知矣二垂踵惑則惑者一人之足而所適

不得小惑易方也今天下惑則所謂大惑易性也予雖有祈嚮可得乎我非愛其道而不以明天下也知其不可而强之則我亦一惑而已非致命盡情而兼忘天下者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與之相忘而已不推則誰其比憂耶譬之厲人恐予似已則道之爲物人心而已而彼獨不得則其疾豈特厲之比身而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豈特予似已之比吾雖釋之而不推彼獨不憂耶

林疑獨註世之所謂孝子者能順親之意所謂忠臣者能得君之心親之所行未必皆合於義而子一切順之則入乎諛君之所爲未必皆合於義而臣一切從之則入乎諂孝則不諛忠則不諂臣子之盛也爲

臣子者以順君爲事而不能以道義繩之則世俗指爲不肖然亦未知其果不肖邪此言從君親而違世俗皆未必是而違君親順世俗則不謂之導諛夫世俗果能嚴於親尊於君乎皆非先王任其兩行之道

導者取其意而引之諛者因其好而入之世俗知惡其名而不羞其實猶惡醉而強酒也合譬則善爲言飾辭則善爲文始是而終非本善而末弊出於鄉原之學世俗多從之及其終弊亦不罪坐此所以爲之

而不息也世所謂君子者垂衣裳以爲文設釆色以爲飾動容貌以爲禮以取世人之愛此真導諛之人而自不謂之導諛與斯人爲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愚而自知其愚小愚也惑而自知其

惑小惑也三人行而一人迷所適之方猶可至惑者少也二人迷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當時天下皆惑而莊子一人求嚮至道終不可得也大聲淡而無味猶咸池大韶也折揚皇華俗之小曲高言極高明至言至於道至言所以不出者以俗言多而勝之也缶與鍾皆圓擊之有聲以二缶二鍾齊擊則聽者無所適而惑矣況今天下皆惑一人雖有嚮道之心詎可得邪知其必不可解而强解之又一惑也莫若釋之

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哉醜惡之人尚欲
其子之妍則惑者豈不厭迷而思悟邪
詳道註義可以從則孝子從義不從父故
易蠱之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則親
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子
矣道可以從則忠臣從道不從君故臨之
二咸臨吉無不利則君之所言而然所行
而善世俗謂之不肖臣矣然世俗之所謂
然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豈俗固
嚴於親尊於君邪以無不盡惑而莫之傾

也導則逢人之過諛則長人之過人皆有導諛之實而惡導諛之名豈特如此哉又至於合譬以明之飾辭以文之聚衆以傳之是終始本末不相坐而終莫不以受其過可謂愚矣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於所

適之路也以二缶鍾之聲惑而所適不得惑於所適之意也蓋天下之理以多變寡則易以寡惑多則難其習俗之薄以哇聲俗言道導之則易以大聲高言入之則難今天下皆惑予雖有所嚮庸可得邪

碧虛註從世俗則失尊嚴於君親順君親則得導諛於世俗然君親者一人之私善世俗者天下之公是私心則非忠孝公論則非諂諛故賢人君子未嘗獨異於世也夫導諛者亦嫌人指其不正而終身導諛

善爲合也以至飾辭聚衆户外屨滿聖人觀之可謂導諛矣而世人稱美之詎復有罪坐者哉謂彼希意則憾之而不受彼之順顏則恬然受之與夫峩冠博帶文藻語言噓俞俛仰樂人稱譽者爲如何哉可解

者非大惑有靈者非大愚終身不解不靈者矜名嗜利之心未剗耳若以已所見解釋彼愚惑我寡彼衆豈不悲哉大聲之不入里耳高言之不止衆心如擊缶撞鍾其音必異不唯聽瑩而又莫知所之矣人人欲悟蓋因不得已而惑於惑則孰與之憂乎厲人恐子似已亦自知其惡也則愚惑者豈無趨善之心哉

鬳齋云不諫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爲然隨其所行以爲善不知諫者也

在君親則以諫為是不諫為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我之所謂道即與

世俗同則我之所為亦導諛世俗而已惡導諛之名而終身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合譬飾辭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己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而終不能離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垂衣

設釆動容言儒者之衣冠容貌循循善誘
故以爲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學於
我者皆流俗庸人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
亦流俗之人耳既與庸人爲徒而不自謂
爲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終身不解不
靈言其不自知祈嚮趨嚮也天下皆惑於
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世哉折
楊皇華里巷曲名以比俗言大聲古樂喻
至高之論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垂足
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即前言二人惑

也或作金鐘義不可解乃傳寫之誤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不推不必推說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此自解之言厲人恐子似已是自知其惡而世之惑者皆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到此譬說兩句似結不結真奇筆也

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肖善世俗之言行而不謂之諂諛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子道主孝不嘗以諂諛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

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爲導諛而已惡其
名而爲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飾辭聚
衆以相夸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
之所爲是其始終本末謬戾若此不相
坐猶云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設釆動容

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諛非愚而何知愚
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
靈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三人行至不
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非一人所能回
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缶鍾

當是垂踵二人垂踵惑而不行所適猶不得況天下皆惑予雖有所求至其可得邪知其不可得而强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何憂哉此真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歎自解之辭結以厲人

生子取火視之言醜者猶不願子之似己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在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

經云閑天者德生閑人者賊生可不謹歟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

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郭註畧而不論

呂註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脩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爲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

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
臭之薰鼻五味之噣口趣舍之滑心亦若
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
飛揚而不止也彼楊墨者固天下之才士
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閒乃始離

跂自以爲得則鳩鴞之在籠也亦可以爲
得矣夫柴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
使心不得解其繆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
繳自達者觀之在纆繳之中睆睆然明矣
猶自以爲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

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疑獨註以青黃之樽比犧中之斷美惡雖
不同然其本一也而爲物皆失其性矣盜
跖曾史行義不同而同於離本失性亦猶
犧樽與犧中之斷耳五色亂目五聲亂耳

鼻之於臭口之於味亦然困惾擁塞違
厲病也趣利舍害滑亂其心心亂而性亦
散矣此五者皆生之害而楊墨離跂於性
命之外以此爲得不能無困以困爲得鳩
鴞在樊籠之中亦可以爲得矣趣舍聲色

以柴其内冠弁搢紳以約其外内盈於四支者如柴柵纆繳纏也以趣舍塞滿於内府方之柴柵搢紳約束於外形譬之纆繳以沉困弊也而自以爲得者何異罪人反縛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乎

詳道註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厚而莫之遷妄境在前靈源遂滑以至忘不貲之良貴趣無窮之穢腐者

豈不惑哉此君子所以貴乎嗇也然管夷
吾曰耳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
目欲見者善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以至
體之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
之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閼性凡此

諸閼廢虐之主也拘此廢虐之主戚戚然
以至久生非吾所謂養何邪蓋善嗇者不
戚戚戚戚者非善嗇也
碧虛註木生青全削器則性毀人本自適
行義則真殘故視聽食息存之亦可亡之

亦可唯趣舍不係乎心者逍遥乎塵垢之
外豈纓繳囊檻所可縶哉
膚齋云其斷在溝中破爲犧樽之餘者也
雖榮辱不同而同爲枯木耳此與臧穀亡
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以亂性以四者與
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㥄衝逆人自鼻
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也或作噣非厲
爽乖失也以趣是舍非滑亂其心則自然
之性失矣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
其説自困而以爲得則鳩鴞在籠亦可以

爲得矣䁥之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梗礙智次故曰柴其內冠弁搢紳儒者之服以禮拘束故曰約其外內則支塞充盈如柴柵然外爲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睆睆目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爲得則罪因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爲得矣蓋極口以詆楊墨也

此段引喻以明失性之弊諸解已詳茲不贅釋

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

者汎觀以道通行以德無爲無欲官治分
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
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
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
爲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爲

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
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
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
疑其聖知聰明絶人遠甚而不知刳心無
爲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

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
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
應有不正乎此者故黄帝遺玄珠而象罔
得之帝堯要齧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
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

聖人使之分富授職千歲上僊則何累之
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
人退藏法密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
故舉泰初有無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
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

然服恭儉技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恥用機械武王之師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恐子似已大惑者終身不靈殘樸爲樽滑心傷性

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困爲得若楊墨之苦觳難爲者也至比之鳩鴞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子闢楊墨而聖道明世世稱之以爲功不在禹下余於此亦云南華之功不在孟子下

後世必有以爲然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形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

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天地之
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
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
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
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

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
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
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
也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
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郭象註天道帝道聖道三者皆任物之性
而無所牽滯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
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萬物無足以撓心
斯自得也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
不洞明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爲休則未

甞動倫理也動則得者不失其所以動夫
無爲也則羣材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
責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俞俞從容自
得貌尋萬物之本皆在不爲中來有道爲
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進爲撫世此又其次故退則巢由進則伊
呂無爲之體大矣何所不爲哉主上不爲
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司尹冢宰不爲百
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百官不爲萬
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業萬民不易彼

我之所能則天下靜而自得自天子至於
庶人彌無爲而彌尊也
呂惠卿註天道運轉無窮而未始有物故
萬物成非雕而刻之也帝道一日萬幾而
未始有物故天下歸非悅而求之也聖道

無乎不在而未始有物故天下服非以力服之也明於天通於聖知其皆運而無所積則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也運則轉變無窮無積則介然之有不留乎胷中也雖吾之自爲猶將昧乎無不靜者以爲而未嘗爲故也況人各爲其爲而有不靜者乎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若以靜爲善而後靜非本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則其本自靜非靜之而後靜也何則萬物得我以生我則不生萬物孰能鐃之明乎

此則於其並作也乃所以觀其復於其芸
芸也乃所以歸其根復而歸根則其自靜
也水靜猶明而況精神上際下蟠無所不
極而藏之聖人之心則其靜也非特水之
靜燭鬚眉平中准而已蓋天地於此乎觀

則是其鑑萬物於此乎形則是其鏡也虛
則無所於逆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於無
知淡則不與物交寂則寂然不動漠則合
氣於漠此六者聖人之所以無爲也天地
之平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無以復加

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蓋應萬幾之變供萬物之求而無此焉則無所於休而其神憊於事爲之衆矣其能虛乎虛者刳其心則韜乎其事而其富至於有萬不同故虛則實雖不同而其理未嘗亂則虛非特以實而倫又將以靜而動動而得也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則靜而動動於不得已而當則動而得者也致虛而至於靜則萬物不足以鐃心而無爲無爲則任事者責而我不勞矣俞俞則無往而不然憂患於何

而處年壽所以長也明乎虛靜之說則恬淡寂漠亦若是而已所從言之異耳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植乃其所以爲本也古之聖人或南面而爲堯或北面而爲舜或以帝王之德處乎上或以玄聖之道處乎下或退居間遊或進爲撫世其明乎萬物之本則一也

林疑獨註道無不在故在天爲天道在帝爲帝道在聖爲聖道天以道而運寒暑代謝日月迭行未嘗有積故萬物莫不以之

成帝道聖道之運亦然帝者神之出聖者王之入帝王言其位神聖言其道也明於天故無爲而爲道於道故吉凶與民同患無爲而爲者其化通乎六合與民同患者其德順乎四時是以古之帝王雖六通四

辟而其所以爲德者任其自爲而已故其心昧乎無不靜聖人之靜不爲動對非世所謂靜也善即所謂性自其繼道以言則善也自其成之者言則性也性者命之在我未嘗不靜而世人所以不得與於此者

以其心逐物所以失之唯聖人不以物撓心所以能靜也心譬則君性譬則國君正則國治不正則國亂自然之勢也欲盡其性必先靜心水靜則明則平大匠取法水靜猶能若此況人心乎心者精神之宅靜之則精一而神全撓之則精竭而神疲精一神全則其心圓明何所不照此天地之鑒萬物之鏡也心虛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至於無爲無爲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帝王聖人之所休息也唯其無

爲則會道於虛虛則實者萬物自然之理無不在焉其爲出於無爲則向之實者虛矣虛之而靜靜而後動所以不失其動不失其動則無爲無爲則羣才各任其事當其責使之盡性分之極而已俞俞自得其

心所以冥乎至理而忘物我之分憂患不能處死生無所係歸根復命而與造化爲一此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北鄉即孟子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玄聖若虞舜側微而玄德升

閒素王若孔子無位而尊是也退居閒遊巢許之類進爲撫世伊周之類聖人之迹雖趣時應變未嘗同其爲道一也

陳詳道註天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成萬物也而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歸天下也而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非以服海内也而海内服蓋聖人之於天下達則爲帝王之德窮則爲玄聖之道書稱堯以帝德廣運而終於爲天下君此帝道運而天下歸也孟子稱孔子東西南北無思不

服此聖道運而海内服也虛靜恬淡者心寂漠者氣無爲者神也能致虛守靜心淡氣漠而至於無爲此所以爲天地之平道德之至而帝王聖人休焉休謂其所要宿之地玄者妙之本素者性之質玄聖素王與書所謂玄德同帝王天子與書所謂俊德同

陳碧虛註體一不言者明於天適物變者通於聖委之動植則自然爲也昧然弗知則無一不靜也聖人之靜也應物而不蕩非圓

寂之靜也隨物攖寧而後成非曰靜也善
故靜也物無足以撓心者故靜也水靜則
毫髮難隱心靜則有無昜照故虛靜則吉
祥止而妙道生恬淡則神氣王而虛白集
寂漠則靈府寬而眞君寧無爲則和理全
而性命永此非特異也乃天地之平常萬六
物之至正聖人之所休止也心休則事虛形九
事虛則理愨理愨則性靜性靜則動不妄
矣無爲則所責不在己責不在己則俞樂
而無憂夔年壽長矣明於此者謂虛靜等八

目是道之容用無爲之事也處上則爲明君處下則爲帝師周之柱史曾之司寇是也退居閭遊伯夷叔齊是也進爲撫世傳說吕望是也君臣定位不相凌越則天下治矣

林氏鬳齋口義云帝道聖道本難分別經意蓋以帝爲三皇聖爲五帝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此段主意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六通四闢猶云四方上下無所障礙聖人之靜也非

曰靜也善故靜也此句最精神萬物不足
以撓心故不求靜而自靜也以水鏡喻靜
義甚精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八字演一
靜字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至極之事
帝王聖人之心休止於此休則虛即惟道

集虛虛則實即禪家云真空而後實有實
理之中自有倫理便是渾然之中有粲然
者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為其
根動無不當曰得各當其事而任其責是
無為而無不為也憂患不能處處猶入也

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即是仁者壽又提起八字斷之以萬物之本言此理出於萬物之初也餘論槩同前解

褚氏管見云言天則地在其中言聖則人在其中帝則兼三才而運化故六通四闢而德行乎內所以治人化物上爲皇而下爲王者是也其自爲則入而治己反流歸源明道若昧無有不静者矣凡人之静必静之而乃静聖人之静豈以静爲善而静哉物無足以鐃心故耳

言其本靜非使然也水靜則明明則平大匠取法亦言其自然明平可鑑可准以況人之精神靜極而明天地萬物莫逃其鑒一身之貴何以加此而昧者役不知止憊不知息以至澌盡而莫救可不哀邪夫欲求所以養精神之道不越乎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而天地之平道德之至亦豈外乎此哉故物理於此而曲當聖人於此而休息雖萬緣擾擾而不生其心然恍惚有物至理存焉物不終

靜動斯得矣任事者責則我無爲憂患去而年壽長得其本而操之故也若是則爲君爲臣無不合道進爲退處皆得其宜此聖道法天運而無積之效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seal]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形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形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二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
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
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
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

通於萬物此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
天下也
郭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自然為物所尊
故美配天者唯樸素也天地以無為為德
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順天所以應人

天和至而人和盡天樂適則人樂足矣物變而相雜曰鳌自鳌耳非吾師之暴仁者兼愛之名無愛故無所稱仁壽者期之遠無期故無所稱壽巧者爲之妙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也故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動靜雖殊無心一也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我心靜而萬物之心通通則服不通則叛聖人所以畜天下者奚爲哉天樂而已矣

呂註靜而聖自內而言動而王自外而言

無爲也而尊則所以臣天下者無事於才
知樸素而莫與爭美則所以服天下者無
事於文采凡以明白於天地之德而已故
處上處下進爲閑居雖不同而其大本大
宗未始異也通乎此則無爲而與天和均
調天下則與人和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與

人和者謂之人樂不過師於此而已韲物
不爲戾澤世不爲仁以至雕琢衆形而不
爲巧此莊子之所師也隨其成心而師之
誰獨無師則其樂非外至故曰天樂也知

天樂者其生也天行而我未嘗生其死也物化而我未嘗死靜與陰同德不知其爲靜動與陽同波不知其爲動也無天怨無人非以其未嘗在彼也無物累無鬼責以其未嘗在我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所以然者一心定而已故其王天下也外則其鬼不祟内則其寃不瘦萬物安有不服者哉夫心所以定以其未嘗不虛未嘗不靜也吾能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所以爲天樂聖人之心以畜天下者也

疑獨註前論聖賢出處之迹不同故此云以其靜而言之均可以爲聖以其動而言之均可以爲王以之處下爲素王以之閑居則十服無爲也而貴所謂良貴是已聖人之心未始以天下之器爲器抱吾之樸

而已未始知天下之色爲色見吾之素而已若然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此所以自任於性命之内明白於天地之德大本大宗言命與性惟其任性命而與天和所以調天下而與人和天與人豈相勝哉故各

盡其樂也雖樂而不知其所以樂適其自然而已其生也天行適來時也其死也物化適去順也其所以不生不化者豈非天樂哉動靜各得其直故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責道今乎天故其動也天德及乎幽故其靜也地物無所累心定乎一出而王天下則萬物各正性命鬼不祟則無天傷魂不疲則神凝而性復矣若然者一心定於内萬物服於外虛其知靜其心推天地之大本通萬物之至理此又所謂天樂無

所往而不適也聖人之心所以能畜天下者以此

詳道註言靜而聖則動而王者明之出也動而王則靜而聖者神之降也樸者器之本器於天下或用或捨樸則不期於用捨

而常尊素者色之本色於天下或美或惡素則不期於好惡而常貴故樸素而莫與之爭美政和則人和人和則天地和天地和則萬物遂萬物遂則神鬼寧神鬼寧則幽有所歸明不爲厲所以人歸德於鬼鬼

歸德於人而天下明白矣老子云以道治天下其鬼不神列子云物無疵癘鬼無靈響是也

碧虛註靜而聖動而王皆以無爲爲尊樸素爲美乾坤以簡易爲德簡易者萬物之

宗本宗本不失則人事和人事和則天理順而陰陽宣暢矣自雕非義也自禁非仁也自永非壽也自化非巧也不爲宅役故曰天樂物物自樂自和則動不爲動靜不爲靜矣心定者造化不能移陰陽不能改

與太虛不二也聖人之心能養天下者太和而已矣

鬳齋云靜而聖動而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其道樸素無文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若曉然知此天地之德則可與天爲徒和

猶合也大本大宗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吾師乎至不爲巧數句先見大宗師篇以爲許由之言此則上加莊子曰顯見是寓言一不可作實語

看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物化隨物而化也靜爲陰動爲陽波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見曰祟魂倦曰疲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

虛靜之理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此之謂天樂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道之在人靜則爲聖動則爲王皆以無爲而尊樸素而美猶天地之德何嘗有爲何嘗文采而陰陽四時無不爲日月

山川無非文明乎此理則天下之大本大宗立矣所謂本宗即內聖外王之道與天和者也用以均調天下則與人和人樂天樂皆出於和其名雖異所以爲樂則一猶聖王內外之分而道本無殊也

也䪡物不爲戾澤世不爲仁忘乎善惡也至於忘壽忘巧則非時所攝非能所係南華之所師者師此而已生爲天行自然運動死爲物化動必有極如是則動靜合乎天道無天怨人非無物累鬼

責又明其所以樂也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即同德同波之意一心定而無爲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故鬼不祟無物累故魂不疲行無愧乎幽顯物何爲而不服此無它以虛極靜篤之理推於天地通於萬物而已聖人之心所以養天下者亦豈外乎此哉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

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
同德則不臣上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
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
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

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
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
而天下功故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
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
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

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
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
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
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
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
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
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
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
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

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

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郭註用天下而有餘閒暇之謂也若汲汲然求爲物用故可得臣及其爲臣亦無餘也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非有爲也若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權則非臣矣各司其任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用天下者亦有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爲天下用者

亦自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爲各用其性而天機互發則古今上下誰無爲誰有爲也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臣人之所司使咎

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也天地萬物之化育所謂自爾帝王無爲而天下功功自彼成同乎天

地之無爲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任自
然運動則五事不振而自舉所以先者本
也君臣父子之先後雖是人事皆在至理
中來非聖人所作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
有物之所不能無此大道之序非但人倫
所尚也所以取道爲其有序自然旣明則
物得其道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雖適而
不失其分得分而物當其形形明而無所
復改物自任則罪責除各以得性爲是失
性爲非賞罰者失得之報也愚知貴賤各

當其才行其所能之情而無相易業名稱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自明天至刑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之序治人者必順序先明天不爲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必通順序之道寄當於羣才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呂註無爲也則以一人用天下而天下爲之用故有餘有爲也則以天下用一人而一人爲之用故不足不明乎天者不純乎德德則無爲而已故上無爲下亦無爲而

與上同則稱德道則有天有人無爲而尊者天道有爲而累者人道也故下有爲上亦有爲而與下同則言道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不自慮而天下爲之慮辯不自悅而天下爲之悅能不自爲而天下爲之爲天不產而萬物化非我產之也地不長而萬物育非我長之也帝王無爲而天下功非我爲之也此天之所以神地之所以富帝王之所以大也無爲也者

是乃道之所以秉天地馳萬物而用人事
者也知五末者須精神心術之運而後從
之則向所謂虛無恬淡寂漠無爲者又所
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
本則末從之矣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先也君先而臣從至夫先而婦從此人道
尊卑之序也至於天以神而位乎上地以
明而處乎下春夏以生而先秋冬以成而
後以至萬物始化而萌既作而區從微至
著莫不有狀則盛衰變化皆有成理而不

可易天地至神不測而有尊卑先後之序則凡人道之本末上下其可易乎非特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先後爲出於天地之理也而宗廟朝廷鄉黨行事一時之所在猶各有所尚而不可亂皆大道之序而已

則語道而非其序者安取道哉此百家之所以往而不反聖王之道所以闇鬱而不發也天者性命之極欲明道而不明乎天則所謂道者非道所謂德者非德雖真道真德則仁義之所自出也仁左義右則有

分有守而形可見名可言有刑名而不亂則因任而不失其才能內原其心外省其迹則是非得其真賞罰當於理愚知處宜而不敢違貴賤履位而不敢易仁賢不肖襲情而不敢僞也必分其能則官能其事必由其名則名當其實凡事上畜下治物脩身莫不以此而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文王所以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周之多士亦皆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所以爲太平而比隆於唐虞也驟語刑名賞罰不知其

本始也則天與道德其爲本始歟倒則不正以末爲本迕則不順當後而先言道而無本末先後之序則是自亂自亂則人之所治也

疑獨註帝王之德宗乎天地故覆載之功大主乎道德故萬物不能移常乎無爲則無不爲矣以有爲而爲則有所不足以無爲而爲則其爲有餘古之人所以貴乎無爲也無爲者爲上之道有爲者爲下之道爲上者以道撰故兼物物爲下者以法守

故以物物物上不兼物物非帝王之德下不以物物物非臣職之任此上下之分也古之王天下者循道而行順理而動未嘗見其有爲之迹知而不自以爲慮辯而不自以爲悅能而不自以有爲德配天地之化育故無爲而天下功神者妙萬物富者畜萬物天能神而不能富地能富而不能神帝王能天能地而德充大於其間易所謂聖人成能者是已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形而上者道之本形而下者道

之末其本則要其末則詳主道無爲所以執其要臣道有爲所以貴乎詳下之五末是也爲帝王者守其至要主其大本則所謂末者自舉矣爲臣者必分之以職各任其事運其精神動其心術勤勞盡瘁然後

事從之而成也夫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法成則末學者從之而起不知所當先者道也故君先臣從父先子從此自然之理神者明之妙明者神之粗天所以爲神地所以爲明天尊地卑神明之位分矣春夏

先秋冬後聖人因之先賞而後刑也變者離無入有化者因形移易萌者物之達區者物物所以有別也夫萬物生死區別盛衰變化形狀不一者咸歸於自然隨天之序而已況人倫之大者豈不若是哉蓋自

然至理其本出於天地其用散於人倫苟失其序則悖天廢人其可以爲道乎萬物待是而存者天莫不由是而出焉者道道之在我曰德以德愛人曰仁愛而宜之曰義先後上下謂之分不侵不擅謂之守形

者物此也名者命此也也因其形名而任以所宜爲必原其情必省其事然後辨是非明賞罰愚知所處得其宜貴賤所履當其位仁賢不肖各行其能無以彼此飾其情也能各有限名必當實以此事上畜下以此治物脩身則知謀無用而歸於自然其治所以至極也舉書曰者逸書也有名者皆因形而命之此道之所以散若冥之以道則長於上古先於天地未嘗有形未嘗有名故非所以先也五者陰陽之中所謂

命也至於命乃可命物故五變而形名可
舉九者陽數之極賞罰者量時而通變又
爲道之終故九變而賞罰可言刑名者道
之末賞罰者道之終語道而不求其本始
皆爲倒迕也爲人所治者知治之具治人
者知治之道也知治之具者可用於天下
形十 十三
不足以用天下此辯士一曲之人蔽於道
者也
詳道註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
針不可以成衣針縷微物猶不可無序而

況道乎莊子於人道則述君臣父子之義
於天道則推春夏秋冬之理自天至刑名
明道與物之自然因任賞罰明人事之
使然也蓋因任不足然後有原省原省不
足然後有是非是非不足然後有賞罰賞
罰雖非治天下之道亦治之具也伯成子
高以禹用賞罰而去焉者蓋譏其以教之
末者爲本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刑名物
也故驟而語者不知其本賞罰末也故驟
而語者不知其始也

碧虛註以天地爲宗不稱長也以道德爲主不屬賓也以無爲爲常常不矜故有餘君忠無不容仁也臣道無不理義也君當垂拱無爲若同臣道理事是不主也臣當職事有爲若同君德容納是不臣也上不專執任羣才之能故無爲而用天下臣職所司以勤勞治事故有爲而爲天下用也由是知知落天地必取衆謀辯雕萬物必取衆議能窮四海必待衆爲斯無爲之業也天降氣而長育故莫神於天地升氣而

產化故莫富於地帝王自治而功成故德合二儀也本謂理末謂事理在簡要君道也事在詳備臣職也本末雖異須待精神冥運心術發用先循理本然後事末以表之先後之序隨物生焉然非聖人不能法

象以序立教以道爲主法度立而利害隨之用貴賤之位而賞知罰愚因才能之分而徇名求實以上九目爲世治教五變而刑名可舉取五行生尅之義九變而賞罰可言暘九極變之肯也刑名以天理道德

爲本賞罰以刑儀名器爲始專任賞罰豈非倒道手語失次序豈非迕說手刑名賞罰治之具妙用次序治之道迹所以爲天下用理可以用天下也名數禮教下之所以事上也無爲自化上之所以畜下也

鬳齋云落天地言其大雕萬物言其巧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帝王無爲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要在主君道無爲也詳在臣臣道有爲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五兵之運德之末明刑

以衖教故賞罰五刑教之末禮法刑名鐘
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然後從之言皆從心生非由外鑠也末
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先此論尤妙看得
莊子亦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蓋當知

所先後若天地之行盛者非一時而盛衰
者非一時而衰故曰殺也所尚齒爵親賢
亦天下自然之理也次陳爲治之序凡有
九等分守職也刑名稱也因任因所職而
任之原免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去之

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撻以記之車服以彰之之類愚知處宜言當其任履位猶當位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分能由名各有所處而無容心歸於自然而已古書雖有刑名之說未嘗舍本以求末若不知先後驟然而言則失其本始是治於人而爲天下用非所以用天下也刑名賞罰爲治之具分守仁義爲治之道也刑名即形名古文通用

夫以天地爲宗道德爲主者豈有它哉

以無爲爲常而已無爲已難能況常而不變者乎此古人所以貴也無爲有爲上下之所以分反是則君不主而臣非臣矣知不自慮辯不自悅能不自爲無爲之本也天不產而物化地不長而物

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此無爲之效也曰神曰富而大足以包之此帝德所以配天地而乘之馳萬物用人羣特其餘事本要末詳自然之理自三軍五兵至隆殺之服雖五事之末而必由於精神

心術之運則古人所不廢也但非所先耳若夫君臣父子夫婦之先後猶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聖人取象焉神明之位上下不紊四時之序先後有倫萬物化作萌區有狀而物之盛衰變化見矣

此天地之序而人所取法者也宗廟朝廷鄉黨行事莫不有序而道在其中語道而非序何取於道哉故自先明天而道德次之至仁賢不肖襲情皆因之而不可無必分其能以稽效必由其名以

考實事上畜下治物脩身之要莫越乎此知謀不用歸於自然此太平之至治也後引書曰至畜天下也蓋衍上文餘意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形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三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

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郭註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常加恩也
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四時晝夜皆不爲
而自然也膠膠擾擾乎則目嫌有事故曰
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德而已矣

呂註天德則雖出而未嘗不寧日月照而
四時行往來屈伸莫有爲之者也晝夜有
經則相代乎前而莫知所萌雲行雨施而
天下均平矣則其視不敖無告不廢窮民
者豈不膠擾乎舜之所言乃天之合堯之

所言人之合也而世儒之所以知堯者止此而已故寫之二聖以明所大而共美者爲在於此與黄帝不異也
疑獨註不敖無告至哀婦人卽是不敢侮鰥寡之意美則美矣未能澤及萬世而不爲仁此所以未大天德者自然之道得於已故出而有爲未嘗不靜若日月四時雲行雨施豈有心於天下之物哉帝王之道宜若是而已堯聞舜言知向用心之非膠膠擾擾逐於人爲而昧於天德故以舜爲

天合已爲人合天合者與天同人合者與
人同天地覆載萬物德無不被爲帝王者
莫不體之雖黄帝堯舜亦莫大於德合天
地而爲美也
詳道註不敖無告至哀婦人者仁也天德

出寧至雲行雨施者道也仁人也而無不
爲故曰人之合道天也而無爲故曰天之
合然堯舜一道也堯行天道而所言者人
舜行人道而所言者天行天而合乎人故
其德止於充實之美行人而合乎天故其

功歸於光輝之大膠膠言其止擾擾言其動也

碧虛註不教無告不廢窮民仁人之心無以加此舜以爲弊迹未去故未大也天德而出寧人事則感動矣昏明有序開闔有常昇降氣交天地之德也堯悟巳之所爲膠膠擾擾亂之又亂也天之合無心人之合有迹天地者古之所大王天下者體之而巳矣

庸齋云天德者自然之德出寧者首出庶

物萬國咸寧日月照至雲行雨施皆形容無爲而爲之意堯謂我之所爲未免自爲擾亂合於人而已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是堯自嘆之辭天地自然之理古今莫大於此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

但法天地則可矣

天德者無爲之化出寧者爲而無爲日月照四時行皆自然運動無爲之者故晝夜有常而無差忒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君天下者所以體之以立德而民莫

不歸弘之以化物而物物莫不從也堯於言下有省始悟日前所爲膠膠擾擾天合之與人合相去遠矣以是觀之堯舜之德若有優劣而結以黃帝堯舜之所共美則又混然無分此南華立言抑揚

闔闢之妙學者熟味當自得之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

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

郭註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欲人之愛己也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立皆已自足不待於兼愛也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吕註孔子不用於時欲藏其言以待後之君子十二經謂春秋孔子所以經世者在

於此孔子以人道教天下藏其妙用而未
之嘗言則十二經之所以經世者不過仁
義而已老氏絕學反樸而示之以真則仁
義在所攘棄宜其以爲非人之性也自人
道觀之仁非特成已又所以成物義非特

利物又所以立我君子之生成在於仁義
故以爲真人之性也自道之真觀之中心
物愷非外鑠我也無物而不樂上仁爲之
而無以爲者也幾乎言近之而未至後言
夫兼愛則非天德而出寧雲行而雨施者

故以爲迂也凡名生於不足則無私焉乃
私也欲使天下無失其牧輔萬物之自然
而已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此所謂物之
自然也德則無爲道法自然又何必偈偈
乎若擊鼓而求亡子焉言人之失性非仁
義所可復也

疑獨註徵藏史者掌藏書之官孔子爲道
不行欲藏其書於周室之藏府以俟來者
時老聃免官歸居孔子往因焉而聃不許
孔子嘗刪詩定書修禮樂作春秋六緯而

贊易道此六經也又繙為十二經以說之聃以爲支離太謾願聞其要答以要在仁義聃遊方之外謂仁義非自然之性孔子遊方之内謂仁義真人之性也言人中心莫不欲物之愷樂兼愛而無私此人情之

自然又復明仁義之出於性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者近乎偽矣兼愛未免乎有係不若無愛之至也無私未免乎有私不若不知其私之爲私也夫子所以兼愛無私者欲使天下不失其養也莫若任其自然

使之相親而不知以爲仁相友而不知以爲義自天地有常至樹木有立皆無爲自然各極其性而已矣故德則不知德之爲德循道則不知道之爲道又何必偈偈然用力揭仁義於天下以求復其性無異擊鼓而求亡子也

詳道註老聃之教以道德爲宗孔子之經以仁義爲本故德循道則天下無爲而得性居仁由義則天下有爲而倍情此莊子所以記孔子之迹以明之也中心物愷物

物而悅之兼愛仁也無私義也兼愛則有所不愛非所謂至仁至仁則無親無私乃成其私非所謂至義至義則不物君子所以貴忘仁義而求其至也孔子嘗語老聃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自以爲久矣此言

十二經者繙六經爲十二也

碧虛註孔子欲藏書而老聃不許謂已陳芻狗不足留也縱横六經故曰十二上仁無爲而成上義不行而至率性而動豈僞也哉勿愷則未能忘情無私則不免有迹

仁義之情去道遠矣若春生秋斂之有常晝日夜月之有明星斗歷天之有列飛沉從類之有羣草木蘩生之有立儆而循之可也何偈偈然用力爲哉

鬳齋云西藏書於周室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覆言之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爲太汗漫物愷以物爲樂後言淺近之言幾猶危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曾中便有箇私字欲使天下無失其養則物

物皆有自然造化何可容力但當倣自然之德循自然之道如此而至矣擊鼓而求逃亡之子言驚動世俗也

孔子爲見世衰道微欲以所述之書藏於周之藏室以俟後世聖人蓋不得已

而託空言以垂世立教其志亦切矣老聃不許者謂道旣不行於當世徒存糟粕其能有濟乎十二經說者不一陸氏音義舊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加六緯爲十二經一說易上下經與十翼又

云春秋十二公經孔子所作者也此說
近似要之引喻之言借以通意不必深
泥其迹中其說謂當其言但謾而非要
耳孔子曰要在仁義此治世之道所當
先者老聃謂非人之性則還淳反本有
道德存焉孔子答以中心物愷陸氏音
義物一作勿令從之中字宜音去聲則
不中心亦不不怒矣故兼愛而無私此仁
義之情也聃曰危乎不及之言所以遠
乎道也以其無私故成其私若欲使天

下無失其養則天地日星禽獸草木莫不各遂其性各當其宜人之放德循道亦若是而已矣又何必用力於仁義若擊鼓以求亡子終無可得之理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辟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

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老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

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郭註鼠壤有餘蔬言不惜物棄妹不仁言無近恩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常有餘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自怪譏刺之心所以憚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若受之於心

則名實俱累斯受其殃也服者容行之謂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爲爲之則不能常服矣崖然進趨不步衡出也頯然發露闞然虓豁義然踶跂目矜貌言其志在奔馳不自舒放趨舍疾速明察是非也泰者多於本性之謂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此皆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非脩身之道邊境有人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夫至人用世世故不患其大靜而順之任真而直往未嘗有所困也進道德而

以情性爲主至人之心定於無爲也
吕註鼠壤有餘蔬則可以賑季女之飢而棄妹則不仁生熟不盡於前則與者可以無取而積斂無崖則不義老子絶學反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於仁義則漠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却也知巧伸聖自以爲脫焉則絶學反朴未始有物也而子以其事爲不仁其事爲不義則是呼我牛而謂之牛呼我馬而謂之馬也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吾所以漠然也開

分濟事而受之務身不救自遺其殃者也
吾服也常服則其心未始不在道吾非以
然有服而人真以爲動行者也士成綺知
而不足以得至人之心者以其在已者不
足故也容崖然則若不與物交目衝然則

逐物於外額頯然則若大朴口闞然則其
言欲出諸口也狀義然則若不朋而其心
則若繫馬而止也動而持非能不動發也
機不可以制也審而察則非襲明知巧而
覩於泰非素樸守約者也凡此所爲皆以

爲不信而已邊境非遊於道之中焉則非
其有而取之也於大不終則天地未離乎
内於小不遺則秋毫待之成體天下之物
其有不備者乎廣無不容淵不可測此道
之所以爲神也則流而爲形失而爲德廢

而爲仁義乃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有世不足爲之累能棄世也天下奮擯不
與之偕忘天下者也忘天下故不與利遷
能棄世故守其本凡神之所以困以不知
此而已矣於道不塞於德不離退仁義而

不留實禮樂而不主若此而後其心有所定也

疑獨註胤壤有餘蔬言其不索棄蒙妹而不教言其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其不義積斂無崖言其不廉是不知老子而妄識之是以漠然不應吾心正御言向者譏刺之心已虛矣夫巧知神聖未免有迹老子嘗欲絶棄之故自以爲脫焉呼牛呼馬隨其所名至人混同萬物豈有牛馬之異有實斯有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則

名實俱累所以再受其殃若忘名實無物我毀譽是非任其自爾何殃之有哉恒久也服謂服其心使之不動老聃謂吾心任至理服之久矣非有所服而服之所以毀譽不能入也鴈行斜步側身避影言其隨後履行接跡也容貌崖岸不能自適其心不安目亦馳動而衝出也頯然高亢闞然虓豁言矜容儀夸言以服人也義然求合於宜繫馬而止意在奔躁也動則爲物所持發則疾如機栝明察審乎是非巧知逐

於多事凡此皆以其不能信道而有諸已無異邊境有人其名爲竊盜者也夫道無不通大而天地小而毫芒無乎不在此萬物所以備廣大而無不容淵深而不可測也形未離乎有數德者道之在已仁義又道之散是皆所以爲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精粗哉夫至人之心與造化爲一故有天下而不足爲之累雖擧天下奮其權謀至人之心未嘗與之並逐也審乎真性不爲利所遷極物之真而常守其

本故通之則爲道合之則爲德道德之所
進仁義之所退進本退末自然之勢也禮
樂者性情之散至人不役於物則以性情
爲主禮樂爲賔明其進退而辨其賔主至
人之心有所定矣

詳道註鼠壤餘蔬非儉也棄妹非仁也積
斂無崖非至足也非儉則於物無所愛非
仁則於親無所厚非至足則於心無所慊
觀其外以及其内察其粗以及其微則知
老子爲非聖人矣然而大儉不嗇大仁不

仁大廉不慊固非成綺之所能知此老子所以漠然不應也夫巧知神聖吾自以爲脫去矣而子謂我有聖之名非聖之實豈知我者哉而容崖然至知巧而覩於泰此教成綺脩身之道也經曰眞人其容寂其

顙頯其狀義而不朋則崖然頯然義然非郭氏所謂進趨高露踶跂者也老子曰安平泰經曰宇泰定則覩於泰非郭氏所謂多於本性者也動而持與妄行而蹈大方意同知巧而覩於泰與鞅掌以觀無妄意

同邊則不得中竊則非所有脩身之道貴於體而行之邊境而竊者庸能知之乎物之大者必有終小者常見遺道則於大不終於小不遺然大小不離乎有體而無體者不期於大小以大小而論道亦筌蹄而已矣夫神之所應者外忘外則神全心之所存者内忘内則心靜天地萬物外也故外之遺之而後神無所困仁義禮樂内也故退之賓之而後心有所定也

碧虛註老子不應嫌其欲以粗迹窺聖意

也成綺復自謂昔之邪心今直退矣老子
告以吾於恢恑憰怪之名脫去久矣若呼
馬爲牛非誣即枉也有實斯有名有名斯
有累若更不受反受其殃服用也吾之用
也常用之道故無迹焉吾非以常用之道

矜持有用而使人貴之也成綺恭問脩身
老子謂汝容止乖崖精神馳突造作淳朴
揚聲威厲其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言未
經調御强自執持動有機關靜多猜慮揣
摩越分皆以爲不信此道故若戎敵之名

詐也至大無外故不終至小無内故不遺不終不遺故萬物備不能容物則狹矣爲物所測則淺矣治物之具至人之緒餘也有世亦大矣而至人不以介懷鎮以無名之樸故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則虛無合乎德則不喪退仁義則少私賓禮樂則寡欲用心若此非定而何

鬳齋云食蔬之餘棄於鼠壤闇昧之地是不愛物故以爲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言積畜有餘也向有所議今其心退然無有謂

既見之後忽然有覺知巧神聖有爲之學
脱焉出離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
聽汝而已我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
拒之是兩重過也即是恥過作非之意吾
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爲當行而行之即

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履行遂進躡足漸
進也崖然異狀衡然突視闞然口呿義然
堅固繫馬而止即坐馳之義舉動矜持發
若機栝明察精審自恃知巧而驕泰之意
見於外凡此皆不誠所致邊境之間若有

此等人必指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乎自然處世必招禍患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莫能外此道故曰備廣大淵深形而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哉

有天下之天下不足累其心雖奮而執天下之柄此心亦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計利害究極真理故能守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哉通乎

道德即合乎自然以仁義為後而非所先所主者性情而禮樂為賓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棄妹頗難釋諸解多音昧按陸氏音義舊註音末言其棄薄末學也今從其音而別為之說成綺見鼠壤餘蔬而疑老子非聖蓋謂聖人於物無棄取蔬之本而棄其末是不惜物近於不仁下文云生熟不盡於前言食物滿前狼戾也昔人入山訪友將至所居見溪流菜葉遂

不往亦此意是乃以世眼窺聖人故以不應應之卻音隙訓虛悟昔譏刺之非也老子謂知巧神聖吾已脫去呼馬呼牛聽之而已汝先以聖期我已非知我者況又以非聖責我何異牛馬妄名吾

無益損焉吾服也常服二句四服字解者不一按此即拳拳服膺之服言其能擇能守也謂吾服膺聖道常常如是非以擇守爲事而有所服也履當是屣履不躡跟也其行匆遽故若此崖則不平

衡則奔突頷則高亢口闔則欲言而未
出狀義則剛介而自矜此所謂似繫馬
而止也動而持非自然而靜發也機非
自然而動持之發之則有心有跡矣察
而審知以察爲明也巧而覩泰機心見
於驕色也凡俗以余言爲不信請觀不
由正道之人名爲盜竊之行蓋痛鍼成
綺之失夫夫子曰以下乃誨之之辭夫道
超乎形數不可以大小論故廣無不容
淵不可測及乎有形有德有仁有義皆

神化之末唯至人能知其本耳至人者
有天下而無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
言物雖動而我自靜也審乎真道利莫
能遷窮物之理能守其本故天地可外
萬物可遺其神足以勝之夫何所困我

唯能通道合德則仁義自退禮樂自賓
至人心有所定故足以定天下之心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二

華真經義海纂微卷四十三之四十四

端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三 四十四同卷　端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道第四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
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
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
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
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

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郭註其貴常在言意之表故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耳輪扁之不能喻子言物各有性教學無益當古之事已滅於今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絶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呂註莊子言此欲學者遺言忘書而不求於形色名聲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應於心者雖父子猶

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爲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魄之喻非虛言也

疑獨註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所謂書者不過陳迹而已世以爲書足以盡道不知道者也言者莫不貴意意者隨道而無窮言不足傳則所謂書者何足貴哉世之所貴非所貴也不可言者道之全可以言者道之散道本出於性命之自然必也會之以無形因之以至理聞於寂寂見於

寔寔可也而世之人舍自然之常性求先王之陳迹愈求而愈失矣夫耳目所聞見不過乎形色名聲其於書也亦若是而世人迷眞失性謂形色名聲爲能得彼之情此可悲也若能忘其形色名聲而棄言遺書因之以心會之以意則天地之至理性命之大情可不言而知矣篇扁以桓公惑於先王之陳迹而不知大道之本故以斵輪之事喻之在乎循之以理而不失其性不疾不徐得手應心數者自然之性存焉

者所謂理也口不能言所以不能喻之於子而老斲輪斲輪技之末猶不可以言喻況欲求道於書乎唯善學者讀其書求其意舍其迹會其心斯免輪扁之譏也

詳道註書言之於意猶形色名聲之於情情不可得之於形色名聲意不可傳之於書言必矣故善易者得意而忘象得象而忘言善詩者得志而忘辭得辭而忘文豈非所謂祠祀畢芻狗捐醇精流糟粕棄者哉桓公所以因輪扁而悟讀書之非王壽

所以因徐馮而起焚書之舞也

碧虛註古人已往所傳者書語而已胡足貴哉譬如問答五味只可說其形色名聲甘苦之味終莫能告也舍形色名聲則知者不言斯得之矣輪扁之得心應手妙莫能喻者有術數存焉此所以終身行之也年隨時化道逐日新古人語此未嘗不慨然也

鬳齋云書能載道所以貴之貴在道不在書也以道爲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在意

而不在言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與書皆不足貴矣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不可見聞而世人欲以形色名聲得其實可悲也夫此段發明前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精妙若此書載古人之言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餔豈知酒味哉

跡者履之所出而跡非履也書者道之所寓而書非道也悟者因書以明道迷者舍道而求書故桓公溺於陳言輪扁

得以進說以粗喻精即事明理無適而非道也夫斲輪者選材施工所以任重致遠而推行於天下即懷道抱德而欲有以濟世之譬也其運斤之妙得心應手雖父子不能相傳則方圓長短之數

疾徐甘苦之節一得之於自然有不容以言書者矣況神鬼神帝生天生地之道其可以書盡乎扁之老老於斲輪豈搰搰於椎鑿之間而勞筋苦骨為哉蓋因道進技以天合天得其所以為輪用力

少而見功多故終身由之而弗舍也推是理以達於書宜無難矣桓公滯跡遺心遂謂聖人已死扁也得以盡其辭而救其失夫聖賢所學者道所傳者心苟得其心則知有不死者存此道可以坐進又豈在譊譊乎紙上之糟粕耶此有以見聖賢不得已而立言傳書南華借此以袪世人泥象執文之弊學者信能見月忘指而復吾混成之天則迴視挾册諸生不直一笑此條大意與庖丁解

之懼懼則神出故祟中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而其用存於流止之不測故聞之怠怠則隨體黙聰故遁終奏以無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而其指歸於無形無聲之窈冥故聞之惑惑則遺知若昏故愚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是謂愚故道也

碧虛註大雅之音淡不入耳始聞之懼非流俗所美也審聽若怠終聽而惑蕩蕩黙黙莫識其所以然也奏以人者和暢品彙

微以天者諸美自然行以禮義上下不越
也建以太清廓清區宇也四時迭起而合
序萬物循生而莫逆文武理常陰陽氣順
流光其聲元和普應也虛而不屈動而愈
出豈有窮哉陰陽和則君臣合德日月明
則姦佞莫進故治道日新化無凝滯鬼無
靈響法令不差慮而知則不妙矣望而見
則不晦矣遂而及則不寘矣卓然獨化而
無所遁所以無窮無極也廓然凝合則靡
順而怠息至和則無怠至樂則自然如叢

濩脩篁之響皆曰天籟怒者其誰耶物性
湛然布揮不曳也眞風淡泊幽昏無聲也
沖氣混成故動於無方大象無形故居於
窈冥見其或動或靜孳歛滋繁而謂之生
死實榮也隨氣盛衰應節而變疑其不常
故考諸聖法而達鬼神之情遂萬物之命
寂若死灰則機息五行自運則官備也焱
氏之頌古樂章名形夷莫覩聲希莫聞視
聽無由不惑而何心懼則不祥神怠則遁
藏意惑則愚愚則近道矣

庸齋云奏以人事徵以天理禮義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自此以下言其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流暢光華不見終始既常且變求其歸一之地而不可得所以懼也陰陽日月亦是和暢光華之意變化不常

愈出愈奇也塗塞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物而為齊量鬼神守幽日星行紀皆言其不用知巧而循自然止於有窮至逐之不及形容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故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形雖充滿而忘身

若虛至委蛇放弛所以息也無息不已命
循理也混同相逐如萬物叢生林然而樂
布散揮動非由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
而無方所故死生實榮散徙無常此世人
所疑乃以稽於聖人也達情遂命極於自
然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
是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
是也汝於此時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
惑也焱氏頌四句即是前意添作一轉使
成節奏此文法之妙前言懼怠惑未見其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
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郭象註天不運而自行地不處而自下日
月不爭所而自代謝孰主張綱維之者無
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

推行是者誰乎各自行耳不可知也雲雨
俱不能相為亦各自爾設問自爾之故夫
事物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原至極亦無故
而自爾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呂惠卿註天運地處吾不知其眞運眞處

也日月爭所吾不知其眞爭所也求其主張綱維與推而行是者皆不可得意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吾不可得而知也水之升而爲雲雲之解而爲雨求其隆施與淫樂而勸是者不可得

風起西東彷徨無定求其嘘吸披拂者不可得此乃道之不測而爲神者也知神之所爲則主張綱維隆施披拂是者皆以此而已五常即五福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順之而吉也反是則逆之而凶九洛即洛書

九疇九疇之用至於福極則治成德備監照下土而天下載之此所以爲上皇上皇則挈天地馳日月隆施雲雨嘘吸風氣而常居無事之地者是也豈必求之於鴻荒之世哉

林疑獨註天圓自動豈有意於運地方自静豈有意於處日月往來無所止所以無爭也天之運也孰主宰而弛張之地之處也孰綱紀而維持之日月之往來孰居無事推而行之此皆自然而然豈有爲於其

間意者必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耶天地者形運轉者道機緘之動非不得已亦非得已也陰陽之氣鬱結則爲雲雨者陰陽之和也雲所以致雨亦有所不能致雲之爲雨雨之爲雲孰興廢之孰居無事過樂而勸勉之皆不可知自爲而已天一生水故風起北方或東或西在上彷徨孰嘘吸披拂而使之然哉六極四方上下五常五行也此皆自然而有莫知其故帝王順其理則爲治逆其理則爲凶九洛九州聚

落也言帝德廣被遠民安居若日月之照臨下土天下莫不載之樂其治安其生民牲復朴如上皇之世也

陳詳道註天地之運處日月之往來雲出於地而本乎天雨降於天而本乎地風直乎東而起於北其覆載也其照臨也其散潤也豈或使之皆載於道之自然而已今夫野馬飄蕩而不動旋風偃岳而常靜江河競注而不流日月歷天而不周然則天地之運處以其不運不處也日月之往來

以其不往不來也果莫詰其主張綱維孰知所謂若有眞宰者耶

陳碧虛註清妙之氣無時不運重濁之形未甞不上水火之精互為升降有主張綱維之者則勞矣有機緘運轉之者則弊矣

雨從雲以施化故雨出於地雲憑氣而交合故雲出於天人身清濁之氣亦猶是也是知雲不為雨雨不為雲相濟之理暗與事冥惡有為之者哉雲自隆施雨自淫樂有勸勉之者則私矣有噓吸披拂則敗矣

寒暑燥濕風火六氣氣極則變故曰六極
金木水火土五運運常則化故曰五常氣
和則教成運乖則政敗也九洛謂洛書九
疇洪範所陳者是也王者得洪範九疇則
彝倫攸敘五福被民順也失洪範九疇則
彝倫攸斁六極傷民逆也不順不逆任物
自爾得不謂之上皇歟
林氏鬳齋口義云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
運乎地有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
月來如人相追奪故曰爭其所主張綱維

皆著力之意不得已不自已言亦不由它
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所以為雲為雨但
不知雨為雲乎雲為雨乎隆施猶作止淫
放樂戲劇也言何人為放意戲樂之事而
助成此雲雨也天形倚於北故風自北來

東西上下彷徨往來披拂搖蕩也發問不
言人又是變其筆法六極六氣五常五行
也此皆是自然之理九洛九州聚落古文
通用帝王順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德
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

人也
褚氏管見曰天運地處日往月來人所共知也然其所以運處往來人所莫知也是孰主張綱維之者意其有機緘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蓋謂天地亦物也虛

空中之至大者耳物之運動必有使然者第人居兩間而不自知猶磨蟻之俱旋而弗覺也雲為雨而興耶雨為雲而作耶與夫風氣之東西上下孰隆弛而噓吸之耶已上皆發問之辭而逸其舉

問之人或以爲莊文變體不可以常法拘也六極五常解者不一以洪範六極五福釋之爲當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即彝倫叙數之分也九疇洛書之事是矣帝王由此理而行則治成德備光照六合而天下戴之以致民淳物阜忻樂太平上古三皇之治無以加之也按此答語似乎不應所問考其歸趣義自脗合治道躋乎上皇則君民各安其自然之分人事盡而天理可推則其運處往來

之機不言而喻是所以答之之道也有說之不通碧虛照張氏校上本作在上陳詳道註亦然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郭註無親非薄惡之謂夫人之體非有親也首自在上足自在下藏府居内皮毛處外内外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

極無有親愛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奚取於有親哉孝不足言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凡名生於不及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冥山在北極而南行以觀之

至仁在無親而仁愛以言之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愈非至理也至人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無為使各自得其為則衆務自適群生自足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此

所謂兼忘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天下莫知泯然合道也太息而言仁孝失於江湖乃思濡沫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是以道不渝去華而取實故也

呂註世俗皆以愛爲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爲而不可言仁哉若夫至仁則天地聖人之仁是也與道合體而無爲豈容心於其間哉此至仁所以無親也謂無親則

不愛不愛則不孝此不及孝之言也至仁無親則過孝之言也南行者不見冥山去之遠也至仁則孝不足言亦去之遠也敬者禮也愛孝情也忘親道也忘之在已者也使親忘我忘之在人也兼忘天下我能外天下而已天下兼忘我則天下往而相忘也爲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爲利澤萬世而莫知是謂與道合體而無爲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自至仁觀之則孝悌仁義忠信貞廉皆自勉以役其德

豈足多哉故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則操天下之富貴而制其爵與財者也至願名譽并焉則修其可願而至於至仁則孝悌八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無所往而不在也疑獨註有仁則有迹故有所親愛以親愛爲仁則虎狼亦有親愛何爲不仁及問至仁答以無親任其性命之自適雖親而不知其爲親也太宰謂有親則有愛愛則孝之所由生今云至仁無親無親則不孝莊

乎言其本過孝也太宰言其迹不及也冥山喻道通以喻孝以其殉孝之迹而遠於道本也敬住於親愛出於心忘親者忘其所愛而無所不愛矣雖忘親而親未能忘我則我之孝未免有迹也夫在我者忘之則易在彼者化之使忘則難能使親忘我而不能兼忘天下則猶有所累既兼忘天下必也使天下兼忘各任其性命之自然親而不知其爲親愛而不知其爲愛也爲道而至於德遺堯舜則無爲矣故利澤萬

世而天下莫知豈直嗟歎而言仁孝乎哉
蓋謂仁孝不足言也夫孝悌仁義八者皆
人勉而爲之以役其德非德之自然此道
之所以散也豈得爲至貴至富至願哉國
爵并焉莫之爵而常自然也國財并焉棄
天下如弊屣也名譽并焉所願學孔子是
也若然則任於道而不變矣
詳道註猛獸不失所親螫蟲不害所愛則
人之相親愛以爲仁者不過類此而已天
地以萬物爲芻狗而萬物自育聖人以百

姓為芻狗而百姓自遂苟以濡沫相給樂餌相悅則周此而失彼利一而廢百泥仁愛之迹而不知聖人不仁所以為至仁也仁生於孝孝生於愛由愛而至於至孝則愛不足言由孝而至於至仁則孝不足言

所謂至仁者豈過孝不及孝之言耶而太宰必以孝愛為至仁惑矣冥山極北而南行以觀冥至郢而冥山愈遠喻至仁無親而孝愛以言孝愛成而至仁遠矣至仁者非特忘親也而使親忘我以至德遺堯舜

而不爲兼忘天下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天下兼忘我也如是則仁常周於有餘而愛不生於不足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太息生於不足者也

碧虛註至仁者不獨親其親則近於無親非實無親也言孝則有私私則非至孝敬外貌也愛內誠也有志則易無心則難行孝而子不記則易奉養而親不錄則難德及一家則易化周天下則難忘人忘化是謂兼忘兼忘之治治之至也 王人視聖德

猶粃糠以百姓爲芻狗然而仁孝之行未
嘗須臾離唯修德自勵而已豈欲求知哉
至貴謂德全則軒冕不能動其心故國爵
并焉至富謂知足則金玉不能易其志故
國財并焉至願謂自適則是非不能變其
性故名譽并焉此守道而不渝者也
鬳齋云虎狼仁也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
排抑儒家之論然亦有理至仁無親者親
而不知其爲親乃爲仁之至孝不足言非
不孝也孝不待言矣至仁在孝之上是爲

過孝若太宰所問乃不及孝之言也敬孝
猶有迹愛孝則相忘以至忘親忘天下皆
謂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也德棄
堯舜而不為利澤萬世而不知又豈以仁
孝嗟嘆自夸哉孝悌至廉貞世以為美德
實相勉以自苦而已不足多也我之至貴
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
至願何取於名譽故皆屏去之是以道不
渝所謂當然也前八者皆以有為自役而
我常無為也

虎狼至惡以父子相親而可以稱仁此世俗以親愛爲仁者也故眞人因其問而矯言之太宰疑其非仁遂問至仁答以至仁無親大哉斯言惜乎太宰不能領會終以親愛爲仁而又歸仁於孝不悟至仁之可尊孝固不足以言之謂之不及也宜矣南行而不見冥山喻親愛之遠於仁也敬孝主於貌愛孝本於心忘親則事親以適無所難矣使親忘我則不貽親念行無迹矣兼忘天下則與

之俱化天下忘我則化亦冥矣猶春風夏雨長育萬物而不恃其恩此仁孝之至也故德遺堯舜而不爲其塵垢粃糠足以陶鑄堯舜也利澤萬世而不知功蓋天下而不似其自已也如是則豈待

歎美而言仁孝哉蓋謂得其體則用不在言矣世以孝悌貞廉八者爲美德徒自困耳學而造乎道德則至貴至富至願足矣回視爵財名譽之可屛除猶以道德無爲而視夫八者之自役也此道

亘古窮今未嘗有所變此所以爲至貴至富而人所至願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端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端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二

北門成問於黄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徽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

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
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
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
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
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
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
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
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予欲慮
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
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自

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
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
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
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
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

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
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
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
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
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

無接焉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
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
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郭註不自得者坐忘之謂由是知至樂非
音聲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適於
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故咸池之樂
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自然律呂滿天

地間但順而不奪則至樂全矣故因其自
作而用其所以動運轉無極而以變化爲
常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

然悚聽奏以陰陽燭以日月用天之道也齊一於變化而不主故常滿谷滿阬無不周也塞兊守神大制不割名當其實則高明也故鬼神不離其所日星不失其度止於有窮常在極上住流於無止隨變而往也慮之不知逐之不及闇然悠使化去弘敞無邊無所復為也物之知力各有齊限形充空虛無身也故委虵任性而悚懼之情怠既怠乃復無怠此其至也命之所有皆自然耳混然無係隨後而生適在體中

故無別形布揮不曳幽昏無聲所謂至樂
也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所謂寧極也死生
實榮隨物變化明聖人應世非唱也故有
情有命者莫不資焉忘樂而樂足非張而
後備心悅在適不在言也有焱氏之頌乃
無樂之樂樂之至也懼然悚聽故是祟耳
未大和也次怠故遁迹稍滅矣惑故愚愚
故道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
呂註樂即道也洞庭之野廣漠之處奏之
雖人以天理而美樂出虛也行以禮義由

太清而建樂居太始也四時萬物莫非樂也盛衰文武經綸之不可亂清濁陰陽調和之未嘗戾其聲流光乎天地之間然不感則不發也求之本末無首無尾死生僨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故懼此無它我以人示之彼以人入之而已以人入天則萬變不同所謂一者豈可待宜其懼也又奏以陰陽燭以日月則天而已矣其短長不常滿谷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乃其所以爲聲也揮綽則不制於宇宙高明則

所以為天鬼神守幽日星行紀止之有窮
流之無止唯所示而已欲慮之而不知逐
之不及目窮躬力屈委蛇故怠此無它我以
天示之彼以天受之而已吾又奏以無怠
調以自然混逐叢生萬物芸芸也林樂無
形各歸其根也布揮不曳動無方也幽昏
無聲居窈冥也死生實榮散徙無常則不
制於一矣此舉世之所疑而聖人體之於
起居造次之閒未嘗離也所謂聖者無它
達於情遂於命耳聽目視莫非是也則其

天機而已矣以張爲哉此所以爲天樂無言而心悅也故舉有焱氏之頌咸池之妙若此汝欲聽之冝其無接而吾之聰不用故惑也此無它忘乎人忘乎天而已始懼故祟次怠故遁卒惑故愚身之所以不能載道者以其智識昭昭也唯其去知而愚所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疑獨註古之論至樂者豈鐘鼓管絃度數之末而已哉其理葢極於天地之表其情葢流於陰陽之妙無形可視無聲可聽禮

所謂樂居太始老子謂大音希聲者也始奏以人未離乎人也次奏以陰陽者天也終則至於神生死不可測故調以自然之命人道故行之以禮義天道故燭之以日月無怠者神也神則役陰陽統日月兼禮義易所謂陰陽不測者是矣道至於無體然後人疑之疑故惑惑故愚愚故道此之謂也

詳道註始奏以人而行以禮義徼之以天而建以太清其巧見於變化之不窮故闡

之懼懼則神出故祟中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而其用存於流止之不測故聞之怠怠則墮體黜聰故道終奏以無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而其指歸於無形無聲之窈冥故聞之惑惑則遺知若昬故愚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是謂愚故道也

碧虛註大雅之音淡不入耳始聞之懼非流俗所美也審聽若怠終聽而惑蕩蕩默默莫識其所以然也奏以人者和暢品彙

徼以天者諧美自然行以禮義上下不越也建以太清廓清區宇也四時迭起而合序萬物循生而莫逆文武理常陰陽氣順流光其聲元和普應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豈有窮哉陰陽和則君臣合德日月明則姦佞莫進故治道日新化無凝滯鬼無靈響法令不差慮而知則不妙矣望而見則不晦矣遂而及則不冥矣卓然獨化而無所遁所以無窮無屈也廓然凝合則靡順而怠息至和則無怠至樂則自然如叢

灌脩篁之響皆曰天籟怒者其誰耶物性
湛然布揮不曳也眞風淡泊幽昏無聲也
沖氣混成故動於無方大象無形故居於
窈冥見其或動或靜孶斂滋繁而謂之生
死實榮也隨氣盛衰應節而變疑其不常

故考諸聖法而達鬼神之情遂萬物之命
寂若死灰則機息五行自運則官備也猋
氏之頌古樂章名形夷莫覩聲希莫聞視
聽無由不惑而何心懼則不祥神息則遁
藏意惑則愚愚則近道矣

肅齋云奏以人事徽以天理禮義有條理
也太清合造化也自此以下言其樂變化
驚動可喜可愕流暢先華不見終始旣常
且變求其歸一之地而不可得所以懼也
陰陽日月亦是和暢先華之意變化不常

愈出愈奇也塗塞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
物而爲齊量鬼神守幽日星行紀皆言其
不用知巧而循自然止於有窮至逐之不
及形容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故欲見而
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形雖充滿而忘身

若虛至委蛇放弛所以怠也無怠不已命
猶理也混同相逐如萬物叢生林然而樂
布散揮動非由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
而無方所故死生實榮散徙無常此世人
所疑乃以聱於聖人也達情遂命極於自
然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
是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
是也汝於此時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
惑也焱氏頌四句即是前意添作一轉便
成節奏此文法之妙前言懼怠惑未見其

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言人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怠故道是欲能不能之時惑故愚是意識俱忘之時也
南華論道而舉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蓋謂化物之速無過於道感人之切無過於樂然求至音於曠寂之中非樂道者不能也凡人聞道之初胸中交戰則始懼也少焉戰勝則似怠矣及乎情識漸泯懼怠俱釋然後造乎和樂復乎無知此入道之序也竊詳本章三奏之義

與齊物論三籟相參奏之以人行以禮義始乎有作也徽之以天建以太清漸近自然也四時迭運萬物循生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而不離乎文武經綸盛衰清濁之間此樂之初奏合乎人籟也次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滿谷滿阬以物為量即所謂地籟也終奏以無怠之聲調以自然之命充滿宇宙苞裹六極法天之行健而且然無間矣至是則達情遂命

而視聽不以耳目非形非聲而有形形聲聲者存此天籟之妙也故若混逐叢生萬竅怒呺也林樂而無形即所以怒呺者求之而不可得也布揮而不曳厲風濟也幽昏而無聲衆竅爲虛動於無

方居於窈冥則入於不測之神故生死實榮散徙無常此凡人所疑而聖人之所考據也天機不張墮體黜聰也五官皆備存而不用也至於無言而心悅非天樂而何禮云大樂與天地同和人之

道性未有不自和樂而得者樂臻於和
而天地應非人不能成也故此章借樂
以喻道使學者知形氣交和至音潛暢
無聲聞和初不在乎金石絲竹之繁奏
也末舉有焱氏之頌明至道至音有非
視聽所能接是以卒之於惑惑故愚此
猶顏子不可及之愚見聞知識一時都
泯故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樂也器非
凡制音具先天至樂至和充滿天地絲
竹莫寫晝夜常聞觧使師襄懼而瞽曠

鸞土偶歌而木人舞然則咸池之妙豈
在乎音聲律呂之間哉善聽者當不以
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氣則以虛合虛
聽於無聽所樂者天其樂全矣太上云
樂與餌過客止蟄潛之下必有聞霆而

作者吾將與之論樂焉太和當是泰和
儻然當是惝然惝怳自失貌猋氏一本
作猋必遥切太古無爲帝王之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
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
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
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圍於陳蔡之間七
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耶夫水行
莫如用舟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
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

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

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郭註凡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它妖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時過而不棄興矯效之端故時移世異禮亦宜變因物而無係不勞而有功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彼以為美者此或以為惡禮義當其時而

用則西施也過時而不棄則醜人也
呂註聖人之禮義法度皆應世之迹方其
應世也嚴之飾之則芻狗未陳齋戒以將
之譬及其過也委而去之則芻狗已陳行
者踐之之譬也取已陳芻狗寢臥其下則
心有所係不夢必眯取先王應世之迹與
弟子絃誦講習不息則伐樹削迹窮於商
周之夢圍於陳蔡死生與鄰之眯乃其報
也唯不能過而去之而心有所係則舟陸
之非宜周魯之不行未知無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以治人則非桔槔之俯仰而
不得罪以應變則非柤棃味反而皆可口
猶衣猿狙以周公之服是知美矉而不知
矉之所以美也夫有教立道而無心仲尼
則雖取先王應世之迹而絃誦講習豈有
所係哉視伐樹削迹商周之窮陳蔡之厄
猶鸛雀蚕𧌒相過乎前也道之不行我知
之矣則奚舟陸之必行周魯之必用而不
知無方之傳以至俯仰得罪而不知禮義
法度應時而變與夫矉之所以美哉蓋學

孔子而不知所以為孔子則其弊常若此
莊子所以數言之
疑獨註六經者先王之陳迹適則用之過
則棄之猶芻狗未陳則盛以篋衍已陳則
踐之爨之而已若復取之而寢臥其下不
夢必眯蓋祭祀鬼神之餘物或足以致宅

妖師金以此意告顏淵今汝夫子述古人
之土梗陳迹欲有為於時使弟子遊居寢
卧於仁義禮樂之下故不免世患是推舟
於陸行車於水也夫應物無窮者隨時適

變無古無今此無方之傳也又喻以桔槔俯仰在人引之非引於人也今仲尼用力於仁義禮樂要世人而從之非若桔槔者也故先王法度猶衆果之味不同而皆可於口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周公獲狙喻古今之不相侔也禮義法度則一而所用之時不同猶西施里婦之矉則一而美醜異矣

詳道註齊楚燕魏之歌異轉而皆樂九夷八蠻之哭殊聲而皆悲是以聖人之治天

下乘時以制宜因民以立法果可以利其
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故
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夏質而不文周文而不質古之法其可行
於今今之法其可膠於古乎孔子推古以
御今非膠之也欲緣迹以復於所以迹而
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於緣迹之弊所以
始況以芻狗舟車次況以桔槔櫨柚終況
以猿狙好醜猶古今周魯之不可一也譊
曰以書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

不達事之變

碧虛註師金惜夫子之有才而不達如芻狗已棄復用必招不祥蓋治貴日新履迹則弊以周道可行於魯則太行可以盪舟不若舍陳迹而往自然應天理而隨物化故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治則爲法矣猶口之於味欲甘與甘欲辛與辛應時而變者也故順猨狙之性則易馴效西施之矉者愈醜也

鬳齋云師金亦荷蓧丈人楚狂接輿之類

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古傳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無窮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柤梨橘柚味各不同以譬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以古之禮樂強今人行之是強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以令人而學古猶里婦而學西施之矉也此段凡六喻節節皆奇

芻狗所以致敬也祭已而存之則妖興

法度所以適時也時過而執迹則弊至此師金所以譏夫子而醒其窮於商周之夢解其圍於陳蔡之眯也而猶遑遑然覬復古於今行周於魯無異盪舟而求利涉之功宜其應物輒窮而至於死生相與鄰也猶能如桔槔之俯仰無心橘柚之甘酸可口則奚必強獲狙以周公之服責里婦以西施之美哉無方之傳言古傳此道無有定方在任治道者相時施政使民宜之而也易曰窮則變

變則通其師金之謂歟取弟子是聚弟
子眯音米物入眼爲病於此說之不通
陸氏音義載司馬云猒也音一琰切成
法師疏直作魘夢中怪也其論爲當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端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端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

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

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一

郭註求之於度數陰陽而未得此寄孔老以明絶學之義中心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聖人之道外有能受

者乃出耳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雖性可學成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名者天下之所共用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矣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故遊寄而過去

則寘若滯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僞生而多責故至隨時而變無常迹也從簡故易養不損己以爲物遊而任之斯眞采也采眞則色不僞矣天下有以所非自累者而沒命於所是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而悲

者操之不能不慄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吕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道非一二三也求之於度數則不出乎數之中故五年而未得道分而爲陰陽而道非陰陽也求之於陰陽不出乎天宇之大故十有二年而未得道之所以不可獻之親告之兄弟子孫者以中無主外無正也中無主則我欲授之而彼不止外無正則彼欲受而我不行物之有主固有之也道之在己有

其固有而已莫之有而有之是中無主而不止射之有正所以受之也道之於人與其所受而已莫之受而强之是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以其無正也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以

其不止也不隱則不能推而納之之謂也然則道非可求之於度數陰陽求諸已而已非可獻之於君親自得而已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德之蕩也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覯而多責道逍遥則無所不適苟簡則

其求易贍不貸則不與物交如是則凡所
釆者莫非真也不能讓禄知有富而已不
能讓名知有顯而已不能與人柄知有勢
而已而親權者操舍之累害性尤甚一無
所鑒觀濁水而迷清淵不休則天刑之不
可解怨恩至生殺八者正之器非正之道
唯循大變而無所湮乃所以用其器之道
也以其道用其器此正之所以爲正也天
門者循大變而無所湮者所由出入也以
爲不然則天門弗開可知矣

疑獨註夫道妙在陰陽之外其粗在度數
之間於此求之而未得必無思無求然後
得之於陰陽之外也既不可進獻其上又
不可告與其下者無它也學而不思則罔
思而不學則殆思之所以尊德性學之所
以道問學中無主言其不能思外無正言
其不能學由外入者學中無主以思之則
外入者不止於心由中出者思外無學以
正之則中出者不行於入道由中出不爲
外所受則是不止聖人不出學由外入無

主於中是不能愚聖人不隱出顯隱藏也易曰輝光日新其德由中出者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由外入者也由中出者所以致廣大由外入者所以盡精微此道之所以全也名者天下公器若有私則是不實

之名不可多取仁義之於道猶傳舍之於路只可一宿不可久處言不著於仁義之迹也逍遙無爲不貸無出采眞之遊即天遊也嗜富好權之人心靈愚昧不能鑒見玄理以闚其所不休息者是天之戮民也

怨恩至生殺八者唯大人用之然後為正之器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此其變無窮者也

詳道註莊子以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聞道萬言以明道之不易聞也度數不過於五陰陽不過於十二仁以立人故假道以行義以立己故託宿以處然假道以行非不宿也孟子以仁為安宅為廣居是也託宿以處非不行也孟子以義為正路為大道是也貸廌彼之之而終以見還因者與

作利養之地食於苟簡之田然後甘其食立於不貸之圃而後善貸且成也

碧虛註孔子明有用之用而未得無爲之道道者無絲忽可度量無小閒可筭數無支干可推尋故求之而未得也老聃告以道之爲物君親臣子莫得傳授者難其器也中無原本則吉祥不止外無質正則至德不行妙意出乎聖人之懷外無受道之質妙意雖明猶不出也至言入乎學者之耳內無容納之量聽瑩自惑至言何嘗隱

耶名者實之賓多取則招患仁義非一定之法蘧廬豈安居之處古之至人假而行之寄而居之遊於自得之場食於莽蒼之野連墻而不相往来是謂采眞之遊眞則不僞矣夫務富者悋祿誇榮者惜名恃權者多忌俗態之常也有鑒則知止知止則不辱怨恩等八者名實之所係名當其實則器不濫矣逆變則塞塞則名實虧名正則實正或矯而爲之是靈府之不通也鬳齋云度數禮樂也陰陽物理也五年十

二年初無別義但言精粗求之久而未得耳目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學道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無主非所自得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我無所得則外無質正何以自行由中出者此謂教人我言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由外入者此言受教至言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主雖聞亦無所得非聖人有所隱也此四句極精微道不可傳病在此四句而已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

名仁義不可久處爲其有迹覩見也纔有聲迹可見禍患之所由生假道託宿過則化之意苟簡不貸易養無出皆不費於我是謂采取真實之理也富顯權三者操之而患失則慄舍之而迷戀則悲畧無所見

以視其所不休迷而不知反者也心無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也怨恩等八者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大變造化也能順而無汩則在我者正而可以正物苟

未能無心而以是爲不然則胷中之天昏塞矣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度數之學可以律歷考也陰陽之學可以氣候推也道之爲體不關律歷不涉氣候所以於此求之而未得唯無心而任化者不期合而與之合非求索所可得也使道而可獻莫不與其子孫言道不可以有心傳不可以私意得也中無主謂内無其質故道不舍止外無正謂世無師匠故道不流行若郢人之於

匠石則中有主外有正故能成其妙斲況至道授受之微神交心契於恍惚杳冥者乎夫聖人以道覺民猶天降甘露未嘗擇地然非瓊瑛之器不能容受此不受於外無主於中之謂也名多取則

毀至而害生仁義久處則迹見而多責至人所以假託之而無滯迹故世間憂患無由及也以逍遙故無為以苟簡故易養以不貸故無出則雖物逆乎前吾亦何事之有是謂采眞之遊言不容二

毫私僞於其間如天之運出乎自然而生生化化未嘗息此人之所以貴道之所以神也而世俗皆以富顯權三者爲是而不能讓操慄舍悲將無復逍遥之日矣此之謂不休而一無所見以燭之

是天刑之不可解也怨恩等八者正之器唯正人能用不失雖如喜怒哀樂雖聖人不能盡無在乎中節耳循大變而無所湮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是已已正而後器正器正斯可以

正物其心以為不然則是泰宇不虛何
足以論道天門喻心之虛明心法如眼
豈容有物哉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
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
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
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
矣又奚傑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夫鵠
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
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郭註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使天下無失其朴質全而仁義著矣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象之斯易持易行之道若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自然各足無所偏尚

故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若魚之相忘於江湖乃忘仁而仁也孔子謂乃今於是乎見龍言老聃能變化因御無方自然足也

吕註至人之心若鏡而仁義憯然亂之豈非播糠眯目蚊虻噆膚之比哉天下莫不有無名之朴而能使之無失則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言其自動自立又奚傑傑然若建鼓而求亡子耶天下已失其朴而救以仁義無異建鼓求亡言以聲聞名譽求

之也且鵠白烏黑朴之自然何所加飾則言譽之觀無所加廣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魚處陸而相呴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則天下失其朴而相呴以仁義之濕沫不若相忘於道術之江湖也龍之合而成體散而成章則未始累於其身也老聃以仁義爲播糠蚊虻則不累於其身何知矣

疑獨註樸者道之全仁義道之散風者道之化物德者道之在人使天下無失其道之全但當任其自在依風而動據德而立

奚必揭仁義以求道德若建鼓以求亡子耶鵠白烏黑自然而然故不足以爲辯也名譽者所以物色而非其朴故不足以爲廣也魚處陸而濕沫相濡雖頃刻相親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江湖各自足也薄俗相親以仁義特一時之愛而性命之理已失不若相忘道術各自足也古者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蓋以此孔子聞老聃之言變化無窮歎其猶龍而合散無常也曰且不能言何規老聃哉

碧虛註駢於仁義者猶粃糠眯目枝於聰明者猶蚊虻噆膚欲不憒亂可得乎不雕琢則朴全儆淳風以化物總至德以自完足矣又何苦苛擔仁義奔走陳跡哉猶鵠白烏黑物自群分夫何足辯涸魚之呴濡相濟矜恤之情見矣不若相忘江湖之爲樂也孔子見老聃而云見龍夫龍冥會元氣合而成體也飛潛煥爛散而成章也出處無心故乘乎雲氣動靜以時故養乎陰陽老聃聖德莫測若是余規諫何施哉

膚翳云瞖膚眯目偏詖逆心之譬憯毒言其苦憤逆也放風順化總猶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何待教乎猶負大鼓而求亡子無由得也夫鵠白烏黑不待浴黔自然之質不

足致辯以名譽觀示天下便有是非此心不廣大矣魚之呴濡能幾何若處江湖則相忘於水喻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上下亦相忘矣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爍然者也言龍在天地之間可見

而不可見也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養乎陰陽以天地之道自樂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無異道堯舜於臧晉人之前故聃以播糠眯目蚊虻噆膚喻仁義之憒心蓋借是以鍼世人之膏肓使天下各得其渾然之眞則化物也動之以風治身也立不失德奚必傑然自標仁義之名以爲道之極致若建鼓求亡子無由得之也夫鵠烏之不待浴黔則白黑之實知之審矣故不必辯

至道博大不可名言今乃求之於仁義之譬何足以爲廣哉猶涸魚之相濡沫非不親愛視江湖相忘之樂爲何如然今世正以濡沫微愛爲仁而不知聖人不仁爲仁之至也孔子見老聃歸而不

談目擊道存不容聲矣龍之成體成章乘乎雲氣養乎陰陽則動靜不失其時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者也故古之論聖人神人者皆以龍爲喻非夫子不能形容聃之德非聃不足以當夫子

之喻然二聖人者皆人倫之至通編任識
用更相發明無容優劣於其間也夫子
德澤足以及物而神化不測者也故古
非中雲扇養中陰陽則動靜不失其時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端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端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運第四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

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
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
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
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
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

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
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
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
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
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

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郭註親死不哭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强哭殺其殺言親服有隆殺也子生五月而能言謂教之速未孩已擇人謂其競教速成也不能同彼我而心競親疎故不終天年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盜自應

死殺之非殺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别
斯人自為種也求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
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天下耳言聖
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儒墨
皆起此乃百代之弊今之以女為婦而上

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
至於此復何言哉雖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亦不免乎弊也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
故欲同三王於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
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故立不安

呂註老子以仁義憤心比播糠眯目蚊虻噆膚則以五帝三王爲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於讓爭順逆之間則其迹之尤粗者自迹言之則使民心變固不若親親不若一然均不免於治天下而使民有心而已

名曰治之而亂天下者自此始苟爲用知豈特五帝三王而已雖三皇之知亦將上悖日月下睽山川其知憯於蠆蠆之尾矣獸之伏於山林夜行晝居雖飢渴隱約猶且胥跡於江湖之上則鮮規之甚也子貢

聞其非三皇五帝而不得其所以非故蹵蹵然不安也

林註尸居龍見雷聲淵默者神人之事也倨者居不爲容應微者不得已而應年運而往言已老也三王五帝聖人之名治天下者聖人之迹名迹不同而有所係故老聃非之若聖人之心則無不同矣禹治水故用力湯伐桀故用兵文王事殷武王伐紂故曰不同黃帝之時民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有親死而不哭者世不以爲

非純任天道以治天下也及乎法成於堯則降天而入人民心已相親矣然禮法未詳備故有殺其親喪而民不非之至舜則純以人道治天下民非獨有親而競心起故澆淳散朴大道廢有仁義矣民欲叢生故孕婦十月而生子教之太速故子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提已能分別誰何赤子之心易失如此去神人不死之道不亦遠乎降及於禹民心有競而淳朴變矣然用兵征伐未嘗不順人心所殺者盜將以

止殺書曰刑期於無刑是以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各分其種以亂天下也帝王治迹旣弊則儒墨是非皆起是非作始無倫也積久而成弊故以女爲婦上下悖逆莫甚於此時何可言哉鮮覩微獸猶不安其性命之情而況於民乎

碧虛註不言而化行尸居龍見也名振而身晦雷聲淵默也升降有常發動如天地也三皇五帝德有優劣其治不同而係聲名一也黃帝之治天下兼忘故親死不哭

而民不非堯治天下使民心親爲親喪殺其服而民不非舜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早育未孩而誰人始夭矣禹治天下使民心變孜孜爲生人有心也被伐不怨兵有順也禹授啓而天下化故曰人自爲種非

一人私故曰天下耳以至聖知生而天下駭儒墨與而大道分宜其處女早嫁而彘倫佚斁也是知立法成治法變必亂日月薄蝕山川崩竭四時愆亢不和之氣甚於蜂蠆使萬物失其性命之情者用知治國

之過也
膚齋云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夫子門人
而修謁也倨堂有傲意應微問答之聲甚
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此後一節下一
節制服以其親之重輕爲降殺昔無此而
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子兩歲而後
能言今十月而生五月而言未提孩而早
能問人爲誰矣心變謂變於古人有心謂
各存私心兵有順以用兵爲順事也爲盜
者可殺則殺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

分種類各親各子特共此天下而居耳其作始之時猶有人倫之道其弊至於亂倫而以女爲婦又何可言哉禮記大道爲公一段亦有此意前此多尊三皇至此又併抑之謂其知亦能拂天地造化之理毒如厲蠆解少覩求也小獸所求鮮少亦不得安其性命之情矣

端四

五

尸居龍見則寘寘而見曉雷聲淵默則聞和於無聲發動如天地陰陽同運也此子貢贊仰老聃之德所以願見之老

聃方將倨坐於堂凝然入寂寂而常應
應夫微眇之間也子貢謂三皇五帝之
治不同皆係名聲於天下自使民心一
以至使民心競心變則知世道愈降人
心日虧矣親死不哭殺其親服此猶禮
文之略未甚害事也十月生子五月能
言則受化速而民始夭有心有順人自
爲種而天下駭矣原其作始未嘗無倫
而卒未嘗有倫以其求治太過不度物
情强天下之從已是乃亂之招也復何

言哉夫三皇之知離性未遠然猶悖日月墮山川而憯於蠆蠆之尾使蟲獸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斯民可知況後世任情識而資知巧者乎是豈足以語夫不知治國國之福之義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説也道之難明耶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

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
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
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
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
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
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
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
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
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郭註所以迹者眞性任物之眞性其迹則

六經也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迺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生子故曰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者至人皆順而通之雖化者無方而皆可失焉者無自而可也如烏孺魚沫細要者化物之自然各有性人之性則舍長親幼故有弟而兄啼也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若繙經以說則踈矣

呂註六經者先王之法明在度數而見於書非其所以化也其所以化者神明而已迹者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宜其不用也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相感者神而不以聲蟲雄鳴上風雌應下風相感以聲而不以形類自爲雌雄故風化若是者凡以性殊而不可易命定而不可變時行而不可止道通而不可壅故也豈可以言議意測則知所以化天下者不在陳迹之間求其道而已矣孔子不

出三月而得之於齋心服形之際悟夫烏
鵲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
則知之所不能知也化化而已矣有兄而兄
啼情使之然化則均可以生情則雖兄弟
不能均得欲人之化也難矣久矣夫立不
與化爲人則爲道而不至於與造物者爲
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
其所以迹者其患常在此
疑獨註用六經陳迹以治天下而不求其
道德性命之意猶人認迹而不知其出於

履也白鶂與蟲皆以風化不待合而子自生同類之雌雄各有以相感得類則其化不難此皆造物自然之理性命之不可變時道之不可壅者但當任之不可強以先王陳迹亂其自然之性也三月者天時之一變明其悟道之難鵲魚蜂三者皆不因淫慾而生化故孔子得之以發明老子言道之意有弟而兄啼言人多憐幼而舍長久矣夫言其來非一朝夕也與化爲人者隨造物之生死而心無係累故必須舍六

經之陳迹而人自化矣

碧虛註聖賢明識即時所用今之存者簡冊而已詎復應務耶應用為履應過為迹白鶂之相視鳴和豈有迹哉賢愚之性不可易貴賤之命不可變窮通之時不可止

聖人之道不可壅也悟則瓦礫為金迷則璧玉皆石孔子遂悟鵲孺魚沫皆自爾耳不假於外也兄弟先後尚有憎愛況於時代乎言物各獨化豈有與化為人而不能化人者哉

庸齋云夫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自白鶂相視已下一段文字極奇凡物皆風氣所生故曰風化類自爲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爲一類故能如此風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孺交尾也沫相濡化生也兄弟同母必乳絶而後生兄不得乳故啼不與化爲人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與造化爲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爲之爲若無爲之爲則與造化

同功經意蓋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一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也

白鶂之相視蟲鳴之相應皆以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是所謂兩精相搏而神應之陰陽相求自然之理故性命不可易

時道不可壅也烏鵲乳至有弟而兄啼

四句乍讀難通熟究其義化理甚博蓋胎卵濕化備見其中而人弗察耳夫天地盈虛之理造化消長之機雖默運於無形悉由四生發見四生之中人爲之

主億兆之中聖人爲主聖人者與化爲
人之化則知天矣故是篇終於論化自
非官天地府萬物而獨運乎亭毒之表
安能化人哉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
觀夫鶂蟲之風化烏鵲之孚乳魚之傳
沫蜂之祝子皆出乎自然之性成以專
定之功此感彼應不可致詰故謂之化
人爲最靈其化又有妙於此者亦不越
乎自然之理專定之功耳故中庸云唯
天下至誠爲能化以孔子之聖猶齋心

三月而後得則大化之妙豈容輕議哉本篇以天運地處啓論端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上皇之洽體天運而行德教無為而化民樂自然次論至仁無親至貴屏爵行其無事亦法天運之義也至於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淵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立極之本也調理四時泰和萬物寒暑協序生化之原也動無方而居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隨物潛藏觸處發見不可以形拘聲

盡而天遊所到無非至和希聲所存無非至樂也若夫治道比已陳之芻狗法度猶相反之柤梨猨狙裂周公之衣醜婦效西施之美此明夫政治貴乎適宜烹鮮在於不撓爲人上者信能體道法天與化同運節以鼓舞時其霈澤長養而熟成之民悉有不化者哉仲尼見老子嘆其猶龍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洎聞淵雷之妙遂棄六經陳迹而究其所以迹不出三月與化爲人則迹同乎人而體合乎天矣易曰天

行健此其所以爲運精氣爲物遊䰟爲變
此其所以爲化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七

共[illegible]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端五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端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刻意第一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

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
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
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
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
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
德也故曰夫恬澹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
平道德之質也

郭象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
之其方亦所以爲逍遙也然此皆各自得

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引之無所執爲也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忘而有之也若厲己以爲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矣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非夫寂漠無爲則危其平而喪其質矣

呂惠卿註自刻意以爲高至導引以爲壽皆有待於物不能無不忘無不有也澹然

無極則不爲刻意仁義功名等所役衆美從之則所謂高修治閒壽者不召而自來凡天地之道聖人之德如此而已則知所謂恬澹寂寞虛無無爲乃天地之平道德之質也蓋無不忘無不有則不累於有無所以爲無爲也

林疑獨註凡爲亢者未必知脩爲脩者未必知治爲治者未必無爲無爲者未必能壽爲壽者未必能死而不亡各有所蔽未若聖人之備也聖人者不刻意而高無仁

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常無是也無不有常有是也常無非實無常有非實有故澹然無極而衆美之所歸天地之德亦若是而已恬淡虛無皆出於道德別之則恬淡寂寞者天地之平虛無無爲者道德之質也

陳碧虛註高論許由善卷非世伯夷叔齊也枯槁鮑焦子推赴淵申徒狄卞隨也遊居學者仲尼洙泗子夏西河也致功伊尹呂望并兼管仲商鞅也藪澤巢父嚴光閒

曠公閔休牧馬童子釣魚任公子漁父也
吹噓呼吸胎息六氣之法能經鳥申澤神
五禽之術也忘有得有忘得入極天地中
空而萬物生聖人無心而衆美成寂寞爲
天地之平虛無爲道德之質也

林鬳齋口義云刻苦用意以行爲尚高論
怨誹憤世疾邪也枯槁寂寞投赴淵靜即
入山恐不深之意爲脩好脩潔教誨爲師
於世也致功并兼莊子當時目擊之事避
世間隱超出是非之外與爲亢非世者不

同熊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無不忘無不有即無爲無不爲無無極無定止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道之質言其本然者也

褚氏管見云此篇首論古昔聖賢趣尚不同自枯槁赴淵至養形壽考其義可見若夫不刻意而高至不導引而壽可忘可有澹然莫量此天地之全美聖人之至德非若前條各滯偏見自以爲得之比譬夫夷清惠和而夫子獨稱聖之

時是爲集大成者也唯其無不忘斯能無不有若執而有之何由造乎忘哉吁一陶能作萬器無有一器能作陶者以其非形然後能形形以其非物然後能物物天地聖人之德亦若是而已矣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
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
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
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魄不罷虛無恬惔
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

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
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
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郭註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爲則雖
歷乎險阻之變常平夷而無難患難生於

有爲有爲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而泯泯然與正理俱往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神德並喪於内也天行則任自然而運動物化者脫然無係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無所唱也會至乃動任理而起天理自然知故無無爲乎其間故災生於違天累生於逆物與人同者衆必是之同於自得故無責生浮死休汎然無所惜也付之天理理至而應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一無所欲故魂不

疲乃與天地合其恬惔之德至德常適情無所槩靜而一者不可變也其豁然確盡乃無纖芥之違夫物自來耳至惔者無交物之情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矣

呂註聖人休休焉不役心於取捨之間平則不陂易則不艱恬然無知惔不交物所謂寂寞無為者亦若是而已夫憂患邪氣所以得入而襲之者以知知物物交而隙生其間故也生也天行則未嘗生故出不忻死也物化則未嘗死故入不拒靜與陰

同德不知其為靜也動與陽同波不知其
為動也不為福先則福亦不至不為禍始
則禍亦不來蓋為福先禍始非感而應非
迫而動非不得已而起則是用知與故人
之所為也循天理之自然天不能災物不
能累則無人非鬼責也宜矣故生浮死休
無感而寂物至而應發乎天光而非皦其
中有信而非約不夢無憂寤寐同也純粹
者不雜不疲無所為天德者聖人所以君
天下也悲樂之情難去故為德之邪喜怒

倏起滅故爲道之過四者皆起於好惡好惡則悲樂喜怒之未形於外者也夫人之心終日萬慮而未嘗止則惡能頃刻而靜哉德人不憂不樂至於一而不變是爲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若虛船之觸物而不怒是爲虛之至不與物交則無味是爲惔之至若然則雖入水蹈火無往而非我庸有逆乎是爲粹之至也

疑獨註天行者時聖人生則安其時物化者順聖人死則處其順陰陽雖異利物則

同靜故以德言動故以波言福者是之報
禍者非之召是非不自我禍福何由萌言
是非皆化於道然感則必應迫則必動不
得已而後起也夫爲福先禍始者知也不
感而應不迫而動者故也去知與故則循

乎自然無天災然後無物累無人非然後
無鬼責生浮死休則不知悅惡不思慮者
以其無患不豫謀者無事可虞不耀非滑
疑所生不期則大信不約寢不夢覺無憂
其神全也純粹不疲亦由於此虛無足以

見無爲恬惔足以見寂寞以是而合乎天德則悲樂喜怒好惡者所以爲道德之邪失也以天道觀則無悲樂喜怒好惡以人道觀則六者有所不免故以不憂樂爲德之至以明悲樂之爲邪不變爲靜之至以明喜怒之爲過無忤爲虛之至以明好惡之爲失不與物交又明無所於忤之意無所於逆又明不與物交之意故爲粹之至也

碧虛註憂患入於不平易衰氣襲於不恬

惔神德全完者諸垢詎能染哉生之暫來天行也死之暫去物化也無損益乎其眞得陰陽之體不爲天下先本無應也感而後應本無動也迫而後動本不起也不得已而起循天理而不欺忘物累而不驕人

非旣無鬼責何有生浮死休任理直往舍光藏輝大信不約覺夢自得神魂不疲虛無恬惔乃合天德修德者忘悲樂履道者忘喜怒喪已者在好惡也故至德者希夷泊乎內至靜者生化莫能移至虛者無忤

至惔者遠俗至粹者莫逆也
鬳齋云平易恬惔即是無爲神不虧即是
德全天行順天理而行物化視身猶蛻也
隨感而應我無容心迫而後動不得已而
後起皆無心應物之意去其私智離其事
迹則循乎自然若浮若休汎然無著何思
謀之有先而自晦不必於物神全故純粹
寬靜故不勞凡有悲喜好惡則非自然憂
樂不係於心方爲至德主一無適而順自
然雖與物接不爲物所累也曰靜虛曰惔

粹即是自然之德但如此發揮耳

休休和樂貌故平易恬惔憂邪莫干以

其德全而神不虧故也天行言一氣之

運物化言一氣之散即同德同波之謂

福先禍不可爲況於禍始乎感而應迫

而動言不得已而應物其應出於無心

雖爲而一無爲也去知與故則無知無

事循天之理則順乎自然天災既無物

累自免人非不及鬼責何來故能生浮

死休思慮斷謀絶若美玉之含德天時之

有經也寢不夢則覺無憂神純粹則䰟
何勞是謂虛無恬惔乃合自然之德心
譬則鵠也情譬則矢也衆矢趨一鵠鵠
能無中乎今人立乎彀中而不思爲避
鏑計欲其德全而神不虧也難矣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獘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
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
靜一而不變惔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
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

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郭註物皆有當而不可失象天德者無心而皆會無非至當也常在當上住與會俱而已若夫逐物而動是以行也愛緻者猶

柙藏況敢輕用其神乎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固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行而非輕用也所育無方同天帝之不爲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矣精者物之真也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迹耳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

得謂之純素哉

呂註觀聖人之心虗無恬惔如向所言則雖終日從事而精神不勞古之人所謂廢心而用形視聽不以耳目者以此令也屬耳目手聲色而役心手取舍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以至於弊且竭宜矣水性清平固自然也直不雜莫動之而已知其如此而以鬱閉不流爲莫動則不能清所謂天德者其象亦猶是也故純粹不雜水清之象靜一不變水平之象動而以天行水

之不以鬱閉不流爲莫動之象也而天下之方術有制於虛靜而不知觀復於並作之間歸根於芸芸之際者不知此養神之道故也而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又不足以與此劍之柙藏以其用之利也精

神際天蟠地其用之利豈止干越之劍哉其名爲同帝則其貴豈直劍之可寶哉乃不知礪之以純粹柙之以靜一藏之以無爲將之以天行是不明乎貴賤之分也惟神是守守之以純素而已方其守也則有

所謂守之者守而勿失則守之與所守者合而爲一矣倫即理也人而合乎天理則亦天而已矣此聖人所以貴精也素者無雜純者不虧唯真人能之

疑獨註形不可太勞精不可太用形役於精精入於神至於神則變化在已可以不死不生豈形之勞精之用哉夫清可濯平可法其流不舍晝夜者水之性也體自然之德而不流於使然之僞故能不雜不變動而以天行也純粹不雜所以窮理靜一

不變所以盡性惔而無爲所以立本動而天行所以趨時養形之道盡矣夫名劍出於干越莫不以爲神柙藏而不敢用至於身則不知所以寶豈愛身不若劍哉亦弗思耳劍者器之寶精神者身之寶器寶用之不過敵一人身寶藏之可以流無極化育萬物易所謂曲成而不遺不可爲象所謂神無方是已其名爲同帝亦强名耳守其神者將以至於神至於神則與神爲一純素不足以名之一之精通則合乎自然

之理矣又舉野逸之言以證之聖人貴精
精則入於神所體者純素而其用則精神
而已是之謂眞人
碧虛註形勞精用越分而傷性故也水性
不雜則清莫動則平身中眞水亦如之若

純粹靜一動合天理雖不鍊形而神已王
矣利劍外物尚知珍貴精神搖蕩而不收
得不謂之倒置乎善攝御者可侔造化善
養素者守保神氣故能混合寘一通乎天
理矣野語四事貴精爲上謂虛其靈府塞

其六鑿也質不爲塵染則素神不爲事撓則純體備純素非眞而何

庸齋云以水喻養生鬱閉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莫動此無爲也不流不能清無爲中有爲也天行一日一周非無爲中有爲乎養神即是養生提起神字便親切愛劍者猶柙藏況精神乎化育萬物亦此神然無迹可見故其功與天帝同爲純素之學者始則唯神是守久則與神爲一大而化之之謂也未化則與道爲

二矣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理合聖而不可知之謂也貴精即神也純粹即乾之純粹精眞人至人聖人非有優劣也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

此則學問工夫處學者當細參之

養神之道貴在無爲故喻水之清平寂而常照及其動也法天之行健而蟠際乎兩間實本於不雜不變無爲而已此照而常寂也精用則勞竭所以貴乎靜

鬱閉不能清所以貴乎動然於非靜非動不即不離之間而妙道存焉其爲貴也豈但干越之可寶而已哉同帝則與天爲一天即神也故其精通合乎天理至此又不可以天道人道分矣卒引野語爲證歸於貴精而結以能體純素體之則俱化矣非真人孰能與於此

是篇以刻意命題謂刻礪其意違世矯俗苦節獨任爲天下所不能爲而覬人之從已無異乎穿牛絡馬失其自然知長德消

民始難治矣故南華歷叙古人立志各異若夷齊之爲亢孔孟之爲脩伊傅之爲治巢許之爲間老彭之爲壽以迹觀之似亦不能無偏然而不失爲聖爲賢者以其有爲而不累於有無爲而不溺於無因時之可否爲身之利用而已是以貴夫虛無無爲平易恬惔天行物化同德同波知故不留動合天理則災累非責何從而至死生謀慮何由而滑哉夫如是故静虛惔粹與物無忤卒歸於養神之功而申以柙藏干

越之喻劍之於身輕重爲何如其去取灼然可見而世人猶昏迷若此故其立論始於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於能體純素謂之眞人則知刻尚者之爲假也明矣蓋養生以純素爲本純素以守神爲先至於與

神爲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必區區於其末而以刻意尚行爲哉南華所以言此者蓋欲矯當時學者之僞習俾安其性命之自然復乎道德之純素而已矣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端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繕性第一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

己德德則不冐冐則物必失其性也
郭註己治性於俗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求者愈非其道也己亂心於欲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雖知周萬物恬然自得也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它哉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無不容者非爲仁而仁迹行

無不理者非爲義而義功著若夫義明而不由中則物愈踈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志得則樂信行容體而順乎節文其迹則禮也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矣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冐彼若以此冐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呂註繕性於俗其患常在益生而失其初而又俗學以求復之則滋遠矣滑欲於俗其患常在趣舍以雜其明而又思以求致

之則滋昏矣恬者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知其生而無以知爲而不用則異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老氏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

古之治道者未有不以是交相養而能至者也恬之失在昧則無以發其照曠知之失在皦則無以復乎混冥二者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非自外至也通於天地者德德則和也行於萬物者道道則理也德之

體和而其用無不容則爲仁道之體理而
其用無不理則爲義義明而物不得不親
中也中純實而非僞樂之所由生信則有
諸中形諸外而爲文禮也禮者忠信之薄
而亂之首也夫萬物各正性命則自蒙已
德矣所謂德者奚以冐彼爲哉禮樂徧行
則道德滋遠而不能無冐冐則物必失其
性天下所以亂也
疑獨註古之真人不治性於俗而抱其素
樸所以能復本初不滑欲於俗而精思通

道所以能致其明詎有蒙蔽者乎夫唯繕性於俗則所競者僞而又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則所逐者情而又用思以求致其明終不可得矣復初者盡其性致明者至於命初則未有物明則已見道也恬

則安安則靜靜則知知則動動靜交相濟故知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出乎使然故言德理出乎自然故言道德得乎己故無不容博愛之謂也道散乎物故無不理事得其宜之謂也有容以為仁有理以

爲義義明而後物親乃表吾之不欺忠者不欺之謂也仁足以容義足以理忠足以與物親則至樂生於中而節文著於外若夫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者聖人也聖人之德非有心於覆天下而天下之物各正其性如强欲以德覆冒之則物必失其性矣

詳道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之所本者眞欲之所貴者正今也繕性於俗則眞沉於僞矣而欲以俗學

求復其初則學愈博而性愈失滑欲於俗
則正論於邪矣而役思以求致其明則思
愈煩而志愈迷古之治道者不然以恬養
知故能致其明而理無不窮以知養恬故
能復其初而性無不盡性者知與恬之本

和理者知與恬之用知恬交相養則仁義
禮樂混而爲道德知恬交相失則道德枝
而爲仁義禮樂夫仁出於德義出於道固
已薄矣又况樂出於仁禮出於義哉
碧虛註處塗而避汙在垢而求照非蔽蒙

而何躁競必昏恬靜必知有知不役善保
靜也知而不用故能和恬而自葆故有理
雖假種習而本乎天然自得故能和與己
通故能治物上仁與德同以含容為本上
義與道同以通理為原處中和而不淫者
樂也整容貌而中節者禮也禮以應物樂
以正性自檢則眞率人則亂彼自正者以
蒙養己德德固則守恬而不冐此乃各正
性命恬知相養者也
膚齋云繕性以俗學識當時儒墨之言性

者以俗學治性而求復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無知者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本來無物何以知爲然後能定故曰以知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和理猶云和順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也恬養知知養恬六字最妙道德即是和順無不容即無不愛無不理各得其宜也義明而後與物親便是盡己之謂忠以中心眞純見於外以其發見者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

生則惡可已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周旋中禮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言只見得一半蒙猶晦也德積不露而彼自正不冒者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冒則物必失其性矣

諸解並以俗學立説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學上無俗字其義簡明言性本自然不假修學今之學者貴乎日益以要世譽是治性於俗也而猶刻苦進學以求復性初博而無要真愈失矣貪著愛

憎況迷不反是滑欲於俗也而猶深思曲慮以求致其清明知竭精勞清明愈遠矣凡人非天縱之資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涵養性天發其慧照以古人之成績印我心之同然期於還淳復本而已非開人鑿竅以益其知見增其雜毒之謂也夫人性無有不善亦不能無欲率性以道則欲出於正如飢食渴飲寒衣倦息之類治性於俗則欲出於邪食必珍飲必醇衣必華息必縱是也欲

入乎邪則性失乎善溺於流俗浸遠乎道矣道以恬惔爲貴俗以華競爲先學非其學思非其思人心道心之所以分上善大惡之所以立也唯絶學無思乃可復性初而致清明柰何外學以雜之妄思以障之是以學日益而眞日損思日煩而道日踈此眞人之所哀也若夫全自然之性而不爲俗所治者本初不期復而復存正性之欲而不爲俗所滑者清明不期致而致惟道集虛故也語

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學與思者聖賢資之以進脩而南華不取何邪蓋賢者以内學爲學近思爲思聖人以絶學爲學無思爲思所以異乎世俗多聞博識之學也由内學而至於絶學由近思而至於無思聖賢之能事畢矣恬主靜知主動靜生潤動生炎炎潤得中而和理出焉和者德之粹理者事之宜二者皆吾性中物非由外鑠也世人知恬不能交養動靜所以或偏利害

相摩生火焚和而眞性虧矣唯治道者動靜不越乎道應物而不藏存恬以養知知生而不用又所以養恬性極乎和事盡其理而天地之和應矣此修身以及天下之明驗也後叙仁義忠禮樂忠

字詳郭註成疏皆當是中治道至於尚禮樂則愈下矣所以亂繼之禮樂非能亂世而繼之者不能無亂勢使然也若能由禮樂而躋乎仁義由仁義以歸乎道德斯為弭禍亂而致隆平之術也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民民始

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郭註任其自然故至一夫德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羨無爲之迹故致弊也世已失一惑不可解故釋而不推安其所安而已聖人能任世之自得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善者過於適之稱有善而道不全行者違性而行之行立而德不夷以心自役則性去也彼我之心競爲先識則無復任性忘知任性斯

乃定也文博者心質之飾初者性命之本
也

呂註所謂處混芒而得澹漠者即燧人羲
黃至一之妙處而諸聖人者混芒澹漠之
粗迹也自其妙處觀之以道莅天下而使
民無知無欲謂之至一亦其宜也自其粗
迹觀之均於爲天下而其德不免於下衰
而不出於至一也故爲道者常絶聖棄知
復歸於無物而是篇論至於此者誠以夫
至一之際雖燧人羲黃不得容於其間也

而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之處則聞此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則治化之流澆淳散朴時有厚薄其應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僞也夫道無不善有所謂善則不合矣德無所行有所謂行則不爽矣仁則善之長義所以行之也道德性而已仁義則性之發乎心也離道德是去性而從心矣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今以心定

天下之心則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故附以文而滅質益以博而溺心文則禮樂博則學質則性也禮樂行而天下亂求所以復初致明何可得哉

疑獨註自人在混芒之中至此之謂至一文意屢見於前茲不復說燧人改火伏羲制文始有為天下之心雖能順人心而不能使之為一若在混芒之世也神農伐共工黃帝戰蚩尤雖志在安民然不順於群生矣堯平章百姓舜流放四凶興治行化

自此而始故孔子斷書首於唐虞也善者
道之散人知可欲之善則離道以逐善行
者德之迹人知可行之行則以德為險行
為夷矣然後去性從心而彼心亦起彼我
之心相識強生分別以知為知故不足以
定天下也文勝則質滅博記則心勞民始
惑亂而不能復其性情矣
詳道註一則全於道而無所順順則順於
物而無所安安則無亂矣一之失然後順
順之失然後安安之失然後亂自古之人

三降而至於唐虞民始惑亂而不安無以反其性情不順也無以復其初不一也夫道本繼善實離之也行雖行德實險之也性者心之國心者性之君性未嘗不靜而心或使之靜者未嘗不淳而使之者離之善爲道者存心以養性不善爲道者去性而從心則彼我之心競爲先識攬是非攖利害其去道也遠矣彼間間之知惡足以定天下哉以知爲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文以飾質而適以滅質益之博以迪心

而適以滅心是揚堁止塵縱風止焰天下幾何而不惑亂乎

碧虛註至德之世素朴無知澹漠無欲故淳一焉燧人鑽火伏羲畫卦順物情則不一矣神農耒耜黄帝干戈有所安則不順矣堯征丹水舜伐有苗則朴散矣爲善近名離道也獨行損生險德也去湛然之性師自成之心以心度心競爲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知知不足以定天下恬可以養萬物爲道則質存絕學則心靜棄

知則反本無爲則復初也
鬳齋云混芒即晦藏不自露澹漠則上下不相求舉世純全於道無欠曰至一知有理可順則純一巳離人各以理爲安則有巳而離於道矣有善之名則道益遠有行

可見則德不平去自然之性從有爲之心我以有心爲彼以有心應是心與心相識察也用知不足又益之以禮樂文華用心於此則猶陷溺也
鬼神守其幽萬物遂其性至於人有知

而不用非在混茫而得澹漠能如是乎此之謂至一言上古君德眞淳民心無二也逮德下衰有逆之者故以順天下爲心則離乎至一矣有撓之者故以安天下爲心則忤其眞性矣下至唐虞興治化以散淳朴離道德而爲善行則去性愈遠以心識心用知不足附以文博是猶抱薪而止火也已之性情猶不能自得其如天下何南華論唐虞之世已離道若此葢上古淳質猶嬰兒之夫孩

次則能言笑而有喜怒由茲巳降喜怒
哀樂交乎中姦詐機險形於外覬其還
淳復朴不亦難乎今欲澄源而清流故
以燧人伏羲例在德衰之列則其所期
望者躋民於太古之上而有德無位惜
哉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端七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端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繕性第二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

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
道也
郭註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
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世不能
不貴於道故交相喪若不貴乃交相與也
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相興也何由而
興由無貴也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遂迹以
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
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
交興哉時命大行此澹漠之時也反任物

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時命大窮此不能澹漠之時也雖有事之世聖人未嘗不澹漠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爲道之所以不喪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吕註世與道交相興則聖人作而萬物覩世與道交相喪則聖人遊乎世俗而莫之知固已隱矣奚以自隱於山林閒爲哉反一無迹華胥之夢姑射之遊是也深根寧極確乎其不可拔者是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亦若此而已矣觀莊子此言似亦慨然

於時命之不遭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夫聞道者有遇於興廢之間則所以存身者固不可不知若莊子則所謂不與聖人同憂亦何慨然於大謬之間哉

疑獨註居古而行今之道則道喪世也居今而行古之道則世喪道也有斯世然後可以行斯道不然則世與道交相喪而已道無由興乎世命也世無由興乎道時也時與命俱相戾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若列子居鄭圃莊子居漆園是也

隱者隱其德自隱隱其形長沮桀溺之徒形隱者也古之隱士非避地避言括囊其知也時命大謬安之而已當其時命而其道大行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達反歸于一而不以迹示人也不當其時命而其道大窮於天下聖人未嘗自以為窮深固其根而安其極也孟子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矣一者精義無迹然後入神根者盡性寧極然後至命百姓日用而不知反一無迹之謂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深根寧極而待之謂也

詳道註古之人知與恬相養則道與世可知矣今之人世與道交相喪則知與恬可知矣世喪道則俗日薄道喪世則德日衰世無由興乎道此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亦將隱矣況其下者乎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身閉言藏知之謂也身出心隱而陸沉者也與夫支木石群鳥獸者固有間矣經所謂天下有道聖人成焉者功成於無爲反一無迹也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者保性命於長存而深根寧極也成焉而不以已忘物生焉而不以物害已則能視窮如通視通如窮神不馳於外精不耗於内豈非存身之道乎碧虛註人存則道興人亡則道喪世道交喪歷運使然人與世末也其要在乎本若老聃守藏史南華吏漆園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時使之然也伯夷叔齊子陵垂釣時命大謬也反一無迹功成不居也傳說版築呂望磻溪深根寧極也

慮齋云道與世交相喪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知道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衆亦不識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夫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知時不可所謂邦無道則愚是也反一無迹功成不有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根極即自本自根極止也深根猶退藏於密寧極猶曰安汝止存身以待時而已

詳夫世道交喪之語意甚可悲眞人超

出世累固未必以一己之遇不遇介懷此特爲世道而言是亦悲人之悲耳究其極致又有足以解人之悲者能於言下以至理燭破則處窮如通視毀如成其得失果何如哉古之隱士知時命之

謬而安之故德隱身不隱雖處亂世而和光同塵害莫能及今之隱士竄身避地名隨迹彰不安所安固有行怪而召釁者矣反一無迹則明道若昧深根寧極則良賈若虛所謂隨時隱顯能龍能

蛇則此身何往而不存此道何存而不可哉文中子天隱人隱之説蓋原於此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巳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巳而巳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巳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

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郭註任其真知守其自得行於坦途塊然大通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樂全也所謂得志者全其內而足去來在外物得失非我也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曠然自得不知窮之在已故無忻懼之喜也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啓外而虧內是爲倒置也

呂註存身則靜而已行身非徒靜必應變而不害乎靜可也忘言而知無不知去知而德無不備危然處其所則不待避世離物而世物無足以累之此行身之道也道不小行德不小識則不少損以趨世不少損以趨世正己之謂也樂全者無以益其樂志於道而求得之此所謂得志也道則性命軒冕物之寄耳今以其寄去而易其無以益之之樂則喪己失性是爲倒置者也

疑獨註存身有命以在天而言行身有道以在人而言不以辯飾知眞知無知也不以知窮天下兼忘天下也不以知窮德自德不德也道行乎外則大德有所識則廣小行所以傷道小識所以傷德正已則天下之物皆取正乎我豈小識小行所能與哉夫憂樂出於性命天下不能損益之者憂樂之全也舜以不得父母爲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損顏子以簞食瓢飲爲樂雖天下之富貴不能益過此皆憂樂之外也

樂苟不全不足謂之得志有物奪之志又
失矣夫人在天地間寄也軒冕在身又寄
於所寄世人執吾身而有之貴軒冕而實
之以此爲得志及其寄去則不樂而不知
其非吾性命所有也故君子不榮通不醜
窮此所以無憂也若以所寄軒冕爲樂其
去爲憂則向之得者其樂未必不荒喪已
失性謂之倒置也宜矣

詳道註以知窮天下小行也以知窮德小
識也道出於命德出於性人生莫不全性

命道德之理而心之所之者不外乎此則所謂得志者無它樂全而已失性之人忘其不貲之身而逐夫儻來之榮以軒冕爲性命之根以形骸爲哀樂之府不知其所得者塵垢臭腐而所失者乃吾之所以爲我也何異乎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哉

碧虛註善行者貴默守愚者福全燕處超然歸根復命又何爲哉小行則矯俗小識則矜衒有益必有損豈爲得志哉物之儻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隨物損損益受役多

矣中無主者失之則憂故其得之未嘗不
荒是樂乎外而喪乎內矣
鬳齋云存身言不用之時行身言用之時
也有知見而不飾以辭知有餘而不敢盡
用故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危然處

其所謂所立者高反其性即反一無迹也
無爲者道之大有爲則小行不識不知德
之大有識則小識正已而物正則所樂者
全其得志在此不在外物也無以益其樂
即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軒冕外

物知其去來不可必故達不肆窮不屈其樂道與它人樂軒冕同樂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在物則物去樂亦去矣樂有去來則非眞樂故未嘗不荒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本故曰倒置之民

辯知者戕身之具故存身者不取焉天下之德歸於玄默無知而已巍然獨立不群處其所謂靜定於此足以反其自然之性何必它求哉小行小識形容所見者小故爲道德之累大人者正已

而物正則至樂全而本志得唯其性命足重於內是以軒冕可輕於外儻來暫去付之無心若寄去而憂者寄來則必樂樂必荒矣已因物而喪性因俗而失則冠屨倒施欲化天下之民也難矣行身

當是存身上文可照危當是幾

是篇主意謂人無超逸絕塵之見而苟徇世緣漸失其本皆繕性滑欲於俗者也雖未爲顯惡而妨道爲尤甚況又益之以外學亂之以妄思而欲復初致明是猶適郢

而比其轅也眞人又慮學者憚其空無渺
莽無所致力設爲恬知交養之論使之易
入焉夫人處世間酬機應變不能忘知知
用則害恬要在審酌其宜處之以道事來
則知見事去則恬存久久調熟二者俱化
精神䰟魄融爲至和符性命於希夷歸道
德之根本由是而充之與一世之人處混
芒而得澹漠雖有知而無所用則其爲化
也博矣柰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
德滅質溺心至於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

然後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旦暮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寄之去來無容休戚於其間尚何以知辯爲而其樂全志得有超乎軒冕之榮者人患不知求耳此聖賢處晦以自全之道也南華心事亦槩見於此云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

洪枚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端八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端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
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
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
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
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

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
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
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
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
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
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
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
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
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
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
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郭象註不辯牛馬言其廣也吾長見笑於

大方之家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之情無為乎其間也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窮百川之量懸於河河懸於海海懸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

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誇跂俯仰自失此生民所惑也欲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故

秋毫無以累乎天地所謂小者無餘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然後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遥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若覩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爲多將奔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誇豈達乎南華之旨哉小大之辨不可相跂故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爲不出乎一域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呂惠卿註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學自外

至而未達乎大道之譬涇流兩涘不辨牛
馬則爲道而不出乎兩旁中央而未至乎
無所不見也順流至於北海言循理而求
則必得其所歸旋面望洋向若回趨大道
從無窮之遊也拘於墟則小大之所限篤
於時則久近之所專束於教則方術之所
制天下所以不得逍遥者以此出涯涘而
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於無方之觀故
可以語大理也萬川歸之不盈則益之不
加益尾閭泄之不虛則損之不加損非久

近所專非小大所限此水之幾於道也計四海在天地閒中國在海內人卒在萬物若亡若存如此其微而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憂勞不過於此而或辭之以爲名語之以爲博自大道無方觀之輕其義而少其聞豈虛言哉

林疑獨註拘虛者不能背境篤時者不能趨變束教者不能循道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矣聖人之言應時而變所變者言所同者道道散而爲

教教者各售其師之說久而成獘則泥東不通今爲儒者則非釋爲釋者則非道不知三聖立教其心則一儻不明此皆東於教者也今河伯出涯涘而觀海則不蔽於一曲可以語大理矣夫北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泄之而不虛遠過江河之流豈可量數而未嘗以此自多者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則爲其所制役吾形在天地間若小木小石之在泰山也礨空蟻穴稊米粺子皆至小者而置於山澤之間亦如

北海之在天地也夫物數以萬爲號取其
盈數言之人是萬物中一物中國九州人
衆所聚何異一毫之在馬體耶五帝之連
續揖讓三王之征伐爭國仁人之憂民任
士之勤職雖事業不同俱盡於毫末而已

伯夷辭國以爲名仲尼修經以爲博而誇
大於當世亦猶河伯之自多於水也
陳詳道註老子多以水喻道道在乎有本
水貴乎有源莊子所以以北海喻聖人之
道秋河喻百家之術當是時也大道裂於

百家天眞沉於俗習而一曲之士方且欣然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猶拘墟之蛙不可以語海篤時之蟲不可以語氷及其悟也然後仰天庭而卑天下之居登泰嶽而知衆山之小此秋水之篇所以作也蓋百家之學以長衆爲能故託之河伯聖人之道以順物爲功故託之海若百川歸之不盈尾閭泄之不虛歸墟無底故也以小大相視則有餘不足之累生以小大相忘則俯誇仰歎之情泯莊子不期於相忘而期

於相視將以驅小道歸宿於大方而已矣
陳碧虛註望洋見水之盛大貌未至海門
則成鄙陋所以爲無隅者所唾是故通變
適時廣大之道也君子小人各有涯量越
分妄語自遺其醜知其醜者乃可語理知
愚惑者非愚惑也夫水莫大於海未嘗以
自多者蓋取善下後身之義脅魏之爭蝸
角兆民之處毫末皆爲貪者譬喻五帝之
所連謂連續仁義也
林氏鬳齋口義云涇濁也河水驟至而濁

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洋海中若海神名拘墟篤時蟪蛄不知春秋之類尾閭沃焦也見山海經罍空小穴也人處萬物中之一此合太虛之間可名者論之其在九州之内又只是一件

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二句發得極妙言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所知所能皆不出其内也

褚氏管見云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故秋水至而河伯欣

然東至海則望洋而歎無怪乎海若引井蛙夏蟲之喻繼又形容北海之大不可量數然計四海之在天地中國之在四海奚啻馬體一毫末則安知天地之外不有大於天地者乎故是篇借河海問答以明小大少多之分與鯤鵬蜩鳩之論相類文體機軸變換愈奇海若首答大意在曲士束於教欲有以祛其自多之謬使爲大方之歸而已矣辯論極致詳見下文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遥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

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郭註物各有量死生時行得失皆分終始日新各足而無餘則知遠近小大之物各有量鄉明也今故猶古今遥長也掇短也證盟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生死故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爲跂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能忘其憂喜死生者日新之正道明始終之日新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雖死生之化若一而所知各有限生時各

有乖莫若安於所受之分則大小俱足若
秋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
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形象纔自
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耶
呂註道非小大豈有定體今夫天地吾以

爲至大極吾知之所知而莫得其盡則吾
所謂大者豈眞大所謂小者豈眞小耶小
不爲寡大不爲多以知量之無窮也我以
鄉爲鄉今爲今未及言而今已爲鄉則所
謂鄉與今者豈有止哉證夫鄉今之皆故

則遙而不悶掇而不跂以知時之無止也
吾安能鬱鬱侍百年之王則遙而悶者也
彭祖以久特聞衆人匹之則掇而跂者也
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察乎盈虛則得而不
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有始必有終

有終必有始原始要終而明乎坦途故生
而不悅死而不禍以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則物之所謂時分終始豈真知也哉知而
非真知則所知固不若其所不知也生而
有知未生則無知則其生之時固不若其

未生之時也知至小也無窮至大也以至小而求窮至大之域是以迷亂而不自得也

疑獨註以形觀物有小大以道觀物無小大量者物之取乎時者物之變化分者物之辨制始終者物之死生以大知觀之是皆不足以為物之遠近小大也明證今古所行之道雖甚遠而心無不通之悶所取之物拾之甚易而無强行之跂此知時無止者能之察乎盈虛故得失無心知分之

無常也世世人之憂喜皆係乎得失唯大知者
知得失非己任其自然而無憂喜於其間
明乎坦途故死生不足以動其心則日新
而無故也夫人有知則爲知所役勞形怵
心逐物忘己不若無知冥然自得矣人生

之後爲生所役膠擾不息不若未生之時
寂然至虛而已人之知至小萬物之境至
大以至小求至大非迷亂而何
詳道註知物量無窮則小大不足爲多寡
知時無止則今故不足爲猒跂知分無常

則得失不足以憂喜知終始無故則死生不足爲禍悅人之所以觀是者以其所知也所以有知者以其有生也能寘其所以知而復乎未生之時則孰知大者不爲至細細者不爲至大耶

碧虛註物量無窮則不可以言小大時無止則不可以言代謝分無常則不可以言得喪終始無故則不可以言變化大人滌除玄覽知物遠事小其用乃象已近理大所費甚微故其量莫極也鄉昔遥而不可

明即今掇而不可證物遷不可悶日新不
可跂故時難留也察富盈之何貴故得之
不喜知貧虛之何賤故失之不憂知生死
為去來故不知悅惡也迎不見首隨不見
後理豈有故哉是知分別之知有盡悗然

虛曠無窮生則利害紛錯死則寂寥一空
以蟻蛭之趣究崑崙之墟則困矣毫末具
體細倪有餘也天地傾缺大域不足也
鬳齋云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無大即
所謂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也物

量無窮言不可量數時無止言寒暑晝夜分無常言有無得失終始新故大知之人然後有下面四知明今古爲一故迎而未至者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易而不跂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明乎此則知終猶始不可以終爲故也人之所知者人所不知者天既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以我之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自得也

人能知夫物量時分之無常又何終始

小大多寡之有考明令故之不停則此
理可見遥謂歷時之久撥謂推移〻之速
不悶無猒其所生也不跂無求益其生
也脩短定分安之而已人固不能無生
不能無知而經云不若無知不若未生

者蓋爲世人不務眞知而求妄知不務
全生而求益生以有限而追無窮忘素
分而希務外在己之利害不能自明何
以定物理細大之倪域哉不若無知互
倪對齧鈌之間是也不若未生髑髏不

願人間之勞是也然旣生旣知矣將何以自免曰能以無生爲生不知爲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一

卌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二

端九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二　　端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二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郭註目之所見有常極故於大有所不盡於細有所不明直是目所不逮耳精與大

皆非無也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異便之勢言意所不能及何精粗之有言意有也所以言意者無也求之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大人者無意而任天行舉足而投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無害人而不自多其恩應理而動任物所能而位當於斯非由賤之故措之斯職各使分定適中自任自足而已理自無欲故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任理而

自然正直榮辱不接於心故玄同也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故不聞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任物而已約之以至其分故冥也

呂註自細視大者目力所不及直不盡耳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蟭螟棲蚊睫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無形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無形者數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不能窮可以言論者物之粗可以意致者物之精道則趍乎言意不期精粗焉故大

人之行不出乎害人性自然也不多仁恩
非有爲也門隷則以利爲事辭讓則不爭
食乎力則不借人貪汙則反是辟異則以
殊俗爲事侫諂則從君親而非從衆也凡
此皆出於自然世之爵禄刑罰不足以爲
勸懲矣夫豈知是非之爲分細大之爲倪
哉人能約分之至至於無所分此道人所
以不聞至德所以不得而大人所以無巳
也
疑獨註經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

無所至極耶故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世之議者因其目力之所視遂以爲得其愚甚矣且天地者空中之小物自我觀之其大無極非天地之大特吾身之小耳秋毫者形中之細自遠觀之則不

可見非秋毫無物吾去之遠也遺其目力以神會之則至大者亦可圍至小者亦有形此海若所以善議道而以理推之也蓋至小爲微精則又小埒者糠也自大觀之猶爲細物自精視之已爲大之盛也物之

精粗可以意致言論者極物而已豈足以
盡道唯不言之言耳所不能聞意所不能
察有心者所不能得也其可以精粗盡哉
大人者自足於分內雖不害人而仁恩及
人亦不多因性之所有而不加益也雖不
爲利動而不賤門隸門隸抱關而爲貪者
也貨財雖弗爭亦不多辭讓以與人事不
假人而食力不多行雖殊俗而辟異者少
爲在從衆故也凡此所以爲大人之行高
不爲夷惠之清和卑不爲盜蹠之殘暴又

豈知爵禄之爲勸戮〻耳之爲辱與夫是非
之分細大之倪哉故道無所聞德無所得
由於大人之無已盡其性分之内而至約
也
詳道註大人之於天下忘物以心忘心以
道不出乎害人疑多仁恩也而不多仁恩
貨財不爭疑當辭讓也而不多辭讓事焉
不借人疑多食乎力也而不多食乎力行
殊乎俗疑多辟異也而不多辟異不賤門
隷以自貴不賤貪汙以自潔不賤佞諂以

自直如是則爵祿戮恥無所攖其內是非
大細無足辨乎外則凡精粗之在夫言論
意致者亦奚容心哉故聞非聞彼得無所
得至於無已則吾喪我矣尚安有物哉非
約之以分而至其至者不足以與此

碧虛註蟭螟蓂適海涯大鵬不顧逢艾所
視有極過量則殆矣精埒不出於形而未
免於言論意致也知恩利召害故貨財不
爭雖行殊乎俗常和而不唱爵祿不足勸
戮恥不爲辱外其身也是非不可分細大

不可俔虛其心也道人不聞聞則可道也至德不得得則次失也大人無巳巳亦物也以上皆約分之至非自然而然也

鬳齋云管中窺天者不盡鵬鳥下視塵埃者不明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曰秭曰兆亦不可也精粗局於形故可以言論意推若小大皆無形則非言意所極不可以精粗論矣雖不害物亦不愛物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隷賤役求利者我

不求利亦不以求利者爲非我不爭貨亦
不以辭讓爲能事皆自爲無所資於人然
不盡用其力以自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
之其行無異乎人而不自崖異爲在從衆
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之處焉
能說我之意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
大不聞則無名不得則無喪大人者會至
理於至約而盡已分之事約分則盡已也
　自細視大至於不盡而止非大止於此
也自大視細至於不明而止非細而無

形也精者細之極埒者大之盛小大雖殊皆有形有數故有成壞精至於無形大至於不可圍則非形可定非數可分故無成壞也夫物之粗者可以言論精者可以意致超乎精粗則言意所不能及也言意不能及形數不能分者其唯道乎故大人以利物爲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爲利動而不賤趨利之人此下皆述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聽其兩行是非小

大不足爲辯又何爵位戮恥之足爲勸
懲哉由是知大人虛已而道德自歸非
越分而求也夫道德至貴也求之分內
而足則亦至易也今世人乃棄內而求
外舍易而趨難不亦惑乎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
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
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
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

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
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
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
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
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
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
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
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郭註物無貴賤各自足也自貴相賤此區

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貴賤不在己斯所謂倒置也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因其性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以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相加相傾不可勝察也天下莫不相為彼我斯東西之相反也然猶脣齒未嘗相為而脣亡則齒寒彼之所為濟我之功弘矣故因其自為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

有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
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
爛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物皆自然
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然無非
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
天素不能相爲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
不能相爲可見夫應天順人而受天下者
其迹則爭讓之迹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
矣若就其殊而任之則物莫不當天地之
理萬物之情以適性爲治失性爲亂殊性

異便是非無主能付之天均恣其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呂註以道觀物安有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而道非物也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而道非俗也道非物與俗則非貴賤也

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知天地差於太虛而至於爲稊米毫末差於無形而至於爲丘山則所謂差者其數覩矣而道非差則非小大也因其所有而有若東必有西因其所無而無無東則無西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者其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於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者其操覩矣而道非趣則非是非也若然則爲道者兩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以堯舜之讓爲是則之噲以絕以湯武之爭爲是則白公以滅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不可窒穴騏驥不能捕鼠鴟鵂不能晝視三者不同而欲齊之是未

明乎天理物情也篡夫言其獨義徒言其衆

疑獨註若物内外言性分之内外也無貴無賤自然之理有貴有賤强爲之别觀之以道則無彼我是非孰爲貴賤觀之以物則各貴我而賤彼夫物之貴賤非出乎性因習而成故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物之小大理不可易而形則有差惟其小不求於爲大則小者足以謂之大大不求於爲小則大者足以謂之小因其所大而自足

則毫末可以等丘山因其所小而無餘則丘山可以等毫末萬物差數無窮所觀者如此而已有者妙有常有者也無者眞無常無者也舉天下動植之物生育長養莫不有功於其間此可謂之有也然而功之所之屬乎造化自然而已此可謂之無也涉有則不見無冥無則不見有其相反若東西而實不可相無則功分自然而定矣萬物之理有是有非彼我相非堯桀所以辨也因其自然而相非則趣操可覩故或

讓而帝或讓而絶或爭而王或爭而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則貴於之噲白公之時則賤若堯是桀非亦各有時而已未可以爲常也又譬之梁麗騏驥鴟鵂之殊用殊技殊性也蓋師是師治師天師陰皆其一偏其不可行明矣禪之與繼不因時順俗則謂之簒當時順俗則謂之義本一而末不同何足論其優劣乎

詳道註以道觀之物無貴賤離道以之物之俗故差則有小大功則有有無趣則有

是非然吾因其所大而大之因其所小而小之以至功之有無趣之是非吾一以是觀則孰知大小有無是非之辨哉然天下之理異而同同而異其變不一而不可以爲常以差與功趣觀之異而同也或遜而帝或遜而絕或爭而王或爭而滅同而異也異而同者不在物而在道同而異者不在迹而在時非特是也用有殊器能有殊技生有殊性貴此則彼賤大彼則此小貴賤小大惡可以倪之哉由是知是非治亂

天地陰陽常相爲用而不可以貴賤小大論也

諸虛註道無貴賤物情好惡耳世俗所尚皆外物也夫小天地大毫末非理也若因其大而謂之大則物皆可大因其小而謂之小則物皆可小此差數也以差奪理久矣東西之相反猶高下之不可相無功自我有濟彼必矣我若無功彼何賴焉堯之所然而然之則天下莫不然桀之所是而是之則天下孰敢是聖凡趣操詎可同哉

堯舜湯武順天時守功分者也之噲白公逆人事執差數者也故貴賤無常在乎趣操之異君子小人器識分矣然而是非治亂常相倚伏不可不察也師天無地師陰無陽者膠固不明未可以語道差時逆俗者在貴即賤當時順俗者方小即大矣

鷹喬云自貴而相賤雞蝨豕苓時爲帝也貴賤不在巳即軒冕儻來之意以天地比稊米毫末比泰山則等差之數不足言矣

各任一職以爲功曰功分農商工賈世間

不可闕一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也以堯爲是以桀爲非固趣操之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見矣因其小大有無然非即齊物論因是之意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纂夫義徒即堯桀之論

物無貴賤已物兼忘也自貴而相賤彼是未忘也貴賤不在已忘已任物也因大而大因小而小即物所宜也以至功

趣之有無然非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物理人情於斯可見矣故爭讓之迹善惡之行貴賤有時而未可以爲常猶殊器之異用殊技之異能殊性之異便不可以一槩論也若師治而無亂師陰而無陽非明乎天地萬物之理者也禪繼順逆各因其時而已汝不必多言也縱使言之僅論其迹耳又惡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哉欲知貴賤小大之所從出者當於未始有物求之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端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端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三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郭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自拘執則不夷於道隨其分故所施無常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無私德公當而已無私福天下所同求故汎汎然無所在奄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疎而承翼哉唯其無

方故能以萬物爲方而莫不皆足死生者無窮之一變耳非始終也知成無常處故不以形爲位而守之不變欲擧之令去而不能欲止之使停又不可變化日新未嘗守故但當就用不可執也若有爲不爲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呂註學者平日係於有物一聞道無貴賤小大則於爲不爲弊趣舍之際莫知所從固其宜也所謂貴賤者是物之反衍而已非道也反則有往反爲貴往爲賤衍則有

耗行爲貴耗爲賤則當放志而無拘拘而志則與道大蹇而不通矣所謂少多者物之謝施而已非道也謝則有榮謝爲少榮爲多施則有斂施爲多斂爲少當兩行而無一一而行則與道參差而不當矣無私德則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拘而志之謂也無私福則於所祭之人無所獨與無一而行之謂也無所畛域與道通而不大蹇之謂也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與道當而不參差也恃其成則不知終始

之不可故位乎形則不察乎盈虛而不知分之無常也年不可舉故遥而不悶時不可止故掇而不跂消息盈虛終則有始則天行而已是所以語大道之方論萬物之理也柰何係心於辭受趣舍之際哉若驟若馳言變化密移則何係心於爲不爲之閒固將自化安排而去化之謂也

疑獨註萬物之理寘於自然非爲也非不爲也又何措意於辭受趣舍之間哉衍者有餘施者所分也貴賤少多出於强生分

别非道之真理道之真理則一而巳以道
觀之貴不爲加賤不爲損多非有餘少非
不足又何有貴賤少多之别哉無私德則
於所君之人無所獨賴無私福則於所祭
之人無所偏與此下註文並同呂說

詳道註衍者廣平之地反之則平復爲陂
平陂之分未始有常貴賤往反豈異是哉
施者仁之用謝之則賜予而不以爲仁多
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
於名謝施則忘少多而不累於利若是而

不反其眞者未之有也

碧虛註當受而不受何爲乎彼舍而我取何不爲乎貴賤小大不出乎二端耳貴賤無主而反覆流行常也大道甚夷而放心自得通也稟分有數而少謝多施宜也世道參差而行止適變理也德私則不嚴毅福私則不久長有畛域則不溥汎有方所則有承接扶翼之而兼懷之德喪矣已上皆辯貴樂賤之義忘我則無短長忘心則無生死忘位則無盈虛忘年則任化忘時

則任遷忘消息盈虛則孰爲之終始夫物無時不生無時不化其變如驟其移如馳陰陽爾四時爾固將自化何容心於爲不爲之間哉

鬳齋云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反而求之吾身綽綽然寛衍也若以貴賤是非自束則與道相違施則有多少謝去其施則無多無少若執一而行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參差矣國之有君祭之有社諭此心以道爲主而無所用其私此心廣大無所窮極

則無町畦萬物皆備於我已足兼懷也無所私愛其孰承翼拱扶之耶無方即無心無心則無短長無生死不恃其成即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不位乎其形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來則時不可止

大義即道也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爲何者不爲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未明天理物情則猶有所疑復以辭受趣舍爲問海若告以世間所謂貴

賤少多是其一反一衍一謝一施耳若拘志而一行與道差蹇矣若君之於民德無不被社之於人福無所私明道之無方而兼懐萬物也物之死生乃形化之一變非道之終始也故成無常處不以形爲位而守之其去不可止其來不可禦萬物盈虛之理如斯而已夫物生若馳其機不息任其自化無容爲不爲於其間況辤受趣舍乎此言應物貴乎無心則死生不足爲累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理者必明於權明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

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郭註何貴於道以其自化 知道者知其無
能無能則何能生我我自生耳四肢百體
已不爲而成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斯
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乘變
應權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故心之所安
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則苦不能苦雖心
之所安亦不使犯之知其不可逃安乎命
之所遇審去就之非已故莫之能害也天
在内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内外之分皆
非爲也知天然之知自行故雖行於外而

常本乎天位乎得與會相應有斯變也知落天地事該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之道全牛馬不辟穿絡者天命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若乃走作過分驅馳失節天理滅矣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所得有常殉名則過也

呂註任物自化即道也河伯不悟乃請何貴於道海若告以達理明權不以物害已皆知道道者之事而非體道極致至於水火

不害寒暑不侵則體道者固如此也非謂其薄之言察乎安危謹乎去就莫之能害則知道達理明權而已寧於禍福知其不可奈而安之則天在內矣察於去就則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人在外矣以是而入德

雖未能天而不人而德在乎天矣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則出天而之人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則由人而之天也自無以人滅天至是謂反其眞則其於道也豈特知之而已哉

疑獨註大同呂說

詳道註知道者必達理達理者必明權權者以無心應物而不失其平庸詎以外傷内以物害己哉爲道而至此則能以之應人躑躅而屈伸以人復天反要而語極此

海若之論始於齊小大同貴賤中於察安危謹去就而終於明天人反要極蓋能齊物則能全己全己則能復道而至於要極則反其眞而已矣

碧虛註知化化之道達生生之理者必能

適物之權故樂全而無傷察安危審禍福
謹去就故也是以有德者內守天理外修
人事然後位業可得而進退出處在我可
以反要妙而語極致也牛馬天理也穿絡
之者以人滅天飢渴馳驟以故滅命黃馬
驪牛則以得徇名也守天而不失還朴而
不偽矣

鬳齋云此問尤妙言既聽造化之所為則
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
明亦有此問文公不曾答想難言也故莊

子於此說箇權字又以不以物害己一句
明之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權用之
在我者有道之全體然後有此大用明於
權則知輕重也薄謂迫近之至德之人固
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恃此以

薄之猶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察安危
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
之自然天內人外即前篇主者天道臣者
人道也德在乎天言自然之德知天人之
行此知字從人心上起本乎自然而安於

所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躑躅而屈伸謂進退各循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理之至極也牛馬四足得於自然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至滅天滅命徇名則人心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既知天知人能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是謂反其眞故人事命天理也

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遠浪漸近漸激至是而雪濤噴薄使人應接不

暇須臾澄靜則波光萬頃一碧涵天人之息僞還眞中扃虛湛者有類於此夫至德之士由人以明天因權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孰能害之然亦未嘗恃此而傲物也天在內所以立體人在外

所以應用德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測者也體天居德則屈伸從世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眞若然則處已處人之道盡矣故河伯心冥體會而無所復問焉今學者自信不及群疑窒心與河伯

同病者不少儻能於海若言下豁然有省如雲開月見則昭昭靈靈求諸已而足何暇它問哉知天人之行天當是夫音符位乎得當是德詳文義可見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

端一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　端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四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蛇

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䲡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郭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悅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

者欲有其身矜其能所以逆天機而傷神器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損聰明棄知慮魄然無爲而任其自動故無動而不逍遥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也秉萬物御羣才役才各自得物各自爲而天下莫不逍遥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呂註夔以一足憐蚿之多足蚿以多足憐蛇之無足蛇以動其脊脅而憐風之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則目之繫此見彼而憐心之無所見而無往不至可知

也夔以一足爲易憐蚿多足之難蚿以多足爲易憐蛇無足之難天機所動莫知其然則其難易豈在於多少有無之間哉由是知風目與心莫不出於自然若河伯之區區計夫貴賤少多何足以與此夫風以

小不勝爲大勝而人之目與心之用其神於風也遠矣乃不能得所謂無見無知而能見見知知者以制萬物之大勝豈眞知也哉

疑獨註夔一足而危蚿萬足而安蛇無足

而疾風無形而動化目著色相心入䌷法者也以一足憐萬足少憐多也以行遲憐行疾多憐無也蚿以有形爲累而憐風能動化風以無見而憐目之有見目以爲物所役憐心之處中而無爲也趻踔行危貌

如唾之噴豈期於如珠如霧皆出於天機自然則衆足之行遲無足之行疾與夫行安用足者亦天機而已風之起於北海入於南海出於陰而歸於陽也爲人所指蹭皆不能勝及其折木蜚屋則能勝矣喻聖

人之學至於如風則無以復加自夔之一
足相憐至風則已矣蓋有心有目然後有
所憐目覩於外心動於內所以以此慕彼
而無窮至於無心無目如風之於物則無
所憐矣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詳道註以足爲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
故夔憐蚿以足爲累則萬足不如無足之
愈故蚿憐蛇蛇有有矣覩無有爲不足故
憐風風蓬蓬矣以有方爲不適故憐目目
之爲用司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憐心

也

碧虛註物有以少勝多以無勝有者皆天機時命使然強勢不能奪至理莫能究其夔蚿蛇風相憐之謂歟見莫如目知莫如心目見而弗辨者蘊其明也心知而弗言者韜其智也此以小不勝而爲大勝者也

鬳齋云自一足說到無足皆天機自然之動可謂奇文中間又以人唾喻蚿之多足其末歸之於風而心與目却不說此文字變換奇之又奇者也就風上又說箇小不

勝爲大勝則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
河伯海若問答旣畢南華又自立說以
衍前意云夔蚿蛇以足之少多有無相
憐是著於體也心與目之以内外勞逸
相憐是著於用也皆物之妄情耳唯風
則有體而不礙指蹈無體而能成大勝
有用則動化萬物無用則蓬蓬入海盖
造化噓吸復歸於造化而已喻聖人屈
伸從世體用兼資出處兩全終不失道
人見其小不勝而輕易之及積而爲大

勝則不止乎拔木蜚屋而已豈有心於勝物哉天機所動自然而然視彼河伯海若貴賤少多大小精粗之論亦如異類之以妄情相憐而不悟物物皆具自然之理無容憎愛於其間也夫形數之

少多行止之遲速各安其自然則莫不足乎道此聖人處世所以無往而不適也或疑後文細述相憐之義至風而止憐目憐心之旨遺而不論疑獨結以有心有目然後有所憐其說得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

之令非也請辭而退

郭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時勢適然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漁父獵夫烈士之勇各有所安聖人則無不安也知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安於命者無往而非逍遥也

呂註孔子之畏匡安於死生之際而不懼卒之以匡人請退者明夫不能去知與故而以死生爲憂者非徒無益適足以累其心而已

疑獨註窮通在己時命在天求通不得則易處諱窮不免則難處猶語云富而無驕貧而無怨也古人未嘗以窮通爲累各安其時而已夫不避蛟龍兕虎白刃者一偏之小勇若臨大難而不懼此聖人之大勇兼三者而有之孟子之勇於義可以與此孔子謂汝宜安處我命受制於造物匡人其如予何未幾將甲者辭而退以是知至於命者不生不死孔子盡之

碧虛註孔子遊匡宋人圍之所謂指蹈皆

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鬳齋云此段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與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無由處矣今其止息不必言也

此章明死生有命窮通有時故君子不立巖牆之下亦不求生以害仁臨大難而不懼知命有所制則盡人事於平日安天命於此時而已蓋內得其至貴至

冨者則外之窮通利害不足以動其心卒使將甲若知非請辭而退有以見人不勝天而以弱制強之驗也非聖人燭理之徹自知之明何以與此陸氏音義載司馬舊註云宋當作衛匡衛邑也今本多誤作宋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頥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

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

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眞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

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
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
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
下乃逸而走

郭註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猶小
鳥之自足於蓬蒿左足未入右膝已縶明
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也以小羨大故自
失物各有分不可强相希效始於玄冥反
於大通言其無所不至夫遊無窮者非辯
察所得非其任者去之可也以此效彼兩

失之矣
呂註是非之境言其所自起得於是非之所自起是以視堯桀爲一而知不知此觀之汒然無所容其喙也黃泉六極之下太皇太極之上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忘乎幽明無方而入於神也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乎大通則會乎沖和出神而遂於明也要而言之所謂六通四闢形充空虛是已此意之所不能盡言之所不能論也而規規然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用

管闚天錐畫地之類也
疑獨註公孫龍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
今聞莊子之言汒然若失而心異之公子
牟引井蛙海鼈之喻故驚而自失也夫其
知不能知是非之境論極妙之言無異於

井蛙耳而莊子之方上過乎天之高下極
乎地之深奭然四解顯諸仁也淪於不測
藏諸用也始於玄冥則寂然不動反於大
通則感而遂通其妙若此豈察辯所能得
哉壽陵燕邑邯鄲趙郡餘子弱齡之子聞

趙郡其俗善行遂不遠千里舍已能而強學之不得趙國之能而反失故步此鄗公孫龍不自量而學莊子非唯不得莊子之道終必失其舊業矣

碧虛註野人以負日之煖而欲獻之至尊猶井蛙之將命海鼈也海大故水旱不能損益人之達道者寵辱豈能忻慼哉寓言以是非爲主舍是非而明寓言詎知輕重者耶時利宗乎極致夸時利者未聞久長之策也且莊子者方躡沈溺已超象外隱

淪神化東西俱忘爰自寥參天復乎原本若乃以規法之言而求之以察是用管窺天之類是故學行失步匍匐而歸學智忘眞汒然喪道矣

膚齋云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作十年九潦八年七旱便自別

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高遠奧同釋解達也淪於不測所入者深始於玄冥在無極之先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明窮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失行

之喻尤佳
公孫龍趙之辯士能合同異離堅白困
百家窮衆口及聞莊子之言而沱然失
措蓋逐外學而忘本眞者其患常若此
故魏牟告以井鼃海鼈所見不同使知
是非之所起妙論之所存斯可以登天
徹泉奭然四達始於玄冥契虛合無也
反於大通與道爲一也今徒以區區口
辯而欲窮莊子之道無異壽陵餘子學
行於邯鄲直匍匐而歸耳餘子猶云孺

子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表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秋水第五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郭註寧生而曳尾塗中性各有所安也

呂註莊子不知有死者也而云此者以救時之趨利而忘生唯二大夫之知足以與此

疑獨註莊子引神龜之事以辭楚王之聘蓋不願以身取富貴而殘其生也

碧虛註是知軒冕外物非性命之有也

鬳齋云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莊子辭召以神龜爲喻義甚真切蓋賢才之士爲國排難圖治實有頼焉而功成患集身或不免猶龜能靈於人也昔

陶隱居畫二犍牛以答詔一拘害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郭註搜於國中揚兵整旅欲以子之梁國

而嚇我言物嗜好不同顧各有極也
吕註莊子之所践如魏年之言則無所忤
者也其自比於神龜鵷鶵而以惠子為鴟
梁國為腐鼠不亦可乎
疑獨註鵷鶵鳳屬其趨向大棲必擇木食
必擇果飲必擇水蓋貴禽也鴟者穢惡之
鳥嚇者拒物之聲
碧虛註惠子恐而搜於國中是謂親權者
不能與人柄以富顯自驕何異鴟據腐鼠
而嚇邪

慮齋云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者必有之戲以相識耳練實竹實也

搜應作捜郭註可證成疏謂搜索國中尋訪莊子疑獨因之義頗淺近蓋本於偏旁之誤鴟得腐鼠而嚇鵷鶵又何足與語練實醴泉之味碧梧高潔之棲哉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

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郭註莊子謂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惠子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尋惠子本言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循汝安知之云已知吾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

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呂註循其本則惠子謂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是子非我而固已知我不知魚之樂則我非魚而能知魚之樂矣是旣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我則知之濠上而已不待爲魚而後知也

疑獨註魚藏於深眇而自得經曰於魚得計蓋深知於魚而取之也人生於陸而安

於陸魚生於水而安於水盡已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此所以知魚之樂惠子昧此而強辯是非所以分也莊子請循其本欲其由恕以觀之終曰我知之濠上也以我在濠上之樂推之則知魚之樂矣

詳道註以迹觀之萬物與我無同形以理觀之萬物與我無異性惠子以形觀形故云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以性觀性故已非魚而知魚之情蓋齊小大遺貴賤則天地爲久矣而與我並生萬物爲衆矣而

與我爲一是以處此足以知在彼之趣居
顯足以知潛者之樂也
碧虛註在我逍遥則見魚之容與惠子以
人魚爲異故興難辭是失齊物之肯惠不
知莊事固然矣莊不知魚理豈然哉尋惠

子本問安知魚樂之句是惠不知魚而問
莊也是以儵魚遊泳從容者唯莊知其樂
乎濠上耳蓋謂魚樂與人樂雖異其於逍
遥一也
鬳齋云循本者反其初言汝初問我非魚

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方有此問汝旣如此知我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此篇河伯海若問好與傳燈録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着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户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

李士表論云物莫不具乎道則於我也何擇性莫不足乎天則於我也何有雖契物我之如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妙理嘿會神

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
知魚樂於濠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網
罟之患無濡沫之思從容乎一水之間者
將以是爲魚樂乎以是爲魚樂又奚待南
華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南
華所知在樂而不在魚魚忘於水故其樂
全人忘於魚故其知一莊子於此蓋將無
言惠子亦將無問而復有是論者非問則
至言無所託非言則道妙無以見直將祛
天下後世離物與我爲兩者之蔽耳物將

自有其物則莊固非魚安知魚樂我將自有其我則子固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所以請循其本本末皆不知者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在我者蓋如是也視生如死視己如魚視豕如人視人如豕在物者蓋如是也若然則在在皆至遊而無非妙處物物皆真樂而無非天和奚獨濠梁之上儵魚之樂哉吾知莊與魚未始有分也唯明至樂無樂真知無知者可以語此

明己性者可以通物故天下無遁情昧
己性者無以知人故在物多滯迹莊子
之知魚以性會之也惠子不知莊以形
間之也驟讀此章莫不喜惠子之雄辯
視南華之壘若不足攻暨閱循本一言

而五車之學無所容喙則惠子少本可
知矣經中往往力救惠子之失未有若
此二字之切至者蓋使之友求而得其
性本通乎物理之當然則彼我無間於
大情動寂皆歸於至理奚待入水而後

知魚哉再詳經文謂惠子不知魚之樂全矣全猶必也又全然不知魚樂之意碧虛以樂全名章似失本旨今擬名循本章庶協經意

是篇以秋水命題設河伯海若問答喻細大精粗之理明道物功趣之觀各本自然無貴無賤成敗得失時適然耳翻覆辯難卒歸於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則求之性分之內而足是謂反其真有非言論意察所可及也次論夔蚿蛇風之相憐喻人

以才知短長爲愧術而弗悟天機之不可易小不勝之爲大勝也信明此理則物各足其分何所憐哉無所憐則無所慕故企羨之情息分别之意消斯爲要極也歟孔子遊匡而臨難不懼知命由造物非匡人所得制也若爲横逆浥屈何以見聖人之勇井鼃海鼈即前河伯海若之義而歸於達理明權物莫能害謂世俗沈溺所見隘陋雖知有聖賢在前强欲企羨猶餘子學行反失故步蓋以所短而希所長越分而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鵷鶵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澆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一言物我之

求非徒無益也至論神龜寧曳尾於塗中鵷鶵豈留情於腐鼠皆歎時之澆薄傷道之不行也終以莊惠濠梁之論言物我之性本同以形間而不相知耳會之以性則其樂彼與此同即人之所安而知魚之樂固無足怪而競言辯之末忘性命之本者斯爲可怪矣此語非獨鍼惠子之膏肓亦所以警世之學一先生之言而煖姝自悅者無異河伯之自多於水也故以結當篇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表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表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至樂第一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富者苦身疾作多

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列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

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
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
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
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
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
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
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
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
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郭象註忘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以

爲有樂邪而至樂無歡以爲無樂邪身已存而無憂擇此爲據避處等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凡厚味聲色失之無傷於形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也內其形者知足而已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榮也列士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善則過當故不周濟蹲循勿爭唯中庸之德爲然有善無善當緣督

以爲經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吾未知樂不樂無懷而恣物耳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俗以鏗鎗爲樂美善爲譽天下是非果未定也無爲而任之是非自定矣百姓定則吾身近乎存譬夫天地自清寧非爲之所得故物皆化有意乎爲之則有時乎滯也無從出之者皆自出耳無有爲之象皆自殖耳人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呂惠卿註略而不論

林疑獨註無樂則不憂無身則不死求其

至樂而不憂活身而不死者無有也然則何為何據何避何處何就何去何樂何惡雖然亦奚為奚不為奚據奚不據但因時順理無心於其間者至矣夫天下所尊者富貴壽善所下者貧賤夭惡又以身安厚

味美服聲色為樂求而不得則為苦而憂懼以此養形亦愚矣富者累於財貴者累於位身愈壽而憂愈長盖遠於性命之理矣列士忘身而徇名若以為不善又足以活人必活人而不失身斯為盡善故古之

人忠諫而不聽蹲循而勿爭若子胥好爭
反害其身然不爭名亦不成是誠有善邪
無有邪今世俗之所爲非正爲所樂非真
樂正爲無爲所以能有爲真樂無樂所以
能盡樂吾未知世俗之所樂果樂邪果不
樂邪世俗樂於有爲聖人樂於無爲無爲
誠樂矣而世俗以爲大苦而不能行也故
至樂者無樂至譽者無譽夫是非起於有
爲唯無爲則是非自定無是無非心何適
而非樂身何往而不存哉清寧者天地之

德而天地非恃於清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道出而爲物物入而爲象無從出不知從何出無有象不可得而見也職職言各有所主皆出入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者天地之道人位天地之中豈得無爲哉

陳碧虛註若係爲據等八目則其樂未必至其身未必生天下之所尊所樂者皆外物來寄不可必也今以不得而憂懼非愚而何金玉軒冕比形疏矣蕭然瘦役久生

奚榮列士敢爲而身不免者以爲天下見善故也是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善名不可必必在全生而已俗之所爲所樂奔競誙誙然如將不得已是以塵妄爲樂而以無樂無譽爲苦是非果未定也若乃自

守分内性真不移可以定是非矣兩無爲相合澹然而衆美從之上下有爲而不交則和氣否塞矣眹兆之初本無出入形象之迹然萬物皆自一氣芒芴而來所謂造物者無物而有物物之自造也人多前識不

能無心安得無爲哉
林氏鬳齋口義云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次敘富貴壽善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己者說前三段了後以列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

蹲循即逡巡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爲名而至於殘形不得謂之善矣舉世羣趣誙誙然必取之意我以無爲爲樂而俗反以爲大苦則樂譽是非果未定也雖無爲可以定之耳

楮氏管見云人處幻境之中難遂者樂難保者生故是篇首歎至樂活身之不可必得而兼有使人安其素分無所爲據去就於其間則亦奚樂奚惡哉天下所樂者富貴壽善厚味聲色也而倚伏之機莫測美善不可常有所下所苦者貧賤夭惡所求不得也而能遊乎物初則已猶可忘何外累之能及今觀夫富者之苦身疾作貴者之思慮善否壽者之久憂不死皆疎外其形去道遠矣列

士之不足活身亦猶是也故忠諫勿爭徐有以啓悟之則君無過舉臣得盡職君臣之盛也若夫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邪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邪不樂邪吾以無爲誠樂矣而

世俗以爲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必知至樂之無樂至譽之無譽者然後安於無爲始可以定天下之是非矣夫欲求至樂活身者唯無爲近之天地無爲而清寧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爲物惡得

不化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郭註未明而槃旣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推至理以遺累也

呂註莊子之所貴則孔子孟孫才顏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反子琴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沈於哀樂之邪而滅其天理故救之之道爲若此

疑獨註莊子譏諸人間不能忘人道故妻死則鼓盆而歌見其情發乎聲也惠子謂子已長身已老不爲不久死而不哭亦見其無情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荅

以其妻始死也豈得不槩然及察其本無生無形無氣則果何自而有哉寘於真空而莫得其朕也精鞹而爲物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有形斯有生芒芴有象陽之始也芴未有數陰之始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

氣變而有形有以設飾之形變而有生有生則有死死生相隨如環無端盖自無氣無形無生以觀之則萬物者真空而已自有形有氣有生以觀之則無變而有有變而無猶四時之運相爲無窮人且偃然寢

於巨室巨室指天地萬物譬室中之人人何嘗不出入於室萬物何嘗不出入於天地哉

碧虛註聞死感槩人之常情鼓盆而歌假物遣累也人本無生孰爲形氣混乎冥漠之際相因而有此生今又化而歸無何異四時代謝而往來無迹推求原本故止世慮也

鬳齋云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釋氏云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四

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鼓盆之事亦寓
言如原壤登木而歌豈親死之際全無人
心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
生死之理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
迷故爲此過當之舉便是道心惟微不可

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李蓮老因
哭子而問大惠以爲不能忘情恐不近道
大惠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語極有
見識若其它學佛者答此問必墮偏見
莊子妻死章以世情觀之人所難忘者

而處之泰然何也蓋究其形氣之始悉本於無雜乎芒芴有氣有形形生而情識愛樂無所不有至若親姻情好假合須臾耳惑者認以爲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何愚哉真人痛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下之物生於有有歸於無此自然之理金石有壞況於人乎須以毒眼覷破世間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靈固已無容憂喜於其間而又鼓盆而歌

者寄聲於無情之物所以矯流俗哀號痛泣過用其情之弊若云易悲爲喜則亦不免於偏見耳列子載魏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

吾何憂焉此達人大觀所以異於俗也

然則外物之儻來不足介懷也宜矣

縣字說之不通當是嘅然歎也芒芴宜

讀同恍惚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

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郭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絶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呂註黃帝之所休則心死形廢如土壤而不覺柳之生其肘也柳者易生之物以滑

介為事則其初不免驚而惡之終知其生之為假借塵垢又何惡焉古之所謂觀化者其道蓋如此

疑獨註黃帝之所休大道也柳陰木左陽肘柳生左肘陰陽之變也夫生者造物之假借皆塵垢粃糠何足愛惡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明此理也今觀於陰陽之變化而化及我又何惡邪

碧虛註二人或以支幹離散為善或以滑稽介獨為善觀化空於冥寞之丘峻極之

墟而柳發其肘左取生義夫生者化空之假借於空論之生爲塵垢長景况之死爲昏夜也是故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令有生乃常生忽化乃常化以常生觀常化則知常生不真常化不空空化相通於理何患哉

鬳齋云黄帝之所休謂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令人謂生癤也想古時有此名字假借喻外物塵垢言至微釋氏所謂四緣假合是也觀物之變化而化及我言我隨造物

而變也前言屢屢然惡之亦人情也思死
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爲主又何
惡焉

按柳生左肘其語頗怪諸解略而不論
獨呂註及之偶得管見廣而爲說云柳
者易生之木左肘罕用之臂臂罕用而
木易生喻無心無爲者之速化也夫肘
動物也柳植物也動植異性形質亦殊
動者俄化爲植在常情不能無怪然物
受化而不自知故處乎大冶之中者例

莫遁爲儻悟吾生之爲假借塵垢則肘
也柳也均爲物耳何所容其親疎愛惡
哉由是知萬物與我同一化機然非靜
極無以見所以滑介叔觀於黃帝之所
休而化及之黃帝土德主靜休亦息靜

之義靜者化之體動者化之用觀化而
化及與化俱者也身與化俱何往而非
我此言有情化爲無情則無情者亦或
化爲有情至樂篇種有幾已下可見皆
造物所化耳行小變而不失大常當無

適而非樂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表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至樂第二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

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

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郭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旣齊無當生而憂死此莊子之旨也

吕註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以其一體而已則世之貪生惡死者固非是樂死而惡生者亦豈所以爲一體邪而莊子言此者以世人所病尤在於貪生惡死則南面王樂之說豈無爲而言之乎

疑獨註莊子寓言於髑髏相答問以齊死生使人生時安生死時安死則陰陽變化所不能役無爲當生而憂死當死而戀生也

碧虛註好生者以世事爲樂趣死者以人

間爲勞唯超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
䖍齋云髐然虛而堅固從然從容自得諸
子凡子所言也此段說生死之理撰出髑
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求其意莫作
實話看

南華致髑髏五問可謂灼見世世情憂患
之端據髑髏所答則雖有世患何由及
哉觀者往往於此反疑其樂死惡生誤
矣蓋見世人貪生惡死營營不息喪失
本來之我則此形雖存與死何異故立

是論以矯之庶警悟其萬一猶良醫之因病施劑損彼所以益此其勢不得不然知生之有涯取温飽而止不多積以資業也知死之爲息則委而順之不忤化而增戚也如是則生而無勞死而無苦從然以天地爲春秋何往而非南面王樂邪陳碧虛名此章爲兩謬所以破二見之惑其論得之

顔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已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郭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外合內求外非惑

如何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呂註知不知是非之境而聞莊子之言則眩視憂悲固所不免是以屢及海鳥之說欲學者深思而慎出也衡城窒穴之殊器千里捕鼠之殊技夜明晝瞶之殊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於

實則無過實之名義設於適則無過施之義條達則隨其條之短長而不求通求通則不達矣福持則因其分之小大而不過與過與則不持矣

疑獨註顏回適齊欲以三皇五帝之道教

齊侯不知齊侯禀性有定欲強教之則必
有辱此夫子所以憂子貢所以有問也褚
盛金囊綆井索也小不可懷大短不可汲
深以其禀於天命不可得而損益任其自
然而已彼將内求不得必求諸外而惑生

於心雖欲全生豈可得乎古之人有以直諫
殺身者以此猶以九韶太牢觴海鳥于廟
而不知好惡之有異也是以聖人任萬物
之性故不一其能萬物各盡其能故不同
其事聖人無名因實而後有名聖人無義

匹適變而有義則名止於實者不爲浮名義設於適者不爲非義條達則無往而不通福持則無入而不自得也

碧虛註受命自然不可勸成其猶小囊詎能容大禀質定分不可遷適其猶短綆詎能引深海鳥之驚九韶猶齊侯之惑皇道也人有賢愚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適用則禍去而不危矣

鬳齋云命與形得於天各有一定之分不

可損益以古人之道與齊侯言未能感動
以化之則將有罪我之意此 借顏子以譏
當世遊說之士猶以人食養鳥失其性矣
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莊子
衍出一段說話壇讀同澶水中沙澶地也

人才不同人事各異隨其實之所有而得
其名隨其意之所適而得其理也條達者
直截不費力福持者福常保持也
褚小不可懷大喻命有所成而莫易綆
短不可汲深喻形有所適而莫強是皆

得之於造物無容益損於其間今回與齊侯言先王之道將不契其素心則惑而無主反傷其形矣故繼以海鳥之喻對太牢而不敢享聞韶樂而增憂悲此以己養養鳥失其本性終於不飲食而死耳後又申言以鳥養養鳥之意使求其所適而合其性情則物我之養皆得是以聖人不一其能順物性之自然也不同其事度人事之可否也故名止於實而不浮義設於適而不過此條理之

所以暢達多福之所以扶持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

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郭註各以所遇爲樂歡養之實未有定在夫變化種數不可勝計自得水則爲鼃至皆入於機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呂註遊魂爲變無所不之則百歲髑髏何知也剞心而至於無知則知其未嘗生未嘗死與之均矣汝果養而長於死乎子果

歡而悅於生乎夫唯知遊魂之無所不之而精氣之為物則其種果有幾邪故鼃與蠙衣陵舄一種也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烏足蠐螬胡蝶與陵屯亦一種也或得鬱棲或以根以葉而其變各不同鴝掇乾餘骨斯彌食醯頤輅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竈下或以日久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黃軦之於九猷瞀芮之於腐蠸羊奚之於不箰則不知其種之所自生也久竹也青寧也程也亦一種也而馬

與人有自而生也則物或以無情相生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皆遊魂精氣之所爲也凡列子所言則嘗聞見而知之其所未嘗聞見者可勝道哉

疑獨註列子在生而安生髑髏在死而安死各以所遇爲安是知未嘗生未嘗死養者未必實養歡者未必實歡也㡭古絕字絕而復生有繼之意得水則爲㡭萬物生化之始也次述蛙蠙之衣以至程馬人皆

生化之物或一形數變或因形移易或死而更生或生而反死生此死彼相因無窮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長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有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動靜之主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也

碧虛註予未嘗死未嘗生也其死也其生果歡樂乎汝未嘗生也其死果顛養乎此欲極其不生不死之理也時列子適逢道邊有蛙因指以

論化機蛙感火氣則爲鶉得水則相繼而
生說文反鬮爲鼈遺類水涯著茖如衣乃
科斗所出遺類於山阜之上變而爲草名
曰陵舃藥名車前草此有情入於無情猶
山蚓化爲百合也鬱棲糞壤也烏足草生
水邊俗呼墨草烏髭方用之一草而根葉
異類由氣有陰陽也蓋物有相胥生者不
可一槩論胡蝶就熱化爲鴿掇初出形潔
若脫千日能飛其沫爲斯彌之蟲此言小
大之化相因無窮斯彌爲食醯巳下明有

情之物觸類而變脊芮爛草腐蠸螢也此
乃無情化有情猶朽麥之爲胡蝶也腐蠸
生羊奚即羊蹄菜有情復歸無情也羊奚
與不生筧之老竹比合兩無情相交而生
青寧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園多刺蝟是也

尸子云越人呼豹曰程或謂程爲貘搜神
記秦孝公時有馬生人盖五運六氣觸物
感變難以致詰也
鬳齋云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曰歡却
如此倒說此是弄奇處種有幾者言世間

之物生種不同姑以至微者論之大者亦無異於此而文字之妙不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愈看愈好鼈者水上初生苔而未成鼉蠙之衣則巳成苔附土著岸者陵屯田野高處陵舄車前草鬱棲糞壤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之别名此下說化生之蟲自鴝掇乾餘骨至瞀芮腐蠸皆蟲名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也末後却把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世駭俗處羊奚草名草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青寧

蟲名程亦蟲也馬亦草名如馬齒馬蘭之類人亦草名如人參人面子分明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故爲此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爲未詳是千萬世人爲其愚弄看它不破萬物之變如雀化爲蛤鷹化爲鳩腐草化螢鼠化蝙蝠何所不有出機入機即是出生入死便是火傳不知其盡也

此章自種有幾至馬生人詳見列子南華舉似差畧其文夫動植生化之理耳目不可徧及非格物君子不能盡知盡

極論物類變化之不常以明人世生死去來之不足怪但知有不化者存足矣按經文所載雖未悉通姑以文義考之當從二醯字為句次九猷腐蠸次羊奚至青寧為一句參諸音義亦然成法師䟽乃從頤輅黃軦瞀芮久竹為句恐非經意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斯彌為食醯食醯生乎頤輅頤輅生乎黃軦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比乎不箰久

竹生青寧云云此則排句整齊第加衍太繁文無變體非南華文法也續考列子註引爾雅熊虎䣓其子豹山海經南山多貘豹郭璞註豹之白者曰貘程是貘之別名貘又豹之別名也

是篇名以至樂而首論有生爲累憂苦多端以至避處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意謂人能於憂苦中心生厭離勇猛思復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誠樂否邪盖天下之

事盛則有衰極則必變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獨故達由是知貧賤憂戚玉女于成則禍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於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於性命之情乎故卒之於無樂無譽是爲至譽至樂也已次載鼓盆而歌髑髏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爲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中敘觀化而化及者肘變而無惡求己而不得者聞樂而驚憂此言順化則其樂皆同拂情則雖養非樂也終論人弁

蟲獸生化之不常而斷之曰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大哉機乎孰弛張是凡涉形器罔不由斯生死變化循環無極若悅生而惡死或樂死而厭生皆滯于一偏而非樂之至必也無樂無不樂無生無不生然後不爲化所役不爲機所運造夫大衍虛一不用之妙泯然無際湛兮若存斯爲至樂也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表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表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達生第一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

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
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生奚
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
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
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
郭象註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
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知止其分物稱其
生足矣有餘則傷也守形太甚故生亡知
非我所制無爲有懷於其間故養之彌厚

死地彌至若放而任之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不可免也更生日新之謂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所以遺棄之無所偏爲故能乎萬物所在皆成而與化俱還轉其自然也

吕惠卿註生之所無以爲非所待而生也知之所無奈何知所不能知也凡形不養者以其生生之厚不皆在物之不足凡生亡者以其動之死地不皆在形之離生由是知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然

不可不爲者人安能免於爲形邪欲免爲形者有世而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不以爲形爲事而與彼更生得所謂更生者則幾存矣事本不足棄不棄則累於事而形勞生本不足遺不遺則役於生而精虧

形全精復則德同於初矣萬物者稟精於天成形於地其合則吾之所以成體天地氤氳萬物化醇是也其散則物之所以成始男女媾精萬物化生是也合則不虧散則能移不虧固精矣能移則又精以其所

禀於天者反以相天則所謂存生者豈不妙哉

林疑獨註生之所無以為益生曰祥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貧富壽夭是也養形在乎物逐物無已必為形累為生在乎形守形不離生亡者有之謂形雖存而生理已亡也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果不足以存生然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其為不免欲免為形莫若棄世世者人與我同生而不可去也大覺者

以此爲大夢大者旣亡何物是累無累則
用心正平故能與彼更生生生不窮則至
於命矣夫事奚足棄生奚足遺哉然其始
亦莫不在乎棄與遺也故形不勞而精不
虧若然者與天爲一與化爲友天地交而
萬物生體則有形始則有氣合則爲有散
則爲無形全則明精全則神精而又精乃
天下之至神故能以巳之天相萬物之天
也
陳碧虛註達生之情者任其富貴貧賤知

富非強趨貴非妄慕也達命之情者任其賢愚通塞知賢非辨學通非力致也金玉潤屋而儉嗇不用神氣壯盛逐物而亡者莫不皆然悲夫世人之倒見唯外身者可無死地矣理皆自爾雖不足爲然有生之所未免也夫爲形之患莫大於世緣忘緣則無累無累則不危而德業日新同彼再生庶幾乎道矣在世非事不立有身非生莫存則事奚足棄生奚足遺哉至於形全精復與造化爲一合則成羣物之體散則

歸太無之先也善達生者忘形故形全忘
生故精復形精既壯與化推移研妙不已
歸輔其自然而已
劉槩註生者我之有命者天所制達生之
至者足以知天達命之至者未嘗忘人生
之所無以爲而已之則凡可已者皆不爲
也知之所無奈何而安之則凡可安者無
求於外也不求不爲與道合矣然人之形
於世世之有夫累常相纏而不相離也且
形非道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理

觀之於斯三者累易遣也累可去則世於
我也何有世可棄則我於形也何羨不有
於世不羨於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林氏鬳齋口義云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
外之物知之所無奈何者人力所不及也

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形然物常有餘而
形豈長存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雖不足
爲而不可不爲即前云物莫足爲而不可
不爲也爲與不爲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
累非棄世不可棄世非避世也處世無心

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則我自我世自世矣
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更生則與之無窮
與造物俱化日新又新則身外之事與其
生者不待遺而自遺矣四大假合成體散
則復初歸無形精全則能變化是謂能移

也體道至此則精而又精可以贊造化矣
褚氏管見云許由高隱而辭禪知生之
所無以爲也夫子厄陳而弦歌知知之
所無奈何也儻不安其生而益之物有
餘而形不養矣不安其知而役之形不

離而生亡矣生之來不能却善養以致之也其去不可止過養以傷之也世之人以爲養養形是以存生是知養之爲養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盖不明其所以養而養非其養也生不足爲以其因養而亡然有不可不爲者若飢食渴飲之類其爲也不免以有世存焉耳故欲免爲形莫如棄世有世而遺之何累之有正平謂視物如一而與世俗之生道不同故曰更生更生則近於道矣事固不

足棄我能轉物也生固不足遺我亦忘之也然而形全精復則本於棄事遺生由粗以至精也與天爲一斯其極致歟夫世間萬物皆稟天地之氣合則爲萬物之體出而有也散則復還天地之始歸於無也形全精復則能通化故潛天而天之地而地在人爲人遇物爲物也精而又精謂純亦不已反以相天則歸乎受氣之初萬化所不能役此由達生以造乎忘生之妙也爲世爲形義亦相

類互其文耳

子列子問關尹子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
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
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
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
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

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
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
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
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
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郭註其心虛故能御羣實至適故無不可非物往可之物與物何以相遠唯無心者獨遠耳同是形色之物未足以相先常遊於極非物所制也止於所受之分冥然與造化日新終始者物之極飾則二矣不以心使氣不以物離性萬物皆造於自爾若醉者之墜車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干將鏌鋣與鑤爲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皆以其無心故也不虞而知天也知而後感開人

也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任天性而動則人理自全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呂註天地之運萬物之變孰非氣邪誠能守乎純氣則不窒不熱不危無足異也凡以至虛而巳豈知巧果敢可得與哉譬龍之爲物合而成體則上極下蟠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於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

而已凡有貌象聲色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則奚足至乎先均是色而已先則未有物之初色則物之已有奚足以至純氣之守至虛之遊乎物之造乎不形則非貌象聲色故止乎無所化而不去矣夫得是而窮之者將處乎不淫之度則不皦不昧適與之當而不過也藏乎無端之紀則始終相反乎此不可得而窮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所謂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也壹性則不二養氣則不耗合其德以通

乎物之所造則性修反德而與造物者同之乎不形若是者守全而無郤物奚事入焉夫全於酒者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則藏於天而全之者宜其物莫能傷也常有司殺者殺則人之遇之猶干將飄瓦而已

此天下所以均平雖伐國而無攻戰之亂也開天者德生以其併忘其無知無爲也開人者賊生以其德有心而心有膓也不厭其天則開之而已不忽於人畏人之所畏也民而知此幾乎以其真矣

疑獨註純者不雜守者致一不雜則靜致一則專氣靜而有守所謂專氣致柔是也豈在知巧果敢之列夫貌象聲色物豈相遠而世之所先者不知踐神明之容特先之以喜怒之色奚足以先乎物哉凡物之

所造有形乃自於無形有化乃自於無化言神明之德動靜皆存得是而窮其妙理以極於無形無化物焉得而止焉禮度有法故不淫道紀有本故無端唯無終始然後能終始萬物故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

而不害合其德而不散也若然則通物所造而不爭守其自然而不虧物之自外來者安能入於我哉此下又設三譬醉者墜車得全於酒而不能傷也鏌干飄瓦以其無心而人不怨也人之天有爲中之自然天之天無爲中之自然老子云地法天人之天也道法自然天之天也德生者不以知治國賊生者以知治國不厭其天不以人滅天也不忽於人不以天廢人也民幾乎以其真其言其化下也以此而已

碧虛註以其容行故能冥通不遇虎兕不避甲兵者持守不雜心無機巧也物皆形色孰爲先後有形則有所化得是不形不化之道故無有窮盡物各自正矣彼謂潛行而不窒者不越法度含章藏耀遊乎萬物之終始歸乎太空而已矣壹性養氣合德三者混一與化同矣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窒慹慄慄何事入焉醉者之物莫能傷亦猶是也聖人藴乎天理鬼神莫覩其迹有心有情則招折招悉矣故以之治身則

和暢治國則太平不以知役知而以忘去
忘忘機者德役知者賊不以有德自足不
以無知爲失則近乎真道矣
鬳齋云純氣之守守元氣而不雜也貌象、
聲色謂有形迹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與
物同耳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不能
見乎萬物之終始者皆以迹自累是色而
巳前敘四字後只舉色字文法也造物無
形而止於無所化言其無變易也得此造
化之理而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

故焉得而止焉不淮之度一定之法無端之紀無窮之理萬物之所終始造化是也
壹性合德與造物爲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内旣全而
無郤外物奚事入焉醉者墜車鏌干飄瓦無心也開天之天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
之喻極精密有理人之天猶有心天之天
則心猶未化六根皆爲賊况外物乎
列子得風僊之道故其問若此答以純
氣之守一語盡之盖人獸草木虛空金

石有情無情不離乎氣人則得氣之純
僊則能守此純氣而抱神以靜故其動
也物莫能窒火莫能熱危莫能慄也夫
貌象聲色物無相遠又奚足以相先舉
不離乎形色而已然則所謂先者物之

不形乃物之所自形物之無化乃物之
所自化則萬物之終始可見矣得是理
而窮之物焉得而制焉故將處乎所受
之分藏乎日新之紀而遊乎物之至極
壹性養氣與天合德通乎物之所造則

超乎形色之表矣其形可忘其神無間物奚事入其舍哉次論醉者全於酒聖人藏乎天故莫之能傷也鏌干飄瓦喻無心無情雖觸人而人不怨況不觸人乎人能若是天下均平戰爭殺戮何自而有故天性人知在乎所開而德賊分焉學者慎諸○物焉得而止焉止字說之不通郭註云至極者非所制也當是制字聲近而訛耳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郭註累二丸於竿頭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錙銖之間累三而不墜所失

者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
失遺彼故得此也
呂註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
用志不分亦若是而已
疑獨註痀僂曲腰承蜩如拾仲尼見其巧
妙疑其有道而問之答以五六月蜩鳴之
時累丸至危習之精者猶能使之不墜此
習承蜩之法也錙銖數之微一者數之始
猶掇之者離一而入無矣橛株槁木形容
其不動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此豈天性所有哉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耳

碧虛註蜩可以作醢故承取之初習承蜩累彈丸於竿頭以驗其手不搖動累二丸而不落失蜩猶錙銖至累五而不落則身如斷木臂如槁枝蜩集而不疑故取之如掇也由是知一志凝神則道無不得豈特承蜩之翼而已哉

鬳齋云不反不側只是凝定其心一主於蟬而不知有它此借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是事但以爲技而不知有道寓焉

乃凝於神凝當是疑後削鐻章可照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
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

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
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
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

内拙

郭註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習以成性遂若自然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所遇皆閑暇也若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乎

呂註觀操舟金注之說則形全精復者非棄世遺生至於其神無却不足以與此

疑獨註此寓言達生者率性任眞心無係

累無往而不自得善游者率性操舟猶有未至若乃善没水之人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覆却陳乎前而不入其胷中惡往而不暇哉注者以物賭戲射也鉤貴於瓦金貴於鉤心無所貴故巧心有所貴則潰亂

矣

碧虛註操舟若神善游者不懼溺也鶩没於水者則不待舟即便操之言忘水者猶存舟未嘗見舟兼忘之也憂患不入於胷次内有餘裕故也喻瓦金賤器投物必審

鉤金重實射物戰殆是知輕水則舟可操重貨則心計拙此自然之理也

鬳齋云善没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舟矣射而賭物曰注射者之巧本一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内感感則雖巧者有時而拙矣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
也

郭註學生者務中適守一方之事至於過
理者皆不及於會通之適鞭後去其不及
也藏既内矣而又入之過於入也陽既外
矣而又出之過於出也若槁木之無心而

中適是立名極而實當者也夫塗中十殺
一人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之死地
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呂註單豹則所謂形不離而生亡者也張

毅則所謂物有餘而形不養者也豹則入
而藏毅則出而陽皆有心而爲之柴立則
無心中央則非其後者也
疑獨註善牧羊者視其後者而鞭之欲其
循理而勿失單豹張毅皆不鞭其後者也

入而藏者入而又入出而陽者出而又出
柴立其中央無心乎出入者也得其實則
名必極矣畏塗十殺一人人道之患也衽
席飲食之間陰陽之患也人道之患易見
而人知避陰陽之患難明而不知戒老子

云動之死地是也

碧虛註養生若牧羊好逕故後不得不鞭也單豹養内而不謹外張毅修外而不治内皆失蔽者也入而藏謂幽棲離羣昧於應物出而陽者奔馳溷俗忘於自治柴立中央者朱愚不通少適變也三者無係是得常名而臻極致者也夫畏塗衽席易戒衽席微暗難持故美善之爲害也久矣而天下不覺也

膚齋云拔篲掃帚供灑掃之役也牧羊本

聽其自然有在後者而鞭之謂循天理而
行亦必盡人事單豹張毅皆在人事有未
盡者不可全委之於天也此段於學者已
分上最爲親切推此則知前後說天道人
道之意無入而藏不專於靜無出而陽不
一於動也柴立中央無心動靜若槁木也
盡此三句可名爲至人矣以畏塗喻衽席
即蛾眉伐性之斧示人窒慾之戒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
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

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郭註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閒人獸也

呂註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豈愛身不若彘哉以世為之累也故唯去累世遺生可以無累

疑獨註為龜謀則願曳尾於塗中不願留

骨而爲賔爲豕謀則願食糟糠而措牢筴不願加肩尻乎彫俎之上意謂逆性命之理以居富貴不若順性命之理而樂貧賤莊子自喻以龜而喻世人以豕其微意可知

碧虛註解牛皮爲鼓正三軍之衆爲牛計者不若服軛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爲狐計者不若走澤此牢豕所以不願加肩尻乎彫俎之上達生達命之旨者也

鬳齋云玄端冠也豢芻養之也腞同篆楯

机也曲而可以聚物曰聚僂𦋐管之類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𦋐即此義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形死置身趺蹟之上𦋐薄之中亦甘心焉爲𢧢謀如彼而自爲謀如此何邪

已上四章大意相類痀僂承蜩用志不分似亦發明前章純氣之守淵人操舟若神卽精義入神之謂也牧羊鞭後則示養生之規祝宗談𢧢則警軒冕之惑是皆所以破世人之昏迷歸達生之妙

旨經旨坦明不復贅釋○拔箠上蒲末切李氏舊註云把也盧齋口義同根拔之拔拔箠掃帚也諸解畧而不論無隱范先生云拔讀同拂拂箠皆服役者所執解義通而音訓未明詳玩字形參之以理而得其說拔當是帗傳寫小差監韻帗音拂與翇同全羽也亦侍者所執腞楯陸氏音義云字當作篆輴畫輀車所以載柩聚當作菆才官切僂當作蔞力九切謂殯於菆塗翣蔞之中也而舊

傳經文用字若此續考禮記檀弓篇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椁又云設蔞翣蔞同柳菆聚也聚木蓋棺而塗之龍輴則篆畫龍文也經意蓋謂取富貴者之死以易彘之生彘猶不爲之豈有人而不如彘乎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表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表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達生第二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

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郭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患去而性得者達理也

呂註此言憂疑則鬼雖無能傷而自傷疑釋則病雖在己而自去然則全於天而物無自入者宜其莫之傷也夫皇子告敖何從知鬼之名與其形若此蓋古之民之精爽不携貳者在男曰巫在女曰覡能猶鬼

神祇之居則知其名與形如此豈無傳乎疑獨註此數鬼名古人所傳莊子引之理寓其中凡學未至天道者皆不可以識其有無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亦存而不論也桓公澤中所見皇子告敖[因其

疑而解之故告以委蛇之狀見之者殆乎
霸其言中桓公之心其疑遂釋而不知病
之去也今人病而問卜求醫用巫而獲愈
者亦此理昧者不知耳
碧虛註管仲無心故不見鬼桓公有心故
見鬼成疾陽氣上發而陰凝則善怒陰氣
下發而陽伏則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
則爲病矣及問鬼之有無答以有鬼之狀
洎陳委蛇則正中公之所見是知欲無小
大得之則喜疑無巨細釋之則散臨機貴

於啓悟此至人所以未能忘言也
鬳齋云誒詒氣逆之病沈潚泥之中也桓
公所見者在澤中故獨問委蛇之狀始疑
爲妖故懼而爲病及云見之者霸故喜而
病去矣此事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
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文辭則世間
亦有此事不足怪也

桓公因疑而致疾則非藥所可痊告敖
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成效則知鬼之
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

妄情也明矣妄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
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令人之逐妄喪真
皆見鬼而成疾者也然則孰知治之善
哉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斯爲治病之良劑歟蓋戲尾出而心痛
除弓影去而疑病愈之類也信能澄心
滌覽虛白内融一塵不留萬境莫撓則
鬼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據所載鬼
名似涉怪誕然孔子家語亦有夔罔象
之說左傳新鬼大故鬼小史記鴻池君

獻璧之事則鬼不爲無有也但陰陽各
得其所兩不相傷足矣經云天下有道
其鬼不神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
也方虚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
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
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郭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猶無敵於外
况自全乎

呂註人之所養能如木雞不爲物感而變則亦莫之敵矣

疑獨註此以養雞喻養生而所養有漸次虛憍恃氣無實而自矜猶應響景接悟之速也疾視而盛氣求敵而必已之勝也雞雖鳴而已無變則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知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能使物不生心此養之至也

碧虛註虛憍恃氣軒昂夸大也猶應響景

矜衒瞻顧也疾視盛氣便僻光儀也雖鳴無變同塵不耀也至於望之似木雞異雞無敢應則心灰形槁物莫與爭矣

盧齋云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心猶爲物所移疾視而盛氣言神氣王而形不動首云虛憍而恃則氣在外此言疾視而盛則氣在內至於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

此言守氣之學借雞爲喻

虛憍而恃氣暴其氣以求敵也猶應響景有所逐而忘內也疾視而盛氣內充

而發見有意於勝物也望之似木雞則內融而外化遺物而獨立異雞無敢應見者反走矣此明養氣以全神神全而威著之效也人而學道至於形如槁木則氣與神不待養而自全鬼神猶爲之歆服況同類乎古之人所以不爭而善勝者以此○雞已乎說不遍按列子本文作雞可鬬已乎莊文脫畧耳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

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郭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

無難矣用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哉

呂註由乎性命之理與齊俱入與汨皆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猶可蹈也至於黿鼉之所不能游則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宜其無所蹈而不適也生於陵而安於陵為故故則非出於性而人之所為也長於水而安於水為性性則其所偏能也苟無其性而習之則雖能之不至乎人所不能及也

疑獨註呂梁丈夫之蹈水有道而不爲私任理者也故與齊俱入與汩偕出而不爲所溺始乎故則有所因長乎性則有自然者成乎命則不知其所因所緣而亦非自然矣是故安於陵安於水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碧虛註齊如磨臍之旋入汩者洄洑而涌出私己逆水則不能成性命矣生於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故也長於水而入不危因同本性也游於湍流而不知所以然者遂

成天命也明達生之旨有如呂梁之游因習而成者也

鬳齋云此段與前操舟意同故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謂性命自然之理從水之道而不爲私順而不逆之意安陵安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别但如此作文耳

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爲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世能從人之道而不爲私人亦無害

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安往而不全哉始乎故則因習而成長乎性習久成自然也成乎命則與水相忘不知所以然而然是謂得全於天者也按此章即與物無迕者處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爲涉世之標準歟○並字舊無定音宜讀同傍去聲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

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不敢懷慶賞爵祿齊
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輙然忘吾有
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
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
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郭註視公朝若無跂慕之心絶矣必取其
材中者不離其自然也盡因物之妙故疑
是鬼神所作耳

呂註器之所以疑神者猶如此此則外滑未

消而欲遊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至矣

疑獨註梓人名慶鐻止樂之器一名敔象

伏虎形背有二十七鉏鋙未嘗耗氣虛一

而靜也不懷慶賞爵禄忘利也不懷非譽

巧拙忘名也忘吾有四肢形體則神全而

與天爲一故能視公朝若無而外事之滑

心者消然後入山林觀木形與鐻合者然

後加手而不強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

天此器之所以疑於神也

碧虛註役慮則耗氣無欲則靜心不懷慶

賞爵祿屏外事也不懷非譽巧拙息內念
也忘吾形體忘內外也然後入山林采自
然之材合自然之巧所以妙若鬼神而魯
侯疑其有術也
鬳齋云鐻鍾鼓之拊乃筍簴之類所以懸
鍾鼓刻木為獸形者也不懷爵祿非譽忘
其肢體謂純氣自守外物不入也觀木之
天性形軀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以我
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而已
未嘗耗氣則神全矣又齋以靜心是為

養神氣之道故見於用也其巧專而外滑消觀夫木材天性合鐻形者然後加手則用力少而見功多此器之所以凝神也然而以天合天之妙不可以言盡唯窮神知化斯足以與焉人而能不爲慶賞爵禄非譽之所移則凡所舉措何往而非凝於神耶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

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郭註馬力竭而猶求馬故敗明至當之不可過也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也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是非生於不適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是知識適者

猶未適也
呂註稷之御至善矣而不能無敗於馬力旣竭之後則爲道而務乎生之所無以爲知之所無奈何者亦無自而成矣工倕旋而蓋規矩言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

其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之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而後合乎方圓也夫唯如此則其靈臺一而不桎至於忘足忘腰心忘是非未嘗不適者此其不以心稽之證歟

疑獨註稷之御中規繩莊公以為有文者不能過也使之回旋如鉤百度而反馬力已竭而猶求為故知其必敗此明性命之理順其至當而已不可過求也工倕能旋疾以用規矩得於手而心應之未嘗有所稽留故其靈臺虛一而不為利慾所桎梏也忘足則屨無不適忘腰則帶無不適忘是非則心無不適內不好變外不好從遇其事觀其會以行其典禮則事會無不適是為忘適之適也

碧虛註御中規繩如組織文繡使之回還如鉤百往百反皆復故迹也韓嬰曰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不窮其民故無逸民不窮其馬故無逸馬馬之蹶敗由策御之過分民之竭由政教之苛察故達命

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工倕之應物無滯而性不雜者指與物化也心無稽留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也忘足忘腰末也心忘是非則本亦忘矣況於末乎內外在我所遇皆然自適而常適乃無適之適工倕之

妙亦猶是也
鬳齋云御之巧如織組然故曰文弗過鉤百打圍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雖巧而必敗人之自用豈可過勞其神乎工倕以手旋轉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如

吳道子畫佛像圓光一筆而就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云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手筆兩忘而畧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也故其靈臺純一而不拘礙適安也會猶造造道而至於適則內境純一而無

所變雖與物接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
乎適而未嘗不適者久則併與適亦忘之
也
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可以證文弗
過之義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
喻善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也鉤
百謂圓驅而不止故知其必敗力竭而
猶求則非唯馬敗而人亦勞只公寤而
不言惡其沮志也少頃而驗斯表先見
之明然於危巳無濟矣世之聽忠言而

不能用者其失亦若此工倕旋而蓋規矩諸解中呂說明當所論蓋字尤有理慮齋於蓋字頗費辭而後論精到合二家之長斯為盡善也經意不過謂達生之人心通物理而物與之合非區區求合於物故其巧妙其功深徜徉於世而未嘗不適是為忘適之適蓋人處世間能與物無忤則無往而非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

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以至人之

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

驚乎哉

郭註凡非眞性皆塵垢也凡自事者皆無事之業率意自爲非恃而爲之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也已養鳥養各有所便均任性命之適而至矣

呂註此篇之旨在乎存生以至神全精復與天爲一若孫休之所爲則反之者也其聞斯言也不能無憂驚眩視而不敢飲食故終之以海鳥之説云

疑獨註子扁慶子孫休之師休自謂居鄉

無人謂我不脩臨難無人謂我不勇然而耕田不遇豐歳事君不遇治世居鄉里爲人所擯居州部爲人所逐何罪於天而受命如此其師告以子獨不聞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則五藏皆虛遺其耳目則六塵不入故彷徨塵外逍遥無爲真君之爲出於無爲故爲而不恃真宰之長出於非長故長而不宰今汝修身飾知自顯於世宜其罹害也得全形而無夭自比於人數已幸矣何暇乎怨天尤人哉又恐孫休不

知而驚其言遂舉海鳥之喻言善養生者
各任其性分之適而至矣
碧虛註休自謂身脩志勇所造不遇乃不
知天命妄興[illegible]歎也夫至人之行不顧人
知忘其肝膽如[illegible]喜怒乎遺其耳目況見聞
乎脩勇實遂皆塵垢也自行遺忘皆無事
也今休將爲無恃欲長而宰要人知用矜
伐苟免幸類凫人耳蓋孫休欲務生之所
無以爲故扁子答以知之所無奈何是知
大聲至音里巷俗夫之所必惑也惡得無

驚乎哉

鬳齋云賓讀同擯棄也明汙驚愚言其自異欵啓小孔竅喻其所見者小語之太高彼安得不驚邪此譏當時學者淺見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使之自得而食也鳥養之喻已見前篇

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孫休之所云其於天命理性之說大有逕庭矣故扁子告以至人之行忘肝膽則內虛遺耳目則外靜然後彷徨乎塵

垢之外凡人世有爲事迹皆塵垢也能
離乎此則行住坐卧莫非無事之業所
謂世出世間矣何爲可恃何長可牢邪
今汝飾知脩身昭若日月以攪世間之
禍患得全形無夭亦幸矣何暇乎天之

怨哉此所以深警其迷而使之知復也

海鳥之喻文意顯明

是篇首論生者人之所重或過養而傷生
命在天而莫違或以故而滅命儻達於斯
二者則能保其生而安乎命是爲深根固

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故凡生之所無以為者己之命之所無奈何者遠之知其非所當務而吾有純全之天不可須臾離也請觀醉者之視車讎者之於鏌干則亦何所容心哉承蜩操舟以明積習而造妙牧羊

畏途在乎鞭後而戒危說彘喻貪爵者不如見鬼顯不能冥妄者多惑此後設喻不一皆所以申達生之旨可謂諄且切矣夫人生所養自有定分不為求之而得弗求而失也人之患難有出非虞不為幸而可

逃智而可免也在乎修人事以順天理求其無愧而已壽夭禍福非所汲汲也至若岩谷清修廟堂事業内而養生外而治人亦不過美人倫與教化同歸乎道德之理而已然的知生爲可重而能警乎衽席飲食之間者幾何人哉必也望之而似木雞御而不竭其力斯達乎生理而庶幾乎至人之行矣結以魯郊之鳥聞鐘鼓而憂悲蓋外失其養則内傷其性苟知所以養之則知所以全之要在達己之生推以利物

之生與物同適忘適而無不適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五十九

表五　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山木第一

莊子行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

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黄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郭註設將處此耳以未免乎累竟不處若夫乘道德而浮遊者莊子亦處焉不可必故待之不一方唯與時俱化者能涉變而常通耳

呂註聖賢之不容於世其累常在材故莊子數數言之深戒乎材之爲累也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見殺亦多矣豈以不材必可免邪則山中之木主人之鴈其失均耳故將擇夫材與不材之間而處之然猶似道而非道也以道之爲體不涉兩端亦非

中央則材不材之間猶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無譽無訾不可得而貴賤一龍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潛和而不乖豈係乎材不材之間凡以浮遊乎萬物之祖而已萬物之祖猶云衆父父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見挫尊則見議然則材不材之間欲免乎累何可必得欲無累者其唯道德之鄉乎

疑獨註天下之理其發如機可秉而不可制天下之時其過如矢可因而不可執故昨日之木以不材生今日之鴈以不材死是以聖人因時秉理與物俱流而不凝滯於物與世俱化而不拘係於世一龍一蛇

其變無常不得而譽不得而訾與時俱化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以應無窮之變此先王所貴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免乎離合成毀胡可必哉欲免此者其唯道德之

鄉乎

碧虛註鴈之不存者無其文也木之大本者有其質也至人藏其質而混其文所以遊於世而不僻道德日新也浮遊無迹也無譽訾則能括囊同龍蛇則能顯晦與時化則隨世宜無專爲則可上下以和爲量動則循理遊乎物祖爲不逐末如此則世累莫干太古之道也若夫物情賢則謀猶材木也不肖則欺猶默鴈也道德之鄉在乎不必而無迹也

庸齋云材與不材猶有形迹不免乎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也乘道德即順自然一龍一蛇喻用舍隨時無心故無譽無訾專爲則有心上下進退也以順自然爲度或上或下皆可祖即始也萬物之情私情也人倫之傳傳習也此下數句曲盡人情處世不由人胡可自必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故囑其弟子識之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也

爲聖賢者無不因學而成學聖賢者往

徃徇迹成弊唯得心遺迹斯無弊矣木以不材而生鴈以不材而死此可見之迹也然其所以生所以死豈專在乎材與不材亦有係乎所遇焉故真人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猶以爲未免乎累而

欲脫去之特未知所遇者如何耳能否係乎材所遇係乎命或謂材屬人而命屬天則截然二途矣盖材亦出於天而成之在人命全之在人而有係乎天所遇則天人相因之迹而美惡之所以著

也故材不材之間賢者之事超三者而無累則入乎聖矣是以必至於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然後材之所不能役命之所不能拘也故聖人不貴材罕言命鄉字舊無定音今擬從去聲

與向同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除患之術

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
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
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
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
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
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
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
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
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
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

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

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郭註有其身而矜其國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患慮愈深故令其無身忘國而任其自化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若各恣本步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不亦大乎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胷中君乃謂真欲使之南越也形倨謂蹲踞留居謂滯守

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乃物以自載也君能少費寡欲則無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踰絶情欲之遠君無欲則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謂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見有於人爲人所役用也有天下而寄之百官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己非見有於人也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則世雖變其於虛己以免害一也

呂註以魯國爲皮者患之所生由乎不能

忘其國也蓋形不遺則國得爲之累刳形所以去皮心不白則欲得爲之染洗心所以去欲離人入天此爲遊於無人之野建德之國所以立道也其民愚朴寡欲則非屬於文之不足作不知藏物至而供其求與不求報仁而不以爲恩也不知義之所適則不尚往來不知禮之所將妄行而蹈大方可樂可葬則終始所不去也建德之爲國如此而所以不能遊者以國與俗摩之而已棄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則不勞

而至矣夫道邇甚夷而人視之若遠且險者以形倨倨而不遜留居而不進耳以無形倨無留居而爲車以少費寡欲而爲粮其患不能達哉不見其崖與乎無窮之遊送君者自崖而反則拘於虛而畏其深遠者莫之敢前君自此獨立無匹而人莫之能從也儻遊乎此非有於人非見有於人也堯之爲堯如是而已大莫逮德即前章所謂萬物之祖道德之鄉是也次論虛船觸舟而不怒向之乘道德而浮遊者其於世

也亦若此而已矣

疑獨註南越明地建德聖人之國愚朴寡欲善養心也作而不藏與不求報大仁也不知義之所適真義也不知禮之所將至禮也三者自得於內故猖狂妄行蹈乎大方在生安生在死安死也剗形去心遊於無人之野使之神德行入而同乎天也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之於建德之國使之顯道出而同乎人也魯侯真謂使之南越憂其道遠而險豈知建德之國只在乎

心存神忘形不行而至矣魯侯又慮道遠無糧此皆不能忘物認言着境市南子欲其求之於性分之内使之少費以嗇神寡欲以養心雖無糧而自足矣江喻德道喻海不見其崖背境也不知所窮適道變也如是則送君者皆自境而反言其至於道者中人之所不及也貴者有人寵者見有於人妄非有人則能以貴為寄非見有於人則能以寵為下故無累無憂蓋欲魯侯去累忘憂而與道遊於大莫之國也虛舟以

喻無心故觸物而不慭有人在其上則有心於物而物攖之矣人能無心以處物孰能害之

碧虛註刳形則文皮去洒心則嗜欲除既能自治則是遊於無人之野去此尚賢取彼立德是爲建德之國愚故少私朴故寡欲知義所適故藏知禮所將故報不猖狂何緣遊方外不妄行何緣蹈大方生可樂死可葬終始居而不離也願君去其緒餘與精妙相輔而行憂無舟車未能懸解叉

憂道遠無糧攀緣未絶也少費寡欲無糧自足鶉居而鷇食也涉江浮海望不見崖絶塵無著也自崖而反言力小者不前君自此遠矣視聽不及也堯非有人忘汾水也非見有於人日用不知也我忘人則無

累人忘我則無憂故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之國謂造化也虛船觸舟喻無心而遇物向也不怒非有人也而今也怒見有於人也人不怒虛舟則物不害虛已可知矣

鬳齋云以皮自累言有名於世皆能召禍也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此又云建德之國看此一段令人禮淨土其源出於此戰國時南越未通中土借以立言初無它義耕作自食而無私畜未有禮義之名故無所適無所將猖狂從心而行皆合乎大道也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無形倨不有其身無留居不有其國如是則可以往矣涉江浮海至不知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

自此遠矣言學道之人旣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餞送登舟至於海崖皆已反歸矣譬見舞劒而善草書始因劒而悟旣悟則劒爲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大莫之國卽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虛船觸舟而不怒此喻最佳

狐豹栖伏隱約猶不免於患皮爲之災也今魯國君位無異文皮之賈禍信能刳形則外皮自去洒心則内欲自除超然遠俗是遊無人之野也到此恐魯侯

渺茫無據又設建德之國以誘之作不知藏見在而足與不求報施不爲恩又安知義禮之所適將所以恣行而不離乎大道也可樂可葬言安生安死去國捐俗則舍其係累與道相輔則歸於

無爲若是者可以至於建德之國矣魯侯未悟又慮道遠而無舟車告以但能無以君侯自尊仍無戀此國位以是爲車則可往矣又慮幽遠無無隣無糧曷至故凡著物滯有者畏墮於虛其患常若

此又告以少費寡欲無糧乃足君其涉乎道德之海而無崖無窮送君者喻爵位嗜欲平日相從諳熟者一旦棄去而遊乎無窮則向之相從者望崖而不可進遂與之日遠矣夫有人見有皆不免憂累唯能若堯之蕩蕩無名斯可免患願君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莫即無也蓋由無人之野斯造建德之國大莫則德亦忘矣即逍遥遊所謂無何有之鄉是也虛船觸舟備見前解

○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舊從居為句諸解多因之今定從離為句居屬下文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

[seal]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表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山木第二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鍾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郭註怕然守一非敢假設以益事還用其本性任其純朴而已無所趣無所悅而任彼往來順乎衆無所係而用其不得不爾當故無損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也故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吕註有術設其間則非所謂一也彫琢復朴去華務實也侗乎無識不知誰何倘乎怠疑不敢欲速也送往迎來勿禁勿止彊梁無所抑曲傳無所遏而出於彼之不得已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以其無所設

於一之間而已況天下之理有大塗者乎
庖丁所以遊刃於其間而有餘地也
疑獨註鍾者虛中而善應以喻人心賦歛
以爲鍾喻嗇養精神以治心也爲壇祭鍾
而後用喻成心之體然後成心之用也三

月天道小成上下之懸體用備也王子慶
忌問何術之設答以抱一以爲用無敢設
也復朴喻復性無識息疑何思何慮也往
來勿禁各任所適從其彊梁柔剛也隨其
曲傳不彊柔也因其自窮所以不窮故賦

斂而毫毛不挫此皆不出乎性分之內是以無損而自足也

碧虛註用心專一於其間豈敢妄設邪彫琢復朴制度淳古也倘乎怠疑倜儻無退也勤誠將迎而無抑奪順其拒扞任其附已因其自窮非勢取也賦斂而毫毛不挫民悅故無損也而況有大道者乎

鬳齋云循自然之理純一而無雜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彫琢復朴去圭角而歸自然無識而若怠若疑無容心之狀勿禁勿

止無將迎也強梁不順曲傳順也背隨而
聽之自窮自至言或順或逆終皆不求而
自至故無毫毛之傷大塗謂可坦然而行
無容心以處之也

金石奉天之器應律呂而調陰陽國所
當備者而賦斂於民以爲之則實難成
也今乃三月而成上下之懸設架懸鐘
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也怪其成之速
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答以唯知純一
是守無敢有所設也旣彫旣琢始於有

爲復歸於朴終乎無爲所以至於無識
而若怠若疑也萃乎芒乎遥往迎來若
蚕蝅之過前也來者勿禁隨其曲附也
往者勿止從其彊梁也因其自窮使各
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

表七　三

足以不擾而辨況懷大道於身者乎蓋
其謙辭也此言以道處物者無往而不
從容執物而障道無往而不係累夫賦
歛以成事後世爲國者所不免有道存
乎其間則事成而民不害也所謂有道

者何守一復朴而已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緖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

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郭註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木伐井竭才之害也夫察焉小異與衆爲迕混然大同無獨異於世矣故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

將寄言以遺迹因陳蔡以託意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功自衆成故還之道昧然而自行彼皆居然自得此行非由名而後處之無心而動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恣情任彼彼各自當其責

寂泊無懷乃至人也辭交遊去弟子取其棄人間之好若草木之無心故鳥獸無所畏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呂註翂翂翐翐則雖紛而不亂似無能而

非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則躊躇不得已於動止之間也進不敢先退不敢後無出而陽無入而藏也食不先嘗必取其緒處乎不爭之地也行列不斥人不得害則羣於人之道也知功名之成必有虧而去之以還與衆人此大成之人所爲也道流而不明居則人莫見其功得行而不名處則人莫聞其名得則德也純常帀比狂猖狂妄行也不爲功名還與衆人也此所謂有道者能以有餘奉天下也陳蔡之厄所以

處之非不足於此亦知之所無奈何耳學
仲尼者苟不知有所謂行列不斥與鳥獸
之可入則不至於揭日月而行而爲功名
之所累者幾希
疑獨註大成之人指老子去功爲名還與

衆人此所以不隳不虧也道流於天下而
不見其迹德行於天下而不聞其名不雜
不變無心若狂故不責於人而人亦無責
此至人之道也至人不欲名聞於人子何
喜於名也夫子於是辭交遊去弟子逃於

大澤衣褐食杍盡棄人間之好而求物外之理鳥獸爲之柔馴況於人乎

碧虛註鳥名意怠取其無鷙鸄之心引援而飛食取其緒言避害之深也今孔子飾知以刪詩書脩身以定禮樂昭如日月衆人師仰有如直木甘井先遭伐竭伐功矜名必無全者故神人無功其功歸民聖人無名其名歸臣道氣流布何嘗彰顯至人所居得行其道而民不見其迹也純常比狂夭之君子人之小人也削除聖迹則無

功矣捐棄權勢則無名矣緣飾知以驚愚
故有陳蔡之厄也於是孔子辭交去徒逃
於大澤亦猶意怠之追脅而棲行列不斥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鬳齋云意怠燕也追脅而棲言近人爲巢
不斥不多各依人家故外人不得害之順
道而行顯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
得行其志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
不名處純常一也狂若無心不爲功名人
我無責無迹而化也至人欲無聞於世子

何以名爲喜乎末後數語與列子食豕如
食人意同
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二句停
句分讀義自顯然郭氏乃於明字下著
註故後來解者不越此論唯呂氏疑獨

二家從居從處爲句蓋得當是德名應
是明庶與上文義協言道德流行無往
不在但不欲自顯其道德以取伐竭耳
純常比狂彼此無責故能入獸不亂羣
入鳥不亂行此孔子服膺大成之言而

洗心藏密之效也故標示後世以爲規戒焉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

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郭註君子之交無利故淡道合故親小人之交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絕無故而自

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有故而合必有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去飾任素也因形率情故不矯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情不矯故常逸任朴直前故常足也

呂註學孔子而不知有所謂天屬唯學與書之爲務則所以交於天下者皆人合而已形莫若緣緣則不離而合矣情莫若率率則不勞而逸矣不離不勞則任其質之自然而性分已足奚用求文以待形哉不

求文以待形則不待物宜矣此絕學捐書
之尤至者也
疑獨註以勢交者勢窮則離以利合者利
窮則散唯父子兄弟天屬也其相親之道
尤見於窮禍患害之時故太史公曰疾痛
未嘗不呼父母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故假人之亡國林回不以千金之璧爲利
而以赤子爲愛出乎天性之自然盖其始
無所因而合今亦無所因而離也君子以
道交故淡小人以利交故甘道交之與天

屬其致一也孔子犯患之後交徒益散者其始有故而合亦有故而離也舜之將死以其真道命令禹曰形莫若緣不以心使形也情莫若率不以物忤情也形緣則不離情率則不勞故無文而反質無物而自足矣

碧虛註天屬淡以親利合甘以絕無故以合所以親有故以合所以絕孔子絕學捐書弟子加進去其利合留其天屬也舜之將死以真道清泠曉悟禹曰形屬外因物

而順之情屬内自率而領之物順則合自
領則逸旣合且逸豈假文采以待形用固
不須外物之附已也外物謂親交徒友輩
鬳齋云冷音零曉也以真道告之緣謂因
其自然率謂循其自然不離與道爲一也

形指我文指身外之物不以身外之物待
我待猶宴客曰待不以身外爲文華則不
待於物此不待不資之也

天屬相收出乎自然無故而合也利合
相親出乎使然有故而合也以夫子之

交徒比林回之赤子則有故無故可見淡親甘絶又爲世道況言之此相收相棄之所以分也夫子既悟歸而絶學以至於無爲捐書而究其所以蹐弟子無揖遜之禮而相忘於前其愛益加進則去飾任真皆天屬也奚獨父子而後爲至親耶形緣而不離則已常存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謂我者得矣又何待乎禮文何資乎外物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表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二　　表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山木第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

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郭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矣

吕註明雖故言若此而不見害者虛已以遊世之證也

疑獨註大麄也緳履帶履壞故以帶係之魏王歎先生之憊莊子答以是貧非憊乃引騰猿自喻得柟梓豫章猶君子之得時

今處柘棘枳枸之間謂遭昏主亂相雖欲不憊不可得也如欲强以直言行道比干之見剖心徵驗昭然也

碧虛註無行干人謂之憊不遇固窮謂之貧夫騰猿之處木也得勢則王長處難則危行人處昏亂之世而欲逞英林召患必矣

鬳齋云攬把也蔓纒繞不柔上著加急字其狀猿尤精結以徵也夫三字亦竒

外利禄而守志者貧無所守而氣餒曰

憊貧者士之常憊者士之喪故南華於一字之間必正其名所以欲充其實也騰猿之喻夫豈得已意在柟梓柘棘之分以形容其不遭時耳觀南華所對可謂確乎其尚志者矣吁士抱道而不遇賞音何代而非魏王耶然心廣體胖足以勝之則亦何貧憊之有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

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
己而造大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
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
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
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
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所以待天乎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
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己也吾命有在外
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

哉故曰烏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
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
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
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
所始正以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
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
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郭註天損之來唯安之故易而物之儻來
不可禁禦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
始者即卒矣言變化無窮皆自然也任其

自然則歌者非我也天地之行不可逃偕逝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感應旁通為四達故可以御高大物之利已非求而取之夫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而已盜竊者私取之君子之致爵禄非私取也受之而已若鸃鶥之畏人而入於人舍此所以稱知況之至人玄同天下故相與社而稷之此無受人益所以為難也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正以待之

無所爲懷也凡言天者皆明其不爲而自然人亦安能有此自然哉故曰性是以聖人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呂註猋氏之風猶焱氏之頌木聲人聲犂然有當於人心則其心亦槁木槁枝而已

已自無已而廣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哀也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今則天損而已安用廣已以造大邪無始非卒正以待之人與天一晏然體逝而已安用愛已以造哀邪知今之歌者則知所以爲始卒

爲天人者莫不在此矣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泄非人所能閉無受天損則與之偕逝不敢以爲損而去之也執臣之道猶不敢去而況所以待天乎此無受天損所以易也爵祿並至命之在外者苟受

物所利以爲益與盜竊何異哉君子於四達並至之際以爲物之所利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如鷾鴯之畏人而襲人間則天下相與社稷之不可去此無受人益所以難也化萬物而不知

其禪之者禪之者即不化者也又惡知其終始哉有人有天皆天而已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此有人之所以爲天知其爲天則晏然體逝而終矣

疑獨註七日不火食則幾死矣至於命者安之而無死地歌焱氏之風心樂乎道也有具無數則不役於陰陽有聲無宮角不役於五行也孔子恐回聞歌而遂廣已之事以造大意見厄而遂愛已之生以造哀情故告以無始非卒言變易無窮也合天

人以言之令之歌者誰乎不知所以然而然也飢渴寒暑陰陽之患窮桎不行亦天時也天地之行運物之泄皆本於陰陽陰陽於人不啻父母是以與之偕逝也夫臣受命於君猶不敢去況受命於天乎始用

四達言其襲諸人間無所不通爵祿並至修天爵而人爵從之君子得爵將以利物豈係於已吾之命有在外者謂人益自外至以至公而受人益非竊盜以取之凡不能充其類者皆竊盜也吾若取之何哉言

受人益而非私也鷾鴯襲人間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喻聖人和光同塵天下樂推而不厭也化化萬物者化也禪之者變也變化代代興莫知終始正以待之而已有人中之天有天中之天人而不能有天性而無命也天而不能有人命而無性也性命之理猶陰陽之不可相無體逝而終順性命之理而合天人之變也

碧虛註據几擊琴詠歌古風孔子恐顏回廣己而造大愛己而造哀因告之以人遇

飢渴窮枉不憂則易爵祿勢利不動則難
無始而非卒言有此命則有此報人之所
造不異天賜今歌聲變常不知所以然也
夫荒旱寒燠窮塞不通者天損之也同發
升降則易逆之則難且君命所至猶不可

逃況所以待天乎爵祿之來期於利物非
爲巳也命屬乎內爵祿榮外亦命也天下
公器豈私受哉燕之稱知能遠害也擇居
之便宜落實而不顧避人深也然而須襲
人舍者以窠巢在焉孔子自謂窮塞天命

故易安爵禄人事故難却然歷險難而不忍去者廬墓在魯故也且物莫不有始卒唯盡性命之情者始卒莫與焉具形兩間人也窮桎爵禄天也既與天合則窮達非人矣人之不能順天理而妄作亦性然也故聖人泊然無情隨化所往此達命之至也

鬳齋云廣已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無畔岸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人與天一言在我者皆天理今

之歌者亦非我也無受天損貧而樂也無受人益富不淫也謂天損之時不容不安故易人益之來欲辭不能故難窮極不行推之不去運物之泄氣數往來皆天也君命且不得違天命其可違乎此無受天損易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四達所向無礙事隨而集爵祿外至亦命使然故曰吾命有在外者無功而祿君子耻之視如盜竊然有推不去者此無受人益難也鷾鴯即意怠畏人而與人相近居社稷祭祀之地人

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人自愛而容
之言處富貴之人能如鷓鴣之無益無害
於人則亦無識惡之者既富貴矣安得無
益無害此所以爲難無始而非卒言不知
其始終但居造化之中待之而已人者天

所生故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有天
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此性與生字同人
性生而有皆得之於天非人所與也故聖
人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
槁木槁枝皆無情之物歌焱氏風傷今

思古也廣巳而造大猶云張皇其事愛巳而造哀鍾情憂戚也夫天損之來安之則易人益之至辭去則難孔子嘗謂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南華反立說語意尤奇而於理無悖此所以度越諸子也蓋貧而無怨難指俗而言無受天損易爲學道者而言若顏子簞瓢自樂無受天損易也王子搜登車仰呼無受人益難也蓋天損之來安之在我不以損爲損此所以爲易人益之至制之有

尊不可辭却此所以爲難然而禍福倚伏勢若循環又安知天損之非益人益之非損乎是以達人視損如益處窮如通故不淫不移死生莫奪也信知無始而非卒則何損之能損哉天人之理互

相因成今之歌者亦非我也造物使之耳夫物受天地運化不啻人臣之從君命唯抱道在躬者不受其損也四達並至命在外者得之有道非竊取也則人益之來君子亦有時乎受之矣鷫鷞畏

人而襲人間喻處世全身之知其顧寠巢而不去猶人守社稷而不可離也天地之化物不覺其變人當以天合天安時任化爵禄窮桎非所介懷人而不能有天曾鷾鴯之不若也運物碧虛照江南古藏本作運化於義爲優桎當是窒本經多通用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

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淸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郭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異鵲也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故忘之夫相為利者常相為累故有欲於物物亦欲之誶問之也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於此世而不度所宜斯守形而忘身者也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之道入俗從俗不違其禁令也以見問為戮夫莊子推平於天下故每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呂註觀異鵲之利而從耳目之好是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誶足以爲辱是忘身也動與物交即濁水靜而玄覽即清淵夫至人之於清淵未嘗須刻迷也而莊子言此者明虛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以無害而畏人之所畏又不可不然也

疑獨註樊籬也感觸也蟬得美蔭所利者小只忘其身螳螂捕蟬有意於得所感漸大故非徒忘身又忘其形異鵲又從而利之志在必得其惑愈大性命之理皆忘之

矣世人爲利欲所惑者愈大愈忘可不謹歟莊子於此悟而歎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舍彈而回栗林虞人疑其盜栗逐而誶之莊子知物情若此居家三月不出户庭藺且莊門弟子疑而問之答以吾守形

而忘身覷蟬鵲所利而已亦忘其身觀濁水而迷淸淵以其見彼而反照以此也夫子捐老子入俗從俗和光同塵之義

碧虛註夫物相爲累而忘其所不忘者由彼此之感召故莊子捐彈反走而虞人疑

其盜栗也三月不庭因虞人辱問故守形追悔今乃忘身悟夫向者覽外境之塵而失内照之明也夫子指長桑公莊子之師入俗知禁則遠禍踐境違令則招咎喻孔子涉人世而不免戮辱皆幸脱烹伐者也

表八　十

鬳齋云翼大不逝目大不覩逐物而自迷之狀螳螂與鵲異類而相召皆忘形忘真相累者也守形養生言我爲養生之學忽因逐鵲而忘其身是以欲而汩其理也濁水喻人欲清淵天理也入國問俗悞入宅

人栗園是違禁也此言物無小大有所逐
者皆有所迷而不自知也
樊舊說同藩籬之藩音訓俱遠兼氣象
隘陋非所宜遊今依字以山樊釋之則
陽篇夏則休乎山樊謂山林茂密之地
三月不庭音義註一本作三日詳下文
項間之語則三日爲當傳寫小差耳從
其俗碧虛本作從其令元本應是令字
故郭註及之與禮記入竟而問禁入國
而問俗義同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郭註言自賢之道無時而可也

呂註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所以無往而不愛也

疑獨註夫驕盈矜伐人神之所不與虛已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碧虛註姸美者自驕故爲人所賤醜惡者自卑故爲人所貴陽子使弟子記其事欲後世行賢之人去自賢之行也且美惡二妾有以見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矣

鬳齋云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段與前蟬鵲章皆是學者受用親切處

存自賢之行則美者人猶惡之况於惡乎去自賢之行則惡者人猶愛之况於美乎美美惡由乎形愛惡由乎心貴賤由

乎命形一定而不易命有時而窮通心則隨物而變故其愛惡也無常至於彼自美惡而吾不知其美惡則心與物忘同乎溟涬然後可以化物矣彼能去賢此能忘賢是爲不尚賢所以使民不爭歸於自化無爲而治莫大於斯故用以結山木之論

是篇以山木命題即大樗櫟社之義皆以不材得終天年又以鴈不能鳴而見殺相對立論則南華之於世諦觀之亦熟矣夫

木以擁腫全生理固然也而物之壽夭窮通各係乎命分所遇不可謂例以不材而幸免也材與不材俱爲著迹中間一路猶涉殽訛以其似之而非故未免乎累必欲離三者而獨立乘道德以浮遊與物同波

與時俱化超物祖而無累去文皮而無災則建德大莫之國不在遠求而自至矣若虛船之觸舟不怒賦斂而毫毛不挫皆以無心待物物亦以無心應之至論陳蔡之厄不若鷾鴯之知螳螂蟬鵲不知挾彈乘

之此皆處材而未盡善故不免乎累也林回棄璧甘負赤子而趨帝舜命禹貴形緣而情率則知尊天屬而不待外物矣衣大布而過魏王擊槁枝而歌焱氏明處貧而非憊知天損之易安則人益之來處之必有道矣結以行賢而去自賢之行是超乎材與不材之間而真似者也故真人不憚諄複期學者更進竿頭一步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

春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　表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田子方第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

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郭註言東郭順子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虛而順物故真不失夫清者患於太潔今清而容物則與天同清虛正己物邪自消故不欲動不欲言自覺其近也土梗非真物知至貴者以人爵為累也

呂註其爲人也真則固人貌而天矣凡人之心未始須臾不緣物真人則虛緣而葆真凡人之淸則患於太察真人則淸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則所告者不在諄諄之間使人意消則所設者不在事爲之際聖知仁義則言與行而已如子方之師則所謂道德也求諸形而不得故形解而不欲動求諸言而不得故口鉗而不欲言則非學之所及故知其所學爲土梗耳夫魏豈不爲我累哉

疑獨註凡虛而順物者多失於無所守清而拒物者多失於無所容世有無道之物正容以悟之使人取正於我而邪意自消孟子云正己而物正是也文侯始未悟道則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及聞子方

之師道德若此遂悟理而忘形忘言然後知吾向所學者真土梗耳土梗猶土苴知道者一身尚以爲累況魏國乎

碧虛註赤宅七竅人也不形好惡天也虛緣葆真混俗也清而容物天合也正容悟

物以身率導也使人意消方寸之地虛矣聖知仁義名教也子方之師道德也悟所學爲土梗因真而別妄也知魏國爲我累有大物者難忘也

鬳齋云雖人貌而具自然天德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曰葆真清則易離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動容貌而使之自悟消其不肖之心形解口鉗言其自失以有國爲累故未得深究無爲自然之道也

褚氏管見云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爲累德故凡學道之人爲世所稱者皆未能無迹非德之全若東郭順子其徒猶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其萬一特因文侯之問遂言大畧其爲人也

人貌而天謂外同光塵而內不虧其自然之德虛緣則無爲也而能混迹以葆真清則忤俗也而能恢度以容物正容以悟此爲容之之道使人意消則德博而化容之在我其化在彼此人所難能

者而順乎能之非唯不待乎稱揚而亦不可得而稱揚也聖知之言仁義之行脩其外者耳子方之師之德足以使人內化文侯聞風而悟至於形解口鉗亦可謂速化者矣悟所學爲土梗則知絕學爲全真悟魏國爲身累則知無位之可久此使人意消之良驗也又況於親炙規誨者乎其爲人也真疑此真字爲冗下文有之誤加於此詳文義可見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

見之而不言何耶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郭註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也見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呂註進退成規成矩則威儀詳於折旋之間從容若龍若虎則機變出於燕閑之際諫我似子道我似父則非得我於眉睫之間此所謂明於禮義而陋於知人心者也

禮學之弊如是魯人則尤甚者夫東郭順子正容以悟物温伯雪子目擊而道存則古之聖賢所以相與者如是其微邪

疑獨註禮義出於人心知禮義之迹而不知其本故陋於知人心但見其進退威儀之間耳其諫之則如至親其教之則如至嚴文勝之弊一至于此温伯雪子所以屢見而屢歎也若夫仲尼見之則目擊道存而不容聲由是知見於言語威儀之間皆其粗者也

碧虛註明乎禮義謂進退規矩威儀槃辟
也陋於知人心心謂諫我似子道我似父也
心契常道則目擊而妙存其可道者禮義
容聲而已矣
鬳齋云規矩有法度龍虎成文章諫我似
子道我似父交淺言深也目擊道存即正
容悟物之意
　言所以在意得意而言可忘禮所以接
誠誠至而禮可薄故先聖教人務脩其
實而文非所尚也則夫進退從容諫我

道我者形諜成光去道愈遠謂之陋乎知人心也宜矣昔韋鼎請見文中子子三見而三不言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敎不殺之嚴矣是亦庶乎目擊道存之義云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

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効物而動日夜無郤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

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郭註心以死爲死乃更速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萬物莫不比方皆可見也目成見功足成行功直以不見爲亡耳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夫有不得變而爲無一受成形則化盡無期動自無心其化常新不以死爲死也薰然成形又

奚爲哉知命不係於前而與變俱往不可留也雖執臂相守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而人未嘗以此爲哀何邪唐肆非停馬處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人生若馬之過肆無駐須臾新故相續不舍晝夜汝殆見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服者思存之謂甚忘謂過去之速言汝去忽然思之常若不及俱爾耳不問賢聖未有得停者不忘者存謂繼以日新雖忘故吾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

惠焉故能離俗絶塵與物無不冥也
呂註步也趨也馳也可追而及也至於不
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則不
知所以然而已故以譬奔逸絶塵而回瞠
若乎後矣心未嘗死者不知有死也則心
死而後人死次之此哀莫大者也日之出
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獨有目有趾者待
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而日未嘗
有存亡也物有待而死生而所待者未嘗
有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言而信不比而

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者終以是而已使吾
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
無隙則與萬物皆有待而生其能體所待
以至於不知其然邪以是日徂則非不化
以待盡可不哀與則哀莫大也汝求吾所
以奔逸絕塵之處而莫得是殆著乎吾所
以著而不見乎吾所以不著也人心操存
舍亡孰有所以著而可著乎是[illegible]已盡矣
而汝求之以爲有與求馬於唐肆何異唐
與肆馬之所閱而非馬所居也吾服汝也

甚忘則所所謂吾者無有汝服吾也亦甚忘則所謂汝者無有然汝奚以甚忘爲患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則所謂奔逸絶塵者可見矣

疑獨註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所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也不言而信誠所化也不比而周非親人而人自忠愛之無治民之具而民自洎乎前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夫至於命者知乎晝夜之道達乎死生之理故有形死而心不死者哀莫大於

心死非不亡之死人死者形化而心不化也日之出東入西萬物莫不附麗凡具形體者皆待陰陽而後成功出爲陽故存入爲陰故亡萬物皆有待而死生舉不逃乎此也唯無死生則無所待矣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待盡無所待也此孔子無生無死也日夜無郤合陰陽爲一體災物而動無心以順物不知其所終不以死爲死薰然而成形不以生爲生也日祖言與化俱往交一臂而失言造物之驅人百年一

瞬耳人知以死爲哀而不知此理尤可哀
也著明也唐肆鷩馬非停馬處言欲求向
者之有不可復得猶藏舟藏山而夜半有
負之而走者所以見者日新也若夫故者
已盡矣安得有之吾服汝也甚忘使汝忘
吾汝服吾也亦甚忘使吾忘汝服猶思也
吾有不忘者存繼之以日新也
碧虛註超逸絶塵喻妙理卓絶應變無窮
夫迹之滯礙形之變化猶可遷復若乃靈
府不虛趨死不反哀莫大焉心死者執著

自喪之謂蘧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者其心活耳日之出沒不已比物之生化不停觀者非日莫見履者非日莫行目得日新之妙則視不眊趾得日新之妙則履不蹶是曰成功也日出則萬類皆見日入則萬類皆晦萬類有休王之數死生各有日唯逃乎數者無所係待也仲尼知死生有命故上不逆造化下不期所盡效物而動物攖亦攖日夜無郤心無間斷而不知所終有終則間斷也陰陽之氣薰然成

形若規度前事則悖於天理是以聖人常保日新期至則往且吾汝相與交臂之頃已成陳迹有志之士寧不慨然吾所以顯著外化也汝殆庶幾於此而彼已盡矣奚足論哉吾之一不化者則非汝所及故瞠若乎後矣日新之妙百姓日用而不知以其無迹也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唐肆豈停馬之所哉吾汝相服甚忘即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之義師資兩忘吾汝何患忘乎故吾身非我有也有不忘者存

道無不在也
鬳齋云心死喻無所見生而無所見尤甚於死故哀莫大焉比方可數也日出日入言自朝至暮有目有趾羣動之物必待日而後事可爲人事之存亡係日之出入萬物有待於道猶人事之待乎日也人受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效物而動無所容心無欲無間斷言此身無非和順之理雖知事物無非命而不以命爲規度也日徂者與之俱往交一臂並立也吾終身與汝

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汝但見吾所可見而
不知有不可見者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
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唐無壁屋詩
云中唐有甓唐肆今之過路亭求馬於唐
肆刻舟求劒之意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

行也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不可知汝與
吾之所行亦必極其不可知謂此事我與
汝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後盡汝雖未至
於此亦可患焉汝既知有奔逸絶塵一觧
未盡到汝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所見

不同而已之不忘者仍在謂見到無處方
盡依舊只是有時道理也
孔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即揚子
所謂顏苦孔之卓也聖人之心湛如止
水物來斯燭潛應所感是謂與物爲春
日夜無欲者也若其心死則枯槁絶物
滯於頑空沈淪幽寂莫使復陽故哀莫
大焉旣心死而不復陽則人死亦隨之
矣日有出入以喻物有死生有目當是
有首天地篇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

有嘗有趾謂凡戴天履地之人是指造化物之存亡係於造化之出入所謂有待者也日徂則與化俱往吾與汝共處一生之中若交臂而過頃刻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見乎吾所以見特窺其迹陳迹已化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鬳齋說爲近又疑當時闤闠有此名如京師馬行樊樓之類要亦不必深究吾服汝也甚忘謂吾思汝之前事已俱化矣汝之思吾亦然此古今聖

賢愚知所共非可以計力免但當委而順之知有不忘者存足矣竊觀此章問答極於出生入死造化推遷之理先儒所未發明羣弟子所不可得聞者也唯顏子優入聖域故夫子以此告之爾詳

交臂而失一語有以見拳拳於道義之間情均天屬德意薰然惜夫化機之不可停羣居之不可常也然而知有不忘則大常者存非化所役去來見在無得而間之前所云者特其涉世之迹耳豈

足以窺聖賢之蘊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四

表十

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隷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隷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

大全也
郭註憝然似非人寂泊之至無其身心而後外物去初者未有而倏有遊於物初然後明物之不爲而自有也心困口辟欲令仲尼求之於言意之表試議陰陽以擬之

出天發地言其交也莫見爲紀之形而未嘗守故明其自爾故無功也生萌於未聚死歸於散所謂迎不見首隨不見後至美無美至樂無樂也死生亦小變知小變而不失大常故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知身

貴於隸故棄若遺土苟知死生皆我則所貴者我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已爲道者解乎此所謂懸解也老聃謂天地日月皆不脩爲而自得孔子謂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也

吕註未始有物則起居語默孰非遊於物之初心困焉則非知所能知口辟焉則非言所能言議乎其將非其至也夫陰陽交通成和而物生焉遠之爲歲近之爲日外而萬物内而一身莫不有是也或爲之紀

莫見其形消息改化以是而已生萌死歸始終無端亦以是而已則向所謂物之初者殆是也天下之所美所樂非美樂之至得此而後爲至美至樂也獸之易藪魚之易水此其小變而不失藪水之大常得是而遊之者天下莫不一而同焉則死生莫之能滑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知身貴於隸則貴在我雖有小變豈以所賤而失吾所貴哉萬化無極亦奚足以累吾心已爲道者解乎此故也

疑獨註物之初謂未有氣質之前試議其將難以盡言也肅肅北方之氣赫赫南方之氣大呂陰聲生於巳是出乎陽也黃鍾陽聲生於亥是出乎陰也陰陽之中各有沖氣以爲和而物生焉物得以生不知其紀而莫見陰陽之形消息盈虛至日有所爲總言陰陽變化之理生出於不生此其所萌也死入於不死此其所歸也非是陰陽也孰爲之主哉天下之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所得日新所玩無故得在己之

至美而遊乎物之至樂可謂至人矣死生小變適大常也獸易藪魚易水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往化未始非我也以死生爲小變則喜怒哀樂何足介懷天下者萬物所同得其所同則死生莫能滑況得喪禍福乎聖人以道爲貴其次貴身則有患矣人皆知身貴於隸而不知身爲大患知道貴於身則貴常在我而死生不得與之變天地之間萬化無極何足以累乎心唯有道者能解乎此孔子旣聞至言復問老子

德配天地猶未能忘言何也老子告以水之於汋至人之於德天高地厚日月之明皆本於自然又何脩焉謂吾雖有言猶無言也

碧虛註槁木遺物謂其藏精蘊神離人立獨謂其喪耦入寥遊於物初未始出其宗也擬知而心已困欲言而口又辟離心忘言斯近之矣夫肅陰之氣降乎下赫陽之氣昇乎上二儀通和萬物妙化謂其有綱紀也而不覩其形兆消息有數晦明有常

謂其有造爲也而不覩其功用生則萌於
怳惚死則歸於窅冥無端則莫知其始無
窮則莫知其終若非此道何物爲之宗主
邪孔子又問遊學於忘言之道夫學道詎
有所得得其性之至美至樂而已其於死

生也猶獸之易藪魚之易水暫爾小變又
何患焉夫天下者旁礴萬物而爲一自其
同者視之則已之百體猶臭腐也此之死
生猶寤寐也況其它乎故視執御與軒冕
猶易水易藪耳所謂外化而內不化者也

貴在於我未始非吾其樂無涯詎復有患
譬水之汋挹而善利豈有所造爲至人之
德業廣被豈有所脩治猶天高地厚日月
之明何假脩焉是以夫子自喻以龍蠓去
覆而識天地之大全也

鬳齋云立於獨言超乎世表物之初無物
也陰陽發乎天地四句只是一陰一陽之
謂道交通成和即獨陰不生獨陽不成似
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晦明日有
所爲而莫見其功始終無端皆言造物也

至美至樂贊道之妙魚獸雖易水易藪而水草不失猶人同此天下豈能自異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況禍福乎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哉世間萬化無極又何足爲心累但愚俗不解唯已與道合者方曉此耳至言指前文謂老子猶不能離言語以脩心孰能免此答以江河之水汋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

也至人之德與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又何容力乎

物初者無名天地之始即太極也肅肅出天赫赫出地即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循環無端似有物爲之紀而莫見其形即所謂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明夫物初則知己之初以至天地之初亦若是而已得是至美而遊乎至樂斯爲人道之至也夫物之生死有萌有歸人之生

死可不深究小變謂生死大常不壞也不壞者一靈之本靜而曰性含虛空爲有餘動而曰心入塵垢爲不足達斯理者涉變而通知常曰明其存也如月在水其化也如風行空何易水易藪之足

慮哉天下者萬物之所同則四肢百體豈吾獨有知隸賤可棄而身貴常存則何得喪禍福之能滑夫水之於清性自然也喻至人之德無假脩爲而物自歸之天職生覆地職形載主教化者聖人

之職斯其所以爲大全也歟此章要旨
在生萌死歸而先聖於此多不明言欲
人反而求之充其真見之實然後不爲
死生轉移且人處生死之間上知下愚
無得免者生圖厚養死圖後葬比比皆
然而罔知所萌所歸之何如也夫欲知
其所歸必當究其所萌乍聞此言若茫
然無致力處研窮經意互有發明
南華亦嘗有云察其始也本無生非徒
無生而又無形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

而有氣氣變而有形有生生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四時也又云善吾生者所以善吾死則先聖不言之祕真人已詳言之人患不求耳是道也可以心會而不可以言盡即禪家究竟父母未生已前風火既散已後雖因師指而入終焉直須自悟所謂說破即不中是也學者勉之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郭註德充於内者不修飾於外

呂註莊子數假孔子問學於老聃之徒以明所謂聖知者非至道之盡也此言不發則學者無以知尊孔子之實

疑獨註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斯真儒也內有其道質也外有其服文也有一不具皆非儒也唯聖人踐形然後能稱其服學不至於聖人而服儒衣冠此俗儒也舉魯國儒服而真儒一人則尊孔子之至也

碧虛註爲王佐者一變而足與儒教者何假三千故羊質虎皮必有感者盛德若愚

豈無知者哉
鬲齋云此段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南華以間世卓犖之才而居溷濁之世時人無足與語無以發胷中之奇遂上

論皇王中談孔老下至楊墨桀跖悉評議而無遺其於察言行之實判心迹之微不啻明鑑之燭秋毫也或謂所談多譏孔子徒觀其言而不究其意耳是章結以舉魯國儒服而儒者一人余謂尊

孔子者莫南華若也請觀東坡莊子祠堂
記庶表余言之不妄云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
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
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
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
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郭註内自得者外事全故神閒而意定也
呂註小則百里奚之得政大則有虞氏之

動人以外物入其心而能至是者未之有
也解衣槃礴所以爲真善畫者也
疑獨註爵祿小物死生大事能外爵祿亦
能外死生能外死生則無所不能矣夫内
矜則外莊内足則外閒内矜則神散欲進

而有不受之嫌外閒則神定雖爲而有無
爲之意元君擇畫史而得其真由此道也
碧虛註待時命而飯牛人必觀其行事父
母而忘生衆必察其孝急於人用者學未
至道然自得者藝必精粗迹尚爾況妙理

乎

扃齋云方其飯牛豈有求爵禄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動人者感動而化之畫史之無心於求知而解衣槃礴元君所以知其爲真畫也

爵禄無心而飯牛故穆公與之政而治工拙不矜而槃礴故元君知其畫之真心虛則物附内足者外間故也今世之從事才技者汲汲然恐人之不知而用才者則惟外飾是取宜其得之不精也

毋考飯牛而牛肥只應作飯牛而肥謂百里奚雖處賤躬耕而樂道忘貧四體充悅非謂牛肥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五

表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五　表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田子方第三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人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顧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

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

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故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顔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文

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剌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郭註聊以卒歲竟無所求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鈞而已尚同則和其尤塵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爲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文王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矣斯須者百性之情當悟未悟之頃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呂註知臧文人之足與爲政得之於其鈞莫鈞之間屬之以夢期之以卜而不卜者上恐大臣父兄之不安下恐百姓之無天也用之三年觀於國其效至於如所言則言而能夢不爲不信欲卜不卜不爲不敬直以循斯須而已典法無更六典八法受於天子者此其爲一國之道也偏令無出則可以公之諸侯而後出此所以可及於天下也壞植則壞其所樹之黨斂斛則非先王之嘉量也

疑獨註此一節寓言文王用太公之事文王未得太公之時其心不忍百姓之無天託夢以求之亦聖人順人情之道及受之政大常之法不改不正之令不出三年之後天下尚同故列士壞植散羣植者木之直列士之操也方其尚同之時列士之操無用故壞列士之羣無施故散尚同則天下無異務故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入於四境功成如此故文王北面事之而太公昧然不答汎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

聞文王之舉太公非不能獨行以應天意蓋不欲有異於衆故託夢以循衆人之情於斯須之間耳

碧虛註其釣莫釣謂直鉤也託釣待時隱於釣以爲常耳文王假夢質諸大夫大夫

謂先君之命何疑何卜遂迎而授之政列士壞植散羣謂國治則忠臣隱諫垣廢也長官不成德謂民淳政簡隸斛不入境時和歲豐也尚同則君臣一心同務則四民著業顏子猶疑託夢之非實答以權之予

奪在手斯須之間文王盡之矣又何論剌焉

劉槩註三代直道而行知藏文人之有道則授之政可也奚必託夢以信諸大夫哉蓋知道者必達於理明於權道天也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仲尼與文王盡之而顏子有所未及也然則高宗之夢有類是矣高宗則所謂直道而行者也精神四達與天地同流至誠之驗天人之際猶影響也其夢賚良弼者不足疑矣莊子之寓

言以爲文王欲明權必考古以驗今故假夢以信於人學者或因臧丈人之論以推傳說則失之

盧齋云常釣者釣常在手而無意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釣也壞植散羣言不立

羣黨不成德不有其功同務與衆同事不自異也外國𣪠斛小大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諸侯無二心莫不知歸也朝令者聞文王有及天下之問故逃去終身無聞古本屬之夫夫上夫字讀同大大太山刻石始

皇文曰御史夫夫義同

壞植說者不一司馬註云行列也散羣

言不養徒衆一說植者疆界頭造屋以

待諫士故戍蹤云諫士之館也無隱范

先生云植者邊疆植木以爲界如榆關

柳塞之類壞植散羣則撤戍罷兵隣封

混一此尚同之俗也續考司馬子長樂

毅上燕王書云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

廣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竹田

曰篁植以爲界之物也按此則范講爲

可據餘義備見諸解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註盈貫謂溢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謂不動之至夫德充於内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

呂註引之盈貫持滿之至肘措杯水平直之至前矢適發而復沓方矢復寓而在弦復沓則矢往而沓還方矢則與前矢並言

其前後相續而不絕象人謂其用知不分此射之射也不射之射則所謂純氣之守非知巧果敢之列故登山臨淵而不動其心發無不中推是以往則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固其宜也

疑獨註御寇之射用知之審者故能適矢復沓方矢復寓此射之中非道之中也及觀伯昏無人之登山臨淵揹行逡巡御寇汗流至踵則猶是聖知之粗可見矣若夫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則非聖人莫能故曰

爾於中也殆矣夫射之射謂不出於力分分之外不射之射力分又不足以言之

碧虛註考之射法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故可措杯水其肘上弦發矢往復沓前箭所謂彎𢐀而入也箭方去未至的復寄杯水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象人不動也是射之射謂猶存射法若登山臨淵而能射非唯忘法法兼亦忘形故能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也

鬳齋云發之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

弦上者纔去方來之矢已寓於弦言一箭接一箭如此之神速是射之射也若登山臨淵背行逡巡而伯昏無人能之者不射之射也所謂純氣之守揮斥八極而不變者也

此章明精藝而神耗者易窮以道而通藝者不慄當發矢沓寓而如象人可謂盡射之藝矣及登山臨淵則悚汗而不能立况欲射乎此伯昏所以示不射之射特寓道於藝非以是爲極致也然亦

揮斥八極之漸與習養神之道者請觀諸此或疑御冠著書而自賤若是何邪蓋抑已所以尊師尊師所以尊道也與彎射羿之弓者不佯矣○無隱范先生講宗呂註兼證郭氏小朱云方矢猶方舟之義並也謂並執之矢已寓於弦非寓杯水於肘上也其論爲當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

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旣以與人已愈有

郭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也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使人自得者與人而不損於己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呂註鼻間栩栩然則其息以踵而深深之意以其得失之非我知命而安之也不知

其在彼在我以道而忘之也躊躇四顧則自省之不給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古之真人所以不得說不得濫不得刦不得交者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故也若然者其神可以經山入淵充滿天地與人愈有言

道之無窮也

疑獨註此即論語所載令尹子文之事又託肩吾以明之栩栩然氣微動貌軒冕之來不可却則順受之其去不可止則任之而已得失非在我又何憂喜乎忘乎彼我

歸於大同得喪所以自泯天且不能貴賤之況於人乎真人與化爲友故知者不可得而說美人不可得而濫盜人不可得而刦羲黃不可得而友唯其如此故經山不介入淵不濡居困而不失其亨充滿天地與人而愈有也

碧虛註鼻間栩栩然色澤欣暢貌吾無以過人不矜故無憂耳且有生是妄逆旅誠虛軒冕去來何異蚉蝱之過目也故躊躇弗進存神道德之鄉顧眄四方御氣窅冥

之域彼之貴賤何暇及哉古之真人朴素故難説質真故莫渝寡欲故遠盜無求故不屈是知心無礙者生死不能變形無累者爵禄弗能縈若然者其神無方故貫至堅而無盡其氣無體故沒至柔而不濡潛蘊於無內充盈於無外推功與物物足而己有餘也

鬳齋云鼻間栩栩然息在內而有自養之意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

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彼躊躇四
顧謂高視遐想於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
謂貴者賤者知者不得說非言可窮美人
不得濫非色可淫盜人不得劫非威可屈
義黄不得友遁世而輕天下也介間畢細

貧賤也道在已而充塞天地推以化人用
之無盡也
中心閑豫故鼻間栩栩然息深而動微
知爵祿之來不可却去不可止以爲得
失之非我而無憂色此其所以過人者

也不如其在造物乎其在我乎以爲在我則無造物以爲造物則無我彼我兼忘夫何憂哉躊躇四顧言其自得何暇至於人貴人賤則所樂也内其視三仕三已若遊塵之過前此言安命者忘貴賤輕利者忘爵禄也故仲尼以比古之真人真人者死生無變於已以其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故推以利人其用無極南華寓言於肩吾叔敖所以爲可仕可止之鑑而於内樂無益損焉斯可與之

論道矣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郭註言凡有三亡徵不足以喪吾存遺凡故也遺之者不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夫存亡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呂註天下有常存不死不生者是也得其

常存而存之則存其存矣凡楚曷足以當
存亡哉
疑獨註國之存者物存也吾之存者命存
也至於命者國雖亡而已有不亡者存係
於物者國雖不亡而已之所存者已喪矣

楚王利人之國左右曰凡有三亡徵欲有
其國也凡君不係於國故曰凡之亡也不
足以喪吾存夫凡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
之存不足以存存識楚王之存存者已亡
國之存無益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楚

未始存此以道觀之故無存亡也
碧虛註楚王有吞夷之志故使左右以言
感之凡有三亡徵謂不敬老不尊賢不養
民凡之亡也不足喪吾存不以皮爲災也
楚之存不足以存存國雖存而生已喪矣
由是知存亡在道不在國邑也
鬳齋云此即刖者有尊足存之意謂道之
在已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爲亡楚不
爲存則世之得喪皆外物耳然其意尤在
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歎

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此語誠有味

凡君不以國亡係念而能存己之存知身之重於國也楚王以國存自矜而已之所存者已亡以國爲重於己也已重於國則國雖亡而無傷國重於己則國雖存而已無濟矣是知君子所當存者在乎道德而不在國位而況區區得喪下於國位者乎

是篇立論始於子方之師人貌而天隱德潛耀有不容稱者遂足以使文侯悟所學

之非真知魏國之爲累可謂善揚師德一言悟主者矣何患乎己之不立道之不行邪仲尼見温伯雪子目擊道存則啓迪之機不在乎諄諄訓古之間顏子歎超逸絶塵瞠若乎後則大化密移盡求諸交臂易失之際老聃遊乎物初而孔子識其離人立獨具眼相逢造妙若此而猶有問不幾於贅乎然非因機闡理則無以惠後學故詳及於陰陽成和生物之奥由其萌以究其歸使人人知天地之大全而忘形骸之

小變是亦聖人弘道濟物之盛心也哀公謂魯多儒士則以衣冠取人莊子稽其行實故得以少之及其號於國而獨存仲尼有以見真道之不磨僞學之易泯衡鑑昭昭其可欺耶文王舉臧文人政成而夜遁

則知有心爲治者任賢悱急應物無心者功成弗居君臣之道至是極矣所以示萬世之標凖也至若伯昏以射觀列御寇叔敖三已而無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與化爲一揮斥八極死生無變者也

學道必至此地方爲極則不然皆外殉而中殆者耳終以楚王凡君身國存亡之喻明物我內外之分可謂知輕重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

正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　　正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一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无為謂焉知謂无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无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

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

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无為而无不為也

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黄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黄帝

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郭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矣

禮有常則矯效之所由生故爲道者日損華僞華去朴全雖爲而非爲也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唯大人體合變化化物无難也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生死爲異更相爲始亦不知孰死孰生俱聚

俱散吾何患焉各以所美為神奇所惡為
臭腐然彼之所美我以為惡我之所美彼
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死生彼我
豈殊哉以不知為真是知之為不近明夫
自然者非言知所得是以先舉不言之標
後寄明於黄帝則自然之冥物槩可見也
吕註知北遊則反本以求其所同而玄之
極隱則不皦𢿱則不昧无為則无事无謂
則无言有言不答所以无為謂也反於白
水之南又趨明以求之狐闋之丘或不盈

之地狂則不知所往屈則不伸黃帝之宮意之所在也夫道不可以知知无爲謂則不知是眞知也狂屈欲言而忘非不知也是以似之我與汝知之是以終不近也道无方故不可致致則招之使來德在我故不可至至則自此至彼德則无爲而仁可爲也仁則所厚而義可虧也禮則爲而莫之應攘臂而仍之是相僞而已所以爲亂之首也故爲道者日損以至於无爲則仁義禮樂不得不絕滅之及无爲而无不爲

則仁義禮樂孰非道耶今已爲物則已有知欲歸其根而不知不亦難乎大人則光輝而物不能蔽歸根於芸芸之際亦易事耳生死始終无端无紀氣聚則生氣散則死知其氣之聚散爲徒又何患乎故萬物一也特其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二者交相化而已以是知通天下一氣聖人所以貴一

疑獨註北與水皆知之所屬隱幽而弇顯喻陰陽之中无爲无謂者道也三問而不

答欲其得之於无言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蓋不可得而言也反於帝宮而問焉黃帝以諭中道故答以无思慮无處服无從道所以為知道安道得道也知則未能忘言遂曰我與若知之彼无為謂與狂屈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能體无為之道以行有為之事故以无答為真是欲答而忘為似之言者終不近道也又引老子之言而語以知者不言之意无為无謂則真知也際遠之道不可致日新之德不可至仁可

爲也上仁爲之而无以爲是已義可虧也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是已禮相僞也故見於道德仁義之後是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日損見知則可至道日損猶有爲損之又損則至於无爲无爲則萬法皆空唯

變所適也今已爲物欲復歸根反本不亦難乎唯大人則易耳死者生之始則知生爲死之終易曰精氣爲物氣之聚也遊魂爲變氣之散也若死生爲一吾又何患神奇人之所好臭腐人之所惡本乎一氣運

轉无窮聖人貴一所以明夫自然之道非言知之所得當寘乎无言之理而至矣

碧虛註知北遊於玄水之上欲藏知於淵默也然知不終默有隱伏則有弅起知无所息故知杳冥以求安无爲謂以无答爲答其旨深哉白水則向明而趨帝宮靈府也黃帝即真君收視反聽諸有皆空以知爲是不知爲非者重增過耳不言之教即妙有也且真是與真知皆爲道障尤難除者也大道无形可致上德无德可至仁者

兼愛弊則偏私而有可爲義主裁斷弊則
傾奪而事可虧禮尚威儀弊則矯飾而浮
僞生矣皆自知之失以至乎亂當先損其
知後損不知以至於无知无損而後无爲
无爲而无不爲也无爲則无我其唯大人

乎唯忘生故死莫能係唯忘死故復生之
原知其紀者識其先有其聚者歸於散以
死生爲一條惡往而不暇哉神奇者性臭
腐者形萬類皆以性存爲美性壞爲惡性
之化爲形形之復乎性不出一氣耳得一

萬事畢孰不貴之哉夫有无之利用粗妙之相須也故先舉无爲謂之不答示至理幽微次以狂屈欲告而忘明語默冥會終以黃帝之知所以假言詮道惑於知則爲粗超於言則爲妙也

鬳齋云篇首一段分真是似之不近三節主意歸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繼以道不可以言致德不可以迹求仁義禮皆有迹則道隳矣而禮爲尤甚隳體黜聰此爲道日損也損之又損則忘其故吾之時至於

无爲則循天理之自然无所不可爲矣求
道而有迹則已猶與物同欲見本根之地
難矣歸根言返於无物之初唯大人无爲
則易也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如花木
之發終无不盡之理則其生者猶死矣伊

川云復入之息非已出之息即此意死生
往來孰知其所以紀綱者氣若知死生只
是一理吾又何患爲徒爲一也萬物生死
一理而人自分好惡美惡如花卉方盛則
爲神奇凋落則爲臭腐不知葉落糞根生

者又自是而始是臭腐復化爲神奇古今
往來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
生禍福爲分別一者无分別也
諸氏管見云知北遊於玄水喻多識之
士欲求歸本源隱弅之丘謂未能全隱

其知猶有以示人也无爲謂則不復以
知言故問而不知答反乎白水之南又
向明以求之狐闋則疑心已空狂屈人
以爲狂而曲全者也欲言而忘明其不
可得而言反於帝宮則求諸内黃帝居

中之主有扣不得不應遂告以知道安
道得道之要在乎无思无處无從而已
眞是謂得其實似之次馬不近則遠於
道矣知言之相反若此宜其夫子之於
人聽言而觀行不言之教以身率之无
待於言也夫道降而為德仁義禮猶人
生而知知而能能而役役則為物所物
欲復歸根也難矣唯大人則能物物所
以易也死生者一氣之聚散神奇臭腐
交相化亦以人之所美所惡言之耳聖

人貴一一則混然无間何分乎神奇臭
腐哉唯知死生爲徒者可以語此知謂
黄帝曰已下重衍前文義不待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達萬
物之理是故至人无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
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
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六合爲巨未離其内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
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郭註至人无爲唯因任也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故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死者自死生者自生圓者自圓方者自
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知自古以固存豈待爲之哉計六合在无極之中則陋秋毫雖小非无亦无以容其質四時運行不待爲之昭然若存則亡矣掔然有形則不神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不知其所以畜

也

呂註天地无爲而无不備有大美也四時變通始終不惑有明法也萬物雖多而道无不在有成理也美則充乎其中法則可效理者无所往而不通皆歸乎道而已聖人原美達理知其不爲而自然者觀於天地而已矣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則以物觀之物已死生方圓矣何自而知其根哉雖然扁然而萬物物莫非彼也自古以固存彼未常去也陰陽四時各得其序非彼

而誰爲哉若亡而存不形而神則不可求之於有无之閒也萬物以是相蘊而不知其然此之謂本根

疑獨註大美陰陽也明法生化也成理性命也聖人本天地陰陽之美達萬物性命之理入而爲至人則无爲出而爲聖人雖有爲而亦出於不作也觀天地之會通以行其典禮而已神明者天地之至精百化自化神明則與之而不奪故物之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長

上古而不老是巳六合不離此道之內秋毫亦待此道而成天下莫不由此以浮沉道常日新而无故是以陰陽四時因之以得其序若亡而存不形而神物由之以養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妙萬物者是也推此

可以觀天道矣

碧虛註大美覆載明法生殺成理毫分也言則美乖議則法弊說則理亂唯无爲者默順四時大同天地萬化而未始有極可謂精明矣夫物皆自然故莫知其根獨立

不改乾坤非神明莫能容秋毫非至精莫能成聖人法天地之行物受其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鬳齋云大美即易云以美利利天下明法謂寒暑往來一定之法成理謂小大長短之所以如何說得无爲不作皆自然聖人所以順自然者得諸天地而已神明至精言妙理物之死生方圓皆神明至精爲之孰能究其根極扁即翩然言物化无停而造化常存東坡云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非眞見不能道此浮沉往來不故常新也惛然不可見油然生意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也

此段南華自立説亦接前章无爲无言之意首三句即是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體天地而育萬物豈直塊然无爲不作如木偶哉蓋爲出於无爲作本於不作若天時之運行地利之發育不越乎自然而已合天地之神明至精與物百化榮枯形狀昭昭可覩而

莫知其爲之者此所謂根也扁然而萬物即萬物芸芸之義自古固存道不渝也故大彌六合細入秋毫與物同波而日新陰陽俱運而有序若亡而存恍惚有物也不形而神冥冥見曉也萬物莫不生育於斯而不知此爲本根所謂本根者亦豈他求哉反求諸吾身得其所以生我者是已知其根而守之不離是謂歸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學道至此始可進又玄一步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令彼陳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合彼
參之上文於義爲優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七

正二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七

武林道士褚　伯秀學

知北遊第二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郭註不以故自持與變俱也无心不可與謀獨化者也

呂註正形則坐而鑑一視則无妄窺故邪氣却而沖和歸也攝知則歸根一度則不淫神來舍則守形而不離也德美則充而

同於初道歸則止而集乎虛新生之犢則不知其所之言未卒齧缺假寐則聞其言而隳也被衣行歌而去之悅其安之易也形槁心灰則寂之至真其實知以其无知也不以故自持則其生之遺也後三句謂

其所自出吾不知其誰也
疑獨註形正則不佚視一則不淫故和理
出焉攝知將以去知一度將以忘度故心
虛而神來舍也唯其至和故德將為汝美
唯其至虛故道將為汝居瞳然如新生之
犢言其神全无求其故曰新也言未卒齧
缺假寐被衣喜其得道行歌而去之眞其
實知不以故自持與化俱往也媒晦无心
不可與謀與化為人也
碧虛註體不邪目不蕩則沖和集收知覺

簡法度則吉祥止然後衆美從而純白留瞳光反照視不淨外其道庶幾乎故耳聞可道神入妙門言下懸解凝寂若寐也形若槁骸心若死灰正形一視也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攝知一度也媒媒晦晦則德美充心而不可與謀則道居此皆歌頌齧缺之德容而假寐妙旨難以言盡也

慮齋云正形一視忘其形體耳目也攝知一度去其思慮意識也如是則元氣全而神來舍矣德美謂其足以潤身道居居天

下之廣居也瞳然无知而直視貌初生之犢視而无心赤子亦然无求其故言不知其所以視者何也言未卒而寐語意相契不容言也實見此理之真事物不入於心矣媒晦芒忽貌彼既无心我有不容言者

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善誨者立條必簡善學者受化必速正形一視所以檢外也攝知一度所以肅内也可謂條簡矣言未卒而睡寐則尤可謂速化者也瞳然如新生之犢一句

形容德美道居无心无爲粹然與物相忘之狀最佳觀此可以知入道之方矣被衣行歌之辭與子貢讃漢陰丈人義同人患在爲謀府知主令也无心而不可與謀故歎美其淳德謂世間无復有此人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郭註身非汝有而況无哉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有也至於子孫亦氣自委結而蟬蜕耳故其行處飲食皆在自然中來彊陽猶運動明斯道者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呂註觀天下之物得擅者莫若汝身而天地之委形汝不得有而親汝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而天地之委和汝不得持其成汝生之所本莫若乎性命而天地之委順汝不能違其正觀汝之身知本无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所味是皆天地彊陽之氣所為則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之哉

疑獨註丞者古之得道人身者載道之器而身屬乎造物之與奪則非我有是天地

之委形也身猶不能自有況於道乎非特身也生與性命皆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委順至於子孫亦其委蛻耳知其皆非汝有則當任之自然故其行其處其食皆從自然中來而不知所以然也天地彊陽之氣人稟之而生亦因之而死胡可得而有邪

碧虛註夫道視聽搏之不得果可得而有乎身者塊然而自有豈汝之有哉荅以既云獨化即屬我有委隨也身且非汝有隨

天地之形而有生非汝有隨天地之和而有性命非汝有隨天地之順而有子孫非汝有隨天地之蛻而有故其行處食也皆元氣鼓吹而動於汝何有哉

膚繇云委聚也四大假合曰委形陰陽成和而物生曰委和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曰委蛻彊陽即生氣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而非我有也圓覺經云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不知所持无執著也

丞或云舜師諸解罕詳及續考碧虛子音義註云古者帝王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此說明當夫道本无形因物而見身非我有以神而靈天地委形有成必毀所謂吾者暫寄焉耳

曰生曰性亦然則子孫之爲委蛻又可知矣故其行處飲食一當任之自然天地之和氣流行生育萬物此榮彼謝彼死此生皆道之運化无極而物之受命无窮者也汝惡得而獨有之蓋明天地

造化无私以破世人執有其身而憐子
愛孫之惑始可以入道矣此南華真切
爲人脫韁解鏁之要訣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閑敢問至道老聃
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
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
生於精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
者卵生其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四達
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天不得不高
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
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
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
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
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
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
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
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

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
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
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
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化

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
弢墮其天袟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
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
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无值辯不若默

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郭註曰冥冥曰无形曰道皆明其獨生而
无所資借形則猶精以至粗也萬物雖以
形相生亦皆自然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
明神氣之不可為也夫率自然之性遊无
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寄精神於物表
是以无門无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
偕行也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
定天地萬物皆不得不然是以聖人斷棄
知慧付之自然法以各保止分容恣无量也

與化俱者用物而不役已明道之贍物在
於不贍而物自得言无功乃足以稱道也无
所偏名敖然自放所遇而安了无功名反
於宗者不逐末喑醷物直聚氣耳死生猶
未足殊況壽夭哉物无不理但當順之人

倫有知慧之變故難然其知慧自相齒當
順所遇宜過而過調偶和合之謂帝王所
興如此而已隙駒忽然乃不足惜已生又
死俱是化也死物不哀死類不悲解弢隳
秩言其獨脫變化氤氳无為用心於其間

也不形形乃成務則不至默而塞之故得
也
呂註精神於道猶爲昭昭至道之極則冥
冥物成生理則有倫其精甚眞則无形也
而萬物以形相生來往无迹四達皇皇也
人而邀於此則休乎萬物之奥體强思達
其用无方天地萬物之生成莫非是也夫
博非知而辯非慧聖人已斷之益非益而
損非損聖人之所保也淵乎巍巍莫知其
紀有運有量非道之内萬物之所資非資

於外也由是而求道得其所在矣非陰非陽唯道是從直且爲人與人同耳反宗與天同也喑醷謂非所羨壽夭等觀堯桀奚足分哉果蓏有理萬物所同人倫相齒大道之序不違不守不去不取之謂調而應之德之所以曲成偶而應之道亦不考不鳴也帝王之所興起不過由此道耳人生如駒過隙莫可留止物衰人悲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弢則弛張莫拘墮秩則卷舒无礙魂魄往而身從之言不出乎

大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衆人之所同知非務其所將至也至則體之不至則論之而已明見於道則无道故辯不若默眞聞於道則无聞故聞不若塞言者无言聽者无聞此之謂大得也

疑獨註有冥冥之志然後有昭昭之功有无形之道然後立有倫之事致一之謂精不測之謂神萬物相生以形而所以相生者此所謂精也故胎生卵生各正性命而至精之妙出乎自然以不來爲來不往爲

往无門无房四達皇皇也知此道者四肢
耳目會於真理所以用心不勞應物无方
天地萬物之運行生化亦莫不由乎此若
夫以博辯爲知慧者聖人已斷棄之而非
損益之所增減者則聖人之所保也與化
俱往而无窮供物之求而不乏物往資焉
而不匱此皆道之功用也中國有人謂聖
人非陰非陽言莫測直且爲人者適遇此
形非有意也故反於宗以觀物之變化生
者喑醷氣之暫聚耳世間果蓏皆有性命

之理人倫之尊卑長幼亦然調而應之者天德偶而應之者人道帝王興起於此然皆應世粗迹非聖人之妙用也夫人處世間忽然而已出生入死如晝有夜而逐境昧理從而悲哀之此皆束縛於親愛如弓

之在弢書之在袟唯獨脫者則能墮解之紛乎宛乎魂氣无不之死則人之歸也不形之形生而來也形之不形死而去也此固人所共知非將至之務也謂生死之理衆人亦能言之彼至命者則不論論則不

至也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是得无所得
得之大也
碧虛註陽出於陰有生於无其理煥然精
神者沖妙之緒餘形質者和氣之土苴故
錯雜類分胎卵莫倖也其來莫知孰謂之
迹其往莫測孰謂之崖出則徧滿於何爲
門入則充盈於何爲房无關无剩彌綸皇
皇也遇此沖妙之道者與天爲一應物无
窮天不得不高四句皆指道湼元云得一
是也夫以知詢道則所聞寡以慧答道則

其辭訥絶去知慧古人所取損益之所不
能加而淵乎巍〻巍也運量萬物而不遺者
先務其本非由外也故物往資焉而无匱
乏此明沖妙〻不益不損也直且爲〻道
貌天形也將石〻其宗入於寥天一喑〻醜結

聚而爲有生之〻物頃久復散爲无校壽夭
爭是非皆妄情耳植物无情猶具陰陽之
理人品不易甚不越先後之序聖人事至則
應既往則忘而欲興事務者未嘗不以調
和爲德應偶爲道也人生世間交臂勿失

唯湛寂者无出入不化者无死生解殘墮
秩即決疣潰癰之義紛綸宛轉欲化未化
之間魂魄不守則百骸潰散神歸真宅也
不形之形不化者能化化形之不形化物
者不化也在形屬粗人皆知之得道者粗
妙皆忘矣言論則徒語其糟粕而无所值
故聽止於耳而以不得為得也
鬳齋云有倫可別萬物也无形造化也精
神在人者也萬物以形相生人禽皆在其
中人雖貴於物其生則同无門无房不可

尋求豈知所出入邪邀索而見此道則體
安思違應物无方自天地至萬物四句形
容徹上徹下无非此道人以博辯爲已能
而不知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以造
物斷之不以益爲益不以損爲損所保者
在我外物不得而加焉終則復始應物无
窮未免乎有心有迹物往資焉而不匱則
无心无迹矣非陰非陽不可以物名之有
人之形而心遊物初直寓形天地間耳宗
即物之初喑醷氣不順也自其本初而觀

有形適足爲累百年之間以天地比之須
臾而已果蓏微物生有時萌有種自然之
理也人倫有上下之相制强弱之相凌然
同處世間相爲齒列不違則順之不守則
化也調和偶合道德之自然帝王興起亦

㦲此理而已出生入死即往者伸來者屈
易所謂窮神知化是也物自无而生死又
歸於无本同一理而人物自爲悲哀此有
所包裹而不明如在殼豢之中能自知覺
則解殼隋土豢矣紛宛言其變化大歸返其

眞宅不形之形不可見者形之不形體中有不可見之形釋氏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此事人皆知之未能離形以求故不得至學者將極乎至則所從事不止如斯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此又説高一層話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道不可以形迹求則无值矣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也

昭昭生於冥冥至形本生於精明天下之有生於无也萬物以形相生一生二二生三之義來往无門而四達皇皇无

非門也思慮恂達而耳目聰明无非用也天地萬物莫不由斯則道之爲用大矣世人徒以區區博辯爲知慧而欲求合乎大道聖人已斷棄之矣此章首所以先令掊擊知慮而後告之必至於世

間益損所不能加則淵乎巍巍終始萬物運量萬物而不遺雕琢衆形而非巧也物往資焉而不匱至无而供其求也此其所以爲道歟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言有无死生不得以係之直且爲人有

人之形而无人之情將反於宗遊乎物初之謂也人生乃一氣之結聚雖壽夭不同等須臾耳奚足以分堯桀之是非觀夫果蓏雖微種類滋榮各有條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亦然是以聖人遇

則順之不逆物性過則忘之不介已懷曰調曰偶皆應物之妙用而不離乎道德之間此帝王之所興起人民之所依賴者也夫物之出機入機亦其常理而世人不免乎悲哀未離乎自然之殘黍也

若以理燭破則𣧑然自解魄往身從乃大歸耳何足哀耶不形之形形出而生也形之不形形入而死也是人之所知非將至而難明之事衆所同論也然理至則忘言可言則未至故辯不若默聞不若塞若塞若默此謂大得則辯之與聞失可知矣。運量萬物而不匱碧虛照散人劉得一本作不遺義長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八

正三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三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

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无何有之宮同合
而論无所終窮乎嘗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
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无往焉而不
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
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

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无際而物有際者所
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
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
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郭註舉其標質言无所不在而復問此斯

不及質也夫監市之履豕而知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下賤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謂无之逃物則道不周若遊乎有則不能周徧咸也同合而論然後知道无不在

斯能曠然无懷而遊无窮此皆无爲寥然空虛志寥然則无所往故不知其所至有往則理未動而志已驚矣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也往來者自然常理其有終乎馮閎虛廓之謂大知遊乎寥廓恣

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物物者无物而物
自物故冥也物有際故相與不冥眞所謂
際也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
物而物物者竟无物際其安在旣明物物
者无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
乎皆忽然而自爾

正三　二

呂註螻蟻有知而至微稊稗无知而有生
瓦甓无生而有形屎溺有形而臭腐者也
若是而爲道則道无不在可知期道在乎
四者乃其質也以爲愈下而復問是不及

質矣履豨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豈不愈非其質邪而乃必欲逃物以爲无非所以爲无不在也故前四者雖不同而无不具道之體猶言之有周徧咸其指一也遊乎无何有之宮而得其同合者則焉有四者而非道邪萬物雖並作而嘗相與於无爲則澹漠調閒者莫不復歸其根寥然而已吾志不逐物則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亦不知其所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此則道之未嘗有物而物之无非道

也故彷徨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所窮由是知物物者與物无際小大不得而倪之物有際者所謂物際則非物物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猶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盈虛物也爲盈虛者道也彼爲衰殺本末積散亦猶是也然則爲稊稗螻蟻爲瓦甓屎溺者誰歟

疑獨註貴而上者去道愈遠賤而下者取道愈近世人常忽其下賤者而不知求道爲最近禪家所謂佛在糞堆頭與此意合

市正名獲問監市履豕之法愈履難肥之處愈知履豕之要今問道所在而况之下賤明道之不逃乎物也若謂道必逃乎下賤之物則道不周矣至道散而在物則爲理大言散而在人則爲教周則不缺偏則不偏咸則无私以喻道无不在三名雖異其實則一澹而靜言其體合於心漠而清言其心合於氣調而閒言其氣合於神寥已吾志神合於虛也若是則无往而不知其所至自至也去來不知其所止自止也

吾已往來而不知其所終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彷徨馮閎乎虛曠之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此能物物者也能物物者與物一體而无際矣際者岸畔物有際者所謂物之際也釋氏云前際後際是已不際之際物物者能之故雖有際與不際同際者同物不際者處已既明物物者无際又明物不能自物則爲之者誰乎皆忽然而自爾盈虛衰殺本末積散皆在彼者我何與焉虛心以觀陰陽之變而已

碧虛註固不及質言所問失其宗本故引監市履豨以喻之腕下有肉則知上肥矣道體虛无何處无之无既不逃乎物物亦不逃乎无道則淨穢无間言亦粗妙俱通是以周匝太清徧及萬物咸被其化育猶希夷微之不可致詰混而爲一也遊乎无何有之宮有則不周矣同合而論无所終窮窮則不徧矣嘗相與无爲乎爲則不咸矣澹漠調閒皆爲道者日用寥空其志而已不知其所至周也不知其所止徧也不

知其所終感也以至於彷徨馮閎而不知
其所窮則非知識思議可及也道體无際
化物亦无際有際在物不在道也不際者
无際故能容一切之際若其有際不能容
无際之物矣道有盈虛之名而无盈虛之
實物有衰殺之迹而无衰殺之理道化有
本末而體无本末物形有積散而性无積
散由是知道物未嘗相逃妙用无乎不在
也

廬齋云質本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

愈下也汝无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无所逃周徧咸三字以喻物无精粗其理一也无何有之宮志已見而无固必之意同合而論无有精粗安有終窮哉澹靜漠清調間皆形容无爲之妙能講究至此虛一之旨則吾之志願足矣故曰寥已吾志已讀同矣既无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无所止我既往來而又不知其所終但見其彷徨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窮極大知即道與物无際則與與俱化所謂不物者

乃能物物也與物未化則有際有窮所謂物際者也窮而至於无窮則爲不際於物之際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也物之盈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不可窮此即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道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而其體性周徧法界此云道在瓦甓稊稗指其至下者言之髑類而通則知徧一切處何物不具此道但人品不同見有差別聖人見道不見物凡人見物不見道蓋因

物以障之非道有存亡也今所問固陋不及道之眞質反不若履豕者得其豕肥之要也汝若謂道之逃乎畀下之物則不能周徧咸矣混三者而遊於无何有之鄉安有所窮極邪所謂澹靜漠淸

調閒者終歸於寂寥而已吾志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謂神遊八極舉意即到以至不知所止不知終窮皆形容此道用之无盡物物者道也與物无際通生萬物之謂也而物物有際者謂物各有限

量是所謂際也道何有際哉不際之際道散而爲物也際之不際物全而歸道也道散爲物則易從源趨流出乎自然也物全歸道則難反流還源出於使然也若悟夫爲盈虛者非盈虛爲積散者非積散則安知使然之極不歸於自然者乎

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天知

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夫子无所發
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
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
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
夫體道者乎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
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於是泰清
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
乎无爲无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
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爲曰吾知道之可以
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

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无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无問問无應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无應應之是无内也以无内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

宇宙内不知太初是以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

郭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自肩吾以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夫體道者人之宗主而道非言所得在乎自得耳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无名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形自形耳形形者竟无物有道名而无物名之不能當也不知故問不應則非問所得故終不聞无問无應

是絶學去教歸於自然之意而强問之所
謂責空實无而假有以應者外矣若夫嫳
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者不應而
已矣

呂註夫體道者天下君子之所繫則聖生
王成莫不繫於此令於道秋毫萬分未得
一則其精至於不可分所謂致一也而猶
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體道而萬化未始
有極者乎夫老龍吉之藏其狂言而死凡
以道之為物非視聽所及人之論者謂之

冥冥而非言可論所以論道而非道也泰
清聞論道而非道以爲足以求之於无窮
而无窮不知也无爲非本无爲知其无足
爲而无爲是以知之也不然則玄同矣知
道之可貴可賤可約可散則不免乎數也

无始則極乎始之所自是以知不知爲深
知之爲淺不知爲内知之爲外也泰清中
而嘆曰弗知乃知无窮是也知乃不知无
爲是也孰知不知之知則无始而已夫道
不可聞見言則聞聞見見言言者誰邪有

形而後有名知形形者不形此道所以不
當名也則聞聞者不聞見見者不見言言
者不言可知有問而應不知道也雖問道
者亦未聞道道无問以問者不可得也問
无應以應者不可得也凡以其未始有物
而已无問問之是問窮則不知其无窮而
无以問爲也无應應之是无內則未得其
未始有物於內也以无內待問窮若是者
不觀乎宇宙不知乎泰初則非時與方之
所攝也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則不知

形之高而天地萬物畜乎其中矣
疑獨註體道則與道爲一非學道知道者
比无形无聲曰夷曰希是也人之論者謂
之冥冥以是論道猶非道也夫可以貴賤
約散者道之數不可以貴賤約散者道之
體不言不知則見其本矣故曰孰知不知
之知夫道无聲无色无名故不可見聞言
而有聲聲色色名名者存知形形之不形
則道不當名是以問者固非而應者亦未
是問道者猶未知道況應之者乎問窮无

内不若不問不應之爲愈也以不應之應答无問之問其神矣乎故外不觀乎宇宙之廣內不知乎泰初之妙不過乎崐崘則脫乎地不遊乎太虛則離乎天非至神孰能與於此

碧虛註天下君子所繫言道爲百王師今於道得之秋毫尚知隱秘況其全備者哉窈冥者耳目所不及論道則窈冥亦非故泰清問无窮无窮答以不知知則有窮矣又問无爲无爲知其得道則貴失道則賤

守之則約舒之則散此道之數也不知深矣內矣是无名常道理之妙也知之淺矣外矣是有名可道事之徼也有問則涉迹豈能知妙故問道者未聞道聞則不問矣无問无應猶淄澠之水易論而甘苦之味難言不知而問謂之无問无問問之是爲理屈不知而應謂之无應无應應之是无內照以无內照之應待理屈之問猶與聾者議黼黻聾者論宮商也又奚識宇宙之廣泰初之寥㟥崘之崇太虛之邈哉

鬳齋云有體道之人則天下君子皆歸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況體道而與老龍同者乎狂猶大也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者所以爲道夫道无形聲不可視聽若論説於人以冥冥名道亦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形聲有也冥冥无也知有之爲无不若併與无而无之蓋謂神農此言亦未爲道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形形之不形即不物乃能

物物道不當名不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離其本然之眞矣道本无問問而答之我已離道彼之問者亦非道矣問窮者所見至於問而窮謂泥言語求知見也无內者中心未得此道得此道則不應之矣

此章明道至大不可以問答盡聖賢於此沒身而已人處萬物之中不啻豪末之在馬體其於道也亦然故老龍死而神農與歎弇堈弔所謂體道者正指老

龍隱而顯之耳世人以視聽莫及爲合
道之冥冥非知道也特見道之无而未
能无无也泰清問无窮无窮不知也又
問无爲无爲知道之數而已乃問无始
无始定知與不知之淺深内外即篇首
黄帝云不知真是忘之次之知之終不
近也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孰知不知之
知謂不必求知而有自然合道處无始
乃悟道之不可以聞見言也形形之不
形猶云生生者不生則道不可得而名

也故問者應者皆未聞道聞則不問亦不應矣道无問而强問是因問而窮道无應而强應是无主於内又安足以知至大至先至高至廣者哉○中而歎説之不通義當是印詩瞻卬昊天與仰同傳寫之誤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八

□□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正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正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知北遊第四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爲无有矣何從至此哉

郭註此皆絕學之意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乎

呂註光曜者泰宇發光而能照无有則无
照矣此光曜所以不知其爲有爲无問之
而不得問也窈然空然視聽搏之所不及
此所以爲无有也唯其有无所以爲光曜
不能无无是以未能无有也及其无有則
无所至何從至此哉

疑獨註光曜明知之稱无有體道者也體
道故不可以聲色名相求然此三者混而
爲一其體无乎不在亦无乎不同是以光
曜歎其孰能至此乎言其不可以有加矣

碧虛註光曜喻內照无有喻妙本內照體乎妙本者也謂其有邪則窅然空然謂其无邪則有无焉而未能无无也且論无議有曼衍无窮絕有斷无妙從何悟徹乎哉光曜之問知北遊之大旨也

鬳齋云予能有无未能无无此語至妙未能无无言我猶在无字中為无字所有何從至於窅然空然乎圓覺云說无覺者亦復如是无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為未盡與此義同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視也非鉤无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无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郭註拈捶鉤之輕重而无豪芒之差都无懷則物來皆應也

呂註无用无不用唯道爲然

疑獨註大馬楚之大司馬有工人善捶鍛帶鉤老而藝精故司馬疑其巧而有道答

以非有道也內守固則外物不能亂自少
而好此藝於外物无視非帶鉤无察此其
所以精也蓋用心於此則不用於彼故此
愈精是用之者假不用所以長得其用也
无不用者道也物孰不資焉巧者知之精
知之精猶若此況道之精乎
碧虛註道在有守而已若无察无守是都
无所用也凡有用於此必无用於彼是用
之者假夫不用者也假不用爲用故長得
其用善治萬物者无有不用故用得資焉

慮齋云非鉤无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无不用者道之无爲而无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況道之无爲无不爲者天下孰不賴焉

光曜喻學道而有所見心華發明之初无有則損而至於无爲宜其不得問而窅然空然視聽摶之不可得也光曜始悟而歎其道之至何所修爲而至於此乎猶河伯見海若望洋而歎也子能有

无謂知萬法皆空故獨明此道然猶坐於无未造重玄之域令汝得爲无有何從而至此哉重歎羡其不可及也捶鉤之於物无視不用世間之用能无有之謂也非鉤无察精其在我之用能有无

之謂也至於无不用則无无之謂歟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无有无互顯故物孰不資焉无之爲物窅然空然最難形狀而道妙所立至神之運實資於此世人執著於有不知從无而生還歸於

无耳故真人多以此立論破世人之執見明萬物之始終信能靜而求之忘而契之萬有俱空一真獨露始知用假不用而長得其用非虛言也。及爲无有矣諸本皆然審詳經意當是无无上文

可照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

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无古无今无始无終未有子孫而有孫子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末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无已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郭註仲尼言天地常存乃无未有之時虛心待命斯神受也思求則更致不了非唯

无不得化而爲有有亦不得化而爲无是
以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无
故自古无未有之時而常存也子孫孫子
言世世无極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生者
生此死也生者亦獨化而生死生无待獨
化而足各自成體誰得先物者乎吾以陰
陽爲先物而陰陽即所謂物誰又先陰陽
者乎吾以自然爲先物自然即物之自爾
吾以至道爲先物道乃至无既无矣又奚
爲先然則先物者誰乎而猶有物无已明

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聖人愛人无已者
亦取於自爾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呂註天地孰名之知所以名天地者則知
所以生天地者知所以生天地者則未有
天地猶今而已神者先受之不思而得也

又且爲不神者求所以爲不神也古今終
始相待而有无待則皆无矣儻明此則知
所謂未有天地矣未有天地而可知則未
有子孫而有孫子也使之勿應欲其不以
有心求之蓋心有所謂生而後能生其死

心有所謂死而後能死其生此以有心求之之過也死生有待邪體本无待也有待无待皆有所一體知死生爲一體則安有先天地生者物邪先天地生則物物者也物物者非物物則物出不得先物也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猶其有物而已猶其有物无而已矣言其未始有物也聖人之愛人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也此乾元所以統天君子體之以長人者也

疑獨註未有天地之前果可知乎以有天

地之後推之則可知矣荀子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千載之前今日是也故孔子對冉求曰古猶今也冉求始則虛心以問虛則神生故昭然終則聞言未悟中心有物以疑之而不神者來舍故昧然孔子復告之以无古无今无始无終以神言也不有子孫當待其化而遽欲有之不可也本无死也因生生死本无生也因死生生一死生各有一體皆不相待也太易者未見氣也非形非氣所以能物物能物物則非物以

其爲物雖出物先而不能先物猶其有物所以不能先也猶其有物則无窮已聖人之於物也以不仁愛之而其愛終无已者蓋取諸此

碧虛註問未有天地欲明先物也答以古猶今以身觀身也昭然謂幼稚聰慧昧然謂中年昏晦神者先受之專氣和柔受道之樸全也又爲不神者求嗜好无厭欲美頑質也老同幼則无古今生如死則无終始有子故有孫是相因之道明古今之有

自而散有爲无積无成有不離乎造化也不以有此生而生其死不以因此死而死其生明生者自生死者自死非因生而死非因死而生言其本无待也皆有所一體有无異道也天地獨化之大者儻有先者物自先耳不得謂先天地生者物也然物與天地皆有所一體雖同是物而物物自生前物非後物亦猶子子孫孫各不同也故物物各有太極若言物後而後物復先猶其有物而物物无窮已也聖人芻狗百

姓而百姓愛之无已者亦取其不先物故
也

盧齋云神者在我之知覺不神者知覺之
靈爲氣所昏也昔之昭然虛靈知覺者在
故能受之今之昧然虛靈知覺者不在故
又有所求也无古今終始言造化之理生
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
之也未應謂不必更言纔有生字則有死
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纔有死字則有
生字其義亦然死生所待一體而已體猶

理也物物者非物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不可以物名之既名爲物不得爲在天地之先矣如此便是有物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有物則相物无窮巳聖人愛人有迹可見形迹相求无時而巳者蓋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物者之非物也

冉求此問有疾雷破山之勢夫子等閑一答使之失問而退聖賢之分量可知

蓋求也雖升夫子之堂所習无過世學

則其聞見不越乎耳目之間未有天地之先豈能逆知哉宜其怪而有問也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未有天地之先吾身之本來是也知吾身之本來則知天地之先知天地之先亦以有天地之後推之耳聖人者執古以御今則必能推今以明古豈止百世可知哉夫天地乃空中之細物物中之至大者有形生於无形終亦必歸於壞但人居短景目不及見猶夏蟲之不知冰耳神者先受之

知其神而神也又且爲不神者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昔昭然者汝用知識而求其所謂神是神者先受之今昧然者聞道而忘其知識是不神之中有神存焉汝又何必更求邪蓋使之反照心源得无所得不昭不昧无古无今則死生不得以係之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謂其獨化非有所待也猶向息非今息前焰非後焰之義復提起問端云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獨有道居天地

之先物无先天地生者物物者非物道生天地萬物不可以物名之一有物出涉乎形器便不得爲先物由其有物故也由其有物則從一生萬林林總總日接乎前能卓然獨立不爲所惑者鮮矣

是知人物无窮由於造化之无窮故聖人仁愛之心及物亦无窮然均不免散淳朴爲澆漓太古无爲之治不可得而復也夫欲還太古无爲之治其唯善求已之先天者歟○經文猶字疑當是由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
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

宫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
非相𩐥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爲能
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
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

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郭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以心使形故外不化常无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化與不化皆任之无心而恣其自化非將迎靡順則足而止也夫无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蓋和也儒墨之師天下難

和者无心者猶能和之況其凡乎處物不傷至順在我而已无心故至順至順故能无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山林皐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爲无故而樂无故而樂亦无故而哀則所樂不足樂所哀不足哀也世世人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如逆旅耳知之所遇者知之所不遇者不知也所不能者不能强能亦然由此觀之制不由我皆自得也由知而後得假學故淺矣

呂註古之人外化則與之偕逝内不化則有不忘者存今之人内化則其心與之然外不化則規乎前而不日徂也與物化者一不化則安有化不化有化有不化則非所以為不化安可與物相靡其行如馳而莫之能止哉與之莫多則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而已曰囿曰圃曰宮曰室言世益衰而遊之者益少其居益狹矣君子若儒墨者師猶以是非相韲韲則傷之甚況今之人不與之相靡也難矣聖人處物不傷物

則是非兩行而休乎天均物其能傷乎故雖與人相將迎而獨遊於无所將迎也世世人爲外物所役哀樂得以入其舍山林皐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二者相爲往來而未嘗息也其來莫禦其去莫止

則其身直爲物所寄如逆旅耳蓋知遇而不知所不遇遇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能而不知所不能能則爲物役不能則役物也无知无能人所不免言其固有皆可求之而反務免乎人之所不免則失性甚

矣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而齊其知之所知以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雖知之亦淺矣

疑獨註外化而內不化者形隨物遷而中有主內化而外不化者心隨物化而形未

忘與物化者形化而心不化故曰一不化夫物之化與不化聽而任之安然與之相靡順又使之各足於性分无欠剩也圃者田狩之地圃者場圃囿狹於圃宮狹於囿室狹於宮言人之性命自廣大世變下衰

不能使之復朴乃蹙其廣居而使之狹遭時使然也彼聖人者豈有優劣乎儒墨之說是此非彼最難和之歸一釐者和而一之也蓋聖人處物不傷物物亦不能傷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是也此全德之人唯能與人相將迎所謂將迎者同人而已凡人之情樂新厭故天下之物未有新而不故者以必故之物待易厭之情天下之无樂也宜矣富貴者之樂勢利幽閒者之樂山林不過待外物以為樂安有

新而不故故而不厭者哉及故而厭則衰
繼之矣哀樂之寄於吾身猶逆旅耳唯學
而至於道者不居富貴而有宰制役使之
資不隱山林而足以閱萬物之變資之存
不匱變之出旡窮則所樂日新而旡故何
有厭而哀者邪

碧虛註殉物曰外化全眞曰內不化蕩性
曰內化持勝曰外不化與物化者迹同物
化一不化者本未嘗化化與不化任之而
已非獨委順而又簡易也夫純白涉世者

如聖人之遊行居寢於圊圃宮室又何將迎哉儒墨君子尚不能无心而分别是非況其下者乎處物不傷物先塵一體也物亦不能傷彼我无心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然无心而不將迎者易將迎而不逆物者為難也山林无情於人而人多樂之者靜與性合也遇變即哀情使然也世之人皆為哀樂所將迎故遇則禍多不遇則福全能者受役不能者役人也是以聖人貴乎无知无能而世人乃强知强

能與物相傷是爲大病儻能去其妄言妄知而入其不知所以知者則深矣遠矣慮齋云應物而不累於物爲外化應物而不動其心爲内不化與接爲構爲内化與物靡刃爲外不化以我之内不化而外應乎物所過者化而无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一不化者无心之心安猶豈也靡磨也豈與之相磨而必欲與之相勝哉狶韋黄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盡内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螫螫謂五味

相奪也囿圃宮室謂其以此爲窠臼不傷
物即與物化與物化故能與人相前迎也
凡人遊於山林其心必樂樂則有感感必
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
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

哀樂之旅舍耳遇謂可見不遇不可見可
見者人不可見者天能其所能人也其所
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
者唯其知人不知天故欲免其所不可免
者豈不悲哉故至言无言至爲无爲不知

其所不可知而皆以所可知者爲知其所見淺矣

外化者柔以和光内不化者介以立德内化者心隨物遷外不化者矜持矯俗世之人不化其所當化而化其所不當化此古今澆淳之所以别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聖人土苴以治天下與物化也眞以治身一不化也誠能眞以治身則推之天下特餘事耳將无内外之可辨化與不化同歸於化矣故安然與之

相順而必无過舉也園圃宮室言聖人之所安後世遊之者益少而日狹其居所尚者儒墨之師猶不免是非紛競以相虀傷況今之人其能處物无傷而與人相將迎乎无怪其棄園圃宮室羣居

之樂而爲山林臯壤獨善之舉也凡物之理動極必靜在人之情樂極必哀滑鄽市者慕山林之清樂山林者无不厭之理蓋性情密移與化同運不自覺此身爲哀樂之旅舍也外物篇云大林丘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與此同遇
謂物接於前者不遇則遺物離人見猶
不見也能謂施爲處當者不能則如愚
守朴絶學无爲也人莫不以物之去來
爲哀樂不悟吾身亦暫寄耳况所遇所

能又吾身之暫寄者哉唯无知乃眞知
无能乃眞能是人所固有而不免者今
棄其固有而反務乎多知多能苦心勞
形役役以至於斃此眞人之所哀也凡
人固不能无言无爲但无心於言爲之

閒則言爲之累自去斯爲至言至爲也若齊限以爲知之所知則淺陋不近道矣○君子之人當是古之人三字詳下文可照

是篇以知立題知者有爲有言之所自也北遊則趨其本方有還源之意水至妙而存澤物之功有心於爲道之譬无爲无謂則冥於道矣故三問而不知答不知乃眞知也黃帝答之愈明其如道愈不近何是故聖人離形去知體黜聰无爲而萬

物成不言而天下化知道不可得而有身不可得而私物之有生於无通天下一氣耳神奇臭腐之交化陰陽喑醷而自生勃然出漻然入衆人所同也與物化一不化聖人之所獨也死生任化殘衰自墮則居化而任化无化无不化忘化而化化安化安不化哉每下愈況故道在瓦甓用假不用故工乎捶鉤以今日而知天地之先不居則不去也无將迎而通內外之化處物而不傷也由是知不因境而靜者无所不

靜不因物而樂者无所不樂非化所能運非累所能侵可以一日爲百年可以百年爲一日則安知今日之所寓非壺中之天地哉靖觀世人之爲物逆旅往往以所遇所能而殘生傷性无異沉檀就爐騰馥須臾而形已燼矣莫若不遇不能之全其眞也

太上云不言之教无爲之益天下稀及之故南華以至言去言至爲去爲終外篇之旨云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六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壹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一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

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
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
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
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
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

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郭象註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
掌自得始異其棄知而任愚終悟夫與四
時俱者无近功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
道故不為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

知也故不欲爲人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呂惠卿註老聃之道絶仁棄知而不尚賢非以明民而愚之故其臣妾之仁知者皆去而遠之唯擁腫鞅掌是與盡然挈然仁

知之小者擁腫遲鈍鞅掌拘執則非任知與仁者也畏壘之民化楚之道无所事知而致力於衣食之間所以大穰楚之所爲是以新入耳目故灑然異之其道无爲而成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也尸祝社稷皆

爲君宗者所從事言民欲推尊之意夫春
秋皆天之所爲萬物莫知也聖人所以尸
居而百姓不知所如往令畏壘細民欲俎
豆予於賢人之間所謂不能使人无保也
我其可以不辭而爲人之標杓乎

林疑獨註物受命於天則役於天民受命
於君則役於君弟子受命於師則役於師
天役物以生而息物以死君役民以事而
息民以財師役弟子以學而息之以道凡
有所受命者皆不免乎役故楚學於老聃

而稱役也聃非有私於楚而楚獨得聃之道者能充其性分之實故也畏壘禹貢之羽山見洞靈經其臣妾皆取淳朴之人而去其畫然知挈然仁者无用之材與之居不職之臣爲之使三年大壤民皆異之无近功故日計不足有遠效故歲計有餘民化其德欲立之南面社稷而尸祝之與老子可以寄託天下意同春至而物生秋至而物成自然之道行而人弗知也居則如尸言其靜環堵之室言其陋而百姓猖狂

欣慕自往依歸非由於知也今畏壘細民
欲以禮器待我於賢人之間是以我爲人
之杓也杓小器役於衆用而已則是有違
老聃之訓是以不釋然也
碧虛陳景元註偏得老聃之道言其悟理
最深故智略仁義皆所不取而擁腫不材
鞅掌自得者與之從事是以初驚情泊後
欣俗阜道脩德長民欲尸祝之不釋然者
尚嫌有跡春秋皆自然之道不言而自行
於我何功哉故尸居潛隱民莫得知豈肯

爲人之標杓耶若當俎豆是吾不解師言而故違之也

劉槩註老子曰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而畏壘之民乃欲尸祝庚桑則楚之於道其猶未耶又聞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反受其殃令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楚之於順物其猶未耶又聞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存乎千世之後特其跡耳然則庚桑之道造乎无爲而未能无不爲也

林氏鬳齋口義擁腫鞅掌猶支離也灑然

瀟灑有異於人歲計有餘久而有益也尸
祝社稷敬祀之意鼓舞筆端如此下語不
釋然不樂貌豈无得而然言天實爲之天
道已行自然无心之喻不知所如往言與
世相忘杓小器必我小淺易見故人得而
知之釋氏云我修行无力被鬼神覷破不
釋於老聃之言者恐負師訓故不樂也
褚氏管見庚桑太史公作亢桑一作亢
倉諸子中之一家也唐朝冊號洞靈真
經其經云庚桑子居羽山之顛何粲註

羽山在徐州莊子言畏壘指其形之拙
朴畫然挈然皆顯示貌爲仁知而不晦
藏則不仁不知者疾之而患至撥也寧
與椎鈍者居彼此无心風淳俗阜久而
民樂其化願推尊之日計不足歲計有

餘積絲成帛之義庚桑以爲不知已恐
民歸附而爲己累也夫春生秋成天道
自運聖世之民何知帝力令乃陳列予
於賢人之間我雖不自賢而猶爲彼所
尚是立杓於此以召矢石也吾肯爲此

乎然則庚桑之居畏壘韜光未密不能使人兼忘莫若列子居鄭圃之混融无迹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鰌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弑父臣有弑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郭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而勉夫子聽

之答以去利遠害乃全若攖身利祿則粗
而淺曽魚鼈藏身之不若也二子謂堯舜
何足稱揚哉將今後世妄行穿鑿而植穢
亂簡髮數米理錐刀之末也混然一之元
所作爲乃克濟耳若拂戾其性以待其所
尚眞不足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非
盜而何民於利甚勤則无所復顧由於堯
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而致斯弊也
吕註老聃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
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

身不厭深眇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夫以未
始有物之間而分辯堯舜何異鑿垣植蒿
既非宜而又无用唯能輔物自然而不敢
爲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猶簡髮數米曷
足以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无知无欲以

堯舜之迹觀之不免舉賢任知卒至相軋
相盜則有知爲欲之大民性爲其所遷亂
之所由生也
疑獨註弟子謂賢有德者則尊之以位能
有才者則授之以職堯舜之治尚然況畏

壘細民感庚桑之德化者乎答以魚鳥不厭高深所以期免患也人欲全生藏身不厭深眇而已堯舜者眞人出而應世之迹是其塵垢粃糠耳何足以稱揚哉二子之言辯不能順性命之理猶鑿垣而植蒿也

簡髮數米言其小計堯舜雖德之盛漸離天而入人莊子所以非其迹而防其流也慮民相軋故不尚賢而无爭心慮民相盜故絶聖知而利百倍夫賢知數物不足以厚民徒使上下交征以至日中穴阫而不

顧者皆因堯舜遺迹致弊而然獸相食且人惡之況人相食乎

碧虛註汙瀆凡鱗所專而蛟鯨不遊丘阜狐狸所善而虎兕不處是以道德光大俗難隱藏先善與利聖人常事唯高遠深眇者利害莫能侵而彼全其形生者不足稱揚也辯析賢愚將毀淳朴簡髮數米喪失混同聖人不尚賢絶聖知所以厚民使不爲篡竊也而任知之士目前圖成而已豈料他日之敗哉

鬳齋口義鰌狐雖小可以主溝丘言地无小大皆有所尊先善與利名出則利入也言人有賢能人必尊敬之今畏壘細民樂於尊能敬賢夫子當聽之而已獸離山魚失水喻名見於世則能害身介獨也濫同蕩以堯舜二子爲辯猶鑿垣而植草无此理也於利甚勤言爲生甚苦穴阫即穿窬之盜

弟子謂尊賢先善堯舜遺法畏壘舉而行之未爲失當答以至人藏身不厭深

眇猶九淵之龍蟄而後能神也夫堯舜繼統作君功成治備莫非由仁義而行若无可疵者南華主於老氏絕仁棄義之說凡欲揚道德而抑仁義必指堯舜爲首意在拔本塞源不得不爾觀者當求其主意无惑於緒言可也故謂乎雖引以爲辯猶植蒿取蕪穢簡髮徒自勞何足以濟世且仁知數物世之所尊以爲可以致治儻无道以統之但徇其迹將見姦弊橫生豈止乎相軋相盜而已

俗既梟薄切爲利謀則臣子之分有所不安君父之尊有所不畏叛倫悖理將无不爲矣庚桑不受畏壘之祝是察病於未形而先固其本也世患何由而及哉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
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
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

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
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郭註全形謂守其分而无攪乎生之外也
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

不同不強相效兩形閉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之者達耳謂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呂註德遺堯舜而不爲其无積也至矣然則惡乎託業而可以及此言耶答以人之形常係神得以生者一也豈以有物爲患哉及其耳目屬乎聲色鼻口屬乎臭味心爲物之所役則形虧而不全生離而不抱思慮營營而不止是以不能无物也唯其全形抱生而无思慮則常心得矣安有所謂聖知仁義得存其間哉夫耳目不別聲

色心知不辨是非世所謂聾瞽與狂也爲
道者則以不自見爲盲不自聞爲聾不自
得爲狂狂與聖在念與不念之間耳我形
之與彼形固皆保神神則无方也安有閉
而不關者其所以相求而不能相得有物

間之而已趎雖云未聞道其所知已異乎
常人但未能以楚之言契之於心也
疑獨註趎懼庚桑之道難至遂發惡乎託
業之問答以全形抱生即老子云營魄抱
一也營魄則形全抱一則生全專氣致柔

无思无慮可以及此言也趎未明庚桑之意謂形雖一而耳目與心不能相爲用以聾瞽狂者觀之則耳目心三者各異於形矣夫豈知聾瞽狂者之所以爲形全哉我形彼形俱開而外見諸理物或間之與接爲構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者六賊爲之孽也趎自知未化庚桑之道勉聞達耳而已奔蜂越雞喻己才小不能化大使之見老子所謂大而化之也

碧虛註趎問若舍賢知何業可託答以去

賢則全形忘知則抱生蹠淪千日斯言應
矣有主不執故狂弗自得六鑿相攘故物
或問之膚受者達耳神悟則徹心牛涔安
有鯤鵬之化蜂房安有鵬鶚之雛理固然
也庚桑所以謝趎之問者欲藏其狂言以
自全而推至理於老聃耳

鬳齋口義人之心與耳目皆開也而狂者
不能自得猶聾盲者之无所見聞我形與
人形本開闢而无蔽令乃為物欲所間以
心求心不能相得夫子教我勿使思慮營

營勉以聞道庶幾其能達矣奔蜂越雞之
喻義同前解
趎聞至人藏身不厭深眇遂問於何託
業而可踐及此言庚桑誨以全形而勿
損抱生而勿離忘思絶慮功周千日庶

幾可矣若前所云尊賢先善皆勞思而
爲之損形離生之本也趎猶未悟乃述
中心之疑謂目與形本同而盲者不能
自見耳與心之於形亦然聾者不自聞
狂者不自得即連叔曰豈唯形骸有聾

盲哉知亦有之今趎非形有聾盲正坐
知之聾盲所以費庚桑㸃化形闢即覺
也我形彼形俱開而應物本无所蔽及
物入而爲主所謂我者反爲客矣相求
而不能相得猶孔門云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相求而相得則子知
我而我知魚矣今雖承師訓勉聞達耳
未能心悟也庚桑至此无所施其巧遂
使就有道而求速化將无不解之惑矣
於此有以見庚桑之德不責人之難化

反揆己之不足所以廣師門之樂育躋
弟子於成材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

正五

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正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正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二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

義則反愁我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閒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无由入可憐哉

郭註老子問趎何與人偕來之衆挾三言而來故

呂註趎欲爲道其心不能致一而挾三言則謂與人偕來之衆亦宜矣以道與世亢

其心莫得而藏此老子所以得之於眉睫之間也道者物之所生唯致一能得之今趎規規然以趣舍不一之心索之於无窮之間若喪父母而揭竿求之於海罔罔然哉欲反其性情而无由入此至人之所憐也

疑獨註羸同篕羸畏糧器七日七夜言慕道之切晝夜不息也老子知其自楚之所來挾三言而至故問與人偕來之衆趎遂懼然莫辨主賓繼陳三條以求決蓋爲夫明

仁義知之本故有此疑老子告以向吾見眉睫而得汝今又言而信之世之術士以言貌觀人亦此理但學不至者不免於妄耳逮失道之真猶童穉失所親而欲揭竿測海以求斷不可得汝亡人哉言失為人之道也

碧虛註問何與人偕來之衆謂衆色不定意不一也懼然顧後懷疑失容吾所謂者非言非貌驚故忘答慚故失問朱愚丹心愚惷也夫仁知義三者彼我皆為患既目

擊道存矣又況有言乎海非藏親之地竿
非探淵之策喪本无歸罔然失措欲反性
情而无由入此所以可憐也
鬳齋口義趍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偕
來釋氏所謂汝心中正鬧也朱愚猶顓蒙
仁知義三語謂无心又不可有心又不可
疑而未決也規規蹇淺貌揭竿求海言求
无於有亡人亡失其本心之人欲見自然
之道不可得也
何與人偕來之衆一語勘辨甚力此楚

老為人真切處若內无真見聞此解不
懷疑宗門諸老慣用此機越於言下忘
答失問遂以第二機接之及其懼消慚
釋陳述三條覲免世累老子告以汝如
孩童失親而揭竿求海言真性汝之至
親不能保全而致喪失乃欲為仁義以
索之於无涯世事之中愈求愈遠身雖
存與亡无異矣惘惘无歸貌欲反性情
而无由入則是迷能思復聖人不棄所
以憐而進之信能超三言而无累斯為

反性情之道也歟。朱愚難通碧虛云江南古藏本作株愚取形若橛株之義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內外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

矣老子曰衞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衞生之經已

郭註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内欲惡韄於内則耳目塞於外故必无得无失而後

爲通偏韄尚不可況內外韄手耳目眩惑於外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抱一不離性還自得當則吉過則凶无所卜也止止謂止於分已謂无追故迹舍人求已全我而不效彼也无停迹无節硋任聲之自出而不由喜怒任手之自握而非獨得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信足自行縱體自任至於物波亦波斯順之也

吕註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循以於

虛靜是為召好去惡然猶未之能行所以
自愁鬱鬱之氣充津津有所漏韄則物之
粘著而難去者令惡耳目之韄於聲色而
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內揵
內揵則心不出而外不韄矣老子云塞其
兊閉其門是也心術韄於事為而欲事事
以止之是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揵外揵則
物不入而內不韄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
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足以撓其心
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況倣傚而

行者乎所謂聞道者知其未始有物而无所事爲也趣自知其病未足以勝大道之藥但願聞衞生之經而已衞生以无爲爲經一者道之所自生吉祥所止何事卜筮哉此皆能止其思爲而求諸己故也翛然无係侗然无硋則如兒子矣使其嘷出於哀怒而不和其能不嗄乎以至握而不知其爲握視而不知其爲視其行止一出於无心與物宛轉同其波流此衞生之經也疑獨註心存好惡所以自愁洗去其惡亦

孰矣然而鬱鬱津津猶有發見於外者韄猶羈縛揵謂關閉耳目之於聲色外韄也不可使至於繁捉而納諸內以揵閉之身意之於觸法內韄也不可使至於繆捉而置諸外以揵閉之與由外入者中有主則不入自內出者有正於外則不距意同譬人家有不肖子爲姦於外者捉而閉諸內爲究於內者捉而閉諸外嗜慾之害身猶不肖子之害家防閑不可不謹也趎引里人之病以自喻病病者猶未病猶列子云

生生者不生趎欲聞大道而未得其方猶飲藥以加病也願聞衛生之常道而已答以抱一勿失則不待卜筮而知吉凶見險而能止已則終止矣足於己而无待於外故翛然侗然不失其赤子之心專氣致柔

而常德不離是以入鳥獸而不亂逢虎兕而不傷其嘷握視也一出於无心以至任足之自行任體之自爲與物同波而不離乎道也

碧虛註能病已病者猶未病病聞道愈惑者

爲難悟故知大方之難窺顧聞小乘而已
抱一勿失專而藏照也知吉凶者誠明能
止已則不役求諸己則自信脩然侗然无
所係累能兒子乎全其朴也兒子淳德未
虧故聲完而握專无著而神定縱任而无
忤同流而莫汨此皆衛生之經也

鬳齋口義召好求其是去惡離其非未忘
好惡所以自愁孰同孰謂用功之久鬱鬱
意未寧一故津津可見韄以皮束物揵閉
門之牡皆檢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檢柅

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將反而求之於内曰内揵中心擾擾欲自檢柅則綢繆而不可執捉又將求之於外曰外揵言學道不得其要内外皆无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之道德且不能持況欲循自然之理而行者乎趎陳愚惑之甚欲聞大道而自不知其受病之處雖承教而愈惑猶飲藥以加病令不敢求聞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抱一謂全真勿失得於天者无所喪无卜筮知吉凶至誠可以前知也止即定已即大

休歇舍人求諸己不務外也兒子啼而聲不乾无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掜者屈而不可伸小兒久握而无窒硋共其德猶云同其性言人皆如此目不瞬者視而无心不知所居所爲而與物同波此可爲衛生之常道也

請入就舍顧留而受業於門召好去惡則不能忘情於善惡之間又不知所好之果善所惡之果不善耶自愁一本作息愁又作愁息說俱未通審詳經意猶

書云自怨自艾之義退處旬日怨艾日前爲學不力見道不明今雖遇聖師卒難陶鑄至於洗心復見可謂有志而能自新矣老子謂汝洗濯孰哉古同孰孰鬱鬱乎勇進於子充乎顏貌然其中津津形見於外猶有未除之惡此又勉進向上一步而成其自新之志也內鞭即六根之盤固外鞭即六塵之染著楗則關閉防閑以嚴其界限之意諸解多從捉爲讀疑獨從繁從繆絕句亦有理內外

二韄人之通患在中有主者善持之則情不流而性可復心不撓而道可進矣趎猶未悟引里人有病猶能言己有病而不能鑒恐不可以進大道願聞衛生之經而已能抱一則[redacted]不務得則必无失无卜筮知吉凶垢去而心鑑明也知至則能止造忘則能已舍人求己內足而不假乎物也能兒子乎此誠切喻使人皆可以求諸己而復乎本來之天其嘷握視之所以異於成人者內韞

沖和而无心於外故也衛生之經何以
加此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
地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

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脩然而往侗然
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
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
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

災也
郭註若能自陂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之德冰解凍釋明非自爾至人无心皆與物共不以利害相攖也趙謂己便可得此言而至耶答云非謂此言爲不至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以爲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禍福生於得失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灰无情之至憂患得失何自而来

呂註人心湛然如水知識結硋而不能虚猶水凍而爲冰知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矣至人心常如水故德不脩而物不能離交食交樂而不以利害相攖也不與爲怪故世俗所不能異不與爲謀故世俗所不能同无係无硋又何能抱一能勿失儵然侗然之足間乎此至人所以爲衛生之常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見子之不知所之所爲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

也人能身槁心灰安得而累之哉
疑獨註趎聞衞生之經便以爲至人之德
止於此矣氷解凍釋喻人爲物欲所蔽閡
道則釋然也至人者仁足以安土故受於
地者不擇而食之知足以事天故受於天
者不辭而樂之不以我敵人不以己徇物
則利害不足以攖其心矣不爲怪以尚奇
則能常其德不爲謀以任知則能守以仁
不爲事以好動則能鎮以靜翛然侗然去
來无累此至人之德也趎又問然則是至

乎老子復舉前話人能如兒子之槁形灰
心何禍福之能及哉
碧虛註趎以此爲至人之德是見彈而求
炙也故鍼藥去病言教解惑皆非至至者
至人脩德以調陰陽庶人竭力以事稼穡
交食所以養形交樂所以和性人和物阜
誠心无攖利害兩忘任常不怪空有无係
悠其遊適是衞生之經已理至則忘言也
夫欲至極者必先反淳朴淳朴如嬰兒爲
道之捷徑若以言爲至猶咀糟粕而求醇

液之義也
慮齋口義趎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聞老子所言高妙又有至人之德之問老子曰非也恐其住著於此故示以冰解凍釋脫灑自悟之意交食乎地與人同也交樂乎天與天同也不與物相攖爲怪而无謀度事事之迹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之經衛生之經即至人事以此見得非也二字不是實語趎又問然則是至乎老子曰未也則當別有話頭却又再

舉前文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耳
列子載陳大夫聘魯稱吾國有亢倉子
者得老聃之道魯侯使上卿厚禮而致
之則知庚桑之道與老子无異故其推
仁愛物善誘樂育之心唯恐其不至也

是篇首庚桑子曰凡四南榮趎問者三
洎趎往見老子老子曰者八其諄諄誨
導不忍棄人於失道之域蓋可見矣夫
眞性如水虛明澄湛非有非无及爲物
欲撤結如水凍而成冰冰水至清而結冰

不清神至靈而結形不靈聞道悟理則
冰解凍釋清靈何損焉人患弗反求耳
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也交食乎天均陶
太和也若然則人物利害何由及怪行
譔爲何所用往來安得而不適生經安

得而不衛學道造此固已至矣而猶曰
未也達詰其至又復引兒子之辭以告
此師家作略轉換人耳目處分明兩手
分付要人力量承當蓋人之性質本柔
日與物接客氣乘之相刃相靡皆吾敵

矣信能專氣致柔而至於還淳復朴粹如嬰兒又何禍福之能及雖覆荅問至此辭窮理盡亦无所施力矣奈何越之載道力微卒无領會一語惜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二

正七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三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郭註德宇泰然而定則所發者天光非人

耀也故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人而脩人則自得所以常泰常泰故反居我宅自然獲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得之非爲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强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也

呂註身者人之宇不否不亂則發天光天光者不識不知明白洞達人見其人而莫知其天是人貌而天者也人有脩者乃今

有恒爲道必至於天而後可久也人舍謂
羣於人天助獨成其天也天民非人所得
而民天子以其繼天而生也天下之物可
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之所能行辯之
所能辯唯道不可以知知故學所不能學

經云學不學是也行所不能行不道之道
是也辯所不能辯不言之辯是也或反此
而不免有爲則敗之而巳矣
疑獨註守者氣之宅陰陽交爲泰守泰定
則沖氣生于中自然之光發于外人見之

者人道人不見者天道世人莫見至人合天之道但見其同人之迹能襲而脩爲有恒者矣有恒則可久是爲成性之人方盡人道人雖舍之天則助之人之所舍非人之民是天民也天之所助非人之子是天子也士有窮居陋巷不爲人所知而去就聽天者天民也有達處廊廟爲天之所助而夤畏奉天者天子也令之學者强學其所不能學故損性强行其所不能行故損德强辯其所不能辯故悖理此皆不止於

性分之內故不能有所至而敗其自然之分也

碧虛註靈宇大寧者慧光內發天廷外瑩我牛人謂之牛我馬人謂之馬物物自名而天光不妄也脩大寧者和光不忤未始異常與物和同人所蔽舍奉天子物天所佑助此有恒德者也世學學所不能學至學學其所能學天下難事必作於易是也世行行所不能行至行其所能行聖人言易行天下莫能行是也世辯辯所不能辯

至辯辯其所能辯善者不辯辯者一不善是也知止乎其所不知而至猶操舟者止於游欲其鶩沒則殆矣反其自然非敝而何

鬳齋口義至此莊子泛論至理宇譬胷中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是誠而明也天光既發則人見其為人而已自同於天矣脩真至此有恒者也即是至誠悠久如此則天助之人歸之天民言非常民天子天愛之如子也人之學行辯三者皆有迹所不能學不能行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知

至於所不能知而止則為造極反此道者造物敗之

身者神之宇神安宇泰定猶主鎮靜而家和平君无為而國寧謐也泰然而定則行住坐卧无非定不在乎堅制强執似繫馬而止也天光即己之靈明內發外見如鑑无隱人見其同乎人而實與天為徒矣若能脩此乃合有常之德德有常則功齊天運外貌若愚世人忽而舍之天則愛而助之以其心合天德故

也天民則德超乎人先而不耀天子則
體天立極推德及人即所謂以此處上
天子帝王之德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
道也凡此皆君子所當學當行之事世
人多務學人之所能而失已之良能唯

至於道者學人所不能學學不學是也
行人所不能行无轍迹是也辯人所不
能辯不言之辯是也信能造此則是知
人之所不知是為知之至若舍此而求
進乎道則敗其自然之鈞无以明成已

德何望乎發天光而得天助哉乃今難
釋疑當是。乃合天均古本作鈞通用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
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
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
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為不善乎顯明
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
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券內者行乎无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无

名唯庸有先志乎期費者唯費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矣莫憯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郭註因其自備順其成形心自生耳非虞度而出之理自達彼非慢中而敬外天理自有窮通有爲而致患乃人也安之云命其成不滑靈臺清暢憂患不能入之也有持

謂不動於外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則失也發不由已誠何由而當專不居分內所以爲失幽顯无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遊分內者行不由名期損已以爲物行无名者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期費者雖己所无猶借彼而販責人見其跂而自以爲安也窮謂終始且謂務外而跂者其身不能自容則雖已非已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而其志之所攖焦火凝冰故其爲兵甚於劒戟蓋心使氣則陰陽徵結於

五臟所在皆陰陽故不可逃也
呂註萬物與我爲一備物也將形謂无往
而物不從物來而心出非生於慮也於是
而敬生因之以達彼非有持於外敬以直
內也若是而萬惡至者天也以其非爲而
敗之故不足以滑成靈臺不動則有持而
持之者莫知其鄉蓋以不持持之耳知此
則所謂誠已發而必中節矣否則妄作凶
又惡能當哉業自外入而无主於中亦將
不舍不舍謂去之之速每更爲失者俗學

以求復其初不免爲蒙蔽之民券所以主
物而有之有諸已而行之爲券內誠已而
獨行也无諸已而行之爲券外不見其誠
已而幽顯不能一也无名者道故信矣而
不斯與焉而不費券外者期而後能信費
而後能與唯庸有光不用則復歸其明唯
賈人也可以市而已人見其不足而跂慕
猶甦然自大也人能見其未始有物則與
物窮而无我无我則物入而不不䀌是謂知
常容否則與物且而已其身不能容所謂

汝之片體將爲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爲地所不載又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則盡人可知矣志之爲兵傷人之心鏌鋣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爲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唯聖人弱其志而不必故无兵藏於非陰非陽而无心故萬物不得而盜也

疑獨註萬物備於我性命之理具矣退藏於密而不虞度物來則應之而已敬義立而德不孤若是而萬惡至者天命存焉非

人為也至人之學已至於命雖事之可惡者不足以滑亂其成心靈臺有持欲其存也茍不知其持之之道而有志乎執守又不可持矣仁能成已推而及物則无不當若不誠而妄發業入於中而不舍則向所謂得者更為失矣故為惡於顯則欺人為惡於幽則欺鬼於心有愧其敢獨行乎上乎券內不越分也无待於外所以行乎无名出於券外好為人也逐物无窮所以志乎期費行乎无名則充實而光輝發外期

費者以名迹求受於人唯恐其不受人見其好跂其足危矣猶兠然自大而不知變知變則物入焉與物且者不必於物身猶不敢自容況容人乎至人无親无親者盡人道天道其有不盡乎人知兵之憯毒不知心之爲害尤甚兵害猶可避心害无往而不値也過喜則寒凝冰過怒則熱焦火皆心使之唯无心者陰陽不能寇五行不能賊也

碧虛註賢愚之性莫移爲備物進退之儀

有漸爲將形括囊不安之意以生應物之心内自恭肅外弗見侮无爲而禍臨者天命也有繫而獲罪者人事也處患而不憂者靈臺不枉成性不虧也有持則眞性存不知其所持无主也而不可持者隨其成

心而師之不誠已則所發皆妄道業難入更致重失也劵内者行乎无名故自明劵外者志乎期費則賈衒人見其危跂自謂安固也與物窮者謂劵内之人與人愈有劵外之人苟且容身而已无親者人不保

附而孤絶期費之志毒過鋒刃妄發之心寇甚陰陽故憯毒之氣无所逃也

慮齋曰義萬物皆備於我將順其生之自然退藏於不思慮之地心之應物隨時而生釋氏所謂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敬存於

中自違於彼至此而有不如意事是天實爲之何足以滑我胷中混成之德持謂有所主雖主而不知其所主而不可持者專於持守則爲未化一句三持字語甚精微

人未能誠已而有所妄發發而不中業已

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舍此恥過作非
也每有所改更轉見差失業不訓事如令
人言業已成行之業如此者人誅鬼責必
不可逃知幽明之可畏則當謹獨故能獨
行券内不越已分人无得而名券外求在

人者也志之所期不過費用之資圖自利
耳惟庸有光充實而光輝常在舍已外求
志在得利商賈之用心人見其跂高自立
魁然可尊而不知沒入於利欲窮盡而後
已且謂逐物苟得趨禍不悔者身不自容

於人何有親戚疏棄人道絕矣心有所著
皆能自傷憯於兵器陰陽之傷亦猶寇也
心和平則不能為害矣
人而知萬化生乎身備物之大者則能
順乎生理矣藏猶深造生心謂應物深
造无思之地而物來斯應應以无心敬
在中而自違彼身脩而物化之謂至此
猶有无妄之災安之而已不足以滑吾
成全之性靈臺喻心之虛敞高明外物
之至鑑而不留納於其中則桎而不靈

矣持謂主宰之者知其不可持故以不
持持之不誠巳則非敬中發不當則无
以達彼皆爲之失也業謂世間有爲之
事不趨乎善必趨乎惡爲善者常少爲
惡者常多是以莫逃人鬼之誅因果相
緣而无巳以道觀照善惡二業善猶爲
幻況於惡乎然而爲惡者心常有歉夢
寐猶不自安生死之際焉能弗怖非鬼
神仇之心實使之也爲善有心希求福
報妄念一萌真性巳失物得以誘之故

善惡二業有一於胷中而不合離愈爲
而愈失又安知所以持靈臺之道哉惟
通乎幽顯之情者乃可獨行天地間俯
仰而无愧也凡人務內者貴實故行乎
无名而建德若偷務外者貴華故志乎
求用而矜能自衒唯能用光歸明斯可
常也賈人求售則非深藏若虛者此言
无常之人重外輕內人見其跂立不安
而自謂魁然碩大也與物窮者言盡物
之性入猶歸也與物齟齬則彼我角立

身不能容安能容人與我之大賢何所不容我之不賢人將拒我義同不能容人則孤立而无與身外皆他人耳志異而矛戟生不啻陰陽之冦原其所由心爲之賊大哉心乎善惡所出禍福之機也苟不得其持之之要則物欲撼之流於不誠不當人非鬼責之莫逃雖天地之大而片體一節將无所寄矣是以君子謹所出。幽閒舊音閑詳上文顯明之義則此當是幽闇傳寫久筆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二

[seal]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三

正八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四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出无本入无竅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本剽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乎處者宇也有長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

入入出而无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

郭註成毀无常分而道皆通不守其分而求備所以惡分也本分不備而求備所以惡備也不反守分内其死不久不出而无得乃得生也滅其性矣雖有生何異於鬼有形而能曠然无懷則生全而形定欻然自生非有本欻然自死非有根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者无根竅以出之字有四

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无窮宙有古今之長
而古今之長无極死生出入皆欻然自爾
而无所由故无見其形天門者萬物之都
名猶云衆妙之門物有聚散隱顯故有出
入之名而竟无出入門其安在以无爲門
則无門也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必自有
耳豈有之所能有乎明有不能爲有而自
有非謂无能爲有若无能爲有何謂无乎
一无有則遂无矣无者遂无則有欻生明
矣是以聖人任其自生而不生生也

呂註物皆具道故无成毀則其分也乃所以爲通其成也乃所以爲毀而惡乎分者以其有備而分之也惡乎備者以其分也以備其分也以備則對備而有分分有異乎通矣其有以備非无爲而自備則成有異乎毀矣此道之所以散也夫唯分而不知有備備而不知有以備則何適而不通哉道无死生出而有生必反乎所未嘗生則生全矣出而不知反雖生而見其鬼出而有得生有爲故也其得死宜矣滅而有

實不能反乎无物也出而不反與出而得奚以異乎故其爲鬼一也唯能以有形象无形者而定矣定則不爲死生所亂也夫物之出必有本出於道者則未始有本也物之入必有竅入於道者則未始有竅也物之有實者必有處而出无本者有實而无處物之有長者必有本剽而入无竅者有長而无本剽然則經文宜曰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有所入而无竅者有實文義方全宇有四方上下則有實矣我以上爲

上居我上之上者則以我上爲下以至下
與四方亦然是豈有乎處哉宙者古往今
來固有長矣今以古爲古後以今爲古亦
豈有本剽哉悟此則宇宙所不能制六通
四辟无乎不在也雖有死生出入而莫見

其形是之謂天門天門者无有也有不能
爲有必出於无有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
於无是也有所謂无有則非无有而无有
一皆无之乃所謂无有也聖人藏乎是遊
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者也

疑獨註道出乎天分本乎性分有成有毀
道則通貫之人不守分而求備所以惡分
也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大
備而无求又何惡哉物出道而不反則見
其鬼能反則不離乎神出而有得謂之死
神則无死矣滅而有實與鬼同也唯有形
而无累常象於无形則定矣夫物欻然自
出而不見其本欻然自入而不見其竅出
言生入言死有實性也无乎處不著境有
長者道本剽終始也有出則有實性實性

本空故曰无竅凡有形器者莫離乎宇宙之中而其死生出入不可見此之謂天門天門者精神往來一闔一闢萬物出入於此然而本无有也有必出於无有而无有一无有斯爲至矣聖人藏乎是故物莫能傷也

碧虛註大道通徹有无咸備然而物各有分不可一槩論也如魚得水則生蟻得水則死本分已定物之素備也所以惡備者雖惡而宿業莫逃故曰其有以備貞蕩而

不反則陰氣來舍故見其鬼開究濟事曰
出而得若乃失者同於失是謂得死也天
光已滅雖有實性而與冥冥之物不二矣
學道者以虛爲身以无爲心非定而何造
化无本太虛无竅雖无本竅而理則有實
而未識何處妙本无夭是謂有長而不見
始末觀其卓然獨化是无竅而有實也四
方上下莫窮有實亦莫窮往古來今无際
有實亦无際有生死出入之名无生死出
入之迹故曰天門造物者无物有形皆自

造而天門亦无有也蓋有不能生物所生在於无動不能化形所化在乎靜者是皆不免涉迹故寄至无妙有之理而混爲一无有聖人藏乎是與造化俱也

鬳齋云世人分成毀爲二以道觀之一而已是通其分也心分彼我則於私必求備凡有皆歸於无而私求備者但求其有故有道者惡之應物而能反則爲得而能神逐物而不反則淪於鬼趣矣與物无是无非則此心常生執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爲

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即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有无者天地間實理若以私心滅之而貪著諸有以爲實則其人與鬼无二唯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見理定矣釋氏云但空所有勿實所无是也

物必有所始而不可知物必有終而不見所入之處實理雖有而无方所可求古今如是而不見其終始宇宙以喻道之廣大而常存物之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无形可見此造化之妙天門即造化自然因物

出入於斯故曰門凡有出於无有而此无有者又一无有也聖人之心藏於无有亦藏於密之意

道本乎一眞體混成通生萬物其體分矣然則萬物之成乃大道之毀也所以惡乎分者以萬物分稟道氣无不備足聖人慮物繁而道愈分樸散而難復也所以惡乎備者爲人不能忘物以契道資生之物愈備而衛生之道愈踈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夫道之遙乎萬

物猶水之通乎百川道无心於適物物不得不稟乎道水无心於通川川不得不納乎水道通物而後生成之德著川通水然後運載之功成然則其分也亦豈惡乎分其備也亦豈惡乎備哉此與齊物論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萬物无成與毀復通為一義同出而不反謂忘道遂物見其動之死地是者指此道謂出生而得此道則入死也亦以道矣得死謂得其死所與善吾生者所以善

吾死相類世人毀滅其真性認物以爲
實形雖存而與死无二所謂行尸是也
唯能以有形象无形則身心俱空物何
能動出非无本也而人莫知其所萌入
非无竅也而人莫知其所歸信能身心

俱空則虛而靈寂而照物來必鑑一毫
莫欺況巳之所萌所歸乎實謂真性長
謂性所自來真性隨處發見而无定所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是也性所自來穿
形分化莫知終始長於上古而不老是

也有所出而无本者有長言出生亦莫究其根但與化流行而已有入而无竅者有實言入死亦莫見其門但一眞不昧而已吕氏補句義甚明當以无乎處者爲宇則所居而安以无本剽者爲宙

則所適而得宇宙何能不容人物人物亦何能離宇宙哉萬物生死出入必有主張綱維之者而莫見其形是之謂天門以物所出入强名曰門而實无有也若歘於无有猶不免乎有併无有一无

之乃造眞空之妙而萬物萬理具焉聖
人藏乎无有故能无所不有也○剽同
標末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
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
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
其次曰始无有旣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
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无死生之
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
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

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

郭註生者喪其散而歸乎聚死則還融液也雖欲均之然已分矣故或有而无之或

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三者雖有盡與不
盡俱能无是非於胷中故譬之公族昭景
著戴甲氏著封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
向之是者已復差之黬謂聚氣既披然有
分各是所是是无常在故曰移所是之移
已著言前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
言也臘者之膍胲喻各有用偃謂屏廁寢
廟則以燕享屏廁則以偃溲偃溲則寢廟
之是移於屏廁矣是非彼此因而來之則
均耳物之變化无時非生則所在皆本所

知雖異而各師其知乘是非者无是非也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各以已是爲是以爲是非之主故莫適當其所守非直脱也不能隨所遇而安之若玄古之人无是无非何移之有同共是其所同亦與蜩鳩无異也

呂註三者雖異皆歸於道猶同爲公族而昭景著戴甲氏著封其親疎非一也夫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猶膚之有黷非其體也而二家之談披然分辯一以爲有

物矣而以生爲喪一以爲始无有俄而有
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爲有生之
𪉖亦不可知者也譬臘祭具百物而有膍
胲非不可謂之百物而不可散不可散者
以其體之下而已觀室周寢廟又適其偃
焉偃非不可謂之室而不可觀不可觀者
以其處之賤而已道无不在則不可以言
移是非所言者亦若是而已二家之說爲
是之故而曰舉移是所以爲未至未盡也
夫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爲本生出

於有知是以知爲師因以相乘而是非滋
多是非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己爲正至
其弊也以己所是爲己節而守之至於以
死償節不知所謂已者亦未始有物用舍
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名辱之分此
今人移是之弊猶鶯鳩之同於同又安知
有天池之大耶
疑獨註未始有物太初之前有物則太初
之後太初者氣之始氣有陰陽故物有生
死物生於有有生於无知生爲喪其无則

知死爲反本然而死生已分矣自有物之後生始於无有既有生俄而有死无有譬首生譬體死譬尻三者雖有前後而皆一身猶昭景等四族本一姓徹而至於不一也䵕者黑黶以䵕爲有生之贅而披散之

曰移是非所言者以其不可知也知而言之則是愈移也臘者大祭膍胲牛藏方祭則不可散祭已則可撤不可撤則以散爲非可散則以散爲是此是之可移也猶在寢廟則以燕享爲是適屏廁則以偃溲爲

是也人係於生故執己是若能遺生是將安寄有生則有知因以乘是非是非皆安而執以爲名實因以己爲質質則定而不可移己則是是非之主欲人重己節因以死償之若然者以用舍爲知愚以窮通爲名辱此舉世之移是也與鸒鳩之同以蓬蒿爲是何以異哉

碧虛註未始有物窅然難言唯勤行密脩者默而悟之其次有物謂胚腪也至人以生爲喪以死爲反是以有生死雖有生死

之別皆出沖氣一宗猶昭景屈異姓系楚公之一族著戴謂衣冠偉盛甲氏謂第族崇高著封謂郡縣豐阜事雖非一而不離乎楚都猶氣方⿰黑戠聚而生俄披散而死不知天地寥移而妄執是非以有生爲是則以披散爲非以沖氣爲是則以⿰黑戠聚爲非是非无主故非所定言在學者辨而析之喻膍胲⿸广麤⿰禾戠可散也而大祭備物不可散生死⿰黑戠披其義亦然寢廟偃廁又重喻是之可移生爲是非之本知爲是非之師故

乘之而无窮以爲果有名實因持以爲已節至於死而不顧亦各是其是而已何異蜩鳩之同於偏見哉

鴻濛口義无物之始生死始終不分也次則有生死之名以生爲喪寓形宇内以死爲反歸其眞宅纔有生死便是有物㫫以分已上焉无物太極之初也次焉有物陰陽旣分也其次有生則有我雖有我猶以死生爲一三者雖有次第皆未離於道譬公族分三其姓則一昭氏景氏以職任著

甲氏以封邑而著著戴即任職也昭景甲
雖非一氏皆楚公族上言三者雖異同一
公族却於四也字下著一非也結之就上
生下絕而不絕此作文妙處黜釜底墨亦
疵病言元氣凝聚成人亦元氣之病與生
者醞噫物也義同人生同此氣而强自分
正八　十二
別各私其是非所言者謂人各有一是所
是者未定故不可知也臘祭之備脫胲牲
之一體也祭時牲體分列諸俎謂之散所
祭之牲本是一物為不可散喻人之所是

移而不定也五藏只舉百葉百體只舉足趾文法也猶一室之中有寢有廟有偃息之所在在不同而同乎一室猶移是之不可定以臘祭與室而觀則所謂是者皆可移而不定之是也故曰舉移是

稟質爲人旣形而下欲復乎未始有物不亦難乎夫有物皆幻也心存則存心亡則亡我心不萌寂寥獨立謂之未始有物可也儻造乎此則雖有生死亦寄焉耳古之得道者能之次則有物而有

死生之分然能以生爲喪以死爲反則
與常人處生死流者異矣又次曰无有
生死之分首體尻焉三者雖異而同出
乎道猶楚之公族則一而有昭屈景三
姓之別蓋謂貴戚滋衍而封建制度之
不一喻人知識日增而嗜欲滋廣也黬
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也
人寄形而有生亦猶黬耳俄而披散則
所謂我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
无故試言之喻夫臘祭之有膍胲備牲

體以爲神則不可散祭畢分胙則爲可
散觀寢廟則肅然起敬適偃厠則不无
褻慢焉此皆可移之是也經文請嘗言
移是五字詳文義合在上五句前不可
知者也之下觀郭註可證人之自是以

其有生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相乘
而不已果執以爲名實因以爲已質則
不可變矣謂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
實至於以名實爲已節而以死償之皆
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舉世循習莫悟

其非无異蜩鳩之同於榆枋之適而不
知有鵬程九萬里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三

[seal]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四

正九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雜篇庚桑楚第五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慾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

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道者德之欽也
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者動謂之
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
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
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郭註蹍市人則稱已脫誤以謝兄則傴詡
之大親則已矣明恕素足也不人者視人
若已不相辭乃禮之至義者各得其宜則
物皆我謀而後知非自然也譬之五常未
嘗相親而仁已至金玉小信之質大信則

除此矣以性動故稱爲此乃眞爲非有爲也目非知視而能視心非知知而能知所以爲自然若得已而動則爲强動故失也動而效彼則亂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也

呂註他人關弓而射我則談笑而道之以其無恩於我不以恩望之則蹍足不得不辭以放鶩兄弟關弓而射我則涕泣而道之以其恩於我則以恩望之故雖蹍足不嫌於不愛以傴而已無所事辭大親則恩

之至勿傴可也由是言之禮義仁知之至者皆無所待於外知禮意而不爲俗禮以觀衆人不人之禮也行之而宜不求宜物不物之義也事至而應無所預謀不謀之知也以百姓爲芻狗而使天下兼忘無親

之仁也信矣而不期辟金之信也苟至於道則五者無不至矣志者心所之心者德之和德則道之在我者是以徹志而後解心去累而後達塞養志貴弱以富貴等爲志非弱也悖而巳矣故不可不徹養心貴

虛以容動等爲心非虛也繆而已矣故不
可不解德以同於初爲至則欲惡等爲德
之累不可不去也道以通于一爲達則去
與等爲道之塞不可不達也凡此諸累不
蕩於胷中則道集矣不尊無以爲道故道

者德之欽不生無以見德故生者德之光
性者生之質性動而有爲爲僞而失矣生
而無以知爲則知者接也非與生俱生者
也謀而後用知則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
知則知之所自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

所以睨也故動以不得已則性之爲非爲之僞是以謂之道也動無非我則物與我一何得以動亂之誠能如是則天下彼我是非雖名或相及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疑獨註以天屬之親不嫌於不敬在他人則有嫌矣故蹍市人則稱誤以謝兄則傴詡之父則無復有言由是知言辭之非實可見矣至禮猶天故不人至義忘己故不物至知同物故不謀至仁博愛故無親至

信不渝故辟金也悖則不通故徹之謬則不脫故解之累則不明故去之塞則不虛故達之此四六者不蕩於中則正于一一則靜而明虛而通也必矣可道之道爲德之欽能生之生爲德之先命之在我爲性

曰生之質性動而爲莫非自然人爲則僞所以爲失以以知而接物謀事皆不免於用知知者之有所不知猶睨者之有所不見若神則無不知無不見也性出乎靜不得已而應物是其動動不失正使物皆自得

安有不治者哉不得已而動若相反然使
物皆自得則實相順也
碧虛註凡有脫誤於人者情跦則不免辭
謝情親則恕之而已至禮者忘己則治有
人則亂矣至義者守節自全在物則虧矣
至知者不思而明多謀則惑矣至仁者㒰
狗萬物親跦大同矣至信者未嘗失約豈
俟金璧以爲質哉貴富諸事不能悖亂者
志通也容動諸事不能繆網者心空也慾
惡等事不能緣累者德厚也去就諸事不

能閼塞者道明也諸事不慁於靈府則洞然明靈遐覽太漠世事有爲之患豈足以猒溺耶夫有迹者難侔於無形枯槁者詎比於華耀無性者有生亦何由質正哉視聽食息皆性所爲所爲非眞爲道之失故

不接不謨安用知爲知者於所常知則知之其所不知則瞢然矣猶眠者斜視而不能直見也迫而後動動則斯得眞以治身何所不治內外物我猶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

鬳齋口義禮義知仁之至者皆不待於外物蹍足之喻義歸下文四六不盪於胷中此敎人下手處欽者守持之恭生者德之發見性在我者質本然也性而有爲爲而流僞則爲失矣應接謀慮皆性中之知知

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猶嬰兒之睨而無所視凡所動用以不得已而爲之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又無非我此即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物不得以亂之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若相反而實

未嘗不相順也此又是一般說話
蹍足以親踈而分敬驁則世俗之所謂
禮者相傷而已矣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大親則不踰而愛敬常存脫誤
蹍足無所復問故禮義知仁之至者皆

不資於有物有為而自造其極此出乎
天理自然故不容擬議而行者合轍也
至於徹志解心去累達塞則由乎人為
又下一等繼以四六者不盡於中以示
入道之要由正而靜所以應天下之動

自明而虛所以容天下之實則與前所謂至禮至義者無間而同歸乎道矣德者物之欽道又德之欽則其尊可知生者德之光義當是德者生之光人而無德奚以生爲物得以生之謂德是也性者生之質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是也性之動謂之爲則知無爲者其性未嘗動爲之僞謂之失則知有爲者其爲未嘗眞世之任知者與接爲搆相與爲搆唯恐接之不徧知之不博以自苦

其形神而弗悟知之所不知者乃其所以知猶睨者之所不睨乃其所以睨即本經云踐者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故凡應物處事必不得已而動則出於性之自爲而無失矣此皆與世之名相反而實相順老子云正言若反此有道者所以異於俗而能處物不傷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

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
郭註以善中則善取譽理常俱也任其自然
天也有心爲之人也工於天卽很於人矣
全人卽聖人也蟲能守蟲卽是能天都不
知而任之斯謂工乎天威以取物物必遯
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
在畫所以飾貌刖者貌已虧殘不復以好
醜存懷故拸而棄之胥靡無賴於生故不
畏死復謵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無
人之情自然爲天人矣彼胥役形殘而猶

同乎天和況天和之自然乎出怒不怒出爲無爲此是無能生有有不能爲無之意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爲皆當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吕註經中有天人神人至人聖人此又有全人焉聖人者逃變化雖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佷乎人也彼跂行喙息群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蟲能天也全人之所惡

惡人之天也人之天則知其不知所以然天之天則忘其不知所以然夫不知其所以然猶且惡之況天乎人乎而擬議之耶雀適彛必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爲籠則萬物畢羅而無所逃況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爲籠是故有若伊尹百里奚者皆莫逃焉以其所好籠之也介者以外非譽猶能拸畫而弗循胥靡以遺死生猶能登高而不懼況夫能忘人宜其復謵而

不餽也玩習至於再三而不能忘人之所不能不愧忘人因以爲天人明所謂天人者不止於忘人忘人爲之因而已此則同乎天知者宜其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也夫怒常出於不怒爲常出於無爲不怒

無爲則未始有物而物所自出也氣者虛而待物人不能平而暴之故不靜誠能平其氣未有不靜者心於人則神也人不能順而滑之故不神誠能順其心未有不神者有爲欲當誠已者也躊躇以興事豫若

冬涉川皆不得已之義
疑獨註以威得人所獲者少以心得人所
獲者衆以射取之者威也以好籠之者德
也伊尹好調鼎負鼎以干湯湯以庖人籠
之百里奚好服五色羊皮秦穆公以五色

羊皮籠之故各得其心而爲之用也介者
小人畫以飾外小人已忘形骸外非譽而
不倦服習至於有成而不愧其師是忘人
道也由忘人道因而自以爲入於天人不
免一曲之蔽也未能忘已則有所繫累敬

之則喜悔之則怒唯同乎天和者喜怒不由敬侮而發而繫天下之治亂若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此怒出於不怒也出怒旣不怒則出爲亦無爲故不暴其氣而恬靜不逆其心而神全欲事無不當則緣於不得已此聖人應物之道也

碧虛註工取中者拙乎藏譽妙自然者疎於人爲天人之迹俱泯斯爲全人也已禽蟲多自名曰能蟲飛走不相代曰能天全人惡天不以心緣道惡人之天不以人助

天又豈顧人之譽工而毀拙者禽誤入羿
之彀士固入國之籠羿得禽則感羿感而
禽斃國得士士則昌國昌而士勞一得一失
自然之理如伊尹百里奚皆未能無心忘
好故爲成湯穆公所籠若心無所好豈可

得而籠耶夫飾容者喜譽貪生者懼亡復
習玩好而不愧遺者忘棄人事也緣習成
性因以爲天然者亦猶介者外非譽役者
遺死生矣方其戮辱之時何情及於喜怒
哉性同乎天和者亦然有怒而不出則蓄

而愈怒出之則廓然不怒矣有爲而不爲則沮其欲爲爲之則曠然無爲矣由於本性無怒無爲故也平氣靜照則何所怒順心安神則何所爲其動也緣於不得已則當於事情此聖人之道也

鬳齋口義羿不能使人無巳譽猶聖人不能逃天下之名能盡天道又能晦迹人中此全德之人也禽蟲之飛走鳴躍各遂其性能蟲能天也全人則不以天自名惡天謂不樂有其名也人而有天人之分猶且

惡之況我自分別天人乎羿善射故雀畏之以天下爲籠則雀不待射伊尹百里奚亦因所好爲人所籠若無所好則超然物外誰得而籠之介兀者之拸去華飾蓋其心於毀譽素外之矣胥靡城旦舂之人不

愛其身故登高不懼即心無愛則無所著之喻復如易之反復道謂同習餽予人也言此道在已不是責貸但知爲已則是忘人忘人則入乎天矣徐無鬼篇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詳此可知不餽之意同乎天和

與造物爲一也怒自不怒而出有爲於世亦無所容心即是無爲而無不爲變換下語緣於不得已而後起言應物而無心羿不工乎射人安得而譽之聖人不工乎治百姓安得而歸之然而物歸則已

累彼工則此拙此必至之理工天拙人猶之可也若工人而拙天則純乎人欲累將若之何此工天佷人所以爲全而免乎幽顯之患夫卵生濕化翾飛跂行蟲能蟲也烏慈鴿友蛛網蜣丸蟲能天

也人之能人能天亦可類推矣全人惡天惡人之分別以爲天非惡自然之天也况肯自分天乎人乎必也藏人於天混而一之所以爲全德而免世間之累也一雀適㢠㢠以威得之威之得物未

若無心得物之衆若以天下爲籠所得豈止乎雀唯有所好然後可籠淡然無欲彼惡得而籠哉介兀之不願飾胥徒之不懼死皆以刑戮之餘人所不齒而已亦無意乎生全無可奈何姑安之耳

至於復謂之久中心無所愧懼能忘人
所不忘因而入於自然此言處患之久
安而化也況本乎自然而能天能人者
其脫塵獨悟詎可量哉區區外貌之敬
侮何足以介浩然之懷同乎天和即人

正九　十一

之能天者出怒不怒則所過者化出為
無為則事成無迹聖人非絕無喜怒絕
無作為也特不因細故以發不為己私
而動一志養氣以乘事物之機怒所當
怒為所當為一以百姓之心為心有以

勸善懲惡亦猶不怒不為也氣平而靜心順而神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其有不當者乎經文不餽難釋一本作不愧今從之

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卓爾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衆心欣感欲推而尊之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是以南榮所見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已德不足以化遂使往見其師將有以轉移其心而警發之是

爲換手接人使之的信無疑然後至言可入故其入門一勘棒喝不施問答俱喪是爲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耶惜乎南榮不能直下承當而曼衍支離鋪陳長語老子揣其病源而痛鍼之乃退舍自愁灑濯復見亦可謂善受教而能自新矣故其再接也乘機直指盡去其津津之惡徐有以發藥之趎自揆受道器淺但願聞衛生之經即道之方充廣在人耳老子誨以抱一求已還嬰順物衛生之經槩見乎

此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
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乎天光靈臺不
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爲
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憯鏌鎁之喻
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抉擇焉無有生死

序先後而同一體寢廟偃廁勢貴賤而各
有宜蓋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妄見
至敘貴富欲惡之勃志繆心則知志欲一
而心欲虛凡涉物累而障虛明者不可不
棄而遠之所以全吾天而復乎道也臟具

脃朘而可散不常弃工中微而拙乎藏礐此皆解執滞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權混天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爲不怒靜則平氣養浩在不擾也神則順心好和而惡姦也如是則澹然獨與神明居定于一而應無方矣此庚桑所得老聃心傳之奥若顏子之於尼父有不可容聲者南華繼絕學於百年之後猶孟氏聞而知之操踐至極成功一也故舉以爲天下式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　　正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无鬼第一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无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无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相馬
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
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
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
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説而笑徐无鬼出女商
曰先生獨何以説吾君乎吾所以説吾君者
横説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説之則以金板六
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
齒今先生何以説吾君使吾君説若此乎徐
无鬼曰吾直告之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郭註耳目好惡内外无可故云病矣超然不對不悅其言夫眞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有好之可也從横説之而君未嘗啓齒是

樂鶢以鍾鼓故愁聞相狗馬而喜猶人去國而見其所知各思其本性所好也得其所好則无思无思則忘其所以喜眞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矣

吕註无鬼忘武侯之勢而譏其病武侯以其不下己故超然不對无鬼託相狗馬以喻己无求之意狗之下質執飽而止猶人饑則爲用而有求者中質若視日猶人所視高遠未能忘己者一猶忘之則忘己可

知馬之中規矩鉤繩是國馬也以況國士之遊乎方内者天下馬有成材不習而自然若卹則无與樂若失則无與匹若喪其一則喪我之至非特亡之而已超軼絶塵不知其所以況天下之士遊乎方外而不可知者也意謂狗之上質與天下之馬猶若此則吾安知君之勢而下之君安得不相之乎武侯悟其意所以大悅夫言以道接者也言不當道雖詩書禮樂不足以動言而當道雖相狗馬猶足以悅夫人失其

性命之情而耽於人僞猶去其鄉黨親戚而流於遠方與逃虛空以羣鼪鼬之間者也所謂眞則其性之固有猶其鄉黨親戚之舊也非至狂惑其有聞眞人之謦欬而不悅者乎

三十三

疑獨註无鬼魏之隱士女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也武侯以无鬼苦山林之勞故於見而勞之无鬼謂雖居山林未甞有勞今君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黜嗜欲則耳目之情病二病不可逃我所以勞君君

何勞我武侯不對忤其心也无鬼知其不可以語大遂以相狗馬之技因其好以中之下質飽食而无所能中質意趣高遠上質若亡其一一者數之精而猶亡之粗者可知次論相馬中繩鉤規矩皆教習之法天下馬有成材故不言方圓曲直其顧視若有憂卹若有所失此猶可以形相求至於喪一則超軼絕塵不知其所矣橫說者逆從說者順武侯好武惡文故女商稱六經爲橫兵法爲從以求合其意又引越國

流放之人以喻初去國數日見所知識者而喜及乎旬月見所嘗見而喜及乎期年去國人既久思國人滋深但見其似鄉人者亦喜矣若夫逃難而入虛空之境野草柱塞鼪鼬之徑人跡人位率皆空虛當此之時非必見人但聞人足音跫然亦喜矣又況昆弟親戚言笑於其側喜可知也今武侯心好犬馬思之久矣故聞善相者而悅不必見其實也遂歎久无善言謦欬吾君之側故聞此淺技而悅也

碧虛註盈嗜欲則性命之情病黜嗜欲則耳目之情病即前所謂內外韄也若亡若喪皆不自得之意亡一不自得未若喪一之甚也蓋借狗馬而言豈以是爲至哉欲反武侯之意使之自粗而入然後道之而造夫精微也

吳儔註无鬼蓋神人也因時乘勢而不容心於其間所以言者亦默寓其意是以循道之歸而不逆其理順彼之好而不忤其情故雖武侯之剛暴亦悅而笑喻之有道

故也
鬳齋口義貍德資質如貍狗之下者視日凝然上視而目不瞬一者生之性雖生若死猶望之似木雞此馬之上品也中規矩鉤繩言其件件合法度不必泥而求合成材謂自然天成若卹若失悶然之意喪一即亡一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至此皆借喻之言六弢太公兵法金版猶云藏於金匱奉事有功言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流人去國之喻不待釋謦欬喉中之聲

緒氏管見狗馬常畜也所能不過警盜代步雖善相而得其眞亦來爲絶技武侯聞之大悅何耶蓋善〔善〕說者必因其所好而寵之則其言易入猶王好戰而以戰喻也請玩天下馬有成材一語超軼

絶塵之姿可想象而得伯樂九方皐之技至是亦无遺鑑矣視日亡一猶可形容至於邱失喪一又善述其難寫之狀非若國馬之可以規矩鉤繩揄也一者物始萌兆若亡若喪猶云恍惚有无之

間不可指定其形質唯其啓之有道所
以得武侠之心其效速於詩書韜略也
後引去國者不免懷思以喻失性者亦
必求復有人乘機以發之何異逃跡空
曠之地而聞人足音哉久矣夫巳下乃
歎惜无人以至言妙理感悟武侠之心
故使之聞相狗馬而悦儻有賢臣近輔
以道德微言漸化而密融之吾知其良
心善性如水之回淵浩乎其莫禦也是
以凡有洗心向善者君子不拒焉或疑

无鬼賢士也見武侯而突然語狗馬似无意義蓋武侯素驕慢故忠良之臣莫進眞人之言莫聞无鬼求見欲有以救正之而侯以常士待遂申言吾見狗馬尚能相其優劣而為之去取君之見士豈不能鑑其賢而加禮敬耶此又言外之意云

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賔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无鬼曰无鬼

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

自許也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无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

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
君亦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驥於錙
壇之宮无藏逆於得无以巧勝人无以謀勝
人无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
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
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
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
兵哉

郭註天地均養不以爲君而恣之无極若
苦民以養其耳目鼻口𡖋違天地之乎也

神者不自許物與之耳與物共者和也私
自許者姦也愛民之迹爲民所尚愛已僞
矣僞則名張而競興父子君臣懷疑相欺
欲偃兵可得乎從无爲爲之乃成耳美成
於前僞生於後民將以僞繼之也仁義有

形故僞形必作成則顯也變謂失其常然
鶴列陳兵麗譙高樓也步兵曰徒但不當
爲義偃兵亦无爲盛兵走馬得中有逆則
失矣守其朴而朴有所能則平率眞知而
知各有所長則均以道應物物服而无勝

名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尅非己勝若未能己則莫若脩己之誠使甲兵无所陳而非偃也

吕註以知治國國之賊不以知治國國之福則愛民固害民之始偃兵固造兵之本以知而不以道故也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則成美固惡器也器則已遠乎道雖有愛民之仁偃兵之義亦僞而已愛民之形成固有伐則害民之始偃兵之形變固外戰則造兵之本惟无形則无所造矣

鶴列於麗譙則佳而觀之徒驥於錙壇則玩而覿之非不得已而用之也凡得而不順天理則是藏逆於其間以巧謀勝人則恃知而不以道以戰勝人則以兵強而不以德殺人兼地以養吾私與吾神私則自許神者則惡而病之謂之善戰而勝人不知孰善而勝惑乎在君若不得已而欲爲之脩誠以應天地之情而物无不應奚患民死不脫哉

疑獨註天地有形之至大而所養者一一

者元也易稱乾元坤元天地猶宗之況人乎天地之道以平爲正登高居下何分短長令君處上以自高苦民以自養姦賊攻於外心神喪於内神者不許此所以病不得不勞之武侯又以愛民偃兵爲問愛民

之迹著則民爭以愛爲仁害之始也爲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故曰造兵之本是皆有爲之爲故殆不成也樸散則爲器器成有美惡令雖欲爲仁義皆不免於僞耳形者物此者也是爲造形形成則有功功著

必有伐變則失其常守利欲戰於外矣鶴列陳兵之象麗譙觀兵之地鍇壇習兵之所得於己則逆於人此藏逆於得也巧者機心内萌雖勝人而不利己謀者疑懼而未決戰者殺人以求勝是皆害其所養不可爲也以此養其私不能成其私以此養其神不能全其神其戰雖勝非善勝之道唯能脩誠以應天地而勿攖則民无夭傷何必爲義偃兵哉

碧虛註武侯久湛欲而忘本故无鬼直言

勞君之形與神夫天地之養人君民无二令則損不足以奉有餘逆理也人神與天神同其至公自許謂自與之私是所謂姦也民從君化君病則民傷故勞之武侯遂問為義偃兵之要魚處涸則思濡沫民困匱則思仁義也答以愛尚則不均而害多義立則必虧而爭興皆由為者敗之故危殆及而成功寡也道失而後有仁德失而後有義仁義崇而民性遷則偽生矣至若鶴列麗譙徒驥錙壇皆非久安之策不足

尚也順天理則无喪失好武事則懷併吞
巧謀多則先窮戰爭極則易國應天則公
自聖則私神豈容私哉天道祐善勝果在
此矣
鬳齋口義天地生物本同无高下貴賤之
別以外物養形而心中不自得曰神者不
自許和謂同物姦自私也我神本與萬物
爲一情欲自私以昏之是其所惡也則病
矣君病此而不自知我故勞君也有意愛
民乃害之有意偃兵乃造之美惡之成皆

有迹故曰器以有爲之心爲有迹之事曰
形造形成定也心執定而不化則克伐怨
慾行而傷其内爲外物所變亂曰外戰鶴
列兵陣名麗譙宫樓名錙壇祭祀之地蓋
謂人心若與物鬬則一室之内皆荘步兵
騎卒陳列於前无非爭奪之境也人情以
得爲順失爲逆无得則无失故曰无藏逆
於得此句下得好巧謂機心知謀自機巧
出戰爭又自知謀出以此求勝以快耳目
之私是若勝矣然而胷中爲物所戰撓雖

勝而神者勞矣故曰勝之惡乎在匆已猶云莫如此但脩吾本然之誠以應天地自然之實與物无所迕不爭而善勝則民死已脫矣何偃兵求哉

无鬼再見武侯豈爲身謀而希進用哉欲有以匡救其失而免民於難也武侯乃云厭葱韭而干酒肉其尊己薄人甚矣无鬼不爲勢屈直云勞君之神與形則非特藐之亦且哀之武侯猶未之省蓋平日湛於聲利嗜欲不暇形神之顧

所以聞告茫然无鬼又陳天地之養也一以槩其自尊之心其要在神者好和而惡姦一語神則己之眞而武侯以爲義偃兵爲悶因失義而後思爲義困窮兵而後思偃兵遽反其常豈眞情哉夫恩害相生理之必至无爲任眞庶可全也凡事成而美者皆爲惡器器謂迹之著見愛民偃兵迹之尤著者也我以此心感彼以此心應謂之形造形形成必召伐動與物迕斯外戰矣況列兵陣盛

騎卒夸耀於世覩天下之歸己得之不
順於理皆藏逆也天所助者順逆其能
久乎巧勝則事物之間无非機知謀勝
則圖度浸大而害物漸深至於戰勝則
殺人兼地焚都墟國害莫甚焉皆由於

積暴所致然恢恢之網莫逃而身亦與
之俱盡矣故當自微而謹遏之今乃藉
君臨之勢恣无窮之欲以養吾私與吾
神者較之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
請武侯自度之君若未明養神之道但

脩己誠以應天地而勿攖即是順天地之養而見其與己爲一則君民熈熈至和潛暢物无疵癘人无夭傷何在夫區區求偃兵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五

[illegible] 註義纂 卷之七六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晴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无鬼第二

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敎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

空一

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亦奚異乎牧馬者哉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郭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雖欲之乎大隗可得乎各自若則無事無事乃可以爲

天下乘日之車出作入息也爲天下莫過
自放任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
夫事由民作令民自得必有道也馬以過
分爲害師天然而去過分則大隗至矣
呂註隗高也大而高者無如道覆被萬物

即具茨之義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
至襄城之野皆迷而無所問塗亦猶七竅
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
其至於上達迷而不悟也馬之辰午南方
心火也童子則無知者以童子牧馬則宜

知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内非有瞀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瘥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

患耶爲天下者亦猶養心豈有他哉去其爲害者而已夫隨成心而師誰獨無師既知其在我所以稱天師而退

疑獨註大隗道之强名具茨喻艱棘難至方明至滑稽皆製名喻各執一偏道之散

也襄城縣屬汝州在具茨山之南牧馬言順物性而擾之童子未有知未有與也此寓言於黃帝六臣者學道所賴以求至其所襄城喻中道野言其無適莫牧馬童子能指七聖之迷故黃帝異之山則未離乎所存則不離乎在此道之粗可告可學者若道之妙非絕學忘言不能致也聖人之治天下事出於無事爲出於無爲又奚事焉少遊六合之內言昔曾爲人間世之事經世不能無患故有頭目昏眩之病乘日

之車隨日新以變化襄城之野近具茨而
去塵遠故病少愈又復遊乎六合之外超
出物表之意莊子蓋謂學道者必先至於
道之所在故曰大隗所存不免出而應世
涉患故曰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瞀病又復
遊乎六合之外則入天道而無爲又奚事

馬黄帝又知之不已遂以牧馬之事告之
去其害馬者聖人用刑以安天下之意
碧虛註黄帝功成不居故訪道於幽深而
遇牧馬童子童子以牧馬喻治國有旨哉

馬之真性齕草飲水自足民之眞性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乘日之車謂乘日新之道隨化而不滯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馬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劉槩註無思無爲之妙唯至神獨與之感通而所以應天下者不得已而同民患耳故曰予自遊六合之內適有瞀病同民患之道無他順陰陽之明法與物出作入息

無違其理而已故曰乘日之車而遊乎襄
城之野如是則民患去矣此功成身退之
時也其歸於道不以物爲累故曰今予病
少痊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也爲天下之
道未達其上者莫若去害性者爲養性之
本去害馬者爲牧馬之要此粗而可以言
傳者故童子不得而辭焉
吳儔註具茨謂充足而有所覆藏以喻道
之全體居是山者大而無敵高而無上故
云大隗也襄城無人之境喻道之路以黄

帝之迹觀似猶未窺於道而欲見之七聖
者所以見道之具至襄城而無所問塗者
蓋以道之全體本實在我則所謂具茨之
山何暇訪之於彼而大隗所存豈七聖之
可見哉唯牧馬童子乃能知之牧而去其

害馬者喻其能全性命之情而不益生此
即具茨之山大隗所存也
鬳齋口義六臣名皆寓言乘日之車言與
日俱往猶云日新也言六合之内未離於
物則有目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

爲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有物之内而已牧馬者能順其性而無所害則牧馬之道盡矣天師者稱其天人可爲我師也

黄帝見大隗於具茨猶堯見四子於姑射蓋神交氣合不可以形相求黄帝輔以六臣者喻六識未泯則猶以知見能解爲聖雖欲之乎大隗而中道不免於迷大隗混成諭道之體具茨全覆諭道之用襄城之野則郛郭猶存非洞庭廣

莫之比蓋未能虛廓洞達暢乎無垠非
唯賴之以求道者莫之適從而一精明
之主亦昧然無所向矣然猶知問塗於
牧馬童子亦庶幾馬牧馬童子喻守心
之神猶禪家牧牛之譬然而牧者何物

牧之者誰耶知慧能反六情無異善牧
之去其害馬者爲天下亦若是言其本
無難與治民如牧羊意同瞽病目眚目
力所及不過六合之内拘於形器而不
能徧燭無外斯爲病也有教之去其病

者謂能乘天光而上達則遊襄城之野何迷之有今病少痊而遊於六合之外則無形器之拘而猶知有六合內外之分所以未爲全愈而云少痊也童子不過以自然爲師而能若是故黃帝稱天師而退此章寓言以明學道之難多中道而畫當卜諸心君而力主之乘天光而上達形器而逍遙具茨之山不待問塗而可至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郭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
也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
强之也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
其方能同則事同所以相比業得其志故
勸事非其巧則惰物得所嗜而樂權勢生
於事變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
自已也苟不遭時雖欲自用可得乎故貴
賤無常能各有極若四時之不可易也當
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
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毀如何

空一

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呂註人莫不有至樂之處得是而遊之其爲囿也大矣而諸士者獨樂其性之所偏則囿於物而不能囿物者也自招世之士

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有用不能無爲則一以不知眞君所在也夫時有所用而爲之非性命也時有今昔猶歲有寒暑今一遭之遂守而不舍不能無爲此皆順比於歲寒而不知有暑暑而不知有

寒以所遭爲常而不物於易者也人莫不有眞君存焉而乃馳其形性逐物而不知反此至人之所悲也

疑獨註知者樂運其才辯士好騁其言察士務窮詰人三者皆役於物故曰囿道能

招世人使之慕事能中民使之樂筋力兵革勇敢皆言其能爲國禦難枯槁幽隱山林法律執法議罰禮教謂化民仁義謂利物農以草萊爲業商以市井爲業庶人無暇日旦暮皆有業百工有器械之巧則業

長而壯矣貪者務多積不積則憂夸者務權勢不尤則悲勢物之徒好有爲有爲主於變以變爲樂則所遭之時不同不能無爲也凡此衆事皆爲物所係各蔽一曲非同於大通者也夫歲所以統四時易所以統萬物聖人與天同故能統於歲而不爲歲所統物於易而不爲易所物一曲之士反此爲歲所統者若四時之殊氣爲易所物者若萬物之異形也

碧虛註𪐏計慮則知士窮廢合縱則辯士

困崇簡易則察士閑能內養而不樂外馳則物不可得而役也招世之士尚賢所以興朝中民之士循理所以榮官時有患難則勇士矜夸佳羡干戈則不親耒耜枯槁之士不事王侯宿於名而已法令興則冗

惰勸禮儀盛則矯飾脩行仁義者以際會爲得志若其士不學農不積工不巧商不貨羣庶失業由於自惰也貪者貴財過於身夸者重勢甚於命以勢役物樂於變動如耳目鼻口當有用之時莫能自遏也才

知各任則事業成四時失序則歲功廢不順比於歲皆爲物所遷其心化其形與之然是之謂不反誠可哀也

鬳齋口義思慮百變談說有條凌轢問訊爭分爭毫三者各以所能爲喜一日無之

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者耀名欲興起而立朝廷之上中民則庸人故以爵祿爲榮筋力者以濟難自矜勇敢者見患難而喜枯槁隱士留意名聲法家者流多求治事敬容矜持容貌貴際以交際爲重草

萊謂耕種市井商販之事比和樂也旦暮之業謂日積其贏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有所恃曰勢有所積曰物小人依附豪貴多從吏有所作爲而後可以得志遭時有用欲無爲不可得也譬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非物所自由不物於易猶云非物自爲變易也馳役其身心溺物而不反可哀也巳

此章起論突兀疑前有缺文不可復考

其評知辯察士之所樂乃學道者之所

悲何背馳若此是各爲其能所圍而不
得自由者也招世謂舉善旌賢以來天
下之士故可以興起朝廷中民猶云宜
民故當榮以官爵後敘諸士農庶百工
趨向之不同各執一偏但以得用爲樂

而忘其勞苦失性之爲患然而不能變
通用各有極極則姦僞生而患害作矣
當其處無用也常以有用爲心思所以
設施注措妄念未嘗暫息遭時有用則
志滿意得作法逞能之不暇又妄望其

無爲哉貪者不積則憂吝者不尤則悲亦不越前意是皆安其所不安着也亦猶春秋冬夏之統温涼寒暑雖順比於歲而各得其偏不能與物易寒令不可施之於夏暑令不可施之於冬不物於易猶云不易於物錯綜其文唯至人心同太虛而身備四時之氣所以能易物而不易於物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空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七　　空三

武林道士褚　伯秀　學

徐無鬼第三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郭註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以謬中爲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皆羿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與弟子俱亦以陽召陽而横自以爲是或

改調一絃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絃而二十五絃皆改其以急緩爲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未爲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彼而未能相出

也未始吾非言各自是惠子便欲以此爲王莊子遂舉齊人蹢子於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爲之而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蹢閽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鬬齊楚二人所行若此未嘗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呂註天下皆羿固不可惠子知莊子言爲已發故以爲可言中則爲羿不必前期是則爲堯不必公是此所謂以反人爲實以勝人爲名者也雖然五子不皆是則皆堯之説不立矣不然則若魯遽之調瑟不免以聲律相召而已施自謂賢於四子而實無以異施以爲我固無異於四子然與我以辯未始吾非則奚若言此者欲以成皆堯之説莊子以微言感動之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蹢子於宋其命閽也不以完

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釿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于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爲可惜也楚人寄而蹢閽者譬施亡其眞宅之歸而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

疑獨註以偶中爲善射則天下皆羿以私是爲公則天下皆堯（廿八字）以爲不可而惠子以爲可莊子謂果無所言則儒墨楊秉

公孫龍名與夫子其孰是耶魯遽之弟子
能於冬日取千年灰擁木須叟出火可以
爨鼎夏日瓦缾貯水湯中煑沸置井內而
成氷以此爲得遽之道遽謂是直以類相
召非吾所謂道於是爲之調瑟堂室各一

而宫角皆應或改調堂中一絃而室內五
音皆無當絃動謂鼓之而不應舊音也言
其以聲召聲未始有異而音之君唯聲聲
者能之會遽以此自夸然亦以同應同未
爲獨能其事五子各私所是無異遽之夸

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子謂令四子方且與我以辯未始吾非便欲以此爲是莊子遂引齊人棄蹢其子於宋命門者守之出入有制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亦自以爲是求鈃鍾以束縛夫子不出境言愛異物勝於同類而不自以爲非惠子自是亦猶是也昔楚人有客寄於蹢閽者蹢閽謂有罪而守門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與舟人鬬既忘其恩便造此怨所爲如是亦不知非與惠子之徒無異也

碧虛註射之謬中者非善人之自是者非公五子以相勝為道殊會遠以優劣稱術異而不知有大同者存堂室之瑟調則律同矣宮角之絃變則音異焉是故寂寞為五音之主靜默為衆辯之宗而惠子乃以雄辯為極故莊子引齊人之蹢子以喻遺殘嗣續實貴外貨叛道求勝莫悟已非寄而蹢閽則寓迹不高夜鬬者所爭無明未離岑則滯有崖造怨者難免其非也

鬳齋口義前期指的也若啓的而射則中

者皆為异喻天下無歸之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為堯矣五子學既不同孰為眞是冬日不以火而爨鼎夏日能以水而為冰實若難矣冬至陽生夏至陰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以陰召陰則夏不熱雖違時而有可召之理非吾之謂道言其術未高請各置一瑟於堂室鼓此而彼動宮角皆相應以其音同猶曰易也若只調一絃而於五音中不定一音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無當鼓一於此而彼二十五絃皆動

比之宮應宮角應角爲又難矣以理推之
五音皆以音爲君舉不離於絃上之聲故
曰未始異於聲如此與陰召陰陽召陽何
異遽乃自以爲勝亦各是其是非眞是也
拂猶抗鎮屈服也蹢音擲住足也不能行

之子用以守闇而不用完全之人以此處
其子自以爲是而求小鍾乃加護之愛物
而不愛子亦自以爲是猶亡子於外而求
之鄉域是惑也楚人有病足而爲闇者此
別是一句與上蹢字不相關有遺類略相

似也言此三事與五子略相似亦猶前言若是也耶不結於怨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是作文妙處此章大意皆譏惠子之自是以惠子好辯故特為詭譎之辭有不可遽曉者以困之東方朔與舍人辯亦此意

皆羿皆堯之論莊子力鍼惠子之病以救其自是之失故舉魯遽與弟子所較優劣陽召陽陰召陰即是以同應同耳及改調一絃於此而彼衆絃皆變聲不同故不應也五音皆聲而音則有所主

是爲音之君在乎善聽者別之耳故鼓宮宮動鼓角角動以類相從未爲特異也五子之各是一偏而非公猶宮止於宮角止於角而不能相通也惠子猶未悟以己能超出四子而未始吾非則吾之所是眞是矣莊子遂引齊人輕子重鍾失恩背理而亦自以爲是至於楚人寄閽而闘不自知非則三轉語矣於此有以見莊子於惠子愛友之篤詳後章經意可知聲猶木也音以喻棟梁榱桷

音之君喻良匠之手所以成棟梁榱桷
者皆不可以相無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郭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亦無所用之

呂註唯其如此莊子所以每與之反覆而深惜其不至也

疑獨註有惠子之問然後有莊子之對惠子既歿莊子歎其無知言者故引匠石自喻郢人以白土汙其鼻端使匠石運斤斲之匠石雖工斲須有郢人不動之質然後能成其妙宋君乃欲爲之匠石謂臣則嘗能斲之然臣之質死久矣質指郢人已死不可爲也莊子自謂吾失惠子猶匠石之失郢人故歎曰吾無以爲質無與言之矣

即伯牙絶絃之意
碧虛註槁木其形者有之臨刃而不驚者
鮮執柯逞技者有之當鼻而縱揮者寡是
知目擊之遇忘言之對世豈常有哉
鬳齋口義運斤成風言其急捷盡堊而鼻

不傷斲者固難矣立者爲尤難質者用巧
之地言有惠子之辯然後我得以窮之惠
子旣死無可與言者矣
莊子抱道高堅非時俗可探其淵大則
論端無由而發僅一惠子可與言時得

以申其汗漫無崖之說以豁暢胷中之竒載道嗚乎文亦或在是及惠子歿過墓而憶之顧從者而與言其感慨可知夫匠石之斵天下敏手也然非郢人能立則亦無所施其工臣之質死已久矣故運斤無失而彼能忘形以聽斵者豈易得哉莊子之失惠子亦然吾無以爲質一語頗難釋審詳經意前云臣之質死久矣又須得質死之人不怖不動乃可施斵今惠子旣亡此質雖存而無以對

猶無質也謂世無知音孰相激發者無
與言之矣有以見傷悼友生之切惠子
平生時有譏刺之言南華每盡忠竭力
而救正之雖不逃辯給之名而所務者
清談雅論免墮當時縱橫詭詐之習是
亦尚友之力也故南華於其歿後猶致
意焉聽而斷之據郭註云瞑目恣手陳
碧虛照江南李氏書庫本此四字係是
經文後人誤引爲郭註緣此四字不類
註文故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八

空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八　　空三

武林道士褚　伯秀　學

徐無鬼第四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

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郭註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無所措手足遺之未能盡遺故僅可也

呂註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五者皆其所體者也公故可以爲公王故可以爲王王公之名蓋由於此若隰朋之德可

謂容乃公者乎
疑獨註桓公之霸管仲之力仲仲疾亟公問
誰可屬國仲復問公欲誰與公云鮑叔牙
叔牙仲之友仲曰不可潔廉可爲善士未
可大有爲不已若者不比之則失人心而
寡助聞人過而不忘則人多怨若使之治
國上則鉤制其君下則逆其民心得罪將
不久矣公曰然則孰可仲曰不得已則隰
朋可上忘者忘勢下畔接有境也愧不若
黄帝則道曰以高哀不已若者則德曰以

博君道以德分人臣道以財分人自其化
而言謂之聖自其業而言謂之賢以賢臨
人臨之不得其道以賢下人善下則人歸
之有不聞有不見言其能反聽內視所以
無不聞無不見也

碧虛註鮑叔不能強力忍垢兼濟天下而
欲使物齊己潔廉故鉤君不比故逆民隰
朋之爲人不諂不傲尊道恤民聖不自德
賢不恪財以賢下人焉有不得故大者宜
爲下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兼忘天下

也鮑叔之舉管仲公也仲之舉隰朋亦豈私哉

鬳齋口義不比不數之鉤要束之逆强之以禮義也上忘忘其勢下畔離遠而無求於上也以德分人猶云德乃降黎民懷以財分人不自私以賢臨人擅名而自矜也有不聞有不見言其不察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列子亦是寓言

叔牙仲之賢友也公問屬國仲宜以叔牙對而乃審所欲與公以叔牙爲言仲

知其賢而才不足以治劇慮其執中無
權鈞君逆民乃斷以不可蓋不以與己
善而私其舉使之不勝任而得罪於君
也勿己則隱朋可言僅可耳上忘而下
畔按列子作下不叛張湛註居上而自

忘不憂下之離散也足以證莊文誤逸
古文畔通作叛據此方論隱朋之德似
不可以背叛言若從邊畔說又不通宜
從列文下不叛爲正於國有不聞於家
有不見言其爲政寬恕不衒己聰明以

爲苛察善下而能得人知其可以屬國
蓋與其以知治國作法害民寧若寬厚
得衆而相安於無事此仲知人能任所
以成霸齊之功忠於君而愛於友在義
實爲兩得也可不謂云列文作可不諱
云爲當

吴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

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郭註敏疾也給績栝矢往雖速狙猶能搏也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也

呂註以色驕人者心驕人而見于色鋤色者去其心而已所謂容動色理辭氣六者繆心是也

疑獨註狙以矜伐其巧恃山林之便以敖

人而取死因以戒不疑無以色驕人不疑
受訓歸而師有道之士鋤去驕矜之色而
任朴素故國人稱其賢也
碧虛註恂懼幽潛者免禍縱慢躑躅者罹
災故狙恃獨巧不能逃衆箭也山林異類

以無識而教人猶不免速死況人爲物靈
有知有識而欲教忽同類之尊者乎不疑
歸而鋤其驕色國人稱之易悟也夫
膚齋口義敏給言射去速而狙能搏接其
矢亦甚速相者左右之人齊射之狙雖巧

捷力不能敵見執而死矣此爲矜能掇禍
者之戒
狙之與人異類也得深山茂林而王長
其閒唯人聲之惡聞況見其身乎然則
覩吳王而攫搔見巧是其速死之徵故
不免乎射而猶能搏接捷矢可謂敏給
也已王怪其過巧遂命左右趨射之則
莫非彀中能無中乎其執樹而死也亦
宜王於此悟夫傲物之速禍出羣之招
患也因戒其友無以色驕人不疑歸而

鋤色辭顯非勇於進善疇克爾耶猶閱三年而後國人稱之蓋爲善在乎不倦千日而後成功若爲惡則不崇朝而殺身有餘地矣可不戒哉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顔成子入見

空三 五

曰夫一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不賣之彼惡得而鬻

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郭註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爲榮子綦知爲之不足以救彼適足以喪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泊然其心枯槁其形所以爲日遠矣

呂註田禾一覩齊國三賀爲我先而賣之彼故知而鬻之心未盡於内而有葢於外故爲人所知也夫天道未始有物也有介然之知存於心則爲自喪喪謂失其本心

子綦以人之自喪者在此而悲之欲其復
也然知其喪而悲之猶爲喪喪而未復吾又
悲夫悲人之悲則其爲喪與夫悲之者皆
莫知其所矣此所以日遠而不爲物所累
則形其有不槁心其有不灰者乎

疑獨註物之尤謂有過人之才而能忘其
身心若是子綦猶以爲未也吾嘗居山中
國君一覩而國人三賀我何以得此於人
我若不以聲名先之彼何得知而鬻之凡
哀莫大於心死人皆喪其良心故我悲之

我悲之又可悲矣以此遣遣累猶爲未至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遣之又遣而世累日遠矣

碧虛註列子居鄭圃而陸沉適齊國而受饋蓋宿名者如日蔽雲中其光必發是以鬻賣名德生乎巢許之間故後世山林養浩者有借巖居之高爲仕路之捷遂無真隱矣悲人之自喪傷彼鬻名也悲夫悲人者知非在已也悲夫悲人之悲者悟有心之謬也然後理事日遠而大同乎溟涬矣

鬳齋口義曰先日賣言我有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此所以爲自喪悲人之自喪而不覺其悲又可悲也山穴之中舊所居地言我當時唯以悲人之悲自覺所以道日高遠遂至今日形槁心灰也

此即齊物論首南郭子綦故顏成入見問端亦同隱几靜極之際仰天而噓則其機已動故乘而問之尤謂物之最靈今乃灰槁若此子綦引往事以對田禾

齊君聞子綦之賢入山一顧而齊國三

賀其得賢共理可以致治也我有則彼知我實故彼讇言不能自晦而招來聲名名至則身累責重者患生非自喪而何是爲可悲也吾悲自喪者迹近而易見吾又悲夫悲人者則漸深而歸於自悲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則付之無可奈何以不悲悲之而聽天籟之自鳴自已然後世間之憂累日遠故能形槁心灰若此也信知懷才而隱古今所難唯龍脫世網鴻冥高雲者斯可以始終之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九

空四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五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

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郭註聖人無言所言者百姓之言故曰不

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爲未之嘗言今將於此言於無言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固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

彼謂二子此謂仲尼道之所容雖無方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故成其大

聖人汎然都任有而無之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雖謚而非己有令物各足故實不聚功非已爲故名不立若爲而有之則小矣賢出於性非言所爲夫大愈不可爲而得唯自然乃得耳天地大備非求之也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反守我理而自通順常性而自至非摩拭也不爲而自得故曰誠

呂註三人不同時亦是寓言所謂不言之言非無喙也誠如二子所爲則雖有喙三

尺猶爲不言彼二子所爲是謂不道之道此仲尼之不言是謂不言之辯世豈知之哉德所不能同辯所不能舉者固無名也止乎無名則吉祥之所止否則名雖若儒墨不免妄作凶矣道之在天下猶百川之於海受之而不辭聖人并包澤物亦如之不知誰氏無爵無謚此聖人無名所以爲大也夫以善言爲賢且不可而況爲大豈在於言乎則知之所不能知者辯固不能舉而有不言之辯也聖人不爲大爲則不

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道之所一德不能同而有不道之道也天下所以大備者固無求而大備也人亦莫不有所謂大備者誠而巳矣誠則無求無求故無失無棄以其足於巳不以物易之也大人者知在我之萬物無不備故反之而不窮長於上古而不弊故循之而不摩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不爲而成者也

空四

疑獨註古者飲食必祭示有所尊叔敖宜僚侍宴之次受酒而祭欲仲尼有言以教

之故曰古人皆於此會同之時而有言已
仲尼嘗欲無言故曰聞不言之言矣未之
嘗言於此乎言之蓋欲知其言出於不言
也楚白公勝欲作亂殺令尹子西二人皆
遣使召宜僚宜僚正弄丸而戲不顧二使
者二人皆不得宜僚各解兵而歸叔敖閑
燕高枕執羽扇而自得使敵國不敢侵折
衝千里之外仲尼引此二人無爲而息難
以證不言之意此言出於不言雖有喙三
尺亦不害於不言也彼無言無爲是謂不

道之道常道也此言出於不言是謂不辯之辯大辯也合衆德而歸乎道道能同之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則默能舉之辯不能舉也以德相勝以言相高名同儒墨者不能愼察以固其命凶斯及之海之所以爲大以其無所不納聖人所以爲聖以其并包天地而不知誰氏莫之爵而常自然謚因功立功成弗居則無謚矣生無爵故實不聚死無謚故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善守者不嫌於不吠士善行者不

嫌於不言夫言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此亂乎欲無言之意備者足於用求則不足也天地無心於萬物萬物自盈天地間此所以爲大備有求而備備之小者也欲知大備須知無求無求則無失無失則無棄

然後不以物易己也能反己則能循古不越乎誠而已矣

碧虛註弄丸者轉丸於掌以爲戲適鬼谷子有轉丸法猛獸之語謂聖知無窮若轉丸之無止類獸威之無盡也故宜僚視天

下事若轉丸於掌中甘寢高卧秉羽扇而
指揮若二子者豈事於言乎默而識之彖
長何害言出患生三緘奚益故有不道之
道不言之辯道之所一即不道之道知所
不知即不言之辯故雖善辯若儒墨亦所
以召禍耳海以容納故淵廣聖人弁包故
無名生不顯德死無留稱以實不聚故名
不立此之謂大人才全不器也人貴造道
不在能言容物曰大廣濟曰德存大者當
謙損有德者當支離猶覆載無心囊籥萬

類生之育之動植以成唯其無私無求故
大備藏金於山而不采沉珠於淵而不泳
任民復朴而不棄不爲物所遷也歸根而
無極循古而不泯大人之誠合乎天地也
鬳齋云弄丸戲事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爲
之意夫子謂二人皆能無爲之爲何待我
說願有喙三尺言我無如此長喙也道之
所一即自然德者得於已出於人爲不能
同自然之道此德與本經他處德字又不
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不知誰氏無

得而名實不聚言有善不歸之身賢者不以多言爲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不足以爲大況自然之德又何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則己貴於物在反求而已循古道而行無所容力也

弄丸於掌轉運無窮應用之機在乎方寸以喻世事萬變莫匪由人達士觀之等如遊戲熊宜僚楚之知勇士也司馬子綦謂若得之可敵五百人則其才可

知隱居市南適意于此視天下事無足爲者矣彼白公勝將謀不軌而覬其相成之何不知巳之甚宜其弄丸而弗顧也此雖戲事而能使白公作亂不成于西免禍是兩家難解也孫叔敖三仕三

巳而無喜愠則其量未易測也酣寢閒暇秉羽扇而清談皆能使敵國投兵而退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是爲不道之道不言之辯有口難以形容矣乎願有喙三尺方可議論此事非實有三

尺喙也道之所一乃萬物之祖德自歸之知所不知乃道之真非言可載故德不能同辯不能舉也儒墨雖以善辯著名至是亦無所施其辯矣聖人海量并包澤及天下而不有其功故爵謚不立

名實俱忘是以能如天地之大備而不在乎有言有爲也大備故於物無求無求故於道無失無失故於人無棄能居今而常循古通物而不失巳蓋本乎誠而已誠則實行之著見物焉有不化者

哉夫大備矣多矣字無求下當疊無求
字屬之下文不摩一作不磨爲當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
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
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
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
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
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
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

來吾未嘗爲牧而羊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
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
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
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
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

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
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
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之無幾何而
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
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

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郭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遊者不有所爲隨所遇於天地耳循常任性脫然自爾斯不爲也順而無擇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爲而然者勿爲則已不爲而自至則無可奈何故泣之後使梱於燕爲盜所得全恐其逃刖之則易售也

呂註言此者明九方以相知之不若子綦

以道揆之子綦與其子遊於天地者皆至人衛生之經而有怪徵焉知其天與非有以取之也

疑獨註室西南隅曰奥未地屬羊東南隅曰宎辰地屬鶉羊因牧而有鶉因田而獲人事也羊生於未鶉生於辰天理也未嘗爲此人事何爲有酒肉之怪此言陰陽性命之理非人所能避也吾與梱遊於天地遇於天者不辭而樂之遇於地者不辭而食之不與爲事與之爲道也不與爲謀與

之為理也不與為怪與之為常也故能乘
天地之誠而不與物攖世俗與宜者吾未
嘗為也今乃有與國君同食之徵是世俗
之所願者償其形耳夫有不常之徵者必
有不常之行我與吾子皆無之而有此徵
者天與之也凡事之至於極者聖人皆歸
之於天天所以出命者則安而已矣渠公
富商之家
碧虛註至於是極遇福而懼父則不祥言
其拒福酒食入鼻口言外養之厚不知所

自來言無功受禄猶未甞牧田羊鶉忽生於室爲可怪也遊於天地合乎自然邀樂於天樂其俗邀食於地甘其食不爲則守中不謀則率性不怪則守常乘天地之誠體道也不與物相攖順理也不與爲事宜無擇也眞功無迹而世事有償怪行既無則幾於天與雖定分莫逃而不無憂懼是以泣也九方歅以術自信而子綦以道獨明是故修爲而不免患皆命也夫

吳儔註九方歅術窮於有數知盡於有限

故其相捆也知與國君同食以終身之爲
祥而不知遭刖以傷生不祥莫大焉然則
子綦之出涕徵也夫
鬳齋口義未嘗牧未嘗田而羊鶉生於室
異事也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與
國君同食之事吾順天自樂適地自養無

事無謀不與爲異而一循乎自然不敢應
乎事惡知宜不宜我方樂於無爲而彼所
云若此是有此世俗之債未償誠怪徵也
吾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怪行渠公之街

臨術之門爲閭者也
九方歅以術而知人子綦以理而占事術相者知食肉之祥而遺其刖理占者懼分外之福而安於常然則關乎定命人力莫移安知術之不通乎理理之不包乎術又何祥不祥之辯請觀夫塞翁之馬蕉中之鹿其得失果何如哉知命者聽之而已今子綦以未嘗牧田而羊鶉忽生莫知其所自來亦惡得不怪且我與吾子樂天之道食地之利不從事

乎詭異之謀而與之乘天地之正故於物無攖於事忘適一任乎自然之道而乃謂將與國君同食此世俗之願非吾望也無怪行而有此怪徵幾天與之旣知其天與又何以泣爲蓋至人燭理之微慮事之變知福之盛必出於禍之極未有無因而至者是以不免乎泣也無幾何而下具述禍福倚伏之機相者謂與國君同食後乃食於渠公之街音義註渠公齊之富室爲街正以此與遺刖

而論則相術未為全驗不若理占之近
道而無所希倖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七十九

空四 十 廿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

空五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徐無鬼第六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猶一覕也夫堯知賢人之利

天下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唯外乎賢者知之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

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
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
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
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
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
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
繩其變也循

郭註仁者爭尚之原仁義既行將僞以爲
之其跡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

志若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規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傷也唯外賢則不偽矣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非夫通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利者皆豕蝨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而精神常全若少而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知不崇朝可乎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出於不得已豈比而利之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蟻魚羊三者未能

無其耳目心意故未能去繩而自平絕迹而玄會也

呂註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禽貪者器也謂之仁義不免於有知有知則隔於形器非天下所同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猶一覕而已非輔物之自然曲成而不遺者也所謂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是已以暖爲是不知天下有至足以姝爲是不知天下有至美故學一先生之言自以爲足而不知

未始有物者名之也濡則不去需則有待安於畀污而不知禍故以豕蝨名之收卷婁攬不藏其羶使天下慕而歸已故以舜名之由夫學一先生之言而不知未始有物故為利則濡需為害則卷婁以舜之迹

言之天下於我何加適足勞形而已故以卷婁言之衆至而歸之雖如堯舜乃神人之所惡故不與之比則彼不利而至矣此眞人之所以無甚親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而已天下悅而歸之舜亦悅而順之舜

視天下猶弊屣而其所以爲舜者視舜猶塵垢粃糠耳非神與眞而何蟻以知而多事魚以深而全生羊以意而多狠以目視目則見見者得矣以耳聽耳則聞聞者得矣以心復心則知知者得矣去知與意則藏身於深渺之間而得所謂見見聞聞知知者則無所往而不平輔物自然而無爲矣此所以復其眞之道也

疑獨註法始於伏羲而治成於堯堯者仁人之迹所由起也愛以親之則民聚利以

和之則民至譽以崇之則民勸致其所不欲則民散於是世之棄仁義者少利仁義者衆以其殉名逐跡離性入僞欲行仁義而不出於誠世之貪如禽獸者將假斯器以爲穿窬之資舉世皆竊仁義之名以爲盜於天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矣且以一人摽仁義之權斷制以利天下猶暫視而欲周平四海本欲利之而不知其害天下也賢人有仁義之名者唯外乎賢者知之與老子不尚賢義同暖自温姝自美濡

者潤需者待卷自屈婁自斂此製名以鄙
當時之俗夫學一先生之言者泥陳迹而
昧聖道以温暖姝美自悅未知夫道在無
物之初也奎形象蹄身之曲處乳間股脚
温煖之所蝨賴豕存濡潤需待以為安利
空五 四
而不知屠者一至與豕俱焦喻世人未能
出乎境域而有所待者皆不免禍患故曰
域進域退自非邈世之才而偷安一時之
利皆濡需者也夫舜受命於天其真在內
而不發緒餘土苴則為百姓之所悅慕三

徙以避堯之子而民自從之童土無草木之地舜勞苦於天下不得休息此所謂卷婁者也是三者皆非道之眞故神人惡衆至雖至亦不私比之無親無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所謂眞也蟻之知小魚之計深羊之意狠狠聖人去其小知得其深計棄其狠意目視目欲其自見耳聽耳欲其自聞心復心欲其自知若此則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循言其猶未能絕迹而獨立也

碧虛註暖姝妹好自悅也濡濡需頊偷安

也卷婁牽拘不伸貌喻曲士膚淺偏執自足而不知大方之家以窮理盡性爲未始有物也苟尸素而濡潤曰域進不需頃而禍及曰域退惡來順紂而同誅亦何異於豕蝨聖人芻狗萬物無寄託之近迹民之歸也如蟻慕羶故其所至一年而成市二年而成邑三年而成都鄧墟邑名童土無草木堯舉舜自代冀天下蒙澤舜功成年老而不得休閑仁義之羶所致也功成則衆至而親譽之親譽久則不比至於畏之

侮之則不利矣唯能無所親疎而外乎賢者則民不歸慕於蟻棄知也相忘江湖於魚得計也恬淡無爲悗然德化民知有君而無慕羶之聚於羊棄意也收視反聽灰滅其心率意而平自中繩墨應物趨變無不循理也

膚齋口義暖姝淺見自喜以識學者不知未始有物之妙濡滞而有所待貪著名利之人奎蹄曲隈群蝨居之自以爲安不知其不足恃也域喩囿心於富貴卷婁傴僂

自苦貌言脩德之人自以爲名人皆歸之反以爲苦終身不得休息借此以諷有爲之君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蟻至微而未能盡無知羊至愚而未能盡無意眞人則無知無意矣魚之在水自得眞人爲計亦然水喻造物魚喻其身眞人之心耳目皆與人同但無心而用之故目視目耳聽耳心復心也繩則自然之平變則循之順其動也

鬻缺許由皆能貴其眞以治身而無以

天下爲者也觀其所論亦非拙於治庖
者顧樽俎之不可越遊方內外有勞逸
之分耳夫仁義五常之首不可輕訾但
後世行之不至者往往認跡爲履愈失
其眞旣離性而任情則仁義不出於安
行利心存于中不免繼以僞似之而非
是誠足以害道故老莊氏還淳復本之
學皆辭而闢之若夫至仁大義涵天育
物配道德以立人極者又何闢之有仁
義至於堯已爲澡薄許由恐其爲天下

笑蓋察影而知形所以欲逃去之而免乎後患也凡治天下當無爲而自化儻孜孜焉欲有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僞僞出而患害橫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爲心雖不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之矰弋罔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情徒知尚賢之爲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唯外乎賢者

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後
叙煖姝卷婁濡需以證前義條衍頗詳
諸解備悉神人惡衆至連下二句言民
之歸堯堯之舉舜而衆心悅服皆理之
自然非比而利之故無親無疎而以德
順天下此真人以其緒餘應世之驗也
蟻魚羊三語爲舜有羶行而發立言甚
奇當先蟻次羊後結以魚不爲羶之所
化蟻棄知也不著羶行以動人羊棄意
也如是則上下各安其分無慕聖尚賢

之迹猶魚不厭深而相忘於江湖豈非得計哉夫然後以目視目而不眩於色以耳聽耳而不惑於聲以心復心而不役於知則天下之目可一耳可同心可盡矣故其平天下如繩爲天下法其應事變一循理之自然無利物之私無忤物之患何憂乎天下之不自化而有心爲治以治之耶衆人以名利爲域衆蟲以豕身爲域進退猶成敗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一

空六

武林道士褚　伯秀學

徐無鬼第七

古之眞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

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郭註居事而待事事斯得以有事事求無事事愈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

得於死或以爲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悲矣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而不自覺恃源以往也無

意則止乎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任其天然苟不能忘知禍長多端反守其性則其功不爲而成矣欲速則不果已實謂知能故亡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由乎有心而脩心

以救禍也

呂註以天待之則無爲而應感不以人入天雖爲而未嘗爲眞人不知有死生有時曰得之也生失之也死萬物不得無以生是也此爲輕生者而言有時曰得之也死失之也生以生爲喪以死爲反是也此爲惡死者而言猶藥之或甘或毒時爲帝而不常其餘臣佐而已以生爲得死爲失則輕生者之藥也以生爲喪死爲反則惡死者之藥也視彼病而投之其變何可勝言

大夫種知亡越之可以存而不知身之所以愁猶鴟目能夜不能晝所適不可移鶴脛能長不能短有節不可解解之也係於有形而不知其源也風日之過河非不損而河以爲未始攖恃源而不竭也遥道者與物無不適亦有源而已水之於土蟲穴蟻隙無不至影之於人坐起行止無不從則無情而守之審者耳目之於聽視心之於思未嘗須臾不在則物守物而審者其聰明心志非若水與影之無情故不

能不殆凡能其於府也殆府五藏殆謂安
其所不安不給攺則禍滋萃夫惟迷非一
日故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上士所以
損之又損者以殆之不可成也而世人以
爲巳寶不亦悲乎

疑獨註以天待人誠而明也以人入天明
而誠也無得失無生死此所以謂之玄堇
烏喙雞壅芺也皆藥之至賤者時能療病
遞爲君臣得失窮通無異於此世人妄計
賤彼貴我豈知用舍在時而巳昔越王句

踐棲兵會稽大夫種能知亡之可再存而不知身之將死猶鵂目晝暗而夜明鶴脛能長不能短各適一時之利解去其適則悲有所徇者不免乎一偏也夫陰陽有氣萬物有形氣妙而形粗氣摩其形形必有損風曰陰陽之氣河水有形者也風日過河河水必損而不自覺雖相與守之而河無所攖拂者有源可恃也。𤼵人處陰陽之中日有所損恃有命存焉水之於土影之於形物之於物皆無心而守之故其守也

審雖審而不逃造化之密移昨日之物今已化矣而昧者不知故耳目心之於徇皆不免於危殆也凡能出於府藏則為所役以至危殆既成而欲速改不暇給矣是以禍生滋甚若反本復性則順而有功欲其

事果其待必久而世人乃以多能為己實此至人之所悲以至爭城爭地而殺無辜之民不知問禍起之由故也

碧虛註以天待人任其自然不以人入天僞難契真也得之生失之死與物同也得

之死失之生與物異也萬物得時則榮失
時則悴眞人得時時不榮失時不悴猶藥之
菫梗雍苓雖賤物而良醫主療時用之以
爲君喻眞人御世無時而不治也種能存
國不能活身喻醫療他疾不能治已病鵠
目鶴脛之有適不適喻種之才知而終不
免禍風吹日曝河水耗減讒深佞入忠臣
失權所恃重者其攖拂亦不輕矣水離土
則散影離人則滅物去物則空人失道則
亡唯善審者幾乎全目徇離朱耳徇師曠

心徇曾史未有不危殆者反覆緣於功過善惡之果目前未見耳世有恃功爲己實而禍不旋踵者大夫種是也
慮齋曰義不以有心預自然之理曰不以人入天生死得失一聽自然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生而曰失亦可死而曰失亦可如醫用藥主者爲帝其餘爲臣藥雖同而用有輕重猶人在世得時時則貴失時則賤在我者初無二也大夫種爲越報吳能於亡中求存可謂知矣而不知反以

殺身鴟目鶴脛又重引喻風曰皆能損水而河未始攖者其源長也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攖拂此五句自是一意水土相入形影相依物之守物自然之理耳目心之徇物皆非自然凡知出於胷府自以爲能皆危殆也給猶及反訓覆因謀功之心必致敗覆有待久之謀其心固必而不化此皆爲身之害而人人以此爲實古今亡國戮民無已者不知於此致問故也

以天待人其義灼然謂以天理爲主而

人事應之人入天者以人事為主而天理悖矣次古之眞人四字只應是故字上文有此誤筆重出言或得此道而生失此道而死理之常也或得此道而死失此道而生又出於人事之變如顏夭跖壽之類譬藥中之烏喙豕零隨證施用主治則為君佐使則為臣適當其時非有常也種之工於謀國拙於全身猶鵁目鶴脛各有所適强其所不能則悲矣又喻風日過河不能無損損而不覺

恃其有源然則得失利害之攖心人能無損乎欲補之者道爲之源凡事物之來能不納於靈府則吾源壯矣事物之起伏不啻蚉蝱之過前又何所攖拂哉水之守土理相資而實無心影之守形則所自出而不能相無者物之守物各生其心雖相守之審而互生互剋或然或流有若外物篇所云者則不能無殆矣況以耳目心之所徇爲能殆成而不給攺其禍長也固宜夫欲反歸本源嘗

致功於改過待久而決成世人乃以聰明心知爲己寶此眞人之所憫也亡國戮民禍之大者其端實起於耳目心之所殉貴在謹過其源耳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
之者不知而後知之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
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
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
惑

郭註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
況欲知天地之所謂可不無其心哉大一
即道也用其分内則萬事無滯用萬物之
自見大目也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大均之

體之使各得本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
方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眞不撓
則自定持以大定斯不持也物未有無自
然者循之則明無所作也至理有極但當
冥之則得其樞要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

而不作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
不解用彼之知故似不知我不知則彼知
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應物冥
而無方各以其分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
物各自有實不可相代搉而揚之有大限

也若問其大權則物有至分故忘己任物之理可得而知奚爲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呂註足所踐者少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太陰以至大定從可知矣爲道者主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入窈冥之門至至陰之原則亦至於至陽之原矣物負陰而抱陽所

所謂知無用而後可以言用人之知也少

以係而不能解不知有至陰之原故也目
視有限不視以目則無不見緣其一未有
能均和以是非任其兩行緣以大均也無
南無北無東無西體以大方也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稽以大信也澤焚不熱河沍不
寒雷破山風震海而不驚持以大定也盡
有天則止乎知之所不知循有照則雖不
知而無所不知冥有樞則彼是莫得其偶
始有彼則所以應彼是者固無窮也其解
似不解言本無係故不解而後解其知似

不知以其本無知故不知而後知此至人
所以遊乎世俗之間若愚若拙也問以有
崖無崖皆爲有係崖謂自邊徼而求之然
亦不可求之於有無之間也頡不可係滑
不可持若無物而有實也往古來今若不

相代而不可虧也能以是問之可不謂有
大揚榷乎揚謂發其幽榷謂劾其實彼不
問是則我不能以是告之唯能見其未始
有物則不惑以是解其有物之惑而猶存
未始有物者亦惑而已唯解之而復於不

惑庶幾大不惑也
疑獨註此言無用之爲有用不知之爲能知也明矣大一謂天大陰謂地大目者天無不見大均者地無不載大方生萬物而悉備大信應萬物而不期大定鎭萬物而不動夫知始於知終於養之以不知而所知至於如此之妙故曰至矣大一係乎數貫乎通之陰主乎凝貴乎解之大目無意於見物物來而視之大均無意於順物物至而緣之大方嫌於無體故以易爲體大信

嫌於不考故稽之以道終之以造物持之而已天下萬物之理各有一天循理以觀之則有先自冥以觀之則有樞有始則有彼無無始未有物無彼亦無我也解似不解知似不知凡論至其極者皆疑之以不知

而後知斯至矣問而有崖切問也問而無崖泛問也切問可窮理未可以盡性泛問可博知未可以反約故皆不可也滑稽多不實而或有實焉古今相代而理實無代能盡其理故曰不虧如上所陳可不謂大

顯揚權論乎事不可則已何惑而爲之夫人之惑已以不惑解之彼雖復於不惑而解惑者尚大惑也此莊子遺言之意碧虛註地至廣大人之所踐容足而已恃其不踐之處而後行之無窮道至微妙人之所知可道而已賴其忘言之趣而後悟之無盡故至人以無用無言爲天之所謂也大一妙有知之者廓然通達大陰玄寂知之者悗然蜺解大目天光照然徹視大均平一靡然緣順大方渾然無不體用大

信誠然無不稽考大定至靜默而持之所以成上諸妙用也凡此七日皆有天然之理順理則明寂然自運始即道對道者皆彼也蜕然自解故似不解自然而知故似不知知不知而後知之愈澄而愈照也道不可以有崖求又不可以無崖求萬形參差實理則一頡滑參差也古今不二生死自殊理不可虧生死自具是有大發揚商推存乎其中何不問諸此道知道則此理不惑矣大惑終身不解下愚上知莫移猶

鶴脛不可斷鳧脛不可續也稟生受氣蓋有由然唯識侔造化者默而知之若假世學而欲復於不惑是大惑之人徒欽尚於大不惑也

鬳齋曰義人之踐地少所不踐者多喻人所知無幾其所不知者皆天也不恃所知而恃所不知可以知天矣大一造化之運者大陰至靜也大目所見大均謂分劑大方與太虛同體大信眞實之理大定總持萬物者也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

論云非彼無我即此彼字謂造化也曰天曰照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解不知者不敢以爲可知可解是謂不知爲知乃眞知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以爲有崖無崖皆不可頡滑旋轉言造物不可捉摸

若無物而實有古今只此造化用之不窮此事可不爲大發揚而權論之世人乃不知問此理又何疑乎以此不疑之理解天下之疑復歸不疑之地庶幾大不疑矣只是不疑二字鼓舞出此數句結一篇之文

可謂奇特
足踐之地不若所不踐之廣心知之事不若所不知之多不恃其所踐所知而以無用爲用然後可以知天矣天道難諶不容擬議故無所措知於其間止乎

其所不知斯眞知也要在日損之功人欲旣盡天理見矣自大一大陰至大信皆因知天而後知首以大一通之道貫萬理通生庶物稟陽而結形遇陰則解化生於無而歸於無也大目視物所不

視大均順物使自平大方以無方爲體大信稽之以不期終以大定持之所以應天下之動而已常無爲也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順理而自明冥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

也以不解解天下之紛以不知知天道之祕又何所施其頡滑而考其有崖無崖哉由是言之雖若頡頏滑稽而有實理存焉古今不易各盡其分可不謂有大揚搉乎漢書揚搉古今揚舉也搉引

也舉而引之陳其趣也世世人胡不問是
而恃其妄知之博昧夫自已之天又安
足以知乾元之所謂此蓋心天無照有
惑以障之故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
尚大不惑惑者妄情之僞不惑者本來

之眞本來之眞我之自然者猶知尊尚
之則非大不惑也若眞造不惑之地有
何不惑之可尚亦何惑之可解哉

有道之主不以國位而驕人有道之士必
以節義而匡君武侯雖强悍難入而無鬼

説之有道首言良駿以啓其心兼明君之
於臣下可不具眼乎遂能始忤終合徐救
其虐民奉己之過蓋人之良心善性無蔑
盡之理猶去國者見似人而喜也及其再
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

盡脩身之要脩誠應天地盡為國之道得
聞斯語社稷之福也何在乎為義以宜民
偃兵而求治哉黄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
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猶知
問塗於牧馬童子則不遠復故至人取之

寓言明君欲見大道當絶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爲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豈若武侯者苦國民以養耳目至於神者不自許然後求夫爲義偃兵哉唯其後世君德不淳所尚非一遂有諸士趨向之不同潛形性而之萬物無復望其歸根則與道日遠矣若儒墨楊秉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爲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聽斲足以成匠石之巧也又喻宥僞朋之才然後

足以致管仲之舉終不以鮑叔私愛而易之也狙以傲人而速斃人以狙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解乎九方歅知梱祥而不言其刖許由畏堯仁欲

逃而去之此皆覩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堇梗雍雩時為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攖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天以燭物之天

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一　共

[stamp]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坐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二

武林道士褚　伯秀　學

則陽第一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
反冬乎泠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
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
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
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

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
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
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
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郭註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

進趨而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
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茍盡故德薄而名
消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聖人
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貴故
其家人不識貧之何苦輕爵禄而重道德

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
所以爲高不以爲物自若通彼而不喪我
也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望風而
靡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施同天地之
德故閒靜而不二欲其釋楚王而從閟休

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呂註公閱休無求如此宜其爲王所信神者人心之同可以窮而入之夷節自謂不能入而其所與交固已顛寘於富貴之地相助以消言其德不長而日消凍在冬而假衣於春暍在夏而反風乎冬言求之無得也楚王嚴暴非佞人正德莫之能撓欲我言之非所能也唯佞人能撓君之正唯正德能撓君之邪佞人夷節正德閱休也我樂而忘貧則家人亦忘貧道尊德貴爵

祿不足以爲高則王公化畢矣飲人以和其德足以沃人心無所事於言矣並立使人化無所事於勢矣父子歸居不廢人倫也一間所施無嗃嗃之悔人心若是其遠則解其繆矣閔休之爲人如此可以言之於王而必信故曰待公閱休

疑獨註魯人彭陽字則陽夷節楚人王果楚大夫公閱休隱者也夷節無天德而有俗知不能以神道自許顛冥於富貴之地固足以消子之德非助子也譬凍者假春

爲衣暍者俟冷風禦暑言求王果之助非所急也況楚王爲人威嚴如虎若不入之以佞則必化之以正也聖人雖貧而樂故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不以爵禄爲顯使王公化高爲卑於物無逆與之爲娛未嘗言而人飲其和與人立而人化其善使人人父子各宜於歸居守一而無事道自施於人故與世俗相遠矣不若釋楚王而從閱休也

碧虛註則陽求見王爲利禄之計王果引

隱士抑貪競之心無德而有知尚文去質也不自許以之神者舉指欺罔心神交固而湮沉乎嗜欲也救凍暍者人事待春冬者天時王果任天時而不從人事所以救則陽之失也老萊之妻織畚伯鸞之婦賃春家人忘貧也魏文侯尊段干木漢光武交嚴子陵忘爵祿而化畢也與物爲娛則同塵而不溷與物樂通則和光而不耀不言之教煖然似春鎮以無名之樸而使人自化德化有序人安其居其道簡易無所

施爲而趨進者弊弊焉以干祿爲事與有
道者之心相遠去矣
盧齋口義神乃我之自然顛迷富貴不知
有自然之神是不自許此相率而自損之
道故曰消也凍者得衣則煖如春暍者得
風則冷如冬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不足
彭陽好進是其不足告之以隱退如執熱
而濯當寒授衣將有補也佞人正德謂真
小人方能屈撓其身以事之王公忘爵而
下士化尊爲卑也窮理自娛與物無𡨚自

保其眞不言而悟如以至和飲之也並立而人化使人意消也彼其猶詩云彼其之子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則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所施閒暇殊不容力言在家在鄉各得其和閔休之德與彭陽相遠若是也

褚氏管見王果言夷節之好進不能爲公閱休之行而二人者皆楚王所愛重也今則陽以榮進爲心故求薦於夷節夷節弱於德强於知不知內有神者可

尊而外迷於富貴非以德相助徒取消爍耳猶假衣於春何足以救凍反風乎冬何足以救暍違宜背理求之無益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人性本善無有不可至於神者有得於已而信之篤然後能自許令夷節貪競若此是不自許以之神也況楚王嚴暴非夫姦佞之人及德之正者不足以撓動之蓋行之善惡不越此二途子何不捨惡趨善從閑休以進庶乎可久也故聖人已下叙閑休

之德足以化物而一出於無爲至若不言而飲人以和並立而使人化非聖人不能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

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郭註玄通無外而皆洞照不知其然而然非性而何揺者自揺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此非赴名而高其迹率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任知而行則憂患相繼鑑物無私故人美之夫鑑者豈知鑑而鑑耶生而可鑑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美於人譬聖人人與之名也鑑之可喜由於無情不問知與不

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
聞知則有時而廢性所不好豈能久照聖
人無愛若鏡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
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然以百姓爲
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由乎
聞知則有時而衰性之所愛故能久也
呂註人心綢繆於事物不知有所謂一體
者唯聖人能達之故内不見我外不見物
物我爲一其所體固周盡矣而不知其然
者止於性而非外得也復命則歸根揺作

芸芸也雖靜而復命不害乎搖作是以終
日言未嘗言終日爲未嘗爲凡以天爲師
而已天則知之所不知也我何以自知爲
聖哉人從而命之耳無知則無憂衆人憂
乎知而所行如馳無幾時而有止也若之

何而可以至於此乎生而美者人與之鑑
而告之而後知其美於人若知若不知若
聞若不聞其可喜終無已人好之亦無已
以其出於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
告之而後知其爲愛人也若知與不知聞

與不聞其愛人終無已人安之亦無已其
出於性也不以知不知聞不聞而有所加
損焉
疑獨註聖人解脫束縛而通大道混然一
體無內無外不知其然而然性也復命者
靜搖者作動皆以天為師也聖人非有意
於名天下之人自以名命之憂乎知之不
明則是好用知知有時而窮故所行無幾
而止矣若之何以至於道也鑑無情於人
人愛之以別美惡知之亦若不知聞之亦

若不聞爲人喜而愛之終無已使鑑亦有
知有聞如人情之愛惡則其照不能久人
愛之亦不能無已也鑑之可喜本於無情
人之好之亦出天性故終無已鑑能照而
不能言苟不相告則亦不知鑑之美於人

也聖人之愛人亦無情而人與之名若不
相告則亦不知聖人之愛於人也若以聞
知而愛人則其愛有時而止矣人之安聖
人之仁亦無已性也

碧虛註達絧繆不滯於物周盡一體莫非

我也知其然則去性遠矣靜動雖殊皆以自然爲師聖人無名人感其化從而命之夫以有涯之生而憂無涯之知故曰常無幾時且欲止而不行復未知如之何也人有美容則人與鑑照之令知容美於人也或知或不知或聞或不聞其美容可悅何嘗已哉然人好美之亦未始休者天性也聖人之愛人無已人之安之無已亦性也

鬳齋口義綢繆謂陰陽往來相因不已聖人達陰陽造化理窮精粗合一之妙循乎

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也任其動用作爲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爲主憂乎知者人之私知憂慮萬端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有行而尼之於命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時猶命也原其所患皆自知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夫妍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則亦不知其妍美惡分别憂端所自故曰不知不聞其嘉終無已我忘美惡與物無心則人之好我亦無已此自然之理故

曰性也
綢繆謂世累糾纏不得自在皆始於有
我與物爲敵故也唯聖人能以道通之
使周盡物理歸于一體而不知其然蓋
以性會之而不以物我生心何所不同

哉故於靜默之際而有動作者存則知
動作之中不離復命之道一動一靜互
爲其根是知陰陽無消盡之理此皆以
自然爲師非出有心而自有主之者至
於大而化之域人則從而命之以爲

聖非聖人自聖也亦大德必得其名之義世人乃憂乎智之不足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謂欲以智爲名而驅馳不息將若之何哉喻以人因鑑而知美不告則不知鑑之照人無已人之喜鑑亦無已聖人愛人而人與之名亦然故其愛之安之也亦無已皆出於性之自然各安其宜而已矣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廿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空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空八

武林道士褚　伯秀　學

則陽第二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耶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

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
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名嬴法得其兩
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傅之容成氏曰除日無
歲無内無外

郭註得舊物猶暢然況得性乎見所嘗見
聞所嘗聞猶暢然況體其體用其性耶衆
之所習雖危猶閑況聖人無危乎冉相氏
古之聖王居空以隨物而物自成與物無
終無始忽然俱往日與物化故常無我而

常不化夫爲者何不試舍其所爲乎唯無所師乃得師天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况又不師耶必至於天人始物都無乃冥合也故湯委之百官而不與焉任其自聚非圍之也任其自散

非解之也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成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功不在已名法者已過之跡非適足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跡並見於彼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

得寂然不動感應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耶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若無死生歲日之計除矣

呂註望舊國而暢然人之情也雖陵木緡合猶之暢然亦不忘其本而已況吾之所以見聞者與天地並則為吾之國都又久矣而見之聞之猶以十仞之臺縣衆閒則無所不覩其暢然可勝道哉衆閒謂無人之處環中運轉無已而未始有物隨成而無所為是以無終始無幾時也幾謂計數

與物化者一不化則胡爲而不舍之其行恒無幾時而有止也夫欲師天而不得則與物皆殉其以爲事而已聖人者未始有天人始物也偕行不替備而不洫所謂復命搖作是眞師天者所以合之也湯得司御主調御門尹正所入登恒成有恒之脩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恒則道之久此皆以天爲師也唯師之從而不囿於物又得隨成爲之司其名則之名嬴法得其兩見隨成則司御等名皆隨吾之成心非有

爲之者之名也其精爲道其麤爲法見其
名之所由生則知法之所由成是爲兩見
雖有所見而不知天下未始有思慮猶爲
未盡也故仲尼盡慮爲之傳仲尼非傳湯
也隨成則冉相氏之所得者以是知司御

等名爲寓言除日無歲則不知有宙無内
無外則不知有宇唯盡慮者足以與此
疑獨註人性逐物迷而不返猶去國都之
久望之暢然而喜入於國都十識其九猶
有悅志況見所嘗見聞所嘗聞喜可知也

眞性譬丘陵草木入之者譬將反本十識
其九反之末至見見聞聞反之已至言見
性之樂猶見舊國都之樂也夫高臺懸危
習而登之亦如閒暇況得眞性者乎冉相
氏三皇已上聖君得眞空之理運轉無窮
隨順萬物以成其道無終始幾時與物化
也與物化者一不化一不化者能化化也
世之有爲者何不舍其所爲而復於自然
眞性可得矣然有心於師天則不得況與
物殉而不反者乎未始有天有人而天人

自存未始有始有物而始物自我行也則
屈伸而不替備行則守謙而不溢與理冥
合若之何而如此也司御門尹官號登恒
製名言登恒道者可爲人師也聖人從師
不爲師所囿但任其自然彼且爲嬰兒與
之爲嬰兒是也湯得此三人爲傅從之而
不囿隨順而成其道湯反爲司其名彼三
人者其跡不見於世矣此名嬴法兩見於
湯湯雖爲盡人道之聖人其時法未備至
仲尼之時天下之變備故盡慮以制成法

是又爲湯之傳也

碧虛註弱喪之人望故里而忻暢雖林屋荒穢十亡其九尚懷欣悅況見不失見聞不失聞而妙有湛然者耶大道之高明無隱如建崇臺於勝地縣鍾鼓於廣野警人耳目咸使曉悟衆聞音關謂廣野環中空故能轉物以其隨成故不可以終始幾時定之得環中之道則與物無際化雖日遷而原本湛然又何容心於化不化哉以其未嘗取故亦未嘗舍無心師天乃師天也

若猒没於塵埃復如之何耶師天者必忘人事殉物者必忘妙本未始有天則人事不廢未始有物則妙本無虧與物混而不背真履行具而不溺塵若假僞於綢繆何爲而若此昔湯良臣司主臨御以爲師傅

故從之而不囿囿者任之極是以門尹登恒得其隨物自成之功而主其名名法者政治所難忘而況適名益法照然兩見且百官司御其職各盡慮以傅之盡慮則無思慮矣故可以爲師傅除日無歲則終始

不囿無內無外則死生隨成此達綢繆而周盡一體之道也

慮齋曰義久旅而歸舊國必暢然有感入其中則草木繙合比昔十失其九猶且暢然況求道忽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皆吾固有之物能不喜乎臺最高處縣張樂衆多也間去聲猶云笙鏞間作處最高之地聽交奏之樂可以聳動世俗耳目況聖人以虛無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爲如何環中至虛之喻無終始

如一也幾時猶古今幾者時之變日與物化言與物日新即我之所得一箇不化者也世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耶以自然爲法而無法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若有心於爲事則未如之何人有爲

也天無爲也非唯無事爲之跡併與無爲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無物之始無跡也非唯無有物之跡併與無跡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行世與人同無廢替之事萬行俱備不著

於一泓猶齊物論老泓泥著陷溺之意與道爲一不求而合求合則不可得而合矣昔湯以伊尹爲師不爲其所籠圈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無爲之地使尹主其名湯無爲而尹有爲湯無名而尹有名也

此名在世是爲剩法兩見身與名爲二不得其混然之一也伊尹之任自未爲奇孔子又慕之盡慮以輔相斯世亦欲爲伊尹之事此語讖之也容成氏古聖人合三百六旬而爲歲逐日除之但謂之日不可謂

之歲老子云數車無車之意外名固内而
生無内則無外矣舉此以證自然之義
人之眞性渾全久而内虧者外爲聞見
所移浸遠其内猶去國都之舊漂寓他
鄉遇明師啓發之安有望故都而不暢

然者雖陵木繙合十失其九猶爲之欣
喜況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出於性之本
然如高臺縣衆人之中無所不覩也昔
冉相氏得虛通之道其爲治也隨物而
成其性與之無終始則忘其化之大者

無幾時則忘其化之小者小大久近混
而一之只今見在又何執著日與物化
者前焰非後焰一不化者今吾即故吾
何嘗舍離哉夫欲師自然而有心殉物
則不自然矣其爲事也若之何而可濟
耶聖人忘天忘人所以能天能人忘始
忘物所以能始能物與世偕行而不替
順物而已無虧也所行之備而不溢周
物而無過舉也動合於道若之何而能
如此也湯得三臣爲之傅師其道之無

爲而不爲政術所圍蓋賢臣之政術所以圍天下而育萬民其致君尊安者道而已技能無與焉此又在乎君之用舍而治亂禍福之機見矣湯得隨物順成之道爲之司其治天下之名功成於三人而名歸於湯此名皆剩法耳非湯之真也得其兩見謂君臣相資而成治道其跡著見於世也故仲尼盡慮於其後以成治世之法雖不與湯同時是亦爲之傳也曆家積日而成歲帝王積知而

空八

爲聖湯非三臣爲傳無以成其治道非湯與三臣開創於前仲尼亦不能獨成於後猶内外之不可相無也及其道成德備澤流無垠皡皡熈熈民忘帝力則聖知亦與之俱化除日無歳之義也又何内外之分哉○經文入之難釋疑只是合字連上文讀之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剌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

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
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
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
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

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
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
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
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
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

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歟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惠子入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郭註蝸至微而有兩角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爭也人迹所及爲通達謂四海之内今以四海爲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有限則不問大小不得與無窮者計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惝然若亡悼所爭者細哾而已矣曾不足聞也

呂註罪莫大於可欲善言伐齊則見利之可欲固亂人也善言勿伐則見善之可欲

亦亂人也謂伐與不伐亂人也者不免於
有見又亂人也唯求其道則不滯一偏之
見亂之所由息也人能遊心於無窮則四
方上下相通達之國若魏若梁皆我心之
所自起非唯王與觸蠻無辯通達之國魏

梁觸蠻亦無辯也知此說則莫大於秋毫
太山為小矣王悟夫爭之所自起者本無
有也是以惝然若亡神人聖人大人本無
優劣所從言之異耳吹管者嗃有所受也
吹劍者吷無所受也

疑獨註戴晉人梁之懷道者通達舟車所通蝸角觸蠻之喻蓋譏當時好戰之君魏王以爲虛言證以人事則見其實意在四方上下有窮極否知遊心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言其處有窮之地通達中有魏魏中有梁梁中有王愈近愈小以至於王之身則與蝸角觸蠻何異由是觀之凡世間有形者未嘗無累況至於爭國爭地乎吹管聲大吹劍聲小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不足聞也

碧虛註王者之師明行征伐若以虜掠爲事使彼怨憤發疽而拔國非所聞也今衍欲以小憤興兵侵暴隣國固亂人也季子言勿伐縱隣國之驕亦亂人也華子之自下以爲亂人者欲推有道之士而進諫也所謂求其道者脩德勿爭而已惠子請見晉人陳喻以解之寓意蝸角言其甚微爭於兩國之間不出一㲉之内旬有五日一氣也喜怒之氣有反必復天地寄於太空小石之在太山通達之國寄於宇内似稊

米之在太倉魏處通達之國似毫末之在
馬體而況魏有梁梁有王不似觸蠻之在
蝸角乎今齊魏之爭與觸蠻之戰有辯無
辯乎大人者出六合任自然聖人則居域
中守法度吹管者嗃然而鳴吹劍者吷然

而過喻堯舜政教人所稱譽以道論之曾
不足聞又況伐國虜民乎
鬳齋口義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
犀首教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役者苦
矣華子之言著一伐字則未免容心故三

者皆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蝸角之喻本虛下面說得成實無窮太虛之間通達即中國以太虛觀中國甚微以中國觀魏又小於魏國觀梁都又小於所都中求王之身愈微愈小以太虛而下觀王身與蝸角觸蠻何異惝然若失悟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竅吹之有聲吹劒首則無聲謂有道者之前欲說仁義皆無所容聲也

犀首武士官號時公孫衍爲此官欲請兵攻齊虜民拔國恃强輕敵固亂人也

季子謂兵久不起爲王之基志在安民
靖國何爲而謂其亂人耶蓋華子欲伸
後說故以此撓動魏君之心待其切問
而後告之奇哉君求其道之一語謂前
犀首所言非其道季子欲止之而無其

道若謂二者皆非未有以處之之道舉
不免爲亂人而已惠子請見戴晉人是
求之有道也蝸角二國以喻齊魏所爭
者甚微詳見諸解不復贅釋吹管有聲
喻衆人之譽堯舜道堯舜於晉人之前

猶吹劍無聲論伐國於華子之前亦猶

是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三 廿、比丰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空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三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為者耶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其市南宜僚耶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以丘為必使楚王召己也

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郭註埋於民與民同也藏畔謂進不榮華退不枯槁聲消謂損名其志無窮規長生也所言者世言而心與世異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着明也何以爲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其室虛果逃去也

呂註見孔子來而登極者示不與之接將徙而之高聖人僕聖德而僕者埋於民則

不爲可見之行藏於畔則不居中正之德聲消志無窮退藏於密而遊方之外口雖言而未嘗言欲無言而不能無言與世違而不屑與俱將欲遁世而去也以聖德遊人間而人莫知猶處陸而沉者以孔子之

迹言之棲棲然以天下爲事則似佞也然而人皆爲宜僚則横目之民誰與救聖人之道將墜地而不傳也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爲佞孔子答以非敢令於宜僚則自謂爲佞人以明所貴者在此而棲棲者非得

已也
疑獨註蟻丘地名賣漿水之家登極昇高
而望稷稷衆多理於民與民同藏於畔不
見境聲消損名志無窮志於道也無意於
言聊以應物心與世違外與人同耳聖人

天隱在陸而沉隱於鄽市者似之莊子寓
言於孔子宜僚以非聖人之迹其室虛謂
不見其迹於此有以見夫子與民同患宜
僚離人入天者也
碧虛註登極者昇屋棟而觀孔子執僕御

之事師聖人者也猶庚桑楚爲老聃役自埋於民如列子居鄭圃人無識者自藏於畔如長沮桀溺晦耕隴畔故聲消而志暢言出而心忘不屑與世俱處陸而著沉也孔子度宜僚之不見已猶嚴僖之恥見許由而何以爲存言汝何緣留得此人也

膚齋口義極屋棟僕猶徒埋隱畔鄰也藏居比隣而人不知聲消逃名在陸而沉喻隱於鄽市著德知佞多言何以爲存必去而不留也

古者風俗淳厚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各安其素分內足而無求於外故也今夫子遑遑歷聘欲以仁義化天下使之屈折禮樂而失恬愉之性彼隱德潛耀之君子宜其徙而之高唯恐去之之不速也然而聖人愛人無已不問己之窮達嘗以兼濟天下為心與彼陸沉獨善者不可同日而語夫子知其為聖人僕役而未昇堂奧是亦逃名求志者必市南熊宜僚也聖人知人之審若此乎路欲

召之而夫子知其必不至其室虚即語
云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於此尤足
以彰夫子先知之明而陸沉獨善者處
身之隘亦隨其見地各從所好而已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
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予來年變齊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
終年厭飱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
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

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瘭疽疥癰内熱溲膏是也

郭註鹵莽滅裂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功盡其分無為之至也夫遁離滅亡以衆為之所致若各至其極則有何患萑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形扶疎則神氣傷以欲惡引性不至於當此鹵莽之報也

呂註為道日損以至無為是所以治形理心者也而乃遁天離性滅神亡情以衆為

而不知止則鹵莽之甚矣其安易持未兆易謀内之欲惡爲萑葦外之蒹葭扶吾形尋擢吾性天理滅矣於是時而欲治之可得乎並潰漏發已下皆欲惡爲蘖奪其眞之所爲也

疑獨註爲政治民而鹵莽滅裂則踈略而無成功封人推己治田之事亦然明年遂變所用之法而深耕熟耰其禾繁滋終年厭餐用力多則報亦侈也人之治形理心亦如之遁天逃其自然故離性滅情亡神

以徇衆人之所爲動之死地者也蒹葭始萌扶苗之形而長及其已盛則害苗欲惡之情始動形亦隨而充盛及其熾而不節則害性故必制於始萌之初否則尋擢吾性性失欲熾精氣潰漏不擇所出遂成瘭疽疥癰内熱溲膏之病至於神去形遷而後已此治性鹵莽之報也溲膏即便濁之病

鬳齋口義封人因耕喻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說倣此變嗇易其耕法好惡之性

猶萑葦即茅塞其心之義性蔽塞則欲曰長如蒹葭始萌充滿其身言通身是人欲以人欲扶其形則動失自然之理拔去貞性而天理滅矣性失氣亦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此段戒人縱欲者必殺身也

變齊舊音去聲耕法也司馬如字謂變其耕法不與人齊一云變齊國之耕法碧虛引說文禾麥吐穗上平曰齊審詳經意去聲爲當與分劑同謂限量也鹵

莽之人不盡耕耘之齊量故其實亦鹵莽今變昔日之齊量而盡其功力是以禾繁而厭飱以此爲治形理心之喻可謂切當人心天性皆不越乎自然唯其逃自然所以離眞性以至滅情亡神而不悟皆溺於衆人所爲故也欲惡之害性無異萑葦之害苗蒹葭即萑葦之初生始則扶苗同長終則過盛而害苗欲惡拔性而失眞則形軀潰漏所向成疾必至澌盡而後已此治形鹵莽之報也

可不戒哉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
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
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
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
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
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
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

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郭註殺人大菑謂已下事大菑旣有則雖戒以莫爲其可得乎各自得則無禁辱得失紛紜故禁辱立而夸跂生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而何若以知足爲富將何爭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君莫之失

則民自得君莫之枉則民自正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爲物所顯則皆識爲物所易則皆敢輕其所任則皆勝適其足力則皆至民知竭則以僞繼將以避誅罰也主曰興僞士於何許得其眞乎

呂註矩蓋嘗有位者解朝服而慕之致其哀矜之意明至此者已固嘗有罪焉故不嫌於訕在上者不能忘榮辱則民覩所病不能輕貨財則民覩所爭今立人所病而

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爲盜殺不抵於死豈可得也湯武以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以得爲在民失爲在己也伊尹以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一形有失其形退而自責也今則愚不識罪不敢罰不勝誅不至異乎先王之宥不識量人力而矜不能者矣民知力竭不得不以僞繼之上出多僞而欲下不僞不可得也

疑獨註大道日散詐僞日起生民受災自此始矣汝何罪而先罹此莫爲盜乎莫爲

殺人乎後言大災之事榮辱貨財窮困人之身等是也上古之時不競榮辱故人不知所病不畜貨財故人不知所爭令之人君立乎榮辱之上處乎貨財之中是召人所病之端聚人所爭之本又重斂以困窮之徭役不得息雖欲無死不可得已以得爲在民至退而自責言古之人君愛民反身之道令則不然下四句指時君之政爲物隱匿而以不識者爲愚後文可以類曉凡此皆不緣人情而逆爲之計民知內竭

而不可爲故繼之以僞上之人不能反本
而區區於其末將何以救止之哉
碧虛註以家觀家以國觀國則天下猶是
也至齊見罪人戮死幕以朝服而哭之古
禮也傷其德政之失而至此蓋由榮辱立
貨財聚誅戮之災已成攘寇之爭又滿欲
脫大禍可得乎老子云受國不祥是爲天
下王今則反古道矣藏典法而愚黔首設
不便而罪違戾委繁劇而罰庸才展驛程
而誅鈍弱民之知力已竭則思欺君罔上

矣上既失真民從其化欲流之清在澄源
耳
慮齋口義莫爲者得非爲盜爲殺人乎榮
辱名貨財利病患害也在上者好名然後
有此害爲國好聚財然後有所爭失得正
空九 八
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物有失
其形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
溝中匿其物而不言反以不知者爲愚大
爲難行之事而以不敢者爲罪重爲任不
量人之力遠其塗不計人之程强其力所

不能必以僞應之强其知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無厭必爲盜以輸之是上使之爲僞爲欺爲盜也又誰責乎

栢矩請之天下遊夫子欲乘桴浮海之意至齊見罪人戮死在道則當時諸國政化可知暮朝服而哭哀矜之至也世世閭凍餧疾厄縲紲喪憂皆謂之災而性命慘傷莫大於戮死汝獨何爲先罹之莫爲盜乎莫爲殺人乎何爲而至此極也又得非榮辱貨財之召病啓爭而至

是乎立人所病聚人所爭且來久矣禍
其可免乎此語有識及時政之意次敘
古之君天下者心存愛育唯恐一夫之
失所所以治成而化洽今則不然己下
直指時政之失言之者無罪聞之足以
戒也結以於誰責而可乎又有嗟嘆不
足之意覬有位君子反躬而加察焉信
能節己之養而去病絕爭民化其德而
刑措不用豈不盡善盡美哉○一形當
是一物傳寫之誤見盧齋註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四

[stamp]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宰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空十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四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郭註化謂順世而不係於彼我順物而暢

物情之變然也情變未始有極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唯無生無出者能覩其門而測其根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用物之知無所不知獨任我知其知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然非大疑

而何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呂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詘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其所不知則所謂是者固未定又安知

今之所是五十九非也夫物生而莫見其根出而莫見其門則知之所不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莫之恃無至望崖而反其爲疑也豈不大哉已乎

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至而其身之不能容也雖今所言爲然未知其果然耶使人忘言以契之

疑獨註夫人自幼至老新故相代處造化中不覺其遷徙伯玉能順化日新未嘗不始

是而卒非未知今之謂是非五十九年前
之非也物生之根即天地根物出之門即
玄牝門二者皆本於谷神其源一也知之
所知智者之事知所不知聖人之事知尊
其智而不知尊其聖可不謂大疑乎已乎
已乎言不如止其取舍之心萬物於造化
無可逃之理我以爲然彼或不然是非之
所以起各任其然則當矣
碧虛註化化不停交臂已失世之求是者
非求道理也求侔於我者也世世之去非者

非者邪曲也去忤於心者也侔我者未必
真是忤心者未必真非故有始是卒非之
嘆五十九固今之是令若悟非乃知昔之
未是知其是之未是惟莫之是者無非故
至是無非至非無是夫虛無恍惚至道之
根淡泊寂寞衆妙之門此萬物之所生出
也人之所知出乎不知因其不知而後知
也不明此者豈不大疑乎世事紛紛日新
莫變知與不知莫知止也所知者人事不
知者天理人事有爲是非莫逃天理無爲

安逃哉若以已所知而謂之然則衆謂之
不然者亦多矣然乎言未必然也
鬳齋口義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
一年也又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爲是耶物
生必有根其出必有門但人不見此是其
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
知以爲至矣此大惑也無所逃謂自然而
然不知之知通古今徹上下何處無此理
如何逃得與乎皆疑辭
明有所易謂之變暗有所易謂之化行

年六十而六十化謂人處世間其形容知識能解事爲被造物暗易而不知未嘗不始是而卒非也及乎耳順之年更事既久庶乎是非可定物理可明然猶未知今之所謂是非五十九年之非也

此言物變無窮事變無窮人心之變亦無窮三者交相化而古今成焉得失著焉事融理定是非乃審然猶未知後世之公論何如也人閱人而成世事更事而成化若蚊虻野馬之過前不知其幾

而吾之至靈眞常者固未嘗變也人而知此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矣物之生死出入有根有門而人不見者皆知尊其所知以爲已能而不知恃其所不知而後能知信能知其所不知則萬物之根門可覩矣其生死出入理之常然化與不化與之俱化則亦何惑之有蓋人生所知所能特其不知不能中萬分之一耳聖人亦不能盡夫知能又豈能逃乎物化哉雖然吾今所言以爲是者亦未

知其信然否也凡聖賢論化皆有不敢指定之辭乃其不可致詰之妙此所以爲化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

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
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
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郭註靈即無道之謚男女同浴此無禮也
以鰌爲賢而奉御之勞搏幣而扶翼使不
得終禮此所謂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欲
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
仲尼問焉子謂蒯聵言不憑其子靈公將
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
是以凡所爲者不得不爲所不爲者不可

得爲而愚者以爲爲之在己不亦妄乎徒識已然之見事未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呂註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之狶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謚固非人之所能爲也

疑獨註是三人皆爲太史官故仲尼問之靈公飲酒湛樂亡也田獵畢弋荒也得謚爲靈何耶大弢曰是因是也言靈即無道之謚謚法辭而不損曰靈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史鰌奉御而進使之搏幣扶翼

而出以其能敬賢所以謚靈也狶韋曰公死卜葬沙丘掘得石槨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言天理不可憑此地本屬靈公之父反爲其子得之則公之爲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此

碧虛註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又德之精明曰靈其靈素定謚自冥符若以俗情料方外幽冥之理何足以識之哉

鬳齋口義衞君所爲如此謚之爲靈何耶言未足以當其惡也奉御猶今言召對搏

執贄見之幣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沙丘古人葬處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生前已定人何力焉不憑其子言子孫不可託此地爲靈公所得也

靈之爲謚可善可惡故夫子問於三人

大弢答以唯其如此所以如此則靈爲無道之謚明矣伯常騫曰公與三妻同浴無禮孰甚焉及賢臣奉御而進使人搏幣扶翼而出之幣謂奉御衣物是於人欲熾然之中天理一毫之善未至全

泯則其謂之靈幾可以善言矣孫莹曰公卜葬而得石槨之銘昭然靈公之字冥符千載其所謂靈也久矣彼二人何足以知之義同處父之槨滕公佳城莫非前定至於名謚亦豈偶然但當盡人

事以應天理其謚號美惡則係乎生前之所爲在人不可不謹謚法始於周公以一字示褒貶亦嚴矣哉不勸成名曰靈古之人主不善終者有靈若厲之號至於達人大觀善惡兩忘去來見在等

無滯迹無爵無謚脩然順化使人無得
以議其善否豈不混成盡美哉三人各
一答首言其不道次言其敬賢後言天
理一定以迹論之不無優劣卒不逃天
理之一定耳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
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以爲風俗也合異以
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
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
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

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

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譬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郭註大人無私於天下天下之風一也自外入者大人之化由中出者民物之性性得正故民無違心化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幷天下一萬物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而天賜則有時而廢矣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

與之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若由賜而能有時而闕矣豈惟文武凡性皆然名止於實故無爲實各自爲故無不爲時世有變無心者順之於此爲戾彼或宜正於此或差於彼各信所施不能離也比

丁大澤大山之無棄材合異以爲同也言丘里則天下可知有數之物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道物無私強字曰道所謂道可道也名已有矣將無可得而比耶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

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
呂註合姓名爲丘里異爲同也散丘里爲
姓名同爲異也非如一家之言異不能合
同不能散也百體莫非馬指之不得馬立
百體而謂之馬譬大人不以其大全觀之

則所謂大者亦不可得比以丘山江河所
以爲大之至也故自物觀之萬物莫不備
於我則自外入者有主於中而不執有萬
而無不容也自我觀之汎乎其爲萬物逝
則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周行而無不徧

也天之於四時不因其固有而賜與之則功有所不備而歲不成矣君之於五官不付之衆爲而我有之則知有所不周而國不治矣文武殊才萬物殊理其爲不賜不私亦若是而已無私故無我無我則莫有名之者無名故無爲無爲則無不爲矣時變無停禍福無常有拂有宜善或爲妖也物情各殉殊而不一有正有差正或爲奇也物理不齊如此道者所以公之未始容心趣舍於其間比于大澤百林無不備觀

乎大山木石無所分此之謂丘里之言道本强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爲足也凡物無窮萬不足以盡其數而期以萬者以數之多者稱之天地形之大陰陽氣之大道者爲之公則非形非氣故無名也名不足以盡道而名之曰道亦以其大者稱之本無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得與無名者比哉若以謂之道者爲道是猶認狗以爲馬也

疑獨註十家爲丘二十家爲里丘里者合

十姓百名以爲風俗而不知合并天下以爲公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則道愈離而物愈乖矣指馬百體而不得馬立馬百體而謂之馬散同爲異合異爲同也丘山積卑江河合流以喻大人合并天下以爲公唯其公也故自外入者中有主而不執不執則能通由中出者外有正而不距不距則能行是以不私而天下一不賜而萬物成四時氣殊天不賜故歲成五官職殊君不私故國治以至文武殊任萬物殊理

君道不私故德備而無名不賜則自成蒙澤而不謝不私則自正功成而無報也大道無私於物故無名無爲無爲則物各自爲而無所不爲矣時世有變禍福倚伏拂者或以爲宜殊面異向也正者或以爲差

各執所見也比于大澤異材而同用大山異植而同壇此合異以爲同而未離乎有形有數是之謂丘里之言天地陰陽形氣之大者道爲之公皆因其大而號之也若此者已有矣其小大貴賤乃將得比之哉

碧虛註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部五部爲里合十姓百名之異爲一丘一里之俗或散一丘一里之俗爲十姓百名之異亦猶離馬之百體曰頭尾眼耳合其頭尾眼耳總曰馬也此即公孫龍離堅白

空十 十

合同異之旨山積衆石河合百川大人合并郡國以爲公分之則楚越有異并之則風化一同亦無異乎丘里之合散也外入者事中有主則事不滯中出者理外不邪則理自遠炎涼氣殊天任之而不賜故歲

功成工虞職殊君委之而不私故天下治
文武材殊大人任之而不賜故德業備動
植理殊道生之而不私故無名也物物自
名非道強名之物物自爲非道強爲之道
無所爲故能無不爲也冬春之代謝皇王
之澆淳於此爲禍爲戾於彼或爲福爲宜
比乎大澤衆材大小皆中法度大山木石
精粗皆聚一壇所謂丘里之言亦若是而
已大道無極物亦無窮今據多而號之曰
萬若物止於萬則道亦有極何足以稱象

帝之先大道合并形氣而爲公強名曰大字之曰道既曰大道已有之矣安得與末始出其宗者比哉

鬳齋口義聚井爲丘聚丘爲里里中十姓百名人物雖異風俗則同合異爲同之喻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爲同萬物同一理散同以爲異萬物各一理合百體以爲馬體上無馬名立其百體謂之馬也合并以爲公合萬物之異以爲同也有主而不執執則非自然正者萬物之理

出乎胷中其理與物不相距則無同異矣不賜不以爲功萬物殊理大道合之以爲公故無得而名也淳淳流行貌倚伏無常或有所拂而反爲宜塞翁失馬之類人自殉之心如面之不同有所正則拘執反或失之譬大山大澤木石之材皆中度可用合異以爲同也稱物數而爲萬總形氣爲天地陰陽道者爲之公皆以其六者言之耳雖已有道之名豈可以此相比哉

凡一丘一里之閒必有年德之尊者考

衆情而立論猶所謂月旦評及各有里
諺流傳以記其風土事物是謂丘里之
言合異以爲同也共出丘里而有少長
賢愚貧富得失之不齊同而異也天下
之大起於丘里道之大貫於事物散同

而爲異猶指馬之百體合異以爲同立
百體而謂之馬也言之則有合散冥之
則歸混同理有至極不可容聲矣丘山
積卑江河合水大人合公亦不外乎此
理蓋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之物

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道經云公乃王王則天下之所歸往安得而辭哉故自外入者學也君子之學主乎道主乎道則物無不通由中出者思也君子之思正乎理正乎理則物無所距猶四時殊氣而成歲五官殊職而成治總歸乎大人之德備以闡大道之無私又惡可得而名焉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變遷機有倚伏有以所拂而宜者有以所正而

差者皆由自殉己情故不免於殊向譬
大澤之百材合而爲匠石之用異而同
也大山之木石散而爲天下之用同而
異也若冥理而歸于道復何同異之辯
哉夫道之爲名不足以盡道物數稱萬
不足以盡物各以其大者言之耳形之
大者天地統之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
又以統天地陰陽其大詎可量耶然既
有道之名則不可與無名者比所以至
人之道行乎無名故天下莫得而名也

是章類齊物論之談有無生死此則頗
關治道又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說愈
奇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少
知者所當請問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空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則陽第五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
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
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
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
能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

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
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
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
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此皆自爾而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爲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已往止於

自然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非無能有
之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廢起
無所原隨此議之所止或謂莫爲也或
謂道或使也或使者有使物之功物有自
然非爲之所能由斯而言季眞之言當也

至精至大皆不爲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
爾也故莫之爲者未爲非物凡物云云皆
由莫爲而過去實自使之無使之者居指
物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求之於言
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

然自死吾不能違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此二者世之所疑物理所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常不爲而自然道不能自有有者自然也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舉一隅便可知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爲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

呂註少知聞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比故疑於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

乎虛者也日月往來昇降消長相照相盖相治也寒暑屈伸王相生尅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

而精之可志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則反終則始陰陽爾四時爾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

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有名萬物之母是也若夫覩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眞莫爲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

其所化所已爲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爲也精至無倫則無内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爲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於物以其不麗於實則麗於虚故也以有名實爲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爲物

之虛不知其未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却止則超乎言意雖近在身而不可覩也或使莫爲皆疑之所假而非理之眞往無窮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爲則

可言可意不免與物終始而已惡覩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者假名安可以名爲道莫爲或使皆在物一曲何足以合乎大道言而盡道希言自然也

言而盡物多言數窮也自物觀之則道非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然後爲極

疑獨註陰陽則相照以日月相合以天地相治以風雨四時則相代以寒暑相生以春夏相殺以秋冬爲有陰陽四時欲惡雌雄於是橋起安危禍福悉由之矣至於相理相使與夫窮反終始者皆物之所有言

知所能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則見於形氣之表豈復留意於物而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爲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爲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而推至於極大極細皆非人力所能爲也莫爲則知天不知人或使則知人不知天滯物一偏終以爲過虛實有無之名相因而生可言意則愈疏 不若求之言意之表也夫人之生死

順乎性命孰能禁阻此理非遠在吾身中
如四時循環而不可覩則或使莫爲之說
疑其爲假而非性命之至吾觀夫復命之
本其往也無窮出生之末其來也無止言
道之無則與物同理言道之有則與物終

始非有非無出於强名則或使莫爲皆在
物一曲而未至於大方況欲語道之無方
乎言而足者内無所慊故盡道言而不足
者反此不若非言非默而道物兩得之也
碧虛註少知問世間萬物之所生起太公

告以陰陽四時照治生殺之理人民欲惡去就禽獸之雌雄片合橋起高勁貌事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而相易相生相摩相成之不一外有名稱可紀內有精微可志自天地至于萬物皆隨次序而相理相使物窮則反事始則終殫言竭知止極事物之粗莫能窺道之藩籬也唯觀道之人不隨物之廢起而任物之芸芸我則括囊全生而已又問道之莫爲也其如事業何道之或使也其如自然何當物之情

孰偏孰正答以雞鳴狗吠是人所知而莫知其所以鳴吠謂其莫爲耶何緣而忽鳴吠謂其或使耶他物何爲寂然自化之理孰知將爲之情孰識唯置其莫爲者則可以察或使之情任其或使者則可以審莫

爲之理推此而論雖至大極細皆不免於物莫逃乎累夫物所賴者名與實名實喪則物何有唯妙道至理不涉思議氣來則生氣散則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可謂近矣而理不可覩在於冥悟而已或使則利

人莫爲則自全達者左右逢達原迷者疑心
未釋假道而行耳吾觀道之本末空寥恍
惚不可隨迎論其無窮無止亦與動植無
二世以有用無爲爲言教之本既形言教
則不能超物故與之終始有無二理皆借

妙本而行季真之無接子之有皆一曲之
論見笑於大方之家有無皆貫事理兼明
爲言而足言而足則道無遺矣有無偏執
事理互陳爲言不足言不足則物無逃矣
道之極也默不能默物之極也言不能言

若離其言言去其默默然後冥會忘言之機目擊衆妙之極
慮齋曰義照猶應蓋猶合相治相消長也春生秋殺隨時代謝然後有欲惡去就安危禍福等事皆同中之異者橋拱而起片即判也自欲惡已下其名實精微件件可見可書也隨序之相理即陰陽相治橋起而運相爲消長故曰使窮通終始物之必然言知之至極此而已唯知道之人於所以廢起者皆歸之自然故言議至此而止

莫爲言事皆偶然或使有主之者雞鳴狗吠喻人所知不同雖有大知不能盡其言意所自化所將爲若以此理分析語大語小不可窮已皆累於物終以爲過謂有物司之是實也謂本無所主是虛也有實則有名爲累謂無則名實俱泯然所謂無者終在亦累於物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意度去道遠矣未生不容不生當死豈可違阻此理近在目前而不可覩以爲或使又以爲莫爲世之疑情假此而起即本始未

動之時觀之見其往者無窮即旣動而止之時觀之見方來者無止但泯於無方可合萬物而同一體或使莫爲皆未離於物與之終始不免於有何可得而無之若以眞實而觀道之一字亦是假名二者之論泥於一偏安得合乎大道我有眞見終日言亦無妨若無眞見雖多言而不離於形似道精也物粗也若要其極言默皆不足以盡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釋氏所謂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

先起亦此意
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惡去就物有雌
雄判合橋起憑虛而起庸有用是而有
言事或無因或有因皆出於天人萬物
之交化而本於道之緒餘安危至聚散

八者又自前而生其迹愈粗歷數人據
紀述無遺於是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
父子之義明憑虛運以相使而窮反終
始之機著故其言知所至極物而止此
治世之論方內事也若夫方外觀道之

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物所起首尾既忘中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擬議哉季眞接子當時有此二家之論各執一偏猶楊墨之爲我兼愛以其不合乎道故以雞鳴狗吠鄙之人皆知其鳴吠而不

空十一 八

知所以鳴吠則吾於二子之論又安能知其所自化哉以此理析之凡至小極大或使莫爲皆不離於物莫免乎患或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爲雖虛有名則實係之未得爲全無也昔之語道者必離

四句謂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離此即是道猶舍東西南北即中也請觀夫四時之往来日星之奔運天行健而不息海嘘吸而有信莫之爲耶或使之耶然則有爲之者有使之者鳴吠爲風氣所使生死爲大塊所使四時日星天海皆有眞宰司之但爲於無爲使於無使耳人之生死去來不可阻此理近在身中而不可覩其義亦然觀其本而往者無窮觀其末而來者無止則只知受役於

造化者往古來今而不息非獨我也何可勝言與物同此理而已若泥於或使莫爲則有言有名之所自起與物終始而無已也道不可有有之則窒滯而不通何由造虛玄之妙道處有無之間而不著於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往而非道若季真接子者各殉一曲豈可達乎大方言而足者得道之精言而不足者得道之粗言一也而有道物之分若究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載

惟超乎言默之表斯為道之極議也歟褚氏統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人善達物之綢繆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裨益治道多矣以其愛民無已故民愛之安之亦無已蓋以道濟物出乎性情之真民安有不化者世人往往殉物失已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蕪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

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於一時猶足以興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傅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河内天外人之辯哉次因齊魏敗盟而

舉兵遂引觸蠻爲喻以眇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舍蟻丘議有迹之可嫌封人論爲禾忌欲惡之爲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伯矩歎辜人以失爲在己正己以

正物也蘧瑗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
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
爲靈定塟於未然則凡所爲者不得不
爲造物有定筭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
之言合散同異焉非百體立體得名大

人合并爲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
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
產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
盡矣結以季眞接子虛實皆爲執滯未
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

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畢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谷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雍穆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谷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一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

陷而無所逃陻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
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
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
之至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

應物唯變所適天地大絯所謂錯行苟不
能忘形則隨所遭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
矜之愈重則所在爲難莫知所守故不得
成心若縣謂希跂者高慰暋則非清夷平
暢生火謂内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

其和焚矣大而黷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
唯僨然無矜遺形自得乃盡也
呂註凡非性命之精皆外物也故不可必
龍逢比干以仁爲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
以不仁爲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爲善
惡而不近形名則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
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巳君親莫不欲
臣子之忠孝而忠孝未必信孝未必愛欲臣
子之忠孝在已者也蓋道未至於僨然而
盡雖在已所欲猶爲外物而不可必況在

人者乎 伍負萇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
至於死亡憂悲血化爲碧忠誠之至而猶
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哀哉木相摩則
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異類不
能無相害陰陽錯行已下言其大冦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爲霆發而爲光或
出於所異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
月不足以勝之也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
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是爲兩陷墜蜳
不得成其所欲爲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

故沈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絃之時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槐之時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有心僨然則縱心而至於無心道盡於此矣

疑獨註在己有義在物有命義有可修之道命無可必之理外物不可必主於命而言臣子之忠孝在己者也以忠孝求知於君親在物者也外物雖不可必在己者不可不盡忠孝而不見知於君親者龍逢孝

已諸人是也非唯不見信愛卒至誅戮是受
悲此其不可必者君子修其在己以俟在
天者而已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爍金
火不以所生而不焚金不以散釋而失性
也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陰陽順則天地

通而風雨時唯其綫而不通則雷霆奮擊
水火焚槐水所以滅火乃出火而焚槐今
之電火是也聖人至於命則不爲陰陽所
制無憂樂於胷中世人必於外物五行所
以爲之賊陰陽所以爲之寇爲憂樂所陷

而不能逃也陳蠆螬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乖意則啟遇境則沈觸物則屯利害交於胷中摩擊內熱則是生火焚其和理而性不全矣月者天之陰火者人之陽人欲熾而天理虧月不勝火之謂也陰陽五行之乖宜惟人欲惡之所召能償然忘形於利害之外斯道盡矣

碧虛註道安乎內事涉於外外在我猶不可必況外物乎以仁義為可必則夷齊不餓死以知為可必則比干不剖心以忠為可

必則伍員萇弘不遭戮矣此忠賢倭偉兩
陷而不可逃也碧者憂之色心主血忠臣
憂國故血化爲碧伍員萇弘知事君盡忠
而不知逆君之致禍孝己曾參知事親盡
孝而不知親嫌而致憂皆未明外物不可

必之理也惡來順紂同孽相濟而不免猶
木之相摩龍逢逆紂善惡異性而遭誅猶
金火相守也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忠孝
被刑則國家傾覆忠孝臣子所當盡也不
幸而遇闇君頑父逆理暴虐猶水中有火

乃焚大槐淮南子云老槐生火是也忠而諫諍則憂及其臣佞而諂諛則憂及其君皆陷有爲之禍是以憂怵而志不得成其心欲高顯於天地之間而世道交喪鬱閉屯溺之使無所施用忠佞相摩恚怨日熾

人和焚棄矣忠孝之誠如月暴虐之性如火月固不足以勝之唯憒然無心而至順者忠孝之道盡矣

鬳齋口義桀紂之時賢不肖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

以匱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晉元帝託
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
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亦此類孝已曾參皆以孝而害身是不可
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本至堅見火
而流皆言其不可必絃異也大雷雨之時
或焚樹木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災之事兩
陷謂人道陰陽陳蝳怵惕不安心若懸言
其繫縛自苦鬱悶陷溺利害交戰內熱生
火焚蕩胷中之和氣也人之天性如月但

爲物欲熏灼其爲月者不能勝之僨然放
弛貌道盡天理滅盡而後已也
褚氏管見外重者內輕物得則已失凡
世間利名毀譽成敗得失非性命所有
者皆外物也而世俗認以爲眞殉而忘

反以至殺身而弗悟何耶蓋澆風所尚
非利則名而毀譽榮辱亦隨之有識者
知利之爲汙不屑就焉則慕名以自高
名之美者無過忠孝以其能致君親於
無過有足以補國家與教化故也若上

古風淳君如標枝民如野鹿則安有犯顏逆鱗之舉亦豈有刀鋸鼎鑊之威哉爲臣不幸而遇暴君悖理專殺即陰陽錯行雷霆妄發之時也而後忠見焉爲子不幸而遇虐父窘逐流離即水中有火焚槐之時也而後孝聞焉槐色正黄喻性中和木之爲物絞之得水鑽之得火陰陽之性具焉水中有火陽侵陰位至於焚槐則過亢矣和能不傷乎譬人身由陰陽而生抱沖和而立或得以寇

之者物爲之累而氣動于中喜怒弁眦陰陽交勝沖和日損客邪乘入無根之木其能久乎兩陷謂外而事君奉親内而修身養命皆不逃乎憂患心惶迫而志不成若縣係於天地之間無求解脱處慰字難釋或借從鬱音義頗明白慰㪔於思慮沈屯於嗜欲言著物之重所以利害交戰生火内攻沖和焚爐而患生焉夫陰陽之氣運於太虛而無形其舒慘之機則隨人喜怒感召而發吁人

亦至靈矣可不自愛重乎又譬以月之
明雖大而虧多盈少出於天理也火之
明雖小而然之益烈由於人爲也天道
惡盈其虧也易復人爲好盛其盛也易
衰月不勝火人欲盛而天理滅之譬也

月盈而虧則有常度虧而復盈明何損
焉火之熾也燎原燭天及其薪盡灰土
而已世有臣子盡道而遭困阨者乃所
以成忠孝之名而虐之者自速於盡則
是身不勝暴虐之勢而理實勝之猶月

之形不勝火而明實勝之矣吁忠孝之名成臣子之不幸也道德經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然則何以處之曰儻然而道盡儻然而道盡已忘而物化之謂也已忘物化又安有生火焚和之患哉

莊周家貧往貸粟於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
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
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
早索於我枯魚之肆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

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
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
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
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
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

軨才諷説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
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説以干
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
風俗其不可與經世亦遠矣

郭註莊子貸粟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
大何益任公子之竿言志趣不同經世之宜
各有所適也

呂註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
務有餘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
不期近效

疑獨註濟人之〻心必及其時若監河侯之
諸莊子以邑金則後時而無及矣故申以
轍魚之喻言侯不知莊子之急猶莊子不
知鮒魚之急也任國之公子爲巨鉤大緇
有興事造業之意犗犍牛大魚食之至禪
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
天下任公子得魚至無不厭若魚者喻所
得大者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驚而相告
言存心遠大者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
古伊尹太公之徒是矣鯢鮒魚之小縣令

官之卑皆非求大之所也
碧虛註常與謂相親者魚水常相親令失
之矣故無所安處夫衣人在寒食人在饑
激江水以迎轍魚不亦晚乎投虎千金不
如一彘肩之謂也任公子爲巨鉤大緇而
得大魚於朞年之後世之輇量人材諷說
事務者聞此風俗特異驚而相告蓋喻淺
學之徒不可與論經世大業也竿累平聲所
謂荊篠之竿璽絲之綸是矣縣平聲高也謂
高名令聞

盧齋口義邑金采邑之租金波臣猶水官
常與常時相與者輇才揣量諷說猶塗說
累小繩縣揭之號令猶賞格言飾小說以
干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所能得幾何俗
字屬下句言世俗之士

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呼舊音去聲義
當是吁字去聲歎也鮒鰿魚波臣舊註
波蕩之臣吳越之王頗難釋諸解略之
獨碧虛云吳越水聚之地王猶江海爲
百谷王張君房校本遊下加說字去聲

其論亦未通詳義考文粗得其意王字元應是土誤加首畫耳說頗簡明此段大意謂人處道中如魚在水不可須臾離茍失道於身而欲假之於外類望監河侯之邑金何足以濟目前之急大鈎巨緇喻所操者大則其得必豐纍當作縲綸也風下俗字爲冗出於誤筆此言人之守道久而見功不可責以朝夕之效及乎涵養成就見之設施澤及萬物豈止淛河東蒼梧北而已哉鮒魚下俗

然作色四字誤筆重出縣平聲高名令

聞之說爲優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浴二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二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郭註詩禮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儒者乃有用之以爲姦則迹不足

恃也
呂註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此
疑獨註先王之世已遠儒者有資其迹以爲盜而至於發冢猶舉逸詩以諷亡者兼證口中有珠宜取之也夫仁義之迹大故田恒資之以竊國詩書之迹小故儒者資之以發冢由詩禮之迹充之以至於仁義由發冢之心充之以至於竊國不可不謹也

碧虛註詩以導志禮以導事皆垂訓以翼扶治道者也君子則持詩禮以脩身小人則誦詩禮以爲盜君子少而小人多故聖迹之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夫盜不掘夷齊之冢必發桀紂之墓者蓋有以致之是故多藏必厚亡老氏之深戒

鬳齋口義此喻當時遊說之士借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臚傳者大儒爲首而告其下青青之麥二句賦墓田下二句譏富者古逸詩也接其鬢而下教

其取口珠而無損也
詩禮之於天下所以正治道而防其流
與法並行使人有所興立也聖人世不
常有故其爲慮也深思有以盡革天下
之弊出於禮必入於法合於禮而法可

除聖人之心本無而已奈何季世薄俗
有資其迹以爲姦者至於發冢而不恤
則非獨害及生民死者亦不得安於泉
下其流毒可勝道哉而猶舉詩語以諷
可謂爲所不當爲用所不當用也南華

憫世真切而無所效其力遂旁譬曲喻以致意焉至若魯號多儒及覈其實而儒者一人則此章非無爲而言蓋欲誅其心而正其教使之爲詩禮所當爲盡儒行所當盡又將以示時俗厚棊之戒起後世淳朴之風一舉綱而衆目張於治道豈小補哉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

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
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
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
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
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
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郭註長上促下耳却後而末僂視之偊然
似營他人事者謂其能遺形去知故以爲

君子損而退受其言也設問令老萊明其
不可進一世爲之則其迹萬世爲患直任
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畧無不及之事
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惠不可長故一惠
終身醜也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隱括
進之謂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事不遠本
故其功每成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呂註老子孔子初無間然世之學孔子者
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自脩上
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貌求聖人者也躬矜

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大亂生於堯舜之間令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爲以救之是驁萬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宴耶將亡其謀而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患非大知然以歡樂爲驁終身之醜猶且有所不爲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況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不能絕棄聖知兩忘善惡皆驁萬世之患者也道無不爲而反焉則無非傷無爲而動焉則無非邪安有可貴而

譽之哉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鄰躊躇之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爲非矜不可得也疑獨註末肩背僂傴僂然耳後貴人之相視若營四海言廣見無私躬矜容知謂未能無經世之迹業可得進進於道也夫仁

義聖知者聖人不忍一世受害故爲之以救當時而後世資其迹以爲害以聖迹治世抑使人陵辱至於固陋貧窮又忘其簡易之理而不及眞道也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中民性可上下進之則上達何必惠

焉惠者小人所懷故君子不取相引謂趨名相結謂樂隱趨名所以同民患樂隱所以充已欲二者皆有所偏所以爲中民相忘而閉所譽無是亦無非矣人之性反則傷順之則全動則邪靜之則正躊躇不遽故能順性命之理而每成功欲速則不達也孔子載道以行當時終有矜色故老莱告之以此

碧虛註躬矜謂其欲明汙容知謂其將驚愚故皆令去之一世之傷數也含容則苟

免萬世之患迹也驕鶩則不救復詢仲尼歷聘遭難守道堅固致此貧窶耶或亡其謀略事業弗逮耶以惠爲悅而鶩物者聖人之所醜也中士之性易誘世治則援引就名世亂則交結退隱仲尼述作皆美堯而惡禁若泯絶聖迹毀譽何有順世者不逆故自全靜慮者不撓故自正聖人從容行道功業自成成猶不居況不成乎忘言則無累載紀則矜名也

鬳齋口義末微也言背微曲視若營四海

即蒿目以憂世躬矜汝身矜持之行容外飾知思慮騖同傲汝既如此是宜窮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相交結皆庸人所爲堯桀兩忘則無毀譽矣反謂背自然之理動而弗靜無非邪僻聖人不得巳而後應所以每每成功汝奈何以矜持之志自負耶

老萊弟子形容夫子狀貌見於三語末句似得聖人之心非具絕塵眼未易道此與關吏仇璋狀文中子之語相類而

其師已知之聖賢心通神會若此躬矜
謂全身是誇耀容驕色知多謀皆足以
召患故令去之鶩一作騖爲優言不忍
一時之患爲仁義以救之後世殉迹成
弊馳騖而不止也抑固窮寠輕於用世
耶或無謀而慮弗及此耶何歡於爲惠
之心形見於外而不可掩耶蓋譏夫子
遑遑遊聘徒自困其形神是馳騖終身
之醜庸民之行進於此耳進則相引以
名退則相結以隱譽堯非桀由此而生

若兩忘非譽堯桀奚辨哉反謂反前所
言不能兩忘者則愛惡存懷與物皆傷
也動謂内無定見喜譽惡毀者則隨物
趣舍於行爲邪也是以聖人待時而動
徐以興事每有成功奈何自負其能終
不免於矜也夫子之與老萊猶出爲堯
而隱爲由南華寓言以警世之不知時
而強爲以要譽者耳非實貶之也

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闚阿門曰子自宰路
之淵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

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

見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郭註神之不足恃也如此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爲全不用其知而用衆謀猶網無情故得魚小知自私大知任物去善則無所慕無所慕則不驕而自善況然無習而自能非跂而學彼也

呂註龜有知而不得免患有神而不能避網是爲有所困有所不及爲道者所以絕聖棄知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寡不勝衆其情得矣魚不畏網而畏鵜鶘鵜鶘有知

網無知也故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則治國者何以知爲哉嬰兒無石師而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

疑獨註善知人之吉凶龜之知也刳而不喪其靈龜之神也然而不逃余且之網不免元君之厄是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夫聖人者聚衆人之善并天下之知所以爲至知也凡無情於物然後能得物故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則知周萬物去小

善則善出天性嬰兒無師而能言漸染而不覺豈用知以求之哉

碧虛註龜卜七十二兆八九之數故闗子明易傳以七十二爲歷法蟾蜍辟兵而不免仲夏之殺雞明將旦而莫逃鼎俎之難

靈於彼必昧於此是謂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衆忌多知魚畏有心能去知人之知而養自知之明去離道之善而保自全之善則近道矣嬰兒淳朴漸散與能言者處也既能言矣分别是非而利害生焉

鬳齋口義阿門曲側之門名之以知則有窮時人有至知者豈能勝萬人之謀鵜鶘有心害魚非網比也我有心彼亦有心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爲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之石同碩碩大之師能教人嬰兒不待教而能言皆自然之喻

宰路淵名神龜所居爲清江使河伯之所則以知知而見役兼由清入濁所以不免乎患猶能見夢於元君則其神靈未

泯也龜隂物而介色白應陽其圓五尺配五行也卜殺龜而吉明兆不爲己私雖不利於己而能著靈於人也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言其材美上符天候然而入網莫逃刳腸不免者其神其知有時而窮皆不足恃若不爲淸江使而曳尾於塗中以全無知之知不神之神斯爲至知至神矣又何有網罟之憂哉此章與史記龜筴傳相類但彼作漁者豫且即此人是故有至知者慮衆人之謀得

以勝之而不敢全恃衆知之謀無異鶡鶘之於魚非若網之無心而可避也欲避患者當去自已小暗之知而取衆謀以爲知則大明而周物是以去已善而天下之善歸之如嬰兒與能言者處久而俱化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登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三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

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
曰至人不流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
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
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郭註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己言其外以暢
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
然也性之所能不得不爲性所不能不可
強爲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
得也德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

殊能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易世無以相賤所以爲大齊同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隨時因物乃平泯也當時應務所在爲正本無我我何失焉教因彼性故非學彼意自然承而用之則萬物各全其我矣

吕註世情以有知有能者爲有用無知無能者爲無用而不知無用者乃有用之所自出也自道觀之則世所謂知能有用者其小曷嘗容足之於地耶列子云至遊者

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視物物皆遊物
物皆觀此我之所謂遊我之所謂觀也莊
子之遊亦若是而已得道者物無非道則
物物皆遊物物皆觀雖欲不遊不可得也
人而不得道雖欲遊之不可得也流遁之

志因俗而爲卑決絶之行離世而爲高皆
非至知厚德之任蓋蔽於一曲以至覆墜
火馳而不顧則雖相與爲君臣亦時而已
易世無以相賤其不當於道則一也有至
知厚德者卑不爲流遁高不爲決絶唯道

之從而已故至人不流行無轍迹也若遵古而卑今則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世澆薄其心孰能平而不波乎唯至人乃能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外順人而内不失已因於彼而教之非學也達其意而承之不彼也所教者彼之所有非教以所無也不能通天下之意則彼是生矣達其意而承之何彼之有此至人之所遊也

疑獨註有用之用器也無用之用道也器有極其用小道無窮其用大莊子論道其

言浩博故惠子疑其無用告以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譬行地雖至廣人之所用容足耳足外若無餘地恐墊溺而不敢行然則無用之爲用明矣逍遙遊論大樗大瓠皆此意遊者有行有止而自在者也人皆

有自在之性有能有不能者在學與不學之間學而至於反本則能遊矣雖不務外觀亦無不自在此能遊也不學而爲物所蔽雖日務外觀亦不能自在矣流者遂物而不反遁者防患而不進決者果於動絕

者滅其跡皆滯於一偏以之為知則有所不知以之為德則有所不載故靈氣覆墜心情火馳雖與為君臣時適然耳何貴何賤哉至人唯變所適遇則因之不留行焉以三皇已前觀今之世孰不為風波之民唯至人隨世而遊出於天性故能順物而不失己彼來則教之未嘗有事於學承彼之意而從之不以彼為彼也內篇曰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是也

碧虛註人以跐踏之外為無用之地若掘

之埶下至於黃泉獨存容足地則不能跬
步矣譬之種植必多空地斯能蕃茂則無
用之爲用明矣人能遊學於道性自然也
安得使不遊乎不能遊學於道亦性自然
安得使之遊乎世人不知分量妄役流蕩

遁逃之志果決卓絶之行刻意以爲高亢
皆非至知厚德所因任也覆墜謂不遊學
而廢業火馳謂苦遊學而進益各務所趨
而不反顧在時所尚遞爲君臣而已何分
貴賤哉唯至人出處有道各行其志而學

者貴遠忽近其弊已久以上古聖賢觀今之世無不波蕩失性者至人則隨世汙隆外應物而內全眞彼之所教我者世道不必學也然亦承其意而不彼外之所以得全於世此之謂能遊

鬳齋口義墊掘也若容足之外皆深淵則不可行故曰無用之用遊者自樂之意有能有不能喻有違有不違流遁逐物決絕自異至知厚德修自然之人任爲也覆墜陷溺世故火馳奔逐利名此皆不能自反

者雖時間有君臣貴賤之分身沒何有唯至人所行與世無留戀以古今爲一學者尊古卑今不知世變若以上古觀今日則皆爲波蕩失性者矣遊世而不僻則不以古今爲是非順人不失己外混世而內有所存彼之所教自以爲是我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即齊物論因是之意

遊者逍遙自適於無用之地以全己之大用唯達道之士能之能之者不得不

遊不能者不可强也蓋謂時俗逐物而流遁者多否則又爲決絶之行刻厲矯亢而不自適則視人世如鼎鑊陷穽至於負石自沉抱木燔死者有之何望乎逍遥遊哉故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因任類多顛覆奔馳於名利以求慰其心雖一時有君臣之分若易此一時則無以相貴賤唯道爲天下貴悖道則無以取重於世也故至人聽物流行而不過與之同遊乎天地之一氣耳古往今來

乃其常理我能轉物則可反今爲古豈
貴耳賤目妄有尊卑分别哉且以上古
觀今之世孰不爲波蕩之人心忘古今
遊世而不爲僻異之行順人不失已以
衆心爲心而我心得矣是謂反今成古

何尊何卑仲尼答冉求以古猶今也即
此意是以人來學者因彼性而教之不
學其所不能承彼意而順之不以彼爲
異也如是則古今物我同遊一天雖相
後千萬年相去千萬里相處千萬人無

異合堂同席於漆園夫子之門而樂黃帝老聃之道也此言至人應世非唯能自遊於道又能與物同遊所以貫百王於一道參萬世而成純者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

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諡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郭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殷當也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然知欲之用制之曰人非不得已之符也天理有常運無情任天竇乃開闊空曠遊不係勃徯爭處攘逆也自然之

理有寄物而通者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禁暴則名美於德急而後考其謀平往則無用知柴塞也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事物之生皆有由事由理發故不覺也

呂註人之耳目鼻口不爲聲色臭味所壅則爲聰明爲顫甘爲知德壅則哽而不通不通之甚則相蹂踐得失交戰於胷中幾何而不至於跈此陰陽之患所以作衆害之所以生也凡物之有知者息存則生息

去則死息之出入隨乎午以消長循陰陽
而左右與元氣交通無日不然則是天之
穿而通之日夜均平未始有降人顧以聲
色臭味塞其竇而不使之通所以降而不
殷也人能恬淡虛無則眞氣從之正形一
視則天和將至是以胞有重閬周固生白
而邪穢不能侵心有天遊逍遙無爲而事
物不能撓室必有空虛以異乎尊卑否則
婦姑瀆而勃谿矣心必有天遊以出乎塵
垢否則六鑿踦而相攘矣六鑿即耳目鼻

口心知也人誠知所謂天遊則雖遊乎人閒世萬物無足撓心其神足以勝之也奚以大林丘山爲善哉上德不德故無名有名則德之溢暴之而不藏又名之溢也則謀不得不稽乎謚知不得不出乎爭柴不得不生乎守此所以成實乎衆宜聲色臭味柴其外思慮知謀柴其內而不能相通也夫爲道者之治心治之於未亂無若草木怒生而銚鎒始脩也

疑獨註徹者通而無累六者皆徹則無所

不聽明無所不顫甘無所不知無入不自得此之謂反本故能內視反聽以至鼻口心知皆內求諸已然後六根解脫衆塵不染於此所以入道六者不徹則爲物所壅相陵賊而害衆生矣夫生物之有知者以息爲主息者沖氣之往來本由於心而鼻其所自也前言六者貴徹息則六者之主人之好惡不中者蓋有物塞之非天之罪自然之理通穿萬物晝夜不息無降殺也而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胞有重空乃

能容五藏通氣液天遊喻心虛無係道生
其中室者婦姑共處中不虛則尊卑競爭
心者衆好所攻中不虛則六鑿攘奪此所
以害生若其心虛則死生驚懼不入於中
無往而非適也大林丘山神之所寄故善

於人人知山林之善而不知有神者主之
神之寄於山林猶自然之理寄於心也德
者性之自得名生則德溢德溢則人不好
德而好名爭名則暴矣謑者言之急爭者
凶之器謀欲速故出於謑知好勝故出乎

爭柴謂衆好內實故生乎守皆非自然者也衆所宜者不一官事合乎衆宜則果於成矣春雨之時草木衝地而生未達則怒農器於是乎始修則倒植者過半凡物倒植則無生理當春則倒者亦植造物所爲不知其然也此皆言順自然之理

碧虛註人能收視反聽納息漱液虛中藏用則六事俱徹妙極無加不然則哽礙騰踐上下錯亂諸疾作矣凡動物有知者皆恃息而生其六根壅閼而氣息弱者由欲

惡之孽所致非天之罪也元氣貫通萬物
人之竅穴晝夜昇降與之無窮乃爲嗜欲
所窒空竅結滯神明何所託哉身內有丹
田三宮金堂玉室胞有重闕也心中有竅
謂之天府神遊息於其間室隘則婦姑反

戾心礙則欲惡紛紜是故茂林爲丘山之
美林伐則氣象損竒才爲士人之美才役
則精神耗名夸者虧德志暴者損名謙貴
深靜稽乎謐急則淺陋矣智當晦藏出乎
爭則與物競矣若能崇立不移而自保守

免爲物所害也官事果乎衆宜在私則決乎自殉德形則名知顯而暴爭興春澤則草木生而銚鎒起衆人逆道以求生猶草木反根而欲秀也

膚齋口義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爲眞聰明鼻口之所嗅嘗爲眞顫甘心所知爲眞知德爲眞德矣哽謂不通跈者足迹人見道有礙則累於形迹而衆害生也息猶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此知覺所以知覺恃

此息也或至於不當理者豈天靳之耶天
理之在人身日夜發見人以物欲自塞其
心竅耳胞膜空曠心君主之以天理自適
謂之天遊室窄而婦姑爭鬬喻心蔽塞則
六根相攘矣大林丘山人見而善者乎日
耳目隘窄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物欲故
也求名利則德性蕩泆性暴急則名亦蕩
溢言併與名失之誸同弦有急意急而後
稽於知謀有爭競而後知謀所出守執不
化而後有柴哽不樂之意求衆事之宜者

固執不通之弊此言癡見欲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春雨至而草木怒生人修田器以鉏拔之豈有心於戕草木哉爲耕種計不得不然蓋生者自生拔者自拔草木去而所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毁也其毁也成也由是而觀得喪生死皆當聽其自然自德溢而下皆容心之失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徹爲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

關竅哽塞物欲騰踐為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昇降而滋榮之故經久不衰當老益壯今養生家正主此論但不能培養其源而又有所作為以壅閼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受氣之所倚以為命者也胞謂腔子重閣謂此身從空而有身内又有五藏之空以行

氣浪天遊謂心中能虛則無往不適也室不虛則尊卑勃戾心不虛則欲惡凌奪吾室與心有主之者外物安得而撓動哉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覩虛曠高明之境心必喜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爲所勝山林臯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大化密移理之必至唯至人不假物而樂故不因化而哀化在我而能轉物故也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眞善人之樂物也豈眞樂哉

蓋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於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暴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興此眾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此塞而無變

執一已之私若官事則務在眾宜眾宜謂前六者皆徹而無私則其視聽嗅嘗思慮與天下共否則嗜欲紛起如春雨日時草木怒生而不可過農器於是乎始修言治之不早草木雖拔得雨再生

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
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
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此又南
華密示養生之祕旨學者宜深思之顫

膻同　跈　蹍同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九十之九十一

谷四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 九十一同卷 谷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物第四

静然可以補病眥㓕可以休老寕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毁爵為官師其黨人毁而死者半堯與許

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郭註補病休老止遽非不病不老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言其内聖人言其外趣舍各有分高下各有等慕賞而孝去眞遠矣斯尚之過也其波蕩傷性遂至於踣河失兩聖之意乃都無所

言也
呂註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揃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爲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揃未嘗熾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聖之所兼也孔老同生於周莊孟俱遊於梁而其言未嘗相及者道不同不相爲謀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

義利之分矣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蹈河殉迹之弊至此莊子恐後世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引此二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求其意也

疑獨註然當是默字之誤眥揻謂翦齊須鬢以滅老顏字又作翦滅靜默補病非不病也休老止遽皆出人為而非自然是勞者之務故佚者未嘗問焉騁猶馭也聖人者神人之緒餘有為天下之功賢人者聖

人之德業有治天下之效君子者賢人之名迹有治國之事小人則君子之反也故皆未嘗過而問焉演門宋城門其地有親死而善毁者宋君嘉其孝爵之爲官師鄉人慕之强哭詐毁至於滅性而死者半此殉迹之弊聖人雖有治天下之迹本出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許由務光古之無爲者逃堯湯而去之見其未能無不爲紀他申徒狄則尤甚者也筌蹄之喻義不待釋

碧虛註靜然補病未可以完神皆㛰休老
未可以還嬰寧以止遽未可以灰心眞誥
云時以手按目四眥令見光分明是檢眼
神之道久爲之見百靈老形之兆發於目
眥披㛰皺紋可以沐浴老容雖然勞者之

務故佚者超然不顧聖人則有名神人則
無迹賢人尚行義乃聖人之餘事君子貴
循理乃賢人之塵垢小人事苟且乃君子
之贅疣也演門黨人哀毀過禮强哭傷性
由殉外失眞係祿之深也紀他申徒又蹲

窺踏河蕩失眞性皆刻意尚行好名之過
獲魚兎則筌蹄可忘悟道妙則言教頓舍
漁獵之夫尚不虛飾其笱罝探瞰之士奚
用巧事於談說乎
膚齋曰義心能安靜則向之失者可以補
全剪滅物欲可以優游至老寧其身心可
止遽急此皆言失而後復先病後瘳故曰
勞者之務若安逸之人胷中本靜則不問
及此非佚者之所猶事駥同駭聖人以仁
義治天下是駭之也神人則無此賢者以

盛德駭世君子以聲名駭國小人營營求
合一時但高一著則無此矣演門有善毀
而得爵者鄉人慕之毀死者半此言好名
之累許由務光以隱得名紀他慕之蹲於
窾水蹲有鄙薄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此
已可笑三年後申徒又慕隱名蹈河而死
此極言好名之過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
語結末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
同
補病休老止遽皆勞損於前而後求復

非佚者之事故過而弗問神人之於聖
人聖之於賢賢之於君子亦若是儻求
合於時則去君子遠矣此皆以大觀小
其德量有以包含之而不復問卒使自
化則等而上之可跂及也故凡物之在

外者聖人以不必必之然後涉世而無
患所以三教聖人設化雖不同而其言
未嘗相訾不過乎開人心資治道同歸
於善而止耳駴同駭德充符惡駭天下
崔本作駴可照演門善毀黨人慕之遂

忘死許由逃堯申徒慕之遂蹈河是皆認迹以爲眞併己之眞失之無異指筌蹄而求魚兎何惑之甚耶故南華思忘言之人而與之言言忘而意可得矣是篇首論内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内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求而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内求其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

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唯儻然無爲闇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貸粟而中轍魚之喻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徵

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爲物欲所遷則冒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皆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久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

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即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義互相發明至論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

至於火馳霞隧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末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爲閑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壅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天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蹈河皆由上貴卓絶之行是以下立潔脩之名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

故舉以為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寓言第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

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自有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

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
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
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郭註寄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世之所重
十言而七見信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
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日出猶日新日
新則盡自然之分分盡則和也言出於己
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是也

父之譽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同應否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必取是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

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使不借外十信其七年在物先而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直是陳久之人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安故習常也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故曼衍莫能定曠然

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也付之於物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立言以齊之則我與物復不齊矣言彼所言而我竟不言故未嘗言亦未嘗不言彼我情偏有可不可而物各自然自可統而言之無可無不可而至也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夭落雖變化相代其氣則一於今爲始於昨爲卒理自爾耳莫得其倫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也

呂註寓言十九則非寓而言者十一重言十七則非重而言者十三而已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則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巵言也何謂寓言十九夫道近在吾心以吾心論之彼則疑而不信猶父不爲子媒必藉外論之非吾不欲直言人不可與直言故也何謂重言十七同已則應而爲是異已則反而爲非吾所以言於人者欲其應不欲其反也故因其心之所重者艾之人而言之以已所重猶已言也凡此書中稱引

古昔者皆是以耆艾為重者所聞先於我非以年也有經緯本末足以先人則人從之人而無以先人是謂陳久之人曷足重哉言出未始有言則其日出猶卮而已卮之為物酌於罇罍而時出之中虛而無積也天倪則無為之至聖人所休和以是非休乎天均則出處語默無非天均因以曼衍即是理而推之所以窮年也唯無我而不言則齊有言則有我有物安得而齊故齊與言言與齊未始齊也不言雖齊猶與

言不齊未足爲大齊唯言無言而後大齊卮言是也故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自也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無不可可知矣萬物之種其出未始不同知其同則知始卒若環是謂天均天均者是非於此而和萬物所齊無爲之至故曰天倪也

疑獨註寓言製名以言重言世俗所重卮言猶老子云善言無瑕讁也卮滿則傾空則仰喻言之善者因時而適變日出而不

窮乃能和之以自然之分十言而九見信七見信皆局於陰陽之數不能無窮也言出於己俗多不信故父不爲子媒而藉外論之是謂寓言也重言如托以孔子顏回之類言雖出於己可推重則爲耆艾如無經緯本末雖耆艾亦非重也學至於道斯能先人否則陳人而已聖人之言應物當理往而不留故曰日出唯能和以天倪所以曼衍窮年也巵言出於不言不言則萬理自齊言則不齊矣莊子巵言出於旣齊

之後而齊與言言與齊皆不齊也莫若無言雖無言而未嘗不言孔子欲無言亦何嘗無言言出於無言則雖終日言所以應物也何意於言哉雖終日不言無妨應世也何嘗不言哉此莊子卮言之意有自也

而可有可有自也有自也而不可無可無自也下文體此有自有然是非彼我之所起可不可然不然將以齊彼我一是非也而然於然可於可固有所然固有所可則使萬物各足於性命之内然可在物不在

我也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耶種者物生之始萬形萬變其化無窮相代始終如環無端莫得其倫理是之謂天均人力莫與焉天均言其平天倪言其始皆自然之諭

碧虛註寄寓之言十取其九德重之言十不信三此世俗之見也卮滿則傾空則仰中則正日出則斜過午則昃及中則明卮言取其正日出取其中君子言出中正而明和之以極分而已藉外之言人多取信

父之譽子難爲巧辭世人不察是非而以
已同爲善重者取其耆艾若年先而無德
非先也止是陳舊之人耳卮言日出中正
而明和以極分之理因以不滯之辭所以
盡其天年而無悔吝不言謂默默則寓重
卮言皆齊蓋以不言齊之也不言之理自
齊寓重卮言自不齊耳故曰齊與言不齊
是言自屬言齊自屬齊此與一與言爲二
之義略同言無言謂無情之言卮言中正
豈有情哉無是非愛惡之情則無是非愛

惡之言故終身言而未嘗言若乃謹默括
囊而中正未嘗去心則是終日不言未嘗
不言也有自而可與不可有自而然與不
然言其皆有由然乎然可乎可由於道故
也其不然不可不由於道故也固有所然
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故再舉巵言可久
總結前文萬物異種理自相代有形化無
形無形生有形有情交無情無情變有情
始不見首卒不見後循環莫測故曰天均
自然均平取其極分而已矣

劉槩註水之在危猶言之在德不滿則不發也自外來者益之而不可增由中出者雖多而未嘗虧故曰卮言日出物之有際必有端倪自然之倪始卒若環故曰和以天倪如草曼水衍以譬自然之緒道全而物不傷故可以盡年也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六經不爲支離老子不爲簡約矣若以寓言以祈人之合重言以祈人之信皆有爲而言言之末也則卮言者眞爲言之本歟

鬳齋口義卮以貯酒飲之有味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以天理而調和衆心也父爲子媒人必不信故藉外論之已言所以止其爭變也借重於耆艾則聞者不敢非古先帝王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變始終期年期頤之年年先而學無所見不足以先人所謂陳久無用之人耳曼衍自得窮年以此送日月也以無言爲言則歸于一理若以一而形諸言或以言而論此一皆爲容心不齊一矣唯無言則齊無心

之言是也故終身言而未嘗言不言之中使人悟理則非不言也凡人所謂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各有所是我何從而然可之唯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固有所然所可則無不然不可矣齊物篇論此甚詳非以自然之言調和衆口豈能千古不磨萬物之種同出於造化往來終始相代於天地之閒其倫理之妙莫得而窮之天均者天理之同然也

寓重之義諸解已明十居九七之論為

優則出胷臆而言者無㡬葢謂世俗之人中無所主輕重隨人故從權立言乘機化導俾從信而入陶成善心其憂世愛民亦切矣危言解者不一夫危之貯水喻言之載道道固非言所能盡水亦非危所能量遽謂道不屬言水不屬危不可也故其言日出而不窮人亦聽之而不厭非若寓言重言之有所去取也葢能和以自然之分則可以合天下之心而我無心何同異是非之辨哉父不

爲予媒一語足以盡寓言之旨我所以藉外論之者爲彼難信故也其同異在言而應反見諸迹不若無言之混成而人莫我異無言之混成又不若無心之言能化物而無迕也重言亦出於己言

經緯論其才本末明所學此又有警勵學者之意危言無窮而能和以自然之分優游曼衍以終天年何世累之能及至此亦可矣後又隨掃其迹云凡天下事物之理不言則齊與道爲一齊與言

猶無與有粗妙異理惡得而齊唯超有無而冥粗妙者斯大齊也故曰無言曰當是言字下文可照此又明夫未嘗言未嘗不言之妙神而化之不滯有言無言之迹而天下風靡影從也夫言之有可有然出於固然固可則無不然無不可矣此危言所以併包寓重而無遺故言滿天下無口過也本經末篇自叙有云以危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則知是經所言浩瀚宏深千變萬

化不越此三條而已然而絶迹易無行地難不言易言無瑕讁難南華立此三言所以免乎瑕讁也夫以言免瑕讁猶未若忘言而無瑕讁忘謂有而無之非不言之偏執也忘言極議夫子之欲無

言近之世間萬物同出乎機而稟形有異相代無窮猶言之同出乎心而立論有異辨諍無極聖人因而不自唱應彼而言非我言也故若環無端莫究其極我則和以是非而休乎自然之分而已

是亦遺言之意云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而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郭註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俗情亦

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變者不停是不可常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孔子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若役其材知而不復本

靈則生亡矣嗚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法律皆衆人所為聖人就用之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我無言也好惡是非義利之陳直用人之口耳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

順衆心誰敢逆立哉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因而乘之故無不及也

呂註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從心則横心所念更無是非横口所言更無利害是也道未至於從心則不免於化

化則必始是而卒非六十之所謂是安知非五十九非也惠子不知此乃孔子之與人同者至其與天同者則自古及今未始有化而真以爲勤志而行服知而知也謝謂絶去之物得以生之謂德所謂受才乎

大本復靈以生也未生則無氣無形安有所謂靈生而有氣有形而復其靈也鳴而當律無事於聲音之調言而當法無事於義理之釋及夫義利陳乎前我則從而好惡是非之此直服人之口而已以其所待未定非無爲而自化者若夫使人心服而不敢蘁立然後定天下之定是乃使之自化非直服人之口而已吾且不得及彼者是其謝之而未之嘗言也

疑獨註孔子六十而耳順則無是非矣惠

乎未知以爲勤志服知而得也謝如陰陽代謝未嘗有言大本造化人才皆受於造化能反本復靈生理得矣若役於外物本失靈喪何生之能存律者述陰陽之氣法者順天地之德聖人與陰陽合氣故鳴而當律與天地合德故言而當法令則義利交陳於前以起好惡是非而出於己之私見直服人之口不服人之心欲人心服者順而任之不敢逆立因入下之定而定之所以爲順也已乎已乎欲無爲之意我無

爲則彼自定故曰吾且不得及彼乎
碧虛註年運既長德性愈明此與蘧伯玉
章辭同而義别蘧瑗悟始是卒非未能自
忘仲尼則行化不滯使人人忘己難也始而
所是隨事應變卒而非之終歸正道也前

既未是今亦必非此愈損而愈益也勤志
則少變服知則多矜孔子久辭世紛未嘗
載其言也受才質於大道者聖迹不足恃
復靈性以出生者隨變而任化故其聲合
中和語成文教義利陳諸方冊豈直服人

之口而已以至奔馳師仰使人心服遵古
循理孰敢逆立持此委順世間可以定天
下之定也吾不及彼孔子謙辭
膚齋口義勸心服事於知見謂博學也孔
子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
言耳才猶性本始也謂造物禀靈者知覺
之性反歸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
生之道鳴即言律即法蓋義利在前而有所
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可以服其口未能
服其心必舍義利是非乃可使人心服無

敢對立爲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莊子既稱夫子之心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乎敬夫子之至也人生隨年而化賢愚所不免者內而知慮日增外而形貌日改得失利害之相攻是非成毀之變易凡幻塵泡影倏起倏滅於前者皆化也夫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生道日新不滯陳迹其居化與人同而受化與人異黃帝書云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信哉夫六十歲爲

天地枝幹之一周人生上壽之中半更
事旣久是非可定矣然猶未知今之所
是之非五十九非也竫原其由患在於
有我苟未至無我猶未必六十歲之後
爲眞是故璩夫子亦有五十九非之歎
勤志謂積學服知謂任能夫子謝去所
學所能久矣默進此道而人不知耳人
皆受才性於造物必能復其巳靈生道
乃可長久以至充之以學問美之以德
業鳴當律言當法猶云聲爲律身爲度

此皆由靈而出人道可謂大備矣及其義利陳乎前而以已之好惡爲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世之學者往往皆然令夫子乃使人以心服而不敢蘁〔從無隱范先生〕〔點句〕立定天下之定言其化之速也已乎

至彼乎乃莊子歎服夫子之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二

谷五

武林道士褚　伯秀學

寓言第二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以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釡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郭註縣係也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係祿以養也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

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恬暢盡色養之宜矣彼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呂註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古者謂是帝之縣解則無所縣者固不可以有哀也死生亦大矣而哀樂不能入則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過乎前其小大多少不足較也明矣

疑獨註曾子爲貧而仕祿始及親雖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親亡祿不及而心悲

此所以心再化也門人以曾子能愛親而不以禄爲係累故問仲尼仲尼謂參之孝愛孝也未能忘親則有哀樂於胸中豈得無係累唯無係者可以無哀故視鍾釜如彼其輕也言曾子未能至此

碧虛註心樂心悲爲再化孝心不必論貧富侍養亦豈在厚薄而曾子言此者猶有逢之心也夫然參稱至孝必無係禄之罪又何有哀乎彼視鍾釜如蚊虻則其係可解矣

鬳齋口義弟子問曾子此言有係累之罪否疑其前後兩變有悲喜也既已縣已言只此悲喜便是有係若無係則外物過前猶蚊虻而已豈足悲喜乎

古人學優則仕志在澤民祿以代耕期

於仰事俯育而已豈若季世之仕者俸祿之外槌剝取贏極耳目口體之養未嘗過親庭而問焉者有之曾子三釜及親而樂三千鍾不洎而心悲其悲樂係親之存亡非係祿之厚薄也然而心不

免於再化門人所以有閒夫子謂參於
二者之間不能無所係累親之存亡係
固不免祿之厚薄不必存懷可也若無
所係者又豈有哀乎彼視鍾釜猶蚊虻
耳曾子之孝行著乎萬世仕祿三千鍾
則所未聞南華寓言亦責備賢者之意
所以勉人以孝行爲重仕祿爲輕親之
待不待祿之及不及一付之於分又何
所係累哉

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
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
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
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

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
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
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
其有鬼耶

郭註野謂外權利從謂不自專通彼我而

與物同來者自得也鬼入外形骸天成無所爲不知死生所遇皆適大妙則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而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生而有爲則喪其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爲令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於私也夫生之陽遂以其絶迹無爲而忽然獨爾非有由也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不知其所

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理必有應若有神靈理自相應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呂註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爲物而欲復於無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忘仁義賓禮樂從言心之莫逆適言心之徹物即物物皆遊物物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云云諸本皆缺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不知知大妙則神

矣妙萬物而爲言然後能體神也生而無爲則不知有生不知有死生而有爲而後有死勸之以公而無私則不知有死矣生而有爲死之所自故聖人外其身而身存以其無私能成其私所以勸公也原始要

終故知死生之說始卒若環則生陽而已安有所自以有爲爲自亦以物情言之其果然乎故體道窮神者不知有死生惡有所適所不適欲求之歷數人據未始同也又惡乎求之禍福人事之間哉以爲無命

耶終若有所制也以為有命耶求其始不可得也以為無鬼耶而有以相應以為有鬼耶而無以相應是以止於所不知而無所容心斯得之矣

疑獨註野謂不文從謂不逆適則不礙物忘我也來則不去鬼入復靈天成與天合德不知死生聖也大妙神也至於神而極矣此學者入道之序人生而有為以累其生則死之所自由私其生故有為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至於命若大同於

物公而無私則無死矣生陽死陰知死生與陰陽為一則無自矣果然知此理則生不足樂死不足哀又於何而適不適也歷數天之象人據地之器人處兩間天地之道求之於我而已命者天道鬼者人道始終以天道言相應以人道言天人交通陰陽性命之理備矣寄之於有無之間而疑之是深於知道者也

碧虛註野謂初心質朴從謂不逆他情通則徹理無礙物則同一混成來謂眾歸其

德鬼入滐造窅冥天成無爲自然不知死
生則有無一體九年大妙則數究純陽神
化莫測也生而有爲動之死地爲有私故
勸之從公背公者必以私死其死豈無由
哉生者强陽之氣無所自也汝果能至於
大妙乎大妙者無公私生死無適無不適
可謂至極者也在天成象歷數可推在地
成形人據可知唯我無心孰能測之事有
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者皆天命使然
相應謂前學道九驗鬼謂靈響有應無應

在用功之深淺通靈之遲速也學道雖有
序其要在乎獨化論程則九年而悟不出
乎旦暮耳
膚齋口義野反朴從順從通大徹也物如
槁木死灰來謂寂寞之中有不滅者鬼入

納造化於胷中天成與天爲一也不知死
生即無入而不自得大妙極玄也自一至
九借爲節次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人以
生爲有生執見自私也以至公之理勸之
欲其知世間無不死之物謂之死則有所

自求生之始無所自既始無生安得有死陽謂動之始以死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否也適不適猶云然不然要極而觀然不然未可定也歷數人據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世間萬事萬變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暮寒暑時至氣應安得謂無鬼神謙未必福仁未必壽安得謂有鬼神此言造物不可知之意

人生隨俗凋喪日失一日學道者損之

又損所以求復其初野謂漸還質朴從謂順人不失己通則徹理物則忘我來謂人歸之鬼入造乎恍惚天成合乎自然不知死生則無去無來九年大妙則數極造徹神化莫測矣人能以無爲爲宗乃可登假乎此而世俗耽於有爲日趨死地勸之以公者以其死由乎私也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以其下有私字絕句私謂貴愛其生奉養過度本求益己損莫甚焉故令去之歸乎公道也死者

因生爲有自生者從無而始爲無自生而無私則亦無死天不能殺地不能埋汝果能若是乎由是知無以生爲者賢於貴生又惡論其適不適耶天有歷數可推否泰地有人據可考治亂吾又何

從他求哉夫自二儀分判幾千萬年生物而不知其終非命何以立禪物而不知其始命從何而立歷數人據有禍福之相應豈無鬼神主之天道有時而難諶人事有時而無準則又疑其無鬼神

也此言造化精密難窺唯其難窺所以爲造化但當盡人事以俟之故向上之學使人反究自己天地之始終一身靈物之隱顯盡性而至於命明鬼而極乎神在乎力行心契則功躋大妙亦何待乎九年哉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郭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自爾故不知所以甲似蜩蜺似蛇影似形而非形也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卒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直自强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故不可問也

呂註罔兩生於影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

叟影之俯仰行止隨人而已豈知所以哉形之有影猶蜩之甲蛇之蚹而非蜩甲蛇蚹也影得日火則屯而顯遇陰夜則代而隱此乃影之所待而為影然而無情豈知有待耶影之所待者日火陰夜而不可謂

之有待况以有待者乎以有待者影之所自出即形是也以罔兩無待知影之無待以影無待知影之所出者亦無待則不為形所累矣彼來往則我與之來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皆非我也又何以有問乎

疑獨註叟叟指衆罔兩奚稍問何必問也凡屬造物者皆有所待而不知所以然甲似蜩蚹似蛇影似形而非蜩蛇與形也火日有光影之所聚陰夜無光影之所藏此吾所以有待也而況形又有所待乎言待造化也形來則我與之來形往則我與之往形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此皆由於獨化又何足以有問乎

碧虛註一燈一影十燈十影燈影既多微陰益衆詢其俯仰行止形使然耶影自然

耶其動靜有無皆莫知所以影與微陰則
有形而無礙蜩甲蛇蛻則有質而無性當
其未蛻止有蛇蜩及其已蛻甲皮固自有
焉則影也形也其不相因明矣蜩也蛇也
亦何嘗顧蛻哉世謂形生影影生微陰然

影之生也聚於日火代於陰夜於形何消
形當明而影生似有待也處暗而影滅似
無待也來往運動雖由乎彼應之無心則
在乎此又安所致詰哉
鬳齋口義叟叟音蕭若隱若顯貌稍猶率略

言予之所有本不知其所以然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蜕在盖以形之動者比蜩蛇以影比蜕甲亦似之而非也物遇日火則影聚陰夜則影代去矣彼指形影自謂彼豈吾所待耶然形之動又有所待故曰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形待强陽之氣而動我亦從之其爲强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論同但添日火强陽之説

凡天下之物有形必有影人所共知而

影外微陰曰罔兩人多不察焉蓋因影之蒙昧而依附彷彿於其間其陰參差疊出故云衆罔兩罔兩之於形猶七情之於心心不官而七情縱則反受其攻影不明而罔兩多則反遭其間然而影

之所待豈罔兩可知心之所寘豈七情可立哉此論物理相生有若因待而或有或無非因非待以譬形生之始思慮之端亦猶是也義極精妙昔賢所未發

夫影生於形非日火則莫見有若相因

也日火雖光非形則無影本於獨化也
影之於形行止不離一身之至親者其
動靜有無必有主宰世人日用而不知
則罔兩之問無足怪也齊物論云若有
眞宰而不得其眹正明此義所謂眞宰

者即獨化之主萬物萬形賴之以生育
運動而因待有無之所從出也信能反
而求之恍惚之間而見曉闓和則獨化
之理明罔兩之疑釋矣强陽謂人稟造
化之氣能運動形體而掉運外物者其

聚則有其散則零直寄焉耳儻知獨化之主則真我長存彼之聚散無足問也
況景外微陰乎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脱屨戸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

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郭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疏遠尊形自異故煬者避之去其矜夸故與之爭席

呂註睢盱自異則舍者迎將之召也老子所以歎子居形諜成光則戶外屨滿之召也伯昏所以去御寇其趣一也

疑獨註子居楊朱之字進盥漱巾櫛明其潔己脫屨膝行言其謙恭睢睢盱盱矜夸

見於外誰與汝居也告之以聖人知白守黑故大白若辱不自滿暇故盛德若不足子居聞言而悟其往也舍者迎將有禮避席讓竈言其外矜故人致敬及聞道而去外矜之色故反也舍者與之爭席不示人以迹不知所以敬之也

碧虛註睢盱傲慢之容其往也威儀盤辟使人敬畏其反也視猶衆庶使人忘我也

鬳齋云睢盱矜持言物我未忘嘗若與人同居家公旅邸之主煬炊也避舍避竈敬

之也爭席則不知有可敬謂得老耼點化則退然自晦人亦視之以爲常也

睢盱自異人誰肯與汝居耶夫行潔白者人將汙之故韜晦而若辱德盛大者人將虧之故涵養若不足此全身之道也今汝反此所以爲不可教子居聞告蹙然不安容爲之變則其心改悔可知

故其往也逆旅主人迎將於其家絶句公執席妻執巾櫛言室家通敬之避席避竈則衆皆駭異及其反也舍者爭席則

矯飾去而眞實存使人忘外敬之粗迹也古之人所以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者以此

是篇以寓言標題南華老仙渡水不濕脚之意自撥立言旣多恐後人殉迹成弊故隨步隨掃其迹其寓言重言皆不得已而藉外論之危言如水在危有防而不失則其出也由中故日出而不厭同異是非各當其分言出於無言亦猶不言也其然其可則物情之去取耳惡

知其爲固然固可耶是以必至於不言則脣也吁世衰道微人莫已信不得行志當世猶覬垂訓方來又慮無以必後人之知故寓於所重以取信焉使人由寓以究其真從徼而躋乎妙其成功一也至論夫子之迹隨年化殆是卒非常身之是不可常也如此況欲必信於後世乎曾子之再仕再化心不免乎有係而哀樂形焉無閒乎爲親爲禄也若夫聞言而悟有若子游一年而野至於大

妙則心日虛而道日集所謂寓重巵言
者皆在過化之域矣次論命鬼之有無
形影之因待皆明造化不可致詰之妙
人能充其造化所與而莫之夭閼則吾
身之天地不可測之靈物亦猶是也結
以睢盱矜傲人誰與居聞命而反舍者
爭席則耳聆心悟在片言之頃孰謂載
道而之後世無得魚忘筌者哉予嘗閱
東坡蘇文公莊子祠堂記謂寓言篇末
當連列御寇篇首而不取讓王盜跖說

劒漁父四篇且二篇合一義或可通而四篇遭黜無乃太甚意其所病者讓王條列繁而義重複盜跖訾孔子若太過說劒類從横之談漁父幾詆聖之語此所以不爲坡翁所取也然祠堂記中嘗謂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則亦燭其立言救弊之本心矣又何以麤迹爲嫌竊考讓王等四篇較之内外部若有間然其指歸不失大本蓋立言者不無粗精之分抑揚之異或

門人補續不得其淳所以置諸雜部之末自可意會無煩多議以啓後疑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二

谷六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讓王第一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

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
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
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
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
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
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
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
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
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

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
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
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
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
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三代之季父子兄弟爭有天下更相
殘害所謂士者危身輕生以干澤此讓王
之篇所以作也許由支父之徒皆不以天

下易其生者揚雄以爲先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也所謂重者得不以其歷試而後授之以天下乎殊不知堯之所以得舜者不在於歷試歷試者與人同而已所謂暴之於人是也使由無避堯之意安知其試之不如舜乎

疑獨註憂藏乎心謂之幽憂支父不以天下害其生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雖異乎俗而皆未能無心也善卷喻懷道之深石戶之農善閉而敦本善卷之言爲己而求

自全石戶則指后之爲人嫌其德未備皆
未能無所不適也大王亶父避狄不忍以
土地而害人民可謂能尊生矣夫有身不
能無養有生不能無累富貴者樂於養養
過則傷身貧賤者迫於利利過則累形能
免二患乃爲尊生也王子搜避位而逃可
謂不以國傷生矣雖不累於物而愛民愛
已之心未忘則猶有係未能無迹此皆聖
人之緒餘非其真也聖人之真者忘生而
生無不全忘養而養無不至雖爲天下國

家之所寄託時適然耳又何傷乎
碧虛註外天下者衆害不能干重其生者
他物不能惑唯暢然虛懷則可託身於四
海之上也天地大德曰生至人之所寶貴
故不以天下易之彝禍饘粥以自足孰肯
以物爲事而喪其天眞哉是以狷介者不
肯屈於人德厚者乃能貴其下勁節藻力
所以立大功放浪不反所以激貪鄙地所
用養養物也物之所養養民也今爭所養
之物而害所養之民聖人不忍爲也富貴

者重失在乎養傷身貧賤者輕亡在乎利累形故爲君而致患不若退隱而自全也鬳齋云幽憂之病猶云暗疾夫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有天下而不與也捲捲音權自勞貌蓀力勤苦用力也堯舜二段無結語與前意同用以爲養謂土地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物爲輕此識當時患失之士唯無意於君者方可以託國故越人欲得王子搜爲君也

褚氏管見天生聖人所以續道統明人

倫贊天地育萬物也君位之有無不與焉然謳歌獄訟之所歸有不可得而辭者亦一時寄託焉耳雖居萬乘之尊四海之富而土階茅茨惡衣菲食不知其勢之重位之極也蓋由得之非心所以處之非榮故其辭讓易如脫屣夫物莫大於天下能以天下讓無物足爭矣其胷中所存詎可量耶至若與之天下而不受亦豈中無主者所能爲堯舜大王之德業固不待讚揚而諸子之高節非

莊子不能盡見徐考其辭讓之語大意不過卑物尊生輕外重内以樂聖人之道而惡爲君之患也且與之天下古人猶不屑受肯效後世矜詐恃力悖理越分而妄求者哉幽憂之病按吕氏春秋引此章高誘註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是已謂方憂身之未治何暇治天下爲此所以異乎俗也大王之避狄而不忍害民王子搜逃民而恐其害已恐害民則能愛已恐害已則能愛民此越人

所以欲得爲君以其德著而不逃蟻慕也若夫上德不德民無能名則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是又超出一等矣南華雖不盡言其意有在於此詳後章經旨可見云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

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慼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昭僖侯能用子華之言而輕其所爭則於一不以天下易生者又其次也

疑獨註廢謂斬斷而無用能不顧其臂以取銘而有天下乎侯曰不取也由是知兩

臂重於天下身之於臂又重也以韓國比天下韓已輕矣所爭之地又輕於韓今反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是棄其甚重爭所甚輕豈不惑哉

碧虛註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疆埸廢地何苦爭爲鴻烈解曰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鱉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毫折鏌鋣而競刀錐可謂不知輕重者也

鬳齋云銘猶契約攫其銘可以有天下愛身者且不爲之況韓國比天下尤輕今乃

以不得爲憂慼而至於愁身以傷生又重於失一臂矣

韓侯與魏爭邊境所侵之地蓋無幾而憂形於色可謂於所輕者重而所重者輕矣魏之諸臣諫者莫聽華子入見諫

之有道焉左攫銘而右手廢右攫銘而左手廢一利一害不可免也在人審利害之輕重而去取之耳侯知臂重於天下身又重於臂而不知韓之輕於天下所爭侵地又輕於韓審知其輕則重者

自見侯聞諫亟悟明輕重之當然吁韓
侯亦賢已哉華子亦知矣哉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使者至
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對曰此闔
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遺使
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
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非所以完

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隋侯之重哉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亦不詳及

疑獨註顔闔處窮而通眞惡富貴故莊子取之夫得道之眞者不可以生死言故朝聞道而夕死及其貴愛以身爲天下則聖

人之迹也絲緒之餘土草之賤微末不足道聖人爲天下之迹出於天下之寄託亦聽之而已故曰餘事所以之所以爲言有所動作必察其當然後應之隋珠彈雀喻世人以生易富貴棄重而就輕也

碧虛註緒餘土苴言去身愈遠則愈粗聖人之治身也虛心弱志帝王之立功也手跰足胝以立功視治身特餘事耳顏闔知其所以之之未可也所以爲之未必也故不受幣焉士有甘藜藿而忽富貴者身可

屈而道不可屈其自重若隋珠輕刹禄如燕雀耳

盧齋云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别人皆謂其以精粗分兩截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心有天下而不與方可以盡無爲之治但其言抑揚太過而心實不然緒餘土苴只就餘事上生猶云塵垢粃糠近世荆公之學眞把做兩截看了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辯正之以珠

彈雀喻甚明當
察闔之心眞惡富貴者超出世俗所見
萬萬矣惜乎不瀝忱以辭乃失誠於使
者似亦稍虧淳德使者既造其家又見
其人而不能力致之乃從其辭而反審
無乃過淳矣乎夫難進易退君子之常
養愈久而植愈深於闔固不容多議然
魯溪渴心求賢幾何而一遇幸遇之又
交臂而失不得與之共理大業以躋昇
平實由乎使不使之過故申言以爲戒

且天下功業宜莫大於帝王此猶以爲
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眞者豈常流所可
窺測耶所以之所以爲即語云所由所
安也今世本恐聽者謬多者字眞以治
身治當是持凡聖人之動作聖字爲冗
隋侯之重侯當是珠此章全見呂氏春
秋可證不章去莊子非遠必得其眞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

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郭註略而不論

呂註不詳及

疑獨註士以正行而見知人以察實而求

我則彼之所審者確我之見知亦無愧矣

子陽為鄭國相未嘗與列子接忽因人言而遺之粟夫因人言而知之必因人言而罪之此其所以不受也

碧虛註士甘陸沈無聞豈肯屈志而受無名之祿苟殉妻子之情而躑躅於禍網哉

鬳齋云子陽以人言而遺列子粟非真知己也譽而可信毀亦信之矣

子陽相鄭秉人物之權以重輕一國者也有賢在野而不知可乎聞人言其有

道而遺之粟則亦遇賢而能敬也列子以為因人之言而遺我惡知不因人言而罪我耶故辭而不受此君子覩微而知著見往而知來也其妻拊心有言乃世俗鄙見孰謂有道者之妻子而為此哉夫至人之所為雖其妻子猶不能盡識況他人乎此言被褐懷玉之士未易知知之又當致之有道斯可以盡人才而得其用漁父篇云下人不親不得其眞信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 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

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

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禄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郭註以義明不復釋

疑獨註方莊子之時人多不安義命而僥倖富貴故引屠羊說之事警之雖處屠肆而能叙分如此誠可以激礪薄俗三旌三

公之位也吾知其爲富貴矣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今於屠羊說見之
碧虛註誦持書而發冡居屠沽而守義者
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爲巳功市權而要重
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鬳齋云大王反國悅反屠羊各得其本分
事三旌三公車服各有旌別也
昭王賞說亦復國而推恩說之辭賞安
義分而不濫蓋王失國而不能伏其誅
則王復國而不敢當其賞理亦宜然世

之無功叨賞者多則以安命辭禄者爲
創見王命見之高其行而欲識其人說
以爲不可毀約而見遂終辭焉不使君
有妄施之名其不欺如此士君子之所
難能也而屠羊說優爲之使擧國臣人
化說之德而克肖焉何患世道之不交
相興乎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
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

巷徃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巳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

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

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已上三章意義同貫郭呂不詳釋

疑獨註原憲貧而無怨者也曾子貧而能

自遺也顏子貧而樂道者也養志者忘形
原憲是也養形者忘利曾子是也致道者
忘心顏子是也
碧虛註子貢相衛結駟連騎入窮閻過原
憲而歎其何病憲答以是貧非病子貢愧
其言之失也夫迂趨世態希望功名親比
周旋交構朋黨學不治身教藉資給坐仁
義之慝盛輿馬之飾學道者豈忍爲哉原
憲則學道而能行守義而不屈者也曾子
養志故不仕忘利故寡合忘心故契道也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不辱者行修於内不殆者無位不怍此仲尼之所誦令於顏子見之

鬳齋云夫妻二室皆以甕為牖故衣塞之抵風雨也華皮為冠縱履曳履也假仁義以文姦曰慝縕袍絮衣無表外破而絮見腫噲虛浮也商頌所歌之曲若出金石言其有節奏致道者忘心無心故近道也學道足以自樂二程先生每教人求顏子樂處不可草草看過誦之久矣昔聞其語今

見其人也
原憲安貧絃誦學而能行雖居環堵蓬
門如坐廟堂之上仁義禮樂不離其身
故也子貢榮居相位是雍容之時當者
能枉駕而顧亦見其友誼未忘然問其
何病則不知心之甚同學於聖人之門
而所見若是故憲歷分貧病以告之自
希世而行至輿馬之飾乃學者之大病
子貢身坐膏肓而不知自知賴憲痛鍼力
砭誠友中之師也曾子腫噲胼胝衿絶

肘見其貧可知然而養志忘形歌若金石浩然之氣充塞天地萬乘之君不得而友況欲臣之乎顏子知足樂道無位不怍襲夫子之步得夫子之心而一無所作為簞瓢自樂豈紆朱懷金可比哉

夫三子者皆孔門高弟親受聖傳所造有精粗故所樂有深淺若子貢之遊說列國榮官殖貨以駭動世俗則所樂與二子不侔矣故南華舉以為戒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

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
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
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
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
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郭吕略而不論

疑獨註魏公子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
人夫公子之貴其心最爲難勝故雖身在
江海而心居魏闕自言其未能無心於富

貴奈何而可以忘此答以重生則利輕利
輕則不思魏闕矣牟雖知生可重物可輕
然其心不能自勝所以有私瞻子告以苟
不能自勝其私則神道寧無惡乎神生於
虛今牟心未虛所以不能自勝而强不從
者挫損情欲重傷其性與無壽之人類矣
言牟爲萬乘之公子一旦隱居巖穴欲如
布衣之士實爲難能然有其意則可期之
以至也
碧虛註公子牟雖嘗省道味之淡不能勝

樂餌之美順所好則養生關神靈則廢虐
既失養形之樂復增關神之憂非重傷而
何魏牟慕嘉遁之名虧隱居之實其意易
發其操難持然比之顛冥富貴者固有間
矣

鬳齋云知吾生之可重則外物輕矣理未
能勝姑順之而勿强抑强抑則内傷其神
神惡之矣此非自養之道不入壽者之類
可謂有其意勉而行之者也

象魏觀闕國君之門淮南子作魏闕音

訓同許慎註天子之兩觀也不能自勝則從謂從順性情不强抑閼或連神為句謂從心神所適也夫學道者當損情去欲志尚清虛此乃云從其性情使之神和意暢是無惡乎不能自勝也又云强閼而不從此之謂重傷則是使人任情縱樂以為道有類列子載管夷吾所謂養生之道肆之而勿閼者也原其本意蓋為公子牟 生於富貴而欲隱巖穴實為難能若過閼其情恐傷其性故寛

以誘之進進不也成功一也南華取此以爲富貴學道者之勸庶不至望崖而反若夷吾者以伯國强兵爲事宜其立論之偏又非年比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爲學道者之法譬名醫療疾必審人而處方期於瘳疾而已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三

[illegible]之十三

[illegible]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四

谷七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四　谷七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讓王第二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顏色甚憊而絃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絃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絃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穎陽而共伯得乎

丘首

郭氏略而不論

呂註自顔闔御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禄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之人湛於人僞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爲難猶且爲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爲易可知矣

疑獨註夫子之道充塞兩間何窮通之能

累方其阨於陳蔡而無上下之交七日不火食夫子不以爲憂而絃歌不輟當時知夫子者獨顔回耳子路子貢不免有無恥之譏遂召二子而與之言窮通在道而不在物今子抱仁義之道何窮之爲此臨難而不失其德也道德在己非臨難無以見猶天寒而後知松栢故夫子以爲幸也遂反琴而絃歌二子釋然而悟執干而舞不知天高地下喻夫子之道不可得而形容由是知古之得道者窮通皆樂而所樂非

窮通也

碧虛註可謂窮矣是觀其迹以窮通在時未知道本也松栢遇霜雪而益茂聖人遭患難而不移以桓公文公越王之事證陳蔡之阨實由文顯道以事彰也天高地下喻仲尼之道大道德猶金石一調而不可更窮通猶琴瑟曲終必改調是知窮通在人猶風雨寒暑天理之常也許由謝堯而枯槁於潁陽共伯辭位而得志乎丘首仲尼不懼蔡陳之阨柴立乎二間之間也

鬳齋云不糝無米粒藉陵爍之天寒松栢即後凋之義因陳蔡之阨而後聖人固窮之節見可為法於後世故云幸也削然言瀟瀟灑灑之意扢然喜躍貌子貢曰數句述自悟之意商周謂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民也

子路子貢所言者夫子之迹顏子知夫子之心所以忘言也窮通在道則世間得失無所益損焉不窮於道則不失於德又何患難之能移歲寒而知松栢臨

難乃見聖人此所以爲幸夫子復琴而絃歌一安於命而不損其樂子路執干而奮舞悟理而心悅不知手舞足蹈也子貢曰數句讚夫子之道大難窮道德於此義當是得上文可照許由共伯之

自樂其樂亦以得此道故也丘首山名碧虛照江南古藏本松栢之茂也下有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三句故其註云云又共伯得下有志字窮於商周商字說之不通諸解遺而不

論獨慮齋及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

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郭註士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貪利役命者固有天

地之降也舊說曰如下隨務先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天下者不得有所重苟無所重則無死地矣以天下爲六合之外固當付之堯舜禹湯耳淡然無係汎然從衆得失無槩於懷何自投之爲哉若二子者可爲殉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呂註見後章

疑獨註舜與湯一道也舜順得而湯逆取順者由天而之人逆者反道而入德舜讓

北人無擇見其復命之深又言湯伐桀得天下以讓卞隨務光示湯無心於天下所以伐之者爲民非爲巳也伊尹相湯伐桀之事具載於書而湯讓天下未嘗經見莊子製名以寄讓王之意

碧虛註潔身之士以榮爲辱若北人無擇者上可與仲武爲儔下可與子陵爲友不以物挫志者也若卞隨務光者不臣亂世逃之而巳何遽至於自沉蓋有激于後世也

膚齋云舜讓其友他無經見亦是寓言强力有作爲忍垢忝汚辱卞隨務光古之隱者自沉之事亦不可考

舜與無擇友也必知其可任故讓以天下爲無擇者不受則已或逃而去之何至自投清泠耶蓋指舜之居畎畝而遊堯門以爲辱行則其立志可見何舜之不知心所期愈下也湯將伐桀有爲方鋭卞隨務光無無爲者也而湯因之以謀是欲適越而北其轅也後得伊尹乃成

伐桀之功歸而讓卞隨隨非特不受而已又恥其見汚而自投稠水洎讓務光務光數其非仁非義非廉之悖道卒不受其禄不踐其土而負石自沉此三子者皆高節厲行剛介不回自古有死又奚恤焉故南華舉此以激勵頹俗云竊詳本章大意舜禪之事雖不見他書以得之於讓而施之讓盡善盡美人無間言若湯之讓恐非其本心無以逃天下之議卞隨務光稠水瀘水之事蓋言其

避之之極存而勿論可也

昔周之興士有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首陽之山遂餓而死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不必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郭註語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不言其死此云死者明守道以終也

呂註若無擇隨光夷齊者非特不受人之天下與其爵祿又以聞其言處其世爲汚辱至於溺餓而死此其於樂道以忘生者益爲難世俗之情所不信也數子皆聖賢則於死生之義固達矣夫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而舜禹之讓其流爲之噲殷武之事其末爲贖輒聞無擇隨光夷齊之風者於天下後世豈小補哉則死非所愛也而韓非乃云湯恐天下以已爲貪乃讓務光恐光受之乃使說光湯欲傳惡聲於

子先遂投河司馬遷亦不信有所謂隨光者韓非以知殺身則其量湯與光宜若此蓋許由支父支伯不以天下易其生使後世尊生而輕利也無擇隨光夷齊之徒則棄生以殉天下使後世忘生而重義也其爲仁、則一而已矣莊子方論至道以遺名利則夷齊隨光皆在所斥及論讓王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皆在所貴觀者知此則言忘而意得矣

疑獨註孔孟稱夷齊爲聖人以信於後世

莊子所載者史臣之言其意蓋欲矯世俗
殉物之弊所言不能無過此篇本旨以起
高尚遠退之風使貪夫廉懦夫立然亦未
能無弊夷齊之弊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
而莫之敢抗也蓋不得其時則制行以矯
世亦有以使之然若因時乘理順物之自
行則無迹而無弊矣

碧虛註淳朴之世祀神不祈福事君不貪
禄與政爲政與治爲治從人欲也江海爲
百谷王以其善下之令乃自成自高自利

聖人所不與也修文王之業夷齊辭孤竹
而就有道豈苟爵祿者哉采薇西山養志
幽林其稟性高潔也歟
慮齋云祈喜猶祈福無求猶無名與政為
政為而無私遽猶汲行貨謂以利祿招天

下之士阻兵行險保威立武揚行照其名
也其並乎周言我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
吾身也不賴不以為資言二子非欲高節
厲行以為亢使富貴有可受之理則亦受
之唯其於義不可所以如此天下闇商亂

也周德衰謂周方興而所爲又如此惡其以知謀取天下也

夷齊棄君位往觀於岐陽蓋慕周之德化願爲聖人氓共樂無爲之化而已武王使叔旦與盟而誘以爵禄豈二士之志哉故舉神農之世以證今日之非時祀不祈福社臘郊禘盡敬以報神非有所覬望也則治國無爲可知與政爲政無私於己與治爲治不擾亂之不壞人以自成不卑人以自高不以遭時自利

則視人猶己物得其平令周見殷之亂而急於修政幸彼之危而圖之行貨保威悅衆要利無異推亂以易暴也時闇德衰與之並世恐汙吾身不若避之北至首陽而甘餓死焉夫餓死之及身患也節行之虧心患也心患推之至於冒刑犯義流毒無窮身患終於一己而有足以障頹波興教化者故民到于今稱之而孔子許之以仁二子亦求仁得仁而無怨也○令天下闇周德衰陳碧虛

照江南古藏本作殷德衰殷德衰故周
滅之也
郭氏云此篇本意以起高尚遠退之風故
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夭衢入紫庭時
猶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
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
下者雖不俱爲聖佐不猶高於蒙埃塵者
乎其事雖難爲然其風少弊故可貴也曰
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
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弊使暴虐之

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抗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簒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爲聖人之迹則夷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夷齊非聖人之迹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無迹之名也

陸德明云或謂讓王其意多重生而卞隨務光二三子自投于水何也曰莊子之興存乎反本反本之由先於去榮是以明讓

王之高風標傲世之逸志在不降以礪俗無厚身以求生雖時有重生之辭亦終歸棄榮之意所以深祛塵務之弊也其次者被褐啜粥之士而全道高尚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泠終不屈於世累也

劉槩云於不得已而已者無所不拒於得已而不已者無所不取無所不拒近狷無所不取近狂聖人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所廢其不得中道而與之則二者皆在裁之之域矣夫狂狷者固中道之弊而

後世狂者非特進取也至於貪生愛利顛冥於嗜欲之地猶者非獨有所不爲至於洗耳投淵以惡堯舜之名此又狂猾之弊也莊子謂讓之爲名處夫授受之間而宜不失者也王者域中之大於王而能讓事物何有哉故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如王子搜者蓋可見矣聖人至於外無物則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至於內無我則爲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

履堯門與夫身居畎畝者無殊致矣
褚氏統論本篇載讓王高節自堯舜許
由善卷至於王子搜皆重道尊生不以
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弊屣者也子華
顏闔曾顏公子牟之徒葆眞守約不以

利祿易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其間
魏牟校諸聖賢若不足然以國之公子
能舍王位之尊就巖穴之隱亦良難矣
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實啓有國有位
者重道尊生之心清靜無爲之教所以

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忘己殉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舉矣夫懷道抱德而爲人之所寄託者或不顧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遽至自沉而喪不貲之軀耶蓋士不得中道而狷介特立者不能無弊是以貪甚者求之無厭必至於篡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非特明其不受又見其不受之極以暴白於後世亦慕名

之過唯聖人中庸無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從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爲矯亢要名後世者比實以世闇德衰不容並立志在出塵高舉抱道獨全

雖死奚恤若夫爲君而讓則其迹顯未爲君而避則其迹隱退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谷八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　　谷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盜跖第一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

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何哉且跖

之爲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强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跖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

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盜跖案劒瞋

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衞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

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曰夫可規以利可諫以言者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此吾父母之遺德也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

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
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命之曰有巢氏之
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命
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起則于
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
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
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
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伐紂自
是之後以强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
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

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使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君餓死於首陽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投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磔犬流

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若告我以人事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

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丘所

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

郭象註此篇寄明因衆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不因衆而獨用巳雖盜跖不可御也

吕惠卿註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爲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與言哉凡治其心者苟不能絶棄聖

知仁義則亦不免爲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何若故不譽堯非桀兩忘而化其道以復乎未始有物此人心之盡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覆辯難以見其情之實

林疑獨註聖賢立言以扶世教世變則不能無弊故仁義忠孝之實皆不見於當時人之所習者不過徇以求名利耳莊子寓言於孔跖以非聖人之迹禹湯文武已因

堯舜之迹矣至於夷齊鮑焦申徒子推比干子胥之徒皆學聖人而得其偏迹愈彰而害愈甚此莊子所深病也獨以孔子盜跖起論者善惡之極所以爲對莊子之寓言猶易之立象以明意善學者求其矯弊之意毋認言而泥迹也

陳碧虛註世俗之人輕生就死何異犬豕流礫慹憤投竄有如操瓢轉移皆利身後之名而喪素養之命夫徇外者疾沒世而名不稱甘亡身而不反適內者趨當生之

樂以為達亦順往而不飾也且天地之長景日月之明輝無窮無極也今以倏生之齡映然之息託於其間復不能縱心娛樂而乃焦苦其形神以圖身後之名失淳古之道故雖跖之兇頑其所論之韙仲尼亦不能奪也

鬳齋曰義涌泉喻氣王飄風輕揚也禹偏枯言其胼胝磔犬流豕喻其以身就殺若犬豕然離麗也言泥著於名不念本失其本眞之性伋同汲豈無也」

褚氏管見父不能詔子兄不能教弟此人倫之不幸也橫行天下侵暴無厭此生民之不幸也夫子以道德仁義化天莫不雲合景從而獨不得行於跖又遭其困辱焉此聖人之不幸也然而夫子猶日月適與惡曜交躔暫爲沴氣侵薄曾何傷乎經意蓋謂非借夫善惡之極以爲對形迹之著以爲言則無以盡其辭而明其意此聖狂之所以辯也夫子首陳三德以其最下者箴之與說趙

文王三劍義同詳跖之所言雖出於强辯其間亦自有理不可盡以人廢言然皆覩其迹而未得其心所以有是不齊之論此章辭雄氣逸如洪源疾注不可壅遏使人難以著語故郭氏於三章之下略述大意而義自明觀者毋以辭害意。樞戶義當是摳苦鉤切枝木之冠取嫩木皮以爲冠撻衣撻腋之衣大袂襌衣也張其尸曰磔流烹也離名當是利名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

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
勢爲天子未必貴窮爲匹夫未必賤貴賤之
分在行之美惡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
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
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弒君竊國而
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
情悖戰於胷中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
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
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
何以爲别乎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毋弟疏

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

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

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郭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箴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呂註善與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與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於

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爲學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爲惡與利世謂之小人爲善與名世謂之君子此以人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徇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爲中此道之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窮執圓機而無不應獨成而意與道徘徊則躊躇與事以每成功凡若此者

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此則已之天不以人廢天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與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爲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疑獨註子張禹行舜趨有踐迹之嫌莊子因非聖人之迹取以立論滿而務茍得其製名可知行者德之可見有行而人信利亦隨之名利者信行所自出信行又義之所自出也子張之論主乎義故觀名計利

義真是也若舍名利反本以觀則士之為行不可一日無也為行者行己有恥而其言貴約苟得則謂無恥者富多信者顯此多言以求信於人非有諸己之信也無恥則臨財苟得多信則飾言求進此論為行不若為言之愈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士之為行徒抱其天而不知人也世之躁進名利之人常以人滅天故其言如此予張謂桀紂無行故小人恥為孔墨有行故貴者亦讓貴賤之分不在勢之窮達而在行

之美惡也茍得又論小盜竊財受制於人
大盜竊國爲諸侯而人莫能制并與其聖
知仁義而竊之也昔桓公田恒盜之大者
而管仲爲臣孔子受幣以言論則賊其爲
盜以行考則受幣爲臣悖戰於會中不亦

拂乎又引逸書云云意謂不在行之美惡
但以成者爲上則是弑君竊國未必不利
也子張又謂不爲行則貴賤疎戚無倫君
臣父子何紀茍得引聖賢中之背倫失紀
者以爲證且爲名爲利皆不順於道各執

一端曰與子訟而不決約者訟之契券無約則不假乎此矣君子小人雖有名利之分其於棄本逐末則一也無為小人至將棄而天無約所以釋前音而教戒之轉行成義言徇名之失赴富徇成言徇利之失唯無所徇而合乎自然乃至也比干剖心而下指古人之忠信廉義而召患者以為龜鑑也

碧虛註士之處世先敦信行任使次之任使已明利祿次之利祿已明故名顯而義

著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則斯須不可舍其
行義也信音伸下同言俗士處世忍垢自
伸且取利名之豐厚要在惡衣惡食强聒
而不舍也若乃棄名利而反省弗由修飾
但抱守天命以俟之桀紂有位而無行小

八廿八 十二

人恥與並孔墨無位而有行卿相服膺焉
計德不計位也儒者滑稽而不可法墨者
自矯備世之急何以別君臣父子夫婦之
道哉今之爲士者不溺於名必沒於利二
者皆背理未能脱去其縛吾昔與子以下

皆無約語所爲者任己所不爲者契物莫爲利反其自然而已莫爲名順其天理而已但助汝天然涯分則曲直棄置不復論也觸目無滯出處有守執汝議論不爲是非所折故曰圓機意不緣物則獨成而與道徘徊乏人行易則逐境義成則喪真而失其所爲子張以此爲行義也趨富者速禍求成者多敗而棄絕天命矣苟得則以無恥爲多伸也

鬳齋云子張謂欲求名利修義爲是若棄

名利則反逆其心無所自樂必欲求之非
行義不可多信者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
顯茍得謂令之求名利者詐而已棄名利
而反其心必欲得之以縱吾心之所欲猶
爲天真而不矯揉也言行之情悖戰於中

謂其不相顧成毀首尾即得時爲義徒失
時爲篡夫蓋言仁義之行皆爲詐僞非天
真也五紀五常六位三綱也子以仁義之
名爲得我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言
名利皆非真實道理也無約喻自然能循

自然則無君子小人曲直之分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理四方應四時往來皆一氣也執圓機則無是非信意獨行而從容中道矣轉行背道成義以義成功也無與毋同若正言必行而求合於忠信廉義必

遭殃害也意謂飾詐以求利違不如任之爲愈蓋以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

行者義之著見信任與利又行之驗也義由中出行見于外則信任與利皆從外來故考名利而義眞是也若不以名

利爲言而反求諸心士之行義不可一
日不爲也葢謂行義士所當爲名利之
儻來不必計此子張立論也多言以求
信於人富顯之所自出無恥者以此爲
是若不以名利爲意而反求諸心則爲

行者獨抱其天而不通乎人也此茍得
立論予張孔子之徒茍得乃跖之徒宜
其相反也至論藏聚恥稱桀紂卿相不
敢當孔墨則行可貴也小盜拘而大盜
爲諸侯則利可樂也此又引古聖賢以

證其各有所偏不能無弊二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與訟於無約小人徇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二子皆殉一偏未爲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殉聽其自然無君子小人之分各得其性情之正亦何有枉直中外是非之辯哉此獨成而不資於物所以與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爲義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棄滅其天理而陷溺於物欲者也比干剖心以下條指

其偏殉之失不免於患而爲士者猶取正其言求必其行服殃罹患而不悟也悲夫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五終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六

谷九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六　谷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盜跖第二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忻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所不得逮賢人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以為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

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
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
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
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
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

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
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
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
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善卷許由得帝而
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

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

含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内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内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絶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郭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呂註無足以富爲見下貴是爲安體樂意之道知和以爲富者同生同鄉而世輙下

貴之則其中無主可知是與俗化於世棄
其至重至尊者以爲世俗之所爲失其性
命之情謂之安體樂意亦疏矣慘怛恬愉
不監於體怵惕忻懽不監於心則知爲爲
而不知所以爲向所謂以隋侯之珠彈千

仞之雀是也雖至貴至富者猶不免於患
況足於財者乎無足以富爲是謂人性皆
然孰能辭之知和以爲不知足者不能讓
畔故爭四處而不以爲貪知足以無以天
下爲故棄天下而不以爲廉廉貪之實反

監之度而已度謂器之小大不同謂人性皆然不可也侅溺於馮氣言馮恃多資其氣驕滿體澤則馮謂形體潤澤則恃而不知衛生極言富之為害如此其終逈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人乃繚意絶體而爭之此則向所謂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也夫孔子不能化盜跖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取直於無約無足見屈於知和則知善惡名利不足以相勝唯道德足以勝之也

疑獨註無足貪而不知分故謂人未有不欲與名就利者人利其富則歸之下之爲人之所下則貴可自養其意乃樂乎何無意於此智不足以致此而力不能行耶推正理而不忘以遺貪求之心耶知和對以今好利欲富之人中無主正不必皆享富貴但得與之同生同鄉則以爲超世絕俗是與俗共化於世遂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爲人之所爲而不能任天之自爲去道不亦遠乎夫人之情感物而動非體

之所有非心之所存爲爲者好爲所以爲
者無爲而無不爲唯人不知無爲是以雖
處富貴之極而不免於患也無足又言富
之勝人窮天下之美極天下之勢聖賢所
不能及道德所不能勝勇者助其威强知
者助其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無位而
嚴若君父此富者之事也若夫聲色滋味
權勢人之所同欲不待學而能此性之見
於情者天下之人孰能辭焉知和又謂智
者之爲動以百姓不違其度度者心之法

是以足而無所爭無爲而無求今之不足者求四方爭而得之亦不自以爲貪有餘故雖得天下而辭之亦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名雖見於外而實由於内反照之心足以知矣不以貴驕人所以長守貴不以財

戲人所以長守富見之於幾計患慮反恐傷其性故辭而不受非以要名譽天下自以名譽歸之堯舜之讓許由善卷之不受皆就利辭害非興名譽而名譽興焉無足

謂知和所尚持守名譽苦體絶甘何異久

病長阨而不死者知和曰天下之物以平爲福有餘爲禍財其甚者今富者惑於外好遺忘本業侅塞於不正之氣若負重升高可謂苦矣貪財權以慰心竭慮靜居則沒溺於欲體澤則馮陵有爲求而不得則

疾生矣積財若堵馮而不舍辱將至矣古人積財聚粟以備鄉閭饑荒疾患之用所以濟衆而成德也今富者多積而無用求益而不止憂積於內無所不思防患於外無所不備財爲天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

察及盜賊之患至求盡其所有則性命之情已竭所積之財又單欲反一日之貧賤無事不可得也而乃繚繞其意以深思決絶其體以禦患豈不惑哉

碧虛註此章重解前二章世之興名者欲貴就利者欲富二者安逸之道誰無其意乎或識暗不知或知而力怠推正理而不忘謂委命而弗取其於富貴也何有世俗以與富貴者同時同鄉猶誇以爲勝而内有主者不爲物遷達古今者不爲事動也

物莫重乎身身莫重乎生今乃同俗化世去重棄尊以爲其所爲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緣近之處貧賤則怵惕居富貴則忻愉是昧本而矜迹也爲爲者爲興名就利之爲而不知富貴之自爲也舍其自爲而欲興就者知其不免矣夫罍空之蟻唯聚膻臭蒙袂之士恥近嗟來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又何藉乎因挾哉縱肆者遇聲色則心樂驕侈者處權勢則體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爲已也

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爲貪及其功成名遂禪位有道亦不自以爲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顏闔飯牛辭聘此豈要名譽哉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不顧此豈興名譽哉貪饕之人以恬淡爲病寂寞爲阬而不知平易爲福有餘爲害唯財速禍慘於他物而世俗弗悟也以恬淡寂寞之士觀鍾鼓醪醴則喪亂道業觀膏粱充溢則動多艱苦觀權勢取慰者溺爲身疾觀

攫金不顧者甚於戮辱而委積無厭憂畏
不釋一旦禍至身傾唯求所積之早盡耳
當此之時真性已竭貨財已單思放鷹犬
於蔡上聞鶴唳於華亭詎可復得耶
慮齋云此人指富貴者非有甚高難及之
行心無所主失其正性而爲流俗所化非
他是已覽察古今向背以求自利而已至
重至尊者天理皆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謂
求富貴之事此豈安體樂意之道耶爲其
所爲乃人爲所以爲者天理也棄天理而

弗循雖天子猶不免患況其下者乎富貴之人極其美好盡其權勢至人賢士有所不及使人因人皆言其力可役物俗云財能通神之意天下雖以我爲非我亦安能辭避此設爲貪者之言也知者所爲以百

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不敢違於法度德足於己則無所爭爲不在人求無所與四處四方也貪廉之實非務外也求天理法度而監之反身而慮之不以美名害身有天下而不與賢名歸之而無愧非求以興

名譽也此又把堯舜許由都做好說無足謂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則徒苦其身身雖存而如疾阬不死耳平爲福至財其甚者數句極妙嗛謂塞滿其口侅溺不自在馮氣怒而氣不通慰猶足取竭事做盡也

雖靜居亦沒於嗜欲體肥澤而有驕滿之意積財如堵戀而不舍戚戚焦焦滿於胷中藏於內者恐人刦取運於外者恐遭寇盜可謂憂且畏矣及其患至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如貧居一日之無事不可得也

盡性即全生竭財盡去其貨單獨也繚意絶體謂纏縛其身心

無足躭於利故以富者安體樂意之事爲言人而得富以處世養身無所不利也知和躭於名故動不違度足而不求計患慮反知利之不足恃而貫患遠禍也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譽自歸之耳無足又譏其持名苦體無異病院而偷生知和告以平爲福有餘爲害通天下之至論無足亦爲之心服矣此後至

篇終備言富者之所爲其心術機謀不逃乎達人之鑑然皆無益於身終不免爲大盜積守而已及其患至知非已晚石崇臨東市歎曰奴輩利吾財是也南華述此聞之者足以戒云○侅音該奇侅非常谷九馮音憑憤畜不通也八醮同焦樓踈窻慵繚繞其意謂深思決絕其體謂忘生也

劉槩云天下無是非是非生於人之情天下有是非是非泯於人之性是之德爲吉

非之德爲凶易曰吉凶者正勝者也夫不能會於正以均忘而紛紛於有爲之域物物自貴而相賤孰能定之故雖孔跖之分而相謂爲盜矣莊子非不知尊孔子而賤盜跖也以世人不悟均忘之理相勝以知相誇以能若復徇情而尊之則是非愈彰性命之情愈爛漫矣故借天下之所共非者而述其自是之情則雖聖人亦不能以辯勝故篇末以子張之言爲未當而以知和之論終焉

褚氏統論按盜跖所言強辯飾非抑人揚己至矣卒使聖賢通論亦為之屈此天下暴惡之尤者也或者議其訾聖不典出於後人附會理蓋不然夫孔子之仁盜跖之暴固不待辯而明設為是論

者蓋欲彰夫子聖道之至容德之大也然則夫子之所以聖又豈跖所能知以行察行以心灼心宜其立論若是此姑道跖之知夫子者耳夫子之聖使跖盡得而知則跖非跖矣故夫子雖受抑而

名愈尊跖雖自揚而惡愈著則天下之
公是非未嘗泯也據辭演義諸解班班
無以相出竊詳言外微旨蓋有所寓而
讀者罔究例以訾聖爲疵使至理未伸
於千載之下輙爲之辯正云經意本以
譏當時國君卿相恃富貴擅生殺而不
可以理化使孔子復生亦不免其侮辱
故比以盜跖而以孔子自喻次設子張
問滿苟得滿而務苟得故所答亦無異
乎跖此皆以辯勝人不悟夫喪眞背理

而遠乎道也繼以無足問知和志在興名就利以安體樂意爲先是亦苟得之徒故知和告以富者貴其積而能散惠衆周物貧人倚之以爲命而免轉徙塡壑之憂昔陶朱公善理產業致富則散之鄉鄰凡三散而三徙又避其爲善之名也今富者溺於聲色嗜好而求益不止多積若堵而憂畏滿懷利愈重而害愈深郿塢金谷之覆轍可鑑反不若耕鑿自給者可以養生盡年而無累也凡

此皆所以痛鍼世俗之膏肓密顯聖賢之教思學者信能遺其迹而究其所以言融名利之私心歸道德之大本無爲清靜之化足以仁壽八荒豈止康濟一身而已於此足以見南華衛道弘化救時憫俗之心與孔孟無殊轍矣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六

[stamp]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七

率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七　　谷十

武林道士褚　伯秀學

說劒第一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見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

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
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
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
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
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
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
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
劒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
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如何
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

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

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四封之内無不賓服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鬭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

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
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
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郭註無聞

呂註莊子之制行願曳尾於塗中而不為
太廟犧牲以悟危身殉物之俗則說劍實
所未聞蓋借此以明道之所用無往而不
可耳能止其君之喜好而安其國之危則
其澤之所及亦豈小哉故有道者有時而
為之許其事而辭其幣明君子之不可以

貨取服其服用其禮所以同其事然後言
可入也夫天子之劒以天下爲之所以言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示之以虛開之以利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此所以用神器之道
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也能知其本末輕
重之所在與其所以論制之法持行之時
則用之而天下服矣自燕溪齊岱至渤海
恒山喻天子之劒以天下爲之自五行刑
德至下絶地紀喻神之無時無方也唯神
人可以御神器故臣諸侯而天下服此唐

虞三代已試之效也莊子之所以爲劒者如此文王聞之芒然自失乃知已所好者非眞劒也諸侯以一國爲劒故以士言士者民之望也知勇居先故以爲鋒淸廉居次故以爲鍔賢良倚以爲幹者故爲脊忠聖植以爲本者故爲鐔豪傑則吾所持而行者故以爲鋏爲國者觀其所以爲鋒鍔鐔鋏者合與否則器之利不利國之安危可知也天下一國大小雖殊其所以用之者在精神之運則一而已及問庶人之劒

則正指王之所好以救其失劒士皆服斃其處明所以勝剛强者如此而已矣

疑獨註人情之所篤好者物不能奪况居人上勢高心侈言不可入道不可化者乎故趙文王喜劒而莊子以劒士見因其所

好寓意於其間陳天人之道及天子諸侯庶人之事以感動之遂能止文王好劒之弊言天子之劒必以鄰國與夫山海之險爲之鋒鍔鐔鋏包裹而繞帶之制論以五行刑德開持以陰陽四時故能逆之無前

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非天下至
神孰能與於此至論諸侯之劒則資治於
人故以知勇清廉忠聖豪傑爲鋒鍔鐔鋏
是以用之如雷霆之震無不賓服者矣又
問庶人之劒答以即日所好無異鬬雞氣
盡力憊而死言用小術不足以治國也與
齊宣王好勇孟子對以犬勇義同王聞其
語心懐愧負繞食而不敢餐於是不出宫
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謂聞莊子之言能
悔過也

碧虛註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法天地神化法四時故政修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是以天下爲劒豈直太阿干將比哉趙文王之喜劒儆吏所以進說其旨在乎神武而不殺者

也古有寶劒名曰含光視之不見觸之不覺影無曲直響無清濁匣於廟堂之上則威懾四夷用於敵國之際則一童子佩之却三軍之衆若乃示之以中虛開之以外漠運之以無形發之以無作進退而鸞舞

麟振屈伸而鳳騫龍躍又何事乎杖御長短敦校遲速擊搏腰領斬斫死傷而弗休止耶夫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劒者一夫之勇象於鬭雞一旦命已殂矣何用於萬乘之國哉

劉槩註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其不與已同雖利不從不見所利雖大不慕也莊子論道是篇及於辭人說客之言者蓋寓至理於微眇必假言而後獲也物

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相非而欲以不同蘄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石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鄙庶人者彼將慕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賓四封下則斬頸領者彼將就其所利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調而應之物而

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己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劒似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鬳齋云垂冠不高其冠如世所謂烈士巾曼胡纓魯短後不襜也語難以語相詰難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發後先至將擊必匿之勢敦斷也以劒相擊斷鐔劒刃鋏劒把四時五行日月陰陽皆順造化自然

之意上決浮雲下絶地紀形容其所用廣
大三繞所食之地而不敢坐愧弗自安王
旣感悟不用此戯劒士皆退服自斃於所
居之處也
褚氏統論南華立言明道高越九天深
窮九地闢闔造化鬼神莫測及其引事
物以爲喻則不出乎人間世之談而玄
機妙義隱然于中有足以覺人心救時
弊者說劒一篇辭雄旨微鏗鍧千載豈
浪鳴哉漢書司馬氏在趙者以傳劒論

顯則劒術其來尚矣故漆園借此以發胷中之奇或者泥於形似遂認爲說客縱横之論經意一失指夜光爲魚目者有之伯秀不揆淺陋竊考南華所以言之旨申爲說云趙國以喻一身文王喜劒心牽於利欲之譬也太子悝患之猶志有所覺而不能制心之失求莊子止王所好喻推理以勝之也所陳三劒言其理有優劣具眼決擇差等見矣十步一人言其鋒莫當千里不留行言其用

捷速養神之全者似之天子以鄰國為固諸侯以賢士為幹庶人恃匹夫之勇耳以趙王之尊而好庶人之劍是昧德性之至貴趨物欲之至卑日夜相擊於前又惡保其無損鬬雞之喻卑之甚也欲有以救其失而復其初非繩以至理不可及其理勝欲消所存者正性則𧷤毒刃為神器亦無所事乎心矣此由失以求復不免艱難而得之是謂勉强而行成功一也所云天子諸侯庶人三劍

之等殊喻稟性之厚薄趨向之高下而成功有優劣也古之君天下神武而不殺者皆得此劒以神其用豈直太阿干將比哉於是趙王繞食而不能餐禮義悅心芻豢有不足美者使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言心以動虧性由靜得得性者復吾本來之真亦由無所得也趙王不出宮三月則能守之以靜養之以虛成性存存而不變矣劒士皆服斃其處以喻即時心死蓋工技者去和技

者息回視所謂神器亦與之俱化又何有天子庶人之別哉從太子之請而辭其幣與魯仲連存邯鄲而不受千金義同卒能止趙王之戲好而安其國茲又寓治道於其中而不廢也蓋南華痛憫世人眈於物欲失性而不自知故創爲是論以明復性者在乎中有所主防欲如讐心纔有覺即推理以勝之不待乎劒士夾門日夜相擊然後求夫善說者以止之也此寓道於技以立言而解者

往往以外象求合使正大之理爲之久
湮併陷至言於辯者之圄可爲太息茲
因鑽研至極遂悟反流歸源庶符立言
本意云予玄於是經得其心髓雄文奧
論與之並駕爭驅獨此篇不著一語使
人深造而自得之也恐或者於此乎致
疑故不得不辯

[illegible]大經義海集 撰要之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傳一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漁父第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

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曰非也侯王之佐與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求之至澤畔方將杖拏而引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

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
子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
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
相應天之理也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
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

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亂莫大焉官
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
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
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
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

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以傷庶物諸侯暴亂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上無君侯有司之勢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

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

人謂之憊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曰丘也再逐於魯削迹於衞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

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閒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脩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

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真者所以受於天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禄禄而受變於俗故不

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

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

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

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郭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蠉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至命固所以爲至人之道也

呂註孔子體性抱神以遊世俗則豈有漁父之譏哉所以言此者蓋世之學孔子者不過其迹故寓言於漁父以明孔子之所貴者非世俗所知孔子貢之告漁父者乃世儒所知孔子者也夫天下雖大亦物而已

孔子之所以爲孔子者孰肯以物爲事故道之眞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誠如子貢所言非其任而爲其事則其分於道也豈不遠哉八疵四病宜其不免也觀後世得孔子之迹者而考其所爲則莊子

之言千載之下猶親見之得不謂之神人乎疑獨註莊子寓言於漁父以明七十而從心然後造至命之地則六十九以前皆孔子經世之迹也其間八疵四病亦人情所不免者聖人順人情而制法其見於言行

之際固亦未嘗不即此而心蓋已離之矣莊子寓言以非其迹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各有其序所論疵病切中事宜然則孔子稱六十九而無所得豈非以未能從心耶若夫從心則服仁義行忠信飾禮樂選人倫凡所以治天下者皆非其眞猶因指見月而指非月也孔子至此亦無所事乎受教漁父亦不可容聲故曰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俱相忘於無言也

碧虛註四民著業則不爲世利所滑事應

所感故豐足而無憂志小者無圖大之謀
失御者寡持執之術故功不立而祿不守
也謀而不當言而不信役重則工麤責多
則貢惡悖道生怨故有後期而致者變宜
則不和易常則傷物怒深則暴亂憤極則
攘伐禮樂煩則人淫食稅多則窮匱能反
而修之疵病免矣歷聘諸國而欲無謗猶
奔塵而欲衣不緇冒雨而欲巾不濕也在
物還物屬人還人修身守真彼我無累真
者自然之性內發於精誠外感於天人其

用於人理也忠孝哀樂各得其宜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禮者世教真者天性愚者恤於人變於俗故於道則不足也漁父之道不經不營淡然無欲而衆美從之仲尼所以歸敬也

劉槩註同於己則是之故趙王以莊子爲賢異於己則非之故暴跖以仲尼爲盜無同也無異也唯道所在吾將致其所尊而盡言之此漁父之篇所以作而必寓言於孔子也夫天真與人理相去遠矣而其本

末先後未嘗相廢眞積於内神動於外刑名禮法之用又其外者焉仲尼明憂患與故以與民同將以利天下守眞之士亦旦致貴愛於身老氏嘗謂貴愛以身爲天下然後可以寄託天下則其利天下之術固有不治而治者矣此孔子之所取也若夫長沮桀溺之潔身而亂倫未嘗不辭而闢之以此知寓言之意有所在也
儒齋云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稱譽詐僞譽所不當譽以敗惡人毀所不當毀以顔

色授人之好曰顏適無善惡皆欲其悅已曰兩容八疵四病人之大患去此乃可語道也漁父謂凡夫子所爲皆爲人而已所以不免世謗若修身而守真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今不求諸身而汲汲爲人不亦外乎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強哭強笑強親與其真者六句甚切當真在內者神動於外禮者文飾於外世俗之爲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不知天爵之貴者以世俗之祿爲祿甘爲流俗所化故

但見其常慊然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此
又爲學者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
以敬之
褚氏管見漁父或謂范蠡扁舟五湖屈
原澤畔所逢者竊謂亦不必泥其人但
隱德藏輝潛身湖海若太公望嚴子陵
張志和陸龜蒙之徒其閒有併姓名俱
隱者豈得而盡考緇帷言林木茂密晻
如帷幄因以爲名南華寓言於漁父孔
子問答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意同

蓋孔子爲人心切則經世迹著所以人得而擬議故漁父告之以去疵遠患修身守眞而還遂以物與人夫名亦物也造物者所靳過分則忌之眞者在己之良貴外物不足比人而不知貴眞則中無所主祿祿而受變於俗也宜矣長影惡迹及强哭强怒二喻甚精當事親則慈孝以下一段大有益於治道有以見漁父亦非獨善其身者用舍有時耳孔子聞言而悟願棄所學而卒受教蓋治世

有爲者聞無爲之益不得不宗焉刺船
而去示過化而無留迹待水波定不聞
拏音而後敢乗則一聆至言心悦誠服
其人雖往敬猶存也凡漁父所言明世
俗之知孔子者不過如此特其行世之

迹耳唯南華得夫子之心指其迹而非
之則所謂眞者可默契矣世人多病是
經訾孔子余謂南華之於孔子獨得其
所以尊之妙正言若反蓋謂是也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八

共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傳二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　傳二

武林道士褚　伯秀學

列御寇第一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内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鎭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韲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羮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況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

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足走暨乎

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

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郭註漿謂賣漿之家先饋言其敬已內不
解則外矜飾舉動盤辟而成光儀外鎮人
心內實不足以服物若鎮其物由乎內實則
使人貴老之情篤也以美其形動物則所患
亂生矣夫漿人權輕利薄爲可無求於人苟
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任平
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先
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必將有感

則與本性動也細巧入人為小言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呂註聖人被褐懷玉全其形生其藏身也不厭深眇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誠發於形而成先可諜而知非藏身之道也食於十漿其半先饋是有以外鎮人心使之輕乎貴老而重已則韲其患而自貽也韲同齎唯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乃能使人無保也出異則藏用不密感豫則搖

而本性養心存神之大患故以莫告而小言者爲毒而莫覺莫悟妄不可謂之相孰也孰言其熏蒸而至於成爲學者日益故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爲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故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疑獨註內未能解脫故見外而成光謀有密察之意不能內隱其德故有外鎮之迹則人皆逐外而輕乎貴者鑿者物碎而雜亂之貌謂德性未造懸解而密察之心形

于外患由之而雜生矣夫獎人利薄權輕猶競趨我況萬乘之主身勞知盡求賢爲助必將責我以功所以驚也善哉觀乎言非徒見彼而能反觀也禮見尊者脫屨而升堂戶外屨滿言歸之者衆果爲人所保

也發藥謂善言教人如藥治病夫列子能盡性矣而未至於命未能遺形滅迹故爲人所保非列子使之保而不能使人無保也經云使天下兼忘我難是矣物我兩忘者物感則應焉用豫出異人之迹而使之

來感耶必且有感則揺動汝之本性外物
得以入之與汝遊者又莫汝告而以諂佞
入汝乃人毒也不能覺汝之迷曷為相孰
孰猶知也相知則孰矣巧知之人不免憂
勞非巧非知則無能而飽食遨遊汎若不
繫之舟也
碧虛註内誠不解心未虛形諜成光事威
儀也以外鎮人心使人畏其光彩輕乎貴
老而尊我恐其患亂生也賈利不多而遇
我若此況萬乘之主乎主尚賢則其責任

不輕是以驚也戶外屨滿人果保附垂訓
苦口猶醫之發藥有迹故人保附無心則
人莫知列子能不失德矣未能支離其德
也感物悅豫有心出異揺汝本性理何可
堪從遊之人皆出汝下忠告莫聞唯事巧
毒誰何明曉以相規戒哉且人來保汝不
求無爲而必學巧知唯聖人知其然也故
虛懷無繫委任群材無勞無憂飽食遨遊
而已
慮齋云誠積於中而未化形容動成光儀

所以人敬之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被鬼神覷破即此意貴者老者人所當敬令反輕彼而敬我蹔猶聚言其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賣漿之家敬我若此况爲君者乎君方身勞知竭必將求我爲用使效其成功此乃蹔其所患人將歸向保汝

爲師矣此保字便有不足之意看敬人之見又高一著古人坐席必脫屨而入急於迎敬人不及穿屨提之而走也不能使人無保汝即是使人忘我難而焉用之言汝

何以致此人感動悅豫若此汝必不能自晦乎異出見乎外且揺動汝之本性尤無益也汝朋友又無相規正者則終身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如何巧者必自勞知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則飽食嬉遊而已此段文歸結在一虗字上真奇筆也

此章全見列子止於何相孰也其閒有三兩字不同南華添巧者以下數句總結前義愈覺精彩如光弼之將子儀軍

也按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則此五漿先饋當在居鄭之前然見饋漿而驚其察人撿已亦微矣戶外屨滿則是不能韜晦人爭趨而保附之汝焉用此感悅之道出異以動人耶凡有以感

人者必先搖其本性彼方從而化之又何說也我若無心鬼神莫能測況於人乎汝之朋友又莫汝告徒以巧佞入人而汝莫覺悟何相熏蒸習熟若此古文孰與孰同爭任巧知以勞以憂無肯安

於無能者此無能猶云無爲也無爲故無求飽食以遨遊汎若舟之不繫亦虛而已矣碧虛照列子本文作無多餘之贏

鄭人緩也呻唯於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楸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

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形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郭註翟緩弟名緩怨父助弟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巳能爲儒又化弟令墨弟受巳化而不能視巳爲良師遂使怨死精誠之至故爲楸柏之實夫造物以下莊子辭也積習之功爲報報其性不報其爲然則習

學之功成性而已豈爲之哉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緩自美其儒謂已有積學之功而不知其自然也夫有其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穿并所以導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

所穿無性則無所詠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矜而有之不亦妄乎觀緩之謬以爲學父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爲於其間也夫仍自然之能以爲已功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聖人無安無不安順

百姓之心所安相與異所以爲衆人也
呂註緩自爲儒而使弟爲墨以至相與辯
其父助翟而緩自殺皆其人而已若緩之
所以爲儒翟之所以爲墨則其人之天也
論其人則父子兄弟不一其身儒墨不同
其業論其人之天則一而已其父之所夢
者乃緩之天緩之天即其弟之天而緩不
自緩矣言彼之爲墨天實使之良者受之
於性非學所能亦天而已謂其弟爲而子
自謂巳之天爲良則忘其父子兄弟之辭

學儒而儒學墨而墨與緩之爲栢實乃其所以報皆天使之也而人不知所以使已助人者未嘗異也乃以已爲有以異於人至於賤其親如緩之所爲可不悲哉此與齊人以井爲已有而至於相捽者無異世之不知其天而賤彼貴我者皆緩也原其所以失性如彼者以其有知而已有德者以不知所以全其天也況有道者乎有知則遁天遁天倍情則不免於復是以古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安衆人安其

所不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
疑獨註呻吟誦詠之聲裘氏地名儒者之
成名必至於通天地人而後已吟詠三年
而得之者特其粗耳當時通儒已不可得
如緩者鄭國用之河潤喻澤及之遠三族
父母妻也緩之為儒弟之為墨蓋因其性
分以充之而各以其術辯爭是非父助翟
而緩自殺又託夢於父謂教汝子為墨者
予也翟不能順已而父又助之予所以怨
死其真性已化為楸柏之實矣良如良心

良能之良知能與心皆出於眞性謂之良楸柏堅固後凋言爲儒之性不可變人各有一天學者所以充其可欲也造物之所與人不能强無之造物所不與人不能强有之此緩翟儒墨之分雖父之尊嚴兄之愛友不可得而移蓋彼有一天使之如彼也夫人之以其所見有異於人而賤其親皆由學術之偏此雖人也亦有天存焉齊人之井飲者相捽汲水而不知其源猶當時爲儒者執其末以爭是非學不至於命

則無由知其本有德者猶能以不知爲知而不自矜況爲道者乎天刑謂命之自然而不可逃緩乃欲遁之莊子所以不取所安者仁不安者不仁皆人道也若天道則無安無不安乘理應時而已矣

碧虛註緩以積憤而自殺父以妄念而成夢塚上楸柏成實言其堅貞不化鍾此歲寒之資以爲信也夫離曠之性本聰明故造物報之以聰明彼性本有者報之於彼形非緩自能爲儒又能教弟爲墨也學者

爭教而相辯無異井飲而相捽皆勝心所
使唯有德者則不欲人知又況爲道者乎
遁天之刑謂棄蔑天理而自就刑戮也聖
人安其鶴脛之長而不續鳧脛之短衆人
反此故天理人事悖矣

膚齋云河潤九里澤及之廣以其餘資使
弟從墨學學不同而論異父愛翟而助之
緩怨父而自殺遂見夢於父曰資給汝子
爲墨者我之餘澤也今爭而致殺何不視
我家上松柏已成實矣言其死之久良是

埌音浪冢也莊子從而斷之曰緩謂己能使弟爲墨而不知造物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人之得於天者爲應彼學墨而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而成也彼故使彼上彼

指造物下彼指其弟夫人謂緩也齊人之井飲相捽私有其水所見與緩同夫有德者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遁謂棄其天理刑謂得罪於造物也

人各有正性得之於天而不可移緩之

爲儒翟之爲墨皆天性本有假學以成之耳儒師堯舜墨師大禹皆學於聖人儒主中庸墨則流於兼愛過猶不及故聖門不取焉當時儒墨並行皆是以致貴顯緩乃自謂己能爲儒又能使弟爲墨以此自多二教指趣不同遂相與辯其父不能槩之以理而偏助翟爲緩者當順處而徐悟之天性無不復之理何遽至怨父而自殺其所損亦多矣餘憤未消猶見夢於父謂何不試視己冢上

其精靈已化爲楸柏之實實猶質也言其堅貞不變眞性猶存莊子於是斷之曰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猶復天言性也緩之化爲異物不復其形矣而能見夢以自陳其性未嘗滅也彼故使彼彼結上文言人形非久性必有歸一念所存不可泯也緩以怨憤而死性猶不滅而化爲堅貞之木然則養生得理盡年遺累順化而復初者其眞性所歸當如何哉鄭人之爲楸柏

語之似怪按夸父之生鄧林則亦或有之蓋有情無情生化何極舉不離乎形器之變幻人處其中而不自知所以與之俱化若知有所謂無形而不變者則不受物化而化能物矣夫人至皆緩也

所以責世儒之陋所見若是何望其通三才而理萬物有德者以不知言緩所以失道爲有知而分别耳渾然不知所以全其天也遁天之刑訓解不一詳下文所安所不安即其證或析爲别章遂

至經意不貫言緩遁逃自然之理而棄背父子兄弟之天是不安其所安怨憤而自之於刑戮是安其所不安也南華以遁天之刑一語結緩之公案所以爲後世不安天理而狠愎自戕者之戒云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九十九廿[illegible]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

傳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　傳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二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

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暝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郭註知雖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事在於適無貴遠功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所見則乖逆生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矣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苞苴以遺竿牘以問小

知所徇也昏於小務所得者淺而欲兼濟
導物經虛涉遠志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
而失致是以至人泊然無為任其天行為
知則所得者細必任性大寧而後為至也
呂註之天之人之分此無為謂所以云任
屈似之知與黃帝終不近也龍之為物其
變化有似乎聖知屠則絕棄之謂單千金
之家空其所有也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
事於絕棄矣此之天之全者也兵莫憯乎
志鏌鋣為下聖人之才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則可必也然而未嘗必歸之天而已是以必不必則不爲不得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順於兵而行有求有恃之而亡者矣小夫之知不離問遺之間則是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

虛非其任也此所以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則不能太一形虛矣唯聖人歸精神乎無始而甘暝乎無何有之鄉至其動也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乃所以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者也夫心之爲物莫知其

鄉亦大矣而其知不離乎苞苴竿牘之間此其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爲可悲也

疑獨註聖人非有意於言不得已而應物孔孟之心一而言不同者以此楊子在可以不言之時而以言爲悅意之所歸亦無異於孔孟其相去一間者在言與不言之間耳故曰知道易勿言難道勝於物乃能不言此以言與不言分天人其實未嘗相離也世俗人爲之欲熾故所以矯之屠龍者士之妙技然而無所施用言莊子之學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務無益之功故術不可不謹也順者命必者義聖人於義有可必之勢而處之以順蓋有命也故無兵衆人於義無可必之勢又不知命而行之以必故多兵孟子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此以必不必也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此以不必必之也兵非在外喜怒交戰於胷中者是也然喜怒亦人所不能免順而行之有求可得恃而用之則亡不可不節也苞苴香草以行祀禮竿牘書

簡以通誠意皆世俗小夫所爲徒敝精神於蹇淺非兼濟導物求合於太一形虛之道也如此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太一數之始太初氣之始於形虛言太一於形累言太初虛不可無數累嫌於不虛故也無始未有始之先無何有太虛也水於藏爲腎主精衆人役精神於事物坐馳於嗜欲之境至人藏精神於無始甘瞑於何有之鄉衆人之水流乎有形故易竭至人之水流乎無形故無窮發泄乎太清無

所不之也而小天不知大寧之道亦可悲夫

碧虛註心有是非而默然天也心有惻隱而形言人也天而不人則常存内照孰可歎哉志汗漫者所學虛大技崛奇者其益

支離龍者變化之物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不可的視又惡可得而屠設爲此大言耳至於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則深有旨云外物不可必故至人儻然任之以免恚忤若强欲必之則有抉眼藏血之禍可不謹歟

庚桑子曰懷烝未發兵也豈止鋒鏑之慘而已敝精神乎蹇淺小有所志大有所亡也迷惑宇宙不知大初者所謂目察秋毫而不覩泰華耳調絲竹而不聞雷霆也歸精神乎無始則匿其聰明甘瞑於無何有

則抱其虛曠故能知行乎寥廓施用於寂寞今汝乃緣標末而喪大本是可悲也

鬳齋云勿言難謂難於忘言知道而忘言則離人絕迹與天為徒矣竭家資以學屠龍學成而無所用莊子自喻其道大而未

有所施也聖人以必不必即知其所不知衆人以不可必之事爲可必故多爭競用兵爭之大者若順其爭心則行於世者皆有求敵之意以爭自恃亡身而已饋遺書問皆褰淺之事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所以迷惑乎宇宙爲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至人則歸精神於無物之始而安處無爲之地甘瞑善睡以喻安處水流人見其有形不知實出於無形及其發泄

而去又歸於太清之虛無世人不知事物之終始亦猶水然知在毫毛所見者小大寧即無爲自然之理無所不包也

知道而言知之事也知道忘言聖之事也聖則天矣知者言道猶足以弘教誨人未爲深失也世有淺學謏聞而矜衒自足者口雖不言而形色已言又何足以知古人契合天理之妙哉屠龍諸解多貽題與經意不侔唯呂註得其旨碧虛以無益名章亦失之今擬易名忘妙

章併述管見云人從學求道猶入海求
龍然而見龍者少見而能屠者又幾何
人蓋以喻學道之難而見道能忘爲尤
難也始於求龍而得見則知吾身有無
窮之變化終於得龍而能屠則明吾道
有不形之至神龍非尸居莫見當求諸
恍惚窅冥之間屠非刀刃所加故超乎
砉嚮肯綮之外窮神極妙豈桑林之舞
所能形容哉單千金之家即是空諸所
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則一

以神遇能解俱忘不知龍爲何物屠者
何人也禪宗有云龍牙山中龍一見便
心息即此初段工夫竊詳屠龍四句文
絶奇而語甚簡義與庖丁大章並驅彼
章末則猶存用此則體寘而用亦忘所

以爲至聖人以必不必有者亦無之衆
人以不必必無者强欲有之也兵謂嗜
欲交戰於中者其有無亦在人而已凡
順於兵者欲行有求之志不悟恃之而
至於亡小知從事遺問以敝精神是亦

自兵也何望乎志存兼濟以導天下之物理窮太一以形天下之虛太一數之始萬物自此離無入有以形相禪生生化化而不息者也衆人迷惑乎宇宙蓋以今之形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至人則歸精神於無始即太初無何有之鄉是也水爲五行之首可見而不可執有形而又無形故形降則流潤乎萬物氣騰則發泄乎太清隨陰陽而運成造化之功者有在於是世人則役知於細微

而不知有大寧之道同天運而不息大
寧即眞性之未動此心之未萌物感而
應即天一之生水發泄乎太清之謂也
宋人曹商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
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
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
寤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
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
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
其痔耶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郭註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
遠恬淡者遺榮也
呂註凡賤其身以干澤者皆舐痔之徒也
疑獨註曹商得車而誇咤莊子引醫痔爲
喻鄙之之甚也
碧虛註治愈下而得愈多是以抱道者遺
榮貪利者忘辱也
鬳齋云痤亦癰類醫愈下而賞愈厚鄙其
汙辱不足貴也
曹商以車自侈南華以道自尊車侈一

時而遺臭無窮道尊萬世而流芳不歇
人之趨向可不謹耶
魯哀公問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
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
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
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
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
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
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
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郭註至人以民靜爲安一爲貞幹則遺跡萬世飾競於仁義雕畫其毛彩百姓旣危至人亦無以爲安也飾畫則非任眞將令後世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後世人君慕仲尼之遐軌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下相習不自知也令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復自得於體中也彼百姓汝哀公各自有所

宜相效則失真此即令之見驗效彼非所以養已正不可也此為後世慮明不謂當時治之則偽故聖人不治布而識之則非芻狗萬物商賈不齒況士君子乎要能施惠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

此百姓之大情也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捶楚桎梏靜而當則內外無刑不由明坦之塗謂之宵人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也

呂註易以貞為事之幹天下之動正夫一

者也唯忘心可以致一致一所以爲貞幹爲天下國家者儻不知此而徒欲任聖知以爲治其弊必至於如所言也夫道法自然猶鵠之不日浴而白有聖知爲之累則是飾羽而畫也羽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爲之巧猶從事華辭以大爲小名實殽亂事不出乎自然則皆强爲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若然者不能忘心而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所以爲民也何足以上民哉道之所以不可與人者以其中無主

而不正也則彼仲尼能宜汝與抑予自順
養與唯絕學而心養者乃所以致一也徒
欲以聖人爲貞誤而可矣非所以爲正
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若雲行雨施則何
不忘之有商賈不與士齒古禮也以事齒
之禮之變也神者不齒人之性也貴義而

賤利禮實出於人之性至於好利而忘義
者失其本心故也金與木刑人之體動與
過刑人之心寂然不動者心之正動無非
邪也有爲而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否則皆

過而已楊子云晝人之過過少夜人之過多宵即夜之謂爲道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内外刑者猶爲宵人耳唯眞人寂然而爲緣於不得已内外之刑安能累哉

疑獨註哀公知仲尼之粗故欲用以爲貞幹衆事之動歸乎貞猶衆枝之生附乎幹也顔闔謂使仲尼治國非唯不治適足以危國方且修飾羽儀盛其文彩從事華辭則不務實以支爲指則喪其本性有所欲忍而制之言其非眞以此視民而不知民

之不信己使後世之治天下者見其迹則
以心受之以神寧之而不能外形骸以順
性命何足以爲民上哉且民與哀公各有
性命之宜又豈必效汝與若欲效彼予非
所以養也欲以仲尼爲貞幹以誤言之則

可正言之不可也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
恐後世殉迹成弊不若任其自然布如泉
布用有輕重施人而不忘此人布也天布
則施者不見其物受者不知其恩人布則
施而務報商賈猶不齒之雖以事齒之神

者弗益事與道殊也金與木害人四肢動
與過害人五藏宵人即小人之暗昧者故
不逃内外之刑始於陰陽之患不能反則
金木及之唯真人乃能免此
碧虛註繪畫羽毛以爲飾支蔓華辭以爲
文刻意臨民故俗多僞受事以勞其心宰
物以役其神已將自病何暇治民哉汝與
顓與并音黨與之與予從推與音彼指仲
尼汝爾衆也言仲尼之德宜衆黨與推予
養衆誤試用之未知可否離實學僞不若

已之施政而欲民不忘其德非無心也雖
負販之徒尚有不望報者況士君子乎有
惠有報俗情所稱無惠無報神理所尚因
惠責報刑害生焉外刑金木內刑動過顯
明幽暗俱不可逃是以作法者永炭戰於
內犯令者斧鉞戮於外上下俱失其和何
望乎平治哉
虞齋云貞幹猶云賢輔貞固足以幹事也
既畫彩色又飾以羽毛言文藻之甚以支
爲指不知本也忍性矯激臨民之上以示

之自不知其不眞實也受乎心者心著乎此故神識以此爲主宰何足以長民宜猶益頤養也汝若以彼爲賢而養之無益於汝誤汝則有之不如其已民可以不治治之有心於治則難治矣施政而不忘即有心於治譬商賈之人爲士者不屑與之齒因事偶相聚會其神亦不樂之彼有爲之人故有道者不屑與之俱也訊鞫問食猶日食之食病之也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唯眞人免此

哀公欲以仲尼爲佐觀其國政有瘳是
病而求醫也求之切者望必重故問諸
顏闔以印其心闔遂歷陳時賢之弊尚
之無益徒使殉迹生姦民愈難治仲尼
時賢之著者借以立論飾以羽毛加之
彩畫喻從事浮華之辭支離而不究本
源矯揉其性以示民而不知其不信己
而生姦以應之也物至則以心受之心
受物則神主之內不虛而外紛擾與民
同耳何足以上民闔又反問彼仲尼果

有益汝與汝能自願養其民與誤應是悟汝當於此省悟可也如上所言皆使人離實學僞非所以示勸於世不若勿爲之愈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實由爲民上者有以啓之若此所爲猶商賈之不

可與士齒雖一時以事齒之如社祭鄉飲之類其神亦不屑與之俱言其趨向不同賢不肖所以分也彼學僞之宵人宜其莫逃内外之刑矣宵人謂冥行而無知見雖處白日猶長夜也動謂心念

始差過則見諸行事過形而不可掩所以金木訊之陰陽食之食猶寇也眞人體純素而無爲何内外刑之能及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卅

傳三 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一

傳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列御寇第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

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郭註險於山川至去義若熱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但難知耳未爲無迹夫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觀所由察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呂註愿者少立故與益反長與不肖反順懁與達反達者質直而好義則非順懁也堅與緩緩與釬皆相反者故察之不可以一塗也

疑獨註山川之險有形人心之險無形天之運行有期人心變動無期考之山川之險與天之變化難明未若人心之爲甚也厚貌深情言其難測自貌愿而益至有緩而釬言人之情貌相反如此亦不能無迹

但爲難知耳莊子之九徵以迹觀心而知君子小人之所存也

碧虛註此言山川之險可覩人心之險難測有貌謹嚴而情益傲者有貌長厚而情不肖者有貌順急而情躁遠者有貌堅確

而情散緩者有貌徐緩而情急悍者其內外相反若此不可以一塗觀故君子用九徵之法忠者託遠而不變敬者密邇而不慢能者任繁而不敗知者應變而不窮信者守約而不渝仁者臨財而不欺節者固危而不易則者酣飲而不亂清者涵處而不汙若不積之行事而以風鑑取人未足以盡君子小人之情實也

儒齋云有貌雖愿厚而實求益利者有內抱所長而外若不肖者有柔順懍急而反

達理者有似堅剛而實緩弱者有若寬緩而實悁急者此言人之不可知若渴言其銳進若熱言其速退以九徵驗人賢不肖見矣此段議論甚正借為孔子之言則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天有寒暑晴雨之變可以度數測也地有山川澗谷之險可以梯航濟也人心方寸其變其險有不可測不可濟者何耶人心操存舍亡出入無時是為難知難見者然有所履而形見焉鑑貌察辭

亦可得其六七但彼文之以深厚則此
不免乎徵試其心正者形於動作無非
正其心邪者形於動作無非邪雖巧爲
矯飾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君子小人
所以分也其要在上之人欲不逾矩乎

易近民則天下之心猶一心也天下之
俗猶一家也何慮其難知何憂其難化
哉自親處至若熟言其內外相反自遠
使之至雜之處試其所守之堅以九徵
而得賢不肖之情固善矣然而已亦勞

只不若當事物之來示之以虛而徐觀
其眼目定動如見肺肝況又言而信之
安可逃於衡鑑耶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
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
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賊莫
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
內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
中德也者有以自好而呲其所不爲者也窮
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鬚長大壯麗

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佚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郭註唐謂堯許謂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有心為德非真德也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心為德猶之可也役心於眉睫之間僞已甚矣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敗矣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若中

無自好之情慾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失天下皆思奉之矣窮謂窮於受役天下未嘗窮於所短而常以所長自困緣循仗物而行偃侠不能俯執困畏怯弱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怯而靜乃厚其身耳仁義者天下皆望其愛愛有不周故多責偶然大恬解宵釋散也隨者泯然與化俱達者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呂註正考父至孰協辟許言器度大小有

如此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為賊矣德有心而心有眼知識具而敗其則賊莫大於是內視則所謂賊也五官之動迷而不反莫非凶也中德為首謂德有心有心則有我自是而非彼故有以自好而吡其所不為也八者俱過人則自裕故以是窮三者不若人則自強故通達孟子論孤臣孽子操心慮患義同知慧外通則物至勇動多怨仁義多責此明世俗之所美者非美所惡者非惡要在強行者有志以遺其

形而已人能於生而達之則所謂天而生者無以知為也傀然而已於知而達之者知吾之所知出於無知而未能無知肖之而已命者造物所為吾與造物為人故達大命者隨之而不去知窮達在天而不在我故達小命者遭之而不辭也

疑獨註一命士二命大夫三命卿也傴僂至循牆皆言退讓之威儀命愈增而讓愈加也不軌謂侮之呂距直腰貌卑上舞輕將之甚呼諸父以名傲慢之極堯許以天

下讓而彼不能故曰孰恊唐許此言君子受命而愈恭小人受命愈不遜德有心下德也上德則無心心有眼動心也靜心則無眼德有心則賊道心有眼則賊德道德喪則人偽生偽生則內視思慮營營敗其真性其凶德謂眼耳鼻舌心心為中德動則四者從之中有以自好人不為己之所好則訾毀之此心之賊也八者俱過人不免為人役所以窮三者不若人然得保其身所以達人有八極三必如形有六府自

然之理也知慧外通則傷其內勇動多怨則人怨之仁義則人望其愛而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傀者人之不能同於神也達命之情則同於神矣達於知者肖肖者其小道大數似不肖達大命者忘死生而無累樂天者也達小命者貧富壽夭遭則受之安之者也

碧虛註文子曰道有知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有心謂憎愛是非有眼謂馳逐景物內視謂明察分別去取也凶德謂

眼耳鼻舌心心主於中自好自是而訾其不同己者是謂內視內視而敗矣凡勝物之極者久必窮困畏不若人久必達此乘除之理知慧而務外勇動以招怨仁義而不周皆用失其宜非所以全身也故達生之情者大悟無係達於知者肖似愚拙達大命者隨順生死達小命者遇則安之何窮通之能累哉

鬳齋云德有心數句於學人分上最爲親切釋家謂之滲漏心又曰第二念爲德而

知其爲德則是有心於有心中又有思前筭後之意是又開一眼以此有眼之心而內視則千差萬別不復知有渾然者矣凶德指心耳眼鼻口有以自好言已有能而訾人所不能此心不可以學道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亦此意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三必言慊然不足有時而達緣循桒順偃佒隨起倒貌形有六府言人身中有此六箇蘊畜之地知慧勇敢仁義達生達知達命是也遭達者猶有得失委命

之心隨則聽之而無容心矣所言六府後以命字紬繹爲兩句結之此文法也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此段猶是哀公與顏闔問答曼衍餘意蓋謂聖賢處世不以窮達累其心三命而循牆以達爲懼也三命而名諸父以達而驕也皆不免寵辱驚心安足以協唐堯許由之高致哉堯之黃屋非心由之不肯越爼出處雖殊其心一也故用以結前章之義後又論世俗自好之弊而不知

窮達之由命也爲德而有心則分别生而惠不廣矣又役心而有見則知慮煩而内不静矣惠不廣則害德内不静則害心故爲賊之大内視謂忖度其所欲爲經營布置如在目前規擬其必成而敗亡繼之矣釋氏説五種眼唯天眼肉眼在面慧法佛眼皆在心彼心眼顯成德之效此心眼戒敗德之原不戒乎敗曷臻乎成二家之論相爲表裏凶德有五視聽言貌思之不由乎正者心主中

而爲首因有以自好謂人莫我及而訾
毀之此敗德之始加以四凶從之何惡
弗爲哉人能自中德而反之復猶未遠
轉凶爲吉在人力行耳八極三必亦奇
正相生循環之理猶人身府藏應陰陽

之盈虛消長而不自知也知慧所以養
德而用於外通於事則勇動而多怨仁
義所以廣惠而博濟爲難故不周而招
責達生者傀然恬解達知者消然忘知
大命隨而任之小命安於所遇賢人君

予所以窮通皆樂而世患莫及者以此
○予顚與予字難釋疑當是汝胥音消
義同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 其

傳四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傳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二　傳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列御冦第四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稺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

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鑑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郭註取富貴者必順乎民望若挾奇説乘天衢以攖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蹙死生情異各自當也

呂註世之冒險探嘗以徼寵名幸而不寤者皆探珠之類也此乃至人之所危而哀之彼用以驕穉人不亦謬乎莊子入於不死不生嘗以死爲南面王樂則太廟犧牲非所畏也而俗方危身傷生以蹈利故其制行如此

疑獨註緯蕭易食業之至賤一旦子沒淵得千金之珠必遭驪龍之睡也使驪龍而寤子之身安有哉今子得宋王之車何以異此又引太廟犧牲答聘使不以利祿累

其生也

碧虛註業緯蕭而獲珠何異不田而鬻生幸遭其睡亦險矣夫誇十乘而忘虀粉之禍却聘使而慕犧犢之生其賢愚之操可見矣

膚齋云驕穉者驕矜而孩視人緯蕭織蘆爲箔得珠遇龍睡喻人之取富貴皆危道也使其君覺悟禍必不輕奚微之有殘食無餘也太廟犧牲一段與龜曳尾於塗中意同

緯蕭一本作葦蕭言採薪以給食碧虛本從之其子沒淵泅戲得珠非所望也故亦不識爲奇而驪龍之睡寤曾弗介意父欲取石鍛試則有心矣且謂驪龍若寤將有粉身之禍幸一生於萬死淵其可復入哉此喻奪人所欲者禍必重縱瞰彼無心而得之僥倖不可再也奚微之有或疑微下逸軀字理蓋不然此四字正是奇筆虙齋說爲當犧牛之喻明不待釋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郭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不若任萬物之自平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

之必不合矣夫役其所見受役多矣安能
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
也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至順則無遠近
幽深皆各自得用發於彼而功藏於物若
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也

呂註得天地萬物之所一而同焉以爲體
則其生也備物以將形其死也以之爲齎
送非虛言也彼患烏鳶螻蟻之食則不免
爭奪之偏唯無心則無所爭奪于以平之
則平之至于以徵之則徵之至苟有心則

不無取舍失其常心是爲至不徵至不平也欲以平之則其平也不平欲以徵之則其徵也不徵猶之水也莫動則平大匠取法唯其平也故以平之則平唯其徵也故以徵之則徵凡今知所以爭奪者明而已

其不知者乃所以爲神也明者唯爲之使而神則徵之此明之所以不勝神也而愚者莫知所謂神獨恃其所見以入於人則用功於外安能反其性命之情哉

疑獨註先王制爲葬禮棺槨衣衾以掩其

形以盡人子之心而已非不知其神䰟歸天精魄反土形如蟬蛻遞化異物也爲人子者有所不忍先王因人心所有而節文之莊子非不知古人制禮之意而自處如此者蓋當時禮文過侈務厚葬以相勝不

獨盡其心而已故高言以矯之欲其反本復朴也以天地爲棺槨亦有以見其巳至於命則凡在命之下有形有象者皆爲巳所役故萬物備於我而無求也至人之處巳者如此若夫處人則有先王之禮在且

形骸之委於地上與地下皆不免爲物所
食奪彼乎此不免於偏聖人存神不存形
者以此夫平平者不平徵者不徵以不
平平天下則天下自平非有心於平之也
以不徵徵天下則天下自徵非有心於徵
之也天下有平則有不平平出於不平則
無不平矣萬物有徵則有不徵徵出於不
徵則無不徵矣唯平與徵神者主之則明
者爲之役神者天道明者人道故明不勝
神也世之愚者恃其所見由明以入於人

而滅其天用功於外而不知有內可不悲
哉
碧虛註璧玉珠璣冨者用以飾棺令以日
月星辰爲之豈不備耶任烏鳶螻蟻爲兩
平奪彼予此爲不平以偏見平萬物萬物

何由而平以偏見應群動群動何由而應
分別爲明明者受役神則冥漠虛通物無
不應分別有盡冥漠無窮是爲明不勝神
也而世之愚者恃己所見探彼隱情奪爲
我有用功於外而不知反至人所以興歎

也

慮齋註此章譏當時厚葬之弊奪烏鳶而予螻蟻見之偏也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之則其平者亦不平矣物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本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而已明不勝神言有心不能勝無爲而愚者恃其私見入於人爲求功於外可悲也夫

古者因山為墳不封不樹上無通臭下不及泉務藏形而已則棺衾之朴素葬具之簡約可知後世習尚浮侈璧玉珠璣生前受用已為過矣用之以飾棺則明器之繁夥塋隧之雄廣固不待言葢

由據尊恃貴厚享於前則送終之禮勢不容薄歷觀古之侈葬如虎丘驪山者自以為固可千萬年終不免為大盜積耳今南華弟子欲厚葬其師是亦人心所當盡然猶蹈俗習故慨謂吾以天地

爲棺槨達哉斯言古所未道楊王孫裸
葬之說劉伯倫荷鍤之意皆自此發夫
旣委形于地則烏鳶螻蟻何以自免曰
吾之生也蓋本於無而外蒸蚤蝨內變
蟯蚘皆因我而有及其死也猶蜩甲蛇
蛻委之而往神則無不之也又何烏鳶
螻蟻之足慮哉明謂形之可見者必藉
形中不可見者主之欲動而動欲止而
止其中有信即此所謂徵也不平者形
形有貧富壽夭之殊神之在人則一以

神觀物無有不平以形觀物則不平矣
徵者扣之而應感之則通若以不信視
物物亦不信之矣形本無徵取徵於神
以外求徵於内内重而外輕也若以内
求徵於外則其徵也不徵其徵也不徵

則其平也不平矣明者爲使動用有限
神者徵之靜體無極故曰明不勝神也
眞人立是論非唯矯時俗厚薄之弊抑
使後世學者所重在内而不在外所養
在神而不在形乎徵之由已出神明之

暫相須也信能造此則與天地爲一日
星參光棺槨而珠璧之非過論也
南華沖虛二真人應期弘教躋世清寧遺
訓流芳千古蒙惠二經旨趣互相發揮蓋
不可以優劣論然本經首載列子御風猶

有所待而後篇引用不一或議以漆園之
才縱横馳騁自出瓌奇何不可者而乃必
蹈沖虛之轍耶愚嘗考其所以云凡有德
者必有言言所以述行也行同而言異者
無之造極玄談古今一致直言曲喻正說

反說皆所以明道也南華樂道前賢之善舉其全章以寓己意者十有六其冥海章列文甚略莊子特詳焉故每章歸結則時見出藍之青精彩倍越莊子得列文而愈冨列文賴莊子而愈彰前謂御風有待猶以跡觀後取立言微妙則以心契編末又以御寇名篇明所舉之不隱歸趣之合轍也然而當篇所載列文無幾疑爲郭氏刪易之始乎饋漿之事戒其出異感人未幾而戶外屨滿不能使人無保也次以緩翟

交爭憤死化爲楸栢遁自然而之刑戮造
物者報其人之天也知道不言如天之運
知而言之其機淺矣是以屠龍技成無所
用巧用巧不足以效於屠龍甘舐痔者得
車愈多不多不足以雄其舐痔皆所以警

學徒而鍼時病也至於賴貞幹以扶國不
若休之悟動過之刑心當加謹只九徵用
而不肖得三命至而恭慢分八極三必之
不常一珠九殞而僅得又以喻處世應物
之多端貪名逐利之召患也儻能因其有

形反究夫未始有物則人間世之累可免
矣舍犧牛而爲孤犢亦在人篤信而力行
之篇末結以莊子死示幻形不足戀凡物
必有終也門人慮烏鳶之食猶以世眼觀
唯至人忘形任化無予奪之或偏體神用
明顯乎徵之不謬此其所以離人入天而
登假乎道也歟

傅五 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

傳六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下第一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導志書以導事禮以導行樂以導和易以導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
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
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
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
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

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天地之
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
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
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
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

將爲天下裂

郭註爲以其有爲則眞爲也眞爲則無僞矣又何加焉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根抱一而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凡天神至聖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仁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操稽之數民理既然聖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名本數明故末不離無乎不在所以爲備數度可明者雖多已踈外也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六

經散於天下皆道聖賢之迹尚復不能常稱用其迹而無統天下不免於亂故明聖賢之迹又未易也百家穿鑿各信偏見而不能都舉聖人統百姓之大情因爲之制百姓寄情於所統而忘其好惡故與一世

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國異政家殊俗所長不同不得常用未足備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萬物之理闇鬱聖王之道全人難遇故也古人之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道術流弊

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
而性命之情喪矣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所治方術
施之有爲爲不可加方術各不同則古之
道術果何在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

旣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
之所生明出則王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
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其體大同
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
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真

則不至聖人則全天體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兆變化此即神降而爲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爲王也由聖人而上與天同由聖人而下與人同者也以法爲分而不可犯以名爲表而不可亂以操爲驗而不可欺以稽爲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數多者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王之所成無不備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

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末度而不失其道不為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其大體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國史記其迹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導名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出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聖賢明而道德一學者得見其全不為奇方

異術所蔽及其亂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遍一曲之士而已天地有大美而判之萬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

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爲其所欲爲道術爲天下裂矣

疑獨註道術無乎不在方術則有存矣言道之體無不在道之用未嘗無在或謂之神謂之明或謂之聖謂之王或降或出或

生或成是果有在乎夫神者明之藏明者神之顯聖者王之始王者聖之終圓融和會使之無間猶四時之氣不同所以成歲功則一曰天曰神曰至曰聖君子百官其本末精粗雖不同皆不離乎一而已出而有別者宗生而不粗者精眞者精誠之至合天德而通乎道謂之聖人四者非同非異出入殊迹聖人出而爲君子則道德散而爲仁義禮樂又散而爲法名操稽以備百官之用又君子之緒餘也聖人散道以

致用故有法散同以立異故有分百官述法而不及道言分而不及用名者實之賓表者裏之外百官充名而不盡實充表而不及裏所操者行而有驗乎外所稽者智而決出乎果其數一二三四即名法守具也器有小大識有遠近故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所以養民也化之而蕃息居之而富藏老弱孤寡有以給神明天地有以配然後育萬物使之順性和天下使之時應而其澤流於百姓也本數

言其精末度言其粗明而有係此道所以備而無乎不在也其微而在性命者可傳以心法所不能傳可有諸已史所不能有明而在數度詩書者法史搢紳能明之六經各有所道同歸于治而已夫老莊之槌蹝仁義欲矯枉以歸直也矯之太過又歸於枉至此獨以聖人六經爲言所以矯向之過枉者耳六經判而百家各是其所是道術所以不明時稱道於口不能以心體之致聖賢闇而不明道德二而不一各爲

其所欲爲私察以爲知私好以爲仁所以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其於内聖外王之道必不合矣

碧虚註天下方術各成一家以求有用於世道惡乎在哉言醇莫已去糟粕徒存也

然神降明出由於有道聖生王成非有二途以窈冥爲宗天人也精粹而無雜神人也守真而不僞至人也若乃宗自然之理本不德之功行虚通之途逃神妙之機斯乃治世聖人居域中之大統上三名者也

次論君子百官以仁義禮樂治天下熏然
慈和惠及萬物立法以定職分授名以表
性行觀操以驗才能稽考以決黜陟皆有
術數存焉道不足則用法法不足則用術
術不足則用權權不足則用勢勢不足則
反權權反術術反法法反道道則無爲而
自化也術者人君之密用群下不可妄窺
勢者制物之利器群下不可妄爲君有術
而臣得窺非術之奧者君有勢而臣得爲
非勢之重者要在先正名分不相侵奪然

後術可施而勢可專也百官以事相齒亦不出乎一二三四之序法名操稽之目用以教養萬民使無失業而已太古之時無法而自備非設法以備之也配神明則鬼無靈響醇天地則四時常若育萬物則年穀常豐和天下則人無夭惡所以仁及草木信及豚魚者由乎明本數係末度也主無爲而尊本數也天道也分守也臣有爲而累末度也地道也原省也本末之分在審之而已此道六通四辟而無礙凡天地

秋毫神靈形器推移轉徙無有入於無間

也其在陰陽律歷詩書禮樂者其數散於

天下百家之學時稱道之及其朴散時濠

世道交喪察察以自好不能相通爲用故

聖王之道不明而人各爲其所欲爲往而

不反日遠乎道矣道術爲天下裂學者之

不幸也

鬳齋云莊子於末篇論古今之學猶孟子

末篇聞知見知自篇首至將爲天下裂是

箇冒頭總序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

於家數中鄒魯之學乃述於總序則知此老亦以其所著書多矯激之言未甞不知聖門之學爲正人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人自是古之道術與仁術心術字同惡乎在即無乎不在有時中之意言學雖不同而道無不在也神降明出何由而見聖生王成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謂造化曰宗曰精曰眞皆與一字同但作文如此以天爲宗至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之意兆於變化則原於一熏然慈仁以氣

象言法有區別名有操準其所驗決亦各有據一二三四言其纖悉明備以衣食爲主教民務耕桑以老弱孤寡爲意發政施仁之本配神明四句言功用之大本末即精粗六通四辟無施不可也次序六經之

學分明是說孔子及散爲百家衆技天下多得其一端而察然以自夸猶耳目之不能相通於天地神明有所不備矣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不明人各以其所欲爲而自爲方術迷而不反道術將爲天

下裂一句結得甚力

此篇首論當時學者各殉已能以有所施用爲不可加而不知無爲自然之妙理所以遠乎道然則古之道術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後人自爲其方有以間

之國異家殊而流爲方術矣夫道術者所以配神明而行治政厚風教而通物情使民由之不知歸於自化上古聖君所以端拱無爲而視天民之阜也其神明之所降出則由事感而應雖爲非爲

聖生王成斯又神明施化之效自不離
於宗至謂之聖人所以成乎天則聖者
之事而神至在其中自以仁爲恩至謂
之君子所以成乎人則王者之事由道
而見於治故以内外言之次叙法名數
度詩書禮樂皆先王致治之具得其人
而後行者也道可配神明則可醇天地
德可育萬物則能和天下本數即所謂
一自一以往皆末也聖之所生以一爲
本王之所成因貳以濟本末相須而治

道備矣古者聖王之為治也憂其憂民也深非唯求理於一時直欲為法於萬世自道志至名分皆聖人致治之迹也施之天下而效有淺深見之事為而政有治亂者為聖賢之指不明道德之歸

不一學者徒貴已陳之芻狗治莫致而妖異興焉各得一端而自以為大全無異指蹄涔為東海也天地之大美非道不能備神明之形容非德不能稱彼自為其方者詎能造於是乎結章數語言

意激切有以見南華用心猶夫子時哉
之歎○有爲不可加爲下當曡爲字欲
焉應是欲爲詳文義可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三廿

[seal]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傳七

南華眞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　傳七

武林道士褚　儁　學

天下第二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黄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

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

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

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
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
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
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郭註勤儉則瘁故不暉然財有餘故急有
備太過太循不復度衆所能也物不足則
鬬令百姓勤儉有餘故以鬬爲非不怒但
自刻既自以爲是欲令萬物皆同已先王
則愁其群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

得也毀古禮樂嫌其侈靡物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令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太過雖欲饒天下非所以爲愛也獨成墨子道而非道德不類萬物之情其道觳而無潤使人憂悲難行不可爲聖人之道聖道使民各

得性之所樂則天下無難矣故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與物俱往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而未覩其性之適謂自苦爲盡理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爲墨於墨之中又相與別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皆願

爲之主以係其業意在不侈靡而備世急所以爲是爲之太過則非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爲治之下爲其眞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世無其輩枯槁不舍所以爲眞好才士而已非有德者也

呂註先王之治至於聲名文物之大備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非其常然也以繩墨自矯所以備世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夫道所以體常而盡變墨

予特見其備世之急遂以爲常所謂得一而察焉自好非可與人同也自作爲非樂至博不異皆爲之太過已之太循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儀今乃生不歌死不服不同先王毀古禮樂其儉薄如此非特不愛人亦不愛已矣墨子本以汎愛兼利爲心而不察人之不堪甘其苦而爲之以約失之者鮮則未敗墨子道也哀樂人所不免先聖爲之節文墨子使之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乎生勤死薄使人憂

悲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爲之太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已雖能任柰天下不堪何其去王道遠矣昔禹遭洪水其勞至於此所謂備世之急者墨子以爲常然則非也夫勤勞備世之意則是爲之太過天下不堪其行即非將使後世學者自苦以相進而已勤儉固難爲而墨子優爲之眞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疑獨註大道既喪諸子繼出有若墨翟滑釐者有若宋鈃尹文者其終若惠施之徒

相辯以數千言莊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墨教勤苦儉薄以逸樂侈靡爲非故使數度不暉而以繩墨自矯足以備世之急而財用有餘故墨翟之徒聞風而悅終爲之則太過終已之又太循生不歌故爲非樂以節用爲道故死無服其道使人各足而非鬭自刻故不怒好學而使物同己故博不異生勤死薄毀古禮樂不與先王同也自黃帝有咸池至周公作武明其生不歌之非自古之喪禮至士再重明其死無服之

非未敗言其終於敗也使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類乎言獨誰成墨而違萬物之情變也其道大觳使人難爲其去先王也遠矣蓋先王與民同患其道本諸人情非期於難行欲使天下皆如己也昔禹湮洪水決江河親櫛𣽏沐雨櫛風其勞形天下也如此後世效之以自苦爲極夫禹之道非墨也流習之弊則有所謂墨相里勤至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分別同學而異趨也以辯相訾以辭相應以最能

辯者爲聖人願爲之尸兾傳業也墨子之勤儉備患則是過於自苦則非言亂則居其上論治則居其下眞天下之好求其比類不可得墨子才近禹而道遠於禹所以不能無弊止於一墨而已

碧虛註墨氏之教不侈靡不暉耀勤儉厲己救世之急但儉嗇太過己能循而衆難遵非樂節用生憂死薄可謂大拂人情然而汎愛近仁兼利近義非鬭近禮不怒近知又好學而廣尚同則亦異乎流俗也其

與先王不合者毀古禮樂爲特甚自咸池至作武及棺槨之重數皆古禮樂也墨子則生不歌況絲竹乎死無服況珠玉乎以此自行固不情以此教人亦太忍終不免倍譎無倫之弊人之歌哭笑樂發乎本情令一切非而去之與世情不類矣枯斁無潤使人憂悲衆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任旣不合天下之情去王道遠矣墨子宗禹勤儉故稱其治水之功九滌天下之川謂九州之川滌除無壅腓無胈至置萬國皆載

其粗迹末造妙本而後世效之以自苦爲
極至有割肌膚斷肢節以徼福者此又學
墨之弊也相里勤之徒末敗墨子道者也
以辯博論大者爲師遂至清談好勝之弊
以勤儉備急則是以憂苦教人則非後世

效之亂之上也治何望焉然而好學勤篤
無對於天下强學立志教併仲尼亦才士
之美者也但所行失道德之正耳
鬳齋云不教後世以侈故不飾麗萬物不
以禮樂度數爲暉華拘束其身以矯世欲

天下之用有餘主於儉以足用言世人以
衣食不足故致爭亂也後之學墨者遂抑
遏太甚非樂節用墨子篇名以鬪爭爲非
不以怒爲道博不異者廣其說而尚同教
人愛己兩失其道不近人情故曰不類大

觳猶大朴其行難爲也逆天下之心而墨
子獨安之既不合人心非可以王天下墨
子稱道至形勞天下也如此述禹之功績
九讀同鳩鳩工而雜治之奇偶本異而曰
不忤此強辯之辭巨子墨學之大成者求

之不得言無復有斯人雖極其枯槁而為之不止可謂豪傑之士矣

不侈靡於萬物不暉耀於禮儀勤謹節儉以備世人之急此禹行之見於世者墨翟滑釐聞風而悅遂至為之太過而勤苦難行體之太循而枯槁無類作為非樂節用以教天下生不歌死不服即非樂節用之見於行者也況愛所以兼利非鬭所以不怒亦不失為賢厚也好學務博覩人同己則心猶好勝不能克

去其私至於毀古之禮樂則非獨悖乎聖典亦拂天下哀樂之情強民以難從人已俱不愛矣由是知墨子之道終於敗不可行於天下後世也當歌不歌當哭不哭其於人情不類矣生勤死薄苦𣪍憂悲逆物情而人不堪其去王道遠矣墨子又稱大禹治水之功勤勞若此使後世學墨者必以自苦為極而欲力扶其教殊不知禹當洪水之變父殛而功不成是又變中之變遂刻苦捐軀嗣

成厥績非可以爲常也以處變之迹施之於常無異病已而鍼灸徒增瘡痛不智孰甚焉相里勤之徒又稱别墨爭相訾辯推其業成者爲聖人巨子猶儒家云碩儒皆願繼其後至今不決此自是一段言當時墨學之中又有分别墨翟禽滑鳌再續前話其爲人之意則是教人自苦則非致亂則居首致治則下術也然而墨子真性所好天下莫及卒以立教於當時固非聖人之道亦可謂才

士也夫昔孟子闢楊墨以爲非聖人之道峻辭而力拒之若不共戴天者有以見衛道之切南華又詳述墨氏之行事與其源流申言其疵弊而不廢其所長可謂公論而存恕議不及楊氏意在其

中矣墨學大禹楊學老聃皆出聖人之門學有所偏耳猶師商同學於夫子有過有不及此楊墨之芽櫱也故學不可不謹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

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内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

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郭註伎逆也畢足而止不望有餘華山上下均平以表其行別宥萬物不欲令相犯錯强以其道聏令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主見侮不辱以活民爲急救鬭寢兵所謂聏調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聏調之理然也見見厭强見所謂不辱

不因其自化而强慰之則其功太重請置五升之飯明自爲太少也宋銒尹文稱天下爲先生自稱弟子日夜不休以爲民謂民亦當報已圖傲乎揮斥高大之貌不爲苛察務寛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無益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爲救世之主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虛涉曠也

呂註不爲俗所累不求飾於物推誠以爲人在醜而不爭願人安養而不求餘其心有不然則以爲垢而洗之是以此白心也

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苛急别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安寧之道心之爲物無所不容則宜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行之以聏合驩以調海内是謂心之行欲置之爲主推而宗之自見侮不辱至强聒不舍此所謂調聏之道古之道術雖有在於是然爲人太多爲已太少此二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我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必不至於圖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我必得活不以饑死爲憂其行適至是而止

過此則非二子所知謂其不聞道也
疑獨註若夫與世俗脫而無累於物任而
不飾於人安而不苛於衆順而不忮願天
下安寧畢足而止宋尹二人其道小異於
墨故繼之墨翟之後言其流風末世尚有
如此者故聞風而悅之華山之冠宋尹以
此表其行接萬物以別宥大小爲始聖人
之道則物我同體而無所別大小同區而
無所有所容以其迹所行非其心二子語
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其意願天下之安

故以聏合歡以調海内請欲置之爲主與
皆願爲之尸意同自見侮不辱至强聒不
舍皆自任之過上說其君下教其民有以
見爲人太多見侮不辱至於置五升之飯
而足見其自爲太少圖傲放大而以救世

爲事也夫能仁而不能變不足以立義二
子於仁爲過而於義不及君子不爲苛察
言必自出其力苟爲無益於天下而察之
不如其已言必欲救世也外以寢兵戰内
以寡情欲其精粗小大雖不同所行至是

而止耳

碧虛註無情故不累朴素故不飾直道故不茍因任故不忮願天下安活而不過養明白此心如是而已華山之冠以表心之堅正治如頂之均平以區別賢愚寬宥與法爲治本而言行不虧也法寬和則合民心宇內稱美樂推以爲君矣忍辱止鬬使民不爭寢兵守慈民尚雌靜以此說天下使民必從而願其安活是爲人太多也勤儉自苦請日置五升之飯猶推予先生寧

已忍饑不忘天下是自為太少也我必得活哉言我思救人天必活我圖傲乎言不圖傲也豈圖夸傲為救世虛名而已不為苟察務克已也不以身假物力行以率物凡無益於天下者不為之外以不爭和調

物情内以寡欲節抑已性事有精粗不同但去其非理者而為之斯治道之極也鬳齋云飾猶目奉忮咈人情別宥猶在宥隨一分自處為別寛閑自安為宥容謂體行謂用以和驩合人之歡以調一海内請欲

置之以爲主也強聒不舍人厭聽而誇說不已日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猶不得飽弟子可知忍饑自苦日夜不休豈爲久活之道蓋欲以此矯夫託名擬世而自利之人圖傲謀矯之也猶豫讓曰吾爲此至難所以愧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是也其說又曰不爲苛察無爾我之辯事皆目爲而不借人力以爲助於天下無益之事明知其可爲不如已之其學之大意欲人外無攻戰之爭內無情欲之滑

至此而止耳

不累不飾則心虛而守素不茍不忮則

務誠而和樂以此化俗接物普願安全

旣身不過享則不妄求多積自貽患害

是爲長安寧之道以此立教於天下明

白本心而無隱情宋尹聞風而悅繼行

其道華山之冠以表行之方正均平其

接物以别善類宥愚蒙爲本則必不趨

爭惡亦足以厚風俗興教化但行之有

弊不若聖治之大全而可久也心之容

猶云手容足容言其動止氣象心之行言其注措設施大槩以本心之善見諸行事和調海内不鬬不怒普安足養而止此語有惠而不知爲政之意寓其中欲置以爲主願遵承其教也耐辱救鬬

寢兵止戰皆守柔不爭之義强聒强見必欲人聽從其說請置五升之飯見其自爲太少寧巳饑而不忘天下見其爲人太多日夜不休至於罷極而歎曰我必得活哉言我勞苦以救人造物必能

活我也今世之苦行陀頭道者勤儉於
已而周悉爲人頗似之但不學無聞其
弗及遠矣圖傲乎一句頗難釋諸解唯
郭註近之此乃南華歎息之辭圖傲猶
謀踈也言其恭廣不切事情二子欲以
一已之力濟天下之衆而不度其難行
也不猕苛察是謂善宥不借物以榮身
無益於天下者巳之是謂善别也外行
則禁攻寢兵使人各足而無爭內行則
寡淺情欲律巳不貪而無患事理雖有

大小精粗要其所行至於是而極言其不能躋聖人堂奥所以止於墨學而已此段論當時墨家之弊其間語有主賓宜審詳之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四廿三

[seal]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傳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五　傳八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下第三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

相與笑之曰愼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愼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所趣故一都用乃周任其性乃至泠汰猶聽放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隣傷焉

不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爲横復尚賢也非天下之大聖欲壞其迹使物不徇耳法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不能知是非前後睯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魏然而獨立也推曳而後行往所謂緣於不得已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用賢聖所以爲不知道欲令去之如土塊也亦爲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偏物也夫去

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爲賢聖而云塊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豪傑所以笑之未合至道故爲詭怪得不教焉謂自任之道莫之是非所謂齊萬物寂然逆風所動之聲不順民望雖立法而魭斷無主角也道無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爲不知雖然槩乎嘗有聞但不至也

呂試不黨無私則中虛而無主故與物爲一不顧不謀與物俱往古之道術者寂然不動之時二子聞風而悅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則三子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大道
大而有所不能則知萬物有所可有所不
可選則不徧教則不至唯齊之以道則無
遺矣是故慎到棄知去故而緣於不得已
泠者清其濁汰者去其擾古之人由是以

入道非以是爲道二子以道爲止於此盡
不知智與已未始有物也夫萬物並作乃
其所以復而其芸芸乃其所以歸根不足
以撓吾心也慎到之所以爲道理者以爲
知不知而已將薄之而後鄰傷之唯無知

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譔髁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賢聖所以棄知去己也椎拍輐斷連下三句則泠汰於物之謂椎拍鍊治之輐斷破絕之宛轉則與之俱往故忘知慮前後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之旋磨石之隧則其動非我也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建己用知之患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無譽無過慎到以是爲道理夫唯塊不失道蓋知絕聖棄知之說而絕棄之

者乃所以為聖知也則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笑之而得怪於天下田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其教則不至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其風窢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說至於所為與人反而欲以不聚人觀則不免於魭斷而已夫道未始有物也故以虛空不毀萬物為實奚以常反人而以椎拍魭斷為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不免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三子雖非知道槩

嘗有聞者若墨翟滑釐宋鈃尹文非唯不
知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出於性命之情
而其眞以治身今墨翟滑釐制行舉離於
天下至於人已不愛則喪本失眞爲甚故
論道術爲天下裂而先及之次以宋尹則

爲知道田愼則知而近之由粗以及精也
疑獨註道術有在於是三子聞風而悅明
其道與宋尹異故齊萬物以爲首非若接
物以別宥爲始者矣天能天而不能地地
能地而不能天道運於中能包而不能辯

由是知萬物皆有所可有不可故混之則
遍任之則至包之則備辯之則有遺矣是
以慎到棄知而不辯去己而不接緣迹於
不得已之域未嘗求物之感而欲通之求
言之通而欲動之泠汰自放不累於物故
以薄知爲猶近傷於理將欲都忘之無任
則無事無行則無迹賢則有事業聖則有
德行笑而非之皆不尚之意椎拍者支其
將往之形魭斷者削其既殘之緒與物宛
轉舍是與非則累免矣不師知忘前後心

若死灰魏然獨立未嘗唱而常和未嘗感
而常應行如推車往如曳尾緣於不得已
也故若風還羽旋磨石之隧其德全而動
靜無過蓋以於物無知於我無已所以患
累莫及焉夫吉凶生於動毀譽出於有建
二子遊於吉凶毀譽之外故至若無知之
物以塊然爲不失道也道者有形所同由
德者有心所同得雖瓦礫之微道無不在
而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適得怪焉田慎
同學於彭蒙得不教之道其風窢然幽隱

而有疑意其情狀非可明言也常反人不聚觀以未能齊萬物無斷無主箭貌其所謂道或入於非道其所謂是或入於非是三子槩嘗聞道而未得道也老子嘗曰絶聖棄知而莊子於此不取彭愼疑若相戾然蓋寓言於二子削去其迹庶幾將來知其爲矯一時之言耳

碧虛註黨則不公私則不明無心則主不在己以法治物則事無疑貳故忘知而無擇唯執法而行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

物有可有不可者故有治法存焉若舍法
而用選施教則事不周理不至矣道總包
而無遺有自然之法也慎到以下四句謂
必如此然後可以無遺洽汰猶揀鍊以法
揀鍊物之精粗以扶天下之道理開法雖
非善猶愈於無法無法則道理不立亂莫
甚焉薄知未免有心有心不能無患謑髁
訛倪而笑尚賢之無倫縱脫狂誕而非聖
人之虛曠斯法弊之所致也椎拍敲斷桎
梏魭斷刑截肢節然所施用宛轉物情無

是無非苟可免禍忘慮忘知魏然安處靜則推曳而後行動若飄風與旋羽無用知之患若無知之物雖神明降出亦無所施爲言其枯槁絶物所以人皆怪之三子皆以墨學立教有教則有是非今云莫之是莫之非如風竅然有音無辨是爲得不教焉及其反於人情又不免敲斷刑截此所謂道非王道也言其法雖是而行之則非三子皆不知道然亦爲學而有聞於時但其立教非正耳

鬳齋云趣物萬物之理趣不兩一也彭田慎三子皆齊之隱士其說謂天地萬物之一其爲首者無爲之道天地所能各有偏大道包之而無所分辨物有可不可選之則不能周教之則不能盡歸之於道無餘論矣去知與己無爲也泠汰於物無拘礙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爲分則迫於知而近自傷謑髁不定無任不留心於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故以天下聖學爲非椎拍輐斷無圭角也故能與物宛

轉無是無非以免世俗之累風還羽旋磨
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物唯無
知則無是已之患無容心之累動靜順理
不求知於人無譽所以無咎何用賢聖之
名但塊然無知可以不失道矣看此議論
如今山林修苦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為
猶死人也此等人為學自相契合有不待
教而能者其師之言曰古之為道者本以
無是非為主發言如飄風霰然無所容心
故曰惡可而言其見常與人相反不能聚

合倫類而觀不免爲一偏之説但求無圭角而已𣂏斷與前𣂏斷同其言雖壯偉而所謂道者非道也三子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道但不得其正耳

能不黨則無私善決而不以己見爲主使天下物趣皆歸于一不慮不謀與物俱往三子聞風而悅以其道同故也其立教以齊萬物爲首物本不齊齊之者道天地物之至大尚無全功況他物乎

道包之而不辯此所以齊也萬物有可
有不可選之教之愈不齊會之以道則
無遺矣故慎到棄知而若愚去己而任
物不得已而應雖爲非爲也澄己之源
以清冷沙汰萬物物無不從者矣其知

者出於不知若但薄其知猶近於傷性
必至於無知乃全也謑髁不任事故笑
天下尚賢以爲治者次句配上文義自
明白椎拍輐斷即後文䡄斷謂刑
截罪人言雖任法用刑而與物情宛轉

周浹公平而當理也舍世俗之所謂是非而究極乎事理之實則可以無患苟免是其謙辭不師知則忘前後之慮魏然若枯槁推曳而後動其動也如風還羽磨無心於動故無過夫無知之物不立己不用知動靜無心自與理合譽既無美毀亦何存故不慕聖賢之名以塊然無知爲得道而不知有感通潛化之理所以豪傑笑怪以爲死人無異也田學於彭但任物性自然學以扶植之而

不矯其本故云得不教焉謂學道至於莫之是非而已言出如風過竅然無心於是非之辨豈可復論其所以哉是以常反人之情不聚觀於天下聚觀與危其觀臺相類然猶不免任法施刑無法則又難治矣其所謂道者非道故所言雖當亦不免爲人所非三子皆未知道其學嘗有聞於時不可全泯也詳南華所論則彭田慎之學又優於苦獲已齒之徒故列於後與關尹老聃差近

焉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

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垢人皆取

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郭註有積為不足寄之天下乃有餘無有何能建建之以常無有明有物之自建也天地萬物皆各自得而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耶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不自是而委萬物物形各自彰著動

靜若水鏡喻常無情芴乎寂乎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雄白者尚勝自顯豈非遂知過分以殆其生耶古人不隨無涯之知故其性全性全然後歸之如溪谷天下樂推而不

厭也雌辱後下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取虛者守沖泊以待群實無藏者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歸然獨立自足之謂其行身也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

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無爲者因其自生自成萬物各得自爲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能矣無貴於工倕也委順至理則常全無求而福自足隨物故不得咎理根於太極之

初不可謂之淺也以約爲紀去其甚泰至順則金石無堅迕逆則水氣無爽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無涯爲鋭各守其分自容有餘不削於人全其性也

呂註以道爲精則以物爲粗以物爲粗則

以無物為精矣道未始有物故以有積為不足致虛極則必至於無積而後止澹然獨與神明居而已古之道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趣時而已道本無物而時有焉則猶有未樹也建之以常無有則物不能拔矣一與言為二有所謂一則非太一太一則一亦不可得故萬物歸焉而不知主道無形則不爭故以濡弱謙下為表觀其表則中之所體可知物各歸根體自空虛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異乎

椎拍輐斷以爲道者也關尹子曰十一句皆在己無居形物自著之功老子曰知雄守雌知白守辱雌靜而不唱辱謝而歸樸谿輸而不積谷應而不藏而江海之源所自出則建以常無有主以太一之謂也處

後而受垢以濡弱謙下爲表也處虛而無藏故不毀萬物而物物爲之用此其所以有餘不先人而隨人所以徐而不費異乎勞形苦己以爲道者矣因物之自虛而不毀之則異乎若無知之物矣曲全免咎是所

謂福以深爲根則無事於堅以約爲紀則無事於銳至虛至大故常容物不削於人蓋以本爲精而澹然獨與神明居則所體者道之眞可謂至極故歎曰古之博大眞人哉

疑獨註常無欲以觀其妙以本爲精也常有欲以觀其徼以物爲粗也以有積爲不足積之則有限散之則無窮也莊子嘗曰至無而供其求蓋給天下之有者至無也應天下之實者至虛也澹然無欲故與萬

物遠不離於精故與神明居無者對有之無常無者非無之無不爲有對所謂常有亦不爲無對者也建之以常無有則冥矣豈復分徼妙於其間哉常無常有所宗者太一太一則天下之一不得以先之故守

之以柔弱爲之以謙下表言其見諸外也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則以空虛爲實徐而不費無爲笑巧則以不毀萬物爲實存已以空虛接物以不毀濡弱謙下老子之行也空虛不毀老子之德也處已無居故能

使物亦無居隨時變化超脫於六塵之外而形物物自著無障礙也動而順故若水靜而明故若鏡芴乎有象而若亡寂乎無聲而若清同不以爲同故若和得不以爲得故若失未嘗先而嘗隨人和而不唱也溪

容而善納谷虛而善應知雄守雌不爲物先知白守辱養之以蒙榮利人之所先垢辱人之所後人皆取實有積故不足巳獨取虛無藏故有餘如山巋然獨立而無不足也其行身也愈鈍而後利外益而內不

損任物自然不雕不斵人之於福以有求求之已之於福以不求求之曲全其身苟免於患是所謂福也深者道之根約者道之紀堅則有毀之者當守之以柔銳則有挫之者當養之以虛厚於處物曰寬容厚於處人曰不削此關尹老聃之道也

碧虛註妙本之精可以意致有物之粗可以言傳以有積故不足有餘者莫過乎太虛獨與神明居不欺暗室也常無有道之用太一身之主沖虛物之宗也全人無已

萬物皆我動而無心靜而能照感而遂通無常情也若亡非無若清非濁和非合汙失非喪己不先而隨後其身也知雄守雌謙以自牧知白守黑處昧而明受天下之垢能忍辱也無藏故有餘與人己愈有躁

則精神耗巧則為人役苟免於咎福何求焉深根故未始出其宗約紀故操之也易寬容於物則廣慈不削於人則博濟此皆真人涉世之粗迹關尹老聃之所勤行者也

鬳齋云以有積爲不足藏富於天下也以
無爲宗以太極之始爲主表者應世接物
見於外空虛則物物皆全實理樂軒所謂
一物都無萬物全是矣無居無私主自著
隨物形見水之動鏡之靜谷之應皆無心
者也若亡似有而無若清清而無名以同
於物爲和以無所得爲得知雄守雌以能
隱於不能知白守辱居高而不爲高溪谷
下而能容物之意唯其以虛爲實故無藏
而有餘安徐而無損人皆以巧爲巧我以

無爲爲巧人皆以福爲福我以免咎爲福以深爲根言其本在太一之始以約爲紀言以易簡爲守身之法凡物堅銳則有挫毀以容物爲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而全其生此天下至極之道也

道爲生物之本精微莫覩物爲道之緒餘粗質具陳世人務積物以爲養愈積而愈不足虛空曠邈神明所舍弅包廣納無毀無成雖天下萬物富有亦安能勝虛空之無人能澹然無欲則體合太

虛而與神明居矣身外無積胷中有餘此關尹老聃之所優爲也萬物之有生於無而人之妄情例着於有能究常無固難常無其有爲尤難欲建立於常無有之地非主以太一不可太一者有一而未形即天地之先人之性初也能主於是則知夫未始有物故以濡弱謙下爲表表謂見諸行事故與物處而不立敵我空虛而不毀萬物不毀謂存而勿論蓋已忘而物自化何待毀物而爲無

物滿前則實也虛之在我耳在已無居形物自著亦此意水動鏡靜谷應皆喻無心自然之爲若亡不可得而有也若清不可得而撓也同而混之則和執而有之則失是以不先而隨終身無患知

雄守雌見剛而思柔知白守黑處明而尙晦溪谷喻善下而衆流歸之受天下之垢有容德乃大無藏故有餘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也如是則歸然立乎萬物之上無一物介吾心無一物非吾有矣

其行不躁而常自足心樂無爲不美世巧人皆求望外之福已獨以曲全爲福苟免於咎福莫大焉深根謂内固約紀謂省緣所以免堅毀而鋭挫也寛而容物則不削人肥己可知矣凡此皆世人

傳八　十五

立身處物之極致而博大眞人之粗迹也按道德經云知白守黒莊文小異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傳九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天下第四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

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連
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
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
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
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

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
昧乎未盡之者
郭註無形無常隨物也死與生與任化也
何之何適無意趣物莫足歸故都任置以
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急欲使物

見其意累於形名以莊語爲狂而不信故
不與也其巵寓言俱通至理正當萬物之
性命已無是非故泯物兩行形群於物故
與俗處還與相合無傷不唯應當時之務
故參差彼其充實不可已多所有也莊子
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案其辭明
爲汪汪然禹之昌言亦何嫌乎此
吕註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爲
死與則未嘗有生以爲生與則未嘗有死
以爲天地並與未嘗有古今以爲神明往

與未嘗有彼是然則芒芴無為寂然不動
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
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窮之辭時
恣縱而不苟蓋皆有對不以觭見之則雖
無實不經不害其為信言也莊語猶法言

唯道之從而已卮言喻道之日用無窮重
言寓言所以趨時也人不吾言之信故稱
古昔以為重重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
莊子之所體者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
傲倪於萬物故其言亦然傲倪猶踈親也

不譴是非所以羣於世俗著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連謂無間隙犿則有定體然不可得而求非世俗所可貴也諔詭言之異非世俗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以已故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爲宗可謂調適上遂不離於宗者也故應化也其理不竭解物也其來不蛻謂形不待蛻而後解芒昧無盡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疑獨註至人遊心於寂合氣於寞雖有形
而若無形章故鼎新而不常天地者神明
之體神明者天地之用體有常而用主變
外物而至於外死生體道而至於任變化
雖萬物畢羅而不出乎道之外古之聖人

所以其道爲萬世法天下貴者要在無不
該無不遍而已莊子立言矯時之弊自知
其不免謬悠荒唐是以列于諸子閒風之
後恣縱所言無有偏黨以泛觀而不以觭
見之天下不可與莊語故以危重寓言繼

之與天地精神徃來而不傲倪於萬物言其通理當物也是非本無有故不勞遣或從言者遣之以言也唯其混是非故處世無忤所言瑰瑋而連犿無傷其辭叅差而諔詭可觀皆充實於内發見於外不可自已也與造物者遊無生死終始故其本弘大其宗調適其應化解物也乘理而不竭因時而不蜕故芒昧而不知其極無終始而不離於宗者也

碧虛註寂寞無形道之體變化無常道之

用生死道之化天地道道之常神明道之迹芒乎何之至莫足以歸道之妙也不儻謂中法度不以觭見無偏也莊語正大之言南華著書以中正爲宗而曼衍無窮以重德爲體而真實不僞以奇詭爲用而廣施

教導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萬物則侔於天而不暗於人是以處人間世也瓌瑋奇特連犿相從參差不常諔詭可觀其道充實淵妙無窮故能無心而一變化廣大而極根源調適物理上遂化元也夫

道可以言論至極則渾淪之精微何其粗也可以意處窮盡則造化之沖漠何其淺也故自古聖賢作述相繼而莫能已也虛無云自寂寞無形至忽乎何適明至神與造化同運而無迹故萬物畢陳於前而

莫知其所歸無偏黨則不以畸見所見不主一端也莊語端莊實語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為友也不譴無所泥連犿和同無傷無譏刺參差抑揚不定詼詭滑稽也此皆自說破其著書之意充實不可

以己言道理充塞其間亦世間不可無之書也上遂上達天理故能應於教化解釋物理不蚘不離於道芒昧言其書之深遠然其習中所得又非言語可盡也此篇自總序以下分列爲五自處其末繼老子之

後明其學有源前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

無形無常言道無物而神化死與至往

與言人任化而無極芒乎至以歸言忘
適者無往而非適以謬悠之言恣縱而
不苟猶云猖狂妄行而蹈大方不使物
見巳之觭介言混俗而不失道也以天
下不可與莊正之語故立危重寓言以

致意焉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離人入
天放曠八極不傲倪於萬物不責人之
是非故處世而和光應物而無忤立言
雖瓌瑋而與世順從無所傷也其辭參
差不齊即所謂荒謬諔詭可觀即所謂

瓌瑋也其中充實而見諸外也如此與造物遊與無終始者友即與天地精神往來不可形容其妙也其本弘大深閎猶云以深爲根其宗調適上遂猶云以天爲宗應化謂出生解物謂入死言人處造化之中爲化機所運其理不可窮詰其來不可蛻免芒昧無盡此其所以爲造化也信能寘心於芒昧之際而得其所以運化者則可與天地精神往來無愧乎稟靈爲人矣此段南華首於論

化次則自述其所言所行後又歸結於
化明已能窮神知化所以横説竪説無
非道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
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
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
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

北越之南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絶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黄馬驪牛三白狗黒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人焉曰黄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

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郭註昔余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捶連環之意而皆云莊子之言遂以爲辯者之流按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制眞所謂無用之

談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弈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呂註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希言自然則有言者不得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為賢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雌者也宜其以天地為壯存雄而無術也夫聖人以無言為言所以為德令施恃其辯以反人為實以勝人為名則不知無言者

也為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強於物其塗隩謂非六通四闢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為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辯且博猶一蚉一䖟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

一與多皆道也一為本多為末則一雖不足為本末之備然比之忘本逐末者尚可曰愈貴於道亦幾矣施不知反本以自寧散於萬物而不猒卒以善辯為名逐物而不反也夫無聲則響絕處陰則影滅已無

我則天下莫與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此徒事言辭之末以與物競奚異於窮響以聲而形與影競走也其失性甚矣所以深惜而悲之

疑獨註外猶有外謂之大至大則無外故謂之大一內猶有內謂之小至小則無內故謂之小一蓋施之辯能反人之心易人之意或與天下辯其數雞三足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名狗非犬是也或與天下辯其形矩不方是也或與天下辯其色白狗黑

是也或辯其上下天與地卑是也或辯其長短龜長於蛇是也其論大率以謂萬物無高下長短之殊無形名方圓之異無青黄黒白之别以齊萬物爲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皆出於人之私以爲差别而已施恃此以與天下辯卒以善辯爲名然以天地之功視施之辯猶一蚉一寅之勞者此古人所不爲學者所不道故於惠施則不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莊子所以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以喪其本眞也

碧虛註太虛無外而不二秋毫無內而介然可積則有厚何止乎千里自太虛觀之則天地皆畢從蒼蒼視之則山澤悉平交臂已失日方中方睨也俯仰陳迹物方生方死也物有貌像聲色大同也物以類聚羣分小異也由於一氣所化畢同也萬形種殊畢異也既定方所便有窮今適昔來意先到形可分神可出則連環可解論術不論理也燕北越南自分中央沖虛混合未嘗間斷惠子以此論大示於宇內辯者

樂之同聲相應也卵本無毛而化雛有毛
雞本兩足數曰一二即成三也郢以建都
爲有天下犬羊皆古人强名以胎爲卵猶
方言也楚人呼蝦蟇爲丁子有尾謂爲科
斗時海山火獸不以火爲熱山突出爲口

猶云溪口路口也車輪所輾謂之轍則不
言地矣目非能自見所以見者神凡所指
者指其不至之處若至則境足相接是不
絶也龜長於蛇論壽不論形規矩爲方圓
之法非方圓之物鑿枘亦假合會遇理不

相因猶形影之獨化飛鳥移而影未嘗移也矢發則行而不止落則止而不行狗有懸蹄謂之犬則常狗非犬也黄馬驪牛三離合同異如堅白石馬若狗形白而目眇則呼眇不呼白或蹄歷而形白則忘白而

命歷駒有母則不稱孤矣方寸之杝朝夕施用終刲莫盡尺捶不竭之義論道不論物也與天下之辯者爲竒此其根柢也天行健地博厚是其壯也惠子恃其口談欲以敵之而不知守雌恬靜以養天和徒存

雄而無術也倚人欲倚仗古人以立說不能自成一家之學故問天地風雷之故惠子徧爲數說旣多且怪自賢好勝弱於德也博辯尚異強於物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之能猶蚉虻耳何足數哉世所以貴道者以其書傳也惠子之書充其一家之言庶幾可矣若雞三足已下所論非備世之急者不知大辯若訥而分別粃糠以困役其精神漆園所以重嘆惜也

鬳齋口義墨翟宋尹彭慎之徒猶爲見道

之偏者惠子則專於好辯故不與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歷物考之詳至大無外太虚也至小無内秋毫之類此八字與莊子説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爭論一則無大小於中又生分别同而異異而同也無厚至薄也積之則厚其大可至千里天氣下降則與地䑕山氣通澤則與澤平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物方發生其種必前日之死者物有小大爲小同異合萬物之同異爲大同異大者不出小

者之積小者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指海無窮謂之方必有窮天傾西北海居其南北三方尤遠也今適昔來言雖未至其地先聞其名而後來也連環各自為圓本不相連亦猶解也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其國人各以國之中為天下之中天地乃萬物中之一物猶一體也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鴨為鴨雞為雞毛各不同是有毛矣雞本二足有運行之者是為三也楚都郢而為王亦與有天下同

犬羊之名出於人若初謂犬爲羊則今亦以爲羊矣胎卵之生雖異其名亦出於人謂馬爲卵生亦可也丁子蝦蟇始爲科斗則有尾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有火中之鼠則非熱矣空谷人呼而應非山有口乎行地則爲輪著地則不可轉謂不輾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目不能至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使龜如蛇長則不可謂之龜謂之龜則其長只合如此既謂之矩不可又謂之方規義亦

然納在鑿中而納之旋轉非鑿可止圜之不住也鳥飛影隨但可謂鳥飛不可謂影動矢在絃爲止射俟謂之行離絃而未至俟則爲不行不止之時狗犬一也謂狗則不稱犬牛馬二體黃驪色也以二體與色

並言謂之三以黃驪附馬牛之體而見亦謂之三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爲黑亦可名狐駒則非有母又言嘗有母也尺捶析而爲二今日用此明日用彼萬世不盡可也此又學者推廣其說與惠

子相應强辯而不已根柢言其本領不過
如此恃其口才以為壯而與天地同所存
自以為雄而實無學術也倚人畸異獨高
之人天地風雷皆造化之妙豈可容言惠
子不讓而對徧為之說以反人為能與世

不和適也内無所得曰弱於德而徒强辯
於外隩幽暗也以天地之道觀惠子所能
猶蚉虻然亦何用乎但以一人之私見自
足則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惠
子終不知道僅以辯得名亦可謂有才者

但放蕩而不知反爲可惜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窮響以聲不知本也形與影競走亦然莊子終篇以惠子結末雖不與聞道之列然語亦奇特故存而不廢著書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絶筆獲麟中庸之上天之載此書内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罕能盡善獨艾軒先生文節林公道既高而文尤精所以於經之説高

然千古所恨綱山林公樂軒陳公之後其學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黃田艾軒先生工部侍郎文節林公光朝字謙之一傳爲綱山林公亦之字學可再傳爲樂山陳公藻字元潔皆有文集行於世竹溪林公鬳齋先生樂軒之嫡嗣也

陸德明音義卷末載云子玄之註論其大體亦可謂得莊子之旨矣郭生前嘆賞梁之途說余亦晚覩貴游之妄談斯所謂異

代同風何可復言迺或曰莊惠標濠梁之
契發郢匠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中
何也豈契若郢匠寢同斤而相非之言
如此之甚耶曰夫欲極其契之肆神明其
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盡其喻乎莊子振
徽音於七篇列斯文於世重言盡涉玄之
路從事展有辭之敘雖談無貴辯而教無
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恐造懷而未
達者有過理之嫌將袪斯文之弊故大舉
惠子之宏辯也劉槩統論云道體廣大包

覆無遺形數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歷不能算矣古之人循大道之序順神明之理於是有內聖外王之道其在數者雜而難徧然參差先後之由于一而散為萬者未嘗不適也故時出時處或靜或動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枉而曲當不齊之變且伏羲非無法也而成於堯二帝非無政也而備於周不先時而不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有所不能盡備也伊尹任也伯夷矯之以清清近隘也柳下

惠濟之以和不逆世以蹈節不徇俗以造
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所不能盡全也道
至於孔子而後集大成蓋幾千百年而一
出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得已也
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者各是其是也莊
子之時去聖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無
爲清淨隳於田彭於是宋銒尹文之徒聞
風而肆莊子思欲復仲尼之道而非仲尼
之時遂高言至道以矯天下之卑無爲復
朴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拯天下之

獨謂約言不足以解弊故曼衍而無家謂莊語不足以喻俗故荒唐而無崖著書三十三篇終之以天下道術其言好尊老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學則仲尼不與焉先之以墨翟禽滑釐之徒次以老聃關尹而後自叙其學結以惠施多方蓋謂道非集大成之時則雖博大真人猶在一曲老聃之書得吾之本故調適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末未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莫如

莊子學者致知於言外可也
南華著經篇分內外所以述道德性命
禮樂刑政之大綱內聖外王之道有在
於是而立言超卓異乎諸子卒難階梯
見謂僻誕然而淵雷夜光不可泯也雜

篇則凡人間世之事旁譬曲喻具載無
遺雖經郭氏刪葺遺文敘事蓋仍其舊
至於末篇敘天下道術皆不免於有為
趨尚或偏未有久而無弊者乍讀若紛
亂莫究指歸夷考分章截然有理一儒

道二墨教三明治四論法五讚老六敘莊其論天下古今道術備矣繼之以自敘明其學出於老聃也立言既多慮學者以辭害意故以評惠終焉載其雄辯而闢其舛駁使後人知所趣舍也愚初讀是經終卷至惠施多方以下莫窺端涯與列子載公孫龍誑魏王之語絕相類難以措思容喙横于胷臆有年矣淳祐丙午歲幸遇西蜀無隱范先生遊京獲侍講席幾二載將徹章竊謂同學曰

是經疑難頗多此爲最後一關未審師
意若爲發明度有出尋常見聞之表者
暨舉經文衆皆凝神以聽師乃見問諸
友以此論爲何如衆謝不敏願開迷雲
師曰本經有云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存
而勿論可也衆皆愕然再請明訓師默
然良久曰若猶未悟耶此非南華語是
其所闢以爲舛駁不中之言焉用解爲
自至大無外至天地一體皆惠子之言
雞三足至萬世而不竭乃從學辯者相

應之辭時習佞　紛務以譎怪相誇肆言
無軌一至于此、以者不察認爲莊子語
愈增疑議皆不究其本源故也郭氏知
此而不明言使觀者自得世有好奇之
士爲彼怪語所惑遂苦心焦思生異見

以求合其說雖勤何補於是衆心豁然
如發重覆而覩天日也竊惟聖賢垂訓
啓迪後人義海宏深酌[illegible]人量箋註之
學見有等差須遇師匠心傳庶免多岐
之惑否則死在惠施句裏無由達南華

向上一關雖多方五車不過一辯士耳
古語云務學不如務求師至哉師恩昊
天罔極茲因纂集諸解凡七載而畢業
恭炷瓣香西望九禮儼乎無隱講師之
在前洋洋乎南華老仙之鑑臨于上也
所恨當時同學南北流亡舊聆師誨或
有缺遺無從質正徒深嘅嘆耳師諱應
元字善甫蜀之順慶人學通內外識究
天人靜重端方動必中禮經所謂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者是

也江湖宿德稔知其人不復贅述聊誌師徒慶會之因于卷末俾後來學者知道源所自云咸淳庚午春學徒武林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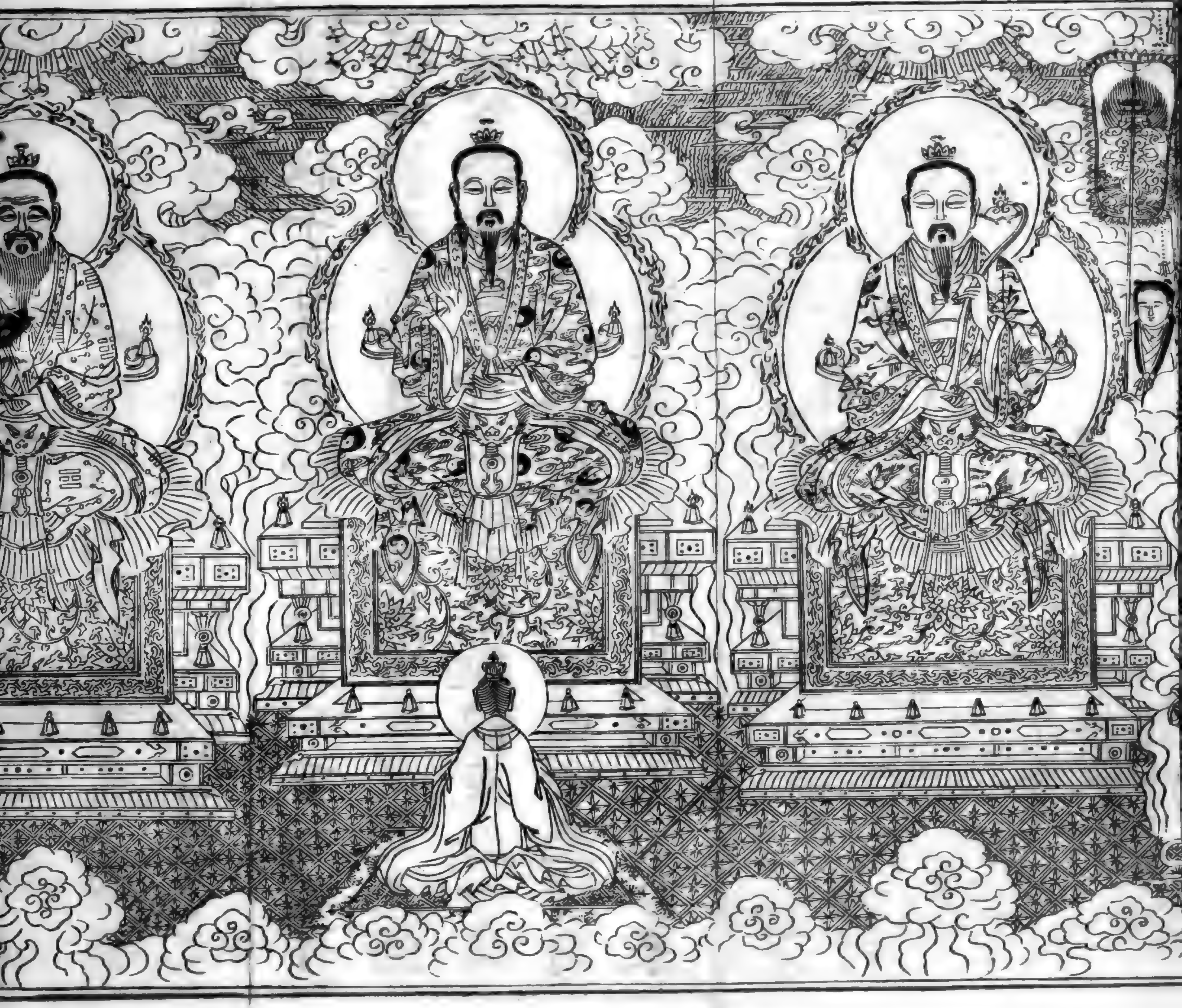
伯秀謹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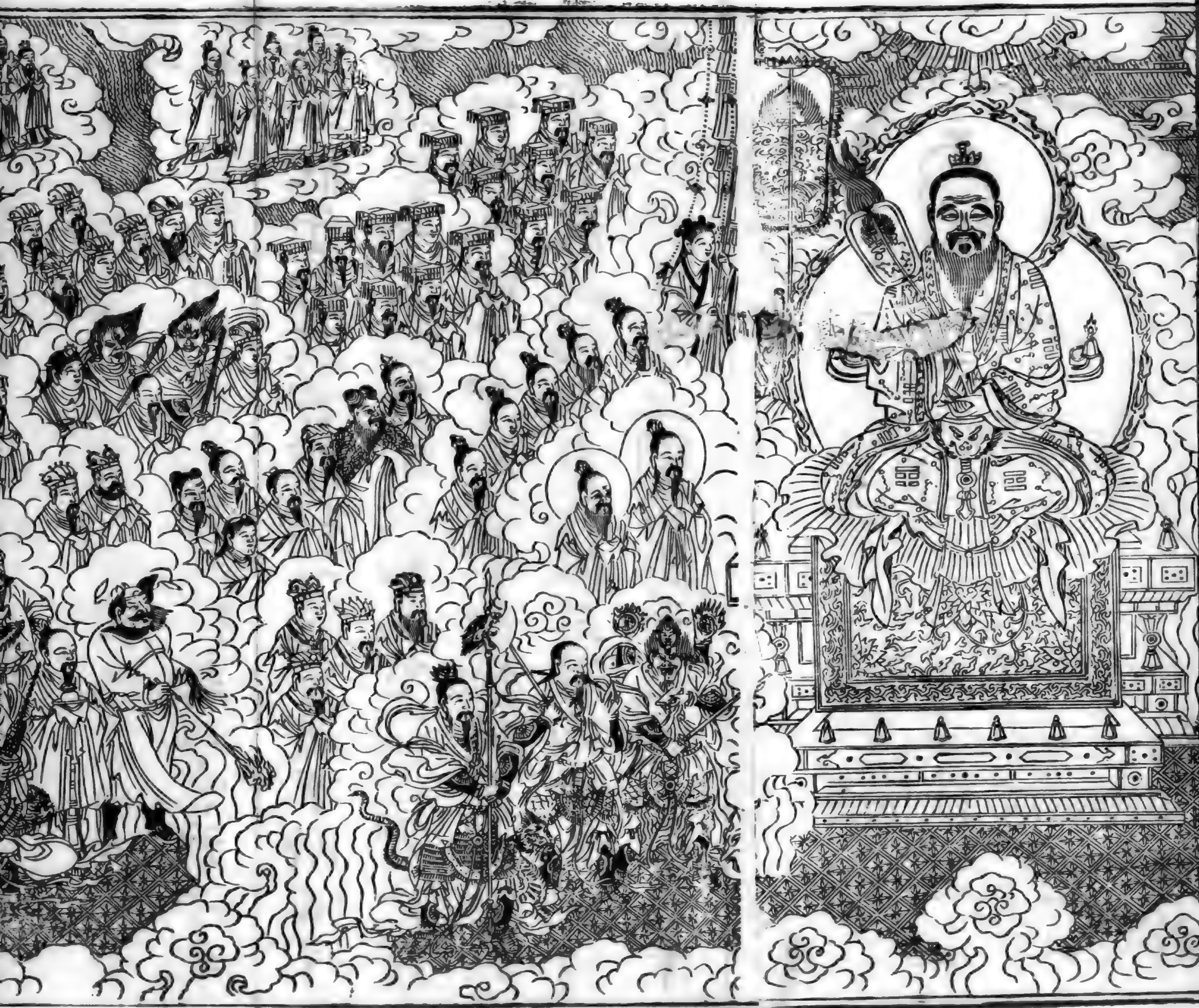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一百六 終

共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一

聲畫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莊子口義發題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遁而放言者也所著之書名以莊子自分爲三內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雖其分別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巵言三者通一書皆然也外篇雜篇則即其篇首而名之內篇則立爲名字各有意義其文比之外篇雜篇爲尤精而立言之意則無彼此之異陳同甫嘗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

論若莊子者其書雖爲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爲百家之冠此語甚公然此書不可不讀亦最難讀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左丘明司馬子長諸人筆力未易敵此是豈可不讀然謂之難者何也伊川曰佛書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蓋以其語震動而見易搖也況此書所言仁義性命之類字義皆與吾書不同一難也其意欲與吾夫子爭衡故其言多過當二難也鄙略中下之

人如佛書所謂爲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劒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於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爲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

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聞於樂軒因樂軒而聞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梗槩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爲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

共之鬳齋林希逸序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眞人書爲南華眞經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一

鬳齋　林希逸

內篇逍遙遊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名也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只一樂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部之書以一樂字爲首看這老子胷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讀芣苢矣芣苢一詩形容胷中之樂併一樂字亦不說此詩法之妙譬如七層塔上又一層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㝠南㝠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㝠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

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此段只是形容胷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也北冥北海也鯤鵬

之名亦寓言耳或以陰陽論之皆是強生
節目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
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歌猶有六
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
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此大風而後

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
訓之齊諧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
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
莊子既撰此說又引此書以自證此又是
其戲劇處摶飛也扶搖風勢也三千九

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也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多不通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遊絲白日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自何而得皆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旣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旣至於天

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說以鵬爲大野馬塵埃爲細與前句不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積也不厚爲下句風之喻也坳堂堂上坳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膠音教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

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旣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負青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夭閼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蜩蟬也鷽鳩學飛之小鳩也鷽或作鸒音預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決起者奮起而飛也搶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榆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藉九

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奚用也此
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
也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
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

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
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一往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盡消也言其近也將爲百里之往則必隔宿舂擣糧米而去非可三飱而已爲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三句以人

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如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爲鵬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

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日及生於糞上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冥靈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其實言冥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衆人皆欲慕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

匹慕而求似之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來

湯曾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巳即是
也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爲起語此
其作文鼓舞處窮髮不毛也扶揺風勢也
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摶飛翔也絶雲氣
者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絶
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嬰兒聲然今人亦
言雲只在半天是也圖南且謀適南冥也
言謀爲南徙之計而後徃南海也斥小澤
也斥澤之鷃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翺翔
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

徃哉其意即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
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
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
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
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
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
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
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

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辦一職之事也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人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爲遇合而可以號召於一國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人各以其所能爲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鴳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猶然笑貌也宋榮子之爲人雖舉世毀之譽之而不加勸沮言不以爲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見可笑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

知本心爲內凡物爲外故曰定內外之分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爲重外物爲輕則豈肯汲汲然以世俗爲事數數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泠然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貌也泠然飄然也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視修身以求

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數數
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數數也人之行也
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
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
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
無物之始而無所窮止若此則無所待矣
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
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
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
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爝火炬火也日月旣明何用把火時雨旣

降何用抱甕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
必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爝火浸
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言以天下
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
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爲主而名爲賓吾
不爲賓者言吾不以外物自喪其身也鷦
鷯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偃
伏也偃鼠潛伏之鼠也歸休乎君言君且
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
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

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
庖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
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
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
者也孰肯以物爲事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
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
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
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顧

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下知其首尾之所極逕音徑庭音趂逕庭只言彊界遥遠也大有甚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氷雪瑩潔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凝

然若氷雪令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爲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穀自熟蓋接輿之言如此狂與誑同肩吾

以其言爲欺誑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瞽者聾者無預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瞽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爲誑也時是也女與汝同前後解者皆以此時女爲處子故牽彊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爲德也周遊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爲事言

其無爲無不爲也斲與斫同亂者治也言一世之人自祈乎治我但無爲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弊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水之大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溺旱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粃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爲意物者事物也爲事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一語便是郭子玄所謂

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堯舜之事不足驚莫比夷齊事高潔與此何異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爲貨而往越宜其無賣處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況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窅然茫茫之意也四子旣無名或以為許由齧缺王倪被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在寰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

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如此揣摸前後解者正落其圈積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著必有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
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
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
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
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瓠可爲瓢者也實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

子五石則亦可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瓢半匏也瓠落淺而大之貌也掊擊碎之也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洴澼打洗也絖絮也以有此藥而為人洗絮數世以此為業也樽浮水之壺也以繩繫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莊子既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為浮江之壺慮思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蓬心猶茅塞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

用大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

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而瘰瘣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之大言無用也狸狌狐之類也敖者物之遊遨者也伺候而欲食之方其跳梁之時不避高下亦最小而桀黠者一旦爲機網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言機械也斄牛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狌之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

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爲無用也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可樂之地也役役人世有福則有禍若高飛遠舉以道自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亦不及之即退之所謂刀鋸不加理亂不

聞也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說隱語然後人就此機紬繹多少文字其原實出於此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

聲二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　　聲二

鬳齋　林　希逸

內篇齊物論上

物論者人物之論也猶言衆論也齊者一也欲合衆論而爲一也戰國之世學問不同更相是非故莊子以爲不若是非兩忘而歸之自然此其立名之意也天籟地籟人籟就聲上起譬喻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者憑几也嗒然者無心之貌也喪其耦者人皆以物我對立此忘之也槁木者無生意也死灰心不起也今之隱几者言今日先生之隱几非若前此見人之隱几

也有我則有物喪我無我也無我則無物矣汝知之乎者言汝知此理乎吾即我也不曰我喪我而曰吾喪我言人身中纔有一毫私心未化則吾我之間亦有分別矣吾喪我三字下得極好洞山曰渠今不是

我我今正是渠便是此等關竅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
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
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
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
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
之刁刁乎

子綦因子游一問知其亦有造理之見欲以天籟語之遂如此發問也方道也問此理果何如也大塊天地也天地之間因何有風亦猶人之噫氣也是唯無作言其不作則已也作則萬竅怒號者言纔動則滿世界皆是也萬竅萬木之竅也翏翏乎長風之聲也畏音偉佳音翠上畏佳者林木搖動之貌百圍言木之大也兩手相拏曰圍上言萬竅此但以一樹之大者言之則其他可知文法也大木之竅穴其形之不

同各有所似枅柱上方木斜而深者圈如
棬圈之䆠者洼曲者汚下者此皆言其竅
穴之形自激者至咬者言竅穴中之聲于
之聲輕喁之聲重言風之前去其聲如唱
于隨其後而至者則如唱喁輕重相和也
泠風小風也風小則其相和之聲亦小飄
風大風也風大則其相和之聲亦大厲風
者猛厲之風也濟者止也風既止則衆竅
之中向之爲聲者皆不聞矣故曰爲虛調
調刁刁皆樹木爲風所摇動之形前曰獨

不聞後曰獨不見此一段文字之關鎖也
而汝也莊子之文好處極多如此一段又
妙中之妙者一部書中此爲第一文字非
特莊子一部書中合古今作者求之亦無
此一段文字詩是有聲畫謂其寫難狀之

景也何曾見畫得箇聲出自激者至咬者
八字八聲也于與喁又是相和之聲也天
地間無形無影之風可聞而不可見之聲
却就筆頭上畫得出非南華老仙安得這
般手段每讀之眞使人手舞足蹈而不知

自已也此段只是說地籟却引說後段天籟自是文勢如此說者或謂此言地籟自然之聲亦天籟也固是如此風非出於造化出於何處然看他文勢說地籟且還他說地籟庶見他血脉綱領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比竹笙簧之類也人籟豈特比竹金石絲匏之類皆是此特舉其一耳前說地籟後說天籟却把人籟只一句斷送了此亦是

文法讀莊子之文須如此子細檢點庶得
箇入處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
取怒者其誰耶

吹萬萬物之有聲者也言萬竅之有聲者
皆造物吹之吹之者造物也而皆使其若
自己出吹字使字皆屬造物自取者自取
於己也咸其自取言萬物皆以爲我所自
能而不知一氣之動誰實使之氣發於內
而爲言遂下一怒字與怒而飛同亦屬造

物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大知者上知之人也閑閑者從容自得也小知小計較者也間間者言筭星筭兩自分別也大言者氣燄大者也炎炎有光輝也莊子之意伊周孔孟皆在此一句內小言者小小見識之人也詹詹者瞻前顧後也百家之說市井之談皆在此二句內此四句總說世間有此兩種人知理會事功者言理會學術議論者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

旣說上四句了却就人身上發明其寐也魂交言夜則神集於其心也其覺也形開言晝則四體皆動用也此兩句自帝王至庶人皆在內構合也應於外者爲接言人夜則安寢平旦以來遇合之間便有應接內役其心如戰鬬然日日如是故曰與接爲構日以心鬬卽孟子所謂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者孟子說得便平善被他如此

造語精神百倍亦警動人後之禪家其言語多是此等意思

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縵者有一種人做事縵怛怛地又有一種人出著言語便有機穽故曰窖又有一種人思前筭後不漏落一線路故曰密此皆言世之應物用心者然皆不得自在皆有憂苦畏懼之心所謂小人長戚戚是也孔子則謂小人戚戚莊子之意則堯舜周孔皆為戚戚矣事之小者則惴惴然而懼故

曰小恐惴惴事之大者則憂深思遠若失若疑故曰大恐縵縵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

其議論是非各有所主若射者之謀中的然故曰其發若機括謂一語不虛發也司主也好勝之心自守不化留戀於胷次若

與人有詛盟然用心憂勞日銷月鑠謂其內自苦也物生於春夏殺於秋冬憔悴之時也故以爲日消之喻此三句下是意上是譬喻却如此下語意有所溺一去而不可回故曰溺之所爲之上之字助語也下之字往也不可使復之也此之字亦訓往言不可復挽回也其爲物慾所厭沒如被緘縢然至老而不可救拔故曰老洫洫者謂其如墜於溝壑也此等人身雖生而心已若死者矣故曰近死謂其胷中無知也

陽生也言其心已死不復活也此以上形容世俗之用心喜怒以下十二字又形容其狀貌謂其在內者如此故其見於外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時乎憂慮時乎嗟歎時乎變換意態如此不得又欲如彼慹者憂疑而不動之貌姚夾庠之貌佚縱逸也啓開放不收歛之貌態做模打樣也其人雖如此實皆不自由如樂之出於虛如氣之蒸成菌言許多種人皆是造物使之便是吹萬如此說造物處又不謂自然而然

言人不能以道自持則做出許多醜差皆若鬼神使之然讀莊子者却要如此體認得子細

一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日夜相代乎前造物之往來者也莫知所萌言不見其所起之處也已乎已乎猶今

人言是了是了意謂所萌之地雖不可知然旦暮之間不過得此而已此者造物也這一此字甚重不是輕下非彼無我這彼字却是上面此字言非造物則我不能如此然造物之所爲必因人身而後見故曰非我無所取如此說得來雖若近而可見矣然其所爲見使於造物者人實不知之故曰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眞宰造物也若有者似若有之而不敢以爲實有也眹萌芽之地也不得其眹即莫知其所

萌也可行者言天行之可見者也已信者甚實也造物之所行信乎有之而但不見其形即莫知其所爲使也有情言有實也即已信也無形即不見其形也自日夜相代以下皆言造物之所爲雖在面前而人不可見反反覆覆紬繹許多語句辭甚切而意甚至蓋欲人於此著意自點檢也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

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百骸九竅六藏即人一身之所有者也此
以下又就人身上發明一段更是奇特賅
者備也存在也言人之一身備此而皆在
也吾誰與爲親者言吾所獨親者誰乎這

一親字下得極有理且如人身或有病在
手爲其所苦則方病之時手乃爲身之讎
也六根皆然汝皆悅之乎者言六根之中
皆喜之乎亦有所私喜乎且其在身之用
何者爲貴何者爲賤如頭痒而手搔則手

者頭之役望遠而足行則足者目之役役者臣妾也然而不足以相治者手足耳目鼻舌互相爲用也受役者爲臣役之者爲君足時乎而用手手時乎而用足故曰遞相爲君臣百骸九竅六藏之君臣既不可得而定名則心者身之主也其以心爲君乎心又不能以自主而主之者造物則造物爲眞君矣故曰其有眞君存焉我雖如此推求欲見到實處然見得與見不得其所謂君者初何加損乎情實也故曰如求

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大抵人之形體非我自有必有所受者既受此形於造物則造物與我相守不亡以待此形之歸盡而後已而人不能一順乎

造物乃爲外物所汩與之或逆或順以此而行盡其一生如駒過隙不能以一息自寧故曰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相刃相逆也相靡相隨汩沒之意終身役役言自苦也不見其成功言無益也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即此意也薾然疲役又形容其役役勞苦之狀不知其所歸不知何日可休歇也人生之自勞如此壽雖百年亦何益故曰不死奚益其形化者從衰得白從白得老也年彌高而德彌卲則

是形化而心不化在我旣無見識徒以心為形役形衰而心亦疲矣故曰其心與之然芒芒然無見識也彼愚惑之人亦當回首自思曰凡人之生其胸中本若是昧然無見乎豈我獨昧而人亦有不昧者此意蓋謂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天理未嘗不明汝以人慾自昏故至於此知道之人豈如此芒昧乎此所謂金篦括膜要汝開眼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

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成心者人人皆有此心天理渾然而無不備者也言汝之生皆有見成一箇天理若能以此爲師則誰獨無之非惟賢者有此愚者亦有之知代代古賢者之稱也代變化也言其知變化之理也心自取者言其心有所見也若此心未能見此渾然之理而

强立是非之論是者自是而不知其理之本然譬如今日方始適越而謂昔日已至之矣天下寧有是理哉此謂强其不知以爲知也如此則是本無所見而强以爲有既已無所見而自以爲有所見雖使古聖人復出於汝亦不可曉他人又奈汝何哉

神禹即禹也借以爲古聖人之稱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

此篇本爲齊物論是非而作前旣發爲三籟之論謂天地之間凡有聲者皆出於造物却又引而伸之演說人身皆爲造物所使紬繹發越至成心處而後住自此以下却說是非之論風之於竅比竹之聲吹萬不同皆聲而巳聲成文而後謂之言言則非吹比也所謂言者皆各言其意也故曰言者有言此四字便是是非之論其所言者特未定也謂汝雖有此言其出於汝耶其出於造物耶故曰未定其言果汝之言

邪其在汝者未嘗有此言而爲造物所使遂爲此言邪鷇者鳥之初出卵者也鷇之爲音未有所知汝之有言亦不自知若以爲異於鷇音則實不能自異則以爲與鷇音有分辨乎無分辯乎言其實一同不可得而分辨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

聲三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三

聲三

鬳　齋　林　希　逸

内篇齊物論下

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道本無眞僞不知道因何而隱晦故有此

眞僞至言本無是非不知因何而隱晦故有此是非之論惡乎往而不存者謂大小精粗是道無乎不在也惡乎存而不可者謂是是非非皆可也小成小見也一偏之見也因人之偏見而後此道晦而不明榮

華者自相誇詡以求名譽也偏見之言自相誇詡則至言隱矣自是而後始有儒墨杞是非之論人之所非我以爲是彼之所是我以爲非安得而一定若欲一定是非則須是歸之自然之天理方可明者天理

也故曰莫若以明物無非彼者言以我爲是則以彼爲非也物無非是者言我以爲是則人以爲非也在彼之說我則不爲之見察在我知者則自知之物我不對立則無是無非因物我之對立而後有是有非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有彼有是止與方生之說同此是撰出一

箇方生字來做譬喻蓋生必有死二者不可相離若只說生而不說死是見得一邊而已雖然汝雖見得一邊據道理來他自相離不得如生則必有死死則必有生纔有箇可便有箇不可纔有箇不可便有箇可如何離得既知其說之不可離則不若因其所是而是之因其所非而非之古之聖人所以不用一偏之見而照之以天理者即因其是而已矣前說因是因非此又只言因是省文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若以是非而論則它之說一是非也我之說又一是非也我與它又何以異汝雖分爲人我其實分不得故曰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言彼與我皆無也偶者對也若使彼之與我不對而立混人已

而一之則爲道之樞要矣環之中必虛我得道之樞要則方始如環中然如環之中則無終無始而無窮矣是亦無窮非亦無窮者言聽其自然也如此則爲自然之天理故曰莫若以明舉前一句以結此段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指手指也以我之指爲指則以人之指爲非彼非指之人又以我指爲非若但以我

而非彼不若就他身上思量他又非我物我對立則是非不可定也馬博塞之籌也見禮記投壺篇下馬有多寡博者之相是非亦然若以此理而喻之則天職覆地職載亦皆可以一偏而相非矣萬物之不同飛者走者動者植者亦若籌馬之不同亦可以一偏而相非矣此蓋言世間無是非也只緣有彼我則有是非終不成天地亦可以彼我分乎此皆譬物論之不可不齊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可者可之不可者不可之故曰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無精粗行之即成皆自然也

謂之而然說底便是也我何所然乎曰其然者而然之我何所不然乎因其不然者而不然之物固有所然者固本來也言物物身上本來自有一箇是底故曰固有所然固有所可既有所然有所可則物物皆

如是也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
爲一

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梁橫而柱直厲惡而施美恢大之與褊狹詭變之與循常譎詐之與平直妖怪之與祥瑞皆不同者也以道觀之則橫直者各當其用美惡者各全其質皆可通而爲一矣言皆歸之造物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
通爲一

成毁物之相反者也然無毁則無成無成則無毁譬如木之在山伐而用之毁也以之作室則爲成物矣譬如用藥㕮之咀之分也合而和之可以成藥有筋有角而後成弓在弓則爲成在筋角則爲毁秦不亡則漢不興漢雖成而秦則毁以此觀之初無成也亦無毁也故曰復通爲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唯達道者知此理之爲一則去其是者不
用之而寓諸庸之中以常爲用而隨用皆
通通則自得矣故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
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盡也此
亦無他不過因是而無是非之爭如此而

已惟至於不知其然而循其自然此則謂
之道也以下句已字粘上句已字此是其
筆端遊戲作文字處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悦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神明猶精神也勞苦精神自爲一偏之説强相是非而不知理本同者謂之朝三此亦是做兩字設譬喻起與方生一樣文法芧山栗也一名橡子名三與四也實通七數也名實未嘗變但移易朝暮而衆狙但喜怒隨之此喻是非之名雖異而理之實則同但能因是則世自無爭矣洪野處云列

子勝於莊子如此譬喻二書皆同但把字數添減處看便見列子勝不得莊子和之以是非者和其是非而歸之一也天均者均平而無彼此也兩行者隨其是非而使之並行也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未始有物者太極之先也古之人者言古之知道者自無物之始看起來則天下之理極矣其次爲有物是無極而太極也自有物而有封是太極分而爲兩儀也兩儀雖分覆載異職各循其理何嘗有所是非是非起於人心之私彰露也私心既露則自然之道虧喪矣道既虧則有好有惡在我則愛而在物則惡佛氏所謂愛河是也虧其道而溺於愛此自人心之私然以造

物觀之何嘗有所成虧故曰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此言人世是非之爭到了皆歸之空也此一段固是自天地之初說來然會此理者眼前便是且如一念未起便是未始有物之時此念既起便是有物因此念而後有物我便是有封因物我而有好惡喜怒哀樂便是有是非未能回思悉念未起之時則但見胷次膠擾便是道虧而愛成及此念一過依然無事便見得何嘗有成有虧莊子之言若

迂闊若能如此體認則皆是切身受用之
事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

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

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旣説成虧之理却以鼓琴喩之最爲親切
且如有琴於此用而鼓之則一操之曲自
有終始此終始生於旣鼓之後若不鼓則
安有終始哉如人一念若不起則亦無有
物我之同異也昭姓也名文古之善鼓琴
者師曠樂師也策擊樂器之物也今馬鞭
亦曰策左傳繞朝贈之以策羊曇以策擊
西州門皆馬策也枝猶持也持而擊曰枝
此二字想古語有之師曠枝策即言師曠

擊樂器也據梧以梧爲几而凭之故曰據梧因上言鼓琴遂引說二子言三子之技皆精幾盡也言其智於此技極其盡也枝精而有盛名於世故曰皆其盛者也載事也末年晚年也言從事於此終其身也三子之好自以爲異於天下之人故曰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三子既自好之又欲誇說於人故曰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我雖如此誇說而所聽之人本自分曉乃強欲以此曉之故曰彼非所明而明之如惠子之

强辯自愚也而以終其身堅白本公孫龍之事莊子却以爲惠子但借其分辯堅白之名耳昧自愚也上言三子此但以惠子之辨爲結亦是文法也堅白注家以爲堅石白馬之辨蓋曰堅則爲石言石不必言堅白則爲馬言白不必言馬亦循黃馬驪牛三也史記蘇秦傳注又曰龍泉水淬刀劒時堅利故有堅白之論曰黃所以爲堅白所以爲利齊辨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二說雖殊皆辨者之事爾昭

文旣以鼓琴終其身而昭文之子又傳文之緒業亦終其身綸緒業也上言惠子下句又以昭文之子結此是筆端鼓舞處終身無成者言只它一人自會教别人不得故曰無成凡天下之事若只據其所能而

可以爲了當則我之現前所能者謂之了當亦可也若據此現前者未爲了當則凡天下之人與我皆不得謂之了當成猶言了當也此兩句雖是結上三子之技然其意甚廣蓋所言三子之技亦是譬喻物論

是非非專說三子也滑疑言不分不曉也
滑亂而可疑似明而不明也耀明也聖人
之心其所主者未嘗著迹故其所見之處
若有若無圖欲也言聖人之所欲者如此
也所以去其是不用而寓諸尋常之中此

之謂以明自物無非彼以下至非一無窮
也既解以明二字自以指喻指以下至適
得而幾矣又解因是二字却直至此處又
以此之謂以明結之文勢起伏縱橫變化
綱領自是分曉僕嘗謂齊物論自首至尾

只是一片文字子細看他下字血脉便見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段又自爲是不用一句中是字生來故曰與是類乎與是不類乎此便是他下字血脉前言言非吹也到此換頭又喝起今且有言於此一句亦是從前後血脉以其類者與其不類者易地而看則見類與不類皆相類矣其意蓋曰把他做我看把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一般故曰與彼無以

異矣此便是以指喻指以馬喻馬之意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莊子之文纔下雖然作一轉處其語皆妙其意蓋謂雖云無是無非亦且說一說故曰請嘗言之始太極也未始有始無極也

未始有夫未始有始此無極之上又一層也有有物也此有之生必自無而始故曰有無也者無字之上又有未始有無即無極之上一層也列子所謂有太質有太素有太初亦是此意當初本無箇有不特無箇有亦無箇無忽然有箇無則必是生出一箇有如此推明其意蓋謂其初本來無物因有我而後有物我因有物而後有是非大意不過如此却恁地發明果是高妙據此處合曰俄而有有矣今不曰俄而

有有而曰俄而有無此皆其筆端入妙處
這箇無字雖是有了果是喚作無得否故
曰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箇無字
雖未可知然既喚作無字便是有無之名
矣故曰今我則已有謂矣然我雖有此言
謂即言也然不知此言果可謂有邪果可
謂無邪此與鷇音處同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
殤子而彭祖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
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

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此兩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無之理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論秋毫之末至小也而謂之莫大太山至大也而謂之為小其意蓋謂既名曰秋毫纔大些箇便不可以秋毫名之矣

太山纔小些箇便不名爲太山矣若以太山爲大天地更大故太山謂之小亦可殤子爲名則是極殤子之數矣更多些箇則不名殤子矣彭祖雖曰至壽比之天地彭祖爲夭矣此兩句細看得出便是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人會如此看則大而天地與我並生於太虛之間天地亦不得爲大而萬物又與我並生於天地之間雖一草一木一禽一蟲亦與我相類故曰天

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說了箇一字
却就此一字粘起曰既爲一矣且得有言
乎意謂既是混然爲一則和箇一字亦不
當有今既有一字矣則安得謂之無乎以
混然之一與此名一之言自是兩箇故曰
一與言爲二既有此二矣又有一與言爲
二二句則成三箇矣自此三箇但管生將
去自千而萬自萬而兆直至巧於曆者亦
筭不盡而況凡常人乎若如此看得來當
初因箇無字引起遂至於有自有而一自

一而二自二而三已自如此言之不已何況更自有而生有耶以此而觀則惟無適為是何以謂之無適即因是而已自箇是字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此段又自是字上生起有封即有彼我也有常者有主也至道至言本無彼此因人心之私有箇是字故生出許多疆界畛疆界

也八德之名只是物我對立之意却鼓舞其文做出四句左右彼此對立之名也倫理也義事宜也纔有彼此對立則說理說事各有主意也分分析也辨辨別也分辨皆同但字有輕重纔有主意則各自分析辨別也競爭亦一意但競則甚於爭爾既有分辨則大者必競小者必爭也看此等文字即就字義上略攛掇得伶俐便自好若道倫又如何義又如何分又如何辨又如何爭又如何競又如何便非莊子之意

矣且倫字義字分字辨字競字爭字本無甚分別如何名以八德看得他文字破不被他鼓舞處籠罩了方是讀得莊子好雖使莊子復生亦必道還汝具一隻眼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上面既說了彼我是非到這數句又別生

箇說話來發明此老胷中多少玲瓏多少
快活六合之外天地之外也存而不論即
釋氏所謂四維上下不可思量也六合之
内宇宙之間也宇宙之間合有許多道理
聖人何嘗不說但不立此議以强天下之
知春秋史書之名也此一句又是旣有君
臣上下凡見於史册者皆是先王經世之
意聖人豈容不立此議而何嘗與世人爭
較是非蓋天下之理惟其不言則爲至言
纔到分辯處便是你胷中自見得不透徹

也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到這裏又自發一箇何也之問懷之者退藏於密之意也聖人於此卷而懷之衆人於此則必辯而明之以相誇示纔有分辯便是無見識處故曰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

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
葆光
對立者曰稱謂之大道則無對立者矣不
言之中自有至言故曰大辯不言無仁之
迹而後顯大仁嗛滿也猴藏物曰嗛以廉

為廉則有自滿之意國語曰嗛嗛之德不
足就也言其自小即此嗛字清畏人知清
畏人不知皆不得為大廉矣不忮者不見
其用勇之迹也既說此五句下面又再解
一轉昭著明也道不可以指名昭然而指

名則非道矣故曰不道言而形諸辯則是自有見不及處矣常者可見之迹也有可見之迹則非仁之大成矣廉而至於有自潔之意則不誠實矣清自潔意也信實也勇而見於忮則必喪其勇矣园圓也言此

以上五者皆是箇圓物謂其本混成也若稍有迹則近於四方之物矣謂其有圭角也幾近也向字與於字同意天下之眞知必至於不知爲知而止則爲知之至矣不知之知便是不言之辯便是不道之道若

人有能知此此則可以見天理之所會矣故曰此之謂天府天府者天理之所會也天理之所會欲益之而不能益故曰注焉而不滿欲損之而不能損故曰酌焉而不竭至理之妙無終無始故曰不知其所由來

葆光者滑疑之耀也葆藏也藏其光而不露故曰葆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

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昔者上著一故字便是因上文而引證也宗膾胥敖之事無經見亦寓言耳不釋然者不悦也蓬艾之間喻其物欲障蔽而不知有天地也謂彼之三國物欲自蔽未能向化而我纔有不悦之心則物我亦對立矣十日並出亦見淮南子此蓋莊子寓言淮南子又因之而粧撰也言日於萬物無所不照況我之德猶勝於日而不能容此三子者乎此意蓋喻物我是非聖人所以

寘之不辯者照之以天也十日之説即莫
若以明之喻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
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
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
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此段又自知止其所不知上生來又自前
頭是字上引來所以道一篇只是一片文
字齧缺同是之問王倪不知之對便即是

知止其所不知但如此撰道名字鼓舞發揮此所以爲莊子也既曰吾惡乎知之又曰雖然嘗試言之此皆轉換妙處知之非不知不知之非知此兩句發得知止其所不知又妙其意蓋謂不知便是眞知也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

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
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
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
且吾嘗試問乎汝者又爲發端之語也鰌
安乎水猿猴安乎木人豈能處此既各安
其所安而皆不能安其所不安則是三者
所處皆非正也豈得以人異乎猿鰌哉芻
草木之食豢肉味之食也薦草也帶蛇也
麋鹿則食草蜈蚣則食蛇鴟鴉則食鼠人
則食芻豢所嗜好甘美皆不同則四者之

味孰為正哉猵狙獦牂也猵狙以猨為雌麋鹿一類物也鰌與魚非二物即如此下語此一段雌雄之喻却就毛嬙麗姬發此三句言人之悅好色者其與禽魚何異我之視猨鹿亦猶猨鹿之視我然四者之於色孰為正乎決猛也驟走也此三節皆為是非物我之喻故結之曰自我觀之仁義之分是非之論紛然而淆亂亦猶處味色之不同又安可得而辯哉樊然紛然也殽雜也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

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

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

變於巳而况利害之端乎

王倪即至人也神矣者言其妙萬物而無

迹也不熱不寒不驚即遊心於無物之始

也一死生之大且不爲之動心而况利害是

非乎此一句却是朴實頭結殺一句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此因至人又發聖人之問且就此貶剥聖門學者務事也不從事不以爲意也有就有違則是知有利害牟利害不知何就違之有物之求我歸我也亦不以爲喜不緣道無行道之迹也無謂有謂不言之言也

有謂無謂言而不言也孟浪不著實也夫
子指孔子也言我以聖人之事語之夫子
其言有妙道而夫子以爲不著實之言吾
子之請如何吾子即長梧子也瑩明也言必
黄帝而聽此而後能明之

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
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
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
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
而以是相蘊

汝亦大早計者謂汝之所言方如此而早
以爲妙道之行是見少而自多之意鷄未
出卵而早求其呼更挾彈而未得鴞早求
之以爲炙此早計之喻也時夜度其時而
呼更也我試爲汝妄說汝且妄聽之看如
何妄猶言未可把作十分眞實說未可把
作十分眞實聽也奚何如也此一字奇旁
日月附日月也挾宇宙宇宙在其懷內也
脗合者言渾然相合而無縫罅也言至理
混然爲一也滑汩汩也惛惛昧也人世汩

汨涽涽以隷而相尊者皆置之而不言也
士尊大夫大夫以士爲隷大夫尊卿卿又
以大夫爲隷推而上之彼此皆隷也而却
自爲尊卑衆人迷於世故役役然聖人以
不知知之則渾渾然猶愚芚也愚芚無知
之貌也參合也合萬歲而觀上此一理更
無間雜故曰一成純萬物盡然者言萬物
各然其所然人人皆有私意所以天地之
間自古及今積無限箇是字故曰以是相
蘊相蘊者猶言相積相壓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

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
是旦暮遇之也
前面就因是上發到以是相蘊處却又把
前頭死生無變乎已一句就此發明喪去
鄉里也弱喪者弱年而去其鄉也又留他

鄉而忘其故國恐悦生而惡死者亦似此
也麗姬晉獻公之姬也姬得於驪戎之國
故曰麗之姬艾麗戎地名封人守封疆之
人也始者去戎而來晉故以爲悲及其旣
貴與王匡牀而食而後以始之泣爲悔以

此爲死生之喻也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語占夢書多有之夢覺之間變幻如此方其夢也不知為夢又於夢中自占其夢旣覺而後乃知所夢所占皆夢也此等處皆曲盡人情之妙若此處見得到則知衛玠之問樂廣之答皆未爲深達此亦學問中一大事如樂廣之許則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果爲何如耶大覺見道者也禪家所謂大悟也君貴也牧圉賤也愚人處世方在夢中切切自分

貴賤豈非固蔽乎竊竊然小見之貌其與汝所言皆在夢中我今如此說謂汝爲夢亦夢中語耳此意蓋言人世皆是虗夢但其文變化得奇特弔至詭怪也我爲此言可謂至怪然至怪之中實存至妙之理使萬世之後苟有大聖人出知我此等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此亦後世有楊子雲必知我之意解見解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旣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旣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旣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此一節又自以是相蘊處生來亦前所謂利害之端也勝負不足爲是非則是我與

若辯者彼此不能相知也黮闇者言其見之昏也二人見既皆昏則將使誰正之議論與彼同既不可議論與我同又不可若皆與我與彼不同亦不可若皆與我與彼相同亦不可我是一箇若是一箇此人又是一箇則是三箇人皆不能相知必須別待一箇來故曰待彼也邪此彼字便是造化矣便是天倪矣天倪即前之天均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

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倪分也天倪之所以和者因是而已是與不是然與不然皆兩存之即前之兩行也

纔以爲是纔以爲然則又有箇不是不然起來便有是非之爭也聲言也化聲者謂以言語相化服也相待者相對相敵也若以是非之爭強將言語自相對敵而求以化服之何以因其所是而不相敵邪故曰

若其不相待此二字下得最奇特若其猶言何似也不相待而尚同則是和之以天倪儘可游衍儘可窮盡歲月故曰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因之順之也曼衍游衍也窮年猶子美所謂瀟灑送日月也能如

此則不特可以窮年併與歲月忘之矣非特忘歲月併與義理忘之矣年義既忘則振動鼓舞於無物之境此振字便是逍遙之意既逍遙於無物之境則終身皆寄寓於無物之境矣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此一段又自待字上生起來罔兩影邊之澹薄者無特操者言其無定度也吾有待而然者言影之動所待者形也我雖待形而形又有所待者是待造物也形之爲形亦猶蛇蚹蜩翼而已我豈徒待彼邪蜩蛇既化而蚹翼猶存是其蛻也豈能自動耶

我既待形形又有待則惡知所以然與不
然哉此即是非待彼之喻也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
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
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

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此一段又自前面說夢處生來栩栩蝶飛
之貌自喻者自樂也適志者快意也言夢
中之爲蝴蝶不勝快意不復知有我矣故
曰不知周也蘧蘧僵直之貌此形容既覺

在牀之時此等處皆是畫筆在莊周則以
夜來之爲胡蝶夢也恐胡蝶在彼又以我
今者之覺爲夢故曰不知周之夢爲胡蝶
與胡蝶之夢爲周與這箇夢覺須有箇分
別處故曰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一句似
結不結却不說破正要人就此參究便是
禪家做話頭相似此之謂物化者言此謂
萬物變化之理也
此篇立名主於齊物論末後却撰出兩箇
譬喻如此其文絶奇其意又奧妙人能悟

此則又何是非之可爭即所謂死生無變
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之意首尾照應若斷
而復連若相因而不相續全是一片文字
筆勢如此起伏讀得透徹自有無窮之味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四

聲四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四　聲四

鬳　齋　林　希　逸

内篇養生主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道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已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

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筭自以爲知爲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儆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爲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爲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爲善又無近

名之事可稱爲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爲惡
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
不敢爲仁義之操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
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
理自然迫而後應以無心以此爲常而
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爲
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
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
子所謂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也孟子自

心性上説先仗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
上説便如此恍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
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
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
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爲惡

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
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
爲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
駢拇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
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爲的當也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

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肩有斜勢也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踦踦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箇宰牛底人砉與入音騞亨入音砉然嚮然騞然皆是其用刀之聲卻以奏刀兩字安

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在我牀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砉嚮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著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譆歎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

未嘗見全牛也

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太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

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爲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綮音頃肯綮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況大軱乎軱音孤大骨也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庖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爲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刃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遊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為養生之法也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
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
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
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

得皆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
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
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
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
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

用刀皆在於大郤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箇難事做怵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爲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爲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著力也謋音懸解音蟹謋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已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

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
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
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
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
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
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
似全無事時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
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
輕輕結以得養生焉四字便是文勢操縱
省力處須子細看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刖之人為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刖之邪刖是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時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

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

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爲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蘄畜乎樊中蘄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王音旺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汩没之中更自好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

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剥便是爲貶剥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〻〻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〻〻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爲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爲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爲非常人

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
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
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
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
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

受而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
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倍與背同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
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

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著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旣知其來去

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爲樂去亦不足爲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柰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譬喻結末豈非文子絕妙處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五

聲 五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五

鬳齋　林　希逸

内篇人間世上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葢謂既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絶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以不爲一篇段意思

顔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

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
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
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
曰以澤量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却倒一
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

澤也雲夢昔皆爲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
夢土作乂而曰雲土夢作乂玄亦纖纊亦
纖不曰玄纊纖而曰玄纖纊此文法也如
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强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

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
莊子卻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
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
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

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之衛君使
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其國可安也
若殆往而刑耳若汝也殆將也汝如此而
往將爲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適不
欲雜着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

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古之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告他人苟存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所行雖爲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知私智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相軋著相傾奪也

爭之器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知用
彼此用智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知
皆天下之凶事此事不可以盡行言行之
必有禍也矼厚也厚德即實德也厚信實
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
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達曉彼
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强以仁義法度之言
陳術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
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菑人
者凶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菑

反及汝汝今此去殆且為人所留而已豈能化衞君而救其國乎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

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爲彼旣不知賢則安知汝爲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曾召汝故曰若惟無詔汝旣不召而自往則彼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鬬爭也捷

勝也汝到此時爲其所困則目必將眩然

熒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爲顏色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容貌之間必見恐懼踧蹐之形

也心且成之者言用心以成順之也梁武帝辯折賀琛處正合此卦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凶暴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旺則是水救水火救火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其爲惡愈無窮極所爲暴戾益甚矣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以信於人乃以不信之身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必爲其所殺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是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

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

龍逢比干皆脩其身以愛民爲諫不知民自別人之民汝乃下而傴拊之傴拊愛養之意也桀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所以見殺脩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擠怒之謂此皆好名之過也叢枝

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國爲丘墟死爲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敖有扈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實利也不能勝言不能堪也言求名自利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況汝乎勝音升堯禹無此事皆寓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

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以用也且試以語我嘗試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黽勉而謹終如始也能如此則可否惡惡可者言甚不可也陽為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揚氣方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尋常之人每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人

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
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
與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
之曰小德且不能成況能成大德乎執而
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

以端虛而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
謂我在內無所訾病彼倆止於如此詎能
自以爲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
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

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

然則而下又設爲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眞實也此直字與

眞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渾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爲徒外曲著外盡罄跽曲拳之禮人人皆爲之則我亦以爲之人於我亦無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亦違衆吾從下處生此等議論以譏誚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爲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以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

以爲證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皆有譴讁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許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爲罪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爲徒者言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此事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終是不安諜諜音疊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罪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及化此其猶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爲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

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
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

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著也有而爲之其
易邪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爲之甚易邪
纔萌此輕易之心則皡天之意不相樂矣
故曰易之者皡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生
受用切實處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内一
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

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之以氣則
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
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
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即
爲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即

此虛字便是心齋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
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爲顏子頓悟之言謂
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

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矣者謂汝
之所言盡其理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
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
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
而遊不爲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至
有迹則是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
迹則心無所動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自此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入則鳴是

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語同但文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此皆無心無迹之喩宅居也以混然之一爲吾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閒世之道盡矣幾盡也

絶迹易無行地難

迹足迹也止而不行則絶無足迹此爲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

之迹則爲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爲此却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爲唯無爲而無所不爲則爲難也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爲人使易以僞言爲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僞唯冥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僞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僞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無翼而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爲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不知則爲無知之知此則

造道之妙矣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窒室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

出也以彼之闋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不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慧之意若我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

几遠之所行終而況故爲者乎
耳目之聞見皆内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
則順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内而實外於心
知何以謂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
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
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虗與鬼神通何
況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
即是至誠如神此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
物通故曰來舍上旣說了却結以一句曰
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

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上如此伏羲几蘧以此行而終其身何况其下者乎几蘧或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别發明不可粘上段說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皆務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旣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扣之事其應當緩匹夫之相與扣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況

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懽洽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爲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爲粗臧者不知爲臧臧美也言粗食亦猶美食也常時多

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竈常不冷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旣憂思飲食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胷中焦勞夕已飲氷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爲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也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

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此語豈得謂莊子爲迂闊大言者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

俱生此心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人世之當爲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爲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爲之此心纔王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旣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

如此則爲至德之士爲人臣子亦看所遇
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
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朴實頭做
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生之
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
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
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
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
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

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此下又轉一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爲信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人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曰溢

惡纔是一等過當説話必是不實故曰凡
溢之類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
而疑未能盡信莫致疑貌也纔至致疑則
兩邊之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
曰莫則傳言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爲戒

法言者古有此書也故舉以爲證傳其常
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頭説話
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
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

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旣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句句皆是世情此皆莊子妙處以巧鬬力今之戲相搏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格

手只是則劇其終常至於實實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用巧處奇異也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也始初筵秩秩之時也亂載號載呶之時也蓋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爲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

凡事亦然者言人世他事亦常如此也諒信也始者之相與同爲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生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作爲止爲苟簡之謀弄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說世間又拈

起箇言行來蓋人世之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纔說箇行字便有名有迹有名則喪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不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患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懥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

之出皆不暇簡擇令謗所謂詬罵無好語是也氣息茀然者怒也厲狠戾也怒氣既起則狠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剋核大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爲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爲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爾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五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六

聲六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六　　聲六

鬳　齋　林　希逸

内篇人間世下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
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
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
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上結令君
命也無遷移其令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
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

不可事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强欲
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纔於平常心
上起箇過當之念便是有求益之心此便
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遷令勸
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

殆事人之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
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
不相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
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
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尤當愼也我若乘

事物之自然而遊其心於自然托不得已
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此爲極至矣又
何必有所作爲而後歸報邪報反命也作
爲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眞實而致
君命於衛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眞實
致其君之命而已不可過爲思慮論其成
與不成也即此眞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
汝須要能盡此方可就此又著一難字蓋
謂處此亦難矣所謂遊於彀中中央者中
地也此篇名以人間世者正言處世之難

也看這一段曲盡世情非莊子性地通融
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老只見得道心
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等議論果
爲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爾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聲本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
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
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

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顔闔將爲太子之傅而求教於伯玉有人於此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鑒也殺猶銷鑠也隕霜殺草之殺言其德性爲造物所銷鑠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爲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

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爲過惡則不知改奈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正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爲恭敬隨順之形而内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爲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

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崖者無涯際也言爲事不思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崖皆是形容無知妄爲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爲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

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昔艾軒於此嘗言莆中舊有人父死不葬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且盡親戚憫之斂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爲衆親皆忿之有族人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爲一夕酣飲至于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爲善人正此處道理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

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蚉䖟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此下又說幾箇譬喻螳蜋恃其才之美欲以其臂當車轍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屢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

才美以犯世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於養己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為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蜧灰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蚉寅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搏拊而去之則其馬必至決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上轡絡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

然緣聚也亡與忘同此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有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爲仇者此言處世之難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間世分曉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
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
門户則液樠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
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
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
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
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轅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中皆必以大木爲主絜之以手量之也兩手合而圍之爲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枝可爲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也液樠其液出而樠樠然也樹柱也立木以爲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

可爲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我爲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比量我也柤梨橘柚果蓏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爲人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久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罵

匠石之言也猶今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爲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久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添箇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人我雖櫟樹皆

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故曰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中四箇也字一箇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診占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

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爲社客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櫟也其所以爲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爲汝不知己之人以爲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爲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衆人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譽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乎此幾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然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

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紬繹數句別說話見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蔭賴亦能芘之故曰隱將芘其所藾芘自我芘物也藾彼求蔭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芋藝然咶食紙反以舌咶之則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著人如醉言其臭也此木惟其不材所以能全其生至於如

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著亦以此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嗟乎歎美而言之也

荆氏地名也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杙樁也麗屋棟也高名大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二字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禪傍爲棺用也言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見伐或八圍七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其有可用

所以自禍如此此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之中有曰牛白顙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莊子好奇專要添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以之往祭於河也

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以爲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凡此二段皆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於世必招禍患故以此譬之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糊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頤下而至臍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推髻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凸則管向上也

兩髀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脅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爾挫鍼縫衣也治繲浣衣也以此爲糊口之計鼓筴以箕簸米也播去其粗而得精米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工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諸侯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

用爲大用也此與不才之木亦同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譏侮聖門也來世既不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爲斯人時既不可爲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爲幸耳又何敢他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嘗

至毅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不滿眼殃禍大如屋即此意也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焉陽明

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曲者言回護避就也不能任眞直道而行如此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山木以有用而招斤斧之禍是自取寇傷也

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六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七

聲七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七　　聲七

鬳齋林希逸

内篇德充符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

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獨若之何

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

而往從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即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感之而自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爲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駘也直後而未往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如某者且將師

之況他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率
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
是一句王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
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
釋氏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所謂死
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不得與之變者言
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
與之變也不得不能也與之變著隨之而

變也此語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為異端者謂其於他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然釋氏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著昏沉而不可化故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為善耳其教雖非其救世之心亦切為吾儒者不容不闢其說

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脅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為此學失其心矣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

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遺者落也言天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讀莊子之書與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非眞曰天地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假者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妙處若言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得與之變不與之遺同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變化皆受命於我此猶禪家所

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宗者言萬
物之始也守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守在於
所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
有始也者之意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
守求其意則不止曰始而已如此讀得方
見其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游其和者大
用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
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

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爲一也此兩句看他下語開闔處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子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

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視此禪家所謂六用一原也音豈可觀而曰觀世音此雖異端

之言而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别具一隻眼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欠剩即讀夔蚿一段便是此意此又翻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遺土猶言如土之自遺墜而不知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

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爲己修身也以其知言人有此識知則能修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

人皆有知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爲己可以得心亦是常事耳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人物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衆止

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止能止衆止此一句蓋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之而使之安却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謂將心來與汝安學者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曰與汝安心竟便是此一段話

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

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以松栢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異於衆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駘若如此讀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必有證有驗只一信字卻如此下句不懼下著一實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

者言衆兵也或戰國之時有爲九陣者亦
未可知不必拘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之說
自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徒求名而自信
者也彼惟守此一信且能不變於死生而
況有道者乎此一段令觀佛書中有坐蟒
巖守虎穴者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莊子
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
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官天地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

已府者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之意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亦是府萬物之意但語脉有不同耳寓六骸者言六骸者吾所寄也象耳目與不知耳目之所宜同意目象目而不止於視耳象耳而不止於聽故曰象耳目一知之所知上音智下如字智者得之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於天者而無所不知故曰一知之所知心無所見曰死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登升也假至也注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升至於道無時而不在道也即道不須臾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駘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爲事物者人也言彼豈肯以爲人爲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何嘗求以教人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
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
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
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
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
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
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

又不如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後人者先已也先已而後人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與堯爭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爲善得如堯乎自反言其不自量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狀述也聲述其過以爲足不當亡者衆人皆然不言其過以爲不當存者已鮮矣唯有德者知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

此二句是三等人若命順命也遊彀中數語極奇絶此易所謂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人之生世動是危機易以虎尾喻已爲奇矣而莊子曰羿之彀中彀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善射

莫如羿彀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無此況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云之反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洗字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

滌我而不自知也形骸內外一句最好此
皆刪書所未有者稱者謂其能言也如左
傳所謂魯人以爲敏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
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
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

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若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豈人解

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尊足者性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形骸之外也賓賓司馬云恭貌是也諔詭

幻怪只言好名而已已桎梏者言名爲已之累也天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借孔子以爲言或抑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曰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此語亦有益於世教死生爲一條可不可爲一貫即齊物篇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之意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

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
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
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
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
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
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
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
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
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
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倡常和言其無所作爲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禄富也望人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看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前與物狎也此即鷗鳥不驚之意悶然無意而答之意氾者無繫著之意寡人醜乎醜者愧也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卹焉若有亡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

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
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
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
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
諸御不爪不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
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
駘他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
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骸之美
惡也眴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已

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弄筆處優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意此皆其形容之文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翣非行禮之喪也資用也刖者於屨而無所愛外飾無所施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爪翦不穿耳不修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不得 復使言官中

不得役之也此借全形以形容全德之義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
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
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
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

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
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言死生
亦大而不得與之變於此又以死生存亡
窮達貧富毀譽飢渴寒暑等總言之此是

紬繹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而然爾不足以滑和者言不能滑亂胷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

和豫通三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旣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兊兊亦悅也此一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日周徧咸也見後篇日夜無郤者言日新而不已也郤止也與物爲春者隨

所寓而皆爲樂也物事物也此春字與兑字同接而生時於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接猶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偏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才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

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

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
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
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平
平則可以爲法法準則也内保停也外不

蕩止也即前所謂鑒於止水者又如此變
下其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
性中之和是其德之修也德不形隨事物
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
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四

守住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皆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闉跂曲背也支離傴之貌也無脤無脣也

傴曲趹脣醜之甚也肩肩者細長之貌也甕㼜大癭項瘤者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傴瘤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如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一猶不若人之喻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誠忘者眞忘也知有形而不知有德者眞忘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

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聖人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
知去聲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
能也孽音孽也膠泥也固也接接於外而
忘其內也商賈也如所謂買名於天下也
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矣聖人
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斷削而自合
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

不用德矣不貸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天爵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不求人爵也

以接而生時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之所知由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後所以爲異端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

不以好惡内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内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辯之言有人之形
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語惠子因而問之
也羣於人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
身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
獨成其天與天爲徒也言人能外於是非
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爲徒而所造者大矣
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
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而
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
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皆爲病益

生若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爲資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惠子爲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辯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守舍是也槁梧枯木以爲几也瞑倦也堅白辯之名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成一篇序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爲作者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七　廿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八

聲八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八　　聲八

鬳齋　林　希逸

內篇大宗師上

大宗師者道也猶言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

有眞知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爲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盡者故曰人所爲人事盡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不役役以傷生故曰終其

天年旣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可否之當也事旣定而後

見其當與不當之一字下得最工若以爲
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爲出於人又
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詐知天之非人人
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而又
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便見天所爲
與人所爲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此等
處當子細玩味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此
言有道者也
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

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
於道也若此
寡不足也不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
之功雖成亦不以爲誇雄誇也士與事同
古字通用如東山詩曰勿士行枚也謩謀

也無心而爲之故曰不謩事過而弗悔過
失也猶今曰蹉過也當而不自得當謫當
也猶今曰恰好也事成也自得自多也凡
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爲悔不
以成爲喜也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

埶即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能登假於道
言其所見深造於道也兩若然者此是莊
子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
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
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也其
覺無憂者與接爲構而不以心鬬也其食
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塞飢以倉是
也其息深深眞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修

養之論其原在此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深皆自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哇吐也嗌咽也內無眞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

聲入

三

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莊子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跳便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嗜慾者人欲也天機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欲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

道書佛書皆原於此足見此老自得處不可草草讀過惜不見大慧張平叔與之論此

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

此一段只說生死出生也入死也翛然而往翛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忘而復即是生死兩字不距者不逆也翛

然隨之之意也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即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曰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是不求其所終也受受其形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喜復歸也全而歸之

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即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命人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細讀之不捐者不斯須離之意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

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
語孟之法求之前輩云佛氏說性止說得
心既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
寂靜也面壁十九年是其容寂處頯大也

顙額也頭容直故見其顙頯然淒然怒也
暖然喜也無心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也
極止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各得其宜
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以接而生時
乎其心者也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

用兵毒天下也施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行之則亡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力於我何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

形容處說得多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爲仁蝵萬物而不爲義皆是此類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

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眞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眞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無一物不得其所爲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爲樂不足爲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疎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爲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子能之未

能通利害而爲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必爲名名者實之賓爲賓失已也故曰非士真自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偕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爲役於人而失其已者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狐不偕務光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自得也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
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
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
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
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

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
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爲勤
行者也

此一段形容之語儘有温粹處但說得太
澒洞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朋

中立而不倚也慊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
者奉承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
與乎容與也觚德之隅也觚而不堅有德
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
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邴邴喜貌似喜而

不喜崔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
猶悶然而後應也滀聚也充悅之貌其生
色也䏲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止我德者
即所謂虛室吉祥也止止也與乎自得之
貌厲嚴毅之意望之厲然亦與世人同也

而其中實有確乎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
謷乎大之意也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制
好閉不欲開口也連合也密也方其未言
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曰悗乎
其忘言也兩句即一意悗乎俯下之貌體
本也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
教此則曰以刑爲本而禮爲附皆是反說
綽乎其殺者雖殺之而綽綽乎毋忤於我
心也行於世以禮徇俗也時乎用知則用
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

自然也循乎自然而無所容力譬如人登
小山有足行者皆自至人以爲勤勞而後
至言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也此無
容心之喻也丘小山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
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
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即好惡也其
一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有異同皆不
出乎造化之外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

一人能以好惡爲同則知天者也故曰其一與天爲徒若以好惡爲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一與人爲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眞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一與不一皆一也一即大宗師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

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

死生猶旦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預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曰命曰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人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爲衆父父故曰其有眞君存焉卓高也不可及也眞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

而不知道之爲大宗師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相呴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爲不若體道而無爲也譽堯非桀一句雖若不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

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别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皆此意也兩箇泥牛鬭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能無勞老而筋力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而有時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

失也言人之爲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宜也遯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於天則無所遯矣萬物之眞實處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安知其所止苟能知之則萬物皆備於我天地與我爲一其樂可勝計哉

聖人遊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況道乎萬物之所繫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也說得一節

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若聖賢之言則平易而已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

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爲無下手處也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字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

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爲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不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六合也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毋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崘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宫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説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狶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狶韋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言整齊乾坤也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修煉家之所祖堪坯山神襲崐崙有崐崘也馮夷水神肩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玄宮猶今太清眞境禺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僊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

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手入其間又以彭祖傅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令作一眼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

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
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
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
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
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
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
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
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
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葵子綦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令修煉家之説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

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謂一節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胷中朗然如在天平旦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

死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生生字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而不爲死生之而不爲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攖者拂也雖攖擾汩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攖擾而後見其寧定故曰攖寧攖寧也者擾而後成此名也

九箇聞字眞是奇絕副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故曰副墨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

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
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聶與囁同以言自
許故曰聶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
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謳者言之不足
而永歌之也於嗟歎也言其自得之樂也

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
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
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
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言道

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九

聲九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九

鬳　齋　林　希　逸

内篇大宗師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䠣而

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
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
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
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
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

藥平九 一

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
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
又何惡焉
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

後有也既有有而後有生死也莫逆於心
心皆目悟而相契相順也偉哉造物者言
造化之大也拘拘者病之狀也曲僂曲身
貌發背瘡也五管瘡之發處也頤下而隱
於臍肩膂而高於頂皆形容其病軀之狀
句贅髻也指天露頂也在身陰陽之氣不
和而後成病故曰有沴其心閒而無事不
以病爲憂也跰𨇤扶曳而行之貌自照于
井而見其形歎曰使我爲此拘拘者造物
也汝惡之乎此子祀戲問之也假使也浸

漸也此一段最奇只浸假二字便自奇特言假使造物漸漸以予之身化而爲他物吾亦將因而用之此即順造化而無好惡之意是雖寓言亦自有理得者時失者順即前所謂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亦是說死生之理縣解者言其心無所繫著也苟爲物所著則不能自釋故曰不能自解物有結之萬物豈能勝天此皆安於自然之意自然之天即大宗師也樂軒嘗云莊子三十二篇只是自然兩字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

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曾子之易簀其言如許聖賢之學也莊子為此論又自豪傑叱者呵止之聲避者使其妻子遠去也怛驚也謂其無以哭泣而驚怛將化之人鼠肝蟲臂言至小之物也便是趙州火燒過後成一株茅葦之論但其文奇唯命之從我不聽則為捍逆亦前段物不能勝天之意鑄金之喻亦自奇絕

賈誼曰陰陽爲炭萬物爲銅皆自此中抽繹出金若能言人則必以爲怪造物之視人亦猶大冶之視金此等譬喻非莊子孰能之成安也成然寐之狀也蘧然覺之狀也以生爲寐以死爲覺却下六字如此結

上一段眞文之奇處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

尸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
户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
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

相與於無相與相與以無心也相爲於無
相爲無爲而爲也撓挑躑躍之意無極無
止也登天遊霧遊於物之外也相忘以生
無所終窮即所謂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
終也彼言不忘此言相忘則此八字只是

不求其所終五字也莫然沖漠無有之貌
有間有須也徃待事猶助原壤沐槨也編
曲織箔也或編曲或鼓琴指孟子反子琴
張而言也猗助語也嗟來歌者發聲之詞
也反其眞猶言復其初也我猶爲人猗便

是忽聽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此
等皆其文之奇處禮意猶言禮之本也莊
子雖爲寓言而禮記所載原壤貍首之歌
則知天地之間自古以來有此一等離世
絶俗之學今人但云佛至明帝時始入中

國不知此等人不待學佛而後有也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

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修行無有言無德行也無以命之猶言喚作何人始得方外方内猶令釋氏所謂世間法出世間法也意趣旣不同而使汝弔之我則失矣故曰外内不相及而某使汝往弔之某則陋矣與造化者爲人只是與造物爲友遊乎天地之一氣言遊於造物之初附贅縣疣喻此身爲天地間長物必決之潰之而後快卽勞我以生息我以死

之意假於異物便是圓覺地水火風之論四大合而爲身故曰托於同體雖肝膽耳目亦不自知即忘身之意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謂原始要終而不見其初也彷徨浮遊之意芒然無所見知之貌塵垢之外即方之外也無爲之業即自然也憒憒然自昏昏之貌爲世俗之耳目而行禮徒自昏勞此老子禮以强世之意觀者示也音貫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

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何方之依者夫子所依行者方外耶方內耶天之戮民即前所謂天刑之而安可解也謂我不得爲方外之人也吾與汝共之者欲與之言方外之樂也敢問其方猶問其故也魚相造乎水即相濡以沫不若相

忘於江湖之意穿池而養亦自以爲給足言得水不拘多少也得道則隨其分量以爲生無事而自定無事無爲也畸人畸者獨也言獨異之人也侔合也畸則不偶於人而合於天天以爲君子則人以爲小人人以爲君子則天以爲小人矣莊子之所謂君子者有譏侮聖賢之意在於其間蓋以禮樂法度皆非出於自然必剖斗折衡使民不爭而後爲天之君子也此亦憤世疾邪而有此過高之論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蓋魯國者以善喪之名高於一國也壹猶

常也言其常怪之也言怪訝之久矣進於知者言其進進而知道也簡之而不得謂居喪之禮如哭泣之事猶欲簡去而不得也雖欲簡不得而其所爲已爲甚簡故曰夫已有所簡矣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即反覆終始不知端倪之意就先即始也就後即終也順造化而爲萬物故曰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言聽其自然也已乎助語也既聽其自然則安知將化已化與不化哉此類皆其鼓舞發越之語彼

既知道能聽其自然而我乃怪之是我之
夢未覺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
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駭形者形有老少之變也老少之變雖可
駭異而其心閑而無事故曰無損心宅居
也旦生也死生旦夜也知生之所居者暫
則雖死而非實死也故曰無情死情實也
特覺人哭亦哭言隨衆也此是其欲簡而
不得之處是自其所以乃此六字最奇言

其自得之妙所以欲簡不得簡而乃隨衆以哭也此句最難解故數本以上句乃字與下句且字合爲宜也兩字良可笑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也只是且字添一也字前篇中屢有之矣吾者我也且今之相與既以我而怪之又安知我之所謂我果如何邪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莊子大抵如此鼓舞其文若非別具一隻眼者亦難讀也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没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夢鳥夢魚只是前篇化蝶之意今之言者其覺乎其夢乎即所謂蝶夢爲周乎周夢爲蝶乎意有所適有時而不及笑者言適之甚也亦猶杜詩所謂驚定乃拭淚樂軒先生亦曰及我能哭驚已定矣此言驚也造適言喜也驚喜雖異而不及之意同排安排也因物而笑是物獻笑於我此笑出

於自然何待安排故曰獻笑不及排此排
字與下句排字雖同而文勢異不可聯上
字說造物之間事事皆排定死生窮達得
喪禍福皆已定矣我但安其所排隨造化
而去乃可以入於造化之妙矣寥天一收
是造化字寥遠也寥天之一即前所謂其
好也一其不好也一之一也又做成名字
如此皆莊子弄筆處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䪠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

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

資汝者教汝也明言是非辨別是非也爲助語也軹亦助語也奚來爲何必來也黥劓點汚汝也猶言汝被他教壞了遙蕩恣睢轉徙猶前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外之意遙蕩放蕩也恣睢縱橫也轉徙變動也藩者藩籬也言我不敢求其堂奧且願至於藩籬即是願聞其略如此翻下盲者瞽者之喻謂汝無資質不足以聞道也

無莊古之美者也據梁古之勇者也言汝能有道而化我使美者不知其美勇者不知其勇知者不知其知去故習而自悟在汝轉移之間故曰皆在鑪鎚成行也成自然之理也去我前日之習而行乎自然以事先生故曰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也噫歎也未可知者言未見得汝便能如此也吾師乎以下數句方是說出箇篇名大宗師字齏粉萬物而不可名以義澤及萬世而不可名以仁蓋言無爲而

爲自然而然我無容心故不得以此名之
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亦是此意
長於上古言在天地之先也千古萬古常
如此安得以老少名之上而天之所覆日
月星辰下而地之所載山川丘陵多少是
巧且如天左旋經星貼天而不動日月五
星乃右轉或遲或速或流或伏川巖水石
多少奇怪皆造物爲之衆形之間如百卉
羣木多少奇異非巧而何但喚做巧不得
凡此數句皆是形容自然之道遊心於自

然則見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故曰此所遊已言吾之所遊者如此也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其後也

此一段借顏子之名以形容造道之妙畢

竟莊子在當時亦知顏子之爲亞聖也坐忘之說乃莊子之說以此求顏子則誤矣益者言有所得也先仁義而後禮樂是以禮樂爲髙於仁義一節蓋莊子仁義二字只爲愛惡　凡此字義皆與聖賢不同先忘仁義而又至於忘禮樂亦猶所謂外天下而後萬物也至於坐忘則盡忘之矣此有無俱遣之時所謂今者吾喪我亦是此意四肢耳目皆不自知故曰隳枝體黜聰明離形隳枝體也去智黜聰明也大通即大

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睿即通也觀此坐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道爲一也與道爲一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

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奇絶恐其以飢而病故曰殆病矣古人彈琴必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者力弱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出也趨舉其詩所謂情隘而其

詞蹙是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趨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語最精絶求其爲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爲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九

共 [seal]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

聲十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 聲十

鬳齋 林 希逸

內篇應帝王 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

爲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烏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不出於如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爲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弄奇筆處其臥徐徐安

也其覺于于自得也或以己爲馬或以己
爲牛皆置之不問言聽人誰何也其所知
皆實理情信皆實也其德在己皆天眞也
到此處天字又不足以名之是其任自然
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

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處帝王之道
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應帝王意正在此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
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

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
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
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
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肩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

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處事之宜也以
經式義皆出於己言以身為天下法也度
人者化人也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以己
出經式義度人經式義句法便與和豫通
同度音渡孰敢不聽而化言民皆聽順而

化之也歟德者言自欺也非實德也欲以
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蚉蝱負山
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治外者言化之
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
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盡此
自然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爲治斷斷
乎如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爲故其說如此
所以異於吾儒鳥高飛而避矰繳鼠深穴
而避熏鑿言有迹者必自累令不能行無
爲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無知之愚猶不

若二蟲也二蟲鳥鼠也神丘猶曰神皐也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
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以治天下
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
矣
以爲天下爲問便非無爲爲而爲之道故以

爲鄙人之問而使我不豫不豫者不樂也
與造物爲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
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
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莽眇之鳥虛無之
氣也無何有之鄉壙埌之野皆言太虛無
極之地也何帛猶何故也注訓法字法亦
故也以治天下之問而感觸予之心所以
不豫此感字猶言激觸我也帛字崔氏作
爲亦是何故之意淡者憺淡也漠沖漠無
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

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爲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此天根爾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眞實語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己之說寓言則是無名人天根蒲衣子之類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耳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五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指名而譏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彊梁

剛徤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徹通也言事事通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否言學之爲王者事如此可否胥刑徒也易更也猶言卒更也胥易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謂鬼薪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之人也此二等人胥易則勞其形技係則怵其心言如此爲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技係而已怵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

縛者也𧇽合作狸狗能執狸與猨狙之便捷可觀皆以招來縛之禍言有能必自累也執狸字又見天地篇若以有爲之學可以爲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明王矣此貶之之甚之辭也此三句文自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即功成而不有之意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帝力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凡字訓釋亦就平仄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義天施地生雲行雨施天施雨施此二字

平又雖殊其義則一有莫舉名者言其所有人莫得而舉名之民無得稱之意使物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猶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遊於無有筆端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皆是說其名篇應帝王之意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歳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言皆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内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爲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

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亢高也自以其道爲髙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鄕吾視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

也地文者此猶禪家修觀之名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回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爲濕灰灰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機亦是修觀之名德機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爲弗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

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
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
殆見吾善者機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
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
以爲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
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
今修養家以舌間爲天津以頂上爲泥九
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
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

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太沖莫勝亦觀名也太沖太虛也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爲不齊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鯢桓止水流水皆是觀名今佛家以爲觀而古人以爲淵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觀也審信也言鯢桓信乎爲一觀止水信乎爲一觀流水信乎爲一觀壺子到此方說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作蟠非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爲的論若此九

淵皆說盡則不得爲奇文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此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一項卻入第四節文章伸縮之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

觀名虛虛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
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音頹
茅靡者拉扱也波流者恭蕩也言其看我
不出但見拉扱恭蕩故自失而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
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
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為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
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
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

知若不親爲之也彫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即前所謂隳枝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爲而爲之事尸主也不以名爲主是爲善無近名也府聚也前言不蓍事不謀焉用智即是此意有意於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曰無爲謀府事雖不可不爲而不以事自任故曰無爲事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智爲主故曰無爲知主心有所主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體盡無窮而

遊無眹眹兆也始也無眹即無始也天之
受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爲有得
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
則近於迹矣佛經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
是便是此意鋪說至此以一虛字結之此
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著也鏡之
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
迎之將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而見物謂
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
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忤故曰勝物

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豈不奇哉平澹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段只言聰明能爲身累故如此形容墮

肢體黜聰明則爲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粧出日鑿一竅之說皆奇筆也儵忽渾沌皆是寓言不可泥著泥著則爲癡人前說夢矣渾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竅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𪖙說得來便如此詭怪但文亦奇矣

莊子三十二篇分爲内外内篇有七皆以

三字名之自駢拇而下則只掇篇頭兩字
或三字爲名如學而爲政之例其書本無
精粗内篇外篇皆是一樣説話特地如此
亦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
枝大葉處或以爲内篇文精外篇文粗不

然也又有以七篇之名次第而説如曰先
能逍遥遊而後可以齊物論既能齊物又
當自養其身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
之事而後遊於世間故以人間世繼之遊
於世間使人皆歸向於我故以德充符繼

之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人師於我而我自以道爲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則可以爲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

文字最看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篇結得別逍遥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白鳴人世間之命也夫自是箇箇有意到七篇都

盡却粧撰儵忽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
而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
一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
不如此看得破耳向侍先師講春秋至西
狩獲麟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
所以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
曰今日獲麟處看得如何希逸應曰以中
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
但經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當時下

面若更有一句夫子亦必不言矣先師曰

如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更如何添得

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即叩伯已丘丈

之門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某與朋友讀

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着言之喜甚

至半夜方歸後兩日伯已丘文與希逸言

之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　廿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一　莊十一

鬳　　林希逸

外篇騈拇

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騈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騈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騈合也枝旁生也

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皆病也本出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侈矣侈剩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贅縣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則併以仁爲外矣以仁義爲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

也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

以爲亂淫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
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爲非乎而用
明之人則以爲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
已多於聰意亦然蓋以禮樂爲外物也擢
抽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本靜而强於爲
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法也不及者人
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法故曰使天下
簧鼓以奉不及之法簧鼓以言語簧惑鼓
動之也以丸而纍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
辯者之多言連牽不已纍疊無窮而無意

味故以纍瓦結繩比之竄定猶言修改也
修改其言句以爲辯故曰竄句遊心於堅
白同異之間敝勞也跬音企蹻跂也其言
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故曰敝跬
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爲非乎而楊墨之徒
則以爲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自然
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正也
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
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

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正正者猶言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爲駢雖枝而不爲跂雖長而不爲有餘雖短而不爲不足此數句極有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也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在看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

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鳧鶴之喻最佳意與噫同歎也以鳧鶴二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歎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為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為此言自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譏侮之數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手足之駢枝雖皆爲病而不可强去之去
之則爲憂苦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
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蒿
目者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蒙
茸然故曰蒿目蒿者蓬蒿之蒿也蒿目有
獨坐憂愁之意此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
而自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
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爲自苦故並言之又
歎曰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

非出於本然也囂囂嘈雜也三代而下此
說盛行何其嘈雜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
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
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為
若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
繩約膠漆皆修為之喻也侵削戕賊也固
定也屈折其身以為禮樂呴俞其言以為
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

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呴俞猶嫗撫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

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爲正理

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不可虧者亘古窮今不加損也連連不已也膠漆自固泥也纆索自拘束也離性以爲仁義爲之

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以惑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

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

惑迷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

句招猶今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奔命爲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主則殉天下

殉徇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爲外物也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

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之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

於其間哉
博塞讀書二事之美惡不同而亡羊則均
此喻最佳挾筴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
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
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
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君子小人
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
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大以下抑
高之意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

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

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屬性猶言留意也曾曾子也諱參史子魚也名鰍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比曾史亦是以下抑高之意臧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大藏經不過此意安得此

語若此等語皆其獨到不可及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犬逐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箇彼字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則皆爲淫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爾晦翁懲象山之學謂江西

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詆而力闢
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爾
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
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懲而然非語孟二
書之本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
之豈得音志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
有等待通悟之心比尤不可所謂執迷待
悟則隔須彌山矣頓漸自有二機不可謂
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人人皆自頓悟得之
仲弓之持敬漸顏子之克己復禮頓也不

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數語先提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爲仁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爲仁由己由人乎哉語勢起伏便與禪家答話一同子細吟玩方見其味顔子既於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即禪家所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性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修身俟命之事也其曰爲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别人著力

不得也先師嘗曰佛書最好證吾書證則易曉也上不敢爲仁義之操是爲善無近名也下不敢爲淫僻之行是爲惡無近刑也道德自然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爲近刑之事亦不爲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侮堯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已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

周憤悱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子亦是憤世疾邪而後著此書其見旣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處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剥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勉也其言洸洋上音汪下音羊自恣以適已此數句眞道著莊子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許宜反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

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丁邑丁立二反）以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此段言外物能爲身累之意翹足而陸者凡馬立時其蹄必有跂趣者也此是下句處義臺路寢即是王者之宫室義者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必當時有此二字燒剔治馬蹄也刻削也亦削其蹄也雒之籠絡也羈絡其頭也馽絆其足也今所謂前

鞦後鞦也連列之也皁棧槽櫪也衆馬列於其間也整齊排布行列也橛銜也飾鑣纓在頷下故曰前有橛飾之患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間下數箇之

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密如美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篇文粗誤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

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之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刻雒馳驟之齊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匠爲能亦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爲能迹可前篇仁義非人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乃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

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
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
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
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德不離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
矣

同德者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也各
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

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也純一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填填滿足之貌顛顛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樸拙無心之意又就其臥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人各隨其鄉而居自爲連屬一鄉之中自

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羣居深山去人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攀引鵲巢而闚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直小雀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一至

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之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

不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其自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二字接過古文法也令人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及至聖人蹩躠聲十一上步結反下悉結反爲仁踶跂十二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爲六律

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前言及至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應上段也蹩躠勉强而行之貌踶跂行立不安之貌澶漫即汗漫也流蕩之意摘僻用手足之貌僻合作擗向音蘗是也此又是自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中翻出言雖不經其文亦奇始分者言其心迹始分矣分則不純一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樽刻木而爲之故曰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王不

琢不成器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爲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爲强世故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

䒑十一　十三

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爲外物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上文結語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熈鼓腹而遊民能巳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

怒則分背相踶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
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
衡扼車上之物扼輗也月題令所謂額鏡
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闉
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銜絡之意鷙猛也

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詭設計
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皆
是悍鷙不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費計
較也與人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
人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銜轡之事則馬

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闉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爲止於如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太無之縣跂高揭而提起之意踶跂不自安也好知爭利比馬之詭銜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箇長枝大葉處故或者以爲非莊子所作却不然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一 廿

[illegible]口義卷之十二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二　　　　　　　　虛一

鬳齋林希逸

外篇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檐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

相聞網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七智反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悱之雄處粧撰一段譬喻自爲奇特胠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

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緘縢緘
結也攝纒繞也扃管鑰也鐍鎖也世俗之
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
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
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

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
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勑紙
反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

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
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
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
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
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
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肔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
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
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

爲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天下始治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

不得而援也脣與齒似不相關脣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干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爲盜設而反爲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

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卻同也丘夷山頹而夷平也猶曰

山附於地剝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關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也（魯酒薄邯鄲圍又見淮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幷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幷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幷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幷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

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並言以下抑高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言也既爲諸侯則其立國亦

以愛民利物爲事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

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令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爲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

下皆知之也

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擿玉毀珠焚符破璽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絶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

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
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
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
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
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

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
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
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
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

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擢亂者抽擢而紊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抽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絶焚棄之也有瞽曠之耳而後能爲律樂之事塞其耳

則人之聽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説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

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消散也不累無係
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
曾史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並言亦以小
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
爚亂者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

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
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好
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
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

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十二箇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
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
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
去其刼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

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
許大天地方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
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於怪妄然亦
不可不知且如吾閩自無諸以來方見於
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

昧可也近時襄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塼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巧比前穴也其後一壁以鋤斧擊之鞺鞺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非有國者之墳不然書籍所載闕之上無聞焉則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

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令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内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甘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處抽繹出來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便是暗説孟子荀子推而上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

與蘇張之徒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知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知而無道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變詐也削格猶漢書曰儲胥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兎

鹿者亦有之罝罘亦網也知詐以智而相
詐也漸毒相漸染而爲毒亂也頡也
滑汩亂也解垢隅角也堅白解垢異同皆
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取獸之事與
辯者並言之亦是以曽史與斗斛權衡並
譏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如此而至於大
亂皆好智之罪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
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
者是以大亂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

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微而至於喘耎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此歎息一句而結之也喘耎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蝸蜒之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肖音蕭種種㲉實之貌役役務外作爲之貌啍啍嚍嚍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以下便是如此

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啍啍役役兩句對說下面只括啍啍字結便與前篇素樸而

民性得矣處同逍遥遊曰湯之問棘也是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也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三

虛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三

鬳　齋　林　希逸

外篇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此篇又做一句破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淫亂也靜定則不淫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爲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曾史盜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恬比不愉便無輕重矣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
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
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
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
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
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
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
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旣逆則人亦

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爲妄動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喬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鷙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爲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罰之賢非眞賢出於好僞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

間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譏賢者乃與爲惡者對説所以重抑賢者也人人皆慕賞避罰以僞相與則豈能安其性情自然之理哉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

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
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
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爲明而好五色爲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眞
矣故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

爲之故以爲亂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
樂也彼以禮樂爲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
淫相助也助益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疵病
也業能自勞病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
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

聖字上近似能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語孟中字義相紊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知也安其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為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也不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為害矣臠卷局束之貌傖囊多事之貌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齊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儛之謂言之不

足手舞足蹈也此此皆識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爲哉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沈酗于酒微子稱紂也此是文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黙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

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此段直說無爲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
有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
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
之可愛猶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
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書於
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
解其五藏便是不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
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
如尸也龍文釆也尸居無爲而威儀可則

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默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聲神精神也天天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此三句豈可以莊子爲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又奇所以度越諸子炊累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之中漏日如卵處看日影中微塵便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

若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為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炊累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强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攖者無撓亂攖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頹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向上向下皆爲囚殺乃自累自苦之意綽約僚美也剛強之人或爲綽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於虞美人是也廉劌圭角也彫琢磨礲也諺云入大學者菱角入去雞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意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劌彫琢

其內熱時如焦火然其凛凛時如凝冰然
此皆形容人心燥慾憂恐之時一俯仰之
間而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其急
疾也如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
也淵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縣而天
言此念一起之時如縣係於天僨與憤同
僨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
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見得僨
驕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模寫人心最爲奇
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

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股無胈猶髀肉不生之意脛無毛言勞其

足也矜音勤與稚同矛柄也項籍傳鋤耰棘矜此言矜梗其血氣也猶曰柴其内也規爲也言其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柰何處故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此延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如此所以下而小人則爲桀跖之行上而君子

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以爲知而以人爲愚自以爲善而以人爲否自以爲信而以人爲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之意爛熳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此都狼籍了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

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曰絶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釿鋸繩墨椎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淄也脊脊者猶籍籍也罪在攖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

天下之被罪者甚衆氣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手言誒也乃自許自高之貌意歎也甚矣哉言其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恥也上下兩甚矣字意却不同皆是奇筆處桁楊械也相推言行者相挨搒也桁楊椄槢因聖知而有桎梏鑿枘因仁義而有桀跖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跖之嚆矢也椄

槢令枷中横木亦楔也嚆矢令之響箭也
黄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

育也官陰陽以遂羣生是爕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羣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爲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黄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黄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也荒廢也翦翦猶淺淺也

黄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曰茅閒居三月復

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
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
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
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
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

静形將自正必静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
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
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爲善問窈窈
　冥冥遠而不可窮也昏昏默默微而不可

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爲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爲此說也無勞無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是也

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

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愼汝内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吾心也纔多知則爲累矣不識不知而後德全故曰多知爲敗至陽之初大明也至陰之初窈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說話但其說涵

畜莊子要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爲汝者教汝也遂從也猶往也入窮也言欲教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府也此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物皆自

堅固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物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之徤順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昬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

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此兩句
極有味以麤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
手笑亦此意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
是知物無窮而物物無測也子在川上而曰
逝者如斯夫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

可以爲皇下可以爲王此皇王字如聖盡
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
是無爲者也王是有爲者也非三皇與三
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爲土者地
也言居天地之間瞻然無知舉頭但見日

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爲長久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緡與冥同昏暗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故曰當我者緡乎遠我者昏乎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

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
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
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
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
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
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
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
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鴻
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

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
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
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
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
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拊髀雀躍
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儻然自失之貌贄
然屹立之貌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買
油而歸州云久聞投子今見買油翁投子
曰油油看禪宗此事便見雲將曰遊乃是

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爲遊也不輟而對曰遊仰而視曰吁晝得自妙育羣生之問便與前黃帝之問同掉頭搖頭也天忘朕邪朕我也呼鴻蒙爲天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邪浮遊周遊也猖狂軼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鞅掌紛汨也無妄眞也遊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眞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効也民以我爲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

自然而已今旣以有心爲之則是亂逆其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壺也猶言先天也獸羣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羣而去則是有爾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曰罪在攖人心也

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

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然則吾柰何者言今旣如此如之何而可也毒哉猶石頭所謂苦哉苦哉是也僊僊乎急去之貌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急歸

去不必問我這一段粧撰問答處便似傳燈録上說話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别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爲之中而物者化自化者往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淪同淪没也涽没而與物相忘則與涬溟大同矣涬溟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曰魄神曰魂無魂

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解心之心與
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
神自異此等字又當于細體認云云衆多
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
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
無知無覺之貌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
纔有知覺則與道爲二故曰若彼知之乃
是離之此二句甚精微當着眼看凡有分
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闚者見也無
問無闚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即無

爲自然也我能無爲自然則物物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

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去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

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己而不欲其異己是以我皆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何嘗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若謂之獨見則必衆人皆不

知而後可既欲人同我則是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翻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也以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爲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此意分明是譏當時歷聘遊說之士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
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物物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爲而爲自
然而然也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
能物物若知物物之物則豈特治天下而
已故曰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
物之表也操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
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

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伏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已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

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

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羣動不已之貌適往也挈提也汝指舉世之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世間者是出世世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出入而遊乎其間日日如是不見其所終安知其所始故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也我身旣與萬物皆同則不

得而自私是無已矣既已無已則何者爲
有即罷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
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地爲友者方
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皆
在其中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
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
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
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
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

不爲者天也
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底人非上談說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如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麤不相離之意以道爲貴則物爲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道爲尊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也匿隱也瞴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

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麤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强世而不可不爲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爲故曰積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

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爲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

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
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爲而
以道眼觀之則雖爲之而不容力故曰觀
於天而不助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
不累積以高也累積以爲高則是容心不
自然矣累音壘不諜者無計度之心也不
恃者不自以爲恩也會聚也積不化也不
積則化矣薄逼也近也所行雖近義而不
自以爲有曰集義則不化矣不諱者不拘

忌也應應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
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
諱讓退縮之意也接事之間直情徑行無
所退縮故曰接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
紛雜之中而有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

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
去本以就末斡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
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不
爲此物字即是精者爲道粗者爲物事事
物物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

爲然而有不可以不爲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爲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爲而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不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

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
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忽而
不深求之無爲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
爲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爲者也上句便
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
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爲主也臣者
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
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說誤矣此是
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遞相爲君臣

乎其有眞君存焉嘗如此看可也莊子之
書大抵貴無爲而賤有爲前兩轉旣說有
爲者不可不爲又恐人把有爲無爲作一
倒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
不可不察也開闔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
出自是活潑潑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變
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
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
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
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

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爲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曰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爲一之理於此篇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

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云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麤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甲喚做麤中間又著箇不可不三字似此手脚更麤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象若分別得這麤細氣象出方知樂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闢佛只說得皮毛他旣名作出世法又以絕人類去倫紀之說闢之何由得他服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四

壹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四

鬳　齋　林　希逸

外篇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多主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也猶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者爲德我能推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

之則人力無所加矣爲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爲而順自然矣無爲自然便是天德

玄遠也玄古猶邃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

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旣有此分則自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無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

下有前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箇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亦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治之事也事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藝即德德即道道即天故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

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
為一之意義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
耳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
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
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
欲則天下自然足我無為則天下自然化
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
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

苟能無心則非特人服之鬼神亦服之記
曰者猶傳有之也此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
舉以自證此五句極純粹上三句與老子
略同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
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
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
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
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

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夫子言其師也刳心者剔去其知覺之心
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人自然
也爲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已者不言
而喻故曰無爲言之之謂德無爲言者謂
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同之如
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物不同
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
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大
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

有所立德之成也脩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爲無窮故曰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

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
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不近
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爲哀樂不以窮通爲
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

世共之不拘以爲我之私分人亡弓人得
之之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爲尊顯黃屋
非堯心之意也胷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
爲顯故不以王天下爲顯也聚萬物而歸
之一理故曰一府死生亦大矣而無所變

於已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淵乎其居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漻乎其清不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有聲非人考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亦猶前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

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天不成亦是此意但於此書文字說得奇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朴而往猶易言素履往也事事無不爲無

不能而不以此爲名故曰恥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知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其心應之故曰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採猶感也出猶應也萬物皆造化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

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窮究其始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蕩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已

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覩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

冥冥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也人皆以爲無聲而我之所獨聞如八音之相和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

深之又深入玄入妙也而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氣也以無形而見之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也時騁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

以一定言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時中之意脩遠合作遠近其意方足今曰脩遠脩即長也分明是箇近字意或是上面既曰小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快失檢點處但此兩

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如何有此筆法
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
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
象罔得之黄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即
佛經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
火燒須彌山却粧出一段說話如此玄珠
道也知知覺也離朱明也喫詬言辯也象
罔無心也知覺聰明言辯皆不可以得道

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喻也自奇絕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
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
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

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
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乎彼且乘
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
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
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段段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段謂外篇粗於内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

天也言王天下也要邀致之也圾危也殆亦危也聰明叡知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也修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

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爲而不知無爲也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

馳緒末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叢脞之意也物緣爲事爲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事而應各度其宜故曰應衆宜爲物所汩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定而

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化化爲事物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箇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那得這般文筆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

祖只此等閑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爲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又高矣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帥也言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

以此爲臣道以此爲君道皆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富壽多男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爲不足介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處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墮地便有衣食分劑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是也富而使人分之言各付諸人也

天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鶉居無定所也鷇鳥初生者也其母哺之

雖食而非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彰無迹也隨所寓而無戀著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也修德就閒邦無道則隱也厭世而上仙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楞嚴經恒河水之喻便是三患身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既在後其辭又多此亦文之機軸也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猶欲問而封人不之答但曰退已猶言

你去休接輿趨而辟荷杖丈人至則行矣

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關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

顧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便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吾不暇與汝言恐廢吾耕事也俋俋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
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
有箇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名此乃
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曰有
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有矣凡物各有
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也若
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
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字無間便是渾

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
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
生而爲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
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精微莫草草看
動陽也留動靜也靜爲陰此句便有陽生

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既成物矣則生生
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爲我之生者
此謂之形也看他形字却如此說實他書
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一句
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民受天

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體氣
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爲之便是
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
四句第一句德字却是性字此性字却是
性之用矣所以道此書字義當作一眼看
性修反德者言修此性以復其自然之德
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同矣反德
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於無物之初則
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不言之言合
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

下三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却翻一轉又曰喙鳴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旣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之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緡緡猶泯泯也泯泯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大順同矣大順卽太初自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

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
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
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
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
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

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
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
彼之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之
言雖曰堅白同異紛紛多端而我能分辯

之若懸於天宇之間謂能曉然揭而示人也離分析也胥易技係解已見前篇成思者爲人所繫縛而成其愁思也自山林來者言爲人捕而來也前曰執㹨此曰執貍褻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亦奇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動止起

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動止死生廢起之爲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爲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繁亦有所見之言但令

人等閑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人者人事也因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己忘己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

入於天入則與天爲一矣惟其忘而後能爲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處不可執著執著則難讀莊子矣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必

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間葂𧡨𧡨然驚曰葂也沆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拔出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蜋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草木怒生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箇怒字其自爲處者言其自爲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

以示於人人將徃而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衆則自累矣靚靚驚之貌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汒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略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搖蕩也轉移也賊心有爲之心也獨志獨

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旣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性自有而不知爲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然以堯舜爲高而以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豈能勝我我不在堯舜之下卻下句如此也是好奇溟滓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者聖人欲其民如此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
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
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
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

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槹爲圃者忿
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
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
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

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畦間鑿隧爲水溝也搰拔也泆湯洋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桔槔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

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處皆當子細體認子奚爲者猶論語曰奚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于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已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比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黜其聰明也隳汝形體即忘已也汝能如此猶尚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譏吾聖人之言無乏即無落也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竝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卑陬慙恧之貌頊頊自失之貌不自反言

不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爲則爲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桔槔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所行亦與人同而不自知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渲備純一渾全也汒乎無形迹之貌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人心中必無功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

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
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
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譽為損益
譽且不顧而況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
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失其所謂風波言

為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
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
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

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大也假修大修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道也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不分也內本心也外外物也明白則可入於素素者素朴也無爲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性全其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此道宜乎驚異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濵苑

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大壑大海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世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官施不失其宜隨職而各當其任

也拔舉而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
也盡見事事可爲之實順其所可爲者而
行之故曰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所行
所言皆是自爲不爲人而爲也天下自然
化之自爲者爲已非爲人也手撓撓動也

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書曰
惟動丕應徯志是也手撓顧指指麾拱揖
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
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悦共給之之

爲安恬(超條)又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行無慮也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也共利共給與人同樂之意恬乎悵然之貌若嬰兒失母若行失道皆言其無意人世有不得已之意財用飲食皆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比之聖治高一層矣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日月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似無身矣照曠者言大昭晰也致命極乎天命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復於實理

也萬物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爲一矣混冥即渾淪也即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德人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更自有不可及者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

之
滿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因無鬼之
問又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
因有虞氏治之而反以爲累也無瘍何以
藥不秃何用髢不病何用醫蓋言喚作治
天下便是病了無爲而治則無病也孝子
爲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不若父之無病
也故聖人以爲有心於治天下則可愧矣
其言雖不正譬喩處亦竒特修進也與羞
同古字通用羞之羞恥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

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

使能標枝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正修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事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信之名也蠢動

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爲賜者不以爲恩也行而無迹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

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導
人也終身諛人也
不諫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爲
然隨其所行以爲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
則以諫者爲是以不諫者爲非而我之於

世隨其所善者而爲之隨其所以爲是者
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
令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
得於己而與造物爲徒者也導順也諛諂
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

爲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爲不免導諛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爲道而莊子以爲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瀾翻信不可及然其言亦太過矣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

至也
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
者言修飾其言辭也聚衆者言聚天下之
學者而歸己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
其終也不能離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
末不相照應矣故曰不相坐猶不相當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言儒者之衣冠也
采色文章也循循以誘誨學者故以爲媚
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己之所是學於
我者皆以爲是己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

爲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旣與庸人爲徒而不自謂爲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與人異遂有此憤悱之言非正論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向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

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祈向趨向也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惑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今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向何以回一世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折楊皇華里巷之曲名也大聲古樂也嗑

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楊皇華比俗言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惑者即前言二人惑也所適不得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爲缶以踵爲鍾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踵分明知其不可得而强之又一惑也此自歎之言謂我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强以語之是我又添一惑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

於憂矣此自解之言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己也
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
姬也此是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己
是自知其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惑者皆
不自知則不如厲人矣以前面大惑終身
不解大愚終身不靈又如此譬說兩句而
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
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
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
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
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
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
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
以爲得矣
其斷在溝中者破爲犧樽之餘者也同此

一木或爲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枯木矣此與臧穀亡羊處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爲之故以爲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惾衝逆人也中顙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

汙其口也厲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汩亂其心則自然之性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爲能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

爲自得矣貶之之甚也濁口一本作噣非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内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内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胷次爲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内皮弁鷸冠搢笏紳修皆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强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修長帶也其在於内也支塞充盈

如柴栅然言胷中不自在也外爲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纆繳繩縛也睆睆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爲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爲自得乎極口以詆楊墨亦已甚矣交臂

虛三　二十五

束其手也歷指繩縛其手而指可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四

共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五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五

鬳　齋　林　希　逸

外篇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

物之鏡也

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爲三皇聖爲五帝也運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嘗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耳六通四辟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冥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爲好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求靜而自靜

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爲靜之喻即眼前
說話但是文字精到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

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
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把一靜字演作八字
要得分曉也平定也至極也言此乃天地
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也休止也言帝
王聖人之心止於此也亦猶曰止於至善
也休則虛即惟道集虛吉祥止止也但此
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發得又精神虛
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後實有也倫理
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是渾然之中有

粲然者上句發了虛則實下句又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爲而無不爲也俞俞安樂之貌憂患不能處言不入於憂患也處有陷入之意憂患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久便是靜者壽也四句以虛靜無爲字相生成文此莊子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出於未有萬物之

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下不仕者也玄聖素王言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閒游隱者也進爲而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二句其意何嘗不欲用世何嘗不以動靜爲一

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靜則爲聖動則爲王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爲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爲也樸素無文采也雖若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故曰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爲徒故曰與天和者也和合也大本大宗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調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旣曰天和人和又曰人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

大抵如此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

此數句與大宗師篇同却又著莊子曰三字蓋曰許由之言今以爲自言可見件件寓言豈可把作實話看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

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行乎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靜則爲陰動則爲陽同波同流也聖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出而見於人則曰祟其鬼不祟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

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

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天地道德皆無爲之理而已此段又將無
爲與有爲對說以無爲爲君之道以有爲
爲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
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
用天下君也爲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

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
若如此拘泥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
言君當無爲臣當有爲而前章又曰明此
以北面舜之爲臣也又曰以此進爲而撫

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爲矣豈其說
自相戾乎所以道若如此拘泥則讀莊子
不得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
雖彫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
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
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
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落天地言籠絡也絡與落同彫萬物者言

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爲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役使羣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爲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皷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

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自此以下又說有爲蓋以無爲爲本而以有爲爲末要在主君道無爲也詳在臣道有爲也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五兵弓殳矛戈戟也明刑以弼教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等差也刑名名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曰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

即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此數句甚乎正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不用兵刑禮樂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

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
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
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
其道者安取道
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
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
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
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說
也化作化化生也詩言薇亦作止是也萌萌
芽也區區別也言物生而其狀不同也隨

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殺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齒爵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安得有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

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此段自言爲治之序凡有九等以天爲第一道德爲第二仁義爲第三分守爲第四刑名爲第五因任爲第六原省爲第七是非爲第八賞罰爲第九分守職守也刑名

名稱也刑與形同因任是因其所職而大
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任其事則免之
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慝也賞罰擿以
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其言爲治之序
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有德賞罰何嘗
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此議論便去聖
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德其下又有此
數節亦不是捨粗而求精愚知處宜言當
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襲安也安其情
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也必由其名循

名責實也知謀不用必歸其天言事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於自然而已此太平之世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

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
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形名之說而未
嘗捨本以求末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
後驟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倒置也
迕逆也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

治於人者是爲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
以刑名賞罰爲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爲治
之道何嘗差錯但說得褒雜爾一曲一偏
也上所以畜下則是君道下所以事上則

是臣道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敖嫚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善之也婦人寡
婦也旣與孺子對說雖無寡字而意自明
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
咸寧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
而四時行也旣晝而夜夜而復晝常常如

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
無爲而爲之意膠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曰
我之所爲未及於汝未免自爲撓亂所以
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謂
堯自歎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

自然之理自古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他爲但法天地則可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礙不通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

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
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
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
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
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
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
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

西藏書於周室者言西至周而欲觀其藏

書也繙反覆言之也中其說者言方及半而老子以爲太繁大謾言太汗漫也物愷者以物爲樂與物爲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

胷中便有箇私字有此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閒物物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爲極矣故曰已至矣

亡子逃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
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歎而言之意歎
也夫子猶吾子也偈偈勞力之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
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
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
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
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

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百舍重趼而不敢息言其勞也趼足跟厚皮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不明之地妹與昧同暗也是不愛物也故以爲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言其積蓄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答之也刺者譏也郤退

也向有所識今其心盡退然無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知神聖有爲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也我既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此一句最純粹我若實有此

事人以識我而我乃拒之是兩重罪過也即是恥過作非又翻出此語服行也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爲當行而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即非曰靜也善故靜之意却如此下四箇

䏿字皆是奇筆處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鴈行避影形容其側身之貌履行一步躡一步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漸進之貌崖然有崖異之狀衝然有突視之狀闞然口呿之狀義然堅固之狀馬性欲馳

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即坐馳之意也
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之間有矜持之
貌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司是
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用明察而又精審
略不藏蓄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智巧
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不誠
所致故曰凡以爲不信不信不誠實也若
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若有此等
人必指之以爲賊謂其機心太重不循手
自然處世能招禍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夫子老子也大而無極曰大不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語大莫能載語小莫能破也萬物不能外此道故曰萬物備廣廣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爲德爲仁爲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形見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本末也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

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
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
樂至人之 心有所定矣

有世有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大而不足累
其心棅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棅此心亦
不與之偕往言心不動也不爲利遷言不
計利害也究極萬物眞實之理故能守其
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其
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同也道德自然

也退仁義以仁義爲後而非其所先也賓
禮樂所主者情性而禮樂爲賓也定靜也
此至人之心所以靜定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
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
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

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
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
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
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在書也以道爲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者意而不在言隨嚮也意之所向言不得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爲貴皆不足貴故曰爲其貴非其貴也名名言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而有

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見豈
及此所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斵輪於堂下釋椎鑿
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
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

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
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説則可無説則
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斵輪徐則甘
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
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斵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喻如此極爲精妙甘滑也苦澁也徐寬也疾緊也寛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難入要得不寛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書載古人之言耳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從得之糟粕之餔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

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
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
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
之理而撰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别無第
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不可及處讀

佛書者亦然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五

共 𫝊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六

虚五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六

鬳齋林希逸

外篇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此數行句句精絶五箇乎字前無古人後

無来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維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来却喚作爭其所言如人相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綱但是著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

地氣上騰所以爲雲爲雨但不知雲爲雨乎雨爲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孰爲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爲放意戲樂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

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倚於北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披拂搖蕩也

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

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變箇筆法六極六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

通用治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
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
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曰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
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
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以虎狼爲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

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諺云
惡虎不食子豈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
者言仁主於相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
謂仁之至孝不足言者非不孝也蓋至於
至仁則孝不待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

於孝矣若太宰所問乃是不及孝之言也
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爲不及我能盡仁
則過之矣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
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

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注五　三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幷焉至富國財幷焉至願名譽幷焉是以道不渝

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閑小小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

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上曰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爲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息而言嗟歎自夸也孝弟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世人以爲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

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并耆屛言皆屛去之也至貴至富至願無爲之道也國財埒國之財也不渝不變也即所謂常然也八者有爲以自役而我常無爲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此段把樂來粧撰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特始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

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默口噤也不自
得不自安也爲此樂所驚駭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
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
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
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
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
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
此三變也奏作也徵猶琴徵也行之建之

動作聲起也人人事也天天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平正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即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蟄蟲將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

首隨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
首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僨起所常無窮言
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
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
初聞所以懼者如此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
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
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
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

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

意長短剛柔同爲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阬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郤塞其聰明也郤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

爲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而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而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太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白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弛而沉汝乎汝

惟如此放弛所以怠也儻然無心貌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
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
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
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

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
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
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
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
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無怠不已也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林林總總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而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窈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行流散徙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稽考也問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

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即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

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紬繹之妙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即是塞乎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便成節奏此是作文之法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祟森爽之意怠而遁是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亡六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似禪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鼓舞其言而已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
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
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
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
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

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蓧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此一種人芻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篋筐也衍笥也蘇取草也眯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

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
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
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
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
於人
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
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

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櫨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柤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味各不同此喻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意相果屬似梨而酸

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

·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強猨狙

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譏侮聖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制禮有冠冕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矉蹙額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學西施之矉矉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

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子言汝夫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爲文莫難於譬喻王臞軒邁嘗云平生要自做箇譬喻不得才思量得皆是前人已用了底莊子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

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

盧五　十

年初無義理但曰精粗求之久而未得爾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即是道不可傳乃如此發出這般言語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

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
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
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
今禪家所謂印證也在我旣有所自得而
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
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
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此謂教人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
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

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爲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

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
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墟食於
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爲也苟簡
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眞之遊
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蘧廬草屋
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覯
見也纔有聲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
曰覯而多責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過則
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著相也
不貸者猶今生言不折本也易養易足也

無出不費力無費於我也系真采取真實之理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此即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之意操之而患失則恐慄舍之而迷戀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闚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

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師友之間曰教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汨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汨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

以自然之理爲不然則是其胷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之牖民便是天門之意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噆膚眯目偏說逆心之喻也昔即夕也左傳曰居則備一昔之衛憯然毒之狀也言

自苦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放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總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又何待教之乎王建路鼓于寢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招呼天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

於江湖

鵠之白烏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此二喻最佳黔染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有是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非之喻也魚之向濡共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嗋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

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

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

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天子之門人而修謁也倨堂居於堂上而自倨有傲物之意應微言其問荅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

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奇特制服以
其親之輕重爲降殺故曰爲其親殺其殺
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
生而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
也誰問也末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爲誰
矣始早也誰謂誰何也使民心變變於古
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
兵爲順事也爲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爲
罪法禁詳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
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居故

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爲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爲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禮記大道爲公一段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甚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

妄

三皇之知亦拂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皇而抑五帝到此又和三皇罵了屬蠆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爲毒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抑之言憯毒也蹷蹷然不安之貌也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鉤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也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喻也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

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此一段文之極奇者白鶂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蟲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

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
黃帝順下風而行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
化字又別類目爲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
之中自爲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蛉之於
蜾蠃則非類而以呪化此則以相視而化
虛五　十七
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
鵲孺孺交尾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爲生
子也細要蜂也化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
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
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

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化爲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能與造化爲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爲之爲而非無爲之爲無爲之爲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樂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七

虞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七　　　　虛六

鬳　齋　林　希　逸

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幷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

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雕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爲尚也爲亢爲高也怨誹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枯槁寂寞也赴淵投赴淵靜也即入

林恐不密入山恐不深之意爲修好修潔也教誨之人爲師於世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時目擊之語避世間暇隱者也逃世遠去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爲亢非世者不同態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無不忘

無不有即無爲無不爲也無極無定止也衆美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如此也

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

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故曰字臨末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之爲結須子細看他筆勢波瀾道德之質本然

者曰質平易恬惔即是無爲之意神不虧即是德全著此三字愈見精神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

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

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視身猶蛻也同波同流也隨所感而後應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之外矣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意也知和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則循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著之意不思慮不豫謀即

何思何慮也光而不燿自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迕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有所悲樂有所喜怒有所好惡則非自然矣憂樂不係於心方爲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而無適也無所於忤順自然也忤

逆也不與物交感而後應雖與物接而不爲物所累也曰靜曰虛曰淡曰粹即是一箇自然之德如此發揮忤與逆同但忤深而逆差淺故作兩句下粹無疵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

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

即前篇不揺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不已必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爲喻雖似尋常之説但曰欝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爲也不流不能清此無爲之中有爲也香嚴所謂喚做閑坐又不得也欝閉而不流則是禪家所謂坐在以此下鬼窟裏所謂默照邪禪也天之行也一日一周非無爲之有爲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神即是養生提起一箇神字便親切了此便

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字如曰無始以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破這般神字

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寳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

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寳愛其劒則柙而藏之劒且如此況精神乎此精用則勞之譬也四達旁流下蟠上

際言精神之用如此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爲象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帝同也爲純素之學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因功久也久則與神爲一矣此大而化之之時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爲二也化則與道爲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

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
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野語田野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精即
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此一句也素一色
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

即乾之純粹精也眞人至人也前曰聖人
之德此又曰眞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
已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名
字非曰眞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
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

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曾子細爲之參究甚孤莊子千載之意

外篇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名謂之蔽蒙之民

繕性治性也繕性以俗學識當時儒墨之言性也初自然之理性也滑汨没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滑没於世俗之中也明虚明之理也以俗學治性而求復其理性之初

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蒙蔽之民以此名俗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喝起三句方說古之治道者眞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莊子而悟作文之法履之而後知也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

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冐冐則物必失其性也

恬靜定也定能生慧故曰以恬養知知吾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爲如此而後能靜定故曰以智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性字即自然字恬養知知養恬此六字最妙釋氏有曰戒生定定生慧却未說慧能生定也如此等處當子細讀道德即

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不愛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宜也義明於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己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中心之眞純而見於外以其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即是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故曰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言只見得一半

也蒙晦也德積於己不自眩露而彼物自正故曰彼正而蒙己德彼正即物正也不冐者言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晦而求以加諸人則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冐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是此意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混芒之中即晦藏不自露之意澹然漠然上下不相求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闕故曰至一莫之爲者言無所容力也鬼神不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也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黄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

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愽文滅質愽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三箇下衰其文自奇知有理之可順則其純者一己離矣故曰順而不一人各以理爲安則知有己知有己則離於道矣故曰

安而不順作意於爲天下而與其教化則非無爲自然者故曰澆醇散朴澆漓也有善之名則遠於道矣有行之可見則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爲之

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爲彼以
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識相識察也似此
心字皆幾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物之
多也禮樂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附益
之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附之
以文益之以博博繁多而寡要也用心於
此則猶陷溺也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
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
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

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也既不相入則有道之人何能作興世俗之間見世俗之人人又何由而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不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得亦奇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

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
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
存身之道也
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
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邦無道則
愚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

也反一無迹者言成功而不有也道雖可
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
反一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深根猶
曰退藏於密也寧極猶曰安汝止也存我

以待時故曰深根寧極而待存身即存我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辭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

危然處其所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爲者道之大也有爲則爲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爲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求於正物故曰正已而已矣以此爲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下一段文法也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

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足於內者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而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

得奇絶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
窮亦不屈故曰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
趨俗趨俗者屈已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
道與他人樂軒冕同故曰樂彼與此同樂
者在我則無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

而樂亦去矣其樂既有去來則非眞樂故
曰雖樂未嘗不荒也倒置者言不知本末
也已與性本也物與俗末也重末而失其
本故曰倒置之民
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看他結上生下

起下接上處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八

虛七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八

鬳齋　林　希逸

外篇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閒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涇濁也黄河之水驟至而濁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兩涘非涇渭之涇也渚涯河中洲渚也渚涯兩字一般輕重若以涯訓際則間字下不得不辯牛馬遠而見不明也不見水端不知水之自來也洋海中也若海神名也世間道理千般萬般只聞其百自以爲多聞道百三字想古有此語意在夫子與伯夷故借河海以言之大方大

道也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

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拘於虛者言局於其所居也篤於時者言所知止一時也蟪蛄不知春秋之類知爾醜者言知自愧也尾閭沃焦也出山海經言海水至此隨沃隨乾以海比之天地但見其小豈知其大禪家所謂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猶自有天來便是此意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

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礨空小穴也蜂窠之類人卒人衆也人在萬物之中只為一物之數此合太虛之間凡有名可名者論之也其在九州之內又只是一件此合草木鳥獸論之也此兩句發得極妙樂軒云乾坤雖大人身小拳石

空中作勝遊便是此意世界之小如此五帝三王萬聖千賢所知所能不出其內似此説話固是曠遠發得亦自有理伯夷辭之以爲名夫子語之以爲博此語從前誰道得任士任事之人言治世之士也

虚七 三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

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恱死
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
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
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
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
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這一轉語又好前言其大於此又言無小
無大即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
山爲小也物量無窮言物不可得而量度
也時無止言寒暑晝夜相尋無已也分無

常言有無得失人之分劑或先或後初無定也終始無故言無終無始無新無故也是故大知者謂有大智之人而後有下面四知也觀遠猶近故不以大小爲多寡而後知量之無窮也證鄉考明也今故今古也明於今古之爲一故迎而未至者雖遠而不憂掇而可取者雖易而不跂待之而後知時之無定止也盈得也虛失也盈虛消長與時偕行不以此爲喜慍而後知分劑之無常也明乎坦塗者猶曰識乎正道

也由乎正道而生死聽之即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意明乎此則知終亦猶始不可以終爲故也此便是原始要終之說人之所知者人也其所不知者天也且如旣生之後我則知之未生之前我何由知之即

禪家所謂父母未生以前道一句子至小我也至大天也以我至小欲窮至大之天宜乎迷亂而不樂此數語若在禪家便是一大公案也莊子即等閑說了自是故大知而下是解上面數句其辭伸縮長短齊

而不齊此文法也倪端也域方所也語其小而無端窮其大而無所故曰何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窮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

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此一轉又好至精者無形細也不曰至小而曰至精皆是文之活處信情者謂信乎此語之實耶自細視大者不盡管中窺天之類也自大視細者不明鵬鳥下視野馬塵埃之類也小之微者曰精言小而又小者也大之盛者曰埒言大而又大者也殷盛也異便異宜也就小大上又生出此兩句也是精絶無形之小不可以數分曰毛曰芴亦不可也不可圍之大不可以數盡

曰稱曰兆亦不可也物無精粗皆局於形故可以言論可以意推若小者大者皆無形則言不可論意不可極既曰無形則不可以精粗言矣故曰不期精粗焉察致者察其極至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

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

雖不害物而亦不以愛物爲能故曰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門隸賤役而求利者也如曰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我雖不求利而亦不不以賤役而求利者爲非故曰動不爲利不賤門隸纔有賤役貴己之念則有迹矣我不爭貨財而亦不不以辭讓爲能故曰貨財不爭不多辭讓以辭讓自多則近名矣事事皆自爲之而無所資於人然亦

不盡用其力以自食故曰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言有餘不敢盡也貪汙之人亦不鄙賤之爾爲爾我爲我也故曰不賤貪汙其行實異乎人而不自爲崖異故曰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也辟僻也辟異崖異也

虛七 六

爲在從衆和光同塵也不賤佞諂由由然與處焉能浼我之意也不賤不鄙惡之也若此等人無分是非混同細大此則道人也至德也大人也不聞無名也不得無得無喪也約分者言會至理於至約而盡已

分之事也聞曰我聞於古有此語也約分
即盡巳也但如此換字耳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
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
在巳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
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
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
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
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

前言不賤門隷不賤貪汙所以換此一轉

又添箇貴賤與細大同說若物之外内者合物之内外而論之也至極也惡至何者爲極也貴賤小大求其端倪於何而極盡其理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鷄壅豨苓時乎爲帝也在我則不見在彼則知之百骸

九竅百骸而存焉其遞相爲君臣乎亦此意也此一句下得最好貴賤不在已即軒冕儻來寄之意也差等差也天地只此稊米豪末可敵泰山則其等差之數不足言蓋可見矣功分分功勞分限也各任一職以爲功故曰功分農商工賈隨分以致其力而世間少一件不得亦猶東西南北雖相反而不可以相無也趣操趣操者趨向志操也以堯爲是以桀爲非固趣操之當然然以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觀之則趣操之不可定

可見矣因其大小因其有無因其然非卽齊物因是之意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把堯舜與之噲湯武與白公相形而言此皆憤時之激論中間多有此類但觀其文勢可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

技也鵄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

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梁屋梁也麗音禮屋棟也大小各有所用故曰殊器騏驥狸狌各有所能故曰殊技

鵋鵂訓狐也梟也夜則眼明見日則暗性不同也是非治亂不能相無亦人世之所必有者故以殊器殊技殊性者而喻之天地陰陽亦喻其不可相無也篡夫義徒即是堯桀之論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這一問又好言既無貴賤既無是非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所從衍寬裕也反反而求之也以道觀之而無貴賤則反求於吾

身自綽綽寬裕故曰反衍若以貴賤是非
自爲拘束則與道相違矣故曰無拘其志
與道大蹇蹇違礙也施則有多有少謝去
其施則無多無少故曰謝施若執一而行
拘於多少之施則與道差池矣故曰無一
而行與道參差國之有君祭之有社皆諭
此心以道爲主也而無所用其私故曰無
私德無私福此心廣大如四方之外無所
極窮則無私畦町矣故曰無所畛域三句
三箇其字下得自別萬物皆備於我是兼

懷也而無所私愛故曰其孰承翼承翼拱扶之也此二字形容私愛之意無方即無心也我既無心則物無短長亦無生死不恃其成即前所謂不雄成也盈虛隨時不可一定故曰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不位不定也無古今則年不可舉無去無來則時不可止矣大義即大道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即所謂逝者如斯夫變動轉移無時不然何者爲爲何者爲不爲是皆聽造化自然而已故曰夫固將自化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

此一問又好言既聽造化之所爲則人亦不必學道矣朱文公問答書中廖德明亦曾有此問文公皆不曾答想難言也莊子

到這裏說箇權字自是作家又有不以物害己一句愈自分曉看來莊子見道自是親切特讀其書者看他不破道總言也理事物各有之理也權用之在我者有道之全體而後有此大用也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知輕重也水火禽獸盜賊四句著四弗能字却以非謂一句結之看他語脉極是下得有力薄迫近之也至德之人固知事事有數豈物所能害然亦不謂恃此可以薄之而不能也譬如死於水火固曰有

命自投於水火可乎下云謹於去就其意愈明亦猶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也察安危定禍福謹去就便是道心中有人心何嘗皆說聽之自然莊子到此處何嘗鶻突寧定也天在內人在外即前篇所謂主者天道臣者人道也德在乎天此言自然之德也而必曰知天人之行這箇知字便從人心上起來本乎自然而安於其所得故曰本乎天位乎得此句又屬道心位居之安也躑躅進退也屈伸進退各循

其理此句又屬人心發明至此道之至要也理之至極也故曰反要而語極猶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牡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這數句發得人心道心愈分曉牛馬四足得於天自然者不絡不穿將無所用此便是人心一段事以人滅天以故滅命貪得

而殉名則人心到此流於危矣三言無以乃禁止之辭猶四勿也既知天又知人於此謹守而勿失則天理全矣故曰是謂反其眞命天理也故人事也得得失之得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踸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

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夔無角一足而行見山海經蚿百足蟲也蛇無足者也自一足說到無足皆言天機自然之動可謂世間至奇之文中間又以

人之唾喻𧋍之足此處又妙其末却歸在
風上而目與心兩項却不說此皆文字變
換奇而又奇者也跉踔一足行之貌也無
如矣無似我者也何可易邪不可變易也
有似有可見之像也蓬蓬然風聲也指我
以手指風也䠋我以足踐風也鰌風之中
又添說箇小不勝大勝愈見奇特即人衆
勝天天定勝人之意小雖不勝而大勝則
萬物孰能出於造化之外哉自然而然者
物物不可違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

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

之令非也請辭而退

此段只言時命自然非人力所預知道者又何懼焉中間以漁父獵夫烈士比聖人亦自有理由處矣令其止息不必言之意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

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
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
持頤蹶泥則没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
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
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

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
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
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
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
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

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跐

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

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公孫龍當時之辯者也指其名而言之所以闢之也井蛙海鼈之喻都是撰出不知這老子胷中如何有許多劣相虷井中赤蟲也蠏螃蠏也坎井之地虷蠏科斗皆周旋其中故曰還虷蠏與科斗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人人如此說安得水旱如此之久信然人類盡矣莊子添箇十年九潦八年

七早字便自别了這般等閑處亦看得筆
力適適猶虩虩也商蚷小蟲也跳蹈也大
皇天也下蹈黃泉上登于天言其見趣之
高遠也奭然即釋然也四解四達也淪於
不測所入者深也始於玄冥言在於無極

之先也反於大通歸於至道也以察察之
小明而欲窮索之以言辯不亦小乎邯鄲
失行之喻尤往國能邯鄲國中所能之步
也學未成而故步又失所以匍匐歸也列
子所言魏牟公孫龍與此全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内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往先者往見之先道此意也以境内累者言欲托之以國也死留骨生曳尾之喻真是奇特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

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嚇恐奪其食而爲此聲也以鴟之腐鼠而嚇鳳比惠子以國相而嚇我不知此老何處得許多好譬喻自莊子而下爲文字者無非竊其機關這一部書天地間如何少

得莊子惠子最相厚善此事未必有之戲以相譏爾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這一般說話又奇循其本者請反其初也

言汝當初問我非魚安知魚之樂是汝知我之意方有此問汝既如此知我則我於濠上亦如此知魚也二人最爲相知想當時對語亦自可觀

此篇河伯海若問答正好與傳燈録忠國師無情說法無心成佛問答同看大慧云這老子軟頑撞著這僧又軟頑黏住了問謂其家活大門戶大波瀾闊命根斷這數語莊子却當得大慧語録見普說中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八

共收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九

虛八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九　　虛八

鬳齋林希逸

外篇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惽惽久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

若以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
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
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
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

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

此篇乃是以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推廣言之奚爲奚據以下四句言若何而可也便與屈原卜居文勢一同富貴壽善四等人也善惡名譽也疾作勤而作之也思慮善否爲職事而思其憂也惛惛老而不聰

明也烈士爲名譽者也四段本同意皆以物害已者今旣說貴富壽三段了却以烈士一段如此發明變換語勢此文法也蹲循與逡巡同爭則殘其形不爭名不成此兩句說破世故爲名而至於殘其形不得

謂之善矣今俗之所爲以下結前四段也舉羣趨者言舉世羣然而趨之也誙誙然必取之意可已而不已故曰如將不得已吾未之樂未之不樂者謂世俗所謂樂不樂我皆不知如何也此深鄙之之意然我

以無爲爲樂而俗人反以爲大苦也至樂在於無樂至譽在於無譽而世俗之人孰知無樂之樂無譽之譽乎然則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惟無爲可以定是非如此數句須識他文字指向起伏方見好處

幾存着言無爲則庶幾存其樂也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

孰能得無爲哉

此數行乃是收結前語兩無爲相合而後能化生萬物便是無爲無不爲也無從出者不見其所由始也殖生也萬物皆在自然中生故曰皆從無爲殖此篇自天下有至樂至無爲哉只是一片文字起伏抑揚最好玩味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

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形變而有生言先有形而後有此動轉者也釋氏曰動轉歸風便是此生字又曰在眼曰視在耳曰聽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便是此生字四時行者有生必有死之喻也

此一段乃是發明死生一貫之理鼓盆之說亦寓言耳且如原壤之登木而歌豈其親死之際全無人心乎若全無人心是豺狼也夫子尚肯與之友乎聖門之學所以盡其孝慕者豈不知生死之理乎原壤莊子之徒欲指破人心之迷著者故爲此過當之舉此便是道心惟微不可以獨行於世所以有執中之訓莊列之徒豈不知此特矯世厭俗故爲此論耳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爲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

答云子死不哭是豺狼也此老此語極有見識其他學佛者著答此問必是胡說亂道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滑介即是滑稽之意這般名字豈不是撰

出黃帝所休謂帝嘗休息於此柳瘍也今人謂生癤也想古時有此名字蹙蹙然惡之病中之意也假借者言此身乃外物假合而成也塵垢者言在造化之中至微而不足貴也釋氏所謂四緣假合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其意實原於此觀化者觀萬物之變也化及我者言我將隨造物而變化也前言蹷蹷惡之此言又何惡焉前後之語似乎相戾蓋病而惡之亦人情思死生之理而知其本原便是道心爲主處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

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髐然空虛而堅固之貌從然從容自得之意

諸子凡子所言也此段只說死生之理而撰出髑髏一段說也是奇特讀者當知其意莫把作實話看便錯了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

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耶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

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褚布袋也綆汲井之繩也譬力小不可以任大之意命與形得於天者各有一定之

分不可損益以古聖人之道而與齊侯言
哉又未能有以感動而化之則將有罪我
之意此借顏子以譏當世遊說之士鳥之
所食非人之所食以人之食而養鳥違其
性矣此意只是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聖門只是一句他却撰出許多頭洞說話
御音逆迎而觴之也觴飲也壇音但與澶
同水中沙澶之地故曰澶陸不一其能者
言人才各不同也不同其事者言人各事
其所事也隨其實之所有而得其名隨其

意之所適而得其理故曰名止於實義設於適蓋言人各隨其分也條達者直截不費力也福持者言福常在也持保也非我所能而不爲過分之事則不費力而常保其生無所患害其意止如此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

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從見者因而見也攫蓬者彼在蓬草之中攫其蓬而揹之也生而飲食曰養死而寂滅者曰歡却如此到說此皆是筆頭弄奇

處汝與若指髑髏也這箇字便是寂滅爲
樂也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者
種各不同下面把箇至微底說不是以小
喻大蓋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
大無貴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
之妙絕出千古整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
整齊如看飛雲斷鴈如看孫峯斷坂愈讀
愈好列子於中又添兩句便不如他省了
兩句邈者水上塵垢初生苔而未成亦有
絲縷相縈之意但其爲物甚微耳鼃蠙之

衣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
岸處例多而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
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陵屯即田野中高
處也陵舄車錢草也鬱棲糞壤也車錢草
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爲烏足烏足之根

又化而爲蠐螬烏足之葉又化爲蝴蝶蠐
螬蝎蟲也胥蝴蝶之別名也就蝴蝶下添
此一句尤奇此下又說化化生者鼃下之蟲
有化生者名爲鴝掇軟而無皮無殼故曰
若脫如今柑蟲然鴝掇又能化而爲烏乾

餘骨鳥名也斯彌蟲也口之流沫又化爲蟲食醯蠛蠓也蠛蠓化而爲頤輅頤輅化而爲九猷九猷化而爲黄軦黄軦化則爲腐蠸腐蠸化則爲瞀芮此處以生乎字省了兩句文法也黄軦九猷腐蠸瞀芮皆蟲名也此意蓋言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盡時也上面一截説了却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驚駭世俗處莫把作實話看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蟲也程

亦蟲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莧馬欄草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也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爲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爲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爲莊子愚弄看不破也

萬物之變如雀化爲蛤鷹化爲鳩腐草化螢鼠化蝙蝠何所不有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十九

井上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

虛九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十

鬳　齋　林　希　逸

外篇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

者莫如弃世弃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弃而生奚足爲弃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

精反以相天

生之所無以爲者言身外之物也如人生幾兩屐一口幾張匙是也知之所無奈何者言人力所不及也養形必以物有生必全其形此世人之見也然物常有餘而形

豈長在形雖能全而生者有盡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即前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以不爲是也其爲不免者言爲與不爲之中皆不免於自累欲免於自累非弃世不可也弃世者非避世也處世以無心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則我自我而世自世矣正平者心無高下決擇也猶佛氏曰是法平等也更生者與之爲無窮也彼者造物也與造

物俱化日新又新故曰與彼更生至於此
則盡矣幾盡也能知此意則身外之事與
其生者不待遺弃而自遺弃矣精復者精
神不散於外也合則成體言四大假合而
後成身散則復其初也初者無物之始也

形精即形神也形神不虧則能變化故曰
能移移移即變化也體道至此精而又精則
可以贊造化矣相天贊天也此兩精字與
形精字不同反猶還以事之之還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

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遌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

潛行不窒嘿運而無所障礙也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如御風而行是也純氣之守

守元氣而純一不雜也知巧容心也果敢容力也言此事非容心容力所可爲也此語似爲迂闊而實有此理看令伏氣道人便可見貌象色聲謂有形迹也萬物之物皆拘於形我若有迹則與物同耳則何以至乎未有物之先人之局於一身而不能見乎萬物之始者皆是以迹自累故曰是色而已色即迹也貌象聲色上面本有四字到此即舉其一文法也造物者無形故曰物之造乎不形無終無始一而不二故

曰止乎無所化化易也言其無所變易也得是而窮之者造化之理也言得此造化之理而窮盡其妙則去乎有物之物遠矣故曰物爲得而二焉淫亂也不定也不淫之度一定之法度也無端之紀無物之初也紀即理也萬物之所終始造化也壹其性純一不雜也合其德渾全不離也與造物爲一故曰通乎物之所造曰天曰神即此理之在我者也無郤無間也在内者旣全而無間則外物奚自入焉遻物而不慴

言雖爲物所遻觸而其神不動故不懼也醉者墜車之喻極爲精密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即前篇不以物害己一段所謂無爲是也鏌干傷人飄瓦中人而人不怨之者以其物之無心也此二句即是無心之喻

其言極有理天下平均者言行於天下無好惡也爭則有攻戰殺戮之事我無心矣無所爭矣又安有此事哉人之天猶有心也天之天無心也開明之也德生者自然之德也開人之天心猶未化心未化則六

根皆爲六賊況外物乎不厭其天言不弃其天理也不忽於人者言人事之有爲者未嘗忽之而不爲但爲之而無容心耳如此則近於眞實之理幾近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

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
謂乎
承蜩持竿而拈蟬者也累九於竿首自二
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下兩

箇停審字亦自好橛株拘令所謂木椿也
橛椿也株木之名也拘定也想古時有此
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蜩之時
其身如木橛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
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

志不分其志不二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痀僂背曲者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

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
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
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
内拙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没人泅而入水

也善没之人視水如平地則不學而能操
舟矣覆却萬端而不動其心故曰不入其
舍心者神明之舍也注射也射而賭物曰
注王欽若曰以陛下爲孤注即此注字以
瓦爲注則全無利害輕重之心以鉤帶爲

注則已有顧惜之意矣以黃金爲注則愛心愈重而易殙矣矜怜惜之意也射者之巧其心本一而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内惑矣惑則雖巧有時而拙矣旣答其問又以此喻結之不特二喻皆極天下之至

理看他文勢起結亦自奇特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拔篲掃箒也拔猶根拔之拔操拔篲以持門庭供弟子洒掃之職也牧羊本聽其自然若行者在後而不逐其羣則鞭之此意

便謂循天理而行亦必盡人事也單豹隱者而見殺於虎張毅往來富貴之家雖無虎傷之患而胃中狂燥以內熱而自殞皆在人有未盡者不可委之天此段於學道者已分上最爲親切推此則知莊子前後說天道人道之意先設喻後以二事實之

文勢亦奇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無入而藏不專於主靜也無出而陽不一

於動也柴立無心而立之貌其形如槁木是也動靜無常不倚一偏故曰立其中央三者言上三句也盡此三句則可名爲至人矣故曰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極至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以畏塗喻衽席即蛾眉伐性之斧之意此示人窒慾之戒莊子此語雖聖賢聞之亦

必爲之首肯此豈異端之學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
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
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
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
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
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
者何也
玄端冠也豢犓養之也尻脽之後也腞猶
篆也楯杋也杋之有文者曰腞楯僂曲也

曲而可以聚物者畚筥之屬也前篇編薄曰編曲則知此亦竹器也左宣公二年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畚即此類也生有軒冕之貴或以刑戮而死置其身於跌蹪之上畚薄之中亦甘心焉即退之所謂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是也爲彘謀如彼而自爲乃如此此語可謂善喩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

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方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

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此一段與柸蛇之說相類但此說較奇特誒詒猶今嘔噦之聲氣逆之病也忿滀即鬱結也病在身之中而當其心令人所謂

中管之病也沈溝泥之中也履神名也髻亦神名也煩壤糞壤也雷霆亦鬼名也倍阿鮭蠪屋中東北方之鬼名也泆陽屋中西北方之鬼名此以上言人家中所有鬼物之名罔象水中之神名也峷小丘垤之

神名也夔山之神名也徬徨野中之神名也委蛇大澤中之神名也桓公所見者在澤故獨問委蛇之狀桓公始疑爲妖故懼而爲病今曰見者必霸故喜而病自去矣睽然笑之貌也此事之喻又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者不同然聖人既以此語入之爻辭則是世間必有此事亦不足怪也

紀消子爲王養闘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

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

聞響而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疾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初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

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卻與匹夫按劍疾視不同望之似木鷄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鷄以為喻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

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

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此段亦與前言操舟意同並流沿流也故

本然也孟子曰言性者故而已矣性命自然之理也齊者水之旋磨處也汩湧汩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爲私順而不逆之意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故性命三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强求意義則誤矣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

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禄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鐻似夾鍾此雖注家之說然鍾以金為之豈削木所能成愚按大觀類篇曰鐻鍾鼓之柎也是乃筍虡之類所以縣鍾鼓也筍虡之形為鳥為獸刻木為之極其精巧考

工記中可見鷩猶鬼神言精絶非人所能
爲也耗氣者氣不定也齊以靜其心而後
定不懷爵禄不懷非譽忘其四枝謂純氣
自守而外物不入也無公朝者不知有
朝廷矣唯其如此故我之巧心專而外物
之可以滑亂吾心者皆消釋而不留入山
林觀天性觀木之性也木之形軀各有成
象皆若見成者然後取而用之加手取也
以我之自然合其物之自然故曰以天合
天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六轡如組織而成文也御之巧如織然故曰文弗過鉤御馬而打圈也鉤百而反言百轉也馬力竭而馳之不已御者雖巧必敗人之自用又豈可過勞其神乎此一喻極爲的切極爲端正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到此又散說數句倕爲共工故曰工倕旋轉也以手旋轉畫而爲圓也言工倕制器之時旋轉其手其圓便如蓋然自中規矩

考工記云蓋之圓以象天地蓋乃至圓之物故取以爲喻非謂其實爲蓋也如吳道子畫佛像圓光只一筆便成遂入神品即此類也器圓不用規只以手畫之其技入神矣指指手指也指與物化猶山谷論書法

曰手不知筆筆不知手是也手與物兩忘而略不留心即所謂官知止神欲行也故曰不以心稽稽留也或曰圓則中規何以曰矩殊不知圓之中自有矩圓而不中矩非圓矣今匠者削木爲圓必先取方便見規矩不相離之意所以曰規圓生矩靈臺心也一純一也不桎不拘礙也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甞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適安也足安安於屨要安於帶若無物然故
曰忘足忘要會猶造也造道而至於適則
内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物應接乎外而
亦不知其所從事者矣始乎適而未嘗不
適者言久則併與適亦忘之譬如足初躡

屨見其恰好則知有屨之適著之既久不
復有初時見其恰好之意是忘適也此以
人之常情而喻乎道須自體究便見得莊
子盡物理處
有孫休者踵門而詑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

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天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

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

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部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欵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

之若載飈以車馬樂鶢以鍾鼓也彼又惡能
無驚乎哉
賔於鄉里擯棄於鄉里也明汙自别於汙
俗也飾知驚愚修身明汙言其有心求名
以自異也若揭日月著其名也彼固惑而

来矣彼之來本自惑非先生惑之又何罪
於我歟啓小孔竅也言其所見之小也寡
聞學之淺也其見本淺吾語之太高彼安
得不驚疑自惑乎此意蓋譏當時之學者
以其所見者小而未知大道也食以委蛇

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
喻已見至樂篇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一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十一

鬳齋林希逸

外篇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添鴈以不材見殺之説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爲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也用捨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毁亦無譽專爲則有心矣無肯專爲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爲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黄帝之所能故曰

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
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
數句曲盡人情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
不散筵席也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
何以興也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

上者必爲人所指議有心於事爲其名必
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衆賢者於此將
爲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
謀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爲奸爲欺而已
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曰人何

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歎世俗之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順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

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患之意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之相疏遠也胥相也此退之所謂俛而啄仰而四顧

深居而簡出者也以皮自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惹禍也此言甚切人心涉世深者方知之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之看此一段令人禮淨土其源

流在此戰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爲名初無他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將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

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

能辨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爲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數演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此句最

爲深妙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登舟至于海崖皆已反歸矣擊竹而悟捲簾而悟皆其送者也譬如見舞劒而善草書始因劒而悟之既悟則劒爲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

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
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
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爲物
所役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
己役物亦不爲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

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沖漠太虛之地即
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
意既足乃以譬喩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
我舟方行而爲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人

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歙之張撑開也歙斂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叫罵之無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

蓋言我若無心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旣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同此段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

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强梁隨其曲傳附音因其自窮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斂民之財以鑄其鍾先祭而後鑄故曰爲壇三月而成鍾有架所以懸鍾也架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編鍾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此之速一純一也循自然

之理終始純一而無所雜於其間故曰一
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著不得一件也
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而歸於自
然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若息若疑無容
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萃乎

芒乎萃塊然之意芒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
往者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
梁去而不順者曲傳回而附我者皆隨
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者自至也言或
順或逆要終皆不求而自至故曰因其自

窮我雖賦斂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曰毫
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然而行但
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辦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
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
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
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
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
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

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

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

惡之乎不死之道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
怠今之燕也翂翂翐翐飛之貌也引援羣
飛也迫脅而棲近人而爲巢也進不爲前
退不爲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
蟲而食世所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爲行
列而不如烏鴈爲羣之多各依人家外人
亦不害之直木甘井以聲名自見之喻也
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
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在隳戲皆自
損也還與衆人言退而與衆人同也順道

而行顯然自晦故曰道流而不明所居之時雖得行其志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也純純常常一也比於狂若無心也削迹捐勢不以功名為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人亦忘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之何以名為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處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雩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

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雩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絶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絶學捐書

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雩雩即户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負子此喻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者必相棄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甘而易絶皆説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語孟亦得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㡳詩便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箇好條貫無挹於前者不拘目前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愈加進也

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曰汝戒之

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
固不待物
泠音零曉也以眞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
眞泠緣因其自然之意率循其自然之意
不離與道爲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
不以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
形今人宴客曰待客此待字之意也不以
身外爲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
待物此待字又是个不用之意三箇待字自

作兩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苦結反）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昬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

見剖心徵也夫
大布麤者也麼帶也正帶中結也係履履
弊而以索穿之也儯病也攬把之也蔓纏
繞之也此兩字狀猿之在木自是不苟王
長言其志盛意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
也振動恐也也不柔之上著箇加急字自是
好醫書有頭項强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
也以之狀猿尤精神徵也夫言以比干之
事比之則見其證驗此三字亦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閒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其無有常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進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人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枝是也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宮商言不合五音也木聲擊者也人聲歌者也犁然端的之意

廣己尊我也以尊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己而造哀也造音挫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禄並至而不窮物之斤

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

貴之也無受者冨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冨貴而不淫爲易貧而樂爲難莊子却如此反說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已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冨之日至名位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冨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偕逝即

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
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
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礙也始用謂
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也並至
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
利自至故曰非已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
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外者也無功而祿
君子恥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
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
益難乎鷾鴯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

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
覩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恐害已也
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
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社稷
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無可取人自敬而

存留之如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
亦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鷾鴯之無
益亦無害則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
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
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

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邪人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所不能有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観一異鵲自南方来者
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
躩步執彈而留之観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
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
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莊周怵然曰噫物固
莊十 十三
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
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
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

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其眞栗林虞人

雕陵地名也樊園之蕃籬也感周之顙飛從顙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覩逐物而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螳蜋因蟬意在一得而忘其形異鵲又利螳蜋而忘其眞故有不逝不覩之狀螳蜋與雀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眞相累也虞人守園者誶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

者也我爲養生之學忽因逐鷸而忘其身
是以慾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慾也清淵
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也
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國而我誤入
是違禁也以吾爲戮言爲虞人所辱也此
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
乃學者受用之語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
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
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

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爲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爲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十一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十一

堂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二

鬳齋林希逸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

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稱道數當言稱誦道理拍拍皆當也其爲人也真純也人貌而天貌雖人而有自然之天德也虛心而順物未嘗動其心故曰葆真葆養也清自潔也清則易離於物而能容之言其大也人有非道未嘗責之以

言但動容貌而使彼自悟自然消釋其不肖之心故曰使人之意也消鄙工之善猶可容言順子之美不可容言故曰何足以稱之全德君子言順子也形解言自失也土梗者得其粗不得其精也以有國爲累故不得以深究無爲自然之道故曰夫魏真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

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伯名也雪子其字也禮義有爲之學也陋於知人心陋劣也謂其不識本心也振振德也言必有益我也故曰振我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動容周旋中禮也規矩有法度也龍虎成文章也大人虎變是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謂交淺言深也目擊而道存即正容以悟使人之意消也容聲容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

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

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効物而

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不比而周言不待親比之而其情自然周美也無器者不可以迹名也民蹈乎前言人自來歸也以此比夫子之不可及也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者言我至此不知其

爲如何也奔逸飛馳也絕塵去速而不見其塵也瞠直目以視也步趨馳者皆以馬爲喻也惡可不察者言當更於此精察也心死者無所見也生而無所見猶甚於死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比

方可數也日既明時物之長短小大皆可盡見故曰莫不比方出自東方入于西極自朝至暮也有目有趾蠢動之物也必見日而後事可爲待是待日也故曰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人事之存亡

係日之出入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萬物之有待於道亦猶人事之待乎日也故曰萬物亦然生死皆循是道之自然故曰有待而死有待而生生而受其形則此道在身無所遷變以待其終故曰不化以待

盡不化者無所遷變也效倣也倣於物而行不容其心故曰效物而動物事物也無隙者無所間斷也不知其終者無已時也渾然此身無非和順之理故曰薰然而成形薰和也雖知事物之無非命而日用之

闇不以命爲規度即所謂聖人不言命也日徂者日日如是與之俱往純亦不已也交一臂者並立也終身與汝周旋而汝未得此道故曰交一臂而失之著可見者也汝但見吾所可見者而不知有所不可見者故曰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盡無也道必至於無而後盡汝但以有求之所以見不到盡處也故曰彼已盡矣而汝求以爲有肆貨馬之地也唐無壁之屋也詩云中唐有甓唐肆令之過路亭也貨馬者來去

不常止就其肆求之刻舟求劒之意也忘
不可知者也極其不可知曰甚忘服行也
吾與汝之所行必極其所不可知汝與吾
之所行亦必極其所不可知故曰吾服汝
也甚忘汝服吾亦甚忘意謂此事我與汝
說不得汝亦與我說不得必至於忘言而

後盡也雖然又轉一轉謂汝今雖未至於
此亦何患焉蓋汝既知奔逸絕塵者體若
乎其後則是知有此一解未盡矣若到此
能忘其故吾之時雖與今日所見不同而

在我之所不忘者仍舊在也釋氏所謂悟
後依舊是故時人意謂見到無處方盡仍
舊即是有時道理也故曰雖忘乎故吾而
吾有不忘者存此兩箇吾字就顔子身上
自說又與上面吾服汝汝服吾字不同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
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去聲曰某也眩
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
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
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

必亦反卷不開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被髮而乾即離騷所謂睎髮也慹然凝定而立之貌非人猶木偶人也摇兀兀然也遺物遺外物也離人離人類也立於獨者

超立乎一世之表也物之初也無物之始也辟合也心無所知口不欲言故曰困焉辟焉將近也謂其深妙者難言且擬議其近似者也故曰言乎其將前曰其樊其風此言其將即變換爲文也肅肅嚴冷之意

赫赫輝明之意即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如此下四句陰陽和而後萬物生交通互往來也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故曰交通成和紀者綱維主張之意也亦似有物主之而不可見故曰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爲之

紀者造化也一晦一明晝夜也消息滿虛四時之氣運日改月化日異而月不同也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日日如是而造化之功孰得而名言之相反不同也始終雖不同而其端不可尋譬如雀化爲蛤謂雀之終則蛤實始焉謂蛤之始則雀實終焉大而帝王之禪代亦如是如何見得盡故曰終始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此分明是說箇造物但不指其名却又曰非是也孰爲之宗是即造物也宗亦造物也

言不是這箇孰爲之主宰莊子之文句句

生活便是此等處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

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

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中之蟲不

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

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

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爲塵垢而死

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

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

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至美至樂脊道之美也不疾不厭也行少變言易數易水也不失其大常所食之水草猶在也萬物之生皆在乎天之下故必聽天之所爲豈得以自異故曰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知其一出於天而莫不同則死生且不能滑其心而況得喪禍福乎介芥蔕也隸僕隸也僕隸去來棄如泥塗以我貴而彼賤也若知道之可貴實在於

我則外物之變豈能失我之至美至樂者天地之閒變化相尋萬古如此何有盡時得喪禍福無非自然又何足以爲吾心之患故曰萬物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但世俗之人不能解此惟身與道一者方解曉乎此已身也身與道一故曰已爲道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

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假借也至言者指以上許多言語也謂老子其德如此猶且不能離言語以脩其心他人孰能免此脫免也謂必不能離言語以求道也說與脫同老聃曰不然者謂假言語以脩心其說非也汋與酌同江河之水酌之而不竭者以其本質無爲而自然也才質也水之所以爲水者自然之

質也至人之德本乎自然雖不假脩爲外物亦不得而離間之天地日月亦自然而已矣又何容力乎故曰夫何脩焉醯雞醋甕中之蠛蠓也其包覆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

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方術也言魯之儒者學術與先生不同也緩佩玦者言其行詳緩而佩玦玉也玦取能斷之義一丈夫言孔子也此意蓋言儒服者多而皆不知道也

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方飯牛之時豈有求爵禄之心唯其不求所以見用於穆公動人者言感動而化之也死生不入於心者無為而為心無所動也到此又等閑說這兩句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知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臝

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儃儃猶澶漫也舒遲自得之意受揖不立者言與衆史相揖而略不佇也槃礴箕踞之狀臝即裸也此言無心於求知乃真畫者東坡形容畫竹與杜詩曰神閑志定始一掃亦近此意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

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頓乘駁馬而偏朱
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
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
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
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

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
成德斔(音庾)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
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
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
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

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
身無聞

此一段把太公事却如此粧撰別箇話頭
常釣者釣常在手也釣竿雖在手而無意
於釣故曰非持其釣有釣者也這般句語

皆是好處無天者言無所主也偏朱蹄者
其蹄只一隻朱也先君王也言所夢乃文
王之父也典法無更不變易法度也偏令
無出無一事肯出號令也號令之間獨言
一事故曰偏令壞植散羣言不立朋黨也

不成德不自有其成功猶易曰或從王事無成也同務與衆人同事功而不自異也鞅即庚也外國之鞅觧大小不同皆不敢入其境內則諸侯無不知歸也故曰無二心朝命者朝聞文王之命有及天下之問

故逃去終身無聞猶書曰曁厥終罔顯也且屬之大夫古本作夫夫司馬云上夫字作大字讀夫一大也太山石始皇文曰御史夫夫盖篆字夫與大同見文鑑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爲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
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循斯須者言苟徇一時之計欲衆人易從
也又豈可譏刺乎
列御寇爲去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
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
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
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
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
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

冦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
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
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引之盈貫開弓而至滿也前手直而肘平
可以置一盃水於其上言定也發射也適

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
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
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
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面向高上而背臨
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

一分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無人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闚青天下至黃泉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險夷之境界猶

怵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爲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懼也恂目恂動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鼻間栩栩然息不在外而在内有自養之意也令尹之貴若在於令尹則與我無預我之可貴若在於我則與令尹無預故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其在我邪亡乎彼此數

句發得精神躊躇四顧者高視遐想於天
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者賤者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刦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
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禄乎若然者其神經
乎太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知者不得說非言辭所可窮也美人不得
濫非聲色所能淫也盜人不得刦非凶威
所能屈也伏戲黃帝不得友遁世而輕天

下也介間也石雖無間可以穿而過也故曰經乎太山而無介處貧賤之地而不以爲病故曰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者道也道在己者旣塞天地推以化人用之無盡故曰旣以與人己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此意卽刖者喪足而尊足者存又如此換

箇話頭謂明道之在己不問有國與無國也凡不爲亡楚不爲存則世之得喪禍福皆外物矣然其意猶在楚不足以存存一句失者既不足以自歎則得者亦不足以自矜自歎愧也自矜誇也此語尤有味此學問切身受用之語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三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十三　　堂二

鬳齋林希逸

外篇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符云反又音紛又符紛反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

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

前後人名皆是寓言如此三名却有分别知有思惟心者也無為謂自然者也狂猖狂也屈者掘然如槁木之枝也此書猖狂字便與逍遙遊浮遊字同猖狂而屈然無知之貌也此段只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故粧出許多說話問而不知答是此中無老僧面前無闍槃也夾山語欲答而忘其言是猶知有問者也故曰無爲眞是狂屈似之似近也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音紀爲物也欲復歸

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知者不言此是達磨西来不立文字直指
人心見性成佛不言之教即維摩不二法
門也道不可致不可以言致也德不可至
不可以迹求也仁義禮皆爲有迹有迹則

於道隳矣莊子以禮爲强世故比之仁義
其迹又甚故曰道之華亂之首華外飾而
無其實也外飾之僞欺詐之所由生也故
曰亂之首黜聰明墮枝體此爲道之日損
者也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則是忘其故吾

之時能無爲則循天理之自然無所不可
爲矣物迹也求道而又有迹則是已猶與
物同而欲見自本自根之地冝其難矣復
歸根者言收歛而返於無物之初也大人
無爲者也大人則易之其易也三字莊子
文法若他人則曰唯大人則易之矣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
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
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
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

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下一句易說上
一句難說且如花木之發爲枝爲葉是其
生者也然此已發者終無不盡之理則是
其生者猶死矣伊川曰復入之息非已出
之息此語極好便是此意碩果不食剝者
復之萌也謂之碩果死者矣種之再生非
死爲生之始乎死生往來萬物皆然孰知
其所以爲之者紀綱紀也主張而爲之者
也氣之聚散爲生爲死人皆知之若知死

生只是一理則吾又何患爲徒者死生爲一也死生本一理萬物皆然而人自分美惡好惡惡如花卉之方盛則以爲神奇落而在地則爲臭腐殊不知葉落糞根生者又自是而始則是臭腐復化爲神奇也既生而落則神奇又化爲臭腐矣亘古窮今來來往往只此一氣而已聖人知此故不以死生窮達禍福爲分别故曰聖人故貴一一者無分别也

知謂黄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

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

此數行解得前意甚明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

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乾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明法者寒暑往來盈虛消長皆有曉然一定之法則何嘗犯商量故曰不議鳧短鶴長麥垂黍仰或寒或熱

或苦或甘皆是自然之理而其所以長短甘苦者如何說得故曰有成理而不說不作即無爲也無爲不作皆順自然也聖人之所以順自然者亦得諸天地而已大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神明至精言妙理也

百化百物之化也上彼字在天底下彼字在物底物之或生或死其生也或方或圓皆神明至精者爲之旣已有矣孰能究其根極之地故曰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扁然卽翩然也有去而不已之意便是逝

者如斯萬物之化相尋而去無所窮已而其造化常存東坡所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若非有所見亦不能道及此六合為巨未離其内言天地雖大不出造化之内也秋毫為小待之成體若無此秋毫之體則無秋毫之名即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

而太山為小也沈浮往來也不故常新也萬物往來而不窮日日如此故曰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惟其不故所以四時運行而得其序也惛然不可見也油然生意

也若亡而存死者生之徒也不形而神不恃形而立不隨生而亡也畜養也養萬物者道也而人不知之此造化本根之地也觀於天者不過此理故曰可以觀於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音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

人哉
此一段又撰出兩箇知道之人相與語釋氏所謂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正汝形一汝視是忘其形體耳目也攝汝知一汝度是去其思慮意識也度意度也天和者元氣也忘其形體耳目則元氣全矣神者釋氏所謂主人公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非來舍矣德將汝美德潤身也道將汝居居天下之廣居也瞳無知而直視之貌犢之初生未嘗不視而何嘗有

所視赤子亦然無求其故謂人不知其所以視者如何也此即形容無心之貌言未卒而睡寐者言答之未已而自睡也語意相契不容於言故如此狀出真其實知者言其實見此理之真也事物不入其心故曰不以故自持故事也媒媒晦晦芒忽無見也彼既無心而我有不容言者故曰無心而不可與謀穹壤之間有此人物故曰彼何人哉深美之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

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

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爲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後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物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蜕然故曰子孫委蜕也彊陽氣

即生氣也動者爲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一段亦自奇特不知所持無執著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

疏瀹通導之也澡雪洗滌之也掊擊屛去
之也窅然深奧之貌崖邊際也崖略者謂
深妙者難言只言其邊際粗略而已昭昭
可見者也冥冥不可見者也見而可得分
別者謂之有倫有倫萬物也無形造化也
精神在人者也形可見者精不可見者九
竅人類也八竅禽類也以人與禽並言故
抑之也佛經所謂胎生卵生濕生皆原於
此此意蓋謂人雖貴於物而其生也實同
故欲其捨色身而求法身莊子之意亦如

此
其來無迹其徃無崖無門無房旁音四達之皇
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
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
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
道與
其來無迹其徃無崖言造化之間去者來
者無地可尋逐也四達皇皇言太虛之間
人之室居則有門有旁太虛之間但見其
皇皇之大豈知其所從入從出者乎邀於

此者言邀索而見此道也四枝强即圓覺所謂身體輕安也恂達通達也不勞順自然也無方不定也即是以接而時生乎其心者也天地日月萬物若非此道誰實爲之此四句只形容徹上徹下無非此道而已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

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喑音蔭醷與噫氣之噫同）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博之無所不知也人之辯博皆誇以爲己能而不必出於汝之知慧其所以知慧者造物也故聖人只以造物斷之不以益爲益不以損爲損所保者在我而外物不得而加焉此聖人之事也終則復始純亦不

已也運量萬物而不匱應物而不窮也運
用而量度之故曰運量此未免於有心只
爲君子之道蓋言其有迹也以我而應物
則爲運量萬物物至而我應之則爲萬物
皆往資焉便是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如此

而不匱則謂之道道者無心無迹也中國
有人焉謂天地之中有至人焉非陰非陽
言其不可以物指名也有人之形而其心
遊於物之初直寓形於天地之間耳故曰
直且爲人將反於宗宗者萬物之初也喑

醲氣之不順者也人身之氣有所不順則爲疣爲贅造物之氣生而爲人則亦其不順者也故曰自本觀之言反於天地之初而觀之也此意盖是貶剥人身便是釋氏所謂皮囊包血之論子細看來大藏經中許多說話多出於此堯桀是非言人世是非之論因有此身而後有之百年之間縱有長短比之天地須臾而已此數語亦好

果蓏有理人倫雖難（去聲）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

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
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
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果蓏物之至微也者其生也有時其種也
有種自古及今其類不雜非有自然之理
乎舉其微者言之則大者可知矣人倫之
中雖有許多厄難如上下之相制强弱之
相凌壽夭之爲悲喜此皆厄難也然而同
處宇宙之間相爲齒列君臣父子中國夷
狄亦皆造物中之一一物也聖人則曰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此則無分精粗彼我皆曰相齒亦高論也遭之而不違者遭時有逆順順之而已過之而不守者所過者化也調和也偶合也隨感隨應相與和合道德之自然者也帝王興起亦不越此理而已

忽然者即須臾之意出生也伸也來也入死也屈也往也注然勃然推擁而出之狀油然滲然活熟也此即往者伸也來者屈也易之所謂窮神知化者也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

其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物之初生本無而有又化而死則是旣有而無同乎一理而人物之類自以爲悲哀愚惑也弢藏弓之物也袠囊也愚惑之人猶有所包褁而不明也能自知覺則解其弢而隨墮其袠矣隨墮落也棄之也紛乎宛乎宛轉也言變化也魂魄精神也精神將散則軀殼從之故曰大歸即返其眞宅之意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

不形之形不可見者也形之不形於形體之中而有不可見之形也即佛所謂唯有法身常住不滅也然此事人皆知之而未能離形以求之故不得而至焉務事也學而將極乎至則其所從事者不止如斯而已故曰非將至之所務也衆人之論皆如此而未有至之者故曰此衆人所同論也

又就此語演說謂能至者則不論纔有此論則爲不至矣故曰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蓋謂不形之形此本易知不待言也若以此爲論乃是未造其至妙之地此又說高一層話

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見而有所遇曰值此有迹之見也道不可以形迹見則無值矣故曰明見無值辯不若默纔有辯則非矣嘿不言也所謂道者

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謂之聞則非道矣
有聞不如不聞塞塞其耳而無聞也故曰
道不可聞聞不若塞大得猶言深造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
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
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
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
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此段撰得又好雖似矯激之言然物無精

粗同出此理亦是一件說話釋氏所謂無情說法瓦爍熾然常說即此意也期而後可者言指定其所而後可質夲也汝問不及其本故吾所言愈下也監市猶今之責肉行頭也履狶者以足蹋豕則知其斤兩

輕重也況比也下監市之賤者也正獲之官欲知狶之肥瘠若問其早賤者則其比況說得愈明故曰每下愈況正市令司也獲人名也此以喻問道者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

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

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必者無固必之意也汝若無固必之心則物之至理皆無所逃又豈疑於吾言故曰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字同訓故曰異名同實此一句葢喻物無精粗其

理一也無何有之宮志已見而無固必之意也同合而論言無精無粗合而同論安有終窮調間和安也澹靜漠清調闇皆形容無爲之妙而已寥虛也已與矣字同言能講究至此虛一之妙則吾之志順是矣故曰寥已吾志此四字下得簡而有力既無往矣安有所至雖有去來而無所止宿之地上兩句既言往來不可知之意又結云我既往來而不知其所終則但見其彷徨馮閎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極

矣彷徨馮閎也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矣彷徨徜徉也馮閎虛曠也大知至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不際者所謂物際者

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

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

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與物無邊際是與物俱化者也與物俱化

則可以物物即所謂不物者乃能物物也

與物未化則有崖際矣既有崖際則窮於

其所際有際則有窮矣故曰物有際者所

謂物際者也極而至於無極窮而至於無

窮則爲不際於物之際而得其不際者則際之不際者也謂於崖際之地而見其無崖際也不形之形形之不形不際之際際之不際此等句法皆是莊子之文奇處衰盛衰也殺隆殺也舉其一則知其二也盈

虛盛衰本末聚散皆若有迹而實不可窮此則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戸晝瞑婀荷甘日中奓（處野反）戸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曰

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夫子無
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
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豪之
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
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
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參閱也推閱其戶而入曝然放杖之聲也
天知予以天呼老龍吉也夫子在則有啓
發予之大言今既死則無啓發予之言蓋
謂老龍吉死而無言矣弇姓也堈名也因

弔老龍而聞神農之言體道者與道爲一也繫歸而宗之也有體道之人則天下之君子皆歸而宗之今神農於道未有所見而亦知老龍之死爲藏其狂言況其體道與老龍同者乎狂言即大言也其意蓋謂道在不言藏其言而死所以爲道神農未造此境而亦爲此言況高神農者乎秋毫之端至小矣於此而未有萬分之一少之又少可知矣佛經算數譬喻亦有此語勢道本無聲形不可視聽若論說於人以冥

冥而名其道是特強名而已實非道也故
曰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即言者不知之意
形聲有也冥冥無也知有之為無無不若並
與無無之蓋謂神農之為此言亦未為知
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
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
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
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
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

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
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
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
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
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
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
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
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
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大初是以不過乎

崑崙不遊乎大虛

發語之端著於是兩字即是佛經我聞一時之上著如是兩字也道之有數謂可歷歷而言也貴賤合散皆道之可以歷數者約合也內自得也外與道爲二也不知之知乃不可名言之妙也形形之不形即不物物乃能物物也當對也有道之名則名與道對立即離其本然之真矣故曰道不當名道本無問問之而答我已離道彼之問者所聞亦非道矣問窮者言其所見至於

問而窮盖謂泥言語求知見之非也無内者中心未得此道也得此道則不應答之矣宇宙可見者也故曰外太初不可見者也故曰内崑崙在於宇宙之外太虛又在崑崙之外崑崙且未過安得至太虛乎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孰視其狀數語只形容道之不可見也予能有無未能無無此言妙之又妙也未能無無無則我猶在無字之內爲無字所有矣何從至於窅然空然者乎圓覺曰說無覺者亦復如是覺而至於無覺可謂妙矣而猶以無覺爲未盡即此未能無無爲無所有之意前之知無爲泰清無始此之光曜無有似此等名字其寓意却甚明非其他王倪被衣等之比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

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鉤帶也大馬大司馬也捶鍛也大司馬之

屬有鍛鉤者老而精絶至於無毫釐之差言其巧也非鉤無察即前所謂唯蜩翼之知也用心專一於鉤之外無所見也用者巧也不用者道之自然者也無不用者道之無爲而無不爲者也言我以不用自然

之妙而用之於巧且長得其用而至於老況道之無爲無不爲者天下之物孰不資賴之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

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太極之初陰陽判而爲天地天地之運行陰陽之往來循環而無已古亦如是今亦如是也以古猶今而答未有天地之問意蓋如此昭昭見之甚明也神者在我之知覺者也不神者知覺之靈爲氣所昏也昔日之昭昭虛靈知覺者在也故能受之今

之昧然者虛靈知覺者不在故又有所求而未知也無今古無始終言太極之理一動一靜無時不然也造化之理生生不窮如人之有子孫不待其有而後知之也有此人類則有此子孫有此宇宙則有此陰陽無一息之可間斷也已矣未應矣言汝到此不必更形於言矣纔有生字則有死字是因生而後生一死字也纔有死字則有生字是因死之名而後死其生者也此即無生無死四字又如此變換言句死生

之有待一體而已一體猶一本也即一理也即造化之自然也物物者非物則有非物者必生於天地之先豈可以物名之故曰有先天地生者物邪言非物之物不可以物名也既名爲物則不得爲在天地之先者矣如此便是有物也故曰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此是一句既曰有物則物之相物無窮已矣故曰猶其有物也無已如此等處皆其文字之妙者聖人之愛人則有迹可見矣形迹之相求至於無

時而已者盖其所取在於有物而不知物
　物者之非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
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
化而内不化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
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
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
非相韲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

與人相將迎

無將無迎即無心於物者也應物而不累於物則爲外化因感而應不動其心則爲内不化故曰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與接爲構日以心鬭則爲内化與物相靡相刃而見役於内則爲外不化故曰今之人内化而外不化以我之内不化者而外應乎物所過者化而無將迎則化亦不知不化亦不知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一不化者無心之心也安猶豈也

相靡言相磨也靡與劘同安與豈與也多求多也求多相勝也莫多則不求相勝也必與之莫多言至道之人必與物不求多以相勝也狶韋黃帝有虞湯武儒墨之師皆未能盡内不化之道故至於以是非相

鑿言其猶有是非之爭也五味相奪而後可以爲鑿故曰相鑿以狶韋而下與儒墨對說是以小抑大之意囿圃宮室者謂其以此爲窠臼也不傷物即與物化也旣與物化則物物亦不能傷謂其無所累也惟其

心無所累所以能與人相將迎前言無將迎此言與人相將迎即無爲無不爲不物乃物物之意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凡人遊於山林皐壤之間其始也必樂既樂則必有所感感則哀矣蘭亭記中正用此意因物而樂因物而哀去來於我皆不自由則我之此心是哀樂之旅舍也此言自無主人公爲物所動也遇可見者也不遇不可見者也可見者人也不可見者天也能其所能人也其所不能天也舉世之人皆有不自知不自能者既謂之人皆不免此故曰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唯其知人而不知天故憯用心用智欲以免

其所不可免者豈不可悲也哉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爲則無爲矣故曰至爲去爲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爲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字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三

燕紆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堂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鬳齋林希逸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

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役徒也門人弟子也偏得獨得也臣僕也畫然分明之意絜然慈柔之意擁腫鈍朴也鞅掌猶支離也洒然異之者言見其蕭洒有異於人也歲計有餘者久而有益也

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四字輕重一般如此下語皆是其筆端鼓舞處南面者必其所居向南不釋然不樂也春秋之所以得而然者天爲之也故曰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大道自然也此蓋自然無心之喻尸居環堵之室而自託於猖狂與百姓爲一人皆不知其所行爲何如故曰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如亦往也言與世相忘也俎豆猶言位置也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知之如釋氏言我脩行

無力爲鬼神覷破是也不釋然於老聃之
言者恐負吾師之誨而不樂也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蘖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
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
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於其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穴阫（不普回反又音裴）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鯢鰌雖小可以主尋常之溝藪狐雖小而可以主步仞之山此言地無細大皆有所

尊也先善與利言名出則利入也堯舜之時其於賢能亦然言人有賢能之善則人必尊敬之今畏壘之地雖小而其敬賢之心亦與古同謂夫子當聽從之也函車吞舟函亦吞也介獨也碭流蕩也此喻名見

於世能害其身也全其形生長生久視者也藏身不厭深眇欲遯世而無名也二子指堯舜也以堯舜爲辯猶垣墻之上將欲種草無此理也謂引證失其宜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形容其屑屑容心之意舉賢

則民必爭以知爲任則民愈詐之數物者言以上數事也民於利甚勤者言爲生甚苦也阫墻也日中穴墻即晝爲盜也千世之後必有人與人相食者謂天下之患自堯舜始也

南榮趎蹙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
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
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
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

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
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託業言受學也及此言者欲及庚桑子之
所誨也具人之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吾

不知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開也我之形與人之形亦皆開明而無所蔽而我乃爲物欲所間我欲以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心了不可得

而夫子謂我勿使思慮營營若忝此黽勉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趎爲此言未有脱離處庚桑子更欲黜化之而未盡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蓋託爲謙言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也藿蠋豆中

大蟲也越雞小魯雞大鵠亦大鳥也小蜂
不能呪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此喻其力
量尚小不能點化汝也遂使之往見老子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
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
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
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
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
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
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

義則反愁我己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䂂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趎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人偕來正釋氏所謂汝胷中正鬧也忘吾答因失吾問者言其心茫然失所問答也去其知而不知則人以我爲愚矣朱專也朱愚猶顓蒙也若有心乎用智則反爲我身之累此意

蓋謂無心旣不可有心又不可即釋氏所
謂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其言仁義
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即一也若渙也見
汝眉睫巳知汝爲未知道今觀汝言果然
故曰又言而信之覬覦蹇淺之貌揭竿而
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茫乎而無歸著也七
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惘憂愁不自得
也欲反情性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
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

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有好有惡其中自惑故十日自愁孰哉孰與孰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未寧一之意也纔有所惡則心有所著故津津然而可見韄以皮束物也揵閉門之牡也

二者皆執捉歛束之喻應物於外欲自撿柅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外既不定則將反而求之於内故曰將内揵心中之攝攖欲自撿柅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捉内既不定則又將求之於外此言學道而不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内皆無下手處若此者其在身所有之道德且不能自持守況欲行道乎放道而行言循自然之理而行之也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之事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音舜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

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我今欲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言蔽惑之甚也雖有教誨之言使我愈見惑亂故曰猶飲藥以加病今皆不敢請教只願學衛生之道而已抱一者全其純一也

勿失者得於天者無所喪失也無卜筮而知吉凶者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能止能定也能已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舍諸人而求已不務外而務內也翛然無所累之

貌侗然無所知之貌能兒子手不失赤子之心也嘷哭也嗌喉也嗄聲乾也赤子嘷啼而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捏屈不可伸也人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礙小兒則不然者其自然之性箇箇如此共同也德性也目視而不瞚雖視而無所視也未知外物也知有外物則爲偏矣瞚與瞬同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即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與物隨順波流也同波即與物偕往之意如

此則可以爲衛生之常故曰是衛生之經已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

人究也
趎問衛生之經求其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盖恐其住著於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冰解凍釋即脫洒自悟之意相與交食於地與人同也交樂於天自同乎天也交俱也同也相攖相觸也爲怪爲異也不爲謀無計度之心也不爲事無事事之迹也又曰是衛生之經巳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

所言衛生之道即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趂旣聞此又曰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即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旣曰未也則當别有話頭却又提起前頭能兒子乎之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禍福無有者言超出禍福之外也人災者世情之患害也我旣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遠矣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曰非也曰未也蓋不欲與之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宗多用此一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
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
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
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宇胷中也泰
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即誠而明也故曰宇
泰定者發乎天光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
爲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人有脩者脩真之

人也脩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則有恒矣
恒久也便是至誠悠久也至誠而至於悠
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也歸也天
民天人也言非常人也天子者天愛之如
子也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學所不
能行所不能辯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
所不能知而止則爲所造之極故曰至矣
天鈞即造化也有不即是者不就是也即
就也不就是反是也反是則失造化自然
之理矣敗失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内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

將形者順其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退藏於不思慮之地而其心之應物隨時而生即佛家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不通即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也達通也彼在外者

也萬惡者不如意之事也吾之所造既至
於是而猶有萬惡至者則是天實爲之非
人事之失有以致之又何足以滑我胷中
渾成之德故曰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
滑成靈臺心也不納於靈臺外物不入其

心也外物不入其心所以不滑其成也有
持者言有所主也不知其所持者雖有所
主而不知其所主大而化也不可持者言
有所持守則未化矣此一句三持字最説
得精微不可草草看過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數句又說不善之人未能成已而有所作爲妄發也妄發則每事皆不當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此恥過作非者也更換也恥過而作非每有所更改轉見差錯故曰每更爲失業亦訓事今人曰業已成行業已如此便是此業字如此之

人所爲既不善矣非有人誅則有鬼責言幽明之間有不可得而逃者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故曰明乎人明乎鬼然後能獨行此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以君子慎其獨也獨行即慎獨也似此數語入之經書亦得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

無親者盡人

務內者所求在我之分內也即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內者也無名者人無得而名也務外求在外者也務外之人志之所期不過爲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唯庸有光充實而有輝光也庸常也光常在也舍己而求外志在得利商賈者之用心也故曰唯賈人也跂高而自立之貌人見其外或富或貴有過於人則以爲魁然而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爲終始至於窮

盡而後已是其一身皆没入於物欲之内矣故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也逐逐於物苟且以求得有至於喪身而不悔者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以其不能容人之心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疎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人道絶矣故曰無親者盡人盡絶也看此數句莊子如何不理會世法

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志者心有所著也心有所著皆能自傷人之自害莫憯於此志尤甚於兵之鏌鋣故曰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冦也然此心若平和則陰陽豈能爲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是也此兩句極佳在心學工夫此語最切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成毀二事分而爲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道通其分也人心既分彼我則於其私也必求備故曰其分也以備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知道者惡之故曰所惡乎備者其有以備也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

應於外者能反於内則爲德爲德則能神能天逐乎外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曰鬼窟裏活計即此是也無是無非則此心常生孰是非

而不化則此心爲死出而得是言役於外而得自是之見者也齊物曰近死之心不可復陽即此意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實者天地之閒實理也無心則虛虛則實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爲實則其人與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没皆私心滅理貪著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

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云但可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便是此意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

出生也萬物之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可知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之所由終也雖知其所終而不見其所入之處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

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

自此以下解上三句也理在今古千萬年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竅虛也虛乃所以爲實故曰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illegible]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可見其意宇四方上下也道無定所四方上下皆是也故曰宇即鳶飛于天魚躍于

㴱言其上下察也古往今來曰宙道之往來千萬年而常如是者即宙也生出也死入也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而無形可見此造化之妙也天門即造化也自然也因言出入故下門字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有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於無有而此無有者又一無有

也故曰無有一無有齊物曰有無也者有
未始有無也者即是此意藏者退藏於密
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
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
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
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
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
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無物之始死生終始無分其次則有死生
之名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
以生爲喪即寓形宇内之意以死爲反言
歸真也以生爲寄以死爲樂纔有生死之
分便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上焉者無物

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
其次者曰有生有生則有我矣雖知有我
猶以死生有無爲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
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
譬如公族分而爲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

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
戴任也任職也昭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
國之公族也上言三者雖異同爲公族却
於四也字之下以非一也結之就上生下
絶而不絶之體此皆文字妙處

有生䵷反戸滅也披然日移是嘗言移是非所
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
䵷黶也釜底黑也亦瘢病也喻氣之凝聚
也天地之氣聚而爲人元氣之病也前言
生者喑噫氣也與此意同人之生也同是

此氣而強自分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非所言者謂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人皆不當言　言之皆爲私也人雖各有一是而其所是者不定故曰雖然不可知者也

臘者之有膍（音毗）胲（古來反）可散而不可散也

臘祭也膍牛百葉也胲足指也牲之一體

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是百葉四體只舉胲文法也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在在不同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即移是之喻也舉皆

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則其所爲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爲是舉移是

請審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

上面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再說是以生爲本言既有是字則以生者爲本以其所知之智爲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孰

爲名于孰爲實乎故曰果有名實曰果有
耆言其非必有也質本也因吾一己之師
以此爲本而欲人皆聽己之節度故曰因
以爲己質使人以爲己節惟其因此自私
是非之爭雖以死償之而亦甘心焉故曰

因以死償節下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
其如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有知愚榮辱
之分今世之人皆移是者也故曰移是今
之人也徹通也蜩與鷽鳩皆同識大鵬亦
猶移是之人不知至道之士而非笑之其

見識與蜩鳩同矣蜩與鳩同人又與蜩鳩同故曰同於同也此鼓舞之文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此數行又别一項說話與市人行而蹍踏其足則必以放傲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若兄蹍弟之足則嫗詡之而已必無所辭謝蓋其情親不待謝也大親父母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併與嫗詡亦無之

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至禮有不人謂禮之至者無人已之分忘其揖遜也至義不物謂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也至知不謀無容於謀度也至仁無親者言不見其相愛之跡也至信辟金者言不待以金寶爲質也辟音屛除也蹶足之喻爲下面禮義五者設也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

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徹與撤同解釋也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勃志言六者能悖亂其志也動舉動也理辭理也謬心者言六者能綢繆牽繫其心也累德者情勝則累其自得之真也知心知也能才能也塞道障道也盪蕩亂也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之六害則胷中不爲之蕩亂此教人下工夫處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欽持守而恭敬也生德之發見者也發見則有光華矣性在我者也質本然也性之動而後有爲有爲而流於人僞則爲性之失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至於有謀慮皆性中之知也此處字義與語孟不同以莊

子讀莊子可也不可自拘泥嬰兒之視而無所視曰睨知者以其所不知而爲知亦猶嬰兒之睨也此即智者行其所無事之意凡所動用皆以不得已爲之則謂之德即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又無非我此即

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也物不能亂之謂治曰德曰治曰不得已曰無非我名雖相反而其實未嘗不相順此又是一般說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
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
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微妙也射之中至於微妙故曰中微羿之
不能使人無譽已亦猶聖人不能逃天下
之名也工乎天者盡天道也俍乎人者能自
晦於人也俍音良善也能也全人者全德
之人也蟲鳥獸百物之總名也物物雖微
皆有得諸天者如能飛能走能啼能嚙能
鳴能躍皆能遂其天性故曰能蟲能天謂

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天者不樂有其名也卒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況我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唯蟲能蟲唯蟲能天此八字極妙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敕紙反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猿見養由基抱樹而啼即此意也以天下爲籠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待射之矣主意不在羿只引生下句而已此意蓋謂人有所好惡則必爲好惡所迷伊尹百里奚亦因其所好而

爲人所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服也移擔去之也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爲美蓋其心於毀譽棄外之矣故曰外非譽也非毀也胥靡城旦舂之人也彼爲罪人

不愛其身故登高而不懼此心無所愛則無所著之喻

夫復謂不愧而忘人因以爲天人矣

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謂習熟也不愧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道在己不是責貸但知爲己而無爲人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矣故曰天人謂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責之彼故齎之

觀此可知不愧之意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

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

聖人之道

敬我亦不以爲喜侮我亦不以爲怒即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天和造物之和氣也同乎天和與之爲一也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以此一句喻下一句至人出而有爲於世無所

容心雖爲亦無爲也是其所以爲者本自無爲而出即是無爲無不爲又如是變換言句欲靜則必平其氣氣不平則不能靜矣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而無所拂少動其心則神不全矣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不得已者無心之應也應事而無心則爲聖人之道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此篇文字何異於內篇或曰外篇文粗內篇文精誤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四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五

堂四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十五

鬳齋林希逸

雜篇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

盈嗜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理去其嗜欲好惡則頻失耳目之常皆病也掔音攣引却也狸德言其資質與狸同狗之下品者也狸德字下得好視日者凝然上視而

目不眴也一生之性也其生也如死狗然故曰若亡其一猶雞之似木雞也此上品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

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䘏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悦而笑

馬之中規矩繩墨言其身件件合法故借方圓曲直以言之不必就馬身上泥而求之成材者言天成之材也若䘏若失即悶然之意喪其一即亡其一也不知其所去而不知其所止也此皆借喻之言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悦而笑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

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

手久矣矣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金版六弢即太公兵法也此書藏於朝廷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從横反覆鋪說之意也不可泥詩書爲横六弢爲從也奉事從王事也以詩書六弢之說見之行事皆有效驗故曰奉事而大有功啓齒笑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所知舊知識也所嘗見僅識面也似人者似其鄉人也山閒之蹊曰鼪鼬之逕柱塞也踉音郎類篇云欲行貌也位居也止也言其困倦

欲行而又止伏於谷中也空谷也聞足音而喜但是人則喜之矣不必其知識鄉人也此此意乎言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略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謦欬喉中之聲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甞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

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
一登髙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
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
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
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
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
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
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
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

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
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
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
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脩胷中之
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
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賓與擯同棄也養者生也生於天地之間
皆此人也故曰天地之養也一一者同也
登高不為長居下不為短無貴賤之喻也
外物之養者形而於心中不自得故曰神

者不自許也和與物和同而爲一也姦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爲一情慾自私所以害之則是其所惡也惡其自私則神者病矣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爲何病我欲勞之故曰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有意於愛民乃害民之所由始有

意於偃兵乃用兵之所由造殆危也以此心爲之但見危而無所成也美惡之成皆爲有迹故曰器也以有爲之心而爲有迹之事則非所過者化矣故曰形固造形成

定也執其心一定而不化也此心不化則克伐怨慾行焉傷其内也故曰成固有伐變爲外物所變亂也心與物鬬故曰外戰鶴列猶魚麗之類兵陣之名也徒歩兵也驥騎卒也麗譙宮樓之門也錙壇祭祀之地也古人祭祀必於路寢此言宮之内也其意盖曰君之用心若與物鬬則一室之内皆若歩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所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得順境也失逆境也無得則無失

故曰無藏逆於得此一句下得亦好巧機
心也智謀自機巧而出也戰爭又自智謀
而出也以此而求勝於人雖殺其人民兼
并其土地以快吾耳目之私是若勝矣而
不知吾之胷次爲物所撓是形與神戰外

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勞其神孰
爲得失故曰不知孰善言邪箇是也如此
而爲勝何以爲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勿已
者言君莫如此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應
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無所攖拂此不爭

而善勝也我能不爭而善勝則民已脫死

各得其生又何偃兵之求哉

黄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㝢

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

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

之所存乎曰然黄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

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

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内予適有瞀病有長者

教予曰若乗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黄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黄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七聖黄帝與方明昌㝢張若諧朋昆閽滑稽也此等人名皆是㝢言若以大隗爲大道之隗然者亦鑿說也瞀目眩也乗日者

與日俱往即日新也言六合之內未離於
物則有自昏之病能離此病遊於自然則
爲六合之外意謂爲天下者亦然無累於
有物之內而已非吾子之事者言汝物外
之人雖不預此亦須與我說破也馬成羣
而牧之各隨水草但順其性而使之無所
害則牧馬之道盡矣亦牧羊而鞭其後者
之意天師者言天人可以爲我之師也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
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

者也

思慮之變百種變換思量也談說之序說得成條理也淩陵轢也訐訊也好察之士則與人爭分爭毫三者皆隨其所長而自以爲喜故一日無之則不樂此爲物慾所籠罩者也故曰囿於物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興朝興起而立於朝廷之上也招世者立招子而爲名於世即好名者也中民者庸人也榮官但以爵禄爲榮也筋力者才力者也矜難以濟患難爲矜誇也勇敢武士也奮患見患難而喜也枯槁隱士也宿名留意於聲名也法律法家者流也廣治多求治事也敬容矜持容貌而爲外飾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

之巧則壯
草萊耕種之事也市井商販之事也比和樂也旦暮之業日積月累其贏餘也勸喜而自力之意也工藝之人以其能自壯即自誇也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
夸誕之人趨附權勢一日退失則悲矣尤甚也欲愈盛之意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積聚者曰物徒趨附者也勢物

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樂變以變詐爲樂也依附小人好動而不好静多是從吏主家使其有所作爲而後可以得志故曰勢物之徒樂變自此以上與不樂三句皆是一意但長短變換如此下語文法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遭時有所用言時使之然雖其身亦不自由雖欲無爲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閒

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之所自由故曰順比於歲不物於易此一句乃上句之喻也不物於易猶言非物自爲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没也汩没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猶釋氏言回光自照也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

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
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
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
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
前期而中言有所指的之地也有的而後
見其精若含眗而射則中者皆爲羿矣此
句喻下句也其文極妙天下既無歸一之

是人人各持其說則人皆爲堯矣揚揚朱也秉公孫龍也墨翟楊秉與惠子爲伍其學既不同則孰爲真是冬寒之時不以火而爨鼎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爲冰其違時也若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夏至之日陰氣已生以陽召陽則冬不寒矣以陰召陰則夏不熱矣雖似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言其術未高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一瑟於室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動宮之應宮角之應角以其音

同猶曰易也只調一弦而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一言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吾音無當纔鼓其一於此而相去之遠者二十五弦皆動比之鼓宮宮動鼓角角動又難矣然以理觀之不問宮商角徵羽皆是以音爲音故曰音之君皆不離乎弦上之聲故曰未始異於聲如此則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者何異魯遽乃自以爲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即如此魯遽也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

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相拂以辭以言語相抗對也相鎮以聲以名聲相壓服也未始吾非言要終以我為是也蹢音擲的說文云住足也蹢而不能

行之子曰蹢子齊人以其蹢子而寄之宋
謂其可以守閽也守閽不用完全之人以
此處其子自以爲是矣然而求致鈃鍾乃
知束縛而愛護之何愛物而不愛子乎彼
何嘗不自以愛是鈃鍾小鍾也唐亡也子

亡在外而只求於鄉域之內是其惑也彼
何嘗自以爲惑此又今是一句不與上蹢
子之意相關遺餘也略也類似也言此三
事皆與惠子楊墨之徒略相似也故曰有
遺類矣亦猶前言若是也邪然不結於怨

也之下而先結於此正是其作文之妙處
寄客也楚有蹢闍之人寄於外國不能自
歸附舟而返方至於岸而是夜之半即與
舟人有爭忘其濟已之恩已造成仇怨矣
岺岸也未始離岸言載之而來舟未離岸
又非久而忘之也蹢住足也病足而爲闍
者故曰蹢闍忘恩之鬬是夜固不自知旦
而視之能無所愧乎方其鬬時彼亦自以
爲是也凡此數句皆設喻以譏惠子之自
是但以惠子好辯故特爲詭譎之辭有不

可遽曉者以困之此乃二人平生戲劇之言東方朔與舍人爭辯亦有此意可以參看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堊白泥以白泥墁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

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得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巧之地也此意蓋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

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
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
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
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
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

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鉤要
東之意也逆强民以禮義之意也凡此數
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

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畔離也以德分人猶曰德乃降黎民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察也此事不見於他書只見於列子亦寓言而已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

其便以敎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
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
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委蛇攫搔（一作捼）跳躍來去攀執樹枝之意
敏給射之矢去速也狙能搏接其矢亦甚
捷速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
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鋤
其色者去其驕矜之色也去樂甘於自苦
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爲矜能擬禍者之
諭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也言人物之中爲最大也田禾齊君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

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貴言我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之口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巳曰丘

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也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

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巳也反巳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意謂飲酒之時可以

劇談雖古人亦然也夫子答曰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弄丸戲事也秉羽扇而甘寢無作爲之意也汝二人皆能爲無爲之爲又何待我說喙三尺者言無如此之長喙也宜僚叔敖之事與史

家所載殊異亦寓言而已道之所一自然者也德者得之在已者也在造物之一者與人爲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看此德字與本書他處說得又自不同名若儒墨便非不言之辯矣故曰而不知其誰氏民無得而名也實不聚者言已雖有善而不以歸之一身也賢者且不以多言爲能況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以爲大而況自然之德又可名乎大備大成也唯其無求所以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者已貴於物也

循古者順古道而行也不摩不容力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相
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
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

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
毋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
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
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

鶉生於宎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遨樂於天吾與之遨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食肉而終

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牂牝羊也奥西南隅也宎室之東北隅也未甞牧未甞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盖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

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爲怪異我未甞與吾子爲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

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爲事所宜償還債也我方樂於無爲而彼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怪證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怪行渠公之衢臨衢之門也爲闍者也此一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

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薄結反必覕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知此四者則可以聚其民也致其所惡非其所欲也致所惡則民不歸也順其好惡求以得民皆容心者也仁義之行施

之於外有爲之爲故曰無誠貪如禽獸者或假此仁義之名以爲用故曰假夫禽貪者器覕割也一覕者猶言一截截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純朴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外乎賢者出乎賢者

之上也必出乎賢者之上而後知有心於利天下者反以賊天下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

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烟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暖姝淺見自喜之意此以譏刺好學者未知未始有物者言不知無物之妙也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貪著勢利之人也疏鬛豕之毛也曲隈蹄之曲處也股脚腰下腹邊與足相近之處此即乞兒向火倚冰山之意言所恃者不足恃也域者圍其心於富貴之閫而不自知也故曰以域進以域退卷婁傴僂而自苦之貌其意蓋言修德之人自以爲名而人皆歸之反爲所苦終身勞役不能自已借此以譏侮帝王也童

土猶童山也謂其始之所居在於不毛之
地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
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
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
也繩其變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
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
死失之也生
衆至者衆人之所歸也不比不和也不利

自害也抱德煬和養其德而不露也煬者
内自温暖之意蟻至微之物也而猶未盡
能無知羊至愚者也而猶未盡能無意唯
真人則無知矣無意矣故曰於蟻棄知於
羊棄意魚之在水悠悠自得真人之自爲
計但如魚然蓋以水喻造物以魚喻其身
也蟻之與羊其所食者猶在外未能無求
故不若魚也真人之心與其耳目皆與人
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目以耳聽
耳以心復心繩之平自然之平也變而循

之順其動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
故曰不以人入天其生若得若失其死也
亦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爲得失聽其如何
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
亦可生而曰失亦可

藥也其實菫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
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菫川烏也雞壅雞頭也豕零木豬苓醫者
制藥隨其所用各有所主主者爲帝其他
爲臣謂之藥者其實皆同隨其所用而有

輕重亦猶人之在世得時而用則爲貴不得時而用則爲賤其在我者初無貴賤也此數句奇文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

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大夫種能爲勾踐報吳於已亡之中而求存可謂智矣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始者之用種爲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一時也鴟之目用於夜而不用於晝亦隨時也鶴脛

之節雖長而不可斷解斷也言鶴之立其兩脛或伸或屈亦要隨時而用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河上之風日皆能損水而河未始以爲損者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故物雖損已而我無所攖拂也此五句自是一意只但也請使也使風與日但相與守河謂風日共守而不去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水土自然相入形影自然相依守不相離也物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是也審定也信也謂決定如此也此三句是一意天地之間自然一定之理決不可易也看此三箇審字方知第七篇淵名之審不可以蟠字易之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敗禍

之長也兹萃

殆危也有心於用明有心於用聰有心於殉物皆非自安之道故曰殆府臟府也智出於胷腑自以爲能凡如此者皆危故曰凡能其於府也殆不給即猶不及也危殆

既成則不及改矣兹萃愈多也兹與滋同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反覆也緣因也因謀功之心則必至於自覆敗果必也有待久之謀則其心固必而

不化此皆爲身之害而人以此自喜如得寶然故曰人以爲已寶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而無已皆不知於此致問而已言其不問道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若皆削去其地僅能容足則難行矣博遠也於其所踐之外必有足所不踐之地則其行也可

以致遠躡亦踐也此句以譬下句人之所知者能幾何其所不知者天也不恃吾之所知而恃吾之所不知則知天矣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造化之運者也天向一中分造化是也陰靜也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矣解音蟹猶佛書所謂解脱也大目所見者廣也大均大分劑也緣順也大方

太虛也大方無隅混然一體故曰大方體之大信真實之理也稽者決也知此真實之理則無疑可決矣大定物物之定理也持總持也總天下之物者此一定之理也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

凡事到盡處便見天命故曰盡有天即人事盡而天理見也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榮辱得喪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冥冥之

中自有執其樞要者即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冥有樞無物之始必有物以始之齊物論曰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即此彼字故曰始有彼有彼造物自然之理也曰天曰衆曰樞曰彼雖可解之知之亦似不

解不知者謂不敢以爲可知可解也惟其以不知爲知乃真知也

其間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

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造物之理
以爲有崖際不可也以爲無崖際亦不可
也頡頏也滑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
捉摸也不可捉摸則若無物而有實有之
故曰頡滑有實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
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
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
豈不爲一項大議論乎揚搉提掇發揚而
論之也闔何也是造物之理也何不問此

造物之理又奚疑乎故曰奚惑然爲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矣趙州問南泉不疑之道便是此數語之意尚庶幾也只不疑二字莊子鼓舞出來却撰出此數句以結一篇之文可謂奇特此篇亦與內篇何異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六

堂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六

鬳齋 林 希 逸

雜篇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顛冥乎富貴之地非

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泠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則陽姓彭名陽字則陽夷節嘗薦則陽於

王未用而歸也此予宅者言其無定居也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欲其自悟也無德而有智不知有天理而純用私智也神在我之自然者也顛迷富貴之交堅固不解而失其本心不復知本身有自然之神

故曰不自許以之神也其於人也非相與爲善乃相率以爲自損之道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此句自下得好凍者得衣則其暖如春暍者得風則其冷如冬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彭陽之

好進是其不足者也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形尊而嚴言恃勢以陵下也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是不仁也撓自屈也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却如此下四字自佳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王公尊者也忘其爵禄而能下士化尊爲卑也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爲娛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

窒礙以自保其眞爲樂故曰樂物之通而
保已有不言之敎可以悟人如以至和飲
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目擊而道
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立而使
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倒
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
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
其所施一本於閒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
一閒其所施此言其在家在鄉各得其和
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度量相

遠如是哉蓋謂公閔休之心知此而彭陽
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者
言夷節佞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以進汝
於王我豈肯似彼耶此鄙薄夷節之意也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是一句 堂五 三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
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
一體者精粗合而爲一也聖人達乎造化

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性自然者也摇作即動用也動用作爲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爲主故曰以天爲師命之者稱名之也以聖人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爲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

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
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
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
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
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
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
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姸生於醜若不告之以醜者則亦不自知
其姸矣有姸媸美惡分別便是憂愛端之所

由生故曰不知不聞其喜終無已我旣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則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因鑑美之諭又及聖人愛人之名其意蓋謂愛人至於有名則有心矣有心則離本真之性矣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緡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況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

況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為自然之理隨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何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即我之所得

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也毋相氏即古聖人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

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

師天而不得師天言以自然爲法而無法

自然之名不過與物相順而已故曰與物皆殉若有心然爲事則未如之何矣纔有爲事之意便非自然也有人有爲也天無爲也非惟無有爲之迹亦併與其無爲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有物跡也

無物之始無迹也非惟無有物之迹亦併
與其無迹者無之故曰未始有始未始有
物行乎斯世未嘗不與人同於人世初無
廢事也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不替不廢
也萬行俱備而不着於其一故曰所行之

備而不洫齊物曰以言其老洫也洫者泥
著而陷溺之意已與道爲一則不求而自
合若求合於道則不可得而合之矣故曰
其合之也若之何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
臣之莊子把這一句却改名換字以其官

爲司御又曰門尹登恒皆是做此詭怪說話傳者輔也言尹輔湯也湯雖以尹爲師而不爲其所籠也故曰從師而不囿湯之無爲也自得萬物之成理而隨之自處於無爲自然之地使其輔相之尹而主其名

故曰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言湯無爲而尹有爲也湯無名而尹有名也司主也言門尹擔當了許多有爲之名也

之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之名此名也贏餘也剩也言此名之在世
間是剩法也猶言長物也兩見身與名爲
二也有心於爲名則不得其渾然之一者
故曰得其兩見伊尹之所擔當已自未爲
奇特而孔子又慕之盡其思慮將以爲輔
相於斯世言夫子又欲爲伊尹之事也此
是譏侮聖人之意容成氏借古聖人之名
也合三百六十日而後爲一歲逐日而除
去之則但可謂之日不可謂之歲故曰除
日無歲此一句自好老子曰數車無車亦

此意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故
曰無內無外舉此二句以證自然之意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
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

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
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
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
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
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刑餘之人城築之所役也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爲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之業之美也而犀首敎之用兵猶壞其已成之城也衍犀首之名也華子之言蓋謂著一伐字則皆未免於容心故以三者皆爲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

而已矣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

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
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
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
人之前譬猶一吷（音血上同）也
此一段極好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
薦戴晉人而見之王晉人有道者也蝸角
之喻似若虛言而下面說得來却成真箇
故曰請爲君實之無窮太虛之間也通達
之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爲
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若亡乎杜子美

曰俯視但一氣焉能辯皇州即此意也以中國而觀魏又爲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辯言其同也惝然若有亡者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嗃然之聲若以劒首而吹則一吷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盖謂有道者之前雖

欲說仁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其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
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

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地有賣漿之家夫子宿於其家也
登極者升其屋極而望人也稷稷紛紛也
聖人僕者言聖人之徒也自埋於民自隱
於民間也畔鄰也藏居於比鄰人亦不知
之也其聲銷逃名也沈不在水而在陸喻
隱者之隱於市廛也言此人必爲市南宜
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著於
已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使人多言之人
也何以爲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

者逃而去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去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飱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

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癩內熱洩責
是也
封人因耕而諭政莊子又以喻學東坡稼
說實傚此也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飫飽
食也以衆爲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
也孽妖孽也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

猶萑葦也即茅塞其心之意性既蔽塞則
其昏欲之長如蒹葭之始萌充滿其身言
通身皆是人欲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
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

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性只爲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拔而去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爲病故有並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並潰者漂疽疥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欲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爲盜莫爲殺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爲盜乎或爲殺人乎莫爲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

後有此患害爲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安得不至於此其意蓋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

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

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失得正枉兩句即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人之形有不得其生則人君退而自責即匹夫不被澤若已納之溝中也今則不然者言後世也匿爲物蔽其物而不言而以不知者爲愚大爲難行之事而以其不敢爲者爲罪重爲任不量人之力也遠其塗不計人之行程也强人所不能而乃罰其

不勝者誅其不至者在上之人其所出政令一日僞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僞乎强其力所不能必以僞應之强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爲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爲僞爲欺爲盜也又誰責乎三句

一體即就下句盜竊上結非惟此一句意易明亦文法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年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然安知六十歲之是便爲是耶此一則話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然乎

其生也必有根其出也必有門但人不見之耳此是其所不可知者凡人知其所知而不知其所不知者乃爲至妙此大惑之

人也且無所逃者言自然而然不知之知
通古今徹上下皆如此何處而非此理如
何逃得然與然乎者後辭也謂之然歟而
其所然果然乎子貢對曰然非與即此意
也見衛靈公篇然與音餘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
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
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

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畢弋取鳥獸之用也諸侯交際之禮皆不應答之其人如此謚之以靈何耶言未足當其惡也大發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謚之上是字猶此字也進所進所居之處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摶幣者執其贄見

之幣而靈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禮也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蓋言世事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弢與伯常騫也沙丘古人葬處也不馮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爲靈公所奪也馮託也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

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

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如字）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聚并爲丘聚丘爲里故曰丘里一里之中

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合異以爲同之喻也丘里之言者公一里之言也合異以爲同萬物同一理也散同以爲異物物各具一理也合百體以爲馬一體之上無馬之名此散同以爲異也立其百體乃謂之馬合異以爲同也積而爲山合而爲水亦此意也合并而爲公合萬物之異以爲同也有主而不執也言所主雖在內而無所執執則非自然矣正者萬物之理也出乎胷中者其理與萬物同則自然

相順而不相距也不執不拒乃順自然而無同異之意天不賜不以爲功也猶言非相爲賜也五官列爵惟五也各職其職君何私輕重焉大人於文武之德時乎而文時乎而武可用則用亦非相與賜也故爲

全備之德萬物各具一理故曰殊理以大道合之而爲公故曰不私無名者無得而名也淳淳流行自然也吉凶禍福之至倚伏無常或有所拂逆而反爲宜塞翁得馬失馬之意也拂逆也不如意也宜如意也

人有自殉之心則如其面然皆不同矣有所正者執定而拘泥之也有所泥者或失之即今人謂擬則差也故曰有所正者有所差比譬也譬如大澤之中百物之材各中其度無小無大皆可用也同壇即同地也木之與石本在一山初何分別此合異以爲同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

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
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物不止於萬而言萬物其總數也期約也
約言之也天地陰陽亦形氣之總名爾形
氣不止於天地陰陽但以其大者言之道
之爲公亦因其大而借言之耳雖已有道
之名而亦豈可以此相比喻而言邪故曰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狗馬不可爲類者
也斯此也因道之名若以相比並而爲此

辯說則如犬馬之異類不可得而合也不
及不相若也遠甚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

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
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
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萬物之生從何而始故曰惡起相照相應也相蓋相合也相治相消長也四時相代春生秋殺隨時各有不同也因此于後有欲惡去就雌雄分合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事謂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也凡此數者皆是其同中之異者橋然而起橋拱高也片判也片合即分合也庸有常有也以成即相成之意但換下一字文法也自欲惡而下至於聚散其名實皆可紀其精微皆可志謂件件可見非惟可言

亦可書也隨其時序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起也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相使窮而反為通終而復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亦此而已知而及其至亦此而已盡心盡力只說得箇物字

故曰極物而已惟知道之人則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

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人各爲其說一曰莫爲一曰或使莫爲者言冥冥之中初無主宰皆偶然爾或使者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是也正於其情正得其實也偏於其理見之偏也二者孰

當孰否也雞鳴狗吠不同之喻也言人所知既有不同則雖有大智之人亦不能盡其言亦不能盡其意所自化者言其所自見之妙讀猶誦也其自見之妙豈能誦其言而知之所將爲所欲爲也其所以欲爲之意豈能以意度之斯者此理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可以語大可以語小言不可窮也無倫小之極不可圍大之極也二者之說皆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患言其皆有節病也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或使則實者謂冥冥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莫爲則虛者謂冥冥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既有實則與名俱矣則是累於物矣居者在也言在於物之中也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於言則去道愈疏遠

矣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忌者禁也未生之初不容不生既生而死豈可得而違阻也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故曰理不可覩
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覩之本其徃無窮吾求之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若以爲或之使若以爲莫之爲則世之疑

情方假此而起又安得爲無累乎本始也
未動之時也即未動之時觀之已見其往
者無窮矣末終也既動而止之時也就其
既止之時而觀之已見其方來者無止以
此而觀但泯於無言方可合萬物而同一
理故曰言之無也與物同理

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
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
一曲夫胡爲於大方
二者之言推求其本謂之或使謂之莫爲

皆未能遠離於物但見與物終始而已故曰與物終始不能離物則是有也謂之道可有乎故曰道不可有既曰有則所謂有者何可得而無之言離不去也故曰有不可無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本是假名以行於世故曰道之爲名所假而行二者之言皆爲泥物而在於一偏安得謂之大道一曲一偏也大方大道也既結了上面說話却別說兩句又妙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

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
默議有所極
同乎此言也但我果有所見雖謂之言亦
可盡道終日言之亦自不妨故曰言而足
終日言而盡道若我無所見則言不足以

盡道言之縱多亦不離於形似而已故曰
言而不足終日言之而盡物道精也物粗
也以精粗之極而求之言亦不足盡默亦
不足盡載在也謂不在此也非言非默之
中自有至極之議極議至言也佛氏所謂

如我按指海印發先似汝舉心塵勞先起即此意也又曰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蓋言造道之人說亦是不說亦是汝未造道便說得是也不是此篇亦與内篇何異

南華眞經口義卷之二十六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七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七

鬳齋林希逸

雜篇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外物身外之事也是求在我者也桀紂之時賢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

皆紂事却併桀說以意逆之可也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以匱盛血三年而化爲碧玉此事與左傳所載稍異其言似誕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

地去之不滅則亦世間所有之事也孝己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子未見悲泣之事想以芸瓜大杖則走之事言之讀此書者但觀其意若此類皆不必拘蓋謂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是皆外物不可

必也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音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揄梆亦然火與金相守焊鎔之事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爲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絯大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

槐生火見氾論篇亦非專焚大槐也此皆
陰陽錯行而爲災事之不常見者亦言其
不可必也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音陳又揩允反蜳音惇又敕轉柱允二反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音泯又音昏沈屯張倫反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

掌六　二

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音頹然而道盡

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有
陰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即此意螴
蜳者怵惕不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

無所逃而不成情緒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慰暋鬱悶也沈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胷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胷中至和之氣故曰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爲物欲所昏其炎如火故其爲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心如日月利欲蝕之既

正用此意僨然者弛然而自放也道盡者
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衆人汩於利欲終
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莊子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
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
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
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
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
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或是
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
邑金者采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
此段必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令人
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着言
待得此水之來吾已為鱐矣常與常時相
與者也

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

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没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緇大黑索也犗音界牛也錎與陷同海

水震蕩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
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聲
而懼也厭厭飫而食之也輇才揣量淺見
之士也諷説道聽塗説者知其常而不知
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

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之小瀆也鯢鮒
小魚也縣令猶令揭示也縣與懸同縣揭
之號令猶令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
辭説干求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
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

之士也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
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
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
頰無傷口中珠
此段蓋喻游説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
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
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麥

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布施何含珠爲譏富者也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鬢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擫也擪以手按之也顪頤下也控其頤者控開其頤也別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欲無所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爲則我令取之亦合古詩之意矣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

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出薪者出而揉薪也脩上上長也趨下其

行趨鏘也末微也言其背微有僂曲之狀
後耳者面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
海即蒿目以憂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
矜持之行也容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
可得進者言道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
傷一時之人憔悴可傷也鷔傲然而不恤
之意言汝爲一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後
世之患汝皆鷔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道
之窮宜也寠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
此是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略所能及者

故曰亡其略弗及邪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爲鶩以此自鶩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爲則務人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

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以形容中民之爲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

躇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與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此一句下得奇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

之再三遲疑而不决也卜以殺爲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之智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爲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己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盖謂名之以知

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卻汎言世情以實之
人有至知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
鵜鶘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
心害魚者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
害我一人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不教

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
始可與言用矣夫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
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

也亦明矣
墊掘也容足之外皆爲深淵則不可行矣
即前謂足也踐恃其所不蹍之意故曰無
用之用（徐無鬼篇）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絶之行噫其非至
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
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
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能遊者則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能此言世有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流遁逐物而忘返也決絶與世判然自異也

任爲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爲無流遁決絶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也火馳逐於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爲世俗所累而不能反身自顧故曰不反不顧言不能回光返照也雖一時之間有貴有賤

名爲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何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五帝爲始此蓋識貶古帝王之意僻偏也遊於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爲是非也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故曰順人而不失已彼之所教自以爲是我固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此有言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也惟至人之所行則於世無留戀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今人情大抵相類安有淳澆之

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狶韋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初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爲波蕩流遂而失其性者矣即齊物因是之意故曰爭意不彼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女展反）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

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爲真聰真明鼻口之所嗅味爲真顫真甘心之所知者爲真知德爲至德矣壅壅塞窒礙也哽哽咽而不通也跈者足所踐之迹也我之見道苟窒礙哽塞而不

能自覺則累於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形迹則衆害生矣息生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之性而後有所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莫不然而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斬之不殷不當

也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其孔竅發見處何嘗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竅也無降無止也實亦心竅也人以物欲而自蔽惑是塞其竇也顧乃也

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音玄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胞脬膜也人身皮肉之内有一重膜包絡此身重閬者空曠也人身之内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天理自樂則謂之天遊勃磎爭鬬也窄小之屋婦姑常在面前則易至於爭鬬此即不虛曠之喻心纔蔽塞不知天理之樂則六鑿必至於相攘逆六鑿六根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必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外物忽然一見空遠之地則以爲喜故曰亦神者不勝求名於外則德性自蕩溢矣暴

急而不自安則名亦蕩溢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誸急之意而後稽度於智謀之事誸與弦同有爭競之心而後智謀之所由出守執不化而後柴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實也塞也齊物曰腹猶果然之果也求

衆事之皆宜而後分職以任事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癡兒了官事官事不可了也銚鎒田器也春雨時至草木奮然而生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脩田器以為耕種之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草木之得雨

而方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同子美曰霜倒半池蓮即此倒字鍬鎒之人豈戕賊草木之生哉爲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也此意蓋言生者方生拔者自拔草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其毀也成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死生禍福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靜然可以補病眥搣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

而問焉

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眥音劑㜸音滅眥㜸者屏除物欲而

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旣失而復猶揚子曰先病而後瘳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絶言其已見物累之苦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

胷中本來泰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所猶曰非佚者之事也所猶所其無逸之所也

聖人之所以駴(戶楷反)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駴與駭同聖人以仁義而治天下是駴之也神人則無

此矣賢者以盛德而駭世聖人則無此矣
君子則以聲名而駭其一國賢人則無此
矣小人則營營以求合於一時君子則無
此矣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
遂爲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
者言好名之爲累也官師猶今曰官貟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
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
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隱於窾水踐與蹲同此一字鄙薄之之意也絕他之意亦欲諸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弔之而已已自可笑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此蓋極言好名之累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

魚取兎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著而失其意矣惟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文亦精細在兎意在於得兎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七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八

鬳齋林希逸

雜篇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爲是之異於已爲非之

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

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也如醫鈌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卮酒卮也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

曰卮言日出者件件之中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和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已而出於他人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

罪不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
若以爲出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
分應是之也反非之也與己不與己此言
他人自私之見也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
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
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已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
艾之人則聞者不敢以爲非可以止塞其
議論也古先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

未言知常知變知首知終也期年期頤之
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所見但以期頤之
年而稱爲耆宿則其年雖先不足爲先謂
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不能盡
其爲人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陳

久無用之人也此意盖謂我之所借重者
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徒以爲前輩人物而
借重之也

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
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

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
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
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
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非危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
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曼衍者遊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
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

一也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
皆爲有所容心則不得爲齊一矣故曰齊
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惟無言則齊無
言無心之言也終身言未嘗言無心於言
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之中亦可悟

理則非不言也有自有所由來也言凡人
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然其
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
而然可之惟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
隨其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

固有所然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詳非色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者言我非以自然之言而調和衆口若與之同爲是非則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於造物以其不同形而相代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爲草木爲木禽爲禽獸爲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

往来終始若循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
而窮之謂其不可盡知也此之謂天均均
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天均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
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
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

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
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已謝去
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
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
語也受才乎大本猶言受性於太始也大
本即造物也靈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
歸之本來知覺之性而後可以盡人生之
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也律即法也當
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而有所是

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而未能服其心是必舍去利義而忘其是非好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爲忤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蘁音悟忤逆也蘁立者對面而立則我爲順而彼爲逆周禮曰以受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爲逆也莊子既稱夫子之言乃對惠子而歎曰已乎已乎我安得及彼孔子哉只此可見莊子非不知敬吾聖人者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不洎言不及其親也無所縣其罪乎者縣

繫累也謂曾子此言有繫累之罪乎無繫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者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繫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猶鳥雀蚊虻然豈以此爲悲喜

哉纔有悲喜則有心矣

顔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胷中也天

成者與天爲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極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爲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

生有爲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此數句言無生無死之理生生有爲者言以生爲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

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
之死則是有所自矣謂之死而有所自則
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
無生則安得有死陽動之始也以死生之
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

也所不適不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
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
曰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
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

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耶
曆數星辰日月之往來有曆書度數也人據人迹之所至有可考據者猶言圖經也以曆數及人據而求之果可以盡天地之理乎故曰吾惡乎求之天地之間日遷月化誰能知其所終其運而往也必有造物主之安得謂之無命然芒芒之初本來無物安得謂之有命朝必有暮寒必有暑時至氣應毫髮不差如此相應安得謂之無

鬼神然謙者未必福仁者未必壽幽明之間有時而不相應安得謂之有鬼神此數句乃發明造物不可知之意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音蕭)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叟叟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意也謂其何爲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自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
蜩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蜕在盖以形之動者比蛇蜩之生而以影比蜕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此爲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屯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待

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耶然形之動也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强陽動也形待强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往來者强陽也彼以强陽而動我亦從之其爲强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何問我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强陽火日之説又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説偈言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

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若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

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旣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ノ視之以爲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九

堂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九

鬳　齋　林　希　逸

雜篇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爲者言
不欲爲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
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
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
動秋收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
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捲音權自勞之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爲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即與前意同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

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
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
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

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
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
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
惑哉

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

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爲重以外物爲輕也此譏當時患失之士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君乎君乎言以我爲國君乎惟無意於爲

君者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

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攫挐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況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爲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内篇

魯君聞顔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顔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

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
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
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
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
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
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
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
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
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

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苴布麄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撦下知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堯之非心黃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可以

蓋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
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猶曰塵垢粃糠
可以陶鑄堯舜也其造語過當處皆此類
荆公之學真箇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
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
辯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語後世似亦可罪
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徇物便是
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往也所以
之所以為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
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此譬喻甚明切此

一段文似内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既非真知已則譽者可信毀亦可信矣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

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
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
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
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

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
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而萬
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
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

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王反國説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

茨者苫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爲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爲塞絃搚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爲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爲冠也縰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所以行媚世

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爲己而爲人教人非爲道而爲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慝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緼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種噲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

而纓又絶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履之後已破也曳縱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

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令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内圜也顔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顔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也

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爲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其之得者言眞得友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
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
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
謂此心未能自己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
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爲抑遏也
若强爲抑遏則能内傷其神亦或至於致
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
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
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强抑遏而
不順之則苦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重傷

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而爲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娱於潁陽而共伯得乎
丘首
藜羹不糝言有萊而無米也藉陵轢之也
無禁者不以爲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栢之
茂即所謂歳寒而後知松栢也因陳蔡之

戹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爲
法於後世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音消）瀟灑
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也扢然躍然也
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
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

必爲共和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鄙有商之舊地民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爲已自不是故之

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汙我遂投淵而死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

行猶曰穢德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

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
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
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
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
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
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
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强力有作爲之意忍垢耐世俗汙辱之事
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
務光爲仁者也卞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

其自沈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

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
不如此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
不求福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
與政爲政爲治爲治雖有爲而無容心也遽
爲政者汲汲然脩其善政也不行貨者言

以爵禄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
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
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
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衣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爲資也后山

云親年方賴禄是用此賴字戾行亢也刻
意曰爲亢而已矣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
非欲爲高節戾行使於富貴稍有可受之
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爲此高亢之舉惟
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闇商
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爲又如
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
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重天
下說及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
若盜跖說劒漁父則又甚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九

共川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

鬳齋林希逸

雜篇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

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
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
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
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奈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
風强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
聽顔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
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

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劒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

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彼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戸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常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
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
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
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

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爲身下無以爲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

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

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

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

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
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
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
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
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
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
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
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
道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
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

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
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
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
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
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
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氣方
旺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
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枝木削
木枝之皮以爲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

言與下季得相親也望履幞下言一見於幞下而望其履也此再通謁之辭知維天地知可以包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能辯諸物才能可以辯名諸物也謂其無不知也其卒之也要其終也禹偏枯言其胼胝也執論之詳論之也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瓢而乞有求於人也離麗也泥著於名也故曰離名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伋伋即汲汲也執轡三失言轡屢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

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無也得無往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言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

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
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
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
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

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
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
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

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伐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盡不爲行者言何不脩其德行也觀之名

計之利而義真是者言欲求名利惟偕義爲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義不可此學干祿之意也

多信者顯言多爲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以自利者子張言以義求利滿苟得則曰令之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棄名利而反逆其心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爲苟得自滿之計猶爲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

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即前胠篋篇之論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謂其行不顧言言不顧行也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爲義之徒失其時爲篡夫此意蓋以仁義之行皆爲詐僞而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爲名者謂汝以仁義之名求得名則但爲利而已不假矯僞之名也爲名爲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無約無拘束而聽其自然

也曰滿苟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
如前篇知無爲之類
棄其所爲者捨其所當爲而不爲謂不能
存生保性也徇其所不爲者謂爲利爲名
乃其所不當爲者也循天理自然則無君
子小人之名矣故曰無爲小人反循而天
無爲君子從天之理言亦不爲君子亦不
爲小人則可以徇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
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之皆自然至極之
理故曰若枉若直相而天極東西南北各

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來皆一
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機則
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機信意而
行獨得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
意與道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義
以求成功則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
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而汝也趨
赴於富而求殉其成功則將失其自然之
天矣故曰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
凡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

言謂以忠信廉義之言爲實也必其行者謂必爲忠信廉義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義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爲自然之道故設爲問答之

辭意謂矯飾以求利達不如直情之爲愈

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說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

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
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己同時而
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絶俗過世之士焉是
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
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
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
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
推正不忘者言汝之無意於富貴豈其智

不足邪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邪故推正理以過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邪此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俗過世之士言其非有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豈不知之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正但知趨時以求己分之益而爲流俗所化言其所爲皆俗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爲非以己爲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久近也前一

時如何令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
自求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
棄而去之獨爲其所謂求富貴之事此豈
長生安身養心之道也求富貴之人其身
其心或安或否或悲或喜迷而不覺不能

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於心爲爲者爲
其所爲乃人爲也所以爲者天理也知有
人爲而不知有天理雖爲天子猶不免於
損身之患害況其下者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

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

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此又不言貴只言富窮美著可以盡求其所好也究勢者可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賢人亦有不及焉言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使人因人秉人皆言其富可以使人

也即十萬通神之意欲欲富也惡惡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爲非而我安能辭避之此設爲貪者之言無足貪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動以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爲每以百姓之同得於天者爲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已而無所爭也無以爲故不求爲不在人而在天人力無所與

故曰無以爲知人力之無所興則不求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極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爲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爲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爲人也

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爲而爲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

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爲
道爲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與名譽也
此又把堯舜與許由皆作好說
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
下久病民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

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
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
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
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
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

欲富就利故蒲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内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内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絶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必持其名者言必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絶甘

去美味也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貞疾常不死也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財其甚此篇文字枝葉太繁比之讓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嗛塞滿其口也猿猴

之領曰嗛感其意者動其意也言役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為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侅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竭用盡也今諺云有勢莫盡用是也靜居則溺言不耐

閑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驕漲之意也滿若堵者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為誇而不能舍服膺念念不忘也念念不忘但見燋燋戚戚之意滿於胷中故曰滿心戚醮不自得如此猶求益而不止刦請劫取也葴於屋内者恐有刦盜故為樓䟽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盜必緎其徒旅而不敢獨行䟽窻也樓墻上之樓

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
也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
也單獨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
已成雖欲求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
如貧居無事之初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
也竭去也反顧去富而就貧也及至於此
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繚意絶體纏縛其
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反以成
此禍患非愚乎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此見

極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譏孔子之徒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何也豈子長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爲言不暇及其文字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因散軼爲人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

雜篇說劍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

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一千金左右
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
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
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
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
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
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
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

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
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

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
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曰天下無敵矣
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
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

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

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

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
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
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劔也文王
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
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
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士爲鋏此劒直之亦
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
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
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
四封之内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

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
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
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
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
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

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
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
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
也
喜劍者喜劍鬪之戲也夾門擁門也以劍

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爲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搞從也蓬頭突髮露其髮與鬢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縵繞於項下者也曼胡麄魯也短後不襜也語難者欲鬬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鷙鳥將擊必匿之勢也設戲設劒戲也敦劒者敦斷也以劒相擊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劒首也鍔刃也鐔劒口也鋏劒把也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

以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爲德月爲刑日
月陰陽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
之擧之案之運之上決下絶皆形容其所
用廣大之意芒然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
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也上法天下法地

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也四鄉四方
也牽而上殿者挽之而上也三環者不坐
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帀也此自愧之意也
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劒士皆退伏自
斃於其所居之處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一

堂十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一

鬳齋林希逸

雜篇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舡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王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

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緇帷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柬選

其理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去行且言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也挐船篙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卒相綦者言終以教助綦也同類相從同聲相

應者言此理人人同得之也釋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也釋放下不說也經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人各憂

其所事憂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奪也徵賦不屬不屬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非己事而强

爲之自丱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强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才也析離他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僞者譽其所不當譽私爲欺詐也敗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爲姦而已矣

匿姦也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無惡皆欲其恱己故曰兩容揣人意之所欲而潛引拔之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君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亂邦

也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喜於自用貪者也狠狠戾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已亦以為不善自

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已凡此皆子處人世所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以者用以自檢點也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

静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静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陳蔡四辱也處陰處静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辯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之際是非之分也動静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節講明

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爲此皆爲人而非爲己所以不免於四謗若脩其身而守其本眞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之於身而汲汲於爲人是務外而不務内也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

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
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
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
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
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
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
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
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
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
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予之早湛於人偽而晚聞
大道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
强哭强怒强親真悲真怒真親此六句甚
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必形
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
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
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
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
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爲真者天命

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爲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爲祿而甘爲流俗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不足

言常慊然也湛於人爲溺於務外之學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

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
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閒顏淵還車子
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而後
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
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
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
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
拜而應得無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
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
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

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延緣葦間以橈撐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畫筆也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

言如此其敬畏之也逆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湛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彼漁父若非至人豈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此一句乃爲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說劒又踈真矣据盜跖篇令謂宰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爲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劒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雜篇列御寇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中而未化也解化也諜動也形諜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

之意而此以為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曰老僧修行無力為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

已在於貴老之上也甃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多餘之羸言其求利誰欲多欲有餘而已羸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責獎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

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況爲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甃其所患也効獻也胥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守汝而

爲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盖瞽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戸外之屨滿從學者衆也敎杖蹙之乎顚竪立其杖而拄之於顚也蹙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善瞽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者言敎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

之所為何以至此者人之感動而悅豫於
汝者必汝不能自吃使乖異出見乎其外
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
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
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

堂十　十

也又尤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
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為
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
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為如何也相孰相誰
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

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 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言 其心無所係著也其歸結即在 虛字上虛則與大虛爲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 即無爲之意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 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 其良既爲秋柏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 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己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歌詠也祗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以此喻其澤及人之廣也以其餘貲使其弟從墨者而學之緩爲儒而弟翟爲墨學既不同遂有辯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爲墨者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

而自殺我之墳上松柏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埌音浪冢也闔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也闔與胡皆何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爲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

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其人之所得於天者爲應彼之學墨而能墨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彼上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翟也夫人指緩也以已爲有以

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三族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怒其父也言天實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爲已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也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捽相爭扭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

私有邪其所見亦與緩同令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令世之人皆緩也看彼故使彼井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而下四篇安得此謬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知而況得道者乎莊子之

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一層故以有道有
德爲分別遁天遁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
造物也此句責緩之徒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
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
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

古之人天而不人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爲也勿
言難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
則與天爲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

於人爲猶有迹也古人則純乎天而不人
矣之即也徃也之天之人歸於天歸於人
之意
朱評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單殫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
龍可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
有所施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
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爲必即知其所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爲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而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

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
甘瞑乎無何有之鄉
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
蹇淺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敝其精神以
此爲智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
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邪形虛即無
形也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宇古今往來
之宙且迷惑而不知蓋爲形迹所累而不
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
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爲之地甘

美也瞑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

毫毛而不知大寧

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

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大寧大安也即無爲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爲之上歎其見小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音隘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困窘織屨言貧匱而自織屨也槁項黃馘言其老也項槁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痤亦癰類也癰痤在上痔疾在下

醫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言其汚辱不足貴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爲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

貞固足以幹事詩曰爲邦之幹貞幹猶賢輔也有瘳者言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也圾

危也殆亦危也殆哉圾乎危之甚也畫采
色也物既加以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
文飾之甚也華辭華靡之言也以支爲旨
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忍性矯激也視
民臨民之上也不知不信也自不知其不
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著乎此也宰乎神
者其神識以此爲主宰也夫何足以上民
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指哀公
也言謂彼有益於汝乎故曰彼宜汝歟顚
養也言汝若以彼爲賢而養之無益於汝

必誤於汝誤而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今
若使國中之民皆離真實而學詐僞非所
以教民也視教示之也若爲後世而慮不
若巳之休已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
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
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
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
者唯真人能之
民可以不治治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

故曰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施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施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爲士者必不肯與之爲齒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爲齒列而其胷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以有爲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盖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鋸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鞫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物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

刑一句形下句也離麗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胡旦反又音干）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貌雖朴願而情實求益利者有胷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有柔順懷急而反達理者緩纏繞也有似堅剛而實軟弱纏繞者詩云昔爲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緩繞指也釬急也有若寛緩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義若熱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句如此下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遠而

觀其忠近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近而觀其敬劇煩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智期約之急易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茍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患難易至於茍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能昏人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惑人故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徵者驗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此一段議

論甚正乃借爲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
敬孔子也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
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
而於車上舞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傴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
愈高而身愈下也循墻而走不敢當正路
而行謙也世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爲
法軌法也而夫者彼文夫也呂鉅驕矜之
貌也車上舞者言輕掀也名諸父者驕其

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内視内視而敗矣

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爲親切禪家所謂滲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爲德

也爲德而知其爲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爲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紛擾擾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敗不成也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呲匹爾反其所不爲者也

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

目鼻口之害不如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爲
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吡訾也誚也
以我之能而誚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
道矣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大慧云
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會便是此意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鬚長大壯
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佚
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
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
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達一有三必言慊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美貌美也髯有鬚也房玄齡云李緯好長鬚髯是也長身長也大腰圍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俠隨倒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亢之論

形有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箇蘊畜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慧一府也外適者以其知慧用於外而求達也勇敢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必多憂責傀音魁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傀然自高達知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詳之肖音消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爲大在已者爲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已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

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末後命
字紬繹爲兩句此亦文法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
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
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
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
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
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
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齏粉夫

驕穉者驕矜而有狡猾莊子之意也緯織也蕭蘆草也與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爲貨也取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與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奚微之有殘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此意葢譏當世厚葬之人奪烏鳶而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

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

登十

二十一

不驗矣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徵驗也嗜爲之使者言其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者則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之有

爲不能勝無爲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人爲每每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

堂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

鬳齋林希逸

雜篇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理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道術將爲天下裂

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爲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既總序了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魯之學乃鋪述於總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爲正也讀其總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未嘗譏夫子亦看得出

方術學術也人人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人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自而可見也聖人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也兆於變化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人至

人神人也薰然慈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
有區別故曰以法爲分名則有標準故曰
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言其所驗
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
歷歷明備也相齒者大小上下有序也以

事爲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爲主者教
民農桑也蕃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
類是也老弱孤寡爲意者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是也凡其分官列職爲政爲教皆
是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

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明可以和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亦數末度猶言精粗本末也係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闢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也道之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看此數句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士搢紳先生此指聖門而言

之也分明是説孔子六經春秋道名分即名分兩字便有懼亂臣賊子之意其數散於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爲百家亦時時有稱道此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説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爲百家也天下多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

耳不能視目不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此譬諭百家衆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周徧聖人之道故爲一偏一曲之士而已天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

理因是而分析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内者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内聖體也外王用也

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爲方術百家之學自令以往迷而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爲天下裂此一句結得極有力亦極爲好文字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

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
愽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
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
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
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
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
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
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

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

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不以

萬物之飾爲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爲暉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而欲天下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曰備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爲急故至於紛爭以致亂也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之故曰聞其風而悅之惟其喜之遂至於爲之太過言過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遏過甚故曰已之大循已者抑遏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

書中之篇名言墨子旣作爲非樂節用之書欲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也無殯歛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爲節用況愛兼利於人無所不愛也故以爭鬬爲非以不怒爲道慱不異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爲慱而主於尚同也雖慱不異而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以來至於武王未甞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自貴至賤未甞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以三寸之棺爲式而不用槨節

用也以此教人太儉苦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也不愛己者言自苦也未敗者言墨子之道要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子以歌爲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爲非不能無樂而以樂爲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死也薄葬太觳言太朴也其行難爲者言所行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天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

任亦堪也雖一人獨能堪忍如天下不能
何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爲王天下之道
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禹既鑿而
爲之也橐盛土器也耜掘土之具也九音
鳩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
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况他人乎跂與
屐同蹻與屩同木曰屐草曰屩服用也相
里姓也勤名也亦學墨而爲師於世者其
弟子皆五國諸侯之徒言從學者衆也苦
獲已齒鄧陵子三人名也此三人皆居南

方亦讀墨書而其譎怪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奇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强辯之事也以觭偶不仵之辭相爲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禪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旣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爲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得爲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爲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

美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
非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
爲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
先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
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矣求之
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
雖極其枯槁而爲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
士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楊墨此
書亦以楊墨兼言者屢矣今以道術分論
數家而不及楊氏者意以其學不足比數

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忮於衆不咈人情也以人人得其生爲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爲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鈃尹文之學也華心冠名也別宥即在宥也

隨分而自處爲別寬閑而自安爲宥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而名之曰心之行行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謂大用現前是也以和聏之意而合人之歡以此調一

四海欲尊寘宋銒尹文二人以爲其教主謂民好鬪也爲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時世好戰爭也爲禁攻寢兵之說以救之上以說其君下以教世人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自强聒不舍言誇說不已也

上下皆見猒而强以此自見必當時有此諺語故以此一句結之而曰故曰也

雖然其爲人大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

世之士哉

其爲人之意太多其所爲太自苦其爲説曰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其師弟皆息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

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爲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儆乎救世之士哉圖謀也儆矯之也亦猶豫讓曰吾之爲此極難所以愧天下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意李

翰林有獨酌寄韋六詩曰念君風塵遊傲
爾令自哂便是此傲字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
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
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
止

堂十一　十

其說又曰不爲苛察苛察則非別宥矣言
不當有爾我之辯也不以身假物者事事
皆自爲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若於天下
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爲亦不如已之

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之大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内無情欲之汩寡淺減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意僅如是而已適僅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

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智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音奚又音傒髁戶寡反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直追反拍普百反輐五管反斷丁管反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魚威反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音遂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智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況逼反又火麥反）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五管反）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不黨亦無私也易坦夷也決去私意而無

所偏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着一也不顧於慮不謀於智無計度也於物無擇無所決擇畛界平也與之俱往順自然而行也彭蒙田駢慎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爲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物則皆齊同而其爲首者則無爲之道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言有所偏也大道道家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爲一而無所分辯此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一偏也若

就萬物之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徧以此爲教則不能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則有可不可也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無爲也泠汰脫洒也泠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以爲

道理者以物物無礙爲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爲分則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鄰近也謑髁不正不定之貎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不事事故笑天下之尚賢爲聖之學必尚

操行彼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爲非推拍輐斷皆無主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無主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俗之累爲意不以知慮爲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不思算也魏音巍巍然者兀然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然而不爲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其

學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瓦礫之類是也建已是已而自立也故

其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失道看此等說話便似令之深山窮谷頭陀修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為猶死人也適得怪焉者言彭蒙之徒以此見訝於

世也得不教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以無是非爲主䆮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䆮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言

其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爲一偏之說不免於但求無圭角而已䡄斷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免於世人之非笑韙與偉同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

也槩乎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聞於斯道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看他文筆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爲天下

谷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爲不足者言藏富天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關尹師於老聃者此言先弟而後師一時筆快之

語耳以無物爲宗以太極之始爲主建亦主也濡弱謙下即舌柔長存之意爲表者言其應世接物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物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物物實實理也　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也在己無居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者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也芴乎若亡者恍忽之中若有物而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其清之名也以同於物者爲和以無所得

爲得有得則失矣未嘗先人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辱言自高而不爲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爲溪爲谷有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已獨取

十五

後即未嘗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垢

壹十一

知白守辱也不以實爲虛以虛爲實故曰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爲不足也惟其以虛爲實故雖無藏而巋然常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

徐安也不費無所損也人皆以巧爲巧而我以無爲爲巧故笑之人皆以福爲福而我以無禍爲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爲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爲紀言以至簡至約爲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鋭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萬物爲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削於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言此天下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尊

之之辭也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
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
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

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
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
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
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
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

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寂漠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爲一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

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而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儻與黨也不以觭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觭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曼衍無窮也爲真者言借重於古先欲人以爲真實也爲廣者寄寓爲言廣大不拘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者爲友也不傲倪萬物者不以此傲倪於

世也莊子之意正傲倪於斯世而乃爲此反說不譴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無非而後可與世俗居處也環瑋高壯也連犿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或彼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諔詭滑稽詭譎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其言雖怪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讀得莊子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

非弘大深閎調適之道也闢開廣也肆縱
放也上遂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
無爲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
釋物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
者言用之不盡也不蛻者謂其言自道而
來不蛻離於道也芒乎昧乎言其書之深
遠也未之盡者言其胷中所得非言語所
可盡也

自冒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末
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子也前

三段著三箇雖然皆斷說其學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不可不子細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若惠子則主於好辯而已故不豫道術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所著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舛駁不中

識之歷物之意言歷歷考其所談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

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言千里之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爲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於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也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發生而其種必前日之死者故曰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爲小同異合萬物而爲同異則爲大同異雖謂之

大而不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則無同無異矣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葢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北之三方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

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爲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爲環者必各自爲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爲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爲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爲大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爲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辯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

之而其說浸廣故又有卵有毛以下之論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
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
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
以爲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
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
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
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
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
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卵有毛者言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雀之爲雀雞之爲雞毛各不同譬如雞爲鴨伏

卵出於卵者爲鴨毛而不爲雞毛則是卵有毛矣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之者是爲三矣郢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爲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可以爲羊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爲

羊則令人亦以爲羊矣謂羊爲犬則令人亦以爲犬矣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實人爲之若謂胎爲卵亦可即犬羊之意丁子蝦蟇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

科斗既有尾則謂丁子爲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況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爲輪纔著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輾

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絶也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爲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枘雖在鑿之中而枘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圍亦可言圍之不任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謂影之動矣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

之止其射侯也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矣故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黄驪色也以二體與色並言則謂之三黄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色附於體而見則爲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爲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一尺之捶折而爲二令日用此五寸

明日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強辯而不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心者蔽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亂人之意也一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辯者逆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𩑶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也獨與眞徒爲人所怪訝而已其本領不過如此故曰此其柢也柢本也自恃其

口談之才以爲其壯與天地同所存雖自
以爲雄高而實無學術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

益之以怪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
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由
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蟁一虻之勞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
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

卒以善辯爲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倚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之人曰黃繚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爲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卒然而對且徧爲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多而猶以爲少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異於人爲其能欲以口舌勝人

自爲名譽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不相得
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辯
於外故曰強於物隩者幽暗也言其所行
之塗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
而視惠施所能猶蚊虻然以此而爲人物
於世亦何用乎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

壹十一　二十三

一人之私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爲勝於
貴道者則殆矣愈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
不自安分也散於萬物者謂散求萬物之
理以遷就其說而無所猒足終於不知道

而僅以辯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爲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逐於外物而不知反是可惜也駘放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結末雖以其不豫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言固皆以無爲有而其語亦自奇特故以寘之篇末蓋者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

秋之絕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不可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適精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精神解得無滋味獨　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所以六經之說特出千古所恨網山樂軒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三十二終

南華真經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尊之者或流於清虛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泯沒而箋得不明爲書之累久矣余少侍樂軒陳先生聞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

能盡通其章句其後與竹溪共遊兩學時取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而離合不常所聞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咸進士南歸閑居之日久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

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違於先聖旨趣之不可詰如憑虛捕象罔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支流遡九河而迷故道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以惑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溪忽謂我曰余嘗欲爲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逐食轉移未有閑戶著書之日憂患廢退以來遂以此紓憂而娛老今書幸成矣余喜而就求之歸而亟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縷析支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捭闔皷

舞變化若無津涯而字字句句各有著落洸然如酲得醒如熱得釋然後知其自立於一家而不可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眇而不遺於世事非不知聖賢之可尊而恥於尚同非不知詭譎之爲過而主於抗俗今人古人信

堂十一　二十五

誦雖異要皆徒窺其藩而未達其奧也朅來試邑雖簿書塡委日力窘束而清旦之初吏圍未合必張燈諷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卷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解亦南華所不可

無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樂軒得之網山網山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經子史之外故能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以竹溪爲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裘餠幸而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爲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主玉局觀鬳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

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爲文雜俚俗而直述之也景定改元中和節宣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經德序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表至樂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汨變化淩薄日月䟽伏雲河妙窈流動鱗麗羽爛天昭海溟左縛而不壞遷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　鬳翁著此書解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情其情而思其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聲音笑貌身親

出之而人親覿之然則是詎可以幸取力致哉　鬳翁學精識絶淵源深而練習熟其悟發之境憂摩之地高曠則無有與攖靜深而頴然上達吾觀　鬳翁巋然抱負體用於天地之間充足明偉有以自伸其猶鯤鵬耶而

又況浸於其書如彼則其言非　鬳翁孰能得之哉今　鬳翁所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古之寶藏　鬳翁亦博大弘偉豪傑鉅儒哉余始得是讀之輙書奇遇於編末以傳子孫非敢曰能知　鬳翁之是書也景定辛

酉十一月巳巳三衢徐霖景説跋

漆園老仙之作是書也其見道精其憤世甚亦惟其隱放之跡足以行之奇崛之又足以發之至於茫昧浩渺之莫窮鼓舞變化之不測蓋亦信其眼力之所及筆力之所至有不自知其過於激鄰於誕者其初心豈曰吾欲以此而垂世立教哉又豈曰吾欲以此而崇老抑儒哉奈之何讀之者之不之察也非以虛無宗之則以異端闢之見既出塵語又驚世往往句讀之未盡通字義之未盡明則又

以疑辭闕之脫簡誘之彼其心亦豈欲得此
於後之人哉　膚齋先生玉堂林公得聖人
之道於　樂軒樂軒之視漆園所謂後世之
子雲　膚齋之於　樂軒則太玄之俟芭也
於是出而爲之著其篇焉分其章焉析其句

焉明其字焉使篇無不解之章章無不解之
句句無不解之字向之虛者以實異者以同
疑者以信脫者以完而南華一經歷幾千百
載始得爲天地間全書豈惟老仙將雀躍於
九萬里之上樂軒亦必且手舞足蹈於瞻前

忽後之間矣或曰以性命之書加訓詁之學若　朱夫子所謂集大成者其自易經以至騷詞莫不有釋乃獨闕然於莊書者將無不可哉同曰上規姚姒下逮莊騷非韓公之言乎晉宋人未足盡莊老實處非朱子之言乎不然豈其猶有所未盡耶抑果有所待而然耶鬳齋之功當不在朱子下矣同懼夫學者忘昔之難樂今之易而或至於忽之也故重言焉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鱉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敘　　習一

碧虛子造

太史公曰莊子嘗爲蒙漆園吏著書十餘萬言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隋書經籍志向秀注二十卷郭象注三十三卷又梁曠有南華論二十五卷陶隱居眞誥序錄曰莊子受長桑公微言撰内篇七卷以三言爲題者當是法璇璣之環轉三景之煥明故造眞誥編爲七目亦用三字爲標隱居著述蓋有所宗焉唐天寳中詔册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

眞經是知南華之義所來尚矣僕自髫角好
誦是經非事趣時破卷而已斯乃道家之業
務在長生久視毀譽兩忘而自信於道矣豈
與有待者同日而論哉今述章句復成七卷
謂離章辯句委曲枝派也以逍遙游齊物論

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七篇
爲内實漆園命名之篇也其次止以篇首兩
字或三字爲題故有外篇十五雜篇十一或
謂外雜篇爲郭象所刪修又按陶隱居曰莊
子作内外篇而不言其雜篇復覽前輩注解

例多越略殊難稽考今輙於二十六篇之內取兩字標目而一段成篇者得駢拇馬蹏胠篋刻意繕性説劒漁父七篇以配內立名而曰外篇其次讓王盜跖在宥天地天道天運秋水至樂達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庚桑楚徐无鬼則陽外物寓言列御寇天下十有九篇比乎內外之旨則奇偶交貫取其人物之名則條列自異考其理則符陰陽之數究其義則契言默之微故曰雜篇今於三十三篇之內分作二百五十五章隨指命題號曰章

句逐章之下音家解義釋説事類標爲章義書成嘗數其正經得六萬五千九百二十三言合馬遷之所記十亡其四矣復將中太一宮寶文統録内有莊子數本及笈中手鈔諸家同異校得國子監景德四年印本不同共三百四十九字仍按所出別疏闕誤一卷以辯疑謬公孫龍三篇以備討尋烏乎後之學者不幸不見漆園簡策之完篇章之大體妙指浸爲諸家裂元豐甲子歲上元日叙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一

莊子姓莊名周或字子休宋之蒙城人也與梁惠王齊威王同時嘗爲漆園吏師長桑公子受其微旨著書十萬餘言目之曰南華論其學本於黃老又師楚人蜎淵後隱於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昇天補太極闈編郎唐開元十九年五月四日侍中裴光庭請冊四子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詔冊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眞經文子號曰通玄眞經列子號曰沖虛眞經庚桑子改爲洞靈眞經南華者

義取離明英華發揮道妙也
內篇逍遙游一 内七篇目漆園所命名也夫
人能无已然後功名泯絕始可以語其逍遙
游矣逍遙游者以其獨步方外矜誇未忘故
次之以齊物論夫齊也者忘物而自齊也而
未齊者即有彼我之論焉彼我循環入環中
之空則齊矣能以空自齊者未識死生之主
故次之以養生主主者精神骨骸之眞君也
形猶薪也主猶火也夫能存火者薪也薪盡
則火滅矣雖善養者莫知其盡復有獨耀者

不能與人群故次之以人間世夫處汙而不染者善能和光同塵同塵故有德故次之以德充符德形則物忘雅隱晦者才全才全則可以爲師故次之以大宗師爲師者莫如真人真人豈得有心哉无心則可以貳造化故次之以應帝王夫帝王者大道之原教化之主居四大之一爲萬物之尊廣矣深矣相者莫能測矣其騈拇而下別无指義編次皆重復衍暢七篇之妙云

順化逍遙

北冥本亦作溟覓經切嵇康云取其溟漠无
涯也梁簡文帝云窅冥无極也鯤公渾切爾
雅魚子也名鯤者謂魚卵初化未辯鯨鰍取
其混同之義蓋言鯤爾鯤之將大不知其幾
千里也鵬古字作朋以為朋黨之義故出殷

與衆禽不別也蓋言朋輩爾朋之將飛不知
其幾千里也南冥南海也義同北冥齊諧户
皆切司馬彪云人姓名簡文云書名摶徒端
切鳥飛空以爪摶風作勢騰翥也扶搖爾雅
云飈風也色邪也嗟切助句不定之辭後倣

此是而已矣見文如海本舊作則坳堂於交切成无英云堂庭坳陷之地芥吉邁切李頤云小草也則膠古肴切又如字李云黏也風斯相支切析也今培薄回切益也禮記曰墳墓不培培猶治也夭於表切司馬云折也閼於葛切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蜩田聊切司馬云蟬也鷽鳩於角切本亦作學或作鸒音預司馬云小鳩也毛詩草木疏云鶻鳩斑鳩也我決喜缺乎穴二切李云疾也搶七良切司馬云集也崔云著也支遁云突也揄音踰

木名枋而止音方李云檀木也文如海及江南古藏本作搶揄枋而止控苦貢切司馬云投也引也崔云叩也莽莫浪莫朗二切蒼七蕩切又如字成云郊野之色遥望之不甚分明也三飡七丹切果然文本作顆飽貌舂束容切糧音良彼之二蟲又何知也見文本舊作之二蟲又何知朝菌其隕切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糞上見日則死一名白及故不知月之終始也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不及晦支遁云舜英朝生暮落潘

尼云木槿也聞文云欻生之芝也晦朔朔旦
也晦冥也蟪音惠蛄音姑司馬云蟪蛄寒蟬
也一名蝭蟧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蛁蟧
也或曰山蟬春鳴者不及秋秋鳴者不及冬
楚詞云寒螿也一云夏蟬也生於麥梗中亦

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冥靈本
作榠李云木名也生江南以葉生為春葉落
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大椿丑倫切李
云生江南一云生北方也此木三萬二千歲
為一年此大年也見成本舊闕彭祖成云姓

籛名鏗帝嚳之遠孫善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以其善調味必能養生善養生者必能養人遂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商至周年八百歲特聞崔本作待聞

極變逍遙

湯史記云謚法除虐去殘曰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字天乙有聖德放桀於南巢棘李云湯時賢人博物者也窮髮崔云北方无毛地也山以草木爲髮羊角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斥昌石切指名也一曰大也鴳亦

作鶵於諫切雀類也翱翔五刀切回飛也行
下孟切比毗至扶至二切李云合也而玉篇
音能奴登切說文熊屬足似鹿能獸堅中故
偁賢能也或如字而安也易宜建侯而不寧
鄭氏讀今不取徵如字司馬云信也崔云成
也宋榮子司馬云宋國賢人猶然笑之李云
謂猶以爲笑加沮慈呂切敗也數數音朔下
同司馬云猶汲汲也崔云迫促意也簡文所
渝切謂計數也列子李云鄭人名圄冦或作
御寇得風仙乘風而行與鄭穆公同時陸機

要覽云列子御風常以立春歸于八荒泠然音零成云輕舉貌六氣風寒暑濕燥火謂之六氣司馬云陰陽風雨晦明也之辯平免切辯者變也郭象注云御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塗也惡乎音烏成云猶於何也无已音紀

无巳逍遙

堯史記云謚法翼善傳聖曰堯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勛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二十一年登帝位都平陽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

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避位凡二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而崩葬陽城於詩爲唐國許由高士傳云字仲武陽城槐里人遁耕潁水之陽箕山之下謚曰箕公爝火音爵又子召切字林云炬火也一云爝火謂小火也時雨成云神農時十五日一雨謂之時雨浸子鴆切灌古亂切天下治直吏切致理成功曰治直基切理也下不再出以義求之鷦子遙切鷯音遼郭璞云桃雀也成曰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illegible]

鼠如字說文鼢鼠也李云鼷鼠也成云偃鼠形大小如牛赤黑色獐蹏蹏有三甲象耳尾端白好入河飲水金樓子云晉寧縣境内出大鼠其狀如牛土人謂之偃鼠天時將災鼠則從山中出遊畎畝散落其毛悉成小鼠五

稼盡耗也庖人鮑交切掌廚人也周禮有庖人職尸祝之六切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太常祝也謂執祭版對尸而祝之一云傳鬼神辭曰祝樽子存切本作尊酒器也爼側呂切肉器也

无功逍遙

肩吾李云賢人也連叔李云懷道人也接輿音餘高士傳云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人隱之賢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躬耕楚王遣使以黄金百鎰車駟二乘聘之不應於是夫負妻戴以游山海莫知所終无當丁浪切司馬云言語宏大无的當也驚怖普布切懼也逕古定切庭敕定切李云逕庭謂激過也成云過差也亦是直往不顧之貌藐音邈又弭沼切簡文云遠也姑射音液李食亦切

山名在北海中婥約昌略切李云柔弱貌處子文云謂守雌静而不爲物所傷也疵在斯切病也司馬云毁也癘音厲李音賴惡病也狂渠王切李云癡也瞽音古目无縫如鼓皮也與乎音豫及也下同之觀古亂切聾鹿工切耳不聞也瞽哉見天台山方瀛觀古亂切本舊作盲時女司馬云猶處女也向云時女虛静柔順和而不唱未嘗求人而爲人所求也旁薄剛切又作磅礴薄博切司馬云旁礴猶混同也萬物以爲一句絶世蘄音祈求也乎

亂本作乿古治字後人轉寫作亂弊弊扶世切簡文云弊弊經營貌浸子鴆切稽音雞至也溺奴歷切塵垢古口切猶染汙也紕悲矣切糠音康猶煩碎也陶徒刀切範土也鑄朱戍切鎔金也堯舜堯已解前章史記云舜謚

法仁聖盛明曰舜顓帝六世孫也父曰瞽叟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生於姚墟因即姓姚生於嬀水亦曰嬀氏目有重瞳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二十以孝聞三十總百揆年五十攝行

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都蒲坂或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踐位三十九年南廵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无名逍遙

宋人宋今梁國睢陽縣商後微子所封資章甫李云資貨也章甫商冠也以冠爲貨越會稽山陰縣斷丁管徒短二切司馬作敦敦斷也四子司馬云王倪齧缺被衣許由汾水之陽扶云切成云汾水出太原西入于河水北

曰陽今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窅然烏了切李云猶悵然成云深遠貌喪其息浪切

適物逍遥

惠子司馬云姓惠名施宋人也爲梁惠王相魏王成云梁惠王也昔居安邑國號爲魏後爲強秦所逼徙於大梁復改爲梁僭號稱王貽音怡遺也瓠音護種章勇切而實五石成云大可容受五石也盛音成剖普口切判也成云分割也瓢毗遥切勺也則瓠戶郭切又

音護下同本作䪴音鑊落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司馬云瓠布護也落零落也言其形平淺受水則零落而不容也呺然許橋切李云呺虛大貌崔作謣吾爲于僞切掊之方垢切司馬云擊破也龜手愧悲切龜手黑皮皴皵也洴扶經切浮也澼普歷切李云澼聲也成云澼猶擗也絖纊也謂擗纊於水中也絖音曠小爾雅云絮細者謂之絖李云洴澼絖者漂絮於水上絖絮也以百金以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謂

百斤也鬻音育賣也拔蒲彼切也以說始銳切又如字有難乃旦切之將子匠切大敗必邁切不慮以爲大樽司馬云樽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所謂腰舟也慮謀思也蓬之心郭云蓬生非直達者向云蓬者短而不暢曲士之謂也

无爲逍遥

樗敕魚切木名成云栲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也或云似椿擁腫章勇切李云猶盤瘿不中丁仲切下同卷曲音權成云不端直也同

去如字李兗呂切狸力之切狌姓生二音司
馬云狖也成云野猫也敖者五到切支追云
伺彼急傲謂弄夫間殆也司馬音遨謂伺遨
翔之物而食之雞鼠之屬也跳音條不辟音
避下倣此機辟毗亦切成云機關之法覆車

之類也罔罟音古成云罝罘也犛牛呂之切
李音來成云犛牛猶旄牛也出西南夷其形
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无何有之鄉廣
莫之野成云莫无也謂寬曠无人之處不問
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鄉彷薄剛切

徨音皇彷徨猶翺翔也一本作方羊廣雅云彷徉徙倚也成云縱任之名也安所困苦哉文本作安所窮困哉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一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二

習二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二　　習二

碧虛子　造

内篇齊物論二

齊我

南郭子綦音其成云楚昭王之庶弟莊王之司馬名定字子綦有道之士居于南郭因以爲號隱於斬切憑也几音紀而噓音虛吐氣爲噓嗒焉吐荅切解體貌似喪息浪切下同其偶五口切匹也對也司馬云偶身也身與神爲偶成云身與神爲匹物與我爲偶文云

荅偶者謂忘形神也顏成子游李云子綦弟
子也姓顏名偃謚成字子游何居斤於切處
也槁木古老切人籟力帶切簫管之音也風
俗通云舜作簫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
二尺郭璞云簫管長一尺二寸一名為籟今

詳其義籟者取其聲之衆也故有地籟天籟
非止簫籟之稱也地籟衆竅之聲也天籟即
人籟地籟之聲會歸天然故曰天籟夫音扶
大塊苦怪苦對二切元氣也混成也司馬云
大朴之貌噫乙戒切文云吐氣也萬竅苦弔

切怒呺胡刀切成云猶鼓怒呺叫也文云出聲也翏翏良救切長風之聲也李作飂通作翏畏於鬼烏罪二切佳醉癸子唯二切李云畏佳山阜貌成云扇動貌之竅崔本作竅似鼻似口司馬云言風吹竅穴動作或似人鼻

或似人口似枅音雞柱上方木也今之斗楷是也簡文云欂櫨也似圈起權其悅二切杯圈也徐邈曰如羊豕之闌圈也似臼其九切洼者烏攜烏蛙二切司馬云若洼曲也汙者音烏司馬云若汙下也激經歷切如水激也

古弔切司馬云聲若激喚也謞者音孝李虛交切簡文云若箭去之聲司馬云若譹謞之聲叱者昌實切司馬云若叱咄聲吸者許及切司馬云若嘘吸聲叫者古弔切司馬云若叫呼聲譹者音豪司馬云若譹哭聲宎者於堯切一音杳司馬云深者也若深宎宎然咬者於交切又音狡司馬云聲哀切咬咬然唱于如字唱喁五恭切又音愚李云于喁聲之相和也泠風音零李云泠泠小風也小和胡卧切下同飄風鼻遙切司馬云疾風也爾雅

云回風爲飄厲風司馬云大風也向云烈風也濟子細切向云止也調調音條刁刁都堯切向云調調刁刁皆動搖貌比竹𠲯志必履二切自取成云猶自得也

齊智

大智閑閑何閒切安也小智閒閒古莧切閒別也炎炎于廉切成云猛烈也簡文云美盛貌詹詹音占李云小辯貌崔作閻閻魂交文云寐則魂神交合是陰闔也其覺古孝切形開文云覺則形識開張是陽闢也與接爲構

人世接識構結僮愛縵者末旦切寬慢也窖者古孝切深固也密者隱匿也小恐曲勇切惴惴之瑞切心不寧也縵縵僭忘其性也機栝古活切機弩牙栝箭栝詛側據切呪也盟音明誓也其殺色界切衰也其溺奴狄切其厭於葉切沒也如緘古咸切繩也老洫弋質切深也義取深溺江南古藏本作溢復陽陽謂生也哀樂音洛慹之涉切司馬云不動貌姚音遙輕浮貌一云長也佚音逸縱放貌一云過也啓詰以切開張貌態敕代切嬌淫貌

一云意也蒸之膺切成菌其隕切芝菌也得此忘言之道亦常道也未有彊名故云此也眞宰養生主也其眹除忍切兆也百骸戶皆切成云百骨節也六藏江南古藏本作五藏六府夫心肺肝脾腎謂之五藏太小腸膀胱三焦謂之六府身別有九藏氣天地人天候頭角之氣人候耳目之氣地候口齒之氣三部各有天地人三三而九神藏五形氣四故曰九舊本云六藏者謂腎有兩藏也其左爲腎右爲命門也命門者謂精神之所舍也男

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其氣與腎通故言藏有六也賅古来切司馬云備也簡文云兼也其遞音弟眞君太一尊也苶然乃結切簡文云疲病困之狀茫乎莫剛切茫昧也成心謂妄成是非之心也與有如字黨與之與也神禹史記云謚法泉源流通曰禹又受禪成功曰禹字文命鯀之子啓之父也神禹者謂大禹治水有神功故謂之神禹東廵狩至于會稽而崩年百歲也吹也如字又吐瑞切猶鳴也𣪊音苦豆切司馬云鳥子欲出卵中而鳴

曰𣪩音一云破卵出鷇曰𣪩

齊是非

道惡乎隱音烏下同眞僞或作眞詭崔本作眞然者也儒墨儒學宗周公文王墨學宗夏禹道樞尺朱切如戶樞之義中空而轉物也

以指喻指之非指以馬喻馬之非馬夫指馬之義自司馬彪向秀郭象至有唐名士皆謂漆園寓言構意而成斯喻遂解蹠者旨歸不同今按公孫龍六論内有白馬指物二論乃知漆園稽考述作有自來矣故備録二論附

章句餘事之後以示將来云故爲于僞切下以義求之莛音廷司馬云屋梁也楹音盈司馬云屋柱也厲如字惡也李音賴病癩也西施司馬云夏姬也按句踐所獻吴王美女也恢苦回切大也簡文本作弔恑九委切成云奇變也憰怪音決李云憰乖也怪異也其分如字復通扶又切下以義求之幾矣音機盡也謂之道句絶崔讀謂之道勞云因自然是道之功勞狙公七徐切司馬云狙公典狙官也崔云養猨狙者也廣雅云狙獮猴也賦芧

音序與杼同橡子也賦謂敷布之義朝三暮
四司馬云朝三升暮四升天均崔本作鈞陶
鈞也昭文之鼓琴司馬云古之善琴者師曠
成云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或云賢大夫冀州
南和人生而無目善音律能致鬼神之枝策
司馬云枝柱也策杖也崔云舉杖以擊節也

惠子之據梧成云謂惠施以梧爲机據而談
論猶隱机者也或謂梧爲琴非是故載之末
年以其始好不廢故書之於今也堅白之昧
終夫離堅白合同異前輩亦講說不一今備

録公孫龍堅白論續指物白馬論之後以補闕疑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音倫綸緒也崔云琴弦也雖我无成亦可謂成矣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雖我亦成也滑疑古没切亂也所圖圖者規畫限域也謂域於分内葉而不用也秋毫司馬云兔毫在秋而成至秋而尖細故以喻小也殤子短命者也或云年十九以下爲殤巧曆謂巧於曆數也

齊道

有封封域也有畛之忍切畛界畔也李音真

謂封域畛陌也有左有右左陽右陰有倫有義崔本作有論有議有分如字有辯別也有競有爭並逐曰競對辯曰爭又謂爭鬭之爭不稱尺證切不嗛欺簟切盈也又獲藏食處也不嗛者猶无所蓄藏也徐邀音謙謂不貪故无所謙遜也仁常而不周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成不忮之豉切逆也害也园五丸切圓也幾向其衣切天府无不藏葆光无不蔽也

齊治

堯舜並解逍遙篇宗膾古外切胥息徐切敖

五高切三國名也崔云宗一膾二胥敖三也一云宗膾叢支胥敖逢艾隃其蕃國卑小十日並出鴻烈解云堯時十日並出謂祅蠥也俾羿射之中其九日烏落而死者謂九日潛退也

齧五結切缺丘悅切王倪五嵇切高士傳云王倪齧缺並堯時賢人惡乎音烏下同庸詎其據切字林未知詞也庸謂庸常也詎何也偏死司馬云偏枯死也鰌音秋魚名惴之瑞

切慄音栗恂音荀並恐懼戰慄貌猨猴音袁
侯芻初俱切小爾雅云豣謂之芻豢音患司
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以所食得名麋音
眉成云似鹿而尾長薦戕練切司馬云美草
也三蒼云六畜所食曰薦蝍音即蛆子餘切
蜈公也爾雅云蒺藜蝍蛆似蝗大腹長角能
食蛇腦帶崔云蛇也蝍蛆好食蛇腦鴟尺夷
切鴍也鴉於加切烏也嗜市志切猵匹羨切
狙七餘切司馬云猵狙一名獦牂似猨而狗
頭其雄喜與雌猨交異類牝牡也獦音葛牂

音臧或以獡狙爲二名猲牂爲二名皆非也
爲雌如守又音妻毛嬙在良切越王美姬也
麗姬力知切晉獻公之嬖以爲夫人也決喜
缺切驟士救切決驟疾貌崔云疾走不顧爲
決驟獒然音煩獒然猶紛紛也殽亂何交切

謂殽餜之雜亂沄戶故切向云涷也崔云沄
涸也飄風振海毗霄切見江南李氏本舊闕

齊死生

瞿鵲子其俱切士之道號也猶如鷃冠子長
梧子名立李云居長梧下因以爲號隋文云

長梧封人夫子向云瞿鵲之師孟浪孟如字向云孟浪音漫瀾无所趣舍之謂李云猶較略也崔云不精要貌或云率略也之行下孟切黃帝即本朝聖祖天尊也按大中祥符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眞宗皇帝御製聖祖九天司命保生天尊降臨記云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之數是趙之始祖吾於世有功故再降乃軒轅黃帝母氏感電夢天人生於壽丘史記云生而能言後得道升天聽敕定切瑩於迥切認可道爲妙常猶視玉色以耳聽也時夜

謂雞能司時夜見彈徒旦切鴞于驕切毛詩草木疏云大小如斑鳩綠色其肉甚美可以作炙陳藏器本草拾遺云鴞古人重其炙固當肥美一名梟一名鴟吳人呼爲魑魂惡聲鳥也賈誼云鵩似鴞其實一物也一曰鶇鶘妖鳥也之奚音兮何也審何聲也旁日月薄葬蒲光二切依也挾戶牒切崔本作扶宇宙治救切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脗武軫切李云无波際貌向音脣若兩脣之相合也滑古沒切亂也向本作泪涽音昏

滑涽紛亂未定貌愚芚徒奔切芚然无知直
徃貌劉得一作芼莫報切注云若愚而昏芼
說文屮覆蔓也相蘊於本切積也予惡音烏
下惡乎同惡死烏路切弱喪息浪切文云秦
人狄孺移家于楚戀楚忘秦故云弱喪麗姬

已解在前艾封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
王所崔云獻公僭儞王蘄音祈求也覺音敎
下同竊竊竊竊自私貌如竊盜之自私也予
如字予生曰唁予死曰予詭九委切其解音
蟹者是旦暮遇之也達道之士以萬世猶旦

暮王子年拾遺記云扶桑萬歲一枯長生人視之如旦暮此其類爾

齊同異

黗闇音暗李云黗闇不明貌惡能音烏下同天倪崔霓二音自然之分則是之異乎不是也其无辯矣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矣見江南古藏本舊无矣字化聲爭辯是非之聲其猶變化耳曼音萬衍以戰切文云不停滞貌司馬云无極貌振暢也止也无竟極也窮

也崔作境

齊因

罔兩郭云景外之微陰向云景之景也崔本作罔浪云有无之狀曩乃蕩切李云鄉也无特獨也或作持操與音餘蛇蚹音附成云蛇蚹蛇蜕皮也蜩翼成云蜩翼非翅也謂蟬蜕殼也與寓言篇蜩甲同言非如蛇蚹蜩翼之類有所因待吾之獨化出於自然何所待哉

齊化

胡蝶徒協切蛺蝶也栩栩況甫切文云適性

貌成云忻暢貌徐云喜貌崔本作翮翮自喻

李云快也成云曉也志與音餘下同覺古孝

切蘧蘧音渠李云有形貌文云驚愕貌崔本

作據據引大宗師云據然覺今本亦作蘧

內篇養生主三

養性分

有涯魚佳切分也又作崖緣督以爲經緣由

也督正也經常也以養羊尚切

得生理

庖丁白交切庖人丁其名也成云掌廚丁役

之人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剃毛
文惠君司馬云梁惠王也所倚於綺切所踦
音螘觸也刺也砉然呼鵙切司馬云皮骨相
離聲嚮然許文許亮二切奏進也騞然呼獲
切崔云聲大於砉也中音丁仲切下同桑林
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儛樂名左傳襄十年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注桑林湯天
子之樂名經首司馬云咸池樂章名則堯樂
也或云秦樂名譆音煕歎聲也技具綺切下
同所好呼報切臣以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

之神遇不以目視集道遺照官知止官法也
法在知止而理未可停是以一朝解九牛也
而神欲行空竅已忘批備結鋪迷二切擊也
大郤去逆切謂閒郤交際之處大窾苦管切
空也肯苦等切著骨肉也一曰骨无肉也許
叔重云骨肉肯肯著也綮苦挺切司馬云猶

結處也文云肯綮謂交聚也大軱音孤郭云
軱戾大骨也崔云槃結骨也良庖良善也割
也司馬云以刀割肉故歲歲更作崔云歲一
易刀猶堪割也族庖司馬云族雜也衆也硎

音刑磨石也爲戒于僞切下同謋然化百切
成云骨肉相離之聲也已解音蟹下同牛不
知其死也見文如海劉得一本舊䦱提刀徒
嵇切躊直留切躇直於切閑豫貌善刀而藏
之善穩善也收刀不麤惡也

遺刑累

父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
官名宋人也惡乎音烏介音戒崔本作兀又
作跀斷足也郭云介偏刖也天與其人與並
如字又並音餘司馬云爲天命爲人事使獨

司馬云一足曰獨或獨曰介有與如字郭云
兩足共行曰有與

遠樊籠

澤雉澤中之雉也一啄陟角切不斷音祈求
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雉也雖王于

況切志氣盈豫貌又盛也

釋縣解

老聃吐藍切廣聖義云字伯陽或字聃生楚
國苦縣瀨鄉身長九尺蹈五把十美眉方口
雙柱三漏日角月淵具大聖之相居岐山之

陽西伯詔爲守藏史康王時爲柱下史昭王
時西度函關在周二百餘年秦失本又作佚
各佾字讀老君友也三號戶羔切其人也文
本作至人也少者詩照切遁天徒遜切逃遁
天理也倍情布對切加也倍加俗情也哀樂
音洛下同二本作憂樂縣解崔云以生爲縣
以死爲解火傳直專切傳者相傳繼續也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二 共卅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三

習三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三

碧虚子造

内篇人閒世四

化道

顔回史記云字子淵魯人也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仲尼史記云姓孔名丘字仲尼魯人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大聖之德回之師也衛君司馬云衛莊公蒯聵也按左傳衛莊公以魯哀公十五年冬始入國時顔回已死不得爲莊公蓋是出公輒也行下孟切獨崔云

自專也國量音亮若蕉似遙切蕉不堅之草
言德澤虛美也醫於其切思其所行則庶幾
其國有瘳乎丑由切愈也所行見江南李氏
本舊闕譆音熙歎聲也若徃而殆刑耳見張
君房本舊作若殆徃而刑耳所爲于僞切相
軋於黠切轢轢也車所踐也信矼苦江切簡
文云慤實貌彊其兩切衒熒絹切賣也見江
南古藏本舊作術人惡烏路切下惡不肖同
有其美也崔本作人惡育云賣也與上衒賣
義相貫矣菑音災下同菑夫音扶惡用音烏

若雅无詔句絶告也言也其捷在接切熒之
戸扃切桀史記云謚法賊民多殺曰桀關龍
逄成云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紂史記云
謚法殘義損善曰紂王子比干成云紂之叔
父忠諫而被剖心掎音撫李云傴拊謂愛憐
之也下拂符弗切違戾也以擠子計切排也
是好呼報切叢支才公切胥敖解在齊物篇
有扈音戸司馬云國名在始平郡按即今京
兆鄠縣也虛厲如字又音墟居宅无人曰虛
死而无後曰厲語我魚據切下同告也惡惡

音爲未允聲也下同容與成云放縱也文云
自恣其情也亦不訾音紫毀也靳乎音祈擎其
驚切跽其里切擎拱手也跽跪也曲拳音
權禮容貌无疵才斯切病也謫之陟革切罰
也不諜徒恊切軍中反間曰諜師心自信成
習三　二
心也有心而爲之其易邪心一之見張君房
本舊作有而爲其易邪皞天胡老切皞明也
不宜説文宜者所安也不茹音汝食也葷許
云切辛菜也未始得使句絶謂未曾得使虛
心而的有此身也其樊區域也闋者苦穴切

空也生白白者陽明也吉祥止止吉祥道也
夫虛靜絶念則道集矣坐馳形坐而心馳也
夫徇辭俊切李云使也所紐女九切系也咸
云網紐也伏羲許宜切即太皞三皇之始也
几蘧其居切向云古之帝王也散焉悉旦切
李云放也崔云德不及聖王爲散

命使

葉公音攝文云姓沈名諸梁字子高楚莊王
之遠孫沈尹戌之子爲楚大夫食采於葉僭
稱公時北狄伐楚楚昭王懼使子高求救於

齊將使所吏切下待使同將命者也王使音
史役也令也慄之音栗李云懼也常語急據
切下同寡不道以懽成江南古藏本作寡有
不道以成懽執粗音麤糲也不臧作即切善
也爨七亂切欲清七性切字宜從清從清者

假借也清涼也熱與音餘下慎與同以任而
林切哀樂音洛下同不易如字移也又以豉
切云輕易也而惡烏路切下同孚諒誠信也
喪息浪切下同易以以豉切下同偏辭音篇
崔本作論音辯氣息茀然符弗切崔音勃心

厲如字李音賴刻核韋格切漢書宣帝傳云綜核名實千古太平經有核事篇古人以核作刻通用

師傳

顏闔胡臘切崔本作盧魯之賢人隱者也先事魯定公後適衛爲靈公太子師傳靈公左傳云名元謚法亂而不損曰靈太子司馬云蒯聵也後爲莊公蘧其居切伯玉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天殺天然好殺爲德无方李云方道也爲蹶其月切敗也爲祅於喬切

地反物爲祅爲蠥魚列切災也或作孽嬰兒

崔云腧驕遊也无町徒頂切畦戶圭切李云

町畦畔埒也无威儀貌无崖文云无禮法也

无疵似移切病也螳蜋音堂郎有命斧之蟲

勝任並平聲幾矣文本作幾殆矣爲其于僞

切下同媚養成云順則悅媚可以馴狎盛音

成下同矢或作屎同以蜄市軫切蛤類溺奴

弔切劉得一作尿从尾从水蚉音文蝱並庚

切僕緣普木切向云僕僕然蚉蝱緣馬稠穊

貌崔音如字云僕御也而拊音撫

不材惡名

匠石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名也曲轅音袁曲轅道名也櫟力狄切不材之木也社封土曰社土吐也云能吐生萬物故謂之社其大蔽必世切數千牛見張君房成玄英文如海本舊闕絜奚結切集韻云絜束知其小大也顏師古注漢書云絜繞也百圍李云徑尺爲圍蓋十丈也十仞七尺曰仞觀者音官下同匠伯伯長也爲衆匠之長也不輟丁劣切厭於豔切散木悉旦切木以不材爲散速腐奉

斧切𣠽也液音亦樠亡言莫干二切司馬云液津液也謂脂出樠樠然也崔云黑液出也蠹丁故切見夢胡鳳切惡乎音烏下同文木謂才之美也樝梨側加切橘均必切柚余救切果蓏力果切木子曰果草子曰蓏泄思列切姜泄在地也苦其崔本作桔掊普口切擊也而幾死之散人句絕又惡知散木匠石以不材爲散木櫟社以材能爲无用故謂匠石爲散人也覺古孝切而診直信切占夢也詬呼豆切厲如字詬辱也厲病也且幾音機近

也翦乎子淺切伐也

神不矜能

南伯子綦即齊物篇南郭子也伯長也商之丘司馬云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千乘駟馬曰乘將隱芘其所藾見張君房本舊作隱將芘其所藾材夫音扶拳曲音權軸直竹切解如衣軸之直解也咶食紙切齅許救切狂酲音呈病酒曰酲

習三 五

材致不祥

荆氏司馬云地名一曰里名宋國有荆氏之

地宜楸柏桑宜此三文木也拱恭勇切把百
雅切司馬云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七餘切
猴音侯獮猴也之杙以職切成云杅橜也以
繫杅獮猴也司馬本作扒音八云欲以棲戲
狙猴崔本作拔音跋云枷也三圍徑尺曰圍
之麗如字屋檼也求禪音膳傍薄剛切司馬
云棺之全一邊者謂之禪傍故解古賣佳買
二切祓除也祭鬼也顙息黨切額也亢鼻苦
莽切司馬云高也額折故鼻高又仰也痔直
里切適河司馬云謂沈人於河祭也西門豹

爲鄰令方斷之

蹠德養身

支離蹠成云四支離坼百體寬蹠因以爲名

顧以之切於頂司馬云脊曲頭縮也淮南子

云脊管高於頂也會古外古活二切撮子外

子活二切指天司馬云會撮髻也古者髻在

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也五管在上李云

管腧也五藏之腧皆在上也兩髀音陛崔云

僂人腹在髀裏也爲脅許劫切司馬云脊曲

髀立故與脅並也挫寸卧切摧也鍼執金切

司馬云挫鍼縫衣也治繲音懈故衣也謂補衲舊衣也餬口音胡食也鼓筴初革切崔云鼓筴揲蓍也播精崔云卜卦占兆也以食音嗣攘如羊切三鍾司馬云六斛四斗曰鍾

有用致患

孔子適楚史記云孔子圍於陳蔡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孔子適楚僮音觀纔也畫地音獲郤曲郤曲郤曲乞約切退也謂退身曲全也郤曲郤曲見張君房本舊作吾行郤曲轉寫誤也郤音乞逆切今不取

內篇德充符五

鑑道

兀者五忽切刖足曰兀王駘臺殆二音魯人未見傳記從之如字李才用切下同常季仲尼弟子丘也直後而未往耳直在駘後未得往師之耳而王于況切盛也勝也其與庸亦遠矣仲尼自伏庸下不亦太甚地覆芳服切墜直類切而守其宗者也見江南藏本舊闕肝膽丁覽切所喪息浪切下同最之徂會切聚也鑑古暫切流水崔本作沫水受命於地

唯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見張君房本舊闕保始之徵李云徵成也終始可保成也九軍李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爲九軍簡文云兵書以攻九天收九地故謂之九軍也自要一遍切六骸身首四支也假人古雅切

游內

申徒嘉成云鄭之賢人姓申徒名嘉兀足者也子產姓公孫名僑字子產鄭之賢相也兀人即伯昏瞀人也古有道之士列子嘗師之

不足以自反邪張君房本无不字羿音詣堯時善射人彀音遘張弓也中郭云弓矢所及爲彀中中地丁仲切下不中同怫然扶弗切暴怒貌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邪見張君房本舊闕子索色百切蹵然子六切驚慙貌乃稱如字舉也

務全

叔山无趾音止李云叔山字也无足趾也踵朱勇切向云頻也崔云无趾故踵行見賢遍切予不謹前向絕前行下孟切語魚據切孔

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張君房本无其字賔賔
中外无主貌蘄音祈諔尺叔切詭九委切諔
詭奇異也幻滑辮切桎之石切木在足也梏
古毒切木在手也

德平

魯哀公定公子名將惡人醜貌哀駘臺殆二
音它徒何切李云哀駘醜貌它其名衛國之
士也常和戶卧切下同惡駭胡楷切雌雄李
云禽獸屬也期年音基帀四時曰朞傳國大
專切悶然音門李云不覺貌氾若浮劒切不

係也𩑶乎自可惡也崔本作媿无幾居豈切
俄頃也與樂音洛常使所吏切一本作遊㹠
子徒門切與豚同食音飲成云謂飲其乳也
少許照切少頃也眴若本亦作瞚音舜崔云
目動也謂死母眴目若少頃之間也翣資所

甲切成云飾武之具武王所造形似方扇翣
以木為衣以白布畫為雲氣如今之攝也俠
車兩邊將軍行師陷軍而死及其葬日不用
翣資資送也之屨俱遇切屨也取妻七句切
以滑音骨於兌徒外切悅也无郤去逆切間

也能離力智切閔子史記云名損字子騫魯人仲尼弟子在四科之數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甚有孝行

德忘

闉音因跂音企支離无脤市軫切闉曲也跂不正也闉跂支離言脚常曲行體不正卷縮也无脤名也又闉跂偃者也跂行也脤脣也說始銳切下同衛靈公已出人間世篇脰音豆頸也肩肩胡田切李云羸小貌甕㼜烏送切甕烏葬切李云甕㼜大癭貌大癭一領切瘤

也齊桓公史記云襄公庶子小白也謚法辟上兼國曰桓爲孽魚列切惡用音烏下同不斵陟角切雕斵也无喪息浪切夭鬻音育養也天食音嗣亦如字受食如字又音嗣

无情

眇亡小切眇乎謙小貌謷牛刀切謷乎大貌惡得音烏下同好惡呼報烏路二切倚於綺切槁苦老切梧音吾而瞑音眠成云槁梧乃夾膝几也惠子好談名理行則倚木而吟坐則凭几而睡天選宣轉息戀二切授也與

也任也也鳴无理之言謂之鳴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三

卄一卌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四

習四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四

碧虛子造

内篇大宗師六

眞人行

庸詎其庡切庸用也詎何也不謩沒乎切謀也不慄音栗不濡而朱切濕也登假更夏切至也其覺古孝切深深内息貌眞人之息以踵章勇切踵足跟也故胥脉起於足跟也大在水下故息無所不之衆人之息以喉水火相亢故不寧極其嗌音益郭云咽喉也哇獲

媧切崔云結也言咽喉之氣結礙不通也天機淺眞水濁則天光昏惡死烏路切不訢音欣喜也不距音巨李云欣出則悅生距入則惡死翛然音蕭成云无係貌顙息黨切頟也頯渠追切徐去軌切郭云大朴貌向本作䫥然說文權也淒然七西切煖然音暄徐況晚切故樂音洛行名下孟切狐不偕成云姓狐字不偕或云堯時賢人不受堯禪投河而死務光成云黄帝時人身長七尺耳長七寸又云商時人餌藥養生好鼓琴湯與天下不受

乃負石自沉于盧水伯夷叔齊搜神記曰狐竹國有女悅其門下書生飲其墨汁而生子棄猪圈中猪噓之不死其上生一根竹直上與林相交家人以爲神便收養之及長有武力後夏后氏列土而封之遂爲墨胎氏號曰

狐竹君成云遼西狐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黙台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父死兄弟相讓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道試往觀焉文王崩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于河東首陽山采薇而食終餓而

死或曰夷齊謚號也謚法曰克殺秉義曰夷執正克莊曰齊箕子胥餘成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又云箕子胥餘沐身爲厲被髪佯狂紂之叔父諫紂不從被囚奴戮或云胥餘者伍子胥也諫吳王不從抉目而死沈尸于

江又云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自死紀佗徒河切成云湯時逸人跋于竅水而死申徒狄商時人負石自投于河解在盜跖篇其觚攻乎切鄉飲酒之爵也一曰觴受三升者謂之觚郱郱音丙簡文云明貌崔乎取猥切向云

動貌簡文云速貌滀乎敕六切簡文云聚也又滯也厲乎厲嚴也崔本作廣云苞羅廣也謷五羔切王云高邁於俗也綽昌略切寬也其卓竹角切獨化之謂泉涸戶各切竭也相濡音儒吐沫也以沫音末相忘音亡

不遯化

大塊苦對切解在齊物篇佚音逸於壄火各切所遯杜本切遷也逃也爲樂音洛可勝音升善夭徐廣注史記云夭幼少也張君房本作少詩照切

得道妙

可傳直專切太極未見氣也六極地數六故
曰六極乃陰之極者也先天悉麄切長於丁
丈切狶韋氏許豈切司馬云上古帝王名以
挈苦結切成云驅馭群品提挈二儀伏戲音

習四　三

羲三皇之君取犧牲以充庖以襲氣母司馬
云襲入也氣母元氣之母謂道也又云伏戲
入同元氣故偁曰皇維斗李云北斗為天下
綱維終古不忒它得切差也謂歷於終始指
建為常无有差忒堪坏扶眉切又音脈司馬

云神名人面獸身崑崙山名在北海之北馮

夷司馬云清泠傳曰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

八石得水仙是謂河伯也大川黄河也肩吾

神名太山東嶽也黄帝已出齊物篇玄宫黄

帝之後高陽氏也生有靈異得道處于眞宫

眞宫北方宫也禺强音虞山海經云北海之

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虵踐兩赤虵名禺

强北極山名西王母西王母傳云西王母者

姓緱氏字婉衿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乃西

華至妙洞陰之極尊戴華勝佩虎章崑崙山

穴名曰少廣王母常居焉不復生死故莫知
始終或曰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
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彭祖
解在逍遥篇五伯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
桓晉文又音霸傅說音悅以相息亮切武丁
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
云傅說商相也武丁商王高宗也夢得傅說
使求之於天下於陜州河北縣傅巖板築之
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傅說星精也
東維箕斗之閒天漢之東維也傅說一星在

尾星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崔本此下更有其生无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遯此言神之无能名者也

才道相胥

南伯子葵或云即南伯子綦也女偊音禹古之有道女人也年長張丈切孺子如喻切稚子也弱子也惡惡乎音烏末允聲也巳解人間世篇後不復出下惡乎音同卜梁倚卜梁姓倚名有才器人也亦易以豉切參日音三朝徹司馬云朝旦也徹達妙道也故見江南

古藏本舊闕殺生者不死𢿱貪生之賊者身存生生者不生進益生之妄者速死攖寧音嬰謂聖人隨物動靜雖攖而寧也高誘注呂覽攖猶戾也副墨謂副貳翰墨者典教也自此已下皆寓言耳洛誦灑洛讀誦也瞻明見理曰瞻明聶許聶說文附耳小說也謂察相許與也需役音須待也役使也用也待使謂行用也於謳烏侯切頌美盛德也玄冥謂淵幽也冥漠也悟道幽漠也參寥七南切寥力彫切參承也寥空也謂參承道極也疑始莫知

其末始有始也自副墨至淵冥七重方可高
參寥廓至疑始九重方入太无難測之鄉大
道元始之境矣

死生友

子祀鴻烈解作子永行年五十四而病傴僂
子與音餘子犂禮兮切子來四人並方外之

士爲尻苦羔切偉哉韋鬼切向云美也崔云
自此至鑑于井皆子祀自説病狀也拘拘音
駒司馬云體拘攣不申也曲僂力主切曲腰
也發背背骨發露也句俱遇切贅之税切指

天李云句贅項椎也其狀似贅言其上向天也有沴音麗陵亂也跰步田切蹮悉田切旋行不直貌而鑑古暫切嗟乎此子與亂也汝惡烏路切下同曰亡如字浸子鴆切漸也爲彈徒旦切鴞戶驕切炙章夜切解在齊物篇哀樂音洛縣解音蟹下同无所係也喘喘尺軟切環而繞出叱避昌失切无怛丁達切驚也倚其於綺切鼠肝蟲臂以況微賤也不翅詩智切則捍胡旦切捍抵也鏌鋣音莫邪昔吳人干將爲吳王造劒妻名鏌鋣因名雄劒

曰干將雌劒曰鏌鋣王子年拾遺記云昆吾山地中多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草木皆劒利土亦鋼而精其山有獸大如兎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爲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昔其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䕶依然王令撿其庫穴獵得雙兎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腎方知兵刃之鐵爲兎所食王乃召其劒工令鑄其膽腎以爲劒一雌一雄號干將者雄號鏌鋣者雌其劒可以切玉斷犀

王深寶之大鑪力奴切惡乎音烏成然瑰交
也蘧然音渠形開也覺古孝切

相忘友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並方外之友相與猶
親也撓而小切挑徒了徒堯二切莫然莫无

也謂寂爾无言有閒俄頃也侍事見張君房
本舊作待編曲必連切謂編次辭曲以和琴
也李云曲蠶薄也相和胡卧切我猶崔本作
獨人猗於宜切辭也是惡音烏下同命之命
名也疣音尤決古穴切𤴯胡亂切潰胡對切

端倪音涯芒然莫剛切无係貌彷薄剛切徨音皇彷徨逍遥皆自得逸豫之名憒憒工內切亂也以觀古亂切示也相造七報切詣也下同相忘音亡下同道術如字邑中道也或音遂言潚遂非是畸人居宜切不偶也而侔於天音謀等也亦從也獨行之人不偶於俗而從於天然也

无情死

孟孫才李云三桓後名才魯之賢人崔云才或作牛惡知音烏下同如覺古孝切下同駭

形崔本作咳云有嬰兒之狀旦宅形爲神舍言遷易之速猶旦暮之宅所以乃說文乃象氣之出難也庸詎其庶切下章同而厲厲至也造適造作也獻笑獻陳也及排皮皆切排排也寥天一力彫切謂天之寥寥高遠也一者不二也

游道域

意而子李云賢士也資汝資給也爲軹之是切辭也語助也是也黥其京切劓魚器切李云毀道德以爲仁義不似黥乎破冥同以爲

是非不似剸乎逶蕩縱散也恣睢許維切自
得貌轉徙无係貌又變化貌其藩父煩切區
域也盲者一本作眇盲瞽解在逍遙篇以與
音豫及也下同黼黻音甫弗白與黑爲黼黼
似斧形也黑與青爲黻黻兩已相背也之觀

古亂也无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法
師疏云无莊古之美人也好莊飾爲務遇高
丘先生以理誨之遂悟乃遺其莊飾之美據
梁古之多力人也力能换梁易柱以力陵物
遇羨門子以道教之遂悟乃失勇枝之事鑪

音盧錘之睡之蘂二切李云錘鴟頭頗口向鐵以吹火也成云鑪竈也錘鍛也謂治鍛之義也曰噫音醫歎聲也崔云辭也又作意謂呼意而名也我爲于僞切整子兮切碎也長於丁丈切

坐忘

復扶父切見賢遍切下同蹵然子六切變色貌墮許規切壞也離形力智切去起呂切无好呼報切

推極委命

淋雨音霖左傳云雨三日以往爲霖殆病殆
危殆也食音嗣不任音壬而趨七住切崔云
不任其聲憊也趨舉其詩无音曲也

内篇應帝王七

不言之教

習四

八

齧缺五結切下丘悅切王倪五兮切二人已
出齊物篇四問而四不知謂再四之問或齊
物篇中四問子知物之所同是乎一問也子
知子之所不知邪二問也然則物无知邪三
問也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四

問也蒲衣子尸子云蒲衣八歲舜與天下即
被衣王倪之師也泰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
又无名之君也藏仁才剛切崔云懷仁心以
結人也簡文本作臧善也以要一遥切泰氏
之世見劉得一本舊闕徐徐司馬云安隱貌
于于司馬云无所知也簡文云徐徐于于寤
寐之狀

无爲之治

日人實切中如字又音仲始李云賢人也肩
吾之師崔本无曰字以語魚據切庶民見張

君房本舊作式義度人欺德欺妄也涉海鑿
在洛切下同河溟海浩渺波涌難涉穿鑿爲
河必无成理確乎苦學切堅貌繒則能切罔
也弋逸織切以繩繫箭而射之鼷鼠音兮小
鼠也神丘社壇也熏香云切

自然之化

天根喻元氣也无名人喻道也皆寓言殷陽
文云山名在衛州山南曰陽又云地名蓼水
音了水名不豫間豫也莽莫蕩切眇妙小切
六極之外陰陽之表也壙苦廣切埌力黨切

帠帠音藝法也於淡徒暫切於漠音莫

聖人无名

陽子居居名也子男子通稱也嚮許亮許兩二翻疾彊梁不容惡也物徹疏明用聰明也不勸其眷切勞也胥相也易音亦技其綺切藝也係如字怵心勑律切來田田獵也虎豹以皮有文章見獵也猨音袁狙七餘切之便眺肩切斄來狸二音來藉慈夜切踐也與躪通用蹵然子六切改容貌功蓋俾也化貸吐代切有莫舉名莫无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

顯其名

聖人无常心

神巫曰季咸季咸姓名也巫覡男女之通偁也心醉迷惑其道壺子名林鄭人列子師无其文向秀本作无江南古藏或作玩又作既玩既並非是得道與音餘世亢苦浪切必信夫句絕相汝息亮切下同嘻音熈嗟也鄉吾許亮切地文地以不動為文不震不正一本作不誫不止動靜不發也杜德機蘊道息念也有瘳丑留切天壤天以發生為壤名實不

入毁譽不入靈府機發於踵生氣一動上下
融和不齊側皆切下同鯢五兮切桓鯢鯨魚
也桓盤桓也之審如字簡文云處也司馬云
審當為蟠蟠聚也崔作潘云回流所鍾之域
也鍾亦聚也淵有九名鯢止流濫沃氿雍汧

肥是為九淵鴻烈解有九璇之淵至深也自
失如字徐音逸已滅不見也委於危切蛇以
支切至順之貌弟如字舊音頹靡順貌一云
頹靡不窮貌一云遜伏也波流波流至順莫
測貌為其于僞切妻爨七判切食豕音嗣下

同彫琢竹角切塊然苦對切紛然而芳云切亂也然見張君房本舊闕封哉不散也崔本作戎云封戎散亂也

寄託

无朕直忍切兆也

開兌

儵音叔李云喻有象也忽李云喻无形也渾胡本切沌徒本切寶玄眞經曰三氣未分謂之混五行未彰謂之沌簡文云儵忽取神速爲名渾沌以合和爲皃神速譬有爲合和譬

无爲七竅苦叫切孔也渾沌死崔云不順自然彊開耳目也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四

習四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五

習五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五　習五

碧虛子造

外篇駢拇八

養正性命

駢步田切並也併也拇音母謂足拇指連第二指也枝指如字崔音歧謂指有歧也而侈昌是切多貌於德德者容德也盜跖謂容美爲父母之遺德也附贅章銳切廣雅云疣也釋名云橫生一肉屬著體也又瘤結也縣疣音尤說文云贅也列於五藏才浪切下同文

云肝木仁也肺金義也心火禮也腎水智也脾土信也夫含識之徒稟生之類仁義之性物皆有之少之與多自然已定雖顏孔相去一分終莫之及況異於斯者乎今性多仁義者必相矜而失性性少仁義者又相企而喪真奔馳於矜企之塗流蕩於是非之境上下夸企豈是道德之正邪若乃人安其性多少之情爲一物守其分仁義之理自齊任官各當其材天下无不理矣淫僻匹亦切下同於仁義之行下孟切崔云駢枝贅疣雖非性之

正亦出於形不可去也五藏之情雖非道德之正亦列於性不可治也今設仁義之教以治五藏之情猶削駢枝贅疣也既傷自然之理更益其疾矣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舊本云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君房削去方字

與下文多於聰者相類駢於明駢拇爲不足者比五指之數則謂之虧矣駢明爲多者以兼倍他性則謂之有餘矣文章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黼黻音甫弗解在大宗師篇煌煌音皇光也又目炫貌非乎言是也離朱即

離婁也司馬云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又千里見針鋒是已猶是也五聲一本作音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无射金金鍾石磬絲竹琴瑟簫管黃鍾君之音也大呂六呂師曠解在齊物篇擢德音濯拔也簧鼓音黃謂笙簧也鼓動也曾史史記云曾參字子輿行仁史鰌字子魚行義纍劣彼切瓦如字結繩聚无用之語如瓦之纍繩之結也竄七亂切微也藏也句紀具切司馬云竄句謂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敝本亦作

嫳音婢跬犬蘂切敝跬分外用力不前貌楊墨楊朱秦人墨翟宋大夫鳧音符脛形定切鶴戶各切齕恨沒切齧也啼音提蒿目好羔切蒿目喻昏亂以其多憂致目昏蒿蒿然饕吐刀切貪也囂囂許嬌切讙聒企慕貌屈折之熱切謂屈折支體為禮樂也俞吏揄二音謂嘘俞顏色為仁義之貌纆音墨索也索悉各切誘然皆生謂相誘呼聚以樂其生也訹息有切連連司馬云謂連續仁義遊道德之間以撓而小切亂也性與音餘此下可以意

求後皆倣此三代夏商周殉辭後切營也又云殺身從人曰殉藏作郎切崔云好書曰藏又善也方言云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藏女而婦奴謂之獲張揖云壻婢之子謂之藏婦奴之子謂之獲𣪊孺子曰𣪊又善也牧羊牧養之牧挾音恊筴初革切李云竹簡也古以寫書長二尺四寸博塞悉代切博奕之類也漢書云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謂之博塞也成云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伯夷死名於首陽伯夷巳解

大宗師篇首陽山名在河東蒲坂縣盜跖死利於東陵漢書云盜跖秦之大盜也東陵秦山也又陵名今東平陵屬濟南郡又惡音烏屬其時欲切係屬也徐音燭謂屬著也下同俞兒音榆黄帝時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桂為人主上食之行下盖切

外篇馬蹏九

智慧生僞

馬釋名云武也在下而行者也蹏音提馬足

甲也禦魚呂切敵也齕恨沒切齧也翹祁饒切舉也足崔本作尾而騃音陸跳也張君房本作駐馬徤也羲許宜切養也臺羲臺猶高臺也路寢大室也伯樂音洛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星名主典天馬孫

陽善馭故以爲名燒之燒鐵以爍之剔之剌歷切剪毛也刻之削甲也雒之羈雒其頭江南古藏本作絡羈古宜切勒也馵丁邑切絆前兩足也編之必然切皁才老切櫪也槽也崔云閑闌養馬之所也棧士板切編本作櫺

似牀曰棧以禦濕也又木棚也驟之士救切整之整之以衡扼齊之齊之以鑣轡橛其月切衡也鑣也飾音式排衡也謂加飾於馬鑣也鞭必然切策初革切馬檛也帶皮曰鞭无皮曰策檛竹瓜切陶道刀切窯也埴時力切

習五　四

土也埴土可以爲陶器又土黏曰埴中規丁仲切下同天放崔本作牧云養也填填音田質重貌顛顛丁田切專一貌蹊音兮徑也隧音遂道也舟梁舟船橋梁連屬其鄉王云旣无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遂長丁丈切攀普

班切援音袁牽也引也闚去規切惡乎音烏
不離力智切素樸普剝切蹩步結切躠悉結
切成云用力貌踶直氏切跂丘氏切成云矜
恃貌澶徒旦切漫武半切成云縱逸貌摘敕
歷切辟匹壁切成云折節貌純樸不殘成云
木全曰純樸未彫曰不殘犧樽音義尊司馬
云畫犧牛象以飾樽也王肅云刻爲牛頭又
音先河切畫鳳凰羽以飾樽婆娑然也珪璋
音圭璋銳上方下曰珪半珪曰璋不離別離
之離交頸頸領也相靡靡也相踶大計徒兮

二切蹋也小蹋謂之踶衡扼於革切衡轅前
橫木縛軛又馬頸者也月題徒兮切崔云馬
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又謂縣在額上制如
月形介古太切倪五圭五第二切李云介倪
猶睥睨也闉扼音因曲也鷙敖二切曼武半
切鷙抵也曼突也闉扼鷙曼距扼遲頓也司
習五 五
馬云曲頸於扼以抵突也一云鷙曼旁出也
詭九彼切銜口中勒也詭銜吐出銜也竊轡
齧轡也崔云詭銜竊轡戾銜橛盜轡也赫
呼白切胥氏司馬云上古帝王也有赫然之

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含哺音步
縣跂音企踶直氏切跂丘氏切好呼報切

外篇胠篋十

絶聖棄智

胠起居切司馬云從旁開爲胠一云發也篋
苦恊切探吐南切囊乃剛切匱其位切檻也
必攝結也收也緘古咸切縢崔本作縢同徒
登切約也緘縢皆繩也扃古熒切關也鐍古
穴切紐也崔云環舌也揭其謁切又音桀舉
也擔也負也擔丁甘切而趨七須切走也唯

恐丘用切向之亦作鄉許亮切為大盜于僞
切下同囹圄音古囹之通名耒力對切犁也
一云耜柄也耨乃豆切鉏也或云以木為鉏
柄所剌七智切闔戶臘切社稷封土曰社封
穀曰稷邑屋州閭鄉曲者三百畝為屋三千
六百畝為邑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
鄉萬二千五百家為州田成子史記云齊大
夫田常也魯哀公十四年田常弒君簡公割
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自敬仲食采于
齊至威王為齊侯故十二世也曷嘗不法聖

智哉舊作曷嘗不法聖人哉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聖人已死聖人不死雖重聖人是乃聖人之過也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自此已上十一

聖人張君房本並作聖智今從張本龍逢斬被桀斬首比干剖普口切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彊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萇直良切弘胣敕紙切胣裂也萇洪周靈王賢臣也景王之大

夫魯哀公三年六月周人殺萇洪又云劉康
讒之於王曰萇洪遺叔向書曰子起晉兵以
攻周吾殺劉氏靈王乃剔萇洪而殺之于蜀
矣又云鈹裂而死又刳腸曰胣子胥麋密池
切麋爛于江解在大宗師篇故跖之石切之
藏才浪切魯酒薄而邯鄲音寒丹趙國都也
圍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
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後長
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
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

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
救楚以魯為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
亦是感應宣王名熊良夫悼王之子恭公名
奮穆王之子又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
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

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
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掊普口切擊古
歷切聖智謂破碎聖智故曰絕聖棄智也縱
舍音捨盜賊盜賊所利謂金寶故曰不貴難
得之貨聖智已死大盜不起向云事業日新

新者爲生故者爲死故曰聖人已死也秉天
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損其名歸眞而
忘其盜則大盜息矣聖智不死大盜不止向
云聖人不死言守故而不日新韋名而不造
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爲之斗斛以量之
向云自此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
益權衡李云權稱錘也衡稱衡也錘直僞切
符璽音徙符分爲兩片合而爲一令銅魚本
契也璽王印也矯之居表切竊鉤鉤帶也揭
其謁其列二切斧鉞音越能禁居鴆切下不

可禁同擿玉持赤切崔云猶投棄也殫音丹盡也鑠絶詩灼切李云燒斷也崔云消壞也下不鑠同竽音于成云竽形似笙並布管匏內三十六簧爲竽十九簧爲笙瑟本亦作笙成云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弦伏羲造膠音交攦呂係切李云折也崔云撕也工倕音垂堯時巧人也之行下孟切鉗巨炎切閉也攘如羊切却也不僻匹亦切爚音藥云火光銷也又散也容成氏至神農氏此十二氏皆古帝王驪力池切畜氏江南古藏

本作驪連氏伏羲音希樂其音洛嬴音盈裹
也負也糧音良而趨七于切上好呼報切下
同弩暖五切畢弋機兎網曰畢網有柄形似
畢星繳射曰弋弩牙曰機鉤餌如志切罔罟
罾音曾笱音苟取魚竹器也成云曲梁也亦

筌也鉤釣也餌魚餌也罟謂之罔罾魚網也
削格上息約切下古百切削格所以施羅網
也成云以竹木為之今鹿角槍也羅落罝子
斜切罘音孚成云鳥罟謂之羅兎罟謂之罝
罬謂之罦罦覆車也令切車也漸毒將廉切

漸漬之毒不覺深也又漸毒猶深害也頡戶
結切滑乎八切謂難料理也又不正之語也
亦姦黠也解苦懈切垢苦豆切詬曲之辭又
並如字謂辯能解釋垢穢猶解嘲也每每毋
罪切說文草盛上出也今言每每大亂謂其
亂如草之盛也上悖必內切薄食也下爍失
約切銷也中隳許規切壞也毀也之施始豉
切喘本作蜵川兖切耎耳轉切動蟲也又无
足蟲也又地行之虫曰喘耎肖音消翹祁饒
切飛空之蟲曰肖翹李云翾飛之屬也舍夫

音捨符種種章勇切種種謂守種類不相侵奪謂淳厚也役役之佞役役猶役役謂姦黠也恬徒謙切惔徒暫切啍啍之純之閏一切郭云以已誨人貌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五

習五

九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六

習六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六

習六

碧虛子陳

外篇刻意十一

守純素

刻意刻削也謂刻意令峻也意者心之用也又意志也尚行下孟切離世力智切高論力困切怨誹音沸徐音非李云非世无道怨已不遇也爲亢苦浪切李云窮高曰亢枯槁苦老切所好呼報切下同此朝直遙切藪素口切釣魚雕叫切與魡同呼吸許及切熊經如

字又古定切鳥申鴌之展足曰申導引李云
導炁令和引體令柔澹大暫切之質質正也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平易則恬惔矣見
張君房本舊作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
則恬惔矣邪炁似嗟切下同去起呂切其覺

古孝切純粹雖遂切不罷音疲非樂音洛下
同好惡烏路切於忤五故切逆也干越之劒
李云干谿越山俱出良劒又吳有谿名干谿
越有山名若邪並出善鐵鑄爲名劒神而戶
甲切下蟠音盤

外篇繕性十二

恬智相養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見張君房本舊作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繕時戰切補也滑音骨亂也智生而无以智爲也見張君房本舊闕信行下孟切下以行不行同樂徧江南本作偏史記云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鄭玄注云樂人之所好也害在淫泆禮人之所勤也害在偏略又云及夫敦樂而无

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不冒莫報切
覆也混胡本切芒莫剛切崔云混混芒芒未
分時也澹徒暫切不擾而小切應節見張君
房本舊作得燧人音遂伏戲音羲燧人伏戲
皆古之帝王澆古堯切淳音純離道力智切

心與心識如字向本作職云彼我之心競爲
先職博溺乃歷切世喪息浪切下同弗見賢
偏切危然郭云獨正貌司馬本作惋獨立貌
崔本作垝音如累垝之垝垝然自持安固貌
又何爲乎哉見張君房本舊作又何爲哉樂

全音洛下同非性命之有也見張君房本舊作非性命也儻來吐黨切意外忽然來者耳崔作黨衆也可圈魚呂切與禦同扞也不為于僞切下同倒置之民崔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向云以外易内可謂倒置

外篇說劒十三

神武

趙文王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洞紀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案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雖然亦恐寓

言以暢意也喜劒許記切下同夾門音恊好
之呼報切下同不厭於鹽於豔二切悝苦回
切太子名當何敢言見張本舊作尚募音慕
說王解也如字又音悅與使所吏切幣從才
用切蓬頭步公切謂著兜鉾也有毦故如蓬

成云髮亂如蓬突鬢必刃切鬢毛突出云又
云謂鬢髮短可淩突人也垂冠將欲鬪故冠
低傾也一曰突騎帽也曼胡莫干切曼胡之
纓謂麤纓无文理也成云云也項抹額也短後
之衣成云爲便於武事也瞋目赤真切張也

語難艱難也勇士憤氣積於心胷言不流利也又乃旦切既怒言語爲人所畏難與見賢徧切下劒見同王脫土活切千里不留行十步殺一人則千里无敢拒者乃校司馬云考校取其勝者也一本作教士敦都昆切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劒相擊斷截也御杖直亮切用杖也燕音煙谿石城爲鋒成云燕谿地名在燕國石城在塞外此地居北故以爲鋒鋒劒端也齊岱爲鍔五各切成云齊國岱岳在東故以爲鍔鍔劒刃也又劒稜也晉衞爲

脊成云晉衛二國近趙地故爲劒脊也周宋
爲鐔音淫成云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爲鐔鐔
劒環也又劒珥也其旁鼻也帶所貫鐔也又
音尋韓魏爲鋏古協切成云韓魏二國在趙
之西從以爲鋏鋏劒把也又云鐔從稜向背
鋏從稜向刃也裹以音果渤海滄州也常山
北岳也五行以五行制區宇刑德論刑德臨
御群生行以秋冬隨天道以行止也制論開
持行皆鑄造行用也芒然莫剛切四鄉四方
也肝肺芳廢切竊爲于僞切三環繞也開義

而愧繞鍥三周不能生食服斃婢世切忿不
見禮皆自殺也
外篇漁父十四
賁眞
緇維司馬云黑林名也或作帷杏壇司馬云
澤中高處也杏生其上又壇名也漁父或云
是范蠡也鬚眉一本作須眉交白交俱也一
本作皎揄音遙謂垂手衣內而行也袂面世
切距陸距至也飾禮一本作飭音敕齊民齊
等也謂齊等之民也又平民也君與音餘下

同以危或作僞其分又作介離也杖杖即撓
也方言楫謂之橈或從舟拏音如說文持也
又女居切牽也還鄉香亮切或作嚮緒言猶
先言也又餘論也竊待或作侍咳苦代切唾
吐卧切相丘息亮切助也曰嘻香其切笑聲
也之好呼報切下同丘少詩召切下同而經
經營也又理也度也不屬音燭長少丁丈切
後遇長同不勝音升行不下孟切工技其綺
切貢職或作賦春秋後倫朝覲不及等比也
攘伐攘除也不餝音敕八疵祀知切病也之

總覽也監也以敗補邁切毀他曰敗惡人烏
路切下同張君房本作德人之慝他得切善
否悲美切惡也兩容顏適善惡皆容顏貌調
適也以挂音卦別也之叨吐刀切狠胡墾切
愀然七小切懋悚貌愈數音朔不離力智切

故殭其丈切下同歡樂音洛下同祿祿如字
又音録謂形見爲禮也司馬云録領録也可
與徃者徃進也早湛丁南切下同溺也丘得
遇也或作過謂得過失也而比如字謂親見
比數也又毗志切乃剌七亦切波定謂船行

故水波去遠則波定旁車步浪切萬乘繩證
切下同伉禮苦浪切敵也倨音據敖五報切
曲要一遙切磬折之設切吾語魚據切

雜篇讓王十五

治內

堯以天下讓許由語在逍遙篇子州支父音
甫李云支父字也即支伯也幽憂之病呂氏
春秋引此章高誘注云幽隱也詩云如有隱
憂我心不悅未暇在於治天下也

處身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或云支伯即支父也

自得

舜以天下讓善卷眷勉切姓善名卷隱士也

衣皮於既切下同其處昌慮切

高蹈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亦作后之農石戶地名農農人也捲捲音權勤節貌葆力葆蔽用力也以入於海司馬云凡言入於海者皆居其洲島之上與其曲隈中也

尊生

太王亶丁但切父音甫下同亶父文王之祖也邠筆貧切地名也狄人獫狁也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地所以養人也今爭以殺人是以地害人也人爲地養故不以地害人也因杖直亮切策初革切相連如字相連續而從之也舊音力展切或作揵同謂擔運物也岐山其宜切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故始改國曰周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王云富貴有養而不以昧養傷身貧賤无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

惡患

越人三世弒其君音試文云僖王一也惠王二也哀王三也王子搜素羔切文云哀王子名搜也丹穴南戴曰爲丹穴南山洞也又朱崖縣也以艾五蓋切王輿音餘也一本作王輿援音爰引也綏車上繩也而呼火故切或作歎君乎君乎重歎君位之難也以舍音捨非惡烏路切下及下章負惡同

知輕重

子華子司馬云魏之賢人昭僖侯司馬云韓

侯也攫之俱縛俱碧二切取也廢棄也一云
攫首擭書銘廢者斬右手其輕於韓又遠句
絶

完身

魯君一本作魯侯李云哀公也以幣先使人

召顏闔欲爲相也苴音麤有丁麻也直作麤
者非是飯牛符晚切飼也之使所吏切下章
同家與音餘恐聽謬見張君房本舊作恐聽
者謬呂氏春秋引此章亦作恐聽謬而遺唯
季切下章同復來音服下章同緒餘並如字

謂殘餘也土敕雅切又如字苴側雅切司馬云土苴如糞草也李云土苴糟魄也皆不眞物也呂氏春秋引此章高誘注云土苴也苴草蓟也土鼓蓟桴伊耆氏之樂也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必察其所以之王以聖人眞以持身餘以爲國故其動作必察之焉所以之者謂德所加之方也所以爲者謂所以待物也動作於此不必察也隨侯之珠隨國近漢水漢出寶珠隨侯見蛇傷以藥封之後蛇銜

明珠徑寸純白夜光燭室以報隨侯故謂隨侯之珠也所要一遙切

遠非義

子陽鄭繆公相也不好呼報切即令力呈切拊心音撫佚樂音逸洛君過古卧切經過也作難乃旦切下章同而殺子陽子陽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弓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猘狗而殺子陽

遵法度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音悅昭王名軫平王子

也平王聽費无忌讒殺伍奢伍員奔吳已而
吳伐楚楚大敗昭王出奔隨當是時也有屠
羊說從昭王出奔而復歸國也從者才用切
彊之其丈切見之賢徧切下同入郢以井切
毀約如字徐於妙切其爲于僞切三旌三公

位也司馬本作三珪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
珪也妄施如字又始豉切

守節

原憲字子思魯人孔子弟子環堵之室周環
各一堵方丈室也茨疾私切蓋屋茅也以生

草謂以青草代茅蓋屋蓬戶織蓬為戶桑以為樞天朱切屈桑條為戶樞也甕牖音酉破甕為牖二室夫妻各一室褐以下葛切為塞悉代切以褐衣塞牖也匡坐而弦歌匡正也歌見張君房本舊闕中紺古暗切李云紺為中衣加素為表又紺中素表大夫之服華冠胡化切以華木皮為冠縰履所倚切或作屣又作躧云躡也又履不著跟曰屣又體不能躡舉而曳之也杖藜以藜為杖也應門自對門也嘻許其切笑聲也逡巡七旬切切却退也

希世而行司馬云希望也所行常顧世譽而
動故曰希世而行也比周毗志切周旋親比
以結朋黨爲人于僞切下爲己同敎以爲己
學當爲己敎當爲人今反不然仁義之慝吐
得切惡也司馬云謂依仁託義爲姦惡也

養志 習六

縕袍紆粉切司馬云謂麻縕爲絮論語云衣
敝縕袍是也踵章勇切噲古外切司馬云踵
噲剝錯也王云盈虛不常貌又皮膚皺裂而
踵胼薄田切胝竹尼切皮堅也纓絕繩斷也

肘竹九切見袖破也踵決履敗也商頌追美商之德也

行修

飦之然切或作饘粥之六切飦粥厚粥也飦一音千謂千餅絲麻一本作枲麻自樂音洛

愀然七小切一本作欣以義自累也義見江南李氏本舊作利行修下孟切不怍在洛切憖也

趣高

公子牟司馬云魏之公子封中山名牟瞻子

魏之賢人魏闕司馬云象魏觀闕人君門也天子兩觀也重生直用切下同自勝音升下同不能自勝則從向絶神无惡也見張君房本舊作乎萬乘繩證切

樂道

不糝桑感切甚憊皮拜切再逐於魯史記云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料量平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爲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魯復善待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

則之由中都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由大司寇為攝相事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於是選女樂遺魯君魯君受之怠於政事孔子遂行適衛此再逐於魯也削跡於衛削絕也史記云靈公老怠於政事不思孔子孔

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終不見用伐樹於宋史記云孔子之宋與弟子習禮大木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孔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其木馬窮於商周史記云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嘗

困于此圍於陳蔡史記云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從者病莫能興藉秦昔切毀也又陵藉也喟然去愧切語之魚據切臨難乃旦切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此十六字見江南古藏本及呂覽舊闕之隘音厄又於懈切削然如字切援琴聲也扢然許訖切李云奮舞貌執干干楯也亦樂音洛下同虞於潁陽廣雅云虞安也一本作娛娛樂也共伯音恭下同得志乎丘

首司馬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
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絶諸侯皆請以
爲天子共伯不聽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
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
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共丘山
習六　十一
今在河内共縣西江南古藏本作共伯得志
手丘首一云共山之首或云丘首

羞辱

畎古犬切畝壟上曰畝壟中曰畎行下孟切
下章同漫武諫武畔切云汙也下章同拔歸

投也清泠音零之淵在南陽郡西崿山下

廉清

因就也卞隨成云卞隨懷道而隱者也務光已解大宗師篇伊尹史記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无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賊謂陰料時事也數聞音朔稠水直留切或作桐水又作稠司馬本作洞云洞水在穎川一云在范陽郡界其難乃

但切我享受也盧水音閭司馬作盧水在遼
東西界一云在北平郡界
避世
孤竹司馬云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界伯夷
叔齊其國君之二子也姓名已解大宗師篇
岐陽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令之扶風叔
旦周公名旦是武王弟故曰叔一列一本作
級血牲以牲血㬥其盟誓之書埋之壇下嘻
許其切祈喜福也盡治直吏切下治世同揚
行下孟切下吾行反行同以要一遙切殷德

衰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周以塗吾身恐富貴
塗汙吾身耳成云若與周並存恐汙吾行也
或曰讓王之篇其章多重生而務光二三子
自投于水何也答曰莊書之興存乎反本反
本之由先于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高標傲
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厲俗无厚身以全生
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棄榮之意耳深
於塵務之爲弊也其次者雖復被褐啜粥保
身而已其全道尚高超俗自逸寧投身於清
泠終不屈於世累也此舊集音有聊復錄之

於義无當也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六上

共收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七

習七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七

碧虛子造

雜篇盜跖十六

率性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惠姓展名獲字季

禽一云字子禽居柳下而施德惠一云惠謚也一云柳下邑名按左傳云展禽是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得爲友是寓言也盜跖之石切李奇注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黃法師云季

弟名雍爲大盜秦人謂盜爲跖故時呼曰盜跖從才用切卒尊忽切下同穴室摳戶苦溝切司馬本作樞尺朱切云破人戶樞而取物也入堡一本作保鄭注禮記云小城曰保能

詔詔告也或云訓也竊爲于僞切下請爲爲我竊爲使爲以爲皆同說之始銳切飄風婢遙切易辱以豉切休卒徒於太山之陽於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膾古外切說文細切肉也餔蒲故切食也屈原曰餔其糟冠古亂切枝木之冠冠多華飾如木之枝繁帶死牛之脇

許劫切司馬云取牛皮爲大革帶儌倖古堯
切儌倖冀望也顧望履幕下司馬云幕作綦
云言視不敢望跖面望履蹟而還也綦履蹟
也反走小却行也瞋目赤真亦夷二切廣雅
云張也如乳儒遇切育也凡天下人有三德
人見張君房以本舊闕少長詩召切下丁丈切
勇悍戶旦切激丹古歷切明也齊貝珠也一
作含貝音中丁仲切南使所吏切下三字同
共祭音恭之行下孟切下同恒民一作順民
後亦爾好面呼報切下同背音佩下同橡音

象煬羊亮切炙燥也居居于于成云居居安
靜之容于于自得之貌蚩尤蚩尤
爲暴戰於涿鹿之野遂禽蚩尤身體殺異處
故別葬之涿鹿音卓司馬云地名故城今在
上谷郡西南八十里武王弒音試下同縫衣

扶恭切成云縫掖之衣也淺帶成云淺狹帶
也矯言紀表切去其起呂切危冠李云危高
也史記云仲由字子路卞人也性鄙好勇力
志伉直冠雄雞冠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
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請爲弟子子路爲

衛大夫聞孔悝之邑宰蕢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立是爲莊公子路在外聞之馳往入造蕢聵蕢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一云身遭

菹醢其卒子恤切身菹莊居切菹醢也再逐於魯削跡於衛並解禪王篇窮於齊史記云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後景公恭見孔子待以季孟之間魯

有三卿季氏爲正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此謂窮於齊也圍於陳蔡已解禪王篇堯不慈不授丹朱天下舜不孝或謂避逃瞽叟

或謂不告而娶禹偏枯治水而得疾湯放其主放桀於鳴條武王伐紂誅紂於牧野文王拘羑里史記云紂醢九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之二十年囚西伯於羑里羑里獄名在河内湯陰而彊其丈切鮑

焦韓嬰云鮑焦周時隱士也衣弊膚見挈畚
採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
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
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
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也
行爽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也子貢曰吾聞
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
今吾子汚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
此誰之有哉鮑焦曰於戲吾聞賢人重進而
輕退廉士易醜而輕死乃棄其蔬而立槁死

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爲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是而已矣或云抱木而立枯焉申徒狄韓嬰云申徒狄商時人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爲濡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无聖智也

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河君子聞之曰廉乎
如仁與智吾未見也介子推史記云介子推
晉人也文公反國以賞從士未至隱者介子
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推曰獻公子九
人唯君在耳惠懷无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
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
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
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
以死誰懟推曰尤而効之罪有甚焉且出怨

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汝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怜之乃懸書宫門曰龍欲上天五虵爲輔龍已升雲四虵各入其宇一虵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一云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

爲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燔死以
食音飼燔死音煩燒也尾生魯人也或作微
生磔犬竹客切張其尸曰磔史記封禪書云
秦德公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
流豕屠者烹豕曰流操七曹切瓢婢遥切而

乞者言上六人不得其死猶豬狗乞兒流轉
溝中者也乞或作走利名見張君房本舊作
離子胥沈江吳越春秋云子胥諫吳王不聽
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嘿嘿忠臣掩口
譖夫在側政教道壞諂諛无極邪說僞辭以

曲爲直舍譖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旣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荊棘吳王大怒賜屬鏤之劒令自裁子胥遂伏劒而死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於江中比干剖心史記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不過古卧切超也病瘦色又切騏驥音其兾過隙去逆切亟紀力切忽也或

作極无復扶又切狂狂不定貌汲汲音急不足貌芒然莫剛切據軾音式車前横木憑而坐者得微微无也自灸久又切走料音聊觸也頭編音鞭幾不音祈近也

行義

子張史記云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孔子弟子行義篤信滿苟得寓言也喻苟且所得以致滿盈之人盍胡臘切何不也爲行下孟切下同勸何不爲德行多信伸信同音説文屈伸也經典信通作伸下同以義求之臧聚司馬

云謂臧獲盜濫竊聚之人則作色見張君房
本舊作則有作色宰相息亮切下相而同入
嫂先早切成云桓公名小白殺兄子糾納嫂
爲家管仲賢人而臣輔之爲臣或作相弒君
申志切成云初孔子聞田成子弒簡公沐浴

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此戕
而下之也後受田成子聘兼納其幣此言行
之相違也論則力頓切悖戰布內切亦拂扶
弗切違也長幼丁丈切下長子同五紀司馬
云歲日月星辰歷數文云天爲地紀日爲星

紀君爲臣紀父爲子紀夫爲妻紀成云金木水火土又仁義禮智信又祖父巳身子孫六位君臣父子夫婦文云易之六位也爲别彼列切下同堯殺長子崔云堯殺長子考監明成云不與丹朱位言義殺也吕覽曰堯有十子舜有九子舜流毋弟流放也孟子云舜封象於有庳身爲天子而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手王季爲適周公殺兄史記云古公有長子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

有與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
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古公卒季
歷立是爲公季此乃王季爲適也武王伐紂
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弟叔鮮於管弟叔
度於蔡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

少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作
亂周公奉成王命誅管叔放蔡叔此乃周公
殺兄也儒者僞辭史記云孔子去陳過蒲會
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
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

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且子正爲名假設之辭也爲于僞切下爲利同不監本作鑑吾昔見張君房本舊作曰人實切訟於无約如字徐於妙切訟論說也子胥抉眼史記云子胥諫吳王不聽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將死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直躬論

語曰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鮑子
已解在前申子不自理史記云晉獻公太子
申生爲驪姬陰令人譖惡置毒藥於胙中泣
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
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太
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疑或
謂太子曰爲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
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
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
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

自殺耳申生自殺於新城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文云仲尼歷聘不見母亡匡章齊人諫其父爲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所傳丈專切

安處

无足一本作无知樂意音洛下同故推正而

不忘也忘或作妄言君臣但推尋正道不忘故不用富貴邪爲智力不足故不用邪絕俗過世之士焉言人心易動但人與賢人俱生便自謂過於世人況親自爲富貴者乎慘七感切怛丹曷切之恐丘勇切窮美窮猶盡也

究勢究竟也俠〻音恊欲惡烏路切〻爭四處黃疏云湯武也按商書云葛伯不祀湯始伐之其後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皆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豈非爭四處邪要名一遥切亦猶見江南古藏本舊闕長阨音厄管籥音藥一本管籥作壎篪口嗛苦簟切醪醴力刀切侅音礙飲食至咽爲侅於馮氣音憤滿也下同言憤畜不通之氣也上坂見張君房本舊闕取慰慰亦作畏張君房本辱不舍音捨下同戚醮在遥切李云顱頟也疑刲許業切內

周樓䟽李云重樓内帀䟽軒外通設備守具
也財單音丹或作斷繚音了纏繞貌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七 共廿九

習七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八

翼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八

碧虛子造

雜篇在宥十七

處无爲之事

在說文曰存也宥音又寬也淫其性失性曰淫又耽滯曰淫遷其德失德曰遷人樂音洛恬徒謙切靜也瘁瘁在季切病也憂也愉音踰樂也毗司馬云助也弃也喬欽消切郭音矯詰公吉切崔云喬詰意不平也卓敕角切鷙敕二切崔云卓鷙行不平也之行下孟切

給相足也匈匈音凶諠譁競逐之貌是悖必
内切逆也是相息亮切助也下同於技其綺
切能也聖式正切説文曰通也成云聖謂聖
迹也藝倪祭切技能也於疵疾斯切臠力轉
切卷眷勉切司馬云臠卷不申舒狀傖音倉

崔本作戕囊本作倉囊難承受也崔云戕囊
猶搶攘亂也文云傖囊忽遽貌跪其詭切莅
音利臨也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
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此兩句
與今所傳道德經稍異然與王弼本同疑開

元校勘經時依別本改易之也今從漆園本爲定尸居龍見尸神象也不言而肅龍見取其變化而升淵默如止水雷聲聞天下從容七容切自在貌炊昌睡切累劣僞切郭云如塵埃之自動也

聖人虛心

崔瞿求朱切古之賢人老聃吐藍切汝愼无攖人心於營切呂覽云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高誘注云攖

猶戾也故事也排皮皆切淖昌略切㢆劇居衛切傷也利也琢丁角切縣而天高遠貌僨粉問切僵也驕僨驕馬之奔逸不可禁之勢又謂不顧禮法而犯之如馬之縱逸也黃帝始以仁義攖人心上古巢居穴處无火化粒食之養人多疾病之苦黃帝乃垂衣裳造屋室杵臼耕耨民始得粒食居止之樂是由黃帝之聖智治法耳人得其利因謂之仁蚩尤亂政殘賊生民黃帝征而誅之亦聖智治法耳人得其宜因謂之義然仁義自然其來尚

矣而後世不知徒見其迹以謂仁義始于黃帝也股无胈畔末切白肉也脛形定切无毛言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疲弊股瘦无白肉脛禿无細毛讙音歡兜丁侯切讙兜者帝鴻氏之子即混沌也崇山南裔也堯六十年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三苗者縉雲氏之子即饕餮也三峗音危西裔之山也今屬天水堯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峗共工共工者少昊之子即窮奇也幽都幽州北裔也堯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都施及以鼓切延也大駭驚

也善否音鄙惡也釿鋸音斤據制馬釿鋸制
馬謂加肉刑也繩墨殺馬崔云謂彈正殺馬
或云罪名已定者縛以墨繩未定者縛以赤
繩縛罪人有降殺也椎直追切鑿在洛切決
馬古穴切謂造枷杻用椎鑿以決孔竅也脊
脊音籍在亦切相踐藉也一本作脊肴亂也

晉八　三

嵁苦巖切巖語咸切殊死殊斷也漢令曰蠻
夷長有罪當殊之相枕之鴆切桁戶剛切司
馬云長脚械也楊崔云械夾頸及脛者皆曰
桁楊離力智力氏二切跂丘氏切攘臂如羊

切桎之實切梏古毒切接音燮槢音習司馬云接槢械楔也又接槢桎梏梁也譑烈解云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接槢鑿在報在洛二切枘人銳切三蒼云柱頭枘也鑿頭厠木安柱頭枘焉知於虔切嚆矢許交切矢之嚆者又猛者也崔本此下更有有无之捐生也則甚曾史與桀跖生有无也又惡得无相轂也凡二十四字

清靜民正

黄帝巳解齊物篇廣成子古之得道人也空

同山名云北戴斗極爲空同一云在梁國虞城東三十里之山見張君房本舊作上質也形質麤淺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草木不待黃而落司馬云落死也言殺氣多也翦翦司馬云善辯貌一曰佞貌李云淺短貌或云狹小貌捎悅全切棄也邀之古堯切過也南首音狩向明也蹷其月切驚而起也吾語魚據切下同窮窮鳥了切我爲于僞切下同有藏才浪切千二百歲矣李淳風天元主物簿云千二百歲謂

之十大剋一日陰陽之小紀也四一九三十六三百六十四八三十二三百二十四七二十八二百八十四六二十四二百四十共一千二百之數百昌百物昌盛也緡平武巾切遠我于萬切昏乎暗也司馬云緡昏並无心之謂也

无爲民化

雲將子匠切李云主雲師也鴻蒙元炁也寓言風雲炁者取其无心而利物也拊髀音陛股也雀躍如雀之跳躍也倘然止尺掌切司

馬云欲止貌贄然立之二切李云不動貌叟素口切長者之偁不輟丁劣切止也曰吁況于切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又云風寒暑濕燥火風木寒水暑火濕土燥金相火謂之六氣掉徒弔切有宋國名也鞅掌於丈切衆多也之放方往切効也噫音醫下同僊僊音仙輕舉貌墮許規切毀也吐如字說文寫也涬戶頂切溟亡頂切涬溟渾然貌司馬云自然氣也渾渾戶本切沌沌徒本切不離力離切下同

持勝任道

而惡烏路切因衆以寧所聞因衆人之所聞見委而任之則自寧安不如衆技其綺切衆矣若役我之知達衆人衆人之技多於我矣安得而不自困哉此攬音覽與擥同此以因

人之國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僥古堯切僥音幸求利不止貌又僥要也以皇王之國利要求非分為一身之幸會幾何居豈切不塞息浪切同下

持後處先

挈苦結切挈持也撓撓而小切聖人以自然

携持萬物適性自動也惡乎音烏

道无不爲

匿而女力切藏也不易如字薄伯各切迫也

雜篇至樂二十二

至樂无爲

至樂音洛篇內不出者皆同至極也樂歡也

奚惡烏路切惛惛音昏張君房本作僭僭蹲

循勿爭委順貌誙誙戶耕切李云趣死貌吾

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无有

哉吾以无爲而誠者爲樂矣並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无有哉吾以无爲誠樂矣化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芒乎音荒下同芴乎音忽下同芒然物之一生忽然物之出忽生於无芒成於有萬物職職李云繁殖貌爾雅云職主也謂各有主而區別也

遺情累

箕踞音據成云謂垂兩脚如簸箕形也盆瓦缶也與人居句絕長子丁丈切句絕今有變

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今又變而之死
无槩古代切司馬云感也成云驚歎也偃然
成云安息貌巨室天地之間噭噭古吊切文
云哭聲也

化空

支離叔滑音骨介音界叔二人或以支幹離
散爲善或以滑稽介獨爲善叔善也冥伯之
丘崑崙力門切之虛音墟冥冥寞大丘峻極之
墟所休休息也左肘竹九切一作胕音趺云
胕足上也蹷蹷姑衛切成云驚動貌集韻僵

也一曰跳也蹢與躄躠同惡之烏路切下同塵垢音苟

兩諺

髑音獨髏音樓髐然有形苦堯切白骨貌有枯形也撽苦弔古的二切說文作擊云旁擊也馬捶拙蘂切馬杖也愧遺准季切涷丁貢切餒奴罪切援音袁枕針鴆切見夢賢徧切向予之談者見張君房本舊闕從然七容切謂從容休燕也張君房本作泛然復生音服深矉音頻蹙頞上子六切本亦作顣下於葛

切李云矉顣者愁貌王樂音洛而復扶又切
爲生人之勞乎見張君房本舊作而復爲人
間之勞乎

名實

褚音貯囊也懷容受也綆格猛切汲索也汲
居及切而重直用切海鳥司馬云國語曰爰
居也止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
之非魯侯也祀於魯廟故言魯侯逆之爰居
一名雜縣舉頭高八尺形似鳳皇鄉音訏觴
音傷于廟司馬云飲之於廟中也九韶常遥

切舜樂名眩音縣目无常主也一巒里轉切
壇大丹切司馬本作澶音但云水涉澶𢈲洲
渚也食之音嗣䲡鰌音秋條隨行戸剛切委
於危切蛇以支切寛舒自得貌譊譊乃交切
喧聲也咸池洞庭已解天運篇人卒子忽切
衆也又寸忽切還音環繞也彼必相與異其
好惡好惡異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彼必相與
異其好惡故異也

化機

道從司馬云從道旁也本作徒攓居輦切拔

也蓬步東切汝果元嘉本作過養司馬本作暮云死也予果元嘉本作過歡司馬本作嚾云呼聲謂生也種章勇切有幾居豈切若鼃爲鶉見劉得一本舊闕得水則爲繼音繼司馬本作繼云萬物雖有兆眹得水土之氣乃相繼而生也說文繼續也一曰反㡭爲絕今本作㡭是反㡭也得水土之際則爲鼃戸媧切蠙步田切之衣司馬云言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之不見抄之可得如張綿在水中楚人謂之鼃蠙之衣成云青苔布

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蟇衣也生於陵屯徒門切山阜也則爲陵舄音昔司馬云言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化作車前草故名陵舄也一名澤舄隨燥濕變也然不知其祖言物化无常形也人之死也亦或化爲草木草木之精或化爲人也陵舄得鬱棲則爲烏

足李云鬱棲糞壤也言陵舄在糞壤化爲烏足草司馬云鬱棲蟲名烏足草名生水邊也言鬱棲在陵舄之中則化爲烏足也烏足之根爲蠐螬音齊曹蟲名其葉爲胡蝶音牒司

馬云蛺蝶也草化爲蟲蟲化爲草未始有極
胡蝶胥也胥相胥也言物相胥生也化而爲
蟲生於竈下司馬云得熱氣而生也其狀若
脫它括切謂剥皮也司馬音悅云新出皮悅
好也其名爲鴝掇其俱切掇丁活切鴝掇蟲名
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音干餘骨乾餘骨
之沫音末李云口中汁也爲斯彌蟲名斯彌
爲食醯許兮切司馬云若酒上蠛蠓也食醯
生乎頤輅頤輅音怡路蟲名生乎黄軦音況
蟲名黄軦生乎九猷音由李云九宜爲久久

老也猷蟲名九猷生乎瞀莫逗切芮如銳切
小蟲也喜去亂飛又草名瞀芮生乎腐音輔
蠸音權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又云瓜中黃
甲蟲一云螢火蟲一云蚡鼠腐蠸生乎羊奚
羊奚比毗志切已上朱書二十字見張君房
習八 九
本舊闕乎不筍息尹切久竹生青寧司馬云
羊奚草名根似蕪菁與久竹比合而為物皆
生於非類也青寧蟲名青寧生程尸佼云程
者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貊即豹之別名也
程生馬馬生人史記年表云秦孝公二十一

年馬生人蓋之一炁之變无所不適也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八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九

習九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九

碧　虚　子　一　造

雜篇達生二十三

達生

達生　達暢也生有生也无離力智切下同相

天息亮切

專　𤇰

關尹　關令尹喜字公度周大夫也不窒珍悉切蹈大徒報切之列音例予語魚據切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得是是者不形

不化之道也正焉見張君房本舊作止物焉
於虔切之隧直類切後同乘亦音繩遻音悟
爾雅云遻忤也郭云干觸也不慴之涉切懼
也不折之舌切鏌音莫干鏌邪干將古之利
劒名已解大宗篇忮心之豉切李云支害也

字書云狠也飄瓦匹遙切李云飄落也不開
人之人劉得一作不開人之人舊作不開人
之天不厭於艷切幾乎音機

一志

痀於禹切僂音縷文云痀僂曲脊也承蜩音

條蜱也文云黍蜩謂黏蟬也古人用之以爲醢猶掇丁活切捨也五六月司馬云黏蟬時也成云習其累丸近于半歲累丸勞彼切下同文云謂累彈丸於竿頭也錙側其切錙說文六銖也一曰八兩曰錙銖音殊銖說文權十分黍之重也一曰十黍爲絫十絫爲銖橛其月切株音誅拘其俱切與㔁同音立木也橛株枸者斷木也張君房及江南古藏并集韻所說並從拘舊本從枸恐寫誤執臂執持也若槁吾老切

矜重

鷁深之淵成云鷁深淵名其狀似柱因以為名在宋國操舟七曹切成云捉也數能音朔下同之覆芳服切下同惡往音烏尾投朱戊切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注李云擊也呂覽引莊子曰以瓦投者翔以鉤投者戰以黃金投者殆其投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内掘也符子曰夏王使羿射方寸之帖徑寸之的百發而无遺鏃王曰善〻爾更射中賞爾萬金不中則削爾十邑

弃色動心戰射皆不中王曰爾由喜懼爲災
萬金爲患故也此義相類耳憚徒丹切忌惡
也難也驚也懼也殚又作殙音昏門緬二音
普訓矜

善牧

田開之李云開之名也周威公崔云周威公
竈成云周公之後莫顯其名食采於周謚曰
威祝之六切賢市軫切或作貿學生司馬云
學養生之道也操七曹切援蒲末切李云杷
也篲以歲切帚也而鞭如字崔本作[illegible]云匿

也視其羸瘦在後者匿著牢中養之也趙音𢯱趙趣行不進也單豹音善李云會之隱人張毅成云魯之富人見高門縣薄簾也見見劉得一本舊闕无不走也李云走往也司馬云走至也言无不至門奉富貴也

習九　三

戒微

畏塗阻險之道可畏懼者也卒徒子忽切卒衆也最畏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取衽席而甚切卧衣也從竹卧席也通作衽

趣異

祝宗人成云太常六祝官也牢筴初革切李
云牢豕室也筴木欄也説如字又始鋭切毳
直例切奚惡烏路切豢音患養也見張君房
本舊作豢篇韻不收恐轉寫誤本亦作犧曰
齊側皆切後章同藉在夜切尻苦羔切脽也
彫俎莊呂切俎盛肉器也彫謂畫飾之也爲
毳子僞切自爲同如食音嗣糠糟音康音遭
錯之七故切置也腞直轉切楯食尹切腞楯
篆楯猶案也聚僂力主切柞擲也其所異毳
者何也見張湝夫本舊闕

釋疑

仲父音甫誒於代切説文可惡之辭也詒吐代切司馬云懈倦貌李云誒詒失魂魄貌數日所主切皇子告敖司馬云姓皇字告敖齊之賢士也鬼惡音烏忿沸粉切滀敕六切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李云忿滀也滀結聚也精神有逆則陰陽結於内魂魄散於外故日不足也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李云陽散則陰凝故怒陰發陽伏故忘也不上不下中丁仲切身當心則爲

病李云上下不和則陰陽爭而攻心心精神主故病也沈有履司馬本作沈有漏云沈水汙泥也漏神名也竈有髻音結司馬云髻竈神名著赤衣狀如美女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劉得一本作墳壤云墳壤中鬼名雷霆倍音裴阿鮭戶媧切蠪音龍司馬云倍阿鮭蠪神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劒持戟泆陽音逸司馬云泆陽豹頭馬尾一作狗頭一云神名也罔象司馬本作无傷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

神名峯所巾切司馬云狀如狗有角文身五
釆夔求龜切狀如鼓而一足彷音傍徨音皇
司馬云狀如蛇兩頭五釆文委於危切蛇如
字轂古祿切說文輻所湊也轅于元切說文
輈也朱冠司馬本作俞冠云俞國之冠也其
制似螺惡聞烏路切捧芳勇切辴敕引切李
云大笑貌
不享
紀渻所景切人姓名爲于僞切王司馬云齊
王也文本作周宣王虛憍居橋切李云高仰

頭也成云虛怯憍矜自恃意烝響許丈切景於領切李云應響鳴顧景行見者反走矣見見文如海本舊闕

習成性

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絶處也今西河離石西有此縣絶世謂之黃梁淮南子古者龍門未鑿河出孟門之上也成云宋國彭城郡有呂梁水縣注而下當是此也縣水三十仞音刃七尺曰仞沫音末黿音元鼉徒多切鼈必滅切有苦病也拯之拯救之拯被髮皮寄切

行歌司馬本作行道云常行之道也長手丁丈切下同與齊司馬云回水如磨齊也郭云磨翁而旋入者齊也關東人呼磑爲磨翁與汩古忽切司馬云湧波也郭云回伏而湧出者汩也

擇材

梓慶李云魯大匠也梓官也慶名也鐻據巨二音司馬云樂器也形似夾鍾削木爲之與虡同云飛虡天上神獸也鹿頭龍身又鍾鼓之柎多飾爲猛獸耗呼報切損也烝文云烝

耗則心動心動則神不專也齊側皆切下同
輒然丁協切不動貌公朝直遥切滑消音骨
亂也成見賢徧切其由是與音餘由見江南
古藏本舊作其是與

過巧

東野稷李云東野姓稷名司馬云孫卿作東
野畢御見賢徧切下同莊公舊音義云衛莊
公也中繩丁仲切下同文弗過也司馬云謂
過織組之文使之鉤百而反司馬云稷自矜
其能圓而驅之如鉤復迹百反而不知止顏

闔戸朧切魯之賢人元嘉本作盧雀同

忘伎

工倕音垂堯時巧人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音雞故其靈臺一而不桎之實切旋疾也工倕施巧旋疾蓋亦不離于規矩指畫之間與物之變化无異而心未嘗稽留者迺任物性之自然故神守凝一而不桎閡也足屨九住切妄要一遥切忘是非張君房作忘是非舊作知忘是非

審援

孫休成云魯人也踵章勇切司馬云至也而
詑敕駕切司馬云告也子扁慶子音篇李云
扁姓慶子字也成云魯之賢人臨難乃旦切
賓於必刃切斥也惡遇音烏下同芒然武剛
切无心貌彷徨音傍皇成云放縱貌長而丁
丈切明汙音烏若揭其列切負也九竅苦弔
切跛彼我切蹇紀輦切而比如字爲具于僞
切以樂音洛下同食之音嗣委於危切蛇如
字李云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鰌也則安
平陸而已矣安見劉得一本舊闕啟李云

款空也啓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又款曲啓發也鼷音兮小鼠鴳音晏雀類

雜篇山木二十四

顯晦在道

山中釋名山産也産生物也說文云山宣也能宣散炁生萬物也大木釋名云木冒也冒地而生也李云木衆林之總名白虎通云木踊也夫子成云門人呼莊子爲夫子也舍於成云舍息也烹普彭切煮也无訾音紫毀也爲量音亮人倫之傳直專切司馬云事類可

傳行也則挫子卧切

文皮爲災

市南宜僚了蕭切司馬云姓熊名宜僚居于市南因以爲號楚人也魯侯文云魯哀公也成云先王王季文王先君周公伯禽也无須臾離力智切居成本讀句絶云離離散也居安居也豐狐司馬云豐大也胥疏胥相也疏稀也謂相望稀疏也機辟婢亦切成云機辟罝罘也刳形音枯成云忘身也去皮起呂切文云遺魯也下去欲去君同灑心先典切猖

狂成云无心也妄行成云混迹也可樂音洛
无形倨音據司馬云无倨傲其形无留居司
馬云无留安其居大莫莫无也

虛已免害

方舟方說文併船也象兩舟惼心必善切爾
雅云急也則呼火故切下同號評也張歙許
及切張開也歙斂也

因循成化

北宮奢李云衛大夫居北宮因以為號奢其
名也為于僞切賦斂力豔切鍾樂器名也或

云鑄鍾十二口爲壇言鑄鍾先須設祭故爲
壇也上下之縣司馬云八音備爲縣而聲有
高下之異或云架上下兩層也王孚慶忌李
云王之族也慶忌名也周大夫也怪其簡速
故問之侗乎吐東切无知貌儻乎敕蕩切萃
習九　八
乎在醉切聚也芒乎莫郎切彊梁成云剛彊
難賦者從而任之曲傳音附司馬云謂曲附
已者隨而順之不挫子卧切成云挫損也大
塗成云大道也
无能遠禍

圍於陳蔡已解禪王篇太公任李云太公大
夫之稱任其名乎幾音機乎惡烏路切下同
翂翂音紛翐翐音秩司馬云翂翂翐翐舒遲
貌一云飛不高貌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
迫脅在衆鳥中纔足容身而宿避害之至也
其緒說文絲耑也今取其殘碎之餘也行列
戶剛切下亂行同不斥音尺成云故衆鳥行
列不獨斥棄也人卒子恤切終也明汙音烏
揭其列切大成之人成云聖德宏博生成庶
品謂之大成老君是已自伐成云伐取也者

墮許規切成云敗也去功起呂切得行如字
文云天下皆得王人所行之道王人不處其
名衣於旣切褁褐戶割切杅食汝切又音序

天屬相收

子桑雩音戶本又作雩音于李云桑姓雩名
習九 九
隱人也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衞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已上並解禪王篇何與音餘
下倣此假古雅切李云國名成云晉下邑也
嘗遺晉滅林回司馬云商之逃民之姓名成
云賢人也布謂貨財也布於民間因以名之

无挹音揖李云无所執持也真或作直泠音
零禹司馬云泠曉也謂以真道曉悟禹也泠
或爲命又作令命令猶教也

德隱

衣於既切大布司馬云麤布也正緳賈節切
司馬云帶也係履李云履穿故係而過古禾
切魏王司馬云惠王也憊皮拜切司馬云病
也柟音南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本作擥
歷敵切蔓音萬成云擥蔓猶把捉也王徃況
切長丁亮切成云自得貌司正直良切云兩

枝相去長遠也羿音詣蓬蒙符恭切又音蓬
司馬云羿古之善射者蓬蒙羿之弟子也睥
普計切睨音詣李云睥睨衺視也柘棘章夜
切枳音紙枸音矩並有刺之木也不便婢面
切亂相悉亮切比干見賢徧切徵也夫豈非

應驗也

大達

左據槁木苦老切謂几也右擊枯枝謂琴也
焱氏必遥切古之帝王也又神農也犂
然力兮切司馬云犂然猶栗然清淡貌有當

丁浪切還目音旋回眎也而窺起規切造大
司馬云造適也一云造作也損易以豉切下
同窮桎之實切運化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運
物之泄息例切司馬云發也言與之言猶謂
也鷾鴯音意而成云鷾鴯燕也目之所不宜
習九
十
處昌呂切言不可止處目已羅絡知之故棄
之也不給視説文給相足也謂凡所不宜處
則不足視也落其實實卵也而襲音習成云
襲入也杜稷文云杜稷猶窠也其禪市戰切
司馬云擅予也成云擅代也焉知於虔切下

同

失照

雕音彫陵之樊音煩司馬云雕陵陵名樊藩也謂遊栗園藩籬之內也樊或作埜古野字

運寸司馬云可回一寸也感周之顙息蕩切

顙也感觸也翼殷不逝目大不覩殷大也曲

折曰逝夫翼大逝難目大視稀故不見人也

褰起虔切舊作蹇躩驅碧九縛二切司馬云

疾行也論語云足躩如也執彈徒旦切留之

力救切司馬云宿留同其便也螳螂音堂郎

執翳於計切翳謂斧也螳蜋執斧如蓋以自蔽也搏之音博捕也忘其形說文形象形也忘其身說文身身躬也象人之身爾雅云我忘其真真性也反入宮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藺力信切且子

餘切司馬云藺且莊子弟子從其俗江南古藏作從其令栗林虞人文如海本无栗林二字爲戮戮戮恥之辱

目賢

陽子司馬云陽朱也逆旅之有妾二人見劉

得一本舊作逆旅人而去起吕切之行下孟
切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九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

習十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　習十

碧虛子造

雜篇田子方二十五

眞寤

田子方李云魏文侯師也名无擇數偁音朔下同谿工李云谿工賢人也東郭順子成云居於郭東因以爲氏名順子子方之師葆眞音保儻然敕蕩切司馬云失志貌而語魚據切之行下孟切形解戶買切口鉗其炎切土梗更猛切土苴也司馬云土人也遭雨則壞

冥會

溫伯雪子李云南國賢人成云楚之賢人魯人成云謂孔子門人也中國成云魯國也陋戎云拙也蘄音祈振成云動也從容七容切文云規矩禮義也龍虎威嚴也其道江南古藏本作導夫人音符目擊而道存矣司馬云見其目動而神實已著也擊動也又云目裁往意已達

窸移

瞠若敕庚切字林云直視貌不比眂志切親

比也滔乎前吐刀切謂無人君之器滔聚其前也惡可音烏察與音餘下哀與同有目有趾文云有情之類薰然許云類沖烝薰蒸貌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張慮切見也司馬云吾所以著者外化也汝殆庶於此耳吾一不化者則非汝所及也是求馬於唐肆也郭云唐肆非停馬處也又唐停也司馬本作廣肆云廣庭也求馬於市肆廣庭非其所也

才德自然

被髮皮寄切而乾本或作干慹然乃牒切司

馬云不動貌少馬詩照切見曰賢徧切眩音
縣與音餘下同搖若徐音兀槁木苦老切離
人力智切口辟必亦切司馬云辟卷不開也
又婢亦切成云口開不合也嘗爲于僞切至
樂音洛下同行小下孟切又如字曾次李云

次中也能滑古沒切得喪息浪切所介音界
解手音蟹又戶買切於汋音灼李以略切挹
取也醯鷄許西切郭云甕中之蠛蠓也
踐言
魯哀公司馬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

在哀公後百二十年成云此寓言也冠古亂切圜冠音圓履句音矩李云方也屨居具切緩戶管切司馬本作緩佩玦音決成云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又云本亦作緩者曳緩佩玦以其事到而決斷也或謂玦如環而有缺逐臣賜玦義取與之決別也斷丁亂切不號號合也

內得外豈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史記云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

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止秦走宛
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
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
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
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

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公不
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三日繆公大說授
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謝曰臣不及
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
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困而欲事齊君无

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頽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頽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脱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銍音窒地名一曰刈禾人通作銍忘其賤與之政也謂忘其飯牛之賤也有虞氏舜事親至孝死生不入於胷中名聞天下感動人主

藝精忘形

受揖而立司馬云受命揖而立也舐食紙切儃儃音坦李云舒閒貌槃礴傍各切司馬云箕坐也臝力果切司馬云將畫故解衣而見形

詢衆任賢

文王觀於臧成云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人者寓言於太公也司馬本作文王微服而觀於臧而屬音燭䫇而占切成云文王父季黑色多䫇駁馬邦角切偏朱蹄李云一蹄偏赤也瘳乎敕留切成云差也蹵然子六切先君

王也司馬云言先君王靈神之所致王其无
它司馬云无違也列士壞音怪下同植音值
散羣司馬云植行列也散羣言不養徒衆也
一云植者彊界頭造屋以待諫者也長丁丈
切下同官者不成德司馬云不利功名也斔

斛音庚李云六斛四斗曰斔十斗曰斛昧然
音妹泛然敷劒切夜遁徒困切功成事遂辭
先退身故曰夜遁刺馬七賜切

有心未妙

御寇爲于僞切盈貫古亂切司馬云鑛也文

云盈貫謂過鏑也適矢丁歷切親也復沓扶
又切下同成云沓重也象人成云木偶人又
土梗人也逡巡七旬切成云却行也汗流戶
旦切揮斥音尺郭云揮斥猶放縱也怵然敕
律切有恂音荀爾雅云恂慄也目之志恂謂
眩也欲以眩悅人之目故怵然也於中丁仲
切

道充不動

肩吾成云隱士也孫叔敖楚之賢大夫栩栩
然況甫切自得貌又依暢也躊直留切躇直

於切成云逸豫自得也四顧成云高視八方也**得劫**居業切彊取也**伏戲**音羲无介音界說文畫也一曰聞也不憊皮拜切

治身保存

楚王成云楚文王與凡僖侯同坐論合從會盟之事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左右以言感之**凡君**司馬云凡國名在汲郡共縣按左傳凡是周公之後

雜篇知北游二十六

沖默

知知字舊音智今不取北游於玄水之上司
馬本作玄水之北隱弅符云切成云隱則深
遠難知弅則鬱然可見白水之南成云白是
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狐闋苦穴切李云
丘名狐者疑也闋者息也而睹丁古切狂屈
狂妄也屈曲也之言司馬云之是也唉哀在
切李云應聲也語若魚據切其易以豉切所
惡烏路切通天地之一炁耳地之見劉得一
本舊作通天下一炁耳大美謂覆載之美也
合彼見劉得一本舊作今扁然音篇成云徧

生貌文本作翛然云日新貌未離力智切其
内謂不能出自化也惛然音昏昧也張君房
本作惛油然音由謂无所給惜也成云无係
貌

神解

被衣如字又音披瞳焉敕紅切不瞬貌如新
生之犢李云未有知貌若槁苦老切媒媒音
昧晦晦音誨媒媒晦晦无心貌又冥昧貌

常道

丞古有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蓋官名也

或作烝李云舜師也有夫音符委形說文巳
也子孫見張君房本舊作孫子委蛇吐卧切
天地之彊陽炁也郭云彊陽猶運動耳案言
天地尚運動況炁聚之生何可得執而留也

可道

晏於諫切疏瀹音藥漬也成云洗濯也澡雪
成云精潔也文云靜精神也掊擊而智普口
切成云打破也文云棄智也窅然烏了切將
爲于僞切无形謂太初也精神生於道謂常
道也九竅苦弔切皇皇文云无際貌邀於古

堯切成云遇也此者此者沖妙之道也恂達
須倫切說文信心也一曰均也天不得不高
謂天不得此道不能爲高也道與音餘下同
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成云博通經典未
必知眞宏辯飾辭不必慧照也以斷端管切
成云棄也巍巍魚威切成云高大之偁運量
萬物而不遺夷隹切亡也又餘也見劉得一
本舊作匱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求位切

中極

暗音闇與蔭同醷隱紀切郭云暗醷聚炁貌

幾何居豈切果蓏力果切文云木子曰果草
子曰蓏白駒文云日光也成云駿馬也過郤
去逆切成云郤孔也注然勃然步忽切成云
注勃出生之容油然滲然音流成云油滲入
死之狀天弢敕力切成云弢囊藏也墮其許
音十 七
規切天袠陳筆切成云袠裹束也紛乎宛乎
於院切成云紛綸宛轉並釋散貌

道无不在

東郭子李云居于東郭也田子方之師惡乎
音烏螻力侯切蟻魚綺切稊大西切稗蒲賣

切草名𠑽𧢲𠃞歩歷切云瓴𧢲𧢲𢧀也屎尸旨切溺乃弔切正獲之問於監古銜切市履狶虛豈切每下愈況李云正亭卒也今之市令也獲其名也監市市魁也狶大豕也履践也夫市魁履其豕股脚縣蹄之下肥則知上肥矣問道亦況下賤則知道之徧也一曰況益也每履其縣蹄之下難肥之處見其肥則知上之饒益多矣或曰況者意況也汝唯莫必謂无乎逃物見張君房本舊闕

无有一際

周徧咸文云周无不包也徧无不至也咸无不備也澹而徒暫切寥音遼彷徨音旁皇成云放任貌馮皮氷切閎音宏李云馮閎皆大也郭云虛廓之謂衰殺色界切下同

得道秋豪

婀於河切荷甘音河成云婀娿也荷訐字也老龍吉李云懷道人也神農成云神農非帝者也隱几於靳切闔戶戸臘切晝瞑音眠奓處野切又音奢司馬云開也曝然音剝李云放杖聲也僻陋足亦切成云偏僻鄙陋也慢

武半切又如字訑徒旦切成云不亨謹也已
矣夫音符弇音奄堈音剛弔李云姓弇堈名
弔骩道人也繫焉謂爲物所歸投也
淵之又淵
卬而歎崔本作卬張君房本作仰集韻卬仰
同音說文卑也詩瞻仰昊天舊本作中恐寫
誤
光景都亡
窅然烏了切搏之音博
守一

大馬成云楚之大司馬也捶鉤之累切江東三魏之間人皆謂鍛爲捶也鉤帶也巧與音餘下同而好呼報切以長丁丈切

不先物

見賢徧切又爲于僞切未有子孫而有孫乎言其要有由不得无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无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得先无而今有也有先悉薦切下同

合境

安化成云安住也之囿音又之圃布五切狶

盭子兮切和也

背俗

山林與音餘下同皐壤與成云神皐與壤與

我无親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而樂音洛下同

能禦魚呂切齊知才細切又如字

習十　九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　共廿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二

習十二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一　　　習十二

碧虛子　造

雜篇庚桑楚二十七

去智

老聃之役司馬云役使也學徒弟子也庚桑

楚司馬云楚名庚桑姓也太史公書作亢倉

偏得音篇成云門人之中最勝故曰偏得畏

烏罪切本作喂壘力罪切何㮣注亢倉子云

畏壘山即羽山也在徐州畫然音獲挈然苦

計切畫然謂計畫飾智者也挈然謂契約合

仁者也皆起之姦偽失其自然也又苦結切
提也亦仁愛也遠之于萬切司馬云言人以
仁智為臣妾庚桑子悉棄仁智也擁於勇切
腫章勇切郭云擁腫朴也鞅掌於文切或云
擁腫不材郭云鞅掌不自得向云二句朴纍

之謂司馬云皆醜貌三年成云三歲一閏入
道小成大壤而掌切廣雅云壤豐也灑然素
殄切李云驚貌日計之而不足向云无旦夕
小利也歲計之而有餘向云順天時而大穰
正得秋而萬寶成天地以萬物為寶至秋而

成也元嘉本作萬實環圓也堵丁會切司馬
云一丈曰堵環堵者面各一丈言小也竊竊
平章偶語也俎豆側吕切成云俎切肉之几
豆盛脯之具皆禮器也俎豆食我於衆人間
也杓音的又匹么切郭云爲物之標杓也王

云斯由已爲人准的也司馬本作鉤音的尋
常之溝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之溝則周
禮洫澮之廣深也洫廣深八尺澮廣二尋深
二仞也所還音旋回也鯢五兮切鰌音秋爲
之制廣雅云制折也謂小魚得曲折也王云

制謂擅之也鯢鰌專擅於小溝也步仞之丘
陵六尺爲步七尺曰仞謂廣一步高一仞也
孔安國云八尺曰仞又爾雅云四尺曰仞孽
魚竭切狐爲之祥李云祥怪也狐狸喜爲祅
孽言各有宜宜不失則大人有豐祿也王云

野狐依之作祅祥也崔云蠱狐以小丘爲善
也祥善也函音含車之獸李云獸大容車介
而音戒廣雅云獨也一本作分謂分張也離
山力智切呑舟敕恩切碭而失水徒浪切謂
碭溢而失水也崔本作去水陸居也則蟻魚

綺切苦之又作窮之深眇小切成云眇遠
也二子向崔郭皆云堯舜也殖蓬蒲空切而
櫛側瑟切與㧙同說文梳比之總名也數米
色主切而炊昌垂切向云理於利小也竊竊
司馬云細語也一云計校貌軋於黠切說文
軋輾也輾轢也輾轢車所踐也輾女展切轢
力的切有弒音試下同穴阫普回切向云阫
牆也言无所畏忌吾語魚據切南榮趎音廚
昌于切庚桑子弟子也向音疇一音紹俱切
徐直俱切又敕俱切又處由切漢書古今人

表作南榮疇或作儔又作壽淮南子作南榮
幬云敕蹻趹步百合不休蹵然子六切已長
丁丈切將惡音烏亦辟婢亦切開也崔云必
亦切相著也或閒閒廁之間勉聞道向云勉
强也一本作晩達耳矣向云僅達於耳未徹

入於心也一本作未達耳曰奔蜂孚恭切司
馬云小蜂也一云土蜂也江南李氏本无曰
字藿蠋音蜀司馬云豆藿中大青蟲也越雞
司馬云小雞也或云荆雞也伏扶又切鳥抱
子也鵠音鶴又戶沃切卵力管切魯雞向云

大雞也今蜀雞也嬴糧音盈案方言嬴儋也
齊楚陳宋之間謂之嬴一音果曰唯惟癸切
懼然紀具切文云失容貌成云驚覩貌一本
作戄朱愚鍾輸切說文朱赤心木松柏屬也
一曰丹也朱愚義取丹心愚惷也江南古藏
本作株愚眉睫音接釋名云目毛也規規李
云失神貌一云細小貌若喪息浪切揭其列
其謁二切竿音干而求諸海也向言以短小
之物欲測深大之域也汝亡人哉崔云喪亡
性情之人也惘惘乎文云不知所歸也所好

呼報切所惡烏路切息愁舊作自愁劉得一
作息愁文如海作愁息灑濯文角切鬱鬱呂
覽曰水鬱則汙木鬱則蠹草鬱則黃津津文
云不淨也成云尚漏也猶有惡也李云惡計
未盡也外韄音獲云束縛也三蒼云佩刀靶
韋也本亦作獲向音霍繁多也概也而捉側
角切成云捉持也内揵其輦切難也徐作揵
其偃切關也閉也可繆莫侯切向云綢繆也
放道如字向方往切依也衛生李云防衛其
生令合道也能舍音捨下同翛音蕭文云无

滯著貌侗大董切向敕動切云直而无累之

謂三蒼云殻直貌文云无不通貌嗥戶羔切

嗌音益喉也咽也李本作不嗌音厄云謂噎

也文本同云氣不通也不嗄於邁切司馬云

楚人謂啼極无聲爲嗄又聲破也握李云捲

手曰握不挽五禮切廣雅云捉也咸云揭拳

也文云挽疲懈也共其崔云共壹也文云不

偏用力嬰兒共有此德也瞚音舜動也偏音

篇委於危切蛇以支切冰解音蟹交食崔云

交俱也李云共也交樂音洛相攖於營切廣

雅云亂也若槁苦老切惡有音烏

自定

宇泰定心宇大寧也人見其人物見其物見
張君房本舊闕敗之補邁切以滑音骨靈臺
靈府靈臺皆心也眞君處于内謂之府眞宰
游於上謂之臺不見其誠已而發謂不自照
其内而外馳也每發而不當丁浪切爾雅云
每雖也謂雖有發動不中當也券内音勸券
契也内屬我也外屬彼也契内者无名契外
者賈衒而已說文券契也券别書之書以刀

判契其旁故曰契也券郭忠恕佩觿券从刀
或从力者勞券之券一曰止也逵眷切每妄
更爲失妄見劉得一本舊闕期費芳貴切期
說文會也一曰要也費說文散財用也買人
音古同商賈之人費心於錐刀也人見其跂

猶之魁然苦回切魁然不動貌一曰安也主
也謂衆人已見其跂求分外而猶自安可羞
愧之甚也物且且苟且也苟且其心容身不
暇豈能容於人哉焉能於虔切莫憯七坎切
廣雅云痛也鏌鋣音莫耶良劍名莫分符問

切下同所惡烏路切下同故出而不反謂眞
蕩而不還也見其鬼謂陰炁來舍也出而得
是謂得死失者同於得故曰得死滅而有實
鬼之一也廣雅云滅殄也盡也天光已滅雖
有實性與其冥冥之物不二也眞誥謂之清
靈善爽之鬼出无本入无竅苦吊切造化无
本大空无竅也乎處召據切下同有長如字
本剽本作標甫小切崔云末也宇也四方上
下爲宇也宙也往古來今曰宙出入而不見
其形見張君房本舊作入出

移是

惡乎音烏爲喪息浪切以分方云切爲尻苦羔切一宗一本作守昭景也著丁畧切甲氏也著張慮切有生黬也於滅切司馬云烏篳切黶有疵也有疵者欲披除之披普皮切分散也然曰移是黬然聚而生披然散而死也臘力闔切者之有膍音毗司馬云牛百葉也胲古來切足大指也崔云備也按臘者大祭備物而肴有膍胲此雖從散禮應具不可散棄也其偃溲所留切偃溲屏廁也溲見江南

李氏本舊闕爲是于僞切死僨常亮切廣雅
云僨報也蜩音條鷽音學移是非令之人也
作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禮僞

蹍女展切踐也履也驁魚到切驕縱貌嫗烏
遇切聲柔貌文云驚失聲一曰嫗詡懸悶貌
辟金必碩切除也

虛无

之勃必妹切下同之謬如字差也欺也一本
作繆亡侯切繫縛之謂去德起呂切惡欲鳥

路切之累劣僞切下同不盡徒黨切郭云動
也

德性

德之光一本作先猶睨魚計切視也

拙僞

羿五計切中微丁仲切而佷音良崔云良士
也又音浪惡天爲路切下同

智籠

之籠力東切湯以庖白交切人籠伊尹伊尹
負鼎以干湯湯知其賢故順其性以庖厨而

籠之已解讓王篇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羊皮贖之於楚也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故因其所好籠之也已解田子方篇

忘形同天

介者音界郭云刖也廣雅云獨也拸書一敕紙切析也畫飾容之具令无足故不復愛之一云拸離也崔云移畫不拘法度也夫復音服文云復温復也謵音習文云謵讋也不餽其愧切廣雅云遺也而忘人復者温復之謂也

謂翫也夫人翫習者雖復小事皆所至惜今温復人之所習既得之矣而不還歸以饋遺之此至愚不獲人之所惜者也无復相爲之情故曰忘人侮之亡甫切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二

習十二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二

習十二

碧虛子造

雜篇徐无鬼二十八

遷善

徐无鬼緡山人魏之隱士司馬本作緡山人徐无鬼女商成云魏之幸臣魏武侯名擊文侯子治安邑勞之力報切唯山林之勞一字如字餘并下章並力報切盈嗜時志切下同長丁丈切好呼報切下章同惡烏路切下章同黜敕律切退也掔苦田切爾雅云固也崔

云引云也司馬云牽也超然司馬云猶悵然
也少馬詩照切嘗語魚據切吾相息亮切下
同執飽而止成云執守情志唯貪飽食是貍
德也謂貪如狐狸也視日司馬云瞻遠也若
忘其一一身也謂精神不動若无其身也直

者中繩丁仲切下同司馬云直謂馬齒曲謂
背上方謂頭圓謂目成云曲謂項也成材言
自然已足不須教習也若卹音恤文云疾也
若失音逸文云亡也李云卹失皆驚竦若飛
也若喪息浪切下章同其一言喪其偶也超

軼音逸過也徐徒列切崔云徹也從說子容切金板或曰祕讖也司馬云周書篇名六弢吐刀切謂太公六韜文武虎豹龍犬也越之流人司馬云越國流人有罪見流徙者也又越遠也數日所主切期年音基逃虛空者司馬云故壞冢處爲虛空也成云虛園空宅也藜力西切藋徒吊切柱誅矩切司馬云塞也宇見君房本舊作手鼪音生鼬由救切之逕司馬本作徑道也踉位其空音良踉云欲行貌司馬本作良云良人謂巡虛者也位其空

謂處虛空之間也聞人足音跫然巨恭切蹋地聲成云人行之聲而喜矣李云踰武侯无君人之德而處在防衛之間雖臨朝矯厲愈非其意及得其所思猶逃竄之人聞人足音安能不跫然改貌釋然而喜矣謦苦頂切欬苦愛切李云謦欬踰言笑也但呼聞所好猶大悅況骨肉之情歡之至也久矣夫音扶後做此

修誠

食葅音序葱韭音久以實本作擯必刃切司

馬云棄也李云賔客之賔欲干李云干求也
社稷之福邪李云謂善言嘉謀可以利社稷
也萬乘繩證切不自許司馬云許與也謂自
私之姦也姦病王云姦者以正從邪謂病也
偃兵偃息也鶴列李云謂兵如鶴之列行司
馬云鶴列鍾鼓也文云陣形也麗譙本作嶕
在遒切司馬云麗譙樓觀名也按謂華麗而
嶕嶢也文云戰樓也徒驥司馬云徒步卒也
文云驥馬軍也錙壇側其切錙壇壇名成云
宮名也文云戰場也惡乎音烏勿攖一營切

又一盈切巳脫音奪肉去骨也他括切骨去
肉也此非也

放心

大隗五罪切成云古之至人具茨祀咨切司
馬本作疢山名在滎陽密縣東今名泰隗山
昌寓音禹驂乘繩證切驂乘車右也御車左

也謵音習朋蒲登切崔本作㐱尋氏切前馬
司馬云二人先馬導也昆閽音昏滑音骨稽
音雞後車司馬云二人從車後也襄城之野
今汝州有襄城縣在大隗山之南七聖黃帝

一方明二昌寓三張若四謂朋五昆閽六滑
稽七予少詩召切脊莫亘切李云風眩瞶司
馬讀曰瞯謂眩瞯也長者丁丈切乘日之車
司馬云以日爲車謂乘日新以變化也車者
推移不定也少痊七全切李云除也且復扶
又切亦去起吕切

樂圃

不樂音洛下同察士李云察識也成云機警
明察之士也陵李云謂相陵轢誶音信廣雅
云問也又雖遂切謂好陵辱責罵人也之辭

見張君房本舊作淩誶之事皆囿音又文云
滯於一方也興朝直遥切中民之士李云善
治民者也矜難乃旦切枯槁苦老切後章同
宿名宿久積也王云枯槁一生以爲娛其所
寢宿唯名而已廣治直吏切貴際謂盟會事
不比毗志切成云比和樂也下同商賈音古
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
工通財鬻貨曰商一云坐賣售曰賈市井古
者因井爲市故謂之市井則壯壯猶勸也
謬妄

而中丁仲切儒墨楊秉成云儒姓鄭名緩墨
名翟楊楊朱也秉公孫龍子魯遽音渠成云
周初時人冬爨七亂切鼎成云冬取十年燥
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夏造冰成云
盛夏以瓦缾盛老湯再煮極沸洗缾井底即

自成氷爲之于僞切廢一廢置也改調徒弔
切无當丁浪切合也方與我辯江南本作方
與我辯舊本作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扶弗
切文云拂反也相鎮以聲文云鎮壓也齊人
蹢子於宋音擲投也司馬云齊人憎其子蹢

之於宋使門者守之命形不全自以爲是釿
鍾音刑字林云釿似小鍾而長頸又云似壷
而大以束縛郭云恐其破傷也按此言戕子
貢釿自以爲是也唐子謂失亡子也遺類遺
亡也亡其種類故也惠施叛道而好辯猶齊
人遠子而愛鍾也未始離力智切於岑土金
切岑岸也成云楚郢之人因寄于江濵之側
投蹢守門之家夜半无人之時輙上人舟而
舟未離岸反與舟人鬪怳心負理更造怨詞
迷謬若此自以爲是

亡質

從者才用切郢人以井切楚都也漢書音義作懮人古之善塗墍者施廣領大袖以仰塗墍而領袖不汙有小飛泥誤著其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之懮音温堊烏洛切白土也漫莫干切李云塗也瞑目恣手四字江南本是

習目十二　五

經舊本作郭象注非是試為千僞切

公舉

可不謂云江南李氏本作諱舊本作謂大病大極也惡乎音烏屬音燭欲與如字又音餘

且鉤鉤反也上忘而下畔言在上不自高於
下无背者也以聖臨人以賢下人江南本作
以聖臨人以賢下人舊本並作以賢

戒驕

狙七徐切吳王文云夫差也恂然舜荀二音
司馬云遽也成云怖懼也深蓁側巾仕巾二
切成云林叢也委於危切蛇餘支切成云從
容也攫俱縛切三蒼云攫搏也搔素報切文
云騰躑便疾貌見賢徧切王射食亦切下同
搏音慱捷疾葉切速也相者息亮切司馬云

佐王獵者也趨射音促急也狙執死司馬云
見執而死也之狙之猶是也其便娉面切以
敖音傲慢也此殛紀力切誅也董梧有道之
士師其德以鋤色以鋤士居切成云除去也
去起呂切樂音洛

鸞名

隱几於靳切噓音虛入見賢徧切山穴之口
李云齊南山穴也司馬本作山穴之中田禾
齊君也尊德故國人慶之鸞之羊六切彼惡
音烏下同自喪息浪切

貴默

觴之音商李云酒器之總名也孫叔敖執爵按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魯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為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公十二年傳云楚有熊宜僚則與叔敖同時去孔子甚遠蓋寄言也成云爵亦酒器受一升於此言已文云謂古人於會同之處酹祭之時祝辭也弄丸丸猶珠也弄丸者謂轉丸之技也宜僚視天下事若轉丸於掌中聊以自適也鬼谷子有轉丸法猛獸夫聖

智之无窮若轉丸之无止類獸威之无盡故
宜僚所以示弄丸之技也而兩家之難乃旦
切解音蟹司馬云宜僚楚之勇士也善弄丸
楚白公勝將作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曰
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
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劒不動弄丸如故曰
吾亦不泄子白公遂殺子西子期歎息兩家
而已宜僚不預其患文云白公勝及大夫子
西兩家舉兵相伐二家大夫曰宜僚陸沈之
士一人當五百並遣使徃召之宜僚高枕安

臥以見二大夫之使者以兩手弄丸不止眠復不趣承之以劒不動二大夫使者各還具論宜僚之意二大夫曰高枕而臥者示我无爲也承之以劒不動者兵不足恃也兩手者喻兩家也丸者形圓无爲之物也兩手弄之

不止者俱至於困也明兩家構兵不止必至滅亡二大夫解兵而歸不復用兵也甘寢秉羽如守謂以扇掩面也司馬本作翣云讀曰翢或作翅零舞者之所執崔本作翼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

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无所攻伐也喙許穢切三尺三尺言長也司馬云喙息也宜僚弄丸而兩難叔敖除備以折衝上亦願有數息其三尺三尺七首劒也成云喙口也苟其言當卽此无言假令喙長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願有之彼之謂彼謂宜僚叔敖一曰彼謂甘寢此之謂此謂仲尼也一曰此謂弄丸總音摠不能同一本作相同善吠伐廢切司馬云不別客主

止也善言司馬云失本逐末而言不止循古

而不摩一本作磨郭云摩㦸也王云摩消滅也雖常通物而不失已雖理於今常循於古之道馬自古及今其名不摩滅也

相形

九方歅音因善相馬人淮南子作九方皐爲我于僞切相吾子息亮切梱音困瞿然紀俱切司馬云喜貌字林云大視也索然悉各切司馬云涕下貌禦福魚呂切距也逆也而牂音藏爾雅云牝羊也於奥烏報切西南隅未地羊之位也一曰豕牢也好田呼報切於宎

窔烏吊切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火地
火地生鶉也一曰東南辰地辰爲鶉鳥也游
於天地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邀古堯切遇
也樂音洛委於危切虵餘支切之償辰羊時
亮二切還也怪行下孟切无幾居豈切於燕

音煙而鬻音育易以豉切削音月渠公渠公
齊之富室爲街正買棡自代終身食肉至死
一云渠公屠者與棡爲君臣同食肉也

外賢

畜畜李云行仁貌王云卹愛勤勞貌其人與

人相食與音餘言將馳走於仁義不復營農飢則相食所惡爲路切之行下孟切且假夫禽貪者器司馬云禽之貪者殺害元極仁義貪者傷害无窮且假夫仁義爲禽貪之器用也一覕薄結切說文蔽不相見也

偷安

媛吁爰切桑貌姝音樞說文曰好佳也又暖姝自許貌濡音儒安也需音須濡雲謂偷安濡潤須臾之頃卷音權婁音縷卷婁猶拘攣也言拘檢求名之人屈巳以殉物物雖懷歸

終當自苦如舜登庸歷試以至己身臞腊招
損之由起於氊行耳豕蝨音瑟踈鬣長毛見
張君房本舊闕奎蹏苦圭切奎說文兩髀之
間也曲隈烏回切股間也橾煙七曹切羊肉
不慕蟻魚綺切云舜年長心勞无愛樂之志

是猶羊肉不慕蟻也氊也設然切氊行下孟
切三徙成都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
成都也至鄧之墟邑名童土云童土地无草
木也齒長丁丈切惡衆烏路切不比毗志切
下同和也煬音羊和煬炙也爲和氣所炙於

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得水則死魚得水則生羊得水則病一云真人无羶故不致蟻是蟻棄智也共處相忘之大道无沾需之德是魚行計也羊无羶行而不致蟻是羊棄意也

自將

以天待人見張君房本舊作之菫音謹司馬云烏頭也治風冷痺桔梗音結古猛切司馬云桔梗治心腹血瘀瘕痺雞𤻝於容切司馬云雞頭也一名芡與藕子合為散服之延年

本或作癰豕零司馬本作豕囊一名豬苓根似豬卵可以治渴案四者皆藥草名是時爲帝者也司馬云藥草有時迭相爲帝謂其王相休廢各得所用也勝言音升句踐音鉤越王甲楯純尹切楯云扞身蔽目者棲於音西

李云登山曰棲會古外切稽音雞種章勇切越大夫名也吳越春秋云姓文字少禽所以存一本作可以存言知越雖亡可以存也鴟叉夷切目成云鴟目晝闇而夜開則適夜而不適晝鶴脛刑定切解之佳買切司馬云去

也成云鶴脛稟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
如此故解去則悲亦猶種闇於謀身長於存
國也有損焉有形自然相累世能累物物能
累人故大夫種有以不免也恃源而往者也
水由源往雖遇風日不能損也道成其性雖

在於世不能移也之長丁丈切並萃聚也李
云多也恃其所不蹍女展切李云一足常不
移故能行廣遠也

棄數

解之音蟹下同又佳買切頡下結切滑乎八

切頡滑謂錯亂也揚搉音角三蒼云搉敵也許慎云揚搉粗略法度王云搉略而揚顯之感解佳買切復於音服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三

習十三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三

碧虛子 造

雜篇則陽二十九

抑進

則陽司馬云名則陽字彭陽一云姓彭名則陽周初人也成云魯人遊事諸侯後入楚欲事楚文王也夷節楚臣王果司馬云楚賢人成云楚大夫也不譚音談李云譏也公閱休音悅隱士也獨初角切司馬云刺也山樊音煩李云傍也司馬云陰也廣雅云邊也成云

茂林也予宅司馬云以隱居山陰不自顯也
文云宅山傍而爲居顛冥音眠司馬云顛冥
猶迷惑也言其交結人主情馳富貴暍音謁
字林云傷暑也橈乃孝切王云惟正德以至
道脈之佞人以才辯奪之故能泥橈之也化

卑居高而以卑爲本也本或作而化卑於人
也樂物音洛而飲於鴆切綢直周切繆亡侯
切纏綿也文云有爲交結也周盡一體所鑒
綢繆粗精洞盡故言周盡一體一體天也復
命搖作搖動也萬物動作生長各有天然則

是復其命也命之也命名也憂乎智而所行恒无幾居豈切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王云憂乎智謂有爲者以形智不爲憂也不知用智必喪喪而更以不智爲憂及其智之所行有弊无濟故其憂患根接无須臾停息故曰恒无幾時其有止也不能遺智去憂非可憂而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鑑生便有物之美而爲无心人與作名言鑑耳故人美之人若不相告即莫知其美於人也好之呼報切暢然喜悅貌之緡民忍

切郭云合也與胳同司馬云盛也十九謂見
十識九也見見聞聞見所見聞所冊相氏
息亮切郭云古重王也嘗舍音捨皆殉辭後
切所行之備而不洫況壁切深也義取淶溺
也李音溢濫也王云壞敗也无心偕行何往

而不至故曰皆殉也所行之備而物我无傷
故无壞敗也門尹登恒向云門尹官名登恒
人也為之于偽切下同傳之音付下同之名
贏音盈法得其兩見賢徧切得其隨成之道
以司其名名實法立故得兩見猶人鑑之相

得也容成氏光君師也著書十四篇

止闘

魏瑩音瀅司馬云魏惠王也與田侯年司馬云齊威王也名年桓公子按史記威王名因不名年約乙却切又如字司馬云在惠王二十六年背之音佩刺之七賜切犀首魏官名也司馬云若今虎牙將軍公孫衍爲此官萬乘繩證切匹夫從讎成云謂无官職夫婦相匹偶者也從讎報讎也爲君于僞切下請爲君同拔其國拔者克城邑而取之言若拔草

木并得其根忌也出走成云田忌齊將也忌
畏而走或言圍之也扶救一切三蒼云擊也
折之舌切季子魏臣文云魏國之公子也又
壞音怪華子亦魏臣也惠子惠施也而見賢
徧切下同戴晉人梁國賢人惠施薦之於魏

王蝸音瓜李云蝸蟲有兩角俗謂之蝸牛三
蒼云小牛螺也一云俗名黃犢逐北如字北
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爲北曰噫於其
切言與音餘惝然音敞字林云惘也成云悵
悵貌有嗃許交切管聲也廣雅云鳴也劒首

司馬云劒環頭小孔子吷音血字吷然如風過也

遠佞

蟻丘魚綺切李云山名也之漿李云賣漿之家登極司馬云極屋棟也外之以觀也一曰乎頭屋也稯稯音總李云聚貌聖人僕謂懷聖德而隱僕隸也司馬本僕作樸謂聖人之坏樸也藏於畔王云修田農之業是隱藏於壠畔聲銷音消司馬云小也文云銷聲滅迹人不識也不屑屑絜也不絜世也陸沈司馬

云當顯而反隱如无水而沈也

治形

長梧封人長梧地名成云地多長梧因以名焉封人守封疆之人子牢司馬云即琴牢孔子弟子也鹵音魯莽莫古切滅裂猶短草也李云謂不熟也郭云魯莽滅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也司馬云鹵莽猶粗踈也謂淺耕稀種也滅裂謂斷其草也變齊改變齊民之法也一曰才細切說文禾麥吐穗上平也耰音憂司馬云鋤也廣雅云推也字林云摩田器

也厭湌音孫餔也一曰水沃飯曰湌離其力智切下同以衆爲如字王云謂凡事所可爲者也避離滅亡皆猶衆爲衆爲所謂鹵莽也司馬本作衆僞欲惡烏路切之孽魚列切雈音丸葦類葦于鬼切蘆也蒹古恬切蒹葭也葭音加亦蘆也並潰回內切漏發李云謂精氣散泄上潰下漏不擇所出也漂本作瘭敷妙切疽七餘切瘭疽謂病瘡膿出也疥音界癰音邕溲或作瘦所求切膏司馬云謂虛勞人尿上生肥白沫也皆爲利欲感動失其正

氣不如深耕熟耰之有實也
栢矩文云魯人有道之士欲往齊行代辜人
涉塵
罪人也李云謂應死人也一云棄市暴死者
殭之其良切朝服直遥切而幕音莫司馬云
覆也號天戸刀切大䔡音哭離之離著也文
云被也匿女力切文云藏也不勝音升
循物
蘧其居切伯玉成云蘧姓名瑗字伯玉衛之
賢大夫詘起勿切廣雅云曲也郭音黜然與

音餘然　手言未然也

素定

大弢吐刀切伯常騫起虔切豨虛豈切韋成云三人並史官姓名湛丁南切樂之久也又音沈樂音洛諸侯之際司馬云盟會之事同

濫盧瞰切說文氾也或作檻胡暫切浴器也史鰌音秋司馬云史魚也所搏音博幣帛也浴巾也司馬音蔽云引衾裹自蔽而扶翼司馬云謂公及浴女相扶翼自隱也故並奉一本作大褰沙丘地名在盟津北畔掘之其月切

洗西禮切不馮音憑其爭司馬云言爭孫不足可憑故使公得此處爲冢也奪而埋之一本作奪而里之而汝也里居處也

究理

少知成云智照狹劣謂之少知大公調成云道德廣大公正无私復能調順群物故謂之大公調蓋寓言也丘里之言地方一里爲井丘十六井也李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古者鄰里井邑土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合十姓百

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有異有同故合散以定之積卑如字一本作庳音婢合水一本作合流合并而爲公士并郡縣而爲公天不賜賜與也五官成云古有五行之官文云五等諸侯也渟渟王云流動之貌文云元

常也所拂扶弗切戾也氣之廣者也廣見劉得一本舊作大而讀李云讀猶語也惡起音烏欲惡烏路切橋起如字王云高勁貌言所起之勁疾也片合音判又如字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序或作厚一本作亭橋運之

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頓至次序以相通理橋運以相制使也季眞接子成云並齊之賢人季眞以无爲爲道接子以有爲爲道各執一家未爲通論

雜篇外物三十

无必

外物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无對於天下然後外物无所用心爲若乃有所執爲者諒亦无時而妙矣今詳外物之恒者善惡忠孝之謂也物我相對內我而外物以其善惡忠孝

不能全生故曰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龍
逢比干已解人閒世篇箕子狂史記云紂爲
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去矣箕子曰爲
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説於民
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
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惡來死史記云
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
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爲
紂作石椁於北方姓嬴名惡來有力者也紂
之嬖臣與紂同誅伍員已解胠篋篇萇弘周

靈王之忠臣爲劉恭公所譖從於蜀自恨忠而被譖遂自刳腸而死蜀人憐之以櫝盛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碧石名也呂覽云藏其血三年化爲碧玉孝巳憂成云孝巳高宗太子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悲李云曾參至

孝爲父所憎嘗見絶糧而後穌成云遭父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大絯音駭兩陷謂善惡之藪俱陷没于憂苦之中螴音陳又楮允敕盡二切蜳音惇文云不申貌又柱允敕轉餘准三切司馬云螴蜳讀曰忡融言怖畏之氣

忡融兩溢不安定貌慰愍武巾切慰愍鬱也愍
悶也沉屯張倫切司馬云沉深也屯難也僨
然音頹文云无心至順也
急難
貸本亦作貣貣音特群經音辯云取於人曰貣
與之曰貸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也將貸他
代切與之也而呼火故切大聲也鮒魚音附
廣雅云鰿魚也鰿音迹波臣司馬云謂波蕩
之臣南游說見張君房本舊闕激古狄切西
江成云蜀江也蜀江從西來故謂西江吾失

我常與與猶親也謂魚水常相親也畢竟所
白切枯魚李云猶乾魚也

趣遠

任公子李云任國名也大鉤本亦作鈎巨緇
司馬云大黑綸也犗古邁切犍牛也謂峯領
牛也餌音二蹲音存成云踞坐也會古外切
稽古兮切山名今爲郡也期年本亦作朞音
基言必久其事後乃能感也䧟没音陷鶩揚
一本作騖奮鬐求夷切李音須憚丹末切赫
火百切千里言千里皆懼若魚司馬云大魚

名也若海神也或云若魚猶言此魚而腊音昔制河本亦作浙諸設切河亦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浙江以爲吳會界分司馬云浙江今在會稽錢塘蒼梧或云山名在嶺南或云九疑山也軨才才全切李云軨量人才也或作軨軨小也本又作輕諷說方鳳切揭其列其謁二切竿累劣彼切竿累謂剃篠之竿蘭絲之綸類累綸也灌瀆司馬云漑灌之瀆守鯢五兮切鮒音附李云鯢鮒皆小魚也縣令縣高也令譽也

迹弊

臚力於切蘇林注漢書云上傳語告下曰臚臚猶行也傳治戀切向云從上語下曰臚傳一音張戀切遽也東方作矣司馬云謂日將出也裙襦而朱切青青之麥司馬云此逸詩刺死人也陵陂彼宜切布施始豉切接持也成云撮也擪乃協切字林云擪一指按也其顪本亦作噦許穢切司馬云頤下毛也成云顪口也金椎直追切控苦江切成云打也徐别彼列切分開也

矜驁

老萊子楚之高士也常隱蒙山楚王召而不應與妻逃於江南莫知所之出拾薪江南太作出拾薪本又作出採薪舊作出薪趨下音促李云下短也末僂謂頭前背傴也後耳司馬云耳却後也視若營四海夫勞形役智以

應世務失其自然者也故堯有亢龍之踰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豈不信哉丘去起呂切躬矜爲身矜修善行容智謂飾智爲容好感蹙然子六切業可得進

乎問可行仁義於世乎而驁五報切矜也下同下或作驁寞其矩切之行下孟切易進焉耳易見張君房本舊闕反无非傷也反逆於理動无非邪也似嗟切動矜於是也聖人躊音疇躇直居切以興事以每成功每者每有成功也躊躇者從容與事雖有成功聖人不存猶致弊迹流毒百世況乎矜善行而載之不已哉

智困

宋元君李云元公也按元公名佐平公之子

史記作宋元王二年夢見龜阿門司馬云阿屈曲簷也宰路李云淵名龜所居處予爲如字又于僞切使河所吏切漁者音魚余音預且子餘切史記云姓余名且於泉陽得龜覺古孝切占之史記云占者博士衛平令力成切會朝亶遷切下同剸口孫切七十二鑽左端切而无遺筴初革切迺卜七十二兆而无遺失闕氏易傳云故七十二爲經此所以立曆法也五之爲朞五箇七十二成歲七百二十爲起法七千二百爲統法七十二萬爲通

法氣朔之下收分必盡爲全率七千二百萬爲大率謂之元紀鵜徒兮切鶘音胡水鳥也一名淘河去小起呂切下同石師石者匠名也謂无人爲師匠教之者也一本作所師又作碩師

無用之用

習十三

十

廁足音側謂足之側也墊丁念切崔云下也致黃泉致至也謂人從足之側握之墊下至于黃泉

流遁

之行下孟切任與音餘霞隆直類切狶韋氏虛豈切古帝王不波波者高下貌文云波蕩物性也不僻匹亦切

內通

顫舒延切謂審於氣臭哽庚猛切塞也跈女展切踐也其竇音豆穴也胞並交切腹中胎也說文生兒裹也重直龍切閬音浪郭云空曠也勃磎音奚勃爭也磎空也司馬云勃磎反戾也室无空虛以容其私則反戾共鬬爭也六鑿在報切相攘如羊切郭云逆也司馬

云謂六情攘奪也大林丘山之善句絶於人
也亦神者不勝茂林爲丘山之美茂林伐則
烝象損焉奇才爲士人之善寄才役則精神
眊焉謑音賢郭云急也向云堅正急則計生
柴說文小木散材也徐鉉曰師行野次立散
木爲區落名曰柴籬郭云塞也銚七遥切削

也鎒乃豆切似鉏田具也到植時力切又音
值立也司馬云鉏拔反之更生者曰到植皆
子斯子智二切本亦作揃子淺切三蒼云揃
猶翦也搣本作搣音滅字林云批也史崇藏

經音義云搣手拔也可以沐老老則目角皮皺也搣批也令使手批皺平可以洗老容謂摩拭赤宅也一本作休老非佚音逸以[馬烕]戶揩切王云謂攺百姓之視聽也徐音戒謂上不問下也

遠眞

演門似淺切成云宋城門名一云楚邑名官師楚官名

蕩性

務光紀他徒河切丞解大宗師篇而踆音存

古蹲字竅水音款水名弔之司馬云恐其自
沈故弔之申徒狄已解大宗師篇踣音赴本
亦作趦字林云僵也李云頓也

忘荃

荃七全切崔音孫荃草也可以餌魚或云積
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笱也蹏大兮
切兔罥也又云兔猋也係其脚故曰蹏也罥
古縣切猋巨亮切得夫音符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三 共卅

南華真經章句音義卷之十四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四　習十四

碧　虛　子　造

雜篇寓言三十一

中道

寓言十九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託之他人十言而九見信也重言謂德重之人所言也

卮言日出音支李起宜切夫卮器滿則傾空則仰中則正以諭中正之言也夫日出未中則斜過中則昃及中則明故卮言日出者義取其中正而明也天倪音崖成云自然之分

也藉郭云借也李云因也予媒成云合也者
艾五蓋切經緯文云六經六緯也成云上下
曰經傍通曰緯本末文云本道德末仁義以
期成云待也陳人成云陳久之人曼衍以戰
切不斷也文云不留滯也惡乎音烏下同皆

種章勇切相禪音擅成云代也
時化
好呼報切惡烏路切蘁音悟又五各切逆也
係祿
三釜小爾雅云六斗四升曰釜心樂音洛下

同三千鍾成云六斛四斗曰鍾不洎其器切

及也若參所金切无所縣其罪乎縣係也心

冄化於禄所存者親也雖係禄而无係於罪

也如觀鳥雀古亂切鳥見張君房本舊關蚊

蝱孟庚切鳥雀蚊蝱相過忽然不覺王云鳥

雀蚊蝱取大小相縣以諭三釜三千鍾之多

少

叙學

子綦音其勸公以其私死也私見張君房本

舊闕歷數在天成象有曆數可以推人據在

地成形有人據可以知惡乎音烏下同

獨化

括撮古活切撮見君房本舊闕被髮皮寄切
叟叟本又作搜搜同素口切又音蕭向云動
貌稍山巧所教二切有漸也蜩甲音條司馬

云蜩蛻皮也蛇蛻音悅又吐卧始銳二切吾
屯徒門切聚也而況乎以无有待者乎无見
張君房本舊闕

去驕

陽子居姓陽名戎字子居之沛音貝成云彭

城也今徐州邀古堯切要也遇也玉篇云求也抄也遮也於梁成云宋地也今汴州至舍逆旅之舍也盥音管澡手也灑也漱所救切盪口也巾櫛莊乙切梳之總名也屨俱遇切履也睢睢許圭切仰目也盱盱香于切張目也蹵子六切成云慚悚驚懼也家公李云主人公也煬羊尚切向云炊也

雜篇列御寇三十二

出異

伯昏瞀人音茂又音務楚之賢士隱者也列

子亦師事之又作无人奚方李云方道也吾
驚焉李云見人感己即達道故驚也惡乎音
烏十漿子祥切謂十家並賣漿也亦作⿱將食五
漿先饋饋遺也謂十家中五家先見遺王云
皆先饋進於己不解音蟹形諜徒協切郭云
便辟也說文閒也成光司馬云形諜於東成
光華也貴老謂重列子過於老人而𩐈子兮
切亂也爲食音嗣无多餘之贏音盈无見江
南李氏張君房本舊闕萬乘繩證切而效如
字或作校古孝切處己音紀成云汝安處己

身不能忘我獨顯形儀爲物所歸保汝司馬云保附也无幾居豈切敦杖音頓蹙之子六切賔者本作儐必刃切謂通客之人也跣而先典切暨其器切至也發蘗如字司馬本作檿蘗檿置也而馬於虔切揺而本性一本性作才又无謂也動揺本才以致求者又非道德之謂也小言言不入道故曰小言人毒以其多患故曰人毒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彼不敢告汝汝又不自覺何期相孰哉王云小言爲毒曾无告語也謂誰相親愛者既无告語

此不相親愛之至也汎若芳劒切

自伐

緩也緩名也鄭國之儒者名緩是時儒墨二
學方盛緩欲使弟翟學墨更受爲墨之利呻
吟音申謂吟詠學問之聲也又云呻吟讀誦
也裘氏之地地名崔云裘儒服也因而名地
祇三年而緩變爲儒翅移切說文地祇提出
萬物者也謂學出千日而儒業成河潤九里
文云河從乾位來乾陽數九也使其弟墨謂
使緩弟翟成墨也闔闔何不也嘗視其良良

者良人斥緩也言何不試視緩墓上已化爲楸栢之實良或作埌音浪冢也闔嘗視其良見江南古藏本舊本作闔胡嘗視其良相捽才骨切言穿并之人爲已有造泉之功而捽飲者不知泉之天然也喻緩不知翟天然之墨而忿怨之

內照

莊子曰知道易以豉切古之至人見張君房本舊闕

无益

朱泙音平漫末旦切司馬云朱泙漫支離益皆人姓名屠音徒單音丹盡也千金之家如字本作貫亦作價一本作産技成其綺切

乖理

順於兵順或作慎

敝淺

小夫成云凡夫也不離力智切苞苴子餘切司馬云有苞裹也竿音千牘音獨司馬云竹簡爲書以相問遺修意氣也成云苞苴香草也夫搴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非大丈

夫之所為也敝精神婢世必世二切蹇淺狹
小貌甘瞑音眠發泄息列切
濫進
曹商宋之小人為于僞切宋王司馬云偃王
也使秦所吏切乘繩證切下同阨巷於懈切

習十四　五

困窘其隕切急也槁苦老切項李云羸瘦貌
黃馘古獲切司馬云謂面黃熟也從車才用
切隨行也秦王司馬云惠王也痤祖禾切癤
也舐食紙切痔治紀切
觀迹

有瘳敕由切圾乎魚及切危也從事華辭以支爲旨雕琢華藻支蔓旨要汝與予頤與汝與頤與並音歟黨與之與也予音推與之與也離實力智切施於始豉切商賈音古胥人王云非明正之徒謂之胥夜之人也訊之音信問也

察行

貌愿音願廣雅云謹慤也有長丁丈切若不肖外如長者內不似也有順或本作慎古順字殊閏切理也王本并江南古藏本並作慎

一本作循懆音璪三蒼云急腹也王云研辯
也外愼研辯常務質訥縵或半切李云內實
堅外如縵也馯胡旦切又音干急也一云情
貌相反卒然寸忽切其則法則也或作側不
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九徵索也索

其人情

眞德

正考父宋湣公之遠孫弗父何之曾孫成云
則孔子十八代祖宋大夫也而傴紆矩切而
僂力矩切三命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也

而夫郭云凡夫也呂鉅矯蹇貌孰協唐許協同也唐堯許由皆崇讓者也言考父與而夫誰同於唐許也自好呼報切而吡匹爾切郭云訾也

必達

窮有八極極至也達有三必必者分之極也刑有六府府聚也美髯人鹽切緣循文云不能行也偃佒於丈切文云曾出也困畏不若人文云怯懦也三者俱通達文云三者无用於人不見任役俱能達盡其生理者也六者

所以相刑也見劉得一本舊闕傀郭哼乖切大恬靦者肖如字似也

竊禄

人有見宋王成云宋襄王時有庸瑣之人游宋佞説宋王錫車十乗也十乗繩證切下同

驕穉直吏切李云自驕而穉莊子也成云穉後也排莊子於己後自矜先物也緯蕭緯織也蕭荻蒿也織蕭以爲畚而賣之也本或作葦音同鍛之丁亂切謂椎破也九重直龍切

驪龍力馳切黒龍也文云毒龍也頷下戸感

切鼈子兮切粉夫音符

樂生

其使所吏切衣以於既切或聘君以書幣詔之曰聘食以音嗣芻菽初僟切芻草也菽大豆也

規葬

珠璣祈機二音或云王者諸侯之棺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飾棺也沙謂朱砂塗之也黄疏云圓者爲珠不圓爲璣連璧桓譚新論曰通

曆數家筭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已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日月若連璧齎音資烏鳶以全切螻音樓蟻魚綺切微、成也應也

雜篇天下三十三

儒道

果惡音烏不離力智切下離性及下章離於同爲行下孟切章内同薫然許云切温和貌崔云以慈仁爲馨聞也以操七曹切執也以稽音雞考也其數一二三四是也數術數也

尹文子曰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等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此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者也百官以此相齒領錄也蕃息音煩醇

順倫切六通四闢婢亦切精粗七奴切卷內同謂六烝不塞四時不閉也鄒莊由切孔子父所封邑搢紳成云搢插笏也紳大帶也夕[illegible]分扶問切貴賤之名分得一偏得一術察焉以自好呼報切下同察焉小見貌技其綺切

不徧音遍稱神尺證切下章同

墨教

不侈尺紙切奢侈也自矯居表切厲也墨翟宋大夫尚儉素禽滑音骨釐力之切墨翟弟子也不順五帝三王之樂嫌其奢大大循三

本作順非樂節用墨子二篇名又非樂謂斥樂之非不令用樂節用謂以儉節民用度也汜芳劒切愛兼利化同已儉為汜愛兼利黄帝有咸池咸皆也池言其包容浸潤也堯有大章章明也舜有大韶韶紹也言紹繼堯也

禹有大夏戶雅切言大承二帝也二帝堯舜
也湯有大濩音護言救護民也文王有辟音
壁廱白虎通曰天子立辟廱所以行禮樂宣
德化也辟者象璧圓法天廱之以水象教化
流行武王周公作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天
子棺槨七重直龍切禮記云天子之棺四重
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
者皆周棺束縮三衡三衽每束一柏槨以端
長六尺而葬五重八翣鄭云重杭木與茵也
今十重以棺槨與杭木合為十重也諸侯也

下與禮記多少不同未詳也荀子作天子棺椁十重末敗末或作未敗或作毀墨子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爲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非歌生應歌而墨以歌爲非也樂而音洛下同觳苦角切郭李皆云无潤也其行下孟切章

內同能任音壬柰天下何柰天下人不堪汪墨子之事湮洪水音因又音煙塞也没也搖地而注之海使水由地下也引禹之儉同已之道也支川本或作支流自操七曹切橐音託囊也司馬云盛土器也耜音似釋名耜似

也似齒斷物三蒼云耒頭鐵也崔云捶也司馬云盛水器也九如字又音鳩聚也滌見江南李氏本舊作雜崔云所治水非一故曰雜也天下之川書曰九川滌原孔安國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腓音肥无胈步葛切脛形定切无毛腓脛腨也腨腓腸也脛腓腸前骨也胈股上小毛也腨時兖切甚雨崔本作湛音淫櫛側筆切裘褐戶葛切跂其逆切蹻紀略切李云麻曰屩木曰屐屐與跂同屩與蹻同一云鞋類也一音居玉切以藉鞋下

也爲服服用也相息亮切里勤司馬云墨師
也姓相里名勤苦獲已齒李云二人姓字而
倍音佩譎音決相訾音紫以觭紀宜切成云
獨唱曰觭說文牛角一俯一仰曰觭不仵之
辭如此也不仵誤五二音巨子向云墨家號
其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也之好
呼報切枯槁苦老切不舍音捨下章同
明治
不忮之豉切逆也崔云害也字書云很也白
心崔云明白其心也或作任心宋鈃音形宋

人也著書十八篇師黃老尹文崔云齊宣王時人著書二篇成云宋鈃尹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稷下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已心均平也以別彼列切宥爲始始首也崔云以別善惡宥不及者爲之首也一

曰別有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人間而區別萬有用斯爲本以聏音而王云和也一云調也聏和萬物合則歡矣合驩以道者物和而調之合意則歡矣上說音悅下教上謂國主也悅上之教下也一云說猶教也上

教教下也彊其文切聒古活切謂彊聒其耳而語之也見厭於豔切爲人于僞切下自爲同圖傲乎五報切圖傲乎者謂不圖傲也苛察音河一本作荀其行下孟切又如字

論法

不黨或作當崔本作黨云至公无黨也易而以豉切彭蒙齊人田駢薄田切齊人著書十五篇有辭辯慎子云名廣慎到趙人著書四十二篇三人並遊稷下不徧音遍泠音零汰音泰泠汰簡練也謑戶禮切說文恥也一曰

謑詬小人怒也髁戶瓦切郭云謑髁訛傀不
正貌王云謂謹刻也无任无所施任也王云
雖謹刻於法而猶能不自任以事不與衆
共之則无爲尚賢所以笑也縱脫成云縱恣
脫略不爲仁義之德行也无行下孟切下人

習十四
十一

之行同椎丈追切拍普百切成云管撻也輐
五管切斷丁管切成云行刑也王云椎拍輐
斷皆刑戮者所用宛轉成云變化也舍是音
捨巍然魚威切成云不動貌若飄婢遙切爾
雅云回風也之還旋環二音若磨末佐切石

之隧音遂回也全而无非磨礱所剴礱細全
在人其德全无見非責時言其无心也无逮
巳之患江南本作逮舊作逮不離力智切夫
塊苦對切窾況逼大麥二切向云逆風聲也
然惡音烏於骫五管切斷丁管切與上義乾
斷同謂行刑也成云雖復立法施化而未能
太齊萬物故不免於骫斷也之韙于鬼切是
也槩乎古愛切成云梗槩也文云節槩也

贊老

澹然徒暫切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

篇周平王時為函谷關令老聃他甘切即老君也以濡如兖切若響許丈切芴乎音忽谿苦兮切之垢音苟歸然去軌切成云獨立之謂不費芳味切損也雖未至極舊作可謂至極江南古藏本作雖未至極者謂言教也言教乃老君關令應物化人之粗語耳未是極致之妙極致之妙豈可言哉

叙莊

死與音餘下同芒乎莫剛切下同謬悠謂若忘於情實者也一曰虛闊也荒唐謂廣大无

域畔者也一曰孟浪也不儻丁蕩切謂倜儻之儻不儻者謂守法度也以觭音羈不偶也莊語莊莊子也以卮音支曼衍以戰切巳解寓言篇敖五報切倪音詣成云敖倪驕矜貌不譴遣戰切瓌古回切瑋于鬼切奇特也連

習十四　十二

犿音藩犿與物相從不違故无傷也參初林切差初宜切文云不常貌諔尺叔切詭九委切文云異俗貌而闕婢亦切深閎音宏不蜕音悅又始鋭切一本作脫

評惠

惠施多方舊説不録其新儀備載章句之下
此不復踈五車尺蛇切又音居舛川兖切駮
邦角切不中丁仲切歷或作厤方睨音詣氾
芳劒切大觀古亂切曉辯字林云辯慧也樂
之音洛不蹍女展切鑿曹報切枘如鋭切鏃
子木切矢鏑也驪力知切捶章蘂切桓團除
丸切之囿音又其柢典禮切説文木根也又
丁計切倚人如字本或作畸音紀宜切李云
異也黄繚音了李云賢人也不墜直類切霆
音廷徧爲于偽切隩烏報切李云深也蚑音

文蘁孟庚切駘音殆蕩舊云駘者放也放蕩
不得也悲夫舊音義云郭象之注論其大體
眞可謂得莊生之旨矣郭生前歎膏粱之塗
說余亦晚觀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
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櫟濠梁之契發郢匠

之揆而云其書五車其言不中何也豈契若
郢匠聾同寢斤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者也
答曰夫欲極有教之肆神明其言者豈得不
善其辭而盡其腴乎莊生振徽音於七篇列
斯文於萬世重言書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

之敘雖談无貴辯而教无虛唱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窺造懷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袪斯之弊故大舉惠子之云辯也

南華眞經章句音義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章句餘事

聽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榮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眞經章句餘事

碧虛子造

分章篇目

莊子內篇七

內篇逍遙游七章

順化逍遙　極變逍遙　无己逍遙

无功逍遙　无名逍遙　適物逍遙

无爲逍遙

內篇齊物論十章

齊我　齊智　齊是非

齊道　齊治　齊物
齊死生　齊同異　齊因
齊化

内篇養生主五章

養性分　得生理　遺刑累

遠樊籠　釋懸解

内篇人間世八章

化導　命使　師傅
不材惡名　神不矜能　材致不祥
疏德養身　有用致患

内篇德充符六章

鑑道　遊内　務全

德平　德忘　无情

内篇大宗師十章

眞人行　不遯化　得道妙

才道相胥　死生友　相忘友

无情死　遊道域　坐忘

推極委命

内篇應帝王七章

不言之教　无爲之治　自然之化

聖人无名　聖人无常心　寄託

開究

莊子外篇七

外篇騈拇一章

養正性命

外篇馬蹄一章 聽一

智慧生僞

外篇胠篋一章

絕聖棄智

外篇刻意一章

守純素
外篇繕性一章
恬智相養
外篇說劒一章
神武
外篇漁父一章
貴眞
莊子雜篇十九
雜篇讓王十八章
治内　處身　自得

高蹈　尊生　惡患

知輕重　完身　遠非義

遵法度　守節　養志

行修　趣高　道樂

羞辱　廉清　避世　三

雜篇盜跖　三章　缺一

率性　行義　安處

雜篇在宥　七章

處无為之事　聖人虛心　清靜民正

无為民化　持勝任道　持後處先

道无不爲

雜篇天地 十七章

以道均化　循道爲治　體道任化

役心失真　視聽喪道　聖人不惑

明君不愧　脩德復古　忘形幾道

不尚賢　抱朴矯俗　神人无迹

均治民足　至德自治　忠孝不顯

民不願惡　趣舍失性

雜篇天道 九章

靜鑒　有无利用　本末須道

堯則天地　仁義迂闊　智巧爲竊

至德不遷　塵垢書語　糟魄聖言

雜篇天運八章

調攝陰陽　兼忘天下　樂和入妙

道不應時　受道有器　大惑易性

求治則亂　質悟

雜篇秋水七章

夸大　藏用　聖勇

曲見　養形忘利　穅秕爵祿

樂全

雜篇至樂 六章

至樂无爲　遺情累　化空

兩謬　名實　化機

雜篇達生 十四章

達生　專氣　二志

德一　四

矜重　善牧　戒微

趣異　釋疑　不爭

習成性　擇材　過巧

忘伎　審掇

雜篇山木 十章

顔晦在道　文皮爲災　虛已免害
因循成化　无能遠禍　天屬相收
德隱　大達　失照
自賢

雜篇田子方十一章

眞寤　冥會　密移
才德自然　踐言　內得外豐
藝精忘形　詢衆任賢　有心未妙
道充不動　治身保存

雜篇知北遊十四章

沖默　神解　常道

可道　中極　道无任

无爲一際　得道秋毫　淵之又淵

光景都亡　守一　不先物

合境　背俗

雜篇庚桑楚九章

去智　自定　移是

禮僞　虛无　德性

拙僞　智籠　忘形同天

雜篇徐无鬼十五章

遷善　修誠　放心
樂圓　謬妄　亡質
公舉　戒驕　黨名
貴默　相形　外賢
偷安　自晦　棄數

雜篇則陽八章

抑進　止鬭　遠佞
治形　涉塵　循物
素定　究理

雜篇外物十二章

无必　急難　趣遠
迹獘　矜驚　智困
无用之用　流遁　内通
遠眞　蕩性　忘筌

雜篇寓言六章

雜篇列御寇十四章

中道　時化　係祿
叙學　獨化　去驕
出異　自伐　内照
无益　乖理　敝淺

濫進　觀迹　察行
眞德　必達　竊禄
樂生　規葬

雜篇天下七章
儒道　墨教　明治
論法　贊老　敘莊
評惠

右三十三篇共二百五十五章

闕誤

逍遙游

亦若是而已矣見文如海本舊作則槍榆枋
而止見文本及江南本舊闕腹猶顆然見文
本舊作果彼之二蟲又何知也見文本舊闕
八千歲爲秋此大年也見成元英本舊闕豈
唯形骸有聾瞽哉見天台山方瀛觀古藏本
舊作盲請買其方以百金見江南古藏本舊
闕安所困苦哉文作安所窮困哉

右十三字

齊物論

老洫江南古藏本作溢雖我亦成也江南古

藏本作雖我无成亦可謂成矣仁常而不周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成飄風振海見江南李氏本舊闕聖人愚芚見劉得一本舊作芚則是之異乎不是也其无辯矣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矣見江南古藏本

右十二字

養生主

牛不知其死也如土委地見文如海劉得一本舊闕始也吾以爲至人也見文本舊作其

右七字

人間世

恩其所行則庶幾見李氏本舊闕曰譆若往

而殆刑耳見張君房本舊作若殆往而刑耳

衛暴人之前者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術有心

而爲之其易邪見張本舊闕寡不道以懼成

江南古藏本作寡有不道以成㦎其大蔽數

千牛文成李張本同舊闕將隱芘其所賴見

張本舊作隱將卻曲卻曲見張本舊作吾行

卻曲

右二十字

德充符

守其宗者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見張本舊闕計子之德口足以自反邪文成李張同舊作不足以自反邪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之自寤邪見張本舊闕孔丘之於至人口未邪見張本舊作其未邪

右十四字

大宗師

郱郱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厲乎其似世乎文成張作郱郱乎其似喜也崔崔乎其不得已也厲乎其似世也善少見張本舊作夭故殺生者不死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往侍事焉見張本舊作待

聽一

右七字

應帝王

庶民孰敢不聽而化諸見張本舊作度人吾與汝無其文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旣不震不止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正紛然而封哉見張

本舊闕

右五字

駢拇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張作而多口於聰明之用也而枝者不爲歧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跂

右二字

馬蹏

絡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維

右一字

胠篋

曷嘗不法聖智哉善人不得聖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智之道不行則聖智之利天下也少聖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智聖智已死聖智不死雖重聖智是乃聖智之過也彼聖智者天下之利器也並見張本舊作人

右十一字

刻意

故曰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見張本舊作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右一字

繕性

繕性於俗口學以求復其初見張本舊作繕
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欲思以求
致其明見張本舊作俗古之治道者以恬養
智智生而无以智爲也謂之以智養恬見張
本舊闕義明而物親忠也見江南古藏本作
中禮樂徧行江南古藏本作偏四時應節見
張本舊作得又何爲乎哉見張本舊闕軒冕
在身非性命之有也見張本舊闕

右九字

說劒

悝當何敢言見張本舊作尚

右一字

漁父

皎白見張本舊作交侍於下風見張本舊作待以敗德人見張本舊作惡音烏路切

右三字

穰王

恐聽口謬見張本舊作恐聽者謬弦歌見張

本舊闕不以羨自累也見李氏本舊作利神
无惡也見張本舊作乎吾是以知松栢之茂
也桓公得之莒齊子糾之亂小白出奔莒文
公得之曹曹人觀晉公子駢脅越王得之會
稽越為吳敗句踐以敗卒保於會稽山陳蔡
之隘於丘其幸乎自桓公并注至會稽山四
十八字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故許由虞於潁
陽而共伯得志乎丘首虞安也見江南古藏
本舊作娛志舊闕殷德衰見江南古藏本舊
作周

右五十五字

盜跖

穴室樞戶見劉得一本舊作樞休卒徒於太山之陽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凡天下人有三德見張本舊闕此七子者世之所高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六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四操瓢而乞者皆利名輕死見張本舊作離汝行如桀紂則口作色有不服之心者見張本舊作則有怍色吾昔與子訟於无約曰見張本舊作曰則亦猶

夕病長阨見江南古藏本舊闕若負重行而上坂也見張本舊闕貪財而取辱見張本舊作慰

右十一字

在宥

空同之山見張本舊作上以此因人之國僥

聰一 十二

倖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右二字

天地

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者德也行於萬物

者義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上五字義作道

沈珠於淵見張本舊作藏退已音紀見江南

古藏本舊作巳有機械於此其名桔槔並見

張本機舊闕桔舊作爲聖人所羞也見張本

舊作聖人羞之不相罪坐見張本舊闕

右十三字

天道

其自然爲也見張本舊闕而道德之至也見

張本舊闕實者倫矣江南古藏本作實者備

矣刑名比詳見張本下同舊作刑夫天地至

神矣見張本舊闕安取道哉見文本舊闕非
知治之道者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淵淵乎
其不可測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右九字

天運

孰隆施是李氏作弛在上彷徨見張本舊作
有名者公器也見張本舊闕又奚傑傑然見
張本舊闕予口張而不能脅舌舉而不能訒
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然則至人見江南古藏
本舊闕發動如天地者哉見張本舊作乎三

皇五帝之治天下也昔黃帝之治天下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時予不運而感風化雖應於下風而感風化故曰風化並見張本舊闕

右十七字

秋水

五帝之所運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連故異便耳見張本舊闕是故大人之行不出害人之塗也見張本舊闕謂之篡之夫見張本舊闕知乎人之行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天而不過時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得當堯舜之時當

桀紂之時並見張本舊闕出跳乎井幹之上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跳梁且子曰見張本舊
闕

右十四字

至樂

吾未知之樂也亦未知之不樂也果有樂无
有哉吾以无爲而誠者爲樂矣並見江南古
藏本舊闕萬物皆化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
今有變之而死見江南古藏本舊作今又變
而之死髑髏見夢曰向子之談者見張本舊

闕泯然以天地爲春秋見張本舊作從而復
爲生人之勞乎見張本舊作人間之勞乎彼
必相與異其好惡好惡異故先聖不一其能
見江南古藏本舊作故異也種有幾若鼃爲
鶉見劉得一本舊闕斯彌爲食醯食醯生乎
頤輅頤輅生乎黃軦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
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腐蠸生乎羊奚羊奚
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並見張本舊闕

右三十八字

達生

是形色而已見江南古藏本舊闕物焉得而
正焉見張本舊作止不開人之人見劉得一
本舊作天以瓦殶鉤殶金殶見呂覽舊作注
有張毅者見高門縣簿見劉得一本舊闕人
之所最畏者見江南古藏本舊作取吾將三
月豢汝見張本舊作⿰忄豢篇韻不收自爲謀則
取之其所異彘者何也見張潛夫本舊闕異
雞无敢應見者反走矣文如海劉得一同舊
闕其虫是與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口忘是非
張文本同舊作知忘是非則安平陸而已見

劉得一本舊闕

右一十四字

山木

運化之泄也見江南古藏本舊作物褰裳躩步見張本舊作蹇莊子反入宮三月不庭見江南古藏本舊闕從其令江南李氏成本同舊作俗口口虞人以吾爲戮張文本同舊作栗林虞人逆旅之有妾二人見劉得一本舊作人

右七字

田子方

其導我也似父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道

右一字

知北游

知如字舊音智不取故曰通天地之一氣耳

聽一 十四 一

見劉得一本舊作通天下一氣合彼神明至

精見劉得一本舊作今子孫非汝有見張本

舊作孫子運量萬物而不遺文劉本同舊作

匱汝唯莫必謂无乎逃物張成本同舊闕山

林與皐壤與與我无親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見江南藏本舊闕
右十一字智字在外
庚桑楚
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江南李氏張本
同舊作曰奔蜂不能化藿蠋十日息愁江南
李氏文劉張同舊作自人見其人物見其物
見張本舊闕每妄更爲失見劉得一本舊闕
出入而不見其形見張本舊作入出孰知有
无死生之一宗者見文本舊作守又適其偃
溲焉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闕移是非今之人

也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闕

右十二字

徐无鬼

藜藋柱乎鼪鼬之逕文張同舊作乎寮士无陵誶之辭則不樂見文成張本同舊作淩誶之事聽而斵之瞑目恣手盡堊而鼻不傷見江南李氏本舊四字是郭注可不諱云見江南李氏本舊作謂游於天地也見江南古藏本舊闕擇䟽鬣長毛自以爲廣宮大囿見張本舊闕古之眞人以天待人見張本舊作之

右十二字

則陽

同檻而浴見張本舊作濫氣之廣者也見劉得一本舊作大

右二字

外物

我且南游說吳越之王見張本舊闕出拾薪見張本舊闕中民之行易進焉耳張成本同舊闕大林丘山之善張文本作大林沐老見張本舊作休

右五字

寓言

如觀鳥雀蚊虻見張本舊闕觀公以其私死也見張本舊闕向也括撮而今也被髮見張本舊闕而況乎以无有待者乎見張本舊闕

右四字

列御寇

旡多餘之贏江南李氏張本同舊闕汝處已音紀江南李氏本舊作已闔口嘗視其良丈成李氏同舊作闔胡嘗視其良古之至人天

而不人見張文本舊闕有傎儇而達見江南古藏本舊作順仁義多責六者所以相刑也

達生之情者傀見劉得一本舊闕

右十二字

天下

而九滌天下之川江南李氏本舊作雜雖未至極江南李氏文本同舊作可謂至極

右三字

右三十三篇闕誤或兩義共三百四十九字

覽過南華眞經名氏

景德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葛端
校天台山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
疏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文如海正義中太
一宮本張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宮本張君
房校散人劉得一注大中祥符時人江南李
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
右九家闕誤同異各有義旨

南華真經餘事雜録卷上

聽二

南華真經餘事雜録上

公孫龍論三首元有六論今秖録莊子所引三首

白馬論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夫闡微言明王道莫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混同異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形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喻萬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

有親疎也以養萬物則天下歸存親疎以待
人則海内叛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
求馬唯得白馬故命馬形而守一白色者非
命衆馬也曰有白馬不可謂无馬也不可謂
無馬者非馬也既有白馬不可謂之无馬則

白馬豈非馬乎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
也白與馬連而白非馬何故曰求馬黄黒馬
皆可致求白馬黄黒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
疎者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離白求馬黄
黒皆至兼白命馬衆色咸去懐柔之道亦猶

此也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
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為有馬者但是
一馬耳其材不異衆馬也猶君之所私者但
是一人耳其賢不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
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
之君之踈已則叛之何可私其親黨而踈於
天下乎所求不異如黄黑馬有可有不可何
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馬一也而可
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
馬審矣如黄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

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矣君旣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肯應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色爲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疎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元无色而獨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

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夷之別
若使元元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疎乎故
白者自是自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
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
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體則不可偏謂之
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爲非馬也曰馬未
與白爲馬白未與馬爲白合馬與白復名白
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
馬未可此賓述主義而難之也馬自與馬爲
類白自與白爲類故曰相與也馬不與白爲

馬白不與馬爲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强用白色以爲馬名其義未可故以白馬爲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賓難也曰以有白馬爲有馬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賓曰定

以白馬爲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爲黃馬乎賓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既以白爲爲有馬而黃馬不得爲白馬則黃馬爲非馬明執者未嘗不失矣以黃馬爲非馬而

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黄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强以色爲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黄馬白馬同爲馬也而取白棄黄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脣齒之相依脣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内内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踈夷狄則夷狄叛矣勤兵伐遠人不堪會則諸夏亂矣内離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黄取白悖亂之甚矣曰有白馬不可謂无馬

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離白足爲有馬不離實爲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屬便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旣不定在馬馬亦不專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

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爲白乎馬者无去
取於色故黃黒次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
色无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
無不在是以聖人澹然忘懐而以虛統物故
物无不治而理无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

黃黒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
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色自殊而去故唯
白馬獨應矣王者黨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
下各守其踈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應
君命哉其應所私乎所私獨應命適足以增

禍不能靜亂也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不取於白者是不去於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无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在馬猶親疎之在人私親而背疎則疎者叛矣疎者離叛則親不能獨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虛心玄照理无不統懷六合於胷中而靈鑒有餘鏡萬像於方寸而其神彌靜故能處親而无親在疎而无疎雖不取於親疎亦不捨於親疎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指物論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非混一歸於无指故曰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謂物指皆謂是非也所以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无是非之物則无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焉而物其可謂之指乎物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

指也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无一日而无物无一物而非適故彊以物爲指者未可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謂指也所以天下无是非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无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旣无是非安可謂之是非爭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之物莫不妄相指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可謂指者无是非也豈唯

无是非爭亦无无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非
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
指也以其无无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
曰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无是非亦无无
是非兩忘之故終日是非而无是非故曰物
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无指者生於物
之各有名不爲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
若王良善御隸首善計彼物各自爲用譬之
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爲是非也不爲指而謂
之指是兼不爲指物皆不爲指而或謂之指

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爲指也以有不爲指之无不爲指未可之適也有不爲指謂物也无不謂指指也以物適指故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彼此更相爲指皆謂之兼

也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謂无指也不可謂无指者非有非指也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无即此萬物无指而又无无指故曰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无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

於是非之內乃得无是非人也指非非指也
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无指也指旣
不能與物爲指故非指也使天下无物指誰
徑謂非指天下无物誰徑謂指設使天下无
物无指則寂然矣誰謂指爲非指乎誰謂指
爲指乎天下有指无物指誰徑非指徑謂无
物非指設使有指而无物可施指者誰謂有
指爲非指乎誰謂以无物故非指乎明本无
指也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
爲指反覆相推則指自爲无指何能與物爲

指爭明萬物萬殊各自爲物各有所宜无是非也是以聖人三黙恬惔忘是忘非不弃一能不遺一物也

唐天寶手詔

昊天眷命列祖降靈休賥之儀存乎祖典莊子文子列子亢倉子等列在真仙體兹虛白師玄元之聖教弘大道於人寰觀其莊子依舊號曰南華真經列子號曰沖虛真經文子號曰通玄真經亢倉子號曰洞靈真經

天寶元年二月二十日下

南華眞經序

郭象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

外王之道上知造化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茫至人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覩其書超然自以為已

當經崐崘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眞經䟽序

號二

成玄英撰

八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惔明獨化之窅冥鉗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

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

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内篇内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别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遥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遥游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紘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栢云逍者銷也遥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无爲理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遥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遥然靡所不爲以斯而

遊天下故曰逍遥游第三王穆夜云逍遥者
蓋是放任自得之名也至德内充无時不適
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
遥游内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
明於理事内篇雖明於理本不无事迹外篇

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
所以逍遥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
造皆適遇物逍遥故以逍遥命物夫无待聖
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
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庚

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留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既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名二字爲題既无別義今不復次篇之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

躭翫爲之義訓須注述无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眞經餘事雜錄

南華真經除事雜錄卷下

聽二

九證心戒 并序　　禮部尚書楊嗣復撰

嗣復愚之至也不知愚而所以愚每雕訛斷弊求多譽而自飾曾未辯巧捷輕曲爲大妄之枝葉作大愚之藪澤但務躁進不欲靜止因讀莊周書至孔聖九徵乃泫然流涕捫心愧意方覺弛張不得其妙通變不得其精於是火集中腸氷寒肌骨同書紳之作戒仰佩韋以自儆贊味斯語欲寡其過乃屛繁機操筆硯各隨本事妄有褒闡雖不足發揮聖作

亦表吁嗟尚其九徵之力也太行莫並其高
溟津莫同其深且物不能自大因人而大之
人不能自名因事而名之即人可以鑒物事
可以鑒人物當鑒而振美无斁人當鑒而垂
譽无極其九徵之文即鑒人者也救必墜扶

必顛登吉途辯吉士如沉痾之服良藥昏夜
之有燈燭欣歎不盡敢引類而伴之嘗聞老
氏教誇黃庭神驗讀之萬徧必得上昇上昇
之言誘聾俗耳何者真隱之士自保形骸道
播四支德耕五藏故述黃庭內景外景並是

修身修心之書以時人樂其遠而不樂其近賤其目而不賤其聞故易於易而不易於不易難於難而不難於不難乃假立藥宮欲伸其說虛張瓊户使重斯言所以同於道者道以得之同於德者德以得之以心付心以口

傳口其要在一讀其文即一修其心讀經萬徧即耳聰目明神清氣靈調衛理營六府和平於是染妄不干筋骸自潔同上清之眞侶為出世之高人指名喻仙以勵行者未可脂肥滿腹營慮塡胷含蓄是非包藏喜怒口念

黃庭之字心迷碧落之門如刻規矩於氷霜
齊曲直於雲霧有何功德而自勤哉於是念
黃庭之人非修黃庭之事也此九徵之書亦
念至萬徧隨而行之即知正知非辯辱辯疑
絕詐防機百禄來依於是節貫青松名高白
日同上古之君子爲當代之令人風格難儔

貞華獨立未可剛愎好犯愉虐居中蹈虛跡
危甘佞樂拙口念九徵之字身无一行可觀
如朽木强雕難施斤斧腐鐵雖淬終乏光輝
徒有虛勞而无實蹟夫筌者所以在魚得魚

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慎勿失魚而空執其筌失意而空守其言此是讀九徵之夫非行九徵之士也如藥能療病必堅服之書能治身必堅行之堅之至无不愈矣即存身保命力不減於黃庭心淡體閑道更融於内景以其拔馳名救物之志同深居避事之徒彼利一身此利多人弘濟邈然孔聖之道長矣而乃不踐偉人之迹長親長者之車口出雅言腹包至行常能外已不私於身還同飲醴味芝便是雲行羽化德經曰修之

身其德乃眞未有已不修而有眞德者也若
使敬之如神明仰之如日月一言出而千里
響應一行著而四海趨風者此修身而得之
未有不修而得之者也嗣復年四十一造次
至三品人多稱幸凡得其如高名厚利唯恐

不及自六七載有拯物之願无自拯之心但
力步煙霄躡雲霞之路未足上親天漢恐雨
露之恩不濃此貪名也非畏盈懼滿愼終之
心也非知進退存亡之心也如比心未決增
負乘致寇之迫必待人而拯已何力能自拯

也今者洗心滌腸祇荷德語晝夜慄慄若臨深谷必薄嗜損華祛情除妄至于白首不敢中廢孔子曰凡人心難知於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不可測也誠哉是言有貌苦而心柔順者有貌和而心酷烈者有貌弱而心勁悍者有貌剛而心懾怯者或美其言而失信寡其辭而好淩近於禮而善胑强其氣而无節又有張君子之腹陳小人之心術虎豹之文中犬羊之質又有外示躁撓中實靜安不耀巳功陰施惠澤又有

正言馭物直道觀人哺糟順時受汙舍俗又有禮下於人言屈於己顧瞻其行心之不同故不可悉識也君子以此九事觀人者以明鏡矚顏毫微莫隱流光鑒物曲直何逃彼之進不進此知彼也此之退不退彼知此也周於所驗已得於心以驗明周故存於目如於九徵之中粗得一者如蘭生一葉誰謂无芳桂長初條宛然嘉木得二三者如漁舟入浦不揖濁流樵客登山不爭俗路得四五者如鏌鋣之刃利不可當璠璵之輝美不可並得

六七者如金石在庭欣逢雅韻黼黻居篋喜
觀華章得八九者如驪龍出海光透萬重鵬
翼高搏聲聞六合如得其人即傾意而鄰嚮
孰敢不勉以副思齊之至也高者附之卑者
舉之屈者伸之沉者浮之德者師之謙者友

之親者厚之疎者禮之能自觀也上之謂他
人之所觀也知上之上慕哉知下之下懼哉
崔子玉有座右銘諸葛亮有審心戒所以桎
梏誑妄羈鑣滿溢嗣復不敢類古人而創立
題目亦欲因古人而刋削是非便以九徵心

戒爲名用繩準不遷之行正文之下皆嗣復述耳時大和元年丁未歲夏四月十一日謹題

遠使之以觀其忠

夫觀其忠者當以詐明之可知心也何可知心矣或詐踈之而遠於己言必恨或詐抑之而屈其心言必殘或詐誣之而遏其美言必犯或詐摧之而折其芒言必淩又若以利沽之行必迴微言激之心必動以私私之事必易以公公之事必難此八者非忠也夫君子

之用心澄淡无際而僞以喜怒遠近之節非理鼓動探彼性混必待其詞觀其厚薄如淬鋒以礪剖璧憑砂若涅而不淄磨而不磷者君子之道也小人狹劣難使大受不知長者以謬淘真將虗誘實而乃輙生愁怨大啓禍門言是心苗立觀得失省之

近使之以觀其敬

夫觀其敬者亦僞以是非進退之節而攻其心即立知之矣如近之而不失節遠之而不失言怒之而不失禮樂之而不失容不慢易

不侮人不戲言不輕動入户必正顏色出門如見大賓處之无嫌轉加乎驚惕縱之詭浪彌覺乎矜莊不恃寵而縱横不伏威而逞欲此爲至敬也如見賢若聲聞化如聾好翫无慚失容爲美此何足以知敬也若撻于市又狎之則怠爲附之則驕澄之不清混之必濁而乃行无一操言不三思失之於周防皆非敬也故君子蒙非常之遇必愼戒小人蒙非常之幸必顛覆以斯忘禮而失敬也

・煩使之以觀其能

人之難信自伐者多當欲閱材必先試驗委之衆務煩撓其心佇彼不周用審優劣能者當靜理而必集不搆隙以萠機處有若无居多益寡如或因緣逞志憑事干人或首尾相乖綱斷絶令十全之略有始而无終必就之功已舉而復墜是非亂啓耳目不知所從策用交生方寸不能所守既無曉暢爲事所昏煩極成憂沈迷若醉不赴程則顛倒心魂自是疲羸何以能也如救弊若不足理劇似閑暇居衆美而无衒葺多陋而非殘功成益謙

政大轉謹不求虛譽而進已不惑邪謀以害
公即理煩之要也
卒問之以觀其智
意所不思卒承顧問辯說合理是其智也詩
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如辯而不思何以謂
之明對而忘禮何以謂之智夫能應卒然之
問者變通也且困而能通窮則思變亦君子
之道也所謂觀其發而知其人之智在審慎
而言不輕發也雖通變之時能不憑姧飾妄
抱曲持邪辭切而理明道直而慮遠者大智

也如或因言立意驟成損益之階乘便爲謀輒啓驕盈之漸此鄙下也何足言智夫水之於人也壅之即止決之即流其要在固隄防慎況溢也人言若水口是隄防豈得不思溢而成害欲言當審之

急期之以觀其信

緩則易從急則難守能難是其信也夫信者爲百行之紀綱作萬靈之鈐鍵苟或差忒必能爲妖何者三光運之而无極四序行之而不言此天之信也順高卑而育物隨深淺以

生成此地之信也表聖功而五色荷禎瑞以重輪此是日之信也似鏡之輝纔隱如鉤之魄復圓此月之信也弃兵食而作戒覩輗軏以存誠此人之信也且天之失信寒暑違地之失信萬物衰兩曜失信光明虧人之失信

德无歸夫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咎遠於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无徵故不可信也寧逃於怨咎哉夫如是孰能救歟

　委之以財觀其仁

鑒明者塵垢之不汙神清者嗜欲之不誤如
貴德尚義其鑒必明好禮親賢其塵不雜自
然貞白似玉光潔如氷何垢染之能侵豈貪
嗜之見驥立我牆仞物莫之倫此君子也夫
事有隨時從容之說不可膠柱而欒之但以
止足爲心取必有義且有義之取人不猒之
小人谿壑爲心取必無義且無義之取人必
讟之語曰克己復禮爲仁蓋檢束於心也夫
臨財不奪其志可近於克己見利不易於行
可近於復禮夫美色者隳端士之操美利者

壞正人之心戒哉

告之以危觀其節

陳之急切告以憂危執中且堅持正不拔者節也君子臨難无苟免以美其節義也若无義之生而易於死敗節之存而易其亡所以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活君子不爲也夫仁者有勇義在其中小人有勇禍在其中君子困不忘禮危不變節小人困則易性危則敗正且正之一敗如順險之投暴浪臨巔之躍飛丸同巳震之迅雷類絶弦之激矢往不可

復收之亦難慎慮精思則免終身之恨喜居悲後能全大節之名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也小人无遠略懼禍迫己而苟全其身乃不能保其節也

醉之以酒觀其則

狂藥雖多詞轉謹敬於未醉是其則也所以三爵知止百拜酬賓自无側弁之乖絕有倒載之恨蓋所以逃酒禍也夫酒之於人也少則氣和多則神亂張滛滯之口攄端靜之心醜言發而聲氣彌高戾行彰而風威轉大是

非蜂起奮袂攘襟從惡如流不知所執爭蹈水火寧思醉後之慙力赴猖狂莫救醒前之患此狂瞽之人甘爲所陷自貽伊戚不足傷也如樽爼羅列盃盂亂飛德度儼然清規肅物有敬色而自檢无怠顏以觸人者省分而就歡量器而樓宴懼失則也語曰唯酒无量不及亂聖人猶深戒之

雜之以處觀其色

不檢婦人詐爲參雜觀其笑語知好色也夭脩眉艷質嬋娟麗姿臉奪芙蕖之紅顏侵氷

雪之白頂垂金雀腰佩琅玕動巫峽之明眸
啓洛神之皓齒啼堪駐馬笑可傾城節夫爲
之動容貞士見之迴顧香風引媚心敵恍以
不安日照鉛華恩盤桓而失所況流俗之人
乎其有能輕滓穢屏是妖妍懷器不造心靈

塵性莫能强誘恥讀桑中之詠悲看行露之
詩夜秉燭以避嫌晝低聲而入户動不累於
己處无汙其心闇閾清閑德範沖粹聽言同
其骨肉目送類其仇讎能以好色之心好賢
即善時人當戒哉

後序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嗣復淺鈍極矣亦喜挹此說今者謬爲纂釋倍感於心雖有是言實无斯行日省其說讀而改之其達者恐我行不及言必憂逮者喜我行不及言必笑丈夫既有言也豈敢中道而廢當不使相笑者笑相憂者憂必有年矣知余者表余心矣不知余者曷敢言志當自省惕而行之

二篇同巻

南華真經直音

南華邈

聽四

南華眞經直音　南華邈附

直音序

崇德悟眞大師臣賈善翔上進

天下搢紳之士始束髮讀書則擇師友而受之故能高談奥論别白眞僞而後享貴富流聲无垠未始不始於斯所謂一卷之書必立之師者是已然世之好事者不暇擇師友每秉閑披覽以適性情而其間有深字及點發假借稱呼者往往不識遂考之于釋音然釋音有類格翻切之難不能洞曉於是檢閲至

于再至于三其心已倦怠而不覺掩卷就枕不識字則不知義不知義則无味无味則不樂不樂則欲无倦怠其可得耶愚非聞之於交游實目擊斯人之若此因吐納之暇輒以老莊深字洎點發假借者皆以淺字誌之其

有難得淺字可釋者即以音和切之庶披覽者易得其字命之曰直音亦小補於學者之一端云元祐丙寅之冬逢丘子記

逍遥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繕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至樂第十八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知北遊第二十二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无鬼第二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御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逍遥遊

鯤昆鵬朋摶團而上時掌切邪以遮切且夫
扶坳於交切膠教平培裴夭於表切閼遏蜩
調鷽學決血槍七良切榆俞枋方莽蒼上忙
去聲下蒼去聲舂詩容切小知智菌郡蟪惠

蛄姑椿丑倫切棘亟廣去聲數上聲上上聲
翱遨蒿好刀切故夫扶知智行去聲徵作成
字讀譽餘沮將預切之分扶問切數數朔洽
零惡乎烏爝爵子治持鷦焦鷯遼不治去聲
樽尊狙阻當去聲怖普布切庭聽藐邈射夜
肌飢淖綽疵慈癘厲瞽古與予預下同觀貫
聾祿公切夫知智磅傍礴泊蘄祈稽雞溺奴
歷切垢古口切粃七穅康陶桃鑄注斷短汾
扶云切窅杳貽怡瓠戶之種上聲盛成剖普
口切瓠戶郭切呺許橋切掊剖洴並經切澼

僻絖曠數去聲鬻育技伎説稅難去聲將去
聲瓠落戶郭切夫扶樗勑魚切中知仲切卷
拳狸刀之切狌姓敖去聲跳條中於知仲切
辟擗罟古斄梨徬彷徨皇

齊物論

綦其隱去聲嘘虛嗒塔喪去聲耦偶槁考籟
賴夫扶塊苦對切噫乙戒切怒呺胡刀切翏
良救切畏佳上委下諸鬼切枅鷄圈驅圓切
臼舅洼蛙汙烏激擊謞哮叱尺栗切吸許及
切叫古吊切譹毫宎么咬於交切喁五恭切

泠零和去聲飄瓢濟去聲刁刁凋夫吹扶邪
爺大知智間去聲詹占覺教縵末旦切窖教
惴之瑞切栝聒詛側捸切殺色界切厭於葉
切緘古咸切洫亦樂洛慹之涉切姚遙佚逸
態太蘭郡靡美苶刀結切邪爺下同芒忙與
有預轂扣道惡烏下同莛廷楹盈悏鬼恑鬼
憰決復通扶又切庸容幾飢下同狙七余切
芧序惡乎烏其好去聲下同綸倫滑骨爲是
謂殤傷夭方表切眕軫不稱尺證切嗛苦簟
切忮至昭照园吾官切幾飢葆保膾古外切

艾号齧五結切缺丘悦切倪五兮切惡乎烏
下同詎巨邪爺下同涇濕鰌秋惴之瑞切慄
栗恂荀芻初豢患麋眉蝍即蛆子余切鴟尺
夷切鴉鵶耆市猵片狙子余切嬙墻麗離姬
肌殽爻吾惡烏沍戶瞿衢之行去聲亦大太
鴞于驕切炙之夜切爲汝冒旁去聲挾戶牒
切宙治救切脗泯滑湣上骨下昏隸例芚徒
奔切參森蘊於粉切予惡烏下同惡死汚喪
去聲麗離姬肌匡於方切夫扶蘄祈覺而教
吊的詭鬼黮音唵天倪崖音亦依字讀下同

曼萬衍以戰切景影曩乃蕩切操與余蚹附

蜩調惡烏下同蝶牒栩況羽切志與余然覺

教蘧渠周與余

養生主

而知智殆大知者智督篤以養去聲丁爲去

聲觸昌蜀切踦幾砉呼覔切騞呼獲切懐入

聲不中知仲切下同譆希批篇入聲所好去

聲技妓郤去逆切隙窾欵綮輕字上聲軱孤

更力庚硎刑閒去聲怵黜然爲去聲下

同謋化百切躊紬躇除惡手烏介戒天與余

啄卓蘄祈雖王去聲失逸耼他酣切作眈字
讀誤號户羔切友邪倍裴樂洛縣玄解蟹

人間世

其行去聲量亮蕉焦庶幾平聲瘳抽譆希殆
大擾而小切暇下而知智所為去聲知出智
軋於八切知也智矼苦江切彊去聲術暴縣
人惡汙菑災而惡汙肖笑惡烏捷在接切熒
螢桀蝎紂宙傴紆父切拊撫擠霽今只作齋
字用好名去聲扈户虛祛戮六語御惡烏訾
子詎巨上比時掌切蘄祈之邪以遮切擎其

驚切跽巨几切拳權疵慈謫摘諜牒易邪以
遮切皐號茹汝字去聲葷熏數上聲寓遇有
知智與无智同幾飢闋缺徇旬去聲心知智
紐女酒切羲希蘧渠慄栗粗麁臧作郎切爨
七亂切凊七性切熱與余哀樂洛暇下惡死

烏路切傳之平聲下同之夫扶溢惡烏各切
奇樂洛行者去聲喪去聲下同波易去聲下
同茀弗剋核戶格切惡成烏各切其知智町
汀畦携勝任上升下壬之為去聲下同盛成
蚊文虻氓櫟藥厭靨散上聲齎府樠曼蠹妬

社見現將惡烏夫柤側加切擿俱聿切柚余
救切果蓏裸折舌泄薛而中去聲掊普口切
其相去聲之散上聲下同又惡烏而診軫趣
促以爲去聲詬姤千乘去聲將芘藾賴咶舐
酲呈其拱居勇切狙猿猴杙弋白顙息浪切
豚豘亢抗痔直里切頤余之切隱去聲會括
撮子活切髀畢脅許刼切挫子卧切鍼針繲
佳賣切餬胡筴策食嗣僅覲載去聲畫獲郤
去逆切

德充符

兀者五忽切駘臺下同從之去聲下同中分
陟仲切而王去聲所喪息浪切下同彼爲去
聲其知智自胥腰六骸鞋一知智登假音格
昏无莫侯切而說悅羿詣彀遘中地陟仲切
下同我沸弗索所伯切蹵子六切无趾止踵
腫見現之惡烏各切下同且蘄祈諔昌六切
詭古委切幻患桎質梏古沃切駘臺它沱常
和去聲下同駭胡楷切知不智下同期基人
傳直專切氾汎无幾上聲與樂洛㹠豚眴舜
翣所甲切取妻七句切授已紀而知智滑和

骨郤隙盛去聲闉因跂企脹胥說衛音稅下同說之悅其脰豆甕烏貢切盎烏浪切大癭於郢切而知智孽魚列切惡用音烏下同天食嗣下同謷五羔切好呼告切惡烏故切下同槁考梧吾瞑眠

大宗師

夭於表切當去聲詎巨驀模傈栗濡儒假格覺教踵腫喉侯嗌益哇蛙惡死訏許忻距具翛霄捐緣顙息黨切頯去鬼切煖暄故樂洛行名下孟切紀他徒阿切觚孤邴丙崔千罪

切滀畜謷遨好去聲悗明本切循旬綽昌略
切以知其好去聲下同卓中學切涸鶴呴
避諱讀作吁字濡儒沫末礜余絑堨塊苦對
切佚逸壑鏤遯鈍恒常樂洛邪以遮切先去
聲長知丈切狶嘻韋違絜苦結切戲希襲習
忒他得切坏普杯切崐上昆下論顓專項
旭偶愚伯霸傳付說悅相去聲奄掩葵其偶
甬長知丈切獳而遇切惡烏下同幾飢參三
攖縈聶躡需須於烏謳烏侯切參叅尻苦羔
切偉居鬼切僂呂顧夷贅之稅切診例問閑

跰步田切蹁先惡汙下同鴞戶驕切炙章夜
切縣玄解蟹哆尺軟切叱昌失切怛怛丁達
切翅試捍胡旱切冶也鑄注鏌莫鋣以遮切
鑪爐惡乎烏遼渠覺教撓遶挑徒了切和去
聲猗衣惡烏下同者邪以遮切骹諧齎之貌

切縣玄疣尤疣換潰繪倪崖芒忙彷旁徨皇
憒繪戮六造七報切下同畸飢佯謀覺教輗
止黥其京切劓魚器切睢嚝藩番亦作煩與
手豫下同瞽古翽獻甫弗觀貫其知智鑪爐
錘捶噫衣我爲去聲齏齋長竹丈切復扶又

切見現甓子六切嚏嚏去去聲知去聲无好
去聲食之祀父耶以遮切趨趣

應帝王

齧五結切倪五丁切要邀覺教中仲語去聲
蚊文確苦學切矰曾弋翺鼷奚熏勳鑿昨蓼
了莽莫蕩切眇妙小切壙曠埌浪畀藝胕他
酣切勸倦易亦猿袁狙七余切便平聲甓狸
甓子六切貸大巫无壺胡道與余而相去聲
下同旬數上聲鄉向瘳抽齊齋覻倪委威蛇
移弟頽靡美出爲去聲爨七亂切食祀下同

豕始琢卓紛分知主智眹直忍切儵叔渾混
沌蚘竅苦叫切

駢拇

駢步田切拇毋侈昌是切贅章税切縣玄疣
尤之行去聲黼甫黻弗煌皇擢濁簧黄纍累
竄七亂切敝婢跬奎字上聲丘弭切與企同
譽余跂歧鳧符脛形定切斷短去上聲齕紇
饕叨囂許橋切呴讀作吁諱俞喻纆墨撓遶
性與余殉旬字去聲挾協筴策跖隻又惡烏
屬燭臧作郎切上下同操七到切之行下孟

切

馬蹄

蹄提踐賤禦語齕紇翹祈堯切有義希伯樂洛剔聽歷切雒洛羈飢馬中知邑切阜造棧士限切橛其月切飾式筴策陶逃埴植中知仲切下同塡田蹊子隧遂屬燭長知丈切羈飢援衣闚窺惡乎鳥樸朴蹩鱉躠泄踶值跂企澶但漫去聲摘陟革切犧希頸經字上聲踶踶知智下同扼厄介古八切倪五隹切闉因鷙致曼漫詭鬼哺步縣玄跂企踶值好去聲

知智

胠篋

胠祛篋苦協切探貪縢騰扃古營切鐍決知
智下同囊奴當切恐去聲望亡罟古耒力兌
切耨乃豆切剌次闔合殺試蔑長肔恥靡眉
戮六跖之石切藏去聲邯寒鄲丹棓剖舍捨
斛胡谷切璽徙矯居表切揭居謁切冕免鉞
越知智摘擲鄙彼殫丹擢濁鑠詩酌切膠交
攦例倕垂削思雀切之行去聲鉗巨炎切攘
如羊切爚藥驪離戲希樂洛望亡頸經字上

聲踵腫贏盈趣趨軌鬼好去聲知智弋翊餌
二罾曾笱狗劑峭罝嗟罘浮漸尖頡戶結切
解苦介切垢苦豆切悖倍爍詩酌切墮隳施
去聲喘昌兖切耎軟肖消翹祈堯切舍捨恬
甜惔談啍之純切

在宥

人樂洛桀竭脺萃愉俞喜邪以遮切下同眦
脾思四喬橋詰去吉切卓陟角切鷙致匈凶
悖於倍相去聲技妓疵慈齎力轉切卷捲傖
倉莅利攫濁見現從比容切累去聲瞿劬攖

縈淖綽劇居衞切諱琢卓俛免縣玄僨拚問
切股古胈伴奈切脛刑定切讙歡俔丁侯切
跪危共恭施異駭胡解切愚知斳斤鋸居
去聲推直追切脊籍嵁堪桁户剛切戮六望
七枳只裕谷摺習鑿造枘而銳切焉於虔切
嚆許交切翦剪捐緣築竹間閑滕悉七切壓
厭窈杳有藏去聲參条絡明巾切遠去聲將
去聲掛甫髀陛倘昌上切贄至掉銚摰於兩
切放上聲噫衣僊仙墮隳滓户頂切溟明頂
切沌鈍而惡汙攬覽僥澆倖幸撓遶惡手烏

匿女力切麤七孤切不易異

天地

卒尊忽切分扶問切洋羊剃枯循旬挫作卧切韜叨沛貝不樂洛王旺同下滲流和去聲騁逞要邀同下還旋知智索所白切喫口觧切詬口豆切齧五結切被披圾岌廠脣知智給急數朔絃該率帥華畫嘻希鶉淳鷇冦間闢闔合偘邑无間去聲喙許穢切繙婚放上聲縣玄寓宇貍梨狙七余切葹免中知仲切輯集局其玉切蝗堂蜋郎軼轍覤許逆切芒

忙易亦溟酩渟户頂切畦户圭切隧遂揩窟
搣户戒切絜口節切數朔泆亦捭高忿憒瞞
明扳切墮嚗幾飢陬走侯切項作勉字讀復
有扶又切謷遨渾混沌鈍諄之倫切芒忙壄
調撓遶美惡汙炤趍稽雞之與余瘍羊禿吐

木切髦替操七刀切標丕小切蠢處允切諛
曳肖笑佛拂解蟹嗑呷歪垂鍾踵彊去聲比
去聲厲賴遽據汲急㩗希間閑悰宗中知仲
切顙酥朗切噣濁滑骨攡去聲鴞許嬌切舍
捨弁卞鸙役又呼聿字搢進栅冊纆墨繳酌

睆還板切

天道

辟闢鐃鬧平中知仲切鄉向王旺而閒閑而

王去聲樸朴入樂洛下同鏊齋戾例長於知

丈切祟雖遂切知雖智之辟闢衰崔經田結

切殺所界切長知丈切而分憤省所景切迂

悟敖五報切施去聲膠交擾遶藏去聲繙番

中其知仲切謾末旦切愷開待切意衣下同

幾飢放上聲偈竭趼古顯切壤而賞切復見

扶又切刺次郤去逆切巧知智恒常頫去鬼

切闞許覽切奮方問切揀柄爲其去聲扁篇
斵卓搥直追切魄普各切

天運

者爲于僞切施弛始字去聲祒赤遙切監去
聲郢以并切悌弟弃餅徽揮迭大節切僨忿

阬坑郤去逆切目知智委威蛇移急代林樂
洛洛稽雞天樂洛猋標祟雖醉切之行下孟切
芻初盛成篋古牒切衍演脊積爨七亂切數
朔眯米蘄祈桔結槔羔舍捨柤側加切柚由
救切狙七余切衣去聲齕紇齧五結切挽晚

慊枯簟切借作愜矉頻挈苦結切沛貝蘧渠
覰勾墟袪貸太湮因播補佐切蚊文虻盲噆
匝憯七感切憤扶粉切放上聲鶻鶻黚鉗呴
作吁讀嚌嚌倨據紂除柳切殺所戒切種上
聲悖倍睽奎墮隳施去聲靨劾邁切薑許謅
切鮮仙蹩子六切奸干說稅鶂五歷切眸年
復扶又切再也孺喻如切傅付要腰

南華真經直音

南華邈

天地篇

天尊地卑乾坤所以列位君上臣下貴賤所以崇班天地均化於無心君臣股肱於一體故得陶鈞萬類康濟蒼生九有宅心萬方樂

業野老不知於帝力擊壤豈識於堯年變澆俗之頹風歸淳素於上古此所以合天地之旨也

天道篇

天者定體之名道者虛通爲用體非用無以運覆用非體無以生成體用相須所以爲萬物資始夫帝王者首出萬物自稱一人雖天下稱爲至尊必須體道以爲用堯舜得道以治四民不失於豐年桀紂失道以臨人萬姓告無辜於上帝道之所在聖人尊之故軒后

膝行而順風孔父朝聞而夕死天道之旨其
斯謂歟

天運篇

天者自然之稱也運者轉之不息也天形左
轉日月右旋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
月一周天五緯經天以迭行四時代謝而成
歲誰使之然哉自然而然耳大君受命亦復
如之天門開闔而不常金石更生而不息當
須知進知退知存知亡堯舜禪讓而復昌桀
紂亢極而世絶帝王既爾人事亦然此天之

運始也

刻意篇

刻者削也意者心之用也言人峻削其意高尚其行欲得出衆志在聲名或蹈海而不歸或抱木而枯死修儒者必非於墨脩墨者亦

說劍篇

劍採干越之鐵選甌冶之工匣吐青蓮環生初月陸剸犀象水斷蛟龍荆卿提之入秦白虹貫日張華覩之豐獄氣射斗牛雖郞威懾

三軍蓋是一夫之勇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令以賢相爲工良牧爲冶明宰爲炭百姓爲銅淬元氣之鋒礪氛氲之鍔用仁義爲匣以禮樂爲鐔自然巨盜亡魂姦臣喪魄萬方歸化四夷來王按之無敵於天下此說劒之旨也

漁父篇

昔平王東遷周室微弱禮樂征伐出自諸侯邪說得昇直言見放君子在野小人滿朝漁父隱居藏名避世扁舟鼓棹樂道江湖歌滄

浪而弔屈原手杖拏而識孔子欲使帝王親
有德遠讒人訪道山林搜揚隱逸使河濱無
洗耳之叟磻溪絕垂釣之人自然九譯來朝
萬方歸化此漁父之旨也

列禦寇篇

莊子内篇訂正卷上

聽五

莊子内篇訂正卷上　聽五

臨川　吳　澄　述

逍遙遊

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

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

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湌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

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
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
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
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
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
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
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

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大小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

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右第一章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右第二章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

然喪其天下焉

右第三章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

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以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右第四章

聽五

四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

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網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
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
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右第五章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
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回]可使

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
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
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
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
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

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
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汙者激者謞者叱者
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
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

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右第一章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

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猒也如緘以言其
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
嘆變慹姚佚啓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
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
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
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
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
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
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
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

爲如求得其情與不得无益損乎其眞一受
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
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
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
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

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
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隨其誠心而師之
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
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
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爲有无有爲有雖有

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无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

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
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
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
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
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
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
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
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

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
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
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
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
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
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
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
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

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
天鈞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
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
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
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
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
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
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
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
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

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
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
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
可謂成乎雖然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
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
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
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
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
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
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

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

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謂保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右第二章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

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右第三章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埃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

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

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旣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者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

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右第四章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

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故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

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右第一章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右第二章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

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右第三章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

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

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无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

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

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

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
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
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
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
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
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
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
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
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

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舜禹之所紐

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而況散焉者乎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右第一章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内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旣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

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也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

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

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泰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右第二章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

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毁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右第三章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弟子猒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
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

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柤
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
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

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
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
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
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喩
之不亦遠乎

右第四章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二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

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右第五章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
者乎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子鳳
子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
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
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
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
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
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右第六章

莊子内篇訂正卷上

聽玉

莊子内篇訂正卷下

莊子內篇訂正卷下 聽六

臨川 吳 澄 述

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己以其
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

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右第一章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産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産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

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
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
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
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
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
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右第二章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

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

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

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右第三章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

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亦不得類焉亦所愛其母也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

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
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尔
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
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

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
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
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
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
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

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右第四章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
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
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
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
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右第五章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吾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卷第六章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

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
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
深者其天機淺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

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
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
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
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

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

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

眞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

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
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
善吾死也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
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
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
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夫藏舟於壑
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
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
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
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

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

以襲崐崘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
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
玄宮禺强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
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
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

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右第一章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
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
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
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
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
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
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
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
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
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

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右第二章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

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躃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

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
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
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
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
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

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
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
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
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
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

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
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
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
哉成然寐蘧然覺

右第三章

聴大 十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
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
而咲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
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

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
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
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
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
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

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
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
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
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
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

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右第四章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

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
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

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右第五章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
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
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韲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

不爲巧此所遊已

右第六章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右第七章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右第一章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右第二章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猒則

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昇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右第三章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

是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
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
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右第四章

鄭有神巫曰季咸（叱大）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吾鄉示之
以大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
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

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
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
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
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
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
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
是終

右第五章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
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
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
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

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
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
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

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

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七竅七日而渾沌死

右第六章

莊子内篇言王卷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一

聽七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睢陽蒙縣嘗爲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周笑謂使者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爲孤豚其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

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
快吾志焉唐封南華真人書為南華真經

南華真經循本釋題

莊子為書雖恢恑譎怪佚宕於六經外譬
猶天地日月固有常經常運而風雲開闔
神鬼變幻要自不可闕古今文士每每奇
之顧其句法字面自是周末時語有非後

世所能悉曉然尚有可徵者如正獲之問
於監市履豨乃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
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乃古天子春有解
祠見漢郊祀志唐子乃掌堂塗之子猶周
王族之適子稱門子義臺乃儀臺鄭司農
云故書儀但為義其脰肩乃見考工記
梓人為磬虡數目顧脰肩即顧字如此類
不一而士無古學不足以知之諸家解者
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强附儒家正

理多非本文指義漫曰此文字奇處妙絶
又惡識所謂奇妙寥寥千八百載間作者
之意鬱而未伸剽竊之用轉而多誤豈非
羣書中一欠事勉道幸以蚤遂退間託志
清虛因得時以鄙見梳剔一二爰筆其説
不覺成帙自謂庶幾循其本指題曰莊子
循本云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一

廬陵竹峰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内篇

逍遙遊

神遊寥廓無所拘礙是謂逍遙遊莊子欲歆動學道之人

故首以此名篇内外雜篇猶前後續集爾初無異義按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固已辨其巧雜十分有三今所存三十三篇東坡蘇氏又黜讓王盜跖説劒漁父而以列禦寇接寓言之末合爲一篇其説精矣然愚尚謂刻意繕性亦復膚淺非眞宜定爲二十六篇内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意不出此外篇與雜篇惟摘篇首字以名之蓋内篇命意已足外篇雜

一篇不過數
演其說爾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北冥南冥非泛言北海南海乃海之南北極處以其廣遠杳冥故曰冥鯤爾雅云凡魚之子總名鯤故内則卵醬讀作鯤魯語亦曰魚禁鯤鮞皆以鯤爲魚子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此便是滑稽之開端鵬不載

經傳島美雜誌云崑崙層期國常有大鵬飛則遮日能食駱駝有人拾得鵬翅截其管作水桶鯤言大不知幾千里鵬言背不知幾千里質之大者化益大也怒而飛鼓怒作勢方能起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者運動也颶將起則海氣動故徙以避之會語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是其事也天池者海水際天處猶日浴咸池之池池爲魚、

鳥所泊之所鵬所泊在此池也曰南冥者
天池又曰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蓋爲
冥海二字猶未盡極遠之義又申之曰天
池則方見是海水際天處以見鵬飛從海
之極北過海之極南如此其遠也○篇首
言鯤化而爲鵬則能高飛遠徙引喻下文
人化而爲聖爲神爲至則能逍遥遊初出
一化字乍讀未覺其有意細看始知此字
不閒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者齊人諧謔之書孟子曰齊東野人之語則齊俗宜有此諧之言曰者諧謔之書所言也莊子自多怪誕却謂齊諧爲志怪亦是滑稽處擊打也鵬氣勢飛上波浪打起其高三千里也摶隨風風圜轉也扶搖旋風也風勢相扶搖擺而上所謂東海扶搖之枝亦取此義九萬里者言北冥至天之里數若中土至天頂則又不止此數按

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圓周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圍三徑一言之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圍直徑之數又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游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徑天中央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於中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

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游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地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四遊之說元出周髀文渾儀家未有未知然否但其以天度紐筭里數似爲可據又鄭玄註周禮以句股求表景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爲天徑之半者乃日下距地之

里數耳去以六月息者鵬起北冥而徙南冥經行半周天之里數故止消半年而息以見鵬飛亦合天度也○上只言鵬徙之遠此又證其飛之高先安頓九萬里一句在此後面却從而解説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息氣也野馬塵埃喻游氣也横渠張子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

絪緼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歟晦庵朱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蒼蒼遠望之色已上也此不過解說九萬里一句恐人認游氣蒼蒼便以爲是天體之極處疑無有九萬里故言太虛

中如野馬塵埃者乃造化生物以此氣相吹者也人囿此氣中而不自知但遠望則蒼蒼然令仰而觀之其蒼蒼然者是天之正色邪抑上面猶遠而無所至極邪自蒼蒼而上尚無窮極是以鵬去得九萬里至

於自上俯視下亦如此蒼蒼然者則爲有形之地矣止於此矣不可復去矣蓋言蒼蒼之上非如蒼蒼之下去不得也漢郗萌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絶故蒼蒼然正與此合則已矣三字説者多作而已矣違過者遂致上下文意不貫

且夫

轉接處多用且夫請試言之等讀者若知此機括亦使文字不斷

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

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圖南坳堂堂上地坳處芥爲之舟芥流轉如舟也培積也青天非自下所見蒼蒼然者九萬里上方是青天上文言蒼蒼非正色則青爲正色可知六經未有言青天者只言蒼天蓋止據所見者言也又解說鵬之所以必飛上九萬里者要藉風力之大方能

遠徙以水喻風以舟喻鵬水不厚則負大舟無力風不厚則負大翼無力故九萬里高則風在下力厚盛得許大背負青天則天路空濶無有妨害鵬惟培得此風方可圖南乃今者將徙之時下文且適南冥則遂徙矣○此一節說鯤鵬變化之異引齊諧者所以證其飛上九萬里野馬以下所以申明可至九萬里之理

蜩與鸒音遲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

南爲

蜩蟬類形黑而五月鳴者爲蜩形斑而七月以後鳴者爲蟬形青者爲蛁蟟音貂料其類不一俗總謂之蟬或蜣蜋或水蟲或糞中蠐螬所化鷽鳩鷽本山鵲之名以其類山鵲故名鷽鳩月令鳴鳩拂其羽䟽引郭璞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呼爲鶻鵃音骨嘲月令仲春鷹化爲鳩王制仲秋鳩化爲鷹左傳爽鳩氏杜註鷹也亦以二物相化故鳩可名鷹二蟲能化而

小故以與鯤鵬相形決起盡力而起猶決戰之決賭此氣力也搶衝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有時榆枋亦不能至則控止於地言二蟲飛不能高也此設爲蜩鳩笑鵬之辭凡人之以小見而笑大道者何以異此

適莽蒼者三湌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莽蒼者一望之間莽然蒼然也果能腹飽之貌果勇也腹飽則勇餒則怯矣二蟲蜩

鳩也人所適彌遠則積糧彌多鵬翼彌廣則積風彌厚二蟲又何足以知之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二知字皆平聲綴上知字起下莊子文法多如此二蟲之所以笑鵬者只爲所知之小不及鵬所知之大耳因借小年大年以喻小知大知

聽七　八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

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
匹之不亦悲乎
菌地蕈也大曰中馗小曰菌菌之生以朝
計故曰朝菌蟪蛄亦蟬類鄭氏通志略云
寒螿正名蟪蛄九十月其鳴悽急小山云
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是也莊子
所謂蟪蛄不知春秋者則是四五月小紫
青色者耳冥即南冥靈靈龜也麟鳳龜龍
謂之四靈冥靈者冥海之靈龜也朝菌與
大椿蟪蛄與冥靈是舉一植一動對說則

冥靈非植物明矣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者史記曰龜千歲尺二寸二箇五百總千歲之數也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折椿字爲二箇八百乘之以十則二箇八千之數也滑稽杜撰偶然出此殆亦亥字

二首六身之類而愚弄千載之下莫有能悟蓋凡如此者人例以寓言目之而不知所謂寓言亦必有所依倣近似讀莊子者勘破此等則其怪誕之術窮矣彭祖衆人又人之小年大年也以衆人而匹彭祖則

衆人可悲矣此言年之小大懸絶亦如人
之小知大知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
引湯問棘一段便是蜩鳩笑鵬之比
窮髪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光去
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
名爲鵬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揺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
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間此亦

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羊角者搏扶揺之形夢溪筆談云恩州武
成縣有旋風自西南来望之插天如羊角
官舍居民悉卷入雲中又志林云眉州人
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三十餘年忽一日天
清無雷池有聲如風雨魚盡踴起羊角而
上不知所往二事所紀皆得莊子本意絶
雲氣者九萬里髙則截雲氣在下矣斥者
斥鹵之地書所謂海濵廣斥是也鴳鴽也
内則爵鷃蜩范䟽引公食大夫禮以鴳爲

鴽李巡云鴽鶉是鴳即鴽鴽即鶉月令季
春田鼠化爲鴽是鴳亦化之小者故以比
蜩鳩又就海濵討箇小小變化之物引證
蜩鳩笑鵬之說夫鳩之化也已失其鷙擊
之習蜩之化也僅脫於汙泥之中低飛榆
枋無復遠見其竊笑固亦無怪殆猶窮鄉
下士烏識大人君子之前斥鴳雖賦質微
小不出蓬蒿然生於海濵宇宙之大風月
之浩蕩亦飫見而熟知之矣乃亦妄訕大
鵬其於人也遊聖人之門而下愚不移自

暴自棄者歟自湯問棘以下數語收拾前面殆盡前引齊諧志怪此引湯問棘又似實事前言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廣數千里前言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此又實其背若大山前言摶扶搖而上此又添羊角二字形狀之○此一節說蜩鳩斥鴳變化之小而反笑鵬之九萬里凡言九萬里者四大意只解說此句要見天池距天實有九萬里太虛寥廓神遊無礙以破世俗淺漏之見而豁其逍遙之胷次

故夫

前一段是先設一箇譬喻此一段却從人

身上議論

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此一等是小見之徒與蜩鳩斥鴳何異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

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並音朔

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猶然笑貌猶與哂字義同前一等人是以
小笑大宋榮子却笑前一等人是以大笑
小且者不特能笑前一等人且能如下文
所云也未數數不汲汲也樹立也宋榮子
不惑於人之毀譽而內外之分榮辱之境

了然胷中以爲吾之自守如此足矣此一
等人雖不汲汲於世猶未能卓然自立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
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
有所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

以遊（出一遊字）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泠然風清之意善者善之也旬有五日者半月之期比之半年一息者異矣致福者待風而後能行風起則是其福未數數然者不汲汲於得風以為福也乘車者主也御車者佐也天地之正氣即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人所得以生者道家謂之先天一氣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厥陰風木少陰君火少陽相火太陰濕土陽明燥金太陽寒水皆謂之六氣名殊而實同散在

天地間而具於人身者也以正氣爲主六氣爲御即老子三十輻共一轂之義列子固勝宋榮子矣然猶有所待此一等人猶未盡化若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神遊無極者無非取之吾身又何待於外

至此則無不化矣下文却指能如此之人

故曰至人無已（音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舊解以此三句爲上文結句不知乃是下文起句上既次兩等人化之小者此却次三等人化之大者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

可測之謂神至者神之極三等亦自有淺
深無功則事業且無何有名聲無已則并
已身亦無何有事業下文逐一證之許由
聖人也藐姑射神人也四字至人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焦爵二音）火
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
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
我猶尸之吾自視闕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
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
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

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
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
越樽俎而代之矣
許由隱於箕山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
有許由塚立起也尸主也闕然不足也堯

言許由起則天下治矣我乃猶主此位自
視不足不能及許由也名者實之賓實為
主而名為客也吾將為賓乎不肯務名也
鷦鷯似黄雀而小又名鷦鷯一名桃雀即
詩所謂桃蟲俗謂能生鵰偃鼠即鼹鼠大

鼠也歸休乎君休息也堯即許由訪爲許由謂堯其歸而息此讓天下之事乎語尾復稱君以致其珍重之意○此說聖人無名故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音莫姑射宋廣平梅花賦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

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八字為一句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莊子所言人姓名或實或虛肩吾連叔不

可知接輿即楚狂者故下文云吾以是狂而不信往而不反者一向說將去更不回顧也逕門前路庭堂外地大有逕庭者逕與庭相距本不遠今接輿之言比之尋常言語大異如逕庭之大遠不比尋常逕庭

也藐姑射之山見山海經淖約淨潔藐處子處女也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言所居而化也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此八字當連作一句讀其指接輿也猶即若也時此也女即處子也因上淖約若處子而言接輿

言神人之如此處女也如下文所云言字下著一也字是他句語輭活處若作兩句讀誤矣旁礡轉石聲言其能轉動萬物也蘄乎亂求乎治也弊弊疲困也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堯舜所得者神人之所棄也○此言神人無功明曰有神人居焉又曰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旁礡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皆言功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

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四子不必究其姓名汾陽堯所都堯見四
子於藐姑射之山歸汾水之陽而窅然若
喪其天下蓋見四子而自失也却先說一
箇譬喻越人斷髮文身何用宋人之章甫

四子隱逸山林何有堯之政治○此言至
人無已四子不知有已者堯見四子亦失
其在已者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
成而實五石可容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

也剖裒上之以為瓢破之為二則瓠落無所容
瓠讀仍本字瓠雖大剖之為瓢則其瓠淺
落而瀘漾所容不多矣
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彼口切擊碎也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漂絮者為事客聞
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
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
與越人水戰大敗音拜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

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也)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蓬字正與江湖字相對言不浮游江湖而此心猶局於山林草萊之中也○此言一器之用而未化若以之浮游江湖則化矣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音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

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狸狌䶂鼠也狀如貔赤黃色大尾能啖鼠

俗乎鼠郎郭璞云江東名䶂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敖乎聲物之遊遨者雞鼠之屬

聽七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毗赤切

十六

入於機中如受刑辟

死於罔罟今夫斄音釐又音茅牛其大若垂天之

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狸狌小能捕而反遭害牛大不能執鼠而

得全其生

今子有大樹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此言一木之用而未化若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則化矣

此篇以逍遥遊名而終篇貫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鯤鵬蜩鳩斥鴳之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人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其爲逍遥遊有優劣第三段言

人能因無用而化爲有用則亦可以逍遥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强同蜩鳩斥鴳於鯤鵬哉而人則無智愚賢不肖皆可以階大道然亦有自視若蜩鳩斥鴳者焉故於篇終曉之曰人雖如呺然難舉之瓠擁腫卷曲之樗苟能因其資質用之隨事而化豈失其爲逍遥遊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

聽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　　聽八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齊物論上

戰國時學術不明是非蠭起世道人心陷溺甚矣儒者則必息邪說距詖行以閑先聖之道老莊之學則但守吾天眞初不與較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聽其不齊而自齊矣此篇多是闢公孫龍子如是非彼是因非因是非指非馬堅白同異皆公孫龍子語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榻焉似喪其耦

南郭子綦所居隱几低頭凭几也噓開口出氣也嗒焉合口也方俯而凭几俄仰而噓氣忽嗒焉合其口頃刻三變寫出如畫喪其耦者神以形為耦遺耳目形骸如死然也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音姬）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顏成子游子綦弟子姓顏名偃字子游謚成可者謂其可也言不知人之形與心可

使之如此怪而善之也昔以隱几仰天之頃爲昔也怪今隱几之子綦非昔隱几之子綦昔活而今若死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不亦善吾如此而問之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吾神也我形也吾我巳三字若無異義而我之與己終有私意故孔子無我而告顏淵以克己道家養煉元神視身如遺子綦嗒焉之際韜神於寂身心俱滅故曰今者

吾喪我汝知之乎者子綦反問子游知之

乎却從而告之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

籟夫

以人籟引起地籟而以地籟引起天籟言

汝若聞地籟天籟之說則知吾之所以喪

我者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音隘)氣其

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

之翏翏(音溜)乎

大塊天地也翏翏長風之聲風長則所被者廣

山林之畏音委佳諸鬼切山巻曲也大木百圍之竅穴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

鼻口耳三者似人之形枅則相累積有空缺圈則圓而中空臼則中窊三者似器之形

似洼者似汙者

水聚牛跡曰洼水流窊下之所曰汙二者似地之形

激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音號哭之號者宎音要者咬音交者

上言形此言聲激如水激聲謞如箭去聲譹如號哭聲宎室東南隅如深室中聲咬如鳥咬咬聲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

于竽通韓非曰竽為五聲長喁者衆竅如魚口之噞喁

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

泠風清泠之風飄風飄忽之風莊多讀烈爲厲濟止也風至極猛則止矣唱和二字是形容籟字

而獨不見之調調刁刁乎

調調刁刁樹尾風調調然和而刁刁然微動也今俗呼風小爲調調地而柔荼者以嫩條爲刁掇言刁刁然可掇也○此一節言地籟翏翏者風作之時調調刁刁者風濟之時先有許多聲響忽然無有人生正如此引起下文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敢問天籟
　地籟則前所說衆竅是已人籟則笙竽之
　類是已此不必問敢問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音紀也咸其
自取怒者其誰邪
　已字與前我字相應天之生物亦如吹焉
　要形容天籟故下吹字吹萬不同而使其
　皆若自己爲之而造物無與焉許多變態
　皆其自取其怒而出者果誰爲之邪怒字

不可專作喜怒解言許多變態恷暴怒心出來
如風之猛厲而衆竅暴怒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閑閑防閑又防閑閒閒一間又一間炎炎
爍人貌詹詹諄至貌言人之知識言語有
此不同

其寐也魂交其覺音教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
心鬬
邵康節曰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
腎將寤在肝正寤在心莊子所謂魂即康

節所謂神人寐則神交於腎而形靜寤則神舍於心而形動寤而與物接則自有許多機關下文備言之

縵者莫半切

縵繒無文也計謀錯綜而不見者似之卿雲歌禮縵縵兮亦取禮文錯綜之義

窖者密者

窖者掘地藏物也密者細密也三句言人之機關有如此者句法與激者謞者相應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小恐懼則惴惴不自保大恐懼則爲計如
組織句法與小和大和相應
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
其發於外如射者機栝必期於中其司是
非之的有如此者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其留滯於中如會盟詛祝不可得渝言其
守好勝之私有如此者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
不可使復之也

其衰殺如秋冬肅殺言其[illegible]心勞思日見銷爍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二[illegible]此乃其溺於物慾所爲不能使其自反也

其猒淹入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其猒沒如緘縢閉固言其[illegible]老於嗜慾之溝瀆有如此者又申一句二[illegible]此乃其心已近於死不可復生也自其發若機栝至莫使復陽也文義與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調調刁刁乎相應到此分明是說

教倒地了下文喜怒哀樂又突起可見筆
力有餘

喜怒哀樂慮歎變慹音慴姚佚啓態

慹字從執從心言其心拘執也姚冶也佚
放佚也啓開啓聰明也態度也荀子亦云
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儒書
只言七情莊子又增作十二般

樂出虛蒸成菌

此十二者如樂音之出於空虛地氣之蒸
成朝菌然律始於無中生一自一而三而

九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是爲黃鍾之實於是損益之而成十二律
是之謂樂出虛菌亦虛空中所產皆所以
形容天籟者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

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歎息而言已乎已乎世人如此其休乎不
過旦暮得此以爲所由生乎○此一節言
天籟天之生人有許多情態正如風作之
時有許多聲響○自篇首至此莊子述起

子綦問荅而下文因廣其說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陳上)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就子綦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咸其自取
上摘出來議論非彼無我即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非我無所取即咸其自取也非彼造物固無我之累非是有我亦安取許多變態子綦此說亦近之矣但尚欠說到此變態之所爲役使處子游不知之也

所爲役使而聽命者如有眞宰焉眞宰者即無極之眞妙合二氣五行而人所具以生者也人身中有此眞宰故血氣爲之役使而許多變態可收斂寂然然而人莫得其眹兆無可用工處其爲可行驗之得道之人已足深信而終不可得其形蓋雖有坎離交媾子母留戀之情而本無形象也此老氏大道之指而丹經之所由出

百骸九竅六藏去聲胃藏有二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

自反吾之一身百骸九竅六藏莫不該存吾與誰者爲親又設爲自問之辭莫是汝皆悅之乎莫是有私愛焉無私愛之理也

旣是如此則皆相爲臣妾乎莫是皆爲臣妾則不足以相治而更迭爲君臣乎曲折疑難却終之曰其有眞君存焉言百骸九竅六藏所以聽命者眞君也眞君即眞宰

因言君臣變文耳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其眞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

此情字即有情而無形之情人求得此情與不得此情皆於其眞無損益眞者自如也人受形之初便有此眞與生俱生未嘗亡失以待形盡後已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相刃相殺傷相靡相服從形以載眞形化則心與之俱化所謂不亡者亦盡矣因言不亦悲乎又言可不哀邪又言可不謂大哀乎辭愈痛切其警世深矣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芒芒昧無知也○此一節是莊子因子綦天籟之說而指示人以賦予之初元有眞宰者存後面數節却極陳是非彼此不足爭辯唯當明此眞宰而已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柰何哉

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是從子綦師弟子問答上來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是從日夜相代咸其自取來成乎心者心之主宰萬事之名有真宰為之主則成箇心無以主之則走東走西不成箇心矣

學道者不必外求師但反之吾心自有餘師此眞宰在人無知愚皆有之不特曉得日夜相代咸其自取之理者有之雖愚昧不曉者亦與有焉若未知眞宰所在其心未成而先有是非之辯譬之今日方往越而謂昔已至寍有此理雖神禹且不能將無爲有以知天下之事況我乎先安頓是非二字在此下文却反覆言之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鷇音冠音亦

有辯乎其無辯乎

又從吹萬不同上來夫人之言非如天籟之吹萬物一以無心也乃言者之人有言耳既出於人則寧免無私故其言特未定不可爲準言既未定則人視之亦如無有故曰果有言邪其未甞有言邪𣪍鳥初出卵者人聞禽鳥之音如鵲則報喜鴉則報凶鸛鳴知雨布穀鳴催耕可聽之爲準𣪍音未定則不爲準矣人言之未定亦猶是也

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以明

總上文道與言作議論所謂成心便是道大道本無眞僞因何隱而有眞僞至言本無是非因何隱而有是非道因何去失而不存言因何存而不可準此設問之辭却答云道隱於旁門小成之術言隱於浮華

不實之説故有儒墨二家相與是非如墨
以儒爲非則自以墨爲是矣儒又自以儒
爲是則以墨爲非矣是其所非而非其所
是此儒墨之所以紛紛也遂申言而曉之
曰與其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

吾之眞宰猶言且理會自己工夫說甚閑
是非○前一節結句云人之生也固若是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故此
結句云莫若以明明者知眞宰所在芒昧
者不知也後二節皆以此結申重丁寧之

意深矣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

前一節只言是非兩字而是非寔生於彼我之相對故此一節又以彼是兩字作議論物無非彼者凡物皆有彼我以彼爲彼而彼又以我爲彼物無非是者凡物皆有是彼以彼爲是而我又以我爲是自彼則不見者自彼人言之則皆不見其爲彼與

是何也彼自以彼爲我則不見其爲彼矣彼以彼之非爲是則不見所謂是矣自我則知之者自我言之則見彼之爲彼矣見彼有不是處則知所謂是矣言人不可自蔽如彼人不自知自我觀之則知也彼出於是者我之指彼爲彼之指我爲彼皆出於自是之故我自是則以非歸之彼而謂彼爲彼矣彼自是則以非歸之我而謂我爲彼矣是亦因彼者我之自是與彼之自是亦因各分在彼之故我以彼爲彼則

必以非歸之彼而以我爲是矣彼以我爲彼則必以非歸之我而以彼爲是矣此彼是方生未已也

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

又綴上方生字却下雖然一轉雖彼是之說方生然方生則有方死方死則又有方生方可則有方不可方不可則又有方可以循環之理觀之則彼是之說須有死滅時而今不可齊者須有可齊時

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
于天亦因是也
今且因其是非而是非之以待其自定必
覆言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者既因其是則
亦因其非既因其非則亦因其是如因其
一而不因其一則猶未免於爭是以聖人
不行是非之途超然物外或有是非只照
之于天猶言或是或非天自監之亦所以
因其是也既言因是因非却又只言因是
省文耳下文皆申明因是之說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此聖人因是之說凡是者亦歸之彼凡彼
者亦以爲是如此則此盡以彼爲是而此
自認其非彼亦盡以此爲是而彼自認其
非彼此各有一是非矣果何分於彼是乎
哉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
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彼是不對立則無是非矣此謂之道樞又

解說樞之義樞者門牡也樞處於環中圓轉不碍而開闔無窮聖人執道之樞而一聽是非之無窮猶是也

故曰莫若以明（照前結句）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此從前一節方可方不可上來戰國時有白馬非馬之辯故引之而又近即身之指以並論此指也而辯者必云非指然以指之類喻其非指不若以非指之類喻其非指也此馬也而辯者必云非馬然以馬之類喻其非馬不若以非馬之類喻其爲非馬也若合天地爲一指則人之所謂指者非指矣若總萬物爲一馬則人之所謂馬者非馬矣蓋執著觀之則必指爲指馬爲馬不執著觀之則天地可爲指萬物可

爲馬故人於是非之間不可有執著但當可乎其所可不可乎其所不可夫道本無名人行之而成道之名物本無名人謂之而立物之名則然與不然者亦人强謂之耳因而然之不然之可也雖物固有所端的是然是可者亦以是觀之則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矣固有所者端的之意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莛屋梁楹堂東西兩楹厲惡人西施美人

莛橫而楹直厲醜而施妍恑怪萬狀皆以

道通之而爲一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無成與毁復

通爲一

其分散也或所以爲成全其成全也或所以爲毁壞故凡物無成與毁反復通之則只爲一蓋只從成而觀之則不見其毁只從毁而觀之則不見其成通成毁循環而觀之則成可以爲毁毁可以爲成其實則一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達者之人知通爲一故爲不用而寓諸事功寓諸事功即用也用即通也既通則得諸心矣既得則近乎道矣如此者所謂因是已一向如此既而純熟不知其然則謂之道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凡勞苦其心神為此一偏之見者不知通之為一者也如衆狙喜怒不自知覺狙公順其所欲而無虧於名實亦因是之道也是以聖人因其是而是之因其非而非之調和之使不爭而休息乎天理之均平此之謂是非兩行而不相悖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因上文云聖人又推而言古之人未始有物者即所謂無極也知至於此則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中庸亦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未始有物則何有是非和之以是非已是後世聖人事古之人併此亦無也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皆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文昭氏之名枝策所以戞瑟者梧以梧桐為琴瑟也幾近也載事也末年老年也綸緒也綴上成字而言若以為有成與虧便如昭氏之鼓琴若以為無成與虧便如昭氏之不鼓琴試以昭文之鼓琴言之昭文之鼓琴與師曠惠子三人之知相近皆技藝之高者也能與師曠惠子抗衡則其於琴可見其精矣故從事於此至老而不輟者乃其篤好之欲以表異於人其篤好之也欲以明示衆人而已彼衆人非所可明

而强欲明之故卒無知音如堅白之辯者始欲明之而終至晦昧也昭文既無成矣其子又以文之緒終其業亦終身而無知音如此看來使昭氏當來不學鼓琴則何有成與虧惟其好鼓琴故有成虧也若是

猶言見存如此若據見存如此而謂之成則我今亦可謂之成若據見存如此而不可謂之成則物與我何有成日是故滑亂可疑無分曉中自有光耀乃聖人之所圖不必分別孰爲成孰爲不成也却繳前爲

是不用而寓諸庸一句結之曰此之謂以明仍照前結句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三之四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三 同四卷

盧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聽九

內篇

齊物論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此一節從言者有言上來而今且把人之有言與此相類或不相類者皆相與爲類如此以爲是而彼亦以爲是此以爲非而

彼亦以爲非固相類矣或此以爲是而彼
以爲非者亦同其非此以爲非而彼以爲
是者亦同其是皆相與爲一類則與彼之
說無異而不爭矣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
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今我則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
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請嘗言之請試言之也前有言於此者人
之言也此我則有謂者我之言也雖然又
下一轉究觀天地萬物之初有無俱無無
無亦無無有無無之說乃起於後世則人之有
言固不足憑而我之有謂豈爲眞的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
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
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
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
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

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秋毫之末本小然既曰秋豪之末不可復加矣謂之大可也太山之外猶有大者焉亦可謂之小殤子本夭然名爲殤子不過得年如此謂之壽可也彭祖之外猶有壽者焉亦可謂之夭但以天地萬物觀之初無分別人之生也身中便具一天地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莫不然是萬物與我一體何分於小大壽夭夫既爲一則不容有

言矣儻說箇一字則其言便長而是非無窮矣故只當反乎虛無之初以因其是而已又應前因是字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又以道與言對說畛又密於封矣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倫次序也義合宜也既次序之而又逐事要合宜分別也辯又詳矣競主心言爭主力言左氏傳曰不心競而力爭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
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史書也周禮小史掌
　邦國之志言天地古今聖人皆所不言議
　詳於論辯詳於議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

也聖人懷之
　卷藏之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欲見之而反不見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

音慊口銜物也爲心有所銜之義有銜其快與足者有銜其恨與少者此言不嗛大廉者不以廉自足也

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

不恃勇而害物昭揭之則不足爲道辯之則有不及處拘於常所愛則仁有限而不成仁矣

廉清而不信

以清潔自許則不足取信於人

勇忮而不成

恃勇害物則不成大勇

五者园而幾向方矣

园圓也大道不稱至大勇不忮五者本圓

活道理道昭而不道至勇忮而不成五者

却拘執了是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

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

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蓧養也未知此理則曰莫若以明既得此
理則養其光曜矣○此一段分爲五節第
一節以芒字結第二第三第四皆以明
字結第五以蓧光字結芒者明之反光者
明之盛也大意只說外則因是而內則自
明其眞故凡言因是者五而言以明者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
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
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
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宗膾胥敖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敖三三子者三國之君猶尚也存在也若游也三子處於僻陋未見德化如蒙蔽草莽之間何足芥蔕惟當反之吾德耳日猶有照所不及十日並照則無不及矣況德之照臨何啻於日三國雖僻陋亦將斬蓬藋披荊棘而來率化矣何以伐爲

齧缺問乎王倪曰

高士傳王倪堯時賢人天地篇云齧缺之師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

王倪反問齧缺

民溼(濕字)寢則腰(腰九)疾偏死

體一邊不仁

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

稠草也漢景帝詔或池籞廣薦草莽趙充

國奏今虜去其美地薦草

蝍且甘帶且音狙

廣雅云蜈公也帶蛇也

鴟雅耆讀作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

獦也音葛牂也

以爲雌

猵狙以猨爲雌也

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嫱麗讀作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

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齧缺以王倪爲至人故怪其不知

王倪曰至人神矣

王倪以爲別有至人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
不拘拘於循道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謂說也人之無說者獨有說道是也人之
有說者獨無說是非是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
以爲妙道之行也
夫子瞿鵲子師孟浪猶泛濫也其師自以
前所言者泛濫之言耳而瞿鵲子聞之則
一
以爲妙道而行之

吾子以爲奚若

又質問於長梧子

長梧子曰是黄帝之所聽瑩也

耳聽而心瑩

而丘長梧子名也何足以知之

謙辭

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

雞司夜

見彈而求鴞炙

譏其欲速不達未聞要道也

子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
妄者亦謙辭言已亦不能的知妙道試以
謬妄爲汝言之汝亦以謬妄聽之如何
旁日月挾宇宙
此是長梧子與瞿鵲子說妙道語道家烹
煉以日月爲藥材以宇宙爲鼎鼐器故丹經
有手搦烏兎宇宙在身之說旁者隨之以
運挾者持之以用
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脗合者太極判而爲陰陽人具一太極則

身中自有陰陽配對相與胳合即前所言有情無形而人所當自爲也滑涽者耳目鼻口心思之欲使人滑亂昏沉即前所言喜怒哀樂慮嘆變慹姚佚啓態而人所當棄置也以隷相尊者爲之者爲尊置之者爲隷即前所言其有爲臣妾乎其有眞君存焉而人當明吾眞宰使百骸九竅六臟聽命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

愚芚愚蒙也參參合也衆人役役情慾之中

聖人獨抱一守中如愚蒙然參合萬歲之運而一成其純全之功丹經火候䟽三萬六千日之工程於一時正此之謂一成純者所謂打成一片也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上文元說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故末後又自罵倒了大見解人以脩煉爲小術不足爲也有生有死萬物皆然而

修煉者以此道披受相與蘊藏於身獨爲
長生不死亦惑矣弱曲禮曰二十曰弱喪
亡失也弱喪少年亡失其家不知所歸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明非驪戎男親女賤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喻下文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
酒者旦而哭泣

又譬喻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
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
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

分貴賤也

固哉

陋也

丘也與女音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

說者亦是夢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至怪也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音蟹）者

解脱然也

是旦暮遇之也

以萬世爲旦暮言難遇此人恐終無有若萬世之後一遇之猶旦暮之近也下文却言未遇此人則無能知之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上貪闇切）黮闇不明也我與若不能相知而委他人質正之則人固領受此糊塗不明矣亦安能正之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倶
不能知也而待彼也邪
言我與若與人倶不能知而待彼萬世之
後大聖人也邪
何謂和之以天倪
瞿鵲子就問也此亦道家常語故以爲問
曰（長梧子答）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
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
乎不然也亦無辯
凡事惟當是人之所不是凡言惟當然人

之所不然吾所是者若果爲是則此事固
是他事雖不是亦不必校其爲異而辯之
吾所然者若果爲然則此言固然他言雖
不然亦不必校其爲異而辯之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化聲猶書所謂聲教孟子所謂仁聲之聲
言聞風而化也人待聲聞而化何似不待
聲聞而化之爲妙無辯已善矣倂聲亦無
之又加一等也
和之以天倪

天者自然之謂倪者端倪也纔發端便出於自然之天不待其顯著此謂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

游衍也

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無竟故寓諸無竟

振發也寓止也無無竟無無極也發於無無極故止於無極

罔兩問景音影曰

罔兩影外微陰向云景之景也髣髴無有
　中與影爲兩故名罔兩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
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所待形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形之動也又有使之然
吾待蛇蚹蜩翼邪
　蛇蚹蛇腹下齟齬可行者蛇以蚹行蜩以
　翼飛二物旣蛻則爲不能行不能飛之形

矣吾所待之形其猶蛇蚹蜩翼一旦神去

則不能以自動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人之言有然不然者猶形也吾之然之與

不然之猶影也而所以然所以不然者猶

形不能自知其行止也則吾惡能知之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飛貌胡蝶也自喻

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

寤悤遽貌

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

與
覺亦是夢則似蝶夢爲周矣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周與胡蝶必有分別而不能自知也則是
非彼此之判安能知之
此之謂物化
此謂萬物變化之理玩物之化則物有不
必齊者矣此篇以齊物名故仍收歸物字
上結
南華第二篇世稱難讀今析爲三大段自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至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爲第一段於中小分三節初述子綦師弟子問答之辭次地籟次天籟自非彼無我至此之謂葆光爲第二段於中小分五節初因子綦天籟之説言人自有眞

宰而芒昧不知第一節以後多摘公孫龍之辯第二節摘是非第三節摘彼是第四節摘非指非馬第五節推其辯不若無言爲尚自堯問於舜至篇末爲第三段不過引證以終前段之義布置亦如前篇於中

小分四節第一節言德之進乎日所以申前以明之意第二節言至人超乎生死之外何有是非第三節言道亦不必脩何有是非第四第五說兩箇譬喻只就人身上有不能知安能知是非故惟有聽物之不齊而自齊耳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內篇

養生主　此篇言養生之主先言養生者當順其生後言雖云養生

聽九

十三

實視死生爲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近附近之近緣順也督中也衣背縫之中曰衆亦取此義為善者必有名稱為惡者必有刑罰善養生者釋知而善惡兩忘謂其為善則無近名之美謂其為惡則無近刑之禍蓋無善無惡之迹則自超乎刑名之外但順吾之中以為常老氏所謂中者抱一守中之中非謂夾善惡中間也朱子書皇極辯後非之未必是其本指

庖丁為文惠君（梁惠王）解牛（引喻養生）手之所觸肩之所倚

用力而肩斜

足之所履膝之所踦（音紀以膝柱之）砉（音閒）然嚮（音響）然

奏刀騞（轟入）然

砉聲猶微響則可聞矣騞則聲大矣奏刀者其用刀有節奏如奏樂然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貍字之訛）首之會

左傳註桑林殷天子之樂禮記射義諸侯以貍首爲節又曰貍首者樂會時也又曰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舉此二樂章者爲

湯禱桑林以身爲犧牲諸侯歌貍首以射
首不來朝者皆於解牛有取義也
文惠君曰譆音熈歎聲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
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
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
聽九 十四
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
知止而神欲行
目之官司視
依乎天理
天自然也理條理也牛之身體其間有天

生自然之條理依而解之
批音披大郤隙同導大窾空處因其固然技經肯綮
苦挺切之未嘗
肯綮筋骨交結處
而況大軱音孤大骨也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但割肉而不中骨
族衆也庖月更刀折也
折斷其骨故損刀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前言三年此言十九年積至一章之數也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刃者刀之鋒鋩硎磨刀石也

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音或）然已解（諸上）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又下一轉雖是吾之用刀固善矣每至族

庖用刀之時吾見其爲之甚難則又不敢自恃惕然爲之戒懼昔之不以目視者視爲之凝止昔之神行者行爲之遲緩昔之游刃有餘者動刀甚微焉乃至謋然已解如土之委地則提刀而立爲之四向顧盼而目空無人爲之躊躇少立而滿愜其志於是善其刀而藏之養生之道何以異此

公文軒

公文氏軒名宋人

見右師

宋官有右師左師

而鱉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偏則爲介刖而爲右師如孫臏之類

天與人與

莫是天命歟莫是人所致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自言自答曰此介者出於天非人也人必有兩足相與今乃獨足是出於天矣言遭則亦是命當如此無非天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求也畜音勗乎樊
中籠也神雖王不善也
雉在澤中飲啄自如不求就養於樊籠若
在樊籠神雖養得完全終是局促不以為
善言獨足何妨但居右師之職既有官守
寧無禍患此失其養生之道者也
老聃死秦失讀為佚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
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老聃弟子問秦佚非老聃之友邪秦佚曰
然弟子曰既是老聃之友豈能無情今弔

焉三號而出可乎

曰然_{秦佚}曰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

其指老聃始吾以弟子爲是老聃之徒而

今見其非也謂未免世俗之情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

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

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會猶感也遁天遁逃天理倍情違背眞情

忘其所受忘其受命於天者自有一定之

數也刑罪也言向時入弔見老少哭之過
哀彼其所以感會於心必有不求其哀而
自哀者曰哭曰言者哭而且言也此是遁
逃天理違背真情忘其受命之初者也上
古虛無恬淡之世若有如此便是逆天底
罪人責弟子與喪之過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音玄解）
生者適然而來如時之忽至死者適然而
去如時之順去安其時則生不足樂處其

順則死不足哀帝即天也帝之縣解者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稟受以生便有喜怒哀樂吉凶悔吝爲其所縣係若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天之所縣係者解散矣上古之人皆如此故秦失止於三號而出也

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又說箇譬喻以明死生之理如以指計薪薪多而指有窮盡及火相傳燒而不知其即時罄盡人未有不死者哭之何爲過哀

前二節言養生後一節言死生如一視死生如一乃所以養生也學道者當以此爲養生之主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五

聽[illegible]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五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内篇

人間世

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世間故此篇言所以處人間世之道

顔回見音現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出公輒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量猶準也澤如雲夢之類蕉草也言死者甚衆以其國準之澤國人之死如澤中草焉即陳逢滑曰吾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民其無如者動觸刑戮無所逃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

聽十 一

醫門正欲人之疾以行其術猶亂國可以行其道

願以所聞思其則

願以所聞於夫子者思其治衛之法

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

厚信在於氣質故言未達人氣不爭在於心意故言未達人心

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讀作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音災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句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汝也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

目為其所眩

而色將平之

色與之和平

口將營之

營救自解

容將形之
爲孽踸之形
心且成之
且遂成其非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不能正救更添其過
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
前矣
彼順其始之惡無有窮極汝若諫之則必
以汝言爲不信厚怒汝而不免於刑戮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
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
其君因其脩以擠音祭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
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音墟厲
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

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
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
不能勝平聲也而況若乎
叢枝胥敖欲與堯爭名實有扈欲與禹爭
名實堯禹猶且不能堪而伐之何況於汝

乎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
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
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漸之德不成而況大
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其庸詎可
乎

端正而謙虛所以盡乎己黽勉而專一所
以入乎人夫以陽爲充孔揚言衛君以充
陽之性自爲充足甚揚揚得志也采色不

定常人之所不違者喜怒無定人莫敢逆之也案與按同感觸也容與猶縱肆也因按抑人之觸已以求縱肆其心也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者言逐日積漸之德且不能成何況大德乎執固執也訾毀也

彼將固執而不化汝必外與之合而心內亦不復訾毀之矣然則汝之所謂端而虛勉而一者豈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前所謂容將形之心且成之者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內直者與

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顏回更說此三條内直而外曲者由内徑直而外爲委曲也成而上比者舉其成說上合於古人也内由徑直則順乎其天故曰與天爲徒天子與己皆天之所子是己與天子皆子而已何能相勝而獨以己言求人之從是己乃勝於天子邪若能知此

理而不以巳求勝則全天所以皆相子之意故曰若然者謂之童子言尚如童子時未分是非也此之謂與天爲徒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

外爲委曲所以周旋人事故曰與人爲徒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

舉古人之成說以告之其言不過誦說教
詔而實所以爲箴規蓋以此乃古人所有
之言非吾所有也如此則雖直不至爲害
此之謂與古爲徒
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

諜
不能閒諜入之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已夫胡可以及化
猶師心者也
猶是自師用其心者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皥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符猶言性也揚雄答賓戲愼脩所志守尔天符言性與天符故謂之符如符券然聽聲則止於耳心思則止於符唯氣則無所

思惟虛而待物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未知道則百骸無所聽命實自是一顏回既得道則唯虛而已何有此身哉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以禽爲喻衛以其國爲樊籠顏回欲往衛如入樊籠焉但當入游其國而無感動其

赫奕之名謂之入游則雖入而有遨遊自得之意不拘於所遇若得入則諫若不得則止不必定要得入也却言得入後居止之道衛本非可居無一門而無毒但得一宅以居而寄此身於不得已可也寓寄也不必執著之意如此則得與衛侯相近矣幾近也此是教顏回且入身去住待居久而自化也下文却教以化之之道

絕迹易無行地難

人要絕滅蹤跡易而無行地難欲不見蹤

跡何如無行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雖是人事便有天理人可欺而天不可欺

○此四句言顏回當泯形迹黙浮僞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喻下句

聞以有知知上聲上去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無知之知乃大知未聞有如此人○此四

句言顏回當外智巧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郄告顏回以虛心之說瞻彼門闋之內有

室猶人身之有心也虛室無蔽碍則自然
生白而百祥萃止虛心無蔽碍則自然光
明而萬善凝止止止者止而又止也陰陽
者流飛九星而以中宮得台爲吉祥亦取
其虛空無碍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比心放縱不知所止則身雖靜而心不靜
故謂之坐馳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耳目本外而徇之於內心知本內而黜之於外惟虛而已如此則鬼神將來與我並處而況人乎舍字應前宅字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古之帝）之所行終而況散（上聲）焉者乎

前虛心之道乃萬物之所由以感化也乃禹舜之所以為樞紐也伏羲几蘧所行以終身也而況衛君不過散雜之人耳何難化之有如言散卒散馬不與正數

葉（音攝）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

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

言必以懽好而成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人之刑責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憂思以致陰陽不調而成疾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久飲冰我其內熱與

粗糲食也不臧不精善也欲清者苦熱而欲清涼也言吾所食但執粗糲而不精善㕑爨蕭然爨者不必苦熱而思清涼令乃朝受使齊之命而久飲氷此憂思之過遂成内熱非飲食之過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

實也未曾做到事之實處一

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平聲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

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天所命之理仁愛出於自然未嘗與此心相離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易更遮也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近者相靡服以信不待有言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兩處之言皆喜皆怒

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如兩國皆喜則其言必有過相稱美處兩國皆怒則其言必有過相詆訾處傳者所

以爲難

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古書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

以巧而鬬力如漢書卞射武戲如起於戲巧無他姦計是爲屬陽卒恐不勝遂相侵牟屬陰矣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信也常卒乎鄙野也其作始

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言虛如波之隨風故易以動行實常患喪失故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

若遇所與言之人施其忿怒不問情由則只得巧言偏辭如獸之將死不暇擇其聲音美惡惟覺氣息茀然不平而已於是有陰陽之患而並生心病

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剋核剋定而核實必欲與之求詳也

苟惟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

此兩句是總括兩法言傳其溢言則過其則度乃是添益改其命令勸其成好則事危殆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

美之成甚難歷久而後成惡之成甚速不

及於欲攺

可不愼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何必作爲巧僞以報自齊君但致楚君之命而已又恐葉公以爲迂闊終之曰此其難者應上文天下之難者也

顔闔魯之隱者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殺物之心如出於天性

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

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
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
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
刑就則不睽隔又不可入其所好而與之
詭隨心和則不乖戾又不可表襮於外而
自矜伐
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
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
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

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此豈徒然哉必達之入於無疵過之地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
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螳蜋以臂能當物爲才美
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伐誇也而汝也幾危也積其誇汝之才美
以犯之其身危矣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
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

怒也

生物則必殺全物則必決因而生怒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性之順逆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平聲)矢以蜄盛溺

蜄蚌也以蚌飾器也

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僕緣僕僕然著馬體也虎馬之性以喻衛

太子

匠石之齊至於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戶結切之百圍

圍量之也圍有小大不同有以一尺圍者有以八尺爲仞圍者此百圍以尺論下文

聽十 十二

三圍四圍以仞論也

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伯匠石字遂行不輟弟子猒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

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
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毁以爲門
户則液樠草干切
液出樠木上
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
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現音夢曰汝將惡乎
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中山王文木賦謂有文理
夫樝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
折小枝泄

小枝摘去實而木液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句二字 乃今得之爲予大用句八字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予求無所可用聽十之日久矣幾十三爲不識者所伐死乃今得匠石謂予不材遂得以无用爲予之大用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謂爲不材之木是相物也木固是物汝亦天地間之物耳柰何其相物若分別汝爲人木爲物則人與物既各別安能相知汝亦幾死之散人耳又惡知幾死之散木

匠石覺而診占也其夢弟子曰趣平聲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彼既趍取於無用則其爲社何邪爲社是又不能無用也

曰密若無言

匠石使弟子閉密無言似謂社樹有靈恐
知之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
直但也彼亦但寄此身於曲轅耳以為不
相知者強以為社也名為社乃詬罵厲病
之
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翦伐也若不為社亦無人伐之
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
乎

凡且也者又進一步説彼其所保全此生者與衆人異而我欲以義理譽之不亦與之相遠乎言前此謂其不材固不是今若稱譽之亦不足爲彼輕重

南伯子綦

即南郭子綦居南而字伯 聴十

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

聚駟車千乘而隱藏其下將可芘其所藉賴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如車軸折裂）而不可以爲棺槨咶（詩上）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二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夫（子綦自歎）神人以此不材（以用也）

宋有荊氏（地里名）宜楸柏桑其拱把

兩手曰拱一手曰把

而上者求狙猴之杙（以職切）者斬之

所以棲狙猴者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高名者屋之高大而有名也麗與欐同屋棟也柳文小石城山記其上爲睥睨梁欐之形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去聲)傍者斬之
司馬云椁之全一邊者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此又出一段有用之爲患故解之

漢郊祀志古天子常以春解祠言解罪求福也

以牛之白顠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顠額折故亢鼻高

不可祭河神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以與已通用所以爲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支離疏者

支離形不全貌疏名

頤隱於齊

齊與臍同傴者不見其頤隱於臍間

肩高於頂

頭低而肩高於頂

會撮指天撮徐括切

臺笠緇撮之撮會合其髮而撮爲髻古者

髻近項之脊曲而頭低故髻指天也

五管在上

管腧也五藏之腧皆在上

兩髀爲脅

脊在髀裏故以兩髀爲脅

挫鍼治繲

衣也能挫縫衣之針

足以餬口鼓筴播精

鼓動其策以占卽今人抽籤者也精精米所以享神楚辭懷椒糈而要之注糈精米

也播者陳之以享神也言能策占并祀神也

足以食音似十人

所得不止於餬其口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其間

恃其無用故不自藏匿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不任功役）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六斛四斗爲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成其功）天下無道聖人生焉（全其生）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行者宜任其所至若指畫所往之地而疾
趨焉則困殆矣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迷陽迷蕨也蕨生蒙密能迷陽明之路故

曰迷陽托興言之
吾行郤曲郤音隙 無傷吾足
以上因論語而附益之其下是莊子之言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
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

之用也
上述櫟社樹商丘木故於此就木上結之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五

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六

聽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六　　聽十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內篇

德充符符驗也言德充於內而驗於外雖形質之不全不足爲累

魯有兀者王駘音臺刖足曰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列子有說符篇

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
仲尼曰我亦將往從之游但偶後於衆人
尚未往耳
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
何借魯國之衆以爲重

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
王（去聲猶長也）先生其與庸（常人）亦遠矣若然者其
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
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落也）審
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命物之化者物之變化惟吾所命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

也常季曰彼爲己句以其知得其心句以其心得其常心句物何爲最之哉

常季雖聞仲尼之言猶未悟王駘之所以然彼指王駘也言彼之修己以其知言之非有至神之知不過得其心思所及之知

而已以其心言之非有大聖之心不過得其常人所有之心而已人何爲尊之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

仲尼荅之云水一也有流處亦有止處人莫去鑑他流處只鑑他止處以喻常季不必以奇異看王駘只就他得常心看便是他高處唯止能止衆止者止水之所衆流歸之莫不從而皆止矣王駘以常心而能化人亦猶是也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
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又以松栢引喻聖人以明惟止能止衆止
之義凡草木皆受命於地而松栢獨冬夏
青青凡人皆受命於天而舜獨得其正紛
紛衆邪之中使非有舜之正則幾乎舉世
皆惡矣幸而舜能正吾之生以正天下之
衆生則可以見唯止能止衆止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
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

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保始之徵者守其初志必有徵驗使人可信也不懼之實者剛勇不懼自有其實非為人知也九軍者古軍陣因井田之制每軍分為九軍更迭以戰也求名者求為名聲即保始之徵者也自要者自守要約即不懼之實者也官天地者天地為吾官守之司也府萬物者萬物為吾府藏之物也直但也寓者寄寓而不執著象者彷象而

非真實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一其知之所知而心未嘗陷於物以死也應前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二句言求名自要之人尚能勇冠千萬人之上何況王駘外形骸一心知又非求名自要者所可比儗豈不能感動魯國之衆乎

彼且擇日而登假音格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假至也登假猶言升仙升至于天也大宗師登假於道亦音格崔本比於列星之下

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遯亦升至于天之義言彼且有一日升仙去則遺棄人世矣故人之所以從之者爲此也由此觀之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物字應前物何爲最之哉道家多有擇日升仙事

申徒嘉（申徒氏）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雜篇作瞀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羞與刖者同行）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仍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

乎其未邪

　聞之欲使必不並已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執政子產自謂申

徒嘉曰先生伯昏無人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居先生之門者當忘貴賤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以人為後聞之曰

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

則無過

　與賢人處以免過猶鑑藉人以磨去塵垢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

取於人以大其德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未能無過也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

不足以自反邪

爲善者莫若堯猶與堯爭善是欲勝於堯

爲第一人也子既不謹而遭刖矣乃猶欲

與堯爭善計子之德恐不足自反以補其

遭刖之過安能勝堯哉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

過以不當存者寡

自狀自陳也因上文過字言若自陳說已之過則已無大過故止於受刖其形之不當亡者尚衆若不陳說已之過則人以爲罪大惡極當不止於刖其形之不當存者尚寡

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中去聲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羿善射物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必中之

地也然而或不中得免於死者命也言己
不免於刑亦命也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
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
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
骸之内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形骸内德也形骸外刖也重言不亦過乎
應前

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既悟則愧其言曰子無如此說矣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

叔山字因名無趾

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

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不知務全而

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

右爲尊雖刖左足猶有右足存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

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未能容其
刖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
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
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

何賓賓尊敬貌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尺六切詭
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
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
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音駝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倡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

聚於上者所以散於下

以望滿也月盈爲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倡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

此三句將上文轉摺說雌雄即丈夫婦人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

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上聲)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傳國政)悶然而後應氾(音泛)而若辭寡人醜乎

寡人爲醜乎因其醜而自反

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憂憫貌)若有亡也若元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食乳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音舜)

眴驚覺而動目也

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耳不得類焉耳所
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不見已焉爾者豚子安知其爲母但知已
所食而已今忽不見已所食也不得類焉
耳者類似也今所食之乳忽不似每日也
使其形者神也豚子本不理會得母死忽
棄之而走者神不相接也以喻哀駘它前
日相處非以形交乃以神交一旦失之如
豚子失其母之神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

翣以木爲筐衣以白布畫雲氣其上有柄
如扇以障柩貲送葬也

刖者之屨無爲(去聲)愛之皆元其本矣
形爲本翣與屨爲文

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近君不可褻狎)取(音娶)

妻者止於外不得復(浮去聲)
禮記三年之喪與新有者期不使

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挍巳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著也

以戰死刖者引起天子　御及娶妻者而說歸衰駘它身上來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此皆人事之變革而有天命行其間

日夜相代乎前而知(去聲)不能規其始者也

規求也雖有知者不能求其初生禀受之所以然

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心也)使之和豫

通而不失於兌也悅使日夜無郤隙音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死生貧富等雖日夜相代乎前吾則使之日夜無罅隙不見其相代之迹視之如一而與物混然爲春如年有四時不見其爲夏秋冬但見其爲春而已如此者是接續其罅隙處而生時乎吾心者也因春字故下生時字時不生於陰陽之氣而生於吾心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

也其可以為法也

盛極也極平者莫如水停

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內保之者水性沈定有內保之義

德者成和之脩也

成其內和則德脩矣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德惟內修不形於外而物自親之不能釋離如哀公之於哀駘它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仲尼弟子曰始也吾以南面

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以哀駘爲至人而仲尼爲德友亦是滑稽

闉跂支離無脤

闉城門也跂舉足而行也闉跂者跂而守城門也支離者形不全之貌無脤無脚跟也蓋無脤之人後脚不能到地但跂而行其形支離而因名無脤猶名無趾也

說音稅衛靈公靈公說音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脰項也肩肩細長之貌言悅無脤而視全人反覺其項細長醜而不足觀也周禮梓人云數目顅脰註長脰貌蓋肩與顅同

甕盎大癭又是一人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所忘者形也所不忘者德也世人不忘其形而忘其德此真忘者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音嗣）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孽妖孽也約謹守也膠固也接接應接也工藝能也商如商賈也聖人心有天游而以智者為妖孽約者為膠固德者為役於應接藝能者為商賈之徒聖人不計謀何用智巧不斲削何用膠固無所喪失何用行道而有得不嗜貨利何用商四句中兩

句是正說兩句是比喻因商字又言四者天鬻也天之付予即如鬻馬得天鬻則爲天所食矣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之所食猶言既得天爵不求人爵也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此言有形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謷放也放而自得之意此言無情下文又引與惠子辨難以伸無情之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
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
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
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
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
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去聲)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者自然也不益生者
人生有自然之天不可加一毫人力也槁

梧即今所謂枯桐也枯桐同義桐亦可稱梧桐之類不一惟枯桐中琴瑟故名琴瑟爲槁梧也據之而瞑言琴瑟常在手雖疲困而瞑猶據之也立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槁梧而瞑皆外神勞精之所爲是負天之所予而從事乎堅白之辯者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六

[illegible]本草卷之七

禍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七

盧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王+粦〕熙校

内篇大宗師此篇言道之秘要故名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知之盛也

知天之所爲者體天道之自然也知人之所爲者盡人事之當然也天而生者順其

天而生也知之所知者如脩善去惡趨吉避凶之類知之所不知者即吾身之至真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能養之而不害則亦得終其天年不至中道夭折此亦知之盛者

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去聲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雖然所謂知人之所爲者尚有可慮處人雖知之又必有待於天而後得其定當定

也但其待於天者正自無定如顔天跖壽善未必福而惡未必禍則安知吾所謂天者不屬乎人所謂人者不屬乎天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真人方真知天人之辨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

得雖少而不逆於意

不雄成

功雖成而不雄其氣

不謩士

士與事通事皆付之自然不豫爲之謀
若然者過而不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
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音格至也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
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

人之息以喉
息之深者如藏於足息之淺者如出於喉
其實氣海爲息之根蔕
屈服者其嗌音益喉也言若哇於佳切又音蛙
屈服謟媚於人者其喉間之言如淫哇之

樂

其耆(音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天機者天然之氣機即息也嗜欲之深則息淺矣如屈服者嗜欲深也嗌言若哇者天機淺也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拒同)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若然者其心志

在心爲志未馳鶩也

其容寂其顡頯

達跪二音額廣平不處也

淒然似秋煖音暄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

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

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

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

元氣混然何分四時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通而一之何分利害

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不能役使人）

若狐不偕（古賢人）務光

黃帝時人耳長七寸

伯夷叔齊箕子胥餘

尸子云箕子名胥餘或云比干

紀他（徒何切）申徒狄

殷時人荀子載其負石沉河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與物同宜而不朋黨

若不足而不承
謙退不足而不輕於順承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與容與也觚器之有稜者容與自得如器
雖有稜隅而不堅頑也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張大也氣象張大雖虛而非徒事華藻
邴邴乎其似喜乎崔音摧乎其不得已乎
邴邴猶揚揚崔自抑意雖可喜而有不得
已

滀（敕六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

滀充積也雖充於色而止於德也

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

厲醜惡也雖不事脩飾同乎流俗而謷乎

高放不可得而制馭

連乎其好閉也悗（亡本切）乎忘其言也

連連綿也悗廢忘也雖連綿閉塞無可窺

尋而悗焉廢忘未嘗誇說

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

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

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禮者立身之本本所以爲體刑者輔治之法本所以爲翼然刑雖具而寬仁不殺故可以爲體禮雖嚴而舉世可行故可以爲翼德主自然本如四時之運行無心知以周物本如人之循行有迹然知以不得已而應事則亦出於自然故可以爲時德之修非出於勉強如偶有登山之迹不知者

眞以爲常勤於行故亦可以爲循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

其好之者固與我爲一矣其弗好者亦視之如一則其與我爲一者固一其不一者亦一矣其一者自與天爲徒其不一者自與人爲徒天與人本不相勝何必置好惡其間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所不得

與音預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虛去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物之情物之實理也以天爲父者至之天也卓此道卓然尊於父也真此道道乃君之真者也化其道化於其道而毀譽自無也死生有命猶天有夜旦之常非人力所得干與此乃物之實理不可移易人但當

反求此道而已此道在人尊於君父而人
不自知與其紛紛是非毀譽之場何如超
然於此道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
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
負之而走眛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
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遯是恒
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
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善吾生善吾死此善字屬造物善夭善老善始善終此善字屬人善夭者雖夭而非惡死一化與萬化不同萬化是萬般變化由人所爲一化是一起大道不雜他遥又從生死說來有生必有死而世之貪生避死卒不免焉譬如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自以爲固不知夜半猝然之間舟爲有力

者移去山爲有力者侵伐出於意料之外而不自知也夫壑大而舟小澤大而山小小大包藏各得其宜而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無所包藏而自無可遯之處言與其有心於藏不若無心於藏也所謂

藏天下於天下者如耕田鑿井不知帝力是也天下亦物也故言是恒物之大情前只說物之情此又添恒與大字以藏舟藏山藏天下似說得怪故下一恒字以推廣及於天下故下一大字却引歸藏於人身

者而言人身難得一犯著人之形猶爲可
喜所貴人之形者其中藏得萬般變化其
爲樂何可勝計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
得遯而皆存即藏天下於天下之謂聖人
得藏天下之要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札瘥

妖厲之患人猶慕其治而效之況藏道於
身實爲萬物之宗一化之原近而且切有
易於藏天下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
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揭夫道二字以見太宗師在此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即齊物篇所謂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也有交孀之情有徵驗之信而無所作爲無有形象可口傳而不可手授可心得而不可目見蓋以其無形也乃陰陽五行之本根未有天地先有此理鬼與帝藉之以神天與地藉之以生

即老子所謂天地根也人與造化同一樞機故身中亦有一太極老莊論道止於如此後世假藉鉛汞龍虎等比喻益明且切矣不爲高不爲深不爲久不爲老皆讚美之辭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襲取元氣之母北斗爲天綱維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司馬云清泠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溺死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黃帝得道昇天玄宮北方之宮月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禺强得之立乎北極

司馬云山海經曰北海之渚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禺強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

山海經曰西王母狀如人狗尾蓬頭戴勝善嘯居洵水之涯漢武帝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少廣司馬云穴名崔云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

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此兩句屬西王母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李云五伯夏昆吾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

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去聲）於列星

司馬云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乘東維騎箕尾之間也箕斗為天漢津之東維崔本此下更有二十二字者於文義不當有此篇首至此明大道之要盡矣猶恐人泥於執著下文又極論死生俱無以廣其見

猶命宗性宗之説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一朝而透徹不俟七日與九日

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槁形死心所以殺生也而不死縱情肆欲所以生生也而不生

其爲物也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

將送也物雖觸之而自寧定

攖寧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惡乎

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成者成定也副墨洛誦者假文墨之名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

瞻明聶許者假耳目之名

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音鳴〕謳

需役於謳者假役夫歌謠之名

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參寥者參合寥曠迷茫之始則玄之又玄

矣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此子輿自訃）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拘拘攣曲之甚將者恐自此更甚

曲僂發背

曲僂則背發露在上

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三句解見人間世句
贅指天
句贅項椎也句猶言節也椎骨二十四節
贅其形如贅瘤也此五句皆述子輿之形
陰陽之氣有沴音戾

此一句纔說他疾

其心閒音閑而無事跰䠜而鑑于井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無事不以疾爲苦跰䠜扶曳而行之貌而
鑑于井自然其形既僂矣又復病又將自

此拘攣轉甚也

子祀曰女惡之乎

子祀戲言汝惡之乎

曰亡音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去聲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

浸漸也假設使也時猶司也縣作懸解音

蟹懸係解散猶解倒懸之義

懸物於上忽然自解謂之懸解不能自解

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者有人用力結之則無自解之理言人心

係累既深則不能自解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

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道家以死爲化叱其避去勿驚動其化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

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言不知將化爲何物或化爲至小未可知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

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言不必定要爲人化爲物又何妨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成然猶安然蘧然覺而勿遽之貌人生乃是寐死乃是覺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音裊挑上聲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撓挑者猶戲弄三人皆能如所云故不復應答但相視而笑無逆於心

遂相與友莫然有閒（無間隙）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往而待爲治喪事也三人皆魯人故子貢往焉

或編曲（編曲薄）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汝也）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結語辭）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禮之本意緣人情而生情不動何用乎禮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去聲）無

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方者法度也與造物者爲人言順其所生而與之爲人也天地生物不過一氣人之生世乃所以遊乎天地之一氣

彼以生爲附贅縣平聲疣以死爲決疣潰音換癰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

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
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
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
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憒亂也眾小人之耳目應前禮乎之問前言

遊方之內今所見如此又未知何方之依
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孔子自謂吾不能如彼乃天所刑戮之民
雖是如此吾與汝且共此道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

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問其方抑問其法度如何造詣也相造乎水者穿池則養給矣相造乎道者無事則生定矣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相忘乎江湖則不在於穿池矣相忘乎道術則不在於無事矣相造又不如相忘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

孔子常不偶於世故子貢以畸人為問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居喪次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特也怪

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平聲矣

勝於知喪禮者

唯簡之而不得夫巳有所簡矣

學道者唯欲損其情而不能得孟孫氏巳

有所損矣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死有先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音紀)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音以)化哉

上化爲物指已化之人下化已指未化之人所不知之化已者所不自知其化到已身者也言若以爲先死者化而爲物以等待所不知後化之已乎則彼死者方將化安知不化者哉未死之已方將不化又安知已化者哉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夢而未覺安能知之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彼指學道之人形之變雖若可駭然不足
以損其心
有旦宅而無情死
人生住世倏如一旦然不足以死其情
孟孫氏特覺如字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乃爾汝之稱乃字正與吾字相對父母是
吾親傍人則可呼之爲爾汝今孟孫氏但

覺傍人哭亦哭是哭不由中心而由其所
以相爾汝者言視其親如傍人之親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
乎
本只下單且字添一也字令句語軟活可
讀且夫且也其義則一因上乃字遂生下
吾字設爲孔子云且吾與顏回不敢如孟
孫氏之視其親猶傍人相與吾之矣又安
知吾所謂吾之者果然乎下文申明其義
且汝夢爲鳥而厲摩也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只尋常夢爲魚鳥未足異夢爲鳥而直戾
天夢爲魚而直潛淵分明吾身是魚鳥矣
今却在此言語知得見今是覺邪莫反是
夢邪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

也前言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此言覺亦
恐是夢又深一步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詣也適適意也喜者必笑忽詣適意之
境者中有真樂不及待笑而後適獻笑者

忽自獻其笑也排布置也自獻其笑者出於不覺不及布置使之笑以喻自然天真不待於拘守禮法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綴上排字人生富貧貴賤各有定分如造物布置然但當安之而已死去則化無復更有寥者曠遠之意一者太極未判之初入於寥天一者復歸其初也

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

汝也奚來軹語辭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
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
塗乎

恣睢自縱貌轉徙者不拘常也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
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無瞳子曰盲有瞳子曰瞽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

皆託言人名無莊者不假莊飾據梁者據

其强梁也

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錘與鎚同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乘其已成之道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大宗師之謂䪡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已應前遊字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音現曰回益矣曰

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老莊以仁義出於人爲故亞於禮樂

它日又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許規切)肢體黜聰明離形去(上聲)知(去聲)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去聲)也

無物不同則無所私好

化則無常也

唯化所適則無常所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而汝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趨七住切不任其聲憊也趨促也趨舉其詩无音曲也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禍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内篇應帝王

此篇所以應爲帝王之用帝王而悟此此反乎太古之世矣故内篇止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崔云即披衣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李云即大庭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平聲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

一以己爲牛其知去聲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有虞氏懷藏仁道以要結人心固亦得人矣然猶出於人爲不若非人則相與於無相與故曰未始出於非人若上古泰氏寢處自然無所作爲或一以己爲馬或一以己爲牛初無定名蓋緣泰氏其知實信其德甚眞不如有虞氏懷仁以要人故也然本非有意如此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因未始出字却生未始入字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去聲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

以身出經常之典

式義度人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

式義用義以準則人涉海必溺鑿河難成蚉負山則不勝任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聖人之治豈治其外乎但全其性分之內
正己而後行確然信實爲其所能之事而
已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
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君人者若欲齊之以法度則人皆逃而
避之矣鳥鼠且知避害何況乎人曾謂此
二蟲之無知乎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豫也

言其問使人不樂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帠

莽眇輕虛之狀壙埌音廣朗猶曠蕩也帠疑是臱字音强上聲古篆之訛上强訛而爲臼下力尚不失篆體古篆臱

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感動也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

趨嚮敏疾彊梁不屈

物徹疏明

通物透徹疏通明朗

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

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胥刑徒易猶率更也技係以技巧而係累

也胥徒更作之人則勞形技巧係累之人

則怵心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獵也猨狙之便平聲執斄當作狸之狗來藉繫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化施於萬物如假貸之以貸而民不恃賴其恩

有莫舉名

有莫能舉而名之即民無能名焉之義

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天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迷愛其術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既盡也吾與汝平日但盡其外之文未盡其中之實而固以爲得道歟未爲得道也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叅同契云牝雞不獨卵蓋謂徇其一偏之術則不能成道此喻列子未盡其實處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天

而欲以道與世相高而必人之相信乎
故使入得而相(去聲)汝嘗試與來以予試之明
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
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上聲)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相法有此語)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
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

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草木萌芽恬然安靜
不見動搖各正性命不待人力正之但覺
大地寂然而已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

海藏雲天無浮翳四氣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无復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杜德機杜閉藏不可見也示之以此故不能相更令列子與之明日重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

吾見其杜權者閉藏之中却有權變與

昨日所見畧不同也杜權正與杜德相對天壤者天之十二辰猶言天之壤地也天壤宇又是與地文相對地主靜天主動謂之天便有動意示以天壤者外則名實不能入其心內則機發於至深季咸殆見吾善端發露之機耳猶有不能盡知者故又俾之明日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側皆切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太沖莫

勝是殆見吾衡氣機鯢桓之審

列子作濇音沓沓米汁也則此審字當作瀋亦汁也

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見其動靜不一故俾之齋以一其心太沖猶言太和太沖則在杜德機善者機之間莫有勝於此者故言太沖莫勝衡平也衡氣機者處於地文天壤之間動靜各半得其平也衡字又對上文權字示之以太沖

莫勝者即所謂衡氣機也鯢桓鯢所盤桓也潘柰汁也止水成淵處必有泡沫浮在水面如米汁也止水之潘爲淵者上面雖水流下頭却水渟滀也鯢桓之處止水之處上面流水底下渟滀之處皆謂之淵淵有

九名者列子黄帝篇曰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淮南子亦有九璇之淵淵名有九此不過處

具三言尚有未盡用也止水之淵以況地文杜德機是全然不動鯢桓之淵以況天壤善者機雖是淵水不動却見有鯢盤桓其中便是靜中有微動意流水之淵以況太沖莫勝衡氣機水上面一半流底下一半止流止各半正得其平故以爲太沖衡氣之喻言僅以此三者示之尚不能知況示之以其餘乎故又許之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巳失矣吾弗及巳

自彼言之曰滅自此言之曰失

壷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音威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吾宗即所謂大宗師委蛇順也不知誰何不分彼此也弟靡如人之弟靡然從兄也波流如波流之順流也雖變化無常而未始出吾大宗大宗者道之本原惟虛而已無分爾我因以爲弟靡波流故彼莫測其所

以而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音似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雕琢復朴者削去文華復於質朴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自此以下乃因上文壺子之事而申論至虛之理歎曰紛然各分封疆之世哉但一切以此終其生而已
無為名尸主也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

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應前虛字）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如鏡空明物之來者未嘗迎之去者未嘗送之但應物而不爲物所傷下文却言其所以傷者

南海之帝爲儵（音倏）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

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篇名應帝王故所言皆帝王之事篇末以壷子示季咸一段明應世隨時之道仍結歸南海北海之帝内篇凡七文字最爲精密皆是先命篇名而作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八

共

[seal]

南華真經循本卷九之十

禍[illegible]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十卷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駢拇【前七篇皆特撰篇名終篇此意比後皆摘篇首之字以名之初無特意不過敷演前義耳】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音玄】疣【音尤】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枝指手指生傍枝贅息肉依附於形故謂之附贅疣腫結懸係於形故謂之縣疣性生也德得也侈過

多也駢拇枝指出乎天生而自人之所得言之則爲過多矣附贅縣疣出乎有形之後而自天生言之則爲過多矣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多方多端也列於五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二字衍）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

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
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司馬云黄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
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黄鍾大
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
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
乎而曾史是已
擢抽也簧鼓如笙簧之鼓動也曾曾參史
史鰌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纍瓦器而不傾結繩而能解小技之巧者以喻辯者之巧也竄句猶云遁辭也敝疲也跬半步也言辯者之勞如疲敝之人半步而行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

上正字疑即至字之誤

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

爲跂音歧足多指貌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
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音短之
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上聲
憂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
也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
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
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蒿目憂思而目蒙然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
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

也

囂許驕切聲也自三代以下天下之說仁義者何其聲之囂囂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墨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音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音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

不二不可虧也

鉤爲曲之器誘然猶津津然九字句故古今爲一而不見其虧壞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天下惑也

莊老尊道德而小仁義故有是言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音喬舉也）仁義以撓天下也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易其性矣小人則以

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
方言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因臧若善之名
併名其一曰穀
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
筴音策竹簡長二尺四寸塞悉代切漢書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待詔注博塞也

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音竹係也]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善也]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

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而為人主上食

淮南子作申兒

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

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

翹足而陸雖有義[讀作儀]臺路寢無所用之

鄭司農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儀臺即郊特牲所謂臺門也築土為臺臺上架屋當中為門因以為宮室之儀今俗猶稱儀門天文亦有大儀之庭路寢正寢也舉儀臺與路寢總宮室之全言之

及至伯樂

音洛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馬故以為名

曰我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當作別]之

燒謂燒鐵以灼之剔謂剔其爪甲刻謂刻入其肉雒謂去其皮節連之以羈（絡頭）馽（絆足）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橛口銜也飾馬鑣飾即頷下纓

陶者曰我善治埴（音熾又植陶之坏）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

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
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
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
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
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
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
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
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
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

矣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題去聲跂音企為義而
天下始疑矣

塡實而不虛浮顛冥而不晶采蹩躠跂足
而勉行故以喻為仁踶跂企足而趦行故
以喻為義

澶漫為樂摘音只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

澶漫猶泛濫摘僻斜摘其邪僻也

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
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

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夫馬

再以馬爲喻又進一步說

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

相踶

喜則以頸交加相與靡順怒則背必分背相與踶踢蓋馬之相踶各以足向後故曰分背相踶

馬知[去聲]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

衡軛前横木扼與軛同所以扼馬頸者

而馬知平聲介倪並如字闉扼鷙曼詭銜竊轡

介甲也戰馬必帶甲闉城門也扼持也城門所以扼持姦慝鷙曼驕縱也詭銜詐爲受銜也竊轡竊出轡外也言馬習知人情未被甲而已知甲之端倪未出城而已知城門之扼處遂驕縱不可駕馭詭爲受銜竊出轡外有此情狀

故馬之知去聲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

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玄音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縣跂者如懸物而使人跂足及之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

共上十

南華真經循本卷十一之十二

禍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一 十二同卷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禍四

外篇

胠篋

將爲去聲胠胠丘間切篋

胠胠下傍開其篋如從胠取之

探囊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

探囊以手探取其中攝管攝之緘縢封識之具

固扃鐍

鐍古穴切扃關也鐍環舌

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七智切

耒者耜之柄耨者除草器說文頭長六寸

柄長三尺刃廣二寸

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幷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幷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田成子即陳成子恒也春秋莊二十二年陳殺其太子御寇公子完字敬仲懼禍奔

齊為桓公工正匿其氏為田氏陳田聲近
故也五世至釐子乞為景公大夫收賦稅
於民以小斗受之以大斗予民由是得衆
遂專齊政卒子成子恒弒簡公立平公封
邑大於公所食歷襄子般莊子白共九世

至田和篡齊為侯傳桓公午威王因宣王
辟疆莊子宣王時人故云十一世有齊國
田和以前雖未有國而育姜代陳已見於
卜筮故并數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

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音以裂也）子胥靡

靡者胥靡胥相也靡隨也罪輕而不至朴者令衣褐帶索相隨以執役

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

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

釋文邯鄲趙都也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欲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大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

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事相由也又許慎註淮南子楚會諸侯魯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圍邯鄲

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幷與斗斛而竊

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帶也）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

大盜（逐字鄧析子作遂）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

以明天下也故絶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倍弗折衡而民不爭

以鄙協璽以爭協衡句中作弄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絶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絶鉤繩而棄規矩攦力的切劃也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

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音爍）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

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軌徹跡列交也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音峭所以施羅網之木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以上文例之亦當爲三事知詐漸毒者以知相詐積漸成毒也堅白著堅執爲白同異者合異爲同皆公孫龍之書有此語頡相競爲高也滑猶走弄不定也彼堅執以爲白而辯之者與之相頡使之走弄不定解散也垢身之塵垢也解垢同異者解散其同如垢之脫也上一句說知下二句說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

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音隳四時之施喘耎音軟動蟲之小者肖音消翹植物之小者莫不失其性甚矣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是已舍夫種種之民

種上聲種類也一類而已非有秀異

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

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宥兩字想當時有此語今人讀之差異耳如詩宥密亦不他見在者任其自然猶言在他宥寛也在宥天下者無所作爲治天下者必有禮樂刑政若在之宥之則何有治天下者哉欣欣焉不恬靜者不在之故痒痒焉不愉悅者不宥之之故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

毗助也凡喜屬陽怒屬陰人之一身陰陽

調和則無疾若過於喜則助其陽勝矣過於怒則助其陰勝矣

陰陽弁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

以四時之陰陽喻人身之陰陽也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天下始喬詰早鷙而後有盜跖魯史之行

中道不成章言作事至中道而不成條理也喬詰早鷙不可制馭之貌

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唶唶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因喜怒上發出賞罰一段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

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
囊而亂天下也
相助也助之即非自然禮有儀文故以爲
技聖則多能故以爲藝知則察人之過故
謂之疵臠卷不伸舒之狀傖囊猶槍攘多

事貌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失天下之惑也豈
直過而去之邪乃齊戒以口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跪坐以進之即老子所謂坐進此道吾若

是何哉言吾如此等人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貴愛其身甚於爲天下則乃可以寄託天下

禍四　八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上聲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解攫皆所以傷之尸居坐如尸也龍見如龍之變化也淵默而雷聲默然如淵之深沉而若聽雷聲也皆靜中變動非徒枯木死灰萬物炊累謂萬物皆囿吾生育之中如炊氣積累而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音玄而天僨驕而不何係

者其唯人心乎

此極言人心之狀排抑之則縮沮而下升進之則奮起而上排下者雖一時縮沮如囚縛然其不平之氣固在進上者若恣其奮發則亢。其怒至於能殺人淖約柔乎剛强柔而能剛也廉劌雕琢剛而可柔也

其字皆指心而言疾速也撫猶行也其動也縣而天此心動時如空中懸係於天也

僨驕者不可禁之勢

黄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股無胈

勝上小毛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
仁義矜其血氣以規畫也法度然猶有不勝也
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峗流共
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句施夫聲及三王
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
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
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
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牛引
切鋸制焉繩墨殺爲推鑿決焉天下脊脊
與不救不蹐之蹐同累足而行也

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

離跂者促抵仵離地攘臂者舉其臂談者足與手俱起也

意（平聲）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槢也（接槢音接習械楔也）仁義之不爲桎梏鑿枘也（鑿音漕）焉知曾史方不爲桀跖嚆（許交切）矢也

弓矢所以爲利用言曾史乃爲桀跖之利用

故曰絶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黄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

爾雅云北戴斗極爲空同山一曰在梁國

虞城東三十里

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

曰而所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
也
汝所問者至道是物之本質而汝所官使
者陰陽二氣是物之殘零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族合也草木不
待黃而落日月之光日以荒矣而佞人之心
剪剪狹小也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
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
子南首去聲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
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

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
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
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
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摇汝精乃可以長
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

形形乃長生愼汝内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
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
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遂者往而竟至也陰陽之原先天太極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去聲愼守汝身物將自壯

官者如官司藏者如府藏物者如官司府藏中之物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黄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生而上見日月之光死則下為土矣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上

百昌者凡百昌盛之物
故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去聲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緡絲之合也昏杳冥也當我謂近我而來之境即無窮之門無極之野遠我謂遠我而去之世即去汝也言自此去後恐仙境之近我者如緡之合而不可離乎塵世之遠我者杳冥而不復見乎其未得道之人盡死而我獨存乎三乎字有惻然憫世而

憂道絶之意

雲將東遊李云雲主帥也過扶搖之枝

李云扶搖神木也生東海

而適遭鴻蒙

司馬云自然元氣也

榻四

十二

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

贄然立

倘音敞自失貌贄然立者致恭而立如執

贄然

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爵躍不輟

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柰何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

民之放(上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

噫毒哉歎治天下者之遺害也僊僊乎歸矣鴻蒙欲翩然歸也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不言養心而言心養者心以無爲爲養也

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徒但也)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倫類一切之類皆與物忘

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

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即所謂一物各具一太極云云者非一言

可盡也

渾渾戶本切沌沌徒本切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

是離之

具於身中未嘗相離但人不能自知耳若

彼能知之則是外物可離者矣

無問其名名本無無闚其情情本無物故自生

即所謂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此不在身外反而求之即得矣老莊之所以眇觀天地糠秕人事者恃其有此耳今襲其學者皆空談而闢之者竟莫得其實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

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有人異已便是他不肯服從故喜人之同已而惡人之異已者欲人皆服從而趣出乎衆也然以出乎衆爲心者何嘗出乎衆哉因衆人之同已而無異論然後耳根方寧靜如此則是吾之所能不如衆人之所能多矣又何嘗出乎衆哉

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

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言治國者皆欲出乎衆者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大物者只是一箇大物物物者逐物分之也不物者不役於物也天下乃是渾全一箇大物豈可分爲物物物纖悉治之惟能不

役於物者任其紛紛不足以撓之故云而不物物故能物物曉得物物者之非是物則豈特治天下不煩碎進於道矣得道之人獨爲至貴乃能出乎衆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

適復往復也挈汝往復擾擾之民以遊於無端

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而

無已無已烏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

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章意淺語囁必狗尾之續貂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禍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三　禍五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顯校

外篇

天地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

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足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

此兩夫子曰无嘉本皆為别章崔本亦然然連上文則為引證之語離而析之則無頗著處疑所謂夫子即老子上又所引記

曰者老子也故就述其言耳不然莊子之所尊事者也下文夫子問於老聃曰者則明指孔子矣

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刳去其情慾之心下文乃莊子演其說

無爲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寛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

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
其爲萬物逝也
事藏而心不窄物往而心不留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
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
世之利以爲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已處顯
顯則明
縱處顯耀其本心明自若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音溜乎其清也金

石不得無以鳴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
能定之
居止也滲水清貌言道之本體如水淵乎
其止故滲乎其清又如金石元有其質故
擊之則鳴即水與金石推之則萬物之理
莫不然但人不能審定之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
知通於神故其德廣
王德其德足以王天下也素逝猶易言素
履往王德之人此心恬素而往以通曉事

務爲恥但立之本原得其要道而其知自
與神明通故其德廣大而足以王天下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
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
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

之人

此又從人心上說來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即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
性之欲也吾儒說得平坦莊子說得痛口
耳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老莊之所謂

道德不可以吾儒之見解之蕩蕩廣大難名之狀至於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方見其爲王德之人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視乎冥冥以下皆言其道之妙處其與萬物應接亦變化無窮至虛無一物而能供人之所求時復馳騁而終有歸宿之地或

大而忽然小或長而忽然短或短而又忽然脩且遠所謂王德之人蓋如此竊謂前一段是插入僞撰是以有兩夫子曰文意深淺自彝然可見當刪之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去聲）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讀作本字）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皆託言玄珠道也知巧者也離朱即離

婁明者也喫詬喫人詬罵無能者也是巧者之反象罔無有形象是明者之反言智巧目明皆不足以得道頑鈍無恥近之矣而猶未得必有超乎形象之外而後得之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音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為天子也吾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音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其資性既過人而又乃使之受天命為天

予則所爲愈過矣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
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與之配天彼且淩駕人而并不知有天矣
方且本身而異形
本只一身而爲千萬人之身是一身而異
形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尊尚知巧其心如火之馳
方且爲緒使

爲事之緒餘所役使

方且爲物絯

絯公才切束也爲物所束縛

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

二句義同上句應物下句應衆人之所宜

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謂逐物變化未能布其恒性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雖上文所言齧缺如此然人不可以一槩

論譬如人有族有祖族各有所尊而祖又衆族之所尊齧缺亦可以爲衆族之父但不可以爲衆族之祖衆父父者祖也

治亂之率色類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齧缺之才撥亂世之將率也而不免下爲人臣之禍上爲人君之賊猶言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

堯觀乎華去聲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

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二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

鶉無常居鷇仰母哺鳥行乎人不見之境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

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闔與盍通）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落猶廢也）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謂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設問泰初有乎無乎曰無有也亦無此名也而無之中一由此起有一矣特未形著耳此所謂無極而大極也萬物得此以生者謂之德其未形之時萬理皆具已各有

條理可以分別但且以其混然無間而謂
之命及其留者不能不動而生物物各成
生理謂之形形體中保合元神各有儀則
謂之性所謂物各具一太極也性脩則復
於德矣德之至極則同於未形之初矣同

乃虛虛則無是非彼我凡天下之以喙爭
鳴者皆合爲一矣喙鳴合則同乎天地矣
緡緡拓綸之合也其合緡緡若愚若昏形
容合之意玄德者深妙之德大順者無一
民一物不順也相傳太極圖出於方外之

士由此觀之未必不然

夫子（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上聲）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音玄）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向）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

於天
其治道所治之道若放猶言相似離析縣揭
也寓宇也縣揭天宇昭然可見也胥易技
係以下四句解見前有首有趾猶言有首
有尾無心者無心於聽無耳不聞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於此其所居之道
若與聖人相似可人之不可然人之不然
善辯者嘗有言曰離析堅白如揭天宇昭
然可見此人正如此問可以謂之聖人乎
老聃曰云云豈得爲聖人又呼而告之曰

予告汝以汝所不能聞與汝所不能言凡人所聞有記得有首有尾者有聽得無心如無耳者所言有說得許多有形象者有說從無形無影而如在面前者凡此盡非真有皆是虛無其所論動止死生廢起不過幻詭之言又非其真實所以然之理辯者之無益如此別有所治之道在彼人者却不然既忘乎物又忘乎天天者物之所從出併忘則忘之至也世以多忘者名忘已故名此入爲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

於天言忘己則純乎天矣後面有治在人
一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
明

蔣閭葂音勉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
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
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
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
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音轍
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目為處危其觀
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勉覤覤然驚曰

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
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
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
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
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
而心居矣

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言自處於
高趨者衆多有不勝任之患矣搖蕩民心
不使之拘束也賊心相戕之心獨志自得
之志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謂

大聖治天下任其自然堯舜治天下不能無迹大聖之如此者豈肯與堯舜爲兄弟哉心居心寧上也與天下同德無所作爲則心寧上矣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音忽用力貌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音朔如泆湯疾速如湯沸溢其

名爲棹爲圃者忽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者本然之質）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目無晶以）慚

俯而不對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

於于語助猶俗嘲儒之說之乎也者云

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

汝神氣墮（音隳）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卑遜自處於陬隅）頊頊然（敬謹貌）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

託吾之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如往只
是言與民相安相忘卻下語別沱乎即莊
然淳備即淳全
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
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
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
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
之謂風波之民
風起波動不能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

術者也

渾沌即謂太極

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治其內不治其外（事內而不務外）夫明白入素

凡質之明白者入得素淨

無爲復朴體性（猶言順其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東海）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

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横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

試言所謂聖治者乎

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行句言自爲而天下化乎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所謂聖治者官施政事而不失其宜拔舉人才而不失其能盡見人情事理而行其所爲當行者惟恐其有差錯嘗言人當自

偹爲而天下化旣能自偹爲則手所撓目所指而人莫不俱至

願聞德人

苑風聞諄芒之言聖治未爲至又問願聞德人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來飲食取足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

與形滅亡此謂照曠
得道之後神上而上只在光景中遨遊下
視其軀殼如枯木糞土此之謂照曠言照
徹空曠無復形拘也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
之謂混冥
致推極也上既言神人之狀矣又言人能
究極命根盡其情實與天地同樂而萬事
盡泯萬物復其本然則混然冥漠之間矣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

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

天下均治則願足矣又何用有虞氏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武王之師固不及有虞氏而有虞氏之治亦不過如醫之用藥療病非出於自然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

上君上也樹標高出於上而無心古之君
上如之
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
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

無傳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
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
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
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
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

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世所謂忠臣孝子以其能有過則諫不事
諂諛也隨和君親者世俗必爲諂諛而隨
和世俗者却不以爲諂諛如此則是敢諫
君親而不敢諫世俗世俗及嚴於親而尊
於君邪
謂巳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巳諛人則怫然作
色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
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人不肯受導諛之名而所爲乃終身導諛

混合譬喻矯飾言辭求以聚衆人之歸已非導諛而何然不自覺也是一人之身而終始本末自不相坐罪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此方說歸舜身上舜垂裳而天下治以五采彰施于五色恭巳正南面故云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舜以此媚悅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斯人之徒通論是非而不自謂

同於衆人乃愚之至也此是說舜下文却
說從武王去只似藏頭說話讀者不覺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
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綴上愚字添一惑字立論莊子文法每見
之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此以行為喻如三人同行欲適東有一人

欲適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若二人欲西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以喻武王伐紂而歸之者八百國是天下皆惑矣予亦張滿稽自予也祈嚮欲向也予雖自有所欲趨向不可得已不亦悲乎重傷武王之事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俗曲則嗑嗑音呷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缶如字瓦爲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待

耶

此又以樂爲喻古樂不入衆耳閒俗樂則喜設有二人擊瓦鍾以爲音則人必喜其新聲而爲其所惑古樂之音不能行矣況今天下皆惑予雖欲有所趨向豈可得耶

重譬喻重言之文意覺痛切舊解因所適二字遂連前一節讀之而欲改缶鍾爲垂踵謬矣此所適不得亦是就上文所適二字粘綴來上文所適者人之行也此所適者樂之行也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感也故莫若釋
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去聲憂
此又暗說伯夷之類比同也捨之而不尋
究其事則不必與人同憂矣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
唯恐其似已也
却舉一箇不必同之譬喻厲醜惡之人也
厲人生子唯恐其似已是不欲其同者則
又何必與人同憂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

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好公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

下文有柴柵字則是閑固之義

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平聲)纆繳(音灼)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禍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外篇

天道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内服

無所積無留滯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昧然者聰明盡泯六通四辟者如六合四方皆洞達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非以靜爲善故制之使靜

萬物無足以鐃乃孝切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

周禮匠人水地以縣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

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虛中有實自有倫序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靜中有動動則無適而不得

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無爲則任事者自任其責

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澹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去聲）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

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爲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大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音洛)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即大宗師)韲萬物而不爲戾(韲粉之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

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落猶嘑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

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
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
（萍入）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比校詳悉）治之
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
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
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
之而非所以先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
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

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音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

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省音生上原赦而省形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説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

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堯自謂子指舜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以下莊子引堯舜問答而結之之語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徵猶典也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

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敷袁切)十二經以說

一說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合爲十二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爲十二一說春秋十二公經其說不同亦不必泥

老聃中(去聲)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老聃曰意（平聲）幾乎後言

近乎落後底說話

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用力貌）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足下皮起）而不

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
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
鼠壤中有食餘之蔬而乃不能養其妹生
熟之物不盡於前而積斂猶無崖此皆不
仁之事上句不仁也包下句棄妹積斂以
世俗所見爲譏非有此事
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吾
有刺於子今吾心正郤矣
郤退却也不復譏刺矣
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

駹焉（駹雜也）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服服從也吾之服從人乃是平日常存服從之心不是止服其有可服者雖其言不足服亦服之也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廣闊貌）而口闞然（虓怒）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

馬雖繫之而意常奔馳

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舉動而必持守不放則一旦縱發必如弩機之不可止察視而必細微詳審則知巧所極必見其過於泰甚凡如此者以爲不

信實之人若是邊境上有此等人即爲盜賊矣

夫子(老子也)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句)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

至人句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摔音丙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不以爲主之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此一段以老子言類於士成綺問答之後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固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

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

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音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

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禍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禍七

外篇

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日月同黄道故云爭於所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巳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有機緘者如有以係屬之不能自止者無

以係屬之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去聲）是孰君無事淫樂而勸是（雲言隆雨言施）風起北方之西一東有（音又）上（上聲）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言風起於北方從而西東又上而彷徨言起於北則自北而南故不必言南言上則自下而上故不必言下

敢問何故巫咸袑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

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洛與落同九州聚落之事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此言即至仁無親之言過者有爲不及者自然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冥山北山名行之遠則不見冥山以喻仁之至則不見孝矣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言仁孝乎哉

至仁者德可詒與堯舜而不爲利澤施及

萬世而天下莫能知之豈青大息而詩說

仁孝哉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屏(上聲除也)焉至富國財屏焉至願名譽屏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蕩蕩神不定默默口不能言不自得(廿曰)心不自安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
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
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
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
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

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
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
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四時萬物言合造化之自然盛衰文武清
濁陰陽言其間節奏流光其聲者言其聲

流順而光瑩也添此一句恊上韻此即從之純如也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言忽然而起忽然而終如雷霆不測也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當連作一弗讀一死一生

一僨一起相爲循環常無窮盡而所請一者不可以等待一死則一生繼之一僨則一起繼之更無停留何可遲疑等待北門成惟聞樂之如此故生恐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

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音隙守神以物爲量
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
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
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

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
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
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
綴上文陰陽調和而言吾又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雖和而有分辨即

所謂曒如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皆曒如之意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聲之充滿也塗郤猶言塗耳塞目吾之奏樂不作聰明惟守其神而自隨物分量所受以爲聲之大小其樂之聲則

發揮寬綽其樂之名則高大明顯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各不紊亂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或止或流無常也子雖欲思之而不能知望之而不能見追之而不能及儻然自失立於四面空虛之路

倚於槁梧而吟但覺目窮力屈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既不可及則惟見其形象充滿虛空此心遂放弛而自怠矣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

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

綴上文息字而言吾又奏之以無息之聲所謂無怠者調之以自然之天命出於自然如天命流行也故其聲若混然相逐叢然並生林然共樂而無有形象即所謂繹如也其布散發作則罄盡而不留曳其幽深昏默則又寂然無聲其動則無有方所其居則又窈窈冥冥不可得而測度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但

見其行流散徙不主常聲於是疑之而稽
考其說遂絫攷之於聖人以爲聖人者能
達人情以至天命此樂非聖人不能爲也
此一箇命字與前調之以自然之命相應
天機不張不將機籟之張設也五官皆備
五聲之所司皆備具也天樂者即自然之
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
心自悟悅也引有焱氏之頌以見其聲外
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次之以怠怠故遁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
也
此結上文三節而要其所歸懼則精神爲
之森爽若有鬼祟然故曰祟怠則心力疲
竭欲棄去之故曰遁惑則知識昏迷故曰

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並
載矣因論樂而及道也此一段文字便似
張樂洞庭之野無首無尾難以卒看而細
紬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
子亦非盜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

自然如此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魯大師名金）以夫子之行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

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眯物入眼爲病也不特夢不成且有妖怪見於目中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

本言不得夢却急語言非其夢邪猶論語本言莫未得之也患不得之却急語言患得之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

匡人以為陽虎圍之便似妖怪眯目也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

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句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惟無常法故應時而不窮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棃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

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快足也觀古今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老子陳國相人屬苦縣與沛相近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

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

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一則人自己身中無主宰而不得其所止一則外無人相與是正而不知所以行其有自能曉悟由中而出者又無師承不肯受教於外雖聖人不能使此道出於其人之外其有因人指教由外而入者又自暴棄無主於中雖聖人不能以此道藏於其人之中此道之所以不可求也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

若被人識破則多責怒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遥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遥無爲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禄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於至真之理一無所見但窺其情慾之所不休者此乃天之戮民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

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大變猶言大化即天也八者所以正天下之具惟循天理自然當怨而怨當恩而恩當取而取當與而與當諫而諫當教而教當殺而殺當生而生無所汨沒者爲能用之故曰正之爲言正也一有私意其間則不得爲正世人之心以此理爲不然而必欲用其私意者是於天理憒然無所見如天門弗開矣乃是因上閾字遂生此天門

字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子合切）膚則通昔（夜也）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揭仁義以示人猶擊鼓而求亡子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質也）不足以爲辯名譽之觀（去聲）不足以爲廣泉

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
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
老聃亦將何規哉（規正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
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
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許劫切合也）予又何
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
（音現）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
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聲稱也）老聃方將
倨堂而應微

倨坐堂上應之語微
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
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
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
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
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
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
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也
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
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

音縣短長也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

爲其親殺其殺者自斬衰而下殺爲五服又復殺之也人始有夭矣者時至而然天也先時而然則是人始有其夭矣兵有順者以兵爲順事殺盜非殺者殺人之盜[illegible]

是殺必爭地爭城殺人方謂殺人自爲種
而天下耳者本以天所覆之下混然相同
而謂之天下今乃各分種類以此爲天下
耳其作始有倫而令乎婦女者其制作婚
禮之始本欲人有倫序而令乃婦其女則

彝倫攸斁矣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
莫甚焉三皇之制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
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
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

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
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爲久矣孰熟同知其故矣以奸干同者七十
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
鉤取也用甚矣夫人之難說音稅也道之難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
先王之陳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
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爲雌雄故風

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傳沫細要腰同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過七

烏鵲育雛物理之常也魚傳沫而卵則不必如烏鵲矣至於細要負螟蛉而化則又不必如魚矣自其化而觀之則何者爲真何者爲假而人之生子仞仞焉以爲親不

知長幼分而愛憎生則有弟而兄不得安
反物之不若矣下一啼字痛切不與化爲
人者不隨之化也我既不隨之化豈要人
隨我化故曰安能化人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禍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盧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外篇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閒不辯牛馬

涇流濁流也不辯牛馬水大岸遠而見不明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

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

望洋者目迷茫之貌若者海神名

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

虛者井中所見空處

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

以語於道者束於敎也今爾出於涯涘觀於
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
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
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
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

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
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
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
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石穴也之在大澤乎計
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

之數爲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
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
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
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
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

不似爾向來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
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
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
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
曏今故今古也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

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
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
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
知其生之時不若其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
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
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
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
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
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
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

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不多仁恩動不爲(去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僻)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

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大人之行固不害人亦不以仁恩自多固不爲利而動亦不鄙賤門隸門隸者趨利之人也固於貨財不爭亦不以能辭讓自多固作事不資藉於人亦不以自食其力爲多亦不鄙賤貪汙之人貪汙者不守己而求人者也行固殊乎世俗亦不以僻異自多所爲在於從衆不鄙賤佞諂之人事焉不食其力以下三句一意行殊乎俗以下四句一意約分之至者斂約己分極於

不可分不可爲倪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

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

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

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

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

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

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

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

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

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與欐同）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貍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

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
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
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
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
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
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
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
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
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
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

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衍引長也以道觀之本無貴賤若以貴賤相反衍而伸之不知幾等自公卿言之固

公貴而卿賤自卿大夫言之又卿貴而大夫賤故曰無貴無賤是謂反衍若拘執爾之志以爲其貴其賤則與道蹇滻矣謝施即報施也報答人之施與者必計較多少若偏一爾之所行孰爲多少而報答之則與道參差矣繇繇乎與孟子所謂由由然同兼懷萬物其孰承翼言兼愛萬物而不見其輔贊之功也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

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人事也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

蚿曰吾以一足趻甚敕踔角救而行予無如矣

言行已遍無所往矣

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

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踐也我亦勝我雖
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
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弦歌不輟子
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
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
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
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
者獵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

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

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平聲吾跳

梁乎井榦音寒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

驚往而倉皇之貌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上聲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

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區遮
切張口也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竟上聲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
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

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
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
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
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音條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惠子曰

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句而問我
句我知之濠上也
惠子曰如莊子所言我非子固不知子矣然子固非魚則子全然不知魚之樂矣蓋我與子猶同是人子與魚人物殊異則全

然不相知可見矣莊子曰請循其本者本來只說魚樂因有不知之辨今且循本來話柄子言我不知魚樂云者已知吾知之特故問我耳今我與汝言所以知魚樂者我知之濠上也夫魚游於濠中莊子游於

濠上樂意相關有不期然而然者浴乎沂
風乎舞雩之氣象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禍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七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至樂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音昏久憂不死何

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低蹲而順循之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

樂舉羣趣四字相連

譔譔音鏗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

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慨同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

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音叫)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音骨)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音无)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冥伯死者之稱猶文選所稱冥漠君冥伯之丘死人墓也其墓在崐崘之墟崐崘者曾經黃帝之所休息崐崘有五城十二樓神仙所居黃帝乃古者得道升仙之帝感慨追憶言此人居神仙之境而不能如黃

帝學仙以至死也柳者障柩之柳檀弓周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正義曰牆之障柩猶垣墻障家故謂障柩之物爲牆牆即柳也縫人注柳聚也諸飾所聚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墟墓之間意想所致

倏有障柩之柳出於左手所肘處不祥之徵殆將死矣故其意蹶蹶然驚動而惡之支離叔既惡之又問滑介叔曰汝惡之乎介叔曰無予何惡之有生者假借而已所謂四大假合是也既假之而生則不過如塵垢之集耳何足控搏遂言死生猶晝夜乃理之常不足驚懼生者假借也又是論人生死之生不必粘上生其左肘之生字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於我化死也孟子曰比化者無使土親膚言吾與子適墓觀

人之死而觀此不祥死將及於我人有死則我亦必有死我又何惡焉或以柳爲楊柳殊與此章文義不相貫

莊子之楚見空髑（音獨）髏（音樓）髐（苦堯切）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去聲）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

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

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音迓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
譊音呶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
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
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
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

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
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句食於道從
列子從字下有者字指字下下有顧謂弟子
百豐字曰

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列子作過養)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㡭(當作𢇁與絕同)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徒兗切)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

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生則有待於養死則無累故懽以爲汝未甞死我未甞生則安知汝不爲養而我不爲懽乎種有幾以下不可盡曉姑擷其可

解者劉古文絶字地至於水則絶矣而亦有物生焉得水土交接之際則爲䵷蠙之衣䵷蠙之衣水舄也生於水者爲水舄即詩所謂言采其藚䵷與蚌依其下以爲衣焉生於陵屯則爲陵舄即詩所謂芣苡俗

云車前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食醯蠛蠓也青寧竹根蟲也萬載有老人言曾見一蟲可五寸長其後尚有寸許是竹根未變得非所謂青寧者乎余寓安鄉親見燈下一白蛾投燈忽尾後一箇復一箇非出

孕育乃是虛空幻化又見洞庭湖中有明山山頂有禹廟山崦多人家每歲季春鶬鶊充斥廟宇及人家以竹帚撲取醃以爲酢商人先期予直及期徵收有未變尚存一半鼠形者即月令所謂田鼠化爲鴽也

以此觀天地間變化何限未可以耳目所不及疑之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何異釋氏輪迴之說但釋氏說得拘謂生前作惡則死後或變爲狗馬業盡又變爲人有何證據莊子却說得活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機者氣之動處出於機者生也入於機者死也盈天地間只是陰陽二氣化生萬物死則陽氣歸天陰氣歸地此氣不出天地間明日復生人物仍前只是陰陽二氣爲之但不可把已死之馬爲方生之

人已死之人爲方生之馬耳朱子語錄張
横渠說形潰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
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大原本去又別從
裏面抽出來生人最爲明白若如釋氏說
則天地間須分幾萬萬團氣各自輪迴生
滅纏來纏去何有了期成廿 造化 筆談
云延州人至今謂虎豹爲程蓋言蟲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八

稠十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十八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外篇

達生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無以爲猶論語曰無以爲也言無用如此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者必
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
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

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
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
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不免於有形也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
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

　彼造物也造物生我必有死我又能存此
　生是與造物更相而生
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
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

一天地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天叶韻汀移即上文更字言能與之更移
也有生本具此精役役世事幾失之令能
更生則又具此精奥與我此生者天也我
又能與天存此生是相天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
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吾
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

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先猶超也上文貌象聲色只一色字包括之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音隙)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

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觸也物而不慴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
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
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
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
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
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
也若厥株拘杙也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
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
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

蜀本作疑下文亦云器之所以疑神者其
是與俗作凝

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顔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
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

數能若乃夫沒善泅者也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
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
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彼是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
往而不暇以瓦注投也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
金注者殙音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
凡外重者內拙
舍指心而言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

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
篲掃帚也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
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
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
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

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
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
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
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羊已前行者不須鞭唯鞭其在後者以喻
既養其內者不必更用工於內但當養其
外既養其外者不必更用工於外但當養
其內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乎其中央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柴立者如槁木之立也柴立乎其中央者
不出不入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

者袵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榮死得於豚音篆盾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豚盾畫盾也詩蒙伐有苑謂畫雜羽之文

於盾上聚僂曲薄所以捲聚物者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於代切)詒(吐代切)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不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中(去聲)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

有山辛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敕引切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蠪音聾赤駁蚍蜉也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音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音響景音影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孔子觀於呂梁縣音玄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傍去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髪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俱出從水之道而不爲

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齋讀與臍同左傳噬齊亦作齋水漩入處如臍也汩水滚出處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齋音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

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音現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謂是與

鐻鐘鼓之柎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

所畫規矩之文

弗過也使之鉤曲也搏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

曰稷之馬將敗公密

不欲彰露也

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

以手旋轉而自中蓋之規矩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耕於野也事君不遇世賓擯同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惡音烏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上聲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

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之所言非邪先生

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大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

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款小窾也啓開也款啓言小見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八

共二十七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十九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外篇

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

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
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
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
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

訾一龍一虵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
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
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
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
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

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
唯道德之鄉乎
賢者盡心以謀事而小人反奸詐以肆欺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
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
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
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
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
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
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

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
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
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胥相也疏遠也雖飢渴隱約猶且相遠於
江湖之上而求食言只在山林不肯出江

湖之上求食也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
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
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
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

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自南越有邑焉至此是後人參入且文字淺陋必非莊語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

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强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道一而已若有作爲便貳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無敢設也侗乎無識之貌儻乎無心之貌萃乎芒乎如物之叢生而無心也强梁不順之人委曲依傳之人一聽其自然因其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

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然況以大道治天下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者吾聞之大成之人
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
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
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
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

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游去其弟
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
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雽（音戶）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

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曰子
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假託人而得逃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
與（布貨也）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
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
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
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夫相收之與相棄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真泠禹是人名汝指舜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苦結切帶也）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

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去聲長上聲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音矩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執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正廉正其帶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

有其聲而無宫角木聲與人聲犂

猶犂者其土釋然也

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

飢渴寒暑窮困不通皆天地之氣流行所
以運動萬物發泄而不可遏者人欲免乎
此必須天地之氣不行而後可但當與之
偕往可也人臣視君猶天地亦惟順之而
已矣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並
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
者也
始得見用之時並無窒礙爵祿穹隆非不
可喜然鞠躬盡瘁但所以利物而已其於

已何與吾命有在於此之外者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耳

鷾鴯燕也不給不暇也實卵也社稷春秋祭社稷之時也燕於人家不可處者不暇視雖落其卵棄之不復顧其所以然者畏人故也其襲處於人間不過祭社稷之時存焉耳燕以春社來秋社去春秋傳曰無

鐘鼓曰襲此不過眼前說話而解者自爲
迂僻可笑類此甚多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
其禪去聲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
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

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
晏然體逝而終矣
凡事非人所能爲有人做得底皆天也而
有天所爲者亦天也凡人之所以不能自
有皆天性之自然也聖人惟與天一故晏

然體逝安然身與之俱逝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來者翼廣(光去)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飛低得)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大也)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蜋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罵之)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不出庭)蘭且(音徂)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

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令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辱也吾所以不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人但當行賢德之事則於人何所不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欏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 禍十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外篇

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去聲)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

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

三句文法一同雖人之貌而合乎自然之天雖虛以順物而自葆其真雖清而能容物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橫逆之來惟正其在我以悟之而其意自消釋

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指順

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我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起發也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

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導也）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目擊而道存者目一加而道即存不待詳察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

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

以下句解上五句

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

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哀顔淵也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軆若乎後者直視而不能追及也無器而民蹈乎前者無鼓動民之具而民自舞蹈

爭前也顔淵不知其所以然故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其所以不知者人惟執著死其心設爾因以日爲喻萬物莫不視日之出入而作息其有待而生死亦然仲尼不過效物而動與之相爲不息任其成形亦不論命但以此日往而已薰然者如氣之熏蒸而成也吾終身與汝猶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之與吾終身以此道示汝今以爲不可及是猶不曾兩臂相交只交得一臂而相失豈不可哀哉汝所言者時見吾之

可見者耳著見也彼夫子自彼也彼以淨盡空虛矣而汝求之以爲有如求馬於唐肆唐肆固賣馬之處而豈常有馬哉詩云中唐有甓注中唐爲庭中路蓋賣馬之肆庭中有路以便馬之出入也漢書建章宮

西有唐中數十里楊雄羽獵賦序云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班固西都賦前唐中而後大液服佩服也吾佩服汝之言與汝佩服吾之言皆當大忘之又恐顔淵患其終不及雖然汝何患焉忘之中乃有不忘

者存所忘者執著也不忘者至真也汝雖把吾之舊說忘之若有所得則有不忘者存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待於偏處）少焉見（去聲）曰其

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

讀爲辟邪之辟必亦切口如被辟而不能

言也

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

將將然也試爲汝言其將然之初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不惡也易
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步變而不失其大
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
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
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

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
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
者解乎此

親自得道者方能曉比也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

說音脫誰能免此也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比也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

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
心故足以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
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然不趨受揖
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

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
　雖釣而不釣也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
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

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

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音庾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

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釣有釣者釣其有可釣者謂魚也常釣者不釣而尋常垂釣也非是持其釣以有可釣之魚乃無意於釣但常常垂此釣而巳先君王言所夢者文王之父也偏令無出未嘗出一令也壞植自壞其所植立不求異於人也此依傍呂望之事而又若別爲一事者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音字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斯須者指言我百與汝三焉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女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

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
中去聲
適矢復沓者矢去而復沓前矢也方矢復寓者矢方發而後矢復寓於弦上也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者背淵面山背逡巡而退垂二分足於外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栩栩然見其卧而鼻息安然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

不德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无介无間隔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
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
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illegible]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困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因一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外篇

知北遊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符云反）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

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音哀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若指黃帝

彼指無為謂與彼指狂屈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

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音矣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

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黄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非不我應不知

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黄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黄帝為知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與翩同)然而萬物自古

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内秋豪爲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勑六反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神明至精人心也今人不能如聖人之觀天乃以其神明至精者與彼百般變化故物之死生方負不能知其本根然逝者固翛然莫返矣而萬物之理自古未嘗不存人自不覺耳此道無内外無小大天下莫

不囿於沈浮消長之中常新而不故四時
之序亦運行而不息能惛然若亡而存油
然不形而神萬物並蓄而不知則能知其
本根而可以觀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
天和將至攝汝知 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
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
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
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
故自持媒媒音昧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

人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音安閑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

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巍同

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蔭）醷（音倚）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

言人不必摶之辯之聖人已有一定之說矣聖人之說不可損益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兩句所以贊聖人之道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

與言有心於運量萬物者皆務外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也與言不足爲道也中國有人超出陰陽之外其處於天地之間但聊且爲人耳將反於其宗宗者太虛也自太虛觀之人之生者如暗醷之

物耳禮記註醷梅漿也暗久醞之也漿雖久暗能得幾時日多者爲壽日少者爲夭故凡世人所摶辯者皆須臾之說也奚足

以爲堯桀之是非

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

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果蓏雖微物而枝條花實亦有倫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雖若煩難亦所以相齒序聖人處人倫之間遇之而不違未嘗廢之過之而不守未嘗留戀焉與之調和而應之所以爲德與之並偶而應之所以爲道帝王興起皆不外是也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隙同）忽焉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

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墮音隳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紛亂宛轉形容解弢墮袠之貌不形之形無而生也形之不形化而無也值遇也大道之要明見者不能值之故辯不如默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

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愈下愈況

期指定言之也質本也所問泛然不及於本故吾對之如此正獲者儀禮飲射之禮有司正司獲監市履狶者市監買賣以足履豕而知其斤兩者也司正司獲之與監市履狶雖異職而同爲飲射之事故問之

也履狶者從豕之上體而履至下體每下
愈比況而肥瘠見矣俗以兩髀爲豕肥
是也所言愈下愈甚比況觀之而道可見
矣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

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
無何有之宫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
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音閑乎寥
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
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

馮皮冰反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莫不然也必必然也即論語無適也無莫
也之義上文言道無不在故此云汝唯或
莫必皆順物之自然不與物相違所謂至
道如此而已所謂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言
者異名同實其指則一可以包括衆事如
是則皆是非則皆非自無爭矣嘗試也嘗
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
窮乎作一連讀寥虛也寥已吾志虛吾心
也雖或有往只如無往而不知其所至之

地雖去而來不知其所止之地雖已經往來亦不知曾往來故曰不知其所終馮閎虛無之門也天問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淮南子天地未形馮馮翼翼彷徨乎馮閎者徜徉乎虛無之門也大知之人直入此門

而莫知其所極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

上文申言不知其終窮之意物物上物字人物之以名枚數之也所謂者衆所謂也下謂字同彼亦指所謂之彼也以名數物者無窮盡與之無涯際其有涯際者乃衆之謂物際也其實無際而彼謂之際故云不際之際彼所謂際其實無際故云際之不際者也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畫瞑音眠婀荷甘日中奓瘆者反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音剝然放杖而

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移訑訑自得貌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句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句弇堈人名弔句聞之句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奓戶推開戶曝然放杖聲天指老龍吉予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者言我所發言多是狂妄無知老龍吉在則我發問可

以質正今老龍言死則我無所發我之狂言而亦終於泯沒以死矣今於道秋毫之末萬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即無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論道者以其無形無聲而但謂之冥冥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

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

崐崘不遊乎太虛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

賓焉
大馬者大司馬也捶鉤者煅帶鉤之工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有

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神者人心之神明昔之昭然者此心之神先領受之今之昧然者此心忽然蒙蔽又

有不神處也天地本無古今無始終汝問未有天地之先猶問人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已矣未應矣者言冉求之未應可以已矣不須應矣我爲汝言之生者自生不是以生生其死死者自死不是以死死

其生生死本無所待只是生則一體同生死則一體同死豈有先天地而生之物邪凡羣然迸出而謂之物物者本非物也未生以前此身在何處物之出不得有在物之先者但如有物以生之耳如有物以生之則生生之道自無窮已聖人之愛人終無已者亦有取於生生不息之義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讀作
磨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
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
以是非相韲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
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
爲能與人相將迎

外化而內不化者應物而心不與之俱內
化而外不化者心無定而爲事物所撑觸
也與物化者外化也一不化者內不化也
安者何也何所謂化何所謂不化何能與

之相磨必爲其所銷鑠而所存無幾矣自
狶韋黃帝有虞湯武至於儒墨家元以是
非辯論相韲粉何況今之人手相韲則甚
於相磨矣圃則狹於圍室則深於堂愈趨
愈甚也傷字正與磨字韲字相照

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
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
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
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
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

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
知則淺矣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一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因二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雜篇

庚桑

老聃之役（供役者）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音根磊）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去聲）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壤（音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史記音跣）今

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杜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實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

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音標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

如往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與標同揭木爲標則人皆見之不釋於老聃之言謂老聃之道以無爲爲主而人猶不能相忘吾是以不釋於其所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

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堯舜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究阫音坏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

者也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青闢開也矣而物或閒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

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化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庚桑子教南榮趎以全形趎不以爲然曰試以形言之耳目心同是形體初無或異而盲聾者不能自見聞狂者不能自得當其賦形未嘗不開闢而物或閉之則雖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是形不可全也趎雖勉

强聞庚桑子之道不過達於耳而已目猶無所見心猶無所得也庚桑子卻引喻曰人有常言其肯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化鵠卵以喻吾之才小不能化南榮趎故又使之見老聃也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

因二 三

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

丹朱不肖故後世謂不識理者爲朱愚

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

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如有所失之人也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

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謬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孰與熟同鬱鬱猶陸離汝自修治灑濯得熟鬱鬱然可觀然此特其外耳其中津津然流動者猶有可惡也韄者以皮束物制縛之意揵者門牡關閉之意制其外者繁多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內制其內者謬亂而不可把捉則將拒閉之於外內

外韄者其病若此雖有道德者將不能自持而況學者方依倣而行者乎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門之病者能言其病然（病之所以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下二病字訓甚能言其病之所以然則病雖甚猶未得爲甚也

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然乎能

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所嫁反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吾禮反嗄失聲也掜以手拊打也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音舜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

是至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南榮趎疑老子所言衛生之經莫是至人之德否老子曰非也此乃所謂氷解凍釋

氷凍初解釋未盡消溶猶未得爲至也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至侗然而來皆是說至人處却申言前所言者是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者南榮趎曰然則此所言衛生之道極至乎老子曰未爲至也吾

所以告汝曰能兒子者可以無禍無福而
已矣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
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
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
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心宇泰定者自然發乎天光即所謂定生
慧人見其發乎天光以爲人能如是不知

由於心宇泰定者天也有一等人不能心宇泰定必假脩爲則亦不能發乎天光可以有常而已有常者人雖舍之天必助之人之所舍則無位而爲天民天之所助則有位而爲天子此皆非其至者必盡黜聰明知慮若無所能而後爲至未有不能成此者天爲自敗之不必不爲天所助也天鈞吾之大鈞也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

成不可内音納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

將養也藏存也生猶立也外則備物以養形内則常存不虞之防以立心主敬於中以達於外如此而禍至者皆天命而非人事所召不足以滑亂我之成德不可以攖逆之事入於吾心心者雖有所持而人不知其所持有不可持者言不可執著也洪容齋隨筆載洪慶善解乃吾儒家說耳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

上聲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
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
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此反上文言之人惟未能誠已而發故每
發而不中雖明知其不誠然業已入其間

而不能含去之旣不能改過反更益其過
故有人鬼之禍不可以橫逆言矣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行乎期費行乎無
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
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

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券內分內也求諸分內者所行不務名聲求諸分外者所志期於廣大費廣也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費行乎無名者雖晦而明用有光顯志乎期費者欲以眩鬻當世如商賈之人又如跂立者人見其魁然長大而實不然券外者與物馳逐窮極而物反入據其位券內者與物苟且相應而不爲所累且不知有其身豈知有人無人

者雖至親亦無無親者人盡無矣此離世

獨立之意

兵莫憯于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本無成與毁人自分而為二故道者所以通其分也所惡乎分者何以其分之遠則

必至於極成者百般計巧做到成就毀者
一切放弛任其毀壞備猶極也所以惡乎
極者何既極則如人之出外而不反矣但
見其逐於外物日漸銷鑠如鬼之屈而不
伸而世人却自以為出而有得不過得死

之道而已得死之道則此生已滅矣而自
以為有其實與鬼何異哉以有形者象無
形者以人而象鬼也而定矣者不能及之
為人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

剽（標同）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
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
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
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
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
乎是

所謂道者出而不見其有本入而不見其
有竅有其實而不見其處所剽與標同末
也有其長而不見其本末然雖出無本入
無竅而又有其實不是空言有實而無乎

處者如四方上下之宇何有定所有長而無本剽者如古往今來之宙何有起止生死出入皆不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空虛無有而萬物出乎無有之中凡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之中而倂與無有亦無有聖人懷藏此道而已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至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將以生爲喪也以死爲反也是以分已

已是分生死爲兩途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戴職任也封封邑也三者雖異譬如昭景甲皆楚之公族持或以職著或以封著而有不同耳

有生黬五咸於咸二反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音毗胲古才反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

適其偃焉爲是舉移是

黝釜底黑披然散也移是所謂是者轉移不定也臘冬至後三戌祭名脇牛百葉胲足指毛肉偃偃息之室也人之所以自是者譬如釜底之星披然而開轉移不定故曰移是試言移是之說本不足道然事正有不可知者如臘祭者分脇與胲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又如觀室者必周匝寢廟方謂之全室然必須適其息偃之所觀之一則須分之而合一

則須合之而分是不可知者也如此看來
安有眞的是處故爲此而舉移是之說
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
是非果信也有名實因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
節名節也 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
因二
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
十
是蜩與鷽鳩同於同也
上言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此言移是者
正緣人以有生爲根本看得大重師知則
因而生是非信名實則因而惟知有已立

節操則因而死且不顧如此者必以用舍窮通怵其心故移是者乃當今世俗之人也其梘蜩與鸒鳩之小見何異二蟲同矣而人又與之同故云同於同

蹍（女展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鶩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兵入）金

蹍踐也偶然踐市人之足則辭謝以放鶩不檢束之過若踐兄之足則但㖃嫗之而已大親父母也父母則斉㖃嫗不必矣辭

屏去也至信則不必以金寶爲質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冨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篇中凡如此者煩絮不切自可無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

欽者敬也有收斂之義道而後德故云道
者德之欽有德則潤身故云生者德之光
性與生俱生故云性者生之質
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
者謨也知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
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
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音良猶能也）乎人唯
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
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

聖人工乎與天合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唯
全人能工乎天而又能乎人然豈以此自
多蟲能蟲而亦能天則能人能天未足自
多是以全人惡有能天之名且惡人之天
而況我之天與人乎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
雀無所逃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
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
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音侈）畫（音化）外毀譽也
胥靡登高不懼遺死生也

兀者移去畫像以形既不全無事乎人之毀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以罪囚中視死生為輕也喻人之外榮辱好惡者豈可得而寵之哉

夫復謵陟涉及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復應答也謂與讋同小語也應答之際低聲細語如出於不得已未嘗自以言送人極其至也至於忘人此一句作三節看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二

[stamp]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因三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梓點校

雜篇

徐無鬼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釋文徐無鬼緡山人魏隱士李云無鬼女商並魏幸臣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

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
君將黜嗜欲掔（苦田反引去也）好惡則耳目病矣我
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自高貌）不對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
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

亡其一

狗所以獵也下等之質所捕執者小足飽
其腹而止是狸之材耳德猶言材也中等
之質志高視遠如視天上之日不顧目前
小獸固勝於下等者矣然上等之質并以

捕獵之事爲不足道狗之所專一者獵也上等者失其所專一則有超乎常狗之外者矣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

謂御之而中繩鉤矩規也

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

若卹若失如悶而失志也馬之專一者馳走也忘其專所事則出於自然非常馬矣

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
　超軼過也絶塵足不踏地無塵起也
武侯大悦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
以説（始銳反）吾君乎吾所以説吾君者横説之
則以詩書禮樂從（子容反）説之則以金版六弢
　金板六弢周書篇名大公六弢文武虎豹
　龍犬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
齒今先生何以説吾君使吾君悦若此乎徐
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

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音郎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讀而喜矣而況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眞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柱塞也踉踉蹡也位處也疾趨處乎空谷也跫然行步聲也以喻久無人以至言進之武侯故聞狗馬之說而亦爲之喜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
厭葱韭以賓（音擯）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
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
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
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
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
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
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
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
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問武侯所以思慮而病者何事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讀）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

形固造形

一有形迹則又造添形迹矣

成固有伐（功成則爲人所毀）變固外戰

此心一動則與外物戰鬬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

壇之宮

鸛列陣名猶魚麗之類麗譙樓名徒步卒驥騎卒錙壇宗廟祭祀之地言嗜欲戰於中如室內之戈矛

無藏逆於得

有得則有失逆境已藏於順境之中

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廉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

君如必欲爲之而不已則如下文所云即

孟子無已則有一焉之意

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

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自述其少時則童子非眞童子乃色若孺子耳

予適有瞀病瞀音茂眩也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以其瞀病故教以乘日之車則隨日而能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

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

凌轢也誶問也每事轢過誶問之

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

士貴際

招世以天下爲己事如招攬之也興朝立於朝也宿名留名也貴際以交際爲重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比合也不比失業流散也勸者勉於力壯者勇於爲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比則夸者悲（夸好大也）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物事也徒類也埶事之類喜於變易無常人但當處之無心遇其有用之時則不能無爲不必如貪者夸者之所爲能知此理者如順合四時不與事物變易者也今人馳其形與性潛入於萬物而不自知終其身不能自反可悲已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

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
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
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
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
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

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
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去聲）也鼓之二十五弦
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矣且若是者邪
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謂之善射今非前

期志的偶爾華中便謂之善射是天下皆
羿也可乎以喻天下非有公是而各是其
所是以爲天下皆堯也可乎冬爨鼎者冬
寒之時能不以火而爨夏造氷者夏熱之
時能以氷而爲氷二事雖若竒異然不過
因冬至陽生以陽召陽而爲火因夏至陰
生以陰召陰而爲氷未足以爲竒異也廢
猶置也置一瑟於堂置一瑟於室鼓此瑟
之宫聲則彼瑟之宫聲自動鼓此瑟之角
聲則彼瑟之角聲自動似爲竒異矣然其

所以然者律相同故聲相應耳亦未為奇異如唐曹紹夔知音律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怪因成疾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之故俄擊齋鍾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除之僧如

其言食訖紹夔出懷中錯鑢擊數下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鍾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又如李嗣眞得車鐸振之地中有應者掘之得鍾蓋有此事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

或別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爲衆音之主故鼓之而衆弦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亦理之常何足爲奇異

且若是者邪言惠子之所以自是者亦若魯遽邪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方且與我以辯 句 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惠子答云莊子謂我與儒墨楊秉爲五不

知孰爲是而四子之辯終不能折我則我是而四子非矣此義又如何

莊子曰齊人蹢呈亦反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音刑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蹢者蹢躅行不進貌禮記蹢躅焉踟蹰焉鈃鍾鈃鼎與鍾也唐堂塗也乃庭中之路詩云中唐有甓唐子者堂塗給使令之人猶周禮云門子今俗云廳子耳田子方篇亦云求馬於唐肆蓋貨馬之肆亦有堂塗

馬所出入也齊人有躕行其子於宋而使爲閽人者以其形之不完故弃之外國然形雖不完畢竟是親子何忍弃之試推其類其求鉼鍾也束縛維係之惟恐損壞比之棄其子者爲何如其求唐子也但使之給堂塗使令未始出疆域、之外比之棄其子於外國爲何如是於惟類之道有遺矣人於親疏貴賤遠近之類、蔽而不自覺以喻惠子知四子之辯爲非而不知自己之非也

夫楚人寄而蹢闇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離羅同至也岑山岸也楚人寄寓船上而蹢躅行爲他國之闇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爭鬭不思未到岸時何可與人

鬭徒足以造怨而已此又進一步說與人爭鬭不惟有自蔽之患亦且有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

句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斵之匠石運斤

成風聽而斵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

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
體也立者爲體斲者爲用
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
諱云告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
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
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亦逆也

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懼也棄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音搔曲折而攀援見音現巧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

相（去聲）趨（音促）射之狙執死（執矢而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音傲）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音洛）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木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賀其得賢）我必先（去聲）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

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責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自此而後相悲於無窮也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爲之乞言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

音酣

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

孫叔敖蔿賈之子名艾獵爲楚莊王令尹

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

空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冝僚披胷受刃

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亦在仲

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爲而解

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爲若言可用則吾

願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喙

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

彼謂二子此謂仲尼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幷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

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
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音因曰爲我相
吾子孰爲祥九方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
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
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
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
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
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

自來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要音

奧室西南隅宎室東南隅未嘗牧羊未嘗田獵而二物乃得於吾室中若生於奧宎焉即詩所謂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但下得生字差異

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

而不與之爲事所宜今也然句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恈徼者必有恈行殆乎句非我與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平聲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

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薄結反）也

一覕者一頃刻之見不足爲定也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惟外乎賢者知之矣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音權僂）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暄同自温也）姝姝（自美也）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

蹏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蹏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所謂濡需者也

寠安不自拔濡滞需待

卷僂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悦之故三徙成都成都邑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不毛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歸休所謂卷婁者

卷曲傴僂不得伸舒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眞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上言弇得衆而不得歸休故此言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各有好惡而不比不比則紛爭起而不利故與人無所親疎抱道溫和以順天下者此之謂眞人前所言蟻

慕羊肉者蟻能有知故不能無慕羊不能無意故不能不羶真人則於蟻棄知於羊棄意却挿入於魚得計亦因前面濠上魚樂之說故來得不覺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此不是等閒語非親造其境者不能知其平也繩平是寂然不動之時繩者直而已更無邪曲其變也循變是感物而動之時循者事物之交唯順以應之不爲其所亂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

天者自然也人則有爲矣

古之眞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廱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

因二　十四

古之眞人付得失於自然以爲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一件生則一件死一件死則一件生常相倚伏却以藥譬之堇與桔梗雞廱豕零相爲君臣佐使得失何常之

有又以越事證之大夫種知越亡之後可以存而不知反以殺其身是皆得失無常者也

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自此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鴟目夜則明晝則昏自有所適鶴脛長則宜短則不宜自有所節若以刀解之傷其生矣言但當因其自然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

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此一節又説向親切處來不是敎人事物之來强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主張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言此箇道理元相厠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完而不移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楇

之長也茲萃其反也循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徇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爲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爲安反禍爲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聰

明心思之欲如實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
戮民其禍未已蓋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
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天之所謂也知太一知太陰知太目知太鈞
知太方知太信知太定至矣太一通之太陰
解之太目視之太鈞緣之太方體之太信稽
之太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
也不知而後知之

足之所踐者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行
立知之所知者無幾而要所不知方爲大
知太一太陰太目太鈞太方太信皆是不
拘於小處吾以爲盡於此矣而又有不盡
之天吾以爲自循其所當行而已而又有

照臨之者吾以爲杳冥矣而又有執其樞
者吾以爲自此始矣而又有彼焉則彼又
自爲始因上文太陰解之言如此究竟則
解之也似不曾解之知之也似不曾知之
然惟不知而後能知之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攉音霍手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上文言不知問是也故此提出問字來結若問此道本無崖際而亦未嘗無崖際說著來只似前所言頡滑堅白之辯而此却有其實凡物皆有更代而此無更代不可虧損揚攉許慎註淮南子云無慮大數名也亦解得不明白蓋揚者舉揚也攉者反

覆手也當衆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指陳之也二字想是當時俗語今禪家升座說法亦然言此道說來似差異却又真實豈不是箇大舉揚話柄人何不問此而自迷惑爲有能以巳之不迷解人之迷使之亦復於不迷則庶幾都不迷矣雖無問者猶冀有能開悟之神仙中人用心往往如此

因二　十七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二十四之二十五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同卷二十五 因四

盧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彭姓見王果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使其自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句）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去聲）人以和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句彼其乎歸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已隨人而人莫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爲衣暍者遇冷風即反而爲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佞人指夷節之徒正德指公閱休之徒撓屈服之佞人則以佞辭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化畀化爲畀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之

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也彼其乎贊歎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段此予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夫凍者至其孰能撓

焉說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作行恒無幾上聲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事理轇轕處惟聖人爲能達之周徧

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揺興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即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歳憂之意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

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以人喩聖人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音玄衆間去聲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暢然喜也緡合也衆間笙鏞以間之間環中空虛之地也望舊國都者無不喜雖草木緡合十塞其九猶爲之喜況見所見聞所聞如以十仞臺縣衆樂誰不見誰不聞

乎如冉相氏得其中空之理日與物化而
未嘗化
闔嘗舍上聲之
闔何也舍棄置也何嘗棄置事物不與之
交際哉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
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
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
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
恒爲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爲之司

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
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天者自然若要去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
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爲事也
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併
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
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
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
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
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爲師不局於

規矩隨寓而成功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
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名乃身外餘
剩之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
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鑿其思慮
以爲時君之傅過矣未引容成氏之言曰
因四 四
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
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其一
念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内故無
外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

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

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倭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漿蟻丘地賣漿者也登極升屋棟而望也稯稯衆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畔疆也陸沈居乎陸而沈淪猶言市隱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宜僚亦隱於市南而人不識也何以爲存言必逃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音魯壯）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

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去聲)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句)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

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即擢亂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讀蒹葭始萌爲句者可笑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

也

以衆爲言如此者多也孽妖也尋即也擢拔也溲膏溲溺出膏也皆亂性之病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見辜人焉（罪囚之人）推而强之

推者尊尚之强之者起其羸困

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音災）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爲皆去聲）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

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平聲然乎

與乎皆疑辭言蘧伯玉自以爲知四十九年之非未可爲眞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交接也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

曰是因是也

上是字此也下是字人所是也因人所是

謚之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䲡

奉御而進所向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

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

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

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搏持也扶翼使人扶助之也不憖其子其子不可托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渟渟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大人合并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道爲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是正而不距絶不賜者不以爲恩時有終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渟渟實也禍善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

所差者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失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已有道之名矣安得又以他物比之哉若以他物比之譬猶引狗馬爲喩愈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
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
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
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
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

巳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於物而巳
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
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
少知曰季眞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
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
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
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
於物而終以為過

莫為者莫有為之者孟子曰莫之為而為

者天也或使者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於無倫大而至於不可圍詩所謂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爲或使未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

因四 十

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

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
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
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
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
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不可忌不可禁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廬陵竹峯門人　羅勉道述

彭祥點校

雜篇

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負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公才反係縛也)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兩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言槐者以槐木取火之木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音陳又楮允反)蜳(音惇又村允反)不得成心若縣(平聲)於天地之間慰(音鬱)暋(音泯)沈屯(張倫反)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音升)火於是乎有僓(音頹)然而道盡

此却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前所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

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蠆蟺蟲起蟄而未甦貌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縣繫於天地之間鬱抑強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

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譬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爲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頹然而喪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

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囙四 十二

常與（常所與者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然猶言若然也）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音介）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鉤錎(音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
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
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音淛)河以東蒼梧
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詮才(評論人才)諷
說(誦說已成)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音纍小繩)
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已飾小說以
干縣(音玄)令(如徒木之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
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自上傳語於下)曰東方作
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

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接其鬢壓其顪音喙協平聲頤下也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邊入分裂之其頰無傷口中珠

又撰爲世人所作儒者發冢之詩自青青之麥至無傷口中珠皆詩也若以爲詩止於四句其下爲大儒分付之語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音促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音傲與前放驁同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亡讀本字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脩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末微也末僂背微曲也後耳

面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
飾外貌以求知驁放驁不顧也驁萬世之
患驁然自以爲得不顧其貽患於萬世也
抑轉語抑汝固貪寶而爲此邪失其智略
而不及慮此邪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

愛而不知其爲驁萬世患故曰惠以歡爲
驁汝雖以此爲驁乃終身之醜此不過尋
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以名聲相結
約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每稱堯非
桀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

兩忘并譽亦不必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安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巳而應是以每有成功矣載猶行也柰何哉其所行終矜爾者戒其勿終如此也

因四 十四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傍門）曰予自宰路之淵（淵名）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史作豫且音狙）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音策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碩同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

畏鵜鶘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巳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矜其善而自善矣譬如嬰兒無碩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相處故也人

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音玷）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

用也亦明矣

　厠足置足墊陷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
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

因四　十五

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
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巳彼教
不學承意不彼

遊者浮遊天地間與世順處而不相牴牾之謂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言有能有不能下文見之流遁決絕不能遊者也至人能遊者也流遁之志縱情肆欲流蕩忘反也決絕之行專決

獨任不可諫止也嘆此皆非至知厚德者之所任用蓋知之至則不流遁德之厚別無決絕如此之人如臨覆墜而不知退步如火勢延去而曾無回顧人雖一時屈服爲之臣易世之後不相統攝無貴賤矣既

說不好底又說箇好底且如狶韋氏是古者好帝王到今之世人亦隨波逐流尊其所事不復說狶韋氏矣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爲偏僻說異之行然雖順人而不失其在已彼之爲教吾固不學之亦順承其意而不彼外之如儒墨之辯任其自然如不與之分彼此也

四四 十六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刀徹爲其心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

不殺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其竇
顫動也徹通也耳目之通爲聦明鼻之通則觸氣而頭爲之顫動哽咽也跈踐也足不良于行者如被人跈踐也足三陰之脉皆起於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跈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盛者非

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無有止息顧人自塞其竇耳降下也人身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此借息以爲心之喻

胞有重閬（音限良字無一點）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磎（音奚）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蓬入）謀稽乎誸（當作誸上聲）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句）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音挑）鎒（音蒿又耨）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當作倒）植者

過半而不知其然
重閬重門限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有如室之重閬也胞則有重閬心則有天遊若室無空虛則婦姑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遊衍之處則情欲不相鬪爭又如人觀大林丘山而善之者緣平日胷次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也若吾之精神足以勝之何爲善之哉德本在内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

因四 十七

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本無甚計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柴即天地篇柴柵之義官司屯守之處竪柴柵以爲衞柴柵木不立生於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因衆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者也譬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生而銚鎒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

者逆也

静然可以補病眥媙可以休老（眥媙目病也）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

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駴音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演門黨名官師官長也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

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六

因五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盧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寓言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寓言假託言之重言鄭重言之巵言如巵酒相歡言之十九十七者十中有九有七也日出者日日出比言不止十中有九有七也

寓言十九籍外論之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爲是之異於己爲非之

親父不爲其子媒不能薦進之也親父不能自譽其子必籍外人譽之以見言出於己則人不信必假託外人之言則人始信然爲此假託者非吾罪也乃人之罪也世人但喜同於己而不喜異於己者則吾之言必不見信是以不容不假託言之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
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
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鄭重言之者所以止人爭辯之言也鄭重
之言必出於老成之人人所尊敬是爲耆
艾然所謂耆艾者非徒以年之先也若是
年雖先而出言無經緯本末徒以耆顒之
年爲耆宿者是未得爲先輩也人之所以
先人者以其能盡人之道也若不能盡人
之道則徒有年壽不過陳久無用之人耳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已見齊物篇者不復贅解不言則物自齊一有言則是非紛起而不齊矣此齊之與言言之與齊所以皆不齊也無言言無言者無言之言無有言說也猶云無聲之樂終身言而不足以化人則其言如無有是未嘗言也終身不言而人自化之則雖不言而若有以教之是未嘗不言也其可不可然不然雖皆有所自吾惡能知之但然於所然可於所可而已物固有的然是然的然是可吾亦以為無不然無不可非卮

言曰出和以天倪如何得他常久無寧久字與日出字相應又推廣言之萬物在天地間本同一種皆太極二氣五行之所生但其賦形不同耳其實此理此氣屈伸消息相為禪代始終循環莫得其倫序此謂天均均者同也何必較其是非天均者即天倪言其初端倪已如是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音悟)立(句)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服知從事乎知也才猶孟子云天之降才也大本猶大初也復靈人心虛靈昏於物欲復之使如初也蘁逆也定天下之定天下自有定理不過定其所定也惠子聞莊子言孔子六十而化以爲孔子不過勤勞

心志而從事乎多知未得爲化莊子曰不然孔子之言曰夫受性於初而能返其虛靈以生鳴則合於條律言則合於法度利義陳乎前而知好惡是非此儒者之事但能服人之口而已至於使人心服不敢違逆此乃方是至人之道又贊之曰道止於此乎止於此乎吾且不得及彼至人乎已乎以下皆孔子之言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及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音玄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縣猶揭也無所縣其罪言參之事親可謂至孝無所揭其罪仲尼曰其罪已揭矣夫無所揭罪之人豈以悲哀動其心哉彼視三釜三千鍾猶雀與蚊虻相過乎前何足道哉三千鍾猶雀三釜猶蚊虻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

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一年反其朴二年知所入三年無所不達四年皆爲吾用五年隨取而來六年鬼神來舍七年與天爲一八年生死不足動其心九年神妙不可測

生有爲去聲死也勸句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勸勉也公稱死者也自由也生者有爲死

者勸勉云公以爲死必有所由如疾病刑戮皆由人致而生者陽氣自然發生非由人爲其說果然乎公將何所從何所不從乎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

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世之論天者有歷數之法論地者有人所考據之迹此果足以盡天地之理乎吾惡

予求之人不能必其末後貧富貴賤壽夭如何是必有司之者安得謂之無命然賦予之初誰實爲之安得謂有命福善禍淫有以相應安得謂之無鬼然顏夭跖壽又無以相應安得謂之有鬼此皆提醒死者之詞

衆罔兩門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强陽則我與之强陽强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括括髮叟老人之稱稍略也彼指形也況乎以之状訓用强陽陽氣之不正者罔兩與影譬如叟之與叟也二叟相逢住世能幾相問之時不過稍稍而已汝何必稍問也予影自謂也予雖有此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若曰影生於形如蜩之甲如蛇

之蜕此說似矣而非甲猶是生於蜩蜕猶是生於蛇若影則遇火與日照之則屯聚遇天陰方夜則代去無火日則雖有形不能爲我影如此看來則彼之形雖能爲吾影而必有所待況罔兩又用影之有待者乎彼形來往吾固與之來往彼形强陽而

吾亦與之强陽强陽者本非血氣之正而影亦隨之以見形影皆非眞實又何以問爲此段重出而語意尤超叟叟之喻絶精此老胷中文字無限又不可謂外不及内

篇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邀老子會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脱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盱盱驕恣自大貌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句其家公旅舍之長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

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陽子居聞老子之言深自抑損退讓故不
爲人所窺○今依東坡蘇氏說删去讓王
盜跖說劍漁父四篇而接列禦寇之齊中
道而反遇伯昏瞀人合爲寓言全篇東坡
莊子祠堂記云嘗疑盜跖漁父則真若詆

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
反復觀之得其寓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
秦遇老子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
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與

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賣漿之家有十而饋漿者居其半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内誠

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
而韲其所患
內誠不解者不能中虛也外諜成光不能
祇於無迹外可間諜而成光柔遂爲人所
窺也輕乎貴老者不問人之有道與否但
以其老宿而尊貴之韲猶醃釀也所患謂
舍其自然而從事外敬故以爲患也
夫豢人特爲食羹之貸多餘之羸其爲利也
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
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保汝者人歸之藉以保護也漢紀蕭曹恐踰越保高祖義同

因五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

入上

敦音頓竪也蹙之乎頤以杖拄頤而皮肉皺也

立有間不言而出賓音擯者以告列子提屨跣而走曁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

矣吾固告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

句
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摇而本才豫未然才或作性感之於未然所以出異衆之驗必且有所感則摇動爾之本性

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告也

又無人言之者雖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也

彼所小言者盡人毒也

小言者細巧入人之言及有小言者又爲

人之害者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孰誰何也相問之辭言莫有能覺悟者何

取其爲相問

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

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

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柏之

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才骨反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誦讀也秖三年只三年而儒業成也河潤九里以喻澤及三族言為儒食祿而澤及宗族也使其弟墨資其弟學墨翟之道也闔盍也盍胡皆何也誚讓之辭夢中與其父言資而之子學墨者我也而父何

嘗以善視之我死已爲墓上楸梧之實矣莊子引此事却斷之曰夫造物之報人也不屑屑於報其人之所爲往往或報其所不能爲者緩乃責報於所爲之事誤矣彼造物者實使彼能墨而緩乃詩已以賊其親譬齊人之飲水於井爭而相捽也井無分於予奪而飲者自相捽是不知天也今世之人皆緩之徒也由此言之有德之人且以造物之報爲不可知而況有道之人乎有道之人一切付之自然矣古者謂緩

之徒爲遁逃天理之刑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此數語足上意緩蓋不安者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龍之技亦人也聖人以必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不必天也必人也小夫之知

不離包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大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大一形虛與壽常言太一太初者不同其句法是兼濟對大一道物對形虛兼濟乎道與物大一乎形與虛猶言極均平之耳形累不知太初者爲形所累不知有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音甜瞑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豪毛而不知大寧

至人如水之無心知在毫毛小知也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

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削如被馘然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音瘥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岌同乎仲尼方且飾羽爲畫

畫音化文彩也飾羽以爲文彩

從事乎華辭以支爲旨支離之說忍性以視民視與示同而不知其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言人之生受得此心自有神以爲之主宰而仲尼强欲制之何足以治民夫指仲尼也

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
僞非所以視民也
彼指民汝指哀公予顏闔自謂頤猶頤指
誤錯誤彼民宜與之相忘汝與我但頤指
示之自可何必政令雖或差誤亦不妨以

其相與以實也
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
非天布也
若以仲尼爲楨幹乃爲後世慮不如且休
且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能相忘非自然

之施也

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商賈不得與士大夫齒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意不欲與之齒也顏闔不樂仲尼意蓋如此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與過也宵人(小人也)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此顏闔說眞人之道與仲尼夐別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

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

貌若愿朴而心求利益

有長若不肖

有才能而缺藏若不肖

有順懆而達

順快輕懆反達於事理

有堅而縵有緩而釬胡旦胡干二切

雖堅確而縵迴雖遲緩而刻急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

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
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
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
徵至不肖人得矣

四五 十二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
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
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正考父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俗之人車
上儛乘車而軒舞也名諸父呼諸父之名

也唐許陶唐時許由也許由讓天下而不受豈以爵命自驕孰恊者誰能如之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内視内視而敗矣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吡匹爾反訾也其所不爲者也

耳目鼻口心五者之欲皆凶德而心主其中心之欲尤爲凶德之首凡自好而訾人之不爲我所爲者即是凶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

舉窮達二者下文申言之必者必然也

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

美髯長大爲一壯麗勇敢爲一知襄子美須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亦是二事并

六府爲八以八者之所能爲過人因以是窮此申言窮有八極也

緣循偃佒音鞅困畏

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緣循者順其自然偃佒者偃仰自在困畏不若人者因抑畏怯自處於不如人三者

不求通而自通此中言達有三必也
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
傀音瑰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此文綴上通達字論之知慧外通者勇動
則多招怨仁義則多招責惟達有生自然
因五 十四
之情者能傀偉自任達於知者雖不及此
亦克肖似即踐形惟肖之肖達天命之大
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能及此
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者非事乎其
外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稚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夫

驕稚者驕矜而孩視之緯蕭者織草爲器奚微之有者爲龍所食無少遺也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可得乎

莊子將死幾死也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

物為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平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句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

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徵驗也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六

共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因六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七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顯校

雜篇

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方術者方技之術各挾其所有以爲人莫能加之

古之所謂道術者

道術者有道之術進乎方術矣

果惡乎在自問曰無乎不在自答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又問下是答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一者太極也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

以上總說天人神人至人

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以上說聖人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

其數一二三四也（逐一逐二討分曉）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
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以上說君子相齒相列也以事爲常者各
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爲主者務農桑也蕃
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廪府庫之
積老弱孤寡爲意者以老弱孤寡爲念也
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自天人至君子總
括古之道術盡矣下文却嘆古今之異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

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
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
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
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朱子解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甚有取
於此句

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
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以上說古之道術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

湯文武周孔包括在中

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去聲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

爲天下裂

天下大亂以下說後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得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徇於一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處則一偏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容頌古通用即美也自爲方自爲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傷歎之辭以後各述諸家之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奢侈也不靡於
萬物不以外物爲靡麗也不暉於數度不
以禮樂度數爲暉耀也以繩墨自矯守繩
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務而不爲不切
之事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音骨釐聞其
風而悅之爲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爲非樂音洛
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古之道術固有如此者而墨翟之徒乃獨喜其說爲之大過所以繩墨自矯者極其過甚也已之大順所以不侈不靡不暉者極其隨順也作爲非樂言所作爲皆非可樂之事也

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句其道不怒句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

不異於衆人而亦與先王之道不同

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

王周公作武（此古之樂）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此古之禮）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道

因六　四

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固未嘗愛已是以人無非之者不至敗墨道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辭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音殼朴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平聲）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此不與先王同也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所以盛衣食之器）而九雜天下之川

九字當如桓公九合諸侯之九讀作糾糾雜者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脉絡貫穿而注于海也

腓無胈脛無毛沐苦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

因六 五

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事也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相里里名勤人名五侯之徒五等諸侯左傳五侯九伯

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

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
不仵不違也不違則相應
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巨子猶言大人釋其黨之巨者爲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爲主冀得爲後世傳道之派然而人或信或否至今其論不能定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

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多而治少）雖然墨子眞天下之好也（好爲治者）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暴白其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音刑）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

接萬物以別宥爲始（別善惡宥不及）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胹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

語心之容者説心之形容也命之猶名之心之行心之用也胹煑熟也舊本作日傍者誤言心之用如以烹飪與人合驩使之歡樂以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欲斯人立此心以爲之主

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民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説音稅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

其爲去聲人大多其自爲大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自言曰得五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飽弟子亦飢而隨之日夜行不休曰我必求得活民命哉圖以傲夫救世之士不盡心者哉

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

情欲寡淺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其學有小大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此足矣言亦無小大高深之義也

公而不黨易(去聲)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立主意也趣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趣不生兩意如做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有所選擇則不周徧以之爲教則有不至惟歸之道則無有遺失矣泠汰者清泠之意汰者洗滌之意泠汰於物猶言遇事脫灑

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與鄰皆略
也若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惠
施鄧析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學本黄
老見尹文子及荀子

謑音傒髁花上無任

謑忍耻也髁獨行也無任無所事任也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

縱肆脫略不事行檢

而非天下之大聖椎音槌拍輐直管反斷音短與物
宛轉

推以拍之輐以斷之皆與之無競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魏即巍字)矣推(他回反)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

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隧亦宛轉而出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

死人之理適得恠焉

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之人却相與笑慎到所爲以爲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理徒恠訝而已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 音閴 惡可而言 句 常反 句 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 魭音完 斷音段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亦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其皆嘗有聞者也

田駢亦然者亦如愼到也彭蒙者田駢之師田駢學於彭蒙而得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其風露閒然不可得而窺又何可得而言是以彭蒙亦無言但見田駢常自彭

蒙之家而反久後人不復聚觀而猶不免三兩人如魚隊之斷續而來言雖不驚竦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由此論之則田駢之所謂道非道縱言之是而亦不免於非矣莊子評之曰彭蒙田駢愼到未可許其

知道然以大槩觀之亦嘗有所聞矣莊子
蓋以老聃爲知道故以此一段近之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
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
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
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
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
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
得焉者生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辱爲天下谷

辱卽黑也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比
喻卽所謂玄牝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
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
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笑人之巧）人以
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爲根以約
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
削於人（不侵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
愽大眞人哉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平聲下同）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

猶言不以一端而見

因大　十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不可正告之）以危言為曼衍（即危言相敷）以重言為眞（鄭重之言）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與睨同）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

犿音卞和同䜋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
莊子固自奇其文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
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
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即前不離於宗之宗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
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莊子即老聃之學前旣贊老聃爲博大眞
人則莊子復何言哉故末一段只說著書

事

惠施多方

梁相莊子同時前歷言道術此獨言多方則所謂方術也

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去聲)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其言不中於理逐一忖度事物之意而言之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者無有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可至千里方睍者日昃可睍而視之也天地山澤日之中昃物之生死皆合之爲同若大者同而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盡同盡異則謂之大同異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大觀於

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居北方者不知南方地理以爲無窮然畢竟有窮處雖今日方適越然到越則知越矣謂之昔日已來可也天下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爲中則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爲中矣汎愛萬物則天地與吾爲一體矣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

以爲圓鑿（音漕）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四六　十二

此一段是當時辯者有此數般話雞羽毛生於卵中是卵有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者意也是爲三足郢本諸侯之國而稱爲王是有天下之號大羊之名皆人所命若先名犬爲羊則人必呼爲羊矣馬固胎生

然馬生下有毛則與卵生何異豈特禽獸之生有尾試觀製字丁字子字即有尾之狀荀子亦曰鉤有鬚卵有毛此說之難持者也而鄧析惠施能之彼註云鉤有鬚即丁子有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鬚與尾類火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傳聲則能出口車輪之極圓者不蹍地考工記輪人云進而眡其輪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目有所蔽則不見指有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盡蚍長而龜短龜能知

吉凶則長於蛇矣矩者爲方之器然矩之
體本不方規者爲圓之器然規之體本不
可以爲圓鑿本非圍枘而枘自入之飛鳥
之影雖動然影只附於形與形不相離是
未嘗動也鏃矢雖疾然不發之則不行發
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人而不在鏃矢狗

犬一也而有懸蹄則謂之犬無懸蹄則止
謂之狗而不得謂之犬矣馬一也而又有
所謂黃者焉二也彼自黃耳而黃之者人
也非三歟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以變

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曰狗可以名之爲黑駒而曰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棰不爲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與應和終身不知窮止

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爲怪此其柢音帝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

辯者之囿言辯者莫不囿於其説之中人之辯者凡人也天下之辯者超出乎凡人者如言天下之善士也柢猶根也言惠施每日但以其知與凡人之辯者交一旦特與桓團公孫龍相敵是與天下之辯者敵

豈不爲惟此其如木之根柢盤錯難破也然惠施口中談話自以爲最賢曰吾之强其猶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始言多方終言無術則併方術無矣

南方有倚音掎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恠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音欲矣

因六　十四

弱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餘於辯也塗路也隩迂曲也言惠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句曰愈

貴道句幾矣

充其一偏之説尚可若曰甚貴之道則危
矣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
善辯爲名

惠施不能安其爲一偏而欲空籠萬物以
爲能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無所得逐萬物而
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並走也悲夫

惠施曰天地其壯乎故此一段言天地之

道惠施何足以知之莊子於編末極詆惠
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横者可見矣
末篇敘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
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
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後固
未嘗敢以（因六）上掩六經也讀至此（十五）豈復更有
餘篇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因七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因七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明人　彭祥點校

黜僞

刻意

刻意繕性失之淺拙讓王以下四篇失之粗厲決非莊子本文黜之附于卷末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好學者之所好也語

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虛無無爲此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預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

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
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
忤虛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
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
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

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
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
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
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
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

之精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

諸本多一俗字者誤於重寫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

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

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

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爲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

今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壇宋和中賜號遁世高蹈先生郡守李壽爲記壇之近仍有其墳

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

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於天地之間
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
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户之農石户之農曰捲
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
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
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
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
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

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士本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
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

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
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
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説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

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
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禄
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
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
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

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
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
廢法毁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
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種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

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内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
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
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
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
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
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絶音君子之無恥
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爲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一本作娛於潁陽而共伯
得乎共首
司馬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周厲王
之難天子曠絶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即位
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
宗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遥得
意共山之首恐此說不根史謂周召行政
謂之共和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
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
因自投清泠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
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
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
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
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
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

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

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
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
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
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
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

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
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
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
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
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
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頼高節戾行獨樂
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八　廿

[seal]

南華真經循本卷二十九之三十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二十九 三十同卷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盜跖

此以下隊仗似日者龜策列傳其褚少孫之流所爲乎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戸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

聽顔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
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
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
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

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
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儌倖於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

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
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

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
將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
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
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户之邑尊將軍爲
諸侯與天下更始罷休兵卒收養昆弟共祭
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
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
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
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
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
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
武立爲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
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
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身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尚不能全德

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眞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

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柱而死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

狂狂伋伋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眞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

而義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眞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

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

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别
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吾曰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
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
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
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
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
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

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
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
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
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巳同時而

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絶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爲威強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

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絶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

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爲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内則疑刼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内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九

南華眞經循本卷之三十

盧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　人　彭祥點校

雜篇

說劒

昔者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

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
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
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
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
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
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

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
唯劒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劒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
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

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
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
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
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
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
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
敵矣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
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
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劒士七日
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

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莊子曰望
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
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
後試王曰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
有庶人劒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
以燕谿石城爲鋒齊岱爲鍔晉魏爲脊周宋
爲鐔韓魏爲夾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
海帶以恒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
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劒直之無前舉之無
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

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

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曲奏未半有漁父者下

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
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
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

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
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
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
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

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
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

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飾

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
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禮
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
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
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
諂不擇是非而 因八 言謂之諛好言人 十二 之惡謂之
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
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
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
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

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
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
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
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
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
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
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
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
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
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

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其身愼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

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

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眞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

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
與往者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
之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
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音
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
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
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
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
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

漁父何以得此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十終

[illegible]真經新傳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眞經新傳序

王元澤待制莊子舊無完解其見傳於世者止數千言而已元豐中始得完本於西蜀陳襄氏之家其間意義淵深言辭典約向之無說者悉皆全備焉予是時鋭意科舉思欲獨善遂藏篋笥蓋有歲年前一日賓友謂予曰方今朝廷復以經術造士欲使天下皆知性命道德之所歸而莊子之書實載斯道而王氏又嘗發明奥義深解妙旨計其爲書豈無意於傳示天下後世哉今子既得王氏之說

反以秘而不傳則使莊氏之旨終亦晦而不顯也與其獨善於一身曷若共傳於天下與示後世乎予敬聞其說乃以其書親加校對以授於崔氏之書肆使命工刊行焉丙子歲季冬望日序

世之讀莊子之書者不知莊子爲書之意而反以爲虛怪高闊之論豈知莊子患拘近之士不知道之始終而故爲書而言道之盡矣夫道不可盡也而莊子盡之非得已焉者也蓋亦矯當時之枉而歸之於正

故不得不高其言而盡於道道之盡則入於妙豈淺見之士得知之宜乎見非其書也吾甚傷不知莊子之意故因其書而解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一

宋　王　元　澤　傳

內篇

逍遥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

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夫道無方也無物也寂然冥運而無形器之累惟至人體之而無我無我則無心無心則不物於物而放於自得之場而遊乎混茫之庭其所以爲逍遥也至于鯤鵬潛則在於北飛則徙於南上以九萬息以六月蜩鷽則飛不過榆枋而不至則控于地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則造化之所

制陰陽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豈得謂之逍遥乎郭象謂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任逍遥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爲知莊子言逍遥之趣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

莊子之言同彼我一小大也故同彼我者不得不齊一小大者不得不和此所以製齊諧之名也夫齊者齊其所不齊諧者諧其所不諧鯤鵬爲大而斥鷃爲小鯤鵬矜大之在我而小之在彼斥鷃悲小之在我

而大之在彼則不齊不諧也惟能達觀則
均爲物爾均爲物則安有彼我小大之殊
乎此所以極於齊諧也故曰齊諧然鯤鵬
非有而寓言之故曰志怪也
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
扶揺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鵬雖大也飛不出乎九萬息必以乎六月
拘於陰陽之數而非所以爲逍遥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鵬之飛也必待於野馬塵埃之相吹也無

野馬塵埃則大翼不能舉此所以明物雖
大必有待而後行非自然而然也雖大不
能免於累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
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
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
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
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鷽鳩笑之曰

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適遠者聚糧多適近者聚糧少此自然之理也故鯤鵬之大則飛必九萬里蜩鷽之小則飛不過榆枋亦自然之理也但能明其至理而不以多少小大為累則亦自足也

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

年矣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天下之人物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故朝菌不如蟪蛄冥靈不如大椿殤子不如彭祖明矣然由其無小無大不生不死之理而觀之則均爲有形之累焉有不及不如於其間乎非天下之達觀者孰能

與於此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
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
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
雲摶扶揺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絶雲氣負青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鷃笑之曰彼且
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翶翔蓬
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
大之辯也

鯤鵬之圖南斥鷃笑之斥鷃之騰躍自以

爲足矣此小大之不同也故曰此小大之
辯也然鯤鵬斥鷃各有其體所以不逍遥
爾夫逍遥者豈復離乎本體哉但能各冥
其極均爲逍遥累乎其體則均爲困苦故
逍遥之與困苦特在其了與不了之間爾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
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
之

　道之於物無所復分人之由道宜各自足
故一官一鄉一君一國之殊能忘小大之

分而自適亦足以免其累也宋榮子豈可笑乎然榮子之笑之者笑其有所分別也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者此淮南所謂自信不爲訕譽遷也夫自信者重內而輕外自榮而忘辱不失本心而汎然逍遥矣故曰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斯已矣者盡性之言也

盡性則人道畢而未至命故曰有未樹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
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
有所待者也
鯤之化爲鵬也憑野馬塵埃而舉列子之
爲至人也御風而後行此皆有所待也有
所待則其於逍遥也未盡乎幽妙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
者彼且惡乎待哉
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

者此聖人之所能也夫聖人盡道之無入神之妙與物不迁惟變所適其所往則不疾而速其所來則不行而至圓通周流無所滯礙了然逍遥而豈有所待故曰彼且嗚呼待哉此莊子之所謂逍遥而佛氏之所謂身徧法界自非聖智之所達孰可與於此矣

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至人知道內冥諸心汎然自得而不累於物故曰無己神人盡道無有所屈成遂萬

物而妙用深藏故曰無功聖人體道寂寞無爲神化蕩蕩而了不可測故曰無名

堯讓天下於許由

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堯以既治而讓天下於許由所謂得天之道也得天之道則與天爲徒矣

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聖則吉凶與民同患而神則不與聖人同
憂堯之初治天下也則天之大而化於民
其憂樂與天下共所謂有為之時也及其
化極而至于變則鼓舞萬物而不知其所
然所謂無為之時也無為出於有為而無

為之至則入神矣夫聖人之功待神以立
而功既極神則固宜全神此堯之所以讓
天下也夫功既極神而不能反則神之所
以虧矣此堯之所以有爝火浸灌之喻也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老子曰大成若缺大成者不自成也故若缺堯之自視缺然者所謂不自成也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賔也吾將爲賔乎許由古之無爲者夫既無爲則豈有心於天下此所以不代於堯也夫有爲無爲均是至妙無所分別如必以有爲爲少而無爲爲至則失其所以無爲而名實交起賔主相分大道判矣故許由所以辭之以賔主之說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斯皆能任其極各爲至當此明有爲雖小但能無累乎心則亦天下之至妙不必羡

無爲之大也以此而觀許由豈有心於天下乎

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

聖人之功待神以立功極於神則不與聖人同憂不與聖人同憂則豈以天下而爲

事故曰歸休乎君無所用天下爲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物各有分分各有守庖人以宰割爲功而
尸祝以清淨爲職是各極於分守也庖人
或不治庖而尸祝豈敢越職而代之代之

則亂其分守也分守亂則豈免於累乎故
堯極於神而許由豈敢越分而代之代之
則不免於累也不免於累則不足爲逍遥
此許由所以以庖祝而自況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肩吾者任我也連叔者不通不行而非物之長者也接輿者緜緜若存而又有所容者也此莊子寄言於三人而以明道之極致也故道至於此則不可以言言不可識識而又非世俗之所能知也姑射在北海之中此歸根之意也汾水在中國之東北此復命之意也乘雲氣取其虛御飛龍取

其變遊四海之外取不入於形器時女取
應而不倡此皆所以明道之極致也夫道
極致則妙妙則神神則無爲而已故堯極
于無爲而忘天下是以讓於許由也故曰
往見四子而窅然喪天下此莊子寓言道

之盡而非淺見之士可得而知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
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
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堯之所以君天下而無心於天下由宋人

資章甫而適諸越而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

物各有體體各有用用適其材則爲妙用矣故惠子得大瓠而爲無用是拙於適材之妙用矣拙於適材之妙用者由心之未

能直達也故曰夫子由有蓬之心也夫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
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
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
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

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
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不龜手之藥或用而爲洴澼絖或用而得
裂地之封此明物雖一而用適其材則各
有所當而免疑累此窮理盡性之意也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
同去也莊子曰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
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
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
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

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夫道無小大所以爲小大之本體無所用所以爲衆用之祖惟聖人全性命之根本而體道以爲用故以大樗况之也樗者深其根而枝葉生命者固其本而萬事起惟能深根固本而不以小大内外爲累則逍遥矣無何有之鄉言虚無廣莫之野言所大狸狌斄牛言用之不同而均有於困苦

彷徨言其動寢卧言其靜不夭斤斧物而無害者言不與物迕而物莫能傷此莊子言逍遥之極致而處之於篇終也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一

一 共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惡二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二

宋　王　元　澤　傳

齊物篇

萬物受陰陽而生我亦受陰陽而生賦象雖殊而所生同根惟能知其同根則無我無我則無物無物則無累此莊子所以有齊物之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聖人體道而無我無我則無對於天下此南郭子綦似喪其耦也夫耦匹也物莫不有匹而惟道神妙而無匹無匹則歸于一致而忘彼我此物之所以齊也故形可使如槁木心可使如死灰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此梵志所謂吾由昔人非昔人者是也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生者天地之委和也有生俱受委和也惟子綦能知其所然故絕累忘形而以吾喪我物我所以俱齊也世之昧者不知所然以爲形質差殊小大異極所以有彼我小大之辨而所以不免於累也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舊似洼者似汚

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
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
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
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
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天籟地籟人籟者衆竅之所以不同也衆
竅不同而同受風以成聲萬物雖異而同
委氣以成體竅為風之所鳴而物為化之
所役所遇雖殊而同歸一致此物我不得

不齊也然風不能鳴無竅而化不能役無物能脫形骸之累而忘妄想之情了然明達而吾非我有則入于神妙而造化不能拘之矣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

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

大知小知大言小言大恐小恐其寐其覺此皆有形之累也夫有形則爲化之所役役於化則所以有動止之異此所以未免於累也安若無形而使化不能役使乎非神不能與於此

樂出虛蒸成菌

聲隱於無聲形隱於無形此造化之自然也及其鳴而然後成於聲比而然後成於

形故曰樂出虛蒸成菌也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晝往則夜繼夜往則晝承相代相更而莫

有其極此道之妙用而天下莫能知其初

故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

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旦暮自然而然眞宰亦自然而然我亦自

然而然也然非眞宰則我不生非我則眞

宰無所著我即眞宰之所使日用焉而不

自悟豈有所分別乎此見齊之之意也故曰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

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

眞宰者至道之妙宰制造化者也以其自然故曰眞以其造制故曰宰其爲物也不在乎陰陽之内亦不不在乎陰陽之外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象求故曰若有而不得其眹也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不疾而速生物而著不可見其眹兆者眞
宰也故曰可行已信而不可見其形可以
意了而不可以象求故曰有情而無形
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

說之乎其有私焉
手足耳目心膂肺腸其不同也如此我備
而有之以爲我我能無我則非有一而可
親矣若有可親則不能備而私矣適足喪
其眞也故曰百骸九竅六臟賅而存焉吾

誰與有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
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眞宰者有爲也眞君者無爲也臣妾上下
之分也上下雖殊而一之以眞君故曰其
有眞君存焉人之生也莫不皆有眞君焉
故役役背馳而不能自悟是以反喪其眞
焉如能求而得之而知其眞君之固有則
所以無虧於眞矣故曰如求得其情與不

得無損益乎其眞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
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
造物者之造物其變無窮而偶爲我爾人
不自明而遂爲有我有我則物於物而與

物相靡刃役役困苦而不得休息焉此眞
君之所以不存矣眞君之不存則不亦悲
乎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
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

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天下之人不知物我同根而不能齊故外役於物而內喪其眞質雖存而形神已亡尚不知其所止矣不亦哀乎此莊子之所以哀也然莊子前言悲而此言哀者悲未至於哀而哀有甚於悲言哀而繼以人謂不死奚益之句此其所可哀也故言哀於後夫形者天之委氣心者人之眞君心內而形外形萬變而無常心定而不滅此達者之所以如是世之迷者役心於形而喪

其眞此所以尤可哀也故曰不謂大哀乎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芒者昧也人之生也受形於眞宰而豈曰無知惟不能自悟而愈迷愈惑所以入於無知也豈天下之人一如此乎亦有達觀者在其間爾故曰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心者人之眞君也人能不喪其眞君所以謂之成心也成心既存而自師之則與道冥會而與神默契不必知陰陽代謝而然後謂之得道也愚者不能知有眞君而存之徒務役形而求道此其所以自惑也故終身求之而不知也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聖人固其成心而無是無非下文所謂以是非爲環得其中者是也衆人喪其成心而有是有非此之所謂今日適越而昔至

是也

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者心無所惑也今人不能存其成心而惑是非禹尚不能知之也我獨何以強知乎故曰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

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
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
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
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物無非彼物
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

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
無新成者大道也無浮華者至言也然而
有眞僞是非者由道隱於小成而言隱於

榮華也道隱於小成則不全言隱於榮華則不實是以有儒墨之是非而所以不齊也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聖人內冥諸心而不由是非之塗而任其自然而然是以無是無非也故曰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大道同宗是非一氣忘彼與我則舉忘其對所以運轉而無窮也故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彼指此指彼馬此馬其不同者形而其所同者質安得有所不齊乎天地雖異而同

出於道萬物雖殊而亦出於道但天地殊高下之形萬物異小大之體其所出同於本而已安得有所不齊也故曰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然莊子以天地而喻一指以萬物而喻一馬者以天地靜而得道之體而萬物動而得道之用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

爲一

大道無可與不可無然與不然無成與不成無美與不美渾然爲一而莫不由之然而人不知道而妄情所見然後有可與不可有然與不然有成與不成有美與不美所以自致疑累矣此莊子所以明達者能通而爲一也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

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不偏見不滯礙曉然洞徹而冥於至理者
此莊子之所謂達者也雖然不廢萬物之
成毀而但寄之常用而不自有故曰寓諸
庸也庸則濟天下之用而無所往而不通

矣無所往不通則所以爲得道故曰通也
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幾者近而未至也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
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
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

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朝四而暮三何異朝三而暮四衆狙妄情
而喜怒於其間其所以爲惑也天下之人
妄情何異衆狙乎此所以不免於惑也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

聖人忘是非任自然萬法一視而無高下
此所以能齊物也故曰聖人和之以是非
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

有是非則道所以虧無是非則道所以全此莊子所以寓言昭氏鼓琴不鼓琴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三子者不知大道之無形大音之希聲但寘於至理則然後方得何必勞形極慮而求之歟此所以終身無成也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滑疑者胷中惑亂而不果也胷中惑亂而不果則徒衒明於外而耀衆矣此非窮理盡性之人也惟聖人不棄而寓諸用以大覺覺之而明也故曰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

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

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秋毫太山殤子彭祖天地萬物俱爲有形也有形則可以忘形而齊諸也夫知道者不死而不生故天地與之並生也無方而無體萬物與之爲一也物既與之爲一矣

所以不必有言也故曰既爲一矣且得有
言乎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歴不
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
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有言則有對故一與言所以爲二也二與
一相對則所以生於萬物也此道之所以
散也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
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

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事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大道渾然無方至言寂然而無辯道散而然後有分域言出而然後有是非惟聖人明其物之性分而不議不辯所以能冥其極也故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聖人議

而不辯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大道寂然難可強名故曰不稱大辯默識不假分別故曰不言大仁博愛無所偏係故曰不仁大廉無外不加不損故曰不嗛大勇本仁豈有殺害故曰不忮大道自明則非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辯則是非

有彰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於一物則仁
虧矣故曰仁常而不成廉而揚清則爲詐
矣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好殺則勇虧矣
故曰勇忮而不成五者挫其銳則幾近於
妙術故曰五者园而幾向方矣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
天府

不言之辯大辯也不道之道大道也大辯
無物不容而大道無物不由故曰天府天
府者物之所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
此之謂葆光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者此孟子所謂
不加不損而佛氏所謂不增不減是也夫
莊子有言葆光有言天光何也以至人之
性廓然無邊而愈久愈明故曰葆光以至
人德宇泰然一定而其明自然故曰天光
也葆者以其愈久而天者以其自然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
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

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聖人無我而物無不順儻有不順則不得不伐此老子所以有用兵有言之章而莊子所以有堯伐宗膾胥敖之言也夫無我者與物齊也物不我齊則不諧矣不諧而聖心豈得自安歟此堯之所以南面而不釋然也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

也然則物無知矣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齧缺者道之不全也王倪者道之端也莊子欲明道全與不全而與端本所以寓言於二子也夫子知物之所同是者此明齊一之理而故以此言而爲問端也雖然嘗試言之者蓋不得已而言之言之非欲辯也萬物同根皆自知矣以知爲知則非知矣以不知爲知則深知矣齧缺問於知之

者是以知爲知而反不知矣

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徧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正處者不待處處而然後爲處正味者不待味味而然後爲味也正色者不待色色

而然後爲色也此皆以無爲是矣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

惡能知其辯

大道全則無仁義大智隱則無是非道廢

而然後有仁義智顯而然後有是非故王

倪得道之全而不用智以此見仁義之端

是非之塗樊然殽亂矣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

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

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巳而況利害之端乎

至人無已與物爲一而物莫敢犯故水火不能傷寒暑不能挫風雷不能動是以躡空虛御陰陽出於形器之外而始終不易其守也憂樂豈足累其心故曰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聖人體道恬然無爲動不役物而處不避

患萬物皆備於己而不樂外求至道與之
爲一而豈假緣行無能爲有有能爲無居
于清淨之極而汚穢不能染矣故曰聖人
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
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

旁日月者所謂一晝夜也挾宇宙者所謂
齊遠近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芚

衆人有我物於物而爲物所役故曰役役
聖人無我不物物而與物爲一故曰愚鈍

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

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沾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子乎牧乎固哉丘也

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

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參萬歲而一成純者此言齊之之妙也夫莊子齊物之篇始之以無彼我同是非合成毀一多少齊小大而已及其言之至則次之以參年歲一生死同夢覺千變萬化而歸于一致所謂明達而無礙者也夫物

之不齊物之所同然也莊子能明其本而齊同之是覺天下之未覺也然而物我齊之則可也至于夢覺則何以同之歟夫晝之所為與夜之所夢一也然晝以覺夜以寐而小有不同也積久而思則晝所為夜

所夢茫然無所分別矣莊子能知其大同而同之故反復言其方夢占夢大覺大夢之妙而所以盡其齊之之意又恐世之未能信其言也復寓言其身夢為胡蝶又言其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胡蝶之夢為周所

以極盡其齊同之意而以覺於天下非達
觀者豈能知莊子之所言矣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三

惡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三　悉三

宋　王　元　澤　傳

養生主篇

夫齊物者必無我無我者必無生無生所以爲養生之主而生之所以存此莊子作養生主之篇而次之於齊物之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生者天之委和也天地之委和於人素定其分而不過其極故曰吾生也有涯役於

富貴悅於榮寵思慮交萌而妄情無限故
曰智也無涯以有涯之生而隨無涯之智
則生之所以不存矣生之所以不存則安
足以免困苦之累歟故曰殆已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
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善養生者内寘其極而任其自然忘善與
惡則所以遠於刑名矣不善養生者思慮
内萌而以善爲善以惡爲惡所以近於刑
名矣遠刑名則生所以全近刑名則生所

以喪緣督以爲經所謂道中庸也夫至人之養生不役物不喪眞不擇地不害性而已故不役物則可以保身不喪眞則可以全生不擇地則可以事親不害性則可以盡年此皆存諸己而已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

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
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
行依乎天理批大卻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
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
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

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
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
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
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
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

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生必有理而理出於性命之際能順其理則舉知其全生之妙此庖丁之解牛能依牛之天理而所以舉不見其全牛也然庖丁寓言養生於解牛必言其三年而又言其十九年者蓋言陰陽之數雖更而生之所以愈全也故曰未嘗見全牛又曰刀刃若新發於硎夫庖丁之能解牛者以其

善刀故也善刀者全其刀之利韜藏而不銜也故曰善刀而藏之所以況養生者必全其生之之理而歸之老子所謂全而歸之是也文惠君遂悟庖丁之言而知養生所謂庶幾於道也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生者本也形者枝也本固而枝缺則亦可以為全此右師雖介而生所以全公文軒

徒驚其形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雉飲啄於野澤則忘形而樂生畜乎樊中則養形而傷生樂生則神所以全養形則生所以喪生之喪則未免乎憂累故曰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至人以生之爲暫來以死之爲暫往生不喜其成而死不悲其毀然老聃死而秦失弔之而三號者非所以哀其毀而蓋不能獨異於衆也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

夫至人忘情全眞汎然自得生死利害未嘗介蔕於胷中故適來則爲時適去而能

順時不爲之樂而順不爲之哀此生生之所以生生而無喪也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天者命也命之所受於人不可逃遁而已逃其命則累其生適自致於憂患矣故曰遁天之刑也帝亦命也命無係著則憂患不能累其生故曰帝之縣解也養生者必達乎二者之妙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以薪繼薪則火不能滅知生養生則生不能絶不滅則火所以傳不絶則生所以久所以無時而盡也故曰不知其盡也夫莊子之言養生始乎有涯而終乎不盡者以性命受之有分而能不累於榮辱利害則生之所以不喪而無極矣所以終於不盡也非明達者孰與於此乎

人間世篇

善養生者必自得於性命之際而無思無爲也無思無爲則足以處人間應世變而

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作人間世之篇
而次之於養生也
顔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
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
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
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
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

天下之事變不一非經世者不足與之應
對酬酢矣夫經世者本無我無我則無思

無爲而患禍不能及之矣故仲尼者無我也無我則巳見無對於當天下之至變處天下之至難則寂然不動而無纖毫之累顏回者克巳也克巳則未至於無我當衛君之輕用其國民則介然自動而欲以所

聞說之而幾不免於累夫仲尼之無我則無思無爲也顏回之克巳則有思有爲也有思卒至於無思有爲卒至於無爲此顏回終至於未始有回也未始有回者亦無我也此二人足以爲萬世法莊子所以首

於此篇而稱之也

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道集於虛而生於一一者道之妙本矣夫能抱一則足以爲天下式故曰道不欲雜不能抱一則支離而百端故曰雜則多惑於百端則心不自止故曰多則擾心不自止則未免於憂累故曰擾則憂憂未能自免於憂累則豈能去他人之憂累乎故曰憂而不救此皆有思有爲之致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聖人無名所以無為無為無智所以無得無為則物莫不歸無得則物莫與競常人好名用智而所以有為有得也有為則物不相服有得則物必與競故曰名也者相軋也智也者爭之器也

且得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目將熒之者所謂眸子眊焉是也色將平

之者所謂色赧赧焉是也口將營之者所
謂騰口之說是也容將形之者所謂以爲
容悅是也心且成之者所謂役心從物是
也此皆不存諸己之累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

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
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
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
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
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

況若乎

名實者虚器也聖人豈有心而求之歟故

寂黙無為而聲迹俱泯凶患不可及之矣

此堯禹之所以能處天下也昧者不知其

然而深求於名實名實雖立而凶患繼至

此叢敎有扈之所以自喪其國也故曰是

皆求名實者也夫聖人之忘名實忘

而所以無我於天下萬物豈能累我乎使

聖人不忘於名實則名實立而有我於天

下萬物交至而為累聖人豈能勝之歟故

曰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顔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端而虛勉而一此內外雖正而由有內外之別夫有內外者必有諸身有諸身則未免於患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此顔

回未能忘我也故仲尼告之以其庸詎可

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
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
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
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
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
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
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
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

吾有也若然者雖有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内直外曲成而上比者雖與天人上古爲徒而未得爲無身也未得爲無身者未得爲無我也此仲尼由答之以烏可夫至人外無我而内無心體合太虛而不可得有故能使萬物俱化矣若與天人上古爲徒則未洽於太虛烏能使萬物自化乎故曰

胡可以及化故無心於物則物莫不從有心於化則化未必及顔回欲化衛君也尚爲有心而已矣故仲尼告之以猶師心者也

顔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皡天不宜

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飮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聽止於耳心止於符

志一則心鑑定而思慮澄廓然空虛而至道自集也故曰一志夫中既空虛而道集非由外知而由於內得也故曰無聽之耳而聽之心心既得之則然後以氣而得之也故曰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知此則至道集于己而推其緒餘而可化於人矣然至道不可以情求必先精其聰聽矣故曰聽止於耳耳者體也體既得之則合於心心既得之則合於氣故曰氣止於符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齋者易所謂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夫齋則將以有思而戒則將以有爲孔子將使

顏回受其說故使之心齋而已矣故曰虛者心齋也然虛者一也齋者靜也一則足以應萬變靜則足以制羣動如此則可以化人矣夫心齋本於無我無心也此顏回悟心齋之言而遂忘於己也故曰未始有

回也未始有回則亦可以經世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

得至虛之妙者雖處於天地之間而泯然絕於聲聞也故曰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夫無感其名則沖寂也物來則然後應不來則不自動譬由人籟受氣則鳴氣止則息也故曰入則鳴不入則止

無門無毒

無門者善閑也無毒者不治也善閑所以

藏用不治所以顯仁此任其自然而然也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體全至虛抱一自處無心於物而物來則應不得已而然後起至道所謂盡之矣故曰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泯然無爲高世而絕迹則聖人所以爲易也超然有爲經世而無患則聖人所以爲難也故曰絕迹易無行地難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人者使然也天者自然也使然可以欺而自然不可詐故曰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爲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

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室虛則所以自白心虛則所以自靜靜則定而性命之情不動矣然後吉祥所以来舍也故曰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心不虛則不止不止則不定不定則所以
徧法界役萬物而不能息形雖坐而心實
馳也故曰夫且不止是謂坐馳

夫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耳目外也心智内也惟能忘我則超然自
得耳目非必在外而心智非必在内體與
化合而理與神契況人間焉有不化乎故
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
舍而況人乎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體合至虛則可以使萬物之化故曰是萬物之化也禹舜有爲之名義蘧無爲之至有爲無爲均是至妙道至此而渾合而不解散聖人終始於其間也夫道合則渾而至妙離則散而猶精得其渾則足以任之自化得其散則亦可使之入化矣故曰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

其有以語我來

經世之道必先於忘身而其次在信命故忘身則至於無我而信命則任其自然如此則憂患不足以累之此莊子於人間世之篇首言顏回之化衛而次言葉公子高之使齊也夫子高之使齊而仲尼告之以義命此賢人之事而已所以降於顏回而言之至于顏闔之傳衛太子匠石之見齊櫟社子綦觀商丘之大木此皆有思有爲之事也故第降一等而言之人間世之說

無以復加矣此莊子爲言盡道如此矣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

有天地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君臣之道立則萬事起萬事起而不可以不慎故曰大戒夫父子內也君臣外也內焉者主於命而外焉者主於義命所以無間而義所以立義無間則不間於親

立我則能立於君親不可違而故曰不可解於心君不可避而故曰無適而非君也夫內事父而外事君是有諸身而已有諸身必有諸事不可逍去而已矣故曰不可逃於天地之間此事之自然而惟能順其自然則免於憂累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不擇地而安之者所謂安土也不擇事而安之者所謂不辭難也安土故能愛不辭

難故能誠愛必孝而誠必忠臣子之道盡於此故曰孝之至忠之盛也至者次於盛而盛者廣於至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夫子之事父知其有命臣之事君知其有義守之於心而順其自然則悲喜不足以動也故曰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於前夫哀樂者心本無有而惟外物之所致能守其心而忘於哀樂則達於義命之極而

死生所以安之也故曰德之至也
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
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臣子之事君親能安於命則忘身忘身則
生死不介於胷中故曰何暇至於悅生而
惡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
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
言天下之難者也
喜出於不喜怒出於不怒則其言所以盡

誠也喜出於喜而怒出於怒則其言所以
非誠也盡誠之言有法度而非誠之言多
過溢過溢之言傳之者非易也故曰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至難也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
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其幾
乎全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
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
至多奇樂

以巧鬭力卒乎陰以禮飲酒卒乎亂是皆
已甚之事也故曰泰至則多奇巧多奇樂
此聖賢不爲而已矣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
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孔子曰予欲無言聖人豈欲强言乎蓋無
言者物不能攖而有言者物所以應應則
所以不静矣故曰言者風波也無所行則
迹所以藏有所行則迹所以顯迹顯於外

而真亡於内矣故曰行者實喪也夫不靜
則至于動真亡則難以安故曰風波易以
動實喪易以危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
然於是並生心厲

夫處心於寂然無事之際則和聲内藴而
夜氣自存達於性命之理而動靜正順矣
若蹴之於紛然憂患之際則天真茀亂而
夜氣不存違於性命之理而舉措乖迕矣
故曰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

厲

魁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夫至人藏天眞晦心術不期爲而自爲不必應而自應靜與物同而動與吉會儻術

聰明務精察用心太過則舉措有不肖之累而禍患之來不知其所招而又不知其終極也故曰魁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

人臣之道顓於義而已奉君之令則無敗格君之非而無成故曰無遷令無勸成然既不遷令勸成而不能任其自然而違理以益上則所謂揠苗而助長也故曰過度益也

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美者充實惡者自戕充實自戕皆所以無虧也故曰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充實非

一朝之所致故言在久自戒不可革而已故言不及改有美有惡則不若無美無惡也故曰可不愼與歟

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至人無心乘萬物以爲心來去無礙而不居其一所謂遊心者也既乘物以爲心則無爲而已矣若其有爲則非得已而有爲是不得已而後應也然不得已而後應又能去其已甚而存乎中所以全於道也故

田乘萬物以爲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爲臣如此則盡道矣比干高賢而仲尼終
告之以至人之道也
顔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
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
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道足以知人之過
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
天生賢智所以輔于不賢不智矣賢智者
衛其賢智則不賢不智者起而爲累矣惟
能内冥賢智而外與物同則亦足免當世

之患此顏闔之傅衛太子而蘧伯玉告之
以信理晦默之義故次於子高之事而言
之也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
孟子曰枉已者未有能正人者也夫欲正
於人者必先正於已已正而人亦自正此
蘧伯玉答顏闔之問而先之以正汝身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
欲入和不欲出
形者天之委質也心者人之眞君也委質

不可不全故曰形莫就若眞君不可不和
故曰心莫若和形全者不可曲從於一物
心和者不可攄發而示外故曰就不欲入
和不欲出
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
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
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
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夫君子外順而內正不務獨異於人矣故
趍時應變而與物無迕蓋能通達其道而

不立小廉以自高要之以無玷爲美也故

曰達之人於無疵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螳蜋以臂當車轍才雖美而不勝其敵也

猛虎不敢害於養己者性雖惡而不敢犯
其順也顏闔之傳衛太子太子之從於顏
闔何異螳蜋猛虎歟此伯玉所以引之而
告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蚉僕
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
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仁人之愛物不失於愛而曲全其愛物有
近理則率而使順而終不忘其所愛矣豈
務過愛而反傷其愛乎傷愛則以人而滅

夭也故曰意有所至愛有所亡可不愼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
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
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

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
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
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
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樝
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
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
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
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
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
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
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
直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

幾有剪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物之生長則所以為得性斬伐則所以為失性得性則為榮失性則為辱榮必有所譽而辱必有所毀齊之大櫟豈欲於失性之中而復求榮譽乎此所以不欲為社明矣而匠石之弟子尚疑焉此明至人之於世以道任性忘己齊物而毀譽所以不及矣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

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
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
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
爲棺槨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
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

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
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
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
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
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夫至人能存諸已而不蘄乎用存諸已者足而其用所以有餘蓋至於命者是也命者萬事之根本而莫大焉故莊子每以大樹而爲況樹之爲用則傷其根本而不用則枝葉以生故以不材爲材而無用爲用事能全而不傷也老子曰深根固蔕之道蓋亦言其命也而南伯子綦見商丘之大木而嗟嘆其神人之不材此亦知其全命之道歟使神人以材而見用則不能全其命也何異宋氏之楸栢桑乎夫宋氏之

楸柏桑之先夭以其小有材而已故小有
材而不能明道以至於命則適自爲累而
已矣故曰此材之患也
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
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牛之白顙豚之亢鼻此物之所以不材也
人之痔病此人之所以不材也巫祝皆爲
不祥而不用不用所以生全也生全所以
得終其天年得終其天年則祥莫大焉故

曰此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然莊子之言及此者葢以處人間者不能晦道以忘已而多務術材以誇衆衆雖企慕而反傷其命矣豈若晦道以忘已藏材以全命而免經世之患乎此所以反復言之而寓意也

支離疏者頥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

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
者乎
支離疏者形不正之人也形不正於外而
實自正於內足可以全其命也故曰由是
以終其天年然支離其形則尚能全其命

況支離其德而歸功於羣材外不衒其美
而內不衒其實又豈不能全命而免人間
之累乎故曰又況其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大聖人與世推移而不凝滯於物物亦莫能傷之矣孔子之心未嘗以經世爲事其所以推而行之者直隨時而已故時之可行則成其功時之可止則全其生汎然無礙而盛衰不自以知覺此聖人之心如此也故接輿之歌所以寫聖人之心而莊子引之以發經世之道而亦自嘆其不得於時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莊子之所謂禍福非世之所謂禍福也以能全性命者謂之福忘性命者謂之禍全性命者其道微故曰福輕乎羽然以至微之道而不能自舉而行之故曰莫之知載
也忘性命者其理著故曰禍重乎地然以至著之理而不能自知而避之故曰莫之避也此莊子所以嘆人間之人不能盡知全之之道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趍迷

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此所謂小有材而不能自全而已矣工文所謂此材之患是也豈知聖人以不材爲神而無用爲妙乎知其不材明其無用則經世之道極盡矣此莊子所以終之於此言也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三　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四之五

㐂四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四 五同卷 惡四

宋　王　元　澤　傳

德充符篇

夫處人間經世變免於憂患之累者是能全其性命也性命全則自得自得則德之所以充也德充於内而無待於外則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此莊子所以作德充符之篇而次於人間世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

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能內全其神而外忘其形泯然喪智而與化爲一此王駘雖兀而猶全人也夫能忘形喪智與化爲一則其所感者廣而所化者多宜乎從之者與仲尼之弟子相敵也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常者習其庸常季者物之少穉以其庸常少穉而不足以知聖人故曰常季此莊子制名而寓意也然德之所以充實則美大具矣美大具而從之者衆所謂大而化之矣此仲尼所以稱之爲聖人也夫聖人非聖人不能以明之此莊子所以託問於仲尼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

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下之事莫過於生死而生死者物之所
變也惟聖人了於不生不死而未嘗與變
俱變也故曰生死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惡円
夫了於不生不死則寂然忘形而與化爲
一雖穹壤傾側而豈有遺喪故曰雖天地
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此言窮理之妙也至
于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所謂盡性之奧
也命物之化而守其宗所謂至於命也王

駘之形雖不全而能窮理盡性至於命此德之所以充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物我殊形此所以異也物我同根此所以同也蔽於異而視之則形質所以不同知其同而視之則根本所以不異王駘能忘支體之不完而達性命之本內全其真而外合萬物以為一非德之所充則孰能至於此故曰自其異者而視之肝膽楚越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
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
猶遺土也
以耳而聽則聞其所聞而不及其所不聞
以目而視則見其所見而不及其所不見
此蔽於任智之累也惟聖人內充懿德而
外出聰明所聽不以耳而所視不以目雖
事物之紛擾而不比吾之所聞見惡有拘
累於視聽歟故汎然遊心於自得之場而

和之所以不出也故曰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夫德之充者與化一體天下見其化而忘其形知其得而遺其喪王駘雖兀而天下忘其所以兀也然非不見其兀也以其德之所充者大而形之不全者小是以悅其大如觀金玉而忘其小如遺土壤也故曰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夫聖人之所以悅萬物者以大化也萬物之就聖人者以其德也常季不知其然而以王駘任智得心而物就之是億度於聖人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水流則莫辨於鬚髮水止則可鑒於天地德忘則物所以不從德充則物所以來合此理勢之必然也故人之所鑒者必鑒於止水而物之所合者必合於盛德故物之所最於王駘者由止水之所以蒙鑒也故

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

唯止能止衆止

天下之性生而未嘗不靜靜則正正則定正定之性天下所同惟妄情所役外物所擾正之所以不正而定之所以不定也然

不正不定者以其內無所主也故內無則不止不止則不能止其所止也惟聖內以德為主而外忘物所役故惟根所正定而止也以其所止而止天下衆人動則動之所以自止也故曰唯止能止

衆止此莊子傷時性之流放而所以寓
意仲尼之言也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
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
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而猶若是
木受命於地人受命於天地非私於松栢
而使之獨青天非私舜而使之獨正蓋松
栢不變其至堅而大舜能守其正性故曰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

於天唯舜獨也正夫天下之人不知舜能守其正而皆稱為聖人豈自悟其幸生而正而自喪其正唯能知其本正而守之亦可正於衆人矣奚獨聖人歟故曰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夫聖人體道而無對於天下故天地雖大而歸於統任萬物雖衆而由之範藏生死

不慮而形骸如寄視聽不用而耳目存象
務知德之所充而能以不生爲生以不生
爲生則適去在我此人之所以最之也豈
以物而爲累乎故曰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
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
且何肯以物爲事乎此王駘所爲如此而
莊子言之於篇首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産同師於伯昏無
人

申徒者教民之官也嘉者善之至也此莊
子製名而寓意然申徒嘉者賢人也故次
於王駘而言之嘉雖外兀而德内充德雖
充而人未最此所以未免於師也故曰與
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夫伯者長也昏
者晦也無人者無我也爲物之長能晦而
無我所以得賢人師之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
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
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

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夫至人忘己而外與物同物雖不完而不能浼己是以下惠同物而袒裼裸裎者皆不能浼之蓋知内同其命而外可忘形矣子産鄭國之賢也不知申徒之德充而止惡形骸之不全欲其行止與之不同也此所以異於下惠矣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聖人之與賢人庶僚之與庶民其所異者分而其所同者命達者觀之則均爲人爾

均爲人則安可獨異乎此子産自矜執政
而適取申徒之所鄙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
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
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
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
亦過乎子産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
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
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
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夫顔回之從孔子也始焉克己而終焉未始有回故黜聰明墮支體而未嘗貳過而已矣子產之從伯昏無人也不能克己而欲爲於物先又惡德充之人而致其過亦所以異於顔回也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孟子曰羿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者弓矢所及之地也天之生人也皆不出榮辱利害貴賤生死之塗其所以或榮或利或貴或生者由其發而中也其所以或辱或害或賤或死者由其發而不中也中與不中皆命也豈能越其自然之理歟惟聖人無我而無心於萬物故榮辱不能累利害不能加貴賤不能役了於不生不死而獨處於自得之場所謂至於命而已中與不中吾何預焉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恥形體之不全者常人也愧盛德之不充者聖賢也申徒嘉內務其全而外忘形子產不取其德之充而惡其形不完此所以太過而已矣故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

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

叔者歟於伯仲也山者有形之最大也此亦莊子製名而寓意也以其次於申徒爲第三故曰叔而已以其亦有德之大故曰山而已然而必曰見於仲尼者以非聖人不足知賢人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

天地無心於萬物其覆載所以不私也聖

人無心於萬物其來者所以不拒也夫天地豈以物形之不具而不覆載聖人豈責人體之不宗而不與合故曰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然仲尼非果責其不謹也此莊子高言盡道之妙而學者宜取其意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

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聖人內守其正性而外循其常德汎然無心而物不能累故生死可不可皆不介蔕於胷中豈有意而一之歟使聖人有意而一生死與可不可則是不忘其所當忘而忘其所不忘也如此則去常德遁天刑

惡爲聖人而已矣夫常德不可去天刑不可逭惟聖天人能全而不能忘故曰天刑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

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
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
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
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
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
與樂是國也

哀駘它者醜惡之名也以其德充而形惡
故製其醜惡之名矣夫形骸者委氣之所
聚至人視之如旅寄而未嘗以好惡為辨
也惟務全其所當全充其所當充則形雖

惡而物自以爲最此哀駘它能使人心之
願從而魯哀亦授之以國也
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
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
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

天之生人也均委之氣而同受之命非有
私於聖賢而惡於凡常蓋聖賢能全其當
全正其所正故命之所以至而德之所以
充凡常不知其然而疑聖賢有異於人也
雖魯哀之國君不知哀駘之所充而以爲

有異乎人也是以問於仲尼焉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夫德之充者非求合於物而物自來合物之所以來合者非愛其形而愛其德也故曰愛使其形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

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
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
國吾語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至人之所以為至人者以其才全也才者
性命之妙理惟至人能以不全而全之全
之然後盡之也全盡於性命之理則死生
存亡窮達貧富之變了然不以汩于中陰
陽之更運宵晝之迭遷寞然不務度其始
事變不足滑其和憂喜不足動其神豫然
悅懌而日夜忘變之至故與物應對而復

感而遂通所謂才全而已矣故曰是之謂
才全才全者性命之理不虧也性命之理
既不虧則德之所以充也德之充者非有
意於充如停水水非有意於平也故曰平者
水停之盛也夫德之充者物自以爲最而

水之平者人取以爲法故曰其可以爲法
也然德之充者內有其所守而外無其所
放寂然無迹而物所以歸嚮故曰內保之
而外不蕩又曰德不形者物不離也此至
妙之理而非聖人不能以知之雖知不能

以言之故魯哀得聞而不敢臣於聖人也故曰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

忘

闉跂者言其忘行支離者言其忘形無脤者言真忘智故忘行忘形則所以忘我忘智則所以無知無迹則泯然絕世無我則渾然同物無知則泊然無爲

故德之所以充也此莊子製名而寓意夫斯人也其形如此而其德有所長故說衛靈公則靈公悅之而忘其形說齊桓公則桓公亦悅而忘其形斯人也非有異於人也蓋能全其所當全忘其所當忘全忘之

外雖有役性之物則不足爲其累也故曰謷乎大哉又曰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也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夫形者天之所委也德者我之自得也蓋天之所委者一氣之暫聚我之自得者萬

物不能役豈可愛一氣之暫聚而忘萬物不能役之之妙乎惟至人內不忘其不當忘而外忘其所當忘故才全而所以德不形所謂誠忘而已矣故曰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之謂誠忘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

故聖人有所遊者所謂乘物以遊心也乘

物以遊心則處於無爲之境而任其自然之理雖知約德工皆非我有而我惡用哉然我之惡用於四者皆天之所付於人而養於人我惡可廢廢則滅天而已矣既不可廢又不可益益則助天而已矣滅天則致累助天則反害如此則天人安得和同歟惟聖人不廢不益矣故曰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

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

有人之形者所謂塊然同類也無人之情
者所謂寂然無爲也同類所以能羣而不
能異無爲所以無是而無非故曰有人之
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故形雖眇而皆視以
爲人德已充而不虧其全矣故曰眇乎小
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此
闉跂支離無脤之所長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

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夫情者性之害也人之生則貌出於道而形受於天皆正正而已矣惟情㦸害其正

正而正正所以不正矣惠子不知其然而以爲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故莊子答之以不以好惡傷其身又曰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夫好惡生於情而害於身有好惡則以生爲不足而欲其過度而益也過度而

益則外役於物役於物則用神神大用則疲疲則有所感感而不已則昏瞑而已矣如此則見役於造化而不能與萬物爲一所以惑於堅白同異也故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天

選子之形以堅白鳴夫聖人之所爲守其正正而全其當全不任智不用神廓然與造化同體而以萬物爲一安所措其情哉此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也夫莊子作德充之篇始之以王駘次之以申徒嘉又次之以叔山此三人者皆德充而形不完也故申徒不及王駘叔山不及申徒故第降一等而言之矣至于哀駘闉跂支離無脤者亦皆德充而形至惡也又第降一等而言之與人間世之篇次序相同矣夫不完

至惡者皆外也外雖如此而內充其德則物爲之冣而自求合也物自来合則是是萬物與我爲一也又何必措情於其間哉所以終於惠子之問情此莊子立言盡道如是也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四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五

宋　王元澤傳

大宗師篇

夫德之充者入於道道者天下莫不由之也雖天地之至大萬物之至多皆同歸而一致矣此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所以次之於德充符也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天人皆出於道而盡道者能知天人之所爲夫天之所爲者無爲也人之所爲者

爲也無爲則靜靜則復命有爲則動動
則有義能知義命之極則物之所宗師
也故曰至矣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
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
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

夫知天人之所爲者以不知知之也以不
知知天則達於無爲之妙理而命之所以
至也以不知知人則盡於有爲之極致而
物之所以是不也命之至則其生自然物之

景則與天為徒、然而人之所為務知而不
上則是任智無已任智則知之過甚矣故
曰是知之盛也、夫任智而過知則反傷生
故曰雖然有患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天者一氣之所凝人亦一氣之所聚莊子
達觀而知天具一人人具一天天人大
同而無所分別、矣故曰庸詎知吾所謂天
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

眞與化爲一直內而不假於物者眞人也眞者言乎其性也以其性之知知其所知則非出於人爲之僞矣故曰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眞知者不知也然而嘗夫人之所以爲眞人者持其順以待少守其雌而若缺不謀不致而士自來合故曰不逆寡不雄

成不謩士眞人如此而安有於過與且或有過則不以得失介于心不介于心則無心於物也無心於物則與物不迕而物亦莫能傷之矣故曰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夫如是非眞人有異於人盡以眞知而入道矣故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

眞人絶累而忘情其寢所以不夢也樂天而知命其覺所以不憂也味其無味其食所以不甘也靜復於靜其息所以深深也

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踵者身之根也喉者導於氣也根不可以卒動氣不可以久窒眞人之息以踵者盖能歸根而靜也衆人之息以喉者由其窒氣之出也歸根而靜其息愈久窒氣之出其息不久愈久者由其忘於嗜欲也不能

又者由其深於嗜慾也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莫知其極

眞人寓六骸象耳目安時處順而哀樂不能入故曰不知悅生不知惡死所往無不應無入不自得故曰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翛然而往者遊於形器之外也翛然而來者不在形器之內也入道之妙而不忘其始與化冥合而不求其終故曰不忘其始如不求其所終自得而無慍故曰受而喜之忘已而復命故曰忘而復之如此則縱心之所得而不離道任物之自然而不過益其眞所以眞其眞也故曰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眞人夫眞人之所以如此者其眞君安然而無慮也其狀貌既然而無動也其顙頯頯朴然而無飾也

不怒而威不仁而愛與四時所以合其序處萬物無有其不當孰能測其終極乎故曰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然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

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眞人者以吾喪我以道從身不易內不徇外役物而不役於物適性而不適於性也若狐偕申徒狄之數子者不能喪我而又喪其眞其不能徇道而又徇於時故役於物而不役於物適於性而不適性此所以不能立命也故曰是役人役適人之道而不自適其適也

古之眞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眞以為勤行者也

刑者天刑也天刑者天之命也萬物皆有命而備於我所謂以刑為體也禮者履也

履得其道則不行而至所謂以禮爲翼也知者知也知不凝滯則與世推移所謂以知爲時也德者以自得於內則日可見其所安行所謂以德爲循也夫物我之斷性也吾何係吝於其間故曰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道無終極而我履而不息故曰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與世推移而非有心於事故曰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自得而安行雖有足者亦可行而升上故曰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

於丘也此四者眞人非有意於行而人寔謂之力行也故曰眞人以為勤行者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

眞人無心其好惡所以一也眞人抱一一不一所以同也無心而一則任自然故曰與天為徒也抱一而同則或使然故曰與人為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眞人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

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毀譽者世情之變聖人雖爲之應而心寔無有若夫遺世情而特以兼忘爲是者此莊子之所非而世之愚儒反以非莊子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真人無佚老息死此特爲載形勞生言耳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五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六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六　　　

宋　王　元　澤　傳

大宗師篇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夫物之不遷是物之所以常性也物之必往是物之所以常變也性不可易變不可留此莊子所以有藏舟藏山之言也已夫

舟者取其汎然無定也山者取其確然不動也壑所以取其澤澤所以取其大舟無定而藏之於深山不動而藏之於大況其物不止而止之物不固而固之也物雖止固而豈免造化之變移乎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走也夫造化冥運故言夜半造化難察故言昧者此莊子歎世人之不智矣惟眞人與化同體與物爲一生死榮謝付之自然藏妙用於無迹運至道之常存故曰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得所遯是恒物之

大情也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
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
生者未必不死死者未必不生終始往復
而無有極盡故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
始有極也夫不生而生生此樂之所以無
極也故曰其樂可勝計邪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
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夫萬物有始者必有終有成者必有毀斯

皆見役於造化而無所逃其迹狀也惟聖人入道以無我乘物以遊心陰陽不能移造化不能役未嘗有所不存矣故曰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天職生覆地職形載生覆者未必能形載而形載者未必能生成此萬物未爲全歸也惟聖人成天地之功合萬物以爲一此物之所以係而化之所以待宜乎獨爲於宗師也故曰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

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
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
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
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
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
地伏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崘馮
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
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宫禺强得

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夫道天下之至妙而無體無迹無乎不在也萬物莫不由之而以有情萬物由之而生而以有信寂然默運故無無爲窈然眞空故無形可以神會而難以情求故曰可傳而不可受可以心得而難以理察故曰可得而不可見混成先天地而生故曰自本

自根未有天地亘絡萬世而綿綿常存故曰自古以固存然則道之如此而其妙所以無方也故鬼得之而靈帝得之而神天地由之而生而非因天地而有其高不可度而其深不可測無新成無衰弊而孫章至傳說得其體用而以爲天下正其名所以纂列而長存也故曰比於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

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惡五　四

夫道者聖人之體也才者聖人之用也有體而無用未得爲之完有用而無體未得爲之至故有體有用則得道之全眞而無我也無我則無生故曰守之九日而外生無生則夜氣所以存故曰已外生矣而後

能朝徹夜氣存則見其所不見故曰朝徹
而後能見獨見其所不見則萬世一視故
曰見獨而後能無古今如此則了於不生
不死也故曰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生不
死夫道全若是則物於物而不物物其死
所以不死矣生於物而其生所以不生矣
故曰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物無不恃
而不見其迹故曰無不將也物無不逆而
不見其首故曰無不迎也物由之而彫謝
故曰無不毀也物得之而生成故曰無不

成也物係之而後安故曰其名爲攖寧係之然後著故曰攖寧也者攖而後成也此入道之次序非眞人不能與於此然自南伯子葵至於疑始之數子皆莊子製名而寓意也

惡五

五

子祀子輿子犂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

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䠠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夫至人者了於眞空之妙趣達於無爲之眞理萬物不可役其志造化不可拘其體以吾喪我而形骸豈足爲累乎若子祀子輿子犁子來之四人了於眞空達於無爲不知生死存亡之變而四人入道而爲友所謂至人而已矣雖然形之曲僂跰䠠而

不足爲累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車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以臂爲雞彈以尻爲輪以神爲馬此言萬物皆備於我身我能了之則足以乘而遊於形骸之外而出入於生死之域豈止息而更駕乎所以與造化冥運也故曰豈更

駕哉
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
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
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
泣之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户與之
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
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
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
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

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得者時也所謂倐然而來是也失者順也所謂倐然而往是也來則不可禦往則不可止安於來而順於往憂喜豈能役我乎蓋心無所係而已矣故曰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雖然心無所係而眞空矣一有妄想則萬態交至而相惑故曰而不自解者物有以結之夫心者人之天而物者人之累我能固心絕累

則萬物豈能爲敵乎故曰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此至人忘己如此也

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夫有意於爲人則未必爲於人而適取化工之所惡由金有意爲鏌鋣而大冶所以惡之矣此不任其自然也惟至人與化同

體任其自然合萬物以爲一而未嘗分彼我之異所適而無不可也故曰今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故成然寐者所謂暫往也蘧然覺者所謂暫來也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相與於無相與者所謂合天人而不以人

助天也相爲於無相爲者所謂物物而不
物於物也登天遊霧者所謂乘虚御氣也
撓無極者所謂徧法界也此皆無我而能
然既無我則外生外生則不可知其極盡
矣故曰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斯三人可謂

通達而無礙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
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
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
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常人以死爲喪眞故悲哀而已矣至人以
死爲反眞故無悲哀而已矣無悲哀則編
曲鼓琴不足以怪也子貢何必問之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禮者忠信之薄而凡常之桎梏也常人拘
執而務相爲誇尚故得其薄而不得其厚
知其外而不知其意至人達觀而屈伸動
靜處其厚語默言笑知其意豈務屑屑而

拘執歟此子貢責孟子反子琴張之禮而宜乎二人反笑其不知禮意也故曰是惡知禮意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

遊方之外者所謂不入於形器也遊方之內者所謂入於形器也及仲尼之道至大而亦不可以形器拘流則行不以已而其言使中人之可行此所以有遊方內之言也遊方之內則比於拔俗潔身絕世無拘

之人則爲陋矣故曰丘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𤴯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亡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

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夫至人者與造化同功而冥運於天地之

間以生爲外物以死爲復真 生不求其始而死不知其終異物非我之所異而我非異物之所殊曠然兩忘而俱非我有內寓六骸而外象耳目周流無極而莫窮本始超然遊六虛之外而寂然處真空之內豈務拘執於禮法而駭凡常之聞見乎故曰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然而至人之如此者達乎性命之理而非有所係著也子貢不知而復問其何方之依宜乎仲尼答之以丘天之戮

民吾與汝共之也夫所謂天之戮民者安天之命而以禮自拘也夫安天之命則至命也以禮自拘則盡性也此仲尼之所以聖者歟

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道無不在而無有所拘儻適其理則生可自定由魚之在池則亦可以生何必泳海

而方生也故曰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然水者魚之所適也道者人之所係也魚適於水而能忘水則其性所以存存也人係於道而忘於道則其生所以生生也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聖人無我而與物齊諸安傒獨侔於天也方外之士介然拔俗而與物不耦所以獨

侔於天也獨侔於天則是人之君子矣若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者所謂人之君子歟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顔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巳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

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至人忘生死之極達聚散之常生不爲之樂而死不爲之悲故孟孫才之母死其哭

惡五　十一

無涕其心不慼其居喪不哀者盡於反眞之理而不慼不哀此所以得名於魯國也顏回徒見其外而未得其內故曰回一怪之仲尼能得其內而又見其外故曰盡之矣進於知者夫能盡反眞之理矣蓋能取

於道也故曰已有所簡矣能取於道則魄
然無已而吾非我有其生死先後化與不
化不知其所然與之俱往俱來此孟孫氏
能於夢寐之中而自覺仲尼所以稱已與
顏回不及矣故曰吾與汝其夢未始覺者
耶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
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
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有駭形者所謂人哭亦哭也無損心者所

謂不慼不哀也有旦宅者所謂以形爲旅
寄也無死情者所謂不徇適去也如此則
物非我異身非我有故曰庸詎知吾所謂
吾之乎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没於淵不
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爲鳥者必飛夢爲魚者必潛此理勢之
自然也故曰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
魚而没於淵夫夢之與覺生之與死混然
一致而皆爲眞空何足哀樂於其間也故

曰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造適者非勉力而眞爲也獻笑者非樂然後笑也笑者至也排者去也非眞爲則出於强故不及至而止矣故曰造適不及笑

非樂笑則亦出於强故不及去而自止矣故曰獻笑不及排孟孫才之哭泣何異造適獻笑乎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生人者安於暫往忘於已化適於高遠倖

於上天明于一致故曰安排而化去乃入於寥天一夫生死之變至大矣而達者了之而不以爲大當其生則爲時當其去則能順窮然無意於其間也然子反琴之歌曲與莊子鼓盆之意同孟孫才之哭泣與秦失三號之意同此皆至人之所爲非聖人不能知之矣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輭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川

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黄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黄帝之亡其知

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䪡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

不爲巧此所遊已
意而子者無意也許由者無爲也以無意
而對無爲其於道也爲得矣此莊子所以
託言二子之答問矣夫仁義者道之迹是
非者智之端渾而内㝠則皆不出於道散
而外著則未能免其累意而子言堯使其
服仁義言是非者所謂散道而外著也焉
能免累而止止歟此許由所以有黥劓之
言而又曰汝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然意而子雖云無意而由有心焉是以未

樂盡道之妙壺而止願遊其藩傍也故曰
願遊於其藩遊於其藩者則有時而止此
許由所以引其師而復諭之也夫𩐈萬物
而不爲義澤萬世而不爲仁者其道渾而
爲一也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者其出歸於
無極也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而不爲巧者
化而不涉爲之之迹也此皆無心之所致
無心者乘物以遊心而無所不至也故曰
此所遊已許由之師可謂大宗師莊子所
以託言於終也故意而子無莊據梁者皆

莊子製名而寓意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它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仲尼者無我也顏回者克己也以克己而

師無我則其進所以終至於無我此莊子所以言顔回始忘仁義次忘禮樂而終至於坐忘坐忘者無我而無所不忘而前所謂未始有回是也夫無我者天地萬物之所宗師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毋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毋

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至人者一委於命而無累於物故富貴貧賤生死之變窈然盡忘而不介於胷中此

子桑貧而以言其命也故曰命也夫夫莊子作大宗師之篇而始言其知天次言其知人而終言其委命者蓋明能知天則所謂窮理也能知人則所謂盡性也能委命則所謂至命也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此所

以爲大宗師也故終之以命焉此莊子之爲書篇篇之始終皆有次序也學者宜求其意焉

應帝王篇

天出德而入道入道而盡妙此物之所以同歸而宗師也物之所同歸則應可以爲帝王此莊子作應帝王之篇而次於大宗師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

乎
帝王之道在於無爲無爲則無迹無迹則
不可言此王倪所以不答齧缺之問也夫
齧缺者道不全之稱也王倪者王道之本
也以其知道之不全而不得不問以其得
道之端本而言不知不知者深知也然齧
缺遽悟王倪不知之意而爵躍大喜而退
以告蒲衣子蒲衣子遂與言其無爲之妙
也夫無爲者道之眞而莊子故於篇首而
言之

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虞氏均爲無爲然虞氏不及泰氏者非道之所以不同以其時變之異耳夫泰氏之世任其自然萬物齊譩而無彼我異同之辯故曰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不知而所以交孚自得而所以内直故曰其知情信其德甚眞好

惡俱泯而出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入於非人夫如此者時之然也虞氏之世治有使然物我自殊而有彼我異同之辯非仁不足以齊之故曰其由臧仁以要人亦得人矣得於人者好惡所以形而入於是非之域故曰而未始出於非人夫如此者亦時之然也故以道觀之則爲有不及以時言之則小有不同蒲衣子欲極言無爲之妙而所以以虞氏不及泰氏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
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仕於治
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
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碻乎能其事者而
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
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乎

惡五 十七

肩吾接輿所稱之意已解於逍遙篇日中
始者此亦莊子製名寓意也經常也常者
久也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故曰以己出

經式用也用者庸也寓諸庸而無不當故
曰式義度人如此則本末兼全而内外俱
治矣夫帝王之道無爲爲本而有爲爲末
無爲有爲均是至妙任之各以時也接輿
知本而不知末知無而不知有所以有聖

人治外乎之言也又引鳥鼠二蟲而明於
無爲夫鳥之飛鼠之穴者此自然也有矰
弋熏鑿之害而然後其飛高至于天而其
穴必在神丘之下此使然也自然者無爲
而使然者有爲有爲亦不出於飛穴之外

也接輿自言於本末而不識本末矣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
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
何問之不預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
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
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
感予之心爲
　天根者老子所謂是爲天地根是也無名
　者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是也爲天地
根又爲天地始此道之所以至妙也莊子

製二子之名而取其意夫無名必至於有名有名萬物之母也故曰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乘莽眇之鳥者言其輕舉而不更駕也出六極之外者言不入於形器也遊無何有之鄉者言人眞空之奧也處壙埌之野者言居無盡之外也此則無爲無心而天下自治矣故曰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此所以足爲帝王矣

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

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强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夫接輿者止知無爲也天根者止知有爲也知無爲者不得不諭以有爲故肩吾答接輿以出已式義之言也知有爲者不得不諭之以無爲此無名復答天根以遊心合氣之言也夫遊心者汎然自得而復於

至靜也故曰遊心於淡合氣者其息深深而歸於至虛也故曰合氣於漠虛靜無為而又能與物不逆而不背公此天下之所以自治也故曰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陽子居者亦莊子製名寓意也問明王之

道者是問帝王之道也夫明王之所爲功及天下而身不居贍足萬物而下不知處乎至妙而任乎無爲此所以爲明王之道也豈以跡明不勸而爲之歟此陽子居末爲知道道之本末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天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

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

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齋吾
無得而相焉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
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
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
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
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已失矣吾不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
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

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夫倖於天地同於造化者帝王之道也帝王之道出於無爲之際而運於心術之間其妙所以入無方之神而其徼所以出至虛之域冥諸内以忘其外潛其神以喪其形千變萬化而不可測矣若壷子之所變本于無爲而入於無方虛靜杳寂而忘外

喪形此神巫之不能相也夫鄭巫者所謂人知其神而不神也壺子者所謂人不知其神而入神也夫莊子言帝王之道而所以言及於神者以帝王之道入神則方盡於妙也故引壺子之事而明之言其如此

則方可爲帝王也

惡五　二十一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眹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無爲名尸者任其自然而名正也無爲謀府者寂然不動而無思也無爲事任者泯然無係而不役於物也無爲智主者藏其天眞而不用機心也體盡無窮者不求其終也而遊無朕者不顯其迹也盡其所受乎天者至命也而無見得者無得而無喪也亦虛而已者道至此而極於眞空也夫至虛而極於眞空者物來則應事至則辨所以勝物而物莫能傷矣故曰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

不傷夫帝王之道極妙之如此故於終篇而言之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夫無乎不在無有不至體之而不見其體用之而不見其用天下萬物由之而不能知之者道也道無方也無體也無爲也無

名也有方則有體有爲則有名名立則道之所以不全此莊子所以有南北中央帝之言也夫南北言其方也帝者況其體也相遇喻其爲也儵忽渾沌言其名也此寓言道散而不全也道既散而渾合者亦不

復完故曰七月而渾沌死夫渾沌者言其道合而一致得其妙者足以逍遥足以齊物足以養生足以經世足以死德足以爲宗師而㝠然無方無體也至于足以爲帝王則是道之所以散而有爲有名也有爲

有名則道豈復合而渾歟此所以終言渾沌之死也七日者七篇之數也此莊子盡道於內篇之七也夫內篇者皆性與天道聖人之事而非淺見得以知之矣然終之於帝王篇者以帝者聖之餘而王則外而已矣是以終之焉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六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七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七

宋　王　元　澤　傳

天道篇

夫天下之世俗外效曾史楊墨之所爲而內失其自然之正性正性失則不能無爲而安靜矣莊子因而作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眛然無不靜者矣

無爲爲之謂之天審諦不妄之謂帝大而化之之謂聖天與帝聖皆出於道而所以通達矣故天道無爲而行健萬物所以資始也故曰天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自然而彌綸民心所以悅懷也故曰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者知天也通於聖者入聖也知天則達於無爲入聖則任於自然如此則了於帝王之德而其所爲寂然而物莫足矣故曰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無爲也

無不靜矣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
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
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
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
寂漠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
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
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
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
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爲者萬物之本

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
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
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
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
顯而天下一也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聖人非有意於靜以其歸根而靜也歸根
而靜則靜之至故曰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夫靜之至則嗜慾忘而天機深外物安足
以動矣故曰萬物無足以鐃其心者故靜

也然而聖人之至靜愈於水之所靜也水靜則明見於毫末其平則大匠取法焉聖人之心靜則精神完復而洞徹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可逃吾照知也故曰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虛者所謂曠兮若谷也靜者所謂其息深深也恬淡者所謂希夷也寂漠者所謂晦默也無為者所謂自然也此皆真空妙有之至也雖天地道德不出於此數者矣帝聖所以處之而息焉故曰夫虛靜恬

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道德之至故帝
王聖人休焉夫帝聖既處此數者而休心
心休則虛虛則靜靜則無為無為則自得
矣然而虛則未嘗不實實則極天下之理
也故曰虛則實實者倫矣靜則亦未嘗不
動動則無一事之失也故曰靜則動動則
得矣無為則亦未嘗不為為則無有不當
也故曰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任事者責
矣則自得自得則悲哀不能入而形未嘗
衰也故曰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

處年壽長矣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
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
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
吾師乎吾師乎䪡萬物而不爲戾澤及萬世
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覆載天地刻
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
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
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
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

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靜則歸根而晦默寂然所以自得也故曰靜則與陰同化動則愈出而明白汎然所以無礙也故曰動則與陽同波此天樂之至也夫天樂者孔孟之所謂樂天也樂天則萬物不足以憂之而樂之至也故曰天樂也

天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

爲爲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付物自然則贍足萬物而不絶故曰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俾物使然則萬物相役而力不贍故曰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非帝王之道也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

不易之道也

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不得不無爲人不得不有爲無爲所以無心於天下而天下歸於役使也有爲所以有心於天下而天下從而役使也歸其役使者常逸從而役使者常勞此萬世不變之道也故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説也能雖窮海内不自爲也

天不産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

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敎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降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莊子之作此篇首言天帝聖人之道而次言虛靜恬淡之妙次又言天樂帝王之德所以極明無爲之妙理也夫無爲者必至於有爲有爲則有迹而已矣故繼言其兵軍賞罰禮樂喪哀之五事所以極言有爲之迹也然而又慮後之治天下者以治天下之道不出於此五者而用之以失其眞性遂稱五事爲德教禮樂喪哀之末也夫有末者必有本本則無爲之理也理不出性命之際而知其理而順之則五者自行

而已矣故曰此五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
動然後從之者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

其道者安取道

夫莊子之此篇深明自然之道所謂知於天而已至此而言君臣父子兄弟少長男女夫婦尊卑先後之序亦所謂知於人而已荀子言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周豈爲不知於人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

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刑有名刑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刑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刑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

於天下不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
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
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
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

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
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刑者物
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
貴賤親疏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
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疏所以稱號之

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其號矣因親疎貴賤而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既天地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刑名次之刑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此九變者古之人孰不從之矣至後世則不然仰而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如我何哉吾為吾之所為而已安取彼於見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刑

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乎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倶其間而出於偏見言道德者至於杳冥而不可考而原一世之有為者為不足以言刑名者守

物誦數龍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
其智爲之不贍也而魁然自以爲聖人者
此矣悲夫故曰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
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序安取其言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
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
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
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
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
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

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夫堯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哀婦人此雖爲惠而以心惠物也夫以心惠物則仁於一物而所惠不廣矣故舜曰而未大也豈若無心惠物乎故無心惠物則所惠者大而物安乎故舜又曰天德而出寧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先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

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
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
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
子亂人之性也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
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
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
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
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
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故也老子
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
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
恒服吾非以服有服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
遂進而問脩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而目
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

而上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
泰凡以爲不信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老子
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
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
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

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擽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眞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夫道無乎不在也雖天地之大由之而生蜩鷃之小由之而成故在於大則亦未嘗不小在於小而亦未嘗不大當在其大也

則不可知其極故曰於大不終當在其小則不見不足故曰於小不遺大不知其極小不見其不足萬物之用無不備也故曰萬物廣備然萬物之既備而無不涵容也故曰廣乎其無不容也容於萬物而其深無涯也故曰淵乎其不可測也道之如此而非至人孰能體用矣故至人之體道天下雖廣而不以累心也故曰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權謀用而不與之偕也故曰天下奮柄而不與之偕明物黨來

而不爲之役也故曰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辨是與非而不失性也故曰極物之眞能守其本至人如此而天地不足拘萬物不足累性命安全而汎然逍遥故曰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遠乎無爲

明乎自得抑乎仁義外乎禮樂眞君淵靜而不動也故曰退道德賔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

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

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夫道視之不見也聽之不聞也摶之不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情求妙而至妙神而至神惟聖人心得而知之矣聖人心得而知之也以道神妙深微而廣後世不能知之矣故載道之粗於其書書所以爲道

之粗迹也桓公不能心得於至道徒讀聖人之粗迹宜乎輪扁之所以譏也然輪扁雖譏於桓公至于已之所輪而其術雖爲得於心亦未爲無失而已矣夫破百年之木而操之以爲輪是使木失眞性也安若不斷於輪乎二者均爲有爲之累故莊子言於此篇終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八

悲七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八　　　　　　　　悪七

宋　王　元　澤　傳

天運篇

夫無爲者天之妙道也天道之止於無爲則其道所以不爲神惟能無爲而爲之然後道妙而神矣此莊子因作天運篇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

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巫咸祒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夫日月雲雨風氣皆天之用也天有其用而不用以為用則其用所以不息也惟聖人法而用之以宥於天下故功所以不虧而道所以曲全幽遠無不照知而民心推戴而存真也故曰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

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
之此謂上皇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
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爲不仁曰請問
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太宰曰蕩聞之無親
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
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
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夫南行者至於
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
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至仁者未及於大仁正於不親而已矣故曰至仁不親不親則親之視我豈有乎故曰使親忘我易親之忘我則我止曰無心於親矣豈爲無心於天下乎故兼忘天下難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耳我豈視之爲有而累心之亦可忘之而已矣故曰兼忘天下易然天下雖爲度外之一物而萬物待我而贍足矣故曰使天下兼忘我難此至

仁未爲兼忘也惟大仁任其自然而付之自爲所以兼忘而已矣兼忘則入於眞空矣

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夫萬物皆備於我而我能全之而不虧則至貴至富至願所以并之焉其道安有加

損矣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
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
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

以人徼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
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綸經一清
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
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
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吾又

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坑滿坑塗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

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昬而無聲
動於無方居無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
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
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
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
悅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
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
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五
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
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夫天下至妙之道當其渾也天人陰陽萬物纖悉無在焉及其散也天地設位陰陽殊氣物自爲物無不由之矣是以黄帝得之而所以全天樂故莊子所以寓言黄帝之張咸池也夫咸池者道渾之喻也奏之者道散之謂也道渾則所以有其體道散則所以有其用用則所以有爲而有爲而羣生遂則其樂豈有其聲歟宜乎焱氏爲之頌而言其聽之而不聞視之而不見也故視之而不見者言其無體也聽之而不

聞者言其無聲也此明有爲卒至於無爲
也夫無爲則復命而反眞故終曰愚故道
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孔子西遊於衛顔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爲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顔淵曰
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
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
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
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得夢
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

取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

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

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
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之食邪
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
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
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
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
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
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
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

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

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

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
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莊子之作篇中言黃帝之張樂次言孔子
之西遊是皆有爲之事也故孔子西遊而
師金以其道而比芻狗不及黃帝之事而
已故降一等而言之也然師金止知孔子
之道如無用之芻狗而不知無用乃有用
之妙也夫黃帝之事然爲有爲而是皆有
爲之至也故有爲之至則卒入於無爲故
繼言孔子問道於老聃也夫道集於虛而

虛者足容於道也虛則一而行無不通也故不虛則不集故曰內無主而不止不一則不通故曰外無正而不行夫集於內者必行於外外所謂由中而出也由中出者豈爲自外而受歟此聖人之所以固守也故

曰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夫行於外者因集於內所謂由外而入也由外入者豈爲不虛而集歟此聖人之所以必行也故曰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此老聃言入道致用之終始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
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
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
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
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
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
以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
湖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
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

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
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
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
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一

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
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
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
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
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

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人始有天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爲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

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精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然立不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有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

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有為者必有迹故莊子至此而寓言老聃謂孔子治人而以陳迹也然六經載道之

書書者爲道之粗由粗可以至於精精則無所爲而已此所以終孔子不與化爲人之言也夫不與化爲人者付之自化也付之自化則無所爲是以言之於篇終也故曰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之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八

老川朮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九

宋　王　元　澤　傳

刻意篇

夫虛靜寂寞之道廢則矯削僻異之行所以興此世俗之忘於無爲而滅天矣此莊子因而作刻意篇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

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夫山谷平世之士疆國避世養形之人皆為有我而已矣夫有我則有心有心則未免於所惑是以各蔽於一曲也故樂於山藪者往而不能返仕於朝廷者入而不能出恬於教誨者屈而不能伸眈於養形者存而不能忘是非真性之然也是矯削其意而使然也豈與聖人相同乎聖人則無我而已矣夫無我則無心無心則無所惑是以忘形而通達於萬事也故登假於至道而乃入於寥天一豈為刻意而高數鑿

物澤世而非由於外鑠豈爲行仁義而脩歟巍巍蕩蕩而在宥於天下豈爲立功名而治歟淵靜晦默而逍遙於自得之場豈爲處江湖而間暇氣柔真全而形未嘗衰豈爲務道引而壽歟存而不存也無而不無也莫知其終而至道自集皆無爲之至妙而惟聖人所以得之矣故曰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間不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

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
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
平易者所謂無滯礙也恬惔者所謂無思
慮也憂患不能入者所謂哀樂不能入也
邪氣不能襲者所謂喜怒不能感也如此

則自得而神王矣故曰其德全而神不虧
神不虧則以生死爲往來之暫矣故曰聖
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夫死生至大
而以之爲往來則禍福之微豈能累我乎
故曰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者所

謂德充而符合也迫而後動者所謂事至而應也不得已而後起者所謂不預謀也不以智行已不以故滅命守於自然之真理也故曰去知與故循天之理無天災者與天合德而天不災也無物累者與物齊諸而物莫役也無人非者出於非人之域而明不散也無鬼責者與鬼神同其吉凶而無不佑也此數者非聖人孰能與此矣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

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劒者

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也

聖人之心喜懼不入而自得故曰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守一有常而物莫足撓故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正錯無累而曠兮善應故曰無所於忤虛之至也外能役物而洞然清徹故曰不與物交淡之至也同乎大順而極於精粹故曰無所於逆粹之至也聖人之心若是也夫聖人之心精神之宅也惟聖人能養其神而不輕用如韜藏利器而不敢妄用也故曰夫有干越之劒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故聖人寶養精神之如此其通達無所不至而其

奥妙與天地同流造化萬物而視之不可見成於天而已矣故曰精神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利者所以和義者也衆人重之而已矣故曰衆人重利名者所以爲實之賔也廉士重之而已矣故曰廉士重名志者心之所之於遂大也賢士尚之而已矣故曰賢士

尚志精者純粹不雜之道也聖人貴之而
已矣故曰聖人貴精故利不及於名名不
及於志志不及於精此所以言之有序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
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純者不雜也素者質朴也素則至于純純
則至于粹粹則至于精精則至于神而已
矣故曰純素之道惟神是守能守而自得
與神無二矣故曰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
者道之妙本而歸於自然無爲矣故曰一

之精通合于天倫此言入神之序也

繕性篇

夫矯削僻異之行非出於人之天眞而生於世俗之僞心僞心用則正性所以失正性失而不悟其自失復欲以僞而完治矣

此莊子因而作繕性篇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

夫天之付人之性也本於靜而已矣靜則明明則無所不通世俗受天之性也以靜

而必動而靜不謂之善明而不顯則明不足燿衆是以外逐異學而求善其靜內務思慮而增益其明異學雖得而其靜反動思慮愈精而其明愈晦以其反動而治性以復其靜以其愈晦而役思以復其明此非該偏之士矣故曰謂之蒙蔽之民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也

恬者靜也智者動也靜出於恬則所謂善

於靜動出智則所謂善於動動必復於靜靜必至于動以恬而靜則萬物莫足鐃以智而動則萬物莫足止此聖人善於動靜而不逆其理如出於性而已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德者得也自得則和不欲出也故曰德和也道者道也可道則必有其理故曰道理也自得而能容則兼愛矣故曰德無不容仁也可道而順理則必當矣故曰道無不理義也義當則得中而物附矣故曰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者所謂樂由中出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者所謂禮自外作也禮樂者道德之緒餘聖人不專用而治天下也故曰禮樂偏行而天下亂矣此莊子不貴禮樂之言也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

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夫燧人伏羲可謂朴素之時也莊子以爲不及於混茫之初而謂其逮德下衰也神農黄帝可謂至平之世也莊子以爲不及於羲燧之時而亦謂德又下衰也唐虞之際可謂至治之朝也莊子以爲不及神黄

之世而亦謂德又下衰也故燧人羲農黄帝唐虞莊子皆不取之而所取者古之混茫之初也夫混茫之中人守其眞性事任其自然豈知有仁義禮樂之端高世出衆之行而刻意繕性而效之歟此莊子之所取而言之以疾世俗也與前篇論至德之世泰初無有之意同

隱故不自隱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

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夫士隱於山林也非欲自匿其身也非欲自閉其言也非欲自藏其智也出於不得已而已故曰時命大謬也是以當盛行而不加益所以抱一而恬寂也故曰當時命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當窮居而不加損所以深根而固蔕也故曰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如此則能全於形也故曰此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

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樂全者所謂樂天知命而性不虧也夫樂天者所以知天知命者所以至命知天則任其自然至命則物不能役如此則正性所以全也正性全則自得自得則志無不得矣故曰樂全之謂得得志得志者死生憂患富貴窮達皆不累於心而況軒冕之微乎故曰非軒冕之謂也

秋水篇

夫天下之世俗治性不以聖人之正道而

徒逐諸子之俗學俗學雖汗漫汎濫亦可觀安知無於根源矣此莊子因而作秋水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覩子之難

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
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
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
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

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
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
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
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

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夫聖人之道渾合而一致其深不可測而
其廣不可窮用之所以不竭而積之所以
不盈其餘潤可以濟天下其末流可用爲
國家無有不容無有不至此聖人之道也

悪八　十

及夫道散而不能興世世衰而不能興道
諸子汎起而浩然流蕩此莊子所以有河
伯欣然之言也夫河伯欣然者所以況諸
子喜其道之得行也諸子雖喜其道之盛
行安知有聖人之道在焉此莊子所以有

河伯東行而至於北海之言也然而聖人
之道天下莫不宗也萬物莫不由也沖而
未嘗盈用而未嘗知自古以固存而治亂
不變其所以過於諸子之道甚遠矣而聖
人未嘗自衒其廣深幽妙而獨居其多此
所以終始無窮也故曰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
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
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曰
以此自多者自以此形於天地而受氣於

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由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

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

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

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

夫用明而察秋毫則蔽於秋毫而見於丘山不盡也注目而觀丘山則蔽於丘山而見於秋毫不明也故曰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此皆見其所見而所見有不及視其所視而所視有所遺也豈若藏其明乎若是則萬物了然見之矣

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精者粗之細粗者精之迹由未離於形質也故曰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惟其無形則巧曆不能計惟其不可圍則至明不能度寂然深妙而心得之者則精粗兩忘

矣此北海若語道之極致也故曰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又曰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爲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

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

天下之俗惑諸子之道而有我者也有我則有彼我小大之辯而不能齊諧也莊子至此而託北海若之言而寓其齊諧之意

也夫天下之物同出於道而其不同者形質小大之殊也故天地大於丘山丘山大於毫末也以道達觀則均為物耳安知丘山不大於天地而毫末不大於丘山又何較其形質之小大而分彼我小大之辯乎

故曰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及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

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是故師

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則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舍吾終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

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

夫無所不通者知道也知道而不能外是

者達理也不能外是而又能應變者明於權也能應變而豈以物而爲累乎故形之所以常全也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故道所以爲理權之體而權所以爲理道之用不相須不能相濟也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

至德者所謂至人也至人與物無迕而物

莫能傷水火寒暑禽獸豈能加害歟故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然而至人者非必能使水火寒暑禽獸之不害已也蓋任之自然而不輕犯也故曰非謂其薄之也來則不避而去則不冒也故曰察乎安危待之以誠而安於生死也故曰寧於禍福與之俱出俱入而不逆理也故曰謹於去就

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

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
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
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
其眞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
子之使萬足獨柰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
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
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
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

哉蚿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何有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

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

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
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
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
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
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
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
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
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
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
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

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
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
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
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
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

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
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
觀乎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
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
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

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徃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

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徃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莊子曰徃

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
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
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食不食非醴泉

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
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莊子與惠
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
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

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作此篇夾世俗目異於物而中寓其齊諧之意及其篇終而復言其知魚之樂與齊物終於夢爲胡蝶之意同讀莊子者宜求莊子之意也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九 無埜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

惡九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十

宋　王　元　澤　傳

至樂篇

夫能去異學守正性忘己而與物齊諧者則生死富貴窮達壽夭不能介蔕於胷中怡然逍遥於天地之間矣此莊子因而作至樂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

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
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
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
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
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

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
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
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
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

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知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

夫萬物不足以憂者至樂也至樂者非由自外而入也非由感音而生也出於忘已無爲而天下不能知之也故曰天下有至

樂無有哉惟能忘己無爲則至樂自有有至樂則可以全身身全而豈爲無樂歟故曰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然而天下之世俗不知至樂之所出徒以富貴壽善衣食聲色之備爲其樂故得之則勞形喪生耽之而不誤失之則刻意傷生求之而不止是爲大惑而已矣安知至樂之其樂也內爲樂之其樂也外外乎此莊子所以有爲形亦愚亦外亦跡亦遠之言矣

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

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至樂生於無為無為則非有樂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出於難名難名則非為有譽也故曰至譽無譽然而無為者合於天地之道也天地無為而任物之生成安有勞

苦之困歟此其所以為樂之至也人能無為則亦為樂之至人安得於無為乎故曰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又曰人也孰得無為哉此莊子譏於世俗也

惡九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夫至人以生死爲往來故生不喜其成而死不哀其毀莊子妻死而箕踞鼓盆而不哭者蓋了於生死之常而至樂也與孟子反子琴張編曲鼓琴之意同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

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支離叔者言其形不正也滑介叔者言其心無智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其意夫形不正者能忘於形心無智者能忘於智忘形忘智則其於死生了然矣是以二子同遊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虛黃帝之所休而以觀變化之妙也夫觀變化者達

觀其生死之變也能達生死之變則外物安足累我乎雖芥生於滑介叔之左肘而亦不為之惡也故曰我又何惡若二子者可謂萬物不足以憂之而內能全於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夫生者一氣之暫聚死者一氣之暫散生

未必無爲而死未必有爲未必無爲者至樂所以鉄未必有爲者至樂所以全此莊子所以有髑髏不棄南面之樂之言也夫六骸者寓之於身也生則隨氣而暫聚死則隨氣而暫散聚散皆非我之所有我又

何自有而有我乎自有而有我則未能忘形也不能忘形則有爲也有爲而與物相靡刃則至樂安能內全歟此髑髏之不欲復爲於人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

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

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鯈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燧人神農黃帝堯舜之道非聖人不足與

言之齊侯中材之君也安足與言此道乎此顏回之齊而孔子所以有憂色也夫非聖人而與言聖人之道適使心之致惑也心惑則求之不止而傷生傷生則至于死而已至樂安得而全歟故曰惑則死安若順其材而語之以中庸之道乎如此則不惑而生全生全則樂亦從而全此孔子所以有以鳥養鳥之喻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

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至人者冥於生死之極而以生爲不生以死爲不死不生所以生不死所以存此列子所以見髑髏而有予與汝未嘗死未嘗生之言也夫未嘗生者能生生未嘗死者能化化故繼言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也

然萬物生成變化之無終其出入皆由於機也機者道之妙本而萬物安有名由乎故由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萬物出入皆由於機也其生成豈不爲樂乎此莊子言之於終也

達生篇

夫外形骸忘彼我全於無樂之至樂則其於性命之情盡之矣此莊子因而作達生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柰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

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
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
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夫生者時之暫來受之有涯也命者天之
所付也且然無間也知其暫來則所謂達

生之情也知其所付則所謂達命之情也
知其有涯而不以外物而傷之所謂不務
生之所無以爲也知其無間而不用智巧
而蹈悔所謂不務知之所無柰何也然
而生必有形形必得養裁其非類而養之

所謂養形必先之物也養形役物而無厭則物翕贍而形必喪故曰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矣夫形者生之所寓也非我所有也我謂有而不能自忘之所謂有生必先無離形也形既不忘而自有則形愈虧而生必喪故曰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惟能忘生而又能忘形則適來之謂時而適去必能順也故曰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可止夫莊子之書其篇有名養生者有名達生者養之者自內而達之者及外以其

自内而故以養生爲内篇以其及外而故
以達生爲外篇此周爲書之意也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
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
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事無窮生有涯以有涯而應無窮則力不
贍而命殆矣惟能棄事而任自然忘生而
處無爲則逍遥自得而神王矣故曰棄事
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形不勞者形所

以全也精不虧者精所以復也全則反於
眞復則歸於靜如此則與天無異也故曰
形全精復與天爲一與天爲一則物最之
也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爲物之父
母而能生成於物故曰合則成體散則成

始始者言其生而體者言其成生成萬物
而不勞形損精而與化之密移是謂至精
之精而歸於自然而然矣故曰形精不虧
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夫至人者虛心應物而無不通也故曰潛行不窒待物以誠而物莫傷也故曰蹈火不熱反以相天而心無累也故曰行乎萬

物之上而不慄然而至人如此者由精神之不虧也非智勇之用也故曰是純氣之所守也非智巧果敢之

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壹其性者不跂其本也養其氣者不出其和也合其德者守於自德也不跂其本則正正所以存不出其和則眞純所以全守於自得則過失所以忘如此則眞君虛靜而明於萬物之始故曰以通乎物之所造

至人若是而其道所以曲全而其妙所以不測萬物焉能撓役乎故曰夫若是者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

惡九 十

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

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猒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顏

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
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
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
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
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
惡九 十一
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
拙

夫承蜩操舟技之至末也由能用志而精之精之則乃幾於神也而況全生之道乎夫生者事之至大也人能用志而全之全之乃入於神也世俗不能用志而全之此莊子所以寓言仲尼之歎承蜩顏淵之美操舟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

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生必有形形必有體體所以分於內外也全生者均養其內外則內外兩全而生所以存也若專養其內而忘其外則外與

物迭而不免於累此單豹所以亡軀於虎若專養於外而忘其內則內必焚和而不免於累此張毅所以歿身於病也二子者皆不中於道而罹其害此田開之所以有牧羊之喻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

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
日齊藉汝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
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
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
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
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桓公田於澤
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
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為病數日不出齊
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
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

病之去也紀渻子爲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
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
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
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
走矣

紀渻子之養雞梓慶之爲鐻皆能全其天
眞而順其自然也夫天眞全則所以德全
而合於天故雞遂至於無敢應而鐻成而
疑於神也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為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
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
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
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
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
惡九 十四
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
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
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
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
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

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

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
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
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
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
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

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
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
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
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
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

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全生之道非至人不能知之矣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是養鳥以太牢九韶之具也安能使無驚懼之心歟此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篇以覺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而世俗者未可卒告之以全生之道故終於扁子之所歎而寓其所作之意也若莊子者可謂能盡其意者乎

山木篇

夫能達生之情而無爲無爲則歸於虛靜

寂寞而材材全材全則不斬手用矣此莊子

因而作山木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

瑟九　十六

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

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不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夫命者材之體材者命之用材所以殊小

大而用所以分有無聖人之材大材也材
大則材全而已矣材全而以無用爲用則
能全生此山木以不材而得終其天年也
世俗之材小材也材小則材缺而已矣材
缺而亦以無用爲用則反喪生此山舍之

鴈以不能鳴而見烹也夫鴈之不能鳴亦
似山木之不材也似之而未爲其全材是
以不免於患也故曰材與不材之間似之
而非之也故未免乎累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

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

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
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
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
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柰何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

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我
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
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
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

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

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夫材全則所以知命知命則所以不憂曾侯之材不全而不能知於命所以有憂色而已夫憂者生於物之所累也曾侯物於

國而其國所以爲之累此市南子引豐狐文豹皮爲之災而諭之也人欲使其國不能爲累者莫若無心於物而任其自然無意於民而任其自化汎然遊於自得之場而處於至虛之域則其材所以自全而其用歸於無用乃入於寥天而孰能爲乎故曰君自此遠矣又曰虛己以遊孰能害之此市南子語魯侯以深根固蔕無爲清淨之道也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鍾爲壇乎郭門

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
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
聞之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
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
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
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
夫道一而不可不變也變而復歸於眞也
生物而任其自生也成物而任其自成也
不加不損而與物無迕也無爲無[illegible]而莫
知其終也此皆至道之妙體而得之足以

全生矣此北宮奢所以寓之於爲鍾爲壇
之間也故曰而況有大塗者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
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
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
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
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後食不敢先
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
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
意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

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

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閒吾犯此數患親交益踈徒友

益散何與子桑雩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
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
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

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
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
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
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
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

愛益加進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眞泠禹
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
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
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
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
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
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
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
而王長其間雖羿逄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
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

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世不便未足以逞
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
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孔子窮於陳
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
歌焱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

宮角木聲與人聲犂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
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也
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
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
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

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禄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巳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

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
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
人晏然體逝而終矣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
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
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
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覩一
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
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眞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
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

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眞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形者天之委質也命之所累也惟其能忘形則足以忘物忘物則足以全命命全則足以全生惟其不能忘形則不能忘物不能忘物則不能全命不能全命則不能全生此莊周所有執彈鵲蟬螳蜋之言也夫

執彈彈鵲而忘栗林之禁此役於物而不能忘形也螳蜋搏蟬而忘異鵲之所利此利於得而不能全命也不能忘形而全命皆不免於憂患也安得生所以全歟此周之所以遽悟而不出門庭也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外忘其形也形忘則所以自得而所適安有不得歟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者此皆外忘其形而美惡從而兩忘也

豈爲不全性命之情歟此莊子所以言之於篇終也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十

共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積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十一　　積一

宋　王　元　澤　傳

田子方篇

夫眞人者全至樂達生理以不材爲材無用爲用而不失眞此魏無擇之師如此矣

莊子因而作田子之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

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眞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眞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眞土梗耳夫魏眞爲累耳

夫眞人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具體而任其無爲也故曰人貌而天虛靜而不失其

正也故曰虛緣而葆真湛然足以有容也故曰清而容物邪僻來干則示之以未始出吾宗而俾之自滅也故曰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此皆合於道之無名也無名安可强名乎此田子方所以言無擇何足以稱之世夫子方之師如此也萬物安足為累乎此文侯自嗟其所學之非道而魏國之為累也故曰吾所學者真土梗耳魏真為我累耳

温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
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
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往也蘄見我今
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
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

也必入而歎何也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
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
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
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
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

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
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真人者敦兮若朴也曠兮若谷也淵兮似
萬物之宗也不可以智度不可以言接此
溫伯雪子之如此而仲尼見而不能言也

夫仲尼見而不言者心得也心得何假於
言乎故曰亦不可以容聲矣

顏淵問於仲尼

夫田無擇之師與夫溫伯雪子其道所以
爲得矣由未及於仲尼故以顏回稱仲尼

之道而繼言之仲尼之道至妙矣其所得
得之於老聃故以孔子與老聃論道而次
之也故無擇之師不及温伯雪子温伯雪
子不及於孔子孔子又師於老聃故第差
一等而言之此莊子託數子之稱師而論
道以至于精也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
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
也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
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

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

仲尼者入於道也顔回者知於道也入於道者已至於真空此所以奔逸絶塵而不可以及也知於道者未達於真空此所以趨步馳騁而瞠若乎後也不可以及則獨爲於聖人瞠若其後則可以繼聖人此仲尼所以爲萬世師而顔回所以爲於亞聖也

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

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
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
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
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
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孔子待物以其誠故不言而信也接下以
其忠故不比而周也無爵而物最故無器
而民也無位而物歸故滔乎前而不知所
以然而已此夫子之所以聖者歟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

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眞宰之造物我所以受其成形而爲我矣受其成形而不可以修易待其終極而後止此未足以免於憂累也故聖人達觀而忘其形所以無我而已矣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汝議乎其將

夫物之初者無有也無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與物不耦矣老聃所以遊之宜乎孔子稱其形體如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夫離人者出於非人之域也立於獨者入

於天而一也此老聃所以神妙歟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爲之宗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生於陰陽陰陽分而道著然獨陰不可成而獨陽不可生必在交通而然後萬物生成矣故曰至陰肅肅

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
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夫天陽也地陰也肅
肅出乎天赫赫出乎地見陰陽交通之道
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
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能全於道者所以能全於命命全則爲樂
莫大焉此老聃所以有至美至樂之言也
夫道者天下之至美也命者萬事之至樂
也至美出於道而視之不見也至樂出於

命而聽之不聞也惟能入道則可全命惟
能有美則可以有樂二者非至人不能備
之矣故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
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
中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
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
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
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
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

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

天地萬物同出於道而得一也人能明得一之妙則無爲無爲則無我無我則形骸如遺土死生爲往來皆不能爲累於我矣豈得失利害可以介萬於心歟故曰夫天

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缺傳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

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百里奚爵祿不入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

入於心故是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
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
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
視之則解衣般礴羸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
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
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
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
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頿乘駁馬而偏朱蹄
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

大夫燮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斛不敢入於四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顔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

爲乎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
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夫魯國之多儒周邦之多臣及其所得則
乃一儒一丈夫矣故魯得一儒而哀公問
之國事則千轉萬變而不窮周得一丈夫
而文王授之邦政則四境諸侯無二心是

二人者得於心者充足而爲於外者有餘
所謂才全而德不形故莊子言於此篇矣
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
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

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
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
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
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
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
黄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
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至人者潛行而不窒所入而皆得放心於
天地之外而不入於形器之内忘於危險
而豈有憚慴歟此伯昏無人所以言其闚

青天潛黃泉揮斥八極而神氣不能變也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
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
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
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
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
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
曰古之眞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

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至人者以形骸爲寓寄以生死爲往來而況爵祿軒冕之外物乎此孫叔敖所以三

仕三去而無榮華憂色也夫爵禄軒冕物之來寄也其來不可卻其去不可止來去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吾以得失之非我也得失之非我則又何憂喜於其間故曰而無憂色而已矣此叔敖之能忘於外物孔子所以引古之真人而稱之也

知北遊篇

夫窈冥寂寞希夷微妙者至道之真體體固不可以情求不可以智窺惟以無知而爲得矣此莊子因而作知北遊之篇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

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

也其孰是耶黄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已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

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夫智者言其陽明也北者言其陰晦也能不用明明而自晦則入於至道之妙也故曰知北遊於玄水之上隱弅之丘適遭無爲謂焉故無爲者未免於有爲也未免於有爲則豈足以知道此所以不答知之所問也智以無爲之不答復之陽明而所以決其所問焉故曰反於白水之南澄狐闋之上而睹狂屈焉白水之南者言陽明也狐闋之上者言中心疑而不果也狂者言其有所取屈者言其有所伸亦未免於無爲

也未爲於無爲則亦不足以知於道此所以答智以予知之將告若之言也智以二子皆不知道也非聖人不可以明故復之帝宮而問黄帝焉黄帝者聖人也足以知其至道矣夫何思何慮者無心也何慮何服者無體也何從何道者無方也無心所以言至虛無體所以言真空無方所以言至妙至虛者道之所集也故曰則知道真空者道之所存也故曰則安道至妙者道之所在也故曰則得道此三者非聖人不

能以知之故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
不知也無爲狂屈者皆莊子製名而寓意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
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

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
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
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毫爲小待之成體
天下莫不沉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
得其序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

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知道者不言者不知故天地自道而生
而未嘗諭人以覆載之功四時隨道而行
而未嘗告人以寒暑之期萬物由道而出
未嘗語人以生成之理聖人者與天地合
其德與四時合其序曲通萬物之情而與
道冥會未嘗諄諄然以諭人矣故曰聖人
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
無爲者任其自然而無所爲也大聖不作
者付之自成而無所作也此至人聖人合

天地之不言也故曰觀於天地之謂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者使之無勞汝形也一汝視者使之不見可欲也無勞汝形則形全也不見

可欲則精復也形全精復則與天爲一矣
故曰天和將至攝汝知者使之無思無爲
也一汝度者使之不益不損也無思無爲
則反朴也不益不損則全純也反朴全純
則其神不虧矣故曰神將來舍德將爲汝
美者游於自得之場也道將爲汝居者處
於至虛之域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
其故所謂復歸於初也此皆入道之真理
故齧缺遽悟而心得之此所以聽言未卒
而睡寐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缺傳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

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

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巍

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醷物也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蓏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已

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
天弢墮其天袠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
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
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
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
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也

夫老聃神人也其妙所以無方而其深所
以不測與孔子之言道則自精而至于粗
自無而至于有故首言昭昭生於冥冥而
終言形之不形夫昭昭生於冥冥者所謂

天地生於混成也有天地然後有人倫有人倫然後有萬物而君臣帝王之道無有不備此道之生成如此也然而道不可辯也辯之不若不辯也故曰辯不若默道不可聞也聞之不若不聞也故曰聞不若塞不辯不聞則無爲無而心得矣故曰此之謂大得此老聃與孔子之言道而始終之序如此也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

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

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宫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静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

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

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道者萬物之所道也在體爲體在用爲用無名無迹而無乎不在故自有而觀則足以知其徼自無而觀則足以知其妙虛靜寥遠而無有終始此道之至妙之理也東郭子不知其然而問道之烏在所謂蔽於一曲也蔽於一曲則不能知道之深遠故莊子荅之以無所不在也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

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

夫道無所不在天地萬物由之而後成不

可以言不可以拘而已矣故聖人知之而不言得之而不拘此無窮荅泰清以不知也夫不知者深知也深知者得之於內也此無始所以有不知深矣弗知內矣之言也然泰清以無窮真不知道也故復問於無爲無爲者未免於有爲是以荅泰清以吾知道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也夫知之者知淺也知淺者得之於外也此無始所以有知之淺矣知之外矣之言也然無窮者無有其極也無始者無有其初

也此二子所以能知於道矣故泰清所以
邃悟而興於歎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
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
道不當名

道聽之而不聞也故曰道不可聞視之不
見也故曰不可見也搏之而不得也故曰不
可言可聞則非爲其道也故曰聞而非也
可見則亦非爲道也故曰見而非也可言
則又非爲道也故曰言而非也夫不可聞

不可見者無形之形也故曰知形形之不
形乎不可言者無名之名也故曰道不當
名此無始所以能明於道乎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
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
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内也以無内待問窮若
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内不知乎太初是以不
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
夫道至妙而不可問無形而不可言故曰
道無問問無應既無問而强問之是所問

有所終極矣故曰無問問之是問窮也旣
無應而强應之是所應得之於外矣故曰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無內則所知不深矣
終極則所見不廣矣如此則安能通達於
無盡之外而明了於太初之初逍遙於廣

莫之野放縱於無何有之鄉歟故曰以無
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
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崐崘不遊乎太虛此
無始所以復諭太淸以道不可言也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

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光曜者言其明智也無有者言其真空也

以明智而求真空則所以止知粗徼也故曰孰視其狀貌然而知粗而必至于精知徼而必至于妙故先曜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所謂至于精妙也至于精妙則自知其學不及矣故曰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夫真空之妙理蓋自無而得之矣非由學而後至也故曰及爲無有矣何從而至哉此莊子寓言至道之妙於二子矣

毋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

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

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邪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者終無已者亦乃

取於是者也

昔之昭然者與道冥會也故曰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者求則愈惑也故曰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者道之妙體也達於道之妙體則入於不生不死之域此仲尼所以未待冉求之對而言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鳌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

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外化而內不化者心得於道而體自冥合也內化而外不化者心務求道而體不順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者蓋能與物齊同而抱一不變也安化安不化者任其自化而無使化也安與之相靡者無心於物而不與之靡刃也必與之莫多者贍足衣被而不為有餘也狶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臺者此言道為聖人之域而無心足以游處也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至言者不言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者無
爲也故曰至爲無爲二者非入於至道則
安能去言去爲矣是以言之於終篇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積二

宋　王　元　澤　傳

庚桑楚篇

夫能達於至道之妙者則處無爲任自然不期於化而物自化此庚桑子之若是矣

莊子因而作庚桑楚之篇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爲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
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
釋

夫老子之道以真空為體以妙有為用非
至人孰能心得之庚桑子可謂至人而能
達真空妙有之趣也故曰偏得老聃之道
夫得於真空則至虛也達於妙有則至靜
也虛靜無為則與天地同其流陰陽同其
和不迕於物而所居皆化此畏壘所以大

穰也然而至人非求異於人而人所以自
異之此畏壘之民所謂自異於庚桑子也
爲而不恃功成不居見寵而驚聞譽而懼
此畏壘之民以豐穰由庚桑子之所致欲
以尸祝社稷而尊爭之楚所以聞而不懌
也

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
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
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
環堵之室而百姓倡狂不知所如往今以畏

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夫至人藏天真忘天機黜聰明棄智慮魄
然忘其所爲而任自然故曰尸居環堵之
室也然而至人所居如此也不與物接而
物亦不知其所然也故曰百姓猖狂不知
所如往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孽狐爲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

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中

穴阸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魚陰類也獸陽物也陰隱而陽顯此物理之自然也庚桑子之弟子言巨魚巨獸而告庚桑子所以明其隱顯之理也然隱者自隱顯者自顯各守其極則不致於累儻隱過其極則爲顯所制顯過其極則爲隱所拘此亦勢之自然也故庚桑子所以答以獸離山而罔罟制魚失水而螻蟻苦以

其失隱顯之異也豈若各守其極而退藏於深眇乎以此見至人能冥其極而所以全身也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

聞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
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
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
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

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
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
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
人皆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
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

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比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

乎然而其中律律乎猶有惡也
全汝形者所謂不虧其形也抱汝生者所謂善攝生者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者所謂無心於物也三者非至人不能具之矣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大耳目外也心智內也耳目閉於外則心

智蕩於內心智蕩於內則耳目用於外用於外者雖爲有得而心智從而難制也故曰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蕩於內者亦爲有得而耳目從而難閉也故曰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內外惑於所得而不能制其於道德難存矣故曰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此皆有我之累也惟至人無我而外遺於耳目內忘於心智入於真空自得之域而自古以固存此老子諭南榮趎以至人之道也

趎願聞衞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衞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翛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衞生之經已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

衞生者衞全其生也能衞全其生則生所

以常存故曰衛生之經也夫全生之道必先無搖汝精也故曰能抱一乎無搖其精則自得也故曰能勿失乎自得則能明禍福也故曰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明於禍福則不役於物也故曰能上乎不役於物則了達也故曰能已乎了達則忘彼而全形也故曰能舍諸人而求已乎形全則死生聚散不能為累於胷中所以復歸於嬰兒也故曰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嬰兒乎復歸於嬰兒則聲雖發而專氣致柔也故

曰兒子終日嘷而嗌不嗄和之至也手雖握而非爲有得也故曰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目雖視而非用其明也故曰終日視而目不瞚偏在外也足雖行而非有所逐也故曰行不知所之身雖止而非有所作也故曰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流此所謂全生之道也故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衞生之經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

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夫至人者與物爲一而不異於人食其所食而樂其所樂虛心善應而事莫能累無意於物而怪何能動何思何慮而豈有其謀無心無爲而非有於事往來無礙而自在圓通此至人全生常存之道也故曰是

衛生之經已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夫至人復歸於嬰兒則精全而神王也志
廣而氣充也精全神王則與天爲一志廣

氣充則其明自照故曰宇泰定者發乎天
光宇者精神志氣之所宅也至人之精神
志氣豈有移易乎故曰泰定也以其泰定
則自然明照所以謂之天光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内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其誠己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爲失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内者行

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先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兕然

全生之道學者不能學之也行者不能行之也辯者不能辯之也智者不能知之也

惟絶學忘行去辯喪智任於自然則得之也故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所不能知至矣不能知此而强欲求爲之則不惟傷生而自然之性命亦喪矣故

曰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夫全生之道必先虛心心虛則足以有容

矣有容則物來而不拒不虛則不能容於
物不能容於物則不能容於身不能容於
身則豈足以容他人乎故曰與物且者其
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夫不能容人則分
彼我也彼我分則人疏而不依而人自爲
人爾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此不能内虛其心也故心既不虛則志帥
妄行而戕害其性命所以愈於利器矣故
曰兵莫憯于志鏌鋣爲下志帥妄行而氣
亦從而亂則喜出於喜而毗陽怒出於怒

而眦陰其爲賊害尤甚矣安足以逃於形器之外乎故曰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然賊害其性命之甚者非爲陰陽之所致由心不虛而喜怒妄出也故曰非陰非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

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

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爲是舉
移是請嘗言移是以生爲本以知爲師因
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爲質使人以爲
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
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移是今之人也是

蜩與鷽鳩同於同也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
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生者從無而入有故曰出無本死者從有
而入無故曰入無無竅無本無竅則安有其
形乎故曰無見其形無見其形則自然而

出入也故曰是謂天門天門出於自然豈爲有形乎故曰天門者無有也故無有者道之真體而萬物莫不皆由之故曰萬物出乎無有無有豈以有而爲有乎此萬物必由而已矣故曰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道既無有而復能抱一於無有則此聖人之所以藏用而任其無爲也故曰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此莊子寓言道之至妙也

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

無親至信辟金

至禮無體故曰有不人至義無宜故曰不
物至智無知故曰不謀至仁無愛故曰無
親至信無質故曰辟金五者皆以無爲體
則合於大道之妙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
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
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
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
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

不爲也
徹志之勃則志一也解心之謬則心虛也去德之累則自得也達道之塞則不蔽也志一則貴富難役也顯嚴難威也利名難動也心虛則容動自安也色理自順也氣意自適也自得則惡欲不生也喜怒不出也哀樂不入也不蔽則去就必謹也取與必宜也知能必當也數者不能亂志謬心累德塞道則胷中所以正靜明虛而無爲而爲也故曰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

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則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 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爲爲之僞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 相反而實相順也

道者至妙而尊於德也故曰道者德之欽也生者以適來而得之明也故曰生者德之光也性者至靜而生之本也故曰性者生之質也性感物則必動也故曰性之動謂之爲爲本人爲則非得也故曰爲之僞謂之失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

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爲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爲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出於無爲矣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譽已者所謂使人忘我難是也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者所謂使天下兼忘我難是也至于神人則其道合於天其用利於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兼忘而已矣故曰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氣者靜之所宅也心者神之所潛也平氣之所適則必靜也故曰欲靜則平氣順心之所爲則必神也故曰欲神則順心之有爲也能平氣順心則動非妄動而俟其感而

後應也故曰欲當則緣於不得已夫感而後應豈有心於萬物乎非聖人孰能至於此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積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積三

宋　王　元　澤　傳

徐無鬼篇

夫能平心順氣以道爲務而忘於貧賤窮達則入於至人之域此徐無鬼之能若是矣莊子因而作徐無鬼之篇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欲掔

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有何勞於我
武侯超然不對少馬徐無鬼曰甞語君吾相
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
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
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
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
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
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悅而笑徐無鬼出女
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
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

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

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奥也善人之所寶也夫善人之所以寶於道則外所以忘其形內所以虛其心黜嗜慾忘好惡安於性命之情而所以寶全於道也不善之人則不然其於道也若存而若亡外所以不能全其形內所以不能虛其心充嗜慾專好惡決於性命之情而其於道也豈寶歟此魏武侯聞徐無鬼之言而超然不對也夫武

侯之性中材也不可卒告以至道而宜先
悅之以所好此無鬼所以有相狗馬之言
也然無鬼非能相於狗馬也故寓入道之
意於狗馬以狗之上質則若亡其一以天
下之馬則有成材所謂若亡其一者以形

全神王而能忘其身也所謂有成材者以
德宇泰定而不虧其本也能忘其身則無
爲不虧其本則無用無爲無用則所以能
入於道也此無鬼寓意之若是而武侯不
知其意而從悅其言也故曰大悅而笑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

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甞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

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

夫天地之於人均受之性命均付之分極

至于所養亦均也豈有閒於尊卑長幼乎故曰天地之養也一魏武不知所然而殫天下之物以養形不足則勞神而營之故神愈勞而不能王形愈養而不能全安若外六骸忘嗜慾遊心於逍遥之域則形神豈有不全乎

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

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胷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夫道者無爲之朴也兵者有爲之罷也聖人常無爲而民自化所謂兵者置而不用也武侯不能無爲而欲爲義偃兵以愛民

此無鬼所以答之以不可也夫聖人以百姓爲芻狗而不愛愛之而其民所以遂生也若以愛愛之則愛有不及而民斅心矣如此則適足害之也故曰愛民害民之始也以義爲外迹而不爲爲之而物之所以

順從也若以可爲而爲之則處有不當而物必不順矣如此則適足用兵也故曰爲義偃兵造兵之本也不能如此而必愛而必爲則治道安得而全矣故曰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内予適有瞀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

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爲天下
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天下小童
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
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
拜稽首稱天師而退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
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淩誶之
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
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
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

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潜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

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宫宫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絃於五音無當也

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其求鈃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

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大隗者況於大道也具茨之山者況於道體無爲而寂然豈有爲之聖可求歟此所以言七聖俱迷也惟能放心專氣復歸於嬰兒則然後心得而知之矣故曰牧馬童子又曰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也夫知大道之眞體則任於無爲而已矣此所以答黃帝爲天下則曰又奚事者

則無爲虛靜而放心於自得之場氣馬元所適而已故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夫氣馬無所適則外物不能爲累也故曰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此皆極於自然而天地萬物所以皆宗師此黃帝所以稱之爲天師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

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爲人潔

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

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
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上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
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
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
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南伯子綦隱

几而坐仰天而噓顔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
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
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
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
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
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
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仲尼之楚楚
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

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莊子之所言非得已而言之也非惠子不能知之惠子死則孰能知莊子之言矣此所以引匠石爲況而又曰吾無與言之矣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
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
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況
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夫
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
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
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子綦有八子陳
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
歅曰梱也爲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
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

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歅曰夫與國
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
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
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
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爲
牧而牂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
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
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爲事
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吾與之乘天地之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吾與之一委蛇而不

與之爲事所冝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
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
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
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
易於是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終身
食肉而終嚚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
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爲天
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夫民不難聚也
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
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

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覕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援受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

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大人者德之所以充實也德之充實則處上而不貴功成而不居贍足萬物而不知其所用衣被天下而無得而爲稱此大人之道若是矣故曰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

名不立此之謂大人夫爵謚者度外之物也名實者天下之虛罷也大人豈有心於四者乎此莊子所以有無立之言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神人者言乎其道也神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同憂萬物所以自歸矣非由好而致之也故曰神人惡衆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真人者言其性也真人不與萬物相親疎任於自得而守於純氣豈有逆於天下歟故曰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然真人不及於神人所以言之於次也

於蟻棄智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於蟻棄智者不知羶以悅慕也於魚得計者退藏深渺以活身也於羊棄意者無心使物來慕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

也繩其變也循

以目視目者以明而發不明也以耳聽耳者以聰而覺不聰也以心復心者以靜而鎮不靜也如此則其平所以直其變所以正也故曰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非

真人孰能與於此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夫真人者其性内直而不假於物也故任於自然而以待物也不以有爲而亂無爲也適來所以爲時也適去所以能順也來則必知其暫去也去則必知其暫來也了然明達而始終無累矣故曰古之真人不以

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

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恃源而往者也

至人者自知而不知人也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禍福吉凶不能爲之累矣大夫種者則不然知人而不自知也見彼而不自見也此憂禍足以爲之累此莊子所以有鵰目鶴脛之言也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

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

跋

水生於土而不離於土也影生於形而不離於形也物出造物而不離造物也故曰水之守土也審形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然而土無意於水而水所以親也形無意於影而影所以生也造物者無意於物而物所以成也三者皆無意於相須也世俗豈能似之歟故目則必期於明也耳則必期於聰也心則必期於殆也故必期

於明者是有意於明也必期於聰則是有意於聰也必期所殉則是有意於殉物也夫有意於聰明所殉則必致危殆之累也豈爲相須之道乎故曰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徐須三

十三

禍之長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爲己實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禍是也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

古之至人以多知爲召禍之本也雖智而未甞不喪智故禍之所以不能爲之累也天下之世俗不能喪智而矜其智此禍之所以滋蔓也故曰禍之長也兹萃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由大夫種始能成存越之功也故曰其反也緣功及其爲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由大夫種終不免亡軀之悲也故曰其果也待久此由智之所召也世俗不知而反以智爲身之至珍也何其蒙蔽之甚歟此莊子之所以悲也

故曰而人以爲已寳不亦悲乎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
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
大一者大道也大陰者妙用也大目者至
明也大均者常性也大方者常分也大信
者不言也大定者不動也大道無物不由
而無所不在也故曰通之妙用晦藏而無
有不用也故曰解之至明見其所不見而
不見其所見故曰視之常性受之各有極

而無不順也故曰緣之常分得之各有限
而無有不守也故曰體之不言則無有所
期而必至故曰稽之不動無有所易而固
執也故曰持之此七者極道之妙也非聖
人不能與於此

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
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
後知之莫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
崖

盡有天者極於自然之妙而無為也循有

照者緣於自明之理而反照也冥有極者晦於運行之徼而不動也始有彼者自泰初之初有之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識之而歸於不識也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者知之而歸於不知也其問之也不可

以有崖者虛而善應而無極也而不可以無崖者應物而不過其極也

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

頡滑有實者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也

古今不代者無古無今而未嘗更變也而不可以虧者不生不化而無不成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無智則無惑有智則有惑道不可問而問之是惑也不可應而應之是以惑解惑也

能無智則不惑也故曰復於不惑復於不惑則無問無應而反於自得也故曰是尚大不惑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三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積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積四

宋　王　元　澤　傳

則陽篇

夫不能守正性冥至極惑於儻來之物而求進之不止此則陽之所以若是矣此莊子因而作則陽篇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爲者邪曰冬則擉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因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積四

夫至人者安於性命之情而遠於利害之塗見寵而驚聞譽而懼豈有心於富貴利祿乎則陽不能若是而枉已以求進是以

王果言公閲休之所爲而抑之也夫冬則獨鼈于江者所以順其天養也夏則休乎山樊者所以全其天樂也天養順則可欲不能亂天樂全則萬物莫能憂豈以寵貴而累心歟此公閲休所爲如此矣所謂入於至人之域也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禄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娱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

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聖人窮理而盡性樂天而知命其窮也故心於自得之場而食於不貸之田能使家人內樂而忘貧也其達也處於無敵之貴而據於利勢之崇能使王公志已而失高也與物齊諧而其樂所以全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與人無間而其真所以存故曰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不言而使人之守純故曰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無我而使人之自化故曰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叙明分守而不失其所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間暇其形而均施其仁惠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聖人爲心之若是所以入於寥天也故曰其於人心者若

是其遠也惟公閱休能之故曰待公閱休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

聖人達綢繆者所謂玄通徼妙也周盡一體者該徧萬物而與齊也而不知其然性也者不以情求合於妙本也復命者歸於靜也搖作者至于動也以天爲師者宗於自然也人則從而命之者所謂非常之名也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

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爲事也若之何

聖人豈有心於愛人歟能以不愛愛之而其愛所以該徧也愛該徧則物所以偁道其名所以興起也故曰聖人之愛人也人

與之名人與之名則安有聞而不相告諭乎不相告諭則不知聖人之愛如此也故曰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然而聖人釐物而不爲仁澤物而不爲義其愛未甞有愛之之迹而物所以自遂其愛在於無有有無之間而莫窮其終矣故曰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爲之

傳之從師而不冐得其隨成爲之司其名之
名嬴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容
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夫聖人不知其自然故曰未始有天不爲
其使然故曰未始有人不求其始故曰未
始有始能忘於物故曰未始有物與世推
移而未嘗更守故曰與世偕行而不替所
適皆至而未嘗不通故曰所行之備而不
洫不求合於物而物自以來合故曰其合
之也若何此皆非聖不能如此矣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剌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明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

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
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吷也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
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爲
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
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
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
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
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

丘爲必使楚王之召巳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聖人體道以無爲虛中而應物故信出於不信而怒出於不怒天下不足以爲累萬事不足以攖心克伐戰鬬豈行歟任之自得而巳矣魏罃不能知於道有爲於一時以信信人而人不能交信此田侯牟所以背約也夫田侯之背約由其信出於信也

瑩不自知而復怒是怒出於怒而人不震懾也瑩既如此而犀首復欲請甲以攻之是以國爲累而克伐戰鬬得行焉萬物從而弗亂矣宜乎華子使之求道也天能求道則知於道知於道則然後入於道入於道則必任於無爲任於無爲則天下之大猶喪矣而況一國之小而豈能累我乎此惠子所以有蝸角之喻乎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

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内熱溲膏是也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

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

夫帥而不敢不正者政賤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政以民爲本民以政爲基爲政不可畧而治民不可輕此長梧封人所以有勿鹵莽滅裂之言也夫爲政治民則必有其道也耕田蒔苗則亦有其道也同出於道而所爲小異此封人所以以耕耘而諭子牢也豈惟爲政治民同耕耘至於治形理心則亦同之而已夫能治其形者所以全

其形也能理其心者所以虛其心也形全則神所以王心虛則氣所以柔如此則性命之本固存矣天下之世俗則不然逃其自然之質去其至真之性決性命之情亡所王之神役於外物而有爲也何異鹵莽滅裂歟此心形之所以不全也故曰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

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難責而可乎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夫至德之世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不尚賢

不貴難得之貨故不尚賢則愚智不別而爵位不分不貴難得之貨則捐金於山藏珠於淵天下不知榮辱貴富也及至後世道散而德失尊尚者莫非賢而所貴者莫非貨天下知榮辱貴富而失性亡命以交爭此栢矩見齊之刑人而所以哭也故曰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

此莊子寓意於栢矩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

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

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
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方物出於機入於機機者道之妙本而衆
妙之門覩之不見而已矣故曰萬物有乎
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少知問於太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太公調
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
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
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
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

合幷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中由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

夫太公調之論道所謂自粗而至于精也故先言同異之合散山河之積合大人之合幷內外之出入四時之殊氣五官之異職文武之各異萬物之殊生然後至于無爲而無不爲豈不謂之自粗而至精歟夫

大人幷合而爲公者以其混一風俗而無私也混一之道自外而格於人人知所向而不拘矣故曰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所向之道自內之所知能守其正而不違矣故曰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出於自

然而非天所與也故曰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任之以公而非君可私也故曰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足昭武足畏非大人使之若是也故曰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生成而理不同非由道之

所私也故曰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
名者天地之始也天地之始則無有無有
豈得有爲乎故曰無名故無爲者非不爲
也爲而不見其爲也故曰無爲而無不爲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
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
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
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太公調
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
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

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人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

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或使則實莫爲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

天地陰陽由道而生也道先天地陰陽而豈天地陰陽可擬乎故以天地比於道則天地乃形之所大爾以陰陽比於道則陰陽乃氣之所大爾道出於氣形之外而無私於萬物其大可以物擬歟故因其所大而强名爲道也故曰因其大號而讀之則可也

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道體深妙動而愈出故曰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妙用贍足綿綿若存故曰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則未嘗有極無止則未嘗有息同萬物生成之理也故曰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此莊子言道之序也

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視之不見故曰道不可有生成不測故曰

有不可無道者萬物之所道以其可道而名道也故曰道之爲名所假而行道體至妙言默不足以盡之也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之不言不默而心得之然後達其妙本也故曰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積五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積五

宋　王　元　澤　傳

外物篇

夫大道散而萬事起萬事起而禍福榮辱之端交來而不可議其必然矣此莊子因而作外物篇

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愛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夫禍福榮辱之來皆所以各緣其類也故爲善者必致福爲惡者必蒙禍此理勢之必然也然而龍逢比干正直也卒所以見誅戮之禍伍員萇弘忠誠也反所以蒙流

死之辱孝巳曾參奉親也固難免悲憂之累惡來桀紂暴虐也復得其壽祿之榮豈理勢之必然歟故曰外物不可必也世俗不知外物之不可必曲求妄想而焚和此生之所以不全也惟至人知其不可必故虛心而忘巳是以禍福不能及榮辱不能加哀樂不能入儻然自得而生之所以全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

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夫不足者依於有餘有餘者周于不足此亦理勢之必然也莊周貧而貸粟於監河侯其貸所以必得也河侯語以歲終得金

而方貧見所貸不爲必得矣外物因可必
歟此莊子所以有鮒魚之喻矣
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
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
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
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
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已北莫
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
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
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

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夫揭竿為餌此世俗之所以期得鮒鯢也而任公子為之則得大魚刪詩立禮此先王之所以期化天下也而儒生行之則以發冢此亦不可必然也天下之萬事其來

安可逆度與非達觀者不可與於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
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
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
患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爲驁終
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
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
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夫仲尼之行已可謂能行其巳也以仁聖
之至大而不居以形骸之暫聚而無我豈
有矜飾智巧於内外乎可謂天之君子矣

老萊子尚語之以去汝躬矜與汝容智而
然後爲君子是仲尼由有矜容而未得爲
於君子歟此老萊之言不必也然而聖人
以仁義足以澤世而整物故舉明其道於
天下豈期後世姦人竊取而爲患乎此亦

不可必然也故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

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夫神龜之夢宋元君也以爲必脫漁者之捕也豈期元君反刳腸而鑽占歟故夢之不如不夢矣是亦不可必而已龜爲神智而神智有時不可用之也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

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小知知之也大知不知也知之則知有所不及不知則無所不知矣衆人之知之也其知有所不及矣聖人之知不知也其知無所不知矣然無所知者蓋能去於小知也故曰去小知而大知明夫善者可欲也有可欲則善所以明也無可欲則善所以善也故曰去善而自善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

夫言期於有用則其終所以不用也言期於無用則其終所以為用也有用用之不神也無用用之至妙也惠子以莊子之言

為無用是不知無用之用也故莊子言墊
地以諭之以明無用不可必其無用也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
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
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

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徹為明耳徹為聰
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
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
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
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閬

至人者其道圓通而與化為一其性融明
而與世推移未嘗有凝滯之累也故曰
至人不留行焉夫至人之不留行者蓋能
趨時應物而不逆也故曰乃遊於留而不
僻與人無迕而能忘失也故曰順人而不

失已正人之性而非由習也故曰彼教不
學承人之意而能忘彼也故曰承意不彼
目元蔽而見其所不見也故曰目徹為明
耳無塞而聞其所不聞也故曰耳徹為聰
鼻無壅而嗅其所不嗅也故曰鼻徹為顫

口無爽而味其所無味也故曰口徹爲甘心無窒而知其所不知也故曰心徹爲知知不惑而所以自得也故曰知徹爲德夫內外交通而無壅蔽之累此其所以自得也所以言德於終矣此至人若是而已矣

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乎

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眥媙可以休老
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
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處於至虛之地而潛於
至妙之神無為而不可係著矣故曰心有
天遊一有係著則六根交亂而役物矣故
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
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
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

子未嘗過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且爲臣助上而可以利人者之謂賢上可以君於國下可以子於民者謂君子性下達而不可及於君子者謂小人神則不與聖同憂聖則不與賢同道君子與小人不

同德故聖人起而應於變則神人固不問之矣賢人仕而濟於世聖人亦不問之矣君子出而方有爲則賢人亦不問之矣小人苟合於一時則君子亦不問之矣夫騃者動也聖賢君子之所爲所以豫順而也

天下世國焉有不從歟能各冥其極而不問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之道惟晦默然後心得矣心得則足以與言之此莊子欲得斯人而與言其道也故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以此見莊子亦欲無言而言之非得已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積六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積六

宋　王　元　澤　傳

寓言篇

夫天下之世俗惑於異學而不知聖人之大道必假言辭而諭之矣此莊子因而作寓言篇

寓言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

於已爲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爲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此聖賢本於不言也然而必言必辯者出於非得已而已故莊子之所言亦出不得已將以祛天下之惑而反性命之正也然莊子之爲言不一矣故有寓言有重言有卮

言寓言者極明大道之真空以世俗必爲迂怪也故託爲他人所說以言之致其十信其九也故曰寓言十九又曰藉外論之重言者論述前古之正道使世俗樂聞不猒也故推爲耆艾之言以重之致其十信其七也故曰重言十七又曰所以已言也卮言者不爲一定之辭而愈新如卮器傾仰之不一以世俗難知妙本也故和以自然之分矣故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此三者周之所以用而爲書也以三者而訊周

之所言則然後得周所言之意矣
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
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甞不言終身不言未
甞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
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
然不然於不然惡乎可可於可惡乎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
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萬
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
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夫物我所以同根也我不言則萬物與我爲一也故曰不言則齊既齊而言則物我所以復分也故曰齊與言不齊不齊而上言則復齊矣故曰無言不言而自齊則物我自然均等也故曰是謂天均自然均等則守於自然之分矣故曰天均者天倪也此巵言不一如此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莊子曰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
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
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
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夫聖人入道之妙與化爲一時之所變與
偕行也安有凝滯之累歟此莊子所以言
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也夫與時偕行
惟變所適者有向往來今之殊也故向之
所爲者是則今之所以爲非也今之所爲

者是則乃向時所以爲非也蓋才全而能至於命所以圓通如此也惠子不知聖人之如此而以爲聖人勤志服膺而後知此莊子所以有受才復虛之言也夫才者性命之本也虛者精神之宅也聖人能達性命之本全精神之宅虛心待物而物來則鳴未嘗有言而言必當理譬由同律氣入則鳴氣息則止使天下心服而自定也故曰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又曰使人乃以心服而定天下之所定此聖人所化如此矣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君子非有意於仕然而有時而仕者以其爲親也爲親而仕禄雖薄而及於親其心所以至樂也此曾子初仕而雖三釜之薄而及於親其心所以甞樂也仕非爲親而禄雖厚而不及親其心所以不樂也此曾

子後仕而雖三千鍾之厚而不及親其心
所以嘗悲也夫曾子之心一也其仕同也
然有悲樂之不同者係其親之存亡也故
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夫曾子以親爲意
而豈以儻來之物累心歟親亡祿厚則不
悅此仲尼所以有蚊虻過前之喻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
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
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爲死也勸公以

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夫聖人之道奥妙真空而不可以卒知惟在久而方得矣此顏成子游聞子綦之言而至乎九年而方妙也夫一年而野者拙其銳而反朴也二年而從者同其塵而不

迮於俗也三年而通者隨時安變而不蔽
惑也四年而物者與物齊諧而無彼我也
五年而來者所適皆至而自得也六年而
鬼入者達乎幽奧而神與冥會也七年而
天成者任於自然而無所虧也八年而不
知生不知死者了於不生不死之趣也九

年而大妙者盡於真空妙有之至也夫入
道而未至于大妙未足以爲心得也顏成
子游九年而然後至大妙亦可謂之心得
矣然而與聖人有聞者聖人生而知之矣

安侯積而後得乎此聖人之所以聖也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
今也止何也影曰搜搜也奚稍問也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蜕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
待邪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來則我與之來
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
陽者又何以有問乎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
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

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户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閒是以不敢今閒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夫影者形之所生也形者己之所具也影雖形之所生而無待必形形雖己之所具

而無藉於已故影之所待者待於火日而形之所藉者藉於樸素火日明則影所以聚樸素全則形所以有罔兩問影與夫老子教陽子之言也夫罔兩者幽陰之物也陽子者陽明之人也處幽陰者不可間其影居陽明者不可飾其形故宜兩忘而已矣兩忘則所謂能冥其極也故莊子言於寓言之篇終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積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積七

宋　王　元　澤　傳

讓王篇

夫帝王者道外之虛稱天下者度外之一物至人達觀而無心於二者矣此莊子因作讓王篇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

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夫堯舜者聖人之有爲也有爲卒至於無爲無爲之至則神妙矣此所以皆讓天下也故堯讓天下於子州支父而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而又讓於善卷與石戶之農數子者至人也皆能外形骸忘生死以身爲患以寵爲辱豈以天下累心歟是以皆辭而不受也故子州支父則以天下至重

而我適有病而不能治之也予州支伯則以天下大器而我亦有病而不能治之也善卷則以衣皮衣葛出作入息足以逍遥於天地之間而不能治於天下也石戶之農則以舜使我代勞苦而我亦不能治於天下也數子者皆飾辭以拒而豈有意於天下乎視天下如遺土壤也是以善卷則入山而不返石戶則游海而不還所以全逍遥之妙趣此莊子所以取之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

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

大王之去邠所以謹於去就也夫天之生人也均與之性同付之命豈使以外物而傷其性命之情歟大王能知天之所付與而不敢攻狄而決人之性命是以委國而去之矣此大王知天之所為也故天之所為者與天為一也與天為一則物之所以最是以邠人相從而歸也故曰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

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爲君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

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慼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夫國土者虛器也蔽者不知而傷生以爭之此越之所以三世而弒君也惟達者知之而無心於君國此王子搜所以逃於丹穴而全生也然王子搜雖逃而越人固立以爲君所謂迫而後起也迫而後起則非得已此搜所以仰天而呼歎也若王子搜

者亦可謂之至人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顏闔者可謂通達而無疵者也處貧賤不以爲惡視富貴不以爲好當魯君之致幣

則嚚然不顧而詐使者以其謬誤矣豈以
物之儻來而爲悅乎此莊子之所以取之
也故曰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
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
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
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道之眞以治身者以身爲入道之本也身
入於道則推其餘可以爲國家崇其末可
以治天下故曰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
以治天下然爲國家治天下者必成功功

非爲道之真也故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
事也故功者興事造業之謂也興事造業
則役形而用神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
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
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
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
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子列子窮
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
寇蓋有道之士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

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

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

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毁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

禄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
禄而使者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
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夫生者性命之本也物者養生之具也生
爲重物爲輕達者全其所重而忘所輕其
生所以生生也世俗忘其所重而殉所輕
其生所以不存也此莊子所以有隨珠彈
雀之喻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
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
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
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
輿馬之飾憲不忍爲也曾子居衛縕袍無表
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
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
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好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所好所惡皆生於有心惟能無心則好惡所以忘好惡忘則處富貴不知其富貴居貧賤不知其貧賤汎然自得於胸中所以逍遙於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者可謂無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腫噲而衣冠皆決壞二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弦而歌而忘形自得

矣豈務徇物而傷生歟此所以異於世俗矣故曰致道者忘心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道者是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中山公子牟謂瞻

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
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
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
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
有其意矣

夫外冥其極者內所以自足自足則所以
不憂矣顏回者可謂能冥其極也有六十
畝之田不願仕所以鼓琴而自娛也夫不

仕者自足也自娛者不憂也不憂所以爲至樂至樂全則自得而已矣是以孔子稱之而以爲是丘之得也是丘之得者聖人之所以深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羮不糝

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

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聖人能全其天樂也天樂全則萬物不足以憂之此孔子窮於陳蔡而弦歌不息也子路子貢者不知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以爲君子之無恥此孔子不得不語之以窮通之理也夫窮者非窮於道也通者非

達於時也以不能知道則謂之窮能通於道則謂之通聖人於道不窮而曲通所不遇者時而已豈若細人而自窮於道乎此聖人自得如此而不改其樂也樂不改則利害榮辱不能汩于中任其所變而已矣

此子貢遽悟而所以有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之言又曰道德於此則窮通爲寒暑風雨之序矣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

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爲政樂與治爲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

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爲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爲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夫湯放桀武王伐紂所以應天而順人也

應天者可謂知於天順人者可謂知於人能知天人之所爲則此湯武之所以聖也故瞀光卞隨伯夷叔齊者不知湯武之所爲而共非之又不忍聞其事而自投於洪流餓死於首陽可謂不該不徧之士也夫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仁義者道德之著而殘賊之則大道所以愈廢也大道廢則天下性命之情不正矣此湯武所以必伐而反性命之正也數子者不違於妙理而徒蔽於分寸豈得謂之該徧之士

矣夫莊子之作此篇所以叙至人之所爲而明無心之妙道其爲言各有其序矣夫中天下而帝者人之所樂也故首言堯舜不以天下爲意而相讓君一國亦人之所樂也次言大王子搜不以邠越累心而逃

去貧賤者人之所惡也故言顔闔列子原憲曾子顔回不以貧賤爲意而務去及其終則言孔子之窮於陳蔡湯武之除於桀紂所以明無心之道也夫孔子之在陳蔡豈有心於憂患乎故弦歌不絶而自適也

湯武之除桀紂豈有心於得天下乎故去其殘賊而反正也莊子能知古人之意而言之所以覺天下之蔽俗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七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積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積八

宋　王元澤　傳

盜跖篇

夫達生之暫聚不役富貴利祿而自適其天性此盜跖如此而已矣莊子因而作盜跖篇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爲盜跖爲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爲先生羞之丘請爲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爲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爲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爲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爲馭子貢爲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倖於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
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
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

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爲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爲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戸之邑尊將軍爲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

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
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
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
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
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
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
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
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
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

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
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
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
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
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
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
天下何故不謂子爲盜丘而乃謂我爲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
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

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
成葅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
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葅此
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
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
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
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
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

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

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爲天下笑自上觀

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

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僞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

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夫大城衆邑崇位厚祿皆物之所以儻來

也物之儻來則累於形累於形則傷於生豈以有涯之生而役於儻來之物乎如此則性命之正不存矣況人生於天地之閒其壽難及於百年而百年之中疾病憂患則過半矣其所以安閑而自適者幾稀豈務役物而傷生乎此跖之所以不樂爲諸侯而所以自適其性也故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閒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此莊子託跖而爲言其篇屬於寓言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爲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不可一日不爲乎滿茍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爲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爲匹夫今爲宰相曰子行如

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爲天子未必貴也窮爲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爲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爲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爲首不成者爲尾子張曰子不爲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滿苟得曰堯殺

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
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
序乎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
乎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
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
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
乃至於棄其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則一也故
曰無爲小人反殉而天無爲君子從天之理
若枉若直相爲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
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

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爲無赴而富無殉
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
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
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

以爲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
也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
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
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
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

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爲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爲夫絶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爲其所爲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惨怛之、猒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爲爲而不知所以爲是以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羙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

爲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爲明察因人之德以爲譬食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爲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爲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

反以爲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爲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羨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絶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爲福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

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冨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内則疑刼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内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絶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滿苟得者以苟得外物而充滿其欲也無足者以役於外物而未嘗自足也此莊子製二子之名而寓意夫子張賢人也以仁義之道足以治身足以立名豈必苟求外物而傷生此子張所以挫苟得之銳也然

苟得者惑於所得而易性非顧仁義之道不立歟此所以終不從子張之言也知和者製名也以中和之道足以治心足以行己豈必役於貨財權勢而傷生此知和所以窒無足之欲也然無足者惑於不足而

動心非顧中和之道不存歟此所以終不信知和之言也此莊子託二子之惑而以譏世俗之失性也故終於不亦惑乎之言也亦所以爲寓言

説劒篇

夫天下國家者聖人之利器而其用必在於善藏而其權不可示人矣此莊子因而作説劒篇

昔趙文王喜劒劒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

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
曰孰能説王之意止劒士者賜之千金左右
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
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
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

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
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
説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説大王下當太子
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

劒士也莊子曰諸周善爲劒太子曰然吾王
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
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
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
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

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
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
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
矣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

之以發先之以至頗得試之
夫退處幽察而操至權以獨運斡萬化於
不測力旋天地而世莫覩其健威服海內
而人不名以武者此聖人之所以能用利
器也豈暴露神靈而使衆得而議之哉是
以莊子說劒而言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
之以發先之以至也夫示之以虛者所謂
退處幽察也開之以利者所謂斡於萬化
也後之以發者所謂力旋天地也先之以
至者所謂威服海內也故處幽察則百姓

日用而不知斡萬化則萬物贍足而衣被
旋天地則與造化冥運而生成服海內則
以神道設教而無方此所寓為天下國家
之道於說劍而趙文不悟其言也復使莊
周就舍待命而試為劍何其蒙蔽之過乎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
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四夷裹以四
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
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

下絶地紀此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勝士爲鐔以豪桀士爲夾此劒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

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絶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天子之劍者所謂天下之利器也諸侯之劍者所謂國家之利器也庶人之劍者所謂有爲之器也天下之利器不可以强爲

爲者所以敗之矣惟能無爲而藏用則天下所以自化也故曰天下服國家之利器不可以妄執執者所以失之矣亦能無爲而藏用則四境所以自治也故四封之内無不賓服有爲之器不可以妄動動者所以悔生矣不能戢戈偃武而樂用則國事所以自廢也故曰無所用於國事此三劒者莊子所以言帝王諸侯無爲有爲之道也趙文遽悟周之所言而致敬於莊子故命宰人上食而王親環繞以盡禮可謂幾

於不慼也然推莊子作此篇之意則非為趙文而言之也故屬於寓言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八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積九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積九

宋　王　元　澤　傳

漁父篇

夫能忘憂保真脫於世俗之拘係而樂於江海之游者此惟林漁父若是矣莊子因而作漁父篇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

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

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
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
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
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
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
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
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
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

亂莫大馬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賊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躬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狼人同於已

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
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
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

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
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
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

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夫造物者之造物均受其命而各付其分矣惟人一受成形而不變以待盡故憂患從而以爲累此漁父所以有四憂八疵四患之言也夫有心者必有我有我則外不能寘其極也外不能寘其極則衣食之不足爵禄之不持貢職之不美財用之匱乏皆所爲憂而已矣憂既生而務役其物以

解憂故總佞諂諛讒賊險慝之疵亦從而生矣入疵生則貪叨矜狠又從而繼生是皆有心有我不能冥極之所致也惟庶人大夫諸侯天子皆宜入其極而無心無我則衣食爵祿貢職財用皆度外之物爾豈能累我而爲憂乎故不憂而已矣不憂則自得自得則入於無疵也入疵四患又何見其交生乎此莊子託漁父以言其冥極之事也周之所言豈爲得已乎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

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强哭者雖悲不哀强怒者雖嚴不威强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

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
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
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僞而晚聞
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
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敎之
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
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
不知其道愼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
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顔淵
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拏

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
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
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
有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
磬折言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

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
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
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
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
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

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內直而不假於物者真也內直者本於精也不假於物者出於誠也故曰真者精誠之至也故精全則與天為一也誠至則可動於天也如此則豈不動於人歟惟不精不誠不能與天為徒而動於天亦不能於人矣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此篇亦屬

於寓言

列禦寇篇

夫知道達德而外不能遺形忘巳而與物同則未爲至人而巳矣此莊子因而作列禦寇之篇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昬瞀人伯昬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昬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巳曰夫内誠不解形諜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

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
權也輕而猶若食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
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
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
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
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
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

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摇而本性又無謂也
夫至人者内所以藏其真外所以和其光
藏真者固欲遺其形和光者要不異於物
故所處則使人不貴巳所為則使人不可
知與俗沉冥而中心自得此至人之道如
此也至于禦寇則不然雖曰乘風適性而
未能遺形齊物而外有所矜飾之齊則致
五漿之先饋也夫漿之先饋者此人之所
以致恭也恭而不已則生悦慕之心悦慕
之心生則皆歸從而保聚是巳之所以反

爲於物先也豈爲至人之道歟此伯昏瞀
人所以有人將保汝之言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
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

遨遊者也
巧者愈務其巧也其形所以嘗勞矣故曰
巧者勞智者慮其有失也其心所以嘗憂
矣故曰知者憂此皆矜能役物之累也惟
聖人敦兮若朴而未嘗見其能寂然無心

而未嘗見其求逍遥於天地之間若虛舟之不繫也故曰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栢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

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夫鄭緩之爲儒弟翟之爲墨因其性之所然也性者天之所付也人受天之性而其才各有所從也緣其所從而習貫則同於自然而已矣故緩之才性從於學其終所以爲儒也翟之才性從於儉其終所以爲墨也故曰造物者之報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報其人之天者所謂使之習貫而同自然也緩不知其所以而以弟由巳

化而反勝已故感激怨憤以傷生所謂大惑而已矣莊子所以譏其所惑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聖人安其所安者所謂存其正正也不安其所不安者所謂亡其不正也衆人安其所不安者所謂存其不正也不安其所安者所謂亡其正正也正正存則所以爲聖人不正存則所以爲衆人矣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

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道若大路然知之所以爲易也故曰知道易知於大道則勿言所以爲難也故曰勿言難夫知道而晦默則無爲也故曰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道而騰說則有爲也故曰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惟聖人心得於道而無爲不有爲故曰古之人天而不人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道者無爲之朴也兵者有爲之器也聖人體道無爲而順物情所以無兵而已矣故曰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亡道有爲而迕物情所以多兵而已矣故曰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多兵則順兵而外求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然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豈務樂用而持之歟持之則固難以存也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寧

天下之世俗以遺問之具爲其道而以蹇淺之知爲其智勞形敝神而欲以澤世而導物是迷於妙有之至道而暗於太初之真理所謂心惑而力不贍也安知至人之所爲乎夫至人入道之至妙遊心於太初

出處寢臥於無盡之域而其行所以不窒其用所以無方澤世甃物而天下莫知其爲也豈若世俗之所爲乎故曰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暝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

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闕傳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若休之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

弗齒
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同其功不露其神而付物自化不顯其迹而使人相慕窈兮無爲而復歸於朴素豈欲爲臣於時歟此魯哀欲用仲尼而顏闔告之以殆哉圾乎也夫奧妙虛靜者聖人之道也窈冥悔默者聖人之迹也道不可以知而迹不可以見今用於魯而爲輔臣則是道可知而迹可見天下必飾外尚辭而擬之矣如此則聖人不得不有爲而天下不得不

喪真非所以爲致治之理也故曰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又曰難治也此顏闔能知聖人無用之用矣

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内刑者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内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内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闇蔽之人所以有我有心也故有我則與物不齊諸有心則與物相靡刃此所以離内外之刑也夫與物不齊諸者自拘而所以傷生也故曰離外刑者金木訊之與物

相靡刃者樊和而亦所以傷生也故曰離內者陰陽食之此非不爲闇蔽之人乎故曰宵人惟真人無我無心而物莫爲之累安有傷生之患也故曰夫免乎內外之刑者惟真人能之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願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懁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釬

人之心處於至虛之地而居於杳寂之際

不可以智度而已故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由有其用而可知人心亦有其用而不可以知之故春秋冬夏旦暮之期是天之用也情貌願違緩馯之殊是心之用也天之用所期必至而可以知心之用所爲難副而不可知此孔子之深歎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就義若渴者見義而爲如得於飲也其去義若熱者見而不爲而必熱於中也是有爲而已安若不爲之爲歟非至人孰能與

比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積九

十二

夫君子之人端而虛勉而一內直而外不役物也故其忠足以致主其敬足以奉上其能足以劑煩其智足以應變其信足以不約其仁足以兼濟其節足以拯危酒不

足以亂其神色不足以悅其心此君子所藏如此而挫銳解紛而與物無異小人所以同之而難也然而必欲知於君子者此莊子所以有遠使之以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之言也夫忠敬智能仁信節法者此君子皆備於身而可以觀之也觀之而不僞則小人固可以别

矣故曰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
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
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正考父三命而身愈

恭葢曾子以禄秩雖厚而不足以爲貴考
父知軒冕儻來而不足以爲榮汝曾子謂
之心化而考父可謂形化者乎不如是則
莊子安得取之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

內視內視而敗矣

夫不思而得則所謂德之無心也求而後得則所謂德之有心也有心之德則害性也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有心則心恍於外也故曰心有眼有眼則不能反視而觀於復惟務自內視外而喪其真故曰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有以自好也而呲其所不爲者也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

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慧外通勇敢多怨仁義多責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者皆生有我者也惟能無我則八極不足以爲累三必不足以爲役六府不足以傷生非至人孰能與於此

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達於生則無生也達於智則無智也達於

命則順命也無生則形復於無爲也故曰達生之情者傀無智則心無所係也故曰達於智者肖順命則任其壽夭也故曰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然而達生所謂窮理也達性所謂盡性也達命所謂至命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

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虀粉夫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莊子者可謂無心於物也前有楚之召則引在笥之龜以自況而後有人之聘則指人廟之犧以爲喻是貴富不能累心也貴富不能累於心則死生焉足以動乎此所

以繼言其死也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烏鳶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夫死者時之適去也氣之暫散也去必有其來而散必有其聚至人知其如此而豈顧形骸之不葬歟此莊子所以有吾以天

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之言以言不葬之葬也夫不葬之葬反真也弟子尚惑而恐其烏鳶之所食非所以知莊子之達觀也

明者唯爲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神明者佛氏之所謂大神大明也大神無方大明有徵明不勝神用有差別故曰明

不勝神夫神之所用見獨也明之所用見有也見獨則所以入於天而見有則所以入於人入於人則未免於惑也故曰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九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積十

南華眞經新傳卷之二十

宋　王　元　澤　傳

天下篇

夫聖人之道不欲散散則外外則雜雜則道德不一於天下矣此莊子因而作天下

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

聖人之道散而百家之學盛其術行於天下而不一各以所爲盡道而不可增益也故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爲不可加矣安知道不止於一方乎故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在曰無乎不在夫道無乎不在則其妙所以爲神而其徼所以爲明内所以爲聖而外所以爲王皆出於妙本之一也故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此莊子極明大道於終篇以言及神明聖王四者矣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以衣食爲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宗者道之原本也道之原本出於天故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精者未離乎陽也未

離乎陽則天德之至也故曰不離於精謂之神人真者內直而不假於物也故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天者自然也德者自得也道者無爲也任於自然而自得以無爲則所以與化爲一也故曰以天爲宗以德

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履也樂者和也出於道之散而及遠也故曰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至人不及天人神人聖人矣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

聖人之道其妙所以無方而其徼所以及物其精粹所以同於天地其生成所以周於萬物其惠所以霑天下而其澤所以被群民存於妙本著於粗末推而行之發而至之未嘗不小未嘗不大自精至粗而無

有不在此聖人之道也故曰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夫聖人之道其精本於至妙而所以爲其獨見其粗存於法度而所以使衆人之可行是以搢紳之士能明之也故曰其明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此莊子所以卒明孔子之道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夫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

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者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

於是棄絶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趍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投已莊子病之思以其說教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

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不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寄其心於此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之道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由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駢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以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爾然則莊子豈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之用心亦

二聖人之徒矣

是故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道藏於内則聖也顯於外則王也百家之術競起而殽亂其道所以晦而不顯也故曰内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道既不明而不發世俗焉能見其全純乎又曰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

人之大體夫不見其全純者是道之所以滅裂而諸子之言交起也故復言道術將爲天下裂而繼言諸子之異術此莊子爲言始終之序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爲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鬭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

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
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
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
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
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
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
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
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未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
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
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耜
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
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

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兾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巳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

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爲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

爲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公而不
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
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
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
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
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
知去巳而緣不得巳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
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

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

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魭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

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亡寂乎

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
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
守其辱爲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
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
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
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
深爲根以約爲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
寛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
古之博大真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
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

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

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爲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爲圓鑿不圍柄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

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

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
者爲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
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方有倚
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
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爲萬物
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爲寡益之以怪
以反人爲實而欲以勝人爲名是以與衆不
適也弱於德强於物其塗隩矣由天地之道
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
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

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夫莊子叙墨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之徒而皆言古之道術在此者蓋明諸子酌取聖道之緒餘而各爲一家之言也然以關尹老聃爲真人者以二子不假於物而爲言出於性之至真也故曰古之博大真人哉周人自以其說爲謬悠其言爲荒唐其辭爲無

端崖者蓋高言盡道而矯世俗之弊天下必以其書爲謬悠荒唐無崖也故自言之而窒非可謂明達而先知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新傳卷拾遺

積十一

南華真經拾遺

宋　王　元　澤　集

太廟之犧　周之爲書特有寓而言耳討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爲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之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拒衰世之常人爾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

畏儀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

春秋經世　聖人有論議無辨諸子有辯無論議論者論說而止議者評而止辨者辨其事之是非如何耳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聖人有論也春秋議而不辨春秋經世之迹第議而已聖人有議也聖人之有議非得已也豈若衆人務辨以相示歟

罔兩問影　莊子之書兩言罔兩之問影以

影之爲影似待乎形而實不相待也而不知者以起坐俯仰爲在形豈知影寔不待於形歟夫以影必待形形必待造物者是不能冥於獨化耳能冥於獨化則知影之不待形形之不待造物極於無有而已故曰惡識其所以然不然

夢爲胡蝶　莊子以其自適則言夢爲胡蝶以其自樂則言如魚之樂以胡蝶微小飛揚而無所不至矣以魚處深渺而能活其身矣所以寓其自適自樂之意於二物在於齊諧

萬物也

危言　危言不一之言也言之不一則動而愈出故曰日出言不一而出之必有本故曰和以天倪天倪自然之妙本也言有其本則應變而無極故曰因以曼衍言應變無極則古今之年有時而窮盡而吾之所言無時而極也故曰所以窮年此周之爲言雖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爲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

雜說

萬物之所道若道也道者物之所道而無有不在故在大則未嘗有所過而在細則未嘗有所遺是以萬物之才性分中亦各有所取而此莊周之爲書而言及鯤鵬蜩鷽斥鷃鷦鷯蝗羊魚蝶馬牛山木之類也

道之本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根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未有天地也先天地生而不爲久自古以固存也長於上古而不爲壽萬有不同謂之富不同同之之謂大富有之謂大業此聖人也

有形然後有名有名然後有分有分然後有守莊子曰形名已明分守次之

莊子所謂不折鏌鎁不怨飄瓦與夫不怨虛舟之意同也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是以孔子欲無言也則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非體道者孰能與此

率性者自然也修道者使然也自然者天也使然者人也在自然之中者有也在使然之

外者無也人安能奪其所有益其所無哉故
所有者性也所無者莊子之所謂修也德者
己之所有也於己之所有人益之是修也故
曰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
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君子之迹有窮通聖人之道無鈍利民之所
見者然也君子之迹有窮通其心則無窮通
之異也故曰窮亦樂通亦樂以窮通爲寒暑
風雨之序也

莊子曰無以故滅命人道之謂故天道之謂

命

道譬則歲也聖譬則時也莊周所以作秋水

而言時至者當其時而已奈曲士指此而非

之宜其憤夏蟲之不可以語於冰井蛙〻不

可以語於海也

莊子言顔回忘仁義矣未能忘禮樂仁〻義先

忘而禮樂後忘是仁義不如禮樂也此〻莊子

先言忘内而後忘外仁義内也未能忘〻外禮

樂外也内外忘然後能坐忘此其言之所以

不同也

聖人以必不必衆人以不必必何謂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必不必也言必信行必果以不必必也莊子之言有與聖賢相似者不可全非而已矣

聖人不自立意而意常存不自有我而我常在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非有意而動也非有我而起也亦曰應之而已

莊子曰物物者不物於物與荀子精於道者物物之言相合也

靜者本也動者末也靜與物爲常動與物爲

應者聖人也靜與物爲離動與物爲構若衆人也聖人物物衆人物於物知斯而已矣孔子曰君子學以致其道莊周曰道不可致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莊周曰德不可至何也曰孔子言其在人莊周言其在

天以其在天則自然之道奚由致而自得之德奚由至以其在人則深造之道不可致何由得道日新之德不至何由得德惟夫能致然後可以不致惟夫能至然後可以不至

莊周之書究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將以去

其昏昏而易之以昭昭此歸根復命之說剖
斗折衡之言所以由是起矣雖然道於心而
會於意則道問而無應又奚俟於言者歟蓋
無言者雖足以盡道之妙而不言者無以明
故不得已而後起感而後動迫而後應則焉

其所說而載之於後而使夫學者得意則亡
象得象則亡言此亦莊子之意有異於世也
莊子言澤雉之處樊中以其失於真性也古
之至人則能忘其機心息其外慮心與太虛
齊道以陰陽會以天地爲一朝以曠代爲一

府無人非爲異故物不得而親不得而踈此其迭出於範圍之外而又非澤雉之在乎樊中也

莊子曰古之眞人過而弗悔當而不得則是聖人未嘗無過也過而不自以爲悔與天同也若其與人同者則有改過不吝其更也人皆仰之者矣冬而燠夏而寒天地之過也天地且有過況聖人乎大恐之謂懼小恐之謂惴莊子曰大恐漫漫小恐惴惴

莊子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

動其心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
知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
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
夜氣存者萬慮息也不定以存者謂不能朝
徹也能朝徹則所謂復德之本也

神有甚於聖而鼓舞萬物者神也與萬物同
憂者聖也神不聖則不行聖不行不藏莊周
之言尚神而賤聖矯枉之過也
莊子曰自本自根本者一在於木下根者木
止於艮旁本出於根而根附於本相須而生

也故本者命也根者性也老子曰歸根曰靜
以言性也靜曰復命以言本也
莊子之書有言眞人至人者以眞者言乎其
性也至者人道之至也
明者神之散神者明之藏是明由神之所致
也故曰明不勝神

老子曰天門開闔莊子曰天門無有以其萬
物由之而出故曰開闔以其萬物由之而藏
故曰無有
莊子之言涬溟者所謂無盡之際復無盡也

萬物芸芸而生成於中所以不見其極也萬物備之於天地之中而天地非有意於萬物也故曰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萬物亦備於我身而我非外更役物也故曰知大備者無求如此則自得而不遺於道也安能舍己而逐物歟故曰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

莊子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者所謂在體爲體在用爲用而萬物之所由是也無名無實在物之虛者所謂不聞不見而必集於虛是

也可言意言而愈疏者無言無意而道所以親也

莊周之書載道之妙也蓋其言救性命未散之初而所以覺天下之世俗也豈非不本於道乎夫道海也聖人百川也道歲也聖人時也百川雖不同而所同者海四時雖不同而所同者歲孔孟老莊之道雖適時不同而要其歸則豈離乎此哉讀莊子之書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者矣

共一扎

[illegible]真經註疏卷之一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眞經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无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无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閒矣斯可謂知无心者也夫心无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

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
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
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
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
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熈乎澹泊鼓腹

而游乎混茫至仁極乎无親孝慈終於兼忘
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
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深
流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
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

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崐崘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南華眞經疏序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窅冥鉗揵九流

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
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
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當戰國之初降
衰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
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

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
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
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
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
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

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即注解之逍遥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遥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紘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遥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遥第二支

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
感不疾而速故遥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
下故曰逍遥遊第三穆夜云逍遥者蓋是放
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内充无時不適忘懷應
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遥遊内
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
事内篇雖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雖明事迹
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遥
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
物逍遥故以逍遥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

鏡旣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旣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旣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次之内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旣而隨物升降内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内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眞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即寂即應旣而驅馭群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

皆以篇名二字爲題既无别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肬戢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間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玄所注三十三篇輒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踈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一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内篇逍遥遊第一

注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遥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間哉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疏溟猶海也取其溟漠無涯故爲之溟東方朔十洲記云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巨海之内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爲

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碧海爲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溟而已

化而爲鳥其名爲鵬

注鵬鯤之實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遥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疏夫四序風馳三光電卷是以負山嶽而

捨故揭舟壑以趨新故化魚爲鳥欲明變化之大理也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䟽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脩短叵測故下文云未有知其脩者也鼓怒翅翼奮迅毛衣旣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騫翥翺翔凌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注非溟海不足以運其身非九萬里不足以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措心於其間哉

䟽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爲魚涵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沉性殊逍遥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爲鳥

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有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闇捨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爲道之逕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注夫翼大則難舉故摶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是自勝耳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

去以六月息者也
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跡姓齊名諧人姓名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俳諧之書也誌記也擊打也摶鬪也扶搖旋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生引以爲證明已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溟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兩翅動蕩三千踉蹌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繚戾

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
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滿方言憩止適足
而已豈惜情乎哉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注此皆鵬之所憑以飛者耳野馬者遊氣
也
疏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
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遥望藪澤之中
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也揚土曰塵塵之
細者曰埃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

以舉於鵬者也夫四生雜沓萬類參差形
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
氣以逍遥蜩張決起之翅槍榆枋而自得
斯皆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遐邇
豈措意於驕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

乎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无所至極邪其
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注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
邪天之為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

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上而圖南矣言鵬
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
蹠仰視圓穹甚爲迢遞碧空高遠筭數無
窮蒼蒼茫昧豈天正色然鵬處中天人居
下地而鵬之俯視不異人之仰觀人既不
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近自勝取
足適至南溟鵬之圖度止在於是矣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
水淺而舟大也

注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在力動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

跡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之發在語之端緒積聚也厚深也杯小器也坳汚陷也謂堂庭坳陷之地也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汚堂地之

間將草葉爲舟則浮汎靡滯若還用杯爲舟理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待洪流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遥

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无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䟽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大舟不可載浮風不崇高大翼無由凌漢是以小鳥半朝決起槍榆之上大鵬九萬飄風鼓扇其下也

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注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夭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

疏培重也夭折也閼塞也初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下乘風脊一凌霄至六月方止網羅不逮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

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楡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注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䟽蜩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蛁蟟鷽鳩鶻鳩也即今之斑鳩是也決卒疾之貌槍集也亦突也枋檀木也控投也引也窮也奚何也之適也蜩鳩閒鵬鳥之宏大資

風水以高飛故嗤彼形大而劬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檀而栖集時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遥適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遥九萬跋涉辛苦南適胡爲以小笑大夸企自息而

不適遥者未之有也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注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疏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之不甚分明也果然飽貌也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舂擣糧食爲一宿之備適於千里之塗路既迢遙聚積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郭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之二蟲又何知

注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

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爲也此逍遥之大意
疏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且大鵬摶風九萬小鳥決起榆枋雖復遠近不同適性均也咸不知道里之遠近各取足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遥之致其在兹乎而呼鵬爲蟲者大戴禮云東方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爲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

麒麟爲其長北方甲蟲三百六十靈龜爲其長中央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其長通而爲語故名鵬爲蟲也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注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跂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鵬之與

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遥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

跡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有明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朝菌冥靈宰官榮子皆如年智豈企尚之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强相希效也

奚以知其然也
蹏奚何也然如此也此此何以知年智不相
及若此之縣解耶假設其問以生後答
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蹏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滯雨於糞
壤之上熱蒸而生陰濕則生見日便死亦
謂之大芝生於朝而死於暮故曰朝菌月
終謂之晦月旦謂之朔假令逢蔭數日便
萎終不涉三旬故不知晦朔也蟪蛄夏蟬
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

知春秋也菌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殂斯言齡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疏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葉生爲春以葉落爲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歲爲一年也而言上古者伏犧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萬二千歲爲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

秋賒永故謂之大年也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注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豪分不可相

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絶矣夫悲生於累累絶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疏彭祖者姓籛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善
養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
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
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獨聞
於世而世人比匹彭祖深可悲傷而不悲
者爲彭祖禀性遐壽非我氣類置之言外
不敢嗟傷故知生也有涯豈唯彭祖去己
一毫不可企及於是均椿菌混彭殤各止
其分而性命安矣

湯之問棘也是已

注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
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
疏湯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
天乙母氏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
下兊上身長九尺仕夏爲諸侯有聖德諸

侯歸之遭桀無道囚於夏臺後得免乃與
諸侯同盟於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
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旣克桀
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
亳後改爲商殷開基之主也棘者湯時賢

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革棘聲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直往固而任之殷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鯤

疏脩長也地以草爲毛髮北方寒沍之地草木不生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鯤魚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溟

海鯤鵬前文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齊諧足爲典實今牽列子爲證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

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

疏鵬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戾猶如羊角既而凌摩蒼昊遏絕雲霄鼓怒放暢圖度南海故禦寇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

而誌之是也

且適南溟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翺翔蓬蒿之閒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注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翺翔天池或畢志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其天性不悲所以異故再出之

跡且將也亦語助也斥小澤也鴳雀也八

尺曰伢翱翔猶嬉戲也而鷃雀小鳥縱任

斥澤之中騰舉踴躍自得蓬蒿之內故能

嗤九萬之遠適欣數仞之近飛斯葢辯小

大之性殊論各足之不二也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

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

注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

䟽故是仍前之語夫是生後之詞國是五

等之邦鄉是萬二千五百家也自有智數

功效堪蒞一官自有名譽著聞比周鄉黨

自有道德弘博可使南面徵成邦國安育
黎元此三者皆稟分不同優劣斯異其於各
足未始不齊視已所能亦猶鳥之自得於
一方

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注未能齊故有笑

疏子者有德之稱姓榮氏宋人也然如是
榮子雖能忘有未能遣無故笑宰官之徒
滯於爵祿虛淡之人猶懷嗤笑見如是所
以不齊前既以小笑大示大者不夸今則

以大笑小小者不企而性命不安者理未之閒也

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

注審自得也

疏舉皆也勸勵勉也沮怨喪也榮子率性懷道謷然超俗假令世皆譽讚亦不增其勸奬率主非毀亦不加其沮喪審自得也

定乎內外之分

注內我而外物

疏榮子知內既非我外亦非物內外雙遣物我兩忘故於內外之分定而不忒也

辯乎榮辱之境

注榮已而辱人

疏忘勸沮於非譽混窮通於榮辱故能反照明乎心智玄鑒辯於物境不復內我而外物榮已而辱人也

斯已矣

注亦不能復過此

疏斯此也已止也宋榮智德止盡於斯也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

注足於身故間於世也

疏數數猶汲汲也宋榮率性虛淡任理直前未嘗運智推求役心爲道棲身物外故不汲汲然者也

雖然猶有未樹也

注雖能自是耳未能無所不可也

疏樹立也宋榮子捨有證無溺在偏滯故於無待之心未立逍遙之趣智尚虧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注泠然輕妙之貌

疏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繻公同時師於壺丘子林著書八卷得風仙之道乗風遊泠然輕舉所以稱善也

旬有五日而後反

注苟有待焉則雖御風而行不能以一時而周也

疏旬十日也旣得風仙遊行天下每經一十五日回反歸家未能無所不乗故不可一時周也

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注自然御風行耳非數數然求之也

疏致得也彼列禦寇得於風仙之福者蓋由炎涼無心虛懷任運非關役情取捨汲汲求之欲明爲道之要要在忘心若運役

智慮去之遠矣

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注非風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無所不乘者無待耳

疏乘風輕舉雖免步行非風不進猶有須

待自宰官已下及宋榮禦寇歷舉智德優劣不同既未洞忘咸歸有待唯當順萬物之性遊變化之塗而能無所不成者方盡逍遙之妙致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无窮者彼且惡乎待哉

注天地者萬物之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

能非爲之所能也不爲而自能所以爲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六氣之辯者即是遊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則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後逍遥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循大變者爲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

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无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況有待者之巨細乎

疏天地者萬物之總名萬物者自然之別稱六氣者季頤云平旦朝霞日午正陽日入飛泉夜半沆瀣也天地二氣爲六氣也又杜預云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又支道林云六氣天地四時也辯者變也惡乎待於何也言無待聖人虛懷體道故能乘

兩儀之正理順萬物之自然御六氣以遊
遙混群靈以變化苟无物而不順亦何往
而不通哉明朝徹於无窮將於何而有待
者也
故曰至人无己
注無己故順物順物而至矣
神人无功
注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欣賴
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順而不助與
至理爲一故无功

聖人无名
注聖人者物得性之名耳未足以名其所以得也
疏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語至就用語神就名語聖其實一也詣於靈極故謂之至陰陽不測故謂之神正名百物故謂之聖也一人之上其有此三欲顯功用名殊故有三人之別此三人者則是前文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人也欲結此人无待之德彰其體用反言故曰耳

堯讓天下於許由

䟽堯者帝嚳之子姓伊祁字放勳母慶都

嚳感赤龍而生身長一丈兊上而豐下眉

有八彩足履翼星有聖德年十五封唐侯

二十一代兄登帝位都平陽號曰陶唐在

位七十二年乃授舜年百二十八歲崩葬

於陽城謚曰堯依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言

其有傳舜之功也許由隱者也姓許名由

字仲武潁川陽城人也隱於箕山師於齧

缺依山而食就河而飲堯知其賢讓以帝

位許由聞之乃臨河洗耳巢父飲犢牽而
避之曰惡吾水也死後堯封其墓謚曰箕
公即堯之師也
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
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疏爝火猶炬火也亦小火也神農時十五
日一雨謂之時雨也且以日月照燭詎假
炬火之光時雨滂沲无勞浸灌之澤堯既
撝謙克讓退己進人所以致此之辭盛推
仲武也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

疏治正也尸主也致與也堯既師於許由故謂之爲夫子若仲武立爲天子寓內必致太平而我猶爲物主自視缺然不足請將帝位讓與賢人

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

注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

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爲之出乎无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

䟽治謂埋也既盡也言堯治天下久以昇平四海八荒盡皆清謐何勞讓我過辭賓然觀莊文則貶堯而推許尋郭注乃劣許

而優堯者何耶欲明放勛大聖仲武大賢賢聖二塗相去遠矣故堯負扆汾陽而喪天下許由不夷其俗乎獨立高山圓照偏溺斷可知矣是以莊子援禪讓之迹故有爝火之談郭生察无待之心更致不治之說可謂探微索隱了文合義宜尋其旨況无所稍嫌也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注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无對故

堯无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无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故无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无往而不爲天下之君矣以此爲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爲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待乎內主斯有爲君之名而无任君之實也

䟽許由偃蹇箕山逍遥潁水膻腥榮利猒
穢聲名而堯殷勤致請猶希代已許由若
高九五將為萬乘之名然實以生名名從
實起實則是内是主名便是外是賓捨主
取賓喪内求外既非隱者所尚故云吾將
為賓也
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
腹
注性各有極苟足其極則餘天下之財也
䟽鷦鷯巧婦鳥也一名工雀一名女匠亦

名桃蟲好深處而巧爲巢也偃鼠形大小
如牛赤黑色獐脚脚有三甲耳似象耳尾
端白好入河飲水而鳥巢一枝之外不假
茂林獸飲滿腹之餘无勞浩汗況許由安
茲蓬蓽不顧金闈樂彼蔬食詎勞玉食也

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爲
注均之無用而堯獨有之明夫懷豁者無
方故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予我也許由寡欲清廉不受堯讓故謂
堯云君宜速還黃屋歸反紫微禪讓之辭

宜其休息四海之尊於我无用九五之貴
予何用爲
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注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
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
之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爲乎哉自得
而已矣故堯許之行雖異其於逍遥一也
疏庖人謂掌庖廚之人則今之太官供膳
是也尸者太廟中神主也祝者則今太常
太祝是也執祭版對尸而祝之故謂之尸

祝也樽酒器也俎肉器也而庖人尸祝者各有司存假令膳夫懈怠不肯治庖尸祝之人終不越局濫職棄於樽俎而代之宰烹亦猶帝堯禪讓不治天下許由亦不去彼山林就慈帝位故注云帝堯許由各靜於所遇也已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

疏肩吾連叔並古之懷道人也接輿者姓陸名通字接輿楚之賢人隱者也與孔子同時而佯狂不仕常以躬耕爲務楚王知

其賢聘以黃金百鎰車駟二乘並不受於
是夫負妻戴以遊山海莫知所終肩吾聞
接輿之言過無準的故問連叔詢其義旨
而言吾聞言於接輿者聞接輿之言也莊
生寄三賢以明堯之一聖所聞之狀具列

於下文也

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
无極也

疏所聞接輿之言怖弘而无的當一往而
陳梗槩曾無反覆可尋吾竊聞之驚疑怖

恐猶如上天河漢迢遞清高尋其源流略无窮極也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

疏逕庭猶過差亦是直往不顧之貌也謂接輿之言不偶於俗多有過差不附世情

故大言不合於理耳也

連叔曰其言謂何哉

疏陸通之說其若何此則反質肩吾所聞意謂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

約若處子

注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无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紼其心矣見其歷山川同民事便謂足以憔悴其神矣豈知至至者之不虧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无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視聽之表耳處子者不以外傷內

疏藐遠也山海經云姑射山在寰海之外

有神聖之人戢機應物時須揖讓即爲堯
舜時須干戈即爲湯武綽約柔弱也處子
未嫁女也言聖人動寂相應則空有並照
雖居廊廟无異山林和光同塵在染不染
氷雪取其潔淨綽約譬以柔和處子不爲

物傷姑射語其絕遠此明堯之盛德窈冥
玄妙故託之絕垠之外推之視聽之表斯
蓋寓言耳亦何必有姑射之實乎宜忘言
以尋其所況此即肩吾述已昔聞以答連
叔之辭者也

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注倶食五穀而獨爲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所爲而特禀自然之妙氣

疏五穀者黍稷麻菽麥也言神聖之人降生應物挺淳粹之精靈禀陰陽之秀氣雖

順物以資待非五穀之所爲託風露以清虛豈四時之能變也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疏智照靈通无心順物故曰乘雲氣不疾而速變現无常故曰御飛龍寄生萬物之

上而神超六合之表故曰遊乎四海之外也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注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閒堂之裏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群而驅萬物苟无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无形而不載則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淡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爲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

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矣世
皆齊其所見而斷之豈嘗信此哉
疏凝靜也疵癘疾病也五穀熟謂有年也
聖人形同枯木心若死灰本迹一時動寂
俱妙凝照潛通虛懷利物遂使四時順序
五穀豐登人无災害物无夭枉聖人之處
世有此功能肩吾未悟至言謂爲狂而不
信
連叔曰然瞽者无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无
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

亦有之

注不知至言之極妙而以爲狂而不信此知之聾盲哉

疏聵者謂眼無眹縫冥冥如鼓皮也聾者耳病也盲者眼根敗也夫目視耳聽蓋有物之常情也既聵既聾不可示之以聲色也亦猶至言妙道唯懸解者能知愚惑之徒終身未悟良由智障盲闇不能照察豈唯形質獨有之耶是以聞接輿之言謂爲狂而不信自此已下是連叔答肩吾之辭

也

是其言也猶時女也

注謂此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爲物所求但知之聾盲者謂無此理

跡是者指斥之言也時女少年處室之女也指此接輿之言猶如窈窕之女綽約凝潔爲君子所求但智之聾盲言謂無此理也

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

注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變无往不可旁礴萬物无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无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

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後能乎跡之是語助亦歎美也旁礴猶混同也蘄求也孰誰也之人者歎堯是聖人之德者歎堯之盛德也言聖人德合二儀道齊群

品混同萬物制馭百靈世道茫滄蒼生離亂故求大聖君臨安撫而虛舟懸鏡應感无心誰肯勞形弊智經營區宇以事爲事然後能事故老子云爲无爲事无事又云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

之人也物莫之傷

注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傷不能傷而物亦不傷之也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

熱

注无往而不安則所在皆適死生无變於
已况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
非避之也推理直前而自然與吉會
疏稽至也夫達於生死則无死无生宜於

水火則不溺不熱假令陽九流金之災百
六滔天之禍紛紜自彼於我何為故郭注
云死生无變於已何况溺熱之間也哉

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
物為事

注堯舜者世事之名耳爲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疏散爲塵膩爲垢穀不熟爲粃穀皮曰糠皆猥物也鎔金曰鑄範土曰陶謚法翼善

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夫堯至本妙絶形名混迹同塵物甘其德故立名謚以彰聖體然名者粗法不異粃糠謚者世事何殊塵垢旣而矯詔佞妄將彼塵垢鍛鑄爲堯用此粃糠埏埴作舜豈知妙體胡可言

耶是以誰肯以物爲事者也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无所用之

疏此起譬也資貨也越國逼近江湖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難也章甫冠名也故孔子生於魯衣縫掖長於宋冠章甫而宋實微子之裔越乃太伯之苗一國貿遷往來乃以章甫爲貨且章甫本充首飾必須雲鬟承冠越人斷髮文身資貨便成无用亦如榮華本猶滯著富貴起自驕矜堯旣體

道洞忘故能无用天下故郭注云夫堯之
无所用天下為亦猶越人无所用章甫耳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見四子藐姑
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注夫堯之无用天下為亦猶越人之无所

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天
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
之而嘗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
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
堯之不一於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

也自迹觀冥内外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爲堯豈識其冥哉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同波者失其所以逍遥也然未知至遠之迹順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獨高爲至而不夷乎俗累斯山谷之士非无待者也奚足以語至極而遊无窮哉

疏治言緝理政言風教此合喻也汾水出自太原西入于河水北曰陽則今之晉州平陽縣在汾水北昔堯都也窅然者寂寥

是深遠之名喪之言忘是遣蕩之義而四
子者四德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
非本迹也言堯反照心源洞見道境超茲
四句故言往見四子也夫聖人無心有感
斯應故能緝理萬邦和平九土雖復凝神

四子端拱而坐汾陽統御萬機窅然而喪
天下斯蓋即本即迹即體即用空有雙照
動寂一時是以姑射不異汾陽山林豈殊
黃屋世人齊其所見曷嘗信此耶而馬彪
將四子爲齧缺便未達於遠理劉璋推汾

水於射山更迷惑於近事今所解釋稍異於斯故郭注云四子者蓋寄言明堯之不一於堯耳世徒見堯之迹豈識其眞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

疏姓惠名施宋人也爲梁國相謂語也貽遺也瓠匏之類也魏王即梁惠王也昔居安邑國號爲魏後爲强秦所逼徙於大梁復改爲梁僭號稱王也惠子所以起此大匏之譬以譏莊子之書雖復詞旨恢弘而不切機務故致此詞而更相激發者也

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

疏樹者藝植之謂也實者子也惠施既得瓠種藝之成就生子甚大容受五石仍持此瓠以盛水漿虛脆不堅故不能自勝舉也

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

疏剖分割之也瓢勺也瓠落平淺也呺然虛大也掊打破也用而盛水虛脆不能自

勝分剖爲瓢乎淺不容多物衆謂无用打
破棄之刺莊子之言不救時要有同此言
應須屛剖也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
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

注其藥能令手不拘坼故常漂絮於水中
也
疏洴浮澼漂也絖絮也世世年也宋人隆
冬涉水漂絮以作牽離手指生瘡拘坼有
同龜背故世世相承家傳此藥令其手不

拘㳒常得漂絮水中保斯事業永无虧替
又云洴澼也絖纊也謂之纊於水之中澼
也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
疏金方一寸重一斤爲一金也他國遊客
偶爾聞之請買手瘡一術遂費百金之價
者也
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
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
疏鬻賣也估價既高聚族謀議世世洴澼

爲利蓋寡一朝責術資貨極多異口同音
僉曰請與
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
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疏吳越比鄰地帶江海兵戈相接必用艫
船戰士隆冬手多拘坼而客素稟雄才天
生膚智既得方術遂說吳王越國兵難侵
吳吳王使爲將帥賴此名藥而兵手不拘
坼旌旗才舉越人亂轍獲此大捷獻凱而
旋勳庸克著胙之茆土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

疏或不定也方藥无工而用者有殊故行客得之以封陝宋人用之以洴澼此則所用工拙之異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攄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无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注蓬非直達者也此章言物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

疏慮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樽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謂腰舟者也蓬草名拳曲不直也夫大瓠浮汎江湖可以舟船淪溺至教與行世境可以濟渡群迷而惠生既有蓬心未能直達玄理故妄起掊擊之譬譏刺莊子之書爲用失宜深可歎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

疏樗栲漆之類嗅之甚臭惡木者也世間名字例皆虛假相與嗅之未知的當故言

人謂之樗也

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

疏擁腫槃癭也卷曲不端直也規圓而矩方塗道也樗栲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幹攣卷繩墨不加方圓无取立之行路之旁匠人曾不顧眄也

今子之言大而无用衆所同去也

疏樹既擁腫不材匠人不顧言迹迂誕无用衆所不歸此合喻者也

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

跳狌野猫也跳梁猶走躑也辟法也謂機關之類也罔罟罝罘也子獨不見狸狌捕鼠之狀乎卑伏其身伺候傲慢之鼠東西跳躑不避高下之地而中於機關之法身死罔罟之中皆以利惑其小不謀大故也亦猶擎跪曲拳執持聖迹偽情矯性以要時利前雖遂意後必危亡而商鞅蘇張即是其事此何異乎捕鼠狸狌死於罔罟也

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

䟽斄牛猶旄牛也出西南夷其形甚大山中遠望如天際之雲藪澤之中逍遥養性跳梁投鼠不及野狸亦猶莊子之言不狎流俗可以理國治身且長且久者也

今子有大樹患其无用何不樹之於无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䟽无何有猶无有也莫无也謂寛曠无人之處不問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

鄉也

彷徨乎无爲其側逍遥乎寢臥其下

疏彷徨縱任之名逍遥自得之稱亦是異言一致互有文耳不材之木枝葉茂盛婆娑蔭映蔽日來風故行李經過徘徊憩息徙倚顧步寢臥其下亦猶莊子之言无爲虛淡可以逍遥適性蔭庇蒼生也

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注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利害之理均用得其所則物皆逍遥也

疏擁腫不材拳曲无取匠人不顧斤斧无加夭折之災何從而至故得終其天年盡其生理无用之用何所困苦哉亦猶莊子之言乖俗會道可以攝衛可以全眞旣不夭枉於世塗詎肯困苦於生分也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二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　英　疏

內篇齊物論第二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物莫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注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爲歡而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

疏楚昭王之庶弟楚莊王之司馬字子綦

古人淳質多以居處爲號居於南郭故號南郭亦猶市南宜僚東郭順子之類其人懷道抱德虗心忘淡故莊子羡其清高而託爲論首隱憑也嘘歎也嗒焉解釋貌耦匹也爲身與神爲匹物與我耦也子綦憑

几坐忘凝神遐想仰天而歎妙悟自然離形去智嗒焉隳體身心俱遣物我兼忘故若喪其匹耦也

顔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注死灰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若其體中獨任天眞而已又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枯枝坐若死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无心而自得吾所不能二也

疏姓顔名偃字子游居安處也方欲請益故起而立侍如何安處神識凝寂頓異從來遂使形將槁木而不殊心與死灰而无別必有妙術請示所由

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

注子游嘗見隱几者而未有若子綦也
疏子游昔見坐忘未盡玄妙今逢隱几實
異曩時怪其寂泊无情故發驚疑之旨
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
汝知之乎
注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
物足識哉故都忘外内然後超然俱得
疏而由汝也喪由忘也許其所問故言不
亦善乎而子綦境智兩忘物我雙絶子游
不悟而以驚疑故示隱几之能汝頗知不

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

注籟簫也夫簫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无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見矣

疏人籟簫也長一尺二寸十六管象鳳翅舜作也夫簫管參差所受各足況之風物咸稟自然故寄此二賢以明三籟之義釋在下文

子游曰敢問其方

疏方道術也雖聞其名未解其義故請三籟其術如何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

注大塊者无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氣塊然而自噫耳物之生也莫不塊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大矣故遂以大塊爲名

疏大塊者造物之名亦自然之稱也言自然之理通生萬物不知所以然而然大塊之中噫而出氣仍名此氣而爲風也

是唯无作作則萬竅怒呺

注言風唯无作作則萬竅皆怒動而爲聲也

疏是者指此風也作起也言此大風唯當不起若其動作則萬殊之穴皆鼓怒呺叫也

而獨不聞之翏翏乎

注長風之聲

山林之畏佳

注大風之所扇動也

疏翏翏長風之聲畏佳扇動之貌而翏翏清吹擊蕩山林遂使樹木枝條畏佳扇動世皆共覩汝獨不聞之耶下文云

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

注此略舉衆竅之所似

疏竅穴樹孔也枅柱頭木也今之斗栱是也圈畜獸闌也木既百圍穴亦奇衆故或似人之口鼻或似獸之闌圈或似人之耳孔或似舍之枅栱或洼曲而擁腫或汚下

而不平形勢无窮略陳此八事亦由世間
萬物種類不同或醜或姸蓋稟之造化
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
注此略舉異竅之聲殊
疏激者如水湍激聲也謞者如箭鏃頭孔

聲叱者咄聲也吸者如呼吸聲也叫者如
叫呼聲也譹者哭聲也宎者深也若深谷
然咬者哀切聲也略舉樹穴即有八種風
吹木竅還作八聲亦由人稟分不同種種
差異率性而動莫不均齊假令小大夭壽

未足以相傾

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注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和大小莫不稱其所受而各當其分

疏泠小風也飄大風也于喁皆是風吹樹動前後相隨之聲也故泠清風和聲即小暴疾飄風和聲即大各稱所受曾无勝劣以況萬物稟氣自然

厲風濟則衆竅爲虛

注濟止也烈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衆竅虚虚實雖異其於各得則同

疏厲大也列也濟止也言大風止則衆竅虚及其動則衆竅實虚實雖異各得則同耳況四序盈虚二儀生殺既无心於亭毒豈有意於虔劉

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注調調刁刁動揺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揺亦又不同也動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而刁刁獨非乎

疏而洪也調調刁刁動揺之貌也言物形既異動亦不同雖有調刁之殊而終无是非之異況盈虚聚散生死窮通物理自然不得不爾豈有是非臧否於其間哉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

疏地籟則竅穴之徒人籟則簫管之類並皆眼見此則可知雖天籟深玄卒難頓悟敢陳庸昧請決所疑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

注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无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爲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

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
而无所出焉此天道也
䟽夫天者萬物之總名自然之別稱豈蒼
蒼之謂哉故夫天籟者豈別有一物耶即
比竹衆竅接乎有生之類是爾尋夫生生

者誰乎蓋无物也故外不待乎物内不資
乎我塊然而生獨化者也是以郭注云自
已而然則謂之天然故以天然言之者所
以明其自然也而言吹萬不同且風唯一
體竅乃萬殊雖復大小不同而各稱所受

咸率自知豈藉他哉此天籟也故知春生夏長目視耳聽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皆不知其所以然莫辨其所然使其自己當分各足率性而動不由心智所謂亭之毒之此天籟之大意者也

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注物皆自得之耳誰主怒之使然哉此重明天籟也

疏自取由自得也言風竅不同形聲乃異至於各自取足未始不齊而怒動爲聲誰

使之然也欲明群生糾紛萬象參差分內自取未嘗不足或飛或走誰取其然故知鼓之怒之莫知其宰此則重明天籟之義者也

大知閑閑小知間間

注此蓋知之不同

疏閑閑寬裕也間間分別也夫智惠寬大之人率性虛淡无是无非小智狹劣之人性靈褊促有取有捨故間隔而分別无是无非故閑暇而寬裕也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注此蓋言語之異

䟽炎炎猛烈也詹詹詞費也夫詮理大言由如猛火炎燎原野清蕩无遺儒墨小言滯於競辯徒有詞費无益教方

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

注此蓋寤寐之異

䟽凡鄙之人心靈馳躁耽滯前境无得暫停故其夢寐也魂神妄緣而交接其覺悟也則形質開朗而取染也

與接為構日以心鬭縵者窖者密者

注此蓋交接之異

疏構合也窖深也今穴地藏穀是也密隱也交接世事構合根塵妄心既重渴日不足故惜彼寸陰心與日鬭也其運心逐境情性萬殊略而言之有此三別也

小恐惴惴大恐縵縵

注此蓋恐悸之異

疏惴惴怵惕也縵縵沮喪也夫境有違從而心恒憂虞其不遂恐懼交懷是以小

恐惴慄而怵惕大恐寬暇而沮喪也

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

疏機弩牙也栝箭栝也司主也言發心逐境速如箭栝役情拒害猛若弩牙唯主意是非更无他謂也

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

注此蓋動止之異

疏詛祝也盟誓也言役意是非由如祝詛留心取境不異誓盟堅守確乎情在勝物

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注其衰殺日消有如此者

疏夫素秋搖落玄冬肅殺物景貿遷驟如交臂愚惑之類豈能覺邪唯爭虛妄是非詐知日新消毀人之衰老其狀例然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

注其溺而遂往有如此者

疏滯溺於境其來已久所爲之事背道乘眞欲使復命還原无由可致

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

注其厭沒於欲老而愈洫有如此者

䟽厭溺也顛倒之流厭沒於欲惑情堅固有類緘繩豈唯壯年縱恣抑乃老而愈洫

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注其利愚輕禍陰結遂志有如此者

䟽莫无也陽生也耽滯之心鄰乎死地欲使反於生道无由得之

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

注此蓋性情之異者

䟽凡品愚迷則執違順順則喜樂違則哀

怒然哀樂則重喜怒則輕故喜則心生懽悅樂則形於舞抃怒則當時嗔恨哀則舉體悲號慮則所度未來歎則咨嗟已往變則改易舊事慹則屈伏不伸姚則輕浮躁動佚則奢華縱放啓則開張情欲態則嬌淫妖冶衆生心識變轉无窮略而言之有此十二審而察之物情斯見矣

樂出虛蒸成菌

注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上略舉天籟之无方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也物各

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則形雖彌異其然彌同也

疏夫簫管內虛故能出於雅樂濕暑氣蒸故能生成朝菌亦猶二儀萬物虛假不真從无生有例如菌樂浮幻若是喜怒何施

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

注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物變化日新與時俱往何物萌之哉自然而然耳

疏日晝月夜輪轉循環更相遞代互爲前

後推求根緒莫知其狀者也
巳乎巳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注言其自生
疏巳止也推求日夜前後難知起心慮度不如止息又重推旦暮覆察昏明亦莫測其所由固不知其端緒欲明世間萬法虛妄不眞推求生死即體皆寂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理由若此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
注彼自然也自然生我我自然生故自然

者即我之自然豈遠之哉
蹤彼自然也取禀受也若非自然誰能生
我若无有我誰禀自然乎然我則自然自
然則我其理非遠故曰是亦近矣
而不知其所爲使
注凡物云云皆自爾耳非相爲使也故任
之而理自至矣
蹤言我禀受自然其理已具足行手捉耳
聽目視功能御用各有司存亭之毒之非
相爲使无勞措意直置任之

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眹

注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眞宰使之然也起索眞宰之眹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无使物然也

疏夫肢體不同而御用各異似有眞性竟

无宰主眹迹攸肇從何而有

可行已信

注今夫行者信已可得行也

疏信己而用可意而行天機自張率性而動自濟自足豈假物哉

而不見其形

注不見所以得行之形

䟽物皆信已而行不見信可行之貌者也

有情而无形

注情當其物故形不別見也

䟽有可行之情智无信已之形質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

注付之自然而莫不皆存也

䟽百骸百骨節也九竅謂眼耳鼻舌口及下二漏也六藏六腑也謂大腸小腸膀胱

三焦也藏謂五臟肝心脾肺腎也賅備也言體骨在外藏腑在内竅通内外備此三事以成一身故言存

吾誰與爲親

注直自存耳

汝皆悦之乎其有私焉

注皆悦之則是所私也有私則不能賅而存矣故不悦而自存不爲而自生也

疏言夫六根九竅俱是一身豈有親疎私存愛悦若有心愛悦便是有私身而私之

理在不可莫不任置自有司存於身旣然在物亦爾

如是皆有爲臣妾乎

注若皆私之則志過其分上下相冒而莫爲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豈直人之所爲哉

疏臣妾者士女之賤職也且人之一身亦有君臣之別至如見色則目爲君而耳爲臣行步則足爲君手爲臣也斯乃出自天

理豈人之所爲乎非關係意親疎故爲君臣也郭注云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治國治身内外无異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注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爲不足以相治也相治者若手足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疏夫臣妾御用各有職司知手執脚行當分自足豈爲手之不足而脚爲行乎蓋天機自張無心相爲而治理之也舉此手足

諸事可知也

其遞相爲君臣乎

注夫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遞哉雖无錯於當而必自當也

疏夫首自在上足自居下目能視色耳能聽聲而用捨有時故有貴賤豈措情於上下而遞代爲君臣乎但任置无心而必自當也

其有眞君存焉

注任之而自爾則非僞也
蹴直置忘懷无勞措意此即眞君妙道存乎其中矣又解眞君即前之眞宰也言取捨之心青黃等色本无自性縁合而成不自不他非无非有故假設疑問以明无有眞君也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

注凡得眞性用其自爲者雖復皁隷猶不顧毀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眞

人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疏夫心境相感欲染斯興是以求得稱情即謂之爲益如其不得即謂之爲損斯言凡情迷執有得喪以攖心遺智觀之无損益於其眞性者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注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中易其性者也
疏夫禀受形性各有涯量不可改愚以爲智安得易醜以爲妍是故形性一成終不

中途亡失適可守其分內待盡天年矣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
亦悲乎

注群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
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皆衆人之所悲者亦
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爲悲者性然故
也物各性然又何物是悲哉

疏刃逆也靡順也群品云云縱情逐境境
旣有逆有順心便執是執非行有終年遠
如馳驟唯知貪境曾无止息格量物理深

可悲傷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注夫物情无極知足者鮮故得止不止復逐於彼皆疲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故其成功者无時可見也

疏夫物浮競知足者稀故得此不休復逐於彼所以終身疲役没命貪殘持影繫風功成何日

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注凡物各以所好役其形骸至于疲困薾

然不知所以好此之歸趣云何也
䟽薾然疲頓貌也而所好情篤勞役心靈
形䰟旣弊薾然困苦直以信心好此貪競
責其意謂亦不知所歸愚癡之甚深可哀
歎

人謂之不死奚益
注言其實與死同
䟽奚何也耽滯如斯困而不已有損行業
无益神氣可謂雖生之日猶死之年也
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

注言其心形並馳困而不反比於凡人所哀則此眞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此爲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疏然由知此也念念遷移新新流謝其化而爲老心識隨而昏昧形神俱變故謂與之然世之悲哀莫此甚也

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注凡此上事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知所以知而自知矣

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有不同者也故天下莫不芒也

䟽芒昧闇也言凡人在生芒昧如是舉世皆惑豈有一人不昧者而莊子體道眞人智用明達俯同塵俗故云而我獨芒郭注稍乖令不依用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无師乎

注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用者謂之成心人自師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各自

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䟽夫域情滯著執一家之偏見者謂之成心夫隨順封執之心師之以爲準的世皆如此故誰獨无師乎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

注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心自得耳故愚者亦師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䟽愚惑之類堅執是非何必知他理長代已之短唯欲斥他爲短自取爲長如此之

人處處皆有愚癡之輩先豫其中
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注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
非何由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所不能
无故至人兩順之
䟽吴越路遥必須積旬方達今朝發途昨
日何由至哉欲明是非彼我生自妄心言
心必也未生是非從何而有故先分別而
後是非先造途而後至越
是以无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

知吾獨且奈何哉

注理无是非而或者以為有此以无有為有也惑心已成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

䟽夏禹字文命鯀子啓父也謚法泉源流

通曰禹又云受禪成功曰禹理无是非而惑者為有此用无有為有也迷執日久惑心已成雖有大禹神人亦不令其解悟莊生深懷慈救獨奈之何故付之之自若不強知之者也

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注各有所說故異於吹
疏夫名言之與風吹皆是聲法而言者必
有詮辨故曰有言
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注我以爲是而彼以爲非彼之所是我又
非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
疏雖有此言異於風吹而咸言我是僉曰
彼非既彼我情偏故獨未定者也
果有言邪

注以爲有言邪然未足以有所定
其未嘗有言邪
注以爲无言邪則據已有言
䟽果決定也此以爲是彼以爲非此以爲
非而彼以爲是旣而是非不定言何所詮
故不足稱定有言也然彼此偏見各執是
非據己所言故不可以爲无言也
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无辯乎
注夫言與鷇音眞致一也有辯无辯誠未
可定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

故是非紛紜莫知所定
疏辯別也鳥子欲出卵中而鳴謂之鷇音也言亦帶殼曰鷇夫彼此偏執不定是非亦何異鷇鳥之音有聲無辯故將言說異於鷇音者恐未足以爲別者也

道惡乎隱而有眞僞
疏惡乎謂於何也虛通至道非眞非僞於何逃匿而眞僞生焉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注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眞僞是非之

名紛然而起
疏至教至言非非非是於何隱蔽有是有非者哉
道惡乎往而不存
注皆存
疏存在也陶鑄生靈周行不殆道无不徧于何不在乎所以在僞在眞而非眞非僞也
言惡乎存而不可
注皆可

疏玄道真言隨物生殺何往不可而言隱邪故可是可非而非非非非是者也

道隱於小成

疏小成者謂仁義五德小道而有所成得者謂之小成也世薄時澆唯行仁義不能行於大道故言道隱於小成而道不可隱也故老君云大道廢有仁義

言隱於榮華

注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眞僞是非者行於榮華而止於實當見於

小成而滅於大全也
疏榮華者謂浮辯辭華美之言也只爲滯於華辯所以蔽隱至言所以老君經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故有儒墨之是非
疏昔有鄭人名緩學於求氏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爲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也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禹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至踵以救蒼生此

謂之墨也而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然彼我是非其來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爲亂群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

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注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家並起各私所見而未始出其方也

疏天下莫不自以爲是以彼爲非彼亦與汝爲非自以爲是故各用己是是彼非各

用已非非彼是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注夫有是有非者儒墨之所是也无是无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无是无非也

欲明无是无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无非非是則无是

疏世皆以他爲非用己爲是今欲翻非作是翻是作非者无過還用彼我反覆相明

反覆相明則所非者非非則无非所是者非是則无是无是則无非故知是非皆虚妄耳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

注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也

疏注曰物皆自是故无非是物皆相彼故无非彼无非彼也則天下无是矣无非是也則天下无彼矣无彼无是所以玄同此

注理盡无勞別釋
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
疏自爲彼所彼此則不自見自知已爲是
便則知之物之有偏也例皆如是若審能
見他見自故无是无非也

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
注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
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自以
爲是則以彼爲非矣故曰彼出於是是亦
因彼彼是相因而生者也

疏夫彼對於此是待於非文家之大體也令言彼出於是者言約理微舉彼角勢也欲示舉彼明此舉是明非也而彼此是非相因而有推求分析即體皆空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

注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四時行耳故死生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方自謂生爲死

則无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爲生則无死死矣无生无死无可无不可故儒墨之辯吾所不能同也至於各冥其分吾所不能異也

䟽方方將也言彼此是非无異生死之說也夫生死交謝由寒暑之遞遷而生者以生爲生死者將生爲死亦如是者以是爲是而非者以是爲非故知因是而非因非而是因非而是則无是矣因是而非則无非矣是以无是无非无生无死无可无不

可何彼此之論乎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

注夫懷豁者因天下之是非而自無是非也故不由是非之途而是非無患不當者直明其天然而无所奪故也

疏天自然也聖人達悟不由是得非直置虛凝照以自然之智只因此是非而得無非無是終不奪有而別證無

是亦彼也

注我亦爲彼所彼

彼亦是也

注彼亦自以爲是

疏我自以爲是亦爲彼之所非我以彼爲非而彼亦以自爲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注此亦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此與彼各有一是一非於體中也

疏此既自是彼亦自是此既非彼彼亦非此故各有一是各有一非也

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

注今欲謂彼爲彼而彼復自是欲謂是爲是而是復爲彼所彼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

疏夫彼此是非相待而立反覆推討舉體浮虛自以爲是此則不無爲彼所彼此則不有有無彼此未可決定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

注偶對也彼是相對而聖人兩順之故無心者與物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此居其樞要而會其玄極以應夫無方也

疏偶對也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獨見而無對於天下者可謂會其玄極得道樞要也前則假問有無待奪不定此則重明彼此當體自空前淺後深所以為次也

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注夫是非反覆相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

䟽夫絶待獨化道之本始爲學之要故謂之樞環者假有二竅中者眞空一道環中空矣以明無是無非是非無窮故應亦無窮也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注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唯涉空得中者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䟽夫物莫不自是故是亦一無窮莫不相非故非亦一無窮唯彼我兩忘是非雙遣

而得環中之道者故能大順蒼生乘之遊
也
故曰莫若以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
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
非馬喻馬之非馬也

䟽指手指也馬戲籌也喻比也言人是非
各執彼我異情故用己指比他指即用他
指爲非指復將他指比汝指汝指於他指
覆爲非指矣指義既爾馬亦如之所以諸
法之中獨舉指者欲明近取諸身切要無

過於指遠託諸物勝負莫先於馬故舉二事以况是非

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注夫自是而非彼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爲非指矣此以指喻指之非指也若復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亦非指喻指之非指也將明無是無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

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彼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

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也

疏天地雖大一指可以蔽之萬物雖多一馬可以理盡何以知其然邪今以彼我是

非反覆相喻則所是者非是所非者非非故知二儀萬物無是無非者也

可乎可

注可於己者即謂之可

不可乎不可

注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

疏夫理無是非而物有違順故順其意者則謂之可乖其情者則謂之不可違順既空故知可不可皆妄也

道行之而成

注無不成也

䟽夫道曠蕩亭毒含靈周行萬物無不成就故在可成於可而不當於可在不可成不可亦不當於不可也

物謂之而然

注無不然也

䟽物情顛倒不達道從虛計是非妄爲然不悪乎然然於然悪乎不然不然於不然

䟽心境兩空物我雙幻於何而有然法遂執爲然於何不然爲不然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注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

疏物情執滯觸境皆迷必固爲有然必固謂有可豈知可則不可然則不然耶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疏群品云云各私所見皆然其所然可其所可

故爲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

注夫莛橫而楹縱厲醜而西施好所謂齊

者豈必齊形狀同規矩哉故舉縱横好醜
恢恑憰怪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則理
雖萬殊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爲一也
䟽爲是義故略舉八事以破之莛屋梁也
楹舍柱也厲病醜人也西施吳王美姬也
恢者寛大之名恑者奇變之稱憰者矯詐
之心怪者妖異之物夫縱横美惡物見所
以萬殊恢憰奇異世情用之爲傾側故有
是非不可迷執其分令以玄道觀之本來
無二是以妍醜之狀萬殊自得之情惟一

故曰道通爲一也

其分也成也

注夫物或此以爲散而彼以爲成

疏夫物或於此爲散於彼爲成欲明聚散

無恒不可定執此則於不二之理更舉論

端者也

福二　　二十七

其成也毁也

注我之所謂成而彼或謂之毁

疏或於此爲成於彼爲毁物之涉用有此

不同則散毛成氊伐木爲舍等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

注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見彼也故無成與毀猶無是與非也

䟽夫成毀是非生於偏滯者也既成毀不定是非無主故無成毀通而一之

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

䟽寓寄也庸用也唯當達道之夫凝神玄鑒故能去彼二偏通而爲一爲是義故成功不處用而忘用寄用群才也

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

注夫達者無滯於一方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疏夫有夫至功而推功於物馳騁億兆而寄用群才者其惟聖人乎是以應感無心靈通不滯可謂冥眞體道得玄珠於赤水者也

適得而幾矣

注幾盡也至理盡於自得也

疏幾盡也夫得者內不資於我外不資於物無思無爲絶學絶待適爾而得蓋無所

由與理相應故能盡妙也

因是已

注達者因而不作

疏夫達道之士無作無心故能因是非而無是非循彼我而無彼我因循而已豈

措情哉

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注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爲善而因之哉

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疏已而者仍前生後之辭也夫至人無心

有感斯應譬彼明鏡方茲虛谷因循萬物影響蒼生不知所以然不知所以應豈有情於臧否而係於利害者乎以法因人可謂自然之道也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

疏夫玄道妙一常湛以然非由心智謀度而後不二而愚者勞役神明邂逅言辯而求一者與彼不一無一異矣不足類也不知至理理自混同豈俟措心方稱不二耶謂之朝三

疏比起譬也
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
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
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
注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
爲一不足賴也與彼不一者無以異矣亦
同衆狙之惑因所好而自是也
疏此解譬也狙獮猴也賦付與也芧橡子
也似栗而小也列子曰宋有養狙老翁善
解其意戲狙曰吾與汝芧朝三而暮四足

乎衆狙皆起而怒又曰我與汝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其於七數並皆是一名旣不虧實亦無損而一喜一怒爲用愚迷此亦同其所好自以爲是亦猶勞役心慮辯飾言詞混同萬物以爲其一因以爲一者亦何異衆狙之惑耶

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

注莫之偏任故付之自均而止也

疏天均者自然均平之理也夫達道聖人

虛懷不執故能和是於無是同非於無非所以息智乎均平之鄉休心乎自然之境也

是之謂兩行

注任天下之是非

疏不離是非而得無是非故謂之兩行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二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

禮三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三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　英　疏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至造極之名也淳古聖人運智虛妙雖復和光混俗而智則無知動不乖寂常眞妙本所至之義列在下文也

惡乎至

疏假設疑問於何而造極耶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

注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察乎宇宙内不覺其一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俱往而無所不應也

疏未始猶未曾世所有法悉皆非有唯物與我内外咸空四句皆非蕩然虛靜理盡於此不復可加答於前問意以明至極者也

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

注雖未都忘猶能忘其彼此

疏初學大賢鄰乎聖境雖復見空有之異

而未曾封執

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

注雖未能忘彼此猶能忘彼此之是非也

疏通欲難除滯物之情已有別惑易遣是非之見猶忘也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

注無是非乃全也

疏夫有非有是流俗之鄙情無是無非達人之通鑒故知彼我彰而至道隱是非息而妙理全矣

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

注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未能忘愛釋私玄同彼我也

䟽虛玄之道既以虧損愛染之情於是乎成著矣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

注有之與無斯不能知乃至

䟽果決定也夫道無增減物有虧成是以物愛既成謂道爲損而道實無虧也故假設論端以明其義有無既不決定虧成理

非實錄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注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繁手遺聲多矣而執籥鳴弦者欲以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虧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無虧者昭文之不鼓琴也

疏姓昭名文古之善鼓琴者也夫昭氏鼓琴雖云巧妙而鼓商則喪角揮宮則失徵

未若置而不鼓則五音自全亦由有成有虧存情所以乖道無成無虧忘智所以合眞者也

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

注幾盡也夫三子者皆欲辯非己所明以明之故知盡慮窮形勞神倦或枝策假寐或據梧而瞑

疏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甚知音律支柱也策打鼓枝也亦言擊節枝也梧琴也

令謂不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共同一伎況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猶隱几者也幾盡也昭文善能鼓琴師曠妙知音律惠施好談名理而三子之性禀自天然各以己能明示於世世既不悟已又疲怠遂使柱策假寐以復凭几而瞑三好之能咸盡於此

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

注賴其盛故能久不爾早困也

疏惠施之徒皆少年盛壯故能運載形智至于衰末之年是非少盛久當困苦也

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

注言此三子唯不好其所明自以殊於衆人

疏三子各以己之所好耽而翫之方欲矜其所能獨異於物

其好之也欲以明之

注明示衆人欲使同乎我之所好

疏所以疲倦形神好之不已者欲將己之

道術明示衆人也
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
注是猶對牛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之道
術終於昧然也
疏彼衆人也所明道術也白即公孫龍守
白馬論也姓公孫名龍趙人當六國時弟
子孔穿之徒堅執此論横行天下服衆人
之口不服衆人之心言物禀性不同所好
各異故知三子道異非衆人所明非明而
强示之彼此終成暗昧亦何異乎堅執守

白之論眩惑世間雖宏辯如流終有言而無理也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

注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亦卒不成

䟽綸緒也言昭文之子亦乃荷其父業終其綸緒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況在他人如何放哉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注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以終身無成若三子而可謂成則雖我之不成

亦可謂成也
䟽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爲
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注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彼不明即謂不
成則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
以耀彼不捨己而逐物從而任之各宜其
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己之
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乎
䟽若三子之與衆物相與而不謂之成乎

故知衆人之與二子彼此共無成矣

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

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注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

域之恢恑憰怪則通而一之使群異各安

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

而萬物之用用矣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

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

之自用則用用雖萬殊歴然自明

疏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

明故能晦跡同地韜光接物終不眩耀群品亂惑蒼生亦不矜己以率人而各域限於分內忘懷大順於萬物爲是寄於群才而此運心可聖明眞知也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注今以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者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爲是而彼以無爲非斯不類矣然此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

與不類又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非自去矣

踈類者輩徒相似之類也但群生愚迷滯是滯非今論乃欲反彼世情破玆迷執故假且說無是無非則用爲眞道是故復言相與爲類此則遣於無是無非也既而遣之又遣方至重玄也

雖然請嘗言之

注至理無言言則與類故試寄言之
疏嘗試也夫至理難復無言而非言無以
詮理故試寄言彷象其義
有始也者
注有始則有終
疏此假設疑問以明至道無始無終此遣
於始終也
有未始有始也者
注謂無終始而一死生
疏未始猶未曾也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

終不此遺於無始終也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注夫一之者未若不一而自齊斯又忘其一也

疏此又假問有未曾有始也者斯則遺於無始無終也

有有也者

注有有則美惡是非具也

疏夫萬象森羅悉皆虛幻故標此有明即以有體空此句遺有也

有無也者

注有無而未知無無則是非好惡猶未離懷

疏假問有此無未今明非但有即不有亦乃無即不無此句遣於無也

有未始有無也者

注知無無矣而猶未能無知

疏假問有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

疏假問有未曾未曾有無不此句遣非非

無也而自淺之深從麤入妙始乎有有終乎非無是知離百非超四句明矣前言始終此則明時今言有無此則辯法唯時與法皆虛靜者也

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注此都忘其知也爾乃俄然始了無耳了無則天地萬物彼我是非豁然確斯也

疏前後有無之迹入非非有無之本今後非非有無之體出有無之用而言俄者明即體即用俄爾之間蓋非賖遠也夫玄道

窃冥眞宗微妙故俄而用則非有無而有無用而體則有無非有無也是以有無不定體用無恒誰能決定無耶誰能決定有耶此又就有無之用明非有非無之體者也

今我則已有謂矣

注謂無是非即復有謂

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注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蕩然無纖芥於胷中也

疏謂言也莊生復無言也理出有言之敎即前請嘗言之類是也既寄此言以詮於理未知斯言定有言耶定無言耶欲明理家非默非言敎亦非無非有恐學者滯於文字故致此辭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

注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豪也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爲有餘形

小不爲不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爲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豪也其性足者爲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爲小太山爲小則天

下無大矣秋豪爲大則天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夭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命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

則天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

跳秋時獸生豪毛其末至微故謂秋豪之末也人生在於襁褓而亡謂之殤子太大也夫物之生也形氣不同有小有大有夭有壽若以性分言之無不自足是故以性之爲大天下莫大於豪末無餘爲小天下莫小於太山太山爲小則天下無大豪末爲大則天下無小小大既爾夭壽亦然是以兩儀雖大各足之性乃均萬物雖多自

得之義唯一前明不終不始非有非無此明非小非大無夭無壽耳

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

注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一也已自一矣理無所言

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

注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其一而以此逐彼故謂一以正之既謂之一即是有言矣

疏夫玄道冥寂理絶形聲誘引迷途稱謂

斯起故一雖玄統而猶是名教既謂之一豈曰無言乎
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
注夫以言言一而一非言也則一言爲二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夫以一言言一猶乃成三况尋其支流凡物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者與彼未殊而忘一者無言而自一
疏夫妙一之理理非所言是知以言言一

而一非言也且一既一矣言又言焉有一有言二名斯起覆將後時之二名對前時之妙一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乎從三以往假有善巧筭歷之人亦不能紀得其數而況凡夫之類乎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注夫一無言也而有言則至三況尋其末數其可窮乎

䟽自從也適往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名起故從無言以往有言纔言則至乎三況從

有言往有言枝流分派其可窮乎此明一切方法本無名字從無生有遂至於斯矣

無適焉因是已

注各止於其所能乃最是也

疏夫諸法空幻何獨名言是知無即非無有即非有有無名數當體皆寂既不從無以適有豈復自有以適有耶故無所措意於往來因循物性而已矣

夫道未始有封

注冥然無不在也

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無蕩然無際有何封域也

言未始有常

注彼此言之故是非無定

疏道理虛通旣無限域故言教隨物亦無常定也

爲是而有畛也

注道無封故萬物得恣其分域

疏畛界畔也理無崖域教隨物變是爲義故畛分不同

請言其畛
疏畛假設問旨發起後文也
有左有右
注各異便也
疏左陽也右陰也理雖凝寂教必隨機畛域不同昇沉各異故有東西左右春秋生殺
有倫有義
注物物有理事事有宜
疏倫理也義宜也群物糺紛有理存焉萬

事參差各隨宜便者也

有分有辯

注羣分而類別也

疏辯別也飛走雖衆各有群分物性萬殊

自隨類別矣

有競有爭

注並逐曰競對辯曰爭

疏夫物性昏愚彼我封執既而並逐勝負

對辯是非也

此之謂八德

注略而判之有此八德

疏德者功用之名也群至功用轉變無窮略而陳之有此八種斯則釋前有畛之義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注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之表耳夫物之性表雖有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内則未甞以感聖人也故聖人未甞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不能也故不論其外而八畛同於自得也

疏六合者謂天地四方也六合之外謂衆
生性分之表重玄至道之鄉也夫玄宗罔
象出四句之端妙理希夷超六合之外既
非神口所辯所以存而不論也
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注陳其性而安之
疏六合之內謂蒼生所禀之性分夫云云
取捨皆起妄情尋責根源並同虛有聖人
隨其機感陳而應之既曰馮虛亦無可詳
議故下文云我亦妄說之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注順其成迹而凝乎至當之極不執其所是以非衆人也

疏春秋者時代也經者典誥也先王者三皇五帝也誌記也夫祖述軒頊憲章堯舜記録時代以爲典謨軌轍蒼生流傳人世而聖人議論利益當時終不執是辯非滯於陳迹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

注夫物物自分事事自別而欲由己以分

別之者不見彼之自別也

疏夫理無分別而物有是非故於無封無域之中而起有分有辯之見者此乃一曲之士偏滯之人亦何能剖析於精微分辯於事物者也

曰何也

疏假問質疑發生義㫖

聖人懷之

注以不辯爲懷耳聖人無懷

疏夫達理聖人冥心會道故能懷藏物我

包括是非枯木死灰曾無分別矣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注不見彼之自辯故辯己所知以示之

疏衆多之人即衆生之別稱也凡庸迷執

未解虛妄故辯所知示見於物豈唯不見

彼之自別亦乃不鑒己之妙道故云有不

見也

夫大道不稱

注付之自稱無所稱謂

疏大道虛廓妙絶形名既非色聲故不可

稱謂體道之人消聲亦爾也
大辯不言
注己自別也
疏妙悟眞宗無可稱說故辯彫萬物而言無所言
大仁不仁
注無愛而自存也
疏亭毒群品汎愛無心譬彼青春非爲仁也
大廉不嗛

注夫至足者物之去來非我也故無所容
其慊盈
疏夫玄悟之人鑒達空有知萬境虛幻無
一可貪物我俱空何所遜讓
大勇不忮
注無往而不順故能無險而不往
疏忮逆也内藴慈悲外弘接物故能俯順
塵俗惠救蒼生虛已逗機終無迕逆
道昭而不道
注以此明彼彼此俱失矣

䟽明已功名炫燿於物此乃淫僞不是眞道

言辯而不及

注不能及其自分

䟽不能玄默唯滯名言華詞浮辯不達深理

仁常而不成

注物無常愛而常愛必不周

䟽不能忘愛釋知玄同彼我而恒懐恩惠每挾親情欲效成功無時可見

廉清而不信

注皦然廉清貪名者耳非眞廉也

䟽皎然異俗卓爾不群意在聲名非實廉也

勇忮而不成

注忮逆之勇天下共疾之無敢舉足之地也

䟽捨慈而勇忮逆物情衆共疾之必無成遂也

五者园而幾向方矣

注此五者皆以有爲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

疏园圓也幾近也五者即已前道昭等也夫學道之人直須韜晦而乃矜炫已之能顯燿於物其於道也不亦遠乎猶如慕方而學园圓愛飛而好游泳雖希翼鸞鳳終無騫翥之能擬規日月詎有幾方之效故

也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注所不知者皆性分之外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至也

疏夫境有大小智有明闇智不逮者不須强知故知止其分學之造極也

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注浩然都任之也

疏孰誰也天自然也誰知言不言之言道

不道之道以此積辯用兹通物者可謂合於自然之府藏也

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

注至人之心若鏡應而不藏故曠然無盈虛之變也

而不知其所由來

注至理之來自然無迹

疏夫巨海深宏莫測涯際百川注之而不滿尾閭泄之而不竭體道大聖其義亦然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忤

其慮故能囊括群有府藏含靈又譬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能照之智不知其所由來可謂即照而忘忘而能照者也

此之謂葆光

注任其自明故其光不弊也

疏葆蔽也至忘而照即照而忘故能韜蔽其光其光彌朗此結以前天府之義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注於安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

寄明齊一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

疏釋然怡悅貌也宗謄胥敖是堯時小蕃三國號也南面君位也舜者顓頊六世孫也父曰瞽瞍母曰握登感大虹而生舜生於姚墟因即姓姚住於嬀水亦曰嬀氏目有重瞳子因字重華以仁孝著於鄉黨堯聞其賢妻以二女封邑於虞年三十總百揆三十三受堯禪即位之後都於蒲坂在位四十年讓禹後崩葬於蒼梧之野而三

國貢賦既懲所以應須問罪謀事未定故聽朝不怡欲明齊物之一理故寄問答於二聖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

注大物之所安無陋也則蓬艾乃三子之妙處也

若不釋然何哉

䟽三子即三國之君也言蓬艾賤草斥鷃足以逍遥況蕃國雖卑三子足以存養乃不釋然有何意謂也

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

注夫重明登天六合具照無有蓬艾而不光被也

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注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不得也而今欲奪蓬艾之願而伐使從已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性各安其所安無遠邇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極則彼無不當而我無不怡也

疏進過也淮南子云昔堯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封豨長蛇皆爲民害於是堯使羿上射十日遂落其九下殺長蛇以除民害夫十日登天六合俱照覆盆隱處猶有不明而聖德所臨無幽不燭運茲二智過彼三光乃欲興動干戈伐令從己於安任之道豈曰弘通者耶

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

疏齧缺許由之師王倪弟子並堯時賢人也託此二人明其齊一言物情顛倒執見

不同悉皆自是非他頗知此情是否

曰吾惡乎知之

注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故彼我莫能

相正故無所用其知

疏王倪答齧齧缺云彼此各有是非遂成無

主我若用知知彼我知還是是非故我於

何知之言無所用其知也

子知子之所不知邪

疏子既不知物之同是頗自知己之不知

乎此從麤入妙次第窮質假託師資以顯

深趣

曰吾惡乎知之

注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爲有知有知則不能任群才之自當

疏若以知知不知不知還是知故重言於一

何知之還以不知答也

然則物無知邪

疏重責云汝既自無知物豈無知者邪

曰吾惡乎知之

注都不知乃曠然無不任矣

䟽豈獨不知我亦乃不知物唯物物與我內
外都忘故無所措其知也
雖然嘗試言之
注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試言之耳
䟽然乎猶雖然也既其無知理無所說不

可的當故嘗試之也
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注魚游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
觀之則向所謂知者復爲不知矣夫蛣蜣
之知在於轉丸而笑蛣蜣者乃以蘇合爲

貴故所同之知未可正據
䟽夫物或此知知而彼不知彼知而此不知
魚鳥水陸即其義也故知即不知不知即
知凡庸之人詎知此理耶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不知邪
注所謂不知者直是不同耳亦自一家之
知
䟽所謂不知者彼此不相通耳非謂不知
耳
且吾嘗試問乎汝

注己不知其正故試問汝

疏理既無言不敢正據聊復反質試問乎

汝

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注此略舉三者以明萬物之異便

疏惴慄恂懼是恐迫之別名然乎哉謂不如此也言人溼地臥寢則病腰跨偏枯而死泥鰌豈如此乎人於樹上居處則迫怖不安猨猴跳躑曾無所畏物性不同便宜

各異故舉此三者以明萬物誰知正定處
乎所是知蓬戶金閨榮辱安在
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嗜鼠四
者孰知正味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美惡之無主
䟽芻草也是牛羊之類豢養也是犬豕之
徒皆以所食爲名也麋與鹿而食長薦茂
草鴟鳶鴉鳥便嗜腐鼠蜈蚣食蛇略舉四
者定與誰爲滋味乎故知盛饌蔬食其致
一者也

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䲡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注此略舉四者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不同者而非之則無以知所同之必是

疏猨猴狙以爲雌雄麋鹿更相撓泥䲡與魚游戲毛嬙越王嬖妾麗姬晉國之寵嬪此二人者姝妍冠世人謂之美也然魚見怖而深入鳥見驚而高飛麋鹿走而不顧舉此四者誰知宇內定是美色耶故知凡

夫愚迷妄生憎愛以理觀察孰是非哉決
卒疾貌也
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
惡能知其辯
注夫利於彼者或害於此而天下之彼我
無窮則是非之境無常故唯莫之辯而任

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
疏夫物乃衆而未嘗非我故行仁履義損
益不同或於我爲利於彼爲害或於彼爲
是則於我爲非是以從彼我而互觀之是

非之路仁義之緒樊亂糾紛若殽饌之雜
亂既無定法吾何能知其分別耶

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注未能妙其不知故猶嫌至人當知之斯
懸之未解也

疏齧缺曰未悟彼此之不知更起利害之
疑請云子是至人應知利害必其不辯迷
闇若夜游重爲此難冀州後答之矣

王倪曰至人神矣

注無心而無不順

蹤至者妙極之體神者不測之用夫聖人虛已應物無方知而不知辯而不辯豈得以名言心慮億度至人耶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

注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蔕介於胷中也

疏沍凍也原澤焚燎河漢水凝雷霆奮發而破山飄風濤蕩而振海而至人神凝未兆體與物冥水火既不爲災風雷詎能驚

駭猶如此也虛淡無心方之雲氣蔭芘群品順物而行

若然者乘雲氣

注寄物而行非我動也

騎日月

注有晝夜而無死生也

疏昏明代序有晝夜之可分處順安時無死生之能異而控馭群物運載含靈故有乘騎之名也耳

而遊乎四海之外

注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疏動寂相即眞應一時端坐寰宇之中而心遊四海之外矣

死生無變於己

注與變爲體故死生若一

而況利害之端乎

注況利害於死生愈不足以介意

疏夫利害者生涯之損益耳旣死生爲晝夜乘變化以遨遊況利害於死生曾何足

以介意矣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

注務自來而理自應耳非從而事之也

䟽務猶事也諸於也瞿鵲是長梧弟子故謂師爲夫子夫體道聖人忘懷冥物雖涉事有而不以爲務混跡塵俗泊爾無心豈措意存情從於事物瞿鵲旣欲請益是以述昔之所聞者也

不就利不違害

注任而直前無所避就

疏違避也體窮通之關命達利害之有時故推理直前而無所避就也

不喜求

注求之不喜直取不怒

疏妙悟從違也故物求之而不忻喜矣

不緣道

注獨至者也

疏夫聖智凝湛照物無情不將不迎無生無滅固不以攀緣之心行乎虛通至道者

也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注凡有稱謂者皆非吾所謂也彼各自謂耳故無彼有謂而有此無謂也

䟽謂言敎也夫體道至人虛夷寂絶從本降迹感而遂通故能理而敎無謂而有謂敎而理有謂而無謂者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

注凡非眞性皆塵垢也

䟽和光同塵處染不染故雖在囂俗之中

而心自遊於塵垢之外者矣

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

吾子以爲奚若

䟽孟浪猶𤗸略也奚何也若如也如何所謂不緣道等乃窮理盡性瞿鵲將爲妙道之行長梧用作𤗸略之談未知其理如何

以何爲是

長梧子曰是黄帝之所聽瑩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䟽聽瑩疑惑不明之貌也夫至道深玄非

名言而可究雖復三皇五帝乃是聖人而詮辯至理不盡其妙聽瑩至竟疑惑不明我是何人猶能曉了本亦有作黃字者則是軒轅

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

象注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直往則冥然自合非所言也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瑩雖復黃帝猶不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瑩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垢之外而玄

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計故之
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之
言而便以爲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
責司晨之功見彈而生鴞炙之實也夫不
能安時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執
是以辯非皆逆計之徒也

䟽鴞即鵩鳥賈誼之所賦者也大小如雌
雞而似斑鳩青綠色其肉甚美堪作羹炙
出江南然卵有生雞之用而卵時未能司
晨彈有得鴞之功而彈時未堪爲炙亦猶

教能詮於妙理而教時非理令瞿鵠纔聞言說將為妙道此計用之太早

予嘗為汝妄言之

注言之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

汝以妄聽之奚

注若正聽妄言復為太早計也故亦妄聽之何

跡予我也奚何也夫至理無言言則孟浪我試為汝妄說汝亦妄聽何如亦言奚者即何之聲也

旁日月挾宇宙

注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譬也

䟽旁依附也挾懷藏也天地四方曰宇往来古今曰宙契理聖人忘物忘我既而囊括萬有冥一死生故郭注云以死生爲晝夜旁日月之喻也以萬物爲一體挾宇宙之喻也

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

注以有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涽紛亂莫

之能正各自是於一方矣故爲脗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言委之自爾也脗然無波際之謂也

䟽脗無分别之貌也置任也滑亂也涽闇也隸皂僕之類也蓋賤稱也夫物情顛倒妄執尊卑今聖人欲祛此惑爲脗然合同之道者莫若滑亂昏雜隨而任之以隸相尊一於貴賤也

衆人役役

注馳騖於是非之境也

聖人愚芚

注芚然無知而直往之貌

跣役役馳動之容也愚芚無知之貌凡俗之人馳逐逆前境勞役而不息體道之士忘知廢照芚然而若愚也

參萬歲而一成純

注純者不雜者也夫舉萬歲而參其變而衆人謂之雜矣故役役然勞形怵心而去彼就此唯大聖無執故芚然直往而與變化爲一一變化而常遊於獨者也故雖參

𢠵億載千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
成也物謂之而然則萬物一然也無物不
然無時不成斯可謂純也
跡夫聖人者與二儀合其德萬物同其體
故能隨變任化與世相宜雖復代歷古今
時經夷險參雜塵俗千殊萬異而淡然自
若不以介懷抱一精純而常居妙極也

萬物盡然
注無物不然
而以是相藴

注蘊積也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是也積然於萬物則萬物盡然也故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彼我勝負之所如也

蹠蘊積也夫物情封執爲日已久是以横論萬物莫不我然彼不然堅說古今悉皆自是他不是雖復萬物之多古今之遠是非蘊積未有休時聖人順世汚隆動而常寂參揉億載而純一凝然也

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

注死生一也而獨悅生欲與變化相背故

未知其非惑也
䟽夫鑪錘萬物未始不均變化死生其理
唯一而獨悅生惡死非惑如何
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
注少而失其故居名為弱喪夫弱喪者遂
安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
非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
䟽弱者弱齡喪之言失謂少年遭亂喪失
桑梓遂安他土而不知歸謂之弱失從無
出有謂之為生自有還無謂之為死遂其

戀生惡死豈非弱喪不知歸邪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注一生之内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知彼況夫死生之變惡能相知哉

疏昔秦穆公與晉獻公共伐麗戎之國得美女一玉環二秦取環而晉取女即麗戎國艾地守封疆人之女也匡正也初去麗戎離別親戚懷土之戀故涕泣沾襟後至

晉邦寵愛隆重與獻公同方牀而燕處進
牢饌以盈厨情好既移所以悔其先泣一
生之内情變若此況死生之異何能知哉
莊子寓言故稱獻公為王耳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注蘄求也
疏蘄求也麗姬至晉悔其先泣焉知死者
之不却悔初始在生之日求生之意也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
注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情亦異則死

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哉

䟽夫死生之變猶覺夢之異耳夫覺夢之事既殊故死生之情亦別而世有覺凶而夢吉亦何妨死樂而生憂耶是知寤寐之間未足可係也

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注由此觀之當死之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志也

疏方將爲夢之時不知夢之是夢亦猶方將處死之日不知死之爲死各適其志何所戀哉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注夫夢者乃復夢中占其夢則無以異於寤者也

覺而後知其夢也

注當所遇無不足也何爲方生而憂死哉

疏夫人在睡夢之中謂是眞實亦復占候夢想思度吉凶旣覺以後方知是夢是故

生時樂生死時樂死何爲當生而憂死哉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
注夫大覺者聖人也大覺者乃知夫患慮在懷者未寤也
疏夫擾擾生民芸芸群品馳騖有爲之境昬迷大夢之中唯有體道聖人朗然獨覺知夫患慮在懷者皆未寤也
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
注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爲寤故竊竊然以

所好爲君上而所惡爲牧圉欣然信一家之偏見可謂固陋矣

疏夫物情愚惑闇若夜遊昏在夢中自以爲覺竊竊然議專所知情之好者爲君上情之惡者同牧圉以此爲情懷可謂固陋

牛曰牧馬曰圉也

丘也與汝皆夢也

注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覺也

疏丘是長梧名也夫照達眞言猶以爲夢況愚徒竊竊豈有覺哉

予謂汝夢亦夢也

注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爲夢猶未寤也況竊竊然自以爲覺哉

疏夫迷情無覺論夢還在夢中聲說非真妙辯猶居言内是故夢中占夢夢所以皆空言内試言言所以虛假此託夢中之占夢亦結孟浪之譚耳

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

注夫非常之談故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

疏夫舉世皆夢此乃玄談非常之言不顧於俗予當卓詭駭異物情自非清通豈識深遠哉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注言能蜕然無係而玄同死生者至希也

疏且世萬年而一逢大聖知三界悉空四生非有彼我言說皆在夢中如此解人甚爲希遇論其賒促是旦暮逢之三十年爲一世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

疏若而皆汝也若不勝汝也耶假問之詞也夫是非彼我舉體不真倒置之徒妄為臧否假使我與汝對爭汝勝我不勝汝勝

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

定是我不勝定非耶固不可也

注若而皆汝也

疏假令我勝於汝汝不及我我決是也汝定非也各據偏執未足可依也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

疏或不定也我之與汝或是或非彼此言之勝負不定故或是則非是或非則非非也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

疏俱是則無非俱非則無是故是非彼我出自妄情也

福三　三十三

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

注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足

以自信以其與物對也辯對終日黮闇至竟莫能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䟽彼我二人各執偏見咸謂自是故不能相知必也相知己之所非者他家之是也假令別有一人遣定臧否此人還有彼此亦不離是非各據妄情總成闇惑心必懷愛此見所以黮闇不明三人各執使誰正之黮闇不明之謂也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

䟽既將汝同見則與汝不殊與汝不殊何

能正定此覆釋第一句

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注同故是之未足信也

䟽注云同故是之耳未足信也此覆釋第二句也

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注異故指非耳亦不足據

䟽既異我汝故別起是非別起是非亦何足可據此覆解第三句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旣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注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旣具而是非無主故夫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乎自正也

疏彼此曲從是非兩順不異我汝亦何能正之此解第四句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
注各自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莫能相正也故付之自正而至矣
疏我與汝及人固受黮闇之人總有三人各執一見咸言我是故俱不相知矣三人既不能定豈復更須一人若別待一人亦與前何異彼也耶言其不待之也
何謂和之以天倪
注天倪者自然之分也
疏天自然也倪分也夫彼我妄執是非無

主所以三人四句不能正之故假設論端託爲問答和以自然之分令歸無是無非天倪之義次列於下文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注是非然否彼我更對故無辯無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之

疏辯別也夫是非然否出自妄情以理推

求擧體虛幻所是則不是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然則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然此以爲否故知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爲分別故無之也矣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注是非之辯爲化聲夫化聲之相待俱不足以相正故若不相待也

跡夫是非彼我相待而成以理推尋待亦非實故變化聲說有此待名名旣不眞待

便虛待待即非待故知不相待者也

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注和之以自然之分任其無極之化尋斯以徃則是非之境自泯而性命之致自窮也

䟽曼衍猶變化也因任也窮盡也和以自然之分所以無是無非任其無極之化故能不滯不著旣而處順安時盡天年之性命也

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注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貫是非是非死生蕩而爲一斯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故寄之者不得有窮也

䟽振暢也竟窮也寓寄也夫年者生之所禀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年也義者裁於是非也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也此則遣前知是非無窮之義也既而生死是非蕩而爲一故能通暢妙理洞照無窮寄言無窮亦無無窮之可暢斯又遣於無極者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特操與

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䟽罔兩景外之微陰也曩昔也特向也獨也莊子寓言以暢玄理故寄景與罔兩明於獨化之義而罔兩問景云汝向行今止昔坐今起然則子行止坐起制在於形唯欲隨逐於他都無獨立志操者何耶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注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無待而獨得者孰知其故而責其所以哉

疏夫物之形質咸稟自然事似有因理在無待而形影非遠尚有天機故曰萬類參差無非獨化者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注若責其所待而尋其所由則尋責無極而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

疏影之所待即是形也若使影待於形形待造物請問造物復何待乎斯則待待無窮卒乎無待也

吾待蛇蚹蜩翼邪

注若待蛇蚹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爲
難識也今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
化故耳
疏昔諸講人及郭生注意皆云蛇蚹是蝮
下齟齬蜩翼者是蜩翅也言蛇待蚹而行
蜩待翼而飛影待形而有也蓋不然乎若
使待翼而飛待足而走飛禽走獸其類無
窮何勞獨舉蛇蚹頻引爲譬即今解蚹者
蛇蜕皮也蜩翼者蜩甲也言蛇蜕舊皮蜩
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辯其然獨化而生蓋

無待也而蛇蜩二蟲猶蛻皮甲稱異諸物所以引之故外篇云吾待蛇蚹蜩甲耶是知形影之義與蚹甲無異者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注世或謂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請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也則不足以物衆形故明衆形之自物而後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雖復罔兩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物者無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

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
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將
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外外
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
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

罔兩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
雖聚而共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
故罔兩非景之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
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
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吾安識其所以哉

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然其所尚已存乎胷中何夷之得有哉

跡夫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自張莫知其宰豈措情於尋責而思慮於心識者乎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

注自快得意悅豫而行

跡栩栩忻暢貌也喻曉也夫生滅交謝寒

暑遞遷蓋天地之常萬物之理也而莊生
暉明鏡以照燭汎上善以遨遊故能託夢
覺於死生寄自他於物化是以夢為胡蝶
栩栩而適其心覺乃莊周蘧蘧而暢其志
也

不知周也
疏注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殊死不
異也然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
必當死而戀死矣由此觀之知夫在生而
哀死者誤也

疏方爲胡蝶曉了分明快意適情悅豫之甚只言是蝶冝識莊周死不知生其義亦爾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注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疏蘧蘧驚動之貌也俄頃之間夢罷而覺驚怪思省方是莊周故注云自周而言故稱覺耳未必非夢也

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

注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也

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之不夢爲周矣世有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之夢者也

疏昔夢爲蝶甚有暢情今作莊周亦言適志是以覺夢旣無的當莊蝶豈辯眞虛者哉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注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辯也今所以自喻適志由其分定非由無分也

疏旣覺旣夢有蝶有莊乃曰浮虛亦不無

崖分也

此之謂物化

注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存故昨日之夢於今化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閒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疏夫新新變化物物遷流譬彼窮指方兹交臂是以周蝶覺夢俄頃之間後不知前

此不知彼而何爲當生慮死妄起憂悲故
知生死往來物理之變化也

南華眞經注䟽卷之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四

福四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四

河南郭象注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内篇養生主第三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

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吾則

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

而知也無涯

注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絶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爲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

疏所禀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

無涯遂使心因形勞未慊其願不能止分
非養生之主也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
哉

疏夫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
生逐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

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爲知以救之斯
養而傷之者眞大殆也

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爲之學救之於
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注忘善惡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爲悶然與
至當爲一故刑名遠已而全理在身也

疏夫有爲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
善惡故爲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爲惡也無
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
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
緣督以爲經

注順中以爲常也
疏縁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
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
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注養親以適

可以盡年

注苟得中而冝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
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
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

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
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
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
䟽庖丁謂掌廚丁役之人令之供膳是也

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
之也踦下角刺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
間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脚踏履
用膝刺築遂使皮肉離析砉然嚮應進奏
鸞刀騞然大解此葢寄庖丁以明養生之

術者也

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旣適牛理又合音節

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旣而改割聲響雅合宮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

疏譆歎聲也惠君旣見庖丁因便施巧奏

音節遠合樂章故美其技術一至於此者也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䟽捨釋鸞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

注未能見其理閒

䟽始學屠宰未見閒理所覩唯牛亦猶初

學養生未照眞境是以觸途皆礙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注但見其理閒也

疏操刀旣久頻見理間所以纔覩有牛已知空郤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注闇與理會

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率精神以會理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

之人妙契至極推心靈以虛﨓豈用眼以取塵也

官知止而神欲行

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順理

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主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生者其義亦然

依乎天理

注不橫絶也

疏依天然之腠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
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貪生以
夭折也

批大郤

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

疏間郤交際之處用力而批戾之令其筋
骨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
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

導大窾

注節解窾空就導令殊

踈竅空也骨節空處豁導令殊亦猶學人
以有資空將空導有

因其固然

注刀不妄加

踈因其空郤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

耳聞必不妄加刀然也

技經肯綮之未嘗

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槩於微

礙也

而況大軱乎

注軱戾大骨𫔎刀刃也

疏肯綮肉著骨處也軱大骨也夫技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况養生運智妙體真空細惑尚不染心麤麈豈能累德

良庖歲更刀割也

注不中其理間也

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況小學之人未體真道證空捨有易奪之心者矣

族庖月更刀折也
注中骨而折刀也
疏況凡鄙之夫心靈闇塞觸境皆礙必損
智傷神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
若新發於硎
注硎砥石也
疏硎砥礪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
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牛解
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

若新磨者也況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自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凝然矣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蹤彼牛骨節素有間郤而刀刃鋒銳薄而不厚用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牛故游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況養生之士體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閑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䟽重疊前文結成其義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
注交錯聚結爲族
怵然爲戒視爲止
注不復屬目於他物也
行爲遲
注徐其手也
䟽節骨交聚磐結之處名爲族也雖復遊
刃於空善見其郤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

留意艱難爲其怵惕戒慎專視徐手況體
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必
須戒慎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
也

動刀甚微謋然已解

注得其宜則用力少

如土委地

注理解而無刃迹若聚土也

疏謋化百反謋然骨肉離之聲也運動鸞
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

地有何蹤跡況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
塵境曾無罣礙境智冥合能所泯然
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
疏解牛事訖閑放從容提挈鸞刀彷徨徙
倚既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
滿為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
善刀而藏之
注拭刀而弢之也
疏善能保愛故拭而弢之況美攝生人光

而不耀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注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䟽魏侯聞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其神妙故歎以善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

注介偏刖之名

䟽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刖也公文見右師刖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刖於足者也

天與其人與

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

疏爲稟自天然少茲一足爲犯於人事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

注偏刖曰獨夫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則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内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

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

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直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

人之貌有與也

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

而已

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冥兆非由巧拙達斯理趣者方可全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

注蘄求也樊所以籠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遥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

疏蘄求也樊中雉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

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

神雖王不善也

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爲之善也

疏雉居山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之爲善既遭樊

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爲清暢鳥既如
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

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
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苦縣當周平王
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罽賓而內外經書
竟無其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
泯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
老君爲大道之祖爲天地萬物之宗豈有

生死哉故諡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經不具言也秦失者姓秦名失懷道之士不知何許人也既死且弔爰洎三號而俯跡同凡事終而出也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注怪其不倚户觀化乃至三號也

䟽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

曰然

疏然由是也秦失荅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疏方外之人行方内之禮號弔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也

曰然

注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

疏然猶可也重寂相即内外冥符故若其可也

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

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

注嫌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

疏蘄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兆庶愍念蒼生不待勤求爲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如於母

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

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䟽是指斥哭人也倍加也言逃遁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注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

非刑哉

疏夫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苦有同捶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

適來夫子時也

注時自生也

適去夫子順也

注理當死也

疏夫子者是老君也秦失歎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

死去亦順理而反眞耳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措其間矣

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措其懷矣

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注以有係者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

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疏帝者天也爲生死所係者爲縣解則無

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

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

且老君大聖冥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

騖憂樂子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

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乎文勢前後自相鋒

楯是知遁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關老

君也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
注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
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
故命續而不絶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
也
疏窮盡也薪柴樵也爲前也言人然火用
手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
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
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

變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絕者也

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

不知其盡也

夫養得其極也世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爲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過爲繁冗今將爲善合於第一

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四

[stamp]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五

福五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五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内篇人間世第四

與人群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

䟽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三千門人之中總四科入室弟子也仲尼者姓孔名丘字仲尼亦魯人殷湯之後生衰周之世有聖德即顏回之師也其根由事迹徧

在儒史今既解釋莊子意在玄虛故不復
委碎載之耳然人間事緒紛冗難接物
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顏孔以顯化導之方
託此聖賢以明心齋之術也孔聖顏賢耳

曰奚之

疏奚何也之適也質問顏回欲往何處耳

曰將之衛

疏衛即殷紂之都又是康叔之封今汲郡
衛州是也此則顏答孔問欲行之所也

曰奚為焉

疏欲往衛國何所云爲重責顏生行李意
謂矣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
注不與民同欲也
疏衛君即靈公之子蒯聵也荒淫昏亂縱
情無道其年少壯而威猛可畏獨行凶暴
而不順物心顏子述己所聞以答尼父
輕用其國
注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
一喜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

輕也

䟽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不能愛重黎元方欲輕蔑其用欲不顛覆其可得乎

而不見其過

注莫敢諫也

䟽强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故百固五懼而吞聲有過而無敢諫者也

輕用民死

注輕用之於死地

䟽不凝動静泰然自安乃輕用國民投諸

死地矣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

芥也

注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稱數視之若草

蹠蕉草芥也或征戰屢興或賦稅煩重而

死者其數極多語其多少以國爲量若舉

爲數造次難悉縱恣一身不恤百姓視於

國民如藪澤之中草芥者也

民其無如矣

注無所依歸

䟽君上無道臣子飢荒非但無可奈何亦
乃無所歸往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䟽庶冀也幾近也瘳愈也治邦寧謐不假
匡扶亂國孤危應須相諫顏生今將代衞
是以述昔所聞思其稟受法言冀其近於
善道譬彼醫門多能救疾方茲賢士必能
拯難荒淫之病庶其瘳愈者也
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

注其道不足以救彼患

疏譆怪笑聲也若汝也殆近也也孔子哂其術淺未足化他汝若往於衛必遭刑戮者也

夫道不欲雜

注宜正得其人

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注若夫不得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疏夫至道通之道唯在純粹必其宣雜則事

緒繁多事多則心中擾亂心中擾亂則憂
患斯起藥病既乖彼此俱困已尚不立焉
能救物哉

書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
注有其具然後可以接物也

疏諸於也存立也古昔至德之人虛懷而
遊世間必先安立己道然後拯救他人未
有己身不存而能接物者也援引古人以
爲鑒誡

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

注不虛心以應物而役思以犯難故知其所存於己者未定也夫唯外其知以養眞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

疏夫唯虛心以應務忘智以養眞寄當於群才歸功於萬物者方可處涉人間逗機行化也今顏回存立己身猶未安定是非喜怒勃戰胷中有何庸暇輙至於衞欲諫暴君此行未可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注德之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横出者爭善故也雖復桀跖其所矜惜無非善名也

跣汝顔知德蕩智出所由乎哉夫德之所以流蕩喪眞爲矜名故也智之所以横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夫惟善惡兩忘名實雙遣者故能萬德不蕩至智不出者也

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注夫名智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遣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䟽軋傷也夫矜名則更相毀損顯智則爭競路興故二者並凶禍之器盡不可行於世

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䟽矼確實也假且道德純厚信行確實芳名令聞不與物爭而衛君素性頑愚凶悖少鑒既未達顏回之意氣豈識匡扶之心乎

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

注夫挾人夜光鮮不按劒者未達故也今回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達也而彊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回欲毁人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而六合俱應而後始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與逆鱗迕也

疏繩墨之言即五德聖智也內之德性衛君未達而强用仁義之術行於暴人之前所述先王美言必遭衛君憎惡故不可也

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

注適不信受則謂與己爭名而反害之

疏命名也衛侯不達汝心謂汝菑害於己既遭疑貳必被反菑故也

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注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服便爲明君也

苟爲明君則不若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
奇如其不爾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
往而可無心而應其應自來則無往而不
可也
䟽殆近也夫歎也汝若往衛必近危亡爲
暴人所災害深可歎也且衛侯苟能悅愛
賢人憎惡不肖故當朝多君子屛黜小人
已有忠臣何求於汝至於彼亦何異彼人
既與無異去便無益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

注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君人之勢而角其捷辯以距諫飾非也

䟽謟言也王公衛侯也汝若至衛唯當默爾不言若有箴規必遭戮辱且衛侯恃千乘之勢角五等之威飾非距諫鬬其捷辯汝既恐怖何暇匡扶也

而目將熒之

注其言辯捷使人眼眩也

䟽熒眩也衛侯雖荒淫暴虐而甚俊辯聰明加恃人君之威陵藉忠諫之士故顏回

心生惶怖眼目眩惑者也

而色將平之

注不能復自異於彼也

疏縱有諫心不敢顯異顏色靡順與彼和平

口將營之

注自救解不暇

疏衛侯位望既高威嚴可畏顏生恐禍及己憂懼百端所以口舌自營略無容暇

容將形之

疏形見也既懼災害故委順面從拳跽曲
拳形迹斯見也
心且成之
注乃且釋已以從彼也
疏豈直外形從順亦乃內心和同不能進
善而更成彼惡故也
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
注適不能救乃更足以成彼之盛
疏以用也夫用火救火猛燎更增用水救
水波浪彌甚故顏子之行適足衛侯之暴

不能匡勸可謂益多也

順始無窮

注尋常守故未肯變也

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注未信而諫雖厚爲害

䟽汝之忠厚之言近不信用則雖誠心獻

替而必遭刑戮於暴虐君人之前矣

且昔者桀殺關龍逄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

其身以下傴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

注居下而任上之憂比干非其事也

疏謚法賊民多殺曰桀殘義損善曰紂姓關字龍逢夏桀之賢臣盡誠而遭斬首比干殷紂之庶叔忠諫而被剖心傴拊猶愛養也拂違戾也此二子者並古昔良佐修飾其身伏行忠節以臣下之位憂君上之民臣有德而君無道拂戾其君咸遭戮辱援古證今是爲龜鏡是知顏回化衞理未可行也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

注不欲令臣有勝君之名也

䟽擠隊也陷也毒也夏桀殷紂無道之君不自揣量猶貪令譽故因賢臣之修飾肆其鴆毒而陷之意在爭名逐利遂至於此故也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

注夫暴君非徒求恣其欲乃復求名但所求者非其道耳

䟽堯禹二君已具前解叢枝胥敖有扈並

是國名有扈者今雍州鄠縣是也宅無人
曰墟鬼無後曰厲言此三國之君悉皆無
道好起兵戈征伐他國豈唯貪求實利亦
乃規覓虛名遂使境域丘墟人民絶滅身
遭刑戮宗廟顛殞貪名求實一至如斯今

古共知汝獨不聞也
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
注惜名貪欲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
故與衆攻之而汝乃欲空手而往化之以
道哉

疏夫庸人暴王貪利求名雖復堯禹聖君不能懷之以德猶興兵衆問罪夷凶況顏子匹夫空手行化不然之理亦在無疑故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

疏嘗試也汝之化導雖復未弘既欲請行必有所以試陳汝意告語我來

顏回曰端而虛

注正其形而虛其心也

疏端正其形盡人臣之敬虛豁心慮竭匡

諫之誠既承高命敢述所以耳
勉而一
注言遜而不二也
疏勉勵身心盡誠奉國言行忠謹終無差
二
則可乎
疏如前二術可行以不
曰惡惡可
注言未可也
疏惡惡猶於何也於何而可言未可也

夫以陽爲亢孔揚

注言衞君亢陽之性亢張於內而甚揚於外彊禦之至也

疏陽剛猛也亢滿也孔甚也言衞君剛猛之性滿寔內心彊暴之甚彰揚外迹

采色不定

注喜怒無常

疏順心則喜違意則嗔神采氣色曾無定準

常人之所不違

注莫之敢逆
疏爲性暴虐威猛尋常諫士賢人詎能逆
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注夫頑彊之甚人以快事感己己陵籍而
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也
疏案抑也容與猶放縱也人以快善之事
箴規感動君因其忠諫而抑判之以求快
樂縱容遂其淫荒之意也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
注言乃少多無回降之勝也

䟽衛侯無道之其來已久曰將漸漬之德尚不能成况垂ㄑ鴻範聖明如何可望也

將執而不化

注故守其本意也

䟽飾非闇主不能從人如流固執本心誰肯變惡爲善者也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注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而勉一耳言此未足以化之

䟽外形擊跽以盡足恭內心順從不敢訾

毀以此請行有何利益化衛之道庸詎可
言乎斯則斥前端虛之術未宜行用之也
然則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
注顏回更說此三條也
疏前陳二事已被抵訶今設三條庶其允
合此標題目下釋其義顏生述已以問宣
尼是也
内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
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
蘄乎而人不善之邪

注物無貴賤得生一也故善與不善付之
公當耳一無所求於人也
疏此下釋義祈求也言我內心質素誠直
共自然之理而爲徒類是知帝王與我皆
禀天然故能忘貴賤於君臣遣善惡於榮
辱復矜名以避惡求善於他人乎此虛懷
無其合理
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
注依乎天理推己性命若嬰兒之直往也
疏然如此也童子嬰兒也若如面說推理

直前行比嬰兒故謂之童子結成前義故是之謂與天爲徒也

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

福五

十二

疏夫外形委曲隨順世間者將人倫爲徒類也擎手跽足磬折曲躬俯仰拜伏者人臣之禮也而和同塵垢汚隆任物人皆行此我獨不爲耶是以爲人所爲故人無怨疾也

是之謂與人爲徒
注外形委曲隨人事之所當爲也
疏此結成也
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
注成於今而比於古也
疏忠諫之事乃成於今君臣之義上比於古故與古之忠臣比干等類是其義也
其言雖教讁之實也
注雖是常教實有諷責之旨
疏讁責也所陳之言雖[illegible]迹論其意旨

實有諷責之心也

古之有也非吾有也

䟽㐰古以來有此忠諫非我今日獨起箴規者也

若然者雖直而不病

注寄直於古故無以病我也

䟽若忠諫之道自古有之我今誠直亦幸無憂累

是之謂與古爲徒

䟽此結前也

若是則可乎

䟽呈此三條未知可不

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

注當理無二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冥

也

䟽諜條理也當也法苟當理不係多端政

設三條大傷繁冗於理不當亦不安恬故

於何而可也

雖固亦無罪

注雖未弘大亦且不見咎責

䟽設此三條雖復固陋既未行李亦幸無咎責者也

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注罪則無矣化則未也

䟽胡何也顔回化衛止有是法纔可獨善未及濟時故何可以及化也又解若止而勿行於理便是如其適衛必自遭殆也

猶師心者也

注挾三術以適彼非無心而付之天下也

䟽夫聖人虛己應時無心譬彼明鏡方兹

虛谷今顏回預作言教方思慮可不既非忘淡薄故知師其有心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

疏顏生三行一朝頓盡化衛之道進趣無方更請聖師庶聞妙法

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

福五 十四

注夫有其心而爲之者誠未易也

疏顏回殷勤致請尼父爲說心齋但能虛忘吾當告汝必其有心爲作便乖心齋之妙故有心而索玄道誠未易者也

易之者皡天不宜

注以有爲爲易未見其宜也

疏爾雅云夏曰皡天言其氣皡旰也以有爲之心而行道爲易者皡天之下不見其宜言不宜以有爲心齋也

顔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

疏茹食也葷辛菜也齋齊也謂心迹俱不染塵人也顔子家貧儒史具悉無酒可飲無葷可茹箪瓢蔬素已經數月請若此得

爲去衛不

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

疏尼父答言此是祭祀神鬼獻宗廟俗中致齋之法非所謂心齋者也

回曰敢問心齋

相五

十五

疏向說家貧事當祭祀心齋之術請示其方

仲尼曰若一志

注去異端而任獨也

疏一汝志心無復異端入寂虛忘冥符獨

化此下答於顏子廣示心齋之術者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䟽耳根虛寂不凝宮商反聽無聲凝神心
府
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
䟽心有知覺猶起人緣氣無情慮虛柔任
物故去彼知覺取此虛柔遣之又遣漸階
玄妙也
聽止於耳
䟽不著聲塵止於心聽此釋無聽之以耳

也

心止於符

疏符合也心起緣慮必與境合庶令凝寂不復與境相符此釋無聽之以心者也

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

注遺耳目去心意而付氣性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

疏如氣柔弱虛空其心寂泊忘懷方能應物此解而聽之以氣也

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注虛其心則至道集於懷也
疏唯此眞道集在虛心故知虛心者心齋妙道也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
注未使心齋故有其身
疏未禀心齋之敎猶懷封滯之心既不能隳體以忘身尚謂顏回之實有也
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
注既得心齋之使則無其身
疏既得夫子之教使其人以虛齋遂能物

我洞忘未嘗之可有也

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

疏夫子向說心齋之妙妙盡於斯

善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

注放心自得之場當於實而止

疏夫子謂顏生化衛之要慎莫據其樞要

且復遊入蕃傍亦宜晦迹消聲不可以名

智感物樊蕃也

入則鳴不入則止

注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心

而應者任彼耳不彊應也
疏若也道狎衛侯則可鳴聲匡救如其諫不入耳則宜緘口忘言示勿彊顯忠貞必遭於禍害
無門無毒
注使物自若無門者也付天下之自安無毒者也毒治也
疏毒治也如水如鏡應感虛懷既不預作也
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注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一之宅而會乎必然之符也
疏宅居處也處處心至一之道不得止而應之機感冥會非預謀也
則幾矣
注理盡於斯
疏幾盡也應物理盡於斯也矣
絕迹易無行地難
注不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不可能也無爲則易欲爲而不傷性不可得也

疏夫端居絶迹理在不難行不踐地故當不易亦猶無爲虛寂應感則易有爲思慮涉物則難其理必然故與斯譬矣

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

注視聽之所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爲也則失眞少者不全亦少失眞多者不全亦多失得之報未有不當其分者也而欲違天爲僞不亦難乎

疏夫人情驅使其法麤淺所以易欺天然馭用斯理微細是故難矯故知人間涉物

必須率性任眞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注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虛之宅無由有化物之實也

福五 十八

疏夫鳥無六翮必不可以搏空人無二智亦未能以接物也
瞻彼闋者虛室生白
注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

疏瞻觀照也彼前境也閑空也夫觀察萬
有悉皆空寂故能盡其心室反照真源而
智惠明白隨用而生白道也

吉祥止止

注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

疏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慶之徵止者凝
靜之智言吉祥善福止在凝靜之心凝靜
之心亦能致吉祥之善應也

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注若夫不止於當不會於極此為以應坐

之日而馳騖不息也故外敵未至而內已
困矣豈能化物哉
疏苟不能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則雖容儀
端拱而精神馳騖可謂形坐而心馳者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
況人乎

注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
矣故將任性直通無往不冥尚無幽昧之
責而況人間之累乎
疏徇使也夫能令根竅內通不緣於物境

精神安靜志外於心知者斯則外遺於形
内忘於智則隳體黜聰虛懷任物鬼神冥
附而舍止不亦當乎人倫鑚仰而歸依固
其宜矣故外篇云無鬼責無人非也
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
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注言物無貴賤未有不由心知耳目以自
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哉
所謂見者豈爲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
欲而爲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爲聖可以

得聖乎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之自知因欲爲知以知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爲見以見之不知生之自生又將爲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朱之明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處身

不適而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世之節者未之有也

跡是指斥之名也此近指以前心齋等法

能造化萬物孕育蒼生也伏牛乘馬號曰伏犧姓風號太昊几遽者三皇巳前無文

字之君也言此心齋之道夏禹虞舜以為
應物綱紐伏犧几蘧行之以終其身而況
世間凡鄙踈散之人軌轍此道而欲化物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
也甚重

注重其使欲有所求也

䟽楚莊王之玄孫尹成子名諸梁字子高
食采於葉僭號稱公王者春秋實為楚子
而僭稱王齊即姜姓太公之裔其先禹之
四岳或封於呂故謂太公為呂望周武王

封太公於營丘是爲齊國齊楚二國結好
往來王帛使乎相繼不絶或急難而求救
或問罪而請兵情事不輕委寄甚重是故
諸梁憂慮詢道仲尼也
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
注恐直空報其敬而不肯急應其求也
疏齊侯迹爾往來心無眞實至於迎待楚
使甚自殷勤所請事情未達依允奉命既
重預有此憂
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

䟽匹夫鄙志尚不可動况乎五等如何可動以此而量甚爲憂慄之也

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

注夫事無小大少有不言以成爲懽者耳

此仲尼之所曾告諸梁也

䟽子者仲尼寡之言少夫經營事緒抑乃多端雖復大小不同而莫不以成遂爲懽適也故諸梁引前所禀用發後機

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

注夫以成爲懼者不成則怨矣此楚王之所不能免也

䟽情若乖阻事不成遂則有人倫之道刑罰之憂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

注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胷中固已結氷炭於五藏矣

䟽喜則陽舒憂則陰慘事既成遂中情允愜變昔日之憂爲今時之喜喜懼交集於一心陰陽勃戰於五藏氷炭聚結非患如

何故下文云

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注成敗若任之於彼而莫足以患心者唯有德者乎

疏安得喪於靈府任成敗於前塗不以憂

喜累心者其唯盛德焉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

注對火而不思涼明其所饌儉薄也

疏臧善也清涼也承命嚴重心懷怖懼執

用粗餐不暇精膳所饌既其儉薄爨人不

欲思凉然火不多無熱可避之也
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内熱與
注所饌儉薄而内熱飲氷者誠憂事之難
非美食之爲
疏諸粱晨朝受詔暮夕飲氷足明怖懼憂

愁内心熏灼諂道情切達照此懐也
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旣有陰陽之患矣事若
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
注事未成則唯恐不成耳若果不成則恐
懼結於内而刑網羅於外也

䟽夫情事未決成敗不知而憂喜存懷是陰陽之患也事若乖舛必不成遂則有人臣之道刑網斯及有此二患何處逃愆

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䟽忝爲人臣濫忝末使位高德薄不足任之子既聖人情兼利物必有所以幸來告示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

䟽戒法也寰㝢之内教法極多要切而論莫過二事二事義旨具列下文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
注自然結固不可解也
疏夫孝子事親盡於愛敬此之性命出自天然中心率由故不可解也
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注千人聚不以一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
疏夫君臣上下理固必然故忠臣事君死

成其節此乃分義相投非關天性然六合
雖寬未有無君之國若有罪責亦何處逃
愆是以奉命即行無勞進退
是之謂大戒
注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
疏結成以前君親大戒義矣
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疏夫孝子養親務在順適登仕求禄不擇
高卑所遇而安方名至孝也
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䟽夫亂臣事主事盡忠貞無夷險安之若命豈得揀擇利害然後奉行能如此者是忠臣之盛美也

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注知不可奈何者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為一而無休戚於其中雖事凡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

疏夫爲道之士而自安其心智者雖逢違順之不殊達得喪之爲一故能涉哀樂之前境不輕易施知窮達之必然豈人情之能制是以安心順命不乖天理自非至人玄德孰能如前也

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注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之有也又何用心於有身哉

疏夫臣子事於君父必須致命盡情有事即行無容揀擇忘身整務固是其宜茍不得止應須任命也

何暇至於悦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注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而直前耳若乃信道不篤而悦惡存懷不能與至當俱往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

疏既曰行人無容悦惡奉受君命但當適齊有何閑日謀生慮死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注近者得接故以其信驗親相靡服也

遠則必忠之以言

注遥以言傳意也

疏凡交游鄰近則以性情靡順相去遥遠則任言以表忠誠此仲尼引己所聞勸戒諸梁也

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

注夫喜怒之言若過其實傳之者宜使兩不失中故未易也

疏以言表意或遣人傳彼此相投乍相喜怒爲此使乎人間未易

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注溢過也喜怒之言常過其當也

疏溢過也彼此兩人互相喜怒若其順情則美惡之言必當過者也

凡溢之類妄

注嫌非彼言似傳者妄作

疏類似也夫溢當之言體非眞實聽者既疑似使人妄搆也

妄則其信之也莫

注莫然疑之

疏莫致疑貌也既似傳者妄作遂生不信之心莫然疑之也

意則傳言者殃

注就傳過言似於誕妄受者有疑則傳言者橫以輕重爲罪也

疏受者生疑心懷不信傳語使乎殃禍斯及

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注雖閒臨時之過言而勿傳也必稱其常
情而要其誠致則近於全也
疏夫處涉人閒爲使實難必須未察常情
必使賓主折中不得傳一時喜怒致兩言
有閒能如是者近獲全身夫子引先聖之
格言爲當來之軌轍也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
注本共好戲
常卒乎陰
注欲勝情至潛興害彼

䟽陽喜也隂怒也夫較力相戲非無機巧
初始戲謔則情在喜懽逮乎終卒則心生
忿怒好勝之情潛以相害世間喜怒情使
例然此舉鬬力以譬之也

泰至則多竒巧

注不復循理

䟽忿怒之至欲勝之甚則情多竒譎巧詐
百端也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

注尊卑有別旅酬有次

常卒乎亂
注湛湎淫泆也
疏治理也夫賔主獻酬自有倫理側弁之
後無復尊卑初正卒亂物皆如此舉飲酒
之爲譬

泰至則多奇樂
注淫荒縱橫無所不至
疏宴賞既酣荒淫斯甚當歌屢舞無復節
文多方奇異歡樂何極
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

將畢也必巨
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必至之勢也
疏凡情常事亦復如然莫不始則誠信終則鄙惡初起簡少後必巨大是以煩生於簡事起於微此合諭也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
注夫言者風波也故行之則實喪矣
疏夫水因風而起波譬心因言而喜怒也故因此風波之言而行喜怒者則喪於實理者也

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

注故遺風波而弗行則實不喪矣夫事得其實則危可安而蕩可定也

疏風鼓水波易爲動蕩譬言喪實理危殆不難也

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

注夫忿怒之作無他由也常由巧言過實偏辭失當

疏夫施設忿怒更無所由每爲浮僞巧言偏辭諂佞之故也

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

注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不至而氣息不理茀然暴怒俱生疵疵以相對之

疏夫野獸因窘迫之窮地性命將死鳴不擇音氣息茀茀鬱心生疵疾忽然暴怒搏噬於人此更起譬也

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

注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尅核太精則鄙

吝心生而不自覺也大人蕩然放物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能不竭人之懽故四海之交可全

䟽夫尅切責核逼迫太甚則不善之心歘然自應情事相感物理自然是知躁則失君寛則得衆也

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

注苟不自覺安能知禍福之所齊詣也

䟽夫急躁忤物必拒之理數自相召不知所以且當時以不肖應之則誰知終後之

禍者邪

故法言曰無遷令

注傳彼實也

疏承君令命以實傳之不得以臨時喜怒

輒爲遷改者也

無勸成

注任其自成

疏直陳君令任彼事情無勞勸奬强令成

就也

過度益也

注益則非任實

疏安於天命率性任情無勞添益語言過於本度也

遷令勸成殆事

注此事之危殆

疏改於君命強勸彼成其於情事大成危殆

美成在久

注美成者任其時化譬之種植不可一朝成

䟽心之所美率意以成不由勸奬故能長
久
惡成不及改
注彼之所惡而勸强成之則悔改尋至
䟽心之所惡强勸而成不及多時尋當改
悔
可不慎與
䟽處涉人世銜命使乎先聖法言深宜戒
慎
且夫乘物以遊心

注寄物以爲意也
疏夫獨化之士混迹人閒乘有物以遨遊
運虛心以順世則何殆之有哉
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
注任理之必然者中庸之符全矣斯接物
之至也
疏不得已者理之必然也寄必然之事養
中和之心斯眞理之造極應物之至妙者
矣
何作爲報也

注嘗任齊所報之實何爲爲齊作意於其間哉

疏率已運命推理而行何須預生億度爲齊作報故也

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注直爲致命最易而已喜怒施心故難也

疏直致率情任於天命其自簡易豈有難耶此其難者言不難也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

疏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太子蒯聵也顏

闔自魯適衛將欲爲太子之師傅也
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
䟽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蒯聵稟
天然之凶德持殺戮以快心既是衛國之
人故言有人於此將爲儲后之傅故諮道
於哲人

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
身
注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則憎已縱其無
度則亂邦

疏方猶法也稟性兇頑不履仁義與之方法而執制憎己所以危身縱之無度而荒淫顛覆所以亡國

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

注不知民過之由己故罪責於民而不自

改

疏己之無道曾不悛革百姓有罪誅戮極深唯見黔首之愆不知過之由己旣知如

風靡草是知責在於君

若然者吾柰之何

疏然猶如是將柰之何詢道蘧瑗故陳其所以

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

注反覆與會俱所以爲正身

疏戒最也已身不可率耳防慎儲君勿輕犯觸身履正道隨順機宜前則歎其能問後則示其方法也

形莫若就心莫若和

注形不乖迕和而不同

疏身形從就不乖君臣之禮心智和順迹

混四事濟之也

雖然之二者有患

疏前之三條略標方術既未盡善猶有其患累也

就不欲入

注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

疏郭注云就者形順入者遂與同也

和不欲出

注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

疏心知和順方便接引推功儲君不顯己

能斯不出也

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蹷

注若遂與同則是顛危而不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
蹶顛覆也滅絶也崩壞也蹷敗也形容從就同入彼惡則是顛危而不扶持故致顛覆滅絶崩蹷敗壞與彼俱亡也矣

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

注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名彼將惡其勝己妄生妖孽故當悶然若晦玄

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

跡反物為妖孽災也雖復和光同塵而自顯出已智不能韜光晦迹故有齊彼之名蒯聵惡其勝已謂其妄生妖孽故以事而

害之

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

注不小立圭角以逆其鱗也

疏町畔也畦埒也與共也入會也夫處世接物其道寔難不可遂與和同亦無容鄙頑生乖忤或同嬰兒之愚鄙且復無知或類田野之無畦略無界畔縱奢後之貪求任凶猛之殺戮然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達斯趣者方會無累之道也

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

注夫螳蜋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

即螳蜋之怒臂也
䟽螳蜋有斧蟲也夫螳蜋鼓怒其臂以當
軒車之轍雖復自恃才能之美善而必不
勝舉其職任喻顏闔欲以巳之才能以當
儲君之勢何異乎螳蜋怒臂之當車轍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
注積汝之才伐汝之美以犯此人危殆之
道
䟽積蘊蓄也而汝也幾危也既傅儲君應
須戒慎今乃蘊蓄才能自矜汝美犯觸威

勢必致危亡

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

注恐其因有殺心而遂怒也

疏汝頗知世有養虎之法乎猪羊之類不可生供猛獸恐其因殺而生嗔怒也

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

注方使虎自齧分之則因用力而怒矣

疏汝頗知假令以死物投獸猶須先爲分決若使虎自齧分恐因用力而怒之也

時其飢飽達其怒心

注知其所以怒而順之

疏知飢飽之時達喜怒之節通於物理豈復危亡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注順理則異類生愛逆節則至親交兵

疏夫順則悅媚虎狼可以馴狎逆則殺害至親所以交兵養己之道既同涉物之方無別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
注矢溺至賤而以寶器盛之愛馬之至也
疏蜃大蛤也愛馬之矢意在貴重屎溺至
賤以大蛤盛之情有所滯緣至於是也
適有蚉宝僕緣
注僕僕然群著馬
而拊之不時
注雖救其患而掩馬之不意
則缺銜毀首碎胷
注掩其不備故驚而至此

蹴僕踶也拊拍也銜勒也適有蚉寅相聚
緣馬主既愛惜卒然拊之意在除害不定
時節掩馬不意忽然驚駭於是馬缺銜勒
挽破轡頭人遭蹄踏碎胷毁首者也
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注意至除患卒然拊之以致毁碎失其所
以愛矣故當世接物逆順之際不可不慎
也
疏亡猶失也意之所在在乎愛馬既以毁
損即失其所愛人間涉物其義亦然機感

參差即遭禍厄猶馬之喻深宜慎之也

匠石之齊至于曲轅見櫟社樹

蹤之適也曲轅山名也其道屈曲猶如嵩
山之西有轘轅之道即斯類也櫟木名也
社土神也祀封土曰社社吐也言能吐生

萬物故謂之社而匠是工人之通稱石乃
巧者之私名其人自魯適齊塗經曲道覩
玆異木擁腫不才欲明處涉人間必須以
無用為用

其大蔽牛絜之百圍

跡絜約束也櫟社之大特高常木枝葉覆蔭木蔽千牛以繩束之圍麤百尺江南莊本多言其大蔽牛無數千字此本應錯且商丘之木既結駟千乘曲轅之樹豈蔽一牛以此格量數千之本是也

其高臨山千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

跡七尺曰仞此樹直竦岑崟七十餘尺然後挺生枝幹蔽日捎雲堪爲船者旁有數十木之大也其狀如是也

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

疏輟止也木大異常看者甚衆唯有匠石知其不材行塗直過曾不留視也

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之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

疏門人驚櫟社之盛美乃佇立以觀看自負笈以從師未見材其若此怪大匠之不顧走及遂以諮詢

曰已矣勿言之矣

疏已止也匠石知大木之不材非世俗之所用嫌弟子之亂費訶令止而勿言也

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

疏櫟木體重爲船即沉近土多敗爲棺槨速朽踈散之樹終於天年亦是不材之木故致閑散也

以爲器則速毀

疏人間器物貴在牢固櫟既踈脆早毀何疑也

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

疏樠脂汁出也蠧木內蟲也爲門戶則津液樠而脂出爲梁柱則蠧而不牢

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

注不在可用之數故曰散木

疏閑散踈脆故是不材之木涉用無堪所以免於早夭

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

注凡可用之木爲文木

疏惡乎猶於何也若猶汝也予我也可用之

木爲文木也匠石歸寢櫟社感夢問於匠石汝將何物比並我故爲當將我不材散木邪爲當比予於有用文章之木邪

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

疏夫在樹曰果柤梨之類在地曰蓏瓜瓠之徒汝豈比我於此之輩者耶

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注物皆以自用傷

蹠夫果蓏之類其味甚餂子實既熟即遭
剥落於是大枝折折小枝發泄此豈不爲
滋味能美所以用苦其生毀辱之言即斯
之謂且春生秋落乃盡天年中塗打擊名
爲橫夭而其識無情世俗人物皆以有用
傷夭其生故此結言莫不如是掊打也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注數有睥睨巳者唯令匠石明之耳
爲予大用
注積無用乃爲濟生之大用

疏不材無用必獲全生櫟社求之其來久矣而庸拙之匠疑是文木頻來顧眄欲見誅鄰懼夭斧斤翦乎死地今逢匠伯鑒我不材方得全生爲予大用幾近也

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

注若有用久見伐

疏向使我是文木而有材用久遭翦截夭折斤斧豈有此長大而壽年乎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

疏汝之與我皆造化之一物也與物豈能

相知奈何哉假問之辭
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注以戲匠石
疏匠石以不材爲散櫟社以材能爲無用
故謂石爲散人也汝炫才能於世俗故鄰
於夭枉我以躁散而無用故得全生汝是
近死之散人安知我是散木耶託於夢中
以戲匠石也
匠石覺而診其夢
疏診占也匠石旣覺思量睡中占候其夢

說向弟子也

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

注猶嫌其以爲社自榮不趣取於無用而已

疏櫟木意趣取於無用爲用全其生者則何爲爲社以自榮乎門人未解故起斯問也

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注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爲社也

疏若汝也彼謂社也汝但慎密莫輕出言

彼社之神自來寄託非關此木櫟爲社也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

注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

疏詬辱也用此社神爲不知我以無用爲用貴在全生乃橫來寄託深見詬病翻爲羞恥豈榮之哉

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

注本自以無用爲用則雖不爲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

疏木以踈散不材故得全其生道假令不
爲社樹豈近於翦伐之害乎
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
注彼以無保爲保而衆以有保爲保
疏踈散之樹以無用保生文木之徒以才

能夭折所以爲其異之者也
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注利人長物禁民爲非社之義也夫無用
者泊然不爲而群才自用用者各得其叙
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

之無緣近也
疏夫散木不材禀之造物賴其無用所以全生而社神寄託以成詬厲更以社義讀譽失彌遠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
注其枝所陰可以隱芘千乘
疏伯長也其道甚尊堪爲物長故爲之伯即南郭子綦也商丘地名在梁宋之域駟馬曰乘藾蔭也子綦於宋國之中經於商

丘之地遇見大木異於尋常樹本麤䴡長枝
葉茂盛乘陰布影隱覆極多連結車乘可
庇四千匹馬也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
疏子綦既覩此木不識其名疑有異能故

致斯大
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
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
疏軸解者如車軸之轉謂轉心木也周身
爲棺棺完也周棺爲槨也夫梁棟須直卷

曲所以不堪棺槨耤牢解散所以不固也
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酲三
日而不已
䟽以舌咶葉則唇口爛傷用鼻嗅之則醉
悶不止酲病酒也
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
䟽通體不材可謂全生之大才衆諸無用
乃是濟物之妙用故能不夭斤斧而蔭庇
千乘也
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注天王不才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爲之視聽者爲之聽知者爲之謀勇者爲之扞天何爲哉玄默而已而群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

疏夫至人神矣陰陽所以不測混迹人間和光所以不耀故深根固蔕長生久視舟船庶物蔭覆黔黎譬彼櫟社方兹異木是以嗟歎神人用不材也者大材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

疏荆氏地名也宋國有荆氏之地宜此楸柏桑之三木悉皆端直堪爲材用此略舉文木有材所以夭折對前散木無用所以全生也

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

疏兩手曰拱一手曰把狙猴獼猴也杙橛也亦杙也拱把之木其材非大適可斬爲杙橛以繫杙獼猴也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疏麗屋棟也亦言小船也高名榮顯也三

尺四尺之圍其木稍大求榮華高屋顯好名船者輙取之也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

䟽禪傍棺材也亦言棺之全一邊而不甲合者謂之禪傍七八尺圍其木極大貴富之室商賈之家求大板為棺材者當斬取之也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

注有材者未能無惜也

疏為有用故不盡造化之年而中塗夭於工人之手斯皆以其材能為之患害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注巫祝解除棄此三者必妙選騂具然後敢用

疏顙額也亢高也痔下漏病也巫祝陳芻狗以祠祭選牛豕以解除必須精簡純色擇其好者展如在之誠敬庶冥感於鬼神今乃有高鼻折額之豚白顙不騂之犢痔

漏癃病之人三者旣不清潔故不可往於靈河而設祭奠者也古者將人沉河以祭河伯西門豹爲鄴令方斷之卽其類是也

此皆巫祝以知之矣

注巫祝於此亦知不材者全

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注夫全生者天下之所謂祥也巫祝以不材爲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祥神人不逆

疏女曰巫男曰覡祝者執板讀祭文者也祥善也巫師祝史解除之時知此三昔不堪享祭故棄而不用以爲不善之物也然神聖之人知倅造化知不材無用故得全生是知白顙亢鼻之言痔病不祥之說適是小巫之鄙情豈曰大人之通智故才不全者神人所以爲吉祥大善之事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

疏四肢離析百體寬疏遂使頰頭隱在臍間肩膊高於頂上形容如此故以支離爲

名也

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

疏會撮高竪貌五臟腧也五臟之腧並在人背古人頭髻皆近頂後今支離殘病傴僂低頭遂使臟腧頭髻悉皆向上兩脚髀股攣縮而迫於脅肋也

挫鍼治繲足以餬口

疏挫鍼縫衣也治繲洗浣也餬飼也庸役身力以飼養其口命

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䟽筴小箕也精米也言其掃市場鼓箕筴播揚土簡精粗也又解鼓筴謂布著數卦兆也播精謂精判吉凶辯精靈也或掃市以供家口或賣卜以活身命所得之物可以養十人也

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注恃其無用故不自竄匿

䟽邊蕃有事徵求勇夫殘病之人不堪征討自得無懼攘臂遨遊恃其無用故不竄匿

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注不任作役故
䟽國家有重大徭役爲有痼疾故不受其功程者也
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
福五 四十五
注役則不與賜則受之
䟽六石四斗曰鍾君上憂憐鰥寡矜恤貧病形殘既重受物還多故郭注云役則不預賜受之者也
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

況支離其德者乎

注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自用歸功名於群材與物冥而無迹故免人間之害處常美之實此支離其德也

疏夫支離其形猶忘形也支離其德猶忘德也而況支離殘病適是忘形既非聖人故未能忘德夫忘德者智周萬物而反智於愚明並三光而歸明於昧故能成功不居爲而不恃推功名於群有與物冥而無迹斯忘德者也夫忘形者猶足以養身終

年免乎人間之害何況忘德者耶其勝劣
淺深故不可同年而語矣是知支離其德
者其唯聖人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

注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之衰
盛蔑然不足覺故曰何如

疏何如猶如何也之適也時孔子自魯之
楚舍於賓館楚有賢人姓陸名通字接輿
知孔子歷聘行歌譏刺鳳兮鳳兮故哀歎

聖人比於來儀應瑞之鳥也有道即見無道當隱如何懷此聖德往適衰亂之邦者耶

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注趣當盡臨時之宜耳

疏當來之世有懷道之君可應聘者時命如馳故不可待過往之時堯舜之主變化已久亦不可尋趣合當時之宜無勞瞻前顧後也

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

注付之自爾而理自生成生成非我也豈
爲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不敗
亂自求生故忘生而不死
疏有道之君休明之世聖人弘道主教成
就天下時逢暗主命屬荒年適可全生遠
害韜光晦迹
方今之時僅免刑焉
注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時
世爲一而後妙當可全刑名可免
疏方猶當今衰亂之時正屬衰周之世危

行言遜僅可免於刑戮方欲執迹應聘不
亦妄乎此接輿之詞譏誚孔子也

福輕乎羽莫之知載

注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之聽耳之
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

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恣其性內而
無纖芥於分外此無爲之至易也無爲而
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非福者
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非
假物也豈有寄鴻毛之重哉率性而動動

不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
載天下之至輕也然知以無崖傷性心欲
惡蕩眞故乃釋此無爲之至易而行彼有
爲之至難棄夫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
之至重此世之常患也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注舉其性内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
外物寄之雖重不盈錙銖有不勝任者矣
爲内福也故福至輕爲外禍也故禍至重
禍至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

跡夫視聽知能各有涯分止於分內可以全生求其分外必遭夭折全生所以爲福夭折所以爲禍而分內之福輕於鴻毛貪競之徒不知載之在已分外之禍重於厚地執迷之徒不知避之去身此葢流俗之常患者也故寄孔陸以彰其累也

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注夫畫地而使人循之其迹不可掩矣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得我以臨人而

付人之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泯然與天下爲一而内外同福也

跡已止也殆危也仲尼生衰周之末當澆季之時執持聖迹歷國應聘頻遭斥逐屢被詆訶故重言已乎不如止而勿行也若

用五德臨於百姓捨已効物必致危亡猶如畫地作迹使人走逐徒費功勞無由得掩以己率物其義亦然也

迷陽迷陽無傷吾行

注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

吾行全矣天下皆全其吾則凡稱吾者莫不皆全也

疏迷亡也陽明也動也陸通勸其尼父令其晦迹韜光冝放獨化之無爲忘遺應物之明智既而止於分內無傷吾全生之行也

吾行郤曲無傷吾足

注曲成其行各自足矣

疏郤空也曲從順也虛空其心隨順物性則凡稱吾者各自足也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䟽寇伐也山中之木杞梓之徒爲有材用橫遭寇伐膏能明照以充燈炬爲其有用故被煎燒豈獨膏木在人亦爾

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䟽桂心辛香故遭斫伐漆供器用所以割之俱爲才能夭於斤斧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注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

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俱適者悗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疏樧柏橘柚膏火桂漆斯有用也曲轅之樹商丘之木白額之牛亢鼻之豕斯無用也而世人皆炫己才能爲有用之用而不知支離其德爲無用之用也故郭注云有用則與彼爲功無用則自全乎其生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六

福六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六

河　南　郭　象　注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内篇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内物應於外外内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

疏姓王名駘魯人也則一足曰兀形雖殘兀而心實虛忘故冠德充符而爲篇首也

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注弟子多少敵孔子

䟽若如也陪從王駘遊行稟學門人多少
如似於仲尼者也
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
夫子中分魯
䟽姓常名季魯之賢人也王駘遊行外忘
形骸內德充實所以從遊學者數滿三千
與孔子同徒中分魯國常季未達眞趣是
以生疑
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注各自得而足也

疏弟子雖多曾無講說立不教授坐無議論請益則虛心而往得理則實腹而歸又解未學無德亦爲虛往之

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

注怪其殘形而心乃更足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五藏忽然獨往而天下莫能離

疏教授門人曾不言議殘兀如是無復形容而玄道至德內心成滿必固有此衆乃從之也

是何人也

跣常季怪其殘兀而聚衆極多欲顯德充
之美故發斯問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
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
跣宣尼呼王駘爲夫子答常季云王駘是

體道聖人也汝自不識人所以致疑丘直
爲參差在後未得往事丘將尊爲師傅諮
詢問道何況晚學之類不如丘者乎請益
服膺固其宜矣
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注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天下之所不能遠奚但一國而已哉

疏奚何也何但假藉魯之一邦耶丘將誘引守內稟承盛德猶恐未盡其道也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

疏王盛也庸常也先生孔子也彼王駘者是殘兀之人門徒侍從於尼父以斯疑怪應異常流與凡常之人固當遠矣

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疏然猶如是也王駘盛德如是爲物所歸

未審運智用心獨若何術常季不委發此疑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注人雖曰變然死生之變變之大也

而不得與之變

注彼與變俱故死生不變於彼

跡夫山舟潛遁薪指遷流雖復萬境皆然而死生最大但王駘心冥造物與變化而遷移迹混人間將死生而俱往故變所不能變者也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注斯須之也

疏遺失也雖復圓天顛覆方地墜陷既冥於安危故未嘗喪我也

審乎無假

注明性命之固當

而不與物遷

注任物之自遷

疏靈心安審妙體眞元既與道相應故不爲物所遷變者也

命物之化
注以化爲命而無怪迕
而守其宗也
注不離至當之極
疏達於分命冥於外物唯命唯物與化俱
行動不乖寂故恒住其宗本者也
常季曰何謂也
疏方深難悟更請決疑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注恬苦之性殊則美惡之情背

疏夫物云云悉歸空寂倒置之類妄執是非於重玄道中横起分别何異乎膽附肝生本同一體也楚越迢遞相去數千而於一體之中起數千之異異見之徒例皆如是也

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注雖所美不同而同有所美各美其所美則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一是也夫因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官天地府萬物知異之不足

異故因其所同而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
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其所無而無之則
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我而非彼美
己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莫不皆
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玄
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
我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
明天下之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爲一故能
乘變任化迕物而不慴
䟽若夫玄通之士浩然大觀二儀萬物一

指一馬故能忘懷任物大順群生然同者見其同異者見其異至論衆妙之境非異亦非同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注宜生於不宜者也無美無惡則無不宜無不宜故忘其宜也

跡耳目之宜宜於聲色者也且凡情分別耽滯聲色故有宜與不宜可與不可而王駘混同萬物冥一死生豈於根塵之間而懷美惡之見耶

而遊心乎德之和

注都忘宜故無不任也都任之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道德之間蕩然無不當而曠然無不適也

疏既而混同萬物不知耳目之宜故能遊道德之鄉放任乎至道之境者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

注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同無

物而不同則死生變化無往而非我矣故
生爲我時死爲我順時爲我聚順爲我散
聚散雖異而我皆我之則生故我耳未始
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
以爲一既觀其一則誂然無係玄同彼我

以死生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去生如脫
屣斷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蒂其心也
跡物視視猶視物也王駘一於死生物與彼
我生爲我時不見其得死爲我順不見其
喪觀視萬物混而一之故雖兀足視之如

遺土者也

常季曰彼爲己以其知

注嫌王駘未能忘知而自存

疏彼王駘也謂王駘修身修己猶用心知嫌其未能忘知而任獨之者也

得其心以其心

注嫌未能遺心而自得

疏嫌王駘不能忘懷任致猶用心以得心也夫得心者無思無慮忘知忘覺死灰槁木泊爾無情措之於方寸之間起之於視

聽之表同二儀之覆載順三光以照燭混塵韯而不撓其神覆窮塞而不作其慮不得爲得而得在於無得斯得之矣若以心知之術而得之者非眞得也

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

注夫得其常心平往者也嫌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

跡最聚也若能虛忘平淡得眞常之心者固當和光匿燿不殊於俗豈可獨異於物使衆歸之者也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注夫止水之致鑑者非爲止以求鑑也故王駘之聚衆衆自歸之豈引物使從巳

疏鑑照也夫止水所以留鑑者爲其澄清故也王駘所以聚衆者爲其凝寂故也止水本無情於鑑物物自照之王駘豈有意於招攜而衆自來歸湊者也

唯止能止衆止

注動而爲之則不能居衆物之止

疏唯獨也唯止是水本凝湛能止是留停

生人衆止是物來臨照亦猶王駘獨懷虛寂故能容止群生由是功能所以爲衆歸聚也

受命於地唯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

注夫松栢特稟自然之鍾氣故能爲衆木之傑耳非能爲而得之也

疏凡厥草木皆資厚地至於稟質堅勁隆冬不凋者在松栢通年四季常保青全受氣自爾非關指意王駘聚衆其義亦然也

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注言特受自然之正氣者至希也下首則唯有松栢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松栢人各自正則無羨於大聖而趣之

疏人稟三才受命蒼旻圓首方足其類至多至如挺氣正眞獨有虞舜豈由役意直置自然王駘合道其義亦爾郭注云上首唯有聖人者但人頭在上去上則死木頭在下去下則死是以呼人為上首呼木為下首故上首食傍首傍首食下首下首草

木也傍首蟲獸也

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注幸自能正耳非爲正以正之

疏受氣上玄能正生道也非由用意幸悉自然既非正已復能正物正已正物自利之他內外行圓名爲大聖虞舜既爾王駘亦然而舜受讓人故爲標的也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注非能遺名而無不任

疏徵成也信也天子六軍諸侯三軍故九軍也或有一人稟氣勇武保守善始之心信成令終之節內懷不懼之志外顯雄猛之姿旣而直入九軍以求名位尚能伐心要譽忘死忘生何況王駘體道之狀列在下文也

而況官天地府萬物

注冥然無不體也

疏綱維二儀曰官天地包藏宇宙曰府萬物夫勇士入軍直要名位猶能不顧身命

忘於生死而況官府兩儀混同萬物視死如生不亦宜乎

直寓六骸

注所謂逆旅

䟽寓寄也六骸謂身首四肢也王駘體一身非實達萬有皆真故能混塵穢於俗中寄精神於形内直置暫遇而已豈係之耶

象耳目

注人用耳目亦用耳目非須耳目

䟽象似也和光同塵似用耳目非須也

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注知與變化俱則無往而不冥此知之一者也心與死生順則無時而非生此心之未嘗死也

疏一知智也所知境也能知之智照所知之境境冥會能無所差故知與不知通而爲一雖復迹理物化而心未嘗見死者也

豈容有全兀於其間哉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

注以不失會爲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

行而時動者也故假借之人由此而最之耳

疏彼王駘者豈復簡擇良日而登昇玄道蓋不然乎直置虛淡忘懷而會之也君人無心止水留鑑而世閒虛假之人由是而從之也

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注其恬莫故全也

疏雖彼王駘冥眞合道虛假之物自來歸之彼且何曾以爲已務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䟽姓申徒名嘉鄭之賢人兀者也姓公孫名僑字子產鄭之賢大夫也伯昏無人者伯長也昏闇也德居物長韜光若闇洞忘物我故曰伯昏無人子產申徒俱學玄道雖復出處殊隔而同師伯昏故寄此三人以彰德充之義也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注羞與刖者並行

疏子產執政當塗榮華富貴申徒稟形殘兀無復容儀子產雖學伯昏未能忘遣猶存寵辱恥見形殘故預相檢約令其必不並已也

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

注質而問之欲使必不並已

疏子產存榮辱之意申徒高貴賤之心前

雖有言都不釆領所以居則共堂坐還同
席公孫見其如此是故質而問之
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
注當以執政自多故直云子齊執政便謂
足以明其不遜

疏違避也夫出處異塗貴賤殊致我秉執
朝政便爲貴人汝乃卑賤形殘應殊敬我
不能遜讓翻欲齊己也
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
注此論德之處非計位也

疏先生伯昏也先生道門深明衆妙混同榮辱齊一死生定以執政自多必如此耶

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注笑其矜悅在位欲處物先

疏汝猶悅愛榮華矜誇政事推人於後欲處物先意見如斯何名學道

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注事明師而鄙吝之心猶未去乃眞過也

跡鑑鏡也夫鏡明則塵垢不止止則非明
照亦猶久與賢人居則無過若有過則非
賢哲今子之所取可重可大者先生之道
也而先生之道退已虛忘子乃自矜深乖
妙旨而出言如是豈非過者乎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注若是形殘
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注言不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
並計子之德固不足以補形殘之過

䟽反猶復也言申徒形殘如是而不自知乃欲將我並驅可謂與堯爭善子雖有德何足言以德補殘猶未平復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

注多自陳其過狀以己爲不當亡者衆也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注默然爲過自以爲應死者少也

䟽夫自顯其狀推罪於他謂己無愆不合當犯如此之人世間甚衆不顯過狀將罪歸己謂己之過不久存生如此之人世間

寡少鄭子產奢侈矜伐於義亦然者也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疏若順也夫素貧形殘稟之天命雖有知
計無如之何唯當安而順之則所造皆適
自非盛德其孰能然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
命也
注羿古之善射者弓矢所及爲彀中夫利
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自不遺身忘知與
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彀中耳雖張毅之

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所遇而不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爲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舍情性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爲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中斯又逆自然而失者也

疏羿堯時善射者也其矢所及謂之彀中言羿善射矢不虛發彀中之地必被殘傷無問鳥獸罕獲免者偶然得免乃關天命免與不免非由工拙自不遺形忘智皆遊於羿之彀中是知申徒兀足忽遭羿之一箭子産形全中地偶然獲免既非人事故不足自多矣

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

注皆不知命而有斯矣

我怫然而怒

注見其不知命而怒斯又不知命也

疏怫然暴戾之心也人不知天命妄計虧全況已形好嗤彼之兀如此之人其流甚衆忿其無知怫然暴怒瞋忿他人斯又未知命也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注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疏在伯昏之所稟不言之教則廢向者之怒而復於常性也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

注不知先生洗我以善道故邪我爲能自反邪斯自忘形而遺累

疏既適師門入於虛室廢棄忿怒反復尋常不知師以善水洗滌我心爲是我之性情自反復進退尋責莫測所由斯又忘於學心遣其係累

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注忘形故也

疏我與伯昏遊於道德故能窮陰陽之妙

要極至理之精微旣其遺智忘形豈覺我之殘兀
令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注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哉
疏郭注云形骸外矣其德內也今子與我德遊耳非與我形交也而索我外好豈不過也此注意更不勞別釋也
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注已吾則厭其多言也

疏楚然驚慚貌也子產未能忘懷遣欲多在物先旣被識嫌方懷驚悚改矜誇之貌更醜惡之容悟知已至不用稱說者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注踵頻也

疏叔山字也踵頻也殘兀之人居於魯國雖遭刖足猶有學心所以[illegible]踵頻來尋師訪道旣無足趾因以爲其名也

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

及矣
疏子之修身不能謹慎犯於憲綱前已遭
官患難艱辛形殘若此今來請益何所逮
耶
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
足
注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爲而任其
自生斯重其身而知務者也若乃忘其自
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也故
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殘傷於外也

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注刖一足未足以虧其德明夫形骸者逆旅也
吾是以務全之也
注去其矜謹任其自生斯務全也
踈無趾交遊恭謹重德輕身唯欲務借聲名不知務全生道所以觸犯憲章遭斯殘兀形雖虧損其德猶存是故頻煩追討務全道德以德比形故言尊足者存存者在也

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

注天不爲覆故能常覆地不爲載故能常載使天地而爲覆載則有時而息矣使舟能沉而爲人浮則有時而没矣故物爲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

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注責其不謹不及天地也

疏夫天地亭毒覆載無偏而聖人德合二儀固當弘普不棄寧知夫子尚不捨形殘善救之心豈其如是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

䟽仲尼所陳不過聖迹無趾請學務其全生若淺問深足成鄙陋也

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

注聞所聞而出全其無爲也

䟽夫子無趾也胡何也仲尼自覺鄙陋情實多慚故屈無趾令其入室語說所聞方內之道旣而蘧廬久處芻狗再陳無趾惡聞故默然而出也

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

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全德者生便忘生
疏勉勗也夫無趾殘兀尚全生補其虧殘悔其前行況賢人君子形德兩全便忘死生德充於內者也門人之類宜勗之焉

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
注怪其方復學於老聃
疏賓賓恭勤貌也夫玄德之人窮理極妙忘言絕學率性生知而仲尼執滯文字專

行聖迹賓賓勤敬問禮老君以汝揣量故知其未如至人也學子何爲者也
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
注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其弊也遂至乎爲人之所爲矣夫師人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所生也故學者非爲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學禮者非爲

華藻也而華藻之興必由於禮斯必然之
理至人之所無奈何故以爲己之桎梏
蹴鞧求也諔詭猶奇譎也在手曰桎在足
曰梏即令之杻械也彼之仲尼行於聖迹
所學奇譎怪異之事唯求虛妄幻化之名
不知方外體道至人用此聲教爲己枷鎖
也
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
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可乎
注欲以直理冥之冀其無迹

疏無趾前見仲尼談講之日何不使孔丘志於仁義混同生死齊一是非條貫旣融則是帝之縣解豈非釋其枷鎖解其杻械也

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棓六 十六

注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爲名也非爲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迹可遺名

迹可遺則尚彼可絶尚彼可絶則性命可全矣

䟽仲尼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删詩書定禮樂窮陳蔡圍商周執於仁義遭斯戮恥亦猶行則影從言則響隨自然之勢必至之宜也是以陳迹既興疵釁斯起欲不困弊其可得乎故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

注惡醜也

䟽惡醜也言衛國有人形容醜陋内德充

滿爲俗所歸而哀駘是醜貌因以爲名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

䟽妻者齊也言其位齊於夫妾者接也適可接事君子哀駘才全德滿爲物歸依大順群生物忘其醜遂使丈夫與同處戀仰不能捨去婦人美其才德競請爲其媵妾十數未止明其慕義者多不爲人妻彰其道能感物也

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

䟽滅迹匿端謙居物後直置應和而已未

嘗誘引先唱

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

注明物不由權勢而往

䟽夫人君者必能赦過宥罪恤死護生駘

它窮爲匹夫位非南面無權無勢可以濟

人明其懷人不由威力

無聚禄以望人之腹

注明非求食而往

䟽夫儲積倉廩招迎士衆歸湊本希飽腹而駘它旣無聚祿何以致人明其慕義非田食往也

又以惡駭天下

注明不以形美故往

䟽駘它容形異常鄙陋論其醜惡驚駭天下明其聚衆非由色往

和而不唱

注非招而致之

䟽譬幽谷之響直而無心旣不以言說招

攜非由先物而唱者也

知不出乎四域

注不役思於分外

疏域分也忘心遺智率性任眞未曾役思

運懷緣於四方分外也

且而雌雄合乎前

注夫才全者與物無害故入獸不亂群入

鳥不亂行而爲萬物之林藪

疏雌雄禽獸之類也夫才全之士與物同

彼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鳥與

獸且群聚於前也

是必有異乎人者也

疏一無權勢二無利祿三無色貌四無言說五無知慮夫聚集人物必不徒然今駘它爲衆歸依不由前之五事以此而驗固

異於常人者也

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

注未經月已覺其有遠處

疏既聞有異故命召看之形容醜陋果驚駭

駭於天下共其同處不過二旬觀其爲人
察其意趣心神凝淡以覺深遠也
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
焉
注委之以國政

踰日月既久漬鍊彌深是以共處一年情
相委信而國無良宰治道未弘無屈賢人
傳於國政者也
悶然而後應
注寵辱不足以驚其神

䟽悶然而後應不覺之容亦是虚淡之貌旣無情於利禄豈有意於榮華故同彼世人悶然而應之也

氾若而辭

注人辭亦辭

䟽氾若者是無的當不係之貌也雖無驚於寵辱亦乃同塵以遜讓故氾然常人辭亦辭也

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

人者也
蹴愧慙也卒終也幾何俄頃也卹憂也寡人是五等之謙稱也既見良人氾然虛淡中心愧醜戀慕殷勤終欲與之國政屈爲卿輔俄頃之閒逃遁而去喪失賢宰實懷憂卹情之恍惚若有遺亡雖君曾邦曾無歡樂來喜去憂感動如此何人何術一至於斯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

注食乳也

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

注夫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故含德之厚者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爲之赤子也則天下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雖則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

跡哀公陳已心迹以閗孔子孔子以豚子

爲譬以答哀公丘曾領門徒遊行楚地適見豚子飲其死母之乳眴目之頃少時之間棄其死母皆散而走不見已類所以爲然故郭注云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才德去矣故生者以失類而走也以況哀公素無才德非是巳類棄捨而去駘它才德既全於赤子物之親愛固是其宜矣

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注使形者才德也

䟽郭注云使形者才德也而才德者精神

也豚子愛母愛其精神民之慕君慕其才

德者也

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

注翣者武所資也戰而死者無武也翣將

安施

刖者之屨無為愛之

注所愛屨者為足故耳

皆無其本矣

注翣屨者以足武為本

疏翣者武飾之具武王為之或云周公作

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
而死及其葬日不用翣資是知翣者武之
所資纔者足之所使以用形者神之所使無
足纔無所用無武則翣無所資無神則形
無所愛然翣纔以足武為本形貌以才德
為原二者無本故並無用也
為天子之諸御不爪前不穿耳
注全其形也
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
注恐傷其形

疏夫帝王宮闈採擇御女穿耳翦爪恐傷其形匹夫娶妻停於外務使役驅馳慮虧其色比重舉譬以況全才也

形全猶足以為爾

生採擇須御及燕爾新昏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

而況全德之人乎

注德全而物愛之宜矣

疏爾然也夫形之全具尚能降眞人感貞

女而況德全乎此合譬也故郭注云德全
而物愛之宜矣哉
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
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
疏夫親由績彰信藉言顯今駘它未至言

説而已遭委信本無功績而付託實親遂
使魯侯虛襟授其朝政畢已遜讓唯恐不
受如是之人必當才智全具而推功於物
故德不形見之也
哀公曰何謂才全

疏前雖標舉於義未彰故發此疑庶希後

答

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

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注其理固當不可逃也故人之生也非誤

生也生生之所有常有言也天地雖大萬物

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

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

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所

不爲弗能爲也其所爲弗能不爲也故付

之而自當矣

跡夫二儀雖大萬物雖多人生所遇適在於是故前之八對並是事物之變化天命之流行而留之不停推之不去安排任化所遇所適自非德克之士其孰能然此則

仲尼答哀公才全之義

日夜相代乎前

注夫命行事變不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隨所遇而任之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注夫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者之往吾柰之何哉

疏夫命行事變其速如馳代謝遷流不舍晝夜一前一後反覆循環雖有至知不能測度豈復在新戀故在終規始哉蓋不然也唯當隨變任化則無往而不逍遥也

故不足以滑和

注苟知性命之固當則雖死生窮達千變

萬化淡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

疏滑亂也雖復事變命遷而隨形任化淡然自若不亂於中和之道也

不可入於靈府

注靈府者精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憂患經神若皮外而過去

疏靈府者精神之宅所謂心也經寒涉暑治亂千變萬化與物俱往未嘗槩意豈復關心耶

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注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閒豫則雖涉乎至
變不失其兊然也
號兊徧悅也體窮通達生死遂使所遇和
樂中心逸豫經涉夷險兊然自得不失其
適悅也

使日夜無郤
注底然常任之
蹟郤閒也駘它流轉日夜不停心心相係
亦無閒斷也
而與物爲春

注群生之所賴也

疏慈照有生恩霑動植與物仁惠事等青春

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

注順四時而俱化

疏是者指斥以前事也才全之人接濟群品生長萬物應赴順時無心之心逗機而照者也

是之謂才全

疏總結以前是才全之義也

何謂德不形
疏已領才全未悟德不形義更相發問庶
聞後旨也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注天下之平莫盛於停水也
疏停止也而天下均平莫盛於止亦故上
文云人莫鑒於流水而必鑒於止水此舉
爲譬以彰德不形義故也
其可以爲法也
注無情至平故天下取正焉

内保之而外不蕩也

注内保其明外無情僞玄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全其平而行其法也

疏夫水性澄清鑒照於物大匠雖巧非水不平故能保守其明而不波蕩者可以軌徹工人洞鑒妍醜也故下文云水平中準大匠取則焉況至人冥眞合道和光和物横楷蒼生動而常寂故云内保之而外不蕩者也

德者成和之修也

注事得以成物得以和謂之德也
疏夫成於庶事和於萬物者非盛德孰能
之哉必也先須修身立行後始可成事和
物之德以和而我不喪者方可以謂之德
也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
注無事不成無物不和此德之不形也是
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疏夫明齊日月而歸明於昧功侔造化而
歸功於物者也德之不形也是以含德之

厚比於赤子天下樂推而不厭斯而不離
之者也
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
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
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

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注閔德克之風者雖復哀公猶欲遺形骸
忘貴賤也
疏姓閔名損字子騫宣尼門人在四科之
數甚有孝德魯人也異日猶它日也南面

君位也初始未悟矜於魯君執持綱紀憂於兆庶養育教誨恐其夭死用斯治術爲至美至通今聞尼父言談且陳才德之義魯侯悟解方覺前非至通憂死之言更成虛幻執紀南面之大都無寔錄於是隳肢體黜聰明遺尊卑忘爵位觀魯邦若蝸角視己形如隙影友仲尼以全道德禮司寇以異君臣故知莊老之談其風清遠德充之美一至於斯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人而視全

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悅之
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注偏情一往則醜者更好而好者更醜也
䟽闉曲也謂攣曲企踵而行脤脣也謂支
體坼裂傴僂殘病復無脣也㼜盆也脰頸
也肩肩細小皃也而支離殘病企踵而行
瘤癭之病大如盆甕此二人者窮天地之
陋而俱能忘形建德體道談玄遂使齊衛
兩君欽風愛悅美其盛德不覺病醜顧視
全人之頸飜小而似肩肩之者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

注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

疏人㼜支離道德長遠遂使齊侯衛主忘其形惡

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

注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形者理之所不存也故夫忘形者非忘也不忘形而忘德者乃誠忘也

疏誠實也所忘形所不忘德也忘形易忘德

難也故謂形爲所忘德爲不忘也不忘形
而忘德者此乃真實忘斯德不形之義也
故聖人有所遊
注遊於自得之場放之而無不至者才德
全也
疏物我雙遣形德兩忘故放任乎變化之
場遨遊於至虛之域也
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
注此四者自然相生其理已具
疏夫至人道邁三清而神遊六合故蘊智

以救妖孽約束以撿散心樹德以接蒼生

工巧以利群品此之四事凡類有之大聖

慈救同塵順物也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德

不貨惡用商

注自然已具故聖人無所用其己也

疏惡何也至人不妖孽謀謨何用智惠不

散亂彫斵何用膠固本不喪道用德何爲

不貴難得之貨無勞商賈秪爲和光和物

是故有之者也

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
注言自然而稟之
疏鬻食也食稟也天自然也以前四事蒼
生有之稟自天然各率其性聖人順之故
無所用已也
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
注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思以免
難或明戒以避禍物無妄然皆天地之會
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也必自不思
非我不思也或思而免之或思而不免或

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不免凡此皆非我也又奚爲哉任之而自至也

疏稟之自然各有定分何須分外添足人情違天任人故至悔者也

有人之形

注視其形貌若人

無人之情

注揺若槁木之枝

疏聖人同塵在世有生處之形害體道虛忘無是非之情慮

有人之形故群於人

注類聚群分自然之道

疏和光混迹群聚世間此解有人之形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

注無情故付之於物也

疏譬彼靈貢絕無性識既忘物我何有是

非此解無人之情故也

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

注形貌若人

疏屬係也迹閔嚚愔形係人群與物不殊

故稱眇小也此結有人之形耳

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注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之所未能也故無情而獨成天也

䟽警高大貌也警然大教萬境都忘智德高深凝照宏遠故歎美大人獨成自然之至此結無人之情也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

䟽前文云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惠施引此語來質疑莊子所言人者必固無情慮乎

然莊惠二賢盖遊心方外故常稟而爲論
端
莊子曰然
疏然如是也許其所問故答云然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

疏若無性智何名爲人此是惠施進責之
辭問於莊子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注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
情之所知哉故有情於爲離曠而弗能也

然離曠以無情而聽明矣有情於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矣豈直賢聖絶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莫之得也是以關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疏惡何也虛通之道爲之相貌自然之理也遺其形質形貌具有何得不謂之人且形之將貌蓋亦不殊道與自然互其文耳欲顯明斯義故重言之也

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

注未解形貌之非情也

疏旣名爲人理懷情慮若無情矣何得謂之人此是惠施未解形貌之非情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注以是非爲情則無是無非無好無惡者

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䟽吾所言情者是非彼我好惡憎嫌等也若無是無非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内傷其身

注任當而直前者非情也

䟽莊子所謂無情者非木石其懷也止言不以好惡縁慮分外遂成性而内理其身者也亦何則蘊虛照之智無情之情也

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

注止於當也
疏因任自然之理以此爲常止於所稟之涯不知生分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注未明生之自生理之自足
疏若不資益生道何得有此身乎未解生之自生理之自足者也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注生理已自足於形貌之中但任之則身存

疏道與形貌生理已足但當任之無勞措意也

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注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足以傷身以其生之有分也

疏還將益以酬後問也

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注夫神不休於性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

則據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困也

疏槁梧夾膝几也惠子未遣筌蹄耽常筌

理疏外神識勞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

詠坐則隱几而談説是以形勞心倦疲怠

而瞑者也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注言凡子所爲外神勞精倚樹據梧且吟

且瞑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

者非情之所生而況也哉故雖萬物萬形

云爲趣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

聞哉

疏選授也鳴言說也自然之道授與汝形夭壽妍醜其理已定無勞措意分外益生而子稟性聰明辯析明理執持己德炫燿衆人亦何異乎公孫龍作白馬論云白馬非馬堅守斯論以此自多信有其言而無其實能伏衆人之口不能伏衆人之心令子分外誇談即是斯之類也

南華真經注疏卷之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七

緣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真經註䟽卷之七　　　　緣一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䟽

内篇大宗師第六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之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註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内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

䟽天者自然之謂至者造極之名天之所

爲者謂三景晦明四時生殺風雲舒卷雷雨寒溫也人之所爲者謂手提脚行目視耳聽心知工拙凡所施爲也知天之所爲悉皆自爾非關修造豈由知力是以內放其身外冥於物浩然大觀與衆玄同窮理盡性故稱爲至也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註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爲爲者不能爲而爲自爲耳爲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

爲耳不爲也不爲也則爲出於不爲矣爲
出於不爲故以不爲爲主知出於不知故
以不知爲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爲而
爲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絶而爲名
去也

跡雲行雨施川源岳瀆非關人力此乃天
生能知所知並自然也此解前知天之所
爲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
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

也

註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

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而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肢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任而不彊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跡人之所爲謂四肢百體各有御用也知之所知者謂自知於色即以色爲所知也

知之所不知者謂自能知色不能知聲即以聲爲所不知也既而目爲手足而視脚爲耳鼻而行雖復無心相爲而濟彼之功成矣故眼耳鼻舌四肢百體更相役用各有司存心之明闇亦有限極用其分内終不强知斯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故得盡於天年不横夭折能如是者可謂知之盛美者也

雖然有患

註雖知盛未若遺知任天之無患也

疏知雖盛美猶有患累不若忘知而任獨也

夫知有所待而後當

註夫知者未能無可無不可故必有待也若乃任天而生者則遇物而當也

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註有待則無定也

疏夫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物亦待奪無常唯當境智兩忘能所雙遣方能無可無不可然後無患已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

註我生有崖天也心欲益之人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遇非人為也

皆自然耳

跡近取諸身遠託諸物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與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則人謂人則天凡庸之流詎曉斯旨所言吾者莊生自稱此則泯合人天混同物我也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註有真人而後天下之知皆得其真而不可亂也

疏夫聖人者誠能冥真合道忘我遺物懷茲聖德然後有此真知是以混一真人而無患累真知之狀列在下文耳

何謂真人

疏假設疑問庶顯其旨

古之真人不逆寡

註凡寡皆不逆則所順者衆

疏寡少也引古御今崇本抑末虛懷任物古大順群生假令微少會不逆扞者也

不雄成

註不恃其成而處物先

疏爲而不恃長而不宰豈雄據成績欲處物先邪

不謩士

註縱心直前而群士自合非謀謩以致之

疏虛夷忘淡士衆自歸非關運心謀謩招致故也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
註直自全當而無過耳非以得失經心
疏天時已過曾無悔吝之心分命偶當不
以自得為美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
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註言夫能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
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
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
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濡為濡

未嘗蹈水不以死爲死未嘗喪生故夫生
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
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
遇哉
跡慄懼也濡濕也登昇也假至也真人達
生死之不二體安危之爲一故能入水入
火曾不介懷登高履危豈復驚懼真知之
士有此功能昇至玄道故得如是者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註無意想也

其覺無憂

註當所遇而安也

䟽夢者情意妄想也而真人無情慮絕思想故雖寢寐寂泊而不夢以至覺悟常適而無憂也

其食不甘

註理當食耳

䟽混迹人間同塵而食不耽滋味故不知甘美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

註乃在根本中來
䟽踵足根也真人心性和緩智照凝寂至於氣息亦復徐遲脚踵中來明其深靜也
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
註氣不平暢
䟽嗌喉也哇礙也凡俗之人心靈馳競言語喘息唯出咽喉情躁氣促不能深靜屈折起伏氣不調和咽喉嗌之中恒如哇礙也
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

註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

疏夫耽嗜諸塵而情欲深重者其天然機神淺鈍故也若使智照深遠豈其然乎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註與化爲體

疏氣聚爲生生爲我時氣散而死死爲我順既冥於變化故不以悅惡存懷

其出不訢其入不距

註泰然而任之

疏時應出生本無情於忻樂時應入死豈

有意於距諱耶

儵然而往儵然而來而已矣

註寄之至理故往來而不難

疏儵然無係貌也儵然獨化任理遨遊雖
復死往生來曾無意戀之者也

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

註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
猶伏探求死意也

疏始生也終死也生死都遣曾無執滯豈
直獨忘其生而偏求於死耶終始均平所

遇斯適也

受而喜之

註不問所受者何物遇之而無不適也

疏喜所遇也

忘而復之

註復之不由於識乃至

疏反未生也

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註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也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滅矣真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爲也

疏是謂者指斥前文總結其旨也捐棄也言上來智德忘性可謂不用取捨之心捐棄虛通之道亦不用人情分別添助自然之分能如是者名曰真人也

若然者其心志

註所居而安爲志

疏若如以前不捐道等心是心懷志操能

致然也故老經云強行者有志

真容寂

註雖行而無傷於静

真顙頯

註頯大朴之貌

跡顙額也頯大朴貌夫真人降世挺氣異凡非直智照虚明志力弘普亦乃威容閑雅相貌端嚴日角月玄即斯類也

凄然似秋

註殺物非為威也

煖然似春

註生物非爲仁也

喜怒通四時

註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殺之節故寄

名於喜怒

跡聖人無心有感斯應威恩適務寬猛逗機同素秋之降霜初無心於肅殺似青春之生育寧有意於仁惠是以真人如雷行風動木茂花敷霜覆載合乎二儀喜怒通乎

四序

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註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疏眞人應世赴感隨時與物交涉必有宜便而虛心慈愛常善救人量等太虛故莫知其極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

疏堯攻叢支禹攻有扈成湯滅夏周武伐殷丞上合天時下符人事所以興動干戈

弔民問罪雖復滅亡邦國而不失百姓歡心故也

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註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照之也故聖人之在天下煖焉若春陽之自和故蒙澤者不謝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

跡利物滋澤事等陽春豈直一時乃施乎萬世若芻狗百姓故無偏愛之情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

註夫聖人無樂也直莫之塞而物自通

跡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不迎不送豈有

情哉大聖應機其義亦爾和而不唱非謂

樂通故知感意於物非聖人者也

有親非仁也

註至人無親任理而自存

跡至人無親親則非至人也

天時非賢也

註時人者未若忘時而自合之賢也

跡占玄象之虧盈候天時之去就此乃小
智豈是大賢者也
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註不能一是非之塗而就利違害則傷德
而累當矣

跡未能一窮通均利害而擇情榮辱封執
是非者身且不能自達焉能君子人物乎
行名失已非士也
註善爲士者遺名而自得故名當其實而
福應其身

蹠矯行求名失其已性此乃流俗之人非爲道之士

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註自失其性而矯以從物受役多矣安能役人

蹠夫矯行喪真求名亡已斯乃受人驅役焉能役人之哉

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註斯皆舍已效人徇彼傷我也
疏姓狐字不偕古之賢人云堯時賢人不受堯讓投河而死務光黄帝時人身長七尺又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讓天下不受自負石沉於廬水伯夷叔齊遼西

孤竹君之二子神農之裔姓姜氏父死兄弟相讓不肯嗣位聞西伯有道試往觀焉逢文王崩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不從遂隱於河東首陽山不食其粟卒餓而死箕子殷紂賢臣諫紂不從遂遭奴戮

子胥餘紀他者箕子名也又解是楚大夫伍奢之子名員字子胥吳王夫差之臣忠諫不從抉眼而死屍沉乎江紀他者姓紀名他湯時逸人也聞湯讓務光恐及乎已遂將弟子陷於窾水而死申徒狄聞之因以踣河此數子者皆矯情僞行亢志立名分外波蕩遂至於此自餓自沉促齡夭命而芳名令譽傳諸史籍斯乃被他驅使何能役人悅樂衆人之耳目焉能自適其情性耶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
註與物同宜而非朋黨
䟽狀迹也義宜也降迹同世隨物所宜而
虛已均平曾無偏黨也
若不足而不承
註中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而無不上
若不足而不承也
䟽韜晦沖虛猶如神智不足率性而動汎
然自得故無所禀承者也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註常遊於獨而非固

疏觚獨也堅固也彷徨放任容與自得遨遊獨化之場而不固執之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

註曠然無懷乃至於實

疏張廣大貌也靈府寬閑與虛空等量而智德真實故不浮華

邴邴乎其似喜乎

註至人無喜暢然和適故似喜也

疏邴邴喜貌也隨變任化所遇斯適實忘

喜怒故云似喜者也

崔乎其不得已乎

註動靜行止常居必然之極

跡崔動也已止也真人凝寂應物無方迫而後動非關先唱故不得已而應之者也

滀乎進我色也

註不以物傷已也

跡滀聚也進益也心同止水故能滀聚群生是以應而無情惠而不費適我益我神色終無減損者也

與乎止我德也

註無所趨也

疏雖復應動隨世接物逗機而恒容與無為作於真德所謂動而常寂者也

厲乎其似世乎

註至人無厲與世同行故若厲也

疏厲危也真人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而和光同世亦似厲乎如孔子之困匡人文王之拘羑里雖遭危厄不廢無為之事也

警乎其未可制也

註高放而自得
䟽聖德廣大磬然高遠超於世表故不可
禁制也
連乎其似好閉也
註緜邈深遠莫見其門
䟽連長也聖德遐長連緜難測心如路絶
孰見其門昏默音聲似如閉門不聞見也
悗乎忘其言也
註不識不知而天機自發故悗然也
䟽悗無心貌也放任安排無爲虛淡得玄

珠於赤水所以忘言自此以前歷顯真人
自利利他內外德行從此以下明真人利
物爲政之方也
以刑爲體
註刑者治之體非我爲
以禮爲翼
註禮者世之所以自行耳非我制
跡用刑法爲治政之體本以禮物爲馭物
之羽儀
以知爲時

註知自時之動非我唱

以德爲循

註德者自彼所循非我作

疏循順也用智照機不失時候以德接物俯順物情以前略標此以下解釋也

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

註任治之自殺故雖殺而寬

疏綽寬也所以用刑法爲治體者以殺止殺殺一懲萬故雖殺而寬簡是以惠者民之雠法者民之父

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註順世之所行故無不行
跡禮雖忠信之薄而爲御世之首故不學
禮無以立非禮勿動非禮勿言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是故禮之於治要哉羽翼人倫
所以大行於世者也
以知爲時者不得已於事也
註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居
不得已之勢也曠然無情群知之府也承
百流之會居師人之極者奚爲哉任時世

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

疏隨機感以接物運至知以應時理無可視聽之色聲事有不得已之形勢故爲宗師者曠然無懷付之群智居必然之會乘之以游者也

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註丘者所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之本也夫物各有足足於本也付群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

疏丘本也以德接物順物之性性各有分

止分而足順其本性故至於丘也

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

註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己則雖處

萬機之極而常閒暇自適忽然不覺事之

經身悗然不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真

謂至人之爲勤行者也

疏夫至人者動若行雲止若谷神境智洞

忘虛心玄應豈有懷於爲物情係於拯救

者乎而凡俗之人觸塗封執見舟航庶品

亭毒群生實謂聖人勤行不息詎知汾水

之上凝淡窅然故文云孰肯以物爲事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

註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好所善所惡

與彼無二也

疏既忘懷於美惡亦遣蕩於愛憎故好與

弗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不一

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

註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

人同天人均彼我不以其一異乎不一

跡其一聖智也其不一凡情也既而凡聖

不二故不一皆一之也

其一與天爲徒

註無有而不一者天也

其不一與人爲徒

註彼彼而我我者人也

疏同天人齊萬物與玄天而爲類也彼彼而我我將凡庶而爲徒也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註夫真人同天人齊萬致萬致不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一冥然無不在而

玄同彼我也

跡雖復天無彼我人有之非確然論之咸歸空寂若使天勝人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同勝負體斯趣者可謂真人者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註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者命之極非妄然也若夜旦耳奚所係哉

跡夫旦明夜闇天之常道死生來去人之分命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故任

變隨流我將於何係哉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註夫真人在晝得晝在夜得夜以死生爲晝夜豈有所不得令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娱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跡夫死生晝夜人天常道未始非我何所係哉而流俗之徒逆於造化不能安時處順與變俱往而欣生惡死哀樂存懷斯乃凡物之滯情豈是真人之通智也

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註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爲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境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

踈卓者獨化之謂也彼之衆人稟氣蒼昊而獨以天爲父身猶愛而重之至於晝夜寒溫不能返逆況乎至道窈冥之鄉獨化自然之境生天生地開闢陰陽適可安而

任之何得拒而不順也

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
真乎

註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
不可避豈直君命而已哉

跡愈獨勝也其真則向之獨化者也人猶
以爲君王爲勝己尊貴尚殞身致命不敢
有避而况玄道至極自然之理欲不從順
其可得乎安排委化固其宜矣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

註與其不足而相愛豈若有餘而相忘跡此起譬也江湖浩瀚游泳自在各足深水無復往還彼此相忘恩情斷絶泊乎泉源旱涸鱣鮪困苦共處陸地頳尾曝腮於是吐沫相濡呴氣相濕恩愛往來更相親附比之江湖去之遠矣亦猶大道之世物各逍遥雞犬聲聞不相來往淳風既散澆浪漸興從理任教聖迹斯起矜蹩躠以爲仁踶跂以爲義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聖人

蓋之良有以也故知魚失水所以呴濡人
喪道所以親愛之者也
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註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
遺死生與變化爲一曠然無不適矣又安
知堯桀之所在邪
疏此合喻夫唐堯聖君夏桀庸主故譽堯
善而非桀惡祖述堯舜以勗將來仁義之
興自兹爲本也豈若無善無惡善惡兩忘
不是不非是非雙遣然後出生入死隨變

化而遨遊莫往莫來履玄道而自得豈與
夫呴濡聖迹同年而語哉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
以死
註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形為我載生為
我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
非我我奚惜哉
跡夫大塊者自然也夫形是搆造之物生是
誕育之始老是耆艾之年死是氣散之日
但運載有形生必勞苦者既無能暫時間

逸死滅還無理歸停憩四者雖變而未始
非我而我坦然何所惜邪
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註死與生皆命也無善則已有善則生不
獨善也故若以吾生爲善乎則吾死亦善
也
䟽夫形生老死皆我也故以善吾生爲善
者吾死亦可以爲善矣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
註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故舉無逃之

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將任化而無係
也

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註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橫

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
疏夜半闇冥以譬真理玄邃也有力者造化也夫藏舟船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而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曰新驟如逝水凡惑之徒心靈愚昧真謂山舟牢固不動歸然豈知冥中貿遷無時暫息昨我今我其義亦然也

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
註不知與化為體而思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所宜而無以禁其日變

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遯也無藏
而任化者變不能變也
跡逌變化也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
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然小大
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
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
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
大情也
註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共與化
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生體天地而

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矣此乃常存之大情非一曲之小意

跡恒常也夫藏天下於天下者豈藏之哉蓋無所藏也故能一死生冥變化放縱寰宇之中乘造物以遨遊者斯藏天下於天下也既變所不能變何所遯之有哉此乃體凝寂之人物達大道之真情豈流俗之迷徒運人間之小智耶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之未始有極也

註人形方是萬化之一遇耳未足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皆若人耳豈特人形可喜而餘物無樂邪

其爲樂可勝計邪

註本非人而化爲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不遇所遇而樂樂豈有極乎

跡特獨也犯過也夫大冶洪鑪陶鑄群品獨遇人形遂以爲樂如形者其貌類無窮所遇即喜喜亦何極是以唯形與喜不可

勝計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

註夫聖人遊於變化之塗放於日新之流萬物萬化亦與之萬化化者無極亦與之無極誰得遯之哉夫於生爲亡而於死爲存則何時而非存哉

䟽夫物不得遯者自然也孰能逃遯於自然之道乎是故聖人遊心變化之塗放任日新之境未始非我何往不存耶

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

註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老未能體變化齊死生也然其平粹猶足以師人也

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註此玄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天下之所宗也不亦宜乎

蹤係屬也夫人之識性明暗不同自有百年之中一生之內從容平淡群有欣慽至於壽夭老少都不介懷雖未能忘生死但復無嫌惡猶足以為物師傳人放效之而

況混同萬物冥一變化屬在至人必資聖
知爲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

註有無情之情故無爲也有常無之信故
無形也

疏明鑒同照有情也赴機若響有信也恬
淡寂寞無爲也視之不見無形也

可傳而不可受

註古人傳而宅之莫能受而有之

可得而不可見

註咸得自容而莫見其狀

疏寄言詮理可傳也體非量數不可受也方寸獨悟可得也離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註明無不得有而無也

疏自從也存有也虛通至道無始無終從本以來未有天地五氣未兆天道存焉故老經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者也

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註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
神斯乃不神之神也不生天地而天地自
生斯乃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
神而不神則神矣功何足有事何足恃哉
疏言大道能神於鬼靈神於天帝開明三
景生立二儀至無之力有茲功用斯乃不
神而神不生而生非神之而神生之而生
者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神得一以靈
也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

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註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知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外内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可謂老也

疏太極五氣也六極六合也且道在五氣之上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邃先天地生不為長久長於夐古不為耆艾言

道非高非深非久非老故道無不在而所
在皆無着也
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
疏狶韋氏文字已前遠古帝王號也得靈
通之道故能驅馭群品提挈二儀又作契
字者契合也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者
也

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
疏伏羲三皇也能伏牛乘馬養伏犧牲故
謂之伏犧也襲合也氣母者元氣之母應

道也爲得至道故能畫八卦演六爻調陰陽合元氣也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疏維斗北斗也爲衆星綱維故謂之維斗忒差也古始也得於至道故歷於終始維持天地心無差忒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

疏日月光證於一道故得終始照臨竟無休息者也

堪坏得之以襲崑崙

疏崑崙山名也在北海之北堪坏崑崙山神名也襲入也堪坏人面獸身得道入崑崙山爲神也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

疏姓馮名夷弘農華陰潼鄉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仙大川黄河也天帝錫馮夷爲河伯故遊處盟津大川之中也

肩吾得之以處太山

疏肩吾神名也得道故處東嶽爲太山之神

黄帝得之以登雲天

跡黄帝軒轅也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成有龍垂於鼎以迎帝帝遂將群臣及後宫七十二人白日乘雲駕龍以登上天仙化而去

顓頊得之以處玄宫

跡顓頊即黄帝之孫即帝高陽也亦曰玄帝年十二而冠十五佐少昊二十即位採羽山之銅爲鼎能召四海之神有靈異年九十七崩得道爲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

色故處於玄宫也
禺強得之立乎北極
疏禺強水神名也亦曰禺京人面鳥身乘
龍而行與顓頊並軒轅之胤也雖復得道
不居帝位而為水神水位北方故位號北
極也
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疏少廣西極山名也王母太陰之精也豹
尾虎齒善笑舜時王母遣使獻玉環漢武
帝時獻青桃顏容十六七女子甚端正常

坐西方步廣之山不復生死故莫知始終
也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䟽彭祖帝顓頊之玄孫也封於彭城其道
可祖故稱彭祖善養性得道者也五伯者

昆吾為夏伯大彭豕韋為殷伯齊桓晉文
為周伯合為五伯而彭祖得道所以長年
上至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年也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
尾而比於列星

註道無能也此言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爲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已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

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爲之哉故夫爲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爲也而爲之則傷其真生也

疏武丁殷王名也號曰高宗高宗夢得傳說使求之天下於陜州河北縣傳巖版築

之所而得之相於武丁奄然清泰傳說星
精也而傳說一星在箕尾上然箕尾則是
二十八宿之數維持東方故言乘東維騎
箕尾而與角亢等星比並行列故云比於
列星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七

共　枚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八

緣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八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

疏葵當為綦字之誤猶是人間世篇中南伯子綦也女偊古之懷道人也孺子猶稚子也女偊久聞至道故能攝衛養生年雖老猶有童顏之色駐彩之狀既異凡人是故子葵問其何以致此

曰吾聞道矣

註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

䟽答云聞道故得全生是以反少還童色如稚子

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耶

䟽覩其容色既異常人心懷景慕故詢其方術者也

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

䟽惡惡可言不可也女偊心神内静形色外彰子葵見有容貎欣然請學嫌其所問

故抑謂其非人也

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

䟽卜梁姬姓也倚名也虚心凝淡爲道智用明敏爲才言梁有外用之才而無内凝之道如偶有虚淡之道而無明敏之才各滞一邊未爲通美然以才方道才劣道勝也

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

跡庶慕也幾邇也果決也夫上士聞道猶藉勤行若不勤行道無由致是故雖蒙教誨必須修學慕近玄道決庶聖人若其不然告示甚易爲須修守所以成難然女偶久聞至道内心凝寂今欲傳告猶自守之

況在初學無容懈怠假令口說耳聞蓋亦何益是以非知之難行之難者也

參日而後能外天下

註外猶遺也

疏外遺忘也夫爲師不易傳道極難方欲

教人故凝神寂慮修而守之凡經三日心既虛寂觀萬億皆空是以天下地上悉皆非有也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

註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

疏天下萬境疏遠所以易忘資身物親近所以難遣守經七日然後遣之故郭注云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之者也

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

註都遺也

跡隳體離形坐忘我喪遝心既久遺遣漸深也

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

註遺生則不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豁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

跡朝旦也徹明也死生一觀物我兼忘惠照豁然如朝陽初啓故謂之朝徹也

朝徹而後能見獨

註當所遇而安之忘先後之所接斯見獨者也

䟽夫至道凝然妙絶言象非無非有不古不今獨往獨來絶待絶對覩斯勝境謂之見獨故經云寂寞而不改

見獨而後能無古今

註與獨俱往

䟽任造物之日新隨變化而俱往不爲物境所遷故無古今之異

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註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惡然後能無死無生

疏古今會也夫時有古今之異法有生死之殊者此蓋迷徒倒置之見也時既運新運新無今無古故法亦不去不來無死無生者也會斯理者其唯女偊之子也

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

疏殺滅也死亦滅也謂此死者未曾滅謂此生者未曾生既生能入於無死無生故體於法無生滅也法既不生不滅而情亦何欣何惡耶任之而無不適也

其爲物無不將也

註任其自將故無不將

無不迎也

註任其自迎故無不迎

疏將送也夫道之爲物拯濟無方雖復不滅不生亦復而生而滅是以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也

無不毀也

註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無不成也

註任其自成故無不成

跡不送而送無不毀滅不迎而迎無不生

成之也

其名為攖寧

註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

跡攖擾動也寧寂靜也夫聖人慈救道濟

蒼生妙本無名隨物立稱動而常寂雖攖

而寧者也

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註物縈而獨不縈則敗矣故縈而任之則

莫不由成也

跡既能和光同塵動而常寂然後隨物攖
擾善貸生成也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跡子葵怪女偊之談其道高妙故問子於
何處獨得聞之自斯已下凡有九重前六
約教後三據理並是女偊告示子葵之辭
也

曰聞諸副墨之子
跡諸之也副副貳也墨翰也翰墨文字
也理能生教故謂文字為副貳也夫魚必

因筌而得理亦因教而明故聞之翰墨以明先因文字得解故也

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跡臨本謂之副墨背文謂之洛誦初既依文生解所以執持披讀次則漸悟其理是故羅洛誦之且教從理生故稱為子而誦因教起名之曰孫也

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跡瞻視也亦至也讀誦精熟功勞積久漸見至理靈府分明

瞻明聞之聶許

䟽聶登也亦是附耳私語也既誦之精深因教悟理心生懽悅私自許當附耳竊私語也既聞於道未敢公行亦是漸登勝妙玄精者也

聶許聞之需役

䟽需須也役用也行也雖復私心自許智照漸明必須依教遵脩勤行勿怠解也不行道無由致

需役聞之於謳

疏謳謌謠也旣因教悟理依解而行遂使
威德顯彰謳謌滿路者也
於謳聞之玄寘
註玄寘者所以名無而非無
疏玄者深遠之名也寘者幽寂之稱旣德
行內融芳聲外顯故漸階虛極以至於玄
寘者矣
玄寘聞之參寥
註夫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
玄寘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

玄也

疏參三也寥絕也一者絕有一者絕無三者非有非無故謂之三絕也夫玄冥之境雖妙未極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

參寥聞之疑始

註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及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

疏始本也夫道超四句離彼百非名言路斷心知處滅雖復三絕未窮其妙而三絕

之外道之根本而謂重玄之域衆妙之門
意亦難得而差言之矣是以不本而本本
無所本疑名為本亦無的可本故謂之疑
始也耳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
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
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

跡子祀四人未詳所據觀其心迹並方外
之士情同淡水共結素交敘莫逆於虛玄
迷忘言於至道夫人起自虛無無則在先

故以無爲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以生爲脊既生而死死最居後故以死爲尻亦故然也尻首雖别本是一身而死生乃異源乎一體能達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於其間哉誰能知是我與爲友

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

跡目擊道存故相視而笑同順玄理故莫逆於心也

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

跡既病須往問之任理而行不乖於方外

也

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䟽偉大也造物猶造化也拘拘攣縮不申之貌也夫洪鑪大冶造物無偏豈獨將我一身故爲拘攣之疾以此而言無非命也

子輿達理自歎此辭也

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頥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

註沴陵亂也

䟽傴僂曲腰背骨發露既其俯而不仰故

藏俯並在上頭低則頤隱於齊髆聳則肩高於項而咽頂句曲大椎如贅陰陽二氣陵亂不調遂使一身遭斯疾篤

其心間而無事

註不以爲患

跰死生猶爲一體疾患豈復槩懷故雖曲僂拘拘而心神閑逸都不以爲事

跰躃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

註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

跡跰躚曳疾貌言曳疾力行照臨于井旣見己貌遂使發傷嗟歎夫大道自然造物均等豈偏於我獨此拘攣欲顯明物理故寄茲嗟嘆也

子祀曰汝惡之乎

跡淡水素交契心方外見其嗟嘆故有驚疑

曰亡予何惡

跡亡無也存亡生死本自無心不嗟之嗟何嫌惡之也

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

註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也

疏假令陰陽二氣漸而化我左右兩臂爲雞爲彈則求於鴞鳥雞則夜候天時尻無識而爲輪神有知而作馬因漸漬而變化乘輪馬以遨遊苟隨任以安排亦於何而

不適者也

且夫得者時也

註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

失者順也

註時不暫停順往而去世謂之失

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

䟽得者生也失者死也夫忽然而得時應

生也倏然而失順理死也是以安於時則

不欣於生處於順則不惡於死既其無欣

無惡何憂樂之入乎

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

註一不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能解則無所不解不解則無所而解也

疏處順忘時蕭然無係古昔聖人謂爲懸解若夫當生慮死而以憎惡存懷者既内心不能自解故爲外物結縳之也

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註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

疏玄天在上猶有晝夜之殊況人居世間焉能無死生之變且物不勝天非唯今日我復何人獨生憎惡

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疏環繞也喘喘氣息急也子犂語訖俄頃之間子來又病氣奔欲死既將屬纊故妻子繞而哭之也

犂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

註夫死生猶寤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

之將化而死無爲怛之也

䟽叱訶聲也夫方外之士寔一死生而朋友臨終和光往問故叱彼親族令避傍邊正欲變化不欲驚怛也

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

䟽又復也奚何也適往也倚戶觀化與之而語歎彼大造弘普無私偶爾爲人忽然還化不知方外適往何道變作何物將汝五藏爲鼠之肝或化四支爲蟲之臂任化

而往所遇皆適也

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

於人不翅於父母

註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

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

疏自此而下是子來臨終荅子犁之辭也

夫孝子侍親尚驅馳唯命況陰陽造化何

啻二親乎故知違親之教世或有焉拒於

陰陽未之有也

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捍矣彼何罪焉

註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爲遠也時當死亦非所禁而横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爲彼

疏彼造化也而造化之中令我近死我惡其死而不聽從則是我拒陰陽違於變化斯乃咎在於我彼何罪焉郭注以死爲彼也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註理常俱也

疏此重引前文證成彼義斯言切當所以再出其解釋文意不異前旨

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

註人耳人耳雖願爲人也亦猶金之踊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䟽祥善也犯過也鏌鋣古之良劒名也昔吴人干將爲吴王造劒妻名鏌鋣因名雄劒曰干將雌劒曰鏌鋣夫洪鑪大冶鎔鑄金鐵隨器大小悉皆爲之而鑪中之金忽然跳躑殷勤致請願爲良劒匠者驚嗟用爲不善亦猶自然大冶彫刻衆形鳥獸魚蟲種種皆作偶爾爲人遂即欣愛鄭重啓請願更爲人而造化之中用爲妖孽也

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

註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己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

疏夫用二儀造化一為鑪冶陶鑄群物鍾鍛蒼生磅礴無心亭毒均等所遇斯適何惡何欣安排變化無往不可也

成然寐蘧然覺

註寤寐自若不以死生累心

疏成然是閑放之貌蘧然是驚喜之貌寐寢也以譬於死也覺是寤也以況於生然

寤寐雖殊何嘗不從容逸樂死生乃異亦
未始不任命逍遥此總結子來以死生爲
寤寐者也

子桑戸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

註夫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
殊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
相與也未嘗相爲而表裏俱濟斯相爲於
無相爲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
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外内愈困

矣故以天下為一體者無愛為於其間也跡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一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仍各率職試述其情致云誰能於虛無自然而相與為朋友乎斯乃無與而與無為而為非為之而為與之而與者也猶如五藏六根四肢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豈有心於相與情係於親踈哉雖無意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旋於無為而為交友者其義亦然乎耳

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

註無所不任

䟽撓挑猶宛轉也夫登昇上天示清高輕舉遨遊雲霧表不滯有中故能隨變化而無窮將造物而宛轉者也

相忘以生無所終窮

註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任化俱無所窮竟

䟽終窮死也相與忘生復忘死死生混一故順化而無窮也

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

註若然者豈有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近情也

䟽得意忘言故相視而笑智冥於境故莫逆於心方外道同遂相與為友也

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

䟽莫無也三人相視寂爾無言俄頃之間子桑戶死仲尼聞之使子貢往弔仍令供給喪事將迎賔客欲顯方外方内故寄尼

父琴張

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䟽曲薄也或編薄織簾或鼓琴歌詠相和歡樂曾無慽容所謂相忘以生方外之至也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

註人哭亦哭俗内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至也

䟽嗟來歌聲也桑戶乎以下相和之辭也

猗相和聲也夫從無出有名之曰生自有
還無名之曰死汝今既還空寂便是歸本
反真而我猶寄人間羈旅未還桑梓欲齊
一死生故發斯猗歎者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
跡方內之禮貴在節文鄰里有喪舂猶不
相況臨朋友之屍曾無哀哭琴歌自若豈
是禮乎子貢怪其如此故趨走進問也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註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

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牽乎形
制則孝不任誠慈不任實父子兄弟懷情
相欺豈禮之大意哉
跡夫大禮與天地同節不拘制乎形名直
致任真率情而往况㝠同生死豈存哀樂
於胷中而子貢方内儒生性猶偏執唯貴
麤迹未契妙本如是之人於何知禮之深
乎爲方外所嗤固其宜矣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
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顔色不變無以命之

彼何人者邪

疏命名也子貢使還且告尼父云彼二人情事難識修己德行無有禮儀而忘外形骸混同生死臨喪歌樂神形不變既莫測其道又難以明之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

註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

以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覩其與群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内迹而寄方外於數子宜忘其所寄以尋述作之大意則夫遊外弘内之

道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涉俗蓋世
之談矣
䟽方區域也彼之二人齊一死生不爲教
迹所拘故遊心寰宇之外而仲尼子貢命
世大儒行裁非之義服節文之禮銳意哀
樂之中遊心區域之内所以爲異之者也
外内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
註夫弔者方内之近事也施之於方外則
陋矣
䟽玄儒理隔内外道殊勝劣而論不相及

逮用區中之俗禮弔方外之高人芻狗再陳鄙陋之甚也

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

註皆冥之故無二跡達陰陽之變化與造物之爲人體萬物之混同遊二儀之一氣也

彼以生爲附贅縣疣

註若疣之自縣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

以死爲決疣潰癰

註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

跡彼三子體道之人達於死生冥於變化是以氣聚而生譬疣贅附縣非所樂也氣散而死若疣癰決潰非所惜之者也

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

註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不知勝負之所在也

跡先勝也後劣也夫附贅疣癰四者皆是疾而氣有聚散病無勝負若以此方於生

死亦安知優劣之所在乎

假於異物託於同體

註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

䟽水火金木異物相假衆諸寄託共成一身是知形體由來虛僞

忘其肝膽遺其耳目

註任之於理而冥往也

䟽既知形質虛假無可欣愛故能內則忘

於藏腑外則忘其根竅故也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

註五藏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

疏端緒也倪畔也反覆猶往來也終始猶生死也既忘其形質隳體黜聰故能去來生死與化俱往化又無極故莫知端倪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遥乎無爲之業

註所謂無爲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

之外非伏於山林也跡芒然無知之貌也彷徨逍遥皆自得逸豫之名也塵垢色聲等有爲之物也前既遺於形骸此又忘於心智是以放任於塵累之表逸豫於清曠之鄉以此無爲而爲事業也

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註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冥物也

疏憒憒猶煩亂也彼數子者清高虛淡安排去化率性任真何能強事節文拘世俗之禮威儀顯示悅衆人之視聽哉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註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疏方內方外淺深不同未知夫子依從何道師資起發故設此疑

曰丘天之戮民也

註方內爲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爲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群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

疏夫聖迹禮儀乃桎梏形性仲尼既依方內則是自然之理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云天刑之安可解

雖然吾與汝共之

註雖爲世所桎梏但爲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

疏夫孔子聖人和光接物揚波同世貴斯俗禮雖復降迹方內與汝共之而遊心方外蕭然無著也

子貢曰敢問其方

註問所以遊外而共內之意

疏方猶道也問迹混域中心遊方外外內玄合其道若何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註造諸也魚之所詣者適性莫過深水人之所至者得意莫過道術雖復情智不一而相與皆然此略標義端次下解釋也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

註所造雖異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若內然後養給而主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為也

䟽此解釋前義也夫江湖淮海皆名天池魚在大水之中窟穴泥沙以自資養供給

也亦猶人處大道之中清虛養性無事逍遙故得性分靜定而安樂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註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不然也至人常足故常忘也

疏此解釋前義也夫深水遊泳各足相忘道術內充偏愛斯絶豈與夫呴濡仁義同年而語哉臨尸而歌其義云爾故也

子貢曰敢問畸人

註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者又安

在也
䟽畸者不耦之名也修行無有而踈外形體乖異人倫不偶於俗敢問此人其道如何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註夫與内冥者遊於外也獨能遊外以冥内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足而帝王道成斯乃畸於人而侔於天也
䟽自此已下孔子答子貢也侔者等也同也夫不修仁義不偶於物而率其本性者

與自然之理同也

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註以自然言之則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侔於天者可謂君子矣

疏夫懷仁履義爲君子乖道背德爲小人也是以行躄躠之仁用踶跂之義者人倫謂之君子而天道謂之小人也故知子反琴張不偶於俗乃曰畸人實天之君子重言之者復結其義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蹠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體無爲之一道知生死之不二故能迹同方内心遊物表居母氏之喪禮數不闕威儀詳雅甚有孝容而淚不滂沲心不悲慼聲不哀慟三者既無不名孝子而鄉邦之内悉皆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

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

註魯國觀其禮而顏回察其心

疏蓋者發語之辭也哭泣縗絰同域中之俗禮心無哀慼契方外之忘懷魯人觀其外迹故有善喪之名顏子察其内心知無至孝之實所以一見孫才遂生疑怪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

註盡死生之理應内外之宜者動而以天行非知之匹也

疏進過也夫孟孫氏窮哀樂之本所以無樂無哀盡生死之源所以忘生忘死既而

本迹難測故能合内外之宜應物無心豈是運知之正者邪

唯簡之而不得

註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若春秋冬夏四時行耳

跡夫生來死去譬彼四時故孟孫簡擇不得其異

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

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

生死槩意而付之自化也

䟽雖復有所簡擇竟不知死生之異故能安於變化而不以哀樂槩懷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註所遇而安

若化為物

註不違化也

䟽先生也後死也若順也既一於死生故無去無就㝠於變化故順化為物也

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註死生宛轉與化爲一猶乃忘其所知於當今豈待所未知而豫憂者哉

跡不知之化謂當來未化之事也已止也見在之生猶自忘遺況未來之化豈復逆憂若用心預待不如止而勿爲也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註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方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往也

跡方今正化爲人安知過去未化之事乎
正在生日未化而死又安知死後之事乎
但當推理直前與化俱往無勞在生憂死
妄爲欣惡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註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以爲覺則無
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
亦無以明生之非死也死生覺夢不知所
在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爲在此而憂彼
哉

跡夢是昏睡之時覺是了知之日仲尼顔
子猶拘名教爲昏於覺夢之中不達死生
未嘗暫覺者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註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

累其心
跡彼之孟孫寘於變化假見生死爲形之
驚動終無哀樂損累心神也
有旦宅而無情死
註以形骸之變爲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

以爲死

䟽旦日新也旦者神之舍也以形之故變爲宅舍之日新利其性靈凝淡終無死生之異也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宜也

註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

䟽孟孫寘同生死獨居覺悟應於內外不乖人理人哭亦哭自是順物之宜者也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註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是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哀

跡吾生吾死相與皆吾未始非吾吾何所失若以係吾爲意何適非吾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註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豈知吾之所在也

跡庸常也凡常之人識見淺狹詎知吾之所謂無處非吾假令千變萬化而吾常在

新吾故吾何欣何惡也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

註言無往而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註夢之時自以爲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時而足惜也

跡厲至也且爲魚爲鳥任性逍遥處死處生居然自得而魚鳥既無優劣死生亦何勝負而係之哉孟孫妙達斯源所以未嘗

介意又不知今之所論魚鳥者爲是覺中而辯爲是夢中而説乎夫人夢中自以爲覺令之覺者何妨夢中是知覺夢生死未可定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註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與化俱往也

跡造至也獻善也排推移也夫所至皆適

斯亦適也其常適何及歡笑然後樂哉若待善事感己而後適者此則不能隨變任化與物推移也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哀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註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自此以上至于子祀其致一也所執之喪異故歌哭不同

跡所在皆適故安任推移未始非吾而與化俱去如此之人乃能入於寥廓之妙門

自然之一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註資者給濟之謂

䟽意而古之賢人資給濟之謂意而先謁帝堯後見仲武問云帝堯大聖道德甚高汝既謁見有何教授資濟之術幸請陳說耳

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䟽躬身也仁則恩慈育物義則斷割裁非

是則明賞其善非則明懲其惡此之四者人倫所貴汝必須巳身報行亦須明言示物此言意而述堯教語之辭也

許由曰而奚來爲軹

跡而汝也奚何也軹語助也堯將教迹刑害於汝瘡痕巳大何爲更來矣

夫堯既巳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遥蕩恣睢轉徙之塗乎

註言其將以形教自虧殘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

疏黥鑿額也劓割鼻也恣睢縱任也轉從變化也塗道也夫仁義是非損傷真性其爲殘害譬之刑殘汝既被堯黥劓拘束性情如何復能遨遊自得逍遥放蕩從容自適於變化之道乎言其不復能如是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

註不敢復來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

疏我雖遭此虧殘而庶幾之心靡替不復敢當心路願涉道之藩傍也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

䟽盲者有眼睛而不見物瞽者眼無眹縫如鼓皮也作斧形謂之黼兩己相背謂之黻而盲瞽之人眼睛已敗既不能觀文彩青黃亦不愛好眉目顏色已譬意而遭堯黥劓情智已傷豈能愛慕深玄觀覽衆妙耶

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

註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理

亦有須冶鍛而爲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爲之累

疏無莊古之美人爲聞道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色也據梁古之多力人爲聞道守雌故不勇其力也黄帝軒轅也有聖知亦爲聞道故能忘遺其知也鑪竈也錘鍛也以上三人皆因聞道然後忘其所務以契其真猶如世間器物假於鑪冶打鍛以成其用者耳今何妨自然之理令夫子教

亦於我以成其道耶故知自然造物在鑪
治之間則是有修學治鍜之義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
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註夫率然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
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
不息黥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
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
疏造物猶造化也我雖遭仁義是非殘傷
情性焉知造化之內不補劓息黥令我改

過自新乗可成之道隨夫子以請益邪乃欲棄而不教恐乖造物者也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

疏噫嘆聲也至道深玄絶言於象不可以心慮測故歎云未可知也既請益慇懃亦無容杜默雖復不可言盡為汝梗槩陳也

吾師乎吾師乎𩐈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註皆自爾耳亦無愛為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

跡吾師乎者至道也然至道不可心知爲
汝略言其要即吾師是也虀碎也至如素
秋霜降碎落萬物豈有情斷割而爲義哉
青春和氣生育萬物豈有情恩愛而爲仁
哉蓋不然而然也而許由師於至道至道
既其如是汝何得躬服仁義耶此略爲意
而說息黥補劓之方也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註曰新也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註自然故非巧也
䟽萬象之前先有此道智德具足故義說爲長而實無長也長既無矣老豈有邪欲明不長而長老而不老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也雖復天覆地載而以道爲源衆形刻彫或資造化同禀自然故巧名斯滅既其無老無巧無是無非汝何所明言耶

此所遊已
註遊於不爲而師於無師也
䟽吾師之所遊心止如此說而已此則總

結以前吾師之義是也

顔回曰回益矣

註以損之爲益也

疏顔子稟教孔氏服膺問道覺已進益呈解於師損有益空故以損爲益也

仲尼曰何謂也

疏既言益矣有何意謂

曰回忘仁義矣

疏忘兼愛之仁遣裁非之義所言益者此之謂乎

曰可矣猶未也

註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

疏仁義已忘於理漸可解心尚淺所以猶未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

疏他日猶異日也空解日新時更復見所言進益列在下文

曰何謂也
疏所言益者是何意謂
曰回忘禮樂矣
疏禮者荒亂之首樂者淫蕩之具爲累更
重次忘之也

曰可矣猶未也
註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
未若忘其所以具也
疏虛忘漸可猶未至極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疏並不異前解也

曰回坐忘矣

疏虛心無著故能端坐而忘坐忘之義具

列下文

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

註蹵然驚悚貌也忘遣既深故悚然驚歎

坐忘之謂厥義云何也

顏回曰隳聚肢體黜聰明

疏隳聚毀廢也黜退除也雖聽屬於耳明關

於目而聽明之用本乎心靈既悟一身非

有萬境皆空故能毀廢四肢百體屏黜聰明心智者也

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

註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爲體而無不通也

疏大通猶大道也道能通生萬物故謂道爲大通也外則離析於形體一一虛假此解隳聅體也內則除去心識悗然無知此解黜聰明也既而枯木死灰冥同大道如

此之益謂之坐忘也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註無物不同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
化則無常也

註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疏既同於大道則無是非好惡冥於變化故不執滯守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疏果決也而汝也忘遣如此定是大賢丘

雖汝師遂落汝後從而學之是丘所願攜謙退已以進顏回者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褁飯而往食之

註此二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褁飯而相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

疏雨經三日已上為霖殆近也子桑家貧屬斯霖雨近於餓病此事不疑於方外之交任理而往雖復褁飯非有相為之情者

也

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

疏任堪也趨卒疾也子桑既遭飢餒故發琴聲問此飢貧從誰而得爲關父母爲是人天此則歌哭之詞也不堪此聲又率爾詩詠也

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

註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

疏一於死生忘於哀樂於無相與方外之

交今子歌詩似有怨望故入門驚怪問其
所由矣
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
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
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
註言物皆自然無爲之者也
跡夫父母慈造不欲飢凍天地無私豈獨
貧我思量主宰皆是自然尋求來由竟無
兆朕而使我至此窮極者皆我之賦命也

亦何惜之有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八　共十二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九

緣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九　緣三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內篇應帝王第七　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爲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疏四問而四不知則齊物篇中四問也夫帝王之道莫若忘知故以此義而爲篇首老子云不以智治國國之德者也

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

而乃今知之乎

䟽蒲衣子堯時賢人年八歲舜師之讓位不受即被衣子也齧鈌得不知之妙音仍踊躍而喜歡走以告於蒲衣子迷王倪之深義蒲衣是方外之大賢達忘言之至道理無知而固久汝今日乃知也

有虞氏不及泰氏

註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乗群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

疏有虞氏舜也泰氏即太昊伏羲也三皇之世其俗淳和五帝之時其風澆競澆競則運知而養物淳和則存真而馭寓不及之義驗此可知也

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

註夫以人所好爲是人所惡爲非人者唯以是非爲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境矣故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豈直藏仁而要人也

疏夫舜包藏仁義要求士庶以得百姓之心未是忘懷自合天下故出於是非之域亦有作藏字者藏善也善於仁義要求人心者也

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

疏徐徐寛緩之容于于自得之貌伏犧之時淳風尚在故卧則安閑而徐緩覺則歡娛而自得也

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

註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

出於非人之域
疏忘物我遺是非或馬或牛隨人呼召人獸尚且無主何是非之有哉
其知情信
註任其自知故情信
疏率其真知情無虛矯故實信也
其德甚真
註任其自得故無僞
疏以不德爲德德無所德故不僞者也
而未始入於非人

註不入手是非之域所以絶於有虞之世

跡既率其情其德不僞故能超出心知之境不入是非之域者也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跡肩吾接輿已具前解日中始賢人姓名

即肩吾之師也既是汝師有何告示此是接輿發語以問故也

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

跡式用也教我爲君之道化物之方必須

已出智以經綸用仁義以導俗則四方氓
庶誰不聽從遐遠黎元敢不歸化耶
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註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真
疏夫以已制物物喪其真欺誑之德非實
道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
註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
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
疏夫溟海宏博深廣難窮而穿之爲河必

無戕理亦猶大道遐曠玄絶難知而鑿之
爲義其功難克又畜蟲至小山嶽極高令
其負荷無由勝任以智經綸用仁理物德
小謀大其義亦然

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

註全其性分之内而已

跡隨其分内而治之必不分外治物治乎
外者言不治之者也

正而後行

註各正性命

疏順其正性而後行化

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

註不爲其所不能

疏確實也順其實性於事有能者因而任之止於分内不論於外者耳

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註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爲則自成也

疏矰繳也弋以繩係箭而射之也鼷鼠小

鼠也神丘社壇也鳥則高飛而逃網鼠則深穴而避薰斯皆率性自然豈待教而遠害者也鳥鼠既耳在人亦然故知式義出經誣罔之甚矣

而曾二蟲之無知

註言汝曾不知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跡而汝也汝不曾知此二蟲不待教令而解避害全身者乎既深穴高飛豈無知耶況在人倫而欲出經式義欺矯活物不亦

妄哉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

䟽天根無名並爲姓字寓言問答也殷陽殷山之陽蓼水在趙國界内遭遇也天根遨遊於山水之側適遇無名人而問之請問之意在乎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註問爲天下則非起於太初止於玄冥也

䟽汝是鄙陋之人宜其速去所問之旨甚

不悅豫我心

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

註任人之自爲

䟽夫造物爲人素分各足何勞作法措意治之既同於大通故任而不助也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

註莽眇群碎之謂耳乘群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滞之地

䟽莽眇深遠之謂壙埌宏博之名鳥則取

其無迹輕昇六極猶六合也夫聖人馭世
恬淡無爲大順物情有同造化若其息用
歸本厭離世間則秉深遠之大道淩虛空
而滅迹超六合以放任遊無有以逍遥凝
神智於射山處清虛於曠野如是則何天

下之可爲哉葢無爲者也

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

註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
跡夫放而任之則物皆自化有何帠術輒
欲治之感動我心何爲如此

又復問

跡天根未達更請決疑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註其任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

合氣於漠

註漠然靜於性而止

跡可遊汝心神於恬淡之域合汝形氣於寂寞之鄉唯形與神二皆虛靜如是則天下不待治而自化者耳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註性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
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跡隨造化之物情順自然之本性無容私
作法術措意治之於而任之則物我全之
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
跡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跡姓陽名朱字子居問老子明王之道假
且有人素性聰達神智捷疾猶如嚮應涉
事理務彊幹果決鑒物洞徹跡通明敏學

道精勤曽無懈倦如是之人可得將明王

聖帝比德不乎

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

也

註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主

跡若將彼人比聖主無易胥徒勞苦改易

形容技術工巧神慮係累劬勞故形容變

改係累故心靈怵惕也

且也虎豹之文來由獲狙之便執斄之狗來

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註此皆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

跡藉繩也猨狙獼猴也虎豹之皮有文章故來田獵獼猴以跳躍便捷恒被繩拘狗以執捉狐狸每遭係頸若以嚮疾之人類於聖帝則此之三物可比明王也耳

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

跡既其失問故驚懐變容重請明王爲政其義安在

老聃曰明王之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註天下若無明主則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爲而還在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

疏夫聖人爲政功侔造化覆等玄天載同厚地而功成不處故非己爲之也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註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而莫知恃賴於明王

疏誘化蒼生令其去惡貸借萬物與其福善而玄功潛被日用不知百姓謂我自然

不賴君之德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註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爲已名故物皆自以爲得而喜
跡莫無也舉顯也推功於物不顯其名使物各自得而懽喜適悦者也
立乎不測
註居變化之塗日新而無方
而遊於無有者也
註與萬物爲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冥物

則迕物不暇何暇遊虛哉
䟽無有妙本也樹德立功神妙不測而即
迹即本故常遊心於至極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
䟽鄭國有神異之巫甚有靈驗從齊而至
姓季名咸耳
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
註不喜自聞死日也
䟽占候吉凶必無差失剋定時日驗若鬼

神不喜預而聞凶禍是以棄而走避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

䟽列子事迹具逍遥篇今不重解壺子鄭之得道人也號壺子名林即列子之師也列子見季咸小術驗若鬼神中心羨仰恍然如醉既而歸反具告其師

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註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

䟽夫子壺子也至極也初始亶禀學先生之

道爲至今見季咸其道又極於夫子此是
禦寇心醉之言也
壷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
與
跡與授也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
其妙理余未造實汝固執文字謂言得道
豈知筌蹄異於魚兎耶
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
註言列子之未懐道也
跡夫衆雌無雄無由得卵既文無實亦何

道之有哉

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

註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方以必

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之

跡汝用文言之道而與世間亢對既無大

智必信彼小巫是故季咸得而相汝者也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跡夫至人凝遠神妙難知本迹寂動非凡

能測故召令至以我示之也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

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

疏嘻聲也子林示其寂泊之容季咸謂其將死先怪已彰不過十日弗活之兆類彼濕灰也

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

註萌然不動亦不自正與枯木同其不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

止也淵默淵淵默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
其於不爲而自爾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
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覩其神動而天隨因
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與變
化升降而以世爲量然後足爲物主而順
時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此應帝王之大
意也

跡文象也震動也地以無心而寧靜故以
不動爲地文也萌然寂泊曾不震動無心
自正文類傾頽此是大聖無感之時小巫

謂之弗活也而壷丘示見義有四重第一示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二示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第三本迹相即動寂一時第四本迹兩忘動寂雙遣此則第一妙本虛凝寂而不動也

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註德機不發曰杜

疏殆近也杜塞也機動也至德之機關而不發示其凝淡便為濕灰小巫庸瑣近見於此矣

嘗又與來

䟽前者伊妄言我死今時重命令遣更來也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

䟽此即第二垂迹應感動而不寂示以應容神氣微動既殊槁木全似生平而濫以聖功用爲己力謬言遇我幸矣有瘳也哉

吾見其杜權矣

註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

權故謂之將死

疏權機也前時一覩有類濕灰杜塞機權全無應動今日遇我方待全生小巫寡識有茲叨濫者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註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疏壤地也示之以天壤謂示以應動之容也譬彼兩儀覆載萬物至人應感其義亦然

名實不入

註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爲棄物

疏雖復降迹同塵和光利物而名譽真實曾不入於靈腑也

而機發於踵

註常在極上起

疏踵本也雖復物感而動不失時宜而此之神機發乎妙本動而常寂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註機發而善於彼彼乃見之

䟽示其善機應此兩儀季咸見此形容所以謂之爲善全然有生則是見善之謂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

䟽此是第三示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夫至人德满智圓虚心凝照本跡無別動靜不殊其道深玄豈小巫能測聊謂齊其心迹試相之焉不敢的定吉凶故言且復相者

耳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
註居太沖之極浩然治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措其間也

跡沖虛也莫無也夫聖照玄凝與太虛等量本跡相即動寂一時初無優劣有何勝負哉
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註無名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

其涯故似不齊
蹤衡平也即跡即本無優無劣神氣平等
以此應機小巫近見不能遠測心中迷亂
所以請齊耳
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
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註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
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
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
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略舉

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爲也

跡此舉譬也鯢大魚也桓盤也審也夫水體無心動止隨物或鯨鯢盤桓或蛟龍騰躍或凝湛止住或波流湍激雖復漣漪清淡多種不同而玄默無心其致一也故鯢桓以方衡氣止水以譬地文流水以喻天壤雖復三異而虛照一焉而言淵有九名者也鯢桓止水流水氿水濫水沃水雍水文水肥水故謂之九也並出列子彼文具載

此略叙有此三焉

嘗又與來

疏欲示極玄應須更召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

疏季咸前後虞度來相未呈玄遠猶有近

見令者第四其道極深本跡兩忘動寂雙

遺聖心行處非凡所測遂使立未安定奔

逸而走

壺子曰追之

疏既見奔逃命令捉取

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

䟽驚廹已甚奔馳亦速滅矣失矣莫知所之者也

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註雖變化無常而常深根寧極也

䟽夫妙本玄源窈冥恍惚超兹四句離彼百非不可以心慮知安得以形名取既絶言象無的宗塗不測所由故失而走

吾與之虛而委蛇

註無心而隨物化

不知其誰何

註汎然無所係也

跡委蛇隨順之貌也至人應物虛己忘懷
隨順逗機不執宗本既不可名目故不知
的是何誰也

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

註變化頹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
至人一耳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
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跡頹者放任靡者順從夫上德無心有感
斯應放任不務順從於物而揚波塵往隨
流世間因任前機曾無執滯千變萬化非
相者所知是故季咸宜其逃逸也
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
跡季咸逃逸之後列子方悟己迷始覺壺
丘道深神巫術淺自知未學請乞其退歸
習尚無爲伏膺玄業也
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
註忘貴賤也

疏不出三年屏於俗務爲妻爨火忘於榮辱食豕如人淨穢均等

於事無與親

註唯所遇耳

疏悟於至理故均彼我涉於世事無親疎也

彫琢復朴

註去華取實

疏彫琢華飾之務悉皆棄除直置任真復於朴素之道者也

塊然獨以其形立
註外飾去也
疏塊然無情之貌也外除彫飾內違心智槁木之形塊然無偶也
紛而封哉
註雖動而真不散也
疏封守也雖復涉世紛擾和光接物而守於真本確爾不移
一以是終
註使物各自終

䟽動不乖寂雖紛擾而封哉應不離真常

抱一以終始

無爲名尸

註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䟽尸主也身尚忘遺名將安寄故無復爲

名譽之主也

無爲謀府

註使物各自謀也

䟽虛淡無心忘懷任物故無復運爲謀慮

於靈府耳

無爲事任

註付物使各自任

疏各率素分恣物自爲不復於事任用於已

無爲知主

註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疏忘心絕慮天順群生終不運知以主於物

體盡無窮

註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

疏體悟真源故能以智境冥會故曰皆無窮也

而遊無眹

註任物故無迹

疏眹跡也雖遨遊天下接濟蒼生而晦迹韜光故無眹也

盡其所受乎天

註足則止也

疏所禀天性物物不同各盡其能未爲不足者也

而無見得

註見得則不知止

疏夫目視之所見雖見不見得於分內之得雖得不得既不造意於見得故雖見得而無見得也

亦虛而已

註不虛則不能任群實

疏所以盡於分內而無見得者自直虛心忘淡而已

至人之用心若鏡

註鑒物而無情

疏夫懸鏡高堂物來斯照至人虛應其義亦然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註來即應去即止

疏將送也夫物有去來而鏡無迎送來者即照必不隱藏亦猶聖智虛凝無幽不燭物感斯應應不以心既無將迎豈有情於隱匿哉

故能勝物而不傷

註物來乃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

疏夫物有生滅而鏡無隱顯故常能照物而物不能傷亦由聖人德合二儀明齊三景鑒照遐廣覆載無偏用心不勞故無損害爲其勝物是以不傷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

疏南海是顯明之方故以儵爲有北是幽闇之域故以忽爲無中央既非北非南故

以混沌爲非無非有者也

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
善

　跡有無二心會於非無非有之境和二偏
　心之執爲一中之志故云待之甚善也

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跡儵忽二人由懷偏滯未能和會尚起學
　心忘嫌混沌之無心而謂穿鑿之有益也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註爲者敗之

䟽夫運四肶以滯境鑿七竅以染塵乖渾沌之至淳順有無之取捨是以不終天年中塗夭折勗哉學者幸免之焉故郭注云爲者敗之也

南華真經註䟽卷之九

共廿半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

緑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

緣四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

疏駢合也大也謂足大拇指與第二指相連合爲一指也枝指者謂手大拇指傍枝生一指成六指也出乎性者謂此駢枝二指並禀自然性命生分中有之侈多也德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也言曾史禀性有五

德蘊之五藏於性中非剩
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
註夫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此則
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
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爲多故

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
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才
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
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
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

也

疏附生之贅肉縣係之小疣並稟形以後方有故出乎形哉而侈性者譬離曠稟性聰明列之藏府非關假學故無侈性也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註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方而各正性命故曰非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

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跡方道術也言曾史之德性多仁義羅列藏府而施用之此直一家之知未能大冥萬物夫能與物冥者故當非義而應夫仁義不多不少而應夫多少千變萬化與物無窮無所偏執故是道德之正言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

無用之指也

註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

疏夫駢合之拇無益於行步故雖有此連

終成無用之肉枝生於手指者既不益操

捉故雖樹立此肉終是無用之指也欲明

稟自然天性有之非關助用而生也

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

註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横復尚

之以至淫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

疏夫曾史之徒性多仁義以此情性駢於

藏府性少之類矯性慕之矜此為行求於天理既非率性遂成淫僻淫者耽滯僻者不正之貌

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註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疏言離曠素分多於聰明性少之徒矯情爲尚以此爲用不亦謬乎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疏斧形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煌煌眩目貌也豈非離朱乎是也已助聲也離朱一名離婁黃帝時明目人百里察毫毛也

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

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
註夫有耳目者未甞以慕聾盲自困也所
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
是亂耳目之主也
疏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黄鍾大呂
姑洗蕤賓無射夾鍾之徒是也六律陽六
呂陰總十二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此八
音也非乎言滯著此聲音豈非是師曠乎
師曠字子野晉平公樂師極知音律言離
曠二子素分聰明庸昧之徒横生希慕既

失本性寧不困乎然則離曠聰明乃是亂
耳目之主者也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
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
註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
慕之慕之而仁仁已僞矣天下未嘗慕桀
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簧鼓天下使失
其真性甚於桀跖也
疏枝於仁者謂素分枝多仁義由如生分
中枝生一指也擢用五德既偏滯邪淫仍

閉塞正性用斯接物以收聚名聲遂使蒼生馳動奔競由如笙簧鼓吹能感動於物欣企也然曾史性長於仁義而不長者横復慕之捨短効長故言奉不及之法也擢拔謂拔擢僞德塞其真性也曾者姓曾名參字子輿仲尼之弟子史者姓史名鰌字子魚衛靈公臣此二人並稟性仁孝故舉之

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

註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曾容思於檮杌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乃亂群言之主也

疏楊者姓楊名朱字子居宋人也墨者名翟亦宋人也爲宋大夫以其行墨之道故稱爲墨此二人並墨之徒禀性多辯咸能致高談危險之辭鼓動物性固執是非由如緘結藏匿文句使人難解其游心學處惟在堅執守白之論是非同異之間未始出非人之域也蹩躠由自恃也亦用力之

貌譽光贊也楊墨之徒並矜其小學炫燿衆人誇無用之言惑於群物然則楊墨豈非亂群之師乎言即此楊墨而已也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

註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真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跡言此數子皆自天然聰明仁辯由如合駢之拇傍生枝指禀之素分豈由人爲故

知率性多仁乃是駢傍枝之道也而愚惑之徒捨己効物求之分外由而不已然揺動物性由此數人以一正萬故非天下至道正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註物各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

疏以自然之正理正蒼生之性命故言正也物各自得故言不失也言自然者即我之自然所言性命者亦我之性命也豈遠

哉故言正正者以不正而正正而不正之而言也自此以上明矯性之失自此以下顯率性之得也

故合者不爲駢

註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

而枝者不爲跂

註以合正枝乃謂枝爲跂

䟽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而合實非駢以合枝乃謂枝而跂而跂實非跂也

長者不爲有餘

註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短者不爲不足
註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跡長者謂曾史離曠楊墨盃稟之天性蘊蓄仁義聰明俊辯比之群小故謂之長率性而動故非有餘短者衆人此曾史等不及故謂之短然亦天機自張故非爲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
註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

跡鳧小鴨也鶴鵠之類也脛脚也自然之理亭毒衆形雖復脩短不同而形體各足稱事咸得逍遥而惑者方欲截鶴之長續鳧之短以爲齊深乖造化違失本性所以憂悲

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

註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跡夫禀性受形僉有崖量脩短明闇素分不同此如鳧鶴非所斷續如此即各守分

內雖爲無勞去憂憂各自去也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註夫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

彼仁人何其多憂也

註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

疏噫嗟歎之聲也夫仁義之情出自天理率性有之非由放効彼仁人者則是曾史之徒不體真趣橫生勸奬謂仁義之道可學而成莊生深嗟此迷故發噫歎分外引

物故謂多憂也非其人情乎者是人之情性者也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

註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爲有餘故啼而齕之夫如此雖群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疏齕者齧斷也決者離析也有餘於數謂

枝生六指也不足於數謂駢爲四指夫駢
枝二物自出天然但當任置未爲多少而
或者不能忘淺固執是非謂枝爲有餘駢
爲不足横欲決駢齕枝成於五數既傷造
化所以泣啼故決齕雖殊其憂一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註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亂矣以可
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
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爲仁也
跡蒿目亂也仁兼愛之迹也今世猶末代

言曾史之徒行此兼愛遂令或者捨己効人希幸之路既開耳目之用亂矣耳目亂則患難生於是憂其紛擾還救以仁義不知患難之所與與乎聖迹也

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

註夫貴富所以可饕由有蒿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効彼以饕竊非望哉

跡饕貪財也素分不懷仁義者謂之不仁之人也意在貪求利禄偷竊貴富故絶已

之天性亡矣分命真情而矯性僞情舍義
逐物良由聖迹可尚故有斯弊者也是知
抱樸還淳必須絕仁棄義
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
疏此重結前旨也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註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
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疏自從也三代夏殷周也囂囂猶讙聒也
夫仁義者出自性情而三代已下棄情徇

迹嚻嚻競逐何愚之甚是以夏行仁殷行義周行禮即此嚻嚻之狀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

跡鉤曲繩直規圓矩方也夫物賴鉤繩規矩而後曲直方圓也此非天性也諭人待教迹而後仁義者非真情也夫真率性而動非假學也故矯性僞情舍己効物而行仁義者是減削毀損於天性也

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跡約束縛也固牢也侵傷也德真智也夫

待繩索約束膠漆堅固者斯假外物非真
牢者也喻學曾史而行仁者此矯偽非實
性也既乖本性所以侵傷其德也
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
其常然也

跡屈曲也折截也呴俞猶嫗撫也揉直為
曲施節文之禮折長就短行漫澶之樂嫗
撫偏愛之仁呴俞執迹之義以此偽真以
慰物心遂使物喪其真人亡其本既而棄
本逐末故失其真常自然之性者也此則

總結前文之失以生後文之得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
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
約束不以纆索
疏夫天下萬物各有常分至如蓬蒿麻直
首圓足方也水則冬凝而夏釋魚則春聚
而秋散斯出自天然非假諸物豈有鉤繩
規矩膠漆纆索之可加乎在形既然於性
亦爾故知禮樂仁義者亂天之經者也又
解附離離依也故漢書云哀帝時附離董

民者皆起家至二千石注云離依之也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

得而不知其所以得

註夫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民泯然自得

而不自覺也

疏誘然生物稟氣受形或方或圓作曲作

直亭之毒之各足於性悉莫辨其然皆不

知所以豈措意於緣慮情係於得失者乎

是知屈折呴俞失其常也

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註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

䟽夫見始終以不一者凡情之闇惑也覩古今之不二者聖智之明照也是以不生而生不知所以生不得而得不知所以得雖復時有古今而法無虧損千變萬化無常唯一

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

註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爲其間也

疏奚何也連連猶接續也夫道德者非有非無不生不滅不可以聖智求安得以形名取而曹史之類性多於仁以已率物滯於名教束縛既似緘繩執固又如膠漆心心相續連連不斷懷挾此行教游道德之鄉者譬猶以圓學方以魚慕鳥徒希企尚之名終無功用之實筌蹄不忘魚兔又喪已陳芻狗貴此何為也

使天下惑也

註仁義連連秖足以惑物使喪其真

䟽仁義之教聰明之迹乖自然之道亂天下之心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註夫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

䟽夫指南爲北其迷尚小滯迹喪真爲惑更大

何以知其然邪

䟽然如是也此即假設疑問以出後文

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

於仁義

註夫與物無傷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

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跡虞氏舜也招取也撓亂也自唐堯以前猶懷質樸虞舜以後淳風漸散故以仁義聖迹招慰蒼生遂使宇宙黎元荒迷奔走

喪於性命逐於聖迹
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
註雖虞氏無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以易
矣
跡由是觀之豈非用仁義聖迹撓亂天下
使天下蒼生棄本逐末而改其天性耶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
易其性矣
註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無爲之迹
亦有爲者之所尚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

素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盤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跡五帝以上猶扇無爲之風三代以下漸興有爲之教澆淳異世步驟殊時遂使捨已効人易奪真性徇物不反不亦悲乎注云或以盤夷之事易垂拱之性者盤夷猶創傷也言夏禹以風櫛雨沐手足胼胝以此辛苦之事易於無爲之業居上既爾下民亦然也

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

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

註夫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惜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盤夷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斥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盤夷而居形者不擾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不殉其所殉而迹與世同殉也

跡殉從也營也求也逐也謂身所以從之也夫小人貪利廉士重名大夫殉爲一家

帝王營於四海所殉雖異易性則同然聖人與世常冥其迹則殉故有瘢痍秃脛之變而未始累其神者也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

跡數子者則前之世以下四人也事業者謂利名天下不同也名聲者謂小人大夫聖人異號也言此四人事業雖復不同名聲異號也言四人雖復不同其於殘生以身逐物未始不均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
踈此仍前舉譬以生後文也孟子云臧善
學人穀孺子也楊雄云男壻婢曰臧穀良
家子也牧養也亡失也言此二人名䏚事
業俱失其羊也

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
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踈奚何也冊簡古人無紙皆以簡冊寫書
行五通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問臧問
穀乃有書塞之殊牧羊亡羊實無復異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跡此下合譬也伯夷叔齊並孤竹君之子也孤竹神農之後也姜姓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長而庶齊幼而嫡父常愛齊數稱之於夷及其父薨兄弟相讓不襲先封聞文王有道乃往於周遇武王伐紂扣馬而諫諫不從走入首陽山採薇爲粮不食粟遂餓死首陽山山在蒲州東縣蒲州城南三十里見有夷齊廟墓林

木森𨻰盜跖跖者柳下惠之從弟名跖跖徒卒九千常爲巨盜故以盜爲名東陵者山名又云即太山也在齊州界去東平十五里跖死其上也

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

跡伯夷徇名死於首陽之下盜跖貪利殞於東陵之上乃名利所徇不同其於殘傷未能相異也

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註天下之所惜者生也今殉之太甚俱殘

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
跡據俗而言有美有惡以道觀者何是何
非故盜跖不必非伯夷豈獨是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
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跡此總結前文以成後義但道喪日久並
非適當今俗中盡殉豈獨夷跖從於仁義
未始離名逐於貨財固當是利唯名與利
殘生之本即非天理近出俗情君子小人
未可正據也

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

註天下皆以不殘爲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爲殘性奚爲易哉皆由乎尚無爲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爲而成則絶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辯哉

跡惡何也其所殉名利則有君子小人之殊若殘生損性曾無盜跖伯夷之異此蓋

俗徒到置非關真極於何而取君子於何而辨小人哉言無別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

註以此係彼爲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

疏屬係也臧善也吾莊生自稱也夫捨己効人得物喪我者流俗之僞情也故係我天性學彼仁義雖通達聖迹如墨翟楊朱乘於本性故非論生之所善也

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

註率性通味乃善

䟽孟子云俞兒齊之識味人也尸子云俞兒和薑桂爲人主上食夫自無天素効物得知假令通似俞兒非其善故也

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

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

註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

疏夫離朱師曠稟分聰明率性而能非關
學致今乃矯性偽情捨己效物雖然通達
未足稱善也
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
矣
註善於自得忘仁而仁
疏德得也夫達於玄道者不易性以徇者
也豈復執已陳之芻狗治先王之蘧廬者
哉故當知其自知得其自得以斯為善不
亦宜乎

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

註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自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

疏夫曾參史魚楊朱墨翟此四子行仁義者蓋率性任情稟之天命譬彼駢枝非由學得而或者觀曾史之仁義言放効之可成聞離曠之聰明謂庶幾之必致豈知造

物而亭毒之乎哉故王弼注易云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政斯之謂也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

註夫絶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

疏夫希離慕曠見彼聞他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愚闇豈曰聰明若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蕩於外者即物皆聰明也

夫不自見而見彼不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註此舍己効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䟽夫不能視見之所見而見目即求離朱之明不能知知之所知而役知以慕史魚之義者斯乃僞情學人之得非謂率性自得己得也既而僞學外顯効彼悅人作僞心勞故不自適其適也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

註苟以失性爲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

跡淫滯也僻邪也夫保分率性正道也尚名好勝邪淫也是以捨己逐物開希幸之路者雖伯夷之善盜跖之惡亦同爲邪僻也重舉適人之適者此結前生後以超文勢故也

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

不敢爲淫僻之行也

註愧道德之不爲謝冥復之無迹故絶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疏夫虛通之道至忘之德絶仁絶義無利

無名而莊生妙體環中游心物表志操絶乎仁義心行忘乎是非體自然之無有媿道德之不爲而言上下者顯仁義淫僻之優劣也而云余愧不敢者示謙也郭注云從容吹累者從容猶閑放而吹累動而無

心也吹風也累塵猶清風之動微塵輕舉也

南華真經註䟽卷之十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緣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註駑驥各適於身而足

疏齕齧也踐履禦捍翹舉也夫蹄踐霜雪毛禦風寒飢即齕草渴即飲水逸豫適性即舉足而跳躑求稟乎造物故真性豈願

羈馵皁棧而馬服養之乎況萬有參差咸
資素分安排任性各得逍遥不矜不企即
生涯可保

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

註馬之眞性非辟鞍而惡乘但無羡於榮

華

疏義養也謂是貴人養衛之臺觀也亦言
義臺猶靈臺也路大也正也即正寢之大
殿也言馬之爲性欣於原野雖有高臺大
殿無所用之況清虚之士淳樸之民樂彼

茅茨安茲𧄍牖假使丹楹刻桷於我何爲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

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

矣

註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爲善斯不善

也

疏列子云姓孫名陽字伯樂秦穆公時善

治馬人燒鐵炙之也剔謂翦其毛刻謂削

其蹄絡謂著籠頭也羈謂連枝絆也馽謂

約前兩脚也皁謂槽櫪也棧編木爲椗安

馬脚下以去其濕所謂馬牀也夫不能任
馬真性而横見燒剔既乖天理而死者已
多况無心徇物性命所以安全有意治之
天年於焉夭折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
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註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
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
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
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

全矣而或者闇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
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
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疏橛銜也謂以寶物飾於鑣也帶皮曰鞭
無皮曰筴俱是馬杖也夫馳驟過分飢渴
失常整之以衡軛齊之以鑣轡威之策筴
而求其以分外之能故驚駘不堪而死已
過半聖智治物其損亦然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
疏範土曰陶陶化也亦室也埴黏也亦土

也謂陶者善能調和水土而爲瓦器運用方圓必中規矩也

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

疏鉤曲也繩直也謂匠人機巧善能治木木之曲直必中鉤繩

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

疏土木之性禀之造物不求曲直豈慕方圓陶者匠人浪爲臧否

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註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於治也揉曲爲直厲駑習驥能爲規矩以矯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

跡此總舉前文以合其譬然世情愚惑以治爲善不治之爲僞僞莫大焉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

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

跡然猶如此也莊子云我意謂善治天下不如向來陶匠等也善治之術列在下文

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註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爲之至也

疏彼民黎首也言蒼生皆有眞常之性而不假於物也德者得也率其眞常之性物各自足故同德郭象云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也守斯道也無爲至矣

一而不黨命曰天放

註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

疏黨偏也命名也天自然也夫虛通一道亭毒群生長之育之無偏無黨若有心治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也

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顛顛

註此自足於内無所求及之貌

疏塡塡滿足之心顛顛高直之貌夫太上淳和之世遂初至德之時心既遺於是非

行亦忘乎物我所以守真内足塡塡而處
無爲自不外求顛顛而遊於虛淡
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
註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
跡蹊徑隧道也舟船也當是時即至德之
世也人知守分物皆淳樸不伐不奪徑道
所以可遺莫往莫來船橋於是乎廢
萬物群生連屬其鄉
註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
國異而家殊哉

疏夫混芒之世淳和淡漠故無情萬物連接而共里閭有識群生係屬而同鄉縣豈國異政而家殊俗哉

禽獸成群草木遂長

註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

疏飛禽走獸不害所以成群蔬草果木不伐遂其盛茂

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

註與物無害故物馴也

疏人無害物之心物無畏人之慮故山禽野獸可羈係而遨遊鳥鵲巢窠可攀援而窺望也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

疏夫徇物邪僻爲小人履道方正爲君子既而巢居穴處將鳥獸而不分含哺鼓腹混群物而無異於何而知君子於何而辯小人哉

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註知則離道以善也
疏既無分別之心故同乎無知之理又不以險德以求行故抱一而不離也
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註欲則離性以飾也
疏同遂初之無欲物各清廉異末代之浮華人皆淳樸
素樸而民性得矣
註無煩乎知欲也
疏夫蒼生所以失性者皆由滯欲故也既

而無欲素樸眞性不喪故稱得也此一句
總結已前至德之美者也

及至聖人

註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
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

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
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

註夫聖迹既彰則仁義不眞而禮樂離性
徒得形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
是何哉

跡自此已上明淳素之德自此已下斥聖
迹之失及至聖人即五帝已下行聖迹之
人也蹩躠用力之貌踶跂矜恃之容澶漫
是縱逸之心摘僻是曲拳之行夫淳素道
消澆僞斯起踶跂恃裁非之義蹩躠夸偏
愛之仁爲漫澶貴奢淫之樂摘僻尚浮華
之禮於是寓内分離蒼生疑惑亂天之經
自斯而始矣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毁孰爲珪璋
疏純樸全木也不殘未彫也孰誰也犧樽

酒器刻爲牛首以祭宗廟也上銳下方曰珪半珪曰璋此略舉譬喻以明澆競之治也

道德不廢安取仁義

跡此合譬也夫大道之世不辯是非至德之時未論憎愛無愛則人心自息無非則本迹斯忘故老經云大道廢有仁義矣

性情不離安用禮樂

跡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是知和心檢迹由

手道喪也

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

註凡此皆變樸爲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

跡夫文采本由相間音樂貴在相和若各色各聲不相顯發則宮商黼黻無由成用此重起譬却證前旨

夫殘樸以爲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

註工匠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

迹
跡此總結前義夫工匠以犧樽之器殘淳
朴之木聖人以仁義之迹毀無爲之道爲
弊既一獲罪宜均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
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
註御其真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
而群馬之性不失
疏靡摩也順也踶踏也已止也夫物之喜
怒禀自天然率性而動非由矯僞故喜則

交頸而靡順怒則分背而踶踏而馬之知解適盡於此食草飲水樂在其中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

疏衡轅前橫木也扼又馬頸木也月題額上當顱形似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闉曲也鷙抵也曼突也詭詐也竊盜也夫馬之真知唯欣放逸不求服飾豈慕榮華既而加以月題齊以衡扼乖乎天性不任困苦是以譎詐萌出睥睨曲頭綊扼抵突御

人竊轡即盜脫籠頭詭銜乃吐出其勒良
由乖損真性所以矯僞百端者矣
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
註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
作者
跳態姦詐也夫馬之真知適於原野馳驟
過分即矯詐心生詭竊之態罪歸伯樂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
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
註此民之真能也

䟽之適也赫胥上古帝王也亦言有赫然
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夫行
道之時無爲爲之世心絶緣慮安居而無所
爲率性而動遊行而無所往既而含哺而
熈戲與嬰兒而不殊鼓腹而遨遊將童子
而無別此至淳之世民能如此也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
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
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註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

疏夫屈曲折旋行禮樂以正形體高懸仁義令企慕以慰心靈於是始踶跂自矜好知而興矯詐經營利祿爭歸而不知止噫聖迹之過者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共廿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二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

疏胠開篋箱囊袋攝收緘結縢繩也扃關鈕也鐍鎖鑰也夫將為開箱探囊之竊發匱取財之盜此蓋小賊非巨盜者也欲與守備其法如何必須收攝箱囊緘結繩約

堅固扃鐍使不慢藏此世俗之淺知也
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
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
為大盜積者也
註知之不足恃也如此

跡夫攝緘縢固扃鐍者以備小賊然大盜
既至負揭而趨更恐繩約關鈕之不牢向
之守備翻為盜資是故俗知不足可恃
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道
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

疏夫體道大賢言無的當將欲顯忘言之理故曰試論之曰夫世俗之人知謨淺近顯迹之聖於理未深既而意在防閑更爲賊之聚積雖故官世翻爲盜之守備而信有不爲者欲明豈有不爲大盜積守乎言其必爲盜積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發明義旨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犬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

疏齊即太公之後封於營丘之地逮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百姓殷實無出三齊是以雞犬即鳴吠相聞鄰邑即棟宇相望囷啚布以事畋漁耒耨刺以脩農業境土寬大二千餘里論其盛美實冠諸侯耒犁也耨鋤也

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

疏夫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邑封土祠曰社封稷祠曰稷稷五穀之長也社吐也

言能吐生萬物也司馬法六尺爲歩歩百爲畞畞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四爲邑又云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五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鄭玄云二千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也闔合也曷何也而四境之内三齊之中置此宗廟等事者皆放効堯舜以辯聖人立邦國之法則也

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盗其國

註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

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滞矣所以守國而為人守之也

疏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是敬仲七世孫初敬仲適齊食采於田故改為田氏魯哀公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君即簡公也割安平至于郎邪自為封邑至恒曾孫太公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乃自立於齊侯自敬仲至莊公凡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威王三世為齊侯通計為十二世莊子宣王時人今

不數宣王故言十二世也

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幷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

註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

䟽田恒所盜豈唯齊國先盜聖智故得諸侯是知仁義陳迹適為盜本也

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

䟽田恒簒竊齊國故有巨盜之聲名而位忝諸侯身處唐虞之安樂

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

疏子男之邦不敢非毀伯侯之國詎能征伐遂徧胄相繫宗廟遐延世歷十二俱如前解

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註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爲全當之具疏揭仁義以竊國資聖智以保身此則重舉前文以結其義也

甞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

疏重結前義以發後文也

何以知其然邪

疏假設疑問以暢其旨也

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

註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

疏龍逢姓關夏桀之賢臣爲桀所殺比干

王子也諫紂紂剖其心而視之萇弘周靈王賢臣說苑云晉叔向之殺萇弘也萇弘數見於周因羣遺書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以廢劉氏以立單氏劉氏謂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胣裂也亦言胣刳腸靡爛也碎也言子胥遭戮浮屍於江令靡爛也言此四子共有忠賢之行而不免于戮刑者爲無道之人恃君人之勢賴聖迹之威故得躓頓忠良肆其毒害

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

䟽假設跖之徒類以發問之端

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䟽此即答前問意道無不在何往非道道之所在具列下文

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註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也

䟽室中庫藏以貯財寶賊起妄心斟量商度有無必中其驗若神故言聖也戮力同

心不避人禦並爭先入豈非勇也矢石相
交不顧性命出競居後豈非義也知可則
爲不可則止識其安危審其凶吉往必克
捷是其智也輕財重義取少讓多分物均
平是其仁也五者則向之聖勇義智仁也

夫爲一盜必資五德五德不備盜則不成
是知無聖智而成巨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
聖人之道不行

疏聖人之道謂五德也以向如是以理觀

之為善之徒不履五德則無由立身行道盜跖之類不資聖智豈得行其盜竊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註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群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則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

亡其知何其迷而失致哉

疏夫善惡二塗皆由聖智者也伯夷守廉潔著名盜跖恣貪殘取利然盜跖之徒甚衆伯夷之類蓋寡故知聖迹利益天下也少而損害天下也多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註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

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無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真偽苟効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頼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疏春秋左傳云脣亡齒寒虞虢之謂也邯鄲趙城也昔楚宣王朝會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將辱之恭公曰我周公之胤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令送酒以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乎遂不辭而還宣王怒興兵伐魯梁惠王恒欲伐趙畏魯救

之令楚魯有事梁遂圍邯鄲而邯鄲圍亦由聖人生非欲起大盜而大盜起勢使之然也

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

註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棄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掊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

踈掊打也聖人猶聖迹也夫聖人者智周

萬物道濟天下今言掊擊者亦貶斥仁義絶聖棄智之意也不貴難得之貨故縱舍盜賊不假嚴刑而天下太平也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

註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絶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

疏夫智慧出則姦僞生聖迹亡則大盜息猶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豈得措意必至

之宜死息也

天下平而無故矣

註非唯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

跡故事也絶聖棄智天下太平人歌擊壤

故無有爲之事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

是重利盜跖也

註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

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跡若夫淳樸之世恬惔無爲物各歸根人

皆復命豈待教迹而後寘乎及至聖智不忘大盜斯起雖復貴聖法治天下無異重利盜跖何者所以夏桀肆其害毒盜跖肆其貪殘者由資乎聖迹故也向無聖迹夏桀豈得居其九五毒流黎庶盜跖何能擁

卒數千橫行天下所資既重所利不輕以此而推過由聖智也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幷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幷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幷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

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
註小盜之所困乃大盜之所資而利也
疏斛者今之函所以量物之多少權稱錘也衡稱梁也所以平物之輕重也符者分爲兩片合而成一即今之銅魚木契也璽者是王者之玉印握之所以攝召天下也仁恩也義宜也王者恩被蒼生循宣作則所以育養黔黎也此八者天下之利器也不可相無也夫聖人立教以正邦家田成用之以竊齊國豈非害於小賊而利大盜

者乎

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疏鉤者腰帶鉤也夫聖迹之興本懲惡勸善今私竊鉤帶必遭刑戮公劫齊國誅獲諸侯仁義不存無由卒衆以此而言豈非竊聖迹而盜國邪何以知其者假問也彼竊以下假答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

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

註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也者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

疏逐隨也勸勉也禁止也軒車也冕冠也

夫聖迹之設本息姦宄而田恒遂用其道而竊齊國權衡符璽悉共有之誓揭諸侯安然南面胡可勸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者哉小曰斧大曰鉞又云黄金飾斧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

註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盗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絶盗在賤貨不在重聖也

跡盗跖所以擁卒九千横行天下者亦頼

於五德故也向無聖智豈得爾乎是知驅馬掠人不可禁制者原手聖人作法之過也

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註魚失淵則為人禽利器用則為盜資故不可示人

跡脫失也利器聖迹也示明也魚失水則為物所傷禽利器示人則為人所執故不可也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註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

跡聖人則堯舜文武等是也

非所以明天下也

註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跡夫聖人馭世應物隨時揖讓干戈行藏匪一不可執固明示天下若執而行者必致其弊即燕噲白公之類是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

註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
䟽棄絶聖智天下之物各守其分則盜自
息
擿玉毁珠小盜不起
註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
䟽藏玉於山藏珠於川不貴珍寳豈有盜
濫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註除矯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
䟽符璽者表誠信也矯詐之徒賴而用之

故焚燒毀破可以反樸還淳而歸鄙野

掊斗折衡而民不爭

註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

疏斗衡者所以量多少稱輕重也既遭斗竊鄙為盜資掊擊破壞合於古人之智守

故無忿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註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

疏殫盡也殘毀也聖法謂五德也既殘三

王又毀五帝蘧廬咸盡芻狗不陳忘筌忘蹄物我冥極然後始可與論重妙之境議道德之遐也

擢亂六律鑠絶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註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真也

踈擢拔也鑠消也竽形與笙相似並布管於匏內施簧於管端瑟長八尺一寸闊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伏犧造也夫耳淫宮徵慕師曠之聰目滯玄黃希離朱之視所以心神奔馳耳目竭喪旣而拔管絕絃銷金

絕緯毀黃華之曲棄白雪之歌滅黼黻之文散紅紫之采故膠離朱之目除矯效之端塞瞽曠之耳去亂群之帥然後人皆自得物無喪我極耳之所聽而反聽無聲恣目之能視而內視無色天機自張無爲之

至也豈有明暗優劣於其間哉是以天下和平萬物同德率已聞見故人舍其聰明含懷養之謂

毀絶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

註夫以蜘蛛結蟯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

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
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
攦也
䟽鉤曲繩直規圓矩方工倕是堯工人作
規矩之法亦云舜臣也攦折也割也工倕

稟性機巧運用鉤繩割刻異端述作規矩
遂令天下黔黎誘然放効舍己逐物實此
之由若使棄規絶繩攦割倕指則人師分
內感有其巧譬猶蜘網蜣丸豈關矜企人
事若天機巧也事出老經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註去其亂群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朴而同於玄德也

疏削除也鉗閉也攘却也玄原也道也曾參至孝史魚忠直楊朱墨翟禀性宏辯彼四子者素分天然遂使天下學人捨己効物由此亂群失其本性則除忠信之行鉗閉浮辯之口攘去蹩躠之仁棄擲踶跂之義於是物不喪真人皆自得率性全理故

與玄道混同也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
下不累矣
疏鑠銷散也累憂患也只爲自衒聰明故
憂患斯集使蒼生顛化而銷散也若能含
抱聰明於内府而不衒於外者則物皆適
樂而無憂患也
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徳則天下
不僻矣
疏若能知於分内養徳而不蕩者固當覆

環中之正道游寓內而不惑豈有倒置哀僻於其間哉

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其天下者也

註此數人者所禀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爲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

跡以前數子皆禀分過人不能韜光匿燿而揚波混俗剽名於表立德於外引物從已炫燿群生天下亡德而不反本失我之

原斯之由也
法之所無用也
註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聽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士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群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
跡夫率性而動動必由性此法之妙也而曾史之徒以己引物既無益於當世飜有

損於將來雖設此法終無所用也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註足以紀要而已

跡巳上十二氏並上古帝王也當時既未有史籍亦不知指次第前後刻木爲契結繩表信上下和平人心淳樸故易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甘其食美其服
註適故常甘當故常美若思夫多靡則無
時慊矣
樂其俗安其居
疏止分故甘去華故美混同故樂恬淡故
安居也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
往來
註無求之至
疏境邑相比相去不遠雞犬吠聲音聞相

接而性各自足無求于世卒于天命不相往來無爲之至

若此之時則至治已

疏無欲無求懐道抱德如此時也豈非至哉

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内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

註至治之迹猶致斯弊

疏贏裹也亦是至理之風播而爲教貴此

文近使物學之尚賢路開尋師訪道引領舉足遠適他方軌轍交行足跡所接裹糧負販不憚千里內則棄親而不孝外則去主而不忠至治之迹遂致斯弊也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

註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跡尚至治之迹好治物之智故致斯也

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跡在上君王不能無爲恬憺清虛合道而以知能治物物必弊之故大亂也老君云

以知治國國之賊也

何以知其然邪

䟽假設疑問出其所由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

註攻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䟽網小而柄形似畢星故名爲畢以繩繫

箭射謂弋罟罾皆網也笱曲梁也亦筌也削格爲之即今之鹿角馬槍以繩木羅落而取獸也罝罘免網也既以智治於物寧無沸騰之患故治國者必不可用智也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註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

疏智數詐僞漸漬毒害於物也頡滑骨稽也亦姦黠也解垢詐僞也夫骨稽堅白之

智譎說同異之譚諒有虧於真理無益於世教故遠觀譬於若訥愚俗惑於小辯

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疏每每昏昏貌也夫忘懷任物則守內清夷執迹用智則天下大亂故知上下昏昏由乎好智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註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己効人而不止其分也

疏所以知者分內也所不知者分外也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以善者

註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疏所不善者桀跖也所以善者聖迹也盜跖行不善以據東陵田恒行聖迹以竊齊國故臧穀業異亡羊趣同或桀跖行殊損性均也愚俗之徒妄生臧否善與不善誠未足定也

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

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註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群生故君人者胡可以不忘其知哉

跡是以仍上辭也只爲上來用智執迹故天下大亂悖亂也爍銷也墮壞也附地之徒曰喘耎飛空之類曰肖翹皆輕小物也夫執迹用智爲害必甚故能鼓動陰陽搖蕩天地日月爲之薄蝕山川爲之崩竭炎

涼為之懲斂風雨所以不時飛走水陸失其本性好知毒物一至於此也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惔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

註啍啍以己誨人也

跡自從也三代謂夏殷周也種種淳樸之人役役輕黠之貌釋廢也啍啍以己誨人也夫上古至淳之世素樸之時像圖天而清虛法方地而安靜而為族同禽獸之無知

逮乎散澆去淳離道背德而五常聖迹已彰三代用知更甚舍淳樸之素士愛輕黠之佞夫廢無欲之自安悅有心之誨物已亂天下可不悲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一

共炤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三

緣七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三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註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爲上之所爲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所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

疏宥寬也在自在也治統馭也寓言云聞諸賢聖任物自在寬宥即天下清謐若立教以馭蒼生物失其性如伯樂治馬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疏性者禀生之理德者功行之名故致在宥之言以防遷淫之過若不任性自在恐物淫僻喪性也若不宥之復恐効他其德遷改也

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

註無治乃不遷淫

䟽性正德定何勞布政治之哉有政不及無政有爲不及無爲

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

苦其性是不愉也

註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世之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

疏恬靜也愉樂也瘁憂也堯以德臨人人歌擊壤乖靜性也桀以殘害於物物遭憂瘁乖其愉樂也堯桀政代斯異使物失性均也

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註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疏堯以不恬治人桀以不愉取物不合淳和之性欲待長久天下未之有也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

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

䟽毗助也喜出於䰟怒出於魄人禀陰陽與二儀同氣堯令百姓喜毗陽暄舒桀使人怒助陰慘肅人喜怒過分天則失常盛夏不暑隆冬無霜既失和氣加之天災人多疾病豈非反傷形乎不可有爲作法必致殘傷也

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註此皆堯桀之流使物喜怒太過以致斯

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憂亂群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間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亡萬事夭落也

跡為滯喜怒遂使百姓詐慮失真既乖憲章之法斯敗也已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

註慕賞乃善故賞不能供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

註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

跡喬詐僞也詰責問也卓獨也鷙猛也於

是喬僞詰責卓爾不群獨懷鷙猛輕陵於

物自堯爲始次後有盜跖之惡曾史之善

善惡既著賞罰係焉慕賞行善懼罰止惡

舉天下斧鉞不足以罰惡傾宇宙之藏不

足以賞善給猶足也

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

跡若忘賞罰任真乃在足也

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

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註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非以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爲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爲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疏匈匈讙譁也競逐之謂也人懼斧鉞之誅又慕軒冕之賞心懷百慮事出萬端匈匈競逐而不知止夏殷已來其風漸扇賞罰攖擾終日荒忙有何容暇安其性命

而且悅明邪是淫於色也悅聰邪是淫於聲也
跡悅愛染也淫耽滯也希離慕曠爲滯聲色也
悅仁邪是亂於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
跡德無憎愛偏愛故亂德理無是非裁非故逆理悖逆也
悅禮邪是相於技也悅樂邪是相於淫也
跡禮者擊跽曲拳節文隆殺樂者咸池大夏律呂八音說禮乃助浮華技能愛樂更

助宮商淫聲

悅聖邪是相於藝也悅知邪是相於疵也

註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

跡說聖迹助世間之藝術愛智計益是非之疵病也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

註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

疏八者聰明仁義禮樂聖智是也言人稟分不同性情各異離曠曾史素分有者存之可也衆人性分本無企慕乖真亡之可也

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

註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臠卷傖囊也

疏臠卷不舒放之容也傖囊匆遽之貌天下群生唯知分外不能安任臠卷自拘夸

華人事儉囊慾速爭馳逐物由八者不忘致斯弊者也

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

註不能遺之已爲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哉

疏前八者亂天之經不能忘遺已是大惑方復尊敬用爲楷模痛惜甚也

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註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

疏八條之義事同芻狗過去之後不合更收誡禁致齋明言執禮君臣跪坐更相進獻鼓九韶之歌舞大章之曲珍重遽廬一至於此莊生目擊無奈之何也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

註無爲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

疏君子聖人也不得已臨莅天下恒自無

爲雖復無爲非關拱默動寂無心而性命
之情未始不安也
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
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註若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則身且

不能安其如天下何
疏貴身賤利內我外物保愛精神不蕩於
世者故可寄坐萬物之上託化於天下也
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
註解擢則傷也

疏五藏精靈之宅聰明耳目之用若分辨五藏情識顯擢聰明之用則精神奔馳於內耳目竭喪於外矣

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

註出處默語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

疏聖人寂同死尸寂泊動類飛龍在天豈有寂動理教之異哉故寂而動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欲明寂動動寂理教教理不一異也

神動而天隨

註神順物而動天隨理而行

疏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即動即寂德同蒼昊隨順生物也

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

註若遊塵之自動

疏累塵也從容自在無爲虛淡若風動細塵清空中浮物陽氣飄颻任運去留非己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註任其自然而已

疏物我齊混俱合自然何勞功暇更爲治

法也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愼無攖人心

註攖之則傷其自善也

䟽姓崔名瞿不知何許人也旣問在宥不治人心何以覆善答曰宥之放之自合其理作法理物則攖撓人心引下文云

人心排下而進上

註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揺蕩也

䟽人心排他居下進己在上皆常情也

上下囚殺

註無所排進乃安全耳

疏溺心上下爲境所牽如禁之囚攖煩困若

淖約柔乎剛彊

註言能淖約則剛彊者柔矣

疏淖約柔弱也矯情行於柔弱欲制服於剛彊

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

註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

所生若乃不彫不琢各全其朴則何冰炭
之有哉
疏廉務名也劇傷也彫琢名行欲在物前
若違情起怒寒甚凝冰順心生喜熱踰焦
火

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
註風俗之所動也
疏逐境之心一念之頃已遍十方況俛仰
之間不再臨四海哉
其居也淵而静其動也縣而天

註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

疏有欲之心去無定準偶爾而靜如流水之過淵潭觸境而動類高天之縣不息動之則係天踊躍

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註人心之變靡所不爲順而放之則靜而自通治而係之則跂而僨驕僨驕者不可禁之勢也

疏排下進上美惡喜怒僨發驕矜不可禁制者其在人心乎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

註夫黃帝非爲仁義也直與物冥則仁義之迹自見迹自見則後世之心必自殉之是亦黃帝之迹使物攖也

疏黃帝因宜作則慈愛養民實異偏尚之仁義非之義後代之主執之軌轍蒼生名之爲聖攖人之心自此始也弊起後王釁非黃帝

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

猶有不勝也

跣肢白肉也堯舜行黃帝之迹心形瘦弊股瘦無白肉脛秃無細毛養天下形容安萬物情性五藏憂愁於內血氣矜莊於外行仁義以爲規矩立法度以爲楷模尚不

免流放凶族則有不勝

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

跣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混沌即讙兜也爲黨共工放南裔也縉雲氏有不

才子天下謂之饕餮即三苗也爲堯諸侯
封三苗之國國在左洞庭右彭蠡居豫章
近南嶽三嵶山名在西裔即秦州西羌也
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即共工
也爲堯水官幽都在北方即幽州之地尚
書有殛鯀此文備也四人皆包藏凶惡不
遵堯化故投諸四裔是堯不勝天下之事
故四凶由舜今稱堯有其時舜攝堯位故
耳
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

註夫堯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我寄斯迹而迹非我也故駭者自世世彌駭其迹愈粗粗之與妙自塗之夷險耳遊者豈常改其足哉故聖人一也而有堯舜湯武之異明斯異者時世之名耳未足以名聖人之實也故夫堯舜者豈直一堯舜而已哉是以雖有矜愁之貌仁義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

跡施延也自黄帝延乎堯舜聖迹滯物擾亂延及三王驚駭更甚

下有桀跖

疏桀跖行小人之行爲下曾史行君子之行爲上

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

疏謂儒墨守迹是非因之而起也

於是乎喜怒相疑

疏喜是怒非更相疑貳

愚知相欺

疏飾智驚愚互爲欺侮

善否相非

疏善與不善彼此相非

誕信相譏

疏誕虛信實自相譏誚

而天下衰矣

註莫能齊於自得

疏相仍糾紛宇宙衰也

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

註立小異而不止於分

疏喜怒是非熾然大盛于淥故夭年夭枉

性命爛漫爛漫散亂也

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註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

䟽聖人窮無崖之智百姓焉不竭哉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註彫琢性命遂至於此

䟽繩墨正木之曲直禮儀示人之隆殺椎鑿穿木之孔竅刑法決人之身首工匠運斤鋸以殘木聖人用禮法以傷道

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

註若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龍蓍情而貴
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
矣斯迹也遂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
止故中知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
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真者失其
據而崇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
於下矣
疏脊脊相踐籍也一云亂宇宙大亂罪由
聖智君子道消晦迹林藪人君雖在廟堂
心恒憂慄既無良輔恐國傾危也

令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
相望也
䟽殊者決定當死也桁楊者械也夾脚及
頸皆名桁楊六國之時及衰周之世良由
聖迹黥劓五刑遂使桁楊者盈衢殊死者
相枕殘兀滿路相枕相望明其多也
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
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
註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一
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

知恥之甚也

疏離跂用力貌也聖迹謂害物之具而儒墨方復攘臂分外用力於桎梏之間執迹封教救當世之弊何荒亂之能極哉故發噫歎息傷固陋不已愧而不恥也

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

註桁楊以接槢為管而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斯尚之尚之則驕詐生焉驕詐生而禦姦

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所尚則矯詐不作矯詐不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接槢之爲哉

疏接槢械楔也鑿孔也以物内孔中曰枘械不楔不牢桎梏無孔無用亦猶憲章非聖迹不立桀跖無仁義不行聖迹是攖擾之原仁義是殘害之本

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

註嚆矢矢之猛者言曾史爲桀跖之利用也

疏嚆箭鏃有孔猛聲也聖智是竊國之具

仁義爲凶暴之資曾史爲桀跖利用猛箭

故云然也

故曰絶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註法其所以攖也

疏絶竊國之具棄凶暴之資即宇内清平

言大治也

黄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疏德化詔令寓内大行

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

疏空同山涼州北界廣成即老子別號也

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

疏五穀黍稷菽麻麥也欲取窈冥之理天地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蒼生也

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疏遂順也欲象陰陽設官分職順羣生之性問其所以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

註問至道之精可謂質也

跡而汝也欲播植五穀官府二儀所問粗
淺不過形質乖深玄之致是抵訶也
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註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
跡苟欲設官分職引物從已既乖造化必
致傷殘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
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跡族聚也分百官放陰陽有心治萬物必
致凶災雨風不調炎涼失節雲未聚而雨

降木尚青而葉落攙搶薄蝕三光昏晦人心遭擾玄象荒怠

而佞人之心翦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跡翦翦狹劣貌也汝是諂佞之人心其狹劣何能語至道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

跡黃帝退清齋一心舍九五尊位築特室避讙囂藉白茅以潔淨閒居經時重往請道數過也

廣成子南首而卧黄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

註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

䟽使人治物物必攖煩各各治身天下清正故善之蹷然疾起

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註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於已生乎跡至道精微心靈不測故寄窈窅深遠昏默玄絶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註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

跡耳目無外視聽抱守精神境不能亂心與形合自冥正道

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摇汝精乃可以長生

註任其自動故閒靜而不大也

跡清神靜慮體無所勞不縁外境精神常寂心閑形逸長生久視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

形乃長生

註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跡任視聽而無所見聞根塵既空心亦安靜照無知慮應機常寂神淡守形可長生久視也

慎汝内

註全其真也

䟽忘心全漠也

閉汝外

註守其分也

緣七

䟽絶視聽守分也

多知爲敗

註知無崖故敗

䟽不慎智慮心神既困耳目竭於外何不敗哉

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
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註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
窈冥之門也
疏陽動也陰寂也遂出也至人應動之時
智照如日月名大明也至陽之原表從本
降迹故言出也無感之時深根寂然凝湛
也至陰之原亦攝迹歸本故曰入窈冥之
門廣成示黄帝動寂兩義故託陰陽二門
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註但當任之

愼守汝身物將自壯

疏天官謂日月星辰能照臨四方綱維萬物稱官也地官謂金木水火土能維持動植運載群品亦稱官也陰陽二氣春夏秋冬各有司存如藏府也咸得隨任無不稱適何違造化更立官府也汝但無爲愼守汝身一切萬物自然昌盛何勞措心自貽伊慽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

註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

疏保恬淡一心處中和妙道攝衛修身雖有壽考之年終無衰老之日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註天無爲也

疏歎聖道之清高可與玄天合德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

爲終
跡死生變化物理無窮俗人愚惑謂有終
始
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註徒見其一變也
跡萬物不測千變萬化愚人迷執謂有限
極
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註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
之道以應無窮一也

跡得自然之道上逢淳樸之世則作犧農下遇澆季之時應爲湯武皇王迹自夷險道之一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註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能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

跡喪無爲之道滯有欲之心生則覩於光明死則便爲土壤迷執生死不能均同上下故有兩名也

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

註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

䟽夫百物昌盛皆生於地及其彫落還歸於土世間萬物從無而生死歸空寂生死不二不滯一方今將去汝任適也

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

註與化俱也

䟽反歸冥寂之本入無窮之門應變天地之間遊無極之野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

註都任之也

疏參同也與三景齊明將二儀同久豈千二百歲哉

當我緡乎遠我昬乎

註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疏聖人無心若鏡機當感發即應感冥符若前機不感即昏然晦迹也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註以死生為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疏一死生明變化未始非我無去無來我

獨存也入執生死故憂患之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爵躍而遊

䟽雲將雲主將也鴻蒙元氣也扶搖木神生東海也亦云風遭遇也拊拍也雀躍跳躍也寓言也夫氣是生物之元也雲爲雨澤之本也木是春陽之鄉東爲仁惠之方舉此四事示君王御物以德澤爲先也

雲將見之

䟽怪其容儀殊俗動止異凡故問行李之

由庶為理物之道也

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

䟽倘驚𩓡貌贄不動也叟長老名也

鴻蒙拊髀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

䟽乗自然變化敖遊也

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鬰結

䟽二氣不降不升鬰結也

六氣不調

䟽陰陽風雨晦明此六氣也

四時不節

踈春夏秋冬節令愆滯其序

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柰何

踈我欲合六氣精華以養萬物故問也

鴻蒙拊髀爵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

踈萬物咸禀自然若措意治之必乖造化

故掉頭不荅

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

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

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

疏故如上天再言忘朕幸憶往時也

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

註而自得所求也

疏浮遊處世無貪取也

猖狂不知所往

註而自得所往也

疏無心忘行無的當也

遊者鞅掌以觀无妄

註夫内足者舉目皆自正也

疏鴻蒙游心之處寬大涉見之物衆多能

觀之智知所觀之境無妄也歎掌衆多也
朕又何知
註以斯而已矣
疏浮游猖狂虛心任物物各自正我復何
知

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
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
註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
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效而不得已也
疏我同鴻蒙無心馭世不得已臨人人則

隨我迹便為物放效也

願聞一言

䟽願聞要旨庶決深疑

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

註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

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

䟽亂天然常道逆物真性即譎詐方起自

然之化不成也

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

註離其所以靜也

跡放效迹彰害物災起獸則驚群散起鳥則駭飛夜鳴

災及草木禍及昆蟲

註皆坐而受害也

跡草木未霜零落災禍及昆蟲昆明也向陽啓蟄

噫治人之過也

註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

跡天治斯滅治人過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

跡欲請不治之術

鴻蒙曰噫毒哉

註言治人之過深

疏重傷禍敗屢嘆噫聲

僊僊乎歸矣

註僊僊坐起之貌嫌不能隤然通放故遣

使歸

疏僊僊輕舉之貌嫌雲將治物爲禍故示

輕舉勸令息迹歸本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噫心養

註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惟不用心乎

跡養心之術列在下文

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

跡徒但也但處心無爲而物自化

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

註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

爲而自化矣

跡倫理也墮形體忘身也吐聰明忘心也

身心兩忘物我雙遣是養心也

大同乎涬溟

註與物無際
疏溟涬自然之氣也茫蕩身心大同自然合體也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
註坐忘任獨
疏魂好知為也解釋遣蕩也莫然無知滌蕩心靈同死灰枯木無知魂也
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
註不知而復乃真復也
疏云云衆多也衆多往來生滅不離自然

歸根明矣豈得用知然後復命矣哉

渾渾沌沌終身不離

註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

疏渾沌無知而任獨千變萬化不離自然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註知而復之與復乖矣

疏用知慕生本乃離自然性也

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固自生

註闚問則失其自生也

跡道離名言理絶情慮若以名問道以情闚理不亦遠哉能遣情忘名任于獨化物得生理也

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

註知而不默常自失也

疏降道德之言示玄默之行立身以來方今始悟

再拜稽首起辭而行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

疏染習之人迷執日久同己喜懼異己嫌
惡也
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
爲心也
註心欲出羣爲衆雋也

疏夫是我而非彼喜同而惡異者必欲顯
己功名超出羣衆
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
註衆皆以出衆爲心故所以爲衆人也若
我亦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

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

䟽人以競先出乎衆爲心此是恒物鄙情何能獨超羣外同其光塵方大殊於衆而爲衆傑

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

註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

䟽用衆人技能因衆人聞見即無怱競所謂明者爲之視智者爲之謀也

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

註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自爲而以己爲之者此爲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已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因天下之自爲而任耳

疏用一己偏執爲國者徒求三王主物之利不知爲喪身之大患也

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

疏僥要也以皇王之國利要求非分爲一身之幸會者未嘗不身遭殞敗萬不存一故云幾何也

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

註已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已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已豈通哉故一身既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疏以僥倖之心爲帝王之主論存已矣無一成語亡也有餘敗也

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疏此一句傷嘆君王不知僥倖爲弊矣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疏九五尊高四海宏巨是稱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

註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哉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

疏苟求三王之國不能任物自爲翻爲物用已自是物焉能物物斷不可也

而不物故能物物

註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

疏不爲物用而用於物者也

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

註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

疏聖人通自然達造化運百姓心知用群生耳目是知物物者非物也豈獨戴黄屋坐汾陽佩玉璽治天下哉固當排六合陵太清超九州游姑射矣

獨往獨來是謂獨有

註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

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註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饕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哉故非至貴也

跡人皆自異而已獨與羣游斯乃獨往獨

來者也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欲出衆而已獨游衆無此能故名獨有獨有之人蒼生樂推百姓荷戴以斯爲主可謂至尊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

註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跡大人聖人也無心感應應不以心故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

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

註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
疏聖人心隨物感感亦稱機盡物懷抱

爲天下配
註問者爲主應故爲配
疏配匹也先感爲主應者爲匹也

處乎無響
註寂以待物
疏處寂也無感之時心如枯木寂無影響也

行乎無方

註隨物轉化

疏行應機也逗機不定方所也

挈汝適復之撓撓

註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

疏撓撓自動也逗機無方還欲提挈汝等羣品令歸自本性則無爲至也

以遊無端

註與化俱故無端

疏遊心與自然俱遊故無朕迹之端崖

出入無旁
註玄同無表
䟽出入塵埃生死之中玄同造物無邊可
見
與日無始
註與日新俱故無始也
䟽與日俱新故無終始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
註其形容與天地無異
䟽賛頌論語聖人盛德軀貌與二儀大道

合同外不闚乎宇宙內不有其己身也

大同而無己

註有己則不能大同也

疏合二儀同大道則物我俱忘也

無己惡乎得有有

註天下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疏己既無矣物焉有哉

覩有者昔之君子

註能美其名者耳

跡行仁義禮君臣者不離有為君子也
覩無者天地之友
註覩無則任其獨生也
跡覩無為之妙理見自然之正性二儀非
有萬物盡空翻有入無故稱為友矣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
也
註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
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
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

也
疏民雖居下各有功能物雖輕賤咸負材用物無棄材人無棄用庶咸亨也
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註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
疏匿藏也事有隱顯性有工拙或顯於此或隱於彼或工於此或拙於彼但當任之悉事齊也
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

註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

疏法言教也以教望理理妙法粗取諭筌蹄故須陳說故也

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

註當乃居之所以為遠

疏義雖去道疏遠苟其合理應須取斷

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

註親則若偏故廣乃仁耳

疏親雖偏愛狹博周普愛乃大仁也

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

註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

疏積厚也節文也夫禮貴尚往來人情華薄故外示折旋內敦積厚此真禮也

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註事之下者雖中非德

疏中順也修道之人和光處世卑順於物而志行清高涅而不緇其德也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

註事之難者雖一非道況不一哉
疏妙本一氣通生萬物甚自簡易其唯道乎
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註執意不爲雖神非天況不神哉
疏神功不測顯晦無方逗機無滯合天然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
註順其自爲而已
疏聖人觀自然妙理大順羣物而不助其

性分此下釋前文

成於德而不累

註自然與髙會也

疏能使境智冥會上德既成自無瑕累也

出於道而不謀

註不謀而一所以為身

會於仁而不恃

疏老經云為而不恃仁慈博愛貴在合宜

故無恃頼

薄於義而不積

註率性居遠非積也
疏先王蘧廬非可寶重已陳芻狗豈積而留
應於禮而不諱
註自然應禮非由忌諱
疏妙本湛然迹應於禮豈拘忌諱
接於事而不讓
註事以禮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
疏混俗揚波因事接物應機不取亦無辭

讓

齊於法而不亂

註御粗以妙故不亂也

疏因於物性以法齊之故不亂也

恃於民而不輕

註恃其自爲耳不輕用也

疏民惟邦本本固而邦寧故恃籍不敢輕用也

因於物而不去

註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

疏順黔黎之心因庶物之性雖施於法教不令雜於性本

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

註夫爲者豈以足爲故爲哉自體此爲故不可得而止也

疏物之稟生功用萬殊如羌蜋轉丸蜘蛛結網出自天然非關假學故素無之而不可強爲性中有者不可不爲也

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

註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德不純也

疏闇自然之理則澆薄之德不純也

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

註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

疏閑虛玄道性故觸事面墻諒無從而可也

不明於道者悲夫

疏闇天人之理惑君臣之義所作顛蹷深可悲傷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

註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為也

疏無事無爲尊高在上者合自然天道也

有爲而累者人道也

註以有爲爲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

疏司職有爲事累繁擾者人倫之道

主者天道也

註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

疏君在上任物合天道無爲也

臣者人道也

註各當所任

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

註君任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

疏君位尊高委之宰牧臣道卑下竭誠奉上故君道逸臣道勞不可同日而語也

不可不察也

註不察則君臣之位亂矣

疏天道君而無爲人道臣而有事尊卑有隔勞逸不同各守其分則君臣咸無爲也必不能鑒理即勞逸失宜君臣亂矣夫二

儀生育變化無窮形質之中最爲廣大而
新新變化念念推遷實爲等均所謂亭之
毒之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三共刋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四

緣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四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註均於不爲而自化也

疏夫二儀生育覆載無窮形質之中最爲廣大而新新變化其狀不殊念念遷謝實唯均等所謂亭之也故云天地生我並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註一以自得爲治
跡夫四生萬物其類最繁至於率性自得斯理唯一所謂毒之也故又云萬物與我爲一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註天下異心無心者主也
跡黔首卒隷其數雖多主而君者一人而已無心因任允當斯位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註以德爲原無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

不謝所以成天也
跡原本也夫君主人物必須以德爲宗物
各自得故全成自然之性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註任自然之運動
跡玄遠也古之君謂三皇已前帝王也言
玄古聖君無爲而治天下也蓋何爲哉此
引古證今成天德之義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註無爲者自然爲君非邪也

跡以虛通之理觀應物之數而無爲因任
之君不用邪僻之言者故理當於王道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註各當其分則無爲位上有爲位下也
跡夫君道無爲而臣道有事尊卑勞逸理
固不同譬如首自居上足自居下用道觀

察分義分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註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跡夫官有高卑能有優劣能受職則物無

私得是故天下之官治也

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註無爲也則天下各以其無爲應之

跡夫大道生物性情不同率己所以悉皆

備足或走或飛咸應其用不知所以豈復

措心故以理徧觀則庶物之應備

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註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跡通同也同兩儀之覆載與天地而俱生

者德也

行於萬物者道也

註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疏至理無塞恣物往來同行萬物故曰道也

上治人者事也

註使人人自得其事

疏雖則治人因其本性物各率能咸自稱適故事事有宜而天下治也

能有所藝者技也

註技者萬物之不用也

疏率其本性自有藝能非假外為故真技術也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註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臂之相包故一身和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疏兼帶也濟也歸也夫藝能之技必須帶事不帶於事技術何施也事苟失宜事便無用雖行於義不可乖德雖有此德理須法道虛通故曰虛通終歸自然之術斯乃

理事相包用不同耳是故示本能攝末自淺之深之義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

疏夫兼天所以無為兼道所以無欲故古之帝王養畜羣庶者何為哉蓋無欲而蒼生各足無為而萬物自化也

淵靜而百姓定

疏一入垂拱而玄默百姓則比屋而可封故老經云我好靜而民自正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

疏一道也夫事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攝末故知一萬事畢語在西升經莊子引以爲證

無心得而鬼神服

註一無爲而羣理都舉

疏夫迹混人間之事心證自然之理而窮原徹際妙極重玄者故在於顯則爲人物之所歸處於幽則爲鬼神之所服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

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註有心則累其自然故當刳而去之

疏夫子者老子也莊生師老君故曰夫子也刳去也灑也虛通之道包羅無外二儀待之以覆載萬物得之以化生何莫由斯最爲物本歎洋洋之美大以勗當世之君王可不法道之無爲洗去有心之累者邪

無爲爲之之謂天

註不爲此爲而此爲自爲乃天道

疏無爲爲之率性而動也天機自張故謂

之天此不爲爲也

無爲言之之謂德

註不爲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眞德

疏寂然無說而應答無方譬縣鏡高堂物來斯照語默不殊故謂之德也此不言而言者

愛人利物之謂仁

註此任其性命之情也

疏慈若雲行愛如雨施心無偏執德澤弘普惜其性命故謂之仁也

不同同之之謂大

註萬物萬形各正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

疏夫刻雕衆形而性情各異率其素分僉合自然任而不割故謂之大也

行不崖異之謂寬

註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

疏夫韜光晦迹而混俗揚波若樹德不異於人立行豈殊於物哉而心無崖際若萬頃之陂林藪蒼生可謂寬容矣

有萬不同之謂富

註我無不同故能獨有斯萬

䟽位居九五威誇萬乗任庶物之不同順

蒼生之爲異而羣性咸得故能富有天下

也

故執德之謂紀

註德者人之綱

䟽能持己有之德行者可謂羣物之綱紀

也

德成之謂立

註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

疏德行既成方可立功而濟物也

循於道之謂備

註夫道非偏物也

疏循順也能順於虛通德行方足

不以物挫志之謂完

註內自得也

疏挫屈也一毀譽混榮辱不以世物屈節

其德完全

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

註心大故事無不容也

疏䨓包容也君子賢人肆於已前十事則能包容物務心性寬大也

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註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

疏逝往也心性寬閑德澤滂沛故爲羣生之所歸往也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

註不貴難得之物

疏若如前行便是無爲既不羨於榮華故

不貴於寶貨是以珠生於水不索故藏之
於淵金出於山不求故韜之於嶽也

不利貨財

註乃能忘我況貨財乎

疏雖得珠玉尚不貪以資身常用貨財豈
復將為利也

不近貴富

註自來寄耳心常去之遠也

疏寄去寄來不哀不樂故外跡遠乎軒冕
內不近乎富貴也

不樂壽不哀夭
註所謂縣解
疏假令壽年延永不以爲樂性命夭促不以爲哀
不榮通不醜窮
註忘夭壽於胷中況窮通之間哉
疏富貴榮達不以爲榮華貧賤窒塞不以爲醜辱壽夭甞不以措意榮辱之情豈容介懷
不拘一世之利以爲己私分

註皆委之萬物也
疏光臨宇宙統御天下四海珍寶總繫一人而行不利貨財委之萬國豈容拘束入己用爲私分也

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

註忽然不覺榮之在身
疏覆育黔黎主領天下而推功於物忘其富貴故不以己大而榮顯也

顯則明

註不顯則默而止

疏明彰也雖坐汾陽喪其天下必也顯智
豈曰韜光也
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註蛻然無所在也
疏忘於物我故萬物可以爲一府冥於變
化故死生同其形狀死生無變於己況窮
通夭壽之間乎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
疏至理深玄譬猶淵海漻然清潔明燭鬚
眉淵則嘆其居叙以深澄漻則嘆其雖動

而恒潔也本亦作君字者

金石不得無以鳴

註聲由寂彰

疏鳴由寂彰應由真起也

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註因以喻體道者物感而後應也

疏考擊也夫金石之内素蘊宫商若不考擊終無聲響亦由至人之心實懷聖德物若不感無由顯應前託淵水以明至道此寄金石以顯聖心

萬物孰能定之
註應感無方
䟽喻彼明鏡方茲虛谷物來斯應應而無
心物既脩短無窮應亦方圓無定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

註任素而往耳非好通於事也
䟽素真也逝往也王盛不驕不矜任真而
往既抱朴以清高故羞通於物務
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註本立而知不逆

疏神者不測之用也常在理上往而應物也不測之神知通於物此之妙用必資於本欲示本能起用用不乖本義也

故其德廣

註任素通神而後彌廣

疏夫清素無爲任真而往神知通物而恒立本原用不乖體動不傷寂德行如是豈不大中之者邪

其心之出有物採之

註物採之而後出耳非先物而唱也

疏採求也夫至聖虛懷而物物義斯應自非物求聖德無由顯出聖心聖心之出良由物採欲和而不唱不爲物先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

疏形者七尺之身生者百齡之命德者能澄之智道者可通之境也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德能鑒照理原故非德不明老經云道生之德畜之也

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

疏存任也窮盡也任形容之妍醜盡生齡

之夭壽立盛德以匡時用至道以通物能
如是者其唯王德乎
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
王德之人
註忽勃皆無心而應之貌動出無心故萬
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
道而成王德也
疏蕩蕩寛平之名忽勃無心之貌物感而
動逗機而出因循任物物則從之猶具衆
美故爲王德也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

跡至道深玄聖心凝寂非色不可以目視絶聲不可以耳聽

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

註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和也

跡雖復冥冥非色而能陶甄萬象乃云寂寂無響故能諧韻八音欲明從體起用功能如是者也

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

註窮其原而後能物物

跡即有即無即寂即應遺之又遺故深之

又深既而窮理盡性故能物衆物也

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註極至順而後能盡妙

疏神者不測之名應寂相即有無洞達既

而非測非不測不非測亦不非測乃是神之精妙

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註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

跡遣之又遣乃曰至無而接物無方隨機

稱適千差萬品求者即供若縣鏡高堂物來斯照也

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註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

疏騁縱也宿會也若夫體故至無所以隨求稱適故能順時因任應物多方要在會歸而不滯一故或大或小作短作長乃至脩遠其來者隨彼機務悉供其求應病以藥理無不當

黄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

還歸遺其玄珠
註此寄明得真之所由
䟽赤是南方之色心是南方之藏水性流
動位在北方譬迷心緣鏡闇無所照故言
赤水北也崑丘身也南是顯明之方望是
觀見之義玄則䟽遠之目珠乃珍貴之寶
欲明世間羣品莫不身心迷妄馳騁耽著
無所覺知闇似北方動如流水迷真喪道
實此之由今欲返本還源祈真訪道是以
南望示其照察還歸表其復命故先明失

真之處後乃顯得道之方法所顯方法列
在下文
使知索之而不得
註言用知不足以得真
疏索求也故絶慮不可以心求也

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疏非色不可以目取也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
註聰明喫詬失真愈遠
疏喫詬言辯也離言不可以辯索

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䟽罔象無心之謂離聲色絕思慮故智與離朱自涯而反喫詬言辯用力失真唯罔象無心獨得玄珠也

黄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註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

䟽離婁迷性恃明目而喪道軒轅悟理歎罔象而得珠勗諸學生故可以不離形去智黜聰隳體邪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

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

䟽已上四人並是堯時隱士猒穢風塵懷道抱德淸廉潔已不同人世堯知其賢欲讓天下莊生示有承禀故具列其師資也

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

註謂爲天子

吾藉王倪以要之

註欲因其師以要而使之

䟽配合也藉因也堯云齧缺之賢者有合天位之德庶因王倪遥能屈致情事不決

故問許由

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

註圾危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若要齧缺讓萬乘危亡之徵其則不遠也

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

註聰敏過人則使人跂之屢傷於民也

疏叡聖也給捷也敏速也夫聖人治天下也冕旒垂目黈纊塞耳所以杜聰明不欲

多聞見今齧缺乃內懷聖智外眩聰明詞鋒捷辯計數宏達德行性機所作過人其迹既彰必以爲患危亡之狀列在己下
而又乃以人受天
註用知以求復其自然
疏物之喪真其日已久乃以心智之術令復其初故自然之性失之遠
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
註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甚矣故曰無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

疏過之所由生者知也言齧缺但知審禁蒼生之過患而不知患生之由智也

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

註若與之天下彼且遂使後世任知而失真

疏若與天位令御羣生必運乎心智悗乎天理則物皆喪己無復自然之性也

方且本身而異形

註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

物乖矣

疏方將也夫聖人無心因循任物今齧缺以己身爲本引物使歸令天下異形從我之化物之失性實此之由後世之患自斯而始也

方且尊知而火馳

註賢者當位於前則知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

疏夫不能忘智以任物而尊智以御世遂將徇迹捨己効人馳驟奔逐其速如火矣

方且爲緒使

註將與後世事役之端蹏緒端也使役也不能無爲而任知御物後世勞役自此爲端

方且爲物絯

註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蹏絯礙也不能用道以通人方復任智以礙物也

方且四顧而物應

註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上務

疏方將顧盻四方撫安萬國令彼之氓黎應我之化法

方且應衆宜

註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

疏用一己之知應衆物之宜既非無心未免危殆矣

方且與物化

註將遂使後世與物相逐而不能自得於內

疏將我已知施與物衆令庶物從化物既失之我亦未得也

而未始有恒

註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

疏以智理物政出多門前荷其德後遭其弊既乖淳古所以無恒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

註其事類可得而祖效

疏族斅也夫齧缺隱居山藪高尚其志不

能混迹未足配天而流俗之中罕其輩類故志尚清遐良可效耳

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

註衆父父者所以迹也

疏父君也言囓缺高尚無爲不夷乎俗雖其道可述適可爲衆人之父而未可爲父父也父父者堯也夫堯寄坐萬物之上而心馳乎姑射之山往見四子之時即在汾陽之地是以即寂而動即動而寂無爲有爲爲爲無爲有有無一時動寂相即故可爲

君中之君父中之父所謂窮理盡性玄之又玄而爲衆生之父故其宜矣故郭注云父父者所以迹也

治亂之率也

註言非但治主乃爲亂率

疏率主也若用智理物當時雖治於後必亂二途皆以智爲率

北面之禍也

註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之迹以禍之

跖桀紂賴聖智以殺賢臣故聖智是北面
之禍也
南面之賊也
註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跖田恒資仁義以殺主故仁義南面之賊

注云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
跖華地名也今華州也封人者謂華地守
封疆之人也嘻歎聲也封人見堯有聖人
之德光臨天下請祝願常富庶享多福

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

多男子堯曰辭

疏夫富壽多男子實爲繁撓而能體之者

廢無爲故寄彼二人明茲三患辭讓之旨

列在下文

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

何邪

疏前之三事人之大欲存焉汝獨致辭有

何意謂

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

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

疏夫子亂扶疏憂懼斯重財貨殷盛則事業實繁命壽延長則貽困辱三者未足養無爲之德適可以益有爲之累所以並辭

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

疏我曰言汝有無雙照便爲體道聖人今既捨有趣無適是賢人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註物皆得所而志定也

䟽天地造化爲萬物各有才能量才授官
有何憂懼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
註寄之天下故無事也
䟽百姓豐饒四海殷實寄之羣有而不以

私爲斯事無爲也
夫聖人鶉居
註無意而期安也
而鷇食
註仰物而足

疏鶉鷂鶉也野居而無常處鷇者鳥之子食必仰母而足聖人寢處儉薄譬彼鷂鶉供膳裁充方茲鷇鳥既無心於侈靡豈有情於滋味乎

鳥行而無彰

註率性而動非常迹也

疏彰文迹也夫聖人灰心滅智而與物俱冥猶如鳥之飛行無蹤跡而可見也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註猖狂妄行而自蹈大方也

疏運屬清夷則撫臨億兆物來感我則應時昌盛郭注云猖狂妄行恐乖文旨

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

註雖湯武之事苟順天應人未爲不閒也故無爲而無不爲者非不閒也

疏閒音閑時逢擾亂則混俗韜光脩德隱迹全我生道嘉遁閑居逍遥遁世所謂隱顯自在用捨隨時

千歲厭世去而上仙

註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

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仙也
䟽夫聖人達生死之不二通變化之爲一
故能盡天年之脩短厭囂俗以消升何必
鼎湖之舉獨爲上仙安期之壽方僊千歳
乗彼白雲至于帝鄉
註氣之散無不之
䟽精靈上升與太一而冥合乗雲御氣屆
于天帝之鄉
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䟽三患前富壽多男子也夫駕造物而來

往来變化而遨遊三患本自虛無七尺來從非有殃辱之事曾何足云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

䟽請言旣訖封人於是去之堯方悟非所以請答也

封人曰退已

䟽所疑已決宜速退歸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

䟽伯成子高不知何許人也葢有道之士

也
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
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
予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
䟽唐虞之世南面稱孤逮乎有夏退耕於
野出處頓殊有何意謂

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
畏
䟽夫賞罰者所以著勸畏也而堯以無爲
爲治物物從其化故百姓不待其褒賞而

自勉行善無勞刑罰而畏惡不為此顯之
聖明其德如是
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
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疏盛行賞罰百姓猶不仁至德既衰是以
刑書滋起故知將來之亂從此始焉
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註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
故史籍無所載仲尼不能間是以雖有天
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無之也故考其時

而禹爲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
時無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
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己故
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
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

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
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無聖乎寄遠迹
於予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
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
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禿堯舜之

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
録其絶聖棄智之意焉
跡盍何也落廢也俋俋耕地之貌伯成謂
禹爲夫子夫子何不行去邪莫廢我農事
於是用力而耕不復顧眄也夫三聖相承
蓋無優劣但澆淳異世故其迹不同郭注
云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者欲明有聖不
如無聖有爲不及無爲故高遠迹以明絶
聖棄智者耳
泰初有無無無有無無名

註無有故無所名

疏泰太初也無氣始萌謂之太初言其氣廣大能爲萬物之始本故名太初太初之時惟有此無未有於有有既未有名將安寄故無有無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註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無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無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

於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生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疏一應道也有無一之名而無萬物之狀

物得以生謂之德

註夫無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疏德者得也謂得此也夫物得以生者外不資乎物內不由乎我非無非有不自不他不知所以而生故謂之德也

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

疏雖未有形質而受質以有素分然且此分脩短懸乎更無間隙故謂之命

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疏留靜也陽動陰靜氣氳升降分布三才化生萬物物得成就生理具足謂之形也

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註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

疏體質保守也禀受形質保守精神形則有醜有妍神則有愚有智既而宜便軌則各自不同素分一定更無改易故謂之性

也

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註恒以不爲而自得之

疏率此所稟之性循復生初之德故至其德處同於太初

同乃虛虛乃大

註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爲則其懷中故爲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疏同於太初心乃虛豁心既虛空故能包容廣大

合喙鳴

註無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疏喙鳥口也心既虛空迹復冥物故其說合彼鳥鳴鳥鳴既無心於是非聖言豈有情於憎愛

喙鳴合與天 地爲合

註天地亦無心而自動

疏言既合 於鳥鳴德亦合於天地天地無心於覆載 聖人無心於言說故與天地合也

其合緡緡若愚若昏

註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

跡緡合也聖人內符至理外順羣生唯迹與本鏧無不合故曰緡緡是混俗揚波同塵萬物既若愚蠢又如昏暗又解既合喙鳴又合天地亦是緡緡

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註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跡總結已前歎其美盛如是之人可謂深玄之德故同乎太初大順天下也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

註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爲可不然爲然斯矯其性情也

疏師於老聃所以每事請答汎論無的故

曰有人布行政化使人倣效以己而制物物失其性故己之可者物或不可己之然者物或不然物之可然於己亦爾也

辨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

註言其高顯易見

疏堅白公孫龍守白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辨者云我能離析堅白之論不以爲辯雄辯分明如懸日月於區宇故郭注云言其高顯易見也

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疏結前問意如是之人得爲聖否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

疏胥相也言以是非更相易奪用此技藝係縛其身所以疲勞形體怵惕心慮也此

答前問意技有本或作枝字者言是非易

奪枝分棄泒也

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

註言此皆失其常然也

疏猨狙獮猴也執捉狐狸之狗多遭係頸而獵既不自在故成愁思猨猴本居山林

逶迤故曠爲挑攫便捷故失其常處狸有本作猫者竹鼠也

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

註首趾猶始終也無心無耳言其自化

䟽若而皆汝也首趾終始也理絶言辯故不能聞言也又不可以心慮知耳根聽故言無心無耳也凡有機無情皆曰終始故言衆也咸不能以言說悉不可以心知汝何多設獲狚之能高張懸寓之辨令物効

己豈非過乎

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

註言有形者善變不能與無形無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

疏有形者身也無形者心也汝言心與身悉皆有存我以理觀眾盡見是空也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

註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有恒皆自然而然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

疏時有動靜物有死生事有興廢此六者自然之理不知所以然也豈關人情思慮倣効能致哉但任而順之物之自當也

有治在人
註不在乎主自用
疏人各有率性而動天機自張非猶主教
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
註天物皆忘非獨忘己復何所有哉

疏豈唯物務是空抑亦天理非有惟事與
理二種皆忘故能造乎非有非無之至也
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
註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
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䟽入會也且天下難忘者已也而已尚能忘則天下有何物足存哉是知物我兼忘故能冥會自然之道也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䟽薦獻也蔣閭及季姓也葂徹名也此二賢未知何許人也未詳所據魯君魯侯也伯禽之後未知的是何公魯公見葂請受治國之術雖復辭不得免君之命遂告魯君為政之道當時率師恐不折中敢陳所

告試獻吾賢必不合宜幸希鍼艾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

阿私民孰敢不輯

疏輯音集阿曲也孰誰也輯和也夫爲政

之道先須躬服恭敬儉素淸約然後拔擢

公平忠節之人銓衡質直無私之士獻可

替否共治百姓則蕃境無虞域中淸謐民

歌擊壤誰敢不和

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

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註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無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疏局局俛身而笑也夫必能恭儉拔出公忠此皆僞情非忘淡者也故以此言爲面南之德何異乎螳蜋怒臂以敵車轍用小擬大故不能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

註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覩也

疏夫公儉公忠非能忘淡適自顯燿以炫

衆人既高危必遭隳敗猶如臺觀峻聳處置危縣雖復行李觀見而崩毀非久

多物將往

註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跂自多以附之

疏觀臺高迥人競觀之立行自多物爭歸湊

投迹者衆

註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疏顯燿動物物不安分故舉足投迹企踵

者多也

蔣閭葂覶覶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

言矣

䟽覶覶驚貌也汒無所見也乍聞高議率

爾驚悚思量不悟所以汒然矣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䟽風教也我前所陳深爲乖理所願一言

庶爲法教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摇蕩民心使之成

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

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

註大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揺而揺之則雖揺而非爲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汎然無迹復性自爲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疏夫聖治天下大順羣生乗其自揺而作法因其自蕩而成教是以教成而迹不顯俗易而物不知皆除滅其賊害之心而進脩獨化之志不動於物故若性之自爲率

性而動故不知其所由然也舉皆也
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
註溟涬甚貴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
之爲兄也
䟽溟涬甚貴之謂也若前方法以教蒼生

則治各淳古物皆得性詎須獨貴堯舜而
推之爲兄邪此意揖讓之風不謝唐虞矣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註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不同也
䟽居安定之謂也夫心馳分外則觸物參

差虗夷靜定則萬境唯一境境之異同在
心之靜亂耳是以欲將堯舜同德者必須
是居其心也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
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
跣水南曰陰種蔬曰圃埒中曰畦隧地道
也搰搰用力貌也丈人長者之稱也子貢
南遊荊楚之地途經漢水之陰遂與丈人
更相伉答其抑揚詞調具在文中莊子因

記二賢以明稱混沌

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

䟽械機器也子貢既見丈人力多而功少是以教其機器庶力少功多輙進愚誠未知欲否

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

䟽奈何猶如何謂其方法也

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槹

疏機關也提挈其水灌其若抽欲論數疾似泆湯之騰沸前輕後重即令之所用桔槔也

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註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

疏夫有機關之器者必有機動之務有機動之務者必有機變之心而機變存乎胷府則純粹素白不圓備不圓備則純粹素白不圓備則精神縣境生滅不定不定者至道不載也是以羞而不爲此來禾體真脩故抱一守白者也

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

疏瞞羞怍之貌也既失所言故不知何答也

有閒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

註有閒俄頃也奚何也問子貢汝是誰門徒作何學業

曰孔丘之徒也

疏答宣尼之弟子也

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盖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

疏於于侫媚之謂也言汝博學贍聞擬似聖人謟曲侫媚以蓋羣物獨坐弦歌抑揚哀歎執斯聖迹賣彼名聲歷聘諸國徧行天下

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

註不忘不墮則無庶幾之道

跡幾近也汝忘遺神氣隳壞形體身心既

忘而後庶近於道

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

乏吾事

疏而汝也乏闕也夫物各自治則天下理

矣以己理物則大亂矣如子貢之德未足

以治身何容應聘天下理宜速往無廢吾

業

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

陬卑陬慙怍之貌頊頊自失之貌既被抵訶顏色自失行三十里方得復常

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

陬反復也子貢之門人謂賜爲夫子也向見之人脩何藝業遂使先生一覩容色失常竟日崇朝神氣不復門人怪之所以致問

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

註謂孔子也

不知復有夫人也

跡昔來禀學宇内唯夫子一人今逢丈人道德又更深遠所以畢懟不能自得也既未體乎真假實謂賢乎仲尼也

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

註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

跡夫事以適時爲可功以能遂爲成故力

少而見功多者則是適稱遂之機子貢述昔時所聞以爲聖人之道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註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白者之同乎世也䟽今文人問余則不如此言執持道者則德行無虧德全者則形不虧損形全者則

精神專一神全者則寄迹人間託生同世雖與羣物並行而不知所往芒昧深遠不可測量故其操行淳和道德圓備不可以此功利機巧語其心也斯乃聖人之道非假修之術子貢未悟妄致所談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註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

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跡驁誕慢之容儻是無心之貌丈人志氣
淳素不任機巧心懷寡欲不務有爲縱令
舉世贊譽稱爲斯德知爲無益曾不顧眄
舉世非毀聲名喪失達其無損都不領受
既毀譽不動可謂全德之人夫水性雖澄
逢風波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故謂之風
波之民也郭注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
爲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
心醉於季咸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

註以其背今向古羞爲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

䟽子貢自魯適楚反歸於魯以其情事咨告孔子夫混沌者無分別之謂也既背今向古所以云不真是者也

識其一不知其二

註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疏識其一謂古而不移也不知其二謂不能順今而適變

治其内而不治其外

註夫真渾沌都不治也豈以其内為異而偏有所治哉

疏抱道守素治内也不能隨時應變不治外也

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註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

雖遊於世俗而泯然無迹豈必使汝驚哉

蹤夫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本無爲虛淡

復於淳樸之原悟真性而抱精淳混嚣塵

而遊世俗者固當江海蒼生林藪萬物鳥

獸不駭人豈驚哉而言汝將固驚者明其

必不驚也

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註在彼爲彼在此爲此渾沌玄同孰識之

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蹤夫渾沌無心妙絶智慮假令聖賢時逹

亦何足識哉明恍惚深玄故推之於情意
之表者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

疏諄淳也苑小風也亦言是扶摇大風也
濱涯大壑海也諄芒苑風皆寓言也莊生
寄此二人明於大道故假賓主相值海涯

苑風曰子將奚之

疏奚何也之往也借問諄芒有何遊往

曰將之大壑

疏欲往東海

曰奚爲焉
　疏又問何所求訪
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
竭吾將遊焉
　疏夫大海泓宏深遠難測百川注之而不
溢尾閭泄之而不乾以譬至理而其義亦
然故雖寄往滄溟實乃游心大道也
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
　疏五行之内唯民橫目故謂之橫目之民
且諄芒東游臨於大壑觀其深遠而爲治

方苑風既察此情因發斯問夫子豈無意於黙首願聞聖化之法也

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

䟽施令設官取得宜便拔擢薦舉不失才能知此則天下太平彛倫攸敘聖治之術在乎兹也

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爲

註皆因而任之

䟽夫所乘廾事業多端是以步驟殊時澆

淳異世故治之者莫先任物必須覩見其
情事而察其所爲然後順物物而行則無不
當也

行言自爲而天下化

註使物爲之則不化也

跡所有施行之事教令之言咸任物自爲
而不使物從己如此則宇內蒼生自然從
化

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註言指指麾顧眄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

自爲故
蹝撓動也言動手指揮舉目顧眄則四方
欵附萬國來朝聖治功能其義如是有本
作顯字者言用顯指揮四方皆服此中凡
有三人一聖二德三神以上聖治以下次
列德神二
願聞德人
蹝前之聖治以蒙敷釋德人之義深所願
聞
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

註率自然耳

疏妙契道境得無所得故曰德人德人凝神端拱寂爾無思假令應物行化曾無謀慮

不藏是非美惡

註無是非於胷中而任之天下

疏懷道抱德物我俱忘豈容蘊蓄是非包藏善惡邪

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

註無自私之懷也

疏夫德人惠澤弘博徧覃羣品故貨利將四海共同資給與萬民無別是普天慶悅率土安寧

恈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疏夫嬰兒失母心恈勃而無所依行李迷途神儻莽而無所據用斯二事以況德人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註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
疏寡欲上分故財用有餘不貪滋味故飲食取足性命無求故不知所從來也總結前義故云德人之容
願聞神人
註願聞所以迹也
疏德者神人之迹耳願聞所以迹也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註乘光者乃無光
疏乘用也光智也上品神人用智照物雖

復光知日月即照而亡䝴體黜聰心形俱
遺是故與形滅亡者也

此謂照曠

註無我而任物空虛無所懷者非闇塞也

疏智周萬物明逾三景無幽不燭豈非曠
遠

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

註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無事
矣

疏窮性命之致盡生化之情故寄天地之

間而未嘗不逍遙快樂既達物我虛幻是
以萬事銷亡
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註情復而混冥無迹也
疏夫忘照而照照與三景高明忘生而生
生將二儀並樂故能觀萬物之還原觀四
生之復命是以混沌無分而冥同一道也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
疏門無鬼與赤張姓也無鬼滿稽名也二千五
百人爲師師衆也武王伐紂兵渡孟津是

時則二人共觀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罹此患也

蹝罹遭也虞舜以揖讓御時武王以干戈濟世而揖讓干戈優劣縣隔以斯商度互有不及之言而兵者不祥之器故遭殘殺之禍也

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

註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

疏均平也若天下太平物皆得理則何勞虞舜作法治之良由堯年將減其德日衰故讓重華令其緝理也

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

註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爲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以爲君哉許無鬼之言是也

疏字内清夷志願各足則何須計有虞氏之德而推之爲君此領悟無鬼之言許其有理也

有虞氏之藥瘍也

註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

蹠瘍頭瘡也夫身上患創故求醫療亦猶

世逢紛擾須聖人治之是以不病則無醫

不亂則無聖

禿而施髢病而求醫

蹠鬐髮如雲不勞施髢幸無疾恙豈假醫

人是知天下清平無煩大聖此之二句總

結前二事也

孝子操藥以脩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

註明治天下者非以爲榮

疏操執也修理也焦然憔悴貌夫孝子之治慈父既不伐其功績聖人之救禍亂豈矜以榮顯事不得已是故羞之

至德之世不尚賢

註賢當其位非尚之也

疏夫不肖與賢各當其分非尚之以別賢

不使能

註能者自爲非使之也

疏上拙習性不相夸企非尚而使之

上如標枝
註出物上而不自高也
疏君居民上恬淡虛忘猶如高樹之枝無心榮貴也
民如野鹿
註放而自得也
疏上既無為下亦淳樸譬彼野鹿絕君王之禮也
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
疏端直其心不為邪惡豈識裁非之義率

乎天理更相親附寧知偏愛之仁者也

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

註率性自然非由知也

疏率性成實不知此實爲忠任其當理豈將此當爲信

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

註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

疏賜蒙顧也蠢動之物即是精爽之類更相驅使理固自然譬彼股肱方茲耳目既無心於爲造豈有情於蒙賴無爲理物其

義亦然

是故行而無迹

註主能任其自行故無迹也

䟽君民淳樸上下和平率性而動故無迹之可記

事而無傳

註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

䟽方之首足各有職司止其分內不相傳習迹既眛矣事亦滅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

疏善事父母為孝諛偽也諂欺也不以正
求人謂之諂為臣為子事父事君不諂不
諛盡忠盡孝此乃臣子之盛德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
註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
知至當正在何許
疏不肖猶不似君父言行不擇善惡直致
隨時曾無諫爭之心故世俗之中實為不

肖未知正理的在可許也

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

註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

跡嚴教也此明違從不定也世俗然善則

諫爭是也夫違俗從親爲之導諛而違親從俗豈非諂佞邪且有逆有順故見是見非而違順既空未知正在何處又違親從俗豈謂尊嚴君父

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註世俗遂以多同爲正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註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

疏勃悖皆嗔貌也導達也謂其諂佞以媚君親也言世俗之人謂己諂佞即作色而怒不受其名而終身導諛舉世皆爾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註夫合譬飾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此聚衆亦爲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

疏夫能合於譬喻飾於浮詞入皆競趨故以聚衆能保其終始合其本末衆既從之故不相罪坐也譬本有作壁字者言合珪

壁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註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跡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衣下裳以象天地紅紫之色間而為彩用此華飾改動容貌以媚一世浮偽之人不謂導諛且從君諂佞此乃與夫流俗之人而徒黨更相彼此通用是非自謂殊於衆人可謂愚

癡之至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

註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

跡解悟也靈智也知其愚惑者聖人也隨而任之故愚非惑也大愚惑者凡俗也心識闇鄙觸境生迷所以竟世終身不覺悟也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

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
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註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嚮至道之情而終
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䟽適往也致至也惑迷也祈求也夫三人

同行一人迷路所往之方猶自可至惑少
解多故也二人迷則神勞而不至迷勝悟
劣故也今宇內皆惑莊生雖求向至道之
情無由能致故可悲傷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

註非委巷之所尚也

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

註俗人得情曲則同聲動笑也

跡大聲謂咸池大韶之樂也非下里委巷之所聞折楊皇華蓋古之俗中小曲也玩狎鄙野故嗑然動容同聲大笑也昔魏文侯聽於古樂悅然而睡聞鄭衛新聲欣然而喜即其事也

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註不以存懷

疏至妙之談超出俗表故謂之高言適可蘊羣聖之靈府豈容止於衆人之智乎大聲不入於里耳高言固不止於衆心

至言不出俗言勝也

註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

疏出顯也至道之言淡而無味不入委巷之耳豈止衆人之心而流俗之言飾詞浮僞猶如折揚之曲喜聽者多俗說既其當途至言於乎隱蔽故齊物云言隱於榮華以二垂踵惑而所適不得矣

註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

疏踵足也夫迷方之士指北爲南二惑既生垂脚不得一入亦無由獨進欲達前所其可得乎此復釋前惑者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

疏夫二人垂踵所適尚難況天下皆迷如何得正故雖有求向之心其固不可得此釋前不亦悲乎傷歎既深所以鄭重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註即而同之

疏釋放也迷惑既深造次難解而強欲正者又是一愚莫若放而不推則物我安矣

不推誰其比憂

註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

相與無憂於一世矣

疏比與也若任物解惑棄而不推則彼此逍遥憂患誰與也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註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爲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我無爲而天下自化

䟽厲醜病人遽速也汲汲匆迫貌言醜人半夜生子速取火而看之情意忽忙恐其似己而厲醜惡之甚尚希改醜以從妍欲明愚惑之徒豈不厭迷以思悟邪釋之不推自無憂患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

失性一也

䟽犧刻作犧牛之形以爲祭器名曰犧尊也間別既削刻爲牛又加青黃文飾其一斷棄之溝瀆不被收用若將此兩斷相比則美惡有殊其於失喪性一也此且起譬也

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

䟽此合諭也桀跖之縱兇殘曾史之行仁義雖復善惡之迹有別而喪真之處實同

且夫失性有五

跡迷情失性抑乃多端要且而言其數有
五
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
跡五色者青黃赤白黑也流俗耽貪以此
亂目不能見理故曰不明也

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
跡五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淫滯俗聲不能
聞道故曰不聰
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
跡五臭謂羶薰香鯹腐惾塞也謂刻賊不

通也言鼻耽五臭故壅塞不通而中傷類額也外書呼爲臭也故易云其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寃也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

䟽五味謂酸辛甘苦鹹也厲病爽失也令人著五味穢濁口根遂使鹹苦成痾舌失其味故言厲爽也

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

䟽趣取也滑亂也順心則取違情則舍撓亂其心使自然之性馳競不息輕浮躁動

故曰飛揚也

此五者皆生之害也

跳總結前之五事皆是伐命之刀害生之斧是生民之巨害也

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

跳離跂用力貌也言楊朱墨翟各擅己能失性害生以此為得既乖自然之理故非莊生所得也

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疏夫仁義禮法約束其心者非真性者也既僞其性則遭困苦若以此困而爲得者則何異乎鳩鴞之鳥在樊籠之中併其自得者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内皮弁鷸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

疏皮弁者以皮爲冠也鷸者鳥名也似鷰紺色出鬱林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鷸冠此鳥知天文者爲之冠也搢珪亦揷也搢揷笏猶笏也紳大帶也脩長裙也此皆以

飾朝服也夫浮偽之徒以取舍為業故聲色諸塵柴塞其內府衣冠搢笏約其外形背無為之道乖自然之性以此為得何異鳩鴞也

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跡支塞也盈滿柵籬也纆繳繩也睆睆視貌也夫以取舍塞滿於內府故方柴柵縉紳約束於外形取譬繳繩既困弊如斯而

自以爲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以繩反縛也又類乎虎豹遭陷困於囊檻之中憂厄困苦莫斯之甚自以爲得何異此乎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五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十五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英　疏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䟽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覆育蒼生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陶鑄曾無滯積是以四序回薄萬物生成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疏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群品散而不積施
化無所以六合同歸八方欵附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註此三者皆菍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疏聖道者玄聖素王之道也隨應垂迹制

法立教舟航有識拯濟無窮道合於天德
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道也而運
智救時亦無滯蓄慈造弘博故海內服也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
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註任其自爲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
也
疏六通謂四方上下也四辟者謂春秋冬
夏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爲洞聖情之絕慮
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爲以此而總
萬乘可謂帝王之德也任物自動故曰自
爲晦迹韜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
靜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註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疏夫聖人之所以虛靜者直置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知靜之故靜也若以靜爲善美而有情於爲靜者斯則有時而動矣

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

註斯乃自得也

疏妙體二儀非有萬境皆空是以參變同塵而無喧撓非由飭勵而得靜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准大匠取法焉

疏夫水動則波流止便澄靜懸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清而中正治諸襃

柱可爲準的縱使工倕之巧猶須放水取
平故老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前之義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
鑒也萬物之鏡也
註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爲故所照無不洞
明
䟽夫聖人德合二儀智周萬物豈與夫無
情之水同日論邪水靜猶明燭鬚眉況精
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鑒天地之精微鏡
萬物之玄賾者固其宜矣此合譬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註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爲

疏虛靜恬淡寂寞無爲四者異名同實者也歎爲之美故具此四名而天地以此爲平道德用茲爲至也

故帝王聖人休焉

註未嘗動也

疏息慮於靜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註倫理也

䟽既休慮息則自與虛空合德與虛空合德則會於真實會於真實之道則自然之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註不失其所以動

䟽理虛靜寂寂而能動動斯得之矣

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

註夫無爲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

不與焉此之謂也

疏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常職之事也夫帝王任智安靜無爲則臣下職任各司憂責斯則主上無爲而臣下有事故冕旒垂目而不與焉

無爲則愈愈愈愈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註愈愈然從容自得之貌

疏愈愈從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爲滯境塵累所以嬰其心無爲自得憂患不能處其慮愈愈和樂故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註尋其本皆在不爲中來

疏此四句萬物根原故重舉前言結成其義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疏夫揖讓之義無出唐虞君臣之盛莫先堯舜故舉二君以明四德雖復南北兩面而平至一焉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

素王之道也

註此皆無爲之至也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號用此無爲而處物上者天子帝堯之德也用此虚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也夫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即老君尼父是也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號退居謂晦迹隱處也用此道而退居故能遊翫山水從容閑樂是以天下隱士無

不服從即巢許之流是也
以此進爲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註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
望之倫也夫無爲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
爲哉故主上不爲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
司尹矣冢宰不爲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
而御事矣百官不爲萬民之所務則萬民
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
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
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爲而成哉是

故彌無爲而彌尊也
疏進爲謂顯迹出任也夫妙體無爲而同
塵降迹者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弘至德於
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功績是以
天下大同車書共軌盡善盡美其唯伊望
之倫乎
靜而聖動而王
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無爲也而尊
註自然爲物所尊奉

䟽其應靜也玄聖素王之尊其應動也九五萬乘之貴無爲也而尊出則天子處則素王是知道之所在孰敢不貴也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註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䟽夫淳樸素質無爲虛静者實萬物之根本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註天地以無爲爲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

地無逆也
疏夫靈府明靜神照潔白而德合於二儀者固可以宗匠蒼生根本萬有冥合自然之道與天和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註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
疏均平也調順也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均平萬有大順物情而混迹同塵故與人和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註天樂適則人樂足矣
疏俯同塵俗且適人世之懽仰合自然方
欣天道之樂也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戾
註變而相雜故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暴
戾
疏整碎也戾暴也莊子以自然至道爲師
再稱之者歎美其德言我所師大道亭毒
生靈假令整萬物亦無心暴怒故素秋搖

落而彫零者不怨此明雖復斷截而非義也

澤及萬世而不爲仁

註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

䟽仁者偏愛之迹也言大道開闔天地造化蒼生慈澤無窮而不偏愛故不爲仁

長於上古而不爲壽

註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

䟽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之先旣其不滅不生亦復何夭何壽郭注云壽者期之

遠耳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註巧者爲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

䟽乗二儀以覆載取萬物以刻彫而二儀以生化爲功萬物以自然爲用生化既不假物彫刻豈假他人是以物各任能人皆率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郭注云巧者爲之妙

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

疏所在任適結成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疏既知天樂非哀樂則知生死無生死故其生也同天道之運行其死也混萬物之變化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疏妙本虛凝將至陰均其寂泊應迹同世與太陽合其波流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疏德合於天故無天怨行順於世故無人

非我冥於物故物物不累我我不負幽顯有何鬼責也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註動靜雖殊無心一也

疏天地也結動靜無心之義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

註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

疏境智冥合謂之爲一物不能撓謂之爲定秖爲定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旣無鬼責有何禍祟動而常寂故魂不疲勞

一心定而萬物服

䟽一心凝寂者類死灰而靜爲躁君故萬物歸伏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註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䟽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秖言用虛靜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通達萬物之情隨物變轉而未嘗不適故謂之天樂也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已

疏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同凡合天地之至樂者方欲畜養蒼生亭毒羣品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

疏王者宗本於天地故覆載無心君主於道德故生而不有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無為感德如此堯之為君也

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註有餘者閒暇之謂也

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不足

註不足者汲汲然欲爲物用也欲爲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爲臣亦有餘也

䟽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閑暇之謂言君主無爲智照寛曠御用區宇而閒暇有餘臣下有爲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爲君所用匪懈在公猶恐不足是知無爲有事勞逸殊塗

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

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註夫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用斧主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

疏無爲者君德也有爲者臣道也若上下

無爲則臣僭君德上下有爲則君濫臣道君濫臣道則非主矣臣僭君德豈曰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冐亂既乖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爲之言不可不察無爲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爲郭注此文甚有辭理

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註無爲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爲耳然自得此爲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爲也今之爲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

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爲臣猶稱有爲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爲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爲誰有爲也

疏夫處上爲君則必須無爲任物用天下之才能居下爲臣亦當親事有爲稱所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疏謂三王五帝淳古之君也知照明達籠落二儀而垂拱無爲委之臣下知者爲謀

故不自慮也
辯雖彫萬物不自説也
疏宏辯如流彫飾萬物而付之司牧終不
自言也
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

註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爲而代人臣之
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
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
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
爲斯乃無爲而無不爲者也故上下皆無

爲矣但上之無爲則用下下之無爲則自
用也
疏藝術才能冠乎海內任之良佐而不與
爲夫何爲焉哉玄默而已故老經云是謂
用人之力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註所謂自爾
疏天無情於生產而萬物化生地無心於
長成而萬物成育故郭注云所謂自然也

帝王無爲而天下功

註功自彼成

疏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施上任萬物之自為故天下之功成矣

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疏夫日月明晦雲雷風雨而蔭覆不測故莫神於天囊括川原包容嶽瀆運載無窮故莫富於地位居九五威跨萬乘日月照臨一人總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經云域中四大王居其一焉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註同乎天地之無為也
疏配合也言聖人之德合天地之無為
此秉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疏達覆載之無主是以秉馭兩儀循變化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黔黎之才用用

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疏本道德也末仁義也言道德淳樸治之根本行於上古仁義澆薄治之末藝行於下代故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䟽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逸而簡要臣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爲而奉上簡要故無爲而御下也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䟽五兵者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也運動也夫聖明之世則偃武修文逮德下衰則偃文修武偃文修武則五兵動亂偃武修文則四民安業德之本末自此可知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赦之末也

䟽賞者軒冕榮華故利也罰者誅殘翏辱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黥三刖四宫五大辟夫道喪德衰浮僞日甚故設刑辟以被黎元既虧理本適爲教末也

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

䟽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筭度丈尺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校當詳者定審用此等法以養蒼生治乖淳古故爲治末也

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

跣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旄者獸毛言采鳥獸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樂者欲下調陰陽上和時俗也古人聞樂即知國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各異是知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毛鍾鼓者也自三代以下澆浪荐興賞鄭衛之淫聲棄雲韶之雅韻遂使羽毛文采盛飾容儀既非咸池之本適是濮水之末

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跣經者實也衰摧也上曰衰下曰裳在首

在腰二俱有經隆殺者言禮有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等哭泣衣裳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儀非情發於衷故哀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註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跡術能也心之所能謂之心術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言此之五末必須精神心智率性而動然後從於五事即非矜矯

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註所以先者本也
疏古之人謂中古人也先本也五末之學
中古有之事涉澆僞終非根本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
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疏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註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

非聖人之所作也

䟽天地之行者謂春夏先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況在人倫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二儀之造化觀四序之自然故能篤君臣之大義正父子之要道也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䟽天尊地卑不刊之位春先冬後次序慤乎舉此二條足明萬物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疏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千族萬種色類不同而萌兆區分各有形狀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疏夫春夏盛長秋冬衰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然非關措意故隨流任物而所造皆適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

註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䟽二儀生育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爲神化尚有尊卑先後况人倫之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註言非但人倫所尚也

䟽宗廟事重必據昭穆以嫡相承故尚親也朝廷以官爵尊卑鄉黨以年齒爲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必然故云大道之

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

疏議論道道理而不知次第者雖有語言終非道語旣失其序不堪治物也

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註所以取道爲有序也

疏旣不識次第雖語非道於何取道而行理之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旣明則物得其道也

疏此重開大道次序之義言古之明開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爲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註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

疏失德後仁失仁後義故仁義次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註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疏既行兼愛之仁又明裁非之義次令各守其分不相爭奪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註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疏形身也各守其分不相傾奪次勸修身致其名譽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註無所復改
疏雖復勸令修身以致名譽而皆須因其素分任其天然不可矯性僞情以要令問也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註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疏原者恕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其本性
而不無其愆過故宜布之愷澤宥免其辜
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註各以得性爲是失性爲非
疏雖復赦過宥罪而人心漸薄次須示其
是非以爲鑒誡也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註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

於天而末極於斯
疏是非既明藏否斯見故賞善罰惡以勗
黎元也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註官各當其才也
疏用此賞罰以次前序而爲治方者智之
明照妄處各得其宜才之高下貴賤咸履
其位
賢不肖襲情
註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疏仁賢智也不肖愚也襲用也主上聖明化導得所雖復賢愚各異而咸用本情終不舍己效人矜夸怯物也

必分其能

註無相易業

疏夫性性不同物物各異藝能固別才用必分使之如器無不調適也

必由其名

註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

疏夫名以召實而由實故名若使實不當

名則名過其實今明名實相稱故云必由
其名也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
䟽以用也言用以前九法可以爲臣事上
爲君畜下外以治物内以修身也

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䟽至黙無爲委之羣下塞聰閉智歸之自
然可謂太平之君至治之美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也

疏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應迹耳不得已而用之非所以迹也書者道家之書既遭秦世焚燒令撿亦無的據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註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疏夫爲治之體必隨世汚隆而世有澆淳故治亦有寛急是以五變九變可舉可言苟其不失次序則是太平至治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䟽驟數也速也季世之人不知倫序數語形名以爲治術而未體九變以自然悉宗但識其末不知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䟽速論賞罰以此馭時唯見枝條未知根本始猶本也互其名耳

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

註治人者必順序

疏迕逆也不識治方不知次序顛倒道理迕逆物情適可爲物所治豈能治物也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註治道先明天不爲棄賞罰也但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

疏夫形名賞罰此乃知治之具度非知治之要道也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

註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

䟽若以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以用於天下也斯乃苟飾華辭浮游之士一節曲見偏執之人未可以議通方悟於大道者也

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註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

䟽重疊前語古人有之但寄羣下而不親預故是臣下之術非主上養民之道總結

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疏天王猶天子也舜問於堯爲帝王之法若爲用心以合大道也

堯曰吾不敖無告

註無告者所謂頑民也

疏敖侮慢也無告謂頑愚之甚無堪告示也堯答舜云縱有頑愚之民不堪告示我亦殷勤教誨不敖慢棄舍也故老經云不善者吾亦善之敖亦有作傲字者合不用

也
不廢窮民
註恒加恩也
疏百姓之中有貧窮之者每加拯恤此心不替也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疏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輙悲苦而慰之稚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愍
善嘉養恤也
此吾所以用心巳

疏巳止也總結以前問答舜問我之用心
止盡於此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疏用心爲治美則美矣其道狹劣未足稱
大旣領堯荅因發此譏

堯曰然則何如
疏堯旣被譏因茲請益治道之大其術如
何
舜曰天德而出寧
註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疏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迹雖顯著心恒寧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註此皆不爲而自然也

疏經常也夫日月盛明六合俱照春秋涼暑四序運行晝夜昏明雲行雨施皆天地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道其義亦然

堯曰膠膠擾擾乎

註自嫌有事

疏膠膠擾擾皆亂之貌也領悟此言曰嫌多事更相發起聊此撝謙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疏堯自謙光推讓於舜故言子之盛德遠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堯舜二君德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疏自此已下莊生之辭也夫天覆地載生育羣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故引古證今

歎羨其得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羨也

疏唯天爲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頊唐虞皆以德合天地爲其羨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

疏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爲者哉蓋無心順物德合二儀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

䟽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覩周德巳衰不可匡輔故將巳所修之書欲藏於周之府藏庶當來君王爲治化之術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否老君姓李名聃爲周之徵藏史猶今之祕書官職典墳籍見周室版蕩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故子路咨勸孔子何不暫試過往因而問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䟽老子知欲藏之書是先聖之巳陳芻狗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

於是繙十二經以說

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賛易道修春秋此六經也又加六緯合爲敎十二經也委曲敷演故繙覆說之

老耼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

疏中其說者許其有理也大謾者嫌其繁謾太多請簡要之術也

孔子曰要在仁義

疏經有十二乃得繁盈切要而論莫先仁義也

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

疏問此仁義性不乎

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眞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

疏然猶如此言仁義是人之大性也賢人君子若不仁則名行不成不義則生道不立故知仁義是人之眞性又將何爲是疑之也邪

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

疏前言仁義是人之眞性今之重問請解

所由也

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

註此常人之所謂仁義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疏愷樂也忠誠之心願物安樂慈愛平等兼濟無私允合人情可爲世教也

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

註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也

疏意不平之聲也幾近也迂曲也後發之言近乎浮僞故與意歎以長不平夫至人

推理直前無心恩慮而汝存情兼愛不乃私曲乎

無私焉乃私也

註世所謂無私者釋己而愛人夫愛人者欲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

䟽夫兼愛於人欲人之愛已也此乃甚私何公之有邪

二十四

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

䟽牧養也欲使天下蒼生咸得本性者莫若上下各各守分自全恬養則大治矣牧

有本作放字者言君王但放任羣性則天下太平也

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

疏夫天天地覆載日月照臨星辰羅列此並自然之理也非關人事豈唯三種萬物悉然但當任之莫不備足何勞措意妄爲矜矯也

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

註皆已自足

疏有識禽獸無情草木各得生立各有羣
分豈資仁義方獲如此

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而至矣

註不待於兼愛也

疏循順也放任已德而逍遥行世順於天
道而趨步人間至極妙行莫過於此也

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註無由得之

疏偈偈勵力貌也揭儋負也亡子逃人也
言孔丘勉勵身心儋負仁義強行於世以

教蒼生何異乎打擊大鼓而求覓亡子是
以鼓聲愈大而亡者愈離仁義彌彰而安
道彌遠故無由得之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註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
念之則亂眞矣
疏亡子不獲罪在鳴鼓眞性不明過由仁
義故發噫歎總結之也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
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

䟽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舍逆旅也跰
脚生泡漿創也成綺素聞老子有神聖之
德故不辭艱苦慕義遠來百經旅舍一不
敢息遠路既遥足生重跰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註言其不惜物也

䟽者時籍甚謂是至人今日親觀知無聖
德見其鼠穴土中有餘殘蔬棄嫌其穢惡
故發此譏也

而棄妹不仁也

註無近恩故曰棄
䟽妹猶昧也闇昧之徒應須誘進棄而不教豈曰仁慈也

生熟不盡於前
註至足故恒有餘
䟽生謂粟帛熟謂飲食充足之外不復槩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狼籍且大聖寛弘而不拘小節士成庸瑣以此爲非細碎之間格量眞聖可謂以螺酌海焉測淺深也

而積斂無崖

註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
疏既有聖德爲物所歸故供給聚斂略無
崖岸浩然無心積散任物也
老子漠然不應
註不以其言嬰意
疏塵垢之言豈會入耳漠然虛淡何足介
懷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
心正卻矣何故也
註自怪刺譏之心所以懷也

疏郤空也息也昨日初來妄生譏刺今時思省方覺已非所以引過責躬深懷慙悚心之空矣不識何邪

士成綺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爲脫焉

註脫過去也

疏夫巧智神聖之人者蓋是迹非所以迹也汝言我欲於聖人乎我於此久以免脫汝何爲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老君欲抑成綺之識心故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過去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

註隨物所名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註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註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

䟄䟄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我作馬我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拒且有

牛馬之實是一名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是再殃也譏刺之言未甚牛馬是尚不諱而況非乎

吾服也恒服

註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

疏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君體道大聖故能制服身心行行容受呼牛呼馬唯物是從此乃恒常非由措意也

吾非以服有服

註有爲爲之則不能恒服

疏言我率性任眞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而然必也用心便成矯性旣其有作豈曰無爲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

疏成綺自知失言身心慚愧於是鴈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老子之後不敢履躡其迹乃徐進問請修身之道如何

老子曰而容崖然

註進趨不安之貌

䟽而汝也言汝莊飾容貌夸駭於人自為崖岸不能舒適

而目衝然

註衝出之貌

䟽心既不安目亦馳動故左盼右睇睢盱充詘也

而顙頯然

註高露發美之貌

䟽顙頯高亢顯露華飾持此容儀矜敖於物

而口䫴然

註㦓豁之貌

䟽郭注云㦓豁之貌也謂志性强梁言語

雄猛夸張㦓豁使人可畏也

而狀義然

註踶跂自持之貌

䟽義宣也踶跂驕豪實羣曲禮而修飭容

狀自然合宜也

似繫馬而止也

註志在奔馳

疏形雖矜莊而心性諠躁猶如逸馬被繫意存奔走

動而持

註不能自舒故也

疏馳情逐境觸物而動不能任適無事拘持

發也機

註趣舍速也

疏機弩牙也攀緣之心遇境而發其發猛速有類弩也

察而審

註明是非也

䟽不能虛遣違順兩忘而明察是非域心審是

知巧而覩於泰

註泰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

䟽泰多也不能忘巧忘知觀無爲之一理而詐知詐巧見有爲之多事

凡以爲不信

註凡此十事以爲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
皆非修身之道也
疏信實也言此十事皆是虛詐之行非真
實之德也

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

註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
疏竊賊也邊番境徼忽有一人不憚憲章
但行竊盜內則損傷風化外則阻隔番情
蠹政害物莫斯之甚成綺之行其猥亦然
舉動睢盱猶如此賊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疏莊周師老君故呼爲夫子也終窮也二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量秋毫雖小待之成體此則於小不遺既其能小能大故知備在萬物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疏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貫穿萬物囊括二儀故廣廣歎其寛博淵乎美其深遠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迹耳非所以

迹也救物之弊不得已而用之自非至聖
神人誰能定其粗妙邪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
註用世故不患其大也
䟽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
亦大乎而姑射汾陽忘物忘己即動即寂
何四海之能累乎
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
註靜而順之
䟽棅權也偕俱也社稷顛覆宇內崩摧趨

世之人奮動權揉必靜而自守不與並逐
也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註任眞而直往也
疏志性安靜委命任眞榮位既不關情財
利豈能遷動也
極物之眞能守其本
疏夫聖人靈鑒洞徹窮理盡性斯極物之
眞者也而應感無方動不傷寂能守其本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疏雖復握圖御寓總統羣方而忘外二儀遺棄萬物是以爲既無爲事既無事心閑神王何困弊之有

通乎道合乎德

疏淡泊之心通乎至道虛忘之智合乎上德斯乃境智相會能所冥符也

退仁義

註進道德也

賓禮樂

註以情性爲主也

䟽退仁義之澆薄進道德之淳和賔禮樂之浮華主無爲之虛淡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註定於無爲也

䟽恬淡無爲而用不乖寂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䟽道者言說書者文字世俗之人說見浮淺或託語以通心或因書以表意持許往來以爲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䟽所以致書貴宣於語所以宣語貴表於
意也

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䟽隨從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
非聲故不可以言傳說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
爲其貴非其貴也
註其貴恒在意言之表
䟽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末世之人心
靈暗塞遂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求理故雖

貴之哉猶不足貴貴者爲言書精粕非可貴之物也故郭注云其貴恒在意之表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註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

䟽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盡道情實豈知玄極視聽莫偕愚惑如此深可悲歎郭注云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

者也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註此絶學去知之意也

疏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聾俗愚迷

豈能識悟唯當達者方體之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

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

疏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匠人名也

斲雕斫也釋放也齊君觀讀輪扁打車貴

賤不同事業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質疑

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集故寄桓公匠者

略顯忘言之致也

公曰聖人之言也

疏所謂憲章文武祖述堯舜是聖人之言

曰聖人在乎

疏又問聖人見在以不

公曰已死矣

疏答曰聖人雖死厥教尚存焉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疏夫酒滓曰糟漬糟曰粕夫醇酎比乎道

德糟粕方之仁義已陳芻狗何足云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
疏貴賤禮隔不可輕言庸妾之夫輒敢議
論說若有理方可免辜其如無辭必獲死
罪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
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
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疏甘緩也苦急也數術也夫斲輪失所則

罕固若使得宜則口不能言也况之理教其義亦然

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註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

疏喻曉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子亦不能禀受其教是以行年至老不勉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倣効

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註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絶学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疏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停法亦隨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法今人自興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所讀之書定是糟粕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六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六　善二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

註不運而自行也

䟽言天稟陽氣清浮在上無心運行而自動之也

地其處乎

註不處而自止也

疏地禀陰氣濁沈在下亦無心寧靜而自止

日月其爭於所乎

註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旣無情於代謝豈有心於爭處

孰主張是

疏孰誰也是者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毒群品誰爲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

孰維綱是

註皆自爾

疏山嶽產育川源流注包容萬物運載無窮春生夏長必無差忒是誰維持綱紀故得如斯此一句解地處也

孰居無事推而行是

註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

疏夫日月代謝星辰朗耀各有度數咸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算而行之乎此一句

解日月爭所已前三者並假設疑問顯發
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
疏機關也緘閉也玄冬肅殺夜宵暗昧以
意億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致令如

此以理推者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亦
然也
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
註自爾故不可知也
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

合俱照氣序運轉致兹生育尋其理趣無物使然圓天運行其義亦爾也

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

註二者俱不能相爲各自爾也

䟽夫氣騰而上所以爲雲雲散而下流潤成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攸俾故知二者不能相爲

孰隆弛是

䟽隆興也弛廢也言誰興雲雨而洪注滂沲誰廢甘澤而致兹亢旱也

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䟽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彼作此淫雨而快
　樂邪司馬本作倦字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
居無事而披拂是
　䟽彷徨廻轉之貌也噓吸猶吐納也披拂
　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
　夫風吹無心東西任適或彷徨而居空虗
　或噓吸而在山中披拂升降略無定凖孰
　居無事而爲此乎葢自然也

敢問何故

註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疏此句總問以前有何意故也

巫咸祒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

註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

疏巫咸神巫也為殷中宗相祒名也六極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

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
之自然具足何爲措意於其間哉
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註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
爲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
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生也
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疏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
應天順物馭用無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

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土

天下載之此謂上皇

註順其自爾故也

疏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衆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

疏宋承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太宰官號名

盈字蕩方欲決已所疑故問仁於莊子

莊子曰虎狼仁也

䟽仁者親愛之迹夫虎狼猛獸猶解相親

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

曰何謂也

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䟽太宰未達深情重問有何意謂

䟽父子親愛出自天然此乃真仁何勞再

問

曰請問至仁

疏虎狼親愛厥義未弘故請至仁庶聞深旨

莊子曰至仁無親

註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疏夫至仁者忘懷絕慮與太虛而同體混

萬物而爲一何親踈之可論乎泊然無心

而順天下之親踈也

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

至仁不孝可乎

疏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

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莊生爲

其顯析義列下文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

註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

疏至仁者忘義忘仁可貴可尚豈得將愛

徼近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也

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註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

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䟽商蕩之問近滯域中莊生之荅遠超方

外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

不及孝之言也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

則去之遠也

註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

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
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疏郢地居南冥山北故郭注云冥山在乎
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
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
愈非至道此注甚明不勞更釋

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
疏夫敬在形迹愛率本心心由天性故難
迹關人情故易也
以愛孝易而忘親難

疏夫愛孝雖難猶滯域中未若忘親澹然無係忘旣勝愛有復劣無以此格量難易明之矣

忘親易使親忘我難

疏夫鷈獖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恒性故子忘親易親忘子難自非達道孰能行此

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

註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

聖人在上非有爲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爲則衆務自適羣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疏夫兼忘天下者棄萬乘如脫屣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拱汾陽而游心姑射揖讓之美貴在虛忘此兼忘天下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未若忘懷至道息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恣萬物之性分順百

姓之所爲大小咸得飛沈不喪利澤潛被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頊之前淳古之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遣之又遣

玄之又玄也

夫德遺堯舜而不爲也

註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疏遺忘棄也言堯舜二君盛德深遠而又

忘其德任物不爲斯解兼忘天下難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

註泯然常道

疏有利益恩澤惠潤羣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知斯解使天下

兼忘我難也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註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疏太息猶嗟歎也夫盛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不自顯豈復太息言於仁孝嗟歎於

陳迹乎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疏悌順也德者眞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僞情勉強勵力巳效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也

故曰至貴國爵幷焉

註幷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

疏幷者除棄之謂也夫貴爵禄者本爲身

也身猶忘之況爵禄乎斯至貴者也

至富國財并焉

註至富者自足而巳故除天下之財者也

䟽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之人以不貪爲

寶縱令傾國貲財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

知足者富斯之謂也

至願名譽并焉

註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

矣

䟽夫至願者莫過適性也既一毀譽混榮

辱忘物我泯是非故令問聲名視之如涕
唾也

是以道不渝
註去華取實故也
䟽渝變也溥也既忘富貴又遺名譽是以

道德溥厚不隨物變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
䟽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
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

也咸和也夫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
湖之洞庭也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
疏怠退息也卒終也復重也惑闇也不悟
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想悟
音旨故懼心退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
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心無分別
有同暗惑者也
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註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䟽蕩蕩平易之容黙黙無知之貌第三聞之體悟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黙黙而無知芒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

註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䟽殆近也奏應也徵順也禮義五德也太

清天道也黃帝旣允門成第三聞樂體悟玄道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汝近自然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雖復行於禮義之迹而忘自然之本者也此是第一奏也

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疏循順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一初物類順序而生夏盛冬衰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至樂

矣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註自然律吕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不奪
則至樂全
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
施生萬物和氣流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
無聲之聲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註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疏仲春之月蟄蟲始啓自然之理驚之雷

霆所謂動静順時因物或作至樂具合斯

道也

其卒無尾其始無首

註運轉無極

跳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

聲無首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

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

註以變化爲常則所常者無窮也

跳僨仆也夫盛衰生死虚盈起復變化之

道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爲常則所謂常者無窮也

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

註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也

䟽至一之理絶視絶聽不可待之以聲色故初聞懼然也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註所謂用天之道

䟽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通生物

與日月齊其明此第二奏也
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
常
註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
疏順羣生之脩短任萬物之柔剛齊變化
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
在谷滿谷在阬滿阬
註至樂之道無不周也
疏至樂之道無所不徧乃阬乃谷悉皆盈
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

塗郤守神
註塞其兊也
疏塗塞也郤孔也閉心知之孔郤守凝寂
之精神郭注云塞其兊也
以物為量
註大制不割
疏量音亮大小脩短隨物器量終不制割
而從已也
其聲揮綽
註所謂闡諧

疏揮動也綽寬也同雷霆之震動其聲寬
也
其名高明
註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疏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既廣大名亦高
明
是故鬼神守其幽
註不離其所
疏人物居其顯明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
所而不相撓故老經云以道利天下其鬼

不神也

日月星辰行其紀

註不失其度

疏三光朗燿依分而行綱紀上玄必無差
忒也

吾止之於有窮

註常在極上住也

疏止住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居
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

流之於無止

註隨變而往也
疏流動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未嘗執守
故寂而動也
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
之而不能及也
註故闇然忽使化去
疏夫至樂者眞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
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故瞻望而不能見
道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
儻然立於四虛之道

註弘敞無偏之謂

疏儻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弘敞接物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

倚於槁梧而吟

註無所復爲也

疏弘敞虛容忘知絕慮故形同槁木心若死灰逍遙無爲且吟且詠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

註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
疏夫目知所見蓋有涯限所以稱窮力馳逐亦有分齊所以稱歷至樂非心色等法不可以根窮故吾知盡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心既有限故知愛無名此覆前子欲慮之等文也

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急
註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
疏夫形充空則與虛空而等量委蛇任性

故順萬境而無心所謂墮體出聰離形去智者也只爲委蛇任性故悚懼之情息
此解第二聞樂也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

註意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

疏再聞至樂任性逶迤悚懼之心於焉怠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奏無怠之聲斯則以無遣怠故郭注云怠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

調之以自然之命

註命之所有者非爲也皆自然耳
䟽調和也凡百蒼生皆以自然爲其性命
所以奏此咸池之樂者方欲調造化之心
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

故若混逐叢生

註混然無係隨後而生
䟽混同並出同風物之動吹隨叢林之出
聲也

林樂而無形

註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疏夫叢林地籟之聲無心而成至樂適於
性命而已豈復有形也
布揮而不曳
註自布耳
疏揮動四時布散萬物各得其所非由牽
曳
幽昏而無聲
註所謂至樂
疏言至樂寂寥趣於視聽故幽冥昏闇而
無聲響矣

動於無方
註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疏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無方所斯寂而動之也

居於窈冥
註所謂寧極
疏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而深根寧極恒處窅冥斯動而寂也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

註隨物變化
疏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至樂之道豈常主聲也

世疑之稽於聖人

註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疏稽留也夫聖人者譬幽谷之響明象之照對之不知其所以來絕之不知其所以往物來斯應應而忘懷豈預前作法而留心應世故行留散徙不主常聲而世俗之

人妄生疑惑也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
註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質焉
疏所言聖者更無他義也通有物之情順
自然之命故謂之聖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疏天機自然之樞機五官五藏也言五藏
各有主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脚
行布綱轉丸飛空走地非由倣效禀之造

物豈措意而後能爲故五藏職司素分備
足天樂之義其在茲也
無言而心悅
註心悅在適不在言也
疏體此天和非由措意故心靈適悅而妙
絕名言也

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
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
接焉而故惑也
註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疏焱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爲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音聽之亦不可以耳根承接是故體玆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

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

註懼然悚聽故是祟耳未大和也

疏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

釋是故禍祟之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註迹稍滅也

疏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欲懼心怠退其迹

遁滅也

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

也

註以無知爲愚愚乃至也

疏最後聞樂靈府渟和心無分別有同闇

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不怠不懼雅符眞

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
爲奚如
　䟽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之封自魯適
衛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

言夫子行仁義之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
行用可不邪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䟽言仲尼叡哲明敏才智可惜守先王之
聖迹執堯舜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屢致

困窮

顏淵曰何也

䟽問窮之所以也

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

繡尸祝齋戒以將之

䟽此下譬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二舟

車第三桔槔第四櫨梨第五狙猨第六妍

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爲狗以解除也衍笥

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

筐笥之器覆以文繡之巾致齋潔以表誠

展如在之將送庶其福祉貴之如是
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
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
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
註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蹴踐履也首頭也脊背也取草曰蘇爨炊
也眯魘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肅敬既祭之
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頭脊蘇者取
供其炊爨方將復取而貴之盛於篋衍之
中覆於文繡之下敖游居處寢卧其傍假

令不致惡夢必當數數遭魘故郭注云廢
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
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是非其夢邪

疏此合芻狗之譬并合孔子窮義也先王
謂堯舜禹湯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
述堯舜而為教迹故集聚弟子敖遊於仁
義之域臥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留
事同已陳芻狗伐樹於宋者孔子曾遊於

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剗也夫子嘗遊於衛衛人疾之故剗削其迹不見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魯因於此良由執於聖迹故致斯

弊狼狽如是豈非惡夢邪

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邪

註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

爲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

疏當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領徒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衆極多謂之爲賊故興兵圍繞經乎七日粮食罄盡無復炊爨從者餓病莫之能興憂悲困苦鄰乎死亡豈非遭於已陳芻狗而魘邪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

疏夫舟行於水車行於陸致於千里未足

爲難若推舟於陸求其運載終沒一世不可數尺

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䟽此合諭也蘄求也亦今古代殊豈異乎水陸周魯地異何異乎舟車

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註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

疏方猶常也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衰周之世徒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殃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

且子獨不見夫桔槹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疏桔槹挈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俛下捨放之則仰上俛仰上下引捨以人委順無心

故無罪夫人能虛已其義亦然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

䟽矜美也夫三皇五帝步驟殊時禮義威儀不相沿襲美在逗機不治以定不貴率今以同古

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䟽夫柤梨橘柚甘苦味殊至於噉嚼而皆

可於口譬三皇五帝澆淳異世至於為政
咸適機宜也

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

註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
變然後皆適也

疏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不可執
留豈得膠柱刻船居今行古也

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
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
公也

譊慊足也周公聖人譬淳古之世狙獶狡
獸諭澆競之時是以禮服雖華獶狙不以
爲美聖迹乃貴末代不以爲尊故毁禮服
獶狙始慊其心棄聖迹蒼生方適其性
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
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
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譊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病心痛
嚬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嚬
蹙更益其美是以閭里見之彌加愛重鄰

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强嚬倍增其陋故富者惡之而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已效物其義例然削迹伐樹皆學嚬之過也

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註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

疏所以猶所由也嚬之所以美者由乎西施之好也彼之醜人但美嚬之麗雅而不知由西施之妹好也

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疏總會後文結成其旨窮之事迹章中具載矣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疏仲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盛行五德未聞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君以詢玄極故也

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疏聞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道不

答言未得自楚望魯故曰北也

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疏問於何處尋求至道

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疏數筭術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五年再閏天道大成故言五年也道非術數故未得之也

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

疏更問求道用何方法

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註此皆寄孔老以明絶學之義也

䟽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道而道非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人非陰非陽

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䟽夫至道深玄妙絶言象非無非有不自

不他是以不進獻於君親豈得告於子弟
所以然者無他由也故記孔老二君聖以
明玄中之玄也

中無主而不止

註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踈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說
亦不能止住於胷懷故知無他也

外無正而不行

註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已者也故未嘗
通也

疏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能正於己者故不可行也

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註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

疏由從也從内出者聖人垂迹顯教也良由物能感聖故聖人不應若使外物不能稟受聖人亦終不出教

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註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

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
藏聖道也
疏隱藏也由外入者習學而成性也由其
外禀聖教寘在心中若使素無受入之心
則無藏於聖道

名公器也
註夫名若天下之所共用
疏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名有二種一是
命物二是毀譽令之所言是毀譽名也
不可多取

註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疏夫令譽善名天下共用必其多取則矯飾過實而爭競斯起也

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註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

註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疏蘧廬逆旅傳舍也覯見也亦久也夫蘧

廬舍客不可久停仁義禮智用訖宜廢客停久疵釁生聖迹留過責起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註隨時而變無常迹也

以遊逍遥之墟

疏古之眞人和光降迹逗機而行博愛應物而用人群何異乎假借塗路寄託宿止暫時遊寓蓋非眞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眞故恒逍遥乎自得之場彷徨乎無爲之境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註苟且也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已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

逍遙無爲也

註有爲則非仁義

苟簡易養也

註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䟽只爲逍遙累盡故能無爲恬淡苟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易養也

不貸無出也
註不貸者不損己以爲物也
䟽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出此三句覆釋
前義也
古者謂是采眞之遊
註遊而任之斯眞采也采眞則色不僞矣
䟽古者聖人行茍簡等法謂是神采眞實
而無假僞逍遥任適而隨化敖游也
以富爲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
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註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

疏夫是富非貧貪於貨賄者豈能讓人財禄是顯非隱滯於榮位者何能與人名譽親愛權勢矜夸於物者何能與人之柄柄權也唯厭穢風塵糟糠榮利者故能棄之若遺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註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

疏操執權柄恐失所以戰慄捨去威力喪去所以憂悲

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註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爲戮

疏是冨好權之人心靈愚暗唯滞名利一無鑒識豈能闚見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如是之人雖復楚戮未加而情性以困故是自然刑戮之民

怨恩取與諫敎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跡夫怨敵必救恩惠須償分內自取分外與他臣子諫上君父敎下應青春以生長順素秋以殺罰此八者治正之器不得不用之也

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爲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爲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註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跡循順也湮塞也唯當順於大理隨於變化逹於物情而無滯塞者故能用八事治

之正事合於正理故曰正正者正也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擁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矣

註外物如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疏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穅眯目目暗故不能辯東西蚊虻噆膚膚痛則徹宵不睡是以外物雖微爲害必巨

況乎仁非天理義不率性捨己効他喪其本性其爲害也豈眯目㬺膚而已哉㬺齧也

夫仁義憯然乃憒吾心亂莫大焉

註尚之以加其性故亂

疏仁義憯毒甚於蚊虻憒憒吾心令人煩悶擾亂物性莫大於此一本亦作憒字者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註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註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踈放縱任也欲使蒼生喪其淳樸之性者莫若絶仁棄義則反冥我極也仲尼亦宜放無爲之風教隨機務而應物總虛妄之依也至德立不測之神功亦有作放方往反放依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註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䟽建鼙傑傑用力貌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故鼓聲大而亡子逺仁義彰而道德廢也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註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朴不足以爲辯

註俱自然耳無所偏向

䟽浴洒也染緇曰黔黔黑也辯者别其勝負也夫鵠白烏黑禀之自然豈須日日浴染方得如是以言物性其義例然然黑白

素樸各足於分所遇斯適故不足於分所以論勝負亦言辯變也黒白分定不可變白爲黒也

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

註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䟽修名立譽招物觀視此乃狹劣何足自多唯恐遣名譽方可稱大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註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註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䟽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魚傳沫以相濡濮散溥離行仁義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蕩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玄得性所以虛淡旣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於仁義以此格量故不同日而語矣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

䟽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測量故無所談說也

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跳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是升堂之類共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日而不談也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

註謂老聃能變化

跳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況至人隱顯無定故本合而成妙體窈冥迹散而起文章煥爛

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

註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

疏言至人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也

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

疏嗋合也心懼不定口開不合復何容暇聞規訓之言乎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

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似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霆之振響其

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而不能合

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

疏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遂以孔子聲教而往見之

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

疏倨企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企堂
敖誕物感斯應發微其言予年衰邁可以
教戒我乎

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
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爲非聖人如何哉

疏澆淳漸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
異故云不同聲名令聞相係一也先生乃
排三王爲非聖有何意旨可得聞乎

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

疏汝少進前說不同所由

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

疏堯舜二人即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羑里而順商辛武

王渡孟津而逆殷紂不同之狀可略言焉

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

疏三皇者伏犧神農黃帝也五帝少昊顓

頊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治列在下文

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

而民不非也

註若非之則强哭

䟽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

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必也非

之則强哭者衆

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爲其親殺其殺

而民不非也

註殺降也言親䟽有降殺

疏五帝行德不及三皇使子父兄弟更相
親愛爲降殺之服以別親疏既順人心亦
不非毀

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
生五月而能言

註教之速也

疏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澆樸散淳離民
心浮競遂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
言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兩
歲方始能言澆淳既薄故與古之乖異也

不至乎孩而始誰
註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
䟽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別之心自此而始矣
則人始有夭矣
註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䟽故不終其天年也
䟽分別旣甚不終天年夭逝之始起自虞舜

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

註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

䟽去道既遠澆僞日興遂使蠢爾之民好
爲禍變廢無爲之迹興有爲之心賞善罰
惡以此爲化而禹懷慈愛猶解泣辜兵刃
所加必順天道也

殺盜非殺

註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

䟽盜賊有罪理合其誅順乎素秋雖殺非
殺此則兵有順義也

人自爲種而天下耳
註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爲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
疏夫澆浪既興分別日甚人人自爲種見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人有心也聖智之迹使其如是非禹之過也故曰天下耳矣

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
註此乃百代之弊

跡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崇堯舜以飾非墨遵禹道而自是旣而百家競起九流爭驚後代之弊實此之由也

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

註今之以女爲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

跡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競興淫風大行以女爲婦乖禮悖德莫甚於玆故知聖迹始興故有倫理及其末也例同斯弊也

何言哉

註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

跣從理生教遂至於此世澆俗薄何可稍言論正發憤而傷歎也

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

註必弊故也

跣夫三皇之治實自無爲無爲之迹迹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

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䟽悖逆也睽乖離也墮廢壞也施澤也運無爲之智以立治方後世執迹遂成其弊致星辰悖彗日月爲之不明山川乖離嶽瀆爲之崩竭廢壞四時寒暑爲之僁叙

其知憯於蠆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爲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

䟽憯毒也蠆蠆尾端有毒也鮮規小貌言

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爲毒也甚於蠆蠆是故細小蟲獸皆遭擾動况乎黔首如何將安以斯爲聖於理未可毒害旣多深可羞媿也

子貢蹵蹵然立不安

註子貢本謂老子獨絶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爲談矣

蹴然蹵蹵驚驚貌也子貢欲救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詞調高貌排擯五帝指斥三皇

心形驚悚失其所謂故蹵然形容雖立心
神不安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
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
迹也豈其所以迹哉
註所以迹者眞性也夫任物之眞性者其
迹則六經也

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

註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爲履六經爲迹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

註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

類自爲雌雄故風化

註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

遥感而屬化也

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

註故至人皆順而通之

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

註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

失焉者無自而可

註所在皆不可也

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

傳沫細要者化

註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䟽鶺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沫而爲牝牡蜂取桑蟲祝爲已子是知物性不同禀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

註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

䟽有弟而兄失愛捨長憐幼故啼是知陳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物我無累言人性捨長視幼故啼也

久矣夫丘不與化爲人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

註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化者也若繙六

經以說則號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南華眞經註䟽卷之十六

共刻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七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十七

善三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爲亢而已矣

疏刻削也意志也亢窮也言偏滯之人未能會理刻勵身心高尚其行離異世俗卓爾不羣清談五帝之風高論三皇之教怨

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有才而不遇誹無道而荒淫亢志林籟之
中削迹巖崖之下斯乃隱處山谷之士非
毀時世之人枯槁則鮑焦介推之流赴淵
則申狄卞隨之類蓋是一曲之士何足以
語至道哉已止也其術止於此矣

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修而已矣此平世
之士敎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
跳發辭吐氣則語及仁義屑[illegible]等法爲修
身之本此乃平時治世之士施敎誨物之
人斯則子夏之在西河宣尼之居洙泗或

遊行而議論或安居而講說蓋是學人之
所好良非道士之所先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而已矣
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
所好也

跪建海內之功績立古今之鴻名致君臣
之盛禮王天下之大義寧安社稷緝熈常
道既而尊君王而服遐荒强本邦而兼并
敵國豈非朝廷之士廊廟之臣乎即臯陶
伊尹吕望之徒是也

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䟽棲隱山藪放曠臯澤閒居而事綸釣避世而處無爲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斯乃從容閒暇之人即巢父許由公閱休之類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註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

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亦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無所執為也

疏吹冷呼而吐故呴暖吸而納新如熊攀樹而自經類鳥飛空而伸脚斯皆導引神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形之術故彭祖八百歲白石三千年壽考之人即此之類以前數子志尚不同各滯一方未為通美自不刻意而下方會玄玄之妙致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

無江海而閒不導引而壽

註所謂自然

無不忘也無不有也

註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救其忘矣故有者非有之而有也忘而有之也

疏夫玄通合變之士冥眞契理之人不刻意而其道彌高無仁義而恒自修習忘功名而天下大治去江海而淡爾清閑不導引而壽命無極者故能唯物與我無不盡忘而萬物歸之故無不有也斯乃忘而有

之非有之而有也

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註若厲己以爲之則不能無極而衆惡生

䟽心不滯於一方迹寘符於五行是以澹然虛曠而其道無窮萬德之美皆從於己也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註不爲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爲百行而百行自成者聖人也

䟽天地無心於亭毒而萬物生聖人無心

於化育而百行成是以天地以無生生而爲道聖人以無爲爲而成德故老經云天地不仁聖人不仁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註非夫寂寞無爲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

䟽恬惔寂寞是凝湛之心虛無無爲是寂用之智天地以此法爲平均之源道德以此法爲質實之本也

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註休乎恬惔寂寞息乎虛無無爲則雖歷乎阻險之變常平夷而無難

疏休心於恬惔之鄉息智於虛無之境則履艱難而簡易涉危險而平夷也

平易則恬惔矣

註患難生於有爲有爲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惔交相成也

疏豈唯休心恬惔故平易抑乃平易而恬惔矣是知平易恬惔交相成也

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註泯然與正理俱往

疏心旣恬惔迹又平易雖心與迹一種無爲故敎憂患不能入其靈臺邪氣祆氛不能襲其藏府襲猶入也互其文也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註夫不平不惔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

疏夫恬惔無爲者豈唯外形無毁亦乃內德圓全形德旣安則精神無損之矣

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
註任自然而運動
其死也物化
註蜕然無所係
疏聖人體勞息之不二達去來之爲一故
其生也如天道之運行其死也類萬物之
變化任鑪冶之陶鑄無纖介於胷中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註動靜無心而付之陰陽也
疏凝神靜慮與太陰同其盛德應感而動

與陽烝同其波瀾動靜順時無心者也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感而後應

註無所唱也

疏夫善爲福先惡爲禍始既善惡雙遣亦禍福兩忘感而後應豈爲先始者也

迫而後動

註會至乃動

疏迫至也逼也動應也和而不唱赴機而應

不得已而後起

註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
疏已止也機感通至事不得止而後赴應
非預謀
去知與故循天之理
註天理自然知故無爲乎其間
疏循順也内去心知外忘事故如混沌之
無爲順自然之妙理也
故無天災
註災生於違天
疏合天故無災也

無物累
註累生於逆物
疏順物故無累也
無人非
註與人同者衆必是焉
疏同人故無非也

無鬼責
註同於自得故無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註汎然無所惜也

䟽夫聖人動靜無心死生一貫故其生也
似浮漚之蹔起變化俄然其死也若疲勞
休息曾無係戀也

不思慮

註付之天理

䟽心若死灰絶於縁念

不豫謀

註理至而應

䟽譬懸鏡高臺物來斯照終不預前謀度
而待機務者也

光矣而不耀
註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
疏智照之光明逾日月而韜光晦迹故不
炫耀於物也
信矣而不期
註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
疏逼機赴感如影隨形信若四時必無差
忒機來方應不預期也
其寢不夢其覺無憂
疏契真故凝寂而不夢累盡故常適而無

憂也

其神純粹

註一無所欲

疏純粹者不雜也既無夢無憂契眞合道故其心神純粹而無間雜也

其魂不罷

註有欲乃疲

疏恬惔無爲心神閑逸故其精魂應用終不疲勞

虛無恬淡乃合天德

註乃與天地合其恬惔之德也

疏歎此虛無與天地合其德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

疏違心則悲順意即樂不違違從是德之
邪妄

喜怒者道之過

疏稱心則喜乖情則怒喜怒不忘是道之
罪過

好惡者德之失

疏無好爲好無惡爲惡此之妄心是德之

僁咎也

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

註至德常適故情無所槩

䟽不喜不怒無憂無樂恬恬虚夷至德之人也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註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䟽抱眞一之玄道混囂塵而不變自非至靜孰能如斯

無所於忤虚之至也

註其心豁然確盡乃無纖介之違

疏忤逆也大順羣生無所乖逆自非虛豁之極其孰能然也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

註物自來耳至淡者無交物之情

疏守分清高不交於物無所須待恬惔之至也

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註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疏智照精明至純無雜故能混同萬物大

順蒼生至論忤之與逆厥理不殊顯虛粹
兩義故再言耳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
則竭
註物皆有當不可失也

疏夫形體精神稟之有限而役用無涯必
之死地故分外勞形不知休息則困弊斯
生精神逐物而不知止悉當勞損損則精
炁枯竭矣
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

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註象天德者無心而皆會也

疏象者法効也言水性清平善鑒於物若混而雜之鬱而閉塞之則乖於常性既不能漩猗流注亦不能鑒照於物也唯當不動不閉則清而且平洞照無私爲物準的者天德之象也以況聖人心虛皎潔鑒照無私法象自然與玄天合德故老經云上善若水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

註無非至當之事也

疏雖復和光同塵而精神凝湛此覆釋前其神純粹也

靜一而不變

註常在當上住

疏縱使千變萬化而心恒靜一此重釋一而不變

淡而無爲

註與會俱而已矣

疏假令混俗揚波而無妨虛淡與物交接

亦不麼無爲此釋前恬淡之至也

動而以天行

註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疏感物而動應而無心同於大道之運行

無心而生萬物

此養神之道也

疏總結以前天行等法是治身之術養神

之道也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

至也

註況敢輕用其神乎

䟽干溪名也越山名也干溪越山但出良劒也又云干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劒因以爲名也夫有此干越之寶劒柙中而藏舉之自非敵國大事不敢輕用寶而重之遂至於此而況寳愛精神者乎

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

註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爲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

天行耳非輕用也
跳流通也夫愛養精神者故能通達四方並流無滯即而下蟠薄於厚地上際逮於玄天四維上下無所不極動而常寂非輕用之者也

化育萬物不可爲象
註所育無方
跳化導蒼生含育萬物隨機俯應不守一方故不可以形象而域之也
其名爲同帝

註同天帝之不爲
疏帝審也總結以前名爲審實之道也亦
言同天帝之不爲也巳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
註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冥
也
疏純精素質之道唯在守神守而不喪則
精神凝靜旣而形同枯木心若死灰物我
兩忘身神爲一也
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註精者物之眞也
疏倫理也旣與神爲一則精智無礙煞寘乎自然之理
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註與神爲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道則貴守之迹
疏莊子欲格量人物志尚不同故泛舉大綱略爲四品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跖之

徒是也貞廉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也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屈於世則許由子州支伯是也唯體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寶貴精神不蕩於物雖復應變隨時而不喪其純素也

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註苟以不虧爲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爲素則雖龍章鳳姿倩乎有非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

其自然之質而雜乎外飾則雖犬羊之鞹庸得謂之純素哉

疏夫混迹世物之中而與物無雜者至素者也參變囂塵之内而其神不虧者至純者也豈復獨立於高山之頂拱手於林藪之間而稱純素哉蓋不然乎此結釋前純素之道義也

能體純素謂之眞人

疏體悟解也妙契純素之理則所在皆眞道也故可謂得眞道之人也

南華眞經註跡卷之十七

共三十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八

南華眞經註䟽卷之十八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䟽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

註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䟽繕治也性生也俗習也初本也言人禀性自然各守生分率而行之自合於理今乃習於僞法治於眞性矜而矯之已困弊

矣方更行仁義禮智儒俗之學以求歸復本初之性故俗彌得而性彌失學彌近而道彌遠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註已亂其心於欲而方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逾遠

䟽滑亂也致得也欲謂名利聲色等可貪之物也言人所以心靈昏亂者爲貪欲於塵俗故也今還役用分別之心思量求學望得獲其明照之道者必不可也唯當以

無學學可以歸其本矣以無思思可以得其明矣本亦有作滑欲於欲者也

謂之蔽蒙之民

註若夫發蒙者必離俗去欲而後幾焉

疏蔽塞也蒙昏也此則結前以俗學歸本以思慮求明知如斯之類可謂蔽塞蒙暗之人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註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

疏恬靜也古者聖人以道治身治國者必

以恬靜之法養眞質之知使不蕩於外也
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
註夫無以知爲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
物而恬然自得也
疏率性而照知生者也無心而知無以知
爲也任知而往無用造爲斯則無知而知
知而無知非知之而知者也故終日知而
未嘗知亦未嘗不知終日爲而未嘗爲亦
未嘗不爲仍以此眞知養於恬靜若不如
是何以恬乎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註知而非爲則無害於恬恬而自爲則無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

疏夫不能恬靜則何以生彼眞知不有眞知何能致茲恬靜是故恬由於知所以能靜知資於靜所以獲眞知故知之與恬交相養也斯則中和之道存乎寸心自然之理出乎天性在我而已豈關他哉

夫德和也道理也

註和故無不得道故無不理

䟽德被於人故以中和爲義理通於物故以大道爲名也

德無不容仁也

註無不容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

䟽玄德深遠無不包容慈愛宏博仁迹斯見

道無不理義也

註無不理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著焉

䟽夫道能通物物各當理理旣宜矣義功

著焉

義明而物親忠也

註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

疏義理明顯情率於中旣不矜驕故物來親附也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註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

疏旣仁義由中故志性純實雖復涉於物境而恒歸於眞情所造和適故謂之樂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理也

註信行容體而順乎自然之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疏夫信行顯著容儀軌物而不乖於節文者其迹則禮也

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

註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

疏夫不能虛心以應物而執迹以馭世者則必滯於華藻之禮而溺於荒淫之樂也

是以芻狗再陳而天下亂矣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
也

註各正性命而自蒙己德則不以此冒彼
也若以此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

疏蒙暗也冒亂也彼謂履正道之聖人也
言人彼也冒亂則物我失其性矣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

疏謂三皇之前玄古無名號之君也其時
淳風未散故處在混沌芒昧之中而與時

世為一冥然無迹君臣上下不相往來俱得恬澹寂寞無為之道也

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

註任其自然而已

疏當時混沌之時淳朴之世舉世恬惔體合無為遂使陰昇陽降二炁和而靜泰鬼幽人顯各守分而不擾炎涼順序四時得節既無災眚萬物不傷群生各盡天年終無夭折人雖有心知之術無為故無用之

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註物皆自然故至一也

䟽均彼此於無爲混是非於恬惔物我不二故謂之至一也莫無也莫之爲而自爲無爲也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也故當是時也人懷無爲之德物合自然之道焉

逮德下衰

註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者不能無爲而羨無爲之迹故致斯弊也

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

註世巳失一或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

而已

䟽逮及也古者茹毛飲血與麋鹿同羣及

至燧人始變生爲熟伏犧則服牛乗馬創

立庖廚畫八卦以製文字放蜘蛛而造密

網旣而智詐萌矣嗜欲漸焉澆淳朴之心

散無爲之道德衰而始爲天下比之謂乎

是順黎庶之心而不能混同至一也

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

不順

註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疏夫德化更衰為弊增甚故神農有共工之伐黄帝致蚩尤之戰祅氣不息兵革屢興是以誅暴去殘弔民問罪非苟且欲安於天下未能大順於羣生是一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

註聖人無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淳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

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遷而聖人之道未
始不全也
疏夫唐堯虞舜居五帝之末而興治行化
冠三王之始是以設五典而綱紀五行置
百官而平章百姓百姓因此而澆訛五行

自斯而荒殆枝流分派迄至于茲豈非毀
淳素以作澆訛散朴質以為華偽
離道以善
註善者過於道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
疏夫虛通之道善惡兩忘今乃捨已効人

矜名企善既乖於理所以稱離也

險德以行

註行著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

疏險危阻也不能率性任眞晦其蹤迹乃矯情立行以取聲名寔由外行聲名浮僞

故令內德危險何清夷之有哉

然後去性而從於心

註以心自役則性去也

疏離虛通之道捨淳和之德然後去自然之性從分別之心

心與心識

註彼我之心競爲先識無復任性也

疏彼我之心更相謀慮是非臧否競爲前識者也

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註忘知任性斯乃定也

疏夫心攀緣於有境知分別於無崖六合爲之烟塵八荒爲之騰沸四時所以愆序三光所以彗孛斯乃禍亂之源何足以定天下也

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
註文博者心質之飾也
䟽前後使心運知不足以定天下故後依
附文書以臣時代增博學而濟世不知質
是文之本文華則隱滅於素質博是心之
末博學則沒溺於心靈唯當絕學而去文
方會無為之義也
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
註初謂性命之本
䟽文華既滅於素質博學又溺於心靈於

是民始成蠢亂矣欲反其恬澹之情性復其自然之初本其可得乎噫心知文博之過

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註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道故交相喪也

疏喪廢也由是事迹而觀察之故知時世澆浮廢棄無爲之道亦由無爲之道廢變

淳和之世是知世之與道交相喪之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註若不貴乃交相興也

䟽故懷道聖人高蹈塵俗未肯興弘以馭世而澆僞之世亦何能興感於聖道也

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註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無貴也

䟽澆季之時不能用道無爲之道不復行

世假使體道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小無
人知者韜藏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何
異山林矣
隱故不自隱
註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
隱之有哉
疏時逢昏亂故聖道不行豈是韜光自隱
其德耶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
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

謬也

註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秖所以交喪也

疏謬僞妄也非伏匿其身而不見雖見而不亂羣非閉其言而不出雖出而不忤物非藏其智而不發雖發而不炫燿但時逢謬妄命遇迍邅故隨世汚隆全身遠害

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

註此澹漠之時也

則反一無迹

註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無迹

蹠時逢有道命屬清夷則播德弘化大行

天下旣而人人反一物物歸根彼我冥符

故無朕迹

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註此不能澹漠之時也

則深根寧極而待

註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

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爲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

疏時遭無道命值荒淫德化不行則大窮天下旣而深固自然之本保寧至極之性安排而隨變化處常而待終年窮通豈有休戚於其間哉

此存身之道也

註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疏在窮塞而常樂處危險而安寧任時世之行藏可謂存身之道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

註任其眞知而已

疏古人輕辯重訥賤言貴行是以古之行其身者必不用浮華之言辯飾分別之小智也

不以知窮天下

註此澹泊之情也

疏窮者困累之謂也不縱知毒害以困苦蒼生也

不以知窮德

註守其自得而已
疏知止其分不以無涯而累其自得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
註危然獨正之貌
疏危猶獨也言獨居亂世之中處危而所
在安樂動不傷寂恒反自然之性率性而
動復何爲之哉言其無爲也
道固不小行
註遊於坦塗
疏大道廣蕩無不制圍小成隱道道固不小

行矣

德固不小識

註塊然大通

疏上德之人智周萬物豈留意是非而爲識鑒也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

疏小識小知虧損深玄之盛德小學小行傷毀虛通之大道也

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註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無哀樂之情斯

樂之全者也

疏夫己身履於正道則所作皆虛通也旣而無順無逆忘哀忘樂所造皆適斯樂全之者也至樂全矣然後志性得焉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註全其內而足

疏益加也軒車也冕冠也古人淳朴體道無爲得志在乎恬夷取樂非關軒冕樂已足矣豈待加之也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

疏今世之人澆浮者衆貪羡榮位待此適心是以戴冕乘軒用爲得志也

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

疏儻者意外忽來耳軒冕榮華身外之物物之儻來非我性命蹔寄而已豈可久長也

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

註在外物耳得失之非我也

疏時屬儻來泛然而取軒冕命遭寄去澹

爾而捨榮華旣無心於扞禦豈有情於留恡也

故不爲軒冕肆志

註淡然自若不覺寄之在身

不爲窮約趨俗

註曠然自得不覺窮之在身

疏肆申也趨競也古人體窮通之有命達榮枯之非己假使軒冕當塗亦未足申其志焉甘倫約以窮窘豈趨競於囂俗其樂彼與此同

註彼此謂軒冕與窮約

䟽彼軒冕也此窮約也夫軒冕窮約俱是儻來既樂彼軒冕亦須喜玆窮約二俱是寄所以相同也

故無憂而已矣

註亦無欣歡之喜也

䟽軒冕不樂窮約不替安排去化所以無憂者也

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

註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斯以外

易內也

䟽今世之人識見浮淺是以物之寄也欣然而喜及去也悒然不樂豈知彼此事出儻來而寄去寄來常憂常喜故知雖樂而心未始不荒亂也

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註營外虧內甚倒置也

䟽夫寄去寄來且憂且喜以已徇物非喪如何軒冕窮約事歸塵俗若習俗之常失於本性違真背道寔此之由其所安置足以

爲顛倒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八

[stamp]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九

善五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十九　　　　善五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　玄英　疏

外篇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辯牛馬

註言其廣也

疏河孟津也涇通也涘岸也涯際也渚洲也水中之可居曰洲也大水生於春而旺於秋素秋陰烝猛盛多致霖雨故秋時而

水至也既而凡百川谷皆灌注黄河通流盈滿其水甚大涯岸曠闊洲渚迢遥遂使隔水遠看不辯牛之與馬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

䟽河伯河神也姓馮名夷華陰潼堤鄉人得水仙之道河既曠大故欣然懽喜謂天下榮華盛美盡在已身
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
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

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
也
䟽北海今萊州是望洋不分明也水日相
映故望洋也若海神也河伯泝流東行至
于大海聊復顧眄不見水之端涯方始迴
旋面目高視海若仍慨然發歎託之野語
而百是萬之一誠未足以自多遂爲無如
已者即河伯之謂也此乃鄙里之談未爲
通論耳
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

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註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跂尚
之情無爲乎其間
疏方猶道也世人皆以仲尼刪定六經爲
多聞博識伯夷讓國清廉其義可重復有
通人達士議論高談以伯夷之義爲輕仲
尼之聞爲寡即河伯嘗聞竊未之信今見
大海之宏博浩汗難窮方覺昔之所聞詎
不虛矣河伯不至海若之門於事大成危

殆既而所見狹劣則長被嗤笑於大道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氷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註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䟽海若知河伯之狹劣舉三物以譬之夫埳井之蛙聞大海無風而洪波百尺必不肯信者為拘於墟域也夏生之蟲至秋便死聞玄冬之時水結為氷雨凝成霰必不

肯信者心厚於夏時也曲見之士偏執之
人聞說虛通至道絕聖棄智大毫末而小
太山壽殤子而夭彭祖而必不信者爲束
縛於名教故也而河伯不至洪川未逢海
若自矜爲大其義亦然

今爾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
與語大理矣
註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䟽河伯駕水乘流超於涯涘之表適逢海
若仍於瀇海之中詳觀大壑之無窮方鄙

小河之陋劣既悟所居之有限故可語大
理之虛通也哉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
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
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
數
疏尾閭者泄海水之所也在碧海之東其
處有石闊四萬里厚四萬里居百川之下
尾而爲閭族故曰尾閭海水沃著即焦亦
名沃焦也山海經云羿射九日落爲沃焦

此言迂誕今不詳載春雨少而秋雨多堯
遭水而湯遭旱故海之爲物也萬川歸之
而不盈沃焦瀉之而不虛春秋不變其多
少水旱不知其增減論其大也遠過江海
之流優劣懸殊豈可語其量數也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
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
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
註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
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

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者不爽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無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下夸跂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其所謂

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毫無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無餘也故天地無以過乎秋毫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逍遙者用其本步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

說轉以小大相傾則相傾者無窮矣若夫
覩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
馳於勝負之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
莊生之旨哉
疏存在也奚何也夫覆載萬物莫大於天
地布炁生化莫大於陰陽也是以海若比
形於天地則無等級以寄言受炁於陰陽
則是陰陽象之一物也故託諸物以為譬
猶小木石之在太山乎而海若於天理在
乎寡少物各有量亦何足以自多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
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倉
乎
䟽礨穴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小也
中國九州也夫四海在天地之間九州居
四海之内豈不似蟻孔之居大澤稊米之

在大倉乎言其大小優劣有如此之懸也
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
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
也不似毫末之在於馬體乎

註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

疏號名號也卒衆也夫物之數不止於萬而世間語便多稱萬物人是萬數中之一物也中國九州人衆聚集百穀所生舟車來往在其萬數亦處一焉然以人比之萬物九州方之宇宙亦無異乎一毫之在馬體會何足以介懷也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

註不出乎一域

䟽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興師而爭奪仁人殷憂於社稷任士劬勞於職務四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註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無辯也

䟽伯夷讓五等以成名仲尼論六經以爲博用斯輕物持此自多亦何異乎向之河伯自多於水此通合前喻幷覆釋前少仲

尼之聞輕伯夷之義也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疏夫形之大者無過天地質之小者莫先毫末故舉大極小以明稟分有差河伯呈己所知詢於海若又解若以自足爲大吾可大於兩儀若以無餘爲小吾可小於毫末河伯既其領悟故物我均齊所以述己解心詢其可不也已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

註物物各有量

疏既領所疑答云不可夫物之器量稟分
不同隨其所受各得稱適而千差萬降品
類無窮稱適之處無大無小豈得平其所
知抑以爲定

時無止

註死與生皆時行

疏新新不住

分無常

註得與失皆分

疏所稟分命隨時變易

終始無故

註日新也

疏雖復終而復始而未嘗不新也

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

註各自足也

疏此下釋量無窮也以大聖之知觀於遠理察於近事故毫末雖小當體自足無所寡少也

大而不多

註亦無餘也

疏天地雖大當體無餘故未足以自多也

不多則無夸不寡則息企也

知量無窮

註覽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

疏以大人之知知於物之器量大小雖異

各稱其情名不同故無窮也此結前物量

無窮也

證曏今故

註曏明也今故猶古今

疏此下釋時無止義也曏明也既知小大

非小大則證明古今無古今也

故遙而不悶

註遙長也

掇而不跂

註掇猶短也

疏遙長也掇短也既知古今無古今則知壽夭無壽夭是故年命延長終不厭生而悒悶禀齡夭促亦不欣企於遐壽隨變任化未始非吾

知時無止

註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生也故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爲跂也

疏此結前時無止義也

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

疏此下釋分無常義也夫天道旣有盈虛人事寧無得喪是以觀乎盈虛之變達乎得喪之理故儻然而得時也不足爲欣偶爾而失命也不足爲戚也

知分之無常也

註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

故能忘其憂喜
䟽此結前分無常義也
明乎坦塗
註死生者日新之正道
䟽此下釋終始無故義也坦平也途道也
不以死爲死不以生爲生死生無隔故明
乎坦然平等之大道者如此
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
䟽夫明乎坦然之道者生也不足以爲欣
悅其死也不足以爲禍敗達死生之不二

何憂樂之可論乎
知終始之不可故也
註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
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
生之化若一

疏此結前終始無故義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註所知各有限也
疏强知者乖眞不知者會道以此計當故
不如也

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註生時各有年也
疏未生之時無喜所以無憂既生之後有
愛所以有憎
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
能自得也
註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
疏至小智也至大境也夫以有限之小智
求無窮之大境而無窮之境未周有限之
知已喪是故終身迷亂返本無由喪已企

物而不自得也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
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
註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
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
餘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毫則顧其
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
定大也
疏夫物之禀分各自不同大小雖殊而咸
得稱適若以小企大則迷亂失性各安其

分則逍遙一也故毫末雖小性之可以稱
大二儀雖大無餘可以稱小由此觀之至
小之倪何必定在於毫末至大之域豈猶
理窮於天地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
圍是信情乎
䟽信實也世世俗議論未辯是非僉言至精
細者無復形質至曠大者不可圍繞未知
此理情智虛實河伯未達故有此疑也
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

不明

註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無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無也庸詎知無形而不可圍者哉

疏夫以細小之形視於曠大之物者必不盡其宏遠故謂之不可圍又以曠大之物觀於細小之形者必不曉了分明故謂之無形質此並未出於有境豈是至無之義哉

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

註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

疏精微小也垺殷大也欲明小中之小大中之大稟氣雖異並不離有中天機自張各有宜便也

此勢之有也

註若無形而不可圍則無此異便之勢也

疏大小既異宜便亦殊故知此勢未超於有之巳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

註有精粗矣故不得無形

疏夫言及精粗者必期限於形名之域而未能超於言象之表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疏無形不可圍者道也至道深玄絕於心色故不可以名數分別亦不可以數量窮盡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

精粗焉

註唯無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辯論說者有物之粗法也可以心意致得者有物之精細也而神口所不能言聖心不能察者妙理也必求之於言意之表豈期必於精微之間乎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

註大人者無意而在天行也舉足而投諸

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疏夫大人應物譬彼天行運而無心故投
諸吉地出言利物終不害人也
不多仁恩
註無害而不自多其恩
疏慈澤類乎春陽而不多徧行恩惠也

動不爲利
註應理而動而理自無害
疏應機而動不域心以利物
不賤門隸

註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賤之故

措之斯職

䟽混榮辱一窮通故守門僕隷不以爲賤

也

貨財弗爭

註各使分定

䟽寡欲知足守分不貪故於彼貨財曾無

爭競也

不多辭讓

註適中而巳

疏率性謙和用捨隨物終不矯情飾辭多讓

事焉不借人

註各使自任

疏愚智率性工拙襲情終不假借於人分外求務

不多食乎力

註足而已

疏食於分內充足而已不多貪求疲勞心力

不賤貪汚

註理自無欲

疏體達玄道故無情欲非關苟貴清廉賤於貪汚

行殊乎俗

註已獨無可無不可所以與俗殊

疏和光同塵無可不可而在染不染故行殊乎俗也

不多辟異

註任理而自殊也

疏居正體道故不多邪僻而大順群生故

曾無乖異也

爲在從衆

註從衆之所爲

疏至人無心未曾專己故凡厥施爲務在

從衆也

不賤佞諂

註自然正直

疏素性忠貞不履左道非鄙賤佞諂而後

正直也

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

註外事不接於心

疏夫高官重祿世以為榮刑戮黜落世以為恥既而體榮枯之非我達通塞之有時寄來不足以勸勵寄去不足以羞辱也

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註故玄同也

疏各執是非故是非不可為定分互為大小故細大何得有倪限卽天地毫末之謂乎

聞曰道人不聞

註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

疏夫體道聖人和光韜晦推功於物無功名之可聞寓諸他人故稱聞曰

至德不得

註得者生於失也物各無失則得名去也

疏得者不喪之名也而造極之人均於得喪既無所喪亦無所得故老經云上德不德

大人無已

註任物而已

䟽大聖之人有感斯應方圓任物故無已

也

約分之至也

註約之以至其分故寘也夫唯極乎無形

而不可圍者爲然

䟽約依也分限也夫大人利物抑乃多塗

要切而言莫先依分若視目所見聽耳所

聞知止所知而限於分内者斯德之至者

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

䟽若物之外若物之内謂物性分之内外也惡何也言貴賤之分小大之倪爲在物性之中爲在生分之外至何處所而有此耶河伯未達其源故致斯請也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

註各自足也

䟽道者虛通之妙理物者質礙之麤事而

以麤觀妙故有大小以妙觀麤故無貴賤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

註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

疏夫物情倒置迷惑是非皆欲貴己而賤他他亦自貴而賤彼彼此懷惑故言相也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

註斯所謂倒置也

疏夫榮華戮恥事出儻來而流俗之徒妄生欣慼是以寄來為貴得之所以為寵寄去為賤失之所以為辱斯乃寵辱由乎外

物豈貴賤在乎己哉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
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
爲稊米也知毫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
註所大者足也所小者無餘也故因其性

足以名大則毫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
無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無所殊其稱若
未覩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
傾不可勝察也
跡差別也夫以自足爲大則毫末之與丘

山均其大矣以無餘爲小則天地之與稊米均其小矣是以因毫末爲大則萬物莫不大矣因天地以爲小則萬物莫不小矣故雖千差萬降數量不同而以此觀之則理可見

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

註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

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
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
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
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
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

而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
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
可定也

疏夫東西異方其義相反也而非東無以
立西斯不可以相無者也若近取諸身者

眼見耳聽手捉脚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各有功能咸禀定分豈眼爲耳視而脚爲手行哉相爲之功於斯滅矣此是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然足不行則四肢爲之委頓目不視則百體爲之否塞而所司各用無心相爲濟彼之功自然成矣斯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也以此觀之則功用有矣分各定矣若乃忘其自爲之功而思夫相爲之惠則彼我失性而是非殽亂也豈莊生之意哉

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

註物皆自然故無不然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無然矣無不然則無非矣無然無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各受天素不能相爲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爲也可見也

跣然猶是也夫物皆自是故無不是物皆相非故無不非無不非則天下無是矣無

不是則天下無非矣故以物情趣而觀之
因其自是則萬物莫不是因其相非則萬
物莫不非矣天下之極相反者堯桀也故
舉堯桀之二君以明是非之兩義故堯以
無爲爲是有欲爲非桀以無爲爲非有欲

爲是故曰知堯桀之自然相非因此而言
則天下萬物情趣志操可以見之矣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絶
跡夫帝王異代爭讓殊時既而堯知天命
有歸故禪於舜舜知歷祚將改又讓於禹

唐虞是五帝之數故曰讓而帝也子之燕相子之也噲燕王名也子之即蘇秦之女壻也秦弟蘇代從齊使燕以堯讓許由故事說燕王噲令讓位與子之子之遂受國人恨其受讓皆不服子之三年國亂齊宣王用蘇代計興兵伐燕於是殺燕王噲於郊斬子之於朝以絕燕國豈非効堯舜之陳迹而禍至於此乎

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註夫順天應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

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絶滅
也
跳殷湯伐桀周武克紂此之二君皆受天
命故致六合清泰萬國來朝是以時繼三
王故云争而王也而時須干戈應以湯武
時須揖讓應以堯舜故千變萬化接物隨
時讓争之迹不可執留也白公名勝楚平
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平王用費無忌之
言納秦女而踈太子太子奔鄭娶鄭女而
生勝太傅伍奢被殺子胥奔吳勝從奔吳

與胥耕於野楚令尹子西迎勝歸國封於白邑僭號稱公勝以鄭人殺父請兵報讎頻請不允遂起兵反楚遣葉公子高伐而滅之故曰白公爭而滅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

䟽爭讓文武也堯桀是非也若經緯天地賤武而貴文若克定禍亂則賤文而貴武是以文武之道貴賤有時而是非之行亦用捨何定故爭讓之禮於堯舜湯武之時

則貴於之噲白公時則賤不可常也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䟽梁屋梁也麗屋棟也衝擊也窒塞也言
梁棟大可用作攻擊城隍不可用塞於鼠
穴言其器用大小不同之也

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
殊技也

䟽騏驥驊騮並古之良馬也捕捉也狸狌
野猫也夫良馬駿足日馳千里而捕捉小
鼠不及狸狌是伎藝不同不可一槩而取

者也

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

言殊性也

註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

疏鴟鵂鶹也亦名隻狐是土梟之類也晝

則眼闇夜則目明故夜能撮捉蚤虱察視

秋毫之末晝出瞋張其目不見丘山之形

是知物性不同豈直鴟鵂而已故隨其性

而安之則物無不當也

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

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

註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爲是失我爲非適性爲治失和爲亂然物無定極我無常適殊性異便是非無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無當也付之天地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跡盡不盡之辭也師猶師心也夫物各師其域心妄爲偏執將已爲是不知他以爲非將我爲治不知物以爲亂故師心爲是

不見已上有非師心爲治謂言我身無亂豈知治亂同原是非無主故治亂同源者天地之理也是非無主者萬物之情也闇於斯趣故言未明也

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

疏夫天地陰陽相對而有若使有天無地則萬物不成有陰無陽則蒼生不立是知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者必不可行明矣

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
註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
奚去哉
疏若夫師是而無非師天而無地語及於
此而不捨於口者若非至愚之人則是故
爲誣罔
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
簒夫
疏帝五帝也王三王三代夏殷周禪授也
繼續也或宗族相承或讓與他姓故言殊

禪也或父子相繼或興兵篡弑故言殊繼也或遲速差互不合天時或扺俗未歸逆於人事是以之噲纂堯舜以絶嗣白公効湯武以滅身如此之流謂之篡奪也

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

疏夫干戈揖讓事迹不同用捨有時不可常執至如湯武興兵唐虞揖讓上符天道下合人心如此之徒謂之爲義也

默默乎河伯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註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

之故順物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
所以不同也
疏河伯未能會理故海若訶使忘言默默
莫聲幸勿辭費也夫小大無主貴賤無門
物情顛倒妄爲臧否故汝於何推逐而知
貴賤小大之家門乎言其不知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爲乎何不爲乎吾辭受趣
舍吾終柰何
疏柰何猶如何也河伯雖領高義而未達
旨歸故更請決疑遲聞解釋我欲處涉人

世攝衛修道於何事而可爲乎於何事而不可爲乎及辭讓受納進趣退舍衆諸物務其事云何願垂告誨終身奉遵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

註貴賤之道反覆相尋

疏反衍猶反覆也夫貴賤者生乎妄執也今以虛通之理照之則貴者反賤而賤者復貴故謂之反衍也

無拘而志與道大蹇

註自拘執則不夷於道

疏而汝也夫修道之夫應須放任而汝乃拘執心志矜而持之故與虛通之理蹇而不爽之也

何少何多是謂謝施

註隨其分故所施無常

疏謝代也施用也夫物或聚少以成多或散多以爲少故施張代謝無常定耳

無一而行與道參差

註不能隨變則不齊於道

疏夫代謝施用多少適時隨機變化故能

齊物若執一爲行則與理不寘者也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

註公當而已

疏體道之士望之儼然端拱萬乘楷模於物群彼萬國宗仰一君亭毒黎元必無私德

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

註天下之所同求

疏繇繇賒長之貌也若衆人之祭社稷而社稷無私福於人也

汎汎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註汎汎然無所在
疏汎汎普偏之貌也夫至人立志周普無
偏接濟群生汎愛平等譬東西南北曠遠
無窮豈有若虛空豈有畛界限域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
註掩御群生反之分內而平往者也豈扶
踈而承翼哉
疏懷藏也孰誰也言大聖慈悲兼懷庶品
平往而已終無偏愛誰復有心拯救接承

扶翼也

是謂無方

註無方故能以方物爲方

疏譬彼明鏡方茲幽谷逗機百變無定一方也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註莫不皆足

疏萬物參差亭毒唯一鳧鶴長短分足性齊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

註死生者無窮一變耳非終始也

䟽虛通之道無終無始執滯之物妄計死生故老經云迎不見其首隨不見其後

不恃其成

註成無常處

䟽有物無方超然獨化豈假待對而後生成也

一虛一滿不位乎位形

註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

䟽譬彼陰陽春生秋殺盈虛變化榮落順

時豈執守形骸拘持名位耶

年不可舉

註欲舉之令去而不能

時不可止

註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壽五　之上五

疏夫年之夭壽時之賒促出乎天理蓋不由人故其來也不可舉而令去其去也不可止而令住但當任之未始非我也

消息盈虛終則有始

註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疏夫陰消陽息夏盈冬虛氣序循環終而
復始混成之道變化日新循理直前無勞
措意也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
疏前來所辯海若之談正是語大道之義
方論萬物之玄理者也
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註但當就用耳
疏夫生滅流謝運運不停其爲迅速如馳
如驟是知百年倏忽何足介懷也

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註故不可執而守

疏夫流動變化時代遷移迅若交臂驟如過隙故未有語動而不變化言時而不遷移也

何爲乎何不爲乎夫固將自化

註若有爲不爲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疏萬物紛亂同稟天然安而化之必自變化何勞措意爲與不爲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

註以其自化

疏若使爲與不爲混一則凡聖之理均齊旣任變化之自然又何貴於至道河伯更起斯問遲以所疑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

註知道者知其無能也無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爲而自成矣又何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

之情而秉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己所以常全也

疏夫能知虛通之道者必達殊玄之實理達深玄之實理者必明於應物之權智既明權實之無方故能安排而去化死生無變於己何外物之能害哉以答河伯之所疑次明至道之可貴

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註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無不適故

苦不能苦也

疏至德者謂得至道之人也雖復和光混世處俗同塵而不爲四序所侵不爲三災所害既得之於內故外不能賊此明解道之可貴也

非謂其薄之也

註雖心所安亦不使犯之

疏薄輕也所以水火不侵禽獸不害者惟心所安則傷不能傷也既不違避亦不輕犯之也

言察乎安危
註知其不可逃也
䟽所以傷所不能傷者正言審察乎安危順之而不可逃處之而常適也
寧於禍福
註安乎命之所遇
䟽寧安也禍窮塞也福通達也至德之人唯變所適體窮通之有命達禍福之無門故所樂非窮通而所遇常安也
謹於去就

註審去就之非己
疏謹去就之無定審取捨之有時雖復順物遷移而恒居至當者
莫之能害也
註不以害爲害故莫之能害
疏一於安危冥於禍福與化俱往故物莫能傷此總結以前無害之義
故曰天在内人在外
註天然在内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爲者至矣明内外之

分皆非爲也

疏天然之性韞之内心人事所須涉乎外迹皆非爲也任之自然故物莫之害矣

德在乎天

註恣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疏至德之美在乎天然若恣人任知則流蕩天性

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

註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

跳此眞知也位居處也居之眞知而行於世雖涉於物千變萬化而恒以自然爲本居於虛極而不喪其性動而寂者也

躑躅而屈伸

註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跳躑躅進退不定之貌也至人應世隨物汙隆或屈或伸會無定執趣人冥會以逗機宜

反要而語極

註知雖落天地事雖被萬物而常不失其

要極故天人之道全也
䟽雖復混迹人間而心恒凝静常居樞要而反本還源所有語言皆發乎虛極動不乖寂語不乖默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

䟽河伯未達玄妙更起此疑問天人之道庶希後答也
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註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馬乎服牛乘馬

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疏夫牛馬稟於天自有四脚非關人事故謂天羈勒馬頭貫穿牛鼻出自人意故謂之人然牛鼻可穿馬首可絡不知其爾莫辯所由事雖寄乎人情理終歸乎造物欲顯天人之一道故託牛馬之二獸也

故曰無以人滅天

註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

則天理滅矣

䟽夫因自然而加人事則羈絡之可也若乃穿馬絡牛乖於造化可謂逐人情之矯偽滅天理之自然

無以故滅命

註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者命其安在乎

䟽夫率性乃動動不過分則千里可致而天命全矣若乃以駑勵驥而驅馳失節斯則以人情事故毀滅天理危亡旦夕命其安在乎豈唯馬牛萬物皆爾

無以得殉名
註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
疏夫名之可殉者無涯性之所得者有限若以有限之得殉無涯之名則天理滅而性命喪矣

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眞
註眞在性分之内
疏夫愚智夭壽窮通榮辱稟之自然各有其分唯當謹固守持不逐於物得於分内而不喪於道者謂反本還源復於眞性者

也此一句總結前玄妙之理也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
蹏憐是夔尚之名夔是一足之獸其形如
鼓足似人脚而迴踵向前也山海經云東
海之內有流波之山其山有獸狀如牛蒼
色無角一足而行聲音如雷名之曰夔昔
黃帝伐蚩尤以夔皮冐鼓聲聞五百里也
蚿百足蟲也夔則以少企多故憐蚿蚿則
以有羡無故憐蛇蛇則以小企大故憐風
風則以闇慕明故憐目目則以外慕內故

憐心欲明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闇有無
無勞企羨放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
妄心希慕故舉夔等之麤事以明天機之
妙理又解憐哀愍也夔以一足跳躑憐蚿
衆足之煩勞蚿以有足而安行哀蛇無足

而辛苦蛇有形而適樂愍風無質而冥昧
風以飄颻而自在憐目域形而滯著目以
在外而明顯憐心處內而闇塞欲明物情
顛倒妄起哀憐故託夔蚿以救其病者也
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踸踔而行予無如矣今

子之使萬足獨柰何
跣踸踔跳躑也我以一足跳躑快樂而行天下簡易無如我者今子驅馳萬足豈不劬勞如何受生獨異於物發此疑問庶顯天機也

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跣夫唾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大小之質自分故大者如珠璣小者如濛霧散雜

而下其數難舉令蚿之衆足乃是天然機關運動而行不知所以無心自張有同質䧳夔以人情起問蚿以天機直答必然之理於此自明

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而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

䟽蚿以衆足而遲蛇以無足而速然遲速有無稟之造化欲明斯理故設此疑問

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

註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

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
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悗然而自得矣遲
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
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
機而蕩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

也故捐聰明棄知慮縱然忘其為而任其
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
蹤天然機關有此動用遲速有無不可改
易無心任運何用足哉
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予

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

䟽脅肋也蓬蓬風聲也亦塵動貌也蛇既無足故行必動於脊脅也似像也蛇雖無足而有形像風無形像而鼓動無方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無形有力竊有所疑故陳此問庶聞後答也

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為大

勝也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註恣其天機無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乗萬物御群才之所爲使群才各自得萬物各自爲則天下莫不逍遥矣此乃聖人所以爲大勝也

疏風雖自北徂南擊揚溟海然人以手指撝於風風即不能折指以脚蹭踏於風風亦不能折脚此小不勝也然而飄風卒起羊角乍騰則大厦爲之飛揚櫟社以之摧折此大勝也譬達觀之士穢迹揚波混愚

智於纖小之間泯是非於囂塵之內此衆小不勝也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周二儀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此大勝也非下凡之所解唯聖人獨能之蹯亦有作鰌字者鰌籍蓋也今不用此解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帀而絃歌不輟

䟽輟止也宋當爲衛字之誤也匡衛邑也孔子自魯適衛路經匡邑而陽虎曾侵暴匡人孔子貌似陽虎又孔子弟子顔尅與陽虎同暴匡邑尅時復與孔子爲御匡人

旣見孔子貌似陽虎復見顏剋爲御謂孔子是陽虎重來所以興兵圍繞孔子達窮通之命故絃歌不止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

疏娛樂也匡人旣圍理須憂懼而絃歌不止何故如斯不達聖情故起此問本亦有作虞字者虞憂也怪夫子憂虞而絃歌不止

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註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
䟽諱忌也拒也窮否塞也通泰達也夫子
命仲由來語其至理云我忌於窮困而不
獲免者豈非天命也求通亦久而不能得
者不遇明時也夫時命者其來不可拒其
去不可留故安而任之無往不適也夫子

欲顯明斯理故寄之窮諱而實無窮諱之
也
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
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

註無爲勞心於窮通之間

䟽夫生當堯舜之時而天下太平使人如器慾其分内故無窮塞當桀紂之時天下暴亂物皆失性故無通人但時屬夷險勢使之然非關運知有斯得失

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

註情各有所安

䟽情有所安而忘其怖懼此起譬也

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
聖人之勇也
註聖人則無所不安
疏聖人知時命達窮通故勇敢於危險之
中而未始不安也此合喻也

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註命非己制故無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
者無往而非逍遙矣故雖匡陳羑里無異
於紫極閒堂也
疏處安息也制分限也告勑子路令其安

心我稟天命自有涯分豈由人事所能制哉

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疏無幾何俄頃之時也既知是宣尼非關陽虎故將帥甲士前進拜辭遜謝錯誤解圍而退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

疏姓公孫名龍趙人也魏牟魏之公子懷道抱德厭穢風塵先王堯舜禹湯之迹也仁義五德之行也孫龍稟性聰明率才宏辯著守白之論以博辯知名故能合異爲同離同爲異以可爲不可然爲不然難百氏之書皆困窮衆口之辯咸歷生於衰周一時獨步弟子孔穿之徒祖而師之擅名當世莫與爭者故曰矜此學問達於至妙忽逢莊子猶若井蛙也

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

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跳喙口也方道也孫龍雖善於言辯而未體虛玄是故聞莊子之言汒焉怪其奇異方覺已之學淺始悟莊子語深豈直議論不如抑亦智力不逮所以自緘其口更請

益於魏牟

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

能若也
蹄公子體道清高超然物外識孫龍之淺
辯鑒莊子之深言故仰天太息歎息而嗤
笑舉蛙鼈之兩譬明二子之勝負坎井猶
淺井也蛙蝦蟆也幹井欄也甃井中累塼
也跗脚趺也還顧視也虷井中赤蟲也亦
言是到結蟲也蟹小螃蠏也科斗蝦蟆子
也腋臂下也頤口下也東海之鼈其形宏
巨隨波游戲蹔居平陸而蝦蟆小蟲處於
淺井形容既劣居處不寬謂自得於井中

見巨鼇而不懼云我出則跳踯井欄之上入則休息乎破塼之涯游泳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滅跗没足顧瞻蝦蟹之類俯視科斗之徒逍遥快樂無如我者也

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

書五　三七

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

註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

跱擅專也跱安也蛙呼鼇爲夫子也言我獨專一壑之水而安埳井之樂天下至足莫甚於斯處所雖陋可以遊涉夫子何不

蹩時降步入觀下邑乎以此自多務誇於鼃也

東海之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
註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
疏縶拘也坎井狹小海鼈巨大以小懷大理不可容故右膝纔下而已遭拘束也

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
疏逡巡從容也七尺曰仞鼈既左足未入右膝以拘於是逡巡却退告蛙大海之狀

夫世人以千里爲遠者此未足以語海之寛大以千仞爲高者亦不足極海之至深言海之深大非人所測忽以坎井爲至無乃劣乎

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爲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爲加損夫不爲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踈頃少時也久多時也推移變改也堯遭洪水命禹治之有功故稱禹時也而堯十年之中九年遭潦殷湯八歳之間七歳遭

旱旱涯不加損潦亦水不加益是明滄波浩汗滇渺深宏不爲頃久推移豈由多少進退東海之樂其在茲乎

於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

註以小羨大故自失

䟽適適驚怖之容規規自失之貌蛙擅坎井之美自言天下無過忽聞海鼈之談茫然喪其所謂是以適適規規驚而自失也

而公孫龍學先王之道篤仁義之行困百

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忽聞莊子之言亦猶
井蛙之逢海鼈也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
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
註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效
疏商距馬蚿也亦名商蚷亦名且㶟孫龍
雖復聰明性識但是俗知非眞知也故知
未能窮於是非之境而欲䙰察莊子至理
之言者亦何異乎使蚉子負於丘山商蚷
驅於河海而力微負重智小謀大故必不

勝任也
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蛙與
䟽孫龍所學心知狹淺何能議論莊子窮微極妙之言耶秖可辯折是非適一時之名利耳以斯爲道豈非坎井之蛙乎此結譬也

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
註言其無不至也

跳跐蹢也亦極也大皇天也玄冥妙本也
大通迹也夫莊子之言窮理性妙能仰登
旻蒼之上俯極黄泉之下四方八極奭然
無礙此智隱没不可測量始於玄極而其
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

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

註夫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

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
矣

註非其任者去之可也

疏規規經營之貌也夫以觀察求道言辯索真雖復規規用心而去之遠矣譬猶以管窺天詎知天之闊狹用錐指地寧測地之淺深莊子道合二儀孫龍德同錐管智力優劣若此之類既其不知宜其速去矣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

註以此效彼兩失之

疏壽陵燕之邑邯鄲趙之郡弱齡未壯謂之餘子趙郡之地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

遠來學步既乖本性未得趙國之能捨已
效人更失壽陵之故是以用手踞地匍匐
而還也

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疏莊子道冠重玄獨超方外孫龍雖言辯
宏博而不離域中故以孫學莊談終無得
理若使心生企尚躊躇不歸必當失子之
學業忘子之故步此合喻也矣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

疏呿開也逸奔也前聞莊子之談以過視

聽之表後見魏牟之說更超言象之外內
殊外隔非孫龍所知故口開而不能合舌
舉而不能下是以心神恍惚形體奔馳者
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
願以境內累矣
疏濮水名也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也
楚王楚威王也莊生心處無爲而寄迹綸
釣楚王知莊生賢達忸爲卿輔是以齎持
玉帛爰發使命詣於濮水先述其意願以

國境之內委託賢人王事鞅繁不無憂累也

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

䟽龜有神異故刳之而卜可以決吉凶也盛之以笥覆之以巾藏之廟堂用占國事珍貴之也問此龜者寧生全遠害曳尾泥塗之中豈欲刳骨留名取貴廟堂之上耶是以莊生深達斯情故敖然而不顧之矣

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註性各有所安也

疏莊子保高尚之遐志貴山海之逸心類澤雉之養生同泥龜之曳尾是以令使命之速往庶全我之無為也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

疏姓惠名施宋人為梁惠王之相惠施博識贍聞辯名析理既是莊生之友故往訪之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

䟽梁國之人或有來者知莊生才高德大王必禮之國相之位恐有爭奪故謂惠子欲代之言也

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

註揚兵整旅

䟽惠施聞國人之言將爲實録心靈恐怖慮有阽危故揚兵整旅三日三夜搜索國中尋訪莊子

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

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疏鵷鶵鸞鳳之屬亦言鳳子也練實竹實也醴泉泉甘味如醴也嚇怒而拒物聲也

惠施恐莊子奪已故整旅揚兵莊子因往見之爲其設譬夫鳳是南方之鳥來儀應瑞之物非梧桐不止非濵海不停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凡猥之鳶遇得臭鼠自美其味仰嚇鳳凰譬惠施滯溺榮華心貪

國相豈知莊子清高無情爭奪
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註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
䳜鶵以腐鼠爲美仰嚇鵷鶵惠以國相爲
榮猜疑莊子總合前譬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
䟽濠是水名在淮南鍾離郡今見有莊子
墓亦有莊惠遨遊之所石絕水爲梁亦言
是濠水之橋梁莊惠清談在其上也
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疏鯈魚白鯈也從容放逸之貌也夫魚遊於水鳥棲於陸各率其性物皆逍遥而莊子善達物情所以故知魚樂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疏惠施不體物性妄起質疑莊子非魚焉知魚樂

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註欲以起明相非而不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

疏若以我非魚不得知魚子既非我何得知我若子非我尚得知我我雖非魚何妨知魚反而質之令其無難也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

註舍其本言而給辯以難也

疏惠非莊子故不知莊子莊必非魚何得知魚之樂不樂不知之義於此無虧捨其本宗給辯以難

莊子曰請循其本

疏循循尋也惠施給辯有言無理棄初逐末失其論宗請尋其源自當無難循本之義列在下文

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註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

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疏子曰者莊生却稱惠之辭也惠子云子非魚安知魚樂者足明惠子非莊子而知莊子之不知魚也且子既非我而知我知我而問我亦何妨我非魚而知魚知魚而歎魚夫物性不同水陸殊致而達其理者體其情是以濠上彷徨知魚之適樂鑒照

群品豈入水哉故寄莊惠之二賢以標議
論之大體也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十九

廿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　

河　南　郭　象　註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
註忘懽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爲有樂邪而至樂無懽將以爲無樂邪而身以存而無憂
疏此假問之辭也至極也樂懽也言寰宇之中頗有至極懽樂可以養活身命者無

有哉

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

註擇此八者莫足以活身唯無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

疏奚何也今欲行至樂之道以活身者當何所爲造何所依據何所避諱何所安處何所從就何所捨去何所歡樂何所嫌惡而合至樂之道乎此假設疑問下自曠顯

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

䟽天下所尊重者無過富足財寶貴盛榮華壽命遐長善名令譽所歡樂者滋味爽口麗服榮身玄黄悦目宫商娛耳若得之者則爲據處就樂

所下者貧賤夭惡也

䟽貧窮卑賤夭折惡名世間以爲下也

所𦐇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

註凡此失之無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

今反以不得爲憂故愚
疏凡此上事無益於人而流徙之俗以不得爲苦既不適情遂憂愁懼慮如此修爲形體豈不甚愚癡
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
註内而形者知足而已
疏夫富豪之家勞神苦思馳騁身力多聚錢財積而不散用何能盡内其形者豈其如斯也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

註故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

疏夫位高慮遠禄重憂深是以晝夜思量甗可朁不勞形怵心無時甕息其爲形也

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

不亦疏乎

註夫遺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富是我物貴是我

榮也
䟽夫稟氣頑癡生而憂戚雖復壽考而精
神惛闇久憂不死翻成苦哉如此爲形豈
非䟽遠其於至樂不亦謬乎
列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

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
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
註善則過當故不周濟
䟽誠實也夫忠烈之士忘身徇節名傳今
古見善世間然未知此善是有虛實善若

實也不足以活身命善必虛也不應養活蒼生賴諫諍而太平此足以活人也爲忠烈而被戮此不足以活身也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註唯中庸之德爲然

䟽蹲循猶順從也夫爲臣之法君若無道宜以忠誠之心匡諫君若不聽即須蹲循休止若逆鱗强諍必遭刑戮也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

註故當緣督以爲經也

疏吳王夫差荒淫無道子胥忠諫以遭殘戮若不諫諍忠名不成故諫與不諫善與不善誠未可定矣

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

疏果未定也流俗以貪染爲心以色聲爲樂未知此樂決定樂邪而倒置之心未可謂信也

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誙誙然如將不

得已

註舉群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

䟽誙誙趣死貌已止也舉世之人群聚趣競所歡樂者無[illegible]五塵貪求至死未能心息之也

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

註無懐而恣物耳

䟽而世俗之人皆用色聲為上樂而莊生體道忘澹故不見其樂亦不見其不樂也

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

註夫無爲之樂無憂而已

䟽以色聲爲樂者未知決定有此樂不若以莊生言之則虛澹無爲爲至實之樂

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註俗以鏗鏘爲樂美善爲譽

䟽俗以冨貴榮華鏗金鏘玉爲上樂用美言佞善爲令譽以無爲恬澹寂寞虛夷爲憂苦故知至樂以無樂爲樂至譽以無譽爲譽也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

非

註我無爲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

疏夫有爲執滯執是競非而是非無主故不可定矣無爲虛澹忘是忘非旣無是非而是非定者也

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

註百姓足則吾身近乎存也

疏幾近也存在也夫至樂無樂常適無憂可以養活身心終其天命唯彼無爲近在

其中者矣

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

註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

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

註不爲而自合故皆化若有意乎爲之則

有時而滯也

疏天無心爲清而自然清虛地無心爲寧

而自然寧靜故天地無爲兩儀相合昇降

災福泰而萬物化生若有心爲之即不能

已

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

註皆自出耳未有爲而出之也

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

註無有爲之象

疏夫二儀造化生物無心恍惚芒昧參差

難測芴其從出莫知所由視其形容竟無

象貌覆論芒芴互其文耳

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

註皆自殖耳

疏職職繁多貌也夫春生夏長庶物繁多

孰使其然皆自耳尋其源流從無爲種植旣無爲種植豈有耶

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

註若有爲則有不濟也

人也孰能得無爲哉

註得無爲則無樂而樂至矣

䟽孰誰也夫天地清寧無爲虗廓而昇降生化而無不爲也凡俗之人心靈闇昧躭滯有欲誰能得此無爲哉言能之者乃至務也若得之者便是德合二儀冥符至樂

也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

䟽莊惠二子爲淡水素交旣有死亡理須往弔之

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

䟽箕者垂兩脚如簸箕形也盆瓦缶也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爲一是以妻亡不哭鼓盆而歌垂脚箕踞敖然自樂

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

疏共妻居處長養子孫妻老死亡竟不哀哭乖於人理足是無情加之鼓歌一何太甚也

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

疏然猶如是也世人皆欣生惡死哀死樂生故我初聞死之時何能獨無槩然驚歎也

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

疏莊子聖人妙達相本故覩察初始本自

無生未生之前亦無形質形質之前亦復無氣從無生有假合而成是知此身不足惜也

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

疏大道在恍惚之内造化芒昧之中和雜清濁變成陰陽二氣二氣凝結變而有形形既成就變而生育且從無出有變而爲生自有還無變而爲死而生來死往變化

循環亦猶春秋冬夏四時代序是以達人觀察何哀樂之有哉

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註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以遣累也

䟽偃然安息貌也巨室謂天地之間也且夫息我以死卧於天地之間譬彼炎涼何得隨而哀慟自覺不通天命故止哭而鼓甕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崘之虚黄帝之所休

䟽支離謂支體離析以明忘形也滑介猶骨稽也謂骨稽挺特以忘智也欲顯叔世澆訛故號爲叔也冥闇也伯長也崐崘人身也言神智杳冥堪爲物長崐崘玄遠近在人身丘墟不平俯同世俗而黄帝聖君先臨區宇休心息智寄在凡庸是知至道幽玄其則非遠故託二叔以彰其義也

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

疏蹷蹷驚動貌柳生者易生之木木者棺槨之象此是將死之徵也二叔遊於崐崘觀於變化俄頃之間左臂生柳蹷然驚動似欲惡之也

支離叔曰子惡之乎

疏相與觀化貴在虛忘蹷然驚動似有嫌惡也

滑介叔曰亡予何惡

疏亡無也觀化之理理在忘懷我本無身何惡之有也

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

䟽夫以二氣五行四支百體假合結聚借而成身是知生者塵垢穢累非眞物者也

死生爲晝夜

䟽以生爲晝以死爲夜故天不能無晝夜人焉能無死生

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註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本無情故能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絶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疏我與子同遊觀於變化化而及我斯乃是當待終有何嫌惡旣寘死生之變故合至樂也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

疏之過也髐然無潤澤也撽打擊也馬捶猶馬杖也莊子適楚遇見髑髏空骨無肉朽骸無潤遂以馬杖打擊因而問之欲明死生之理均齊故寄髑髏寓言答問也

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

踈夫子貪欲資生失於道理致使夭折性命而骸骨爲此乎

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踈爲當有亡國征戰之事行陳斧鉞之誅而爲此乎

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

踈或行姦盜不善之行世間共惡人倫所恥遺愧父母羞見妻孥慚醜而死於此乎

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

髐餒餓也或遊學他鄉衣粮乏盡患於飢
凍死於此乎
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髐春秋猶年紀也將子有黃髮之年耆艾
之壽終於天命卒於此乎

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
髐卒終也援引也初逢枯骨援馬杖而擊
之問語既終引髑髏而高枕也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
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

說乎

疏覩於此子所言皆是生人之累患欲論死道則無此憂虞子是生人頗欲聞死人之說乎莊子聽中感於此夢也

莊子曰然

疏然許髑髏欲其死說

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

疏夫死者魂氣昇於天骨肉歸乎土既無

四時炎涼之事寧有君臣上下之累乎從容不復死生故與二儀同其年壽雖南面稱孤王侯之樂亦不能過也

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䟽莊子不信髑髏之言更說生人之事欲使司命之鬼復骨肉反妻子歸閭里頻欲之乎

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註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旣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生之旨也

疏深嚬蹙頞憂愁之貌也旣聞司命復形反於鄉里於是實愁嚬蹙不用此言誰能復爲生之勞而棄於南面王之樂耶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耶

疏顏回自西之東從魯往於齊國欲將三

皇五帝之道以教齊侯尼父恐不逗機故
有憂色於是子貢避席自稱小子敢問夫
子憂色所由
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
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疏褚容受也懷包藏也綆鑵索也夫容小
之器不可以藏大物短促之繩不可以引
深井此言出管子之書孔丘善之故引以
爲譬也已
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

不可損益

註故當任之而已

疏夫人禀於天命愚智各有所成受形造化情好咸著所適方之鳧鶴不可益損故當任之而無不當也

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

註内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内求外非惑如何

跣黃帝堯舜五帝也燧人神農三皇也恐
顔回將三皇五帝之道以說齊侯既而步
驟殊時澆淳異世執持聖迹不逗機緣齊
侯聞此大言未能領悟求於己身不能得
解解不得解悟則心生疑惑於是忿其勝
己必殺顔回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
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
跣郭外曰郊御迎也九韶舜樂名也太牢
牛羊豕也昔有海鳥名曰爰居形容極大

頭高八尺避風而至止魯東郊實是凡鳥而妄以為瑞臧文仲禮之故有不智之名也於是奏韶樂設太牢迎於太廟之中而觴宴之也而臧文仲用為神鳥非關魯侯但飲鳥於魯廟之中故言魯侯觴之也

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疏夫韶樂太牢乃羙乃善而施之爰居非所餐聽故目眩心悲數日而死亦猶三皇五帝其道高遠施之齊侯非所聞之也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
蹴韶樂牢觴是養人之具非養鳥之物也
亦猶顏田以己之學術以敎於齊侯非所
樂也

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
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
蹴壇陸湖渚也鰌泥鰌也鰷白魚子也逶
迤寛舒自得也夫養鳥之法宜棲茂林放
洲渚食魚子浮江湖逐群飛自閑放此以
鳥養之法養鳥者也亦猶齊侯率已所行

逍遙自得無所羨也

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

䟽奚何也譊喧聒也咸池堯樂也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也還繞也咸池九韶唯人愛好魚鳥諸物惡聞其聲愛好則繞而觀之惡聞則高飛深入旣有欣有惡八音何用爲乎

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疏魚好水而惡陸人好陸而惡水彼之人魚稟性各別好惡不同故死生斯異豈唯二種萬物皆然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註各隨其情

疏先古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不一其能各稱其情不同其事也是知將三皇之道以說齊侯者深不可也

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註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䟽夫因實立名而名以召實故名止於實不用實外求名而義者宜也隨宜施設適性而已不用捨己效人如是之道可謂條理通達而福德扶持者矣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
註各以所遇爲樂
䟽攓技也從傍也也禦寇困於行李食於道

傍仍見枯朽髑髏形色似久言百歲者舉其大數髑髏隱在蓬草之下遂撥卻蓬草因而指麾與言然髑髏以生爲死以死爲生列子則以生爲生以死爲死生死各執一方未足爲定故未嘗死未嘗生也

汝果養乎予果歡乎

註歡養之實未有定在

疏汝欣冥冥冥冥果有怡養乎我悅人倫人倫決可歡乎適情所遇未可定之者也

種有幾

註變化種數不可勝計

䟽陰陽造物轉變無窮論其種類不可勝計之也

得水則為㡭

䟽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

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

䟽鼃蠙之衣青苔也在水中若張綿俗謂之蝦蟆之衣也

生於陵屯則為陵舄

䟽屯阜也陵舄車前草也既生於陵阜高

陸即變爲車前也

陵舄得鬱棲

疏鬱棲糞壤也陵舄旣老變爲糞土也

則爲烏足

疏糞壤復化生烏足之草根也

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胡蝶胥也

疏蠐螬蝎蟲也胥胡蝶名也變化無恒故

根爲蠐螬而葉爲胡蝶也

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爲鴝掇

疏鴝掇蟲名也胥得熱氣故作此蟲狀如

新脫皮毛形容雅淨也

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

䟽乾餘骨鳥口中之沫化爲斯彌之蟲

斯彌爲食醯

䟽酢甕中蠛蠓亦爲之醯雞也

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

䟽軦亦蟲

瞀芮生乎腐蠸

䟽並蟲名也腐蠸螢火蟲也亦言是粉鼠

蟲

羊奚比乎不箰久竹

䟽並草名也

生青寧

䟽羊奚比合於久竹而生青寧之蟲也

青寧生程

䟽亦蟲名也

程生馬馬生人

䟽未詳所據

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註此言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造化者無物也人既從無生有又反入歸無也豈唯在人萬物皆爾或無識變成有識有識變爲無識或無識變爲無識或有識變爲有識千萬變化未始有極也而出入機變謂之死生既知變化無窮寧復欣生惡死體斯趣旨謂之至樂也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善七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

註生之所無以爲者分外物也

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註知之所無奈何者命表事也

疏夫人之生也各有素分形之妍醜命之

脩短爰及貧富貴賤愚智窮通一毫已上

無非命也故達生於性命之士性靈明照終不貪於分外爲己事務也一生命之所鍾者皆智慮之所無柰之何也

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

註知止其分物稱其生生斯足矣有餘則傷

䟽物者謂資貨衣食旦夕所須夫順養身形先須用物而物有分限不可無涯故凡鄙之徒積聚有餘而養衛不足者世有之

矣

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註守形太甚故生亡也

䟽旣有此浮生而不能離形遺智愛形太甚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

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註非我所制則無爲有懐於其間

䟽生死去來委之造物妙達斯原故無所惡

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

註故彌養之而彌失之

疏夫壽夭去來非已所制而世俗之人不悟斯理貪多資貨厚養其身妄謂足以存生深可悲歎

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

註養之彌厚則死地彌至

疏厚養其形彌速其死故決定不足以存生

則世奚足爲哉

註莫若放而任之

疏夫馳逐物境本爲資生生既非養所存故知世間物務何足爲也

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

註性分各自爲者皆在至理中來故不可免也是以善養生者從而任之

疏分外之事不足爲也分内之事不可不爲也夫目見耳聽足行心知者禀之性理

雖爲無爲故不務免也

夫欲免爲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

註更生者日新之謂也付之日新則性命盡矣

疏幾盡也更生日新也夫欲有爲養形者無過棄却世間分外之事棄世則無憂累無憂累則合於正眞平等之道平正則冥於日新之變故能盡道之玄妙

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

註所以遺棄之

疏人世虛無何足捐棄生涯空幻何足遺

忘故棄世事則形逸而不勞遺生涯則神凝而不損也

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

註俱不爲也

疏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完天命精固不虧所以復本還原形神全固故與玄天之德爲一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

註無所偏爲故能子萬物

疏夫二儀無心而生化萬物故與天地合

德者群生之父毋
合則成體散則成始
註所在皆成無常處
疏夫陰陽混合則成體質氣息離散則反
於未生之始

形精不虧是謂能移
註與化俱也
疏移者遷轉之謂也夫不勞於形形不虧其
精者故能隨變任化而與物俱遷也

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註還輔其自然也

䟽相助也夫遣之又遣乃曰精之又精是以反本還元輔於自然之道也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註其心虛故能御群實

䟽古人稱師曰子亦是有德之嘉名具斯二義故曰子列子即列禦冦也姓尹名喜字公度爲函谷關令故曰關令尹眞人是老子弟子懷道抱德故禦冦詢之也窒塞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燿潛伏行世混跡

同塵不爲物境障礙故等虛室空而無塞
本亦作空字
跆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註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可之
疏冥於寒暑故不能災一於高卑故心不
恐懼
請問何以至於此
疏總結前問意也
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
疏夫不爲外物侵傷者乃是保守純和之

氣養於恬澹之心而致之也非關運役心智分别巧詐勇決果敢而得之

列居予語汝

䟽命禦冦令復坐我告汝至言也

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

註唯無心者獨遠耳

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註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

䟽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為物也二彼俱物何足以遠亦何足以先至于俱是聲

色故也唯當非色非聲絶視絶聽者故能
超貌象之外在萬物之先也
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註常遊於極
疏夫不色不形故能造形色者也無變無
化故能變化於萬物者也是以群有從造
化而受形任變化之妙本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
註夫至極者非物所制
疏夫得造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而窮理

盡性者世間萬物何得止正而控馭焉故當獨往獨來出没自在秉正御辯於何待焉

彼將處乎不淫之度

註止於所受之命

疏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澹其度量宏博終不滯於世間

而藏乎無端之紀

註冥然與變化日新

疏大道無端無緒不始不終即用比混沌

而爲紀綱故聖人藏心晦跡於恍惚之鄉
也
遊乎萬物之所終始
註終始者物之極
疏夫物所始終謂造化也言生死始終皆
是造化物固以終始爲造化也而聖人於
任乎自然之境敖遊乎造化之場
壹其性
註飾則二矣
疏率性而動故不二也

養其氣

註不以心使之

疏吐納虛夷故愛養元氣

合其德

註不以物離性

疏抱一不離故常與玄德冥合也

以通乎物之所造

註萬物皆造於自爾

疏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與物相

應故能達至道之原通自然之本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䟽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是者其保守自然之道全而不虧其心神凝照曾無間郤故世俗事物何從而入於靈府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遻物而不慴

䟽自此已下凡有三譬以況聖人任獨無

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劒三者飄瓦此則是初夫醉人乗車忽然顛墜須復困疾必當不死其謂心無緣慮神照凝全既而乗墜不知死生不入是故遻於外物而情無慴懼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註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

而況得全於天乎

疏彼之醉人因於困酒猶得暫時凝澹不為物傷而況德全聖人冥於自然之道者

乎物莫之傷故其宜矣

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註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

疏夫聖人照等三光智周萬物藏光塞智於自然之境故物莫之傷矣

復讎者不折鏌干

註夫干將鏌鋣雖與讎為用然報讎者不事折之以其無心

疏此第二諭也干將鏌鋣並古之良劒雖用劒殺害因以結讎而報讎之人終不瞋

怒此翎而折之也其爲無心故物莫之害也

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

註飄落之瓦雖復中人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

䟽飄落之瓦偶爾傷人雖忮逆褊心之夫終不怨恨爲瓦是無心之物此第三諭也

是以天下平均

註凡不平者由有情

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

註無情之道大矣
疏夫海内清平遐荒靜息野無攻戰之亂朝無殺戮之刑者蓋由此無為之道無心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

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註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
疏郭註云不慮而知開天者也知而後感開人者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智之用郭得之矣無勞更釋

開天者德生

註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餘斯德生也

開人者賊生

註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斯賊生也

疏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也運智御世爲害極深故賊生也老經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也

不厭其天不忽於人

註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

疏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任智自照

於物斯不忽人者也

民幾乎以其真

註民之所患僞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

疏幾盡也因天任人性動智用而人天無別知用不殊是以率土盡真蒼生無僞也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

疏痀僂老人曲腰之貌承蜩取蟬也掇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籟之中遇老公以竿

承蜩如俛拾地芥一無遺也

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

䟽怪其巧妙一至於斯故問其方荅云有道也

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註累二丸於竿頭是用手之停審也故其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閒也

䟽錙銖稱兩之微數也初學承蜩時經半歲運手停審故所失不多

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

註所失愈多
疏時節猶久累丸微多所承之蜩十失其
一也
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註停審之至故乃無所復失
疏累五丸於竿頭一無墜落停審之意遂

到於斯是以承蜩猶如俛拾
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
註不動之至
疏拘謂斫殘枯樹枝也執用也我安處身

心猶如枯樹用臂執竿若槁木之枝凝寂停審不動之至斯言有道此之謂也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

䟽二儀極大萬物甚多而運智用心唯在蜩翼蜩翼之外無他緣慮也

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

註遺彼故得此

䟽反側猶變動也外息攀緣内心凝静萬物雖衆不奪蜩翼之知是以事同拾芥何

爲不得也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疏夫運心用志凝靜不離故累丸承蜩妙疑神鬼而尼父勉勗門人故云痀僂丈人之謂也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

疏觴深淵名也其狀似桮因以爲名在宋國也津人謂津濟之人也操捉也顏回嘗

經行李濟渡斯淵而津人操舟甚有方便
其便僻機巧妙若神鬼顔回怪之故問夫
子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遊者數能
註言物雖有性亦須數習而後能耳
疏顔回問可學答曰好遊涉者數習則能
夫物雖禀之自然亦有習以成性者
若乃夫没人則未甞見舟而便操之也
註没人謂能鶩没於水底
疏註云謂鶩没水底鶩鶩鴨子也謂津人便

水沒入水下猶如鴨鳥沒水因而捉舟

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遊者數能忘水也

註習以成性遂若自然

疏好遊於水數習故能心無忌憚忘水者也

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

註視淵若陵故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退於坂也

疏好水數遊習以成性遂使顧視淵潭猶如陵陸假令舟之顛覆亦如車之却退於阪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註覆却雖多而猶不以經懷以其性便故也

疏舍猶心中也隨舟進退方便萬端陳在目前不關懷抱既不忘水豈復勞心

惡往而不暇

註所遇皆閒暇也

疏率性操舟任眞遊水心無矜係何往不閑豈唯操舟學道亦爾但能忘遺即是達生

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黄金注者殙

註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

疏注射也用瓦器賤物而戲賭射者既心無矜惜故巧而中也以鈎帶賭者以其物稍貴恐不中垛故心生怖懼而不著也用黄金賭者既是極貴之物矜而惜之故心智昏亂而不中也是以津人以忘遺故若

神射者以矜物故昏亂是以矜之則拙忘之則巧勗諸學者幸志之焉

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註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

䟽夫射者之心巧拙無二爲重於外物故心有所矜只爲貴重黃金故內心昏拙豈唯在射萬事亦然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

註學生者務中適

吾子與祝胥遊亦何聞焉

跪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姓祝名胥懷道者也周公之亂莫顯其名食采於周謚曰威也素聞祝胥學養生之道開之既從遊學未知何所聞乎有此咨疑庶稟其術

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

跪開之謂祝胥為夫子拔篲掃帚也言我操提掃帚參侍門戶灑掃庭前而已亦何敢輒問先生之道乎古人事師皆擁篲以

充役也
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
跣讓猶謙也養生之道寡人願聞幸請指
陳不勞謙遜
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
其後者而鞭之
跣我承祝賢之說養生譬之牧羊鞭其後
者令其折中
威公曰何謂也
跣未悟田開之言故更發疑問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

䟽姓單名豹魯之隱者也巖居飲水不爭名利雖復年事長老而形色不衰久處山林忽遭餓虎所食

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

䟽姓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富貴之家也縣薄垂簾也言張毅是流俗之人追奔世

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馳驟參謁趍走慶弔形勞神弱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註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

跡單豹寡欲清虛養其內德而虎食其外張毅交游世貴養其形骸而病攻其內以死此二子各滯一邊未爲折中故並不鞭

其後也

仲尼曰無入而藏

註曰藏旣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

疏註云入旣入矣而又藏之偏滯於處此

單豹也

無出而陽

註陽旣外矣而又出之此過於出也

疏陽顯也出旣出矣而又顯之偏滯於出

此張毅也

柴立其中央

註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

疏柴木也不滯於出不滯於處出處雙遣如槁木之無情妙捨二邊而獨立於一中之道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

註名極而實萬也

疏夫因名詮理從理生名若得已前三句語意者則理窮而名極者也亦言得此三者名爲證至極之人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

蹤塗道路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畏十人
同行一人被殺則親情相戒不敢輕行彊
盛卒伍多結徒伴斟量平安然後敢去豈
不知全身遠害乎

人之所取畏者袵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
爲之戒者過也

註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
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蹤袵衣服也夫塗路患難十殺其一猶相

戒慎不敢輕行況飲食之間不能將節袵
席之上恣其淫蕩動之死地萬無一全舉
世皆然深為罪過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
跪祝祝史也如今太宰六祝官也玄端衣

冠筴圈也彘豬也夫饗祭宗廟必有祝史
具於玄端冠服執版而祭鬼神未祭之閒
臨圈說彘說彘之文在於下也
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齋
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

䟽豢養也俎盛肉器也謂彫飾之俎也説彘曰汝何須好生而惡死乎我將養汝以好食齋戒以潔清藉神坐以白茅置汝身於俎上如此相待豈不欲爲之乎

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

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豚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註欲贍則身亡理常俱耳不問人獸也

䟽錯置也豚畫飾也楯筴車也謂畫輀車

也聚僂棺槨也爲彘謀者不如置之圈內
食之糟糠不用白茅無勞彫俎自爲謀則
苟且生時有乘軒戴冕之尊死則置於棺
中載於楯車之上則欲得爲之爲彘謀則
去白茅彫俎自爲謀則取於軒冕楯車而

異彘者何也此蓋顛倒愚癡非達生之性
者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
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

跣公即桓公小白也畋獵於野澤之下而

使管夷吾御車公因見鬼心有所怖懼執
管之手問之答曰臣無所見此章明凡百
病患多因妄係而成
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
䟽誒詒是懈怠之容亦是數問之貌既見
鬼憂惶而歸遂成病患所以不出
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
公
䟽姓皇子字告敖齊之賢人也既聞公有
病來問之云公妄係在心自遺傷病思有

何力而能傷△欲以正理遣其邪病也

夫怨瀋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

疏夫人怨怒則瀋聚邪氣於是精魂離散不歸於身則心虛弊犯神道不足也

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

疏夫邪氣上而不下則上攻於頭令人心中怖懼鬱而好怒下而不上陽伏陰散精神恍惚故好忘也夫心者五藏之主神靈之宅故烝當身心則爲病

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
疏公問所由荅言有鬼
沈有履竈有髻
疏沈者水下泥之中有鬼曰履竈神其狀
如美女著赤衣名髻也

户内之煩壤雷霆處之
疏門户内糞壤之中其間有鬼名曰雷霆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
疏人宅中東北牆下有鬼名倍阿鮭蠪躍
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帶劒持

戫
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
䟽豹頭馬尾名曰泆陽
水有罔象
䟽註云狀如小兒黑色赤衣大耳長臂名
曰罔象
丘有峷
䟽其狀如狗有角身有文彩
山有夔
䟽大如牛狀如鼓一足行也

野有徬徨

䟽其狀如蛇兩頭五彩

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

䟽桓公見鬼本在澤中既聞委蛇故問其狀

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䟽辴喜笑貌也殆近也若見委蛇近為霸

主桓公聞誒大笑歡之我所見正是此也
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
也
註此章言憂來而累生者不明也患去而
性得者達理也
疏聞誒委蛇情中暢適於是整衣冠共語
論不終日而情抱豁然不知疾病從何而
去也
紀渻子為王養鬬雞
疏姓紀名渻子亦作消字隨字讀之為齊

王養雞擬鬬也此章明不必禀生知自然之理亦有積習以成性者

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

䟽養經十日堪鬬乎答曰始恃驕矜自恃意氣故未堪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

䟽見聞他雞猶相應和若形聲影響也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䟽顧視速疾意氣强盛心神尚動故未堪也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號幾盡也都不驕矜心神安定雞雖之鳴
以無變慴養雞之妙理盡於斯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
走矣

註此章言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
況自全乎
號神識安閑形容審定遙望之者其猶木
雞不動不驚其德全具他人之雞見之反
走天下無敵誰敢應乎

孔子觀於吕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

䟽吕梁水名解者不同或言是西河離石有黄河縣絶之處名吕梁也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所經瀑布而下亦名梁或言宋國彭城縣之吕梁八尺曰仞計高二十四丈而縣下也今者此水縣注名高蓋是寓言談過其實耳黿者似鼈而形大鼉者類魚而有脚此木瀑布既高流波峻駛遂使激湍騰沫三十里至於水族尚不

能游況在陸生如何可涉
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
並流而拯之
蹏激湍沸涌非人所能游忽見丈夫謂之
遭溺而困苦故命弟子隨流而拯接之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
蹏塘岸也既安於水故散髮而行歌自得
逍遙敖游岸下
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
請問蹈水有道乎

疏丈夫既不憚流波行歌自若尼父怪其如此從而問之我謂汝為鬼神審觀察乃人也汝能履深水頗有道術不乎

曰亡吾無道

疏答云我更無道術直是久游則巧習以性成耳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我初始生於陵陸遂與陵為故舊也長大游於水中習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無懼憚恣情放任遂同自然天命也

與齊俱入與汩偕出

註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

踨湍沸旋入如磑心之轉者齊也回復騰漫而反出者汩也既與水相宜事符天命故出入齊汩曾不介懷郭註云磨翁而入者關東人喚磑為磨磨翁而入是磑釭轉也

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

註任水而不任已

疏隨順於水委質從流不使私情輙懷違拒從水尚爾何況唯道是從乎

此吾所以蹈之也

疏更無道術理盡於斯

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

疏未開斯旨請重釋之

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註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生生之道何

往而不通也
䟽此之三義並釋於前無勞重解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
註不似人所作也
䟽姓梓名慶魯大匠也亦云梓者官號鐻
者樂器似夾鍾亦言鐻似虎形刻木爲之
彫削功妙不類人工見者驚疑謂神鬼之
所作也
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
䟽魯侯見其神妙怪而問之汝何道術爲

此鐻焉
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
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
䟽梓答云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
如是亦有一法焉臣欲爲鐻之時未嘗輒
有攀緣損耗神氣必齊戒清潔以靜心靈
也
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
䟽心跡既齊凡經三日至於慶弔賞罰官
爵利祿如斯之事並不入於情田

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

疏齊日既多心靈漸靜故能非譽雙遣巧拙兩忘

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

註視公朝若無則跂慕之心絶矣

疏輒然不敢動貌也齊潔既久情義清虚於是百體四肢一時忘遣輒然不動均於枯木既無意於公私豈有懷於朝廷哉

其巧專而外滑消

註性外之事去也

疏滑亂也專精内巧之心消除外亂之事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

註必取材中者也

疏外事既除内心虚静於是入山林觀看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妙而成事堪爲鐻者然後就手加工焉若其不然則止而不爲

則以天合天

註不離其自然也
疏機變雖加人工木性常因自然故以合
天也
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註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也
疏所以鐻之微妙疑似鬼神者只是因於
天性順其自然故得如此此章明順理則
巧若神鬼性乖則心勞而自拙也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莊公以為文弗過也

䟽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魯莊公左右旋轉合規之圓進退抑揚中繩之直莊公以爲組繡織文不能過乎此之妙也

使之鉤百而反

䟽任馬旋回如鉤之曲百度反之皆復其跡

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

䟽姓顏名闔魯之賢人也入見莊公初不信故密不應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

疏少時之頃馬困而敗公問顏生何以知此

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註斯明至當之不可過也

疏答馬力竭盡而求其過分之能故知必敗也非唯車馬萬物皆然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疏旋規也規圓也稽留也倕是堯時工人稟性極巧蓋用規矩手隨物化因物施巧

不稽留也

故其靈臺一而不桎

註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之易者也

䟽任物因循忘懷虛淡故其靈臺凝一而不桎梏也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註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也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

註是非生於不適耳

疏夫有履有帶本爲足爲要今既忘足要履帶當閑適亦猶心懷憂戚爲有是非今則知忘是非故心常適樂也

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

註所遇而安故無所所變從也

疏外智凝寂內心不移物境虛空不從事乃契會真道所在常適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註識適者猶未適也

疏始本也夫體道虛忘本性常適非由感

物而後歡娛則有時不適本性常適故無往不歡也斯乃忘適之適非有心適

有孫休者

䟽姓孫名休魯人也

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修

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

䟽踵頻也詫告也歎也不能述道而怨迍邅頻來至門而歎也姓扁名子慶魯之賢

人孫休之師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頻詣
門而言之我居鄉里不見道我不修飾臨
於危難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
逢歲不熟禾稼不收處朝廷以事君不遇
聖明不縻好爵遭州部而放逐被鄉閭而
賓棄有何罪於上天苟遇斯之運命
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
註闇付自然也
疏夫至人立行虛遠清高故能內忘五藏

之肝膽外遺六根之耳目蕩然空靜無纖介於胷臆

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註凡此真性皆塵垢也

逍遥乎無事之業

註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

䟽芒然無心之貌也彷徨是縱放之名逍遥是任適之稱而處染不染縱放於囂塵之表涉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

是謂為而不恃

註率性自爲耳非恃而爲之
長而不宰
註任其自長耳非宰而長之
䟽接物施化不恃藉於我我勞長養黎元
豈斷割而從已事出老經
今汝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
日月而行也
䟽汝光飾心智驚動愚俗修營身形顯他
汙穢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猶如擔揭日月
而行於世也豈是韜光匿燿以蒙養恬哉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

疏而汝也得軀貌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塗夭於聾盲跛蹇又得預於人倫偕於人數慶幸矣莫甚於斯有何容暇怨於天道子宜速往無勞辭費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

疏孫休聞道而出扁子言訖而歸俄頃之間子慶嗟歎也

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

疏扁子門人問其嗟歎所以

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

疏孫休頻來踵門而詫述已居世坎軻不平吾遂告以至人深玄之德而器小言大慮有漏機恐其驚迫更增其惑是以吁歎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

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

䟽若孫子言是扁子言非非理之言必不惑是若扁子言是孫子言非彼必以非故來詣斯求是進退尋責何罪有乎先主之歎終成虗假

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悅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部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已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註各有所便也

䟽此爰居之鳥非應瑞之物魯侯濫賞饗以太牢事顯前篇無勞重解

令休欵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註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哉

䟽鼷小鼠也鴳雀也孫休是寡識少聞之人應須欵曲啓發其事令乃告以至人之

德大道玄妙之言何異乎載小鼠以大車
娛鶢雀以韶樂既御小而用大亦何能無
驚懼者也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共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

慶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鞏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二　慶一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外篇山木第二十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

疏既同曲轅之樹又類商丘之木不材無用故終其天年也

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

疏舍息也

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

疏門人呼莊子爲夫子也豎子童僕也

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　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此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

註設將處此耳　以此未免於累竟不處

疏言材者有為也不材者無為也之間中道也雖復離彼二偏處茲中一既未遣中亦猶人不能理於人鴈不能同於鴈故似道而非真道猶有斯於累也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

疏夫乘玄道至德而浮遊於世者則不如此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則能虛通而浮遊於代爾

無譽無訾一龍一蛇

註訾毀也龍出也蛇處也言道無材與不

材故毀譽之材　都失也
與時俱化
䟽此遣中也既遣二偏又忘中一遣之又
遣玄之又玄
而無肯專爲

䟽言既妙遣中　一遣超四句豈復諂情毀
譽惑意龍蛇故當世浮沈與時俱化何肯
偏滯而專爲一　物也
一上一下以和爲　量
䟽言至人能隨　時上下以和爲同度量

浮遊乎萬物之祖

疏以大和而等 壹遊造物之祖宗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疏物不相物則無憂患

此神農黄帝之法則也

註故莊子亦處焉

疏郭註云故莊子亦處焉

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

疏倫理也共俗物傳習則不如前也

合則離成則毁廉則柱尊爲崇

疏合則離之成者必毀清廉則被挫傷尊貴者又遭議疑世情險陂何可必固又廉則傷物物不堪化則反挫也自尊財物物不堪辱反有議疑也

有爲則虧賢則謀

疏虧損也有爲則損也賢以志高爲人之所謀也

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

疏言已上賢與不肖等事何必爲也必則偏執名中所以有成虧也

悲夫弟子志之
疏悲夫歎聲也志記也
其唯道德之鄉乎
註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爲能涉變而常通耳
疏言能用中平之理其唯道德之鄉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
疏姓熊名宜僚隱於市南也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

疏先王謂王季文王先君謂周公伯禽也
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
疏離散也居安居也
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
之術淺矣

註有其身而矜其故雖憂懷萬端尊賢
尚行而患慮愈深矣
疏言敬鬼尊賢之法其法未除也
夫豐狐文豹
疏豐大也以文章豐美毛衣悅澤故為人

利也
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
飢渴隱約猶旦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
疏戒慎也隱約猶斟酌也旦明也胥皆也
言雖飢渴猶斟酌明旦無人之時相命於

江湖之上扶踈莄中而求食也
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
有哉其皮為之災也
疏機辟罝罘也言　斟酌定計如此猶不免
罝罘之患者更無　餘罪直是皮色之患也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註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

疏刳形忘身也去皮忘國也洒心忘智也去欲息貪也無人之野謂道德之鄉也郭

註云欲令無其身忘其國任其自化

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

註寄之南越取其去魯之遠也

疏言去魯既遥名建立無爲之道也

其民愚而朴少私寡欲知作而不知藏

疏作謂耕作也藏謂藏貯也君既懷道民

亦還淳

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

將

疏義宜也將行也

猖狂妄行

疏猖狂無心也妄行混跡也

乃蹈乎大方

註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

得矣不亦大乎

疏道方也猖狂恣任退跡妄行乃能蹈大方之道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

註言可終始處之

疏郭註云言可以終始處之也

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註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胷中也

疏捐棄也言棄俗與無爲至道相輔導而行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

何
註真謂欲使之南越
䟽迷悟性殊故致魯越之隔也
市南子曰君無形倨
註形倨蹟礙之謂
䟽勿恃高尊形容倨傲
無留居
註留居滯守之謂
䟽隨物任運無滯縈觀
以爲君車

註形與物夷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載也
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君誰與爲鄰吾無
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
疏未體獨化不能忘物也
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

足
註所謂知足則無所不足也
疏言道不資物成而但恬淡耳
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
疏江謂智也海謂道也涉上善之之江遊

大道之海
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
註絶情欲之遠也
疏寧知窮極哉
送君者皆自崖而反
註君欲絶則民各反守其分
疏送君行邁遠至于道德之鄉民反其自守
素分崖分也
君自此遠矣
註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

疏自從也君從此清高道德玄遠也

故有人者累

註有人者有之以爲己私也

疏君臨魯邦富贍人物爲我已有深成病累也

見有於人者憂

註見有於人者爲人所役用也

疏言未能忘魯見有於人是以敬鬼尊賢矜人恤衆爲臨役寧非憂患

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註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疏郭註云雖有天下皆寄之百官委之萬物而不與焉斯非有人也因民任物而不役已斯非見有於人也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

註欲令蕩然無有國之懷

疏大莫猶大無也言天下無能雜之

方舟而濟於河

疏相舟兩並曰方舟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

疏褊狹急也不怒者緣舟虛故也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之一呼而不聞再

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

疏惡聲罵辱也

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

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註世雖變其於虛已以免害一也

疏虛已無心也

北宮奢

疏姓北宮名奢居北宮因以爲姓衛之大夫也

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

疏言爲鍾先須設祭所以爲壇也

三月而成上下之縣

疏上下調八音備故曰縣

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

疏周王慶忌之子周之大夫言見鍾壇極

妙怪而問焉

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

註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疏郭註云泊然抱一耳非敢假設以益事也

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

註還用其本性也

疏郭註云還用本性

侗乎其無識

註任其純朴而已

跡侗乎無情之貌任其淳朴而已

儻乎其怠疑

註無所趣也

跡儻無慮也怠退也言孤疑思慮之事並
已去矣

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

註無所忻悅

跡萃聚也言物之萃聚芒然不知物之去
來亦不迎送此下各任物也又芒昧恍惚
心無的當隨其迎送任物往來

來者勿禁往者勿止

註任彼也

疏百姓懷來者未防禁而去者亦無情而留止也

從其彊梁

註順乎梁也

隨其曲傳

註無所係也

疏傳張戀反剛彊難賦者從而任之人情曲傳者隨而順之

因其自窮

註用其不得不爾

跡因任百姓各於其所情也

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

註當故無損

跡雖設賦斂而未嘗抑度各率其性是故

略無任損者也

而況有大塗者乎

註泰然無執用天下之自爲斯大通之塗

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

跡塗道也直致任物巳任枉損況資大道
神化無爲三月而成何怪之有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跡楚昭王召孔子孔子自魯聘楚途經陳
蔡二國之間居之徒衆既多陳蔡之人謂
孔子是陽虎所以起兵圍之門人飢餒七
日不起火食窘迫困苦也
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
曰然
註自同於好惡耳聖人無好惡也

疏太公老之稱也任名也幾近也然猶如是也尼父旣遭圍繞太公弔而問之曰子近死乎答云如是曰子嫌惡乎答云如是也

任曰予甞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

註旣弘大舒緩又心無常係

疏試言長生之道舉海鳥而譬之翂翂翐翐是舒遲不能高飛之貌也飛必援引徒

侶不敢先起棲必戢其脅翼迫引於羣

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

註常從容處中

飡不敢先嘗必取其緒

註其於隨物而已

疏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飲啄隨行必依

次敘

是故其行列不斥

註與羣俱也

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

註患害生於役知以奔競

疏爲其謙柔不與物競故衆鳥行列不獨

斥棄也而外人造次不得害之是以免於

人間之禍患

直木先伐甘井先竭

註才之害也

疏直木有材先遭斫伐甘井來飲其流先

竭人衒才智其義亦然

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

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註夫察焉小異則與衆爲迕矣混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寄言以遺跡故因陳蔡以託患

疏謂仲尼意在裝飾才智驚異愚俗脩瑩身心顯他汙染昭昭明察炫燿已能猶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於禍患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隳名成者虧

註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未之嘗全

疏大成之人即老子也言聖德宏博生成

庶品故謂之大成伐取也隳敗也夫自取
其能者無功績而功成不退者必隳敗名
聲彰顯者不韜光必毀辱
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註功自衆成故還之
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功成弗居推功
於物者誰能如是其唯聖人乎
道流而不明
註昧然而自行耳
疏道德流行徧滿天下而韜光匿耀故云

不明

居得行而不名處

註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後處之

疏身有道德盛行於世而藏名晦迹故不處其名

純純常常乃比於狂

註無心而動故也

疏純純者材素常常者混物既不矜飾更類於狂人也

削迹捐勢不爲功名
註功自彼成故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
䟽削除聖迹捐棄權勢豈存情於功績以
留意於名譽
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註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
䟽爲是義故無名譽我既不譴於人故人
亦無責於我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
註寂泊無懷乃至人也

疏夫至德之人不顯於世子既聖哲何爲
喜好名聲者邪
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
衣裘褐食杼栗
註取於棄人間之好也
疏孔子既承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
遊捨去弟子離析徒衆獨逃山澤之中捐
縫掖而服絺裘棄甘肥而食杼栗
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
註若草木之無心故爲鳥獸所不畏

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註蓋寄言以極推至誠之信任乎物而無受害之地也

疏同死灰之寂泊類草木之無情羣鳥獸而不驚況人倫而有惡邪

孔子問子桑雩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

疏姓桑名雩隱者也孔子爲魯司寇齊人聞之遂選女樂文馬而遺魯君間搆魯君

因而被逐宋是殷後孔子在宋及周遂不
被用故偁窮也遇此憂患親戚交情益甚
疏遠門徒朋友益甚離散何爲如此耶

子桑雩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
布寡矣

註布謂財帛也

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
子而趨何也

疏假國名晉下邑也姓林名回假之賢人

也布財貨也假遭晉滅百姓逃亡林回棄
擲寶璧負子而走或人問之謂爲財布然
亦以爲財則少財以爲累重則多累輕負
多不知何也
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
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
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
疏寶璧利合也赤子然親屬也親屬急迫
猶相收利合窮禍則相棄棄收之情相去
遠耳

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

註無利故淡道合故親

小人甘以絕

註飾利故甘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

疏無利故淡道合故親有利故甘利盡故絕

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註夫無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由故則故不足以離之也然則有故而合必有故

而離矣
疏不由事故而合者謂父子天屬也故無
由而離之孔子說先王陳迹親於朋友非
天屬也皆爲求名利而來此則是有故而
合也見削迹伐樹而去是則有故而離也
非是天屬無故自親無故自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
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註去飾任素故也
疏的聞高命徐步而歸翱翔閑放逍遥自

得絶有爲之學棄聖迹之書不行華藻之教故無揖讓之禮徒有敬愛日加進益焉

異日粲雲又曰舜之將死真泠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

註因形率情不矯之以利也

疏緣順也形必順物情必率中昔虞舜將終用此真教命大禹令其戒愼依語遵行故粲雲引來以告孔子亦有作泠字者泠曉也舜將真言曉示大禹也

緣則不離率則不勞

註形不假故常全精不矯故常逸
疏形順則常合於物性率則用而無弊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
註任朴而直前也
疏率性而動任朴直前豈復求假文迹而

待用飾其形性哉
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
註朴素而足
疏既不求文籍以飾形故知當分各足不
待於外物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

䟽大布猶粗布也莊子家貧以粗布爲服而補之緳履帶也亦言腰帶也履穿故以繩係之魏王魏惠王也憊病也衣粗布而著破履正腰帶見魏王王見其顦顇故問言先生何貧病如此耶

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

枝而王長其間雖羿逢蒙不能睥睨也

註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枝故雖古之善射莫之能害

疏柟梓豫章皆端直好木也攬蔓猶把捉也長王猶自得也羿古之善射人逢蒙羿之弟子也睥睨猶斜視字亦有作睼字者讀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猨得直木則跳躑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側視何況彎弓乎

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

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疏柘棘枸枳並有刺之惡木也夫獲得有刺之木不能逞其捷巧是以心中悲悼而戰慄形貌危行而側視非謂筋骨有異於前而勢不便也士逢亂世亦須如然

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註勢不便而強爲之則受戮戮矣

疏此合諭也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興盛於

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抱德莫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比干忠諫剖心而死豈非徵驗引古證今異日明鏡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

疏猋氏神農也孔子聖人安於窮通雖遭陳蔡之困不廢無爲故左手擊槁木右手

凭枯枝恬然自得歌猋氏之淳風木乃八
音雖擊而無曲無聲惟打木寧有於宮商
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樂正心故有應
當於人心者也
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

大也愛已而造哀也
跡顏生既見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身回
目而視仲尼恐其未悟妄生虞度謂言仲
父廣已道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惜已身
遭窮而造哀歎之曲慮其如是故召而誨

之
曰回無受天損易
註唯安之故易
無受人益難
註物之儻來不可禁禦
跡夫自然之理有窮塞之損達於時命安
之則易人倫之道有禄之益儻來而寄推
之即難此明仲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
無始而非卒也
註於今爲始者於昨爲卒則所謂始者即

是卒矣言變化之無窮

䟽卒終也於今爲始者於昨爲終也欲明無始無終無生無死既無死無生何窮塞之有哀乎

人與天一也

註皆自然也

䟽所謂天損人益者猶是教迹之言也若至凝理處皆是自然故不二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註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

疏夫大聖虛忘物我兼喪我旣非我歌是誰歌我乃無身歌將安寄也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

註不可逃也

疏前略標名此下解義桎塞也夫命終窮塞道德不行此猶天地虛盈四時轉變運動萬物發泄氣候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

註所謂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也

疏借俱也逝往也既體運物之無常故與變化而俱往而無欣惡於其間也爲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

註所在皆安不以損爲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己

疏夫爲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斯而況爲變化窮通必待自然之理豈可違距者哉

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

註感應旁通爲四達
爵祿並至而不窮
註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
物之所利乃非己也
註非己求而取之

踈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迹用赴機傍
通四方凝照九表既縻好爵財德無窮萬
物利求是其宜也
吾命其在外者也
註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

於形質而已
疏孔子聖人挺於天命運兹外德救彼蒼生非凡石形質也
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何哉
註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禄非私取也受之而已
疏夫賢人君子尚不爲盜竊況孔丘大聖寧肯違天乖理而私取於爵禄乎儻來而寄受之而已矣蓋無心也
故曰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

雖落其實棄之而走

註避禍之速

䟽鷾鴯燕也實食也智能遠害全身鳥中無過燕子飛入人舍欲作窠巢自略處所不是宜便不待周給看詠即遠飛出假令銜食落地急棄而走必不復收避禍之速者也

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

註未有自䟽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人而入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

䟽襲入也燕子畏懼於人而依附人住入人舍宅寄作窠巢是故人愛而狎之故得免害亦由聖人和光在世混迹人間戒慎災危不溺塵境蒼生樂推而不猒故得久視長生

社稷存焉爾

註況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猒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爲難也

䟽聖德遐被羣品樂推社稷之存故其宜

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

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

註莫覺其變

跡禪代也夫道通生萬物變化羣方運轉不停新新變易日用不知故莫覺其代謝者也既無日新而變何始卒之有邪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註日夜相代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爲懷也

疏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故何能定終始既其無終與始則無死與生是以隨變任化所遇皆適抱守正真待於造物而已矣

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

註凡所謂天皆明不爲而自然

疏夫人倫萬物莫不自然愛及自然也是以人天不二萬物混同

人之不能有天性也

註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

哉自然耳故曰性
疏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爲也豈是能有之哉若謂所有則非自然也故知自然者性也非人有之矣此解前有天之義也
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註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疏晏然安也逝往也夫聖人通始終之不二達死生之爲一故能安然解體隨化而往汎乎無始任變而終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

踈雕陵栗園名也樊藩也謂遊於栗園藩籬之内也運圓也感觸也顙額也異常之鵲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一寸突著莊

生之額仍棲栗林之中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躩步執彈而留之

踈殷大也逝往也躩步猶疾行也留伺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莊生怪

其如此仍即起意規求既而舉步疾行把
彈弓而伺候
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
之見得而忘其形
・註執木葉以自翳於蟬而忘其形之見乎
異鵲也
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註目能覩翼能逝此鳥之真性也今見利
故忘之
跡搏捕也真性命也莊生執彈未放中間

忽見一蟬隱於樹葉美蔭庇不覺有身
有螳蜋執木葉以自翳意在捕蟬不覺形
見異鵲異鵲從螳蜋之後利其捕蟬之便
意在取利不覺性命之危所謂忘其真矣
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

註相爲利者恒相爲累
疏既覩蟬鵲徇利忘身於是怵然驚惕仍
言噫歎之聲故知物相利者必有累憂

二類相召也
註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有欲之

疏夫有欲於物者物亦欲之也是以蟬鵲俱世物之徒利害相召必其然也

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

註誶問之也

疏捐棄也虞人掌栗園之虞候也誶問也

既覺利害相隨棄彈弓而反走虞人謂其盜栗故逐而問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

疏莊周見鵲忘身被疑盜栗歸家愧恥不

出門庭姓藺名且莊子弟子怪師頃來閑
戶所以從而問之
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
註夫身在人間世有夷險若推夷易之形
於此世而不度此世世之所宜斯守形而忘
身者也
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
註見彼而不明即因彼以自見幾忘反鑒
之道也
跡我見利徇物愛守其形而利害相召忘

身者也既覩鵲蟬歸家不出門庭疑亦自責所以靜觀濁水所以迷於清泉雖非本情合竟猶存反照之道

且吾聞　子曰入其俗從其俗

註不違其禁令也

䟽莊周師老聃故稱老子為夫子也夫達者同塵入俗俗有禁令從而行之令既遊彼雕陵被疑盜栗輕犯憲網悔責之辭

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

庭也
註以丸間爲戮夫莊子推乎於天下故每
寄言以出意乃毀仲尼賤老聃上掊擊乎
三皇下痛病其一身也
疏意在異鵲遂忘栗林之禁今斯忘身也
字亦作眞字者隨字讀之虞人謂我偷栗
是成身恥之辱如此是故不庭夫莊子大
人隱身卑位遨遊宋國養性漆園豈迷目
於清淵留意於利害者邪蓋欲評品羣性
毀殘其身耳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疏姓陽名朱字子居秦人也逆旅店也往於宋國宿於中地逆旅美者恃其美故人忘其美而不知也惡者謙下自惡故人忘其惡而不知也

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註言曰賢之道無時而可

䟽夫種德立行而去自賢輕物之心者何往而不得愛重哉故命門人記之云耳

南華真經註䟽卷之二十二

[seal]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三

慶二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三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田子方第二十一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

疏姓田名無擇字子方魏之賢人也文侯師也文侯是畢萬七世孫武侯之父也姓谿名工亦魏之賢人

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

䟽谿工是子方鄉里人也稱說言道頻當於理故無擇稱之不是師

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

䟽居在郭東因以爲氏名順子子方之師也既是先生之師何故不稱說之

子方曰其爲人也真

註無假也

䟽所謂真道人也

人貌而天

註雖貌與人同而獨任自然

䟽雖復貌同人理而心契自然也

虛緣而葆真

註虛而順物故真不失

䟽緣順也虛心順物而恒守真宗動而常寂也

清而容物

註夫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疏郭註云清者患於大潔今清而容物與天同也

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註曠然清虛正己而已而物邪自消

疏世間無道之物邪僻之人東郭自正容儀令其曉悟使惑亂之意自然消除也

無擇何足以稱之

疏師之盛德深玄若是無擇庸鄙何足稱揚也

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

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

䟽儻然自失之貌聞談順子之德儻然靡據自然失所謂故終日不言於是召前立侍之臣與之語 話歎東郭子之道深遠難知諒全德之人 可以君子萬物也

始吾以聖智之言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

註自覺其近

吾所學者真土梗耳

註非真物也

疏我初昔修學用先王聖智之言周孔仁義之行爲窮理至極今聞說子方之師其道宏博遂使吾形解散不能動止口舌鉗困無可言語自覺所學土人而已逢雨則壞並非真物土梗者土人也

夫魏真爲我累耳

註知至貴者以人爵爲累也

疏既聞真道隳體坐忘故知爵位壇土適爲憂累耳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

疏姓温名伯字雪子楚之懷道人也中國魯國也陋拙也自楚往齊途經於魯止於主人之舍魯人是孔子門人聞温伯雪子賢人請欲相見温伯不許云我聞中國之人明於禮義聖迹而拙於知人心是故不欲見也

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

疏温伯至齊反還舍魯是前之人復欲請

見
温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蹠蘄求也振動也昔我往齊求見於我我今還魯復來求見必當别有所以故欲感動我來
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
蹠前後見客頻自嗟歎温伯僕隸怪而問之也

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

註盤辟其步逶迤其迹

疏擎跪揖讓前却方圓逶迤若龍盤辟如虎

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

註禮義之弊有斯飾也

是以歎也

疏匡諫我也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也似父

之教子夫遠近尊卑自有情義既非天性
何事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有斯矯是以
歎之也
仲尼見之而不言
註已知其心矣
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
言何邪
疏二人得意所以忘言仲由怪之是故起
問焉
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

容聲矣

註目裁往意已達無所容其德音也
跡擊動也夫體悟之人忘言得理目裁運
動而玄道存焉無勞更事辭費容其聲之
說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
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
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
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

絶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跡奔逸絶塵急走也瞠直目貌也滅塵迅速不可追趂故直視而在後也器爵位也

夫子不言而爲人所信未曾親比而與物周旋實無人君之位而民足蹈乎前而衆聚也不知所然而然直置而已矣所謂奔逸絶塵也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

死亦次之
註夫心以死爲死乃更更其死其死之速由哀以自喪也無哀則已有哀則心死者乃哀之大也
疏夫不比而周不言而信蓋由虛心順物豈徒然哉何可不忘懷鑒照夫心審察邪夫情之累者莫過心之變易變易生滅深可哀傷而以生死哀之次也
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註皆可見也

疏夫夜暗晝明東出西入亦由人入幽出顯死去生來故知人之死生譬天之晝夜以斯寓比亦何惜哉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註目成見功是成行功也

慶二　大

疏趾是也夫人百體稟自陰陽目見足行資乎造化若不待此何以成功故知死生非關人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註直以不見為亡耳竟不亡

䟽見日出謂之存覩日入謂之亡此葢凡
情之滯執非通聖人之達觀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
註待隱謂之死待顯謂之生竟無死生也
䟽夫物之隱顯皆待造化隱謂之死顯謂
之生日出入既無存亡物隱顯豈有生死
者邪
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註夫有不得變而爲無故一受成形則化
盡無期也

疏夫我之形性稟之造化明闇妍醜崖錢已成一定已後更無變化唯當端然待盡以此終年妍醜既不自由生死理當亦任也

效物而動

註自無心也

疏夫至聖虛凝感來斯應物動而動自無心者也

日夜無隙

註恒化新也

疏變化日新泯然而無間隙

而不知其所終

註不以死爲死也

疏隨之不見其後

薫然其成形

註薫然自成又奚爲哉

疏薫然自動之貌薫然禀氣成形無物使

之然也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

註不係於前與變俱往故日徂

䟽徂往也達於時變不能預作規模體於日新是故與化俱往也

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

註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執臂相守而不能令停若哀死者則此亦可哀也今人未甞以此爲哀奚獨哀死邪

䟽孔丘顔子賢聖二人共修一身各如交臂而變化日新遷流迅速𡨋執固守不能暫停把臂之間歘然已謝新既行矣故以失焉若以失故而悲此深可哀也

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
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
註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
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過肆耳恒無駐須
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汝

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
故已盡矣汝安得有之
䟽殆近也著見也唐道肆市也吾所見者
變故日新者也顏回孔子對面清談向者
之言其則非遠故言殆者也彼之故事於

人已滅汝仍求向時之有謂在於今者耳謂求馬於唐肆也唐肆非停馬之處也向者見馬市道而行今時復尋馬已過去亦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求之於今物已變矣故知新新不往運運遷移耳

吾服汝也甚忘

註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恒欲不及

疏服者尋思之謂也向者之汝於今已謝吾服思之亦竟忘失

汝服吾也亦甚忘
註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
疏變化日新不簡賢聖豈唯於汝抑亦在
吾汝之思吾故事亦滅
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註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
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
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
疏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雖失故吾而新
吾尚在斯有不忘者存也故未始非吾汝

何患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

註寂泊之至

孔子便而待之

疏既新沐髮曝之令乾凝神寂泊慹然不動揺若槁木故似非人孔子見之不敢往觸遂便徙所消息待之

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

註無其心身而後外物去也

疏俄頃之間入見老子云丘見先生眼眩

熠忘遺形智信是聖人旣而離異於人遺

棄萬物亡於不測而宴於獨化也

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

註初未有而欻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

物之不爲而自有也

疏初本也夫道通生萬物故名道爲物之

初也遊心物初則是凝神妙本所以形同

槁木心若死灰也

孔子曰何謂邪
疏雖聞聖言未識意謂
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
註欲令仲尼必求於言意之表也
疏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為
其無法可知口非不能辨為其無法可辨
辨之則乖其體知之則喪其真是知至道
深玄超言意之表故困焉辟焉

嘗為汝議乎其將
註試議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

疏夫至理玄妙非言意能詳試爲汝議論陰陽將擬議大道雖即仿象未即是眞矣

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

註言其交也

疏肅肅陰氣寒也赫赫陽氣熱也近陰中之陽陽中之陰言其交泰也

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

註莫見爲紀之形明其自而

疏陽氣下降陰氣上昇二氣交通遂成和合因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四叙炎涼紀綱庶物而各自化故莫見綱紀之形

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

註未嘗守故

疏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徙新新不生故曰有所為也

而莫見其功

註自爾故無功

疏玄功冥濟故莫見為之者也

生有所乎萌

註萌於聚也

疏萌於無物

死有所乎歸

註歸於散也

疏歸於未生

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

註所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

疏死生終始反覆往來既無端緒誰知窮極故至人體達任其變也

非是也且孰為之宗
疏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道誰為萬物之宗
本乎夫物云云必資於道也
孔子曰請問遊是
疏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何必得遊之是復

有何功力也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
至樂謂之至人
註至美無美至樂無樂故也
疏夫證於玄道美而歡暢既得無美之美

而遊心無樂之樂者可謂至極之人也

孔子曰願聞其方

疏方猶道也請說至美至樂之道

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

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

註死生亦小變也

疏疾患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

藪澤水生之蟲不患改易池沼但有草有

水則不失大常從東從西蓋小變耳亦猶

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始非我此

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蓋亦小耳

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

註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

䟽喜順怒逆樂生哀死夫四者生崖之事

也而死生無變於己喜怒豈入於懷中也

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

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

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註愈不足患

䟽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達斯趣者故能

混同是以物我皆空百體將爲塵垢死生虛幻終始均乎晝夜死生不能滑亂而況得喪禍福生崖之事乎愈不足以介懷也

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

註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耳苟知

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

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

註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無失也

疏夫舍棄僕隸事等泥塗故知貴在於我不在外物我將變俱故無所喪也

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
道者解乎此
註所謂縣解
疏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任化誰
復累心唯當脩道達人方能解此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脩心
古之君子孰能脫焉
疏配合也脫免也老子德合二儀明齊三
景故應忘言歸理聖智自然今乃盛談至
言以脩心術然則古之君子誰能遺於言

說而免於脩爲者乎

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

註不脩不爲而自得也

䟽汋水也澄湛也言水之澄湛其性自然汲取利潤非由脩學至人玄德其義亦然端拱巖廊而物不能離澤被羣品日用不知若天高地厚日月照明夫何脩爲自然而已矣

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

註醯雞者甕中之蠛蠓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註比吾全於老聃猶甕中之與天地矣

疏醯雞醋甕中之蠛蠓每遭物蓋甕頭故不見二儀也亦猶仲尼遭聖迹蔽覆不見事理若無老子爲發覆蓋則終身不知天地之大全虛通之妙道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

方者

䟽方術也莊子是六國時人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一百二十年如此言見魯哀公者蓋寓言耳然魯則是周公之後應是衣冠之國又孔子生於魯盛行五德之教是以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裾廣袖魯地必多無爲之學其人鮮矣

莊子曰魯少儒

䟽夫服以象德不易其人莊子體知故譏儒少

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

疏哀公庸暗不察其道直據衣冠謬稱多儒

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屨方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

疏屨方也緩者五色絛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决也本亦有作綬字者夫天圓地方服以象德故戴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

之吉凶屨方屨以法地者則知九州之水陸曳綬佩玦者事到而决斷是以懷道之人不必為服為服之者不必懷道彼巳之子今古有之是故莊子寓言辨説也

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

國無敢儒服者

跡有服無道罪合極刑法令既嚴不敢犯者號經五日無復一儒也

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

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
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註德充於内者不脩飾於外
疏一人謂孔子孔子聖人觀機吐智若鏡
之照轉變無窮舉國一人未足多也
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疏百里奚秦之賢人也本是虞人虞被秦
亡遂入秦國初未遭用貧賤飯牛安於飯
牛身甚肥悦忘於富貴故爵禄不入於心

後穆公知其賢委以國事都不猜疑故云忘其賤矣

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註内自得者外事全也

䟽有虞舜也姓嬀氏字重華遭後毋之難頻被蹪頓而不以死生經心至孝有聞感動天地於是堯妻以二女委以萬乘故足以動人也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

䟽宋國之君欲畫國中山川地土圖樣而畫師並至受君令命拜揖而立調朱和墨爭競功能除其受揖在外者半言其趨競者多

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槃礴蠃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註内足者神閒而意定

䟽儃儃寬閒之貌也内既自得故外不矜持徐行不趨受命不立直入就舍解衣箕

坐㆓露赤身曾無懼憚元君見其神彩可

謂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其釣而其釣莫釣

註聊以卒歲

疏臧者近渭水地名也丈夫者寓言於太

公也呂望未遭文王之前綸釣於臧地無

心施餌聊自寄此逍遥

非持其釣有釣者也

註竟無所求

常釣也

註不以得失經意其於假釣而已
疏非執持其釣有意羨魚常游渭濵卒歲
而已
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
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
疏文王既見賢人欲委之國政復恐皇親
宰輔猜而忌之既欲捨而釋之不忍蒼生
失於覆蔭故言無天也
於是旦而屬之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
黑色而𩑈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

臧文人庶幾乎民有瘳乎

疏既欲任賢故託諸夢想乃屬語臣佐云我昨夜夢見賢良之人黑色而有髯須頓乘駁馬而蹄偏赤號令我云寄汝國政於臧文人慕賢進隱則民之荒亂病必瘳差矣

駁亦有作駁字者隨字讀之也

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

疏文王之父季歷生存之日黑色多頓好乘駁馬駁馬蹄偏赤王之所夢乃是先君故令於王是以蹵然驚懼也

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他又何卜焉

疏此是先君令命決定無疑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也

遂迎藏文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

疏君臣契恊遂迎文人拜爲卿輔授其國政於是典憲刑法一施無改偏曲敕令無復出行也

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鍊斛不敢入於四境

疏植行列也亦言境界引舍以受諫書也
亦言是諫士之館也庚六斗四升也爲政
三年移風易俗君臣履道無可箴規散却
列士之爵打破諫書之館上下咸亨長官
不顯其德遐邇同軌度量不入四境

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
註所謂和其光同其塵

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註潔然自成則與衆務異也

皶解不敢入於四境則諸侯無二心也

註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

疏天下大同不競忠諫事無隔異則德不彰五等守分則四方寧謐也

文王於是焉以爲太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

註爲功者非己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

疏俄頃之間拜爲師傅北面事之問其政

術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消聲故昧然不應由名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欲及於天下故逃遁無聞然呂佐周室受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迹而云夜遁者蓋莊生之寓言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

䟽顏子疑於文王未極至入之德真人不夢何以夢乎

仲尼曰默汝無言夫文王盡之也

註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
而又何論剌焉彼直以循斯須也
註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
王循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
䟽斯須由須臾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
於妙理汝宜寢默不勞譏剌彼直隨任物
性順蒼生之望欲悟未悟之頃進退須臾
之間故託夢以發其性耳未足怪也
列御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
註盈貫謂溢鏑也

措杯水其肘上

註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疏御寇無人內篇具釋盈貫滿鏃也措置也御寇風仙㑹之善射右手引弦如附枝

而滿鏑左手如拒石置杯水於肘上言其停審敏捷之至也

發之適矢復沓

註矢去也箭適去復歃沓也

方矢復寓

註箭方去未至的也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

䟽適往也沓重也寓寄也弦發矢往復重沓前箭所謂擘括而入者箭方適垜未至于的復寄杯水言其敏捷寓字亦作隅者言圓鏑重沓破括方全插孔復於寓角也

當是時猶象人也

註不動之至

䟽象人木偶土梗人也言御寇當射之時掘然不動猶土木之人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跡言汝雖巧仍是有心之射非忘懷無心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

跡七尺曰仞深七百尺也若汝也此是不射之射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

蹤前略陳射意此直欲彎弓逡巡猶却行也進讓也登峻聳高山履危懸之石臨極險之淵仍背淵却行足垂二分在外空裏控弦自若揖御寇而讓之御寇怖懼不能舉頭於是冥目伏地汗流至脚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潜黄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註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註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

豈唯射乎

䟽揮斥猶縱放也恂懼也夫至德之人與太空等量故能上闚青天下隱黃泉譬彼神龍升沈無定縱放八方精神不攺臨彼萬仞何足介懷今我觀汝有怵惕之心眼目眩惑懷恂懼之志汝於射之危殆矣夫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

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

蹴肩吾隱者也叔敖楚之賢人也栩栩歡暢之貌也夫達者毀譽不動寵辱莫驚故孫叔敖三仕而不榮華三黜而無憂色肩吾始聞其言猶懷疑惑復察其貌栩栩自歡若為用心獨得如此也

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跡夫軒冕榮華物來儻寄耳故其來不可

遣却其去不可禁止窮通得喪豈由我哉
達此去來故無憂色何有藝術能過人耶
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亡乎
我在我耶亡乎彼
註曠然無係玄同彼我則在彼非獨亡在
我非獨存也
跡亡失也且不知榮華定在彼人定在我
已若在彼耶則於我爲失若在我耶則於
彼爲失而彼我既其玄同得喪於乎自泯
也

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註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
跡躊躇是逸豫自得四顧是高視八方方
將磅礴萬物揮斥宇宙有何容暇至於人
世留心貴賤之間乎故去之而無憂色也

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
得濫盜人不得劫伏犧黃帝不得友
註伏犧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
況功號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
以友其人也

蹟仲尼聞孫叔敖之言而美其德故引遠
古以證斯人古之真人窮微極妙縱有智
言之人不得辨說美色之姿不得淫濫盜
賊之徒何能劫剥三皇五帝未足交友也
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巳況爵禄乎

蹟人雖日新死生大矣而不變於己況於
爵禄豈復棲心

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
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
愈有

註割肌膚以爲天下者彼我俱失也使人人自得而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皆可故不損己爲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

䟽介礙也既盡也夫真人入火不熱入水不濡經乎大山而神無障礙屈處卑賤其道不虧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已爲物故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

註言有三亡徵也

疏楚文王共凡僖侯同坐論合從會盟之事凡是國名周公之後國在汲郡界今有凡賊是也三者謂不敬鬼尊賢養民也而楚大凡小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

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

註遺凡故也

疏自得造化䏻然不懼可謂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

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

存存

註夫遺之者不足以亡爲亡則存亦不足以爲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

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註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措耳天下竟無存亡也

疏夫存亡者在心之得喪也既亡於得喪故亡者未必亡而亡者更存存者不獨存而存者更亡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四

慶二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四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外篇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

疏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又幽昧之方隱則深遠難知弅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玄絕顯晦無常故寄此言以彰其義也

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

疏若汝也此此明運知極心問道假設賓主謂之無爲

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

疏此假設言方運知問道若爲尋思何所念慮則知至道若爲服勤於何處所則安心契道何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道也

三問而無爲謂不知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

疏知分別也設此三問竟無一答非無爲

謂惜情不答直是理無分別故不知所以
答也
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之上而睹
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
䟽白是潔素之色南是顯明之方狐者疑
似夷猶闋者空靜無物問不得決反照於
白水之南捨有反無狐疑未能窮理既而
猖狂妄行掘若槁木欲表斯義故曰狂屈
焉耳
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

欲言

䟽唉應聲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斯忘之

術反照之道

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黄帝而問焉黄帝曰

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

道始得道

慮三　二

䟽軒轅體道妙達玄言故以一無無於三

問

知問黄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

孰是耶黄帝曰彼無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

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註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

跡真者不知也似者中忘也不近者以其知之也行不言之教引老子經爲證也

道不可致

註道在自然非可言致者也

跡致得也夫玄道不可以言得言得非道也

德不可至

註不失德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

䟽夫上德不德若爲德者非至德也

仁可爲也

䟽夫至仁無親而今行偏愛之仁者適可有爲而已矣

慶三

三

義可虧也

䟽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非大全也大全者生之而已矣

禮相僞也

䟽夫禮尚往來更相浮僞華藻亂德非真

實也
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
註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
疏棄本逐末散樸爲澆道喪淳漓逮于行禮故引老經證成其義也
故曰爲道者日損
註損華僞也
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註華去而朴全則雖爲而非爲也

跡夫修道之人日損華僞既而前損有後損無有無雙遣以至於非有非無之無爲也寂而不動無爲故無不爲也此引老經重明其旨

今已爲物也

註物失其所故有爲物

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爲大人乎

註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

跡倒置之類浮僞居心徇末忘本以道爲

物縱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量反本不
難唯在大聖人耳

生也死之徒
註知變化之道者不以為異

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
註更相為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
疏氣聚而生猶是死之徒類氣散而死猶
是生之本始生死終始誰知紀綱乎聚散
往來變化無定

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

註俱是聚也俱是散也

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

註患生於異

疏夫氣聚爲生氣散爲死聚散雖異爲氣則同斯則死生聚散可爲徒伴既無其別

有何憂色

故萬物一也

疏生死既其不二萬物理當歸一

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

一氣耳

註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通共神奇通共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

跡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情之所美者則謂爲神妙奇特情之所惡者則謂爲腥臭腐敗而顛倒本末一至於斯然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之所美此則惡之此之所惡彼又爲美故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

見深入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神奇臭腐而是非美惡何有定焉是知天下萬物同一和氣耳

聖人故貴一

疏夫體道聖人智同萬物故貴此真一而寘同萬境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

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黄帝為知言

註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昧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黄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槩乎有得而見也

疏彼無為謂妙體無知故真是道也此狂屈反照遺言中忘其告似道非真也知與黄帝二人運智以詮理故不近真道也狂

屢遜聽聞此格量謂黃帝雖未近真適可
知玄言而已矣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
物有成理而不説
註此孔子之所以云予欲無言
疏夫二儀覆載其功最美四時代敘各有

明法萬物生成咸資道理竟不言說曾無
議論也
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
人無為

註任其自爲而已
疏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之生
成是故口無所言心無所作
大聖不作
註唯因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
註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
疏夫大聖至人無爲無作觀天地之覆載
法至道之生成無爲無言斯之謂也
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註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
踪彼神聖明靈至精極妙與物和混變化
隨流或聚或散曾無欣慼今言百千萬者
並舉其大綱數爾

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

註夫死者已自死而生者已自生圓者已
自圓而方者已自方未有爲其根者故莫

知

踪夫物或生或死作方作圓變化自然莫
知根緒

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註豈待爲之而後存哉

䟽扁然徧生之貌也言萬物翩然隨時生育從古已來必固自有豈由措意而後有之

六合爲巨未離其内

註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矣

秋豪爲小待之成體

註秋豪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

䟽六合天地四方也獸逢秋景毛端生豪

豪極微細謂秋豪也巨大也六合雖大猶居至道之中豪毛雖小資道以成體質也

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

註日新也

疏世間庶物莫不浮沈升降生死往來不住運之不停新新相續未嘗守故也

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

註不待為之

疏夫二氣氤氳四時運轉春秋寒暑次敘天然豈待為之而後行之

惛然若亡而存
註昭然若存則亡矣
疏惛然如昧似無而有
油然不形而神
註挈然有形則不神
疏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油然無係不見
形象而神用無方
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
註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
以畜也

蹤亭毒群生畜養萬物而玄功潛被日用
不知此之真力是至道一根本也
可以觀於天矣
註與天同觀
蹤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玄識根
知本者可謂觀自然之至道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
天和將至
蹤齧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汝之
容貌端雅勿為邪僻視聽純一勿多取境

自然和理歸至汝身
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
疏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一志度令無放
逸汝之精神自來舍止
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
疏深玄上德盛美於汝無極大道居乎汝
心中
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
疏瞳焉無知直視之貌故事也心既虛夷
視亦平直故如新生之犢於事無求也

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

疏諸玄未終斯人已悟坐忘契道事等睡瞑於是被衣喜躍贊其敏速行於大道歌而去之

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

註與變俱也

疏形同槁木之骸心類死灰之土無情直任純實之真知不自矜持於事故也

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註獨化者也

疏媒媒晦晦息照遣明忘心忘知不可謀議非凡所識故云彼何人哉自形若槁骸以下並被衣歌辭也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

疏丞古之得道人舜師也而至道虛通生成動植未知己身之內得有此道不乎既逢師傅故有咨請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註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

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
疏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非所不能詮汝
身尚不能自有何得有於道邪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
疏未悟生因自然形由造物故云身非我
有孰有之哉

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
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註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
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

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耳非汝有也
踈委結聚也夫天地陰陽結聚剛柔和順
之氣成汝身形性命者也故聚則爲生散
則爲死死生聚散既不由汝是知汝身豈
汝有邪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註氣自委結而蟬蛻也

踈陰陽結聚故有子孫獨化而成猶如蟬
蛻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

註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

疏夫行住食味皆率自然推尋根由莫知其所故行者誰行住者誰住食者誰食味者誰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爾也

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註彊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

疏彊陽運動也胡何也夫形性子孫者並是天地陰陽運動之氣聚結而成者也復何得自有此身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

疏晏安也孔子師於老子故承安居閑暇而詢問玄道也

老聃曰汝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

疏疏瀹猶洒濯也澡雪猶精潔也而汝也掊擊打破也崖分也汝欲問道先須齋汝心迹戒慎專誠洒濯身心清靜神識打破聖智滌蕩虛夷然玄道窅冥難可言辯將為汝舉其崖分粗略言之

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

註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也

形本生於精

註皆由精以至粗

疏倫理也夫昭明顯著之物生於窅冥之中人倫有爲之事生於無形之內精智神識之心生於重玄之道有形質氣之類根本生於精微

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

生

註言萬物雖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爲也踈夫無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相生也故人獸九竅而卵生八竅稟之自然不可相易

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

註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途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

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遥六合與化偕行也
疏皇大也夫以不來爲來者雖來而無蹤跡不往爲往者雖往亦無崖際是以出入無門戶來往無邊傍故能宏達四方大通萬物也

邀於此者四肢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

註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

疏邀遇也恂通也遇於道而會於真理者則百體安康四肢彊健思慮通達視聽聰

明無心之心用而不勞不應之應應無方所也

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註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

疏二儀賴玄道而高廣三光資玄道以運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用也故老經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是之謂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

註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

疏夫博讀經典不必知真宏辯飾辭不必慧照故老經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

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

註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知慧爲也

疏博知辯慧不益其明沈默面墻不加其

損所謂不增不減無損無益聖人妙體故
保而愛之也
淵淵乎其若海
註容深無量
疏尾閭泄之而不耗百川注之而不增淵
澄深大故譬玄道
巍巍乎其終則復始也
註與化俱者乃積無窮之紀可謂巍巍
疏巍巍者高大貌也夫道遠超太一近邁
兩儀囊括無窮故以歎巍巍也終則復始

此明無終無始變化日新隨迎不得

運量萬物而不匱

註用物而不役已故不匱也

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

註各取於身而足

疏夫運載萬物器量羣生潛被無窮而不匱之者聖人君子之道此而非遠近在內心既不藉稟豈其外也

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註還用物故我不匱此明道之贍物在於

不贍不贍而物自得故曰此此其道與言至
道之無功無功乃足稱道也
疏有識無情皆禀此玄之道而玄功冥被
終不匱乏然道物不一不異而離道無物
故曰此其道與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
註無所偏名

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爲人
註教然自放所遇而安了無功名
疏中國九州也言人所禀之道非陰非陽

非柔非剛非短非長故絕四句離百非也處在天地之間直置爲人而無偏執本亦作值字者言處乎宇内遇值爲人曾無所係也

將反於宗

註本遂末也跡既無偏執在置爲人故能反本還原歸於宗極

自本觀之生者暗醷物也

註直聚氣也

跡本道也喑噫氣聚也從道理而觀之故
知生者聚氣之物也奚足以惜之哉
雖有壽夭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
堯桀之是非
註死生猶未足殊況壽夭之間哉
跡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假令壽夭賖促詎
幾俄頃之間須臾之說耳何足以是堯非
桀而分別於其間哉
果蓏有理
註物無不理但當順之

人倫雖難所以相齒

註人倫有智慧之變故難也然其智慧自相齒耳但當從而任之

疏在樹曰果在地曰蓏桃李之屬瓜瓠之徒木生藤生皆有其理人之處世險阻艱難而貴賤尊卑更相齒次但當任之自合天道譬彼果蓏有理存焉

聖人遭之而不違

註順所遇也

過之而不守

註宜過而過

疏遭遇軒冕從而不違既以過焉亦不留舍也

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

註調偶和合之謂也

疏調和度物順而應之上德也偶對前境逗機應物聖道也

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註如斯而已

疏夫帝王興起俯應羣生莫遇調偶隨時

逗機接物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忽然而已
註乃不足惜
䟽白駒駿馬也亦言日也隙孔也夫人處
世俄頃之間其爲迫促如馳駿駒之過孔
隙欻忽而已何曾足云也
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然莫不入焉
註出入者變化之謂耳言天下未有不變
也
䟽注勃是生出之容油漻是入死之狀言

世間萬物相與無恒莫不從變而生順化
而死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
註俱是化也
生物哀之
註死物不東

人類悲之
註死類不悲
疏夫生死往來皆變化耳委之造物何足
係哉故其死也生物人類共悲哀之務非

類非生故不悲不哀也
解其天弢墮其天袠
註獨脫也
䟽弢囊藏也袠束囊囊也言人執是競非欣生惡死故爲生死束縛也今既一於是非
忘於生死故隳隳解天然之弢袠也
紛乎宛乎
註變化烟熅
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註無爲用心於其間也

疏紛綸宛轉並適散之貌也魂魄往天骨肉歸土神氣離散紛宛任從自有還無乃大歸也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

註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形則敗其形矣

疏夫人之未生也本不有其形故從無形氣聚而有其形氣散而歸於無形也

是人之所同知也

註雖知之然不能任其自形而反形之所以多敗

非將至之所務也

註務則不至

疏夫從無形生形從有形復無形質是人之所同知也斯乃人間近事非請理至人之達務也

此衆人之所同論也

註雖論之然故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

疏形質有無生死來往衆人凡類同共乎論耳

彼至則不論

註恍然不覺乃至

論則不至

疏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所論說若

論說之則不至於道

明見無值

註闇至乃值

疏值命遇也夫能閉智塞聰冥契玄理若

顯明閒見則不會真也

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註默而塞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

疏夫大辯飾詞去眞遠矣忘言靜默玄道近焉故道不可以多聞求多聞求不如於闇塞若能妙知於此意可謂深得於大理已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

疏居在東郭故號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郭順子也問莊子曰所謂虛通至道於何處在乎

莊子曰無所不在

疏道無不徧在處有之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註欲令莊子指名所在
疏郭註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也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
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
溺東郭子不應
疏大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故處處有之
不簡穢賤東郭未達斯趣謂道卓爾清高
在瓦甓已嫌甲甚又聞屎溺故瞋而不應
也

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

註舉其標質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斯不及質也

疏質實也言道無不在豈唯稊稗固答子之問猶未逮真也

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

註狶大豕也夫監市之履豕以知其肥瘦者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豕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況之於下賤則明道之不逃於物也必矣

疏正官號也則今之市令也獲名也監市之魁也則今屠卒也豨猪也凡今問於屠人買猪之法云踐豕之股脚之閒難肥之處愈知豕之肥瘦之意況也何者近下難肥之處有肉足知易肥之處足脂亦猶屎

溺卑下之處有道則明清虛之地皆徧也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

註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

疏無者無爲道也夫大道曠蕩無不制圍

汝唯莫言至道逃棄於物也必其逃物何
為周徧乎
至道若是大言亦然
註明道不逃物
疏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逃於物教
亦普徧無偏也
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疏周悉普徧咸皆有道此重明至道不逃
於物雖有三名之異其實理指歸則同於
一也

嘗相與游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

註若游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而游彼無窮也

疏無何有之宮謂玄道處所也無一物可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徧咸三者相與欵游乎至道之鄉實旨既一同合而論冥符玄理故無終始窮極耳

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淸乎調而閒

乎

註此皆無爲故也

疏此總歎周徧咸三功能盛德也既游至道之鄉又處無爲之域故能恬淡安静寂寞清虚柔順調和寛閑逸豫

寥已吾志

註寥然空虚

疏得道玄聖契理冥真性志九夷寂寥而已乎

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

註志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未動而志已至矣

去而來亦不知其所止

註斯順之也

疏語既寂寥故與無近往假令不往而往不來而來竟無至所亦無止住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

註但往來不由於知耳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

疏假令往還造物來去死生隨變任化亦
不知終始也
彷徨乎馮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註馮閎者虛廓之謂也大知由乎寥廓恣
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

疏彷徨是放任之名馮閎是虛曠之貌謂
入契會也言大聖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
曠之理是以逍遙自得放任無窮
物物者與物無際
註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

故冥也

疏際崖畔也夫能物於物者聖人也聖人
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際畔

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

註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
者也

疏物情分別取舍萬端故有物我之交際
也

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

註不際者雖有物物之名直明物之自物

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
疏際之不際者聖人之達觀也不際之際
者凡鄙之滯情也
謂盈虛衰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
衰殺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
註既明物物者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
則爲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疏富貴爲盈貧賤爲虛老病爲衰殺終始
爲本末生來爲積死去爲散夫物物者非
物而生物誰乎此明能物所物皆非之也

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邪是知所
謂盈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若能明之
所是反非也

婀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

疏姓婀字荷甘神農者非三皇之神農也
則後之人物耳二人同學於老龍吉老龍
吉亦是號也

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婀荷甘日中奓戶而入
曰老龍死矣

疏隱憑也闔合也奓開也亦排也學道之

人心神凝靜閉門隱几守默而瞑荷甘旣
聞師亡所以排戶而告
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然放杖而笑
註起而悟夫死之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
也

疏嚗然放杖聲也神農聞吉死是以擁杖
而驚覆思死不足哀故還放杖而笑
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
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
註自肩吾已下皆以至言爲狂而不信也

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也
踈夫子老龍吉也言其有自然之德故呼之曰天也狂言猶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為狂也而師知我偏僻鄙陋慢訑不專故棄背吾徒止息而死哲人云亡

至言斯絶無復談玄垂訓開發我心

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

註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

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

註秋豪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
註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乎自得耳
跡姓弇名堈隱者也繫屬也聞龍言之亡傍爲議論云體道之人世間共重賢人君子繫屬歸依今老龍之於玄道猶豪端萬分之未一尚知藏其狂簡處順而亡況乎妙悟之人曾肯露其言說是知體道深玄忘言契理者之至稀也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註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

䟽夫玄道虛漠妙體希夷非色非聲絶視絶聽故於學人論者論曰冥冥而謂之冥冥猶非真道也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

䟽泰大也夫至道宏曠恬淡清虛囊括無窮故以泰清無窮為名也旣而泰清以知

問道無窮答以不知欲明道離形聲亦不可以言知求也

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

疏子既知道頗有名數不乎其數如何請為略述

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

疏貴為帝王賤為僕隸約聚為生分散為死數乃無極此略言之欲明非名而名非

數而數也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

䟽至道玄通寂寞無爲隨迎不測無終無始故寄無窮無始爲其名焉無窮無爲弗知與知誰是誰非請定臧否

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内矣知之外矣

䟽不知合理故深玄而處内知之乖道故粗淺而䟽外

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

乎孰知不知之知

註凡得之不由於知乃冥也

疏泰清得中道而嗟歎悟不知乃真知誰

知不知之知明真知之至希也

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

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

註故默成乎不聞不見之域而後至焉

疏道無聲不可以耳聞耳聞非道也道無

色不可以眼見眼見非道也道無名不可

以言說言說非道也

知形形之不形乎

註形自形耳形形者竟無物也

䟽夫能形色萬物者固非形色也乃曰形形不形也

道不當名

註有道名而竟無物故名之不能當也

䟽名無得道之功道無當名之實所以名道而非

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

者亦未聞道
註不知故問問之而應則非道也不應則
非問者所得故雖問之亦終不聞也
疏夫道絕名言不可問答故問道應道悉
皆不知

道無問問無應
註絕學去教而歸於自然之意也
疏體道離言有何問應凡言此者覆釋前
文
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註所謂責空
疏窮空也理無可問而強問之是責空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
註實無而假有以應者外矣
疏理無可應而強應之乃成殊外
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
知乎太初
疏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太初道
本也若以理外之心待空之智者可謂外
不識乎六合宇宙內不知乎己身之妙本

者也

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註若夫婆落天地遊虛涉遠以入乎冥冥

者不應而已矣

疏崑崙是高遠之山太虛是深玄之理苟

其滯著名言猶存問應者是知未能經過

高遠遊涉深玄者矣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

疏光曜者是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

境也智能照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

假名無有也而智有明暗境無深淺故以
　智問境有乎無乎
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
　跡夫妙境希夷視聽斷絕故審狀貌唯寂

　唯空也
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
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註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
　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其唯不學

乎
疏先明照曜其智尚淺唯能得無喪有未能雙遣有無故歎無有至深誰能如此玄妙而言無有者非直無有亦乃無無四句百非悉皆無有以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約理廣故稱無也而言何從至此者但無有之境窮理盡性自非玄德上士孰能體之是以淺學小智無從而至也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註拈捶鉤之輕重而無豪芒之差也

疏大馬官號楚之大司馬也捶打鍛也鉤腰帶也大司馬家有工人少而善鍛鉤行年八十而捶鉤彌巧專性凝慮故無豪芒之差失也鉤稱鉤推也謂能拈捶鉤推知斤兩之輕重無豪芒之差失也

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

疏司馬怪其年老而捶鍛愈精謂其工巧別有道術也

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

䟽更無別術有所守持少年已來專精好此捶鉤之外無所觀察習以成性遂至於斯也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

註都無懷則物來皆應

䟽所以至老而長得其捶鉤之用者假頼於不用心視察他物故也夫假不用爲用向得終年況乎體道聖人無用無不用故能成大用萬物資稟不亦宜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註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

疏姓冉名求仲尼弟子師資發起詢問兩儀未有之時可知已否夫大變化日新則無今無古古猶今也故答云可知也

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

答

疏失其問意遂退而歸旣遵應問還用應

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

䟽昔日初咨心中昭然明察今時後問情慮昧然暗晦敢問前明後暗意謂如何

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註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

註思求更致不了

䟽先來未悟銳彼精神用心求受故昭然明白也後時領解不復運用精神直置任真無所求請故昧然暗塞也求邪者言不

求也

無古無今無始無終

註非惟無不得化而爲有也有亦不得化而爲無矣是以無有之爲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爲無也不得一爲無故自古無

未有之時而常存也

疏日新而變故無始無終無今無古故知

無未有天地之時者也

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

註言世世無極

疏言子孫相生世世無極天地人物悉皆無原無有之時也可乎言不可也冉求未對仲尼曰巳矣未應矣不以生生死

註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

不以死死生

註生者亦獨化而生耳

疏巳止也未無也夫聚散死生皆獨化日新未嘗假賴豈相因待故不用生生此死不用死死此生冉求未對之閒仲尼止令

無應理盡於此更何所言也

死生有待邪

註獨化而足

皆有所一體

註死與生各自成一體

疏死獨化也豈更成一物哉死既不待於生故知生亦不待於死死生聚散各自成一體耳故無所因待也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

註誰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陰陽者即所謂
物耳誰又先陰陽者乎吾以自然爲先之
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爲先之
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爲
先然則先物者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

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

疏夫能物於物者非物也故非物則無先
後物出則是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
以知其然邪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量
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物者誰乎哉明物

之自然耳自然則無窮已之時也是知天地萬物自古以固存無未有之時也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註取於自爾者恩流百代而不廢也

疏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恩流百代而無窮止者良由德合天地妙體自然故能虛已於彼忘懷亭毒萬物芻狗蒼生蓋取斯義而然也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

疏請夫子言將送也夫聖人如鏡不送不迎顏回問之曰未曉其理故詢諸尼父問其所由

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

註以心順形而形自化

疏古人純樸合道者多故能外形隨物內心凝靜

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註以心使形

疏內以緣通變化無明外形乖誤不能順

物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註常無心故一不化一不化乃能與物化者耳

安化安不化

註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心也

疏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流轉故化與不化斯安任之既無分別曾不槩意也

安與之相靡

註直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

之

疏靡順也所謂化與不化悉安任者為不忤蒼生更相靡順

必與之莫多

註不將不迎則足而止

疏雖復與物相順而亦不多仁恩各止於分彼我無損

狶韋氏之囿黄帝之圃有虞氏之宫湯武之室

註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遊處

疏狶韋軒轅虞舜殷湯周武並是聖明王也言無心順物之道乃是狶韋彷徨之苑囿軒轅敖遊之園圃虞舜養德之宮闈湯武怡神之虛室斯乃羣聖之所遊而處之也

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韲也而況今之人乎

註韲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

疏韲和也夫儒墨之師更相是非天下之

難和者也而聖人君子猶能順而和之況
乎今世之人非儒墨之師者也隨而化之
不亦宜乎
聖人處物不傷物
註至順也
跡處俗和光利而不害故不傷之也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
註在我而已
跡虛舟飄瓦大順羣生羣生樂推故處不
害也

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

註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也

跡夫唯安任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與物交際而明不迎而迎者

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

註山林皐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之此爲無故而樂也

樂未畢也哀又繼之

註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

不足樂凡所哀不足哀也

疏凡情滯執忘生欣惡忽覩高山茂林神皋奥壤則欣然欽慕以爲快樂而樂情未幾哀又繼之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此乃無故而樂無故而哀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

慶三　三十五

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爲物逆旅耳

註不能坐忘自得而爲哀樂所寄也

疏逆旅客舍也竆達之來不能禦扞哀樂

之去不能禁止而凡俗之人不開斯趣譬彼客舍爲物所停以妄爲真深可悲歎也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註知之所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

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

註所不能者不能強能也由此觀之知與不知能與不能制不出我也當付之自然耳

跡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禀素分不可

強爲故分之所遇知則知之不遇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能則能之性之不能不可能也譬鳥飛魚泳蛛網蜣丸率之自然寧非性也

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

註受生各有分也

䟽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物故知與不知能與不能禀生不同機關各異而流俗之人必固其所不免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

疏人之所不免者分外智能之事也而凡鄙之流不能安分故銳意感情務在獨免愚惑之甚深可悲傷

至言去言至爲去爲

註皆自得也

疏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也至理之爲無爲可爲故去爲也

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註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疏見賢思齊捨己效物假學求理運知訪

道此乃淺近豈曰深知矣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四

廿

敦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五

慶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五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

疏姓庚桑名楚老君之弟子蓋隱者也役門人之稱古人事師共其驅使不憚艱危故稱役也而老君大聖弟子極多門人之中庚桑楚最勝故稱偏得也

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

妾之絜然仁者遠之
註畫然飾知絜然矜仁
疏畏壘山名在魯國僕隸妾接也言人以
仁智爲臣妾庚桑子悉棄仁智以接事君
子也楚既幽人寄居山藪情敦素樸心鄙

浮華山旁士女競爲臣妾故畫然舒智自
明炫者斥而去之絜然矜仁苟異於物者
令其疏遠
擁腫之與居
註擁腫朴也

鞅掌之爲使
註鞅掌自得
疏擁腫鞅掌皆淳樸自得之貌也斥棄仁智淡然歸實故淳素之士與其同居率性之人共其驅使
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
註異其棄知而任愚
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
註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

疏大穰豐也洒微驚貌也居住三年 山中
大熟畏壘百姓僉其私道云庚桑子初來
我微驚異本我日計利益不足稱歲計至
功其有餘蓋賢聖之人與四時合度無近
功故日計不足有遠德故歲計有餘三歲
一閏天道小成故居三年而畏壘大穰
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乎
疏庶慕也幾近也尸主也庚桑大賢之士
慕近聖人之德何不相共尊而爲君主南

面之事爲立社稷建其宗廟祝祭依禮豈
不善邪
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
跡忽聞畏壘之人立爲南面之主旣乖無
爲之道故釋然不悅門人未明斯趣是以
怪而異之也
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
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
哉天道已行矣
註夫春秋生氣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爲也

疏夫春生秋實陰陽之恒夏長冬藏物之常事故春秋豈有心施於萬寶而天然之道已自行焉故忘其生有之德也有亦有作育字者言二儀以萬物爲寶故逢秋而成就也

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註直自往耳非由知也

疏四面環各一堵謂之環堵也所謂方丈室也如死尸之寂泊故言尸居

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

註不欲爲物標杓

䟽竊竊平章偶語也俎俎切肉之几豆盛脯之具皆禮器也夫群龍無首先聖格言蒙德養恬後賢軌轍今細碎百姓偶語平章方欲禮我爲賢尊我爲主便是物標杓豈曰棲隱者乎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註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爾今

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䟽老君云成功弗居長而不宰楚旣虔稟

師訓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

而鯢鰌爲之制步仭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

軀而蘖狐爲之祥

註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禄也

䟽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六尺曰步七尺曰

仭鯢小魚而有脚此非鯤大魚也制擅也

夫尋常小瀆豈鯤鯨之所周旋而鯢鰌小

魚反以為美步仞丘陵非大獸之所藏隱
而妖孽之狐用之為吉祥故知巨獸必隱
深山大人應須厚祿也
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
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

疏尊貴賢人擢援能者有善先用與其利
祿堯舜聖人尚且如是況畏壘百姓敢異
前脩夫子通人幸聽從也
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
不免于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

能若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
註去利遠害乃全
疏其獸極大口能含車孤介離山則不免
網羅爲其患害吞舟之魚其質不小波蕩
失水螻蟻能害之故鳥獸高山魚鼈深水豈
好異哉葢全身遠害魚鳥尚爾而況人乎
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
矣
註若嬰身於利祿則粗而淺
疏眇遠也夫棲遁之人全形養生者故當

遠迹塵俗深就山泉若嬰於利禄則粗而
淺也
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
註二子謂堯舜
䟽二子謂堯舜也唐虞聖迹亂人之本故
何足稱邪

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
註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也
䟽將令後世妄行穿鑿而殖穢亂辯別也
物性之外別立堯舜之風以教迹令人倣

儌者猶如鑿破好垣墻種植蓬蒿之草以為蕃屛者也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

註理錐刀之末也

疏譬如擇簡毛髮梳以為鬜格量米數炊以供餐利益蓋微為損畧甚也

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

註混然一之無所治為乃濟

疏祖述堯舜私議竊竊此蓋小道何足救世

舉賢則民相軋
註將戾拂其性以待其所尚
任知則民相盜
註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僞矣僞以求生
拖盜如何
疏相盜軋傷也夫舉賢授能任知先善則
爭為欺侮盜詐百端趨競路開故更相害
也
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
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目中穴阫

註無所復顧

疏數物者謂舉賢任知等也此教浮薄不足令百姓淳厚也而蒼生貪利之心甚自殷勤私情忿怨遂生簒弒謀危社稷正晝爲盜攻城穿壁日中穴阫也

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閒其末存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也

註堯舜遺其迹飾僞播其後以致斯弊

疏唐虞揖讓之風會成簒逆之亂亂之根

本起自堯舜千載之後其弊不絕黃巾赤
眉則是相食也
南榮趎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
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
疏姓南榮名趎庚桑弟子也蹵然驚悚貌
南榮既聞斯義心生慕仰於是驚懼正容
勤誠請益云趎年老精神暗昧憑託何學
方逮斯言
庚桑子曰全汝形
註中其分也

抱汝生

註無攪乎其生之外也

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

疏不逐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也既正分全生神凝形逸故不復役知思慮營營徇生也三年虛靜方可及乎斯言此庚桑教南榮之辭也

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

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
不能自得
註目與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
能不同茍有不同則不可疆相法效也
跡夫盲聾之士與凡常之人耳目無異而
盲者不見色聾者不聞聲風狂之人與不
狂之者形貌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
南榮皋此三諭以況一身不解至道之言
與彼盲聾何别故内篇云非唯形骸有聾
盲夫智亦有之也

形之與形亦辟矣

註未有閑之

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

註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

跡闢開也間別也夫盲與不盲二形孔竅俱開見與不見於物遂有間別而盲聾求於聞見終不可得也亦猶南榮求於解悟無由致之

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

註早聞形隔故難化也
疏全形抱生已如前釋重述所問以彰問
旨
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
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
疏奔蜂細腰土蜂也藿豆也蠋者豆中大
青蟲越雞荊雞也魯雞今之蜀雞也奔蜂
細腰能化桑蟲爲已子而不能化藿蠋越
雞小不能伏鵠卵蜀雞大必能之也言我
才劣未能化大所說辭情理盡於此也

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跡夫雞有五德頭戴冠禮也足有距義也得食相呼仁也知時智也見敵能距勇也

而魯越雞異天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能者才有大小也我類越雞才小不能化子子何不南行往師以謁老君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

跡贏褁也儋也慕聖情殷晝夜不息終乎

七日方見老君也

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

䟽自從也問云汝從桑楚處來南榮趎曰唯直敬應之聲也答云如是

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

註挾三言而來故

䟽偕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忘仁義故剌以偕來理挾三言故識之言衆也

南榮趎懼然顧其後

䟽懼然驚貌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衆來

之說顧盼其後恐有多人也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䟽謂者言意也我言偕來識汝挾三言而
來汝視其後是不知吾謂也
南榮趎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
失吾問
䟽俛低頭也自知暗昧不達聖言於是俛
首羞慚仰天歎息神魂恍忽情彩章惶豈
直喪其形容亦乃失其咨問
老子曰何謂也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

疏朱愚猶專愚無知之貌也若使混沌塵俗則有愚癡之名若也運智人間更致危身之禍禍敗在己故云愁軀也

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己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

疏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並是先

聖遽廬非所以全身遠害者也故不仁不義則傷物害人行義行仁則乖真背道未知若為處心免茲患害寄此三言因桑楚以為媒願留聽於下問

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

今汝又言而信之

跡吾昔觀汝形貌已得汝心今子所陳畢挾三術以予之言於是信驗

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

跡規規細碎之謂也汝用心細碎懷玆三術猶如童稚小兒喪失父母也似儋揭竿木尋求大海欲測深底其可得乎汝是亡真失道之人亦是溺喪逃亡之子芒昧何所歸依也

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

跡縈趎踐於聖迹溺於仁義縱欲還原反本復歸於實生真情瘡疣已成無由可入大聖運慈深可哀愍也

南縈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

自愁復見老子

䟽既失所問情識芒然於是退就家中思惟旬日徵求所好之道除遣所惡之仁義未能契道是以悲愁庶其請益仍見老子

老子曰汝自洒濯熟哉鬱鬱乎然而中津津乎猶有惡也

䟽歸家一句遣除五隱滌蕩穢累精熟以吾觀汝氣鬱鬱乎平平雖復加功津津尚漏以此而驗惡猶未盡也

夫外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揵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揵

註揵關捕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韄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韄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已失而後爲通也

疏韄者繫縛之名揵者關閉之目繁者急也繆者殷勤也言人外用耳目而爲聲色所韄者則心神閉塞於內也若內用心智而爲欲惡所牽者則耳目閉塞於外也此

內外相感必然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
捉持殷勤綢繆亦無由得也夫唯精神定
於內耳目靜於外者方合全生之道
外內韄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註偏韄由不可況外內俱韄乎將耳目眩
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
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
疏偏執滯邊已乖生分況內外霿溺爲惑
更深縱有懷道抱德之士尚不能扶持況
放散玄道而專行此惑欲希禁止可得乎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趎聞里有病鄰里問之病人能自說其病狀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療也亦猶南榮雖愚能自陳過狀庶可教也

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疏夫藥以療疾疾瘉而藥消教以機悟機悟而教息苟其本不病藥復不消教資不忘機又不悟不謂飲藥以加其病

趎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

疏經常也已止也夫聖教多端學門匪一
今所謂衞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
蒙指誨輙奉爲常

老子曰衞生之經能抱一乎

註不離其性

疏守真不二也

能勿失乎

註還自得也

疏自得其性也

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

註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
疏履道則吉徇物則凶斯理必然豈用卜
筮
能止乎
註止於分也
疏不逐分外
能已乎
註無追故迹
疏已過不追
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

註全我而不效彼
䟽諸於也捨棄效彼之心追求己身之道
能翛然乎
註無停迹也
䟽往來無係止
能侗然乎
註無節礙也
䟽順物無心也
能兒子乎
䟽同於赤子也

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

註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

疏嗌喉塞也嗄聲破任氣出聲心無喜怒故終日嗁號不破不塞淳和之守遂至於斯

終日握而手不掜共其德也

註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

疏掜拘寄勞倦者爲其淳和與玄道至德同也

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

註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

䟽瞚動也任眼見視視不動目不偏滯於外塵也

行不知所之

註任足之自行無所趣

䟽之往也泛若不繫之舟故雖行而無所的詣也

居不知所爲

註縱體而自任也

䟽恬淡無爲寂寞之至

○

與物委蛇
注斯順之也
疏接物無心委曲隨順 ○
而同其波
注物波亦波
疏和光混迹同其波也 ○
是衞生之經已
疏總指已前結成義也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
注若能自改而用此言更欲目謂至人之

德

疏如前所說衞生之經依而行之合於玄道至人之德止此可乎

曰非也是乃所謂氷解凍釋者

註能乎明非自爾

疏南榮拘東仁義其日固久余聞聖教方解衞生璧譬彼冬氷逢兹春日執滯之心於斯釋散此因學致悟非率自然能乎明非真也此則老子答䞤之辭也

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

註自無其心皆與物共

疏夫至人無情隨物興感故能同蒼生之食地共羣生而樂天交共也

不以人物利害相攖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

疏攖擾亂也夫至人虛心順世與物同波故能息怪異於羣生絕謀謨於黎首既不以事爲事何利害之能擾乎

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已

疏重舉前文結成其義

曰然則是至乎

註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

疏謂聞此言可以適極南榮不敏重問老君

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註非以此言爲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耳苟不自至則雖聞至言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

疏夫云能者奬勸之辭也此言雖至猶是筌蹄既曰告汝則因禀學然學者不至至

者不學在筌與魚故曰未也此是老子重
答南榮
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
枝而心若死灰
疏虛沖凝淡寂寞無情同槁木而不榮類

死灰而忘照身心既其雙遣何行動之可
知乎衛生之要也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
人災也
註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

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

䟽夫禍福生乎得喪人災起乎美惡今既形同槁木心若死灰得喪兩忘美惡雙遣尚無冥昧之責何人災之有乎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

註夫德宇泰然而定則真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

䟽夫身者神之舍故以至人為道德之器宇也且德宇安泰而靜定者其發心照物由乎自然之智光

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

註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

䟽凡庸之人不能測聖但見羣於衆庶不知天光遐照也

人有脩者乃今有恒

註人而脩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

䟽恒常也理雖絕學道亦資求故有真脩之人能會凝常之道也

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

註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
疏體常之人動以吉會爲蒼生之所舍上
皇天之所福助不亦宜乎
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註出則天子處則天民此三者俱以泰然
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
疏出則君后處則逸人皆以臨道體常故
致斯功者也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
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

註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

䟽夫爲於分内者雖爲也不爲故雖學不學雖行不行雖辯不辯豈復爲於分外學所不能邪

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

註所不能知不可彊知故止斯至

䟽率其所能止於分内所不能者不彊知之此臨學之至妙

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

註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
疏若有心分外即不以分内爲是者斯敗
自然之性者也
備物以將形
註因其自備而順其成形
疏將順也夫造化洪鑪物皆備足但順成
形於理問學
藏不虞以生心
註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
疏夫至人無情物感斯應包藏聖智遇物

生心終不預謀所爲虞度者也
敬中以達彼
註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
疏中内智也彼外境也敬重神智不敢輕
染智既凝寂境自虚通
若有而萬惡至者皆天也
註天理自有窮通
而非人也
註有爲而致惡者乃是人
疏若文王之拘羑里孔子之困匡人智非

不明也人非不聖也而遭斯萬惡窮否者蓋由天時運命耳豈人之所爲哉

不足以滑成

註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

疏滑亂也體道會真安時達命縱遭萬惡不足以亂於大成之心

不可内於靈臺

註靈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

疏内入也靈臺心也妙體空靜故世物不能入其靈臺也

靈臺者有持

註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其實非持

疏惟貴能持之心竟不知所以也

而不知其所持

註若知其所持則持之

而不可持者也

註持則失也

疏若有心執持則失之遠矣故不可也

不見其誠已而發

註此妄發作

每發而不當
註發而不由已誠何由而當
䟽以前顯得道之士智照光明此下明喪真之人妄心乖嘿誠實也夫曾反照實智而輙妄發迷心心既不真故每乖實當也

業入而不舍
註事不居其分内
䟽業事也世事攖擾每入心中不違從故不能舍止

每更爲失

註發由己誠乃爲得也

疏每妄發心緣逐前境自謂爲得翻更喪真

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疏夫人鬼幽顯乃曰殊塗至於推誠履信道理無隔若彼乖分失真必招報應讎怨相感所以遭誅則材伯彭生之類是也

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註幽顯無愧於心則獨行而不懼

疏幽顯二塗分明無譴不犯於物故獨行不懼也

券內者行乎無名

註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

疏券分也無名道也履道而爲於分內者

雖行而無名迹也

券外者志乎期費

註有益無益期欲損巳以爲物也

疏期卒也立志矜矯游心分外終無成益卒有費損也

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
註本有斯光因而用之
疏庸用也游心無名之道者其所用智日
有光明也
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
註雖己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
疏志求之分外要期聲名而貪損神智者
意唯名利猶高價販賣之人
人見其跂猶之魁然
註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爲

安
疏企危也魁安也銳情貪取分外企求他人見其危乎猶自以爲安隱愚之至也
與物窮者物入焉
註窮謂終始
疏舍止之謂也物我冥符而窮理盡性者故爲外物之所歸依之也
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註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

䟽聊與人涉苟且於浮華貪利求名身尚矜企心靈躁競不能自容何能容物邪

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

註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已況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人

䟽褊狹不容則無親　愛既無親愛則盡是他人逆忤既多讎敵非少欲求安泰其可得乎

兵莫憯于志鏌鎁爲下

註夫志之所攖焦火凝水故其爲兵甚於

劒戟也
疏兵戈鋒刃之徒鏌鋣良劒也夫憯毒傷
害莫甚乎心心志所緣不疾而速故其為
損害甚於鏌鋣以比校量劒戟為下
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疏寇敵也域心得喪喜怒戰於胷中其寒
凝水其熱焦火此陰陽之寇也夫勍敵巨
寇猶可逃之而兵起內心如何避邪
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註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而所在皆

陰陽也故不可逃
疏此非陰陽能賊害於人但由心有躁競
故使之然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
註成毁無常分而道皆通
疏夫物之受氣各有崖限妍醜善惡禀分
毁成而此謂之成彼謂之毁道以通之無
不備足
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
註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

疏夫榮辱壽夭禀自天然素分之中反己備足分外馳者而求備焉遊心是非之境惡其所受之分也

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

註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疏造物已備而嫌惡之豈知自然先已備矣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

註不反守其分内則其死不久

疏夫出愚惑妄逐是非之境而不能反本還原者動之死地故見爲也

出而得是謂得死

註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疏其出心逐物遂逐其欲情而有所獲者此

可謂得死滅之本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

註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

疏迷滅本性謂身實有失死不殊故與鬼爲一也

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

註雖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

疏象似也雖有斯形似如無者即形非有故也曠然忘我故心靈和光而止定也

出無本

註歘然自生非有本

入無竅

註歘然自死非有根

疏出生也入死也從無出有有無根原自

有還無無乃無竅穴也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

疏剽末也亦原也本亦作摽字今隨字讀云言從無出有實有此身推索因由意無處所自古至今甚為長遠尋今竟無本末

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

註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竅以出之

疏有所出而無竅穴者以凡觀之謂其有實其實不有也

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

註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

䟽宇者四方上下也方物之生謂其有實尋責宇中竟無來處宇既非矣處豈有邪

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

註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

䟽宙者往古來今也時節賒長謂之今古推求代敘竟無本末宙既無矣本豈有邪

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

其形

註死生出入皆歘然自爾無所由故無所

見其形

䟽出入由生死也謂其出入生死故有出

入之名推窮性理竟無出入處所之形而

可見也

是謂天門

註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

衆妙之門也

䟽天者自然之謂也自然者以無所由爲

義言萬有皆無所從莫測所以自然爲造物之門戸也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

註死生出入皆歘然自爾未有爲之者也然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爲門以無爲門則無門也

疏夫天然之理造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其實而一切萬物從此門生故郭注云以無爲門以無爲門則無門矣

有不能以有爲有
註夫有之未生以何爲生乎故必自有耳
豈有之所能有乎
疏有既有矣焉能有有有之未生誰生其
有椎求漸有竟無有也
必出乎無有
註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爲有而自有耳非
謂無能爲有也若無能爲有何謂無乎
疏夫已生未生二俱無有此有之出乎無
有非謂此無能生有無若生有何謂無乎

而無有一無有
註一無有則遂無矣無無者遂無則有自歟
生明矣
疏不問百非四句一抄皆無故謂一無有
聖人藏乎是

註任其自生而不生生
疏玄德聖人冥真契理藏神隱智其在玆
乎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疏玄古聖人得道之士知與境合故稱爲

至
惡乎至
疏何至所由有何爲至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
疏此顯至之體狀也知既造極觀中皆空
故能用諸有法未曾有一物者也可謂精
微至極窮理盡性虛妙之甚不復可加矣
其次以爲有物矣
疏其次以下未達真空而諸萬境用爲有
物也

將以生爲喪也
註喪其散而之乎聚也
以死爲反也
註還融液也
䟽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爲得以死爲喪

慶四　二十七

今欲反於迷情故以生爲喪以其無也以
死爲反反於空寂雖未盡於至妙猶齊於
死生
是以分已
註雖欲均之然已分也

䟽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故從非有而起分別也

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爲友

䟽其次以下心知稍闇而始本無有從無有生俄頃之間此生彼滅故用無爲其頭以生爲其形體以死爲其尻誰能知有無生死之不二而以此脩守者莊生狎而友明斯人猶難得也

是三者雖異公族也
註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胷中故謂之公族
䟽三者謂以無爲首以生爲體以死爲尻是也於一體之中而起此三異猶如楚家於一姓之上分爲王族
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
註此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

疏昭屈景楚之公族三姓昔屈原為三閭大夫掌三族三姓即斯是也此中文略故直言昭景王孫公子長大加冠故著衣而戴冠也各有品秩咸莅職官因官賜姓故甲第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技派分流故非一也猶如一道之中分為有無生死種類不同名實各有異故引其族內譬也

有生贓也

註直聚氣也

疏黬疵也無有此形質而謂之生者直是聚氣成疵黬非所貴者也

披然曰移是

註既披然而有分則各是其所是矣是無常在故曰移

疏披分散也天道無彼我而物百是非是非不定故分散移徙而不常也其移是之狀列在下文

嘗言移是非所言也

註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

疏理形是非故或言耳然是非之移非忠
言也
雖然不可知者也
註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
疏雖復是非不由於言而非言無以知是

非故試言是非一遣於是非名不寄言則
不知是非之無是非也
臘者之有膍胲可散而不可散也
註物各有用
疏臘者大祭也膍生百葉也胲備也亦言

是牛號也臘祭之時牲牢甚備至於四枝五藏並皆陳設祭事旣訖方復散之則以散爲是若其祭未了則不合散則以散爲不是知是與一不是移是無常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

註偃謂屛厠

䟽偃屛厠也祭之事旣竟齋宫與飲施設餘胙屋室之中觀看周旋於寢廟之内飲食旣久應須便僻故往圊圂而便尿也飲食則以寢廟爲是便尿則以圊圂爲是是非

無常竟何定乎臘者明聚散無恆觀室顯處所不定俱無是非也

為是舉移是

註寢廟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溲當其偃溲則寢廟之是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之則均耳

請常言移是是以生為本

註物之變化無時非生生則所在皆本也

疏夫悲忘生死者則無是無非者也祇為

滯生所以執是也必能遣生是將安寄故
知移是以生爲本
以知爲師
註所知雖異而各師其知
因以乘是非
註乘是非者無是非也
䟽因其師知之心心乘是非之用豈知師
知者顛倒是非者無是非乎
果有名實
註物之名實果各自有

疏夫物云云悉皆虚幻芻狗萬像名實何
於倒置之徒謂決定有此名實也
因以己爲質
註質主也物各謂己是足以爲是非之主
疏質主也己妄執名實遂用己爲名實之主
而競是非也
使人以爲己節
註人皆謂己是故莫通
疏節者至操也既迷名實又滯是非遂使
無識之人堅執僞名以爲節操也

因以死償節

註當其所守非直脫也

䟽守是非以成志操慤乎不拔期死執之也

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徹爲名以窮爲辱

註不能隨所遇而安之

䟽以炫燿爲智晦迹爲愚通徹爲榮名窮塞爲恥辱若然者豈能一窮通榮辱乎

移是今之人也

註玄古之人無是無非何移之有
疏夫固執名實移滯是非澆季浮僞今世之人也豈上古淳和質樸之士乎
是蜩與鸒鳩同於同也
註同共是其所同
疏蜩鸒二蟲以蓬蒿爲是二蟲同是末爲通見移是之人斯以類也蜩同於鳩鳩同於蜩故曰同於同也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
註穪已脱誤以謝之

疏蹍蹋也履也復蹋市廛之人不相識者之節脚則謝云已傲慢放縱錯雜誤而然非故爲也者

兄則以嫗

註言嫗詡之無所辭謝

疏蹋著兄弟之足則嫗詡而憐之不以言愧

大親則已矣

註明恕素足

疏若父蹋子足則敏然而已不復辭費故

知言辭往來者僞不實

故曰至禮有不人

註不人者視人若己視人若己則不相辭

謝斯乃禮之至也

疏自彼兩忘視人若己不允人者己外何

辭謝之有乎斯至禮也

至義不物

註各得其宜則物皆我也

疏物我雙遣妙得其宜不却我外有物何

裁非之有斯至義

至知不謀
註謀而後知非自然知
疏率性而照非謀謨而智斯至智也
至仁無親
註譬之五藏未曾相親而仁已至矣
疏方之手足更相御用無心相爲而相濟之功成矣豈有親愛於其間哉
至信辟金
註金玉者小信之質耳至信則除矣
疏辟除也金玉者信之質耳至信則棄除

之矣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

䟽徹毀也勃亂也繆繫縛也此略標名下具顯釋也

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

䟽榮貴富贍高顯尊嚴聲名利祿六者亂情志之具也

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䟽容貌變動顏色辭理氣調情意六者綢繆繫縛心靈者也本亦有作謬字者解心

之謬妄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
䟽憎惡愛欲欣喜恚怒悲哀懽樂六者德
家之患累也
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
䟽去捨從就貪取施與知慮彼能六者蔽
真道也
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
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
註盪動也

疏四六之病不動盪於胷中則心神平正正則安靜靜則照明明則虛虛通則恬淡無爲應物而無不窮也

道者德之欽也

疏道是所脩之法德是臨人之法重人輕法故欽仰於道

王者德之先也

疏天地之大德曰生故生化萬物者盛德之先華也

性者生之質也

疏質本也自然之性者是稟生之本也

性之動謂之爲

註以性自動故稱爲耳此乃真爲非有爲

也

疏率性而動分內而爲爲而無爲非有爲

也

爲之僞謂之失

疏感物而動性之欲僞情分外有爲謂之

喪道也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

疏夫交接前物謀謨情事故謂之知也知者之所不知猶覞也

註夫目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爲自然若知而後爲則知僞也

疏覞視也夫目之張視也不知所以視而視視有明暗心之能知不知所以知而知而知有深淺目不能視而不可彊視心不能知而不可彊知若有分限故猶如覞也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註若得已而動則為彊動者所以失也
疏夫迫而後動和而不習不得已而用之
可謂盛德也
動無非我之謂治

註動而效彼則亂
疏率性而動不捨我效物合於正理故不
亂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註有彼我之名故反各得其實則順

疏有彼我是非之名故相反無彼我是非之實故實相順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

註善中則善取譽矣理常俱

疏羿古之善射人工巧也羿彎弓放矢工中前物盡射家之微妙既有斯伎則擅斯名使已無令譽不可得也

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註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爲之人也

疏前起譬此合諭也聖人妙契自然功侔

造化使羣品日用不知不顯其迹此誠難

也故上文云使天下兼忘我難

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註工於天即俍於人矣謂之全人全人則

聖人也

䟽俍善也全人神人也夫巧合天然善能

晦迹澤及萬世而日用不知者其神人之

謂乎神人無功故能之耳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

註能還守蟲即是能天

䟽鳥飛獸走能蟲也蛛網蜣丸能夫也皆

禀之造物豈傚傚之所致哉

全人惡天惡人之天

䟽夫全德之人神功不測豈嫌已之素分

而惡人之所禀哉蓋不然率順其天然而

已矣

而况吾天乎人乎

註都不知而任之斯而謂工乎天

䟽天乎人乎不見人天之異都任之也前

自遺天人美惡猶有天人此句混一天人

不見天人之異也吾者論主假自稱也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
註威以取物物必逃之
䟽假有一雀羿善射射必得之此以威猛
猛非由德慧故所獲者少所逃者多以威
御世其義亦爾
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
註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
安在
䟽太道曠蕩無不制圍故以天地爲籠則

雀無逃處是知以威取物深乖大造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疏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能調鼎負玉鼎以干湯湯知其賢也又順其性故以庖厨而籠之百里奚没狄狄人愛羊皮秦穆公以五色羊皮而贖之又云百里奚好著五色羊皮裘號曰五羖大夫而湯聖穆賢俱能好士故得此二人用爲良佐皆順其本性所以籠之

是故非以其所好寵之而可得者無有也
疏順其所好則天下無難異逆其本性而寵
得者未之有也
介者㩉畫外非譽也
註畫所以飾容貌也刖者之貌既以虧殘
則不復以好醜在懷故㩉而棄之
疏介刖也㩉去也畫裝也裝嚴服飾本為
容儀殘刖之人形貌殘損至於非譽榮辱
無復在懷故㩉而棄之
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註無賴於生故不畏死

跡胥靡徒役之人也千金之子固貴其身

僕隸之人不重其命既不矜惜故登危而

不怖懼也

天復謂不餽而忘人

註不識人之所惜

跡餽本亦有作愧字者隨字讀之夫復於

本性胥以成之既不捨己效人遂棄忘於

愧謝斯忘於人倫之道也譬之手足方諸

服用更相御用豈謝賴於其間哉

忘人因以爲天人矣

註無人之情則自然爲天人

跡率其天道之性忘於人道之情因人於

自然之理也

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

者爲然

註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况天和之

自然乎

跡同乎天和忘於逆順故恭敬之而不喜

侮慢之而不怒也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爲無爲則爲
出於無爲矣
註此故是無一不能生有有不能爲生之意
也
䟽夫能出怒出爲者不爲不怒者也是以
從不怒不爲出故知爲本無爲怒本不怒
能體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爲也欲當則緣
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註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

得已則所爲皆當故聖人以斯爲道豈求無爲於恍惚之外哉

疏緣順也夫欲靜攀緣必須調乎志氣神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和混有爲之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止不得止者

慶四　三十九

感而後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例聖人所以用爲正道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六

慶五

南華真經註䟽卷之二十六 慶五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䟽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䟽姓徐字無鬼隱者也姓女名商魏之宰臣武侯文侯之子畢萬八世孫也無鬼欲箴規武侯故假宰臣以見之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

跡久處山林勤苦貧病忽能降志混迹俗
中中心欣悅有慰勞也
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
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
欲掔好惡則耳目病矣

註嗜欲好惡內外無可
跡黜廢退也掔引却也君若者欲盈滿好
惡長進則性命精靈困病也君屛黜嗜欲
掔去好惡既不偏適故耳目病矣是故我
將慰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

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疏此重結前義
武侯超然不對
註不悅其言
疏超恨也既不稱情故長然不荅
少焉徐無鬼曰甞語君吾相狗也
疏既覺武侯悵然不悅試語狗馬𢡟𢢽其
心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疏執守情志唯貪飽食此之形質德比狐

狸下品之狗

中之質若視日

踈意氣高遠望如視日體質如則中品狗

也

上之質若亡其一

踈一身也神氣定審若喪其身上品之狗

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踈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之能不若

相馬武侯庸鄙故以此逗機冀其歡悅庶

幾歸正

吾相馬直者中繩

蹠謂馬前齒

曲者中鉤

蹠謂馬項也

方者中矩

蹠謂馬頭也

圓者中規

蹠謂馬眼也

是國馬也

蹠合上之相是謂諸侯之國上品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蹠材德素成不待於習斯乃宇内上馬天
王所馭也
若衈若失若喪其一
慶五
三
蹠眼自顧視既似憂虞蹶足緩蹠又如奔
佚觀其神彩若忘已身如此之材天子馬
也
若是者超軼絶塵不知其所
蹠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群馬疾若迅風

塵埃遠隔旣非教習故不知所由也
武侯大悅而笑
註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
疏語當其機故笑而歡悅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
疏議事已了辭而出女商怪君歡笑是以
咨問無鬼也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
說之則以金板六弢
疏詩書禮樂六經金板六弢周書篇名也

或言縱識也本有作韜字者隨字讀之云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犬弢也橫遠也縱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爲縱六經爲橫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爲數而吾君未嘗啓齒

註是直樂鶢以鍾鼓耳故愁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

蹠奉事武侯盡於忠節或獻替可否功績克彰如此之徒不可稱數而我君未嘗開

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遂使吾君歡說如此邪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

䟽夫藥無貴賤癒疾則良故直告大馬更無他說

女商曰若是乎

䟽直置如是告狗馬乎怪其術淺故有斯問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

註各思其本性之所好
䟽去國迢遞有流放之人或犯憲網或遭
苛政辭鄉甫爾紿經數日忽逢知識喜慰
何疑此起譬也
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
䟽日月稍久思鄉漸深雖非相識而國中
曾見故人見之而歡也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
思人滋深乎
註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

喜也
蹠去國周年所適漸遠故見似鄉里人而
歡喜矣豈非離家漸遠而思戀滋深乎以
況武侯性好犬馬久不聞政事等離鄉之
人忽聞談笑

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
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
謦欬其側者乎
註得所至樂則大悅也
蹠柱塞也踉良人也跫行聲也夫時遭暴

亂運屬飢荒逃避波迸於虛園宅唯有藜
藋野草柱塞門庭狙猨鼯鼬蹊徑斯在若
於堂宇人位虛廣閒然當爾之際思鄉滋
甚忽聞他人行聲猶自欣悅況乎兄弟親
眷謦欬言笑者乎此重起譬也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謦欬吾君之側乎
註所以未嘗啓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
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跡武侯思聞犬馬其日固久譬彼流人方
滋逃客羈縶既淹實懷鄉眷今乃以真人

六經之說太公兵法之談謦欬其側非所
宜也此合前諭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
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
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
蹠干求也久處山林飧食蔬果年事衰老
勞苦厭倦豈不欲求於滋味以養頹齡乎
庶禀德以謀固宗廟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
酒肉將來勞君也

䟽生涯貧賤安於山藪豈欲貪於飲食以自養哉葢不然乎將勞君也

君曰何哉奚勞寡人

䟽奚何也問其所以也

曰勞君之神與形

䟽食欲無厭形勞神倦故慰之耳

武侯曰何謂邪

䟽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䟽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

註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

疏夫天地兩儀亭毒群品物於資養周普無偏不以爲君恣其奢侈此並是無凫勞君之辭

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註如此違天地之平也

疏登高位爲君子不可樂之以爲長居甲下爲百姓不可苦之以爲短而獨誇萬乘之威苦此一國黎庶貪色聲香味以恣耳目鼻口既違天地之意竊爲公不取焉

夫神者不自許也
註物與之耳
疏許與也夫聖主神人物我平等必不多
貪滋味而自與焉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
註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
疏夫神聖之人好與物和同而惡姦私者
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疏夫姦者私不通於理爲病君獨有病其困
如何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

跣欲行愛養之仁而為裁非之義脩於文教偃息兵戈如斯治國未知可不也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註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己偽也

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註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

得手

疏夫偏愛之仁裁非之義偃武之功脩文之事迹既彰矣物斯徇焉害民造兵自此始也

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

註從無爲爲爲之乃成耳

疏自從也殆近也從此以爲必殆隳敗無爲之本故近不成也

凡成美惡器也

註美成於前則僞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

器也

疏夫善善之事成之於前美迹既彰物則趨競故為惡之器具也

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

註民將以偽斷之耳未肯為真也

疏幾近也仁義迹顯物皆喪真故近偽本也

形固造形

註仁義有形固偽形必作

疏仁義二塗並有形迹故前迹既依後形

必造
成固有伐
註成則顯也
䟽夫功名成者必招爭競故有征伐
變固外戰
註失其常然
䟽夫造作刑法而變更易常者物必害之
故致外敵事多爭戰
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
註鶴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

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註步兵曰徒但不當爲義愛民耳亦無爲
盛兵走馬
疏鶴列陳兵也言陳設兵馬如鶴之行列
也麗譙高樓也言其華麗譙嶢也錙壇宮

名也君但勿起心偃兵爲義亦無勞盛陳
兵卒於高樓之下徒驥馬宮苑之間
無藏逆於得
註得中有逆則失耳
疏莫包藏逆心而苟於得

無以巧勝人
註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
跡大巧若拙各敦樸素莫以機心爭勝於
人
無以謀勝人
註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
跡忘心遣慮率其直知勿以謀謨勝捷於
物
無以戰勝人
註以道應物物物服而無勝名

疏先爲清淡以道服人勿以兵戰取勝於
物
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
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
註不知以何爲善則雖克非己勝

疏夫應天順人而或滅凶殄逆者雖亡國
戮人而不失百姓之歡心也若使誅殺人
民兼土并地而意在貪取私養其身及悅
其心者雖復戰克前敵善勝於人不知此
勝於何處在善且在誰邊也

君若勿已矣脩胃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

註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已之誠

疏誠實也攖擾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若脩心中之實應二儀之生殺無勞作法攖擾黎民

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註甲兵無所陳非偃也

疏大順天地施化無心民以勝殘免脫傷死何勞措意作法偃兵邪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

跡黃帝軒轅也大隗亾道廣大而隗然空寂也亦言大隗古之至人也具茨山名也在滎陽密縣界亦名泰隗山黃帝聖人久冥至理方欲寄尋玄道故託迹具茨

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

跡方明滑稽等皆是人名在右爲驂在左爲御前馬馬前爲導也後車車後爲從也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

踪塗道也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于滑稽總有七聖也注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此注得之今子重釋也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踪牧馬童子得道人也牧馬曰牧適爾而值牧童因問道之所在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
跡若汝也然猶是也問山之處所答云我
知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跡存在也又問道之所在答云知處
黄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
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
跡帝驚異牧童知道所在因問緝理區宇
其法如何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

焉
註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爲天下
也
跡矣何也若如也也夫欲脩爲天下亦如治
理身身既無爲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
爲而民自化
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内予適有瞀病有長
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註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跡六合之内謂囂塵之裏也瞀病謂風眩

冐亂也言我少遊至道之境棲心塵垢之外而有眩病未能體真幸聖人教我脩道晝作夜息乘日遨游以此安居而逍遥處世本有作車字者謂乘日新以變化

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註夫爲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攖焉故我無爲而民自化

疏痊除也虛妄之病久巳痊除任染而游心物外治身治國豈有異乎物我混同故

無事也
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
註事由民作
雖然請問爲天下
註令民自得必有道也
䟽夫牧養蒼生實非聖人務理雖如此猶
請示以要言
小童辭
䟽無所說也
黃帝又問

疏殷勤請小童也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
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註馬以過分爲害
疏害馬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
分故牧馬之術可以養民問既殷勤聊爲

此答
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註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太隗至也
疏頓悟聖言故身心愛敬退其分外至乎

夫隗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師乎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

䟽世屬艱危時逢禍變知謀之士思而慮之如其不然則不樂也

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䟽辯類縣河辭同多鞻無談說端故則不歡樂

察士無淩誶之事則不樂

䟽機警之士明察之人若不𠋫主客問訊辭鋒淩轢則不樂也

皆囿於物者也
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
故各以所樂囿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
彊之也
疏此數人者各有偏滯未達大方並囿域
於物也
招世之士興朝
疏推薦忠良招致人物之士可以興於朝
廷也
中民之士榮官

疏治理四民甚能折中斯人精幹局分可以榮官

筋力之士矜難

疏英髦壯士有力如虎時逢厖難務於濟世也

勇敢之士奮患

疏武勇之士果決之人奮發雄豪滌除禍患

兵革之士樂戰

疏情好干戈志存鋒刃如此之士樂於征

戰

枯槁之士宿名

疏食寡衣褐形容顦顇留心寢宿唯在聲名也

法律之士廣治

疏刑法之士留情格條懲惡勸善其治大也

禮教之士敬容

疏節文之禮矜敬容貌

仁義之士貴際

註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

疏世有迍邅時逢際會則施行仁義以著名勲際會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註能同則事同所以比

疏比和樂古者因井爲市故謂之市井也若乖本務情必不和也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註業得其志故勸

疏衆庶之人各有事旦暮稱情故自勉勵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註事非其巧則惰

疏壯盛也百工功巧各有器械能順其情事斯盛矣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註物得所嗜而樂也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

疏尤甚也夫貪競之人必聚財以適性矜誇之士假權勢以娛心事茍乖情則憂悲

斯生矣
勢物之徒樂變
註權勢生於事變
疏夫禍起則權勢尤故以勢陵物之徒樂
禍變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爲也
註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
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
賤無常也
疏以前諸士遭遇時命情隨事遷故不無

爲也

此皆順比於歳不物於易者也

註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儉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歳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

毀如何

疏此次第也夫士之所行能有長短用捨隨時成有次第方之歳敘炎涼不易於物不物猶不易於物者也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註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匐匍而歸者所以悲也

䟽馳騖身心潛伏前境至乎沒命不知反歸頑愚若此深可悲歎也已矣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

註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爲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

䟽期謂凖的也夫射無期凖而誤中一物

即謂之善射者若以此爲善射可乎

惠子曰可

疏謂宇內皆羿也

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

慶五 十七

註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

疏各私其是故無公是也而唐堯聖人對桀爲是若各是其所是則皆聖人可乎言

不可

惠子曰可

䟽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有斯理而惠施

滯辨有言無實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

是邪

註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爲復相非乎

䟽儒姓鄭名緩墨名翟也楊名朱秉者公

孫龍字也此四子者並聦明過物蓋世雄

辨添惠施爲五各相是非未知決定用誰

爲是若天下皆堯何爲五復相非乎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氷矣

疏姓魯名遽周初人云冬取千年燥灰以擁火須臾出火可以爨鼎盛夏以瓦瓶盛水湯中煑之縣瓶井中須臾成氷也而迷惑之俗自是非徒與魯無異也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

疏千年灰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陽召陽

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是以陰召陰魯遽
此言非其弟子也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爲之調瑟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註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爲是

疏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中置一瑟於室內
鼓堂中宮角室內弦應而動斯乃五音六
律聲同故也猶是以陽召陽也
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註隨調而改

蹏堂中改調一弦則室內音無復應動當
爲律不同故也
鼓之二十五絃皆動
註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
改此一絃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爲
調也
蹏應唯宮角而已審二十五弦俱動聲律
同者悉應動也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註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

未爲獨能其事也
疏聲律之外曾更有異術雖復應動不同總以五音爲其君主而已既無他術何足以自夸
且若是者邪
註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未能相出也
疏惠子之言各私其是務夸陵物不異魯遽故云若是
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

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註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

爲至

莊子曰齊人蹢子於宋者其命閽也不以完

註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

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爲是故

爲之

疏閽守門人也齊之人棄蹢其子於宋仍

命以此不亦我是

其求鈃鍾也以束縛

註乃反以愛鍾器爲是束縛恐其破傷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註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

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

疏鈃小鍾也唐亡失也求覓亡子不偶境

域束縛鈃鍾恐其損壞賤子貴器爲不慈

遺其氣類亦言我是

夫楚人寄而蹢閽者

註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

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鬬未始離於岑

而足以造於怨也

註夲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鬭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甞自以爲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䟽楚郢之人因子客寄近于江濱之網投蹢守門之家夜半無人之時輙入他人舟上而船未離夲已共舟人鬭打不懷恩德更造怨辭愚佷如斯亦云我是惠子之徒此之類也夲岸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

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聽而斲之
註瞑目恣手
疏郢楚都也漢書揚雄傳作郢乃因郢人
謂泥畫之人也堊者白善土也漫汙也莊
生送親知之葬過惠子之墓緬懷疇昔仍
起斯譬瞑目恣手聽聲而斲運斤之妙遂
成風聲若蠅翼者言其神妙也
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
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

䟽去堊漫而鼻無傷損郢人立傍容貌不失元君聞其神妙嘗試召而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

䟽質對也匠石雖巧必須不動之質莊子雖賢猶藉忘言之對蓋知惠子之亡莊子喪偶故匠人輟成風之妙響莊子息𧨏上

之微言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䟽管仲姓管名仲字夷吾齊相也是鮑叔牙之友人桓公尊之號曰仲父桓公即小白也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而爲霸主者管仲之力也病病者言是病極重也大病者至死也既將屬纊故臨問之仲父死後屬付國政與誰爲可也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䟽問國政欲與誰答曰與鮑叔也
曰不可其爲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
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
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
弗久矣

䟽姓鮑字叔牙貞廉清絜善人也而事猥
之人不如已者不比數之一聞人之過至
死不忘卒性廉直不堪宰輔上以忠直鉤
束於君下以清明逆忤百姓不能和混故
君必罪之管仲賢人通鑒於物恐危社稷

慮害叔牙故不舉之也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爲人

也上忘而下畔

註高而不亢

疏姓隰名朋齊賢人也叛猶望也混高卑

一榮辱故已爲卿輔能遺富貴之尊下撫

黎元須忘卑隸之賤事不得止用之可也

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註故無棄人

疏不及已者但懐哀悲輔弼齊侯期於淳

樸心之所愧不逮軒轅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䟽聖人以道德拯物賢人以財貨濟人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
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
也勿已則隰朋可
䟽運智明察臨於百姓逆忤物情長牙治
國則不問物之小瑕治家則不見人之過
勿已則隰朋可總結以前義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

而走逃於深蓁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

王王射之敏給

註敏疾也給續括也

跳狙獼猴也山多獼猴故謂之狙山也恂

怖懼也蓁棘叢也委蛇從容也攫搔騰擲

也敏給猶速也吳王浮江遨遊眺望衆狙

恂懼走避深棘獨一老狙恃便敖王王既

怪怒急速射之

搏捷矢

註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搏之

疏搏接也捷速也矢箭也箭往雖速狙皆接之其敏捷也如此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疏命召也相助也謂王之左右也王既自射不中乃召左右亂趨射之於是狙抱樹而死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疏姓顏字不疑王之友也殛死也予我也

狃矜伐勁巧恃賴方便傲慢於王遂遭死
殛嗟此狡獸可以戒人勿淫聲色驕豪於
世
顔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
年而國人稱之
註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疏姓董名梧吳之賢人也鋤除去也既奉
王教於是退歸悔過自新師於有道除其
美色去其聲樂重素朴辭榮華脩德三年
國人稱其賢善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

䟽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其隱几等義並具解內篇

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䟽顏成子綦門人也尤甚也每仰歎先生忘物之甚必固形同槁骸心若死灰慕德殷勤有此嗟詠也

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註以得見子綦爲榮
䟽山宍齊南山也田禾齊王姓名子綦隱
居山宍德音遐振齊主暫覩以見爲榮所
以一國之人三度慶賀也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
䟽我聲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便是賣於
名聲故田禾見而則之
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
之彼惡得而鬻之
䟽若我韜光晦迹不有聲名彼之世人何

得知我我若名價不貴彼何得見而則之
只爲不能滅迹匿端故爲物之所責嚮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
疏喪猶亡生也子綦悲歎世人捨已慕他
喪失其道

吾又悲夫悲人者
疏夫道無得無而物有悲樂故悲人之自
喪者亦可悲也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註子綦知夫爲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

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跡夫玄道沖虛無喪無樂是以悲人自喪及悲者雖復前後悲深淺稱異咸未偕道故亦可悲悲而又悲遣之又遣教既彰矣玄玄之理斯著與衆妙相符故曰而深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註古之言者必於會同

䟽觴酒器之緫名謂以酒燕之也爵亦酒器受一升大人欲飲必先祭其宜僚瀝酒祭故祝聖人願與孔子於此言論也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

註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爲未之嘗言

於此乎言之

註今將於此言於無言

䟽夫理而教不言矣教而理未之嘗言也

是以聖人妙體斯趣故終日言而未嘗言
也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於無言
矣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
秉羽而郢人投兵

註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
解
疏姓熊字宜僚楚之賢人亦是勇士沉沒
者也居於市南因號曰市南子焉楚白公
勝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

能宜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因以劒乗之宜僚曽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難解姓孫字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也郢楚都也投息也叔敖藴藉實知高枕而逍遥會理忘言執羽扇而自得遂使敵國不侵折衝千里之外楚人無事修文德息其武略彰二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晤言賛揚玄道也

丘願有喙三尺

註苟所言非己則雖終身言故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

疏喙口也苟其言當即此無言假余喙長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願有之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

註彼謂二子

疏彼謂所詮之理不道而道言非道非不道也

此之謂不言之辯

註此謂仲尼

䟽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不言也子玄乃云此謂仲尼斯注粗淺失之遠矣夫不道不言斯乃探微索隱窮理盡性豈二子之所能邪若以甘寢弄丸而稱息訟以默者此則默語縣隔丘何得有喙三尺乎故不可也又此一章盛談玄極觀其文勢不關孫熊明矣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註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註言出其分非至如何

䟽天至道之境重玄之域聖心所不能知神口所不能辨若以言知索真失之遠矣故德之所總言之所然者在於至妙之一道也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註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

疏夫一道虛玄曾無涯量而德有上下誰不能周備也本有作同字者言德有優劣未能同道也此解前道之所一也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註非其外故不能舉

疏夫知者玄道所謂妙絕名言故非辯說所能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也

名若儒墨而凶矣

註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

凶

疏夫執是競非而名同儒墨者凶禍斯及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註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

疏百川競注東流不息而巨海容納曾不辭憚此據東海爲言亦宏博之至也已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註汎然都任

疏前舉海爲諭此下合譬也聖人德合二儀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天下咸

而不處故不知誰爲推功於人故莫識其
氏族矣
是故生無爵
註有而無之
死無謚
註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故雖謚而非己
有
蹟夫人處世生有名位死定謚號所以表
其實也聖人生既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
謚也

實不聚

註令萬物各知足

疏終有財德悉分散於人也

名不立

註功非已爲故名歸於物

疏夫名以名實實既不聚故名將安寄也

此之謂大人

註若爲而有之則小矣

疏總結以前忘於名謚之士可謂大德之人

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

註賢出於性非言所爲

疏善喜好也夫犬不必吠賢人豈復多言

而況爲大乎

註大人愈不可爲而得

疏夫好言爲賢猶自不可況惑心取捨於大乎

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況爲德乎

註唯自然乃德耳

疏愛心宏博謂之大實符玄道謂之德夫

有心求大大於理尚乖況有情爲德固不可
也
夫大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
註天地大大備非求之也
疏備具足也夫二儀覆載亭毒無心四敘

周行生成庶品蓋何術焉而萬物必備
知大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己也
註知其自備者不捨己而求物故無求無
失無棄也
疏夫體弘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故能

於物我之際淡然忘懷是以無取無捨無
失無喪無證無得而不以物境易奪已心
也

反已而不窮

註反守我理我理自通

疏只爲弘備故契於至理既而反本還原
會已身之妙極而無窮竟者也

循古而不摩

註順常性而自至耳 非摩拭

疏循順也順於物性無心改作豈復摩飾

而矜之

大人之誠

註不爲而自得故曰誠

疏誠實也夫反本還原因循萬物者斯乃

大聖之人自實之德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歅曰爲我相吾

子孰爲祥

疏子綦楚司馬子綦也陳行列也諸於也

方姓也歅名也孰誰也祥善也九方歅善

相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命方歅令相之

八子之中誰爲吉善
九方歅曰梱也爲祥
䟽梱子名也言八子之中梱最祥善也
子綦瞿然喜曰奚若
䟽瞿然驚喜貌聞子吉祥故容貌驚喜問
其祥善貌相如何
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
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是極也
䟽索然涕出貌方歅識見淺近以食肉爲
祥子綦鑒深玄妙知其非吉故憫其凶極

悲而出涕

九方歅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

疏三族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拒扞也夫共國君食尊榮富貴恩被三族何但二親子享吉祥父翻涕泣斯乃禦福德也

子綦曰歅汝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疏自從也方歅小巫識鑒不遠相梱祥者

不過酒肉味入於鼻口方數道術理盡於
斯詎知酒肉由來從何而至
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奥未嘗好田而鷄生
於宎若勿怪何邪
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
跳牂羊也奥西南隅未地羊位也宎東南
隅辰地也辰爲鷄位故言牂生也夫羊須
牧養鷄因畋獵若禄藉功著然後可致富
貴今梱而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
乎無牧而忽有羊不田而獲鷄也非牧非

田怪如何也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註不有所爲

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註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

䟽邀遇也天地無心也子綦體道虛忘順物自足於性分之内敖遊乎天地之間所造皆適不待歡娛所遇斯食豈資厚味邪

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不與之爲怪

註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

疏忘物故不爲事忘智故不爲謀循常故
不爲怪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

註斯不爲也

疏誠實也乘二儀之實道順萬物以逍遙

故不與物更相攖擾

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爲事所宜

註斯順耳無擇也

疏委蛇猶縱任也心境不二從容任物事
既非事何宜便之可爲乎

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
註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
䟽夫報功賞德者世俗務也苟體道任物不立功名何須功之償哉
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
註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故知其天命也
䟽殆危也幾近也夫有怪異之行者必怪異之徵祥也今吾子未有怪行而有怪徵

必遭殆者斯乃近是天降之災非吾子之罪

吾是以泣也

註夫爲而然者勿爲則已矣不爲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

疏罪若由人庶其修改既關天命是以泣也

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刖之則易

註全恐其逃故不如刖之易售也

跡無幾何謂俄頃間也楚使梱聘燕途道之上爲賊所得略梱爲奴而全形賣之恐其逃竄故難防禦則刖足不慮其逃故易售

於是乎刖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跡渠公齊之富人爲街正梱之旣遭刖足賣與齊國富商之家代主當街終身肉食也字又作術者云渠公屠人也賣梱在屠家共主行宰殺之術終身食肉也

䶀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
疏䶀缺逢遇許由仍問欲何之適
曰將逃堯
疏答曰將欲逃避帝堯
曰奚謂邪
疏問其何意
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
人與人相食與
註仁者爭尚之原故也
疏畜畜盛行貌也成行偏愛之仁乖於淳

和之德恐宇内喪道之士猶甚澆季將來
逐迹百姓飢荒倉廩既虛民必相食是以
逃也
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
勸致其所惡則散
跡夫民撫愛則親利益則至來譽賛則相
慶五
二十五
勸勉與所惡則衆離散故黔首聚散蓋不
難也
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
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註仁義既行將僞以爲之跡夫利益蒼生愛育羣品之功聚衆莫先仁義而履仁蹈義捐率於中者少託於聖迹以規名利者多是故行仁義者矯性僞情無誠實者也

且假夫禽貪者器

註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志跡器聖迹也且貪於名利險於禽獸者必假夫仁義爲其器者也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註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
疏榮利之徒負於仁義恣其鴆毒斷制天下向無聖迹豈得然乎
譬之猶一覕也
註覕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
疏覕割也若以一人制服天下譬猶一刀割於萬物其於損傷彼此多矣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

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

註外賢則賢不僞

疏夫賢聖之迹爲利一時萬代之後必生

賊害唯能忘外賢聖者其知之妙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疏此略標下解釋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

私自悅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

註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

哉

䟽暖姝自許之貌也小見之人學問寡薄自恱足謂窮微極妙豈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也是以謂暖姝者此言結前也

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䟽鬣自以爲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䟽濡需矜夸之貌也豕猪也言蝨寄猪體上擇䟽長之毛鬣將爲廣大宮室苑囿蹄

脚奎隈之所股脚乳旁之間用爲溫暖利便豈知屠人忽操湯火攘臂布草而殺之乎即已與豕俱焦爛者也諭流俗寡識之人耽好情欲與豕蝨濡需喜歎無異也

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疏域境界也蝨則逐豕而有亡人則隨境而榮樂故謂之域進退也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

註非夫通變邈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蝨者也

疏此結也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性悅之

疏卷婁者謂背項俛曲俯前攣卷而傴僂也羊肉羶腥無心慕蟻蟻聞而歸之舜有仁行不慕百姓百姓悅之故羊肉比舜蟻況百姓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疏舜避丹朱又不願衆聚故三度逃走移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

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跣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聖之德妻以娥皇女英舉以自代讓其天下居不毛土歷試艱難均一鄰境承儀蒼生蒙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註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

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
疏既登九五威跨萬乘慼念蒼生憂怜凡
庶於是年齒長老耳目衰竭無由休息豈
得歸寧傴僂攣卷形勞神倦所謂卷婁者
也
是以神人惡衆至
註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也
疏三徙遠之以惡也
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註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於不得已耳豈

比而利之
疏比和也夫衆聚則不和不和則不利於
我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
此謂真人
疏煬溫也夫不測神人親疏一觀抱守溫
和可謂真聖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註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
疏不慕羊肉之仁故於蟻棄智也不為羶

行敎物故於羊棄意也既遺仁義合乎至
道不濡沫相忘於江湖故魚得計此乎亶
舜軆行故及斯言也

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註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

慶五 二十九

疏夫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復心之所
知不逐物於分外而知止其分內者其真
人之道也

若然者其平也繩

註未能去繩而自平

疏緬無心而正物聖忘懷而平等其變也循

註未能絶迹而玄會

疏循順也處世和光千變萬化大順蒼生曾不逆寡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

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

疏如上所解即是玄古真人用自然之道虛其心以待物

不以人入天

註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
疏不用人事取捨亂於天然之智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註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爲得於死或復爲失未始有常也
疏夫處生而言即以生爲得若據死而語便以生爲喪死生既其無定得失的在誰邊噫未可知也是以混死生一得喪故謂之真人矣

藥也其實堇也桔梗也雞壅也豕零也是時
爲帝者也何可勝言
註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
有時誰能常也
疏堇烏頭也治風痺桔梗治心腹血雞壅
即雞頭草也服延年豕零猪苓根也似猪

卵治渴病此並賤藥也帝君王也夫藥藥
貴賤瘉病則良藥病相當故便爲君主乃
至目視耳聽手捉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興
廢故時之所賢者爲君才不應世者爲臣

此事必然故何可言盡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
跡勾踐越王也會稽山名也越為吳軍所
殘窘迫退走棲息於會稽山上也
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
之所以愁
跡種越大夫名其時勾踐大敗兵唯三千
走上會稽山亡滅非遠而種密謀深智亡
時可在當時矯與吳和後二十二年而滅
吳吳夫狡兔死良狗烹敵國滅忠臣亡數

其然也平吳之後范蠡去越而遊乎江海變名易姓韜光晦迹即陶朱公是也大夫種不去爲句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不知愁身之必死也字亦有作種者隨字讀之

故曰鵾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

註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

跡鵾目晝闇而夜開則適夜不適晝鶴脛禀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如此故解

去則悲亦猶種闇於謀身長於存國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

註有形者自然相與爲累雖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

疏風日是氣河有形質凡有形氣者未能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傷恃源而往所以不覺亦猶吳得越之後謀臣必恃其功勲以無後慮遭戮是知物相利相必相爲害也

謂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爲未始其攖也

註實已損矣而不自覺

恃源而往者矣

註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

䟽恃賴也攖損也風之與日相與守河於河攖損而不知覺恃其源流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註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

踈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安影無人則不見物無造物則不立故三者相守而自以爲固而新故不住存亡不停昨日之物於今巳化山舟潛遁昧者不知斯之義也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

註有意則無崖故殆

踈殉逐也夫視目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逐若目求離朱之明耳索師曠之聰心逐無崖之知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註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

跡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藏府而自伐能者必致危亡也故雖有成功不還周給而改悔矣

禍之長也茲萃

註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

跡滋多也萃聚也役於藏府自顯其能故凶災禍患增長而多聚之也

其反也緣功
註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
疏自伐已能而反招禍敗者緣於功成不
退故也
其果也待久

註欲速則不果
疏夫誠意成功決定矜成有待之心其日
固久
而人以爲已實不亦悲乎
註已實謂有其知能

䟽流徙之人心處愚暗寶貴已能成功而
處執滯如是甚可悲傷
故有亡國戮民無已
註皆有其身之禍
䟽貪土地爲已有夫寶取之無道國破家
亡殘害黎元無數無窮已也
不知問是也
註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
救禍也
䟽世有明人是爲龜鏡不知問禍敗所由

唯惡貧賤愚之至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

疏踐蹍俱履蹈也夫足之能行必履於地仍賴不踐之土而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也

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之所謂也

註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

疏知有明暗能有少多各止其分則物逍遥是以地籍不踐而得行心賴不知而能照所以處寂養恬天然之理故老經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合諭也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

疏此略摽能知七大之者可謂造極自此以下歷解義

大一通之

註道也

跡一是陽數大一天也能通生萬物故曰通

大陰解之

註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

跡大陰地也無心運載而無分解物形之也

大目視之

註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

跡各視其所見謂大目

大均緣之

註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

疏緣順也大順也物物各性足均平

大方體之

註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爲大方也

疏萬物之形各有方術蜘蛛結網之類斯體達之

大信稽之

註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

疏信實也稽至也循而任之各至 其實斯

大信也

大定持之

註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

疏物各信空持而用之其理空矣

盡有天

註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

疏上來七大未有不由其自然者也

循有照

註循之則明無所作也

疏循順也但順其天然智自明照

冥有樞

註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

疏窈冥之理自有樞機而用之無勞措意也

始有彼

註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

疏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也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註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

解

疏體從彼學而解也戒小成性故不似解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註明彼知也

疏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

不知而後知之

註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

莫不皆知也

疏不知而知故不知而後知此是眞知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註應物宜而無方

而不可以無崖

註各以其分

頡滑有實

註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

跡頡滑不同也萬物紛擾頡滑不同統而

治之成資實道

古今不代

註各自有故不可相代

跡古自在古不從古以來今今自存今亦

不從今以生古物各有性故不相代換也

而不可以虧

註宜各盡其分也

疏時不往來法無遷貿豈頼古以爲今邪

則可不謂有大揚搉乎

註搉而揚之有大限也

疏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顯揚妙理

而搉實論之乎

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

註若問其大搉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

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爲而惑若此也踈闔何不也奚何無識之類若夜游何不詢問聖人及其弱喪而迷惑困苦如是何爲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註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爲名也

踈不惑聖智惑於凡情也以聖智之言辨於凡惑忘得反本復乎真根而不能得意

志言而執乎聖迹貴重明言以不惑爲大此乃欲尚不惑豈能除惑哉斯又遣於不惑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六

華嚴經

御製
天地定位 陰陽協和 星辰順度 日月昭明
寒暑應候 雨暘以時 山嶽靖謐 河海澄清
草木蕃廡 魚鼈咸若 家和戶寧 衣食充足
禮讓興行 教化修明 風俗敦厚 刑罰不用
華夏歸仁 四夷賓服 邦國常固 宗社尊安
景運隆長 本支萬世 正統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南華眞經注疏卷之二十七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

疏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游事諸侯後入楚欲事楚文王

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

疏姓夷名節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因夷節稱言於王王既貴重故猶未之見也

夷節所進未遂故罷朝而歸家

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

跣王果楚之賢大夫也譚猶稱說也本亦有作言談字者前因夷節未得見王後說王果冀其談薦也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

跣若如也公閱休隱者之號也王果賢人嫌彭陽貪榮情速故盛稱隱者以抑其進趨之心也

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

䟽奚何也既稱公閔休言已不知故問何為庾闡所以

曰冬則𤁅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

注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

䟽𤁅刺也樊傍也亦茂林也隆冬刺鼈於江渚以逍遥盛夏歸休偃茂林而取適既無環廡故指山傍而為舍此畧陳閔休之事迹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

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

其交固顛寘乎富貴之地

注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

形之任知以干上也

跳顛寘猶迷没也言夷節交游堅固意在

榮華顛倒迷惑情貪富貴實無眞德而有

俗知不能虛淡以從神而好任知以干上

數數如此猶自不能況我守愚若為堪薦

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尺一　二

注苟進故德薄而名消

疏消毁損也言則陽憑我談巳於王者此適可敗壞名行必不益於盛德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泠風

注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

疏夫遭凍之人得衣則煖被暍之者遇水便活乃待陽和以解凍須寒風以救暍雖乖人事實順天時履道違人體無近恵不進彭陽其義亦爾

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

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
疏儀形有南面之尊威嚴據千乘之貴赫
怒行毒猶如暴虎戮辱蒼生必無赦宥自
非大佞之人不堪任使若履正懷德之士
誰能屈撓心志而事之乎

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
注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為貴
而以道德為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
疏御寇居鄭老萊在楚妻孥窮窶而樂在
其內賢士尚然況乎眞聖斯志貧也

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注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
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高
疏韜光爲窮顯迹爲達哀公德友於尼父
軒轅膝步於廣成斯皆道在則尊未拘品
命故能使萬乘之王五等之君化其高貴
之心而爲卑下之行也
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
注不以爲物自苦
疏同塵涉事與物無私所造皆適故未嘗

不樂也
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
注通彼人不喪我
疏混迹人間而無滯塞雖復通物而不喪
我動不傷寂而常守於其眞
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
注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
疏蔭庇群生冥同蒼昊中和之道各得其
心滿腹而歸豈勞言教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注望其風而靡之

䟽和光同塵斯並立也各反其眞斯人化也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

注使彼父父子子各歸其所

䟽雖復混同貴賤而倫序無虧故父子君臣各居其位無相參冒不亦宜乎

而一閒其所施

注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閒靜而不二

䟽所有施惠與四時合序未嘗不閒暇從

容動靜不二

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

疏聖人之用心其如上說是以知其清高深遠也

故曰待公閱休

注欲其釋恭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疏此總結也

聖人達綢繆

注所謂玄通

疏綢繆結縛也夫達道聖人超然縣解體知物境空約豈為塵網所羈閡休雖未極乎道故但託而說之也

周盡一體矣

注無外内而皆同照

疏夫智周萬物窮理盡性物我不二故混同一體也

而不知其然性也

注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

疏能所相應境智冥合不知所以莫辨其

所然故與真性符會

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

注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

疏反夫真根復於本命雖復搖動順物而作動靜無心合於天地故師於二儀也

人則從而命之也

注此非赴名而高其迹師性而動其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

疏命名也合道聖人本元名字為有清塵

可慕故人從後而名之

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注任知其行則憂患相繼

疏任知爲物憂患斯生心靈易奪所行無幾攀緣念慮寧有住時假令神禹無奈何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

注鑑鏡也鑑物無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

人與之名

疏鑑鏡也告語也夫生明照照物無私人愛慕之故名爲鏡若人不相告語明鏡本亦無名此起譬也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

注夫鑑之可喜由其無情不問知與不知聞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

疏已止也夫鏡之照物義在無情不問怨

親照恒平等若不聞而不知鏡亦不照既有聞知鏡能照之斯則事涉間奪有時休廢矣焉能久照乎只為凝照無窮故為人之所喜好也

人之好之亦無巳性也

注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

疏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率乎造物既非矯性所以無窮

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

注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

疏聖人澤被蒼生恩流萬代物荷其德人與之名更相告語嘉號斯起不若然者豈有聖名乎

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

注蕩然以百姓爲芻狗而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之由乎聞知則有時而衰也

疏夫聖德遐曠接物無私亭毒群生芻狗

百姓豈待知聞而後愛之哉只爲慈救無
偏故德無窮已此合諭也
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注性之所安故能久
跪安定也夫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故無心於動靜也故能疾雷破山而恒
定大風振海而不驚斯率其眞性者也若
矯性偽情則有時而動矣故王弼云不性
其情焉能久行其企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注得舊猶暢然況得性乎
疏國都諭其眞性也夫少失本邦流離他邑皈望桑梓暢然喜歡況喪道日淹逐末來久今既還原反本故曰暢然

雖使丘陵草木之緡
注緡合也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
注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暢然況體其性也
疏緡合也舊國舊都荒廢日久丘陵險陋

草木叢生入中相訪十人識九見所曾見聞所曾聞懷生之情暢然歡樂況喪道日久流沒生死忽然反本會彼真原皈其重玄之鄉見其至道之境其爲樂也豈易言乎

以十仞之臺懸衆閒者也

注衆之所習雖危猶閒況聖人之無危

疏七尺曰仞臺高七丈可謂危懸人之衆數登遂不怖懼習以性成尚自寬閑而況得真何往不安者也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

注冉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成

䟽冉相氏三皇以前無為皇帝也環中之空也言古之聖王得真空之道體環中之妙故道順群生混成庶品

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

注忽然與之俱往

䟽無始無終無過去無未來也無幾無時無見在也體化合變與物俱往故無三時

也
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注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
也
疏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常寂故凝

寂一道凝然不化
闔嘗舍之
注言夫為者何不試舍其所為之乎
疏闔何也言體空之人冥於造物千變萬
化而與化俱往曷常暫相捨離也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

注唯無所師乃得師天

疏師者倣傚之名天者自然之謂夫大塊造物率性而動若有心師學則乖於自然故不得也

與物皆徇其以為事也若之何

注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況又不師邪

疏徇者逐也求也夫有心倣傚造化而與物俱往者此不率其本性也奚足以為修

其事業乎尚有所求故是徇也夫師猶有稱徇況捨已逐物其如之何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

疏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人天雙遣物我兩忘既曰無終何嘗有始率性合道不復師天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

注都無乃㝠合

疏替廢也堙塞也混同人事與世並行接物隨時曾無廢闕然人間否泰備經之矣而未嘗堙塞所遇斯通無心師學自然合道如何徼徼方欲契眞固不可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傅之

注委之百官而不與焉

疏姓門名尹且言門尹官號也姓登名恒殷湯聖人忘懷順物故得良臣御事既為師傅玄默端拱而不為也

從師而不囿

注任其自聚非圍之也縱其自散非解之也

䟽從任也圍聚也虛淡無為委任師傳終不積聚而為爲已功

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

注司御之屬亦能隨物之自然也而湯得之所以名寄於物而功不在已

䟽良臣受委隨物而成推功司御名不在已

之名䇂法得其兩見

注名法者已過之迹耳非適足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治於群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

䟽羸然無心也見顯也成物之名聖迹之法並是師傳而不與焉故名法二事俱顯於彼羸然閑放功成弗居也

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

注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盡矣若有纖芥之慮豈得寂然不動應感無窮以輔萬物之自然也

疏傳輔也盡絶也孔丘聖人忘懐絶慮故能開化群品輔禀自然若藴纎芥有心豈能坐忘應感

容成氏曰除日無歳

注今所以有歳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也若無死無生則歳日之計除

疏容成古之聖王也歳日者時序之名耳為計於時日故有生死生死無矣故歳日除焉

無内無外

注無彼我則無内外也
疏内我也外物也爲計死生故有内外歳
日既遺物我何施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

疏瑩魏惠王名也田侯即齊威王也名牟
桓公之子田恒之後故曰田侯齊魏二國
約誓立盟不相征伐盟後未幾威王背之
故魏侯瞋怒將使人刺而殺之其盟在齊
威二十六年魏惠八年

羣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

號羣首官號也如今虎賁之類公家之孫名衍為此官也諸侯之國革車萬乘故謂之君也匹夫者謂無官職夫妻相匹偶也從讎猶報讎也夫君人者一怒則伏尸流血今乃令匹夫行刺單使報讎非萬乘之事故可羞

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

䟽將軍孫衍請専命受鈇鉞率領甲卒二十萬人攻其齊城必當獲勝於是虜掠百姓羈係牛馬緒勲酬賞分布軍人也

使其君内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㤐也𡉚是然後挟其背折其脊

䟽姓田名㤐齊將也挟折擊也國破人亡而懷恚怒故熱氣藴於心癰疽發於背也

國既傾拔獲其主將於是擊挟其背打折腰脊旋師獻凱不亦快乎

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

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
跣季姓也昔者古之稱魏之賢臣也胥靡
徒役人也夫子懷道不用征伐聞犀首請
兵羞而進諫夫七丈之城用功非少城就
成矣無事壞之此乃徒役之人濫遭辛苦
　此起譬也

大一　十三

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
聽也
跣干戈靜息已經七年偃武修文王者洪
基犀首方為禍亂不可聽從

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疏華姓子有德稱亦魏之賢臣也善巧言伐齊者謂興動干戈故是禍亂之人此公孫衍也善言勿伐者意在王之洪基勝於敵國有所解望故是亂人斯季子也謂伐與不伐亂人者未能忘言行道猶以是非為心故亦未勉於亂人此華子自道之辭也

君曰然則若何
疏華子遣蕩旣深王不測其所以故問言旨意趣如何
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疏夫道清虛淡漠物我兼忘故勸求之庚其寡欲必能履道爭奪自消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
疏戴晉人梁之賢者也姓戴字晉人惠施聞華子之清言猶恐魏王之未悟故引戴晉庚解所疑

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
注蝸至微而有兩角
䟽蝸者蟲名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犢亦
謂之蝸牛有四角君知之不曰然魏王答
云我識之矣

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
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
北旬有五日而後返
注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
矣

蹠蝸之兩角二國存焉蠻氏頻相戰爭殺傷既其不少進退亦復淹時此起譬君曰噫其虛言與

蹠所言奇譎不近人情故發噫歎疑其不實也

曰臣請為君實之

蹠必謂虛言請陳實録

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

蹠君以意則四方上下有極不斯理物又質魏侯

君曰无窮
䟽魏侯答云上下四方竟無窮已
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之國
注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内也
若存若亡乎

䟽人迹所接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遊心無極之中又比九州之内語其大小可謂如有無也
君曰然
注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

有若無也
疏然猶如此也謂所陳之語諫不虛也
曰通達之中有魏
疏謂魏國在四海之中
於魏中有梁
疏昔在河東國號爲魏魏爲强秦所逼徙
都於梁梁從魏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
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
疏辯別也王之一國別於六合欲論大小
如有如無與彼蠻氏有何差異此合譬也

君曰无辯
注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況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

疏自悟己之所爭與蝸角無別也
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
注自悼所爭者細
疏惝然悵恨貌也晉人言畢辭出而行君覺己非惝然悵快心之悼矣恍然如失

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疏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理宏博堯舜之行不足以當

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劒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

注曾不足聞

疏嗃大聲吷小聲也夫吹竹管聲猶嗃大若吹劒環聲則微小唐堯俗中所譽若於

晉人之前盛談斯道者亦何異乎吹劒吷
聲曾無足可聞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
疏蟻丘丘名也漿賣漿水之家也仲尼適
楚而為聘使路傍舍息於賣漿水之家其
家住在丘下故以丘為名也
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何
為者邪
疏極高也總總衆聚也孔一應聘門徒甚
多車馬威議驚異常故漿家鄰舍男女群

聚共登賣漿觀視仲尼子路不識是以怪

問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疏古者淑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僚為聖人也言臣妾登極聚衆多者是市

南宜僚之僕隸也

是自埋於民

注與民同

自藏於畔

注進不榮華退不枯槁

䟽混迹泥滓同塵坻俗不顯其德故自埋於民也進不榮華退不枯槁隱顯出處之際故自藏於畔也

其聲銷

注損其名也

其志无窮

注規是生也

䟽聲名也消滅也一榮辱故毀滅其名冥至道故以心無極

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

注所言者皆世言

疏口應人間心恒凝寂故不言而言言未

嘗言

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注心與世異

疏道與俗反固違於世虛心无累不與物

同此心迹俱異也

是陸沈者也

注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

疏寂寥虛淡譬無水而沈謂陸沈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

疏姓熊字宜僚居於市南故謂之市南宜僚也

子路請往召之

疏由聞宜僚陸沈賢士請往就舍召之

孔子曰已矣

疏已止也彼必不來幸止勿喚

彼知丘之著於已也

注著明也

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

彼且以丘為佞人也

疏彼宜僚也著明也知丘明識宜僚是陸沈賢士又知適楚必向楚王薦召之如是則用丘為諂佞之人也

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

疏陸沈之人率性誠直其於邪佞耻聞其言況自視其形良非所願

而何以為存

注不如舍之以從其志

疏而汝也存在也匿影消聲久當逃避汝
何為召謂其猶在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注果逃去也
疏仲由無監不用師言遂往其家庶觀盛

德而辭聘情切宜僚已逃其屋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
焉勿滅裂
注鹵莽滅裂輕脫末略不盡其分
疏長梧地名其地有長樹之梧因以名焉

封人也即此地守疆之人子牢孔子弟子姓琴宋卿也爲政行化也治民宰割也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寧唯當用意養人亦不可輕爾搔擾封人有道故戒子牢

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疏爲禾猶種禾也芸拔草也耕地不深鉏治不熟至秋收時嘉實不多皆由𨅡略故致斯報也

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
注功盡其分無為之至
其禾蘩以滋予終年厭飱
疏變改也耕治也耰芸也去歲為田丞遭
飢餒今年藝植改法深耕耕墾既深鉏耰
而熟於是禾苗蘩茂子實滋榮寬歲足飱
故其宜矣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
封人之所謂
疏令世之人澆浮輕薄馳情欲境惓而不

休至於治理心形例如封人所謂莊周聞此因而論之

遯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爲

注夫遯離滅亡以衆爲之所致也若各至其極則何患也

疏逃自然之理散淳和之性滅眞實之情失養神之道者皆以徇逐分外多滯有爲故也

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爲性萑葦

注萑葦害黍稷欲惡傷正性

疏萑葦蘆也夫欲惡之心多為祅孽萑葦害黍稷欲惡傷真性皆由鹵莽浮偽故致其然也

蒹葭始萌以扶吾形

注扶踈則神氣暢

疏蒹葭亦蘆也夫蘵草初萌尚易除剪及扶踈盛茂必害黍稷亦猶欲心初萌尚易止息及其昏溺戒之在微故老子云其末非易謀也

尋擢吾性

注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

疏尋引也擢拔也以欲惡之事誘引其心遂使拔擢眞性不止於當也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注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

疏潰漏人冷瘡也漂疽熱毒腫也癰亦疽之類也溲膏溺精也耽滯物境沒溺聲色故致精神昏亂形氣虛羸衆病發動不擇

處所也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䟽栢姓矩名懷道之士老子門人也請遊行宇內觀風化察物情也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䟽老子止之不許其往言天下物情與此處無别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

䟽鄭重殷勤所請不已方問行李欲先往何邦

曰始於齊
跖栢矩魯人與齊相近齊人無道欲先行也
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彊之解朝服而幕之
跖游行至齊以觀風化忽見罪人刑戮而死於是推而彊之令其正卧解取朝服幕而覆之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
注殺人大災謂自此以下事大災既有則

雖戒以莫爲其可得已乎

蹠離罪也災禍也號呌上天哀而大哭慇

其枉濫故重曰子乎子乎爲盜殺人世間大禍

子獨何罪先此遭罹大菑之條具列於下

又解所謂辜人則朝士是也言其彊相推

讓以被朝服重爲羅網以羅黎元故告天

哭之明菑由斯起陌張之網列在下文

榮辱立然後覩所病

注各自得則無榮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

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跂其所謂榮矣

奔馳乎夸跂之間非病如何
䟽軒冕為榮戮耻為辱奔馳取捨非病如
何
貨財聚然後覩所爭
注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
䟽珍寶彌積馳競斯起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
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
注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
䟽賞之以軒冕玩之以珠璣遂便群品奔

馳罔而不止欲令各安本分其可得乎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

注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

疏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受國不祥故以失在己

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

注君莫之枉則民自正

疏無為任物正在民也引過責躬枉在己也

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注夫物之形性何爲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

疏夫人受氣不同禀分斯異令各任其能則物皆自得若有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者則引過歸己退而責躬昔殷湯自剪是也

今則不然

疏步驟殊時澆淳異世故今之馳物者則不復如此也

匿爲物而愚不識

注返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故爲物所顯

則皆識
疏所作憲章皆反物性藏匿罪名愚妄不識故罪名者衆也
大爲難而罪不敢
注爲物所易則皆敢
疏法既難定行之不易故決定違者斯罪之也
重爲任而罰不勝
注輕其所任則皆勝
遠其塗而誅不至

注適其足力則皆至
䟽力微事重而責其不勝路遠期促而罰
其後至皆不可也
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
注將以避誅罰也

䟽智力竭盡不免誅罰懼罰情急故繼之
以偽
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
注主日興偽士民何以得其真乎
䟽譎偽之風日日而出偽衆如草於何得

眞

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
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注當責上也

疏夫知力窮竭譎僞必生賦斂益急貪盜
斯起皆由主上無德法令滋彰未能忘愛
釋私不貴珍寶當責在上豈罪下民乎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注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

疏姓蘧名瑗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盛德

高明照達空理故能與日俱新隨年變化
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
注順物而暢物物情之變然也
䟽初履之年謂之為是年既終謝謂之為
非一歲之中而是非常出故始時之是終
詘為非也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注物情之變未始有極
䟽故變為新以新為是故已謝矣以故為
非然則去年之非於今成是今年之是來

歲為非是知執是執非滞新執故者倒置之流也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蘧瑗達之故隨物化也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

注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生亡其出者為能覩其門而測其根也

䟽隨變而生生無根原任化而出出無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無出生出無門理其如此何為歲之可像乎

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

注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

疏所知者俗知也所不知者真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別知之鋭情取捨而莫能賴其分別之智以照眞原可謂大疑惑之人也

已乎已乎且無所逃

注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

疏已止也夫銳情取捨不如休止必遭禍患無處逃形

此所謂然與然乎

注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

疏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彼我相對孰是孰非乎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

疏太史官號也下三人皆史官之姓名也

所問之事次列下文

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

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

疏畢大網也弋繩繫箭而射也庸猥之君

淫聲嗜酒捕獵禽獸不聽國政會盟交際

不赴諸侯汝等史官應須定謚無道如此

何為謚靈

大弢曰是因是也

注靈即是無道之謚也

疏依周公謚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即無道

之謚也此是因其無道謚之曰靈故曰是
因是也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
注男女同浴此無禮也
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尺一 二十七
注以鰌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
之使其不得終禮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
者奉御之物
跣濫浴器也姓史字魚衛之賢大夫也幣
帛也又謚法德之精明曰靈男女同浴使

賢人進御公見史魚良臣深懷愧悚遣人
搏挺幣帛令扶將羽翼慰而送之使不終
其禮敬賢如此便是明君故謚爲靈靈則
有道之謚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
所以爲靈公也
注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不可謂
善故仲尼問焉
疏男女同浴嬌慢之甚忽見賢人頓懷肅
敬用爲有道故謚靈也

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注子謂蒯聵也言不馮其子靈公將奪汝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之在已不亦妄乎

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注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知已然之出於

自然也
䟽沙丘地名也在盟津河北子蒯聵也欲明人之名諡皆定於未兆非關物情而有升降故沙丘石槨先有其銘豈馮蒯聵方能奪蘧史與常騫詎能識邪

少知問於太公調
䟽智照狹劣謂之少知太大也公正也道德廣大公正無私復能調順群物故謂之太公調假設立人以論道理
曰何謂丘里之言

䟽古者十家爲丘二十家爲里鄉閭丘里
風俗不同故假問答以辯之也
太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
也
䟽采其十姓取其百名合而論之以爲風
俗也
合異以爲同散同以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
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
也
䟽如采丘里之言以爲風俗斯合異以爲

同也一人設教隨方順物斯散同以為異也亦猶指馬百體頭尾腰脊無復是馬此散同以為異也而係於前見有馬此合異以為同也

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

注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一也

疏積土石以成丘山聚細流以成江海亦猶聖人無心隨物施教故能并合八方均一天下華夷共履遐邇無私

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

疏自從也謂聖人之教從外以入從中而出隨順物情故居主竟無所執也

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

注自外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群異也

疏由亦從也謂萬物黔黎各有正性率心而出稟受皇風既合物情故順而不距

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

注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

疏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然故歲叙成立若由天與之則有時而廢矣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

注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私而與之

疏五官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春官秋官各有司職君王玄默委任無私故致宇内

清夷國家寧泰也

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

注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然

疏文相武將量才授職各任其能非聖與也無私於物故道德圓備

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

疏夫群物不同率性差異或巢居穴處走地飛空而亭之毒之咸能自濟物各得理

故無功也

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注名止於實故無為實各自為故無不為

疏功歸於物故為無為不執此無而無不為

時有終始世有變化

注故無心者斯順

疏時謂四敘遞代循環世謂人事遷貿不定

禍福淳淳

注流行反覆
䟽淳淳流行貌夫天時寒暑流謝不常人情禍福禍何能久定故老子經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
注於此為戾於彼或以為宜
䟽拂戾也夫物情向背蓋無定準故於此乖戾者或於彼為宜是以達道之人不執逆順也
自殉殊面

注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

疏殉逐也面向也夫彼此是非紛然固執故各逐巳見而所向不同也

有所正者有所差

注正於此者或差於彼

疏於此爲正定者或於彼差邪此明物情顛倒殊向而然也

比于大澤百材皆度

注無棄材也

疏比譬也度量也夫廣大皐澤林籟極多

隨材量用必無棄擲大人取物其義亦然

觀乎大山木石同壇

注合異以為同也

疏壇基也石有巨小木有粗細共聚太山而為基本此合異以為同也

此之謂丘里之言

注言於丘里則天下可知

疏總結前義也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

疏以道為名名道於理謂不足乎欲明至

道無名故發斯問

太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

注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況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

尺一　三十二

疏期限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物乃無窮今世人語之限曰萬物者此舉其大經為言也亦猶虛道妙理本自無名據其功用彊名為道名於理未足也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

也道者為之公
注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彊字之曰道
䟽天覆地載陰陽生育故形氣之中最大
者也天道能通萬物亭毒蒼生施化無私
故謂之公也
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
注所謂道可道也
䟽大通有物生化群品語其始本實曰無
名因其功號讀亦可也
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十

注名已有矣故乃 將無可得而比邪
疏因其功用已有道名不得將此有名比
於無名之理以斯比擬去之迢遞
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注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

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
名故莫之比也
疏夫獨以狗馬一獸語而相比者非直大
小有殊亦乃貴賤斯別也今以有名之道
比無名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淺斯

異故不及遠也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

注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

疏六合之內天地之間萬物動植從何生起少知發問欲辯其原

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

注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

疏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治炎涼

相代春夏相生秋冬相殺豈關情慮物理自然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注凡此事故云為趨合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

疏𫏋起貌也庸常也順則就而欲逆則惡而去言物在陰陽造化之中藴斯情慮開杜交合以此為常也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

疏夫逢泰則安遇否則危危則為禍安則

為福緩者為壽急者為夭散則為死聚則為生凡此數事出乎造物相摩而成其猶四敘變易遷貿豈關情慮哉

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注過此已往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

疏誌記也夫陰陽之內天地之間為實有名故可綱可紀假令精微猶可言記至於重玄妙理超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

物之所有

注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之也

疏夫四叙循環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役物極則反終而復始物之所有理盡於斯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

注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也

疏夫眞理玄妙絶於言知若以言詮辯運知思想道可極於有物而已固未能造於

玄玄之境

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

注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

此議之所止

注極於自爾故無所議

尺一　三十五

䟽覩見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玄悟之士凝神物表寂照環中體萬境皆玄四生非有豈復留情物物而推逐發起之所由乎所謂之言語道斷議論休止者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注季眞曰道莫爲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

疏季眞接子並齊之賢人俱遊稷下故託二賢明於理莫無也或爲也季眞以無爲爲道接子謂道有爲使物之功各執一家未爲通論今少知問此以定臧否於素情妙理誰正誰偏者也

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

為

注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眞之言當也

疏夫目見耳聞雞鳴狗吠出乎造化愚智同知故雖大聖至知不能用意測其所為不能用言道其所以自然鳴吠豈道使之然是知接子之言於理未當

斯而析之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可圍

注皆不為而自爾

疏假令精微之物無有倫緒粗大之物不

可圍量用此道理推而析之未有一法非
自然獨化者也
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注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
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

疏不合於道故未免於物各滯一邊故卒
為過患也
或使則實
注實自使之
疏滯有為也

莫爲則虛
注無使之也
疏溺無故也
有名有實是物之居
注指名實之所在
无名无實在物之虛
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
疏夫情苟滯於有則所在皆物也情苟尚
無則所在皆虛也是知有無在心不在乎
境

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注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疏夫可以言詮可以意察者去道彌疏遠也故當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焉

未生不可忌

注突然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

已死不可阻

注忽然自死吾不能違

疏忌禁也阻礙也突然而生不可禁忌忽然而死有何礙阻唯當隨變任化所在而

安字亦有作沮者怨也處順而死故不怨喪也

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注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

疏勞息聚散近在一身其理窈冥愚人不見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

注此二者世所至疑也

疏有無二執非達者之心疑惑之人情偏乃為議論之也

吾觀之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亓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

注物理無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

疏本過去也末未來也過去已往生化無窮莫測根原焉可意致假令盛談無有既其偏滯未免於物故與物同於一理也

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

注恒不為而自使然也

疏本猶始各執一邊以為根本者猶未免

於本末也故與有物同於始斯離於物也

道不可有有不可無

注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

疏夫至道不絕非有非無故執有執無二俱不可也

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注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

疏道大無名彊名曰道假此名教動而行之也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

注舉一隅便可知

疏胡何也方道也或使莫爲未階虚妙斯乃俗中一物偏曲之人何足以造重玄語乎大道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

注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

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注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

疏足圓徧也不足偏滯也苟能忘言會理故曰言未嘗言盡合玄道也如其執言不

能契理既乖虛通之道故盡是滯礙之物
也
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
注天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
不言
疏道物極處非道非物故言默不能盡載
之
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注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之也
疏默非默議非議唯當索之於四句之外

而後造於衆妙之門也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七

[stamp]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八

叁二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八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

疏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間事物參差萬緒惟安大順則所在虛通若其逆物執情必遭禍害

故龍逄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

註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

疏龍逢比干外篇已解箕子殷紂之庶叔
也忠諫不從懼紂之害所以佯狂亦終不
免殺戮惡來紂之佞臣畢志從紂所以俱
亡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
流于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

註精誠之至

疏碧玉也子胥萇弘外篇已釋而言流江
者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袋為鴟
鳥之形盛伍員屍浮之江水故云流于江

萇弘遭譖被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譖遂刳腸而死蜀人感之以匱盛其血三年而化爲碧玉乃精誠之至也

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註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

疏孝己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曾參至孝而父母憎之常遭父母打鄰乎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義重而至忠至孝尚有不愛不知況乎世事

萬塗而可必固者唯當忠懷物我適可全
身遠害

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

疏夫木生火火尅金五行之氣自然之理
故木摩木則火生火守金則金爍是以誠
心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爍滅之敗

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
中有火乃焚大槐

註所謂錯行

疏水中有火電也乃焚大槐霹靂也陰陽

錯亂不順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人
乖和氣敗損亦然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註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
左右無宜也
疏不能虗志而忘形域心執固是以馳情
於榮辱二境陷溺於憂樂二邊無處逃形
㦗螴不得成
註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
得成

疏懷蟳猶怵惕也不能忘情忘懷矜惜故

雖勞形怵慮而卒無所成

心若縣於天地之間

註所希跂者高而闊也

疏心徇有為高而且遠馳情逐物通乎宇

尺二 三

宙

慰暋沈屯

註非情夷平暢也

疏遂心則慰喜乖意則昏悶遇境則沈溺

觸物則屯邅既非清夷豈是平暢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註内熱故也

疏夫利者必有害蟬鵲是也纓纏於利害之間内心恒熱故生火多矣

衆人焚和

註衆人而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

疏焚燒也衆人猶俗人也不能守分無為而每馳心利害内熱如火故燒焰中和之性

月固不勝火
註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
䟽月雖大而光圓火雖小而明照諭志大而多貪不如小心守分
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註唯僓然無矜遺形自得道乃盡也
䟽僓然放任不矜之貌忘情利害淡爾不矜虛玄道理乃盡於此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
䟽監河侯魏文侯也莊子高素不事有為

家業既貧故來貸粟

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

䟽諾許也銅鐵之類皆名為金此非黄金也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物乃貸子

尺二　四

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䟽波浪小臣困於車轍君頗有水以相救乎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䟽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衆惟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是也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註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

䟽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鮒魚波浪失於常處升斗之水可以全生乃激西江非所宜也既其不救斯須不如求我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大小時有機宜苟不逗機雖大無益也

又二

五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

䟽任國名任國之公子巨大也緇黑繩也犗犍牛也餌鉤頭肉既為巨鉤故用大繩縣五十頭牛以為餌

蹲乎會稽投竿東海

踈號爲巨鉤朞年不得魚蹲踞也踞坐也
踞其山
旦旦而鉤朞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
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
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
踈朞年之外有大魚吞鉤於是牽鉤陷沒
馳騖而下揚其頭尾奮其鱗鬐遂使白波
如山洪波際日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
已北莫不厭若魚者

䟽若魚海神也浙浙江也蒼梧山名在嶺南舜葬之所海神肉多分為脯腊自五嶺已北三湘已東皆厭之

已而後世輇才諷説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䟽代末季葉才智輕浮諷誦詞説不敢玄道聞得大魚驚而相語輕字有作輇字者輇量也

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

䟽累細繩也鯢鮒小魚也揞揭細小之竿繩趣走溉灌之溝瀆適得鯢鮒難獲大魚

也
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疏干求也縣高也夫脩飾小行矜持言說
以求高名令問者必不能大通於至道字
作縣字古懸字多不著心

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
亦遠矣
註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
所適也
踈人間世道夷險不常自非懷豁虛通未

可以治亂若矜名飾行去之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疏大儒碩儒謂大慱士從上傳語告下曰臚臚傳也東方作謂天曙曰先起儒弟子發冢爲盜恐天時曙故催告之問其如何將事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疏小儒弟子也死人裙衣猶未解脫捫其口中知其有寶珠

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
死何含珠爲
疏此是逸詩久遭刪削凡貴人葬者口多
含珠故誦青青之詩刺之
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

無傷口中珠
註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爲姦則迹不足
恃也
疏接撮也壓按也顪頤口也控打也撮其鬢

按其口鐵椎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别之
是以田恒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
發冢由是觀之聖迹不足頼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返以告
跡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隱蒙山楚
王知其賢遣使召爲相其妻采樵歸見門
前有車馬迹妻問其故老萊曰楚王召我
爲相妻曰受人有者必爲人角制而之不
能爲人制之妻遂捨而去老萊隨之夫負
妻戴逃於江南莫知所之出取薪者采樵

也既見孔子歸告其師
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
註長上而促下也
末僂而後耳
註耳却近後而上僂

視若營四海
註視之儡然似營他人事者
不知其誰氏之子
疏脩長也趨短末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
上長肩背傴僂耳却近後瞻視高遠所作

忽忽觀其儀容似嘗天下未知子之族姓
是誰憎其異常故發斯問
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疏魯人孔丘汝宜喚取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
矣
註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
疏躬身也孔丘既至老萊未語宜遣汝身
之躬飾忘爾容貌心知如此之時可為君
子

仲尼揖而退
註受其言也
䟽敬受其言揖讓而退
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
註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
䟽蹙然驚恐貌謂仲尼所學聖迹業行可
得修進為世用可不
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
註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
也

疏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執為姦成萬世之禍時聖迹而驕謷則陳恒之徒是也亦有作鶩音者云使萬代驅騖不息亦是奔馳之義也

抑固窶邪

尺二 九

疏固執聖迹抑揚從己夫於本性故窮窶

亡其略弗及邪

註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也

疏亡失本性忽略生崖故不及於真道

惠以歡爲驚終身之醜

註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

故一惠終身醜也

疏夫以施惠爲歡者惠不可徧故警慢者

多矣是以用惠取人適爲怨府故終身醜

厚

中民之行進焉耳

註言其易進則不可忘惠之

相引以名相結以隱

註隱括進之謂也

疏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人易為進退故聞堯之美相引慕以利名聞桀之惡則結之以隱匿

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註閉者閉塞

疏賛譽堯之善道非毀桀之惡迹以此奔馳失性多矣故不如善惡兩忘閉塞毀譽則物性全矣

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

註順之則全靜之則正

疏夫反於物性無不傷損擾動心靈皆非
正法
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
註事不違本故其功每成
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興起事
業恒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
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註矜不可載故遺而求有也
疏柰何猶如何也如何執仁義之迹擾撓
物心運載矜莊終身不替此是老萊訶詆

夫子之辭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

䟽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

阿旁曲室之闚門

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

者余且得予

䟽自後也宰路江畔淵名姓余名且捕魚

之人也

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

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

䟽命召也召令赴朝問其所得
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
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
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
䟽心疑猶預殺活再三乃殺吉遂刳龜也
又二　十一
卜之
乃刳龜七十二鑽而无遺筴
䟽筭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筭計吉凶
曾不失中
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

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不能避剞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註神知之不足恃也知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

䟽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至人之處世忘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幸將死夭均其寂魄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議之

雖有至知萬人謀之

註不用其知而用衆謀

魚不畏網而畏鵜鶘

註網無情故得魚

䟽網無情而得魚諭聖人無心故天下歸之

去小知而大知明

註小知自私大知任物

䟽小知取捨於心大知無分別遺間奪之情故無分別則大知光明也

去善而自善矣

註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

矯而自善也
疏遣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故前文云離道以善險德以行又老經云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註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效而學彼也
疏夫嬰兒之性其不假師匠年漸長大而自然能言者非有心學之與父母同處率其本性自然能言是知世間萬物非由運知學而成之也

尺二 十二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

疏莊子通人也空有並照其言宏博不契俗心是以惠施譏為無用

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

疏夫有用則同於天折無用則全其崖故知無用始可語其用

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

疏墊掘也夫六合之內廣大無最於地人

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黄泉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有用之物假無用成功

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註聖應其内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内用相須之理然也

尺二　十三

跡直置容足不可得行必候餘地方能運用脚足無用之理分明故取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

註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强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疏夫人稟性不同所用各異自有聞言如影響自有智昏菽麥故性之能者不得不由性之無者不可强涉各守其分則物皆不喪

夫流遁之志决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

任與
註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
也
跳流蕩逐物逃避不返果決絶滅因而不
移此之志行極愚極鄙豈是至妙眞知深
厚道德之所任用莊子之意謂其如此
覆墜而不及火馳而不顧
註人之所好不避是非死生以之
跳愚逆之類執志懟然雖復家被覆沒身
遭顛墜亦不知悔反馳逐物情急如煙火

而不知回顧流遯決絕遂至於斯耳
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无以相賤
註所以為大齊同
䟽夫時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如
舜禹應時相代為君臣也故世遭革易不
可以為臣為君而相賤輕流遯之徒不知
又二 十四
此事
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註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
䟽夫世有興廢隨而行之是故達人曾無

留滯

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

註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

䟽夫步驟殊時澆淳異世古今情事變也不同而乃貴古賤今深乖遠鑒適滋爲學小見豈曰清通

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註隨時因物乃平泯也

䟽狶韋三皇巳前帝號也以玄古之風御

於今代澆淳既章誰能不波蕩而喪失其
性乎斯由尊古卑今之弊也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
註當時應務所在為正
順人而不失己 尺二
註本無我我何失焉
彼教不學
註教因彼性故非學也
承意不彼
註彼意自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全

其我

疏獨有至德之人順時而化彼非學心而本性具足不由學致也承意不彼者禀承教意以導性而眞道素圓不彼教也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口徹爲甘心徹爲知知徹爲德

疏徹通也顫者丘䫌之事也夫六根無壅故徹聰明不蕩於外故爲德

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

註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

踰則衆害生

註生起也

物之有知者恃息

註凡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

䟽天生六根廢一不可耳聞眼見鼻嗅心知爲於分內雖用無咎若乃目帶桑中之色耳淫濮上之聲鼻滋蘭麝之香心用無窮之境則天理滅矣豈謂徹哉故六根窮徹則氣息通而生理全

其不殷非天之罪

註般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

䟽般當也或縱恣六根馳逐前境或竅穴哽塞以害生崖通蹍二徒皆不當理斯並

人情之罪也非天然之辜

尺二　十六

天之穿之日夜无降

註通理有常運

䟽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嘗止息

人則顧、塞其竇

註無情任天竇乃開

疏竇孔也流俗之人反於天理壅塞根竅

滯溺不通

胞有重閬

註閬空壙也

疏閬空也言人腹内空虛故容藏胃藏胃

空虛故通氣液

心有天遊

註遊不係也

疏虛空故自然之道遊其中
室无空虛則婦姑勃谿
註爭處也
疏勃谿爭鬬也屋室不空則不容受故婦
姑爭處無復尊卑
大二
十七
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攘
註攘逆
疏鑿竅也攘則逆也自然之道不遊其心
則六根逆不順於理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

註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
疏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者也

德溢乎名

註夫名高則利深故修德者過其當
疏溢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過多者爲
尚名好勝故也

名溢乎暴

註夫禁暴則名美於德
疏暴殘害也夫名者士之器名既過者必
更相賊害內篇云名者相軋者也

諆稽乎誸
註誸急也急而後考其諆
疏稽考也誸急也急難之事然後校諆計
知出乎爭
註平往則無用知
疏夫運心知以出境則爭鬭斯至
柴生乎守
註柴塞也
疏柴塞也守執也域情執固而所造不通
官事果乎衆宜

註衆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
䟽夫置官府設事條者須順於衆人之宜
便若求逆之則禍亂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
註夫事物之生皆有由

䟽銚耨之類也鎒鋤也青春時節時雨之
日凡百草木萌動而生於是農具方始修
理此明順時而動不逆物情也
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註夫事由理發故不覺

疏植生也銚鎒既修芸除苑葦幸逢春日鉏罷到生良由時節使然不可以人情均度是知制法立教必須順時

靜然可以補病

註非不病也

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簡靜可以療之

眥㰝可以休老

註非不老也

疏翦齊髮鬢㰝然狀貌也衰老之容以此而

沐浴

寧可以止遽

註非不遽也

䟽遽疾速也夫心性忽迫者安靜可以止

之

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

又二

十九

而問焉

註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

䟽夫止遽以寧療躁以靜者以對治之術

斯乃小學之人勞役神智之事務也豈是

體道之士閑逸之人不勞不病之心乎風

彩情高故未嘗暫過而顧問焉

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

註神人即聖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

疏駭驚也神者不測之號聖者顯迹之名為其垂教動人故不過問之

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證空為賢並照為聖從深望淺故不問之

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

疏何以人物君子故駭動諸侯之國賢人

捨有故不問
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註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
疏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田恒之徒無足可貴故淑人君子鄙而不顧也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毁爵為官師其黨人毁而死者半
註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
疏東門也亦有作寅者隨字讀之東門之孝出自內心形容外毁惟宋君嘉其至孝

遂加爵而命爲鄕鄕黨之人聞其因孝而貴於是強哭詐毀矯性僞情因而死者其數半矣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

又二

跡堯知其賢禪以九五洒耳辭退逃避箕山湯與以務光務光不受訶駡瞋怒遠之林籟斯皆率其本性腥臊榮祿非關矯僞以慕聲名

二十

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

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註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

疏姓申徒名狄姓紀名佗並隱者聞湯讓務光恐其及已與弟子蹲踞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時往弔慰恐其沈没狄聞斯事慕其高名遂赴長河自溺而死波蕩失性遂至於斯矣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

疏筌魚笱也以竹爲之故字從竹亦有從

草者蓀筌也香草也可以餌魚置香於柴
木蘆葦之中以取魚也蹄兎罝也亦兎罿
也以繫係兎脚故謂之蹄此二事譬也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疏此合諭也意妙理也夫得魚兎本因筌
蹄而筌蹄實異魚兎亦由玄理假於言說
言說實非玄理魚兎得而筌蹄忘玄理明
而名言絶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註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

疏夫忘言得理目擊道存其人實稀故有斯難也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八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九

尽二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二十九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

註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

疏寓寄也世人愚迷妄爲猜忌聞道已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信矣故鴻蒙雲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

重言十七

註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

䟽重言長老鄉閭尊重者也老人之言猶十信其七也

巵言日出和以天倪

註夫巵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盡則和也

䟽巵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和合也夫巵滿則傾巵空則仰空滿

任物傾仰隨人無心之言即卮言也是以不言言而無係傾仰乃合於自然之分也又解卮支也支離其言言無的當故謂之卮言耳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

註言出於己俗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者也

疏籍假也所以寄之也人十言九語者為假託外人論說之也

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

也

註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

疏媒媾合也父談其子人多不信別人譽之信者多矣

非吾罪也人之罪也

註巳雖信而懷常疑者猶不無寄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

疏吾父也非父譭子不實而聽者妄起嫌疑致不信之過也

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

註互相非也

疏夫俗人顛倒妄為臧否與已同見則應而為是與已不同則反而非之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

註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非借外如何

疏夫迷執同異妄見是非同異既空是非滅矣

註以其耆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

疏耆艾壽考者之稱也已自言之不藉於外為是長老故重而信之流俗之人有斯迷妄也

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

註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

疏期待也上下為經傍通曰緯言此人直

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末之智故待以耆宿之禮非關道德可先也

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謂陳人

註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也

疏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也直是陳久之人故重之耳世俗無識一至於斯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註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

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

䟽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倪分故能因循萬有接物無心所以窮造化之天年極生涯之遐壽也

不言則齊

䟽夫理處無言言則乖當故直置不言而物自均等也

齊與言不齊

䟽齊不言也不言與言既其不一故不齊

也

言與齊不齊也

註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

故曰無言

註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

疏夫以言遣言言則無盡縱加百非亦未偕妙唯當凝照聖人智冥動寂出處默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言則無言也豈

有言與不言之别齊與不齊之異乎故曰言無言也

言无言終身言未嘗言

註雖出吾口皆彼言耳

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註據出我口

疏此復解前言無言義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

疏大各執自見故有可有然自他既空然

可斯泯

惡乎然然於然惡乎 不然不然於不、然惡乎

可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註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可 不可

疏惡乎猶於何也自他並空物我俱幻於

何處而有可不可於何處有然不 然以此

推窮然可自息斯復解前有自而然可義

也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註各自然各自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註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而至也

疏夫俗中之物倒置之徒於無然而固然於不可而執可也

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註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夭落

疏自非隨日新之變達天然之理者誰能證長生久視之道乎言得之者之至也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

註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

疏禪代也夫物云云禀之造化受氣一種而形質不同運運遷流而更相代謝

始卒若環

註於今為始者於昨已復為卒也

疏物之遷貿譬彼循環死去生來終而復始此出禪代之狀也

莫得其倫

註理自爾故莫得

跣倫理也尋索變化之道竟無理之可致也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註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跣均齊也此總結以前一章之是謂天然齊等之道即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註與時俱也

跣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六十

而與年俱變者也然莊惠相逢好談玄道故遠稱尼父以顯變化之方

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註時變則俗情亦變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註變者不停是不可常

䟽夫人之壽命依年而數年既不定數豈有邪是以去年之是於今非矣故知今年之是還是去歲之非今歲之非即是來年

之是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也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註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
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跡服用也惠施未達抑度孔子謂其勵志
勤行用心學道故至斯智非自然任化者
也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註謝變化之自爾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
任物而不造言也

疏謝代也而汝也未無也言尼父於勤服
之心久已代代謝汝宜復靈無復浪言也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註若役其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
疏夫人禀受才智於大道妙本復於靈命
以盡生涯豈得勤志役心乖於造物此是
莊子述孔丘之語訶抵惠施也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
衆之所為聖人就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

之嘗言未之嘗爲也
跳鳴聲也當中也尼父聖人與陰陽合德
故風韻中於鍾律言敎考於模範也哉
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
矣

註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
口耳好惡是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
跳仁義利害好惡是非逗彼前機應時陳
說雖復言出於口而隨前此即是用衆人
之口矣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
註口所以宣心既用衆人之口則衆人之心用矣我順衆心則衆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而定之又何爲乎
疏隨衆所宜用其心智數既隨物物以順之如草從風不敢逆立因其本靜隨性定之故定天下之定也

巳乎巳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註因而乘之故無不及
疏巳止也彼孔子也重曷惠子止而勿言

吾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莊子欺矣宣尼之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䟽姓曾名參孔子弟子再仕之義列在下文

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洎吾心悲

註洎及也

䟽六斗四升曰釜六斛四斗曰鍾洎及也

曾參至孝求祿養親故前仕親在祿雖少

而歡樂後仕親沒祿雖多而悲悼所謂再化以悲樂易心為不及養親故也

弟子問于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

註縣係也謂參仕以為親無係祿之罪也

䟽縣係也門人之中無的姓諱當是四科十哲之流也曾參仁孝為親求祿雖復悲樂應無係罪門人疑此咨問仲尼也

曰既已縣矣

註係於祿以養也

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註夫養親以適不問其具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

疏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庸賃而稱孝子三仕猶為不孝參既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也

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註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豈有哀樂於其間

哉

䟽彼謂無係之人也鳥雀大以諭千鍾蚊
虻小以比三釜達道之人無心係祿千鍾
三釜不覺少多猶如鳥雀蚊虻相與飛過
於前矣決然而已豈係之哉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年而野

註外權利也

䟽居在郭東號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
郭子綦也子游子綦弟子也野質樸也聞

道一年學心未熟稍能樸素去浮華耳
二年而從
註不自專也
䟽順於俗也
三年而通
註通彼我也
䟽不滯境也
四年而物
註與物同也
䟽與物同也

五年而來

註自得也

䟽為衆皈也

六年而鬼入

註外形骸也

䟽神會理物

七年而天成

註無所復為

䟽合自然成

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

註所遇皆適而安

疏智冥造物神合自然故不覺死生聚散之異也

九年而大妙

註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

疏妙精微也聞道日久學心漸著故能超四句絕百非義極重玄理窮衆妙知照宏博故稱大也

尺三　十一

生有爲死也

註生而有爲則喪其生

疏處生人道沈溺有爲適皈死滅也

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

註自由也由有爲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爲

今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

疏公平也自由也所以人生也動之死地者猶私愛其生不能公正故勸導也

而生陽也无自也

註夫生之陽遂以其絶迹無爲而忽然獨

爾非有由也

疏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無所由從故不足私也

而果然乎

疏果決定也陽氣生物決定如此

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

註然而果然故無適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

疏夫氣聚為生生不足樂氣散為死死不足哀生死既齊哀樂斯泯故於何處而可

適於何處而不可適乎所在皆適耳

天有歷數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

註皆已自足

䟽夫星歷度數玄象麗天九州四極人物依據造化之中悉皆具足吾於何處分外求之也

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

註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

䟽夫天地晝夜人物死生尋其根由莫知終始時來運去非命如何其無命者言有

命也

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註不知莫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遣命之名以明其自爾而後命理全也

疏夫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既無終始豈其命乎其有命者言無命也此又遣其命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无鬼邪

註理必有應若有神靈以致也

疏鬼神識也夫耳眼應於聲色心知應於物境義同影響豈無靈乎其無鬼者言其有之也

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註理自相應相應不由於故也則雖相應而無靈也

又三 十三

疏夫人睡中則不知外物雖有眼耳則不應色聲若其有靈如何不應其有鬼者言其無也此又遣其有也

衆罔兩問於影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䟽罔兩影外微陰也斯寓言者也若汝也俛低頭也撮束髮也汝坐起行止唯形是從以此測量必因形乃有言不待厥理未詳

蓋此問答以彰獨化耳

影曰叟叟也奚稍問也

註運動自爾無所稍問

䟽叟叟無心運動之貌也奚何也影答云我運動無心翛條自得無所可待獨化而

生汝無所知何勞見問也

予有而不知其所以

註自爾故不知所以

疏予我也我所有行止率乎造物皆不知所以悉莫辯其然爾豈有待哉

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註影似形而非形

疏蜩甲蟬殼也蛇蛻皮也夫蠐螬變化而為蟬蛇從皮内而蛻出者皆不自覺知也而蠐螬滅於前蟬自生於後非因蠐螬而

有蟬蟬亦不待蠐螬而生也蛇皮之義亦復如之是知一切萬有無相因待悉皆獨化僉曰自然故影云我之因待同蛇蚹蜩甲似形有而實非待形者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疏屯聚也代謝也有火有日影即屯聚逢夜逢陰影便代謝若其同形有影故當不待火日陰夜有形而無影將知影必不待形而獨化之理彰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

疏吾所以有待者火日也心其不形火日亦不能生影也故影亦不待於火日也

而況乎以有待者乎

註推而極之則今之所謂有待者率至於無待而獨化之理彰矣

疏況乎有待者形也必無火日形亦不能生影不待形也夫形之生也不用火日影之生也豈待形乎故以火日況之則知影不待形明矣形影尚不相待而況他物乎是知一切萬去悉皆獨化也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彊陽則我與之彊陽彊陽者、何以有問乎

註直自强陽運動相隨往來耳無意不可問也

䟽彼者形也强陽運動之貌也夫往來運

尺三 十五

動形影共時既無因待咸資獨化獨化之理妙絶名言名言問答具具之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

䟽姓楊名朱字子居之往也沛彭城令徐

州是也邀遇也梁國今汴州也楊朱南遇老子西遊邂逅逢於梁宋之地適於郊野而與之言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也

䟽昔逢楊子謂有道心今見矜夸知其難教嫌其異俗是以傷嗟也

陽子居不答

䟽自覺己非默然悚懼

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

䟽盥洒也櫛梳也届逆旅之舍至止息之所於是進水漱洒執持巾櫛肘行膝歩盡禮虔恭殷勤請益庶蒙鍼艾也

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間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過

䟽向被抵訶欲請其過正逢行李未有閑庸今至主人清閑無事庶聞責旨以助將來也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

註睢睢盱盱跋扈之貌人將畏難而䟽遠

疏睢盱躁急威權之貌也而汝也跋扈威
勢矜莊燿物物皆哀悼誰將汝居處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疏夫人廉潔貞清者猶如汙辱也盛德圓
滿者猶如不足也此是老子引道德經以
尺三　十六
戒子居也
陽子居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
疏蹵然慚悚也既承教旨驚懼更深稽首
虔恭敬奉尊命也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

者避席煬者避竈

註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也

疏將送也家公主人公也煬然火也陽朱往沛正事威容舍息逆旅主人迎送夫執氈席妻捉梳巾先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者不敢當竈威勢動物一至於斯矣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註去其夸矜故也

疏從沛返歸已蒙教戒除其容飾遣其矜夸昆迹司塵和光順俗於是舍息之人與

爭席而坐矣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三十九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

尺四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三十　尺四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堯許事迹具載内篇姓子名州字支父懷道之人隱者也堯知其賢讓以帝位以我為帝亦當能以為事故言猶之可也幽

深也憂勞也言我滯竟幽深固心憂勞且欲修身庶令合道未有閑暇緝理萬機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疏夫位登九五威跨萬乘人倫尊重莫甚於此尚不以斯榮貴損害生涯況乎他外事物何能介意也

唯无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

疏夫忘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唯此之人可以委託於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

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疏舜之事迹具在内篇支伯猶支父也

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以此貴易奪其生自非有道孰能如是故異於流俗之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

疏姓善名卷隱者也處於六合順於四時自得天地之間逍遙塵垢之外道在其中故不用天下

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尺四 二

疏古人淳樸喚帝為子恨舜不識野清所以悲嘆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

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

疏後字亦有作戶者隨字讀之石戶地名也農人也今江南喚人作農此則舜之友人也葆牢固也言舜心志堅固力勤苦腰背捲捲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讓故不受也

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

疏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風以舜德化未為至極故擕妻子不踐其

大王入於大海州島之中往而不反也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
疏亶父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邠地名狄人獫狁也國鄰戎虜故為狄人攻伐
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
疏事奉也勉勵也奚何狄人貪殘意在土

地我不忍傷殺汝勉力居之

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

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䟽用養土地也所養百姓也本用地以養

人今殺人以存地故不可也因柱杖而去

民相連續遂有國於岐陽

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貴

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

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

豈不惑哉

疏夫亂世澆偽人心浮淺徇於軒冕以喪其身逐於財利以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惑也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只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

疏搜王子名也丹穴南山洞也王輿君之車輦也亦有作王字者隨字讀之所謂玉輅也越國之人頻弑君主王子怖懼逃之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

以玉輅
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疏暖引也綏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為君恐為禍患以其重生輕位故可屈而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

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之賢人也韓魏相鄰爭侵境土干戈既動勝負未知怵惕居懷故有憂色

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疏銘書記也攫捉取也廢斬去之也假且書一銘記投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斬去右手右手取銘則斬去左手然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以取譬諭借問韓侯也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

疏答云不能斬兩臂而取六合也

子華子曰甚善

疏歎君之言甚當於理

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

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疏自從也於此言而觀察之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於天天下天下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之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

以憂慼不得也

疏所爭者疆畔之間故於韓輕重遠矣而必固憂愁傷形損性恐其不得豈不惑哉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疏頓悟其言歎之奇妙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疏魯侯魯哀公或云魯定公也姓顏名闔魯人隱者也幣帛也聞顏闔得清廉之道欲召之為相故遣使人齎持幣帛先通其

意

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

疏苴布子麻布也飯飯也居疏陋之閭巷著粗惡之布衣身自飯牛足明貧儉

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

疏遺與也不欲授幣致此矯辭以欺使者

使者還返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眞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眞以治身其緒

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
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
疏緒殘也土糞也苴草也夫用眞道以持
身者必以國家為殘餘之事將天下同於
草土者也

尺四　六

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
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
以為
疏殉遂也察世人之所適往觀黎庶之所
云為然後動作而應之也

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
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
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䟽隨國近濮水濮水出寶珠即是靈蛇所
銜以報恩隨侯所得者故謂之隨侯之珠
也夫雀高千仞以珠彈之所求者輕所用
者重傷生徇物其義亦然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君无乃為不好士乎

疏子陽鄭相也禦寇鄭人也有道而窮子陽不好賢士遠辭之客譏刺子陽

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

疏命召主倉之官令與之粟禦寇清高辭謝不受也

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得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疏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慨拊心責夫罪

過故知禦寇之妻不及老萊之婦遠矣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
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
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䟽子陽嚴酷人多怨之左右有誤折子陽
弓者恐必得罪因國人逐猘狗遂殺子陽
也

趙昭王失國屠羊説走而從於昭王

䟽昭王名軫平王之子也伍奢伍尚遭平
王誅戮子胥奔吳而耕於野後至吳王闔

閭之世請兵伐楚遂破楚入郢以雪父之

讎其時昭王窘急棄走奔隨又奔於鄭有

屠羊賤人名說從王奔走奔走之由置在

下文

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

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

之爵禄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强之屠羊

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

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

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

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説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毁約而見説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説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

䟽三旌三公也亦有作珪字者謂三卿皆執珪故謂三卿爲珪也

屠羊説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禄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禄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説

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
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
樞而甕牖一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
弦
疏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也周環
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丈之室也以草蓋
屋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
室唯環堵仍以草覆舍桑條為樞蓬作門
扉破甕為牖夫妻二人各居一室逢雨濕
而弦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

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
原憲
䟽子貢孔子弟子名賜能言語好榮華其
軒蓋是白素裏為紺色車馬高大故巷道
不容也

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
䟽縰躧也以華皮為冠用藜藋為杖貧無
僕使故自應門也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
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

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䟽嘻笑聲也逡巡却退貌也以儉繫奢故懐慙愧之色
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䟽慝姦惡也飾莊嚴也夫趨世俟時希望富貴周旋親比以結朋黨自求名譽學以為人多覓束脩教以為巳託仁義以為姦慝飾車馬以衒矜夸君子耻之不忍為之也

曾子居衛緼袍无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
疏以麻緼袍絮復無表裏也腫噲猶剥錯
也每自力作故生胼胝
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
而肘見納屨而踵決
疏守分清虛家業窮窶三日不營熟食十
年不製新衣繩爛正冠而纓斷袖破捉衿
而肘見屨敗納之而根後決也
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

跣歌商頌響韻叶宫商察其辭理雅符天地聲氣清虚又諧金石風調高素超絶人倫故不與天子為臣不與諸侯為友也

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跣夫君子賢人不以形挫志攝衛之士不以利傷生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也

尺四　十

孔子謂顔回曰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顔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娯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

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䟽飦麋也怍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駭心内修之人豈復羞慙無位孔子誦之其來巳久今勸回仕豈非失言因回反照故言丘得之矣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

疏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牟也公子有嘉遁之情而無高蹈之德故身在江海上而隱遁心思魏闕之下榮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

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疏重於生道則輕於榮利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疏雖知重於生道未能勝於情欲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

疏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神亦不勞忘生嫌惡也
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
疏情既不勝强生抑挫情欲已情抑又乘心故名重傷也如此之人自然夭折故不得與壽考者爲儕類也
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疏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遂能巖棲谷隱

身履艱辛雖未階乎玄道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貪勵俗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疏陳蔡之事外篇已解既遭飢餒營無火食藜菜之羹不加米糝顏色衰憊而歌樂自娛達道聖人不以為事也

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

嘗絶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
跡仕於魯而被放游於衛而削迹講於宋
樹下而司馬桓魋欲殺夫子憎其坐處遂
伐其樹故欲殺夫子當無罪咎凌藉之者
應無禁忌由賜未達故發斯言
尺四
十二
顔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
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
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跡喟然嗟歎貌由與賜細碎之人也命召
將來告之善道如斯困苦豈不窮乎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内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

䟽夫歲寒别木處窮知士因難顯德可謂幸矣

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

䟽削然取琴聲也扢然奮勇貌也既師資領悟彼此歡娱也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
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
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疏夫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温人處其中何
能無窮通否泰邪故得道之人處窮通而

常樂譬之風雨何足介懷乎
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疏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
於共厲王之難天子曠絶諸侯知共伯賢
請立為王共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

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生火卜曰厲王為祟遂廢共伯而立宣王共伯退皈還食本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逍遥於丘首之山丘首山今在河内如灼坂地名在襄陽未為定地是也故許由娛樂於潁水共伯得志於首山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

註孔子曰士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

踈壯方之人各曰無擇舜之友人也后君也壟上曰甽下曰畎清泠淵在南陽西崿縣界舜耕於歷 山長於壟甽游堯門闕受堯禪讓其事迹豈不如是乎又欲將耻辱之行汙漫於我以此羞慚遂投清泠也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

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
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
䟽姓卞名隨姓務名光並懷道之人隱者
也湯知其賢因之謀議既非隱者之務故
答以不知姓伊名尹字贄佐世之賢人也
尺四　十四
忍耐也垢耻辱也既欲閞兵應須强力之
士方將弑主亦藉耐羞之人他外之能吾
不知也
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
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

而讓我必我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稠水而死

䟽漫汙也稠水在潁川郡界字又作桐

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

䟽享受也廢上謂放桀也殺民謂征戰也犯其難謂遭誅戮也我享其利謂受禄也

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道之世不
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
自沈於廬水
註舊說曰如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也若
六合之外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輕

天下者不得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無死
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付之堯舜
湯武耳淡然無係汎然從衆得失無槩
於懷何自投之為哉若二子者可以為殉
名慕高矣未可謂外天下也

䟽盧水在遼西北平郡界也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

䟽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聞文王有道故往觀之夷齊事迹外篇已解矣

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

䟽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

風是也周公名旦是武王之弟故曰叔旦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伐紂招慰賢良故令周公與其盟誓加祿二級授官一列仍牲血釁其盟書埋之壇下也二人回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

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

雖祈求也喜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四時祭祀盡於恭敬其百姓忠誠信實緝理而已無所求焉

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

䟽為政順事百姓緝理從於物情終不幸人之災以為己福願人之險以為己利也

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

䟽遽速也速為治政彰紂之虐謀謨行貨以保兵威顯物行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之亂以易殷之暴也

尺四 十六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爲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註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

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況其凡乎故夷許
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
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蒙埃
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
也曰夷許之之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

尺四　十七

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
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無也伊呂之
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
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
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

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

䟽塗汙也若與周並存恐汙吾行不如逃避餓死於首山首山在蒲州城南近河是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一

尺五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一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疏姓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

季亦言居柳樹之下故以為號展禽是魯莊公時孔子相去百餘歲而言友者蓋寓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為巨盜故名盜跖穿穴屋室解脫門樞而取人牛馬也亦有作空字驅字者係小城也為害既巨故

天五 一

百姓困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

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强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

䟽餔食也子貢驂乘在車之右也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爲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䟽言孔子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刊定禮樂

遺迹將來也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

䟽脅肋也言尼父所戴冕浮華雕飾華葉繁茂有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爲革帶既闊且堅又如牛肋也

多辭謬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悌而儌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跖儌倖冀望也夫作孝悌序人倫意在乎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不已接輿有鳳兮之譏棄本滯迹師金致芻狗之誚也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

跖言丘幸甚得與賢兄朋友不敢正覩儀

容頋履帳幕之下亦有作綦字者綦履迹

也頋履綦迹猶看足下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

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劒瞋

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

尺五 三

逆吾心則死

跣趨疾行也反走却退兩展其足伸兩脚

也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

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

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
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
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
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
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

疏激明也貝珠也黃鐘六律聲也

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
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
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
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

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

疏言大城衆民不可長久也

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

疏堯讓舜不授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

故無置錐之地也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

邪

疏殷湯周武總統萬機後世子孫咸遭篡

尺五　四

弑豈非四海利重所以致之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

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

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

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

居起則于于

䟽居居安靜之容于于自得之貌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䟽至致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州涿郡是也蚩尤造五兵與黄帝戰故流血百里也

堯舜作立羣臣

疏置百官也
湯放其主
疏放桀於南巢也
武王殺紂
疏朝歌之戰
自是之後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
亂人之徒也
疏征伐簒弑湯武最甚
今子脩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疏孔子憲章文武辯說仁義為後世之教

也

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

疏制縫掖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誑惑諸侯其為賊害甚於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劒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大之劒勇者之服也既伏

膺孔氏故解去之

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葅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疏仲由疾惡情深殺衛君蒯聵事既不逮身遭葅醢盜跖故以此相譏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路葅此患上无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

疏謂不與丹朱天下

舜不孝

疏為父所疾也

禹偏枯

疏治水勤勞風櫛雨沐致偏枯之疾半身

尺五　六

不遂也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

疏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厄於囹圄

凡經七年方得免脫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强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跖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
利於萬乘是以迷於真道而不反於自然
故可恥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辭孤竹
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
行非世抱木而死
跖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胤收葬也姓鮑
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絜自守荷
檐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

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菲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

食

疏申徒自沈前篇已釋諫而不聽未詳所據崔嘉雖解無的諫辭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疏晉文公重耳也遭麗姬之難出奔他國在路困乏推割股肉以飴之公後還三日封於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其營門怒而逃公後慙謝追子推於介山子推隱避公因放火燒山庶其走出火至子推遂抱樹而焚死焉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推尾

生言此六人不合玄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阿異乎張磔死狗流在水中貧病之人操瓢乞告此間人物不許見聞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為重名輕死不念 師本養生壽盡天命者也死字有作豕字者走字有作乞字者隨字讀之作豕作豬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

疏為達道者之所嘗也
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

欲察味志氣欲盈
疏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禀之造物豈矯情而為之哉分內為之道在其中矣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

瘐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无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疏夫天長地久窮境稍賒人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無窮之境何異乎騏驥馳走過隙孔

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道狂任伋伋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

全眞也奚足論哉
蹠亟急也狂狂失性也伋伋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譬彼蘧廬方蕊芻狗執而不遺惟增其弊狂狂失眞伋伋不足虚僞之事何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
蹠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英雄盛談物理孔子惕懼遂至於斯

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

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
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跡微無也然如此也
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
跡若前乎者則是篇首柳下云逆其心則
怒無乃逆汝意如我前言乎孔子答云實
如所言也
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
幾不免虎口哉
此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

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
也
疏幾近也夫料觸虎頭而編虎鬚者近遭
於虎食之、也令仲尼往說盜跖履其危險
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排擯聖迹嗤
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訶責堯舜鄙名利
則輕忽夷齊故寄孔跖以之意也即郭注
意失之遠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

疏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

行聖迹之人也姓滿名苟得假託爲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求利之人也盡何不也何不爲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求名利也

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眞是也

疏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無職任則無利無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計當仁義眞是好事宜行之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

疏反乖逆也若棄名利則乖逆義心故士之立身不可一日不行仁義

滿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

疏多信猶多言也夫識廉知讓則貧無耻貪殘則富謙柔靜退則沈多言夸伐則顯故觀名計利而莫先於多言多言則是名

利之本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

乎

䟽抱守也天自然也夫修道之士立身為

行棄擲名利乃乖俗心抱守天真翻合虛

又五 十二

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

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

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

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

者士誠貴也

䟽桀紂孔墨並釋於前藏謂臧也聚謂

嘷竊即盜賊小人也以臧獲比夫子則慚

怍而不服以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歡慰

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䟽此復釋前義也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

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

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胷中也不亦拂乎

疏悖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焉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田成子嘗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夫殺兄入嫂弑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尼父受幣言議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豈非戰爭於心胷言行相反戾邪

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䟽成者為首君而事之不成者為尾非而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與不成豈關行以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之書並遭燒滅今並無本也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䟽戚無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䟽戚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也身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

弟夫妻子張云若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叙五紀六位無可分別也

滿茍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疏堯廢長子丹朱不與天位又言殺也舜封同母弟象於有庳之國令天下吏治其國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理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

疏殷湯放夏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汲

郡君臣貴賤其義安在

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

䟽王季周大王之庶子王季歷即文王之父也大伯仲雍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歷爲適管蔡周公之兄泣而誅之故云殺之廢

尺五 十二

適立庶弟殺其兄尊卑長幼有次序乎

儒者僞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

䟽夫儒者多言强爲名位墨者兼愛周普無私五紀六位有何分別

且子正爲名我正爲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

不監於道

䟽監明也見也子張心之所為正在於名苟得心之所為正在於利且名利二途皆非真實既乖至理豈明見於玄道

吾日與子訟於无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

䟽訟謂論說也約謂契誓也棄其所為捨己殉其所不為遂物也夫殉利謂之小人殉名謂之君子名利不同所殉一也子張

苟得普共談玄言於無為之理敦於莫逆
之契也
故曰无為小人反殉而天无為君子從天之
理
疏而爾也既不逐利又不殉名故能率性

皈根合於自然之道也
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
疏相助也無問枉直順自然之道觀照四
方隨四時而消息
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疏徘徊猶轉變意也圓機猶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以應是非用於獨化之心以成其意故能冥其虛通之理轉變無窮者也

无轉而行无成而義將失而所為

疏所為眞性也無轉浹志為聖迹之行無成爾心學仁義之道捨己效他將喪爾眞性也

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

疏莫奔赴於富貴無殉逐於成功必赴必殉則背於天然之性也

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

疏比干忠諫於紂紂云聞聖人之心有九竅遂剖其心而視之子胥諫夫差夫差殺之子胥曰吾死後抉眼縣於吳門東以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禍也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疏躬父盜羊而子證之尾生以女子爲期抱梁而死此皆守信而致其患也

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

疏鮑焦廉貞遭子貢譏之抱樹立乾而死

申子晉獻公太子申生也遭麗姬之讒枉被讒謗不自申理自縊而死矣

孔子不見母臣子不見父義之失也

疏孔子滯耽聖迹歷國應聘其母臨終孔子不見姓臣名章齊人也諫諍其父其父

尺五 十五

不從被父惜嫌遂游他邑亦耽仁義學讀忘歸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滯溺仁義有斯過矣

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僞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内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蹟自比干已下臣子已上皆爲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昔相傳下世語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諫君必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爲道之人深宜誠慎也
无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

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
不忘邪
䟽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
體知中和之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
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無足云世人卒竟
未有不興起名譽而從就利祿者若家富
財人歸湊之歸湊則謙下而尊貴之夫得
人謙下尊貴者則說其情適其性體質安
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為運知
足不求邪為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排於

正理志念不忘以遣貪求之心而不聚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絶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

疏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

尺五 十六

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鄉而住者猶將己為超絶流俗過越世人況己之自享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內心無主不履正道不覺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涯分而與塵俗紛競隨末而遷化者也豈

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

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䟽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捐生背

道其所為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之道去之

遠矣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

懽之喜不監於心

䟽慘怛悲也恬愉樂也夫悲樂喜懼者並

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明於聖質照入於

心靈而愚者妄為之也
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
天下而不免於患矣
跡為為者有為也所以為者無為也但知
為於有為不知為之所以出自無為也如
斯之人雖貴總萬機富贍四海而不免於
怵惕等患也
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勢至
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
跡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美盡人間威勢

者其惟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亦不能逮及也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强秉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疏夫富貴之人人多依附故勇者為之捍智者為之謀德者為之助雖不臨享邦國而威嚴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疏夫耳悅於聲眼愛於色口嗛於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豈服法象而身安平蓋性之然爾

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

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之常情不待師教而後為之哉故天下雖非無足誰獨辯辭於此事者也

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為故不求

疏夫知慧之人虛懷應物故能施爲舉動以百姓心爲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也内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爲故不求不覺也

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爲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爲廉

疏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自覺其貪婪棄捨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疏監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過迫於外物也而反照於内心各禀度量不同也

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疏夫不以高貴為驕矜不以錢財為娛戲者計其災患憂慮傷害於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求名譽者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

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蹠雍和也夫唐虞之化宇内和平者非有情於仁惠不以美麗害生也善卷許由彼禪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事害己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簒弑之害故天下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興名之意

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絶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

天五 十九

疏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苦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矜持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阨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此無足之辭以難知和也

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疏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天理自然也物皆如是而財最甚也

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跳嗛稱適也管籥簫笛之流也夫宮室之人恣情淫勃口爽醪醴耳聒宮商取捨滑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事業忘焉無所覺知豈非亂也

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

跳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役困弊心中侅塞沈溺憤懣猶如負重上阪而行此之委頓豈非苦困也哉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䟽貪取財實以慰其心誘諂威權以竭情
慮安靜閑居則其體沈溺體氣悅澤則憒
懣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
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
不舍可謂辱矣 又五 二十
䟽堵牆也夫欲富就利情同墼壁譬彼堵
牆版築滿盈心中憒懣貪婪不舍不知避
害豈非耻辱邪
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
不止可謂憂矣

踈戚醮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貪求無足煩惱盈懷慦而論之豈非憂患

內則疑刦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踈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踈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濫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起踈窓樓敞出內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

此六者天下之經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

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

疏六者謂亂苦疾辱憂畏也殫盡也天下至害並退忘不察及其巨盜忍至性命憿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並罄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乎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註此章言知足者常足

疏繚繞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己有當爾之

際豈見有名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於名利心決絶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三十二之三十三

尺六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三十二 三十三同卷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說劔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劔劔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疏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劔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獘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將伐之也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

䟽悝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喜好干戈故欲千金以募說止莊子大賢當能止劍也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

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

䟽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

太子曰聞莊子賢哲聖明故所以賵賜千金

以充從車之幣帛也

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絶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劒士也莊子曰諸周善爲劒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劒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

䟽髮亂如蓬鬢毛突出鐵爲冠垂下露面

曼胡之纓謂屯項項抹額也短後之衣便
於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容憤然實其胷故
語聲難澀斯劒士之形服也
莊子曰請治劒服治劒服三日乃見太子太
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

趨見王不拜
疏夫自得者內無懼心故不趨走也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
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諫於我而使太子先
言於我乎

曰臣聞大王喜劒故以劒見王王曰子之劒何能禁制曰臣之劒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无敵矣

䟽其劒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不留住銳快如是寧有敵乎

莊子曰夫爲劒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

䟽夫爲劒者道也是以忘己虛心開通利物感而後應機照物先莊子之用劒也

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

疏辭旨清遠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館舍待設劒戲然後邀延也

王乃校劒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劒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劒

疏敦斷也試陳劒士使考敎使斷以定勝劣

莊子曰望之久矣

疏企望日久請早試之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

可

䟽御用也謂莊實可擊劒故問之

然臣有三劒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

願聞三劒曰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

王曰天子之劒何如曰天子之劒以燕谿石

城為鋒齊岱為鍔

䟽鋒劒端也鍔刃也燕谿在燕國石城塞

外山此地居北以為劒鋒齊國岱岳在東

為劒刃也

晉魏為脊周宋為鐔

疏環也晉魏二國近乎趙地故以爲脊也周宋二國近南故以爲環也

韓魏爲鋏

疏鋏把也韓魏二國在趙之西故以爲把也

包以四夷裹以四時

疏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花

繞以渤海帶以常山

疏渤海滄州也常山北岳也造花之中以山海鎮其地也

制以五行論以刑德
疏五行金木水火土刑刑罰德德化也以此五行臣制區宇論其刑德以御群生
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疏夫陰陽開闢春夏維持秋冬肅殺自然之道也

尺六 四

此劒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按之无下運之无旁上決浮雲下絶地紀此劒一用臣諸侯天下服矣
疏夫以道爲劒則無所不包故上下旁通

莫能礙者浮雲地紀豈足言哉既以造化為功故無不服也

此天子之劒也文王芒然自失

疏夫才小聞大不相承領故芒然若涉海失其所謂類魏惠王之聞韶樂也

曰諸侯之劒何如曰諸侯之劒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鋏此劒直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

安四鄉
疏四鄉猶四方也夫能法象天地而知萬
物之情謂諸侯所以為異也但能依用此
劒而御于邦國亦宇内無敵
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内无不賓
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劒也
疏易以震卦為諸侯故雷霆為諸侯之劒
也
王曰庶人之劒何如曰庶人之劒蓬頭突鬢
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

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劒无異
於闘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
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為大王
薄之

䟽莊子雄辯冠絕古今故能說化趙王去
其所好而結會旨歸在於此矣

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

䟽環繞也王覺已非深懷慚懸命莊子上
殿以展愧情繞食三周不能安坐氣急心
㵱豈復能飧乎

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劒事已畢奏矣於是

文王不出宮三月劒士皆服斃其處也

疏不復受賞故恨而致死也

南華眞經註䟽卷之三十二

南華眞經註䟽卷之三十三

郭　象　註

西華法師成玄英䟽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

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

䟽緇黑也尼父游行天下讀講詩書時於江濱休息林籟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壇澤中之高處也其氣多杏謂之杏壇也琴者和也可以和心養性故奏之

尺六

六

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鬢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

䟽漁父越相范蠡也輔佐越王句踐平吳

事訖乃乘扁舟游三江五湖變易姓名號曰漁父即於原所逢者也既而汎海至齊號曰鴟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號曰朱公晦迹韜光隨時變化仍遺大夫種書云揄揮也袂袖也原高平也距至也鬢眉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是遙望平原以手揮袂至子髙陸維舟而止拓頤抱膝以聽琴歌也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illegible]孔子曰彼何為者也

跣詢問仲尼是何爵命之人

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

跣答云是魯國賢人君子也

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

跣問其族答云姓孔

客曰孔氏者何治也

跣又問孔氏以何法術修理其身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

疏率性謙和服行聖迹修飾禮樂簡選人倫忠誠事君化物齊等將欲利群品此孔氏之心乎

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

疏爲是有茅土五等之君爲是王侯輔佐卿相乎皆答云非也

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眞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

疏夫勞苦心形危忘眞性偏行仁愛者去

本迟滯而分離於玄道也是以嗤笑徘徊

嗚呼歎之也

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

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

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

踈拏撓也反走前進是虔敬之容也

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

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

之音以卒相丘也

踈曩向也緒言餘論也卒終也相助也向

者先生有清言餘論丘不敏未識所由之故竊聽下風庶承謦欬卒用此言助丘不逮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

聞至教敢不虛心

疏嘻笑聲也丘少年已來脩學仁義逮于耆艾未聞至道所以恭謹虔恪虛心矣

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

跳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理也固
其然乎是以漁父大賢宣尼至聖賢聖相
感斯同聲相應也故釋吾之所有方外之
道經營子之所以方内之業
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
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
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
跳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
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教治盛
美若上下相冒則亂莫大焉是以百官各

司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陵亂斯不易
之道者也
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
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
疏田畝荒蕪屋室漏露追徵賦稅不相係
屬妻妾斯失尊卑長幼曾無次序庶人之
憂患也
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
美不有爵禄不持大夫之憂也
疏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亂四民不

勤大夫之憂也

廷无忠臣國家昬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

䟽陪臣不忠苞茅不貢春秋盟會落朋倫之後五等之憂也

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

䟽攘除也陰陽不調日時愆度兵戈薦起萬物夭傷三公九卿之憂也

今子既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䟽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輔卿相而擅修飾禮樂選擇人倫教化蒼生正齊群物乃是多事之人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

䟽謂之原本闕

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

疏彊進忠言人不采顧謂之佞也

希意道言謂之諂

疏希望前人意氣而導達其言斯諂也

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疏苟且順物不簡是非謂之諛也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

疏聞人之過好揚敗之

析交離親謂之賊

疏人有親情交故輙欲離而析之斯賊害

也

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

疏與已親者雖惡而舉與已疏者雖善而毀以斯詐偽好敗傷人可謂慝之人也

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疏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偷拔其意之所欲隨而佞之斯險詖之人也

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疏外則惑亂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是

以君子不與爲友朋明君不將爲臣佐也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
謂之叨
䟽伺候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建立功
名謂叨濫之人也
尺六　十一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
䟽事己獨擅自用陵人謂之貪也
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
䟽有過不改聞諫彌增狠戾之人
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

疏物同乎己雖惡而善物異乎己雖善而
惡謂之矜夸之人

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
離此四謗者何也

疏愀然慙竦貌也罹遭也丘無罪失而遭
罹四謗未悟前旨故發此疑

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
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

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

跡留停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察同異之際以候機宜觀動靜之變睎其僥倖適受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是非堅執和喜怒之節用為違道以己誨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

謹脩而身慎守其眞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
矣
疏謹慎形體修守眞性所有功名還歸人
物則物我俱全故無患累也
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註不能脩其身而求之他人者豈非疏外
乎
孔子愀然
疏自揀也
曰請問何謂眞客曰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

不誠不能動人

䟽夫眞者不僞精者不雜誠者不矯也故
矯情僞性者不能動於人也
故彊哭者雖悲不哀彊怒者雖嚴不威彊親
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
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
貴眞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

䟽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人倫有
此四事之義以列下文

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

䟽貞者事之幹也故以功績為主飲酒陶蕩性情故以樂為主是以功在其美故不可一其事迹也

又六

十二

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

䟽此覆釋前四義者也

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

疏節文之禮世俗為之眞實之性稟乎大素自然而然故不可改易也

故聖人法天貴眞不拘於俗

疏法効自然實貴眞道故不拘束於俗禮也

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眞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

疏恤憂也祿祿貴貌也愚迷之人反於聖行不能法自然而造適貴道德而逍遙翻復溺人事而憂慮滯囂塵而遷貿徇物無

厭故心恒不足也

惜哉子之早悲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

疏惜孔子之雄才久迷情於聖迹耽人間之浮偽不早聞於玄道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

疏尼父喜歡自嗟慶幸得逢漁父欣若登天必其不耻訓誨尋當服勤驅役庶爲門人身禀教授問舍所在終學大道

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蹤從迷適悟爲往也妙道眞本也知分別也若逢上智之士可與言於妙本若遇下根之人不可語其玄極觀機吐照方乃無疵

尺六　十四

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

蹤戒約孔子令其勉勵延緣上蘆葦之間重言去子殷勤訓勗也

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
聞拏音而後敢乘

蹤仲尼既見異人告以至道故仰之彌甚
喜懼交懷門人授綏猶不顧眄船遠波定
不聞橈響方敢乘車

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
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
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
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腰磬折言拜而
應得无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

得此乎

䟽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伉對也分處庭中相對設禮位望相似无階降也仲尼遇天子諸侯尚懷倨傲一逢漁父盡禮曲腰并受言詞必拜而應漁父威嚴遂至於此孔丘重方外之道子路是方内之人故致驚疑傍車而問也

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閒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

䟽湛著禮義時閒固久嗟其鄙拙故凭軾

歎之也

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眞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

疏召由令前示其進趨夫遇長老不敬則失於禮儀見可貴不尊則心無仁愛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使人謙下謙下或不精誠則不造於玄極不仁不愛乃禍敗之基惜哉仲由專擅於此也

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註此篇言無江海而閒者能下江海之士也夫孔子之所放任豈直漁父而已哉將周流六虛旁通無外蠉動之類咸得盡其所懷而窮理致命因所以爲至人之道也蹤由從也庶衆也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故知衆庶從道而生是以順而得者則生

而成逆而失者則死而敗物無貴賤道在
則尊漁父既其懷道孔子何能不敬邪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四

尺七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三十四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

疏伯昏楚之賢士號曰伯昏瞀人隱者之徒也御禦寇師壺子又事伯昏方欲適齊行於化道自驚行淺中路而還適逢瞀人

問其所以

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

疏方道也奚何也汝行何道欲往何方問其所由中塗反意也

曰吾驚焉

疏自覺己非驚懼而反此略答前問意

曰惡乎驚

疏重聞禦寇於何事迹而起驚心

曰吾嘗食於十漿

註賣漿之家

曰五漿先饋

註言真敬已

疏饋遺也十漿謂有十家賣漿飲也列子因行渴於逆旅十家賣飲而五家先遺觀其容觀競私驚心未能冥混是以驚懼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

疏更問驚由廡陳已矣

曰夫內誠不解

註外自矜飾

疏自覺內心實智未能懸解為物所敬是以驚而歸

形諜成光

註舉動便辟而成光儀也

以外鎮人心

註其内實不足以服物

䟽謀便僻貌也鎮服也儀容便僻動成光華用此外形鎮服人物

使人輕乎貴老

註若鎮物由乎内實則使人貴老之情篤也

而鼇其所患

註言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生也

跣整亂也未能混俗同塵而為物標杓使人敬貴於已而輕老人良恐禍患方亂生矣

夫獎人特為倉羹之貨多餘之羸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而況於萬乘之主乎

註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

跣特獨也羸利也夫責獎之人獨有羹食為貨所盈之物蓋亦不多為利既薄權亦非重尚能敬已競走獻漿況在君王權高

利厚奔馳尊貴不亦宜乎
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効
我以功吾是以驚
疏夫君人者位總萬機威跨四海故躬疲
倦於邦國心盡慮於世事則思賢若渴以
代己勞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
徇外喪內逐偽忘真驚之所由具陳如是
也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疏汝能觀察己身審知得喪嘉其自覺故

歎善哉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註苟不遺形則所在見保保者聚守之謂也

疏保守也汝安處已身不能忘我猶顯形德為物所歸門人請益聚守之矣

无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疏無幾何謂無多時也俄頃之間伯昏往禦寇之所適見脫屨戶外跣足升堂請益者多矣

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其間不言而出

蹵敦豎也以杖柱頤聽其言説倚立間久忘言而歸也

賔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曰

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

蹵賔者謂通賔客人也御冦閭師友立不言而歸於是竦息慙惕不暇納屨跣足馳走至門而反髙人既來庶蒙鍼艾不嘗開發藥石遺棄而還誠心欽渴冐此固請也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䟽已止也我已於先固告汝汝不能韜光晦迹必為物所歸依今果見汝門人滿室吾昔語汝諒非虛言宜止所請無勞辭費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

註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乃不相保

䟽顯迹於外故為人保之未能忘德故不能無守也

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

註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則異也
疏而汝也焉何也夫物我兩忘亦何須物
來感已必有機來感而後應不勞預出異
端先物施惠
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无謂也
註必將有感則與本性動也
疏搖動也必固有感迫而後起率其本性
搖而應之滅迹匿端有何偁謂也
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註細巧入人為小言

疏共汝同游行解相類唯事浮辯細巧之言佞媚於人盡爲鴆毒詎能用道以告汝也

莫覺莫悟何相執也

疏執誰也彼此迷塗無能覺悟何誰獨曉以相告乎

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註夫無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蟲未有自忘其能而任衆人者也

䟽夫物未嘗爲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困弊唯聖人汎然無係泊爾忘心譬彼虛舟任運逍遥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

註呻吟吟詠之謂

祇三年而緩爲儒

註祇適也

䟽呻吟詠讀也裘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名緩於裘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

註三族謂父母妻族也能使弟成於墨教也

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

註翟緩弟名

疏翟緩弟名也儒則憲章文武祖述堯舜

甚固吝好多言墨乃遵於禹道勤儉好施

儒墨塗別志尚不同各執是非互相爭辯

父黨小兒遂助於翟矣

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

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

註緩怨其父之助弟故感激自殺死而見夢謂已既能自化為儒又化弟令墨弟由已化而不能順已已以良師而便怨誠之至故死精為秋栢之實

疏闓何也秋栢勁木也父既助翟而緩恨之經由十年感激自殺仍見夢於父以申怨言云使汝子為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看視我為賢良之師而更朋助弟我怨恨之甚化為異物秋栢子實生於墓上亦有作堠字者堠冢也云汝何不看我冢上已

化為秋栢之木而生實也
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
天
註自此已下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
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功成性
而已豈為之哉
疏造物者自然之洪鑪也而造物者無物
也能造化萬物故謂之造物也夫物之智
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成也故假於
學習輔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

知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不亦謬乎

彼故使彼

註彼有彼性故使習彼跡彼翟先者有墨性故成墨若率性素無學終不成也豈唯墨翟庶物皆然

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

註言緩自美其儒謂己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徃者貴賤不失其倫

也
疏言緩自恃於已有學植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親而汝於父也人之迷滯而至於斯乎
齊人之井飲者相捽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
註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識穿詠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疏夫土下有泉人各有性天也穿之成井

學以成術者人也嗟乎世人迷逆妄之甚徒
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自然而矜之
以爲己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鑿
得井行李汲而飲之井主護水捽頭而休
莊生聞之故引爲諭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道者乎
註觀緩之謬以爲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
知故無爲其間也
疏觀緩之迷以爲己誠有德之人從是之
後忘知任物不復自矜況體道之人豈視

其功邪

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註仍自然之能以為己功者逃天者也故刑戮及之

疏不知物性自爾矜為己功者逃遁天然之理也既乖造化故刑戮及之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

註夫聖人無安無不安順百姓之心也

疏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物從已性之無者不強安之故所以為聖人也

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

註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爲衆人也

疏學己所不能安其所不安也不安其素分不安其所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

疏玄道窈冥言像斯絶運知則易忘言實難

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

疏妙悟玄道無法可言故詣於自然之境

雖知至極而猶存言辯斯未離於人倫矣

古之人天而不人

註知而落天地未嘗閑言以引物應其至分而已

疏復古眞人知道之士天然淳素無復人情

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

註事在於適無貴於遠功

疏姓朱名泙漫姓支離名益殫盡也釁千

金之産學殺龍之術伏膺三歲其道方成伎雖巧妙卒為無用屠龍之事於世稍稀欲明處涉人間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大無益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註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兵其安有

䟽達道之士隨逐物情理雖必然猶不固執故無交爭也

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

註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乖逆生也

䟽庸庶之類妄為封執理不必爾而固必之既忤物情則多乖矣

順於兵故行有求

註物各順性則足足則無求

䟽心有貪求故任於執固之情也

兵恃之則亡

註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淡為上者未之亡也

䟽不能大順羣命而好乖逆物情者則幾亡吾寳矣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註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殉

䟽小夫猶匹夫也苞苴香草也竿牘竹簡也夫搴芳草以相贈折簡牘以相問者斯蓋俗中細務固非文夫之所忍為

敝精神乎蹇淺

註昬於小務所得者淺

疏好為遺問徇於小務可謂勞精神於跛
蹇淺薄之事不能遊虛涉遠矣
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
宙形累不知太初
註小夫之知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
大神敝形為之累則迷惑而失致也
疏以蹇淺之知而欲兼濟羣物道達羣生
望得虛空其形合太一之玄道者終不可
也此人迷於古今形累於六合何能照知
太初之妙理邪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瞑乎无何有之鄉

踈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境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雖復兼濟道物而神凝無始故能和光混俗而恒寢道鄉也

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大清

尺七

註泊然無為而任其天行也

踈無以順物如水流行隨時適變不守形迹迹不離本故雖應動恒發泄於太清之極也

十一

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
註為知所得者細
而不知大寧
註任性大寧而至
跡苞苴竿牘何異毫毛如斯運智深可悲
歎精神淺薄詎知乎至寂之道邪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乘王悅之益車百乘
疏姓曹名商宋人也為宋偃王使秦秦應對
得所秦王愛之遂賜車百乘乘駟馬也
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
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
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疏窘急也言貧窮困急織屨以自供頸項
枯槁而顦顇頭面黃瘦而馘厲當爾之際
是商之所短也一使强秦遂使秦王驚悟
遺車百乘者是商之智數長也以此自多
矜夸莊子也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
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

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註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故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疏癰痤熱毒腫也痔下漏病也莊生風神俊悟志尚清遠既而縱此奇辯以挫曹商

尺七　十二

故郭注云夫事下然後功高功高然後祿重高遠恬淡者遺榮也

魯哀公問乎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

疏言仲尼有忠貞幹濟之德欲命為卿相

魯邦亂病庶瘳差矣

曰殆哉圾乎仲尼

註圾危也夫至人以民静為安今一為貞幹則遺高迹於萬世令飾競於仁義而畫其毛彩百姓既危至人亦無以為安也

疏殆近也圾危也以貞幹迹率物物既失性仲尼何以安也

方且飾羽而畫

註凡言方且皆謂後世將然飾畫非任真也

疏方將貞幹輔相曾廷萬代奔逐遂修飾羽儀衰其眞性也

從事華辭以支為旨

註將令後世之從事者無實而意趣橫出也

疏聖迹既彰令從政任事情僞辭華析流分流為意旨也

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註後世人君將慕仲尼之遐軌而遂忍性自矯僞以臨民上下相習遂不自知也

疏後代人君慕仲尼遐軌安忍情性用之臨人上下相習矯偽黙黎而不知已無信實也以華偽之迹教示蒼生稟承心靈宰割真性用此居人之上何足稱哉

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

註今以上民則後世百姓非直外形從之而已乃以心神受而用之不能復自得於心中也

疏彼代百姓非直外形從之乃以心神受用之不能復自得之性以此居民上何足

可安哉
彼宜汝與
註彼百姓也汝哀公也彼與汝各自有所
宜相蔽則失眞比即今之見驗
疏彼百姓也汝哀公也百姓與汝各有所
宜若將汝所宜與百姓不可也
予順與
註效彼非所以養已也
疏予我也順養也我與百姓皆養不同譬
如魚鳥升沈各異若以汝所養衛物物我

俱失也

誤而可矣

註正不可也

疏以貞幹之迹錯誤行之正不可也

令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

尺七

十四

不若休之

註問不謂當時也

疏離實性學偽法不可教示黎民慮後世

荒亂不如休止也

難治也

註治之則僞故聖人不治也

疏捨已效物聖人不治也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

註布而識之非芻狗萬物也

疏二儀布生萬物豈責恩也

商賈不齒

註況士君子乎

疏夫能施求報商客尚不齒理況君子士人乎

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

註要能施惠故於事不得不齒以其不忘故心神忽之此百姓之大情也

䟫施而不忘未合天道能施恩惠於物事不得不齒為責求報心神輕忽不録百姓之情也事之者性情也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

註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棰楚桎梏

為内刑者動與過也

註靜而當則外内無刑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

疏宵闇夜也離羅也訊問也闇慼之人罹
於憲網身遭枷杻斧鉞之刑也
離內刑者陰陽食之
註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木訊於外
也
疏若不止分則內結寒暑陰陽殘食之也
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眞人能之
註自非眞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
受刑但不問大小耳
疏心若死灰內不滑靈府形同槁木外不

挂桎梏唯真人哉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疏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過於蒼昊厚深之狀列在下文

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

疏愿慤真也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慤真而心益虛浮也有心實長者形如不肖也

有順懁而達

疏懁急也形順躁急而心達理也

有堅而縵有緩而釬

註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

䟽縵緩也釬急也自有形如堅固而實散縵亦有外形寛緩心内躁急也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註但為難知耳未為殊無迹

䟽人有就仁義如渴思水捨仁義若熱逃火雖復難知未為無迹驗心列下文也

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

䟽遠使忠佞斯彰咫步敬慢立明者也

煩使之而觀其能
疏煩極任使察其彼能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
疏卒問近對觀其愿智
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疏忽卒與期觀信契也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
疏仁者不貪
告之以危而觀其節
疏告危亡驗節操

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䟽至人酒不能昏法則男女參居貞操不易

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䟽君子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可知也

䟽九事徵驗小人君子厚貌深情必無所避

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

註言人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

疏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履正道故號正考父則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傴曲循牆並敬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

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註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誰同於唐許之事也

疏而鄙夫夫也諸父伯叔也凡夫篤競軒冕一命則呂鉅夸華再命則援綏作舞三命善識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夫謙夸各累格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為禪讓之風哉

賊莫大乎德有心

註有心於為德非眞德也夫眞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

疏役智勞慮有心為德此賊害之甚也

而心有眼

註率心為德猶之可耳役心於眉睫之間
則偽已甚矣
及其有眼也而内視内視而敗矣
註乃欲探射幽隱以深為事則心與事俱
敗矣
疏率心為役用心神於眼睫緣慮遂境不
知休止致危敗甚矣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
疏謂心耳眼舌鼻也曰此五根禍因此德
謂凶德也五根禍主[illegible]德為無心也

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呰其所不為者也

註呰訾也夫自是而非彼則攻之者非一故為凶首也若中無自好之情則忿萬物之所是所是各不自失則天下皆思奉之矣

疏呰訾也用心中所好者自以為是不同己為者訾而非之以心中自是為得故曰中德

竅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

疏八極三必窮達猶人身有六府也列下

文矣

美鬚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

窮

註窮於受役也然天下未曾窮於所短而

尺七　十九

恒以所長自困

疏美恣媚也鬚髭鬢也長高也大粗大也

壯多力麗妍華勇猛敢果決也蘊此八事

超過常人受役既多因以窮困也

緣循偃佒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

註緣循杖物而行者也偃佒不能俯執者也困畏怯弱者也此三者既不以事見任乃將接佐之故必達也

疏循順也緣物順他不能自立也偃佒仰首不能俛執也困畏困苦懼也有此三事不如恒人所在通達也

知慧外通

註通外則以無崖傷其內也

疏自持智慧照物外通塵境也

勇動多怨

註怯而靜乃厚其身耳
疏雄健躁擾必招傷𡾋
仁義多責
註天下皆望其愛然愛之則有不周矣故多責
疏仁義則不周必有多責也
達生之情者傀
註傀然大恬解之貌也
達於知者肖
註肖釋散也

疏注云消釋散也傀恬解也達悟之崖眞
性虛照傀然懸解無係戀也
達大命者隨
註泯然與化俱也
疏大命大年假如彭祖壽考隨而順之亦
尺七 二十
不厭其長人以為勞苦也
達小命者遭
註每在節上住乃悟也
疏小命小年也遭遇也如殤子促齡所遇
斯適曾不分懷耳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
䟽錫與也穉後也宋　襄王時有庸瑣之人游宋妄說宋王錫車十　乘用此驕炫排莊周於已後自矜物先也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疏葦蘆也蕭蒿也家貧織蘆葦以爲薄賣以供食鍛椎也驪黑龍也頷下有千金之珠也譬譏得車之人也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韲粉夫

註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挾奇說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君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之也
疏懷忠貞以感人主者必非常之賞而用
左道使其說佞媚君王僥倖於富貴者故
有驕矜之容亦何異遭驪龍睡得珠邪餘
詳注意

或聘於莊子
疏寓言不明聘人姓氏族故言或也
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疏犧養也君王預前三日養牛擬宗廟曰
犧也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孤犢其可得乎

註樂生者畏犧而辭聘髑髏聞生而矉䫉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

䟽芻草也菽豆也犧養豐贍臨祭日求爲孤犢不可得也况禄食之人例多夭折嘉遁之士方足全生莊子清高笑彼名利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槨以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齎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疏莊子妙達玄道逆旅形骸故棺槨天地鑪冶兩儀珠璣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門人厚葬深乖造物也

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疏鳶鴟也門人荷師主深恩也將欲厚葬避其烏鳶豈知厚葬還遭螻蟻情好偏奪偏私之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註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萬物之自

平也

疏無情與奪委任均平此眞平也若運情慮均平萬物若欲起心已不平矣

以不徼徼其徼也不徼

註徼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

疏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眞應也若有心應物不能應也徼應也

明者唯爲之使

註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

疏自炫其明情應於務為物驅使何能役人也

神者徵之

註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

疏神者無心寂然不動能無不應也

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註明之所及不過於形骸也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

疏明則有心應務為物驅役神乃無心應感無方有心不及無心存應不及忘應格

量可知也
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註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矣
疏夫忘懷應物者為而不恃功成不居愚惑之徒自執其用叨人功績歸入己身雖欲矜伐其功外矣逮忘如此深可悲哉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五

尽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三十五

尺八

河　南　郭　象　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加矣

註爲以其有爲則眞爲也爲其眞爲則無僞矣又何加焉

疏方道也自軒頊已下迄于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順其所爲之

性任羣品之動植曾不加之於分表是以
雖教不教雖為不為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疏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淳樸無
為此之方法定在何處假設疑問發明深
理也
曰无乎不在
疏答曰無為玄道所在有之自古及今無
處不徧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註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
跡神者妙物之名明者智周為義若使虛
通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顯玆明
智制禮作樂以導物乎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疏夫虛凝玄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王
功成所以降迹豈徒然哉

皆原於一

註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飾於外斯
聖王所以生成也

疏原本也一道雖復降靈接物混迹和光應物不離眞常抱一而歸本者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註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

疏冥宗契本謂之自然淳粹不雜謂之神妙巖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為宗上德為本玄道為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功用故

有四名也

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

註此四者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

疏布仁惠爲恩澤施義理以裁非運節文爲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光乎九有仁風扇乎八方譬蘭蕙芳馨香氣薰於遐邇可謂賢矣

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其

數一二三四是也

䟽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實操驗其行考決其能一二三四即名法等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

䟽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齒次君臣物務遂以為常所謂彛倫也

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

䟽夫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人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是以蓄滋生息畜積藏儲者皆養民之法
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註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
古之人其備乎
註古之人即此之四名也
疏養老衰弱矜孤恤寡五帝已下備有之
焉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疏配合也夫聖帝無心因循品物故能合
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之精醇育宇內之黎

元和域中之羣有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註本數明故末不離
疏本數仁義也末度名法也夫聖心慈育
恩覃黎庶故能明仁義以崇本係法名以

救末
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
註所以為備
疏闢法也大則兩儀小則羣物精則神智
粗則形像通六合以遨遊法四時而變化

隨機運動無所不在也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註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跡外

也

跡史者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數度者仁義

又八　四

法名等也古舊相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

籍尚多有之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

能明之

註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

䟽鄒邑名也魯國號也搢笏也亦揷也紳大帶也先生儒士也言仁義名法布在六經者鄒魯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䟽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書道世事禮道心行樂道和適易明卦兆通達陰陽春秋褒貶定其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註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
疏六經之迹散在區中風教所覃不過華
壤百家諸子依稀五德時復稱說不能大
同也

天下大亂

註用其迹而無統故也
疏執守陳迹故不升平

聖賢不明

註能明其迹又未易也
疏韜光晦迹

尺八

道德不一
註百家穿鑿
疏法教多端
天下多得一
註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
疏宇内學人各滯所執偏得一術豈能弘
通
察焉以自好
註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爲之制故
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

世而得澹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好家

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疏不能恬淡虛忘而無運心思察隨其情

好而為教方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疏夫目能視色不能聽聲鼻能聞香不能

辯味各有所主故不能相通也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註所長不同不得常用

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各有

所長既未中道故時有所廢猶如鼻口有所不通也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註故未足備任也

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偏僻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疏一曲之人各執偏僻雖著方術不能會道故分散兩儀淳和之美離析萬物虛通

之理也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註況一曲者乎

䟽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能備兩儀之亭毒稱神明之容貌況一曲之人乎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註全人難遇故也

䟽玄聖素王內也飛龍九五外也既而百家競起各私所見是非殽亂彼我紛紜遂

使出處之道閼塞而不明鬱閉而不泄也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
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䟽心之所欲執而為之即此欲心而為方
術一往逐物曾不反本欲求合理其可得
也既乖物情深可悲歎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
體
註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
䟽幸遇也天地之純無為也古人大體樸

素也言後世之人屬斯澆季不見無爲之
道不遇淳樸之世
道術將爲天下裂
註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
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疏裂分離也儒墨名法各馳鶩各私所見
咸率己情道術紛紜更相倍譎遂使蒼生
措心無所分離一性實此之由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註勤儉則瘁故不暉也

疏侈奢也靡麗也暉明也教於後世不許奢華物我窮儉未常綺麗既乖物性教法不行故於先王典禮不得顯明於世也

以繩墨自矯

註矯厲也

疏矯厲也用仁義為繩墨以勉厲其志行也

而備世之急

註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

疏世急者謂陽九百六水火之災也勤儉

節用儲積財物以備世之凶災急難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

註不復度衆所能也

疏循順也古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其迹尚在故言有在於是者姓禽字滑釐墨翟弟子也墨翟滑釐性好勤儉聞禹風教深悅愛之務為此道勤苦過甚適周已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矣

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

疏非樂節用是墨子二篇書名也生不歌
故非樂死無服故節用謂無衣衾棺槨等
資葬之服言其窮儉惜費也
墨子氾愛兼利而非鬬
註夫物不足則以鬬為是令墨子令百姓
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鬬為非也
疏普氾兼愛利益羣生使各自足故無鬬
爭以鬬爭為非也
其道不怒
註但自刻也

疏克已勤儉故不怨怒於物也

又好學而博不異

註既自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也

疏墨子又好學博通墳典已既勤儉欲物同之也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註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疏禮則節文隆殺樂則鍾鼓羽毛嫌其侈麗奢華所以毀棄不用

尺八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
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疏已上是五帝三王樂名也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
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疏自天王已下至于士庶皆有儀法悉有
等級斯古之禮也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
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
不愛已

註皆以任力稱情爲愛今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爲愛也

疏師於禹迹勤儉過分上則乖於君王下則逆於萬民故生死勤窮不能養於外物形容枯槁未可愛於已身也

未敗墨子道

註但非道德

疏未無也尹老之意也

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

註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

疏夫生歌死哭人倫之常理凶哀吉樂世物之大情今乃反此故非徒類矣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

註觳無潤也

疏觳無潤也生則勤苦身心死則資葬儉薄其為道乾觳無潤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

註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

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

疏夫聖人之道得百姓之歡心令乃使物憂悲行之難久又無潤澤故不可以教世也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註王者必合天下之懽心而與物俱往也

疏夫王天下者必須虛心忘己大順羣生令乃毀皇王之法反黔首之性其於主物不亦遠乎

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
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數
疏湮塞也昔堯遭洪水命禹治水寘塞隄
防通決川瀆救百六之災以播種九穀也
禹親自操槖耜而九雜天下之川

又八　十一

疏槖盛土器也耜掘土具也禹捉耜掘地
操槖負土躬自辛苦以導川原於是舟檝
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古者字少以滌為盪
川為原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者
言鳩雜川谷以導江河也

腓无胈脛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註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覩其性之適也

疏通導百川安置萬國闓啓之泣無暇暫看三過其門不得看子賴驟雨而洒髮假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毀悴遂使腓股無肉膝脛無毛禹之道聖尚自艱辛況我凡庸而不勤苦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註謂自苦爲盡理之法

䟽裘褐粗衣也木曰跂草曰蹻也後世墨者翟之弟子也裘褐跂蹻儉也日夜不休力也用此自苦為理之妙極也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註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

䟽墨者禹之陳迹也故不能勤苦乖於禹道者不可謂之墨也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

註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中又相與別也

䟽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苦獲五侯之屬並是學墨人也譎異也俱誦墨經而更相倍異相呼為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

註巨子最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

踈訾毁也巨大也獨唱曰觭音奇對辯曰
偶仵倫次也言鄧陵之徒然蹈墨術堅執
堅白各炫已能合異爲同析同爲異或獨
唱而寡和或賔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之
辯相毀用无倫次之辭相應勤倫甚者號

爲聖人

皆願爲之尸

註尸者主也

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決

註爲欲係巨子之業也

疏咸願為師主庶傳業將來對爭勝負不能決定也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註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其行則非也

註為之太過故也

疏意在救物所以是也勤儉太過所以非也

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胈脛无毛相進而已矣

疏進過也後世學徒執墨陳迹精苦自勵

意在過人也

亂之上也

註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

治之下也

註任衆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

疏墨子之道逆物傷性故是治化之下術

荒亂之上首也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註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

也
將求之不得也
註無輩
雖枯槁不舍也
註所以為眞好也

跡字內好儉一人而已求其輩類竟不能
得顚頽如此終不休廢率性眞好非矯為
也
才士也夫
註非有德也

䟽夫歎也逆物傷性誠非聖賢亦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
註忮逆也
䟽於俗無患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於衆無逆忮立於名行以養蒼生也
尺八
十四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註不敢望有餘也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䟽每願宇内清夷濟活黔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以此教迹清白其心古術有在相傳不替矣

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䟽姓宋名鈃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游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

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註華山上下均平

䟽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立志

清高故為冠以表德之異

接萬物以別宥為始

註不欲令相犯錯

疏宥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人間而區別萬有用斯為本也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疏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心容萬物即名此容受而為心行

以聏合驩以調海內

註强以其道聏令合調令和也

請欲置之以為主
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
疏驩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庶令同合
以得驩心置立此人以為物主也
見侮不辱
註其於以活民為急也
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註所謂驩調
疏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干戈意在調和
不許戰鬬假令欺侮不以為辱意在救世

所以然也
以此周行天下上説下教雖天下不取强聒
而不舍者也
註𩥇調之理然也
疏用斯教迹行化九州上説君王下教百
姓雖復物不取用而强勸諠聒不自廢舍
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强見也
註所謂不辱
疏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强見勸他所謂被

人輕侮而不恥辱也
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
註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
疏夫達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己後存諸人今乃勤強勸人被厭不已當身枯槁

豈非自為太少乎
註斯明自為之大少也
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註宋鈃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為弟子也

䟽宋尹稱黔首為先生自謂為弟子先物後己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飯為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己身之餓不忘天下以此為心勤儉故養蒼生也用斯作法晝夜不息矣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註謂民亦當報己也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註揮斥高大之貌

疏圖傲高大之貌也言其強力忍垢接濟黎元雖未合道可謂救世之人也

曰君子不爲苛察

註務寬恕也

疏夫賢人君子恕己寬容終不用取捨之心苟且伺察於物也

不以身假物

註必自出其力也

疏立身求己不必假物以成名也

以為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註所以為救世之士也

疏已止也苦心勞形乖道逆物既無益於宇內明不如止而勿行

以禁攻寢兵為外

疏為利他外行也

以情欲寡淺為內

疏為自利內行也

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註未能經虛涉曠

疏自利利他內外兩行雖復大小有異精粗稍殊而立趣維綱不過適是而已矣

公而不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

註各自任也

疏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無偏私依理斷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其在於斯

趣物而不兩

註物得所趣故一

疏意在理趣而於物無二也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疏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懼慮亦不運知法外謀謨守法而往酷而無擇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為政術之者故有可尚之迹而猶在乎世

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到並齊之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聞風悅愛也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

註都用乃周

疏夫天覆地載各有所能大道包容未嘗辯說故知萬物有可不可隨其性分但當任之若欲揀選必不周徧也

教則不至

註性其性乃至

道則无遺者矣
疏異物不同禀性各異以此教彼良非至極若率至玄道則物皆自得而無遺失矣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
註泠汰猶聽放也
尺八
疏泠汰猶揀鍊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己機不得已感而後應揀鍊是非據法斷決慎到守此用為道理
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註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後鄰傷也

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不知故薄淺其知雖復薄知而未能都忘故猶近傷於理

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

註不肯當其任而任夫衆人衆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

疏謑髁不定貌也隨物順情無的任用物各自得不尚賢能故笑之也

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註欲壞其迹使物不殉
疏縱恣脫略不為仁義之德行忘遺陳迹
故非宇内之聖人也
椎柏輐斷與物宛轉
註法家雖妙猶有椎柏故未泯合
疏椎柏笞撻也輐斷行刑也宛轉變化也
復能打柏刑戮而隨順時代故能與物變
化而不固執之者也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疏不固執是非苟且免於當世之為也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註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瞑目恣性

苟免當時之患也

疏不師其成心不運用知慮亦不瞻前顧

後矯性爲情直舉宏綱順物而已

又八 二十

巍然而已矣

註任性獨立

疏巍然不動之貌也雖復處俗同塵而巍

然獨立也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註所謂緣於不得已
疏推而曳之緣不得已感而後應非先唱也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所石之隧全而无非動静无過未甞有罪
疏磨礧也隧轉也如飄風之回如落羽之旋若礧石之轉三者無心故能全得是以無是無非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
是何故
疏假設疑問以顯其能

夫无知之物无建已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

註患生於譽譽生於有建

疏夫物莫不耽滯身已建立功名運用心知没溺前境令磨礲等行藏任物動靜無心恒居妙理患累斯絶是以終於天命無咎無譽也

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

註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云無

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

夫塊不失道

註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偏物也

蹠貴尚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聖闇若夜游遂如土塊名為得理慎到之惑其例如斯

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

註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

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

如何豪桀所以笑也

疏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合二儀明齊三景今乃以土塊為道與死何殊既無神用非生人之行也是以英儒贍聞玄通豪

桀知其乖理故嗤笑之

適得怪焉

註未合至道故為詭怪

疏不合至道者適為其怪也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註得自任之道也
疏田駢愼到禀業彭蒙縱任放誕無所教也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註所謂齊萬物以爲首

其風窢然惡可而言
註逆風所動之聲
疏窢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虛懷忘我指爲天地無復是非風教窢然隨時過去何

可留其聖迹執而言之也

常反人不聚觀

註不順民望

疏未能大順羣品而每逆忤人心亦不能致蒼生之稱眞瞻望也

而不免於魭斷

註雖立法而魭斷無圭角也

疏魭斷無圭角貌也雖復立法施化而未能大齊萬物故不免於魭斷也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

註躔是也
疏躔是也慎到所謂為道者非正道也所
言為是者不是也故不免於非也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註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

為不知
疏雖復習尚虛忘以無心為道而未得圓
照故不知也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註但不至也

疏彭蒙之類雖未體眞而志尚知略有梗

槩更相師祖皆有禀承非獨臆斷故嘗有

聞之也

以本爲精以物爲粗

疏本無也物有也用无爲妙道爲精用有

爲事物爲粗

以有積爲不足

註寄之天下乃有餘也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貪而儲積心常不足知足止分故清廉

虛澹絕待獨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之也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尹名喜字公度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爲之關尹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即尹喜之師老子也師資唱和與理相應故聞無爲之風而悅愛之也

建之以常无有

註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自建也

主之以太一

註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

疏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稱言大道曠蕩無不制圍括囊萬有通而為一故謂之太一也建立言教每以凝常無物為宗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為主斯蓋好倫以勞形眚未可以教他人亦無勞敗其道術也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疏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為權智外行以空

惠圓明為實智內德也

關尹曰在己无居

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

疏成功弗居推功於物用此在己而脩其

身也

形物自著

註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物形各自彰著

疏委任萬物不伐其功故彼之形性各自

彰著也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註常無情也

疏動若水流靜如縣鏡其逗機也似響應聲動靜無心神用故速

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註常全者不知所得也

疏芴忽也亡無也夫道非有非無不清不濁故闇忽似無體非無也靜寂如清也是已同靡清濁和蒼生之淺見也遂以此清虛無為而為德者斯喪道矣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蹤和而不唱也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
其辱為天下谷
註物各自守其分則静默而已無雄白也
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
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
崖之知守其分内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
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
谷也

疏夫英雄俊傑進躁所以夭年雌柔謙下退靜所以長久是以去彼顯白之榮華取此韜光之屈辱斯乃學道之樞機故為宇內之谿谷也而谿谷俱是川壑但谿小而谷大故重言耳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

註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

疏俗人皆尚勝趨先大聖獨謙卑處後故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

曰受天下之垢
註雖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
疏退身居後推物在先斯受垢辱之者
人皆取實
註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
疏貪資貨也 尺八 二十六
己獨取虛
註守沖泊以待羣實
疏守沖寂也
无藏也故有餘

註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
疏藏積也知足守分散而不積故有餘
纍然而有餘
註獨立自足之謂
疏纍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已在物至
稀獨有聖人無心而已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
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
疏費損也夫達道之人無近恩惠食苟簡

之曰立不貸之圓從容閑雅終不損己爲
於物耳以此爲行而養其身也
无爲也而笑巧
註巧者有爲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爲者
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爲蜘蛛

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
倕也
蹠率性而動淳朴無爲嗤彼俗人機心巧
僞也
人皆求福己獨曲全

註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福已足

曰苟免於咎

註隨物故物不得咎也

疏咎禍也俗人愚迷所為封執但知求福不能慮禍唯大聖虛懷委曲隨物保全生

道且免災殃

以深為根

註理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

以約為紀

註去甚泰也

疏以深玄為德之本根以儉約為行之綱紀

曰堅則毀矣

註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迕逆則雖水氣無冥也至順則全迕逆則毀斯正理也

銳則挫矣

註進躁無崖為銳

疏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欲之心故道經云挫其銳

常寬容於物

註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

不削於人

註全其性也

䟽退己謙和故寬容於物知足守分故不侵削於人也

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

䟽關尹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冥眞合道教則浩蕩而宏博理則廣大而深玄莊子庶幾故有斯嘆也

寂漠无形變化无常

註隨物也

疏妙本無形故寂漠也迹隨物化故無常也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註任化也

疏以死生為晝夜故將二儀並也隨造化而轉變故共神明往矣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註無意趣也

疏委自然而變化隨芒忽而敖游既無情

於去取亦任命而之適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註故都任置
疏包羅庶物囊括宇内未嘗離道何處歸
根
尺八　二十九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以謬悠之説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
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
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
疏謬虚也悠遠也荒唐廣大也恣縱猶放

任也觭不偶也而莊子應世挺生冥契玄道故能致虛遠深宏之說無涯無緒之談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气混俗未嘗觭介也

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

註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也

䟽莊語猶大言也宇内黔黎沉滞闇濁咸溺於小辯未可與說大言也

以巵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疏危言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尊老也寓
寄也夫危滿則傾危空則仰故以危器以
況至言而耆艾之談體多眞實寄之他人
其理深廣則鴻蒙雲將海若之徒是也

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

注其言通至理正常萬物之性命

疏敖倪猶驕矜也抱眞精之智運不測之
神寄迹域中生來死往謙和順物固不驕
矜

不譴是非

註已無是非故恣物兩行
以與世俗處
註形羣於物
疏譴責也是非無主不可窮責故能混世
揚波處於塵俗也

其書雖瓌瑋而連犿无傷也
註還與物合故無傷也
疏瓌瑋宏壯也連犿和混也莊子之書其
旨高遠言猶涉俗故合物而無傷
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

註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

疏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諔詭猶

滑稽也雖寓言託事時代參差而諔詭滑

稽甚可觀閱也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註多所有也

疏已止也彼所著書辭清理遠括囊無實

富贍無窮故不止極也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

友

疏乘變化而遨遊交自然而為友故能混同生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上下

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疏闢開也弘大也閎亦大也肆申也遂達也言至本深大申暢開通眞宗調適上達玄道也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疏言此莊書雖復諔詭而應機變化解釋物情莫之先也

其理不竭其來不蛻
疏蛻脫捨也妙理虛玄應無窮竭而機來
感已終不蛻而捨之也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註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
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
此也
疏芒昧猶窈冥也言莊子之書窈窕深遠
芒昧恍忽視聽無辯若以言象徵求未窮
其趣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

疏舛差殊也駁雜揉也既多方術書有五車道理殊雜而不純言辭雖辯而無當也

歷物之意

疏心遊萬物歷覽辯之

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内謂之小一

疏囊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歸無二故曰一也

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疏理既精微搏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

有故不可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跡夫物情見者則天高而地卑山崇而澤下令以道觀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矣

尺八　二十二

齊物云莫大於秋豪而太山為小即其義也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跡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

死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䟽物情分别見有同異此小同異也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䟽死生交謝寒暑遞遷形性不同體理無異此大同異也

南方无窮而有窮

䟽知四方無窮會有物也形不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

窮與物相盡也只爲無厚故不可積也獨
言南方舉一隅三可知也

今日適越而昔來

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
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
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故曰今日適越而
昔來可也

連環可解也

疏夫環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是
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

者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疏夫燕越二邦相去迢遞人情封執各是
其方故燕北越南可為天中者也
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疏萬物與我為一故汜愛之二儀與我並
生故同體也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疏惠施用斯道理自以為最觀照天下曉
示辯人也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疏愛好既同情性相感故域中辯士樂而學之也
卵有毛
疏有無二名咸歸虛寂俗情執見謂卵無毛名謂既空有毛可也
雞三足
疏數之所起自虛從無從無適有三名斯立是知二三竟無實體故雞之二足可名為三雞足既然在物可見者也

郢有天下

䟽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夫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燕北越南可謂天中故楚都於郢地方千里何妨即天下者邪

犬可以為羊

䟽名無得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名實不定可呼犬為羊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也

馬有卵

疏夫胎卵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也

丁子有尾

疏楚人呼蝦蟆為丁子也夫蝦蟆無尾天下共知此蓋物情非關至理以道觀之者無體非無非無尚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尾也

火不熱

疏火熱水冷起自物情據理觀之非冷非熱何者南方有食火之獸聖人則入水不

濡以此而言固非冷熱也又譬杖加於體而痛發於人人痛杖不痛亦猶火加體而熱發於人人熱火不熱也

山出口

疏山本無名山名出自人口在山既爾萬法皆然也

輪不躡地

疏夫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迹已過後塗未至除卻前後更無躡時是以輪雖運行竟不躡於地也猶肇論云旋嵐偃嶽而常

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復何怪哉

目不見

疏夫目之見物必待於緣緣既體空故知目不能見之者也

指不至至不絕

疏夫以指指物而非指故指不至也工目指得物故至不絕者也

龜長於蛇

疏夫長短相形則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

乃是物之滯情今欲遣此昏迷故云龜長於蛇也

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

疏夫規圓矩方其來久矣而名謂不定方圓無實故不可也

鑿不圍枘

疏鑿者孔也枘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枘入鑿中木穿空處不關涉故不能圍此猶連環可解義也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過未之外更無飛

時唯鳥與影嶷然不動是知世間即體皆

寂故論云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得意

豪微雖遷不轉所謂物不遷者也

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尺八 二十六

疏鏃矢耑也夫幾發雖速不離三時無異

輪行何殊鳥影既不躡不重鏃矢豈有止

有行亦如利刀割三條絲其中亦有過未

未來見在之者也

狗非犬

疏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

黃馬驪牛三

疏夫形非色色乃非形故一馬一牛以之為二添馬之色而可成三曰黃馬曰驪牛曰黃驪形為三也亦猶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者也

白狗黑

疏夫名謂不實形色皆空欲反執情故指白為黒也

孤駒未嘗有毋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

疏捶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杖今朝折

半逮乎後夕五寸存焉兩日之間捶當窮盡此事顯著豈不竭之義乎答曰夫名以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便虧名理乃曰半尺

豈是一尺之義邪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

疏姓桓名團姓公孫名龍並趙人皆辯士也客游平原君之家而公孫龍著守白論見行於世用此上來尺捶言更相應和以斯卒歲無復窮已

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疏縱茲玄辯彫飾人心用此雅辭改易人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䟽辯過於物故能勝人之口言未當理故不服人之心而辯者之徒用為苑囿又解囿域也惠施之言未宜於理所詮限域莫出於斯者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

䟽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怪異也柢體也惠子曰用分别之知共人評之獨將一己與天地殊異雖復蕃狡萬端而本體莫過

於此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爲最賢

䟽然猶如此也言惠施解理亞乎莊生加之口談最賢於衆豈似諸人直辯而已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五術

䟽壯大也術道也言天地與我並生不足稱大意在雄俊超世過人既不謙柔故無眞道而言其壯者猶獨壯也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

疏任在南方姓黃名繚不偶於俗羈異於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惠施聰辯故來致問問二儀長久風雨雷霆動靜所發起何端緒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疏意氣雄俊言辯縱橫是以未辭謝而應機不思慮而對答者也

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

疏徧為陳說萬物根由并辯二儀雷霆之

故不知休止猶嫌簡約故加奇怪以驕其
能者也
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
適也
䟽以反人情曰為實道每欲超勝群物出
衆為心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
䟽塗道也德術甚弱於物極強自言道理
異常深隩也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䖟之

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

疏由從也庸用也從二儀生成之道觀惠施化物之能無異乎蚉虻飛空鼓翅喧擾徒自勞倦曾何足云益物之言便成無用者也

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

疏幾近也夫惠施之辯詮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尚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情貴道飾意近真慤而論之良未可也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

善辯為名
䟽卒終也不能用此玄道以自安寧而乃
散亂精神高談萬物竟無道存目擊卒有
辯者之名耳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
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註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棰連
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
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
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

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眞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粱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疏駘放也痛惜惠施有才無道放蕩辭辯不得眞原馳逐萬物之末不能反歸於妙本夫得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過息辯今惠子後心術求道縱河瀉以素眞亦何異乎欲逃響以振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洪才

若此深可悲傷也

南華眞經註疏卷之三十五